

魏書

第三册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魏書

第三冊

主　　編　許嘉璐
副 主 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周國林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魏書/周國林分史主編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81-4

I.魏… II.周… III.①中國-古代史-北魏(3
86~534)-紀傳體②魏書-譯文 IV.K239.21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52611 號

二十四史全譯

魏　書

(全四册)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周國林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　刷 商務印書館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規　格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157.25 字數 3,925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81-4/K・84
定　價 全套 88 册 12 000 圓
《魏書》4 册 502 圓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係。 T:56628900×813

二十四史全譯

書名題簽　江澤民

本書列入

國家"十五"出版規劃重點圖書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兹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晋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禕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晋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吴大逵　吴洪澤　吴　鷗　余光煜　余和祥
余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茜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毓珹　凌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金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模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聲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羿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艷　張　猛　張　萍　張傳璽
張賢蓉　張艷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强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强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湜　崔曙庭
馮建民　曾棗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茶英
彭久安　黄永年　黄壽成　黄鳳顯　黄　毅　黄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强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艷艷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崢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衛　廖振佑　廖　强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隄　趙慎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閻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55 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閱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别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 1027 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幫"、"幇"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畂"、"畮"、"畆"、"畒"、"畝"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 784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76%。一般情况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决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辨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挐(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贓(《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挐"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晢"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吕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踐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吕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别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敺”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243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内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況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況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髀髀)　缶(缻)　黎(菞)　襌(襢)
辯(辯辯辯)　蓋(葢)　務(務務)　善(譱)
飆(飈飈)　剛(罰)　料(斨)　觴(醻)
餅(餠)　詬(訽)　躪(蹸)　舐(舓)
豺(犲)　轂(轂)　櫺(欞)　疏(疎疏)
躧(躧)　罐(罐)　騮(駠駵)　搜(捜)
諂(讇)　駭(駴)　攣(攣)　髓(髓)
嘲(謿)　侯(矦)　裸(裸)　鎖(鏁)
齔(齓)　齏(韲)　美(媺)　踏(蹹蹋)
弛(弛)　羈(覊)　滅(烕)　柝(榜欜櫕)
欻(欻)　悸(痵)　秣(餗)　蜿(蜿)
垂(垂垂)　奸(姧)　斃(斃)　腕(掔)
齪(齪)　殲(殲)　腦(腦)　尪(尫尫)
瓷(甆)　韉(韉)　旆(斾)　誤(悮)
蹙(蹙)　剿(剿)　篷(篷)　舄(舄)
啖(噉)　秸(稭)　睥(睥)　隙(隟隙)
島(嶋)　截(截)　媲(媲)　溆(漵)
登(登)　贐(賮賮)　撇(擎)　璇(琁)
鐙(鐙)　鯨(鱷)　懲(懲懲懲)　燕(鷰)
貂(鼦)　鞠(鞫)　鍥(鍥)　腰(腰)
斗(鬭)　絶(絶)　煢(煢)　燁(爗)
陡(陡)　誑(誆)　蛆(蛆)　曄(曄)
扼(扼)　框(闊)　麯(麴)　彝(彝)
愕(愕)　髭(髭)　紝(紝)　癰(癕)
鋒(鋒鋒)　攬(擥擥)　孺(孺)　禹(禹)
蜂(蠭)　雷(靁)　潸(潸)　輿(轝)

籲(籲)	燥(燥)	煮(鬻)	棕(椶)
鳶(鳶)	潴(瀦)	裝(裝)	菹(葅)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虛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閱讀時不産生歧意。如:"聃"、"耼"統一爲"聃","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鼂錯"、"鼌錯"統一爲"鼂錯"。地名中的"涼"、"況"、"峯"、"兗"等字,則均改爲"凉"、"况"、"峰"、"兖"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第"(《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第"一詞,據文意"第"當爲"笫"之訛,故校改爲"笫"。

"設俎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俎"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1964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已"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説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别,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説明如下:

(一) 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况。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況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説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 1003 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祇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祇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祇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 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祇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決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内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内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内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刪,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衹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内分段内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閲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魏書》全譯出版説明

《魏書》一百二十四卷，其中本紀十二卷，列傳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因有些紀、列傳和志篇幅過長，又分爲上、下或上、中、下三卷，實共一百三十卷。北齊魏收撰。

公元一世紀末，隨着匈奴帝國的解體，東北大興安嶺東麓的鮮卑族逐漸嚮西遷徙，成爲大漠一個强大的民族集團，公元三世紀初，鮮卑拓跋部首領猗盧在塞北建立了代國，公元376年，代政權被氐族建立的前秦消滅。公元386年，拓跋鮮卑各部復擁拓跋珪爲代王，重建政權。拓跋珪解散了拓跋鮮卑原有的部落組織，定居農耕，遷都平城，於公元398年改稱魏，史稱北魏。由於吸收先進的漢族文化，北魏國力日益强盛，終於在公元439年統一中國北方，結束了十六國時期的動蕩局面。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遷都洛陽，改姓元氏，推行了一系列漢化改革措施。到宣武帝元恪時，北魏達到鼎盛時期，在西邊奪取漢中，進窺巴蜀，在東邊鞏固了洛陽周邊的防禦，並與梁朝爭奪淮南，但不久就由於政治腐敗和人民的反抗而崩潰，分爲東魏和西魏兩個對峙的政權。《魏書》記載了鮮卑拓跋部早期至公元550年東魏被北齊取代這一階段的歷史。

魏收(505—572)，字伯起，鉅鹿郡下曲陽(今河北平鄉一帶)人。小字佛助。魏收出身於世代官宦之家，他的曾祖魏緝曾任北魏濟陽郡太守。魏收之父魏子建，北魏宣武帝時，曾任東益州刺史，節度梁州、巴州、益州、東益州和南、北二秦州之事。後來，還居洛陽，任常侍、衛尉卿。魏收幼年時聰明好學，年僅十五便擅寫文章。進入仕途後，擢爲太子博士。歷任司徒記室參軍、北主客郎中、散騎常侍，隨即敕典起居註，並修國史，兼中書侍郎，時年僅二十六歲。魏收少年得志，自恃才高，頗自驕矜。後來，他奉命出使南朝，得到了在南朝大顯文才的機會，與温子昇、邢子才號稱三才子。而他在南朝期間却行爲放蕩、品行不端，人稱"驚蛺蝶"。因此，人們稱其才而鄙其行，以致在後來的東魏時期一直得不到重用。最後，魏收衹得請求修國史之職。以這樣一個多文才而無人品的人修《魏書》就難免給《魏書》帶來一些駡名。

早在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建立代國政權時，就曾任命鄧淵爲著作郎，負責撰寫《國記》(又名《代記》)。鄧淵的《國記》衹有十餘卷，衹記年次月份和皇帝起居情況，實際上衹是一個編年體的大事記，到了太宗明元帝時期就廢而不述了。到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時，纔正式命崔浩和高允等人續撰編年體《國書》，成書三十卷。此書於拓跋燾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刻成石碑，公之衢路。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又任命李彪和高祐爲史官，再度撰修國史。李、高等人奏請把自成帝至於太和年間的歷史改寫成了紀傳體史書。此後，又有邢巒與崔鴻等人，

先後編寫了高祖孝文帝、世宗宣武帝和肅宗孝明帝三朝的起居註。到了孝莊帝建義初(公元528年),又任命温子昇爲南主客郎中,撰修起居註。同年九月,改元永安,温子昇又撰《永安記》三卷。此外,還有元暉業撰寫的《辯宗室録》四十卷。北齊文宣帝天保二年(551)正式任命魏收以中書令兼著作郎撰修《魏書》的時候,前人已經爲他做好了絶大部份的史料準備。此外,北魏後期,崔鴻撰有《十六國春秋》一百卷,又序例、年表各一卷。也爲魏收撰寫《魏書》的少數民族歷史提供了豐富的史料。

《魏書》帝紀的第一卷是《序紀》,記稱魏建國以前事。其餘十三卷,記魏道武帝至孝静帝十四帝一百六十四年間(386—550)事。《序紀》追述北魏拓跋氏遠祖至二十七代,從中可大略窺見拓跋氏的源流。當時同拓跋部同時存在的許多少數民族的情況,《魏書》也有比較詳細的記載,這是其他史書不能比擬的。

《魏書》帝紀的特點是其以東魏北齊系統爲中心,排斥西魏北周系統。北魏孝武帝時,高歡掌兵權,稱大丞相。孝武帝被其逼迫,逃到長安去依靠宇文泰,不久即被殺死。宇文泰立文帝,是爲西魏;高歡則另立孝静帝,是爲東魏。以後東魏爲高洋所篡,建立北齊;西魏爲宇文覺所篡,建立北周。魏收在北齊做官,所以他修《魏書》不承認西魏政權,不給西魏三個皇帝立紀,爲高齊樹立正統,因此,記載西魏君臣的事跡時就多方貶低,對高氏父子却曲爲回護。

《魏書》列傳共九十二卷,特點是其首開家譜式列傳體史書的先河。魏收的《魏書》在給一些重要歷史人物立傳時,往往把這些人的祖先與子孫以及同族旁支成員也附帶列出,不論這些附傳人物有無事跡可記,衹是羅列其人名、官階,像給他們記録家譜。此外,列傳自第八十三至第九十一卷記南朝、十六國及其他少數民族事。其中稱東晉爲"僭晉",稱宋、齊、梁爲"島夷"。以正統自居,貶低南朝,但對南朝各史曲意回護之處,却能直書不諱,正可以互相參考。

《魏書》志二十卷,分爲十目。其中的《食貨志》記載了相當豐富的北魏社會經濟史料,特别是北魏太和九年(485)的均田令和與之相關的三長制及租調制,是研究北魏及其後三百年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本材料。《魏書》是南北朝時期的八部正史中除《隋書》以外惟一有《食貨志》的一部史書,是瞭解北魏時期社會經濟史的惟一原始史料。而《魏書》中《釋老志》與《官氏志》的增添,則是魏收對紀傳體史書體例的創新與發展。《釋老志》中的"釋"指佛教,"老"指道教,故《釋老志》就是當時的宗教志。

《魏書》中的紀傳和志,除具有上述特點外還有一個明顯的共性就是其中都載有大量的、有價值的文獻資料,例如當時完整的詔令、奏疏等。這是關於北魏政權難得的原始資料。同時書中也載有北魏時期的詩歌、文章等,成爲後人輯録北魏詩文的重要來源。

《魏書》也有其缺陷與不足之處,例如《地形志》有詳所不當詳而略所不當略的地方;《食貨志》不記載當時的徭役制度;《官氏志》不記當時官府的部門和官吏職司;《天象志》與《靈徵志》宣揚了災變、祥瑞等迷信思想。不過,有些問題必須一分爲二地看待。如《天象志》與《靈徵志》,在宣揚災變與迷信的同時,也爲我們留下了北魏建國以來的一百五十年間的地震資料。因此,從整體來看,《魏書》諸志雖有其缺點,却不能損害與掩蓋其優點和作用。總的來説,魏收的《魏書》是一部有價值的史書,決不可因爲當時人或後世人對其有許多非議而忽視之。

《魏書》編寫完成後,社會反響極大,並遭到了某些人强烈的反對,甚至被稱爲"穢史"。

有人則認爲這部書"抑揚失當,毁譽任情",紛紛提出反對意見,前後上訴者達一百多人。《魏書》後經魏收二次修訂,方寫成定本,在并州和鄴下各置一部,任人抄寫,算是公佈於世了。但此後反對者仍不絶,隋文帝楊堅曾命魏澹和顔之推、辛德源等重修《魏書》,編成九十二篇,一百卷。此書以西魏爲主,雖然打破了以東魏爲正統的原則,但其書過於簡略,所以不能代替魏收的書。唐初時,又有張太素等撰《魏書》一百卷,到北宋時便已失傳。魏收的書也多殘缺,唐人所編的《北史》與《高氏小史》等多用其文,後人轉以來補《魏書》之缺。唐中葉以後,《魏書》方得與其他各史併列,確定了其爲正史之一的地位。

北宋時期就發現《魏書》殘缺二十九卷,經過劉恕等人校勘的《魏書》,大約初刻於北宋神宗熙寧三年(1070)以後和徽宗政和年間(1111—1118)之前。但是這個初刻本流傳不廣。到南宋高宗紹興十四年(1144),又在四川翻刻劉恕校勘的《魏書》。可惜這兩個本子都早已失傳。後傳下來的《魏書》刻本,也是南宋時翻刻版,並於元、明二代補刻,所以這個本子叫三朝本。其後《魏書》的版本還有明萬曆二十五年(1597)南京國子監本、明萬曆年間北京國子監本、明末汲古閣本、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本、清同治十一年(1872)金陵書局本、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及據以上各本校勘而成的中華書局標點本,後者據多本参校,擇善而從,是目前《魏書》較好的版本。

《魏書》全譯主編:周國林。譯者:周國林、孫湘雲、匡鵬飛、劉敏芝、王洪涌、王延武、佘和祥、崔曙庭、董恩林、王武子、劉韶軍、趙澤光。

魏書目録

第一册

第二册

第三册

第四册

魏書卷六十六

列傳第五十四

李崇　崔亮

李崇　李世哲

李崇，字繼長，小名繼伯，頓丘人也，文成元皇后第二兄誕之子。年十四，召拜主文中散，襲爵陳留公，鎮西大將軍。

李崇，字繼長，小名繼伯，是頓丘人，文成元皇后第二兄李誕的兒子。年十四，徵召他爲主文中散，承襲陳留公爵位，爲鎮西大將軍。

高祖初，爲大使巡察冀州。尋以本官行梁州刺史。時巴氐擾動，詔崇以本將軍爲荆州刺史，鎮上洛，敕發陝秦二州兵送崇至治。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代之，自然易帖。但須一宣詔旨而已，不勞發兵自防，使懷懼也。"高祖從之。乃輕將數十騎馳到上洛，宣詔綏慰，當即帖然。尋勒邊戍，掠得蕭賾人者，悉令還之。南人感德，仍送荆州之口二百許人。兩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在治四年，甚有稱績。召還京師，賞賜隆厚。

高祖初年，爲大使巡察冀州。隨即以本官代理梁州刺史。當時巴氐擾亂不安，詔令李崇以本將軍任荆州刺史，鎮守上洛，命令陝、秦二州派兵送李崇到任。李崇上表推辭説："邊民失和，本是怨恨刺史，臣奉詔代任，邊民自然容易安定。衹需宣讀一下詔旨，不勞發兵自衛，使人民心懷恐懼。"高祖依從了。於是李崇率數十騎兵輕裝急馳到上洛，宣讀詔令慰問邊民，巴氐當即安定。隨後命令沿邊部隊，凡掠得蕭賾一方的平民，都要送還。南人感激，也送還荆州的平民二百來人。兩境安和，不再有戰争警報。在任四年，很有政績。被召還京城，賞賜很豐厚。

以本將軍除兖州刺史。兖土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始聞者撾鼓一通，次復聞者以二爲節，次後聞者以三爲節，各擊數千槌。諸村聞鼓，皆守要路，是以盜發俄頃之間，聲布百里之內。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擒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後例降爲侯，改授安東將軍。

以本將軍出任兖州刺史。兖州往日劫盜很多，李崇就令每村建一樓，樓上挂一鼓，盜賊發生的地方，立刻雙槌亂擊。四面最先聽到亂鼓聲的村，擊鼓一通，聞擊鼓一通的村擊二通爲一節，再後聽到的村以三通爲一節，各擊數千槌。各村聽到鼓聲，都守住要道，因此盜案發生片刻間，鼓聲已傳至百里內。境中險要處，都有伏兵，盜案剛發生，隨之就能擒獲。各州設樓懸鼓，由李崇創始。後依例降爲侯爵，改授安東將軍。

車駕南征，驃騎大將軍、咸陽王禧都督左翼諸軍事，詔崇以本官副焉。徐州降人郭陸聚黨作逆，人多應之，搔擾南北。崇遣高平人卜冀州詐稱犯罪，逃亡歸陸。陸納之，以爲謀主。數月，冀州斬陸送之，賊徒潰散。入爲河南尹。

後車駕南討漢陽，崇行梁州刺史。氐楊靈珍遣弟婆羅與子雙領步騎萬餘，襲破武興，與蕭鸞相結。詔崇爲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率衆數萬討之。崇槎山分進，出其不意，表裏以襲。群氐皆棄靈珍散歸，靈珍衆減太半。崇進據赤土，靈珍又遣從弟建率五千人屯龍門，躬率精勇一萬據鷲硤。龍門之北數十里中伐樹塞路，鷲硤之口積大木，聚礌石，臨崖下之，以拒官軍。崇乃命統軍慕容拒率衆五千，從他路夜襲龍門，破之。崇乃自攻靈珍，靈珍連戰敗走，俘其妻子。崇多設疑兵，襲克武興。蕭鸞梁州刺史陰廣宗遣參軍鄭猷、王思考率衆援靈珍。崇大破之，并斬婆羅首，殺千餘人，俘獲猷等，靈珍走奔漢中。高祖在南陽，覽表大悦，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李崇之功也。"以崇爲都督梁秦二州諸軍事、本將軍、梁州刺史。高祖手詔曰："今仇、隴克清，鎮捍以德，文人威惠既宣，實允遠寄，故敕授梁州，用寧邊服。便可善思經略，去其可除，安其可育，公私所患，悉令芟夷。"及靈珍偷據白水，崇擊破之，靈珍遠遁。

世宗初，徵爲右衛將軍，兼七兵尚書。尋加撫軍將軍，正尚書。轉左衛將軍、相州大中正。魯陽蠻柳北喜、魯北燕等聚衆反叛，諸蠻悉應之，圍逼湖陽。游擊將軍李暉先鎮此城，盡力捍禦，賊勢甚盛。詔以崇爲

皇上南征，驃騎大將軍、咸陽王元禧都督左翼諸軍事，詔令李崇以本官兼任副手。徐州歸降者郭陸聚衆叛變，百姓多響應，郭陸等騷擾南北。李崇派高平人卜冀州詐稱犯罪，逃到郭陸處。郭陸收留卜冀州，并靠他出謀獻策。數月後，卜冀州斬郭陸頭顱送給李崇，其衆潰散。李崇入朝被任命爲河南尹。

以後皇上南討漢陽，李崇代理梁州刺史。氐帥楊靈珍派弟弟婆羅與己子楊雙率步兵騎兵一萬多人，襲擊攻破武興，與蕭鸞相勾結。詔令李崇任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率衆數萬討伐叛軍。李崇分兵砍倒山樹進軍，出其不意，内外襲擊。氐族部衆都拋棄靈珍分散歸家，靈珍的部隊减員大半。李崇進占赤土，靈珍又派堂弟楊建率五千人屯駐龍門，親自率精鋭一萬人據守鷲硤。在龍門北數十里伐樹堵路，在鷲硤口堆積巨木，聚集礌石，臨山崖推下，以抗拒官兵。李崇便命令統軍慕容拒率兵五千，從别路夜襲龍門，并攻克。李崇於是親自率兵攻靈珍，靈珍數戰失利逃走，他的妻兒被俘。李崇在多路設疑兵，一舉攻占武興。蕭鸞的梁州刺史陰廣宗派參軍鄭猷、王思考率兵救援靈珍。李崇大敗敵軍，并斬婆羅首級，殺死一千多人，生擒鄭猷等，靈珍逃至漢中。高祖在南陽，看到表章很是歡喜，説："使我没有西顧之憂的，是李崇的功勞。"任命李崇爲都督梁、秦二州諸軍事、安東將軍、梁州刺史。高祖親筆詔示説："目前仇池、隴西平定，鎮守需靠德行，文士的威嚴與恩惠既已光大，確實不負托以遠鎮，故而敕授梁州刺史，以此安寧邊區。你便要認真思考如何管理，除去可去的，安定可教育的，危害公私者，都要鏟除。"到靈珍偷占白水後，李崇又打敗他，靈珍遠逃。

世宗初年，徵授右衛將軍，兼七兵尚書。隨即加授撫軍將軍，正授尚書。改任左衛將軍、相州大中正。魯陽蠻柳北喜、魯北燕等聚衆反叛，諸部蠻都響應，圍攻湖陽。游擊將軍李暉先鎮守這座城，盡力防禦，賊兵勢力很大。詔令委任李崇爲使持節、都督征蠻諸軍事以攻討叛軍。蠻兵

使持節、都督征蠻諸軍事以討之。蠻衆數萬，屯據形要，以拒官軍。崇累戰破之，斬北燕等，徙萬餘户於幽并諸州。世宗追賞平氏之功，封魏昌縣開國伯，邑五百户。東荆州蠻樊安，聚衆於龍山，僭稱大號，蕭衍共爲唇齒，遣兵應之。諸將擊討不利，乃以崇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征蠻諸軍事，進號鎮南將軍，率步騎以討之。崇分遣諸將，攻擊賊壘，連戰克捷，生擒樊安，進討西荆，諸蠻悉降。

數萬人，屯據險要，以抗拒官兵。李崇多次作戰擊敗叛軍，斬殺北燕等人，遷徙一萬多户蠻民到幽、并各州。世宗追賞李崇平氏的功勞，加封魏昌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户。東荆州的蠻帥樊安，在龍山聚衆，僭稱皇帝，蕭衍與他共爲唇齒，派兵接應。諸將攻討失利，就任命李崇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征蠻諸軍事，進號鎮南將軍，率步兵騎兵去討伐樊安。李崇分派諸將，攻打賊軍營壘，連續取勝，生擒樊安，隨即進擊西荆，諸蠻部都歸降。

詔以崇爲使持節、兼侍中、東道大使，黜陟能否，著賞罰之稱。轉中護軍，出除散騎常侍、征南將軍、揚州刺史。詔曰："應敵制變，算非一途，救左擊右，疾雷均勢。今朐山蟻寇，久結未殄，賊衍狡詐，或生詭劫，宜遣鋭兵，備其不意。崇可都督淮南諸軍事，坐敦威重，遥運聲算。"延昌初，加侍中、車騎將軍、都督江西諸軍事，刺史如故。

詔令李崇爲使持節、兼侍中、東道大使，考核官吏，以賞罰平允著稱。改爲中護軍，出任散騎常侍、征南將軍、揚州刺史。詔書説："應敵制止變亂，謀略不止一種，救左擊右，迅雷均勢。目前朐山的蟻寇，長久集結却未消滅，賊蕭衍狡詐，或者會有詭計，應派精兵，防備意外。李崇可任都督淮南諸軍事，坐鎮而威嚴持重，指揮各軍用兵戰略。"延昌初年，加授侍中、車騎將軍、都督江西諸軍事，刺史如舊。

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人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己子，并有鄰證，郡縣不能斷。崇曰："此易知耳。"令二父與兒各在别處，禁經數旬，然後遣人告之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有教解禁，可出奔哀也。"苟泰聞即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崇察知之，乃以兒還泰，詰奉伯詐狀。奉伯乃款引云："先亡一子，故妄認之。"又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懼後役追責，規絶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詐稱其弟爲人所殺，迎歸殯葬。頗類思安，見者莫辨。又有女巫陽氏自云見鬼，説思安被害之苦，飢渴之意。慶

先前，壽春縣民苟泰有子已三歲，遇賊丢失，數年不知去向。後看見在同縣民趙奉伯家，苟泰告狀至官。各家都稱是己子，都有鄉鄰作證，郡縣不能决斷。李崇説："這容易知道。"令二位父親與小兒各居一處，禁止往來數十天，然後派人告二父説："你們的兒子患病，剛已死去，解除禁令，可出去辦喪事。"苟泰聽後就大哭，悲痛不能忍受；奉伯僅嘆息而已，根本没有悲傷的樣子。李崇觀察此狀後，便將小兒還給苟泰，追問奉伯騙兒原因。奉伯於是招供説："先前丢失一子，故胡亂認一子。"又有定州的流民解慶賓兄弟，因事獲罪都流放揚州。弟思安逃役潛回故鄉，慶賓怕因誤的勞役受責罰，就想主意將弟弟的户籍去除，於是認城外死尸，謊稱弟弟被殺，迎尸安葬。尸貌類似思安，看見的人不辨真僞。又有女巫陽氏自稱見到鬼，説出思安被害後很痛苦，飢渴無助的樣子。慶賓又謊説懷疑弟弟

賓又誣疑同軍兵蘇顯甫、李蓋等所殺，經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自款引。獄將決竟，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内所識者，爲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住在此州，去此三百。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即詰問，迹其由緒。乃云是流兵背役逃走，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及，稱有兄慶賓，今住揚州相國城内，嫂姓徐，君脱矜愍，爲往報告，見申委曲，家兄聞此，必重相報，所有資財，當不愛惜。今但見質，若往不獲，送官何晚。是故相造，指申此意。君欲見雇幾何，當放賢弟。若其不信，可見隨看之。"慶賓悵然失色，求其少停，當備財物。此人具以報，崇攝慶賓問曰："爾弟逃亡，何故妄認他尸？"慶賓伏引。更問蓋等，乃云自誣。數日之間，思安亦爲人縛送。崇召女巫視之，鞭笞一百。崇斷獄精審，皆此類也。

是被同軍士兵蘇顯甫、李蓋等人殺死，赴州訴訟，二人不勝拷打，各自招認。案件將判决，李崇懷疑而令停止。密派本州人不認識的二人，假稱由外地來，去見慶賓説："我住在此州，距此三百里。近日有一人路過投宿，夜晚交談，懷疑他不是平民，於是追問，推究他的來由。他纔説是流配兵士避役逃走，姓解字思安。當時想送他見官，他苦求不已，説有兄叫慶賓，現住揚州相國城内，嫂姓徐，你如哀憐我，爲我前去告之，説出其中原因，家兄得知，一定厚報，所有財産，當不會愛惜不給你。現在你以我做人質，如去了不能得錢財，送官也不晚。所以來拜訪，説明此事，你想給我多少錢財，將能放走你弟弟。如果不信，可立刻隨我去看他。"慶賓悵惘變色，請求來人稍待，去準備財物。此人將經過報告，李崇捕慶賓問道："你弟逃亡，爲何謊認他人尸體？"慶賓招供服罪。再問李蓋等，於是説是屈打成招。數日之中，思安也被綁送至官府。李崇召女巫來看，鞭打女巫一百下。李崇判案精細準確，都如此類事例。

時有泉水涌於八公山頂；壽春城中有魚無數，從地涌出；野鴨群飛入城，與鵲争巢。五月，大霖雨十有三日，大水入城，屋宇皆没，崇與兵泊於城上。水增未已，乃乘船附於女墻，城不没者二板而已。州府勸崇棄壽春，保北山。崇曰："吾受國重恩，忝守藩岳，德薄招災，致此大水。淮南萬里，繫于吾身。一旦動脚，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昔王尊慷慨，義感黄河，吾豈愛一軀，取愧千載。但憐兹士庶，無辜同死，可桴筏隨高，人規自脱。吾必守死此城，幸諸君勿言。"時州人裴絢等受蕭衍假豫州刺史，因乘大水，謀欲爲亂，崇皆擊滅之。崇以洪水爲災，請罪解任。詔曰："卿居藩累年，威懷兼暢，資儲豐溢，足制勁寇。然夏雨泛濫，

當時有泉水由八公山頂涌出；壽春城中有魚無數，從地中涌出；野鴨成群飛入城中，與喜鵲争巢。五月，暴雨連下十三天，大水入城，房屋都被淹没，李崇和兵士住在城墻上。水漲不止，就乘船附在矮墻旁，城墻僅餘二板左右未被淹没。州府的屬員勸李崇棄壽春，保北山。李崇説："吾受國家的重恩，愧居州郡的重任。因品德不高招來災害，引致洪水。淮南萬里，繫於我一身。我如一旦動脚，百姓將人心瓦解，揚州的疆土，恐怕不再屬國家。昔日王尊慷慨抗洪，忠義感動黄河，吾豈能衹愛自己，羞愧於千年之後。但可憐此地百姓，無辜一同淹死，可令他們乘筏去往高處，各謀脱身辦法。我定死守此城，希望諸君不再多説。"此時州民裴絢等接受蕭衍暫爲豫州刺史職位，憑藉洪水，圖謀叛亂，李崇都將他們打敗消滅。李崇因洪水成災，請求朝廷治罪免職。詔書説："卿居藩屏重任多年，恩威廣布民間，物資儲備豐足，足可抵擋强敵。雖然

斯非人力，何得以此辭解？今水涸路通，公私復業，便可繕甲積糧，修復城雉，勞恤士庶，務盡綏懷之略也。”崇又表請解州，詔報不聽。是時非崇，則淮南不守矣。

夏雨成災，此非人力可止，怎能因此辭職？目前水退路通，公私恢復常業，即可修治兵甲廣積糧草，修復城墻，慰勞百姓，務必盡心施展安撫的策略。”李崇又上表請解除刺史職，詔令不批准。當時若不是李崇在，則淮南就失守了。

崇沉深有將略，寬厚善御衆，在州凡經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卧虎”，賊甚憚之。蕭衍惡其久在淮南，屢設反間，無所不至，世宗雅相委重，衍無以措其奸謀。衍乃授崇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萬户郡公，諸子皆爲縣侯，欲以構崇。崇表言其狀，世宗屢賜璽書慰勉之。賞賜珍異，歲至五三，親待無與爲比。衍每嘆息，服世宗之能任崇也。

李崇深沉有謀略，以寬厚對待部屬，在揚州共經十年，經常養强壯士兵數千人，寇賊侵擾邊境時，出戰所向摧敵，號稱“卧虎”，敵人非常畏懼。蕭衍恨他久在淮南，多次設反間計，手段用盡，世宗非常信任李崇，蕭衍的奸計没有效果。蕭衍授給李崇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萬户郡公的官爵，連他的兒子們也都封縣侯，想因此陷害李崇。李崇上表報告此事，世宗多次下詔書慰問勉勵李崇。賞給李崇珍品異寶，一年中有好多回，就是親近的大臣也不能比。蕭衍經常嘆息，佩服世宗能深信李崇。

肅宗踐祚，褒賜衣馬。及蕭衍遣其游擊將軍趙祖悦襲據西硤石，更築外城，逼徙緣淮之人於城内。又遣二將昌義之、王神念率水軍溯淮而上，規取壽春。田道龍寇邊城，路長平寇五門，胡興茂寇開霍。揚州諸戍，皆被寇逼。崇分遣諸將，與之相持。密裝船艦二百餘艘，教之水戰，以待臺軍。蕭衍霍州司馬田休等率衆寇建安，崇遣統軍李神擊走之。又命邊城戍主邵申賢要其走路，破之於濡水，俘斬三千餘人。靈太后璽書勞勉。

肅宗登基，又褒獎賜予衣服馬匹。此後蕭衍派他的游擊將軍趙祖悦襲占西硤石，又修築外城，逼沿淮的百姓遷入城内。又派昌義之、王神念二將率水軍逆淮而上，謀攻壽春。田道龍攻邊城，路長平攻五門，胡興茂攻開霍。揚州的各據點，都被敵圍攻。李崇部署諸將，與敵相抗。秘密裝配船艦二百多艘，教士卒水戰，以等待朝廷主力軍。蕭衍的霍州司馬田休等率兵進犯建安，李崇派統軍李神將敵擊退。又命令邊城戍主邵申賢截敵退路，在濡水打敗敵軍，共俘殺三千多人。靈太后下詔書慰勞勉勵。

許昌縣令兼紵麻戍主陳平玉南引衍軍，以戍歸之。崇自秋請援，表至十餘。詔遣鎮南將軍崔亮救硤石，鎮東將軍蕭寶夤於衍堰上流决淮東注。朝廷以諸將乖角，不相順赴，乃以尚書李平兼右僕射，持節節度之。崇遣李神乘鬥艦百餘艘，沿淮與李平、崔亮合攻硤石。李神水軍克其東北外城，祖悦力屈乃降，語在《平傳》。朝廷嘉之，進號驃騎將軍、儀同三

許昌縣令兼紵麻戍主陳平玉南引蕭衍的部隊，獻出城堡歸附。李崇自秋天開始求援，表章達十多件。詔令派鎮南將軍崔亮救援硤石，鎮東將軍蕭寶夤在蕭衍修築的堤堰上游决口引淮水東流。朝廷又因諸將相互矛盾，不能齊心赴敵，就任命尚書李平兼右僕射，持符節指揮各軍。李崇派李神乘戰艦一百多艘，沿淮水與李平、崔亮合攻硤石。李神水軍攻克敵東北外城，祖悦力盡於是投降，事載在《李平傳》。朝廷嘉獎李崇，進號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刺史、都督依舊。蕭衍

司，刺史、都督如故。衍淮堰未破，水勢日增。崇乃於硤石戍間編舟爲橋，北更立船樓十，各高三丈，十步置一籬，至兩岸，蕃板裝治，四箱解合，賊至舉用，不戰解下。又於樓船之北，連覆大船，東西竟水，防賊火筏。又於八公山之東南，更起一城，以備大水，州人號曰魏昌城。崇累表解州，前後十餘上，肅宗乃以元志代之。尋除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儀同如故。不行。

修築的淮堤未被決口時，水勢日漲。李崇就在硤石據點中間編舟成橋，岸北更立樓船十艘，各高三丈，十步設一籬，直至兩岸，藩籬用板裝配，四面可分合，敵來裝板，平時取下。又在樓船北面，連鎖設大船，東西兩面臨水，防賊火攻的筏子。又在八公山的東南，再造一城，以防大水，州民稱魏昌城。李崇不斷上表請免刺史職，前後十多次，肅宗便以元志代任。隨即授李崇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儀同三司依舊。未上任。

崇上表曰：

臣聞世室明堂，顯於周夏；二黌兩學，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下土，以彰則天之軌。養黄髮以詢格言，育青襟而敷典式，用能享國久長，風徽萬祀者也。故孔子稱巍巍乎其有成功，郁郁乎其有文章，此其盛矣。爰暨亡秦，政失其道，坑儒滅學，以蔽黔首。國無黌序之風，野有非時之役，故九服分崩，祚終二世。炎漢勃興，更修儒術，文景已降，禮樂復彰，化致升平，治幾刑措。故西京有六學之美，東都有三本之盛，莫不紛綸掩藹，響流無已。逮自魏晋，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絶，遺文燦然，方軌前代。

李崇上表説：

臣聽説宗廟明堂，彰顯在周、夏；二校兩學，自虞、殷興盛。用來尊配上帝，以明最大的敬意；宣布世間，以顯上天的法度。養老人用以詢問格言，育青年而布典範，由此能享國長久，美德傳以萬代。故孔子説偉大呀那功勞，美好呀禮樂法度，到此全具備了。到了亡秦，政治失去法則，坑儒士滅學校，以蒙蔽百姓。國内没有學習的風氣，四方有無節制的勞役，因此九州分崩，國家到二世就完結。炎漢勃興以後，恢復儒術，文景二帝以下，禮樂制度復興，教化導致升平，治理得幾乎無人犯法。因此西京有六學的美名，東都有藏書的盛事，無不浩繁而絶倫，影響流傳不已。到魏晋時，治亂相繼，戰亂之中，學校不曾廢絶，遺留的文章燦麗，沿襲前代規矩。

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徙馭嵩河，光宅函洛，模唐虞以革軌儀，規周漢以新品制，列教序於鄉黨，敦詩書於郡國。使揖讓之禮，横被於崎嶇；歌咏之音，聲溢於仄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就，弓劍弗追。世

仰思高祖孝文皇帝，聖聰稟自上天，道德鏡照今古，出行嵩山、黄河，照耀函谷、洛水，仿照唐、虞以改革禮儀，依據周、漢以新定制度，在鄉間設置學校，在郡國敦勸讀書。使揖讓的禮制，遍傳在山野；詩咏的雅音，洋溢在陋居。但創設開始而事多，征戰的兵車屢次出發，未能及時完成很多規劃，弓劍也不能追回。世宗繼統，恭遵先帝

宗統曆，聿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築，續以水旱，戎馬生郊，雖逮爲山，還停一簣。

竊惟皇遷中縣，垂二十祀。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荆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迹。城隍嚴固之重，闕磚石之工；墉堞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又府寺初營，頗亦壯美，然一造至今，更不修繕，廳宇凋朽，墻垣頹壞，皆非所謂追隆堂構，儀形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祖大造區夏，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宇不修，仍同丘畎，即使高皇神享，闕於國陽，宗事之典，有聲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寧，億兆所以失望也。

臣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事既任矣，酬之以禄。如此，上無曠官之譏，下絶尸素之謗。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燕麥，南箕北斗哉！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禮樂，以風化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司勤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是則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臣以爲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晏，經國要重，理應先營；脱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以臣愚量，宜罷尚方雕靡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功，并減瑶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鐫琢之勞，及諸事役非急者，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爾而

的遺志，永平年間，大興工程，因水旱相續，戰事不停，雖功如山高，還是功虧一簣。

皇朝遷到中原，近二十年。而明堂是禮樂之本，還在茂盛的荆棘林中；學校是德義之基，空剩牧童的足迹。護城河以牢固爲重，却未認真砌磚石；城墻是光大威望的要物，却缺少樓榭裝飾。加以風雨侵襲，漸致虧損。又官府寺館開始建造時，也很壯觀，但從建成到今天，一直未修繕，廳宇都腐朽，圍墻都崩壞，這都不是所説的追踪繁榮，示範萬國的景象。臣聞朝廷商議，因高祖有大功於華夏，道德同於姬文，擬在明堂祭祀，以配上帝。目前若基礎不修，仍與丘野相同，即使高皇神靈來享用，還是缺南郊祭址，事祖的典禮，有名無實。這是臣所以不安寧，百姓所以失望的原因。

臣又聽説設官府授官職，是讓他們擔任事務，已經擔任事務了，用俸禄酬答。這樣，上不受曠廢官職的譏諷，下斷絶尸位素餐的謗言。目前國子學雖有學官的名位，却無教授學生的實效，這與菟絲不可織、燕麥不能食、天箕不可簸、北斗不能盛有什麽不同？昔日劉向曾説：“王者宜興建辟雍，陳設禮樂，以教化天下。禮樂是教養人的，刑法是囚殺人的，而有關機構不斷地請求制定刑法，至於禮樂，就説不敢推行，可謂是敢於殺人，不敢於教養人。”臣認爲當前四海清平，九州安寧，治國的緊要任務，照理應該先做，如再延誤，則劉向的説法就有應驗了。但事不能都辦，須有緩急進退。以臣愚見，應停止尚方奢華的精細製作，減省永寧寺的土木工程，并縮小瑶光寺的建築規模，加之減省石窟的鐫琢勞役，以及各種非急需的勞務，農作閑隙時，處理這些事，使辟雍的禮節，蔚然復興；讀誦詩書的聲音，再度焕發。美榭高墻，外觀莊重；宫殿官府，壯

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嚴壯於外；槐宮棘宇，顯麗於中。道發明令，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之於上序，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誠知佛理淵妙，含識所宗，然比之治要，容可小緩。苟使魏道熙緝，元首唯康，爾乃經營，未爲晚也。

麗在城中。再發布明令，重新遵照鄉飲的禮儀，敦促郡縣學校，精心授課講學。如此，則八元、八凱之類良臣賢才可從國學中得到，子游、子夏類學者可由下國招致。豈不美嗎！誠然知道佛理深妙，被有識之士崇拜，但與治國大政相比，似可稍緩。如果使魏安寧，皇帝太后康泰，那時再經營，也不算晚。

靈太后令曰："省表，具悉體國之誠。配饗大禮，爲國之本，比以戎馬在郊，未遑修繕。今四表晏寧，年和歲稔，當敕有司別議經始。"

靈太后下令說："閱表文，知道你體察國事的忠誠。祭祀大禮，是國家的根本，近時因征戰不休，未能及時修繕。目前四方安寧，年和歲豐，當敕令有關機構另議創設方法。"

除中書監、驃騎大將軍，儀同如故。又授右光禄大夫，出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定幽燕瀛四州諸軍事、本將軍、定州刺史，儀同如故。徵拜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驃騎、儀同如故。還尚書令，加侍中。崇在官和厚，明於決斷，受納辭訟，必理在可推，始爲下筆，不徒爾收領也。然性好財貨，販肆聚斂，家資巨萬，營求不息。子世哲爲相州刺史，亦無清白狀。鄴洛市廛，收擅其利，爲時論所鄙。

授中書監、驃騎大將軍，儀同如舊。又授右光禄大夫，外任使持節、侍中、都督定幽燕瀛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定州刺史，儀同如舊。召回任命爲尚書左僕射，加授散騎常侍，驃騎、儀同如舊。升尚書令，加授侍中。李崇任職寬和仁厚，善於决斷，受理申訴，必定有理可據，纔爲之判定，不隨意捕人。但性喜財物，經商搜刮財物，家産已有巨萬，仍營求不止。他的兒子世哲任相州刺史，也不清廉。在鄴城洛陽的集市中，販賣收利，受到當時人鄙視。

蠕蠕主阿那瓌率衆犯塞，詔崇以本官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崇辭於顯陽殿，戎服武飾，志氣奮揚，時年六十九，幹力如少。肅宗目而壯之，朝廷莫不稱善。崇遂出塞三千餘里，不及賊而還。

蠕蠕國主阿那瓌率兵入侵塞内，詔令李崇以本官任都督北討諸軍事以攻討敵軍。李崇在顯陽殿告辭，着軍裝武飾，志氣高昂，當時已六十九歲，身體力量如少年。肅宗注目而誇他勇壯，朝中大臣無不稱善。李崇於是率兵出塞巡行三千多里，未追上敵軍而還兵。

後北鎮破落汗拔陵反叛，所在響應。征北將軍、臨淮王彧大敗於五原，安北將軍李叔仁尋敗於白道，賊衆日甚。詔引丞相、令、僕、尚書、侍中、黄門於顯陽殿，詔曰："朕比以鎮人構逆，登遣都督臨淮王克時除翦。軍届五原，前鋒失利，二將殞

此後北鎮的破落汗拔陵反叛，到處響應。征北將軍、臨淮王元彧在五原大敗，安北將軍李叔仁隨後在白道失敗，賊兵日益增多。詔令在顯陽殿召集丞相、尚書令、僕射、尚書、侍中、黄門會議，皇帝說："朕近因鎮民謀逆，立刻派都督臨淮王限時除滅。軍臨五原，前鋒失利，二將軍喪命，兵士受挫傷亡。因武川未防備，又被叛

命，兵士挫衄。又武川乖防，復陷凶手。恐賊勢侵淫，寇連恒朔。金陵在彼，夙夜憂惶。諸人宜陳良策，以副朕懷。”吏部尚書元脩義曰：“强寇充斥，事須得討。臣謂須得重貴，鎮壓恒朔，總彼師旅，備衛金陵。”詔曰：“去歲阿那瓌叛逆，遣李崇令北征，崇遂長驅塞北，返旆榆關，此亦一時之盛。崇乃上表求改鎮爲州，罷削舊貫。朕于時以舊典難革，不許其請。尋李崇此表，開諸鎮非異之心，致有今日之事。但既往難追，爲復略論此耳。朕以李崇國戚望重，器識英斷，意欲還遣崇行，總督三軍，揚旌恒朔，除彼群盜。諸人謂可爾以不？”僕射蕭寶夤等曰：“陛下以舊都在北，憂慮金陵，臣等實懷悚息。李崇德位隆重，社稷之臣，陛下此遣，實合群望。”崇啓曰：“臣實無用，猥蒙殊寵，位妨賢路，遂充北伐。徒勞將士，無勳而還，慚負聖朝，於今莫已。臣以六鎮幽垂，與賊接對，鳴柝聲弦，弗離旬朔。州名差重於鎮，謂實可悦彼心，使聲教日揚，微塵去塞。豈敢導此凶源，開生賊意。臣之愆負，死有餘責。屬陛下慈寬，賜全腰領。今更遣臣北行，正是報恩改過，所不敢辭。但臣年七十，自惟老疾，不堪敵場，更願英賢，收功盛日。”

於是詔崇以本官加使持節、開府、北討大都督，撫軍將軍崔暹，鎮軍將軍、廣陽王淵皆受崇節度。又詔崇子光禄大夫神軌，假平北將軍，隨崇北討。崇至五原，崔暹大敗于白道之北，賊遂并力攻崇。崇與廣陽王淵力戰，累破賊衆，相持至冬，乃引還平城。淵表崇長史祖瑩詐增功級，盗没軍資。崇坐免官爵，徵還，以後

軍攻陷。恐怕賊兵勢力會日增，興兵侵犯恒、朔。金陵的敵人亦在，故而日夜憂慮不安。諸臣可各出良策，以安朕心。”吏部尚書元脩義説：“到處充滿强敵，按道理必須討伐。臣認爲應有重臣朝貴，鎮壓恒、朔地區，總管部隊，防備金陵的敵人。”詔令説：“去年阿那瓌叛亂，派李崇北征，李崇於是長驅塞北，還兵榆關，這也是一時盛事。李崇就上表請求改軍鎮爲州，罷免舊籍。朕當時因舊日的制度難以革除，未批准他的請求。隨即因李崇這一奏表，開啓各鎮的不滿之心，導致有今天的事變。但已過去的事難以追悔，在此略説及此事而已。朕以爲李崇是國戚又有很高聲望，器度見識都超群而能决斷，想來還是派李崇出行，總督三軍，揚威於恒、朔，消滅群盜，各位説是否可行?”僕射蕭寶夤等都説：“陛下因舊京在北方，憂慮金陵，臣等實在心懷慚愧。李崇品德與地位都高，是社稷重臣，陛下如此派遣，確合衆人期望。”李崇啓奏説：“臣其實無用，辱蒙聖上殊寵，在官妨礙賢者的道路，於是充任北伐的事務。空勞將士，無功而還，辜負聖朝的期待，到今天還慚愧不已。臣因六鎮地處邊陲，與敵相峙，警戒作戰，日夜不停。州的名稱稍重於軍鎮，以爲可取悦將士之心，使國家的聲威教化傳揚，渺小的敵人遠離邊塞。豈敢開導這凶惡的源流，啓發賊的欲望。臣的罪過，死有餘責。值陛下慈愛寬容，使我生命得以保全。現在又派臣北行，正是臣報恩改過的機會，是不敢推辭的。但臣年已七十，自思年老多病，不能適應戰事，更期望有英雄賢才，立功在盛世。”

於是詔令李崇以本官加授使持節、開府、北討大都督，撫軍將軍崔暹，鎮軍將軍、廣陽王元淵都受李崇節制。又詔令李崇的兒子光禄大夫神軌，暫爲平北將軍，隨李崇北討。李崇至五原，崔暹已在白道北大敗，賊兵合力攻打李崇。李崇與廣陽王元淵奮力作戰，數敗敵軍，相持到冬季，纔退回平城。元淵上表説李崇的長史祖瑩虚報戰功，盗取軍用物資。李崇因此獲罪免官爵，召還，將部隊交給元淵。

事付淵。

後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南叛，時除安樂王鑒爲徐州刺史以討法僧，爲法僧所敗，單馬奔歸。乃詔復崇官爵，爲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會崇疾篤，乃以衛將軍、安豐王延明代之。改除開府、相州刺史，侍中、將軍、儀同并如故。孝昌元年薨於位，時年七十一。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州刺史，謚曰武康。後重贈太尉公，增邑一千户，餘如故。

以後徐州刺史元法僧獻出彭城南降，當時任命安樂王元鑒任徐州刺史以攻法僧，被法僧打敗，單騎逃歸。於是詔令恢復李崇官爵，任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適遇李崇病重，於是派衛將軍、安豐王延明代替。改授李崇爲開府、相州刺史，侍中、將軍、儀同依舊。孝昌元年在任内去世，當年七十一歲。追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州刺史，謚號爲武康。後又加贈太尉公，增邑一千户，其他依舊。

長子世哲，性輕率，供奉豪侈。少經征役，頗有將用。自司徒中兵參軍，超爲征虜將軍、驍騎將軍。尋遷後將軍，爲三關别將，討群蠻，大破之，斬蕭衍龍驤將軍文思之等。還拜鴻臚少卿。性傾巧，善事人，亦以貨賂自達。高肇、劉騰之處勢也，皆與親善，故世號爲“李錐”。肅宗末，遷宗正卿，加平南將軍，轉大司農卿，仍本將軍。又改授太僕卿，加鎮東將軍。尋出爲相州刺史，將軍如故。世哲至州，斥逐細人，遷徙佛寺，逼買其地，廣興第宅，百姓患之。崇北征之後，徵兼太常卿。御史高道穆毁發其宅，表其罪過。後除鎮西將軍、涇州刺史，賜爵衛國子。正光五年七月卒。賻帛五百匹、朝服一襲，贈散騎常侍、衛將軍、吏部尚書、冀州刺史，子如故。

長子世哲，性情輕率，窮極奢侈。少年時參加作戰，有指揮才能。由司徒中兵參軍，越級提拔爲征虜將軍、驍騎將軍。不久升後將軍，任三關别將，進攻蠻族各部，大敗敵人，斬蕭衍的龍驤將軍文思之等。還朝任鴻臚少卿。性格狡詐，善於奉迎，也因行賄得以升遷。高肇、劉騰有權勢時，都與他親善友好，因此當時人稱他爲“李錐”。肅宗末年，升宗正卿，加授平南將軍，改任大司農卿，將軍依舊。又改授太僕卿，加授鎮東將軍。不久出任相州刺史，將軍依舊。世哲到任後，驅趕平民，遷移佛寺，逼買土地，廣造宅第，百姓視爲禍患。李崇奉命北征後，召回京兼任太常卿。御史高道穆拆毁他的宅第，上表彈劾他的罪過。後授鎮西將軍、涇州刺史，賜爵衛國子。正光五年七月去世。賜帛五百匹、朝服一套，追贈散騎常侍、衛將軍、吏部尚書、冀州刺史，子爵依舊。

李神軌

世哲弟神軌，受父爵陳留侯。自給事中，稍遷員外常侍、光禄大夫。累出征討，頗有將領之氣。孝昌中，爲靈太后寵遇，勢傾朝野，時云見幸帷幄，與鄭儼爲雙，時人莫能明也。頻遷征東將軍、武衛將軍、給事黄門侍郎，常領中書舍人。時相州刺史、

世哲的弟弟神軌，承襲父親的陳留侯爵位。初任官爲給事中，逐漸升員外常侍、光禄大夫。多次參加作戰，較有將領的氣度。孝昌年間，受靈太后的寵信，權傾朝野，當時人都説他與太后有私情，與鄭儼兩人成爲太后男妾，但當時人也不能清楚。不斷升遷至征東將軍、武衛將軍、給事黄門侍郎，常兼中書舍人。當相州刺史、安樂

安樂王鑒據州反，詔神軌與都督源子邕等討平之。武泰初，蠻帥李洪扇動諸落，伊闕已東，至於鞏縣，多被燒劫。詔神軌爲都督，破平之。尒朱榮之向洛也，復爲大都督，率衆禦之。出至河橋，值北中不守，遂便退還。尋與百官候駕於河陰，仍遇害焉。建義初，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空公、相州刺史，謚曰烈。

王元鑒據州造反時，詔令神軌與都督源子邕等討伐平定叛亂。武泰初年，蠻族首領李洪煽動各部落，伊闕以東，直至鞏縣，多處被攻掠。詔令神軌任都督，將敵消滅。到尒朱榮攻向洛陽時，又任大都督，率衆抵抗。出兵到河橋，逢北中失守，於是退回。隨即與百官在河陰等候皇上，於是被殺。建義初年，追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空公、相州刺史，謚號爲烈。

崔亮

崔亮，字敬儒，清河東武城人也。父元孫，劉駿尚書郎。劉彧之僭立也，彧青州刺史沈文秀阻兵叛之。彧使元孫討文秀，爲文秀所害。亮母房氏，攜亮依冀州刺史崔道固於歷城，道固即亮之叔祖也。及慕容白曜之平三齊，内徙桑乾，爲平齊民。時年十歲，常依季父幼孫，居家貧，傭書自業。

崔亮，字敬儒，是清河東武城人。父親元孫，任劉駿的尚書郎。劉彧僭稱皇帝時，劉彧的青州刺史沈文秀起兵叛亂，劉彧令元孫討伐文秀，被文秀殺害。崔亮的母親房氏，帶崔亮到歷城投靠冀州刺史崔道固，道固即是崔亮的叔祖。到慕容白曜平定三齊，崔亮等被遷移至桑乾，稱平齊民。崔亮當時十歲，常依叔父幼孫度日，家貧，以替人抄書爲業。

時隴西李冲當朝任事，亮從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而不往托李氏也？彼家饒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飢寒，豈可獨飽？自可觀書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光言之於冲，冲召亮與語，因謂亮曰："比見卿先人《相命論》，使人胸中無復怵迫之念。今遂亡本，卿能記之不？"亮即爲誦之，涕淚交零，聲韵不異。冲甚奇之，迎爲館客。冲謂其兄子彦曰："大崔生寬和篤雅，汝宜友之；小崔生峭整清徹，汝宜敬之。二人終將大至。"冲薦之爲中書博士。轉議郎，尋遷尚書二千石郎。

當時隴西李冲當朝有權威，崔亮的堂兄崔光前去投靠，他對崔亮説："怎能長久在筆硯之間勞作，而不去依靠李氏呢？他家多書，藉此可得學習。"崔亮説："弟妹飢寒，我豈可獨飽？在市上自可看書，怎能看他人的臉色呢！"崔光對李冲説了此事，李冲召崔亮見面，因而告訴崔亮説："近時看你父親寫的《相命論》，使人心中不再有被誘迫的念頭。目前亡失原文，卿還能記憶嗎?"崔亮當即爲他背誦，涕淚交流，聲韵不變。李冲很驚異，迎崔亮做館客。李冲告訴侄子李彦説："大崔生寬和而誠實文雅，你應與他爲友；小崔生嚴整而清白坦蕩，你應尊敬他。這二人終究將有成就。"李冲薦崔亮任中書博士。改任議郎，不久升尚書二千石郎。

高祖在洛，欲創革舊制，選置百官，謂群臣曰："與朕舉一吏部郎，必使才望兼允者，給卿三日假。"又一日，高祖曰："朕已得之，不煩卿輩也。"馳驛徵亮兼吏部郎。俄爲太子中舍人，遷中書侍郎，兼尚書左

高祖在洛陽，想改革舊制，選任百官，對群臣説："爲朕推舉一位吏部郎，必須才能及名望都適合的，請你們考慮三天。"又過一天，高祖説："朕已得到此人，不麻煩各位了。"隨即速召崔亮兼吏部郎。不久任太子中舍人，升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崔亮雖歷任顯要，他的妻子仍

丞。亮雖歷顯任，其妻不免親事舂簸。高祖聞之，嘉其清貧，詔帶野王令。世宗親政，遷給事黄門侍郎，仍兼吏部郎，領青州大中正。亮自參選事，垂將十年，廉慎明決，爲尚書郭祚所委，每云："非崔郎中，選事不辦。"

尋除散騎常侍，仍爲黄門。遷度支尚書，領御史中尉。自遷都之後，經略四方，又營洛邑，費用甚廣。亮在度支，别立條格，歲省億計。又議修汴蔡二渠，以通邊運，公私賴焉。侍中、廣平王懷以母弟之親，左右不遵憲法，敕亮推治。世宗禁懷不通賓客者久之。後因宴集，懷恃親使忿，欲陵突亮。亮乃正色責之，即起於世宗前，脱冠請罪，遂拜辭欲出。世宗曰："廣平粗疏，向來又醉，卿之所悉，何乃如此也?"遂詔亮復坐，令懷謝焉。亮外雖方正，内亦承候時情，宣傳左右郭神安頗被世宗識遇，以弟托亮，亮引爲御史。及神安敗後，因集禁中，世宗令兼侍中盧昶宣旨責亮曰："在法官何故受左右囑請?"亮拜謝而已，無以上對。轉都官尚書，又轉七兵，領廷尉卿，加散騎常侍，中正如故。徐州刺史元昞撫御失和，詔亮馳驛安撫。亮至，劾昞，處以大辟，勞賚綏慰，百姓帖然。

除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船，行人艱阻。亮謂僚佐曰："昔杜預乃造河梁，况此有異長河，且魏晋之日亦自有橋，吾今决欲營之。"咸曰："水淺，不可爲浮橋，泛長無恒，又不可施柱，恐難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陽，橫橋渡渭，以像閣道，此即以柱爲橋。今唯慮長柱不可得耳。"會天大雨，山水

不免親自舂米簸米。高祖聽説後，嘉賞他清廉守貧，詔令他兼野王令。世宗親政後，升崔亮爲給事黄門侍郎，仍兼吏部郎，兼青州大中正。崔亮自從參預選任官吏，將近十年，清廉而又謹慎，且明智果斷，受到尚書郭祚的重用，他常説："不是崔郎中，選官的事辦不好。"

不久授散騎常侍，仍任黄門侍郎。升度支尚書，兼御史中尉。自遷都以後，征戰四方，又修造洛陽，所耗費用很多。崔亮任度支，另立條例，每年節省錢財以億計算。又建議修造汴蔡兩河，用以暢通邊防運輸，公私都賴此得益。侍中、廣平王元懷因與皇上有同母兄弟親情，左右隨從不守法規，皇上令崔亮推問追究。世宗很長時間不許元懷結交賓客。後因宴會，元懷恃親王地位泄忿，要毆打崔亮。崔亮嚴肅地指責元懷，隨即在世宗面前離席，脱冠請罪，并拜辭要出去。世宗説："廣平王一貫粗疏，剛纔又醉了，卿都知道，何必這樣呢?"於是詔示崔亮再入座，令元懷表示歉意。崔亮外表雖方正不阿，暗中還是有奉迎討好的心。皇上信任的宣傳左右的宦官郭神安，將弟弟托付給崔亮，崔亮就用爲御史。到神安失寵身敗後，藉禁中集會時，世宗令兼侍中盧昶宣布旨意斥責崔亮説："任法官爲何接受皇上左右的請托?"崔亮衹能跪拜謝罪，没法回答。改任都官尚書，又調七兵尚書，兼廷尉卿，加授散騎常侍，中正依舊。徐州刺史元昞治理不當使百姓騷亂，詔令崔亮乘驛馬馳赴徐州安撫。崔亮到後，彈劾元昞，處以死刑，慰問犒勞軍民，百姓服帖安定。

任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水淺不通船，行人來往困難。崔亮對僚佐説："昔日杜預在黄河上造橋，何況此處與長河不同，而且魏晋時這裏已有橋，我現在决定建橋。"僚佐都説："水淺，不可能造浮橋，汛期長而不定，又不宜打柱，恐怕難建成。"崔亮説："當年秦居咸陽，橫橋渡渭水，有如閣道，這就是立柱建橋。現在衹擔心長木難得。"逢天下大雨，山水暴至，浮來長木數百根。藉此材料，橋終於建成，百姓都

暴至，浮出長木數百根。藉此爲用，橋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猶名崔公橋。亮性公清，敏于斷决，所在并號稱職，三輔服其德政。世宗嘉之，詔賜衣馬被褥。後納其女爲九嬪，徵爲太常卿，攝吏部事。

肅宗初，出爲撫軍將軍、定州刺史。蕭衍左游擊將軍趙祖悦率衆偷據硤石。詔亮假鎮南將軍，齊王蕭寶夤鎮東將軍，章武王融安南將軍，并使持節、都督諸軍事以討之。靈太后勞遣亮等，賜戎服雜物。亮至硤石，祖悦出城逆戰，大破之。賊復於城外置二栅，欲拒官軍，亮焚擊破之，殺三千餘人。亮與李崇爲水陸之期，日日進攻，而崇不至。及李平至，崇乃進軍，共平硤石，語在《平傳》。靈太后賜亮璽書曰：“硤石既平，大勢全舉，淮堰孤危，自將奔遁。若仍敢游魂，此當易以立計，擒翦蟻徒，應在旦夕。將軍推轂所憑，親對其事，處分經略，宜共協齊，必令得掃蕩之理，盡彼遺燼也。隨便守禦，及分渡掠截，扼其咽喉，防塞走路，期之全獲，無令漏逸。若畏威降首者，自加蠲宥，以仁爲本，任之雅算。一二往使別宣。”以功進號鎮北將軍。

李平部分諸軍，將水陸兼進，以討堰賊。亮違平節度，以疾請還，隨表而發。平表曰：“臣以蕭衍將湛僧珍、田道龍游魂境内，猶未收迹，義之、神念尚住梁城，令都督崔亮權據下蔡，別將瓮生即往東岸，與亮接勢，以防橋道。臣發引向堰，舍人曹道至，奉敕更有處分，而亮已輒還京。按亮受付東南，推轂是托，誠應憂國忘家，致命爲限。而始届汝陰，磐桓不進；暨到寇所，停淹八旬；所

感便利。到現在還叫崔公橋。崔亮性情公正清廉，善於決斷，所到之處都有稱職的名聲，三輔都信服他的德政。世宗嘉獎他，詔賜衣馬被褥。後娶他的女兒爲嬪妃，召回任太常卿，代理吏部事。

肅宗初年，外任撫軍將軍、定州刺史。蕭衍的左游擊將軍趙祖悦率衆偷占硤石，詔令崔亮暫爲鎮南將軍，齊王蕭寶夤任鎮東將軍，章武王元融任安南將軍，都授使持節、都督諸軍事以攻打敵軍。靈太后慰勞送別崔亮等，賜給軍服及雜物。崔亮到硤石，祖悦出城迎戰，被擊敗。敵軍又在城外設二栅，想抗拒官軍，崔亮焚燒敵栅打敗敵軍，殺三千多人。崔亮與李崇約定水陸協同，崔亮連日進攻，但李崇軍不到。及李平至前方，李崇纔進兵，共同攻克硤石，詳情記在《李平傳》。靈太后賜詔書給崔亮説：“硤石已平，大局改觀，淮堰孤立，敵將自行逃走。如敵仍敢如游魂求死，這應當容易定計，擒滅蟻衆，應在早晚。將軍身受重托，親自在前方，部署指揮，應同心協力，必應求得掃蕩敵人的方法。滅盡敵人殘餘。隨機防禦，及分兵渡淮截擊，扼敵要害，堵塞敵逃路，期望能全獲敵人，不使逃走一人。若有畏我國威投降自首的，自然可加寬恕，以仁爲本，由你决定。其餘由使者另告。”崔亮因功進號鎮北將軍。

李平部署各軍，將水陸兼進，以攻打守淮堰的敵人。崔亮違抗李平的指揮，稱病請求還京，隨表章一起離營。李平上表説：“臣因蕭衍的將領湛僧珍、田道龍在境内如游魂，還未停止活動，義之、神念還駐據梁城，就令都督崔亮暫據下蔡，別將瓮生立即趕往東岸，與崔亮形成相接應的態勢，以防守橋路。臣發兵向淮堰時，舍人曹道至軍中，奉敕令另有安排，而崔亮已自行還京。查崔亮受任東南，托付軍權，誠應憂國忘家，直至獻出生命。但他初到汝陰時，就盤桓不敢前進；及至戰場，停留八十天；受命營造土山

營土山攻道，并不克就。損費糧力，坐延歲序。賴天威遠被，士卒憤激，東北騰上，垂至北門；而亮遲回，仍不肯上，臣逼以白刃，甫乃登陟。及平硤石，宜聽處分，方更肆其專恣，輕輒還歸。此而不糾，法將焉寄？按律'臨軍征討而故留不赴者死'，又云'軍還先歸者流'。軍罷先還，尚有流坐，况亮被符令停，委棄而反，失乘勝之機，闕水陸之會？緣情據理，咎深'故留'。今處亮死，上議。"靈太后令曰："亮爲臣不忠，去留自擅，既損威棱，違我經略。雖有小捷，豈免大咎？但吾攝御萬幾，庶兹惡殺，可特聽以功補過。"及平至，亮與争功於禁中，形於聲色。

與進攻道路，俱未能按期完工。損耗軍糧兵力，坐着拖延時間。幸賴天威遠達四方，士兵憤敵激戰，由東北登城，將攻至北門；但崔亮徘徊，仍不肯衝擊，臣拔刀逼他，這纔登城。到平定硤石後，本應聽軍令行動，他却更任性專權，輕易還京。此事如不糾舉彈劾，法律何存？按法律'部隊出征而故意停留不去的判死刑'，又説'軍隊撤還時搶先退還的判流刑'。軍事結束先退還的，尚有流放罪，何況崔亮受命停在前方，却拋棄軍隊而回，失去乘勝前進的時機，損害水陸合擊的計劃？依情狀據法理，崔亮的罪超過'故留'。現判亮死刑，奏上請審議。"靈太后下令説："崔亮做臣子不忠，擅自决定去留，已損我軍威勢，違抗戰略部署。雖有小功，豈可免去大過？但我總掌天下，期望能少殺人，可特許他以功補過。"到李平還京，崔亮與他在宫中争功，吵得臉紅脖子粗。

尋除殿中尚書，遷吏部尚書。時羽林新害張彝之後，靈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前尚書李韶循常擢人，百姓大爲嗟怨。亮乃奏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沉滯者皆稱其能。亮外甥司空諮議劉景安書規亮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晋因循，又置中正。諦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而朝廷貢秀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業，空辨氏姓高下。至於取士之途不溥，沙汰之理未精。而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之何反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亮答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乘時邀幸，得爲吏部尚書。當其壯也，尚不如人，况今朽老而居帝難之任。常思同升舉直，以報明主之

不久授殿中尚書，升吏部尚書。此時在羽林軍人剛殺害張彝之後，靈太后下令武官可以依資歷選任官職。官位已經很少，候選的人却很多，前任尚書李韶遵循舊例選拔人，候選者非常憤恨。崔亮就奏請制定條例，不問候選人的能力政績，衹根據擔任職務的時間早晚選授官吏。就是某職必須用某人，但此人擔任職務的時間短便不能入選；庸才和低門第的人，任職時間長的明顯地先給官職。庸才都稱贊崔亮能幹。崔亮的外甥司空諮議劉景安寫信勸告崔亮説："殷周以鄉塾貢士任官，兩漢由州郡舉薦人才，魏晋遵循古法，又設置中正官。認真觀察過去的方法，没有不審慎選舉官員的，雖未能説盡善盡美，足可在十成人才中收用六七成。而目前朝廷貢舉的秀才，衹求他文字華美，不取他能力；察孝廉衹論他經典是否熟悉，未問及能否治政；設中正不考查人才的品行學業，僅辨别他氏族的門第高下。導致取士的途徑不廣，篩選的方法不精。而舅舅當銓衡之官，應有改革的方法。爲什麽反而制定年限來限制賢才？天下的士人誰再肯修養勉勵自己的品德呢！"崔亮回信説："你所説確有道理。我乘時機僥幸得到信任，得以任吏部尚書。當我

恩；盡忠竭力，不爲貽厥之累。昨爲此格，有由而然，今已爲汝所怪，千載之後，誰知我哉？可静念吾言，當爲汝論之。吾兼、正六爲吏部郎，三爲尚書，銓衡所宜，頗知之矣。但古今不同，時宜須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人授職，此乃與天下群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遺才，無濫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況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竟人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博哉？'今勛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崛起，不解書計，唯可彍弩前驅，指踪捕噬而已。忽令垂組乘軒，求其烹鮮之效，未曾操刀，而使專割。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不可周溥。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況一人望一官，何由可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禄。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子産鑄刑書以救弊，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仲尼云：德我者亦《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由是也。但令當來君子，知吾意焉。"後甄琛、元脩義、城陽王徽相繼爲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别，魏之失才，從亮始也。

壯年時，都不如别人，況且現在老朽而位居最難的職務。常想升進賢人舉薦忠直，以報答明主的恩寵；盡忠竭力，不留遺患給子孫。前些時訂這條例，是有原因而致，目前已被你責怪，千載之後，誰能知我苦心呢？你可静心思考我的話，我爲你詳論。我兼任與正式任吏部郎六次，三次任尚書，應如何選官，也稍有所知。但古今不同，時宜有别。爲什麽呢？過去有中正，品評士人才行的等級，然後上報尚書，尚書據中正評語，衡量人的才能授給相應的職務，此是與天下衆賢人共同授人官職。我説當時之時，没有遺漏的才士，没有不當的推薦，而你還説十成中收六七成。何況今日的選官專歸尚書負責，以一人觀察天下士人。劉毅所説：'一吏部、兩郎中而想明識人才，與用竹管窺天有何不同，還能要求他見識廣博嗎？'目前有功的人很多，又加之羽林軍人參加選官，武夫崛起，不懂書寫計算，衹能拉弓衝鋒，受指令捕拿撕咬而已。忽然要他們繫綬帶乘馬車，要求他們能有治國的成績，真是令不曾拿過刀的人而讓他們專主宰割。再加武人很多，官位很少，不可能廣泛授職。假如使十人共一官位，還無官可授給，何況一人期望一官，怎麽會不怨恨呢？我近日當面與主上争論，不應使武人入選官行列，請求衹賜給他們爵位，增加他們的俸禄。既未被同意，所以暫設此條例，以年限限制而已。昔日子産鑄刑法以補救時弊，叔向以正統之法譏諷他，與你以古法責難權宜的條例有何不同！仲尼説：贊頌我者因《春秋》，怪罪我者也因《春秋》。我現在的意思，也是如此，衹要使將來的君子，知道我的苦衷吧。"此後甄琛、元脩義、城陽王元徽相繼任吏部尚書，貪圖以年限授官便於施行，繼續執行，從此賢人愚者同列，如涇渭清濁無别，魏喪失人才，從崔亮開始。

轉侍中、太常卿，尋遷左光禄大夫、尚書右僕射。時劉騰擅權，亮托妻劉氏，傾身事之，故頻年之中名位隆赫，有識者譏之。轉尚書僕射，加散騎常侍。正光二年秋，疽發於背，

改任侍中、太常卿，隨即升左光禄大夫、尚書右僕射。此時劉騰專權，崔亮委托妻子劉氏，傾身盡心事奉，故數年之中名聲地位顯赫，有見識的人都譏笑他。升尚書僕射，加授散騎常侍。正光二年秋，背上毒瘡發作，肅宗派舍人問疾，

肅宗遣舍人問疾，亮上表乞解僕射，送所負荷及印綬，詔不許。尋卒，詔給東園秘器、朝服一襲，賵物七百段、蠟三百斤。贈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曰貞烈。亮在雍州，讀《杜預傳》，見爲八磨，嘉其有濟時用，遂教民爲碾。及爲僕射，奏於張方橋東堰穀水造水碾磨數十區，其利十倍，國用便之。亮有三子，士安、士和、士泰，并强幹善於當世。

崔亮上表乞求解除僕射職位，送還擔負的其他職位的印章綬帶，詔令未允許。不久去世，詔令賜給高官用的棺木、朝服一套，喪用帛七百段、蠟三百斤。追贈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號爲貞烈。崔亮在雍州時，讀《杜預傳》，見杜預製造八磨，贊賞杜預能有助實際，於是教百姓建水碾。到任僕射時，奏請在洛陽張方橋東的穀水築堤造水碾磨數十處，效益增加十倍，國家得以取利。崔亮有三子，士安、士和、士泰，都很幹練善於任事。

士安，歷尚書比部郎，卒於諫議大夫。贈左將軍、光州刺史。無子，弟士和以子乾亨繼。

士安，歷任尚書比部郎、任諫議大夫時去世。追贈左將軍、光州刺史。無子，他弟弟士和將兒子乾亨過繼給他。

乾亨，武定中，尚書都兵郎中。

乾亨，武定年間，任尚書都兵郎中。

崔士和

士和，歷司空主簿、通直郎。從亮征硤石，以軍勛拜冠軍將軍、中散大夫、西道行臺元脩義左丞，行涇州事。蕭寶夤之在關中，高選僚佐，以爲督府長史。時莫折念生遣使詐降，寶夤表士和兼度支尚書，爲隴右行臺，令入秦撫慰，爲念生所害。

士和，歷任司空主簿、通直郎。隨崔亮攻硤石，因軍功被任命爲冠軍將軍、中散大夫、西道行臺元脩義的左丞，代理涇州刺史。蕭寶夤在關中作戰，嚴格選拔僚佐，任命士和爲督府長史。當時莫折念生派使者詐降，寶夤上表請求任命士和兼度支尚書，任隴右行臺，令他入秦州撫慰百姓，被念生殺害。

崔士泰

士泰，歷給事中、司空從事中郎、諫議大夫、司空司馬。肅宗末，荆蠻侵斥，以士泰爲龍驤將軍、征蠻別將，事平，以功賜爵五等男。建義初，遇害於河陰。贈都督青兗二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青州刺史，謚曰文肅。

士泰，歷任給事中、司空從事中郎、諫議大夫、司空司馬。肅宗末年，荆蠻到處侵擾，任命士泰爲龍驤將軍、征蠻別將，平定騷亂後，因功賜五等男爵。建義初年，在河陰遇害。追贈都督青兗二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青州刺史，謚號爲文肅。

子肇師，襲爵。武定末，中書舍人。

士泰的兒子肇師，承襲爵位。武定末年，任中書舍人。

亮弟敬默，奉朝請。卒於征虜長史，贈南陽太守。

崔亮的弟弟敬默，爲奉朝請。任征虜將軍府長史時去世，追贈南陽太守。

子思韶，從亮征硤石，以軍功賜爵武城子，爲冀州別駕。

敬默的兒子思韶，隨崔亮出征硤石，因軍功賜爵武城子，任冀州別駕。

敬默弟敬遠，青州州都。亮以其賤出，殊不經紀，論者譏焉。

敬默的弟弟敬遠，任青州州都。崔亮因敬遠的母親地位低賤，根本不理會敬遠，輿論因此譏

議崔亮。

崔光韶

亮從父弟光韶，事親以孝聞。初除奉朝請。光韶與弟光伯雙生，操業相侔，特相友愛，遂經吏部尚書李冲，讓官於光伯，辭色懇至。冲爲奏聞，高祖嘉而許之。太和二十年，以光韶爲司空行參軍，復請讓從叔和，曰："臣誠微賤，未登讓品，屬逢唐朝，耻無讓德。"和亦謙退，辭而不當。高祖善之，遂以和爲廣陵王國常侍。尋敕光韶兼秘書郎，掌校華林御書。

崔亮的堂弟光韶，奉事父母以孝敬聞名。起初授奉朝請。光韶與弟弟光伯是雙胞胎，操行學業相媲美，特别友愛，於是通過吏部尚書李冲，請求讓官位給光伯，言辭態度很誠懇。李冲替他奏請，高祖嘉賞此舉而批准。太和二十年，任命光韶任司空行參軍，又請求將此職讓給堂叔崔和，説："臣確實低賤，還未達可推讓官位的品級，但適逢唐堯時代，耻於没有讓官的品德。"崔和也謙讓，推辭不肯接受。高祖稱贊他們，於是任命崔和爲廣陵王國常侍。隨即敕令光韶兼秘書郎，主掌校對華林的皇帝藏書。

肅宗初，除青州治中，後爲司空騎兵參軍，又兼司徒户曹。出爲濟州輔國府司馬，刺史高植甚知之，政事多委訪焉。還青州平東府長史，府解，敕知州事。光韶清直明斷，民吏畏愛之。入爲司空從事中郎，以母老解官歸養，賦詩展意，朝士屬和者數十人。久之，徵爲司徒諮議，固辭不拜。光韶性嚴毅，聲韵抗烈，與人平談，常若震厲。至於兄弟議論，外聞謂爲忿怒，然孔懷雍睦，人少逮之。

肅宗初期，任青州治中，後任司空騎兵參軍，又兼司徒户曹。出任濟州輔國府司馬，刺史高植很信任他，政事大多向他請教或交他辦理。升青州平東府長史，軍府解散後，敕令他代理青州刺史。光韶清廉正直又明於决斷，百姓吏員對他又畏懼又愛戴。入朝任司空從事中郎，因母親年老解除官職回家奉養母親，賦詩表示意向，朝官和詩的有數十人。很久，召任司徒諮議，堅决辭讓不就職。光韶性情嚴肅剛毅，聲音洪亮急切，與人談話，常如生氣。甚至兄弟間談話，在外聽到會認爲是在争吵，其實兄弟和睦，他人少有能及者。

孝莊初，河間邢杲率河北流民十餘萬衆，攻逼州郡。刺史元儁憂不自安，州人乞光韶爲長史以鎮之。時陽平路回寓居齊土，與杲潛相影響，引賊入郭。光韶臨機處分，在難確然。賊退之後，刺史表光韶忠毅，朝廷嘉之，發使慰勞焉。尋爲東道軍司。及元顥入洛，自河以南，莫不風靡。而刺史、廣陵王欣集文武以議所從。欣曰："北海、長樂俱是同堂兄弟，今宗祐不移，我欲受赦，諸君意各何如?"在坐之人莫不失色，光韶獨抗言曰："元顥受制梁國，稱兵本朝，拔本塞源，以資仇敵，賊臣亂

孝莊帝初年，河間人邢杲率河北流民十餘萬人，圍攻州郡。刺史元儁憂慮不能自主，州民乞求委任光韶爲長史以鎮定州民。此時陽平人路回寓居齊地，與邢杲暗中勾結，引賊兵入外城。光韶隨機應變，在困難中很堅定。賊兵退走後，刺史上表奏報光韶忠誠剛毅，朝廷嘉獎他，派使者慰勞。隨即任東道軍司。到元顥入洛陽，自黄河以南，無不順從。而刺史、廣陵王元欣召集文武屬員討論何去何從。元欣説："北海王、長樂王都與我是堂兄弟，目前宗廟的神主未移，我想接受元顥的赦命，諸君意見怎樣?"在座的人無不變色，衹有光韶大聲説："元顥受梁國控制，向自己的國家進攻，拔除根本堵塞源流，以資助仇敵，這樣的賊臣亂子，歷代少有能比的，不但

子，曠代少儔，何但大王家事所宜切齒，等荷朝眷，未敢仰從。”長史崔景茂、前瀛州刺史張烈、前郢州刺史房叔祖、徵士張僧皓咸云：“軍司議是。”欣乃斬顥使。

尋徵輔國將軍、廷尉少卿。未至，除太尉長史，加左將軍，俄遷廷尉卿。時秘書監祖瑩以贓罪被劾，光韶必欲致之重法。太尉、陽城王徽，尚書令、臨淮王彧，吏部尚書李神儁，侍中李彧，并勢望當時，皆爲瑩求寬。光韶正色曰：“朝賢執事，於舜之功未聞有一，如何反爲罪人言乎!”其執意不回如此。

永安末，擾亂之際，遂還鄉里。光韶博學强辯，尤好理論，至於人倫名教得失之間，榷而論之，不以一毫假物。家足於財，而性儉吝，衣馬弊瘦，食味粗薄。始光韶在都，同里人王蔓於夜遇盗，害其二子。孝莊詔黄門高道穆令加檢捕，一坊之内，家别搜索。至光韶宅，綾絹錢布，匱篋充積。議者譏其矯嗇。其家資産，皆光伯所營。光伯亡，悉焚其契。河間邢子才曾貸錢數萬，後送還之。光韶曰：“此亡弟相貸，僕不知也。”竟不納。刺史元弼前妻，是光韶之繼室兄女，而弼貪婪，多諸不法，光韶以親情，亟相非責，弼銜之。時耿翔反於州界，弼誣光韶子通與賊連結，囚其合家，考掠非理，而光韶與之辯爭，辭色不屈。會樊子鵠爲東道大使，知其見枉，理出之。時人勸令詣樊陳謝，光韶曰：“羊舌大夫已有成事，何勞往也。”子鵠亦嘆尚之。後刺史侯淵代下疑懼，停軍益都，謀爲不軌。令數百騎夜入南郭，劫光韶，以兵脅之，責以謀略。光韶曰：“凡起兵者，須有名義，使君今日舉動直是

大王因家事應切齒憤恨，我等素受國家信任，也不敢從元顥。”長史崔景茂、前瀛州刺史張烈、前郢州刺史房叔祖、徵士張僧皓都說：“軍司的意見對。”元欣於是斬殺元顥的使者。

不久召任輔國將軍、廷尉少卿。未到任，又授太尉長史，加授左將軍，隨即升廷尉卿。當時秘書監祖瑩因貪贓罪被彈劾，光韶一定要將他判重刑。太尉、陽城王元徽，尚書令、臨淮王元彧，吏部尚書李神儁，侍中李彧，都是權重當時的人物，都替祖瑩求情。光韶嚴肅地說：“各位朝中賢臣掌政令，没聽說做過一件舜那樣的功業，如何反替罪人說話呢！”他就是這樣堅持自己的立場。

永安末年，在政治混亂之際，光韶便回故鄉。他博學善辯，尤其好據理争論，對於人倫關係及禮法間的得失，引經據典地評論，一點也不寬容。家中財産豐足，但生性儉樸吝嗇，乘劣馬穿舊衣，飲食粗淡。當初光韶在京居住時，同居一里的王蔓家夜遇强盗，二子被害。孝莊帝詔令黄門高道穆派人搜捕，一坊之内，挨家搜索。到光韶家中，發現綾絹錢帛，塞滿箱籠。議論者譏笑他過於吝嗇。他家的資産，都交弟光伯經營。光伯死後，光韶把借契都燒了。河間人邢子才曾借錢數萬，後來送還給光韶，光韶說：“這是亡弟借給你的，我不知道。”終於未接受。刺史元弼的前妻，是光韶繼室的侄女，但元弼貪婪，有許多不法行爲，光韶因是姻親，極力批評指責，元弼懷恨在心。這時耿翔在州界造反，元弼誣陷光韶的兒子崔通與賊人勾結，囚禁他全家，拷問蠻不講理，但光韶與元弼争辯，言辭態度毫不退讓。恰遇樊子鵠任東道大使，知道光韶被冤枉，審理後釋放。這時有人勸光韶拜訪樊子鵠致謝，光韶說：“晋國羊舌大夫已有先例，何必前去。”子鵠聽說後也很佩服。此後刺史侯淵被代職而心生疑慮，率軍停駐益都，圖謀造反。他令數百騎乘夜入南城，綁架光韶，用刀威脅光韶，逼光韶爲己出謀。光韶說：“凡起兵的人，須有名義，使君今天的舉動簡直是作賊，父老們知道後又有

作賊耳。父老知復何計?”淵雖恨之，敬而不敢害。尋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不起。

什麽辦法?”侯淵雖恨他，却敬重他不敢加害。不久授征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未受命。

光韶以世道屯邅，朝廷屢變，閉門却掃，吉凶斷絶。誡子孫曰:“吾自謂立身無慚古烈，但以禄命有限，無容希世取進。在官以來，不冒一級，官雖不達，經爲九卿。且吾平生素業，足以遺汝，官閥亦何足言也。吾既運薄，便經三娶，而汝之兄弟各不同生，合葬非古，吾百年之後，不須合也。然贈謚之及，出自君恩，豈容子孫自求之也，勿須求贈。若違吾志，如有神靈，不享汝祀。吾兄弟自幼及老，衣服飲食未曾一片不同，至於兒女官婚榮利之事，未嘗不先以推弟。弟頃横禍，權作松櫬，亦可爲吾作松棺，使吾見之。”卒年七十一。孝静初，侍中賈思同申啓，稱述光韶，贈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青州刺史。

光韶因世道艱難，朝廷數次變故，就閉門謝客，斷絶吉凶禮儀來往。他告誡子孫説:“我自認爲立身處事没有愧於古代烈士的地方，衹是因當官的命有限，不容我媚世獲取進身的路。任官以來，没有冒進一級。官位雖不通達，也曾任九卿。况且我平生的産業，足可遺留給你，官職又何足説呢。我既命薄，三次娶妻，故而你們兄弟各不同母，夫妻合葬不是古禮，我死後不必合葬。然而給與追贈謚號，出自君主的恩典，豈允許子孫自己謀求，故不要請求追贈。若違背我志向，我如死而有靈，便不接受你們的祭祀。我兄弟自幼到老，衣服飲食未曾有一點不同，至於兒女的官位婚配等榮耀有利的事，没有不先推讓給弟弟的。我弟突遭横禍，暫時做松木棺材，也可爲我做松棺，使我能看到。”去世時年七十一。孝静帝初年，侍中賈思同申奏，稱贊光韶，追贈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青州刺史。

崔光伯

光韶弟光伯，尚書郎、青州别駕。後以族弟休臨州，遂申牒求解。尚書奏:“按禮: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臣昆弟不臣諸父，封君之孫得盡臣。計始封之君，即是世繼之祖，尚不得臣，况今之刺史，既非世繼，而得行臣吏之節，執笏稱名者乎?檢光伯請解，率禮不愆，請宜許遂，以明道教。”靈太后令從之。尋除北海太守，有司以其更滿，依例奏代。肅宗詔曰:“光伯自莅海沂，清風遠著，兼其兄光韶復能辭榮侍養，兄弟忠孝，宜有甄録，可更申三年，以厲風化。”後歷太傅諮議參軍。

光韶的弟弟光伯，任尚書郎、青州别駕。後因族弟崔休到州任刺史，就申請解除職務。尚書奏議説:“按禮法:初封的國主不以伯父叔父及諸兄弟爲臣，國主的兒子以兄弟作臣子却不以伯父叔父作臣子，到國主的孫子就可以讓同祖父的宗室都稱臣。計議初封的國主，已是傳世的始祖，還不能以堂兄弟做臣子，何况現在的刺史，已不是世襲，却可以讓兄弟行臣下的禮節，執笏稱名嗎?查光伯請解任，於禮法没有錯誤，請求答應他的請求，以明確道德教化的規矩。”靈太后下令同意解職。隨即授北海太守，有關機構因他任期已滿，依例奏請派人替换。肅宗詔令説:“光伯自出任海邊，清廉的名氣遠揚，加之他的兄長光韶又能辭官侍奉母親，兄弟忠孝，應有表彰任用，可再延長三年任期，以激勵風俗。”後來曾任太傅諮議參軍。

前廢帝時，崔祖螭、張僧皓起

前廢帝時，崔祖螭、張僧皓謀反，進攻東

逆，攻東陽，旬日之間，衆十餘萬。刺史、東萊王貴平欲令光伯出城慰勞。兄光韶曰："城民陵縱，爲日已久，人人恨之，其氣甚盛。古人有言'衆怒如水火焉'，以此觀之，今日非可慰諭止也。"貴平强之，光韶曰："使君受委一方，董攝萬里，而經略大事，不與國士圖之。所共腹心，皆趨走群小。既不能綏遏以杜其萌，又不能坐觀，待其衰挫。蹙迫小弟，從爲無名之行。若單騎獨往，或見拘縶，若以衆臨之，勢必相拒敵，懸見無益也。"貴平逼之，不得已，光伯遂出城。數里，城民以光伯兄弟群情所繫，慮人劫留，防衛者衆。外人疑其欲戰，未及曉諭，爲飛矢所中，卒。贈征東將軍、青州刺史。

子滔，武定末，殷州别駕。

史臣曰：李崇以風質英重，毅然秀立，任當將相，望高朝野，美矣。崔亮既明達後事，動有名迹，於斷年之選，失之逾遠，救弊未聞，終爲國蠹，"無所苟而已"，其若是乎？光韶居雅仗正，有國士之風矣。

陽，十日之中，集衆十多萬。刺史、東萊王貴平想令光伯出城慰勞。他的兄長光韶説："城民驕縱，爲日已久，人人忿恨，那怨氣很盛。古人説'衆怒如水火呀'，由此看來，今天是不可用勸慰制止叛亂的。"貴平强迫出城，光韶説："使君受委任管一方，總掌萬里，但治理大事，不與國士商議。與你共腹心的，都是逢迎小人。既不能綏撫遏制以杜絶事變在萌芽中，又不能安坐觀察，待敵氣焰衰挫。逼迫我弟，做没有意義的行動。若他單騎獨往，可能被拘留，若以兵衆臨敵，勢必引起相互對敵，可預料無益於事。"貴平逼迫不止，不得已，光伯便出城。走出數里，城民因光伯兄弟是民心所向，害怕被對方截留，隨從防衛的人很多。外人懷疑他們是來挑戰，還未等説明來意，就被流箭射中，光伯死去。追贈征東將軍、青州刺史。

光伯的兒子崔滔，武定末年，任殷州别駕。

史臣曰：李崇因風度氣質英明穩重，毅然秀立，任職將相，聲望高在朝野，美啊。崔亮明察後來的事，所以任官都有聲名政績，但據年限選官一事，貽害無窮，未能補救時弊，終於成爲國家的大害，"無所苟且而已"，真是這樣嗎？光韶以文雅自處而依仗正義，有國士的風度啊。

魏書卷六十七

列傳第五十五

崔　光

崔光

崔光，本名孝伯，字長仁，高祖賜名焉，東清河鄃人也。祖曠，從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之時水。慕容氏滅，仕劉義隆爲樂陵太守。父靈延，劉駿龍驤將軍、長廣太守，與劉彧冀州刺史崔道固共拒國軍。

崔光，本名叫孝伯，字長仁，高祖賜名爲"光"，是東清河鄃縣人。祖父崔曠，隨從慕容德南渡黄河，居住在青州的時水。慕容氏滅亡，事奉劉義隆任樂陵太守。父親靈延，任劉駿的龍驤將軍、長廣太守，與劉彧的冀州刺史崔道固共同抗拒魏國軍隊。

慕容白曜之平三齊，光年十七，隨父徙代。家貧好學，晝耕夜誦，傭書以養父母。太和六年，拜中書博士，轉著作郎，與秘書丞李彪參撰國書。遷中書侍郎、給事黄門侍郎，甚爲高祖所知待。常曰："孝伯之才，浩浩如黄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也。"以參贊遷都之謀，賜爵朝陽子，拜散騎常侍，黄門、著作如故，又兼太子少傅。尋以本官兼侍中、使持節，爲陝西大使，巡方省察，所經述叙古事，因而賦詩三十八篇。還，仍兼侍中，以謀謨之功，進爵爲伯。

慕容白曜平定三齊時，崔光十七歲，隨父親被遷到代郡。家貧好學，白日耕作夜晚讀書，替人抄書以養父母。太和六年，授中書博士，改任著作郎，與秘書丞李彪參預撰寫國史。升中書侍郎、給事黄門侍郎，很受高祖的賞識。常説："孝伯的才能，浩浩如黄河東流，確實是今日的文壇領袖。"因參贊遷都的計劃，賜爵朝陽子，被任命爲散騎常侍，黄門、著作郎職依舊，又兼太子少傅。不久以本職兼任侍中、使持節，爲陝西大使，巡視考察，路經古迹就追述歷史，因此作詩三十八篇。還京，仍兼侍中，因參與謀劃大政的功勞，進位伯爵。

光少有大度，喜怒不見於色，有毁惡之者，必善言以報之，雖見誣謗，終不自申曲直。皇興初，有同郡二人并被掠爲奴婢，後詣光求哀，光乃以二口贖免。高祖聞而嘉之。雖處機近，曾不留心文案，唯從容論議，參贊大政而已。高祖每對群臣曰："以崔光之高才大量，若無意外咎譴，

崔光少時就有氣度，喜怒都不顯在臉上，有攻擊誹謗他的，他一定用好言回報，雖被誹謗，始終不爲自己辯白。皇興初年，有同郡二人被掠做奴婢，後拜謁崔光求援，崔光用自家的奴婢將二人贖出。高祖聽説後很贊賞。崔光雖身處中樞重地，却從不關注文表章奏的批覆，衹是從容地參加討論，出謀獻策而已。高祖經常對群臣説："以崔光的高才大量，如没有意外的過錯，二十

二十年後當作司空。”其見重如是。又從駕破陳顯達。世宗即位，正除侍中。

初，光與李彪共撰國書，太和之末，彪解著作，專以史事任光。彪尋以罪廢。世宗居諒闇，彪上表求成《魏書》，詔許之，彪遂以白衣於秘書省著述。光雖領史官，以彪意在專功，表解侍中、著作以讓彪，世宗不許。遷太常卿，領齊州大中正。

正始元年夏，有典事史元顯獻四足四翼鷄，詔散騎侍郎趙邕以問光，光表答曰：

臣謹按：《漢書·五行志》：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路軨中，雌鷄化爲雄，毛變而不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鷄伏子，漸化爲雄，冠距鳴將。永光中，有獻雄鷄生角。劉向以爲鷄者小畜，主司時起居，小臣執事爲政之象也。言小臣將乘君之威，以害政事，猶石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宫寺雌鷄欲化爲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鷄禍。臣竊推之，頭爲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鷄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滋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黄巾賊”，遂破壞四方，疲於賦役，民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至天下大亂。今之鷄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矣。向、邕并博達之士，考物驗事，信而有證，誠可

年後應官至司空。”他就是如此被高祖器重。後隨皇上擊敗陳顯達。世宗即位後，正授崔光侍中。

當初，崔光與李彪共撰國史，太和末年，李彪解除著作郎職務，皇上專將著史事交崔光擔任。李彪不久因罪免官。世宗在守喪期間，李彪上表請求完成《魏書》，詔令允許，李彪於是以平民身份在秘書省撰著國史。崔光雖兼史官，知道李彪有獨自居功的想法，就上表請求解除侍中、著作郎職讓給李彪，世宗未允許。升太常卿，兼任齊州大中正。

正始元年夏，有典事史元顯進獻四足四翅鷄，皇帝詔令散騎侍郎趙邕以此事詢問崔光，崔光上表答道：

臣謹按：《漢書·五行志》載：宣帝黃龍元年，在未央殿的路軨厩中，雌鷄化成雄鷄，毛色變却不啼叫不壯健，爪無後距。元帝初元年間，丞相府史的家中雌鷄孵子，漸漸變成雄鷄，有鷄冠、後距，能啼叫，健壯。永光年間，有人獻生角雄鷄。劉向認爲鷄是小家禽，主司時間唤人起身，鷄由雌變雄是小臣專權掌管政令的象徵。也即是説小臣將利用君主的權威，以危害政務，如石顯這類人。竟寧元年，石顯伏罪被殺，這就是效驗。靈帝光和元年，南宫寺雌鷄將化成雄鷄，一身毛都似雄鷄，僅頭上的冠未變。皇帝問議郎蔡邕，蔡邕答道：“顏容不恭敬，就有鷄禍。臣私下推斷，頭爲元首，是君主的象徵，現在鷄一身已變化，還未到頭，而君上已知道，這是將有變異的事，却不能成功的象徵，若應變不精細，政治没有改善，鷄的頭冠或會變成，爲害就更大。”此後有張角造反，稱“黄巾賊”，於是破壞四方，百姓疲於賦役，多有叛亂。皇帝不改善政治，終於導致天下大亂。目前的鷄變異狀態雖與漢代不同，但那感應却很相近。劉向、蔡邕都是博學通達之士，考察物理驗證實事，確鑿而有證據，真是值得敬畏。

畏也。

臣以邕言推之，翅足衆多，亦群下相扇助之象，雛而未大，脚羽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睹之而懼，乃能招福；暗主視之彌慢，所用致禍。《詩》、《書》、《春秋》、秦、漢之事多矣，此陛下所觀者也。今或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殆亦前代君房之匹比者。南境死亡千計，白骨横野，存有酷恨之痛，殁爲怨傷之魂。義陽屯師，盛夏未返；荆蠻狡猾，征人淹次。東州轉輸，往多無還；百姓困窮，絞縊以殞。北方霜降，蠶婦輟事。群生憔悴，莫甚於今。此亦賈誼哭嘆，谷永切諫之時。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陛下爲民父母，所宜矜恤。國重戎戰，用兵猶火，内外怨弊，易以亂離。陛下縱欲忽天下，豈不仰念太祖取之艱難，先帝經營劬勞也?

臣據蔡邕的話推斷，翅足衆多，也是群小相互煽動互相幫助的象徵，鷄雛還未長大，脚與翅略小，也就是説那勢力還微弱，容易控制。臣聽説災異的出現，都是爲顯示吉凶，明智的君主看見而能畏懼，就能招福；昏昧的君主看見更加輕慢，所以致禍。《詩經》、《尚書》、《春秋》、秦、漢的事多了，這是陛下所看到的。現在或有人由低賤而致尊貴，干預政令，大概也與漢代君房相同。南部邊境死亡者以千計，白骨横陳田野，生有悲忿的痛苦，死作怨恨的鬼魂。義陽屯兵，到盛夏未能返回；荆蠻狡猾，戰士滯留在軍前。東部州郡的百姓輸送兵糧，去者多回者少；百姓困苦貧窮，自縊求死。北方霜降，蠶婦停止勞作。百姓憔悴，在今日最顯著。這也就是賈誼長哭嘆息，谷永懇切進諫的時日。司寇施行死刑，君主爲此停止奏樂，陛下是百姓的父母，應該憐恤百姓。國家重視作戰，用兵急如烈火，内外都怨恨凋敝，容易産生騷亂。陛下放縱自己的欲望而忽視治天下，難道不仰念太祖取天下的艱難，先帝經營的勤勞嗎?

誠願陛下留聰明之鑒，警天地之意，禮處左右，節其貴越。往者鄧通、董賢之盛，愛之正所以害之。又躬饗加罕，宴宗或闕，時應親肅郊廟，延敬諸父。檢訪四方，務加休息，爰發慈旨，撫賑貧瘼。簡費山池，減撤聲飲，晝存政道，夜以安身。博采芻蕘，進賢黜佞。則兆庶幸甚，妖弭慶進，禎祥集矣。

臣真誠期望陛下將聰明用於鑒照前史，警覺天地顯示的意義，用禮法對待左右親信，節制他們的權力和僭越的舉動。以前鄧通、董賢的權重，結果愛他正是害他。又皇上親自祭祀很少，祭祖的禮儀時有缺乏，應按時親自祭天與宗廟，尊敬諸祖先。查訪四方，務必使民休息，發布仁慈的旨意，撫恤賑濟貧困。節省園林的費用，減撤音樂飲酒的次數，白天心存政務，夜晚安養身體。博采草野平民的輿論，進賢人退佞人。百姓就很幸運，妖氛平而喜慶進，祥瑞便會一起出現。

世宗覽之，大悦。後數日，而茹皓等并以罪失伏法。於是禮光愈重，加撫軍將軍。

世宗看後，很高興。過了數天，茹皓等都因犯罪被處死。於是世宗更尊敬崔光，加授撫軍將軍。

二年八月，光表曰：“去二十八日，有物出于太極之西序，敕以示臣，臣按其形，即《莊子》所謂‘蒸成菌’者也。又云‘朝菌不終晦朔’，雍門周所稱‘磨蕭斧而伐朝菌’，皆指言蒸氣鬱長，非有根種，柔脆之質，凋殞速易，不延旬月，無擬斧斤。又多生墟落穢濕之地，罕起殿堂高華之所。今極宇崇麗，墻築工密，糞朽弗加，沾濡不及，而兹菌欻構，厥狀扶疏，誠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以爲敗亡之象。然懼災修德者，咸致休慶，所謂家利而怪先，國興而妖豫。是故桑穀拱庭，太戊以昌；雊雉集鼎，武丁用熙。自比鵶鵲巢于廟殿，梟鵩鳴於宫寢，菌生賓階軒坐之正，準諸往記，信可爲誡。且南西未静，兵革不息，郊甸之内，大旱跨時，民勞物悴，莫此之甚。承天子育者，所宜矜恤。伏願陛下追殷二宗感變之意，側躬聳誠，惟新聖道，節夜飲之忻，强朝御之膳，養方富之年，保金玉之性，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岳。”

四年秋，除中書令，進號鎮東將軍。永平元年秋，將刑元愉妾李氏，群官無敢言者。敕光爲詔，光逡巡不作，奏曰：“伏聞當刑元愉妾李，加之屠割。妖惑扇亂，誠合此罪。但外人竊云李今懷妊，例待分産。且臣尋諸舊典，兼推近事，戮至刳胎，謂之虐刑，桀紂之主，乃行斯事。君舉必書，義無隱昧，酷而乖法，何以示後？陛下春秋已長，未有儲體，皇子襁褓，至有夭失。臣之愚識，知無不言，乞停李獄，以俟育孕。”世宗納之。

延昌元年春，遷中書監，侍中如

二年八月，崔光又上表説：“上月二十八日，有物出於太極殿的西厢，皇上令出示給臣，臣據其形判斷，就是《莊子》所説的‘蒸成菌’。又説‘朝菌不終晦朔’，雍門周所説‘磨利斧以伐朝菌’，都是指蒸氣縈迴，没有根與種子，質地柔軟脆弱，容易凋殞，活不過十天半月，是不必用刀斧砍伐的東西。又大多生長在村野不潔而潮濕的地方，很少生於殿堂等高大華麗的場所。現在宫殿宏偉華麗，墻頂築造得都很精密，没有一點髒物或腐朽，也没有漬水生潮，但此菌却突然生出，形態繁茂，真够奇怪啊。野木生在朝堂，野鳥飛入宗廟，古人認爲是敗亡的象徵。但畏懼災變而修養德行的人，都能得到喜慶的結果，所謂家有利而怪先顯，國將興而妖異來。因此桑穀共生朝廷中，太戊修德而昌盛；野鷄飛立鼎耳而鳴，武丁思王道而太平。其餘如鵶鵲在廟殿築巢，梟鵩在後宫啼叫，菌生在西階長廊的位置，用過去的記載，確可作爲借鑒。况且南方及西方未平定，戰争未止，京郊附近，長期大旱，百姓辛勞而萬物憔悴，没有比現在更嚴重的。上承天意育民者，應該憐恤此情。期望陛下追踪殷代二帝感應變異的誠意，克己伸誠心，更新聖德，節制夜飲的歡樂，增加早晨的膳食，修養正富足的年歲，保全金玉般的秉性，則魏的福命可以永遠昌隆，皇帝的年壽可同於高山。”

四年秋，任中書令，進軍號鎮東將軍。永平元年秋，將處死元愉的小妻李氏，百官没有敢進諫的。皇上令崔光擬寫詔書，崔光遲疑未作，啓奏道：“聽説要處死元愉的小妻李氏，加以屠割。李氏參預煽動叛亂，確實應得此罪。但宫外謡傳説李氏現正懷孕，依例當等她分娩。况且臣查尋各類舊法規，探求近代的事例，殺人挖胎，稱爲酷刑，衹有桀紂這類暴君，纔做這樣的事。君主的舉動一定要被記載，照理不得隱諱，殘酷而違背法典的舉動，將如何昭示後人？陛下年歲已長，還没有太子，皇子在襁褓中，就有夭亡。以臣愚昧的見識，應該知無不言，乞求停止對李氏行刑，以等她生育。”世宗接受了他的建議。

延昌元年春，升中書監，侍中依舊。二年，

故。二年，世宗幸東宫，召光與黄門甄琛、廣陽王淵等，并賜坐，詔光曰："卿是朕西臺大臣，今當爲太子師傅。"光起拜固辭，詔不許。即命肅宗出，從者十餘人，敕以光爲傅之意，令肅宗拜光。光又拜辭，不當受太子拜，復不蒙許，肅宗遂南面再拜。詹事王顯啓請從太子拜，於是宫臣畢拜，光北面立，不敢答拜，唯西面拜謝而出。於是賜光綉綵一百匹，琛、淵等各有差。尋授太子少傅。三年，遷右光禄大夫，侍中、監如故。

四年正月，世宗夜崩。光與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迎肅宗於東宫，安撫内外，光有力焉。帝崩後二日，廣平王懷扶疾入臨，以母弟之親，徑至太極西廡，哀慟禁内，呼侍中、黄門、領軍、二衛，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主上。諸人皆愕然相視，無敢抗對者。光獨攘衰振杖，引漢光武初崩，太尉趙憙横劍當階，推下親王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不稱善，壯光理義有據。懷聲淚俱止，云侍中以古事裁我，我不敢不服。於是遂還，頻遣左右致謝。

初，永平四年，以黄門郎孫惠蔚代光領著作，惠蔚首尾五載，無所厝意。至是三月，尚書令、任城王澄表光宜還史任，於是詔光還領著作。四月，遷特進。五月，以奉迎肅宗之功，封光博平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户。七月，領國子祭酒。八月，詔光乘步挽於雲龍門出入。尋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靈太后臨朝之後，光累表遜位。于忠擅權，光依附之。及忠稍被疏黜，光并送章綬冠服茅土，表至十餘上。靈太后優答不許。有司奏追于忠及光封邑。熙平元年二月，

世宗前往東宫，召見崔光與黄門侍郎甄琛、廣陽王元淵等，并且賜座，皇上對崔光説："卿是朕西臺的大臣，現在應任太子的師傅。"崔光起身跪拜堅請推辭，皇上不聽。當即叫肅宗出見，隨從的有十餘人，皇帝説明以崔光任師傅的意思，令肅宗拜崔光。崔光又跪拜辭讓，説不應接受太子的拜禮，又未被許可，肅宗於是面朝南行禮。詹事王顯啓請隨太子一起行禮，於是東宫的臣僚都向崔光行禮，崔光面朝北站立，不敢行答謝太子的禮，衹是面朝西拜謝皇上後出宫。於是皇上賜崔光綉綵一百匹，甄琛、元淵等受賜各有差别。隨即授太子少傅。三年，調任右光禄大夫，侍中、中書監職務依舊。

四年正月，世宗在夜晚逝世。崔光與侍中、領軍將軍于忠到東宫迎接肅宗，安撫宫内外人心，崔光是有功的。皇帝逝世後二天，廣平王元懷抱病入宫，以皇帝同母弟的身份，直接到太極殿西廊，在宫中致哀悲痛，呼叫侍中、黄門、領軍、左右衛等大臣，説要親自上殿哭世宗皇帝，又要入殿見新帝。諸臣都相顧愕然，没有人敢拒絶。衹有崔光捋起喪服并以杖頓地，引用漢光武剛逝，太尉趙憙横劍擋住臺階，將親王推下去的典故，言辭面色非常嚴厲，聽説的人無不稱好，佩服崔光所説有根據。元懷哭聲立刻停止，説侍中用古代的事限制我，我不敢不服。於是便回了家，不斷派左右向崔光道歉。

當初，永平四年，委任黄門郎孫惠蔚代替崔光兼任著作郎，惠蔚前後五年，没有花功夫。到延昌四年三月，尚書令、任城王元澄上表稱崔光應還任史官，於是詔令崔光再兼著作郎。四月，升特進。五月，因奉迎肅宗登位的功勞，封崔光爲博平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户。七月，兼國子祭酒。八月，詔令准許崔光乘步挽出入雲龍門。隨即又升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靈太后執政以後，崔光多次上表請求退職。于忠專擅朝政時，崔光依附于忠。當于忠漸被疏遠貶斥時，崔光交還官印官服及封爵，上表章十餘次。靈太后善言回答但不接受辭讓。有關機構奏請取消于忠及崔光的封邑。熙平元年二月，太師、高陽王

太師、高陽王雍等奏舉光授肅宗經。初，光有德於靈太后，語在《于忠傳》。四月，更封光平恩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户，以朝陽伯轉授第二子勗。其月，敕賜羊車一乘。

時靈太后臨朝，每於後園親執弓矢，光乃表上中古婦人文章，因以致諫曰："孔子云：'士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藝謂禮、樂、書、數、射、御。明前四業，丈夫婦人所同修者。若射、御，唯主男子事，不及女。古之賢妃烈媛，母儀家國，垂訓四海，宣教九宗，可秉道懷德，率遵仁禮。是以漢后馬鄧，術邁祖考；羊嬪蔡氏，具體伯喈。伏惟皇太后含聖履仁，臨朝闡化，肅雍愷悌，靖徽齊穆，孝祀通於神明，和風溢于區宇。因時暇豫，清暑林園，遠藐姑射，眷言矍相，弦矢所發，必中正鵠，威靈遐暢，義震上下。文武懾心，左右悦目，吾王不游，吾何以休，不窺重仞，安見富美？天情冲謙，動容祗愧，以爲舉非蠶織，事存無功，豈謂應乾順民，裁成輔相者哉？臣不勝慶幸，謹上婦人文章録一帙，其集具在内，伏願以時披覽，仰裨未聞。息彎挾之勞，納閑拱之泰，頤精養壽，栖神翰林。"

是秋，靈太后頻幸王公第宅。光表諫曰：

《禮記》云："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時歸寧，親没，使卿大夫聘。《春秋》紀陳、宋、齊之女并爲周王后，無適本國之事。是制深於士大夫，許嫁唁兄，又義不得；衛女

元雍等上奏推舉崔光給肅宗講授經典。當初，崔光救助過靈太后，事情記載在《于忠傳》中。四月，又封崔光平恩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户，將朝陽伯爵位轉授給崔光的第二子崔勗。當月，令賜給崔光羊車一輛。

當時靈太后臨朝執政，常在後園中親自射箭，崔光就進呈中古時婦人的文章，藉此進諫説："孔子説：'士人立志求道，憑據德行，依從仁愛，廣涉六藝。'六藝即是禮、樂、書、數、射、御。前四業很明顯，是男人與婦女都可學習的。但射箭、駕車，衹是男子的事，與女子無關。古代的賢淑妃子與英烈女子，爲國家顯示人母的規範，垂訓天下，宣布教化在九族，可説秉承道義心懷美德，一概遵守仁愛的禮儀。所以漢代的皇后馬氏鄧氏，道術超過先輩；羊氏婦及蔡氏女，都體會蔡邕的《女訓》。伏思皇太后蘊含聖德履行仁義，臨朝闡明教化，和諧安樂簡易，彰善達至和睦，恭順的祭祀直通神明，和風布滿天下。趁有閑暇的時間，在林園中消暑，如玄遠的姑射仙，眷念習射的矍相圃，弓箭一發，必定中鵠，威靈遠行，剛正的氣概震動上下。文武大臣心中懾服，左右隨從愉快，我王不游玩，我怎能安心，不見高大，怎見富美？天重謙虚，舉止恭敬，以爲舉動不是從事養蠶織麻，事成却無功，豈可説是應天順民，裁正輔佐朝政呢？臣非常慶幸，謹上婦女所寫文章一帙，都集在一處，期望能隨時閲覽，幫助知道未知的事。停止彎弓的辛勞，安享端坐的康泰，頤養精神，留意文章。"

當年秋季，靈太后不斷到王公家游玩。崔光上表進諫説：

《禮記》説："諸侯不是因問候病人及弔喪而入諸臣的家，就説是君臣互開玩笑。"未説王后及夫人，顯見她們没有到臣下家中的道理。夫人的父母在，有時可回家問候，父母去世，就衹命令臣下通問候。《春秋》記陳、宋、齊國的女兒都曾是周的王后，没有回本國的事。這種制度比對士大夫限制更嚴，許穆公的夫人想弔唁亡兄，照理不可

思歸，以禮自抑。《載馳》、《竹竿》所爲作也。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爲宰輔，后猶御武帷以接群臣，示男女之别，國之大節。伯姬待姆，安就炎燎；樊姜俟命，忍赴洪流。傳皆綴集，以垂來咏。昨軒駕頻出，幸馮翊君、任城王第，雖漸中秋，餘熱尚蒸，衡蓋往還，聖躬煩倦。豐厨嘉醴，罄竭時羞，上壽弗限一觴，方丈甘逾百品，旦及日斜，接對不憩，非謂順時而游，奉養有度。縱雲輦崇凉，御筵安暢。左右僕侍，衆過千百，扶衛跋涉，袍鉀在身，蒙曝塵日，涣汗流離，致時飢渴，餐飯不贍，賃馬假乘，交費錢帛。昔人稱陛下甚樂，臣等至苦，或其事也。伏惟皇太后月靈炳曜，坤儀挺茂，誕育帝躬，維興魏道。德逾文母，仁邁和憙。親以天至，遠異莫間；愛由真固，非俟虛隆。紆屈鑾駕，降臨閭里，榮光帝京，士女藻悦。白首之耋，欣遇犧年；青衿之童，慶屬唐日。千載之所難，一朝之爲易，非至明超古，忘驕釋吝，孰能若斯者哉？魏元已來，莫正斯美，輿居出入，自當坦然，豈同往嫌，曲有矯避？但帝族方衍，勛貴增遷，祇請遂多，將成彝式。陛下遵酌前王，貽厥後矩，天下爲公，億兆已任。專薦郊廟，止决大政，輔養神和，簡息游幸。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悦矣。臣過荷恩榮，所知必盡，默默唯唯，愚竊未敢，輕陳狂瞽，分貽憲坐。

能；衛國的出嫁女思歸，却以禮自我克制。《國風》中《載馳》、《竹竿》二章就是因此而作。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王，霍光，是她的外祖父，尊親而任宰輔，皇后還是坐在帳帷内接見群臣，顯示男女有别，是國家的大節。伯姬等候養母，安然忍受火燒；樊姜等待王命，甘心身赴洪水。事迹都編綴成集，以垂範後人。不久前皇太后頻頻出宫，到馮翊君、任城王的府宅，雖時近中秋，但餘熱還蒸人，車馬往還，聖體煩倦。豐厨美酒，竭盡應時的珍饈，敬酒不限一觴，方丈之席美味超過百品，由早至晚，談笑不休，不是所説的順季節而游，飲食起居有節制。雲車高敞清凉，御筵安和舒暢。左右僕從，人數超過千百，扶持護衛跋涉，戰袍鎧甲在身，暴露在灰塵烈日中，大汗淋漓，到時飢渴，餐食不足，賃馬借騎，更費錢財。昔時有人説陛下很愉快，臣等非常苦，或者就是説這類事。伏思皇太后如月而光輝照耀，婦儀優秀卓立，誕育皇上，維係興旺魏的氣運。品德逾越文母，仁慈超邁和憙。親切因天性而至，遠人異族没有區别；慈愛由於真心而發，不必虚情尊崇。委屈聖駕，降臨曲巷，榮光帝京，士女歡欣。白首老人，欣遇伏犧再世；青衣童子，慶逢唐堯之日。千年難得的幸事，一朝便輕易遇見，不是非常明智而超過古人，忘記驕傲而放下吝嗇，豈能如此呢？魏開創以來，没有這樣美好，起居出入，自然應當坦然，豈可同往而有嫌疑，曲己而有迴避？但皇族正在繁衍，勛貴不斷升遷，乞請駕臨的增多，將要成爲規矩。陛下遵循前王，留規則給後世，以天下爲公，養育人民爲己任。專掌祭祀，决定大政，調養神氣，簡省游玩。以德治國，以禮樂治世，考察仁聖的遺風，熟悉治國的道理，則天下幸賴，萬物歡悦。臣過於受恩寵，對所知的一定盡言，沉默或惟惟稱是，愚臣不敢，輕易地説出狂妄盲目的話，理應受懲罰。

神龜元年夏，光表曰：“《詩》稱：‘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茇。’又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傳》曰：‘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不恤其人。’是以《書》始稽古，《易》本山泉，觀於天文，以察時變，觀於人文，以化成天下。孟子□實，匡張訓說。安世記篋於汾南，伯山抱卷於河右。元始孤論，充漢帝之坐；孟皇片字，懸魏王之帳。前哲之寶重墳籍，珍愛分篆，猶若此之至也。矧乃聖典鴻經，炳勒金石，理爲國楷，義成家範，迹實世模，事則人軌，千載之格言，百王之盛烈，而令焚荒污毁，積榛棘而弗掃，爲鼯鼬之所栖宿，童豎之所登踞者哉！誠可爲痛心疾首，拊膺扼腕。伏惟皇帝陛下，孝敬日休，自天縱睿，垂心初學，儒業方熙。皇太后欽明慈淑，臨制統化，崇道重教，留神翰林。將披雲臺而問禮，拂麟閣以招賢。誠宜遠開闕里，清彼孔堂，而使近在城闉，面接宫廟，舊校爲墟，子衿永替。豈所謂建國君民，教學爲先，京邑翼翼，四方是則也？尋石經之作，起自炎劉，繼以曹氏《典論》，初乃三百餘載，計末向二十紀矣。昔來雖屢經戎亂，猶未大崩侵。如聞往者刺史臨州，多構圖寺，道俗諸用，稍有發掘，基蹠泥灰，或出於此。皇都始遷，尚可補復，軍國務殷，遂不存檢。官私顯隱，漸加剥撤。播麥納菽，秋春相因，□生蒿杞，時致火燎，由是經石彌减，文字增缺。職忝胄教，參掌經訓，不能繕修頹墜，興復生業，倍深慚耻。今求遣國子博士一人，堪任幹事者，專主周視，驅禁田牧，制其踐穢，料閲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補綴。”詔曰：“此乃學者之

神龜元年夏，崔光上表説：“《詩經》中説：‘甘棠高大，不剪不砍，邵伯所居。’又説：‘雖無年高有德人，還有典刑存。’《傳》中説：‘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不恤其人。’因此《尚書》開始重視古事，《易經》中山泉的本意是要君子育德，觀察天象，以知時世變化，觀察人文，以教化天下。孟子求實，匡衡張禹解釋。張安世在汾水南記誦，杜伯山在凉州守儒學。崔元始獨特的議論，充作漢帝的座右銘；梁孟皇精於書法，字懸在魏王帳中。以前的哲人寶重典籍，珍愛文字，就到此程度。何況本是聖典鴻經，顯著地刻在金石，其中義理成爲國家的楷模，道義成爲大衆的規範，業迹確是世間的模範，事迹成爲做人的規則，垂示千載的格言，百王興旺的記録，却使它處在焚毁的荒地，積年的雜樹亂草也不剪除，成爲飛鼠及鼬鼠的巢穴，牧童隨意登踞的場所！真可爲之痛心疾首，拊胸扼腕。伏思皇帝陛下，孝敬的心日益美好，天啓聰明，留意於初學，儒業正在興盛。皇太后英明慈善，臨朝統掌教化，崇尚道德重視教化，留神人才。將開雲臺而問禮儀，拂拭麟閣以招賢才。確應修復遠方的闕里，清理那孔堂，使近在城曲，面對宫殿及宗廟，舊日的學校仍爲廢墟，學子長期廢學。這難道是所謂建國統民，教學爲先，京城整飭，作四方楷模的樣子嗎？推究石經之作，起於漢代，曹氏以《典論》繼之，創始三百餘年，完成近二百四十年。過去雖屢經戰亂，還未有大的損害。聽説先前刺史到州，多建佛寺，道俗需用，漸有發掘，墻基的建造，或許就用石經。皇朝的都城剛遷來時，還可以補救復原，軍國大事太多，於是未加保存檢修。官民或公開或隱蔽，漸漸剥離搬走。種麥收豆，秋穫春播，地生野草，常用火燒，因此經石更減，文字闕失。臣忝居國子祭酒，參預管理教育，不能修繕頽敗的石經，興旺學校，倍感慚愧與羞耻。現在請求派國子博士一員，可以承擔責任的人，專門主管巡察，禁止在舊學址種田放牧，防備石經再被踐踏損壞，查閲石碑損失的順序，根據所缺補刻。”詔令説：“這本是學習者的根源，不朽的規矩，垂範將來，作

根源，不朽之永格，垂範將來，憲章之本，便可一依公表。”光乃令國子博士李郁與助教韓神固、劉燮等勘校石經，其殘缺者，計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補治之。於後，靈太后廢，遂寢。

二年八月，靈太后幸永寧寺，躬登九層佛圖。光表諫曰：

伏見親升上級，佇蹕表刹之下，祗心圖構，誠爲福善。聖躬玉趾，非所踐陟，臣庶恇惶，竊謂未可。按《禮記》：“爲人子者，不登高，不臨深。”古賢有言：策畫失於廟堂，大人蹶於中野。《漢書》：上欲西馳下峻坂，袁盎攬轡停輿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倚衡，如有車敗馬驚，奈高廟太后何?”又云：上酎祭宗廟，出，欲御樓船。薛廣德免冠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臣以血污車輪。”樂正子春，曾參弟子，亦稱至孝，固自謹慎，堂基不過一尺，猶有傷足之愧。永寧累級，閣道回隘，以柔懦之寶體，乘至峻之重峭，萬一差跌，千悔何追?《禮》，將祭宗廟，必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然後入祀，神明可得而通。今雖容像未建，已爲神明之宅。方加雕績，飾麗丹青，人心所祗，銳觀滋甚，登者既衆，異懷若面。縱一人之身恒盡誠潔，豈左右臣妾各竭虔仰?不可獨升，必有扈侍，懼或忘慎，非飲酒茹葷而已。昨風霾暴興，紅塵四塞，白日晝昏，特可驚畏。《春秋》，宋、衛、陳、鄭同日而災，伯姬待姆，致焚如之禍。去皇興中，青州七級亦號崇

法典的根本，可依他的上表處理。”崔光便令國子博士李郁與助教韓神固、劉燮等校勘石經，對殘缺的，計算需用的石料與工力，及刻字多少，將補足石經。此後，靈太后被廢，工程没有實施。

二年八月，靈太后前往永寧寺，親自登上九層佛塔。崔光上表進諫説：

太后親自拾階而上，立於佛塔下面，敬心佛塔，真是福善的行爲。但聖體玉趾，所到處却不是應去的地方，臣民驚慌，臣也認爲不可這樣。按《禮記》説：“作爲兒子的，不登高處不臨深淵。”古代賢人説：在朝堂失於策劃，帝王將在荒野中顛沛。《漢書》載：皇上將西馳下高峻的山坡，袁盎收繮停住車説：“臣聽説千金之子不坐在屋檐下，百金之子不倚在車衡上，如有車毁馬驚的事，宗廟與太后將怎麽辦?”又説：皇上祭祀宗廟，出宫，將坐樓船。薛廣德去冠頓首，説：“應從橋上走，陛下不聽臣的，臣用血來塗車輪。”樂正子春，是曾參的弟子，也稱爲非常孝順的人，他自己十分謹慎，堂的臺基高不過一尺，還有傷脚的慚愧。永寧塔多級，閣道曲折狹隘，以柔軟的寶體，登很險峻陡直的地方，萬一有差錯，一再恨悔能及嗎?《禮記》載，將祭宗廟時，一定要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然後入廟祭祀，神明纔可知道。目前雖佛像未建成，但寺已是神明的宅第。正在加以雕刻繪畫，用丹青裝飾，人心所敬，争着觀看的越來越多，登塔者既多，不同的心就如不同的臉。縱使一人的身心已經竭盡誠意潔净，豈能使左右的臣妾每人都竭盡虔誠而信仰?一人不能獨自上去，必定有扈從，恐怕他們如果忘却謹慎，就不祇是飲酒食葷而已。昨日陰風突發，紅塵四面俱滿，白晝日色昏暗，特别令人驚恐畏懼。《春秋》載，宋、衛、陳、鄭同日發生火災，伯姬等待養母，致生火焚的大禍。以前皇興年間，青州的七級佛塔也稱爲壯

壯，夜爲上火所焚。雖梓慎、裨竈之明，尚不能逆剋端兆。變起倉卒，預備不虞。天道幽遠，自昔深誡。墟墓必哀，廟社致敬，望塋凄慟，入門聳栗，適墓不登隴，未有升陟之事。《傳》云："公既視朔，遂登觀臺。"其下無天地先祖之神，故可得而乘也。《内經》，寶塔高華，堪室千萬，唯盛言香花禮拜，豈有登上之義。獨稱三寶階，從上而下，人天交接，兩得相見，超世奇絶，莫可而擬。恭敬拜跽，悉在下級。遠存矚眺，周見山河，因其所眄，增發嬉笑。未能級級加虔，步步崇慎，徒使京邑士女，公私湊集。上行下從，理勢以然，迄於無窮，豈長世競慕一登而可抑斷哉？蓋心信爲本，形敬乃末，重實輕根，靖實躁君，恭己正南面者，豈月乘峻極，旬御層階。今經始既就，子來自勸，基構已興，雕絢漸起，紫山華臺，即其宫也。伏願息躬親之勞，廣風靡之化，因立制防，班之條限，以遏囂污，永歸清寂。下竭肅穆之誠，上展瞻仰之敬，勿踐勿履，顯固億齡，融教闡悟，不其博歟？

觀，夜晚被天火所燒。雖然有梓慎、裨竈的明智，還不能預測端兆。變化起於倉促之間，預備不能周全。天道深奧難知，自古就有深刻的教訓。見墓地必然哀痛，到宗廟社稷必敬，望墳塋悲慟不已，入門敬慎恐懼，到墓地不登上丘隴，没有升進的事。《左傳》説："公既視朔，遂登觀臺。"那下面没有天地先祖等神明，故可以登上去。據《内經》，寶塔高而華麗，内有千萬室，但衹强調設香花禮拜，哪有登上去的意思。獨有三寶階，從上而下，人天交接，兩方可以相見，超世奇絶，不可比擬。但恭敬拜跪，都在下級。登高望遠，四周見山河，因其所看到的，增添歡笑。不能級級增添虔誠，步步敬慎，徒然使京城的男女，官民湊集。上行下從，勢理必然，達到無窮，難道是多年争慕而一旦登高就可斷絶不來嗎？其實心中信仰爲本，形式致敬衹可爲末，重實而輕根，安定而不急躁，端正自己正坐南面的君主，豈可月月登高，十日一臨階梯。目前建設已完成，百姓争着來出力，基礎已興盛，雕繪漸漸進行，紫山華臺，就是神宫。期望陛下停止躬親此事的辛苦，廣布如風的教化，藉此制定防衛方法，頒布條規，以遏制喧囂玷污，永歸清静。下盡肅穆的誠意，上顯瞻仰的恭敬，勿再踐踏，彰顯保養萬萬年，融洽佛教開悟衆人的教義，不是很博大嗎？

九月，靈太后幸嵩高，光上表諫曰：

九月，靈太后前往嵩山，崔光上表進諫説：

伏聞明後當親幸嵩高，往還累宿。鑾游近甸，存省民物，誠足爲善。雖漸農隙，所獲栖畝，飢貧之家指爲珠玉，遺秉滯穟，莫不寶惜。步騎萬餘，來去經踐，駕輦雜遝，競騖交馳，縱加禁護，猶有侵耗，士女老幼，微足傷心。秋末久旱，塵壤委深，

聽説他日陛下要親赴嵩山，往返數日。陛下游京郊，慰問體察民情，誠可爲善事。雖漸近農閑，但已收穫的田畝，飢貧之家還視爲珠玉。遺落的禾穗，没有不愛惜的。步騎一萬多人，來去踐踏，車駕雜積，競先奔馳，縱使加以禁止保護，還是有侵擾損耗。男女老幼，也足傷心。秋末久旱，塵土積深，大風一起，到處紅塵。轘關陡險，山路

風霾一起，紅埃四塞。轘關峭嶮，山路危狹，聖駕淸道，當務萬安。乘履澗壑，蒙犯霜露，出入半旬，途越數百，飄曝彌日，仰虧和豫。七廟上靈，容或未許；億兆下心，實用悚栗。且藏蟄節遠，昆蟲布列，螺蠕之類，盈於川原，車馬轥蹈，必有殘殺。慈矜好生，應垂未測，誠恐悠悠之議，將謂爲福興罪。厮役困於負檐，爪牙窘於賃乘，供頓候迎，公私擾費。厨兵幕士，衣履敗穿，晝暄夜凄，罔所覆藉，監帥驅捶，泣呼相望。霜旱爲災，所在不稔，飢饉荐臻，方成儉弊。爲民父母，所宜存恤，靖以撫之，猶懼離散，乃於收斂初辰，致此行舉，自近及遠，交興怨嗟。伏願遠覽虞舜，恭己無爲；近遵《老》《易》，不出户牖。罷勞形之游，息傷財之駕，動循典防，納諸軌儀，委司責成，寄之耳目。人神幸甚，朝野抃悦。

危狹，聖駕淸道，當求萬安。行走山澗溝壑之中，蒙犯霜露，出入五六日，旅途數百里，受風暴露多日，虧損身體。七廟祖宗，可能不許；億兆百姓，確實擔心。況且藏蟄的節氣還遠，昆蟲處處存在，螺蠕之類，滿山遍野，車馬碾壓，必有殘殺。憐愛生命，應留心未料的事，真怕悠悠衆口，將説是爲求福而造孽。僕役困於負擔，衛士窘於找馬，供給迎候，公私都受侵擾。厨兵衛士，衣履破敗，日暖夜寒，没有覆蓋，長官驅趕捶責，泣叫相望。霜旱成災，到處歉收，饑荒再來，將成弊端。作爲百姓的父母，慰恤他們，撫慰他們，還怕他們離散，就在秋收的初期，有此舉動，自近到遠，交生怨嘆。期望遠學虞、舜，克己無爲；近遵《老子》、《易經》，不出户以知天下。停止勞身的游玩，休息傷財的車馬，舉動遵循典則，行爲納入法規，委托官府去完成此事，僅需事後檢查。人神幸運，朝野歡悦。

靈太后不從。

靈太后不聽。

正光元年冬，賜光几杖、衣服。二年春，肅宗親釋奠國學，光執經南面，百僚陪列。司徒、京兆王繼頻上表以位讓光。夏四月，以光爲司徒、侍中、國子祭酒，領著作如故。光表固辭歷年，終不肯受。八月，獲禿鶖鳥於宫内，詔以示光。光表曰：

蒙示十四日所得大鳥，此即《詩》所謂“有鶖在梁”，解云“禿鶖也”。貪惡之鳥，野澤所育，不應入殿庭。昔魏氏黄初中，有鵜鶘集于靈芝池，文帝下詔以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博求賢俊，太尉華歆由此遜位而讓

正光元年冬，賜崔光几杖、衣服。二年春，肅宗親自到國學行祭先聖先師禮，崔光執經面南，百官陪列。司徒、京兆王元繼頻頻上表請求讓位給崔光。夏四月，任命崔光爲司徒、侍中、國子祭酒，兼著作郎依舊。崔光上表辭讓一年，終究不肯接受。八月，在宫中獲禿鶖鳥，詔令出示崔光。崔光上表説：

承蒙出示十四日所得大鳥，這就是《詩經》中所説的“有鶖在梁”，解釋説“禿鶖也”。是貪惡的鳥，生長在野地沼澤中，不應進入宫殿。昔時曹魏黄初年間，有鵜鶘飛聚在靈芝池，文帝下詔書以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爲誡，廣求賢才，太尉華歆因此退位而讓位給管寧。臣聽説野物入舍，古人

管寧者也。臣聞野物入舍，古人以爲不善，是以張臶惡鵂，賈誼忌鵩。鵜鶘暫集而去，前王猶爲至誡，況今親入宮禁，爲人所獲，方被畜養，晏然不以爲懼。準諸往義，信有殊矣。且饕餮之禽，必資魚肉，菽麥稻粱，時或餐啄，一食之費，容過斤鎰。今春夏陽旱，穀糴稍貴，窮窘之家，時有菜色。陛下爲民父母，撫之如傷，豈可棄人養鳥，留意於醜形惡聲哉？衛侯好鶴，曹伯愛雁，身死國滅，可爲寒心。陛下學通《春秋》，親覽前事，何得口咏其言，行違其道！誠願遠師殷宗，近法魏祖，修德延賢，消災集慶。放無用之物，委之川澤，取樂琴書，頤養神性。

肅宗覽表大悦，即棄之池澤。

認爲不善，因此張臶厭惡鵂，賈誼忌諱鵩。鵜鶘暫聚而去，前王還引爲大戒，何況現今自入宮禁，被人擒獲，剛受畜養，安然却不害怕。比之以往的道理，確實有些特殊。況且貪吃的飛禽，必供給魚肉，豆麥稻粱，有時或也啄食，一次的耗費，或者超過一斤黄金。目前春夏天旱，穀價漸貴，窮困的家庭，臉上時有菜色。陛下爲民父母，撫慰他們如自己受傷，豈可拋棄人却養鳥，關心這形醜聲惡的東西呢？衛侯好鶴，曹伯愛雁，最後身死國滅，可爲寒心。陛下深通《春秋》，親自閱覽前王事迹，怎可口咏他們的話，行爲却違背他們的教導！希望陛下遠以殷宗爲師，近以魏祖爲楷模，修養德行延攬賢人，消災聚福，放棄無用的東西，交給山川河流，在禮樂書籍中取樂，安養自己神聖的品格。

肅宗閱表後非常喜悦，立刻將禿鶖拋棄到野外。

詔召光與安豐王延明議定服章。三年六月，詔光乘步挽至東西上閤。九月，進位太保，光又固辭。光年耆多務，疾病稍增，而自强不已，常在著作，疾篤不歸。四年十月，肅宗親臨省疾，詔斷賓客，中使相望，爲止聲樂，罷諸游眺。拜長子勵爲齊州刺史。十一月，疾甚，敕子侄等曰："諦聽吾言。聞曾子有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啓予手，啓予足，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吾荷先帝厚恩，位至於此，史功不成，殁有遺恨。汝等以吾之故，并得名位，勉之！勉之！以死報國。修短命也，夫復何言。速可送我還宅。"氣力雖微，神明不亂。至第而薨，年七十三。肅宗聞而悲泣，中使相尋，詔給東園温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六十萬、布一千匹、蠟四百斤，大鴻臚監護喪事。

詔令召見崔光與安豐王延明商議確定官員服飾。三年六月，詔令崔光可乘人力拉的車到東西上閤。九月，進位太保，崔光又堅辭不受。崔光年老而事務多，疾病漸多，却自强不息，常住官署，病重也未歸家。四年十月，肅宗親臨探問崔光的病，詔令禁止賓客干擾崔光養病，探病的宦官此來彼往，皇帝停止聽音樂，停止各種娱樂活動。任命崔光的長子崔勵任齊州刺史。十一月，崔光病重，對子侄等説："認真地聽我説。聽説曾子説過：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放好我的手，放好我的脚，從此以後，我知道不會有錯了。我蒙受先帝的厚恩，官位到此，史書未完成，死有遺憾。你等因我的緣故，都得到名位，努力！努力！以死報國，壽數長短是命啊，又何必再説。可速送我回家。"氣力雖微弱，神智不亂。回家而逝世，當時七十三歲。肅宗知道後悲哭，宦官相繼而至，詔令賜給珍貴之極的棺木、朝服一具、衣一套、錢六十萬、布一千匹、蠟四百斤，派大鴻臚監督護理喪事。皇上親臨，撫尸

車駕親臨，撫尸慟哭。御輦還宫，流涕於路，爲减常膳，言則追傷。每至光坐講讀之處，未曾不改容凄悼。五年正月，贈太傅，領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開府、冀州刺史，侍中如故。又敕加後部鼓吹、班劍，依太保、廣陽王故事，謚文宣公。肅宗祖喪建春門外，望轜哀感，儒者榮之。

初，光太和中，依宫商角徵羽本音而爲五韵詩，以贈李彪，彪爲十二次詩以報光。光又爲百三郡國詩以答之，國别爲卷，爲百三卷焉。

光寬和慈善，不逆於物，進退沉浮，自得而已。常慕胡廣、黄瓊之爲人，故爲氣概者所不重。始領軍于忠以光舊德，甚信重焉，每事籌决，光亦傾身事之。元叉於光亦深宗敬。及郭祚、裴植見殺，清河王懌遇禍，光隨時俯仰，竟不匡救，於是天下譏之。自從貴達，罕所申薦。曾啓其女婿彭城劉敬徽，云敬徽爲荆州五隴戍主，女隨夫行，常慮寇抄，南北分張，乞爲徐州長史、兼别駕，暫集京師。肅宗許之。時人比之張禹。光初爲黄門，則讓宋弁；爲中書監，讓汝南王悦；爲太常，讓劉芳；爲少傅，讓元暉、穆紹、甄琛；爲國子祭酒，讓清河王懌、任城王澄；爲車騎、儀同，讓江陽王繼，又讓靈太后父胡國珍。皆顧望時情，議者以爲矯飾。崇信佛法，禮拜讀誦，老而逾甚，終日怡怡，未曾恚忿。曾於門下省晝坐讀經，有鴿飛集膝前，遂入於懷，緣臂上肩，久之乃去。道俗贊咏詩頌者數十人。每爲沙門朝貴請講《維摩》、《十地經》，聽者常數百人，即爲二經義疏三十餘卷。識者知其疏略，以貴重爲後坐疑於講次。凡所爲詩賦銘贊咏頌表啓數百篇，五十餘

慟哭。皇上乘車回宫，在路上流淚，爲此减少膳食，説起來就悲傷。每到崔光坐着講書的地方，没有不改變容顔而悲戚的。五年正月，贈太傅，領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開府、冀州刺史，侍中之職依舊。又令加賜後部鼓吹、班劍，依太保、廣陽王成例，追謚文宣公。肅宗送喪到建春門外，望見靈車就哀傷不已，儒者都感到很榮耀。

當初，崔光在太和年間，依宫商角徵羽本音而作五韵詩，贈給李彪，李彪作十二次詩以回和崔光。崔光又作一百零三郡國詩以酬答李彪，以封國分卷，成一百零三卷。

崔光寬和慈善，不違逆環境，進退沉浮，自得而已。常表示羡慕胡廣、黄瓊的爲人，故此被崇尚氣節者輕視。當初領軍于忠因崔光是朝中素有德行之稱的老臣，很信任尊重他，有事就與他商量，崔光也屈己服從于忠。元叉對崔光也非常敬重。到郭祚、裴植被殺，清河王元懌遇害，崔光隨波逐流，竟然不去匡正輔救，於是天下人都譏笑崔光。崔光自從顯達，很少舉薦他人。曾啓奏他的女婿彭城人劉敬徽，説敬徽任荆州五隴戍主，婦隨夫赴任，故常憂慮被敵人俘去，會造成南北分離，乞求任命女婿爲徐州長史、兼别駕，暫住京城。肅宗同意他的請求。當時人將他比爲漢的張禹。崔光初任黄門，就讓給宋弁；任中書監，就讓給汝南王元悦；任太常，讓給劉芳；任少傅，讓給元暉、穆紹、甄琛；任國子祭酒，讓清河王元懌、任城王元澄；任車騎、儀同，讓江陽王元繼，又讓給靈太后的父親胡國珍。都是觀望當時情勢，輿論認爲崔光是在以謙讓作奉迎，虚飾自己的名聲。崔光崇信佛法，禮佛讀經，到老更虔敬，整日平和，未曾發怒生氣。曾在門下省白日坐而讀經，有鴿子飛聚他膝前，又到他胸前，又沿臂跳上肩頭，很久纔飛走。僧俗爲此寫詩贊咏的有數十人。常給朝中大臣與僧人講解《維摩》、《十地經》，聽講的常達數百人，就爲二經作義疏三十餘卷。精通佛經者知道崔光的著述很粗略，因他地位貴重就將此義疏放在講習内容中。崔光所作的詩賦銘贊咏頌表

卷，别有集。光十一子，勵、勗、勔、勸、劼、勊、劾、劬、勤、勳、勉。

崔勵

勵，字彦德，器學才行最有父風。舉秀才，中軍彭城王參軍、秘書郎中，以父光爲著作，固辭不拜。歷員外散騎侍郎、太尉記室、散騎侍郎，以繼母憂去職。神龜中，除司空從事中郎。正光二年，拜中書侍郎。領軍將軍元乂爲明堂大將，以勵爲長史。與從兄鴻俱知名於世。四年十月，父光疾甚，詔拜征虜將軍、齊州刺史。以父寢疾，衣不解帶。及光薨，肅宗每加存慰。五年春，光葬於本鄉，又詔遣主書張文伯宣吊焉。孝昌元年十二月，詔除太尉長史，仍爲齊州大中正，襲父爵。建義初，遇害河陰，時年四十八。贈侍中、衛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子挹，襲。武定末，太尉。屬齊受禪，爵例降。

挹弟損，儀同開府主簿。

勗，武定末，征虜將軍、安州刺史、朝陽伯。齊受禪，例降。

勔，字彦儒，亦有父風。司空記室、通直散騎侍郎、寧遠將軍、清河太守，帶滎陽鎮將。爲逆賊崔景安所害。贈征虜將軍、齊州刺史。

子權，太尉參軍事。

劼，武定中，中書郎。

崔敬友　崔鴻

光弟敬友，本州治中。頗有受納，御史案之，乃與守者俱逃。後除梁郡太守，會遭所生母憂，不拜。敬友精心佛道，晝夜誦經。免喪之後，遂菜食終世。恭寬接下，修身厲節。自景明已降，頻歲不登，飢寒請丐者，皆取足而去。又置逆旅於肅然山

啓共有數百篇，五十多卷，另成文集。崔光有十一子，崔勵、崔勗、崔勔、崔勸、崔劼、崔勊、崔劾、崔劬、崔勤、崔勳、崔勉。

崔勵，字彦德，器量學識能力品行等最有父親的遺風。被舉薦秀才，授中軍將軍彭城王的參軍、秘書郎中，因父親崔光任著作郎，堅決辭讓不受。後歷任員外散騎侍郎、太尉記室、散騎侍郎，因繼母去世離職。神龜年間，授司空從事中郎。正光二年，被任命爲中書侍郎。領軍將軍元乂任明堂大將，委任崔勵爲長史。與堂兄崔鴻都是當時的知名人士。四年十月，父親崔光病重，詔令任命他爲征虜將軍、齊州刺史。因父親生病，衣不解帶侍候父親。到崔光去世後，肅宗經常加以慰問。五年春，崔光安葬在故鄉，皇帝又詔令派主書張文伯前去吊唁。孝昌元年十二月，詔令授太尉長史，仍任齊州大中正，承襲父親的爵位。建義初年，在河陰遇害，時年四十八歲。追贈侍中、衛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兒子崔挹，承襲爵位。武定末年，官至太尉。遇齊受禪讓建國，依例降爵位。

崔挹的弟弟崔損，任儀同開府主簿。

崔勗，武定末年，任征虜將軍、安州刺史、朝陽伯。齊受禪讓建國，依例降爵。

崔勔，字彦儒，也有父親的遺風。歷任司空記室、通直散騎侍郎、寧遠將軍、清河太守，兼滎陽鎮將。被叛賊崔景安殺害。追贈征虜將軍、齊州刺史。

崔勔的兒子崔權，任太尉參軍事。

崔劼，武定年間，任中書郎。

崔光的弟弟敬友，任齊州治中。有受賄行爲，御史要審查他，就與看守他的人一起逃走。後任梁郡太守，適逢生母去世，未赴任。敬友精心研習佛理，晝夜誦經。守喪期過後，就終生素食。恭敬寬厚地對待他人，修養身心嚴守節操。景明年間以後，多年歉收，凡有因飢寒登門求助的，都能得到幫助而去。又在肅然山南的大路北

南大路之北，設食以供行者。延昌三年二月卒，年五十九。

面設置旅舍，準備食物供給旅客。延昌三年二月去世，時年五十九歲。

子鴻，字彦鸞。少好讀書，博綜經史。太和二十年，拜彭城王國左常侍。景明三年，遷員外郎、兼尚書虞曹郎中。敕撰起居注。遷給事中，兼祠部郎，轉尚書都兵郎中。詔太師、彭城王勰以下公卿朝士儒學才明者三十人，議定律令於尚書上省，鴻與光俱在其中，時論榮之。永平初，豫州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悦，據懸瓠叛。詔鎮南將軍邢巒討之，以鴻爲行臺鎮南長史。徙三公郎中，加輕車將軍。遷員外散騎常侍，領郎中。

敬友的兒子崔鴻，字彦鸞。少年時即好讀書，博學通曉經書史籍。太和二十年，被任命爲彭城王國左常侍。景明三年，升員外郎、兼尚書虞曹郎中。敕令他撰寫起居注。升給事中，兼祠部郎，改任尚書都兵郎中。皇帝詔令太師、彭城王元勰以下公卿朝官中通達儒學的三十人，在尚書上省商定律令，崔鴻與崔光都在其中，輿論很羨慕他們。永平初年，豫州城民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悦，占據懸瓠叛變。詔令鎮南將軍邢巒討伐白早生，任命崔鴻爲行臺鎮南長史。調任三公郎中，加授輕車將軍。升員外散騎常侍，兼郎中。

延昌二年，將大考百僚，鴻以考令於體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惟王者爲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揚清激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朝升夕進，年歲數遷，豈拘一階半級，閡以□僚等位者哉？二漢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須此人，人稱此職，或超騰升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而遷進者，披卷則人人而是，舉目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之譽，國號豐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一考轉一階。貴賤内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黄龔，儒學如王鄭，史才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爲常流所攀，選曹亦抑爲一概，不曾甄别。琴瑟不調，改而更張，雖明旨已行，猶宜消息。"世宗不從。

延昌二年，將普遍考核百官，崔鴻因考核令體例不通，就建議説："我認爲皇帝爲求人才，授賢人以官，黜升賢愚，揚清激濁，故而有功績能勝任職務，才能與職位必定相稱的就可朝夕晋升，一年多次升級，哪需拘泥一階半級，用同一等級的□人去阻隔呢？二漢以來，到太和以前，假如職位必須此人充任，此人又稱職，就可能越級提拔，數年間就位至公卿，或者因長兼、試守而稱合格得以升官晋級的，開卷就人人如此，舉目則朝貴皆是。因而朝廷可得到多才的聲譽，國家獲得多賢的美名。我看景明年間以來的考核條例，三年成一考，一考轉一階。高低官吏内外有一萬多人，衹要不犯罪，不問好壞，無不得上中的評語，有才幹的與行爲不端的，同時升級。雖然有良好政績如黄霸龔遂，精通儒學如王充鄭玄，撰史能手如班固司馬遷，善寫辭賦如張衡蔡邕，得一分一寸的嘉獎也必定被庸人攀比，選曹也一定抑制賢才以求一律，不加甄别。琴瑟音色不協調，應改弦更張，雖聖旨已頒行，還應有更改。"世宗不聽從。

三年，鴻以父憂解任，甘露降其廬前樹。十一月，世宗以本官徵鴻。四年，復有甘露降其京兆宅之庭樹。復加中堅將軍，常侍、領郎如故。遷中散大夫、高陽王友，仍領郎中。其

三年，崔鴻因父喪解職，甘露降在他守喪的草廬前樹上。十一月，世宗以崔鴻的本官召他復任。四年，又有甘露降在他京城住宅的庭院樹上。又加授中堅將軍，常侍、兼郎中職務依舊。升中散大夫、高陽王友，仍兼郎中。同年任司徒

年爲司徒長史。正光元年，加前將軍。修高祖世宗《起居注》。光撰魏史，徒有卷目，初未考正，闕略尤多。每云此史會非我世所成，但須記録時事，以待後人。臨薨言鴻於肅宗。五年正月，詔鴻以本官修緝國史。孝昌初，拜給事黄門侍郎，尋加散騎常侍、齊州大中正。鴻在史甫爾，未有所就，尋卒。贈鎮東將軍、度支尚書、青州刺史。

鴻弱冠便有著述之志，見晉魏前史皆成一家，無所措意。以劉淵、石勒、慕容儁、苻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屈孑、張軌、李雄、吕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并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鴻乃撰爲《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焉。鴻二世仕江左，故不録僭晉、劉、蕭之書。又恐識者責之，未敢出行於外。世宗聞其撰録，遣散騎常侍趙邕詔鴻曰："聞卿撰定諸史，甚有條貫，便可隨成者送呈，朕當於機事之暇覽之。"鴻以其書有與國初相涉，言多失體，且既未訖，迄不奏聞。鴻後典起居，乃妄載其表曰：

臣聞帝王之興也，雖誕應圖籙，然必有驅除，蓋所以翦彼厭政，成此樂推。故戰國紛紜，年過十紀，而漢祖夷殄群豪，開四百之業。歷文景之懷柔蠻夏，世宗之奮揚威武，始得凉、朔同文，牂、越一軌。於是談、遷感漢德之盛，痛諸史放絶，乃鈐括舊書，著成《太史》，所謂緝兹人事，光彼天時之義也。

昔晉惠不競，華戎亂起，三帝受制於奸臣，二皇晏駕於非

長史。正光元年，加授前將軍。編撰高祖、世宗的《起居注》。崔光撰寫魏史，衹有分卷目録，本來未考定，闕失簡略處更多。常説此史應該不是我在世時完成，僅要記録下當時的事，留待後人完成。臨終前將崔鴻推薦給肅宗。五年正月，詔令崔鴻以本官掌編撰國史事。孝昌初年，任命他爲給事黄門侍郎，隨即加授散騎常侍、齊州大中正。崔鴻剛任史職不久，還没有成績，就去世了。追贈鎮東將軍、度支尚書、青州刺史。

崔鴻剛成年就有撰著史籍的志向，見晉魏以前的歷史都有著述，已無重修的必要。劉淵、石勒、慕容儁、苻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屈孑、張軌、李雄、吕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都因世態變故，跨據一方且僭稱帝王，各有國史，未能有統一的著作，崔鴻就編撰《十六國春秋》，編成一百卷，依憑舊有記載，常有增添删節和褒貶。崔鴻家二代在江南做官，因此未將晉、劉宋、蕭齊作爲僭僞的君主記録。又怕有見識的學者指責，因此没有敢給外人傳抄。世宗聽説他有史著，派散騎常侍趙邕詔示崔鴻説："聽説卿寫定諸史，很有條理，就可將寫成的隨時送呈，朕當在政務之餘閲覽。"崔鴻因他的書中有涉及國家初期的事，文字中有許多不得體之處，况且又未完成，始終未奏上。崔鴻後掌管起居注，就擅自在進呈的表章寫入《起居注》説：

臣聽説帝王興起時，雖有符命徵驗，但必定有變亂，用來剪除那敗落的政權，成就樂於推戴的君主。因此戰國紛紜，超過一百多年，而漢高祖消滅群雄，開四百年的偉業。經過文、景二帝的懷柔四方夷族，世宗的奮揚威武，纔得以使凉、朔地區同文，牂牁、越巂地區同軌。於是司馬談、司馬遷感慨漢德的興盛，傷痛諸多史事遺失，就整理舊有史籍，著成《史記》，這就是所謂輯録人事，光大那天時的意思。

從前晉惠帝不强，四方叛亂，三帝受奸臣控制，二皇死於非命，五都蕭條，化爲灰

所，五都蕭條，鞠爲煨燼。趙燕既爲長蛇，遼海緬成殊域，窮兵鋭進，以力相雄，中原無主，八十餘年。遺晉僻遠，勢略孤微，民殘兵革，靡所歸控。皇魏龍潛幽代，世篤公劉，内修德政，外抗諸僞，并冀之民，懷寶之士，襁負而至者日月相尋，雖邠岐之赴太王，謳歌之歸西伯，實可同年而語矣。太祖道武皇帝以神武之姿，接金行之運，應天順民，龍飛受命。太宗必世重光，業隆玄默。世祖雄才睿略，闡曜威靈，農戰兼修，掃清氛穢。歲垂四紀，而寰宇一同。儋耳、文身之長，卉服、斷髮之酋，莫不請朔率職，重譯來庭。隱愍鴻濟之澤，三樂《擊壤》之歌，百姓始得陶然蘇息，欣於堯舜之世。

燼。趙燕已成元凶作惡之地，遼海雜亂成爲異域，窮兵急進，以力相争雄，中原無主，八十多年。晉國地處邊遠，勢弱孤單，百姓因戰争貧困，没有能力控制。皇魏興起於幽代，世代篤厚如周祖公劉，内修德政，外抗諸國，并冀的百姓，有才能的士人，背負幼兒而來的日月相繼，即使邠岐地的人民投奔太王，唱頌歌歸順西伯，也纔可與這相比較。太祖道武皇帝以神武的身姿，接續金命的運數，應天命順民心，龍飛騰起而建國。太宗繼承大業，振興事業在沉静無爲之中。世祖雄才大略，顯曜威靈，耕戰兼治，掃清宇内污穢。歷時四十多年，而統一天下。儋耳、紋身的部落酋帥，卉服、斷髮的邊遠首領，没有不請求歸附而求官，通過翻譯到朝稱臣。憐憫廣濟四海，三唱國泰民安之頌歌，百姓開始得到恢復元氣休養生息，歡欣生活在堯舜的時代。

自晉永寧以後，雖所在稱兵，競自尊樹，而能建邦命氏成爲戰國者，十有六家。善惡興滅之形，用兵乖會之勢，亦足以垂之將來，昭明勸戒。但諸史殘缺，體例不全，編録紛謬，繁略失所，宜審正不同，定爲一書。伏惟高祖以大聖應期，欽明御運，合德乾坤，同光日月，建格天之功，創不世之法，開鑿生民，惟新大造。陛下以青陽繼統，睿武承天。應符屈己，則道高三、五；頤神至境，則洞彼玄宗。剖判百家，斟酌六籍，遠邁石渠，美深白虎。至如導禮革俗之風，昭文變性之化，固以感彼禽魚，穆兹寒暑。而况愚臣沐浴太和，懷音正始，而可不勉强難革之性，砥礪木石之心哉？誠知

自晉永寧年間以後，雖然到處舉兵，争着稱王，但能够建國稱王成爲戰國群雄的，有十六家。他們爲善爲惡興起滅亡的情狀，用兵違離與洽合的態勢，也足以垂示將來，有明顯的勸誡作用。但各史殘缺，體例不全，編録紛亂錯誤，繁簡失當，應該考證異同，編成一書。伏思高祖以大聖應天命，神明駕御天下，道德協合乾坤，光輝同於日月，建齊天的功業，創傳世的法規，開啓教育人民，維新有大成就。陛下以東宫繼大統，聰明英武上承於天。應符命而屈己，治道高過三皇五帝；修養神智到最高境界，便能洞察那深奥的道理。剖析評判百家，斟酌六經，遠超石渠閣議，美過白虎觀論。至於引導重禮儀革舊俗的風氣，彰顯文教改變人性的教化，完全可以感化飛禽游魚，和諧寒暑。何况愚臣沐浴太和時的陽光，感懷正始時的德音，豈可不勉强難變的性情，磨煉愚笨的心智呢？誠知機智不如譙允南，文才不

敏謝允南，才非承祚，然《國志》、《史考》之美，竊亦輒所庶幾。始自景明之初，搜集諸國舊史，屬遷京甫爾，率多分散，求之公私，驅馳數歲。又臣家貧禄薄，唯任孤力，至於紙盡，書寫所資，每不周接，暨正始元年，寫乃向備。謹於吏按之暇，草構此書。區分時事，各繫本録；破彼異同，凡爲一體；約損煩文，補其不足。三豕五門之類，一事異年之流，皆稽以長曆，考諸舊志，删正差謬，定爲實録。商校大略，著《春秋》百篇。至三年之末，草成九十五卷。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據蜀時書，尋訪不獲，所以未及繕成，輟筆私求，七載于今。此書本江南撰録，恐中國所無，非臣私力所能終得。其起兵僭號，事之始末，乃亦頗有，但不得此書，懼簡略不成。久思陳奏，乞敕緣邊求采，但愚賤無因，不敢輕輒。

散騎常侍、太常少卿、荆州大中正臣趙邕，忽宣明旨，敕臣送呈。不悟九皋微志，乃得上聞，奉敕欣惶，慶懼兼至。今謹以所訖者，附臣邕呈奏。臣又别作序例一卷，年表一卷，仰表皇朝統括大義，俯明愚臣著録微體。徒竊慕古人立言美意，文致疏鄙，無一可觀，簡御之日，伏深慚悸。

鴻意如此，然自正光以前，不敢顯行其書。自後以其伯光貴重當朝，知時人未能發明其事，乃頗相傳讀。亦以光故，執事者遂不論之。鴻經綜既廣，多有違謬：至如太祖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以爲改在元年；太

比陳承祚，但作《三國志》、《古史考》的美業，私下也常以爲或可達到。開始自景明初年，便搜集各國舊史，適遇遷都剛結束，舊史多分散，訪求於官府私家，奔忙數年。又臣的家庭貧窮而臣俸禄不多，惟憑自己的力量，至於紙用盡，書寫所需要的資金，經常不足，至正始元年，寫作的條件纔接近完備。謹在公務之餘，草成此書。區别時間與事件，各繫於本國實録；破解異同之處，融爲一體；删節煩雜的文字，補充不足的史實。錯字如三豕五門之類，一事而記録年月不同之説，都用長曆考定，與各舊書考校，删改訂正差錯，定成實録。比較大要，撰寫《春秋》一百篇。到三年的歲末，寫成九十五卷。衹有常璩所寫李雄父子占據蜀地時的書，未能尋到，因此没能完成，停筆再作尋求，到現在已有七年。常璩的書原是江南所作，恐怕中原没有，就不是臣私人的力量可以求得。李雄起兵與僭稱帝號，事情的始末，原本也有些記載，但未得到常璩的書，怕過於簡略不當。很早就想陳奏，請求命沿邊州鎮訪求此書，但臣愚賤而無機會，不敢輕易陳奏。

散騎常侍、太常少卿、荆州大中正臣趙邕，忽宣明旨，令臣送呈。没想到臣鶴鳴遠澤的微末志向，竟能上達，奉命而又驚又喜，慶幸與驚懼兼至。今謹將所完成的，交給臣趙邕呈奏。臣又另寫序例一卷，年表一卷，上以表明皇朝統括天下的大義，下以顯示愚臣著述的微末體例。空有羡慕古人立言的美好願望，但文字粗劣，一無可觀，到皇上檢視時，微臣深懷慚愧與恐懼。

崔鴻的本意就是這樣，但在正光年間以前，他不敢公開傳布自己的著作。以後因伯父崔光在朝中位尊望重，知道當時人不敢揭發他書中的問題，於是就到處傳揚。也因爲崔光的緣故，當政者終未深究。崔鴻的著作既然廣泛涉及各國史實，錯誤就很多：比如太祖天興二年，姚興改

宗永興二年，慕容超擒於廣固，鴻又以爲事在元年；太常二年，姚泓敗於長安，而鴻亦以爲滅在元年。如此之失，多不考正。

子子元，秘書郎。後永安中，乃奏其父書，曰："臣亡考故散騎常侍、給事黄門侍郎、前將軍、齊州大中正鴻，不殞家風，式纘世業，古學克明，在新必鏡，多識前載，博極群書，史才富洽，號稱籍甚。年止壯立，便斐然懷著述意。正始之末，任屬記言，撰緝餘暇，乃刊著趙、燕、秦、夏、凉、蜀等遺載，爲之贊序，褒貶評論。先朝之日，草構悉了，唯有李雄《蜀書》，搜索未獲，闕兹一國，遲留未成。去正光三年，購訪始得，討論適訖，而先臣棄世。凡十六國，名爲《春秋》，一百二卷，近代之事最爲備悉。未曾奏上，弗敢宣流。今繕寫一本，敢以仰呈。儻或淺陋，不回睿賞，乞藏秘閣，以廣異家。"子元後謀反，事發逃竄，會赦免。尋爲其叔鶡所殺。

年號，崔鴻以爲改在元年；太宗永興二年，慕容超在廣固被擒，崔鴻又以爲事情發生在元年；太常二年，姚泓在長安失敗，但崔鴻也以爲後秦在元年滅亡。這類失誤，大多未考證明白。

崔鴻的兒子子元，任秘書郎。後在永安年間，上奏他父親的書，説："臣亡父原散騎常侍、給事黄門侍郎、前將軍、齊州大中正崔鴻，不墜家風，繼承祖業，能勤學能明理，居於新時却必定鏡鑒往事，對以前的史事很熟悉，廣泛搜集了各類書籍，史學知識很豐富，名聲很大。年紀剛到成年，便很有著述史籍的願望。正始末年，職責屬於史官，在撰著之餘，就編輯趙、燕、秦、夏、凉、蜀等政權的遺書，爲之作贊序，并進行褒貶評論。先皇在世時，已大體完成，衹有記李雄一國的《蜀書》，未能搜求到，缺這一國，全書延遲未完。至正光三年，纔購得書籍，探討剛結束，而臣父去世。書共記十六國的事，名爲《春秋》，共一百零二卷，記近代的事最詳備。不曾上奏御覽，不敢傳播。現繕寫一本，冒昧上呈。倘若淺陋，不足受皇上重視，乞請藏在宫中，以增加一家之言。"子元後來謀反，事被揭發而逃走，遇大赦免罪。不久被他叔父崔鶡殺死。

崔長文

光從祖弟長文，字景翰。少亦徙於代都，聰敏有學識。太和中，除奉朝請。遷洛，拜司空參軍事，營構華林園。後兼員外散騎常侍，爲宕昌使主。還，授給事中、本國中正、尚書庫部郎。正始中，大修器械，爲諸州造仗都使。齊州太原太守、雍州撫軍府長史，以廉慎稱。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轉太府少卿，丞相、高陽王雍諮議參軍，太中大夫。永安中，以老拜征虜將軍、平州刺史。還家專讀佛經，不關世事。年七十九，天平初卒。贈使持節、征東將軍、齊州刺史，謚曰貞。

崔光的堂弟長文，字景翰。少年時也遷至代京，聰敏有學問及見識。太和年間，授奉朝請。遷都洛陽後，授司空參軍事，主持營建華林園。後兼員外散騎常侍，任出使宕昌的使主。回京，授給事中、本國中正、尚書庫部郎。正始年間，國家大造器械，任諸州造仗都使。歷任齊州太原太守、雍州撫軍府長史，因廉潔謹慎著稱。升輔國將軍、中散大夫，調任太府少卿，丞相、高陽王元雍諮議參軍，太中大夫。永安年間，因年老被任命爲征虜將軍、平州刺史。後回家專心讀佛經，不過問政局變動。時年七十九歲，在天平初年去世。追贈使持節、征東將軍、齊州刺史，謚號爲貞。

子慈懋，字德林。永熙初，征虜

長文的兒子慈懋，字德林。永熙初年，任征

將軍、徐州征東府長史。

崔庠

長文從弟庠，字文序。有幹用。初除侍御史、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頻使高麗，轉步兵校尉，又轉司空掾，領左右直長。出除相州長史，還，拜河陰、洛陽令，以强直稱。遷東郡太守。元顥寇逼郡界，庠拒不從命，棄郡走還鄉里。孝莊還宫，賜爵平原伯，拜潁川太守。二年五月，爲城民王早、蘭寶等所害。後贈驃騎將軍、吏部尚書、齊州刺史。子罕襲爵。齊受禪，例降。

光族弟榮先，字隆祖，涉歷經史。州辟主簿。

子鐸，有文才。冠軍將軍、中散大夫。

鐸弟覲，寧遠將軍、羽林監。

史臣曰：崔光風素虚遠，學業淵長。高祖歸其才博，許其大至，明主固知臣也。歷事三朝，師訓少主，不出宫省，坐致台傅，斯亦近世之所希有。但顧懷大雅，托迹中庸，其於容身之譏，斯乃胡廣所不免也。鴻博綜古今，立言爲事，亦才志之士乎？

虜將軍、徐州征東府長史。

長文的堂弟崔庠，字文序。有才幹。起初任侍御史、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多次出使高麗，改任步兵校尉，又改任司空掾，兼左右直長。出任相州長史，回京，任河陰、洛陽令，以剛直著稱。升東郡太守。元顥侵犯郡境，崔庠拒絶歸降，棄官逃回故鄉。孝莊帝回到洛陽，賜爵平原伯，授潁川太守。永熙二年五月，被城民王早、蘭寶等殺害。後追贈驃騎將軍、吏部尚書、齊州刺史。他的兒子崔罕承襲爵位。齊受禪讓建國，依例降爵位。

崔光的同族弟榮先，字隆祖，涉獵經書史籍。州召用任主簿。

榮先的兒子崔鐸，有文才。任冠軍將軍、中散大夫。

崔鐸的弟弟崔覲，官至寧遠將軍、羽林監。

史臣曰：崔光風度純樸且虚懷遠志，學問博大精深。高祖認可他的博學，贊許他將有大成就，明主確實能知臣下。崔光歷奉三帝，教導少主，足不出宫禁，安坐而官致宰相和皇帝師傅，這也是近代所少有的。但心懷風雅，行爲中庸，他求容身而受譏諷，這是胡廣一類人不能免的。崔鴻博通今古，以著述爲業，也是有才能及志向的文人吧？

魏書卷六十八

列傳第五十六

甄琛　高聰

甄琛

甄琛，字思伯，中山毋極人，漢太保甄邯後也。父凝，州主簿。琛少敏悟，閨門之內，兄弟戲狎，不以禮法自居。頗學經史，稱有刀筆，而形貌短陋，鮮風儀。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弈棋棄日，至乃通夜不止。手下蒼頭常令秉燭，或時睡頓，大加其杖，如此非一。奴後不勝楚痛，乃白琛曰："郎君辭父母，仕宦京師，若爲讀書執燭，奴不敢辭罪，乃以圍棋，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琛惕然慚感，遂從許叡、李彪假書研習，聞見益優。

甄琛，字思伯，中山毋極人，是漢太保甄邯的後代。父親甄凝，任州主簿。甄琛少年時聰明，內室之中，兄弟相互戲弄，不以講禮法自居。多學經書史籍，以善寫文章知名，但身短貌醜，沒有風度。被舉薦爲秀才。入京城數年，頗因好下棋浪費時間，甚至通宵不止。常令手下的僕人舉燭，僕人有時打盹，就被痛打，如此不止一次。僕人後來不能忍受痛苦，就對甄琛說："郎君辭別父母，到京城做官，如爲讀書令奴執燭，奴不敢辭罪，却因下圍棋，日夜不止，難道是赴京的本意？而又因此賜我杖責，不是很沒道理嗎！"甄琛驚悟而有愧感，於是向許叡、李彪借書研讀，學識日見增長。

太和初，拜中書博士，遷諫議大夫，時有所陳，亦爲高祖知賞。轉通直散騎侍郎，出爲本州征北府長史，後爲本州陽平王頤衛軍府長史。世宗踐祚，以琛爲中散大夫、兼御史中尉，轉通直散騎常侍，仍兼中尉。琛表曰：

太和初年，授中書博士，升諫議大夫，經常有所陳述，也受到高祖賞識。改任通直散騎侍郎，出任定州征北府長史，後任定州陽平王元頤衛軍府長史。世宗登基，任命甄琛爲中散大夫、兼御史中尉，改任通直散騎常侍，仍兼中尉。甄琛上表說：

> 王者道同天壤，施齊造化，濟時拯物，爲民父母。故年穀不登，爲民祈祀。乾坤所惠，天子順之；山川秘利，天子通之。苟益生民，損躬無吝，如或所聚，唯爲賑恤。是以《月

> 君王的道德如同天地，普育萬物，救濟時難拯恤生靈，作百姓的父母。所以收成不好，君王就替百姓祈求祭祀。天地所恩賜給百姓的，天子就順應天意；山川深藏的財富，天子就開啓以通民生。如果有益於百姓，君王損害自己的身體也不吝惜，如果有

令》稱：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禽獸者，皆野虞教導之；其迭相侵奪者，罪之無赦。此明導民而弗禁，通有無以相濟也。《周禮》雖有川澤之禁，正所以防其殘盡，必令取之有時。斯所謂鄣護雖在公，更所以爲民守之耳。且一家之長，惠及子孫，一運之君，澤周天下，皆所以厚其所養，以爲國家之富。未有尊居父母，而醯醢是吝；富有萬品，而一物是規。今者，天爲黔首生鹽，國與黔首鄣護，假獲其利，是猶富專口斷不及四體也。且天下夫婦歲貢粟帛。四海之有，備奉一人；軍國之資，取給百姓。天子亦何患乎貧，而苟禁一池也。

古之王者，世育其民，或水火以濟其用，或巢宇以誨其居，或教農以去其飢，或訓衣以除其弊。故周《詩》稱"教之誨之，飲之食之"，皆所以撫覆導養，爲之求利者也。臣性昧知理，識無遠尚，每觀上古愛民之迹，時讀中葉驟税之書，未嘗不嘆彼遠大，惜此近狹。今僞弊相承，仍崇關廛之税；大魏恢博，唯受穀帛之輸。是使遠方聞者，罔不歌德。昔亶父以棄寶得民，《碩鼠》以受財失衆。君王之義，宜其高矣；魏之簡税，惠實遠矣。語稱出内之吝，有司之福；施惠之難，人君之禍。夫以府藏之物，猶以不施而爲災，况府外之利，而可吝之於黔首？且善藏者藏於民，不善藏者藏於府。藏於民者民欣而君富，藏於府者國怨而民

所聚斂，也祇爲賑濟百姓。所以《月令》中説：山林大澤中，有能够獲取蔬菜及鳥獸的，都經由野虞官教導他們。百姓如果相互侵奪，便嚴懲而决不赦免。這是要引導人民利用而不是去禁止，讓人民互通有無以相互接濟。《周禮》中雖載有禁山川的條文，正是防止百姓采殺過度，要求他們取之有時。這就是所謂保護山川的責任在國家，却是爲百姓看守財富而已。况且一家之長，恩惠及於子孫，一朝之君，恩澤普及天下，都是要豐富養生的物品，作爲國家的財富。没有尊爲父母的，却吝惜肉醬；富有萬物，却一物都不許擅取。目前，天爲百姓生出食鹽，國家爲百姓看護，憑此取利，就如同專門滿足口味而未使四肢受益。何况天下男女每年上繳糧食布帛。四海所有的物品，都全用來奉養皇上；軍國所需，盡從百姓處取得。身爲天子又何愁貧困，而要禁止百姓用一池鹽呢。

古代的君王，世代養育自己的人民，或者治水取火以供百姓利用，或者築巢造屋以教百姓安居，或者教百姓耕作以免飢餓，或者勸百姓織布以穿衣。所以周的《詩經》中説"教之誨之，飲之食之"，都是君主撫育教導百姓，爲他們求利。臣生性昧於學習道理，見識也不高遠，但每當看到上古君主愛民的事迹，時或讀到中世君主急於收税的記載，没有不感嘆那上古君主襟懷遠大，可惜這中世君主器度狹淺的。今日僞政權弊病傳承，於是就重視關市的税收；大魏器度恢宏，祇接受糧食布帛的税收。所以使遠方聽説的百姓，没有不歌頌國家恩德的。過去亶父因拋棄財寶而得民心，《碩鼠》一詩講斂財却喪失民心。君主的道義原則，應該取那高境界；大魏的減少税收，恩惠實在意義深遠。前人説拿出府庫的珍藏，是造福官府；難於施恩惠給百姓，是遺禍給君主。已經收藏在府庫中的物品，還因爲不肯施散而導致災禍，何况未收進的利益，哪可吝惜不給百

貧。國怨則示化有虧，民貧則君無所取。願弛兹鹽禁，使沛然遠及，依《周禮》置川衡之法，使之監導而已。

姓？况且善於收藏財富的將財富藏在民間，不會收藏的藏在府庫。藏富在民間的人民歡欣而君主自然富足，藏富在府庫的舉國怨恨而百姓貧困。舉國怨恨就教化有虧缺，百姓貧困就是君主無處取財。願取消食鹽的禁令，使國家的恩澤如及時雨遠播，依照《周禮》設置川衡官的方法，令他們監督指導而已。

詔曰："民利在斯，深如所陳。付八座議可否以聞。"

詔令説："百姓的利益在此，確如所陳奏。交付尚書令等商議可否施行後再上報。"

司徒、録尚書、彭城王勰，兼尚書邢巒等奏："琛之所列，富乎有言，首尾大備，或無可貶。但恐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是用遲回，未謂爲可。竊惟古之善爲治者，莫不昭其勝途，悟其遠理，及於救世，升降稱時。欲令豐無過溢，儉不致弊，役養消息，備在厥中，節約取足，成其性命。如不爾者，焉用君爲？若任其生産，隨其啄食，便是芻狗萬物，不相有矣。自大道既往，恩惠生焉，下奉上施，卑高理睦。然恩惠既交，思拯之術廣，恒恐財不賙國，澤不厚民。故多方以達其情，立法以行其志。至乃取貨山川，輕在民之貢；立税關市，裨十一之儲。收此與彼，非利己也；回彼就此，非爲身也。所謂集天地之産，惠天地之民，藉造物之富，賑造物之貧。徹商賈給戎戰，賦四民贍軍國，取乎用乎，各有義已。禁此淵池，不專大官之御；斂此匹帛，豈爲後宫之資？既潤不在己，彼我理一，猶積而散之，將焉所吝？且税之本意，事有可求，固以希濟生民，非爲富賄藏貨。不爾者，昔之君子何爲然哉？是以後來經圖，未之或改。故先朝商校，小大以情，降鑒之流，興復鹽禁。然自行以來，典司多怠，出入之間，事不如法，遂令細民

司徒、録尚書、彭城王元勰，兼尚書邢巒等上奏説："甄琛所陳述，極富言辭，前後完備，似乎没有什麽可挑剔的。但恐怕坐着空談則道理高妙，施行起來就事有闕失，因此遲疑，未敢説可行。古代善於治國者，無不明白取勝的途徑，領悟深遠的道理，當救世的時刻，進退升降就合於實際。想要使豐足而不過多，節儉而不至於使人困敝，休養生息，全在於折衷，節制獲取的程度在够用，保全百姓與萬物的性命。如果不是這樣，要君主有什麽用？假如聽任百姓擅自生産，隨便去取，那就百姓萬物，不會存在了。自從天道已經存在，恩惠就産生了，下民奉侍君主而君主施惠下民，卑賤與高貴的規則通順。然而恩惠既已施行，考慮拯救百姓的辦法就要多，常害怕財富不能周濟國家所需，君主的恩澤不能厚養百姓。因此用多種方法以通達民情，建立法規以推行君主的志向。至於取山川之利，是爲減輕編户的貢納；在關市立税法，是爲十分之一税收的儲備。這裏收而那裏給，不是利己；减少那收受這，不是爲君主一人。所謂匯集天地的産物，施惠給天地的人民，藉天賜萬物的財富，賑濟百姓的窮困。徵收商税供給作戰，四民納賦以贍養國家，取財用財，各有道理。禁止百姓擅用這深池，不是專門考慮宫廷的用度；聚斂這些布帛，哪裏是爲後宫的需要？既然利潤不在一己，彼此道理一致，猶如積累後却又施散，將有什麽吝惜？况且收税的本意，是因事情本身就可求得錢財，本來是以這來養濟百姓，不是爲富有收藏錢財。否則，過去的賢人爲何這樣做呢？因此後來

怨嗟，商販輕議，此乃用之者無方，非興之者有謬。至使朝廷明識，聽瑩其間，今而罷之，懼失前旨。一行一改，法若易棋，參論理要，宜依前式。"詔曰："司鹽之税，乃自古通典，然興制利民，亦代或不同，苟可以富氓益化，唯理所在。甄琛之表，實所謂助政毗治者也，可從其前計，使公私并宜，川利無擁。尚書嚴爲禁豪强之制也。"

的治國者，没有人改動。所以先帝考慮法規，事不論大小都從情理出發，借鑒事物源流，恢復鹽禁。但自實施以來，掌管者多懈怠，實際執行之中，處置不依法令，於是使百姓怨恨嘆息，商販隨意議論，這是用法者没有規矩，不是立法者有錯誤。現在使得朝中明智的大臣，處在聽從與琢磨之間，現在就停止鹽禁，恐怕違失以前的規定。一行一改，法規如下棋悔子一樣輕率，參考議論而舉其理由，應該依舊例施行。"詔令説："掌管收取鹽税，本來是自古的通則，然而興建制度以利百姓，也是各代有不同，衹要可以富百姓又有益教化，就是理之所在。甄琛的表章，確是所謂有助政令輔弼治國的建議，可依從他前文計議，使公私各得其宜，山川之利没有壅滯。尚書省應嚴立禁止豪强的法規。"

詔琛參八座議事。尋正中尉，常侍如故。遷侍中，領中尉。琛俯眉畏避，不能繩糾貴游，凡所劾治，率多下吏。於時趙脩盛寵，琛傾身事之。琛父凝爲中散大夫，弟僧林爲本州别駕，皆托脩申達。至脩奸詐事露，明當收考，今日乃舉其罪。及監决脩鞭，猶相隱惻，然告人曰："趙脩小人，背如土牛，殊耐鞭杖。"有識以此非之。脩死之明日，琛與黄門郎李憑以朋黨被召詣尚書，兼尚書元英、邢巒窮其阿附之狀。琛曾拜官，諸賓悉集，巒乃晚至，琛謂巒曰："卿何處放蛆來，今晚始顧?"雖以戲言，巒變色銜忿，及此，大相推窮。司徒公、録尚書、北海王詳等奏曰："臣聞黨人爲患，自古所疾；政之所忌，雖寵必誅，皆所以存天下之至公，保靈基於永業者也。伏惟陛下纂聖前暉，淵鑒幽慝，恩斷近習，憲軌唯新，大政蔚以增光，鴻猷於焉永泰。謹案：侍中、領御史中尉甄琛，身居直法，糾擿是司，風邪響黷，猶宜劾糾，况趙脩奢暴，聲著内外，侵公害

詔令甄琛參加尚書八座等議事。隨即正授中尉，常侍職依舊。升侍中，兼中尉。甄琛俯首奉迎畏懼權貴，不敢糾劾顯官貴族，所有被他彈劾治罪的人，都是小官吏。當時趙脩非常受皇帝寵信，甄琛竭力奉迎趙脩。甄琛的父親甄凝被授中散大夫，弟僧林任本州的别駕，都是托趙脩向皇上求得。到趙脩失寵而奸詐的事暴露時，明日準備收審，今日甄琛纔舉報他的罪狀。到監督對趙脩施鞭刑時，還有同情的樣子，却告訴他人説："趙脩真是小人，背如土牛，特别經得起鞭打。"有識之士因此輕視甄琛。趙脩被鞭打致死的第二天，甄琛與黄門郎李憑以朋黨的罪名被召至尚書省，兼尚書元英、邢巒追究二人阿附趙脩的情况。先前甄琛升官時，衆官都集在一處祝賀，邢巒却遲到了，甄琛對邢巒説："卿到何處放蛆去了，這麽晚纔來?"雖是玩笑話，邢巒當時就面色陰沉而含恨在心，到此時，便非常認真地追查盤問。司徒公、録尚書、北海王元詳等上奏説："臣聽説黨人成爲禍患，自古就令人痛恨；政事所忌諱，雖寵愛也必定誅殺，這都是爲保存天下的公理，維護先王的基業永存。陛下繼承大位光耀先祖，明鑒深照幽暗險匿，恩情斷於近臣，衹以振興法規爲目的，大政蔚然增光，偉業因而永泰。謹慎考察：侍中、兼御史中尉甄琛，身居監

私，朝野切齒。而琛嘗不陳奏，方更往來，綢繆結納，以爲朋黨，中外影響，致其談譽。令布衣之父，超登正四之官；七品之弟，越陟三階之禄。虧先皇之選典，塵聖明之官人。又與武衛將軍、黄門郎李憑相爲表裏，憑兄叨封，知而不言。及脩釁彰，方加彈奏。生則附其形勢，死則就地排之，竊天之功以爲己力，仰欺朝廷，俯罔百司，其爲鄙詐，於兹甚矣。不實不忠，實合貶黜。謹依律科徒，請以職除。其父中散，實爲叨越，雖皇族帝孫，未有此例，既得不以倫，請下收奪。李憑朋附趙脩，是親是仗，交游之道，不依恒度，或晨昏從就，或吉凶往來，至乃身拜其親，妻見其子，每有家事，必先請托。緇點皇風，塵鄙正化。此而不糾，將何以肅整阿諛，奬厲忠概！請免所居官，以肅風軌。”奏可。琛遂免歸本郡，左右相連死黜者三十餘人。

察的職務，承擔糾彈的責任，聽説有邪惡及污濁，都應該彈劾追糾，何况趙脩奢侈暴虐，名聲傳遍四方，侵吞公物又逼奪私産，官民都切齒痛恨。而甄琛却從不陳奏，還與惡人往來，結交密切，成爲朋黨，内外勾結照應，相互褒揚聲譽。使本是平民的父親，越級登上正四品的官位；七品官的弟弟，擢升三階取禄。虧損先皇立下的選官法典，玷污皇上明於授職的名聲。又與武衛將軍、黄門郎李憑互爲表裏，李憑的兄長濫得封官，甄琛知而不言。到趙脩的罪惡暴露，纔加彈劾。趙脩在世就依附他的權勢，趙脩死時當場痛駡，竊天功爲己功，上欺朝廷，下騙百官，甄琛的行爲卑鄙狡詐，在此全顯示出來。不誠實又不忠心，實在應該貶官降級。謹依法律判處徒刑，請求用官職抵除。他父親的中散官位，實際上是濫得，雖是皇族帝孫，也没有此例，既然得官不合法，請下令奪去。李憑與趙脩結爲朋黨，是親友又是靠山，交游的方式，不依常規，或者從早到晚跟在一起，或者在吉凶事中往來，甚至親自跪拜趙脩的尊親，讓自己的妻子會見趙脩的兒子，每當家中有事，一定先請求照顧。污染了清明的皇風，玷污了嚴正的教化。如果不予追究，將如何整肅阿諛的風氣，褒奬鼓勵忠直的節操！請免李憑、甄琛的官職，以嚴肅教化法度。”奏請被批准。甄琛於是被免官回歸故鄉。他左右受連累被殺及被貶的有三十多人。

始，琛以父母年老，常求解官扶侍，故高祖授以本州長史。及貴達，不復請歸，至是乃還供養。數年，遭母憂。母鉅鹿曹氏，有孝性，夫氏去家，路逾百里，每得魚肉菜果珍美口實者，必令僮僕走奉其母，乃後食焉。琛母服未闋，復喪父。琛於塋兆之内，手種松柏，隆冬之月，負掘水土。鄉老哀之，咸助加力。十餘年中，墳成木茂。與弟僧林誓以同居没齒。專事産業，躬親農圃，時以鷹犬馳逐自娱。朝廷有大事，猶上表陳情。

當初，甄琛因父母年老，常請求解除官職回家養親，因此高祖授他任家鄉所居州的長史。到顯達以後，不再請求還鄉，到免官後纔還鄉奉侍雙親。數年後，母親去世。他的母親鉅鹿的曹氏，有孝心，丈夫的家距娘家超過一百里，曹氏每次得到魚肉菜果等珍美食品，必定令僕人送些給母親，然後纔自食。甄琛爲母守喪還未到期，又喪父。甄琛在墓地内，親自種下松柏，隆冬臘月，掘土挑水。鄉間父老同情他，都來幫忙出力。十多年中，墳修好而樹茂盛。與弟弟僧林發誓要同居到老。專心從事産業，親自耕田種菜，經常架鷹唤犬以狩獵自娱。朝廷中有大事，還上表陳奏意見。

久之，復除散騎常侍、領給事黄門侍郎、定州大中正。大見親寵，委以門下庶事，出參尚書，入厠帷幄。琛，高祖時兼主客郎，迎送蕭賾使彭城劉纘，琛欽其器貌，常嘆咏之。纘子晣爲朐山戍主，晣死，家屬入洛。有女年未二十，琛已六十餘矣，乃納晣女爲妻。婚日，詔給厨費，琛深所好悦，世宗時調戲之。盧昶敗於朐山，詔琛馳驛檢按。

很久以後，又任命甄琛爲散騎常侍、兼給事黄門侍郎、定州大中正。大受皇帝的寵愛，門下省事務交他處理，出則參加尚書會議，入則參與機要。甄琛，高祖時曾兼任主客郎，迎送過蕭賾的使者彭城人劉纘，甄琛欽佩劉纘的風度儀容，常常感嘆追懷。劉纘的兒子劉晣任朐山戍主，劉晣死後，家屬遷入洛陽。劉晣有位女兒而年齡不足二十，甄琛已六十多歲，就娶這女子做妻子。結婚那天，皇帝詔令賜給宴席費用，甄琛非常喜歡少妻，世宗經常以此作笑料。盧昶在朐山失敗，詔令甄琛速往調查按察。

遷河南尹，加平南將軍，黄門、中正如故。琛表曰：

《詩》稱"京邑翼翼，四方是則"者，京邑是四方之本，安危所在，不可不清。是以國家居代，患多盗竊，世祖太武皇帝親自發憤，廣置主司，里宰皆以下代令長及五等散男有經略者乃得爲之。又多置吏士，爲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禁止。今遷都已來，天下轉廣，四遠赴會，事過代都，五方雜沓，難可備簡，寇盗公行，劫害不絶，此由諸坊混雜，厘比不精，主司暗弱，不堪檢察故也。凡使人攻堅木者，必爲之擇良器。今河南郡是陛下天山之堅木，盤根錯節，亂植其中。六部里尉即攻堅之利器，非貞剛精鋭，無以治之。今擇尹既非南金，里尉鉛刀而割，欲望清肅都邑，不可得也。里正乃流外四品，職輕任碎，多是下才，人懷苟且，不能督察，故使盗得容奸，百賦失理。邊外小縣，所領不過百户，而令長皆以將軍居之。京邑諸坊，大者或千户、五百户，其中皆王公卿尹，貴勢姻戚，豪猾僕隸，蔭養奸徒，高門

升任河南尹，加授平南將軍，黄門侍郎、中正職依舊。甄琛上表説：

《詩經》中説"京邑翼翼，四方是則"，京城是四方的根本，社稷安危所在，不可不太平。所以國家設都居代時，憂慮盗賊衆多，世祖太武皇帝親自發憤努力，廣設主管部門及里宰等職，都以任過令長及五等散男中有才幹者充任。又多配備士兵，作爲左右，提高他們的地位及待遇，代的盗賊纔被禁止。而今遷都以來，國土更加廣闊，四方遠來會於京城，事務多過代都，五方人衆雜沓而至，難以全部清查其來歷，因此寇盗公然行凶，搶劫傷害的事不斷發生，這都是由於諸坊混雜，管理不精，主管部門昏昧軟弱，不能勝任糾察職責的緣故。凡是要令人砍伐堅硬的木頭，一定要爲他選擇利器。現在河南郡就是陛下天山中的硬木，盤根錯節，混亂長在山中。六部里尉等就是攻堅的利器，不是忠正剛直的精鋭之士，就不能管好治安。現在選擇的郡尹已不是良才，里尉諸人如鉛刀割肉，期望以此能清理整頓京城，是不可能的。里正是流外四品，官職輕微而任務瑣碎，擔任者多是能力低下的人，人人都懷有苟且一時的想法，不能認真督察，故而使盗賊有容奸的場所，各種賦税失去規則。邊遠外地的小縣，所管百姓不過一百户，但縣令長都是將軍充任。京城的各坊，大坊或有一千户、五百户，其中都是王

邃宇，不可干問。又有州郡俠客，蔭結貴游，附黨連群，陰爲市劫，比之邊縣，難易不同。今難彼易此，實爲未愜。王者立法，隨時從宜，改弦易調，明主所急。先朝立品，不必即定，施而觀之，不便則改。今閑官静任，猶聽長兼，況煩劇要務，不得簡能下領？請取武官中八品將軍已下幹用貞濟者，以本官俸恤，領里尉之任，各食其禄，高者領六部尉，中者領經途尉，下者領里正。不爾，請少高里尉之品，選下品中應遷之者，進而爲之。則督責有所，輦轂可清。

公高官，權貴親戚，凶悍狡猾的僕從，及他們庇護的惡徒，處處高門深院，他人不敢過問。又有州郡來的俠客，暗中結交貴族高官，結黨成群，暗中把持市坊劫掠，與邊遠縣相比，管理有難易的區别。目前以管理小縣爲難却以管京坊爲易，實在是不合情理。君王立法，要適應時事變化，加以改革調整，是明主當務之急。先朝制定官品，不是立即確定，而是在施行中加以觀察，有不合適的就改變。現在閑官與輕鬆的職務，還允許長期兼任，何况煩重的重要職務，就不能簡選能員下兼低職？請選取武官中八品將軍以下有能力又忠於職守的人，保持原品位的待遇，兼任里尉的職務，各自領原來的俸禄，品高的兼六部尉，中等的兼經途尉，下等的兼里正。如不能這樣，就請稍提高里尉官的品級，選下品中應升遷的官員，進級充任。就會使督促有着落，京城可得清静。

詔曰："里正可進至勛品，經途從九品，六部尉正九品諸職中簡取，何必須武人也？"琛又奏以羽林爲游軍，於諸坊巷司察盗賊。於是京邑清静，至今踵焉。

詔令説："里正的品級可進入勛品，經途尉選從九品，六部尉則從正九品諸官中選取，何必定要從武官中選任？"甄琛又奏請派羽林軍作爲巡邏兵，在各坊里巷中巡察盗賊。於是京城治安好轉，這方法沿用到現在。

轉太子少保，黄門如故。大將軍高肇伐蜀，以琛爲使持節、假撫軍將軍，領步騎四萬爲前驅都督。琛次梁州獠亭，會世宗崩，班師。高肇既死，以琛，肇之黨也，不宜復參朝政，出爲營州刺史，加安北將軍。歲餘，以光禄大夫李思穆代之，時年六十五矣，遂停中山，久之乃赴洛。除鎮西將軍、凉州刺史，猶以琛高氏之昵也，不欲處之於内。尋徵拜太常卿，仍以本將軍出爲徐州刺史。及入辭肅宗，琛辭以老，詔除吏部尚書，將軍如故。未幾，除征北將軍、定州刺史，衣錦晝游，大爲稱滿。治體嚴細，甚無聲譽。崔光辭司徒之授也，琛與光書，外相抑揚，内實附會也。

改任太子少保，黄門侍郎職依舊。大將軍高肇率兵伐蜀，任命甄琛爲使持節、暫任撫軍將軍，領步兵騎兵共四萬人作爲前鋒都督。甄琛率兵到梁州獠亭，遇世宗逝世，撤軍。高肇死後，因甄琛是高肇的同黨，不應再參預朝政，出任營州刺史，加授安北將軍。過一年多，任命光禄大夫李思穆接替他，這時甄琛已六十五歲，於是就停留在中山，過了很久纔返回洛陽。授鎮西將軍、凉州刺史，還是因甄琛與高肇親近，朝廷不想讓他在京中任職。不久召回授太常卿，仍以原將軍出任徐州刺史。到入宫辭别肅宗時，甄琛以年老爲由辭職，詔令授吏部尚書，將軍依舊。不久，授征北將軍、定州刺史，甄琛任家鄉刺史如穿錦衣在白天炫耀，非常滿足。治民嚴苛細碎，很没有聲譽。崔光辭讓司徒的任命，甄琛給崔光寫信，表面是批評，實際上是奉迎。崔光也揣度

光亦揣其意，復書褒美以悦之。徵爲車騎將軍、特進，又拜侍中。以其衰老，詔賜御府杖，朝直杖以出入。

正光五年冬卒。詔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萬、物七百段、蠟三百斤。贈司徒公、尚書左僕射，加後部鼓吹。太常議謚“文穆”。吏部郎袁翻奏曰：

案禮：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生於己，名生於人，故闔棺然後定謚。皆累其生時美惡，所以爲將來勸戒，身雖死，使名常存也。凡薨亡者，屬所即言大鴻臚，移本郡大中正，條其行迹功過，承中正移言公府，下太常部博士評議，爲謚列上。謚不應法者，博士坐如選舉不以實論。若行狀失實，中正坐如博士。自古帝王莫不殷勤重慎，以爲褒貶之實也。今之行狀，皆出自其家，任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無復相是非之事。臣子之欲光揚君父，但苦迹之不高，行之不美，是以極辭肆意，無復限量。觀其狀也，則周孔聯鑣，伊顏接衽；論其謚也，雖窮文盡武，罔或加焉。然今之博士與古不同，唯知依其行狀，又先問其家人之意，臣子所求，便爲議上，都不復斟酌與奪，商量是非。致號謚之加，與泛階莫異，專以極美爲稱，無復貶降之名，禮官之失，一至於此！案甄司徒行狀，至德與聖人齊踪，鴻名共大賢比迹，“文穆”之謚，何足加焉？但比來贈謚，於例普重，如甄琛之流，無不複謚。謂宜依謚法“慈

到他的用意，回信贊揚以取悦他。召回任命爲車騎將軍、特進，又授侍中。因他衰老，詔令賜給御府杖，上朝時可拄杖出入宫廷。

正光五年冬去世。詔令給貴族用棺木、朝服一具、衣一套、錢十萬、物七百段、蠟三百斤。追贈司徒公、尚書左僕射，加後部鼓吹。太常議定謚號爲“文穆”。吏部郎袁翻進奏説：

根據禮：謚，是行爲的痕迹；號，是功勞的標志；車馬服飾，是品級的顯示。所以作爲大得大名聲，作爲小得小名聲。作爲出於自己，名聲出於他人，因此蓋棺以後定謚號。都是累計那生前的美惡，用作將來的勸誡，身雖死，却使名聲常存。凡高官去世，所在機構就將他的生平報告大鴻臚，大鴻臚移文給死者本鄉的大中正，條舉死者的經歷與功過，經中正官審定移文公府，公府下交太常布置博士評議，擬定謚號上奏。議謚號不合法規，博士的罪名以選舉官吏不當處置。如果是記述死者生平的行狀失實，中正的罪名等同博士。自古帝王對此没有不重視而謹慎的，以求褒貶真實。目前的行狀，都出自死者家人，聽任那臣子自己説君父的言行，就不再有批評的言語。臣子期望光大宣揚君父的行爲，衹苦於成就不高大，行爲不美好，因此肆意誇張，不再有限度。看死者的生平業績，則與周公、孔子相等，與伊尹、顔回相連；論死者的謚號，雖窮文盡武，無以復加。然而現在的博士又與古代不同，衹知依照行狀，又先詢問死者家人的意見，按臣子的要求，就議決奏請，都不再斟酌取捨，商量是非。致使追贈謚號，與泛升品級無異，專以極美的文字爲稱號，不再有貶斥的意義，禮官的失誤，已到此地步！考察甄司徒的行狀，高尚的品德與聖人齊踪，美好的名聲和大賢比迹，“文穆”的謚號，怎能顯示呢？但向來的贈謚，依慣例普遍過重，如甄琛之流的高官，没有不用複謚的。臣認爲應依謚法“慈惠愛民曰孝”，應謚稱

惠愛民曰孝”，宜謚曰孝穆公。自今已後，明勒太常、司徒有行狀如此，言辭流宕，無復節限者，悉請裁量，不聽爲受。必準人立謚，不得甚加優越。復仍踵前來之失者，付法司科罪。

從之。琛祖載，肅宗親送，降車就輿，吊服哭之，遣舍人慰其諸子。琛性輕簡，好嘲謔，故少風望。然明解有幹具，在官清白。自高祖、世宗咸相知待，肅宗以師傅之義而加禮焉。所著文章，鄙碎無大體，時有理詣，《磔四聲》、《姓族廢興》、《會通緇素三論》，及《家誨》二十篇，《篤學文》一卷，頗行於世。

孝穆公。自今以後，要明令太常、司徒有行狀如此，言辭誇張不實，没有節制的，都要認真裁定，不許接受。一定要根據人品立謚，不得再給優待。有仍然接着效法以前錯誤的人，交付司法部門論罪。

皇帝批准此奏。甄琛的棺木出葬，肅宗親自去送，下車走至靈車，穿喪服哭别，派舍人安慰他的兒子們。甄琛性情輕浮簡慢，好嘲笑他人，因此聲望不高。但聰明有能力，任職清廉。自高祖、世宗都很賞識，肅宗因他是師傅更優待他。所著的文章，低劣瑣碎不合大體，但有些還有條理，《磔四聲》、《姓族廢興》、《會通緇素三論》，以及《家誨》二十篇，《篤學文》一卷，頗在世間流傳。

甄侃

琛長子侃，字道正。郡功曹，釋褐秘書郎。性險薄，多與盜劫交通。隨琛在京，以酒色夜宿洛水亭舍，毆擊主人，爲司州所劾，淹在州獄，琛大以慚慨。廣平王懷爲牧，與琛先不協，欲具案窮推。琛托左右以聞，世宗遣白衣吳仲安敕懷寬放，懷固執治之。久乃特旨出之。侃自此沉廢，卒於家。

甄琛的長子甄侃，字道正。郡召用爲功曹，初授秘書郎。性情陰險刻薄，經常與盜賊勾結。隨甄琛在京城，因追逐酒色夜宿在洛水亭舍，毆打主人，被司州官府彈劾，收押在州監獄中，甄琛羞慚憤慨。廣平王元懷任州牧，先前與甄琛不合，想立案徹底追查。甄琛托皇帝的親信報告皇帝，世宗遣白衣吳仲安帶命令給元懷，要他寬大放人，元懷堅持要嚴懲。很久以後經皇上特旨甄侃纔得出獄。甄侃從此不能做官，死於家中。

甄楷

侃弟楷，字德方。粗有文學，頗習吏事。永平中，上《高祖頌》十二篇，文多不載，優詔報之。琛啓除秘書郎。世宗崩未葬，楷與河南尹丞張普惠等飲戲，免官。任城王澄爲司徒，引爲公曹參軍。稍遷尚書儀曹郎，有當官之稱。

肅宗末，定州刺史、廣陽王淵被徵還朝，時楷丁憂在鄉，淵臨發，召楷兼長史，委以州任。尋值鮮于脩禮、毛普賢等率北鎮流民反於州西北之左人城，屠村掠野，引向州城。州城之内，先有燕恒雲三州避難之户，

甄侃的弟弟甄楷，字德方。粗通文墨，略熟習公務。永平年間，上《高祖頌》十二篇，文章多不收載，皇上下詔表揚他。甄琛啓請他任秘書郎。世宗逝世後還未安葬，甄楷與河南尹丞張普惠等人一起飲酒取樂，免官。任城王元澄任司徒，召用任公曹參軍。漸升至尚書儀曹郎，有稱職的名聲。

肅宗末年，定州刺史、廣陽王元淵被召還朝，當時甄楷在家守喪，元淵臨走時，召甄楷兼長史，將州中事務托付給他。不久就發生鮮于脩禮、毛普賢等人率北鎮流民在州西北的左人城謀反。叛軍屠殺村民并掠奪鄉野，直撲州城。州城内，先已有燕、恒、雲三州的避難户，都依傍市

皆依傍市廛，草廬攢住。脩禮等聲云欲收此輩，共爲舉動。既外寇將逼，恐有内應，楷見人情不安，慮有變起，乃收州人中粗豪者皆殺之，以威外賊，固城民之心。及刺史元固、大都督楊津等至，楷乃還家。後脩禮等忿楷屠害北人，遂掘其父墓，載棺巡城，示相報復。

孝莊時，徵爲中書侍郎。尒朱榮之死，帝以其堪率鄉義，除試守常山太守，賜絹二百匹。出帝初，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遷衛將軍、右光禄大夫。齊文襄王取爲儀同府諮議參軍。天平四年卒，年四十六。贈驃騎將軍、秘書監、滄州刺史。

楷弟寬，字仁規。自員外散騎侍郎、本州别駕，稍遷太尉從事中郎、治書侍御史。武定初，謝病還鄉，卒於家。

僧林，終於鄉里。

甄密

琛從父弟密，字叔雍。清謹少嗜欲，頗涉書史。太和中，奉朝請。密疾世俗貪競，乾没榮寵，曾作《風賦》以見意。後參中山王英軍事，英鍾離敗退，鄉人蘇良没於賊手，密盡私財以贖之。良既歸，傾資報密，密一皆不受，謂良曰："濟君之日，本不求貨，豈相贖之意也?"

歷太尉鎧曹，遷國子博士。肅宗末，通直散騎常侍、冠軍將軍。時賊帥葛榮侵擾河北，裴衍、源子邕敗没，人情不安，詔密爲相州行臺，援守鄴城。莊帝以密全鄴之勛，賞安市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户。遷平東將軍、光禄大夫，領廷尉少卿，尋轉征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孝静初，車騎將軍、廷尉卿，在官有平直之譽。

肆民居，建草屋聚集安身。脩禮等人放風説要招收這些人，共同舉事。外敵既然將逼近，便都怕有内應，甄楷見人心不安，顧慮有變亂在城中發生，於是捕捉州城内流民中有氣力的人全部殺害，用以恐嚇外敵，安定城民的心。到刺史元固、大都督楊津率兵趕到，甄楷纔還鄉居住。後來脩禮等人忿恨甄楷屠殺北鎮流民，於是掘毁他父親的墳墓，拖着棺木巡示各城，表示報復。

孝莊帝時，召爲中書侍郎。尒朱榮被殺後，皇帝因甄楷能勝任率領民團的任務，授他試守常山太守，賜絹二百匹。出帝初年，授征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升衛將軍、右光禄大夫。齊文襄王召取他任儀同府諮議參軍。天平四年去世，當年四十六歲。追贈驃騎將軍、秘書監、滄州刺史。

甄楷的弟弟甄寬，字仁規。自員外散騎侍郎、本州别駕，漸升至太尉從事中郎、治書侍御史。武定初年，告病還鄉，在家中去世。

僧林，死在鄉里。

甄琛的堂弟甄密，字叔雍。清正謹慎少有嗜好，通經書史籍。太和年間，爲奉朝請。甄密痛恨世俗的貪婪鑽營，冒取榮譽地位，曾作《風賦》以表示襟懷。後爲中山王元英參軍事，元英在鍾離潰敗，甄密的同鄉蘇良被敵人擒獲，甄密用盡自己的錢財去贖蘇良。蘇良既歸家，傾家産答謝甄密，甄密一概不接受，他對蘇良説："幫助您的時候，本來就不是爲求利，這哪是贖回您的本意?"

由太尉鎧曹，升國子博士。肅宗末年，任通直散騎常侍、冠軍將軍。當時賊帥葛榮侵犯河北地區，裴衍、源子邕戰死，人心不安，詔令甄密任相州行臺，援助防守鄴城。莊帝因甄密有保全鄴城的功勞，賞安市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户。升平東將軍、光禄大夫，兼廷尉少卿，不久改任征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孝静帝初年，任車騎將軍、廷尉卿，任職有公平正直的聲譽。出任北徐州刺史，將軍依舊。興和四年去世，追贈驃騎將

出爲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興和四年卒。贈驃騎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謚曰靖。

長子儉，字元恭。官至前將軍、太中大夫。卒。

儉弟賾，有才學，亦早卒。

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謚號爲靖。

甄密的長子甄儉，字元恭。官至前將軍、太中大夫。去世。

甄儉的弟弟甄賾，有才學，也早死。

張纂

琛同郡張纂，字伯業。祖珍，字文表，慕容寶度支尚書。太祖平中山，入國。世祖時，拜中書侍郎。真君元年，關右慰勞大使。二年，拜使持節、鎮西將軍、涼州刺史。卒，贈征東將軍、燕州刺史，謚曰穆。

纂頗涉經史，雅有氣尚，交結勝流。太和中，釋褐奉朝請，稍遷伏波將軍、任城王澄鎮北府騎兵參軍，帶魏昌縣令，吏民安之。後爲北中府司馬，久之，除樂陵太守。在郡多所受納，聞御史至，棄郡逃走，於是除名，乃卒。天平初，贈使持節、都督冀定二州諸軍事、驃騎將軍、定州刺史。

甄琛的同郡人張纂，字伯業。祖父張珍，字文表，任慕容寶的度支尚書。太祖平定中山，歸降。世祖時，授中書侍郎。真君元年，任關右慰勞大使。二年，授使持節、鎮西將軍、涼州刺史。去世，追贈征東將軍、燕州刺史，謚號爲穆。

張纂略涉獵經書史籍，文雅有氣節，結交賢士。太和年間，初任官爲奉朝請，漸升至伏波將軍、任城王元澄鎮北府騎兵參軍，兼魏昌縣令，吏民安居樂業。後任北中府司馬，很久，授樂陵太守。在任内廣收賄賂，聽説御史將來檢查，放棄郡城逃走，於是免去做官資格，不久死去。天平初年，追贈使持節、都督冀定二州諸軍事、驃騎將軍、定州刺史。

張感　張宣軌

纂叔感，字崇仁。有器業，不應州郡之命。

子宣軌，少孤，事母以孝聞。歷郡功曹、州主簿。延昌中，釋褐奉朝請、冀州征東府長流參軍，轉相州中軍府録事參軍，定州別駕。後除鎮遠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出爲相州撫軍府司馬。宣軌性通率，輕財好施。屬葛榮圍城，與刺史李神有固守之效。永安中，以功賜爵中山公。中興初，坐事，死於鄴。子子瑜。

張纂的叔父張感，字崇仁。有才能及學問，不應州郡的招聘。

張感的兒子宣軌，少年喪父，侍奉母親以孝聞名。歷任郡功曹、州主簿。延昌年間，初任官爲奉朝請、冀州征東府長流參軍，改任相州中軍府録事參軍，定州別駕。後授鎮遠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出任相州撫軍府司馬。宣軌性情通達直率，輕財物好施與。遇葛榮圍城，與刺史李神守城有功勞。永安年間，因功賜爵中山公。中興初年，犯罪，在鄴城死去。兒子名子瑜。

張元賓

纂從弟元賓，太和十六年，出身奉朝請，遷員外郎、給事中。正光中，除中堅將軍、射聲校尉。永安三年卒。永熙中，外生高敖曹貴達，啓

張纂的堂弟元賓，太和十六年，初任奉朝請，升員外郎、給事中。正光年間，授中堅將軍、射聲校尉。永安三年去世。永熙年間，外甥高敖曹官位顯要，啓請追贈張纂持節、撫軍將

贈持節、撫軍將軍、瀛州刺史。

子辨，天平中，司徒行參軍。

高聰

高聰，字僧智，本勃海蓨人。曾祖軌，隨慕容德徙青州，因居北海之劇縣。父法昂，劉駿車騎將軍王玄謨甥也。少隨玄謨征伐，以軍功至員外郎。早卒。

聰生而喪母，祖母王撫育之。大軍攻克東陽，聰徙入平城，與蔣少遊爲雲中兵户，窘困無所不至。族祖允視之若孫，大加賙給。聰涉獵經史，頗有文才，允嘉之，數稱其美，言之朝廷，云："青州蔣少遊與從孫僧智，雖爲孤弱，然皆有文情。"由是與少遊同拜中書博士。積十年，轉侍郎，以本官爲高陽王雍友，稍爲高祖知賞。

太和十七年，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蕭昭業。高祖定都洛陽，追詔聰等曰："比於河陽敕卿，仍届瀍洛，周視舊業，依然有懷，固欲先之營之，後乃薄伐。且以賾喪甫爾，使通在昔，乘危幸凶，君子弗取。是用輟兹前圖，遠期來會，爰息六師，三川是宅，將底居成周，永恢皇宇。今更造璽書，以代往詔，比所敕授，隨宜變之，善勖皇華，無替指意。"使還，遷通直散騎常侍、兼太府少卿，轉兼太子左率。

聰微習弓馬，乃以將用自許。高祖鋭意南討，專訪王肅以軍事。聰托肅願以偏裨自效，肅言之於高祖，故假聰輔國將軍，統兵二千，與劉藻、傅永、成道益、任莫問俱受肅節度，同援渦陽。而聰躁怯少威重，所經淫掠無禮，及與賊交，望風退敗。與藻等同囚於懸瓠，高祖恕死，徙平州爲

軍、瀛州刺史。

元賓的兒子張辨，天平年間，任司徒行參軍。

高聰，字僧智，本是勃海蓨縣人。曾祖父高軌，隨慕容德遷至青州，由此居住在北海的劇縣。父親法昂，是劉駿的車騎將軍王玄謨的外甥。少年時就隨玄謨從軍作戰，以軍功位至員外郎。早死。

高聰一出生就喪母，由祖母王氏撫養大。官軍攻克東陽，高聰被遷入平城，與蔣少遊一起爲雲中兵户，窮困到極點。族祖父高允待他如同親孫子，大加救濟。高聰讀經史能知梗概，頗有寫作才能，高允很贊賞他，多次誇獎他是良才，并對皇帝提及，説："青州蔣少遊與族孫僧智，雖然年幼無父母，但都有學識。"因此與少遊同時被任命爲中書博士。任官積十年，改任侍郎，以本官任高陽王元雍友，漸被高祖所賞識。

太和十七年，兼員外散騎常侍，出使蕭昭業。高祖定都洛陽，派使者追趕高聰等説："近來在河陽敕告卿，可到瀍水、洛水間，巡視舊都，依然很留戀，所以想先經營洛陽，然後就征伐南方。又因蕭賾剛死去，過去曾通使往來，乘人之危或慶幸他人有喪事，君子不爲。因此停止以前的計劃，延遲諸侯會集的日期，休息六軍，以三川做宅第，將定居成周，恢宏皇朝疆土。現在改寫國書，以代替以前的詔書，近來所指示的，要隨機應變，努力光大皇朝的光輝，不要廢棄指令。"出使還京，升通直散騎常侍、兼太府少卿，改任兼太子左率。

高聰稍能騎馬射箭，於是就以有將才自許。高祖一意南征，專門與王肅討論軍事。高聰請托王肅願作偏將效力，王肅報告給高祖，因而委任高聰暫任輔國將軍，統兵二千，與劉藻、傅永、成道益、任莫問都受王肅指揮，一起援救渦陽。但高聰浮躁膽怯缺少威嚴，一路奸淫搶掠很無紀律，到與敵交戰時，望風潰敗。與劉藻等人一同囚禁在懸瓠，高祖免他的死罪，流放到平州爲

民。行届瀛州，屬刺史王質獲白兔將獻，托聰爲表。高祖見表，顧謂王肅曰："在下那得復有此才，而令朕不知也?"肅曰："比高聰北徙，此文或其所製。"高祖悟曰："必應然也，何應更有此輩?"

世宗初，聰復竊還京師。六輔之廢，聰之謀也。世宗親政，除給事黄門侍郎，加輔國將軍。遷散騎常侍，黄門如故。世宗幸鄴，還於河內懷界，帝親射矢一里五十餘步。侍中高顯等奏："伏見親御弧矢，臨原弋遠，弦動羽馳，矢鏃所逮，三百五十餘步。臣等伏惟陛下聖武自天，神藝夙茂，巧會《騶虞》之節，妙盡矍圃之儀。威棱攸叠，彪凶懾氣，才猛所振，勁憝弭心，足以肅截九區，赫服八宇矣。盛事奇迹，必宜表述，請勒銘射宫，永彰聖藝。"詔曰："此乃弓弧小藝，何足以示後葉?而喉唇近侍苟以爲然，亦豈容有異，便可如請。"遂刊銘於射所，聰爲之詞。

趙脩嬖幸，聰深朋附。及詔追贈脩父，聰爲碑文，出入同載，觀視碑石。聰每見脩，迎送盡禮。聰又爲脩作表，陳當時便宜，教其自安之術，由是迭相親狎。脩死，甄琛、李憑皆被黜落，聰亦深用危慮。而聰先以疏宗之情，曲事高肇，竟獲自免，肇之力也。脩之任勢，聰傾身事之，及脩之死，言必毁惡。茹皓之寵，聰又媚附，每相招命，言笑携撫，公私托仗，無所不至。每稱皓才識明敏，非趙脩之儔。乃因皓啓請青州鎮下治中公廨，以爲私宅，又乞水田數十頃，皆被遂許。及皓見戮，聰以爲死之晚也。其薄於情義，類皆如此。

民。高聰走到瀛州，遇到刺史王質獲得白兔將獻上，托高聰寫表文。高祖見表文後，對王肅說："在下面還有如此人才，却使朕不知道?"王肅說："近來高聰流放北地，此文可能是他所寫。"高祖醒悟説："一定是的，下面怎會再有他這類人才?"

世宗初年，高聰又偷跑回京城。世宗廢六輔，就是高聰的建議。世宗親政後，授高聰爲給事黄門侍郎，加授輔國將軍。升散騎常侍，黄門職依舊。世宗前往鄴城，回京走至河內懷縣境內，皇帝親自射箭遠達一里又五十多步。侍中高顯等進奏說："臣等伏見皇上親自操弓箭，臨平原射遠，弓弦動羽箭飛馳，箭鏃所及，三百五十多步。臣等伏思陛下神聖的武力來自上天，神妙的技藝早已熟練，巧會《騶虞》之樂，妙盡矍圃射箭之禮。威武的箭棱遠中叠雙，凶暴的白虎屏氣。才智勇猛振發，强横的惡人息心，足可肅清九州，征服八方了。盛事奇迹，一定要表述，請求刻銘文在射宫，永遠顯揚聖上的技藝。"皇上說："這衹是射箭的小技藝，哪可顯示給後代?但喉唇近臣若認爲可以，又豈可不同意，便可照你們的請求做。"於是刻銘文在射箭處，由高聰寫銘文。

趙脩受皇帝寵幸，高聰深自依附。當詔令追贈趙脩父親官職時，高聰書寫碑文，出入同車，觀看碑石。高聰每次見趙脩，迎送都極盡禮節。高聰又替趙脩作表文，陳奏當時利弊及應辦的事，教給趙脩自保的方法，因此相互非常親熱。趙脩死後，甄琛、李憑都被貶官，高聰也十分危險。但高聰先以遠房親戚的名分，奉迎高肇，竟然免受處分，這是高肇在幫助他。趙脩任意用權時，高聰竭力奉迎。到趙脩死後，説到趙脩一定痛駡不已。茹皓受皇上寵幸，高聰又諂媚依附，經常相互宴請，携手説笑，公事私事都依仗茹皓，手段無所不至。經常稱贊茹皓才識明智敏捷，不是趙脩一類人。又藉助茹皓啓請將青州鎮下治中的官舍，給自己做私宅，又求水田數十頃，都被批准。到茹皓被殺，高聰説殺得晚了。他不顧情義的事，都與這類相似。

侍中高顯出授護軍，聰轉兼其處，於時顯兄弟疑聰間構而求之。聰居兼十餘旬，出入機要，言即真，無遠慮。藉貴因權，耽於聲色，賄納之音，聞於遐邇。中尉崔亮知肇微恨，遂面陳聰罪，世宗乃出聰爲平北將軍、并州刺史。聰善於去就，知肇嫌之，側身承奉，肇遂待之如舊。聰在并州數歲，多不率法，又與太原太守王椿有隙，再爲大使、御史舉奏，肇每以宗私相援，事得寢緩。世宗末，拜散騎常侍、平北將軍。

侍中高顯出京任護軍，高聰兼任高顯原來的職務，當時高顯兄弟都懷疑是高聰在其中離間中傷而求得兼職。高聰兼侍中一百多天，出入宫中參掌機要，以爲馬上將正式授任，没有遠慮。憑藉位尊用權，沉醉在聲色中，説他受賄的議論，傳得遠近皆知。御史中尉崔亮知道高肇稍有恨意，於是在皇上面前陳述高聰的罪行，世宗便調高聰出任平北將軍、并州刺史。高聰善於見風使舵，知道高肇嫌忌自己，又屈己奉承他，高肇於是對他又如同舊時。高聰在并州數年，辦事大多不守法令，又與太原太守王椿不和，再次被巡察大使、御史舉報，高肇每次都顧念宗族私情幫助他，高聰的案件得以緩解。世宗末年，授高聰爲散騎常侍、平北將軍。

肅宗踐祚，以其素附高肇，出爲幽州刺史，將軍如故。尋以高肇之黨，與王世義、高綽、李憲、崔楷、蘭氛之爲中尉元匡所彈，靈太后并特原之。聰遂停廢于家，斷絶人事，唯修營園果，以聲色自娱。久之，拜光禄大夫，加安北將軍。聰心望中書令，然後出作青州，願竟不果。正光元年夏卒，年六十九。靈太后聞其病，遣主書問之，聰對使者歔欷慟泣。及聞其亡，嗟悼良久，言："朕既無福，大臣殞喪。且其與朕父南征，契闊戎旅，特可感念。"賵布帛三百匹、冰一車。贈撫軍將軍、青州刺史，謚曰獻。聰有妓十餘人，有子無子皆注籍爲妾，以悦其情。及病，不欲他人得之，并令燒指吞炭，出家爲尼。聰所作文筆二十卷，别有集。

肅宗登基後，因高聰一貫依附高肇，就外任他爲幽州刺史，將軍依舊。隨即因是高肇黨羽，與王世義、高綽、李憲、崔楷、蘭氛之等被御史中尉元匡彈劾，靈太后都特旨赦罪。高聰於是停職在家中，不再過問時事，祇是修整園林果樹，以聲色自娱。很久，任光禄大夫，加授安北將軍。高聰心中想任中書令，然後出任家鄉青州的刺史，願望始終未實現。正光元年夏去世，當年六十九歲。靈太后聽説他生病，派主書慰問，高聰對着使者歔欷慟哭。當靈太后聽説他去世時，嘆息悲悼了很久，説："朕全無福氣，大臣棄世。況且他曾與朕的父親一起南征，交友在軍旅中，特别值得感念。"賜布帛三百匹、冰一車。追贈撫軍將軍、青州刺史，謚號爲獻。高聰有女妓十多人，無論有子無子都在户籍上登記成妾，以取悦她們。高聰病重時，不想讓他人得到，就令女妓都燒指吞炭，出家爲尼姑。高聰所著的文章詩賦有二十卷，另有文集。

子長雲，字彦鴻。起家秘書郎、太尉主簿，稍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建義初，於河陰遇害。贈安東將軍、兗州刺史。

高聰的兒子長雲，字彦鴻。初任官爲秘書郎、太尉主簿，漸升至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建義初年，在河陰遇害。追贈安東將軍、兗州刺史。

長雲弟叔山，字彦甫。司徒行參軍，稍遷寧朔將軍、越騎校尉。卒，贈太常少卿。

長雲的弟弟叔山，字彦甫。初任司徒行參軍，漸升至寧朔將軍、越騎校尉。去世，追贈太常少卿。

史臣曰：甄琛以學尚刀筆，早樹聲名，受遇三朝，終至崇重。高聰才尚見知，名位顯著。而異軌同奔，咸經於危覆之轍，惜乎！

史臣曰：甄琛以學問從政，很早就樹立了聲譽，受三朝皇帝的禮遇，終於到極高的地位。高聰以才能被皇帝賞識，名聲與地位顯赫。但卻不同車而同走一條路，都走過危亡傾覆之路，可惜呀！

魏書卷六十九

列傳第五十七

崔休　裴延儁　袁翻

崔休

崔休，字惠盛，清河人，御史中丞逞之玄孫也。祖靈和，仕劉義隆爲員外散騎侍郎。父宗伯，世宗初，追贈清河太守。休少孤貧，矯然自立。舉秀才，入京師，與中書郎宋弁、通直郎邢巒雅相知友。尚書王嶷欽其人望，爲長子娉休姊，贍以貨財，由是少振。高祖納休妹爲嬪，以爲尚書主客郎。轉通直正員郎，兼給事黄門侍郎。休好學，涉歷書史，公事軍旅之隙，手不釋卷，崇尚先達，愛接後來，常參高祖侍席，禮遇次于宋、郭之輩。

崔休，字惠盛，清河人，是御史中丞崔逞的玄孫。祖父崔靈和，出仕劉義隆政權，爲員外散騎侍郎。父親崔宗伯，在世宗初年被追贈爲清河太守。崔休少年時孤苦貧窮，却能發奮自立，很有骨氣。被舉爲秀才後，進入京城，與中書郎宋弁、通直郎邢巒志同道合，成爲知友。尚書王嶷欽佩崔休聲望，讓長子娶崔休的姐姐爲妻，并接濟錢財，崔家家境因此有些好轉。高祖納崔休的妹妹爲嬪，并任崔休爲尚書主客郎。調任通直正員郎，兼任給事黄門侍郎。崔休愛好學問，博覽書史，即使在處理政務或作戰期間，稍有空閑，就手不釋卷，他既崇敬先輩賢達，又喜歡結交年輕英才，經常參與高祖身邊的許多活動，享有的禮遇僅次於宋、郭等人。

高祖南伐，以北海王爲尚書僕射，統留臺事，以休爲尚書左丞。高祖詔休曰："北海年少，未閑政績，百揆之務，便以相委。"轉長史，兼給事黄門侍郎。後從駕南行。及車駕還，幸彭城，泛舟泗水，詔在侍筵，觀者榮之。

高祖南伐，以北海王爲尚書僕射，負責政務，崔休也被任命爲尚書左丞。高祖給崔休的詔書中説："北海王太年輕，不熟悉國政，國家各種大事，委托你協助處理了。"改任長史，仍兼任給事黄門侍郎。後來跟隨皇上南下征戰。皇上返回京師途中，巡幸彭城，乘船游泗水，特下令崔休陪伴左右，旁觀者都非常羡慕他。

世宗初，休以弟亡，祖父未葬，固求勃海，於是除之。性嚴明，雅長治體，下車先戮豪猾數人，廣布耳目，所在奸盗，莫不擒翦，百姓畏之，寇盗止息，清身率下，勃海大治。時大儒張吾貴有盛名於山東，四

世宗初年，崔休因爲胞弟亡故，祖父去世也未安葬，於是請求改任勃海地方官，皇上同意他去勃海就職。他爲人磊落而嚴肅，善理政務，處事得體，上任伊始就鎮壓了一批豪强惡棍，而且廣布耳目，調查偵緝奸賊强盜，轄區内的不法犯罪之徒，被一一剪除，悉數消滅。於是百姓敬

方學士咸相宗慕，弟子自遠而至者恒千餘人。生徒既衆，所在多不見容。休乃爲設俎豆，招延禮接，使肄業而還，儒者稱爲口實。

畏，盜賊不敢作惡，治安狀况大爲好轉。他以身作則，并嚴格約束下級，從而使勃海達到了大治的局面。有位大學者張吾貴當時在山東地區很有名氣，各地的學者對他非常仰慕和崇拜，常常有千餘名學子從遠方來此拜他爲師。生徒聚集太多，當地人容不了他們，産生了許多矛盾。崔休便爲這些生徒們出資提供飲食，很有禮遇地接見和招待他們，使這些學子都能圓滿地學成而歸，因此儒士們經常議論。

入爲吏部郎中，遷散騎常侍，權兼選任。休愛才好士，多所拔擢。廣平王懷數引談宴，世宗責其與諸王交游，免官。後除龍驤將軍、洛州刺史。在州數年，以母老辭州，許之。尋行幽州事，徵拜司徒右長史。休聰明强濟，雅善斷决，幕府多事，辭訟盈几，剖判若流，殊無疑滯，加之公平清潔，甚得時談。復除吏部郎中，加征虜將軍、冀州大中正。遷光禄大夫，行河南尹。肅宗初，即真，加平東將軍。尋除平北將軍、幽州刺史，進號安北將軍。遷安東將軍、青州刺史。青州九郡民單攈、李伯徽、劉通等一千人，上書訟休德政，靈太后善之。休在幽青州五六年，皆清白愛民，甚著聲績，二州懷其德澤，百姓追思之。

後調入朝廷爲吏部郎中，不久升任散騎常侍，暫兼選拔和任用之職。他愛才好士，獎掖提拔了許多有用之才。廣平王元懷數次邀引崔休宴飲會談，世宗責備崔休擅自與王室交游，并免了他的官職。後來又重新任命爲龍驤將軍、洛州刺史。在洛州任職數年後，以母親年老爲由，請求辭去刺史之職，獲得了批准。不久又被任命爲幽州刺史，徵拜司徒右長史。崔休聰明能幹，善於處理和决斷政務，幕府公事繁忙，公文和訟狀堆滿桌案，他分析敏捷，批閱迅速，毫無積壓和疑惑的現象，加之他辦事公平，清正廉潔，所以在當時頗受人們的好評。重新擔任吏部郎中，加征虜將軍和冀州大中止。升任光禄大夫，代行河南尹職務。肅宗初年，正式任命爲河南尹，加授平東將軍。旋即授平北將軍、幽州刺史，繼而升爲安北將軍。調任安東將軍、青州刺史。青州九郡之民單攈、李伯徽、劉通等一千人，上書朝廷稱頌崔休的德政，靈太后對此頗爲滿意。崔休在幽州、青州爲官五六年間，都是爲政清白，愛民如子，政績和名聲很顯著，兩州之民緬懷和追思他的恩德。

徵爲安南將軍、度支尚書，尋進號撫軍將軍、七兵尚書，又轉殿中尚書。休久在臺閣，明習典禮，每朝廷疑議，咸取正焉。諸公咸相謂曰："崔尚書下意處，我不能異也。"正光四年卒，年五十二。賵帛五百匹，贈車騎將軍、尚書僕射、冀州刺史，謚文貞侯。

徵入爲安南將軍、度支尚書，不久又升任撫軍將軍、七兵尚書，又調任殿中尚書。崔休在朝中久任要職，熟悉典章制度與禮儀法規，朝廷大事遇有疑議之時，往往要徵詢他的意見，請他指正。許多大臣常説："祇要崔尚書對某事提出了看法，我們都不會有不同的意見。"正光四年去世，終年五十二歲。皇上賜帛五百匹，贈予車騎將軍、尚書僕射、冀州刺史的稱號，定謚號爲文貞侯。

休少而謙退，事母孝謹。及爲尚書，子仲文納丞相雍第二女，女妻領軍元叉長庶子秘書郎稚舒，挾恃二家，志氣微改，内有自得之心，外則陵藉同列。尚書令李崇、左僕射蕭寶夤、右僕射元欽，皆以雍、叉之故，每憚下之。始休母房氏欲以休女妻其外孫邢氏，休不欲，乃違其母情，以妻叉子，議者非之。休有九子。

崔休年輕時懂得謙虚退讓，對母親也很孝順恭謹。當了尚書以後，二兒子仲文娶了丞相元雍的二女兒，女兒嫁給了領軍元叉的長庶子秘書郎稚舒，攀上這兩家貴戚之後，氣勢開始不一樣了，内心有些洋洋得意，并輕視和欺侮同僚們。尚書令李崇、左僕射蕭寶夤、右僕射元欽等人，都由於崔休與丞相元雍和領軍元叉是兒女親家的緣故，對崔休總有些畏憚和小心。當初崔休的母親房氏想把孫女許配給自己的外孫邢氏，崔休不願意，違背母親的心願，將她嫁給元叉之子，此事受到人們的非議。崔休一共有九個兒子。

長子悛，字長儒。武定中，七兵尚書、武城縣開國公。

長子崔悛，字長儒。武定年間擔任過七兵尚書，封爲武城縣開國公。

悛弟仲文，散騎常侍。

崔悛的弟弟崔仲文，任散騎常侍。

崔叔仁

仲文弟叔仁，性輕俠，重衿期。歷通直散騎侍郎、司徒司馬、散騎常侍，出爲驃騎將軍、潁州刺史。以貪污爲御史所劾。興和中，賜死於宅。臨刑，賦詩與諸弟訣别而不及其兄，以其不甚營救故也。

仲文的弟弟崔叔仁，輕生重義勇於急人之難，喜歡相互期許。歷任通直散騎侍郎、司徒司馬、散騎常侍，調出京爲驃騎將軍、潁州刺史。因貪污受賄被御史彈劾。興和年間，被皇帝賜死於家中。臨死之前，賦詩給諸位弟弟以表訣别之情，惟獨没有寫給兄長，原來是埋怨他没有出力營救自己。

崔叔義

叔仁弟叔義，孝莊時爲尚書庫部郎。坐兄悛鑄錢事發，合家逃逸，數日，叔義遂見執獲。時城陽王徽爲司州牧，臨淮王彧以非其身罪，驟爲致言，徽不從，乃殺之。

叔仁的弟弟叔義，孝莊帝時擔任尚書庫部郎。長兄崔悛私鑄錢幣的犯罪活動被追究，叔義也被株連，合家逃亡，數日後叔義被抓獲。當時城陽王元徽任司州牧，主審這一案件，臨淮王元彧認爲崔叔義并没有親自參與犯罪活動，急切呼吁减免他的刑罰，元徽不采納他的意見，還是將叔義殺掉了。

叔義弟子侃，以竊級爲中書郎，爲尚書左丞和子岳彈糾，失官。後兼通直常侍，使於蕭衍，還，路病卒。

叔義的弟弟子侃，由於僞造履歷而得以越級提拔爲中書郎，被尚書左丞和子岳彈劾糾舉，於是丢官。後來兼任通直常侍，被派遣出使南朝的蕭衍政權，回國途中，因疾病發作而死。

子侃弟子聿，武定末，東莞太守。卒。

子侃的弟弟子聿，於武定末年當過東莞太守。并死於此任上。

子聿弟子約，開府祭酒。

子聿的弟弟子約，當過開府祭酒。

崔夤　崔長謙

休弟夤，字敬禮。太子舍人，早

崔休的弟弟崔夤，字敬禮。是太子舍人，早

卒。贈樂安太守。妻，安樂王長樂女晉寧主也，貞烈有德行。

逝。死後贈號樂安太守。其妻是安樂王元長樂的女兒晉寧公主，貞潔剛烈，頗有德行。

子長謙，好學修立，少有令名。仕歷給事中，仍還鄉里。久之，刺史尉景取爲開府諮議參軍事。晚頗以酒爲損。天平中，被徵兼主客郎，接蕭衍使張皋等。後兼散騎常侍，使蕭衍。還，卒於宿豫，時人嘆惜之。以死王事，贈驃騎將軍、南青州刺史。

崔袞的兒子叫長謙，品學兼優，嚴於律己，少年時就有大名。曾出仕當過給事中，不久辭職回鄉。許多年以後，刺史尉景召用他爲開府諮議參軍事。晚年的毛病是嗜酒。天平年間，被朝廷徵用，兼任主客郎，負責接待蕭衍政權來使張皋等一行。後兼任散騎常侍，出使蕭衍政權。回國途中，死於宿豫，當時人們都爲之感嘆和惋惜。因其死於公事，被朝廷贈予驃騎將軍、南青州刺史的稱號。

裴延儁

裴延儁，字平子，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八世孫。曾祖天明，諮議參軍、并州別駕。祖雙虎，河東太守。卒，贈平遠將軍、雍州刺史，謚曰順。父崧，州主簿，行平陽郡事。以平蜀賊丁虫功，贈東雍州刺史。

裴延儁，字平子，河東聞喜人，是魏國冀州刺史裴徽的八世孫。曾祖父裴天明，曾任諮議參軍、并州別駕。祖父裴雙虎，是河東太守。死後追贈平遠將軍、雍州刺史，謚號爲順。父親裴崧，任官爲州主簿，行平陽郡事。因平定蜀地盜賊丁虫有戰功，死後追贈爲東雍州刺史。

延儁少偏孤，事後母以孝聞。涉獵墳史，頗有才筆。舉秀才，射策高第，除著作佐郎。遷尚書儀曹郎，轉殿中郎、太子洗馬，又領本邑中正及太子友。太子恂廢，以宮官例免。頃之，除太尉掾，兼太子中舍人。世宗初，爲散騎侍郎，尋除雍州平西府長史，加建威將軍，入爲中書侍郎。

延儁幼年父親和生母都死去，對待後母以孝順而聞名。涉獵史傳典籍，頗有才華。舉秀才，以對策高等，被授予著作佐郎之職。升遷爲尚書儀曹郎，調任殿中郎、太子洗馬，又兼任本郡的中正官和太子賓友。太子元恂被廢黜後，按慣例被免去東宮官職。不久後被任爲太尉屬官，兼任太子中舍人。世宗初年，任散騎侍郎，隨後出任雍州平西府長史，提升爲建威將軍，又調入朝中爲中書侍郎。

時世宗專心釋典，不事墳籍，延儁上疏諫曰："臣聞有堯文思，欽明稽古；媯舜體道，慎典作聖。漢光神睿，軍中讀書；魏武英規，馬上玩籍。先帝天縱多能，克文克武，營遷謀伐，手不釋卷。良以經史義深，補益處廣，雖則劬勞，不可暫輟。斯乃前王之美實，後王之水鏡，善足以遵，惡足以誡也。陛下道悟自深，淵鑒獨得，升法座於宸闈，釋覺善於日宇，凡在聽矚，塵蔽俱開。然《五

當時，世宗皇帝專心於佛教經典，而對儒學經籍很少接觸。針對這種狀況，延儁上疏諫道："臣聽説堯帝的才智道德，是歷代君主的指南；虞舜的哲學道理，是聖賢要典的結晶。東漢光武帝雖天資神奇睿智，也在繁忙的軍務中勤奮讀書；魏武帝曹操儘管英明多識，也常在戎馬倥偬之際鑒賞典籍。我大魏先帝，天賦奇能，多才多藝，能文能武，經營遷都，籌劃征戰，日理萬機之餘，仍然手不釋卷，孜孜以求。確實是因爲經史之義無比深奥，其作用和補益非常廣泛，所以先聖們雖然軍國大事那麼忙碌和辛苦，也從不

經》治世之模，六籍軌俗之本，蓋以訓物有漸，應時匪妙，必須先粗後精，乘近即遠。伏願經書玄覽，孔釋兼存，則內外俱周，真俗斯暢。”

停止讀聖賢經典。這些事例是先王們的光輝實踐，也是留給後世帝王的寶貴經驗和永恒的楷模。好的帝王足以遵循，惡的君主應該借鑒。陛下悟性高深，見識獨到，在宮廷中設法座，在朝會時談佛教，凡是有幸見到或聽到的臣民，無不塵俗盡掃，茅塞頓開。然而《五經》畢竟是治世的標準，六藝纔是規範社會的根本。因爲任何事物是逐漸發展的，不可一蹴而就，競追時尚不一定是件好事。學習與辦事都必須先粗後精，先近後遠。誠懇地希望陛下儒經佛教兼顧，孔子和釋迦牟尼并行互存，如此纔達到內外都周全，信教者與世俗之人都能心情順暢的局面。”

後除司州別駕，加鎮遠將軍。及詔立明堂，群官博議，延儁獨著一堂之論。太傅、清河王懌時典衆議，讀而笑曰：“子故欲遠符僕射也。”兼太子中庶子，尋即正，別駕如故，加冠軍將軍。肅宗初，遷散騎常侍，監起居注，加前將軍，又加平西將軍，除廷尉卿。轉平北將軍、幽州刺史。

後來任司州別駕，加鎮遠將軍。皇上下詔建立明堂，群臣廣泛討論，延儁熟知禮儀，獨著一堂之論。太傅、清河王元懌當時負責討論明堂之事，讀了延儁的文章後，笑道：“先生是想與僕射遥相呼應吧。”兼任太子中庶子，不久轉爲專職，依舊兼任別駕之職，又加冠軍將軍。肅宗初年，升任散騎常侍，負責起居注，又加前將軍，升平西將軍，授廷尉卿。改授平北將軍、幽州刺史。

范陽郡有舊督亢渠，徑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戾陵諸堰，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莫能修復。時水旱不調，民多飢餒。延儁謂疏通舊迹，勢必可成，乃表求營造。遂躬自履行，相度水形，隨力分督，未幾而就，溉田百萬餘畝，爲利十倍，百姓至今賴之。又命主簿酈惲修起學校，禮教大行，民歌謡之。在州五年，考績爲天下最。

范陽郡有一條舊水渠，叫督亢渠，長五十里；漁陽燕郡戾陵有一些舊塘堰，方圓約三十里。這些渠道塘堰都長年失修，廢毀多時，一直没有修復利用。而當時水旱災害頻繁，百姓飢餓不堪。延儁認爲修復舊渠堰，一定能够成功，於是上書請求批准動工。工程開始後，他親自勘測水利地形，對各種施工都檢查督促，不久，工程竣工，可灌溉田地百萬餘畝，效益提高了十倍，老百姓至今生産還依賴它們。他又責成主簿官酈惲興修學校，致使當地禮教大行，人民紛紛以歌謡贊美這些事迹。任州官五年，政績考核爲天下第一。

延儁繼母隨延儁在薊，時遇重患，延儁啓求侍母還京療治。至都未幾，拜太常卿。時汾州山胡恃險寇竊，正平、平陽二郡尤被其害，以延儁兼尚書，爲西北道行臺，節度討胡諸軍。尋遇疾，敕還。三鵶群蠻寇掠

延儁的繼母隨他住在薊州，當時病得很嚴重，延儁寫信向朝廷申請送繼母回京治病。回京不久，被任命爲太常卿。當時汾州有山胡憑藉險峻地勢據山爲寇，正平、平陽兩郡遭到這股盜賊的嚴重騷擾，於是朝廷任命延儁爲尚書兼西北道行臺，統率各路軍隊討伐山胡。不久因患疾病而

不已，車駕欲親征之，延儁乃於病中上疏諫諍。尋除七兵尚書、安南將軍，徙殿中尚書，加中軍將軍，轉散騎常侍、中書令、御史中尉。又以本官兼侍中、吏部尚書。延儁在臺閣，守職而已，不能有所裁斷直繩也。莊帝初，於河陰遇害。贈都督雍岐豳三州諸軍事、儀同三司、本將軍、雍州刺史。

被批准回京。這時三鵶群蠻也紛紛爲盜寇，皇帝準備親率大軍征討，延儁便在病中上書諫諍。不久被任命爲七兵尚書、安南將軍，轉爲殿中尚書，加中軍將軍，再調任爲散騎常侍、中書令、御史中尉。又以原職兼侍中、吏部尚書。延儁在政府任職期間，衹是循規蹈矩、例行公事而已，對國家大事并無多少决策和匡正。莊帝初年，在河陰遇害而亡。死後贈官爲都督雍岐豳三州諸軍事、儀同三司、本將軍、雍州刺史。

子元直，尚書郎中。元直弟敬猷，員外常侍。兄弟并有學尚，與父同時遇害。元直贈光州刺史。敬猷妻，丞相、高陽王雍外孫，超贈尚書僕射。

兒子裴元直，是尚書郎中。元直的弟弟敬猷，官至員外常侍。兄弟倆都有學問，不幸在河陰與父親同時遇害。元直死後贈官爲光州刺史。敬猷因妻子是丞相、高陽王元雍的外孫女，所以被破格追贈爲尚書僕射。

裴夙

延儁從叔桃弓，亦見稱於鄉里。

延儁的堂叔桃弓，也是在家鄉受稱道的人物。

子夙，字買興，沉雅有器識。儀望甚偉，高祖見而異之。自司空主簿，轉尚書左主客郎中。時吏部尚書、任城王澄有知人鑒，每嘆美夙，以遠大許之。高祖南伐，爲行臺吏部郎，仍除征北大將軍穆亮從事中郎。轉爲河北太守，以忠恕接下，百姓感之。卒於郡，年四十三。

他的兒子裴夙，字買興，沉着高雅，很有器度見識，高大魁梧，一表人才。高祖皇帝見到他後認爲他很奇異。從司空主簿調任尚書左主客郎中。當時任城王元澄是吏部尚書，知人善任，經常贊嘆裴夙是個了不起的人才，料定他會前途無量。高祖南伐時，任裴夙爲行臺吏部郎，并且充任征北大將軍穆亮的從事中郎。後調任河北太守，以忠恕之道對待下屬，老百姓很感激他。在太守任上去世，終年四十三歲。

長子範，字宗模。早卒。

他的大兒子裴範，字宗模。早年去世。

範子凝，字長儒。卒於武平鎮將。

裴範的兒子裴凝，字長儒。在任武平鎮將時去世。

範弟昇之、鑒。武定末，昇之，太尉掾；鑒，司徒右長史。

裴範的弟弟裴昇之、裴鑒。武定末年，昇之任太尉掾；裴鑒任司徒右長史。

裴良

延儁從祖弟良，字元賓。起家奉朝請，轉北中府功曹參軍。世宗初，南絳縣令，稍遷并州安北府長史，入爲中散大夫，領尚書考功郎中。

延儁的從祖堂弟裴良，字元賓。從奉朝請起家爲官，調任北中府功曹參軍。世宗初年，任南絳縣令，升爲并州安北府長史，入朝爲中散大夫，任尚書考功郎中。

時汾州吐京群胡薛羽等作逆，以良兼尚書左丞，爲西北道行臺。值別將李德龍爲羽所破，良入汾州，與

當時汾州吐京胡人薛羽等人造反，朝廷任命裴良爲兼尚書左丞，爲西北道行臺。當時征討部隊的李德龍部被薛羽打敗，裴良到汾州後，與

刺史、汝陰王景和及德龍率兵數千，憑城自守。賊并力攻逼，詔遣行臺裴延儁，大都督、章武王融，都督宗正珍孫等赴援。時有五城郡山胡馮宜都、賀悦回成等以妖妄惑衆，假稱帝號，服素衣，持白傘白幡，率諸逆衆，於雲臺郊抗拒王師。融等與戰敗績，賊乘勝圍城。良率將士出戰，大破之，於陣斬回成，復誘導諸胡令斬送宜都首。又山胡劉蠡升自云聖術，胡人信之，咸相影附，旬日之間，逆徒還振。德龍議欲拔城，良不許，德龍等乃止。景和薨，以良爲汾州刺史，加輔國將軍，行臺如故。都督高防來援，復敗於百里候。先是官粟貸民，未及收聚，仍值寇亂。至是城民大飢，人相食。賊知倉庫空虛，攻圍日甚，死者十三四。良以飢窘，因與城人奔赴西河。汾州之治西河，自良始也。時南絳蜀陳雙熾等聚衆反，自號建始王，與大都督長孫稚、宗正珍孫等相持不下。詔良解州，爲慰勞使。轉太中大夫、本郡中正。

汾州刺史、汝陰王元景和及李德龍部，統率數千兵士，防守城池。賊軍集中兵力猛攻汾州城，皇上詔令行臺裴延儁和大都督、章武王元融以及都督宗正珍孫等引兵赴援。這期間五城郡有山胡馮宜都、賀悦回成等人用妖術妄言迷惑民衆，僞稱帝號，穿白衣，持白傘白幡，率領造反的民衆，在雲臺郊抗拒朝廷派來的軍隊。元融的部隊與他們戰鬥，但慘遭失敗，賊軍乘勝進圍汾州城。裴良率部出戰，大破賊軍，在陣中斬殺了賀悦回成，并且又誘導山胡殺賊首領馮宜都，取他的首級來戴罪立功。山胡中又有個叫劉蠡升的人，自稱有聖術魔法，胡人深信不疑，都跟隨他作亂，十日之間，造反之徒又勢力大振。李德龍建議拔城出擊，與他們决一死戰，裴良不同意，德龍等衹好停止這樣做。汝陰王景和死後，讓裴良任汾州刺史，加輔國將軍，行臺等職依舊不變。都督高防率軍增援，但又在百里候被賊軍打敗。在此以前，大量的官糧賑貸給了百姓，未來得及收回，就遇上這次大規模的逆衆造反。到這時城中百姓大饑荒，以致人吃人。反賊瞭解州府的倉庫空虛，圍攻越來越緊，城内死去的人占十分之三四。裴良因饑饉窘困，不得已與城中人轉移到西河。汾州的治所在西河，就是從裴良開始的。此時南絳蜀縣的陳雙熾等人也聚衆造反，自稱建始王，正與朝廷前往鎮壓的大都督長孫稚和宗正珍孫等軍隊相持不下。皇帝下詔免去裴良的汾州刺史，任他爲慰勞使。又轉爲太中大夫兼本郡中正。

孝莊末，除光禄大夫。尒朱榮死，榮從子天光擁衆關西，乃詔良持節、假安西將軍、潼關都督，又兼尚書，爲河東、恒農、河北、宜陽行臺以備之。前廢帝時，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尋轉衛將軍，又加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右光禄大夫，轉驃騎將軍、左光禄大夫。出帝末，除汲郡太守。孝静初，衛大將軍、太府卿。天平二年秋卒，時年六十一。贈使持節、都督雍華二州諸軍事、吏

孝莊末年，裴良被任命爲光禄大夫。尒朱榮死後，他的侄子尒朱天光擁衆割據關西，朝廷詔令裴良持節、假安西將軍、潼關都督，又兼尚書，組成河東、恒農、河北、宜陽行臺，以抵禦尒朱天光。前廢帝時，任命裴良爲征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不久又轉爲衛將軍，又加號爲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右光禄大夫，轉驃騎將軍、左光禄大夫。出帝末年，被任命爲汲郡太守。孝静初年，擔任衛大將軍、太府卿。天平二年秋去世，終年六十一歲。追贈爲使持節、都督雍華二州諸軍事、吏部尚書、本將軍、雍州刺史，謚

部尚書、本將軍、雍州刺史，謚曰貞。又重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尚書僕射，餘如故。

子叔祉，武定末，太子洗馬。

裴慶孫

良從父兄子慶孫，字紹遠。少孤，性倜儻，重然諾。釋褐員外散騎侍郎。

正光末，汾州吐京群胡薛悉公、馬牒騰并自立爲王，聚黨作逆，衆至數萬。詔慶孫爲募人别將，招率鄉豪，得戰士數千人以討之。胡賊屢來逆戰，慶孫身先士卒，每摧其鋒，遂深入至雲臺郊。諸賊更相連結，大戰郊西，自旦及夕，慶孫身自突陳，斬賊王郭康兒。賊衆大潰。敕徵赴都，除直後。

於後賊復鳩集，北連蠡升，南通絳蜀，凶徒轉盛，復以慶孫爲别將，從軹關入討。至齊子嶺東，賊帥范多、范安族等率衆來拒，慶孫與戰，復斬多首。乃深入二百餘里，至陽胡城。朝廷以此地被山帶河，衿要之所，肅宗末，遂立邵郡，因以慶孫爲太守、假節、輔國將軍、當郡都督。民經賊亂之後，率多逃竄，慶孫務安緝之，咸來歸業。永安中，還朝，除太中大夫。

尒朱榮之死也，世隆擁衆北渡，詔慶孫爲大都督，與行臺源子恭率衆追擊。軍次太行，而慶孫與世隆密通，事泄，追還河内而斬之，時年三十六。

慶孫任俠有氣，鄉曲壯士及好事者，多相依附，撫養咸有恩紀。在郡之日，值歲飢凶，四方游客常有百餘，慶孫自以家糧贍之。性雖粗武，愛好交流，與諸才學之士咸相交結，輕財重義，座客常滿，是以爲時所

號貞。又再次追贈爲侍中、驃騎大將軍、尚書僕射，其他如故。

裴良之子叔祉，武定末年爲太子洗馬。

裴良的堂兄之子裴慶孫，字紹遠。少年喪父，性格倜儻不群，重信然諾。最初入仕任員外散騎侍郎。

正光末年，汾州吐京一帶胡民薛悉公、馬牒騰各自稱王，聚衆叛亂，人數多至數萬。皇帝詔令慶孫招募兵士，動員鄉間豪傑，組成軍隊，得到士兵數千人以討伐叛亂的胡兵。胡賊屢次前來挑戰，慶孫身先士卒，多次摧其鋒芒，并乘勝深入到雲臺郊。諸路賊軍相互連結，與官軍大戰於西郊，從早上戰至黄昏，慶孫親自衝鋒陷陣，斬殺賊王郭康兒。賊軍全面潰退。皇帝下令慶孫來京城，充任京師直後官。

後來賊軍又鳩集起來，北連劉蠡升，南結絳蜀的陳雙熾，勢力轉强，皇帝又以慶孫爲别將，從軹關進軍，前往征討。到達齊子嶺東部時，賊帥范多、范安族等率衆兵抵抗，慶孫與他們交戰，并斬殺了賊帥范多。於是長驅深入二百餘里，到達陽胡城。朝廷認爲此地披山帶河，是兵家重鎮，肅宗末年就設立邵郡，於是以慶孫爲邵郡太守、假節、輔國將軍兼任該郡都督。老百姓在經歷賊軍的戰亂之後，紛紛避禍流亡，慶孫想盡辦法招撫安頓，廣大亂民都來邵郡生産建家。永安年間，被召回朝廷，任命爲太中大夫。

尒朱榮死後，世隆擁兵北渡，朝廷詔令慶孫爲大都督，與行臺源子恭一起率領官軍追擊世隆。軍隊駐扎於太行時，慶孫却與世隆秘密勾結，事情泄露後，朝廷派人追召慶孫回河内，以通敵罪被處决，終年三十六歲。

慶孫放任俠義，民間的壯士以及好管閑事的人，多愛追隨依附他，他收納和供養也不遺餘力，盡施恩情。在邵郡期間，正值饑荒歲月，四方的流浪者常有一百多人，慶孫便把自家的糧食拿來接濟他們。他雖然本性粗獷好武，但也喜歡接納文人，與許多文人學士交情很深，他輕財重

稱。

義，賓客常常坐滿了屋子，由此而深受當時人們的稱道。

子子瑩，永安中，太尉行參軍。

慶孫之子子瑩，永安年間，任太尉行參軍。

裴仲規

延儁從祖弟仲規，少好經史，頗有志節。起家奉朝請，領侍御。咸陽王禧爲司州牧，辟爲主簿，仍表行建興郡事。車駕自代還洛，次於郡境，仲規備供帳朝於路側。高祖詔仲規曰："朕開置神畿，畿郡望重，卿既首應司隸美舉，復督我名邦，何能自致也?"仲規對曰："陛下窮神盡聖，應天順民，棄彼玄壤，來宅紫縣。臣方罄心力，躍馬吴會，冀功銘帝籍，勛書王府，豈一郡而已。"高祖笑曰："冀卿必副此言。"車駕達河梁，見咸陽王，謂曰："昨得汝主簿爲南道主人，六軍豐贍，元弟之寄，殊副所望。"尋除司徒主簿。仲規父在鄉疾病，棄官奔赴，以違制免。久之，中山王英征義陽，引爲統軍，奏復本資。於陳戰歿，時年四十八。贈河東太守，謚曰貞。無子，弟叔義以第二子伯茂爲之後，伯茂在《文苑傳》。

延儁的從祖弟仲規，少年時喜好經史，很有志向和氣節。由奉朝請起家，代侍御。咸陽王元禧爲司州牧，招聘仲規爲州主簿，上表推薦他爲建興郡太守。皇帝自代郡回洛陽時，途中停駐在建興郡，仲規準備好大批供品，安頓好皇上食宿場所，恭迎於路旁。高祖皇帝到達後，對仲規説："朕設置神聖的京畿，京畿屬郡地位重要，愛卿既然首次充任了司隸校尉的美差，又擔任建興郡這一名邦的太守，你靠什麼治理一方?"仲規對答道："陛下窮神盡智，應天順民，放棄原來邊遠的地方，來居住在這帝王常住之所。臣正打算竭盡心力，奮戰沙場，期待着在皇帝的功勞簿上記一大功，在君王的榮譽册中留下美名，哪能衹是治理好一郡就罷休的?"高祖笑道："希望你能够説到做到。"皇上到達河梁，見到咸陽王説："昨天得到你的主簿以主人身份的接待，六軍所需，豐富而齊全。朕對你的期望，一點也没有辜負。"不久升任仲規爲司徒主簿。仲規的父親在家鄉身患重病，仲規棄官跑回家，朝廷以違反制度爲由免了他的官。很久以後，中山王元英征討義陽，招引仲規爲統軍，并奏請恢復他原來的官級。在戰場上陣亡，終年四十八歲。追贈爲河東太守，謚號爲貞。他没有兒子，弟弟叔義把自己的次子伯茂過繼給仲規爲嗣，伯茂的生平事迹在本書的《文苑傳》中。

裴叔義　裴景融

叔義，亦有學行。高祖末，除兗州安東府外兵參軍，累遷太山太守，爲政清静，吏民安之。遷司空從事中郎。正光五年夏卒，時年五十七。贈征虜將軍、東秦州刺史，謚曰宣。

叔義也很有學問和德行。高祖末年，授予兗州安東府外兵參軍，多次升遷後至太山太守，他爲政務求清静無爲，郡内官員和百姓感到安寧。又升任司空從事中郎。正光五年夏天去世，終年五十七歲。追贈爲征虜將軍、東秦州刺史，謚號是宣。

子景融，字孔明，篤學好屬文。正光初，舉秀才，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永安中，秘書監李凱以景融才

叔義之子景融，字孔明，學習勤苦，喜好寫作。正光初年，舉秀才，對策中高第，授官太學博士。永安年間，秘書監李凱表奏裴景融才學出

學，啓除著作佐郎，稍遷輔國將軍、諫議大夫，仍領著作。出帝時，議孝莊謚，事遂施行。時詔撰《四部要略》，令景融專典，竟無所成。元象中，儀同高岳以爲録事參軍。弟景顏被劾廷尉獄。景融入選，吏部擬郡，爲御史中丞崔暹所彈，云其貪昧苟進，遂坐免官。武定四年冬，病卒，年五十二。景融卑退廉謹，無競於時。雖才不稱學，而緝綴無倦，文詞泛濫，理會處寡。所作文章，別有集録。又造《鄴都》、《晋都賦》云。

衆，被皇帝授予著作佐郎，逐漸升爲輔國將軍、諫議大夫，仍然兼領著作佐郎的職務。出帝在位期間，討論孝莊帝的謚號，景融建議的謚號得到認可和施行。當時詔令編撰《四部要略》，令景融負責此事，最後却没有完成。元象年間，開府儀同三司高岳召用景融爲録事參軍。弟弟景顏被彈劾送廷尉獄。景融在考選時，吏部擬用他爲郡太守，却被御史中丞崔暹彈劾，説他貪昧苟進，於是被免去官職。武定四年冬天，因病去世，終年五十二歲。景融爲人謙和退讓，廉潔謹慎，與世無争。雖然才能與學力不相稱，但他孜孜以求，勤編苦寫，作品甚多，衹是有見解的不多。他創作的文章，另有專集。還創作了《鄴都賦》和《晋都賦》。

裴景顏

景顏，頗有學尚。起家汝南王開府行參軍。孝莊初，爲廣州防蠻別將，行漢廣郡事。元顥入洛，與刺史鄭先護據州起義，事寧，賜爵保城子。以軍功稍遷太尉從事中郎，轉諮議參軍。孝静初，徙司空長史，在官貪穢。武定二年，爲中尉崔暹所劾，事下廷尉，遇疾死於獄，年四十五。

景顏也是個頗有學問和志向的人。初任汝南王開府行參軍，到孝莊帝初年，爲廣州防蠻別將，代理漢廣郡太守職務。元顥進據洛陽時，景顏與刺史鄭先護在本州起義，反對元顥。事情平定後，他被賜給保城子的爵位。又以戰功升任太尉從事中郎，轉任諮議參軍。孝静帝初年，調任爲司空長史，任職期間有貪污的穢行。武定二年，被中尉崔暹彈劾，立案被捕，送入廷尉審理，遇上疾病死在獄中，終年四十五歲。

裴伯珍

仲規弟子伯珍，歷襄威將軍、員外散騎郎、河西太守。孝静初，爲平東將軍、滎陽太守，卒官，時年三十二。贈本將軍、雍州刺史。

仲規的侄子伯珍，歷任襄威將軍、員外散騎郎、河西太守。孝静初年，爲平東將軍、滎陽太守，死於任上，終年三十二歲。追贈爲本將軍、雍州刺史。

裴禮和

延儁族子禮和，解褐員外散騎侍郎，還謁者僕射。身長九尺，腰帶十圍，於群衆之中，魁然有異。出爲陳留太守。卒於金紫光禄大夫。

延儁的族侄禮和，初任員外散騎侍郎，升爲謁者僕射。他身高九尺，腰粗十圍，與衆人相比，魁梧高大，鶴立鷄群。出任陳留太守。任金紫光禄大夫時去世。

裴聿

延儁族兄聿，字外興。以操尚貞立，爲高祖所知。自著作佐郎出爲北中府長史。時高祖以聿與中書侍郎崔亮并清貧，欲以幹禄優之，乃以亮帶

延儁的族兄裴聿，字外興。爲人以情操高尚貞潔爲本，得到高祖皇帝的稱許。由著作佐郎出任北中府長史。當時高祖鑒於裴聿和中書侍郎崔亮都很清貧，想在經濟上照顧他倆，於是特地讓

野王縣，聿帶温縣，時人榮之。轉尚書郎，還太尉諮議參軍，出爲平秦太守。卒，贈冠軍將軍、洛州刺史。子子袖，殁關西。

崔亮兼管野王縣，讓裴聿兼管温縣，以增加他們的俸禄，當時人贊揚他倆。轉爲尚書郎，升任太尉諮議參軍，出任平秦太守。死後追贈冠軍將軍、洛州刺史。兒子子袖，死於關西。

裴瑗

延儁族人瑗，字珍寶。太和中，析屬河北郡。少孤貧，而清苦自立，太守司馬悦召爲中正。悦爲别將，軍征義陽，引爲中兵參軍。瑗夙夜恭勤，爲悦所知。軍還，除奉朝請，轉給事中，汝南王悦郎中令。悦散費無常，每國俸初入，一日之中分賜極意。瑗每隨例，恒辭多受少，伺悦虚竭，還來奉貢。悦雖性理不恒，然亦相賞愛。悦還太尉，請爲從事中郎，轉驃騎將軍。肅宗末，出爲汝南太守，不行，轉太原太守。屬肅宗崩，尒朱榮初謀赴洛，瑗豫其事，封五原縣開國子，邑三百户。尋行并州事，轉平北將軍、殷州刺史。孝静初，除衛將軍、東雍州刺史。興和元年卒，年七十三。

延儁的族人裴瑗，字珍寶。太和年間，分出屬河北郡。少年時孤苦貧窮，但能够刻苦發奮，自强自立，太守司馬悦召用他爲本郡中正官。司馬悦爲將軍時，軍征義陽，又用他爲中兵參軍。裴瑗日夜勤勞，頗受司馬悦的信任。戰事結束後，任奉朝請，轉爲給事中，汝南王元悦的郎中令。元悦花費錢財没有節制，每次國俸一發放下來，往往一天之内就縱情賞賜分發。裴瑗也每次照例獲得許多賞賜，但他總是辭多受少，而且見元悦用費虚竭時，還會把錢拿出來給他。元悦雖是個變化莫測的人，但對裴瑗的這些行爲，還是很贊賞和喜愛的。所以元悦當了太尉後，便奏請任命裴瑗爲太尉從事中郎，轉爲驃騎將軍。肅宗末年，出任汝南太守，他不赴任，調任太原太守。其間遇上肅宗皇帝去世，尒朱榮當初打算去洛陽，裴瑗參預此事，被封爲五原縣開國子爵位，食封邑三百户。不久代理并州刺史，轉任平北將軍、殷州刺史。孝静初年，任命爲衛將軍、東雍州刺史。興和元年去世，終年七十三歲。

子夷吾，武定末，徐州驃騎府長流參軍。

兒子夷吾，在武定末年任徐州驃騎府長流參軍。

袁翻

袁翻，字景翔，陳郡項人也。父宣，有才筆，爲劉彧青州刺史沈文秀府主簿。皇興中，東陽平，隨文秀入國。而大將軍劉昶每提引之，言是其外祖淑之近親，令與其府諮議參軍袁濟爲宗。宣時孤寒，甚相依附。及翻兄弟官顯，與濟子洸、演遂各凌競，洸等乃經公府以相排斥。

袁翻，字景翔，是陳郡項縣人。父親袁宣，有才華，擅長詩文。當過劉彧青州刺史沈文秀府中的主簿。皇興年間，東陽被平定後，隨文秀一起歸順魏。大將軍劉昶時常提及和引薦他，聲稱袁宣是他外祖父袁淑的近親，令他與其屬下的諮議參軍袁濟認作同族。袁宣那時孤寒無靠，也就對袁濟緊緊依附。後來袁翻兄弟顯貴騰達了，與袁濟的兒子袁洸、袁演等互不服氣，產生了矛盾，袁洸兄弟便通過掌握的權力對袁翻極力排斥。

翻少以才學擅美一時。初爲奉朝請。景明初，李彪在東觀，翻爲徐紇

袁翻少年時以才學出衆而名噪一時。最初爲奉朝請。到了景明初年，李彪在東觀，由徐紇推

所薦，彪引兼著作佐郎，以參史事。及紘被徙，尋解。後遷司徒祭酒、揚烈將軍、尚書殿中郎。正始初，詔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翻與門下録事常景、孫紹，廷尉監張虎，律博士侯堅固，治書侍御史高綽，前軍將軍邢苗，奉車都尉程靈虬，羽林監王元龜，尚書郎祖瑩、宋世景，員外郎李琰之，太樂令公孫崇等并在議限。又詔太師、彭城王勰，司州牧、高陽王雍，中書監、京兆王愉，前青州刺史劉芳，左衛將軍元麗，兼將作大匠李韶，國子祭酒鄭道昭，廷尉少卿王顯等入預其事。後除豫州中正。

是時修明堂辟雍，翻議曰：

謹案明堂之義，古今諸儒論之備矣，異端競構，莫適所歸，故不復遠引經傳、傍采紀籍以爲之證，且論意之所同，以酬詔旨耳。蓋唐虞已上，事難該悉；夏殷已降，校可知之。謂典章之極，莫如三代，郁郁之盛，從周斯美。制禮作樂，典刑在焉，遺風餘烈，垂之不朽。

案《周官·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具論夏殷名制，豈其紕謬？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象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吕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个之别，然推其體例，則無九室之證。既而世衰禮壞，法度淆弛，正義殘隱，妄説斐然。明堂九室，著自《戴禮》，探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爲一代之法。故鄭玄云：“周人明

薦，袁翻被李彪引用爲著作佐郎，參與史書的編撰。徐紘被貶後，袁翻也被解職。後被任命爲司徒祭酒、揚烈將軍、尚書殿中郎。正始初年，下詔命令尚書省、門下省在金墉中書外省，討論制定國家律令，袁翻與門下録事常景、孫紹，廷尉監張虎，律博士侯堅固，治書侍御史高綽，前軍將軍邢苗，奉車都尉程靈虬，羽林監王元龜，尚書郎祖瑩、宋世景，員外郎李琰之，太樂令公孫崇等人都在討論人員的名單内。又詔令太師、彭城王元勰，司州牧、高陽王元雍，中書監、京兆王元愉，前青州刺史劉芳，左衛將軍元麗，兼將作大匠李韶，國子祭酒鄭道昭，廷尉少卿王顯等人也參預這件事。後來又任袁翻爲豫州中正。

這時國家擬建造明堂和辟雍，袁翻上書專門論述道：

關於明堂的用處與構造，古今諸儒論述得很完備了，但異端紛起，花樣百出，都莫衷一是，至今不知真諦，所以我不想再去遠引經傳、旁采典籍來作證據，衹論述我對明堂的認識，用以回答詔令旨意而已。至於唐虞以前，史事難以周詳知悉；而夏殷以後，則可考證知曉它的大概。若論典章之完備，比不過三代時期，其中最興盛者，則應是周朝。制禮作樂，典範仍然存在，其遺風餘韵影響深遠，垂之不朽。

考查《周官·考工》所記載的，都是記録當時的時事，具體論述了夏商時代的名物制度，怎麽會有紕謬差錯呢？由此可知明堂五室的説法，夏商周三代是相同的，配以五帝，象徵五行，喻意非常明顯。再檢閲《淮南子》、《吕氏春秋》等文獻，也均與《月令》記載文字完全相同，雖然在布置政令、頒行曆法方面，有堂、个的文字差異，然而推究其體例，則没有九室的證據。到後來世道衰微，禮制敗壞，法度混淆廢弛，正確的義理殘缺隱没，妄謬的説法甚囂塵上。明堂九室的論點，源於《戴禮》，進一步探

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德行於今，雖有不同，時説眪然，本制著存，而言無明文，欲復何責。”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於今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爲九室，略可知矣。但就其此制，猶竊有懵焉。何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宫，布教班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綜注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堂後九室之制，非巨異乎？裴頠又云：“漢氏作四維之个，不能令各處其辰，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爲設虚器也。”甚知漢世徒欲削滅周典，捐棄舊章，改物創制，故不復拘於載籍。且鄭玄之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并盡思窮神，故得之遠矣。覽其明堂圖義，皆有悟人意，察察著明，確乎難奪，諒足以扶微闡幽，不墜周公之舊法也。伯喈損益漢制，章句繁雜，既違古背新，又不能易玄之妙矣。魏晋書紀，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不記其經始之制，又無坦然可準。觀夫今之基址，猶或仿佛，高卑廣狹，頗與《戴禮》不同，何得以意抑必，便謂九室可明？且三雍異所，復乖盧、蔡之義，進退亡據，何用經通？晋朝亦以穿鑿難明，故有一屋之論，并非經典正義，皆以意妄作，兹爲曲學家常談，不足以範時軌世。

緒求源，却不知其出自何處，而漢代之人接受這種觀點，并想以此説爲一代的法則。故而鄭玄説：“周人明堂五室，是每帝一室，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德行於今，雖有不同，時説眪然，本制著存，而言無明文，欲復何責。”所謂本制著存，就是指周代的五室；於今不同，指的是漢世不同於周代。由此可知漢代是主張明堂九室之説的。即便是祇探討九室制度本身，還是存在許多讓人懵然不解之處。爲什麽呢？張衡在《東京賦》中寫道：“乃營三宫，布教班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這是一段描述明堂的文字。而薛綜在張衡賦的注文中，注釋道：“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堂後九室的制度，與明堂九室之説，差異不是太大了麽？裴頠又説過：“漢氏作四維之个，不能令各處其辰，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爲設虚器也。”可以非常明白地知道，漢代人祇是想改變取消周代的禮典，抛棄先賢舊章，以顯示其改物創制的精神，所以就不再拘泥於文獻典籍的記載了。我們還能從鄭玄對《三禮》的訓詁，和對《五經異義》的解釋，都是苦心孤詣，窮神盡智地細緻研究和探索，故而他的結論就顯得深刻和全面。閲覽他的明堂圖義，均對人有所啓悟，描述和論議都清清楚楚，確鑿無誤，難以推翻，估計它足以能够闡幽發微，没有喪失周公的舊法。蔡伯喈將西漢制度進行改造，章句繁雜，既違反了古意，又背叛了新説，照樣推翻不了鄭玄的高見。魏晋時期的記載，也有明堂祭祀五帝的文章，但没有記載明堂早先的原始情況，而且也無明堂建制的準確説法。考察今日的明堂舊址，還有和古制相似之處，它的高低大小、深淺寬窄，與《戴禮》的記載很不相同，怎麽能够以臆測爲事實，斷言它肯定是九室之制無疑？況且三雍不在一處，跟盧、蔡等人的説法相矛盾，進退無據，怎能談得上學術上的精通？晋朝亦是穿鑿附會，難明究竟，所以

產生了一屋之論，都不是經典的正確本意，而是隨意妄說，不過是邪學的常談，根本不足以作爲時世的軌範。

皇代既乘乾統曆，得一馭宸，自宜稽古則天，憲章文武，追踪周孔，述而不作，四彼三代，使百世可知。豈容虚追子氏放篇之浮説，徒損經紀《雅》《誥》之遺訓，而欲以支離横議，指畫妄圖，儀刑宇宙而貽來葉者也。

聖朝既已順天應運，統一天下，就應該考證古法，符合天意，以周文王、武王爲榜様，效法周公、孔子，述而不作，遥追三代，使百世可以明白。怎能容忍盲目追隨其他著作的浮淺説法，白白地損害了經典紀傳中的《雅》《誥》的遺訓，而使他們支離破碎的恣肆議論，隨便亂説，胡亂規劃，作爲國家的典型來貽害後人呢。

又北京制置，未皆允帖，缮修草創，以意良多。事移禮變，所存者無幾，理苟宜革，何必仍舊。且遷都之始，日不遑給，先朝規度，每事循古，是以數年之中，悛换非一，良以永法爲難，數改爲易。何爲宫室府庫多因故迹，而明堂辟雍獨遵此制，建立之辰，復未可知矣。既猥班訪逮，輒輕率瞽言。明堂五室，請同周制；郊建三雍，求依故所。庶有會經誥，無失典刑。識偏學疏，退慚謬浪。

另外，北京的規劃建設，不一定都妥帖，開始的建築，主觀發揮之處甚多。事情改變，禮制也在變化，古禮的老規矩保存至現在不變的已寥寥無幾。事物確應不斷變革，何必一定要維護舊制。而且當初遷都之時，時間緊迫，日不暇給，先朝的制度，大多遵循古體，所以在幾年之内，不停地變革和替换的不衹一二件，實在是因爲保持舊法永遠不變太難了，數次變易改造却很容易。那麽爲何宫室府庫可以都依循舊制，惟獨明堂辟雍却要搞成新式的九室之制呢。它們建成後到底成什麽模樣，真是説不清楚了。臣既參與考核和討論此事，便要不揣淺陋發表自己的愚見。臣的結論是：明堂應該遵照周代制度，以五室爲標準；京郊建立三處辟雍，則可以仿照故所修繕。衹有這様纔符合古代經書的典式，不至於喪失典型。臣見識偏頗，學問粗疏，謬言有愧，孟浪懷慚。

後議選邊戍事，翻議曰：

後來朝廷討論選擇戍邊之將，袁翻又發表議論道：

臣聞兩漢警於西北，魏晋備在東南。是以鎮邊守塞，必寄威重；伐叛柔服，實賴温良。故田叔、魏尚聲高於沙漠，當陽、鉅平績流於江漢，紀籍用爲美談，今古以爲盛德。自皇上以睿明纂御，風凝化遠，威厲秋霜，惠沾春露，故能使淮海輸誠，華

臣聽説兩漢時期警戒主要在西北，魏晋時期則備戰於東南。鎮守邊疆關塞，必須寄以威嚴重兵；征伐叛邦懷柔順民，一定要依靠温和手段。所以田叔、魏尚在沙漠少數民族地區樹立了崇高的聲望，當陽、鉅平則在江漢地方幹出了巨大的業績。史書留下了他們的美談，古今以此輩英雄爲成功的化身。自從皇上用聰明睿智統御天下，德風感

陽即序，連城請面，比屋歸仁。懸車劍閣，豈伊曩載；鼓噪金陵，復在兹日。然荆揚之牧，宜盡一時才望；梁郢之君尤須當今秀異。

化邊遠的疆域，兵威如秋霜般凌厲，恩惠似春露般滋潤，從而能使淮河至海疆之間的人民投誠歸順，華陽巴蜀之地，一座座城池負荆投降，一户户居民望風歸順。把兵車放置於劍閣，因爲西南不用它運兵了；戰鼓聲震於金陵，又將出現在今日。那麼荆州揚州的守將，需要選擇最有才能聲望的人去充任，梁州郢都的州官，更需要物色當今優秀的人才去擔當。

自比緣邊州郡，官至便登；疆埸統戍，階當即用。或值穢德凡人，或遇貪家惡子，不識字民温恤之方，唯知重役殘忍之法。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禦賊之心，唯有通商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值强敵，即爲奴虜；如有執獲，奪爲已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深山，或耘草平陸，販貿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禄既不多，貲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虚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工，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常十七八焉。是以吴楚間伺，審此虚實，皆云糧匱兵疲，易可乘擾，故驅率犬羊，屢犯疆埸。頻年已來，甲胄生蟣，十萬在郊，千金日費，爲弊之深，一至於此，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延若斯之患。賈生所以痛哭，良有以也。

自從近日以來，邊防的州郡官職，級别達到了就可以當；邊疆地區的指揮官，階銜差不多就可以充任。有時碰上個庸俗缺德之人，有時正好是位貪婪凶惡的家夥，他們不知道育民體恤的方法，衹知道沉重奴役的殘忍方式。他們設置衆多的戍守點，配備大量的將領和兵員，用的都是他們的親戚和左右，收受他人的錢財和請托，全無防寇禦賊之心，衹有聚斂發財之意。他們手下那些勇武的兵士，被用來欺壓百姓，搶奪錢物。要是遇上强敵，就成了俘虜；要是有所俘獲，全都據爲己有，中飽私囊。那些老弱病殘之輩，稍微懂點磨刀打鐵的工匠，略約曉得些栽草種樹的農人，無不從各營壘中搜取出來，叫他們從事各種苦役。剩下的那些人，或在深山伐木，或在平川種田，或做小販小商，往來貿易，道路相望。這些人收入微薄，資財也不多，還要實收其絹帛，虚發其糧，役盡其力，少其寒衣，用其工，節其食，經寒冬，歷酷夏，加之沉重的勞作和疾病的折磨，十分之七八的人死於溝壑之中。所以南方敵軍，探知我方邊防虚實後，都説我方糧匱兵疲，容易進擾，於是驅率兵卒，屢犯邊疆。多年以來，士卒身上生出蟣虱，十萬軍隊駐扎在郊外，然而日費千金，爲弊之深，到了如此地步，都是由於邊防任將不當，導致如此多的後患。賈誼當年之所以痛哭，確實是有來由的。

夫潔其流者清其源，理其末者正其本，既失之在始，庸可止

要想潔净河水必須清潔源頭，要想理順枝節必須搞正根本，邊防的弊害癥結既産生

乎？愚謂自今已後，荆、揚、徐、豫、梁、益諸蕃，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于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能統御有方，清高獨著，威足臨戎，信能懷遠，撫循將士，得其忻心，不營私潤，專修公利者，則就加爵賞，使久於其任，以時褒賚，厲其忠款。所舉之人亦垂優異，獎其得士，嘉其誠節。若不能一心奉公，才非捍禦，貪婪日富，經略無聞，人不見德，兵厭其勞者，即加顯戮，用彰其罪。所舉之人隨事免降，責其謬薦，罰其僞薄。如此，則舉人不得挾其私，受任不得孤其舉，善惡既審，沮勸亦明，庶邊患永消，譏議攸息矣。

在用人失誤上，怎麽纔能挽救呢？我認爲從今以後，荆、揚、徐、豫、梁、益等州諸邊防，以及所統轄的郡縣、府佐、統軍直到戍主，以上各種職務的任用人員，都命令朝臣王公們各自推舉熟悉瞭解之人，憑才幹選用，不拘限官階和職級。如果被推選者統御有方，清廉高尚，治軍有威信，懷柔睦民有信義，撫恤將士，深得兵心，不利己營私，一心爲公者，就加爵封賞，使他安心任職，持久衛邊，并經常褒奬賞賜，以激勵他的忠誠。推薦者也要及時奬賞，以表彰他們的忠誠和善識人才。如果被推選者不能一心奉公，才幹庸劣不能守衛，貪婪肥私，治理指揮無能，品德低下，引起兵士仇怨者，立即處死，并揭發暴露他的罪行。推薦者也要隨之免官降職，指責其錯誤的薦舉，懲罰其虚假和無能。衹有這樣，纔可以使推舉的人不得謀私爲己，被推舉者不敢辜負舉薦之人，善惡既已判别，奬懲也很分明，從而可以使邊患永遠消失，指責的議論也隨之平息。

遭母憂，去職。熙平初，除冠軍將軍、廷尉少卿，尋加征虜將軍，後出爲平陽太守。翻爲廷尉，頗有不平之論，及之郡，甚不自得，遂作《思歸賦》曰：

遇上母親去世，爲了守喪而辭去職務。熙平初年，任冠軍將軍、廷尉少卿，不久加征虜將軍，後來出任平陽太守。袁翻任廷尉少卿時，頗有不平的議論，到做了郡太守後，更是感到不安心，於是作了一篇《思歸賦》：

日色黯兮，高山之岑。月逢霞而未皎，霞值月而成陰。望他鄉之阡陌，非舊國之池林。山有木而蔽月，川無梁而復深。悵浮雲之弗限，何此恨之難禁。於是雜石爲峰，諸烟共色。秀出無窮，烟起不極。錯翻花而似綉，網游絲其如織。蝶兩戲以相追，燕雙飛而鼓翼。怨驅馬之悠悠，嘆征夫之未息！

黯淡的日光啊，静静地照耀着高高的山嶺。月光遇上霞彩而不再皎潔，霞光面對月色也變得陰暗。望着他鄉田園，已不是故國的山川。山有林木遮掩月光，河水無橋更顯得淵深。浮雲無休止的飄泊勾起我無限的惆悵，多少哀怨怎麽這般難以忍耐！雜亂的石塊疊成山峰，多姿的烟霧同一色彩。烟氣冉冉而升，緩緩飄散；山色秀麗，景象無窮。花兒翻捲交錯如同刺綉，游絲網結好像穿梭織布。兩隻蝴蝶嬉戲追逐，雙燕振翼疾飛。怨馬匹驅馳悠悠，嘆征夫勞苦不息！

爾乃臨峻壑，坐層阿。北眺羊腸詰屈，南望龍門嵯峨。叠千重以聳翠，横萬里而揚波。遠彈

登臨險峻的崖壑，端坐高聳的山峰。北眺蜿蜒曲折的羊腸坡道，南望巍峨雄壯的龍門大關。層層叠叠地聳騰着千重翠浪，横横

鼯與麞麝，走鰠鱉及龜鼉。彼暧然兮鞏洛，此邈矣兮關河。心鬱鬱兮徒傷，思摇摇兮空滿。思故人兮不見，神翻覆兮魂斷。斷魂兮如亂，憂來兮不散。俯鏡兮白水，水流兮漫漫。異色兮縱横，奇光兮爛爛。下對兮碧沙，上睹兮青岸。岸上兮氤氳，駁霞兮絳氛。風摇枝而爲弄，日照水以成文。行復行兮川之畔，望復望兮望夫君。君之門兮九重門。余之别兮千里分。願一見兮導我意，我不見兮君不聞。魄惝恍兮知何語，氣繚戾兮獨縈緼。

綿綿地翻揚着萬里波濤。猵鼯麞麝奔逐漸遠，鰠鱉龜鼉疾游迅跑。面對眼前明媚的鞏山洛水，頓覺關河是如此的縹渺遥遠。思緒恍惚啊徒勞多想，心緒抑鬱啊白白地憂傷。思念故人啊却不見，精神翻蕩啊心魂枉斷。斷魂啊心中煩亂，憂鬱啊堆積不散。白色水面有如俯照的鏡子，河水浩浩流淌。異色縱横，奇光燦爛。下對着碧黄沙丘，上看着青翠的河岸。沿岸水色氤氳，霞靄放射出紫彩紅光。風撫弄枝頭摇曳不定，陽光映着水面瀲灎成浪。走啊又走走在河岸，望啊又望望着我夢中的夫君。夫君的門啊九重深。我們一别啊千里分。願見你一面啊抒發我的情意，我見不到你啊你難見。魂魄恍惚啊不知所云，心緒激動啊心亂如焚。

彼鳥馬之無知，尚有情於南北。雖吾人之固鄙，豈忘懷於上國？去上國之美人，對下邦之鬼蜮。形既同於魍魎，心匪殊於蝥賊。欲修之而難化，何不殘之云克。知進退之非可，徒終朝以默默。願生還於洛濱，荷天地之厚德。

粵鳥和胡馬雖然無知，尚且眷戀着南枝與北風。我爲人雖然淺陋，但怎會忘却了國家？離開了朝廷的美人，面對着下邦的鬼蜮。如今形體已與魍魎一樣，心理也無異於蝥賊。想修養自己却已難變化，何不一死了却這難堪的現實？是進是退難以决斷，衹能成天默默以對。衹盼有生之年能回到洛陽，我就謝天謝地感恩戴德。

神龜末，遷冠軍將軍、凉州刺史。時蠕蠕主阿那瓌、後主婆羅門，并以國亂來降，朝廷問翻安置之所。翻表曰：

神龜末年，升任冠軍將軍、凉州刺史。當時蠕蠕國君阿那瓌、後主婆羅門，都因遭國家變亂而來降，朝廷徵詢袁翻意見，如何對待和安置他們。袁翻上表答道：

謬以非才，忝荷邊任，猥垂訪逮，安置蠕蠕主阿那瓌、婆羅門等處所遠近利害之宜。竊惟匈奴爲患，其來久矣，雖隆周、盛漢莫能障服，衰弱則降，富强則叛。是以方叔、召虎不遑自息，衛青、去病勤亦勞止。或修文德以來之，或興干戈以伐之，而一得一失，利害相侔。故呼韓來朝，左賢入侍，史籍謂之盛事，千載以爲美談。至于皇代勃興，威馭四海，爰在北京，仍梗疆

臣并無多少才能，勉强充任邊防重職，今皇帝下問，垂詢於微臣，有關安置蠕蠕國主阿那瓌、婆羅門等處所的遠近以及利害問題。臣以爲匈奴爲患，其來已久，雖興旺的周朝、强盛的漢朝也未能降服他們，他們是衰弱了就降服，富强了又背叛。因而方叔、召虎等人爲此操心勞神、焦頭爛額，衛青、霍去病等勤苦征戰，最後也搞得疲憊不堪。對待匈奴，或者靠修文德以感召教化他們來朝歸順，或者大興干戈以武力征伐他們。各有得有失，利與害是并行的。所以呼韓邪來朝，左賢王入侍，史書稱之爲盛事，千載以

場。自卜惟洛食，定鼎伊瀍，高車、蠕蠕迭相吞噬。始則蠕蠕衰微，高車强盛，蠕蠕則自救靡暇，高車則僻遠西北。及蠕蠕復振，反破高車，主喪民離，不絶如綫。而高車今能終雪其耻，復摧蠕蠕者，正由種類繁多，不可頓滅故也。然鬥此兩敵，即卞莊之算，得使境上無塵數十年中者，抑此之由也。

此爲美談。到了皇朝勃興，威鎮四海，但在北京時期，依然使北方邊境不得安寧。自從遷都洛陽，定鼎伊瀍，高車、蠕蠕已是互相吞并。開始是蠕蠕衰敗，高車强盛，蠕蠕自救不暇，高車則地處遥遠偏僻的西北。到了蠕蠕振興，反而攻破高車，衹不過高車雖主喪民離，但國脉如綫，不絶不斷。而今高車終又能雪耻報恨，再次摧毁了蠕蠕的原因，是由於北方諸胡種類繁多，不可能頃刻都滅亡。然而對付這兩個敵人，使我邊境數十年無戰塵烽烟，應用卞莊的策略，使其互鬥自殘，就是這個道理。

今蠕蠕爲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靈，兩主投身，一期而至，百姓歸誠，萬里相屬。進希朝廷哀矜，克復宗社；退望庇身有道，保其妻兒。雖乃遠夷荒桀，不識信順，終無純固之節，必有孤負之心。然興亡繼絶，列聖同規；撫降恤附，綿經共軌。若棄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禮待，則損我資儲。來者既多，全徙内地，非直其情不願，迎送艱難。然夷不亂華，殷鑒無遠，覆車在於劉石，毁轍固不可尋。且蠕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内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若蠕蠕全滅，則高車跋扈之計，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主奔於上，民散於下，而餘黨實繁，部落猶衆，處處棋布，以望今主耳。高車亦未能一時并兼，盡令率附。

而今蠕蠕被高車所討滅，由於我朝有着大國的威望，致使其兩主投奔我國，一齊而來，他們的百姓也同時歸順於我，萬里相望。首先期望朝廷懷着矜愛之心，幫助他們收復社稷宗廟；其次是盼望庇護其寄身避難，保全妻兒家眷。儘管他們是遠夷荒蠻，不知恭順和信義，最終不會有忠誠的志節，肯定還有辜負之心。然而興亡繼絶，是列位先聖的訓規；安撫歸降濟恤依附，是古代經典的精神。如果抛棄而不接納其歸降，則對我國的大德造成損害；但是收納并且禮待他們，又耗費我們的經費物資。歸附的人又很多，若將其全部遷徙到内地，不僅他們不樂意，我們迎來送往也非常難辦。然而夷人不能亂華，殷鑒不遠，劉石的教訓就在眼前，自蹈覆轍的事絶不可再做。况且蠕蠕衹要繼續存在，那麽高車就還會有内顧之憂，就無暇覬覦我們大魏帝國。如果蠕蠕完全滅亡了，則高車便全無牽制力量，必然會飛揚跋扈，將全力與我爲敵，是很可能的。當前蠕蠕雖然國君逃亡，人民離散，但餘黨還很多，部落不少，他們還在各處駐扎，以盼望國君回歸。高車也不可能一下子兼并他們，使其全部投降臣服。

又高車士馬雖衆，主甚愚弱，上不制下，下不奉上，唯以掠盗爲資，陵奪爲業。河西

另外，高車雖然兵馬衆多，但君主非常懦弱愚昧，上控制不了下，下不服從上，衹知道以掠奪盗竊爲生計，侵凌搶掠爲職

捍禦强敵，唯涼州、敦煌而已。涼州土廣民希，糧仗素闕，敦煌、酒泉空虛尤甚，若蠕蠕無復竪立，令高車獨擅北垂，則西顧之憂，匪旦伊夕。愚謂蠕蠕二主，皆宜存之，居阿那瓌於東偏，處婆羅門於西裔，分其降民，各有攸屬。那瓌住所，非所經見，其中事勢，不敢輒陳。其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安處之。西海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北、張掖西北千二百里，去高車所住金山一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衝要，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於事爲便，即可永爲重戍，鎮防西北。宜遣一良將，加以配衣，仍令監護婆羅門。凡諸州鎮應徙之兵，隨宜割配，且田且戍。雖外爲置蠕蠕之舉，内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克厲，使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乃漸令北轉，徙渡流沙，即是我之外蕃，高車勁敵。西北之虞，可無過慮。如其奸回返覆，孤恩背德者，此不過爲逋逃之寇，於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啓，脱先據西海，奪我險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以西終非國有。不圖厥始，而憂其終，噬臍之恨，悔將何及。

愚見如允，乞遣大使往涼州、燉煌及於西海，躬行山谷要害之所，親閲亭障遠近之宜，商量士馬，校練糧仗，部分見

業。黄河以西，能够抵禦强敵的衹有涼州、敦煌而已。涼州土廣人稀，糧草兵器一向缺乏，敦煌、酒泉尤其空虚。假若蠕蠕不再立足，讓高車獨霸北陲，那我國西顧之憂，僅在朝夕。臣認爲蠕蠕的這兩位國主，都應保護起來，把阿那瓌安置在偏東方，把婆羅門放在西部，分散他們的降民，各自統屬。阿那瓌的住所，臣没有主見，其中的事情和態勢，不敢隨意去講。至於婆羅門的居留地，請修繕西海故城來安頓他。西海郡本屬於涼州，在今酒泉正北，距張掖西北一千二百里，離高車所住的金山一千餘里，正處在北方胡虜往來的要衝，古代漢朝行軍的舊道上，土地肥沃，很適宜於耕殖。不但現在安置婆羅門頗爲方便適宜，即使將來也可長期作爲軍事重鎮，以加强西北的防衛。應派遣一位良將，并以禁軍出戍，令其仍然嚴加監護婆羅門。凡是各州各鎮應當遷調的軍隊，隨時可以調配，一邊戍守，一邊屯田。形式上是安置蠕蠕的舉措，實際上是防備高車的策略。一兩年之後，兵多糧足，這是安邊保塞的長久之計。如果婆羅門能够激勵自勉，發奮進取，招攏餘衆，聚集力量，圖謀恢復其國的話，就讓他們逐漸往北回轉，遷過沙漠，這樣就成了我們的外部屏障，造就了高車的一大勁敵。西北的安全問題，就可以不需多慮了。要是婆羅門陰謀反覆，忘恩背德，反叛我們，充其量不過是一群逃亡的流寇，對我們也没什麼損失。現在如果不早圖謀，他們反心一起，讓他們先占據西海，奪取我們的險要之地，那麽酒泉、張掖就必然孤立而危急，黄河以西最終就將喪失。不圖謀於始，而到時爲禍，爲時已晚，後悔莫及。

臣的愚見如果妥當的話，就請派遣大臣前往涼州、燉煌以及西海地區，親自勘察那裏的山川要害之地，檢閲布置亭障遠近等事宜，商量兵馬的配備，布置分配糧草輜重，

定，處置得所。入春，西海之間即令播種，至秋，收一年之食，使不復勞轉輸之功也。且西海北垂，即是大磧，野獸所聚，千百爲群，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籍獸以自給，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今之豫度，微似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高車豺狼之心，何可專信？假令稱臣致款，正可外加優納，而復内備彌深，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者也。管窺所陳，懼多孟浪。

時朝議是之。

還，拜吏部郎中，加平南將軍、光禄大夫。以本將軍出爲齊州刺史，無多政績。孝昌中，除安南將軍、中書令，領給事黄門侍郎，與徐紇俱在門下，并掌文翰。翻既才學名重，又善附會，亦爲靈太后所信待。是時蠻賊充斥，六軍將親討之，翻乃上表諫止。後蕭寶夤大敗於關西，翻上表請爲西軍死亡將士舉哀，存而還者并加賑賚。後拜度支尚書，尋轉都官。翻表曰："臣往忝門下，翼侍帳幄。同時流輩皆以出離左右，蒙數階之陟。唯臣奉辭，非但直去黄門，今爲尚書後，更在中書令下。於臣庸朽，誠爲叨濫；準之倫匹，或有未盡。竊惟安南之與金紫，雖是異品之隔，實有半階之校；加以尚書清要，位遇通顯，準秩論資，似加少進。語望比官，人不願易。臣自揆自顧，力極求此，伏願天地成造，有始有終，矜臣疲病，乞臣骸骨，願以安南、尚書换一金紫。"時天下多事，翻雖外請閑秩，而内有求進之心，識者怪之。於是，加撫軍將軍。

部署定下來以後，各方面安排處理得當。入春以後，命令西海之間的士兵進行播種，到秋天可收入一年用的糧食，從而不至於依賴後方轉運勞費。況且西海北部邊陲，就是茫茫大沙漠，千百成群的野獸禽鳥聚集於此，正好是蠕蠕射獵的場所。靠種植糧食自我供給，再輔以狩獵來補充，彼此相資，足以生活。預先籌劃，看起來我們有些小損失，一年之後，我們將會獲得大利益。高車素來是豺狼之心，怎麽能够信任？假使他們也臣服求和，我們正好表面優待接受，内部却必須更加嚴密防備，此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特陳述一管之見，深恐出言孟浪。

朝廷當時討論後，同意袁翻的意見。

回京後，袁翻被任命爲吏部郎中，加平南將軍、光禄大夫。以平南將軍之銜出任齊州刺史，没有太多的政績。孝昌年間，任安南將軍、中書令，領給事黄門侍郎，與徐紇都在門下省，一起掌管文翰。袁翻的才學名聲已很大，又善於攀附，因而也被靈太后信任。這時蠻賊遍及各地，國家準備派禁軍前往征討，袁翻上表諫議勸止。後來蕭寶夤在關西打了大敗仗，袁翻上表請求爲關西戰役死亡將士舉行哀悼活動，并對生還者加以賑濟賞賜。後來授予度支尚書，又轉任都官。袁翻上奏表道："臣以前任職於門下省，在皇上身邊輔佐侍奉。同一時期的同僚們都派調各重要機構，得到數級的提升。衹有我謙讓辭受，不但去掉黄門之官，今日當了尚書後，又是在中書令之下。像臣這等庸劣朽材，當然算個濫竽充數；但與同事們比較，可能對我的任用還不太周全。我認爲安南將軍與金紫光禄大夫，雖然它們有品級的分别，但實際上有半級的差距；加上尚書之職，權位清貴而重要，待遇也通顯，論資歷和級别，應該算是提升了。比較其聲望和官位，一般人是不想改换的。臣自己衡量，竭力追求此職，懇請皇上成全我，有始有終，憐憫我的疾病，讓我自己好去安頓自己的晚年。特請求以現任的安南將軍和尚書職位换成金紫光禄大夫。"當時國家多事，袁翻雖表面請求閑散的官職，實際上是

在變相地求權要官，瞭解内情的人都責怪他。於是任命他爲撫軍將軍。

肅宗、靈太后曾宴於華林園，舉觴謂群臣曰："袁尚書朕之杜預，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今爲盡之。"侍座者莫不羡仰。翻名位俱重，當時賢達咸推與之，然獨善其身，無所獎拔，排抑後進，懼其凌己，論者鄙之。建義初，遇害於河陰，年五十三。所著文筆百餘篇，行於世。贈使持節、侍中、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肅宗皇帝、靈太后曾經設宴於華林園，舉着酒杯對群臣說道："袁尚書是朕的杜預，朕想把這杯酒敬給元凱，現在乾了這杯。"陪宴的在座者無不爲此仰慕袁翻得到的殊榮。袁翻名聲與官職都很大，當時的賢達名流一致推重他，然而他却獨善其身，對他人無所獎掖和提拔，甚至壓抑和排斥新人，生怕超過了自己，輿論很鄙視他這一點。建義初年，在河陰遇害而死，終年五十三歲。著有文章百餘篇，流傳於世。追贈他爲使持節、侍中、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嫡子寶首，武定中，司徒記室參軍。

嫡子寶首，武定年間任司徒記室參軍。

寶首兄叔德，武定末，太子中舍人。

寶首的兄長叔德，武定末年任太子中舍人。

翻弟躍，語在《文苑傳》。

袁翻之弟袁躍，其事迹寫在《文苑傳》裏。

躍弟颺，本州治中、别駕，豫州冠軍府司馬而卒。

袁躍的弟弟袁颺，任本州治中、别駕，任豫州冠軍府司馬時去世。

颺弟昇，太學博士、司徒記室、尚書儀曹郎中、正員郎、通直常侍。颺死後，昇通其妻。翻慚恚，爲之發病，昇終不止，時人鄙穢之。亦於河陰見害。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袁颺之弟袁昇，歷任太學博士、司徒記室、尚書儀曹郎中、正員郎、通直常侍。袁颺死後，袁昇與袁颺之妻通奸。袁翻爲此事深感憤怒，并由此而發病，可是袁昇始終未中止這一行爲，當時人們非常鄙夷和蔑視他。他也在河陰被害而死。追贈爲左將軍、齊州刺史。

史臣曰：崔休立身有本，當官著聞，朝之良也。裴儁器業位望，有可稱乎？袁翻文高價重，其當時之才秀歟？

史臣曰：崔休立身處世，始終守着根本，當官爲政，成績顯著，遠近聞名，是朝廷的良臣。裴延儁成就大業，聲望很高，有可稱道之處甚多。袁翻文才極高，名聲極重，是當時難得的優秀人才。



魏書卷七十

列傳第五十八

劉藻　傅永　傅豎眼　李神

劉藻　劉紹珍

劉藻，字彦先，廣平易陽人也。六世祖遐，從司馬叡南渡。父宗之，劉裕廬江太守。藻涉獵群籍，美談笑，善與人交，飲酒至一石不亂。永安中，與姊夫李嶷俱來歸國，賜爵易陽子。擢拜南部主書，號爲稱職。

劉藻，字彦先，是廣平郡易陽縣人。六世祖劉遐，追隨司馬叡南渡建國東晋。父親宗之，任劉裕政權的廬江太守。劉藻博覽群書，善於談笑，擅長與人結交，飲酒一石不醉。永安年間，與姐夫李嶷一起歸順魏國，被賜予易陽子的爵位。提升爲南部主書，號稱稱職。

時北地諸羌數萬家，恃險作亂，前後牧守不能制，奸暴之徒，并無名實，朝廷患之，以藻爲北地太守。藻推誠布信，諸羌咸來歸附。藻書其名籍，收其賦税，朝廷嘉之。遷龍驤將軍、雍城鎮將。先是氐豪徐成、楊黑等驅逐鎮將，故以藻代之。至鎮，擒獲成、黑等，斬之以徇，群氐震慴。雍州人王叔保等三百人表乞藻爲駮奴戍主，詔曰："選曹已用人，藻有惠政，自宜他叙。"在任八年，遷離城鎮將。

當時北地郡有羌人數萬家，憑據險要叛亂，前後幾任的刺史和太守都控制不住，這些奸暴之徒，没有名聲與功業，成爲朝廷的禍患，任命劉藻爲北地太守。劉藻推誠意，講信用，羌人們都來歸附。劉藻登記他們的户籍姓名，收取賦税，朝廷特下詔嘉奬。升任龍驤將軍、雍城鎮將。在此以前，氐族豪强徐成、楊黑等驅逐鎮將，因而讓劉藻代理鎮將一職。到鎮後，即擒獲徐成、楊黑等人，斬首示衆，群氐普遍震動和恐懼。雍州人王叔保等三百人上表請求劉藻充當駮奴的首領，朝廷下詔曰："用人機構已經選用了駮奴戍主，劉藻政績優良，自當另有安排。"在任八年，調任離城鎮將。

太和中，改鎮爲岐州，以藻爲岐州刺史。轉秦州刺史。秦人恃嶮，率多粗暴，或拒課輸，或害長吏，自前守宰，率皆依州遥領，不入郡縣。藻開示恩信，誅戮豪横，羌氐憚之，守宰於是始得居其舊所。遇車駕南伐，以藻爲東道都督。秦人紛擾，詔藻還州，人情乃定。仍與安南將軍元

太和年間，把岐州鎮改升爲刺史州，以劉藻爲岐州刺史。轉爲秦州刺史。秦州人依恃險要地勢，大多粗暴，或拒交租税，或者殘害長官，以前的幾任太守縣官，大多是在州治之地遥控領導，不敢進入郡縣。劉藻宣布恩義信用，誅殺凶惡的豪强，羌氐等族民害怕他，太守縣令們這纔開始到各自郡縣任職。遇皇帝南征，以劉藻爲東道都督。秦人又騷亂，朝廷詔令劉藻回秦州任

英征漢中，頻破賊軍，長驅至南鄭，垂平梁州，奉詔還軍，乃不果克。

上，秦州的形勢纔得以安定。不久，與安南將軍元英征戰漢中，屢敗賊軍，大軍長驅直入南鄭，幾乎平定梁州，因奉詔撤軍，最終没拿下梁州。

後車駕南伐，以藻爲征虜將軍，督統軍高聰等四軍爲東道别將。辭於洛水之南，高祖曰："與卿石頭相見。"藻對曰："臣雖才非古人，庶亦不留賊虜而遺陛下，輒當釃曲阿之酒以待百官。"高祖大笑曰："今未至曲阿，且以河東數石賜卿。"後與高聰等戰敗，俱徙平州。景明初，世宗追録舊功，以藻爲太尉司馬。是年六月卒，年六十七，贈錢六萬。

後來皇帝南伐，任劉藻爲征虜將軍，督統軍高聰等四軍爲東道别將。大軍出發前，與皇帝辭别於洛河南岸，高祖皇帝説："希望與你在石頭相見。"劉藻回答道："臣雖才能比不上古人，但也許不會留下賊虜給陛下去勞神，到時臣會在那裏斟好曲阿美酒，等待皇上和百官來痛飲！"高祖大笑道："現在還未到曲阿，權且以河東酒幾石賜給你吧。"後來他與高聰都吃了敗仗，都被貶調到平州。景明初年，世宗皇帝追録舊功，命劉藻爲太尉司馬。當年六月去世，終年六十七歲，賜錢六萬。

子紹珍，無他才用，善附會，好飲酒。結托劉騰，騰啓爲其國郎中令，襲子爵。稍遷本州别駕、司空屬，以事免官。建義初，詔復，尋除太中大夫。永安二年，除安西將軍、河北太守。還朝，久之，拜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出爲黎陽太守。所在無政績。天平中，坐子尚書郎洪業入於關中，率衆侵擾，伏法。

兒子紹珍，没有什麽才幹，却善於鑽營攀附，喜好飲酒。結交寄托在劉騰手下，劉騰起用他爲國郎中令，繼襲子爵。不久提升爲本州别駕、司空屬，後因事免官。建義初年，詔令復官，不久授以太中大夫。永安二年，授安西將軍、河北太守。徵召回朝後很久，被任命爲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出任黎陽太守。在任上没有政績可言。天平年間，他的兒子尚書郎洪業進入關中，率衆侵擾，他因受牽連被殺。

傅永

傅永，字脩期，清河人也。幼隨叔父洪仲與張幸自青州入國，尋復南奔。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騁。年二十餘，有友人與之書而不能答，請於洪仲，洪仲深讓之而不爲報。永乃發憤讀書，涉獵經史，兼有才筆。自東陽禁防爲崔道固城局參軍，與道固俱降，入爲平齊民。父母并老，飢寒十數年，賴其强於人事，戮力傭丐，得以存立。晚乃被召，兼治禮郎，詣長安，拜文明太后父燕宣王廟，賜爵貝丘男，加伏波將軍。未幾，除中書博士，又改爲議郎。轉尚書考功郎中，爲大司馬從事中郎。尋轉都督、任城王澄長史，

傅永，字脩期，是清河郡人。幼年隨叔父洪仲與張幸從青州歸順我國，不久又投奔南朝。爲人幹練有氣魄，拳術功夫過人，能够手抓着鞍背，倒立在馬上馳騁。年過二十，有位朋友給他寫信，他却不會覆信，便請求洪仲幫忙寫封回信，洪仲狠狠地責備了他，拒絶幫這個忙。傅永便發奮讀書，涉獵經史，還很有文章之才。初爲東陽禁防爲崔道固的城局參軍，與道固一起來降，入國爲平齊之民。他的父母均年邁，十幾年飢寒交迫，全賴他有把力氣，不怕苦累地爲傭僕乞丐，纔勉强養活全家。晚年纔被朝廷召用，當了個治禮郎，到長安城，拜謁文明太后的父親燕宣王之廟，被賜封貝丘男的爵位，加伏波將軍。不久任中書博士，又改任爲議郎。轉尚書考功郎中，爲大司馬從事中郎。然後轉爲都督、任城王

兼尚書左丞。

王肅之爲豫州，以永爲建武將軍、平南長史。咸陽王禧慮肅難信，言於高祖。高祖曰："已選傅脩期爲其長史，雖威儀不足，而文武有餘矣。"肅以永宿士，禮之甚厚。永亦以肅爲高祖眷遇，盡心事之，情義至穆。蕭鸞遣將魯康祚、趙公政衆號一萬，侵豫州之太倉口。肅令永勒甲士三千擊之。時康祚等軍於淮南，永舍淮北十有餘里。永量吴楚之兵，好以斫營爲事，即夜分兵二部，出於營外。又以賊若夜來，必應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既設伏，乃密令人以瓠盛火，渡淮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之云："若有火起，即亦然之。"其夜，康祚、公政等果親率領，來斫永營。東西二伏夾擊之，康祚等奔趨淮水。火既競起，不能記其本濟，遂望永所置之火而争渡焉。水深，溺死、斬首者數千級，生擒公政。康祚人馬墜淮，曉而獲其尸，斬首，并公政送京師。公政，岐州刺史超宗之從兄也。

元澄長史，兼尚書左丞。

王肅擔任豫州刺史，任用傅永爲建武將軍、平南長史。咸陽王元禧考慮王肅難以讓人信賴，將此擔心告訴高祖皇帝。高祖道："已任命傅脩期爲他的長史，雖然威信還不足，但文才武功却有餘。"王肅認爲傅永是老人，對他禮遇有加。傅永也認爲王肅是高祖的親信，盡心盡力替他效勞，二人情義至爲親密。蕭鸞派遣將領魯康祚、趙公政率兵號稱一萬之衆，入侵到豫州的太倉口。王肅令傅永帶領三千甲士迎擊。當時康祚等駐扎在淮河南岸，傅永將部隊安營在淮河北岸十餘里處。傅永料定吴楚之兵習慣於深夜劫營，於是夜間將隊伍一分爲二，埋伏於營房之外。又推測賊軍如果夜裏來偷襲，肯定應在淮河淺近處渡過，便用火光在淺近之處做上記號。傅永已設好埋伏，便密令部下用瓠瓢爲燈盞，渡過淮河，到南岸深水處放置燈火，并交代説："如果看見有火亮起，便立即點燃燈盞。"當天夜裏，康祚和公政等果然親自率兵來劫傅永的兵營。東西伏兵突然起來夾擊，康祚等大驚，争相奔向淮河。幾處火光競相照亮，賊軍記不清原來渡河的地點，於是紛紛朝傅永派人點火的地方争着渡河。此段河水最深，賊軍被溺死、殺死者數千人，生擒賊將公政。康祚的人馬掉進淮河，天亮後發現了他的尸體，斬下首級，與公政一道送往京師。趙公政，是岐州刺史趙超宗的堂兄。

時裴叔業率王茂先、李定等來侵楚王戍。永適還州，肅復令永討之。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戍，至即令填塞外塹，夜伏戰士一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頓於城東，列陳，將置長圍。永所伏兵於左道擊其後軍，破之。叔業乃令將佐守所列之陳，自率精甲數千救之。永上門樓，觀叔業南行五六里許，便開門奮擊，遂摧破之。叔業進退失圖，於是奔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既不測我之虚實，足喪其膽。俘

當時裴叔業率王茂先、李定等前來侵犯楚王戍。傅永剛好回到州城，王肅再次派傅永去討伐。傅永派一位心腹火速趕往楚王戍處，到後便馬上下令填塞外壕，夜晚在城外埋伏一千名戰士。拂曉之時叔業等到了這裏，暫駐於城東，排列陣式，準備大規模圍城。傅永的伏兵在左路襲擊敵人的後軍，打敗了對方。叔業便命部將堅守所列的隊陣，自己率領精兵數千名來救援。傅永上了城樓，看見叔業一行人南行五六里左右，便突然開城門奮勇出擊，於是摧毁戰敗了敵軍。叔業進退兩難，衹好後撤潰逃。左右部將想追趕，傅永説："我軍弱兵不足三千，他們精兵還很强盛，并非軍弱而失敗，而是中了我的計罷了。他

此足矣，何假逐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兩月之中，遂獻再捷，高祖嘉之，遣謁者就豫州策拜永安遠將軍、鎮南府長史、汝南太守、貝丘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户。高祖每嘆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唯傅脩期耳。”

們判斷不出我們的虛實，足以令其喪膽。俘獲了這許多人已足够了，還去追他們幹什麽?”繳獲叔業的傘扇鼓幕甲仗等輜重達萬餘件。兩月之內，連報兩捷，高祖嘉奬了他，派人到豫州策拜傅永爲安遠將軍、鎮南府長史、汝南太守、貝丘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户。高祖常贊嘆道：“上馬能擊賊，下馬能寫捷報的，衹有一個傅脩期而已。”

裴叔業又圍渦陽，時高祖在豫州，遣永爲統軍，與高聰、劉藻、成道益、任莫問等往救之。軍將逼賊，永曰：“先深溝固壘，然後圖之。”聰等不從，裁營輜重，便擊之，一戰而敗。聰等棄甲，徑奔懸瓠。永獨收散卒徐還，賊追至，又設伏擊之，挫其鋒鋭。四軍之兵，多賴之以免。永至懸瓠，高祖俱鎖之。聰、藻徙爲邊民，永免官爵而已。不經旬日，詔曰：“脩期在後少有擒殺，可揚武將軍、汝陰鎮將，帶汝陰太守。”

裴叔業又進圍渦陽，當時高祖在豫州，詔遣傅永爲統軍，與高聰、劉藻、成道益、任莫問等前往援救渦陽。軍將欲逼賊軍出來決戰，傅永説：“先挖深溝、築固壘，然後再找機會消滅敵人。”高聰等人不聽此言，裁減營房，删削輜重，輕兵與敵交戰，結果一戰而被打敗。高聰等棄甲而逃，徑直奔向懸瓠城。傅永獨自收拾散卒慢慢往回退却，賊兵追到，他又設伏兵痛擊他們，挫傷了敵軍鋒芒和鋭氣。四支軍隊的兵士，多賴傅永而免於覆滅。傅永到了懸瓠後，高祖把他們全關押起來。將高聰、劉藻徙爲邊民，而傅永衹免去了官爵而已。没過十天，高祖就下詔説：“脩期在後邊稍有擒獲斬殺，可以任命爲揚武將軍、汝陰鎮將，兼理汝陰太守之職。”

景明初，裴叔業將以壽春歸國，密通於永，永具表聞。及將迎納，詔永爲統軍，與楊大眼、奚康生等諸軍俱入壽春。同日而永在後，故康生、大眼二人并賞列土，永唯清河男。

景明初年，裴叔業準備以壽春投誠，就此事秘密與傅永聯絡，傅永上表報知此事。到了即將納降時，詔令傅永爲統軍，與楊大眼、奚康生等諸軍一起進入壽春。同一日入城，衹不過傅永走在後面，因此康生、大眼兩人就都封了侯爵，傅永衹封爵清河男。

蕭寶卷將陳伯之侵逼壽春，沿淮爲寇。時司徒、彭城王勰，廣陵侯元衍同鎮壽春，以九江初附，人情未洽，兼臺援不至，深以爲憂。詔遣永爲統軍，領汝陰之兵三千人先援之。永總勒士卒，水陸俱下，而淮水口伯之防之甚固。永去二十餘里，牽船上汝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趨淮，下船便渡。適上南岸，賊軍亦及。會時已夜，永乃潛進，曉達壽春城下。勰、衍聞外有軍，共上門樓觀望，然

蕭寶卷的部將陳伯之入侵逼進壽春，沿淮河爲寇。當時司徒、彭城王元勰和廣陵侯元衍一同鎮守壽春，因爲九江郡剛收歸版圖，民心尚未完全順服，加之行臺的援兵尚未到達，他倆爲此頗爲焦急。皇帝詔派傅永爲統軍，率領汝陰的兵士三千人先行支援。傅永總領全體將士，水路陸路同時進發，但在淮河渡口一帶，陳伯之的防衛非常牢固。傅永在距離渡口二十餘里的地方，將船牽引到汝河南岸，用水牛拉船，直行向南開往淮河，下船後立刻渡淮。剛上南岸，賊軍也趕到了。時值夜晚，傅永便潛伏而進，拂曉時抵達壽

不意永至，永免胄，乃信之，遂引永上。緦謂永曰："北望以久，恐洛陽難復可見，不意卿能至也。"緦令永引軍入城。永曰："執兵被甲，固敵是求，若如教旨，便共殿下同被圍守，豈是救援之意？"遂孤軍城外，與緦并勢以擊伯之，頻有克捷。

春城下。元緦、元衍聽説城外有軍隊，一起登上城樓觀望，但想不到是傅永的援兵到來，直到傅永卸下盔甲，他們纔信，於是引傅永上城樓。元緦對傅永説："我們北望盼等援軍已好久了，以爲洛陽很難再見到了，想不到你能及時趕來。"元緦命傅永將軍隊帶進城裏。傅永説："身披鎧甲，手執兵器，本來是爲了與敵人打仗的，若按殿下之意把援軍駐在城内，我們便會與殿下同被圍困，豈是救援之意呢？"於是軍隊駐扎於城外，與元緦内外夾擊伯之，頻頻獲勝。

中山王英之征義陽，永爲寧朔將軍、統軍，當長圍遏其南門。蕭衍將馬仙琕連營稍進，規解城圍。永謂英曰："凶竪豕突，意在决戰。雅山形要，宜早據之。"英沉吟未决，永曰："機者如神，難遇易失，今日不往，明朝必爲賊有，雖悔無及。"英乃分兵，通夜築城於山上，遣統軍張懷等列陳於山下以防之。至曉，仙琕果至，懷等戰敗，築城者悉皆奔退，仙琕乘勝直趨長圍，義陽城人復出挑戰。永乃分兵付長史賈思祖，令守營壘，自將馬步千人南逆仙琕。擐甲揮戈，單騎先入，唯有軍主蔡三虎副之，餘人無有及者。突陳横過，賊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遂大破之，斬仙琕子。仙琕燒營席卷而遁。英於陳謂永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微，國家一帥，奈何使虜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三軍莫不壯之。義陽既平，英使司馬陸希道爲露板，意謂不可，令永改之。永亦不增文彩，直與之改陳列軍儀，處置形要而已。而英深賞之，嘆曰："觀此經算，雖有金城湯池亦不能守矣。"還京復封，永先有男爵，至是以品不累加，賜帛二千匹。除太中大夫，行秦梁二州

中山王元英征戰於義陽時，傅永是寧朔將軍、統軍，負責大包圍以遏制南門之敵。蕭衍的部將馬仙琕連營進軍，試圖解除城圍。傅永對元英説："敵軍急奔，意在决戰。雅山是軍事要地，應搶先占領。"元英沉吟不決，傅永説："機會就如神靈一樣，遇上難失去易，今日不去占據，明朝必被賊軍占有，到時後悔莫及呀！"元英這纔分兵，整夜在雅山築城，并派統軍張懷等在山下列陣，以加强防守。到拂曉時，仙琕果然來到雅山，張懷等戰敗，築城之兵也都逃跑奔退，仙琕乘勝殺向我軍包圍圈，義陽城中之人再次出來挑戰。傅永於是分一部分兵給長史賈思祖，命令他固守營壘，自己率馬軍步兵共千人往南迎擊仙琕。他披甲揮戈，單騎先衝入敵陣，跟他衝殺敵陣的，祇有軍主蔡三虎陪伴，其他人都没有跟上。當他横闖敵陣之時，賊兵施放冷箭，射穿傅永的左大腿，傅永拔出箭後，繼續衝殺，於是大破敵軍，斬殺了仙琕之子。仙琕燒掉營房後席捲而逃。元英在戰場上對傅永説："將軍受傷了，還是回營吧。"傅永説："昔日漢高祖傷脚，捂住脚以掩蓋傷情，不想讓别人知道。下官身份雖微，但也是國家一帥，怎麼能讓敵人知道我們傷了將帥？"於是與諸軍追擊逃敵，至深夜纔返回。當時他已是七十多歲的老人了，三軍都認爲他英勇。義陽平定後，元英派司馬陸希道起草捷報，看後不太滿意，便叫傅永修改。傅永也并未增改文采詞句，祇是直接改寫了陳列軍隊儀仗，處置地形而已。元英不由深深嘆賞，感慨地説："看到這種謀劃和計算，即使固若金湯也抵擋不住。"

事，代邢巒鎮漢中。

還京受封，鑒於傅永先前已是男爵，這次便没有增加他的品階，改爲賜帛二千匹。任太中大夫，行使秦、梁二州刺史職務，代替邢巒鎮守漢中。

後還京師，於路除恒農太守，非心所樂。時英東征鍾離，連表請永，求以爲將，朝廷不聽。永每言曰："文淵、充國竟何人哉！吾獨白首見拘此郡。"深用扼腕。然於治民非其所長，故在任無多聲稱。未幾，解郡，還爲太中大夫，行南青州事，遷左將軍、南兖州刺史。猶能馳射，盤馬奮矟。時年逾八十，常諱言老，每自稱六十九。還京，拜平東將軍、光禄大夫。熙平元年卒，年八十三。贈安東將軍、齊州刺史。

後來回京師，半路上被任命爲恒農太守，這不是他心裏樂意的事。其時元英東征鍾離，連續上表請用傅永爲將，朝廷不答應。傅永常説："文淵、充國算什麽！却讓我被困在這裏直到頭髮變白。"爲此而扼腕嘆息。然而在治民方面非他所長，所以在任期間没有多少聲譽。不久，離開郡守之任，還京任太中大夫，代行南青州刺史職務，升任左將軍、南兖州刺史。他這時還能騎馬射箭，馳騁揮矛。當時年過八十，却不願稱老，常常自稱六十九歲。還京後拜平東將軍、光禄大夫。熙平元年去世，終年八十三歲。追贈安東將軍、齊州刺史。

永嘗登北邙，於平坦處奮矟躍馬，盤旋瞻望，有終焉之志。遠慕杜預，近好李冲、王肅，欲葬附其墓，遂買左右地數頃，遺敕子叔偉曰："此吾之永宅也。"永妻賈氏留於本鄉，永至代都，娶妾馮氏，生叔偉及數女。賈後歸平城，無男，唯一女。馮恃子事賈無禮，叔偉亦奉賈不順，賈常忿之。馮先永亡，及永之卒，叔偉稱父命欲葬北邙。賈疑叔偉將以馮合葬，賈遂求歸葬永於所封貝丘縣。事經司徒，司徒胡國珍本與永同經征役，感其所慕，許叔偉葬焉。賈乃邀訴靈太后，靈太后遂從賈意。事經朝堂，國珍理不能得，乃葬於東清河。又永昔營宅兆，葬父母於舊鄉，賈於此强徙之，與永同處，永宗親不能抑。葬已數十年矣，棺爲桑棗根所繞束，去地尺餘，甚爲周固，以斧斬斫，出之於坎，時人咸怪。未三年而叔偉亡。

傅永曾經登臨北邙山，在山間平坦之地躍馬奮揮長矛，在此久久徘徊，深情眺望，似有在這裏終老歸隱之志。他遠的崇拜杜預，近則敬佩李冲、王肅，想死後陪葬在他們的墓旁，於是買了上述墓主左右土地數頃，留遺書給兒子叔偉道："這就是我百年之後的歸宿。"傅永的妻子賈氏留在本鄉，傅永到代都時娶了一妾馮氏，生下叔偉和幾個女兒。賈氏後來歸於平城，没有兒子，衹有一個女兒。馮氏依恃生了兒子，對賈氏輕慢無禮，叔偉也不好好孝敬侍奉賈氏，賈氏常常生氣。馮氏比傅永死得早，到傅永死時，叔偉遵父遺言準備把父親葬於北邙山。賈氏懷疑叔偉打算把馮氏與傅永合葬一處，便要將傅永葬在所封爵的貝丘縣。事情報到司徒胡國珍那裏，司徒胡國珍與傅永本是一同征戰的戰友，對傅永的崇拜古人、要求陪葬先賢的志願頗爲感動，允許叔偉葬父於北邙山。賈氏不服氣，爲此上訴到靈太后處，靈太后於是順從賈氏的意圖。事情最後在朝堂討論，胡國珍的意見没得到同意，最終把傅永葬在東清河。另外傅永生前修好了墓地，將父母葬在故鄉，賈氏這時强行遷移他們的棺墓，與傅永葬在一起。傅永的宗族親戚無法制止。父母已埋葬了數十年，棺材被桑棗樹根所纏繞，離地一尺多深，纏得棺木非常堅固，取出棺木時，用斧

頭砍斷樹根，纔將棺木移出土坑，當時人們都驚異。未到三年叔偉就死了。

叔偉，九歲爲州主簿。及長，膂力過人，彎弓三百斤，左右馳射，又能立馬上與人角騁。見者以爲得永之武而不得永文也。正光中，叔偉子豐生襲封。

叔偉九歲爲州主簿。到長大成人後，臂力過人，能拉動三百斤的弓，左右馳騁射擊，又能够站在馬背上與人角力奔馳。見過的人認爲他繼承了傅永的武功而没有繼承他的文才。正光年間，叔偉之子豐生承襲封爵。

傅竪眼　傅融　傅靈慶　傅靈根　傅靈越

傅竪眼，本清河人。七世祖伷。伷子遘，石虎太常。祖父融南徙渡河，家于磐陽，爲鄉閭所重。性豪爽。有三子，靈慶、靈根、靈越，并有才力。融以此自負，謂足爲一時之雄。嘗謂人曰："吾昨夜夢：有一駿馬，無堪乘者，人曰：'何由得人乘之?'有一人對曰：'唯有傅靈慶堪乘此馬。'又有弓一張，亦無人堪引，人曰：'唯有傅靈根可以彎此弓。'又有數紙文書，人皆讀不能解，人曰：'唯傅靈越可解此文。'"融意謂其三子文武才幹堪以駕馭當世。常密謂鄉人曰："汝聞之不？鬲虫之子有三靈，此圖讖之文也。"好事者然之，故豪勇之士多相歸附。

傅竪眼，本來是清河人。七世祖是傅伷。伷之子傅遘，任石虎政權的太常。祖父傅融南遷渡過黄河，在磐陽安家，受到鄉親們的敬重。性格豪爽。傅融有三子：靈慶、靈根、靈越，都有才華和勇力。傅融以這三個兒子而感到驕傲自負，認爲足可爲一時之雄。曾對人講："我昨夜做夢，夢見一匹駿馬，無人能騎它，有人問：'上哪兒找人乘騎它?'有一人回答道：'衹有傅靈慶配騎此馬。'又有弓一張，没人能拉得動，有一人説：'惟有傅靈根可以拉此弓。'又有幾紙文書，别人都看不懂，有人説：'衹有傅靈越可以讀懂這文書。'"傅融的意思是他的三個兒子的文武才幹能駕馭當世。常秘密地跟家鄉人説："你們聽説過嗎？鬲蟲之子有三靈，這是占卜凶吉的讖書中的文字。"好管閑事者信以爲真，所以豪傑勇士大多前來歸附。

劉駿將蕭斌、王玄謨寇碻磝，時融始死，玄謨强引靈慶爲軍主。將攻城，攻車爲城内所燒，靈慶懼軍法，詐云傷重，令左右輿之還營，遂與壯士數十騎遁還。斌、玄謨命追之。左右諫曰："靈慶兄弟并有雄才，兼其部曲多是壯勇，如彭超、户生之徒，皆一當數十人，援不虚發，不可逼也。不如緩之。"玄謨乃止。靈慶至家，遂與二弟匿於山澤之間。時靈慶從叔乾愛爲斌法曹參軍，斌遣乾愛誘呼之，以腰刀爲信，密令壯健者隨之，而乾愛不知斌之欲圖靈慶也。既至靈慶間，對坐未久，斌所遣壯士執靈慶殺之。靈慶將死，與母崔訣，言

劉駿的部將蕭斌、王玄謨侵犯碻磝，當時傅融剛死不久，玄謨强行起用靈慶爲軍主。準備攻城時，攻車被城中人燒掉，靈慶怕軍法懲罰，便假稱受了重傷，令手下抬着他回到軍營，然後與數十名壯士騎馬逃回家。蕭斌、玄謨派人追趕他們。左右勸説道："靈慶兄弟幾個都有雄才，加之他的家兵多是精壯勇猛之士，如彭超、户生之徒，都是一個能抵擋幾十個的人，箭不虚發，不可逼迫他們。不如從長計議。"玄謨纔停止了追擊。靈慶到家後，就與兩位兄弟藏匿到山川之中。那時，靈慶的堂叔乾愛是蕭斌的法曹參軍，蕭斌派乾愛前往誘召靈慶等兄弟，以腰刀爲信物，密令健壯之士跟隨他，而乾愛却不知蕭斌想殺掉靈慶。乾愛找到靈慶後，剛坐下不久，蕭斌所派的壯士突然上前抓住靈慶殺掉。靈慶臨死

"法曹殺人，不可忘也"。

時，與母親崔氏訣别，説"法曹殺人，不要忘了"。

靈根、靈越奔河北。靈越至京師，高宗見而奇之。靈越因説齊民慕化，青州可平，高宗大悦。拜靈越鎮遠將軍、青州刺史、貝丘子，鎮羊蘭城；靈根爲臨齊副將，鎮明潛壘。靈越北入之後，母崔氏遇赦免。劉駿恐靈越在邊，擾動三齊，乃以靈越叔父琰爲冀州治中，乾愛爲樂陵太守。樂陵與羊蘭隔河相對，命琰遣其門生與靈越婢詐爲夫婦投化以招之。靈越與母分離思積，遂與靈根相要南走。靈越與羊蘭奮兵相擊，乾愛遣船迎之，得免。靈根差期，不得俱渡，臨齊人覺知，斲斬殺之。乾愛出郡迎靈越，問靈根愆期之狀，而靈越殊不應答，但言不知而已。乾愛不以爲惡，敕左右出匣中烏皮袴褶，令靈越代所常服。靈越言不須。乾愛云："汝豈可著體上衣服見垣公也?"時垣護之爲刺史。靈越奮聲言："垣公！垣公！著此當見南方國主，豈垣公也。"竟不肯著。及至丹陽，劉駿見而禮之，拜員外郎、兖州司馬，帶魯郡，而乾愛亦遷青、冀司馬，帶魏郡。後二人俱還建康。靈越意恒欲爲兄復仇，而乾愛初不疑防，知乾愛嗜鷄肉葵菜食，乃爲作之，下以毒藥，乾愛飯還而卒。

靈根、靈越逃往黄河北邊。靈越到京師，高宗皇帝見到他認爲他有奇才。靈越乘機勸説皇上，指出齊地人民向往魏，青州可以平定，高宗大爲高興。授靈越爲鎮遠將軍、青州刺史、貝丘子，鎮守羊蘭城；任命靈根爲臨齊副將，鎮守明潛壘。靈越投靠魏國後，母親崔氏遇赦免罪。劉駿害怕靈越在邊境擾亂動摇三齊，於是以靈越的叔父傅琰爲冀州治中，以乾愛爲樂陵太守。樂陵與羊蘭隔着黄河相望，劉駿派傅琰遣其門生與靈越家的婢女假扮夫婦前往投降，想招回靈越。靈越與母親分離久了，思念不已，就與靈根相邀向南逃跑。靈越與羊蘭出兵交戰，乾愛派船迎接，使靈越等免於一死。靈根誤了時間，没能一塊渡河，臨齊人發覺後，將他刺死。乾愛出郡迎接靈越，問起靈根誤期的過程，靈越却不回答，衹説是不知道而已。乾愛不去計較他的態度，叫左右拿出匣箱中的烏皮衣褲，讓靈越穿上，换下平常所穿的衣服，靈越又説不需要。乾愛説："你怎麽可以就穿你身上的這套衣服去見垣公呢?"垣公即垣護之，是當時的刺史。靈越極不耐煩地吼叫道："垣公！垣公！我這身衣服連南方國君都可以見，何況垣公。"始終不肯换衣服。等到了丹陽之後，劉駿見到他很客氣，拜他爲員外郎、兖州司馬，兼管魯郡，而乾愛也被提升爲青州、冀州司馬，兼管魏郡。後來二人都回到建康。靈越始終想替兄長報仇，但乾愛一直没有想到靈越一家把自己當作仇人，所以根本没有防範。靈越知道乾愛嗜好吃鷄肉葵菜，就爲他做好此道菜，下了毒藥，乾愛吃過後，回去就死了。

後數年而靈越爲太原太守，戍升城。後舉兵同劉駿子子勛，子勛以靈越爲前軍將軍。子勛敗，靈越軍衆散亡，爲劉彧將王廣之軍人所擒，厲聲曰："我傅靈越也，汝得賊何不即殺！"廣之生送詣彧輔國府司馬劉勔。勔躬自慰勞，詰其叛逆，對曰："九州唱義，豈獨在我?"勔又問："四方

數年以後，靈越當了太原太守，戍守升城。後來舉兵跟隨劉駿之子子勛，子勛任命靈越爲前軍將軍。子勛敗亡後，靈越也是兵亡衆散，被劉彧部將王廣之的手下活捉，他厲聲喊道："我是傅靈越，你們抓住我爲何不立刻殺掉！"廣之將他送交劉彧的輔國府司馬劉勔。劉勔親自慰勞他，指責他不該叛逆，靈越回敬道："天下都是反對之聲，豈止我一人?"劉勔又質問道："我們

阻逆，無戰不擒，主上皆加以大恩，即其才用，卿何不早歸天闕，乃逃命草間乎？”靈越答曰：“薛公舉兵淮北，威震天下，不能專任智勇，委付子侄，致敗之由，實在於此。然事之始末，備皆參預，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活。”勔壯其意，送詣建康。劉彧欲加原宥，靈越辭對如一，終不回改，乃殺之。

四方都在阻擊叛逆之人，無戰不擒，擒獲者都被主上加以大恩，立即用他。你何不早早歸順朝廷，何苦到處逃命呢？”靈越回答說：“薛公在淮北舉兵，威震天下，但不能完全重用智勇之士，却將大權委托交付給子侄們，導致失敗的原因，實在於此。然而事情從始到終，我都全部參預過，人一生總要歸於一死，我現在實在無顏面乞求活命。”劉勔認爲他的精神可嘉，送他到了建康。劉彧想原諒寬恕他，可靈越回答的言辭和態度始終一樣，終不悔改，劉彧就把他殺掉了。

豎眼，即靈越子也。沉毅壯烈，少有父風。入國，鎮南王肅見而異之，且奇其父節，傾心禮敬，表爲參軍。從肅征伐，累有戰功，稍遷給事中、步兵校尉、左中郎將，常爲統軍，東西征伐。世宗時爲建武將軍，討揚州賊破之，仍鎮於合肥，蕭衍民歸之者數千户。

豎眼，是傅靈越的兒子。沉着堅毅，雄壯勇猛，從小就有父風。投奔我國後，鎮南將軍王肅見到他，感到他很不一般，而且對他父親的節操很欽佩，於是傾心結交，頗爲禮敬，上表請求任命他爲自己的參軍。跟隨王肅征伐，屢有戰功，逐級提升爲給事中、步兵校尉、左中郎將，經常擔任統軍，東征西討。世宗時爲建武將軍，討伐并大破揚州賊軍，令其鎮守合肥，南朝蕭衍之民歸附他的有數千户。

後武興氐楊集義反叛，推其兄子紹先爲主，攻圍關城。梁州刺史邢巒遣豎眼討之。集義衆逆戰，頻破走之，乘勝追北，仍克武興。還洛，詔假節，行南兖州事。豎眼善於綏撫，南人多歸之。

後來武興氐族人楊集義反叛，推舉侄子楊紹先爲首領，進攻包圍關城。梁州刺史邢巒派豎眼前往討伐。集義的衆兵迎戰，豎眼屢次打敗他們，乘勝追殲敗兵，終於攻克了武興。還洛京，詔命爲假節，代行南兖州刺史職事。豎眼善於綏靖安撫，南朝的人民多來歸順。

轉昭武將軍、益州刺史。以州初置，境逼巴獠，給羽林虎賁三百人，進號冠軍將軍。及高肇伐蜀，假豎眼征虜將軍、持節，領步兵三萬先討北巴。蕭衍聞大軍西伐，遣其寧州刺史任太洪從陰平偷路入益州北境，欲擾動氐蜀，以絶運路。乘國諱班師，遂扇誘土民，奄破東洛、除口二戍，因此詐言南軍繼至，氐蜀信之，翕然從逆。太洪率氐蜀數千圍逼關城，豎眼遣寧朔將軍成興孫討之。軍次白護，太洪遣其輔國將軍任碩北等率衆一千，邀險拒戰，在虎徑南山連置三營。興孫分遣諸統，隨便掩擊，皆

轉爲昭武將軍、益州刺史。因爲此州設立不久，轄境鄰接巴僚，朝廷特地撥給他羽林虎賁三百名，并授他冠軍將軍的稱號。到高肇征伐蜀地時，又以豎眼爲征虜將軍、持節，率領步兵三萬人先征討北巴。蕭衍得知大軍西進征伐，便派遣他的寧州刺史任太洪從陰平偷偷插入益州北部，想擾動氐蜀，以斷絶運輸綫。乘魏軍因皇帝去世班師之際，就煽動誘使土著百姓，反撲攻破東洛、除口二處戍所，然後詐稱南朝的大軍還要開來，氐蜀人信以爲真，紛紛歸順南齊。任太洪率氐蜀兵數千人圍逼關城，豎眼派寧朔將軍成興孫討伐他們。軍隊停駐在白護，太洪遣其輔國將軍任碩北等率衆一千，憑據險要地勢抵抗，在虎徑南山連置三營。興孫分派幾位統軍，

破之。太洪又遣軍主邊昭等率氐蜀三千，攻逼興孫柵，興孫力戰，爲流矢所中，死。豎眼又遣統軍姜喜、季元度從東嵠潛入，回出西崗，邀賊之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斬邊昭及太洪前部王隆護首。於是太洪及關城五柵一時逃散。

豎眼性既清素，不營産業，衣食之外，俸禄粟帛皆以饗賜夷首，賑恤士卒。撫蜀人以恩信爲本，保境安民，不以小利侵竊。有掠蜀民入境者，皆移送還本土。撿勒部下，守宰肅然。遠近雜夷相率款謁，仰其德化，思爲魏民矣。是以蜀民請軍者旬月相繼。世宗甚嘉之。肅宗初，屢請解州，乃以元法僧代之。益州民追隨戀泣者數百里。至洛，拜征虜將軍、太中大夫。蕭衍遣將趙祖悦入屯硤石，以逼壽春。鎮南將軍崔亮討之，以豎眼爲持節、鎮南軍司。

法僧既至，大失民和。蕭衍遣其信武將軍、衡州刺史張齊因民心之怨，入寇晋壽，頻陷葭萌、小劍諸戍，進圍州城。朝廷以西南爲憂，乃驛徵豎眼於淮南。既至，以爲右將軍、益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平西將軍、假安西將軍、西征都督，率步騎三千以討張齊。給銅印千餘，須有假職者，聽六品已下板之。豎眼既出梁州，衍冠軍將軍勾道侍、梁州刺史任太洪等十餘將所在拒塞，豎眼三日之中，轉戰二百餘里，鎧甲不離身，頻致九捷。土民統軍席廣度等處處邀擊，斬太洪及衍征虜將軍楊伏錫等首。張齊引兵西退，遂奔葭萌。蜀民聞豎眼復爲刺史，人人喜悦，迎於路者日有百數。豎眼至州，白水已東，民皆寧業。

隨時出擊，三營均被攻破。太洪又派遣軍主邊昭等率氐蜀三千人，攻逼興孫的營柵，興孫與他們奮力拼殺，被流箭射死。豎眼又派統軍姜喜、季元度從東溪潛伏而入，然後折回，出現在西崗，阻擊賊軍後路，内外夾攻，大破賊軍，斬殺邊昭和太洪的前部將領王隆護。於是太洪和關城五柵的賊兵頓時逃散。

豎眼性情恬淡樸素，不營置田産，吃穿以外，俸禄粟帛都贈賜給夷人首領和賑恤部下士卒。對待蜀人以恩情信義爲本，保境安民，不以小利侵犯掠奪百姓。發現有搶掠蜀民帶入國内的，他都解救移送回本土。嚴格約束整飭部下，各郡縣的守宰肅然服從。遠近雜夷相繼投奔拜訪，敬仰他的德政與教化，都想做魏的臣民。所以蜀地百姓請求參軍的旬月相繼。世宗非常贊賞豎眼的成績。肅宗初年，屢次請求解除州刺史之職，朝廷就以元法僧接替他。益州百姓戀戀不捨，追隨哭送數百里。到洛陽後，任命爲征虜將軍、太中大夫。南齊蕭衍遣將趙祖悦進屯於硤石，準備向壽春進逼。鎮南將軍崔亮征討他，委任豎眼爲持節、鎮南軍司。

元法僧到益州上任後，大失民心。蕭衍派遣信武將軍、衡州刺史張齊乘蜀地民怨沸騰，入侵晋壽，并相繼攻下葭萌、小劍等諸處據點，進逼圍困益州城。朝廷對西南局勢深爲憂慮，於是飛馬到淮南徵召傅豎眼。召回後，任命他爲右將軍、益州刺史，不久又加散騎常侍、平西將軍、暫爲安西將軍、西征都督，率步兵騎兵共三千以討伐張齊。發給銅印千餘方，須暫時授任官職者，六品以下豎眼即可委任。豎眼出了梁州，南齊的冠軍將軍勾道侍、梁州刺史任太洪等十幾個將領各自在防區内堵截和阻擊豎眼的軍隊。豎眼在三日之内，轉戰二百餘里，鎧甲不離身，連續打了九次勝仗。土民統軍席廣度等也在各處攔擊賊軍，斬了任太洪及南齊征虜將軍楊伏錫等的首級。張齊引兵西退，逃往葭萌。蜀民聽説傅豎眼重新當了益州刺史，人人喜悦，每天有上百人迎接於路旁。豎眼到任後，白水以東，人民都安居樂業。

先是，蕭衍信義將軍、都統白水諸軍事楊興起，征虜將軍李光宗襲據白水舊城。豎眼遣虎威將軍强虬與陰平王楊太赤率衆千餘，夜渡白水，旦而交戰，大敗賊軍，斬興起首，克復舊城。又遣統軍傅曇表等大破衍寧朔將軍王光昭於陰平。張齊仍阻白水，屯寇葭萌。豎眼分遣諸將水陸討之。齊遣其寧朔將軍費忻督步騎二千逆來拒戰，軍主陳洪起力戰破之，乘勝追奔，遂臨夾谷三柵。統軍胡小虎四面攻之，三柵俱潰。張齊親率驍勇二萬餘人與諸軍交戰，豎眼命諸統帥同時奮擊。軍主許暢斬衍雄信將軍牟興祖，軍主孔領周射齊中足，於是大破賊軍，斬獲甚衆。齊乃柵於虎頭山下，賊帥任令崇屯據西郡。豎眼復遣討之，令崇棄衆夜遁。乃進討齊，破其二柵，斬首萬餘，齊被重創，奔竄而退。小劍、大劍賊亦捐城西走，益州平。靈太后璽書慰勞，賜驊騮馬一匹，寶劍一口。

在此以前，蕭衍的信義將軍、都統白水諸軍事楊興起，征虜將軍李光宗襲擊并占據我白水舊城。豎眼派虎威將軍强虬與陰平王楊太赤率千餘名士兵，夜渡白水，清晨與敵兵交戰，大敗賊軍，斬興起首級，攻克光復了白水舊城。又派遣統軍傅曇表等人，在陰平大破蕭衍的寧朔將軍王光昭的軍隊。張齊困守白水，屯兵葭萌。豎眼分遣諸將水陸并進，前往討伐。張齊派寧朔將軍費忻督步兵騎兵共二千人前來迎戰，軍主陳洪起奮力拼殺，大破敵軍，并乘勝追擊，攻至夾谷三柵附近。統軍胡小虎四面進攻，賊營三柵都潰敗了。張齊親率驍勇之士兩萬多名與我諸軍交戰，豎眼下令各部統帥同時奮擊來敵。軍主許暢斬蕭衍的雄信將軍牟興祖，另一軍主孔領周射中張齊的脚，於是大破賊軍，斬獲很多。張齊便在虎頭山下圍柵扎寨，賊帥任令崇則屯據在西郡。豎眼再下令進討，令崇抵抗不住，棄兵連夜逃遁。於是進軍征討張齊，攻破二柵，斬首一萬餘級，張齊也身受重傷，逃竄而回。小劍、大劍賊軍也棄城西逃，益州全境被平定。靈太后頒布詔書慰勞嘉獎，賜豎眼驊騮馬一匹，寶劍一口。

豎眼表求解州，不許，復轉安西將軍、岐州刺史，常侍如故。仍轉梁州刺史，常侍、將軍如故。梁州之人既得豎眼爲牧，人咸自賀。而豎眼至州，遇患不堪綜理，其子敬紹險暴不仁，聚貨耽色，甚爲民害，遠近怨望焉。尋假鎮軍將軍、都督梁西益巴三州諸軍事。蕭衍遣其北梁州長史錫休儒、司馬魚和、上庸太守姜平洛等十軍，率衆三萬，入寇直城。豎眼遣敬紹總衆赴之，倍道而進，至直城，而賊襲據直口。敬紹以賊斷歸路，督兼統軍高徹、吴和等與賊决戰，大破之，擒斬三千餘人，休儒等走還魏興。

豎眼上表申請解除州職，朝廷不批准，又轉爲安西將軍、岐州刺史，常侍等職不變。轉爲梁州刺史，常侍、將軍等職不變。梁州人民得到傅豎眼爲本州刺史後，都深自慶幸。然而豎眼到任後，遇疾病無法全力治理州事，其子傅敬紹陰險殘暴，不講仁性，貪財好色，爲民之大害，遠近怨恨。不久暫爲鎮軍將軍、都督梁西益巴三州諸軍事。蕭衍派遣他的北梁州長史錫休儒、司馬魚和、上庸太守姜平洛等十支部隊，統兵三萬，入侵直城。豎眼派兒子敬紹統領衆兵開赴前綫，加速前進，到達直城時，賊軍已占據了直口。敬紹見賊軍切斷了歸路，督促兼統軍高徹、吴和等將領與賊軍展開决戰，大敗賊軍，殺死、俘虜共三千餘人，休儒等逃回魏興。

傅敬紹　傅敬和

敬紹頗覽書傳，微有膽力，而奢

敬紹讀書傳頗多，也有些膽力，但倜儻放

淫倜儻，輕爲殘害。又見天下多事，陰懷異圖，欲杜絶四方，擅據南鄭，令其妾兄唐崐崘扇攪於外，聚衆圍城，敬紹謀爲内應。賊圍既合，其事泄露，在城兵武執敬紹，白豎眼而殺之。豎眼耻恚發疾，遂卒。永安中，贈征東將軍、吏部尚書、齊州刺史。出帝初，重贈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司空公、相州刺史，開國如故。

蕩，驕奢淫佚，殘害百姓。又見天下不安定，心懷異志，圖謀不軌，想杜絶四方聯絡，擅自控制南鄭，令妾之兄長唐崐崘煽動攪亂外面的局面，聚衆圍城，敬紹本人作爲内應。反賊的包圍合攏後，事情却泄露了，城中的武士將敬紹抓獲，告知豎眼後就處死了他。豎眼爲此感到耻辱和憤怒，從而病倒，不久去世。永安年間，追贈豎眼爲征東將軍、吏部尚書、齊州刺史。出帝初年，再次追贈爲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司空公、相州刺史，開國等稱號不變。

長子敬和，敬和弟敬仲，并好酒薄行，傾側勢家。敬和，歷青州鎮遠府長史。孝莊時，復爲益州刺史，朝廷以其父有遺惠故也。至州，聚斂無已，好酒嗜色，遠近失望。仍爲蕭衍將樊文熾攻圍，敬和以城降，送於江南。後衍以齊獻武王威德日廣，令敬和還國，以申和通之意。久之，除北徐州刺史，復以耽酒爲土賊掩襲，棄城走。徵詣廷尉，遇恩免，遂廢棄卒於家。

長子敬和，敬和弟敬仲，都是嗜酒無行之輩，權勢之家也畏怯三分。敬和曾任青州鎮遠府長史。孝莊帝時，又任益州刺史，這是因爲朝廷念及其父生前在益州的惠政美名之故。到益州上任後，無休止地聚斂錢財，嗜酒好色，遠近之人普遍失望。後被蕭衍部將樊文熾攻圍，敬和獻城投降，被押送到江南。後來蕭衍鑒於齊獻武王威德日益增高，深恐己位受威脅，就派遣敬和回到北魏，以申明和睦通好之意。許久之後，被授予北徐州刺史，又因爲貪酒而遭受土賊的偷襲，棄城逃走。將他送到廷尉審理，遇皇上開恩而免於治罪，便被朝廷廢棄不用，死於家中。

乾愛子三寶，與房法壽等同效盤陽，賜爵貝丘子。

乾愛之子三寶，與房法壽等人同在盤陽效力，賜爵爲貝丘子。

三寶弟法獻，高祖初南叛，爲蕭鸞右中郎將、直閤將軍。從崔慧景至鄧城，爲官軍所殺。

三寶之弟法獻，高祖在位初年時叛逃南方，任蕭鸞政權的右中郎將、直閤將軍。跟從崔慧景北侵鄧城，被官軍所殺。

傅文驥

琰曾孫文驥，勇果有將領之才。隨豎眼征伐，累有軍功，自强弩將軍出爲琅邪戍主。朐山内附，徐州刺史盧昶遣文驥守朐山，樵米既竭，而昶軍不進。文驥遂棄母妻，以城降蕭衍。後大以南貨賂光州刺史羅衡，衡爲渡其母妻。

傅琰的曾孫文驥，勇猛果敢有將領之才。曾隨豎眼征伐，數次立軍功，從强弩將軍出任琅邪戍主。朐山歸服後，徐州刺史盧昶派文驥鎮守朐山，米糧和柴火已用完，而盧昶的援軍不進援。文驥丢下母親妻子，舉城投降於蕭衍。後來他用大量江南財寶賄賂光州刺史羅衡，羅衡爲他偷渡長江送還了他的母親和妻子。

李神

李神，恒農人。父洪之，秦益二州刺史。神少有膽略，以氣尚爲名。早從征役，其從兄崇深所知賞。

李神，恒農人。父親洪之，是秦益二州的刺史。李神從小就有膽略，以重氣節而出名。很早就從軍打仗，堂兄李崇對他非常瞭解和欣賞。

累遷威遠將軍、新蔡太守，領建安戍主。轉寧遠將軍、陳留太守，領狄丘戍主。頻有軍功，封長樂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户。遷征虜將軍、驍騎將軍、直閤將軍。

幾經提拔，任威遠將軍、新蔡太守，領建安戍主。轉任寧遠將軍、陳留太守，領狄丘戍主。屢立軍功，受封長樂縣開國男的爵位，食封邑二百户。升任征虜將軍、驍騎將軍、直閤將軍。

蕭衍將趙祖悦率衆據硤石，神爲别將，率揚州水軍受刺史李崇節度，與都督崔亮、行臺僕射李平等攻硤石克之。進平北將軍、太中大夫。

蕭衍的部將趙祖悦率衆兵占據硤石，李神作爲别將，率揚州水軍受刺史李崇的指揮，與都督崔亮、行臺僕射李平等進攻硤石，最後攻克。提拔爲平北將軍、太中大夫。

孝昌中，行相州事，尋正，加撫軍將軍，假鎮東將軍、大都督。建義初，除衛將軍。時葛榮充斥，民多逃散。先是，州將元鑒反叛引賊，後都督源子邕、裴衍戰敗被害，朝野憂惶，人不自保。而神志氣自若，撫勞兵民，小大用命。既而葛榮盡鋭攻之，久不能克。會尒朱榮擒葛榮於鄴西，事平。除車騎將軍，以功進爵爲公，增邑八百，通前一千户。

孝昌年間，代行相州刺史之職，轉正爲相州刺史，加撫軍將軍，暫爲鎮東將軍、大都督。建義初年，任衛將軍。當時葛榮勢力强盛，人民大多逃散。在此以前，州將元鑒叛變，引賊入侵，不久都督源子邕、裴衍均戰敗遇害，朝野憂慮惶恐，人人難以自保。李神却神情自若，安撫百姓，慰勞兵士，上下服從，大小聽命。後來葛榮派全部精鋭之兵攻打相州，但很久攻不下。直至尒朱榮在鄴西擒獲葛榮，事態纔平息。授車騎將軍，因功進封爲公爵，增加食邑八百户，加上以前的封邑，共一千户。

元顥入洛，莊帝北巡，以神爲侍中，又除殿中尚書，仍行相州事。車駕還宫，改封安康郡開國公，加封五百户。普泰元年，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大中正。永熙中薨。天平元年，賜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冀州刺史。

元顥進入洛陽，莊帝北巡，任李神爲侍中，又授予殿中尚書，仍然兼任相州刺史。皇帝還宫後，改封李神爲安康郡開國公，加封邑五百户。普泰元年，又升任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大中正。永熙年間去世。天平元年，追贈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冀州刺史。

子士約，襲。齊受禪，爵例降。

子士約，襲爵位。齊受禪建國，其爵位按例降級。

史臣曰：劉藻、傅永、豎眼文武器幹，知名於時。豎眼加以撫邊導俗，風化尤美，方之二子，固以優乎。抑又魏世之良牧。李神據危城，當大難，其氣概亦足稱焉。

史臣曰：劉藻、傅永、傅豎眼均爲文武成大器的幹才，當時是著名人物。豎眼還能够鎮撫邊疆，引導百姓，善於教育感化，比起劉藻、傅永兩位來，肯定要突出一些吧。是北魏時期又一位優秀刺史。李神守危城，當大難，大無畏的氣概也是值得稱道的。



魏書卷七十一

列傳第五十九

裴叔業　夏侯道遷　李元護　席法友
王世弼　江悅之　淳于誕　李苗

裴叔業

裴叔業，河東聞喜人也。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五代祖苞，晉秦州刺史。祖邕，自河東居于襄陽。父順宗、兄叔寶仕蕭道成，并有名位。

叔業少有氣幹，頗以將略自許。仕蕭賾，歷右軍將軍、東中郎將諮議參軍。蕭鸞見叔業而奇之，謂之曰："卿有如是志相，何慮不大富貴。深宜勉之。"鸞爲豫州，引爲司馬，帶陳留太守。鸞輔政，叔業常伏壯士數百人於建業。及鸞廢昭文，叔業率衆赴之。鸞之自立也，以叔業爲給事黄門侍郎，封武昌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户。高祖南巡，車駕次鍾離。鸞拜叔業持節、冠軍將軍、徐州刺史，以水軍入淮。去王師數十里，高祖令尚書郎中裴聿往與之語。叔業盛飾左右服玩以夸聿曰："我在南富貴正如此，豈若卿彼之儉陋也。"聿云："伯父儀服誠爲美麗，但恨不晝游耳。"徙輔國將軍、豫州刺史，屯壽陽。

裴叔業，是河東聞喜人。魏朝冀州刺史裴徽的後代。五代祖裴苞，是晉朝秦州刺史。祖父裴邕，從河東遷居到襄陽。父親順宗、兄叔寶仕於蕭道成政權，都有名聲和地位。

叔業少年時即有氣魄和才幹，深信自己日後是塊將軍的材料。在蕭賾手下爲官，歷任右軍將軍、東中郎將諮議參軍。蕭鸞一見到叔業就感到他不凡，對他説："卿有如此高的命相與志向，何愁將來不大富大貴？希望自我勉勵，好自爲之。"蕭鸞爲豫州刺史，引用叔業爲司馬，兼任陳留太守。蕭鸞輔政後，叔業常率壯士數百人潛伏在建業，以暗中保護蕭鸞。到蕭鸞廢掉昭文帝自立後，叔業率部下投奔他。蕭鸞稱帝後，以叔業爲給事黄門侍郎，封武昌縣開國伯的爵位，食封邑五百户。高祖南巡，停駐在鍾離。蕭鸞拜叔業爲持節、冠軍將軍、徐州刺史，率水軍進入淮河。距王師數十里，高祖令尚書郎中裴聿前去與他談話。叔業盛裝穿戴左右陳設許多珍玩，對裴聿誇耀道："我在南方這麼富貴，哪像你等如此寒酸簡陋。"裴聿説："伯父的服飾儀仗的確美麗，衹是遺憾不能大白天裏在外游走炫耀。"之後，調任叔業爲輔國將軍、豫州刺史，屯兵壽陽。

鸞死，子寶卷自立，遷叔業本將軍、南兗州刺史。會陳顯達圍建鄴，叔業遣司馬李元護率軍赴寶卷，其實

蕭鸞死後，其子寶卷自立爲帝，升遷叔業爲本將軍、南兗州刺史。陳顯達圍攻建鄴期間，叔業命令司馬李元護率軍隊援助寶卷，其實是在接

應顯達也。顯達敗而還。叔業慮内難未已，不願爲南兖，以其去建鄴近，受制於人。寶卷嬖人茹法珍、王咺之等疑其有異，去來者并云叔業北入。叔業兄子植、颺、粲等，棄母奔壽陽。法珍等以其既在疆埸，急則引魏，力不能制，且欲羈縻之，白寶卷遣中書舍人裴長穆慰誘之，許不復回换。

應顯達。顯達戰敗而回。叔業憂慮内患未停止，不願當南兖州刺史，因爲距建鄴太近，容易被人控制。寶卷的地位卑下而受寵信之臣茹法珍、王咺之等人懷疑叔業有異志，來來去去的人都説叔業會北叛入魏。叔業的兄子裴植、裴颺、裴粲等，也捨棄母親跑去壽陽。法珍等人認爲叔業已在邊境，逼急了會投靠北魏，憑力量不能控制他，便想辦法籠絡他，告訴寶卷派遣中書舍人裴長穆前往慰問誘導叔業，允許不調换召回他。

叔業雖云得停，而憂懼不已，遣親人馬文範以自安之計訪之於寶卷雍州刺史蕭衍曰："天下之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立理。雍州若能堅據襄陽，輒當戮力自保；若不爾，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遣文範報曰："群小用事，豈能及遠。多遣人相代，力所不辦；少遣人，又於事不足。意計回惑，自無所成。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自然無患。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二萬直出横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也。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地相處，河南公寧復可得？如此，則南歸之望絶矣。"叔業沉疑未决，遣信詣豫州刺史薛真度，具訪入國可否之宜。真度答書，盛陳朝廷風化惟新之美，知卿非無款心，自不能早决捨南耳。但恐臨迫而來，便不獲多賞。

叔業雖説可以留在原州，但仍憂懼不已，派親信馬文範就如何自安自保的問題去訪問寶卷的雍州刺史蕭衍，説："天下之事，大勢可知，恐怕没有可能自立自强了。雍州刺史如果能够牢固地占據襄陽，就應當盡力以求自保；若不這樣，就該回頭向北，投靠魏國，也可以封個河南公。"蕭衍派文範回去答覆道："當前國内是一群小人當政，怎麽能够長久。如果多派人去取代它，力量上達不到；少派人則又於事無補。尚在猶豫不决之中，自然一無所成。衹有答應送家眷回京都來安慰他們，自然没有禍患。如果意外逼迫，我們就會帶領馬兵步卒兩萬人，直出横江，以斷其後方，那麽天下之事就可一舉而定了。如果想投奔北方，他們必然會派人代替現在的職務，以河北一地相安置，河南公的官爵怎能再得到呢？這樣的話，將來想再南歸，路就斷絶了。"叔業遲疑未决，又傳信給豫州刺史薛真度，具體討論降魏可能性等事宜。真度回信作答，着力陳述了朝廷風化惟新的種種美好情勢，并説知道叔業不是没有投誠歸款之心，衹是還不能早下决心與南方决裂而已。衹怕閣下遲疑之後，臨時匆忙而來，就得不到更多更大的獎賞了。

叔業遲遲數反，真度亦遣使與相報復。乃遣子芬之及兄女夫韋伯昕奉表内附。景明元年正月，世宗詔曰："叔業明敏秀發，英款早悟，馳表送誠，忠高振古，宜加褒授，以彰先覺。可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豫雍兖徐司五州諸軍事、征南將軍、豫州刺史，封蘭陵郡開國公，食邑三

叔業遲遲未下决心，多次反復聯係，真度也不厭其煩地多次遣使通報答覆。於是派兒子芬之及侄女婿韋伯昕帶降表來歸順。景明元年正月，世宗下詔："叔業聰明敏睿，優秀突出，明智歸款，早有覺悟，送奏表現出誠心，忠貞高尚能與古人媲美，應該加以褒獎和封授，以表彰提前覺悟之人。可任命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豫雍兖徐司五州諸軍事、征南將軍、豫州刺史，

千户。"又賜叔業璽書曰："前後使返，有敕，想卿具一二。寶卷昏狂，日月滋甚，虐遍宰輔，暴加戚屬，淫刑既逞，朝無孑遺，國有瓦解之形，家無自安之計。卿兼兹智勇，深具禍萌，翻然高舉，去彼危亂。朕興居在念，深嘉乃勛。前即敕豫州緣邊諸鎮兵馬，行往赴援。楊大眼、奚康生鐵騎五千，星言即路；彭城王勰、尚書令肅精卒十萬，絡繹繼發。將以長驅淮海，電擊衡巫。卿其并心戮力，同斯大舉。殊勛茂績，職爾之由，崇名厚秩，非卿孰賞？并有敕與州佐吏及彼土人士，其有微功片效，必加褒異。"

封蘭陵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户。"又賜給叔業璽書一道："前後派出的使者回來了，朕有敕書相送，想來卿已知一二。寶卷昏庸狂妄，日益明顯和加劇，虐待所有的宰輔大臣，殘害他們的家屬親戚，淫威酷刑之後，滿朝文武所剩無幾，國家已有瓦解的趨勢，家庭也無自安的辦法。卿智勇兼全，深刻地洞察禍患已萌生，幡然高舉歸誠大旗，離開危亂之地。朕整日挂念和關注，對你的功勛深爲嘉許。已先敕令豫州邊防諸鎮兵馬，前往你處赴援。楊大眼、奚康生等鐵騎五千，已急速在路；彭城王元勰、尚書令王肅率十萬精兵，也將絡繹繼發。他們將長驅淮海，雷電般猛擊衡巫之地。希望卿能戮力同心，共創大舉。顯著的業績和特殊的功勛，主要由於你而建立，崇高的名聲和豐厚的官位報酬，非卿莫屬。朕同時已下令給有關州郡官員及那裏的人民，誰有微功片績，朕都會加以褒獎賞賜。"

軍未渡淮，叔業病卒，年六十三。李元護、席法友等推叔業兄子植監州事。乃贈開府儀同三司，餘如故。謚忠武公，給東園温明秘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絹一千匹、布五百匹、蠟三百斤。

軍隊尚未渡過淮水，叔業就病死了，終年六十三歲。李元護、席法友等共推叔業兄子裴植代理刺史事務。朝廷贈叔業開府儀同三司，其他官號如舊。謚號忠武公，皇帝還特撥給東園温明秘器一套、朝服一襲、錢三十萬、絹一千匹、布五百匹、蠟三百斤。

子蒨之，字文聰。仕蕭鸞爲隨郡王左常侍，先卒。子譚紹封。

子蒨之，字文聰。任蕭鸞政權的隨郡王左常侍，早於叔業去世。其子裴譚繼承封爵。

裴譚

譚，粗險好殺，所乘牛馬爲小驚逸，手自殺之。然孝事諸叔，盡於子道，國禄歲入，每以分贍，世以此稱之。世宗以譚及高皇后弟貞、王肅子紹俱爲太子洗馬。肅宗踐祚，轉員外常侍。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卒，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謚曰敬。

裴譚粗魯凶殘，喜鬥好殺，所乘騎的牛馬祇要稍有驚嚇跑竄，就親手用刀殺死。但孝敬諸位叔父，能盡爲子之道，國家每年的俸禄發下來後，總是分送接濟諸叔父，世人以此稱贊他。世宗任命裴譚和高皇后的弟弟高貞、王肅之子王紹一起都爲太子洗馬。肅宗繼位後，轉裴譚爲員外常侍。升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死後，追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謚號爲敬。

子測，字伯源，襲。歷通直散騎侍郎。天平中，走於關西。

其子裴測，字伯源，承襲爵位。曾任通直散騎侍郎。天平年間，跑到關西，投靠西魏政權。

裴芬之

蒨之弟芬之，字文馥。長者，好施，篤愛諸弟。仕蕭鸞，歷位羽林

蒨之的弟弟芬之，字文馥。像個忠厚長者，樂善好施，篤愛諸兄弟。爲蕭鸞之臣，曾任羽林

監。入國，以父勛授通直散騎常侍，上蔡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户。除廣平内史，固辭不拜。轉輔國將軍、東秦州刺史，在州有清静之稱。入爲征虜將軍、太中大夫。徙封山荏縣。出爲後將軍、岐州刺史。正光末，元志西討隴賊，軍敗退守岐州，爲賊所圍。城陷，志與芬之并爲賊擒送於上邽，爲莫折念生所害。贈平東將軍、青州刺史。

子涉，字仲昇，襲。卒。

子僑尼，襲。武定中，員外羽林監。齊受禪，爵例降。

芬之弟簡之、英之，并早卒。

裴藹之

英之弟藹之，字幼重。性輕率，好琴書。其内弟柳諧善鼓琴，藹之師諧而微不及也。歷通直散騎侍郎，平東將軍，安廣、汝陽二郡太守。卒。

裴彦先 裴約

叔業長兄子彦先，少有志尚。叔業以壽春入國，彦先景明二年逃遁歸魏。朝廷嘉之，除通直散騎常侍，封雍丘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户。出爲趙郡太守，爲政舉大綱而已。正始中，轉勃海相。屬元愉作逆，徵兵郡縣，彦先不從，爲愉拘執，逾獄得免。仍爲沙門，潛行至洛。愉平，敕還郡。延昌中卒，時年六十一。熙平中，贈持節、左將軍、南青州刺史，謚曰惠恭。

子約，字元儉，性頗剛鯁。起家員外郎，轉給事中。永平中，丹陽太守。後襲爵。冀州大乘賊起，敕爲别將，行勃海郡事。後州軍爲賊所敗，遂圍郡城，城陷見害，年三十六。神龜中，贈平原太守。出帝時，復贈前將軍、揚州刺史。

長子英起，武定末，洛州刺史。

監的職位。投靠國家後，以父親的功勛而被授以通直散騎常侍，上蔡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户。授以廣平内史，他堅決推辭不願接受。轉授輔國將軍、東秦州刺史，在任内有清静淡泊的稱譽。調入爲征虜將軍、太中大夫。徙封山荏縣。出任後將軍、岐州刺史。正光末年，元志討伐西部的隴地的賊寇，兵敗後退守到岐州，被賊軍圍困。城陷落後，元志與芬之一并被賊軍擒送到上邽，被莫折念生殺害。芬之被追贈爲平東將軍、青州刺史。

他的兒子裴涉，字仲昇，承襲爵位。死去。

其子僑尼，承襲爵位。武定年間任員外羽林監。齊國受禪後，其爵位照例降級。

芬之之弟簡之、英之，都早死。

英之的弟弟藹之，字幼重。性格輕率，喜好琴書。他的内弟柳諧善於奏琴，藹之師從柳諧，琴技稍爲遜色。曾任通直散騎侍郎，平東將軍，安廣、汝陽二郡太守。去世。

叔業長兄的兒子彦先，少年時即有志向。叔業與壽春投誠時，彦先也在景明二年逃歸北魏。朝廷對他嘉獎，任通直散騎常侍，封雍丘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户。出任趙郡太守，治政衹抓大事而已。正始年間，調任勃海相。正值元愉造反，到郡縣徵兵，彦先不追隨他，被元愉拘捕，他因越獄而得免。接着他遁入佛門，當和尚，化裝來到洛陽。元愉被平定後，敕令他回郡擔任原職。延昌年間去世，終年六十一歲。熙平年間，追贈持節、左將軍、南青州刺史，謚號爲惠恭。

其子裴約，字元儉，性格頗爲剛正鯁直。最初任員外郎，轉任給事中。永平年間，任丹陽太守。後承襲爵位。冀州地區賊人起來作亂，敕令爲别將，代理勃海郡太守。後來州軍被賊軍打敗，郡城被圍，城陷落後被殺害，年僅三十六歲。神龜年間，追贈平原太守。出帝在位時，又追贈前將軍、揚州刺史。

長子英起，在武定末年任洛州刺史。

英起弟威起，卒於齊王開府中兵參軍，年三十二。贈鴻臚少卿。

英起之弟威起，任齊王開府中兵參軍時去世，終年三十二歲。追贈爲鴻臚少卿。

裴絢

彦先弟絢，揚州治中。時揚州霖雨，水入州城，刺史李崇居於城上，繫船憑焉。絢率城南民數千家泛舟南走，避水高原。謂崇還北，遂與别駕鄭祖起等送子十四人於蕭衍，自號豫州刺史。衍將馬仙琕遣軍赴之。崇聞絢反，未測虚實，乃遣國侍郎韓方興單舸召之。絢聞崇在，悵然驚恨。報崇曰："比因大水，顛沛不免，群情所逼，推爲盟首。今大計已爾，勢不可追。恐民非公民，吏非公吏。願早行，無犯將士。"崇遣從弟寧朔將軍神、丹陽太守謝靈寶勒水軍討絢。絢率衆逆戰，神等大破之，斬其將帥十餘人。絢衆奔營，神乘勝克栅，衆皆潰散。絢匹馬單逃，爲村民所獲。至尉升湖，絢曰："吾爲人吏，反而見擒，有何面目得視公也。"投水而死。并鄭祖起等皆斬之。

彦先之弟裴絢，爲揚州治中。其間揚州大雨成災，水入州城，刺史李崇居住在城墻上，繫船爲交通工具。裴絢率領城南數千家居民坐船南奔，避難在一處高原上。聽説李崇回到北朝去了，就與别駕鄭祖起等把十四個兒子送往蕭衍那裏，自稱豫州刺史。蕭衍派遣馬仙琕率兵支援他。李崇得知裴絢造反，未摸清是真是假，於是派國侍郎韓方興駕一單舟去召唤他。裴絢聽説李崇還在本州，悵然若失，又吃驚又悔恨。給李崇寫信答覆道："近因大水災，百姓不免顛沛流離，在群情的逼迫下，我被推爲盟首。如今形勢已經這樣，没有辦法挽回了。衹怕百姓已不再是閣下的百姓，官吏也不再是閣下的官吏了。希望你早點離開，不要與我將士作對。"李崇於是派他的堂弟寧朔將軍李神、丹陽太守謝靈寶帶領水軍討伐裴絢。裴絢率衆迎戰，被李神打得大敗，手下的將帥被斬首十餘人。裴絢的部下奔逃回營，李神乘勝攻克他們的軍栅，衆兵全部潰敗逃散。裴絢獨自乘馬逃跑，被村民抓獲。到尉升湖時，裴絢説："我作爲他們的官吏，反而被他們擒獲，有什麽臉面去見李崇呢?"投水而死。鄭祖起等全被斬首。

裴植

植，字文遠，叔業兄叔寶子也。少而好學，覽綜經史，尤長釋典，善談理義。仕蕭寶卷，以軍勛至長水校尉，隨叔業在壽春。叔業卒，僚佐同謀者多推司馬李元護監州，一二日謀不決定，唯席法友、柳玄達、楊令寶等數人慮元護非其鄉曲，恐有異志，共舉植監州。秘叔業喪問，教命處分皆出於植。於是開門納國軍，城庫管籥悉付康生。詔以植爲征虜將軍、兖州刺史、崇義縣開國侯，食邑千户。

裴植，字文遠，是叔業之兄叔寶的兒子。他從小好學，博覽經史，尤其擅長於佛教經典，善於談論理義。在蕭寶卷那裏做官，以軍功而官至長水校尉，追隨在壽春的叔業。叔業死後，同僚們同謀者大多推舉司馬李元護監理州事，該謀議一兩天仍定不下來，衹有席法友、柳玄達、楊令寶等幾人考慮到李元護不是叔業的同鄉人，恐有異心，便一致推舉裴植監理州事。不公開叔業的喪事，一切號令决定都由裴植發出。於是他開城門迎接國軍，城内府庫的鑰匙全部交給奚康生。詔令裴植爲征虜將軍、兖州刺史、崇義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户。

尋進號平東將軍，入爲大鴻臚

不久又進加平東將軍，調入朝廷爲大鴻臚

卿。後以長子昕南叛，有司處之大辟。詔曰："植闔門歸款，子昕愚昧，爲人誘陷，雖刑書有常，理宜矜恤，可特恕其罪，以表勳誠。"尋除揚州大中正，出爲安東將軍、瀛州刺史。罷州，復除大鴻臚卿。遷度支尚書，加金紫光禄大夫。

卿。後因長子裴昕叛變南逃，有關部門處以大辟之刑。皇帝下詔說："裴植全家歸款投誠，其子裴昕愚昧不明，被人誘惑陷害，雖然刑法必須維護，但他的具體情節理應原諒體恤，現將寬恕其罪，以表彰他們家的特殊功勛。"不久任命爲揚州大中正，出任安東將軍、瀛州刺史。州官被罷免後，又授以大鴻臚卿。升任度支尚書，加金紫光禄大夫。

植性非柱石，所爲無恒。兖州還也，表請解官，隱於嵩山，世宗不許，深以爲怪。然公私集論，自言人門不後王肅，怏怏朝廷處之不高。及爲尚書，志意頗滿，欲以政事爲己任，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辭氣激揚，見於言色。入參議論，時對衆官面有譏毁。又表毁征南將軍田益宗，言華夷異類，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率多侵侮，皆此類也。侍中于忠、黄門元昭覽之切齒，寢而不奏。會韋伯昕告植欲謀廢黜，尚書又奏："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達，云受植旨，詐稱被詔，率合部曲，欲圖領軍于忠。臣等窮治，辭不伏引。然衆證明昞。案律，在邊合率部衆不滿百人以下，身猶尚斬，况仲達公然在京稱詔聚衆，諠惑都邑，駭動人情。量其本意，不可測度。按《詐僞律》：詐稱制者死。今依衆證，處仲達入死。金紫光禄大夫、尚書、崇義縣開國侯裴植，身居納言之任，爲禁司大臣，仲達又稱其姓名，募集人衆，雖召仲達切讓，無忿懼之心。衆證雖不見植，皆言仲達爲植所使。召仲達責問而不告列，推論情狀，不同之理不可分明。不得同之常獄，有所降减。計同仲達，處植死刑。又植親率城衆，附從王化，依律上議，唯恩裁處。"詔曰："凶謀既爾，罪不合恕。雖有歸化之誠，無容上議，亦不

裴植性情不固定，所作所爲反覆無常。從兖州回京後，上表請求解除官職，歸隱嵩山，世宗皇帝不允許，他對此頗覺奇怪。然而在公私集會上，自己曾説他家族的名望和貢獻不亞於王肅，對朝廷待他地位不高非常不滿。當了尚書後，志得意滿，想把朝廷大權掌握在自己手裏，對别人説："不是我需要任尚書，是尚書也需要我。"趾高氣揚，溢於言表。入朝參預朝政的討論，常常當面譏諷和詆毁衆位大臣。又上表攻擊征南將軍田益宗，説華人夷人不同人種，他不應該身處歷代都是高官的地位。一向侵犯欺侮别人，多如這類事例。侍中于忠、黄門元昭看了此類言論後，切齒憤恨，暫時忍着壓下未上報。後來韋伯昕上告裴植圖謀廢立皇帝，尚書省也上奏道："羊祉狀告裴植的姑媽之子皇甫仲達，他承認受裴植的指使，詐稱被皇帝下詔，命令率領集合部衆，準備去掉領軍于忠。臣等深入追究，他們始終不坦白交代。但衆多證據非常明顯。根據刑律，在邊疆糾聚率領部衆不滿百人者，就當斬首，何况仲達公然在京師稱詔聚兵，欺騙迷惑都邑軍民，驚動民情。推測他們的目的，具有極深的圖謀。按照《詐僞律》：詐稱皇帝命令者，處以死刑。現依照各種證據，判處仲達死罪。金紫光禄大夫、尚書、崇義縣開國侯裴植，身居納言的重任，官居朝廷禁司大臣，仲達又指供了他的姓名，募集兵衆，雖然他曾把仲達叫來嚴厲地斥責過，但并未看出他真正的憤怒和害怕。各種證據雖然没有提到裴植的活動，但都承認仲達所爲均爲裴植指使。裴植召仲達責問却不告發，推斷情理，不是同黨的理由不充足。此案不同於一般犯罪行爲，不能對他减刑降罪。决定同仲達的罪行一樣，判

須待秋分也。"時于忠專擅朝權，既構成其禍，又矯爲此詔，朝野怨之。臨終，神志自若，遺令子弟命盡之後，翦落鬚髮，被以法服，以沙門禮葬于嵩高之陰。年五十。

裴植死刑。又考慮到裴植曾親自率領部衆，歸附我國，依照律令呈上以上的建議，請皇上念及他過去的功勞，酌情裁决。"皇帝就此案下詔道："凶險的圖謀已到如此程度，罪不容赦。裴植雖有率衆歸化的舊勛，也不容許再討論減罪，并且要從速處决，不用等到秋分再行刑了。"當時于忠專擅朝政，他一手製造了這起案件，又矯擬了此詔，從而置裴植於死地，朝野上下，都爲裴植喊冤，怨恨于忠的行爲。裴植臨終，神情自若，遺囑中命令子女們在自己死後，剪掉自己的頭髮和鬍鬚，穿上僧衣，以佛家的葬禮把自己安葬在嵩山北麓。死時五十歲。

初，植與僕射郭祚、都水使者韋儁等同時見害，於後祚儁事雪加贈，而植追復封爵而已。植故吏勃海刁冲上疏訟之，於是贈植征南將軍、尚書僕射、揚州刺史。乃改葬。

當初裴植與僕射郭祚、都水使者韋儁等同時被害，到後來郭祚、韋儁的案子昭雪，得到追贈，但裴植衹是追認恢復了爵位而已，裴植的老部下勃海人刁冲上疏訴訟，朝廷纔追贈裴植征南將軍、尚書僕射、揚州刺史。還舉行了改葬儀式。

植母，夏侯道遷之姊也，性甚剛峻，於諸子皆如嚴君。長成之後，非衣帢不見，小有罪過，必束帶伏閣，經五三日乃引見之，督以嚴訓。唯少子衍得以常服見之，旦夕溫凊。植在瀛州也，其母年逾七十，以身爲婢，自施三寶，布衣麻菲，手執箕箒，於沙門寺洒掃。植弟瑜、粲、衍并亦奴僕之服，泣涕而從，有感道俗。諸子各以布帛數百贖免其母。於是出家爲比丘尼，入嵩高，積歲乃還家。植雖自州送祿奉母及贍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異爨，一門數竈，蓋亦染江南之俗也。植母既老，身又長嫡，其臨州也，妻子隨去，分違數歲。論者譏焉。

裴植的母親是夏侯道遷的姐姐，性情甚爲剛峻，對待諸子都如嚴父一般。子女們長大成人後，誰的衣冠不整，就不見誰，一旦小有過錯，必須穿戴整齊拜伏在暖閣中，經過三五日以後纔可以引來見她，嚴加訓責。惟有小兒子裴衍可以穿平常的衣服見她，早晚都得到她的呵護。裴植在瀛州做官時，母親年過七十，還以女奴的身份，施捨於佛門，着布衣麻衫，手執箕箒，到佛寺灑掃效力。裴植的弟弟裴瑜、裴粲、裴衍也都身着奴僕衣服，哭泣着跟隨在母親身後，路邊世俗之人受到感動。諸子各用布帛數百匹，以贖免其母。母親終於出家做了尼姑，進入嵩高，過了一年纔回家。裴植雖然把州刺史的俸祿送給母親并且接濟諸位兄弟，但他們還是析産分財，一家而不同炊，一家人分幾個竈吃飯，他們已經習慣江南地區的風俗了。裴植的母親年事已高，而他身爲嫡長子，赴州上任却衹帶上妻兒隨去，與老母分別數年。輿論對此有所譴責。

子惔，字道則，襲爵。

兒子裴惔，字道則，承襲爵位。

裴颺

植弟颺，壯果有謀略。常隨叔業

裴植弟弟裴颺，雄壯果敢，很有謀略。經常

征伐，以軍功爲寶卷驍騎將軍。叔業之歸誠也，遣颺率軍於外，外以討蠻楚爲名，内實備寶卷之衆。景明初，以颺爲輔國將軍、南司州刺史，擬戍義陽，封義安縣開國伯，邑千户。詔命未至，爲賊所殺。贈冠軍將軍，進爵縣侯，餘如故。世宗以颺勛效未立而卒，其子炯不得襲封。肅宗初，炯行貨於執事，乃封城平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户。

跟隨叔業征伐戰鬥，以戰功而升任蕭寶卷的驍騎將軍。叔業投歸魏國後，派遣裴颺在外帶兵，表面上是討伐蠻楚，實際上是爲了防備蕭寶卷的兵衆。景明初年，任命裴颺爲輔國將軍、南司州刺史，準備讓他防守義陽，封爵爲義安縣開國伯，食邑一千户。詔令還未傳到，他就被賊人殺害。追贈爲冠軍將軍，進加爵位爲縣侯，其餘與以前相同。世宗皇帝認爲裴颺功勛未立就去世，所以决定他的兒子裴炯不得承襲封爵。肅宗初年，裴炯行賄於當朝執政者，纔得以受封城平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户。

裴炯

炯，字休光，小字黄頭。頗有文學，善事權門。領軍元叉納其金帛，除鎮遠將軍、散騎侍郎、揚州大中正，進伯爲侯，改封高城縣，增邑一千户。尋兼尚書右丞。出爲東郡太守。孝昌三年，爲城民所害。贈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青州刺史，開國如故，謚曰簡。

子斌，襲。武定中，廣州長流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裴炯，字休光，小名黄頭。文章和學問都很好，善於侍奉和交結權貴。領軍元叉收受了他送的金、帛之後，就授他鎮遠將軍、散騎侍郎、揚州大中正，進伯爵爲侯爵，改封高城縣，增加封邑至一千户。接着兼任尚書右丞。出任東郡太守。孝昌三年，被市民殺害。追贈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青州刺史，開國郡公封號依舊，謚號爲簡。

其子裴斌，承襲爵位。武定年間任廣州長流參軍。齊國代魏後，依例降爵。

裴瑜

颺弟瑜，字文琬。初拜通直散騎常侍，封下密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户。尋試守滎陽郡，坐虐暴殺人免官。後徙封灌津子。卒於勃海太守，年四十五。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謚曰定。

子堪，字靈淵，襲爵。歷尚書郎。興和中，坐事死，爵除。

裴颺之弟裴瑜，字文琬。先任通直散騎常侍，封爵爲下密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户。後試用爲滎陽郡太守，因犯暴虐殺人罪免官。後改封他爲灌津子。任勃海太守時去世，終年四十五歲。追贈他爲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謚號定。

裴瑜之子裴堪，字靈淵，承襲爵位。曾任尚書郎。興和年間，因犯罪而處死，爵位取消。

裴粲

瑜弟粲，字文亮。景明初，賜爵舒縣子。沉重，善風儀，頗以驕豪爲失。歷正平、恒農二郡太守。高陽王雍曾以事屬粲，粲不從，雍甚爲恨。後因九日馬射，敕畿内太守皆赴京師。雍時爲州牧，粲往修謁，雍含怒待之，粲神情閑邁，舉止抑揚，雍目

裴瑜之弟裴粲，字文亮。景明初年，賜爵位爲舒縣子。沉着凝重，風度儀表很好，但過於驕傲豪放，是他的不足之處。歷任正平、恒農二郡太守。高陽王元雍曾經將某事交給裴粲去辦，裴粲未應從，元雍深深懷恨在心。後來因參加九日馬射活動，敕令京畿内各郡太守都要赴京。元雍當時是司州刺史，裴粲前往拜謁，元雍含怒接

之不覺解顏。及坐定，謂粲曰："相愛舉動，可更爲一行。"粲便下席爲行，從容而出。坐事免官。後世宗聞粲善自標置，欲觀其風度，忽令傳詔就家急召之，須臾之間，使者相屬，合家恇懼，不測所以，粲更恬然，神色不變。世宗嘆異之。時僕射高肇以外戚之貴，勢傾一時，朝士見者咸望塵拜謁，粲候肇，惟長揖而已。及還，家人尤責之，粲曰："何可自同凡俗也。"又曾詣清河王懌，下車始進，便屬暴雨，粲容步舒雅，不以沾濡改節。懌乃令人持蓋覆之，嘆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性好釋學，親升講座，雖持義未精，而風韵可重。但不涉經史，終爲知音所輕。

待他，裴粲却神情閑適超邁，舉止抑揚瀟灑，元雍看着不知不覺怒顏漸消。待賓主坐定之後，元雍對裴粲說："我欣賞你的一舉一動，再走一遍給我看看。"裴粲於是起身下席，走了一遭，然後從容而出。因受某事牽連而被免官。後來世宗聽説裴粲善於自我標榜，想一睹他的風度，突然下令傳詔到他家緊急召見，須臾之間，朝廷使者相繼來到，他全家慌張恐懼，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麽事，衹有裴粲一人，怡然置之，神色不變。世宗因此很嘆賞他。當時僕射高肇以外戚的高貴身份，權傾一時，朝臣一見到他都望塵拜謁，惟獨裴粲對待高肇，僅拱手作揖而已。回家後，家人爲此嚴厲責怪他，裴粲說："怎麽能將自己混同凡俗之流呢?"又曾經拜訪清河王元懌，下車後剛準備進門，暴雨就開始下起來，裴粲照樣步履閑適，從容舒緩，不因爲大雨淋濕衣冠而亂了風度。元懌命令手下打傘爲他避雨，對左右之人感嘆道："每個朝代都有奇人啊!"裴粲嗜好佛學，親自升座演講，雖然所持的觀點未必精當，但風韵可嘉。衹是不涉獵經史學問，終究被朋友們所輕視。

世宗末，除前將軍、太中大夫、揚州大中正，遷安南將軍、中書令。肅宗釋奠，以爲侍講。轉金紫光禄大夫。後元顥入洛，以粲爲西兗州刺史。尋爲濮陽太守崔巨倫所逐，棄州入嵩高山。

世宗末年，授前將軍、太中大夫、揚州大中正，遷安南將軍、中書令。肅宗行視學之禮，親行釋奠，以裴粲爲侍講。轉金紫光禄大夫。後來元顥進入洛陽，任裴粲爲西兗州刺史。不久被濮陽太守崔巨倫趕跑，他離開該州逃入嵩山。

前廢帝初，徵爲驃騎將軍、左光禄大夫，復爲中書令。後正月晦，帝出臨洛濱，粲起於御前再拜曰："今年還節美，聖駕出游，臣幸參陪從，豫奉宴樂，不勝忻戴，敢上壽酒。"帝曰："昔歲北海入朝，暫竊神器，具聞爾日卿戒之以酒，今欲使我飲，何異於往情?"粲曰："北海志在沉湎，故諫其所失。陛下齊聖温克，臣敢獻微誠。"帝曰："實乃寡德，甚愧來譽。"仍爲命酌。

前廢帝在位初期，被徵爲驃騎將軍、左光禄大夫，重新爲中書令。在正月末的一天，皇上出宮游覽洛水之濱，裴粲在御座前再拜，說："今年節和樂，聖駕出游，臣有幸參與陪從，侍奉宴樂，不勝歡欣和感激，冒昧奉敬賀酒一杯。"皇上說："往年北海入朝，篡奪江山，竊國據位，聽説那天卿當面勸他少飲酒，而今日卿却要我飲酒，爲何與從前的態度不一樣?"裴粲說："北海沉湎於酒色，所以要諫誡其缺點。陛下具有聖賢般的修養和善德，故臣敢奉獻美酒以表微誠。"皇帝說："朕實在慚愧，不敢當卿的贊譽。"同意酌酒盡飲。

出帝初，出爲驃騎大將軍、膠州刺史。屬時亢旱，士民勸令禱於海神。粲憚違衆心，乃爲祈請，直據胡床，舉杯而言曰："僕白君。"左右云，前後例皆拜謁。粲曰："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而致禮海神也。"卒不肯拜。時青州叛賊耿翔受蕭衍假署，寇亂三齊。粲唯高談虛論，不事防禦之術。翔乘其無備，掩襲州城。左右白言賊至，粲云："豈有此理！"左右又言已入州門，粲乃徐云："耿王可引上廳事，自餘部衆且付城外。"其不達時變如此。尋爲翔所害，送首蕭衍，時年六十五。

出帝在位之初，出任驃騎大將軍、膠州刺史。正逢大旱之年，當地官吏民衆均請求祈禱海神。裴粲怕違背衆心，於是主持祈禱，靠在胡床上，舉杯而言："臣僕告訴神君。"左右隨從的人說，前後按慣例應該拜謁。裴粲說道："五岳視同三公，四瀆視同諸侯，哪有方伯給海神行拜禮的道理。"終不肯拜。當時青州叛賊耿翔受蕭衍的僞職，寇掠三齊大地。裴粲衹會高談虛論，不進行防禦的措施。耿翔乘他未加防備，偷襲州城。左右報告賊來了，裴粲還斥責他們："豈有此理！"左右又告訴他，賊已進入州城大門，裴粲纔慢慢說道："耿王可帶到公堂來見我，其餘的部衆就叫他們退出城外。"不通時務和世道變化，竟到如此地步。接着被耿翔殺害，斬下首級送給蕭衍，終年六十五歲。

子舍，字文若。員外散騎侍郎。

其子裴舍，字文若。任員外散騎侍郎。

裴衍

粲弟衍，字文舒。學識優於諸兄，才行亦過之。事親以孝聞，兼有將略。仕蕭寶卷，至陰平太守。景明二年，始得歸國，授通直郎。

裴粲之弟裴衍，字文舒。學識比諸位兄長優秀，才能和德行也超過他們。侍奉父母以孝順聞名，還有將帥的謀略。出仕蕭寶卷政權，官至陰平太守。景明二年，纔得以歸降我國，授予通直郎。

衍欲辭朝命，請隱嵩高，乃上表曰："臣幸乘昌運，得奉盛化，沐藉炎風，餐佩唐德，於生於運，已溢已榮。但攝性乖和，恒苦虛弱。比風露增加，精形侵耗。小人愚懷，有願閑養。伏見嵩岑極天，苞育名草，修生救疾，多游此岫。臣質無靈分，性乖山水，非敢追蹤輕舉，仿佛高踪，誠希藥此沉疴，全養禀氣耳。若所療微痊，庶偶影風雲，永歌至德。荷衣葛屨，裁營已整；搖策納屣，便陟山途。謹附陳聞，乞垂昭許。"詔曰："知欲養疴中岳，練石嵩嶺，栖素雲根，餌芝清壑，騰迹之操，深用嘉焉。但治缺古風，有愧山客耳。既志往難裁，豈容有抑，便從來請。"

裴衍想辭去朝廷的任命，請求隱居於嵩高山，於是上表道："臣有幸遇上昌平盛世，得以效力聖朝，沐浴着炎黄的春風，吸收着陶唐的養分。我這一生命運，榮幸已滿。但天生弱質，常有病恙。近來風吹露浸，精神和形體都受到耗損。區區小人，無遠大懷抱，衹願賦閑靜養。我知道嵩山高聳入雲，孕育着名花異草，想修生救病之人，多往游此山。臣資質無靈秀的天分，性情也與山水不太融洽，不敢追踵古代高士的足迹，確實衹希望療治頑疾，保養元氣而已。如果療效稍佳，賤體微愈，希望遇上風雲聚會的時候，儘量歌頌我皇大德。荷衣葛鞋，已裁縫就緒；拄杖穿鞋，準備登山。謹上此請求，乞盼恩許。"詔書答道："知道卿想在中岳養病，在嵩山修煉，栖卧於白雲之根，吞嚼那清壑之芝。移身於山林的操守，令人羡慕。衹是今日國家還缺少古人的風範，愧對山客而已。既然卿的志向已

定，難以勸阻，朕豈可壓抑你的請求，就依從你的意願辦。”

世宗之末，衍稍以出山，干禄執事。肅宗除散騎侍郎，行河内郡事。尋除建興太守，轉河内太守，加征虜將軍。遭母憂解任。衍歷二郡，廉貞寡欲，善撫百姓，民吏追思之。

世宗末年，裴衍開始出山，追求禄位，干預國事。肅宗任命他爲散騎侍郎，代行河内郡事。接着任命他爲建興太守，改任河内太守，加征虜將軍。遇上爲母親守喪而解職。裴衍歷任兩郡，都是清廉寡欲，善於安撫百姓，平民和官吏都很懷念他。

孝昌初，蕭衍遣將曹敬宗寇荆州，山蠻應之，大路斷絶。都督崔暹率數萬之衆，盤桓魯陽，不能前討。荆州危急，朝廷憂之。詔衍爲别將、假前將軍，與恒農太守王羆率軍一萬出武關以救荆州。賊逆戰於淅陽，衍大破之，賊遂退走，荆州圍解。除使持節、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假安東將軍、北道都督，鎮鄴西之武城，封安陽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户。

孝昌初年，蕭衍派遣將領曹敬宗寇掠荆州，本地山蠻響應，大路被切斷。都督崔暹率領數萬大軍徘徊在魯陽，不能前進討敵。荆州形勢危急，朝廷深爲憂慮。詔令裴衍爲别將、假前將軍，與恒農太守王羆一道，率一萬軍隊從武關出發，去救援荆州。賊軍在淅陽迎戰，裴衍大破賊軍，賊軍於是退却逃跑，荆州之圍被解除。授以使持節、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假安東將軍、北道都督，鎮守鄴西的武城，封爵安陽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户。

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潛圖叛逆，衍覺其有異，密表陳之。尋而鑒所部别將嵇宗馳驛告變。乃詔衍與都督源子邕、李神軌等討鑒，平之。除撫軍將軍、相州刺史，假鎮北將軍、北道大都督，進封臨汝縣開國公，增邑千二百户，常侍如故。仍詔衍與子邕北討葛榮。軍次陽平之東北漳曲，賊來拒戰，衍軍敗見害。朝野人情，莫不駭惋。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司空、相州刺史。

那時，相州刺史、安樂王元鑒密謀叛逆，裴衍察覺他情形異常，密送報告奏於皇上。不久元鑒的部將嵇宗飛馬馳報元鑒叛變。於是詔令裴衍與都督源子邕、李神軌等一道征伐元鑒，叛亂被平定。授以撫軍將軍、相州刺史，假鎮北將軍、北道大都督，進封臨汝縣開國公，封邑增至一千二百户，常侍之職仍舊。接着又詔命裴衍與子邕北討葛榮。軍隊駐扎於陽平東北部的漳河灣時，賊軍前來迎戰，裴衍戰敗被殺害。朝野聞訊，莫不驚駭惋惜。追贈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司空、相州刺史。

子嵩，襲。武定中，河内太守。齊受禪，爵例降。

兒子裴嵩，承襲爵位。武定年間任河内太守。齊受禪代魏後，其爵位按例降級。

尹挺

又天水冀人尹挺，仕蕭鸞，以軍勛至陳郡太守。遂與叔業參謀歸誠。景明初，除輔國將軍、南司州刺史，擬戍義陽，亦封宋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户。轉冠軍將軍、東郡太守。未拜而卒。賜布帛一百匹，贈本將軍、涇州刺史。

又有天水郡冀縣人尹挺，出仕蕭鸞政權，因立軍功而官至陳郡太守。與裴叔業參與謀劃投誠。景明初年，授予輔國將軍、南司州刺史，擬戍守義陽，也受封宋縣開國伯的爵位，食邑八百户。轉冠軍將軍、東郡太守。未來得及宣布任命，他就去世了。賜予布帛一百匹，追贈本將軍、涇州刺史。

子循，歷太原太守。循弟象，饒安令、遼西太守。兄弟皆有政事才。

兒子尹循，曾任太原太守。尹循之弟尹象，當過饒安縣令、遼西太守。兄弟二人都有從政辦事的才幹。

柳玄達

時河東南解人柳玄達，頗涉經史。仕蕭鸞，歷諸王參軍。與叔業姻婭周旋，叔業之鎮壽春，委以管記。及叔業之被猜疑，將謀獻款，玄達贊成其計，前後表啓皆玄達之詞。景明初，除輔國將軍、司徒諮議參軍，封南頓縣開國子，邑二百户。二年秋卒，時年四十三。後改封夏陽縣，邑户如先。玄達曾著《大夫論》，備陳叔業背逆歸順、契闊危難之旨，又著《喪服論》，約而易尋。文多不録。

同時期有位河東郡南解縣人柳玄達，讀過不少經史。仕蕭鸞爲臣，曾任諸王參軍。與叔業互通婚姻，交往親密。叔業出鎮壽春時，委托他掌管日常事務。叔業被猜疑之後，準備策劃獻城歸降，玄達贊成此計，給朝廷的前後密信都是玄達所寫。景明初年，授予輔國將軍、司徒諮議參軍，封爵南頓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户。景明二年秋去世，終年四十三歲。後來又改封他爲夏陽縣開國子，食邑户數不變。玄達曾著《大夫論》，詳細地記載了裴叔業背齊歸魏勞苦危難的全過程。又著有《喪服論》，簡潔易查。文章太長不便抄録。

子絺，襲。武定中，東太原太守。齊受禪，爵例降。

兒子柳絺，承襲爵位。武定年間任東太原太守。齊受禪代東魏後，爵位按例降級。

柳遠　柳諧

絺弟遠，字季雲。性粗疏無拘撿，時人或謂之“柳癲”。好彈琴，耽酒，時有文咏。爲肅宗挽郎。出帝初，除儀同開府參軍事。放情琴酒之間。每出返，家人或問有何消息，答云：“無所聞，縱聞亦不解。”元象二年，客游項城，遇患卒，時年四十。

柳絺之弟柳遠，字季雲。爲人粗魯，行爲不受拘束，被當時人稱爲“柳癲”。喜好彈琴，沉湎於酒，不時有文章詩歌作品。當過肅宗的挽郎。出帝初年，授予儀同開府參軍事。縱情於琴酒之間。每次出門回家，家中人總要問起外面可有什麼消息，他便答道：“没聽説什麼，就是聽説了我也不懂。”元象二年，在項城游歷時，遇上疾病發作而死，終年四十歲。

玄達弟玄瑜，景明初，除正員郎，轉鎮南大將軍開府從事中郎，帶汝陰太守。延昌二年卒，年五十五。

玄達之弟玄瑜，景明初年授予正員郎，轉鎮南大將軍開府從事中郎，帶汝陰太守。延昌二年去世，終年五十五歲。

子諧，頗有文學。善鼓琴，以新聲手勢，京師士子翕然從學。除著作佐郎。建義初，於河陰遇害，時年二十六。

玄瑜的兒子柳諧，很有文才學問。善奏琴，因其曲調新，手法妙，京師士大夫們紛紛跟他學琴。任著作佐郎。建義初年，在河陰遇害，年僅二十六歲。

楊令寶

又武都人楊令寶，有膂力，善射。仕蕭鸞，數爲小將，征戰著效，至譙郡太守，遂參叔業歸誠之謀。景明初，除輔國將軍、南兖州刺史。擬

又有武都人楊令寶，臂力很大，善射箭。在蕭鸞政權做官，數次爲小將，由於戰功顯著，官至譙郡太守，參與叔業投魏的謀劃。景明初年，授予輔國將軍、南兖州刺史。擬調戍淮陰，封爵

戍淮陰，封寧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在淮南征戰，累著勞捷。徵拜冠軍將軍，試守京兆内史。卒，追封邵陵縣開國子，邑二百户，賜帛三百匹，贈征虜將軍、華州刺史。

子彪，襲爵。永熙中，征虜將軍、中散大夫。齊受禪，例降。

令寶弟令仁，亦隨令寶立效。前將軍、汝南内史。

韋伯昕

又京兆杜陵人韋伯昕，學尚，有壯氣。自以才智優於裴植，常輕之，植疾之如仇。即彦先之妹婿也。叔業以其有大志，故遣送子芬之爲質。景明初，封雲陵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户，拜南陽太守。數歲，坐事免。久之，拜員外散騎常侍，加中壘將軍。延昌末，告尚書裴植謀爲廢黜，植坐死。後百餘日，伯昕亦病卒。臨亡，見植爲祟，口云："裴尚書死，不獨見由，何以見怒也?"

其叔業爪牙心膂所寄者：裴智淵，左中郎將，封浚儀縣；王昊，左軍將軍，封南汝陰縣；趙革，右中郎將，封西宋縣。并開國男，食邑各二百户。李道真，右軍將軍，封睢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胡文盛，右軍將軍，封剛陽縣；魏承祖，右軍將軍，封平春縣。并開國子，食邑各三百户。

魏承祖

承祖，廣陵寒人也。依隨叔業，爲趨走左右。壯健，善事人，叔業待之甚厚。及出爲州，以爲防閤。善撫士卒，兼有將用，自景明以後，常爲統軍，南北征伐，累有戰功。歷太原太守，至光禄大夫、安南將軍。蕭衍遣將圍義陽，士民應之。三關既陷，

爲寧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在淮南征戰，屢次獲勝報捷，功勞卓著。徵拜冠軍將軍，試守京兆内史。死後，追封爲邵陵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户，賜帛三百匹，追贈征虜將軍、華州刺史。

兒子楊彪，承襲爵位。永熙年間，任征虜將軍、中散大夫。齊受禪代東魏後，爵位按規定降級。

令寶之弟令仁，也跟隨令寶作戰立功。曾任前將軍、汝南内史。

又有京兆的杜陵縣人韋伯昕，有學問和志向，具備雄壯之氣。自認爲才智比裴植要强，常常輕視他，裴植恨他如仇人。伯昕就是彦先的妹夫。叔業看他有大志，所以遣送兒子芬之給他爲質子。景明初年，封雲陵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户，拜南陽太守。幾年後，犯法被免官。很久以後，纔拜爲員外散騎常侍，加中壘將軍。延昌末年，告發尚書裴植陰謀廢立皇帝，裴植因而被判罪處死。之後一百多天，伯昕也病死。臨終時，看見裴植的鬼魂作祟，口中説道："裴尚書之死，不單是我的責任，怎麽對我發怒呢?"

被裴叔業視作爪牙和心腹者還有下列人物：裴智淵，左中郎將，封浚儀縣；王昊，左軍將軍，封南汝陰縣；趙革，右中郎將，封西宋縣。他們都被封爲開國男，食邑均爲二百户。李道真，右軍將軍，封睢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胡文盛，右軍將軍，封剛陽縣；魏承祖，右軍將軍，封平春縣。二人均爲開國子，食邑各三百户。

承祖是廣陵的寒士。追隨叔業，爲他奔走左右。身體壯健，善於侍奉人，故叔業待他不薄。出爲州官後，就任命他爲防閤將軍。他善於安撫士卒，并且有將軍的本領。景明年間以後，一直爲統軍，南征北戰，累有戰功。歷任太原太守，升至光禄大夫、安南將軍。蕭衍派將進圍義陽，當地士紳民衆響應。三關已陷落，州城不斷接到

州城時甚縣急。以承祖持節，行撫軍將軍，率師討之。大破賊衆，解義陽之圍，還復三關，遂爲名將。終於并州刺史。

所轄縣的告急。任命承祖爲持節，行撫軍將軍，率軍隊討伐。大破賊軍，解除義陽之圍，收復三關，於是他成爲名將。任并州刺史時去世。

衣冠之士，預叔業勛者：安定皇甫光，北地梁祐，清河崔高客，天水閻慶胤，河東柳僧習等。

世族士紳中參與叔業活動的人有：安定的皇甫光，北地的梁祐，清河的崔高客，天水的閻慶胤，河東的柳僧習等。

皇甫光

光，美鬚髯，善言笑。仕蕭鸞，以軍勛至右軍將軍。入國，爲輔國將軍，假南兖州刺史。卒於勃海太守。

皇甫光，鬚髯甚美，善言談玩笑。初仕於蕭鸞，以軍功升至右軍將軍。投魏之後，爲輔國將軍，假南兖州刺史。任勃海太守時去世。

兄椿齡，薛安都婿也。隨安都於彭城内附，歷位司徒諮議、岐州刺史。光未入朝而椿齡先卒。

兄長皇甫椿齡，是薛安都的女婿。跟隨安都在彭城投誠，歷任司徒諮議、岐州刺史。皇甫光尚未投魏而椿齡已先去世。

椿齡子璋，鄉郡相。

椿齡之子皇甫璋，曾任鄉郡相。

皇甫瑒

璋弟瑒，爲司徒胡國珍所拔，自太尉記室超遷吏部郎。性貪婪，多所受納，鬻賣吏官，皆有定價。後以丞相、高陽王雍之婿，超拜持節、冠軍將軍、豫州刺史。爲政殘暴，百姓患之。罷州後，仍遇風病。久之，除安南將軍、光禄大夫。太昌初卒，年五十八。贈衛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子長卿，司州主簿、秘書郎中、太尉司馬。

皇甫璋之弟皇甫瑒，被司徒胡國珍提拔，從太尉記室越級提升爲吏部郎。他生性貪婪，大肆受賄，出賣官職，都有定價。後又因是丞相、高陽王元雍的女婿，越級提拔爲持節、冠軍將軍、豫州刺史。爲政殘暴，百姓受害。離開州任後，患上風病。很久以後，任安南將軍、光禄大夫。太昌初年去世，終年五十八歲。追贈衛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兒子長卿，當過司州主簿、秘書郎中、太尉司馬。

梁祐

祐，叔業之從姑子也。好學，便弓馬。隨叔業征伐，身被五十餘創。景明初，拜右軍將軍，賜爵山桑子。出爲北地太守，清身率下，甚有治稱。歷驍騎將軍、太中大夫、右將軍。從容風雅，好爲詩咏，常與朝廷名賢泛舟洛水，以詩酒自娱。遷光禄大夫，加平北將軍。端然養志，不歷權門。出爲平西將軍、京兆内史，當世嘆其抑屈。卒官，贈本將軍、涇州刺史。

梁祐是叔業堂姑之子，好學，騎馬射箭都很在行。跟隨叔業征戰，受創傷五十餘處。景明初年，拜右軍將軍，賜爵山桑子。出任北地太守，以身作則，率先守紀，很有政績。歷任驍騎將軍、太中大夫、右將軍。他從容風雅，喜吟詩歌咏，常與朝廷中的賢士名流在洛水泛舟，以詩酒自娱。遷光禄大夫，加平北將軍。端肅恬淡，修身養性，不交結攀附權貴。出任平西將軍、京兆内史，當世之人都認爲他受到委屈和壓抑。在此任上去世，追贈爲本將軍、涇州刺史。

崔高客

高客，博學，善文札，美風流。景明初，拜散騎侍郎。出爲楊州開府掾，帶陳留太守。卒官。

崔高客，博學，善寫文書奏札，風流雅致。景明初年，拜散騎侍郎。出任楊州開府掾，帶陳留太守。死於任上。

閭慶胤

慶胤，父汪，參薛安都平北將軍事。安都入國，聽汪還南。慶胤博識洽聞，善於談論，聽其言說，不覺忘疲。景明初，爲李元談輔國府司馬。卒於敷城太守。

閭慶胤，父親閭汪，曾爲薛安都的平北將軍參軍事。安都降魏後，聽任閭汪回到南齊。慶胤博識多聞，善於談論，聽他講話，能使人欣然入迷，忘記疲勞。景明初年，任李元談輔國府司馬。任敷城太守時去世。

柳僧習

僧習，善隸書，敏於當世。景明初，爲裴植征虜府司馬。稍遷北地太守，爲政寬平，氐羌悦愛。肅宗時，至太中大夫，加前將軍，出爲潁川太守。卒官。

柳僧習，擅寫隸書，在當時很突出。景明初年，任裴植的征虜將軍府司馬。升任北地太守，爲政寬容平和，深受氐族羌族人的熱愛和喜歡。肅宗時期，官至太中大夫，加前將軍，出任潁川太守期間去世。

夏侯道遷　夏侯夬

夏侯道遷，譙國人。少有志操。年十七，父母爲結婚韋氏，道遷云："欲懷四方之志，不願取婦。"家人咸謂戲言。及至婚日，求覓不知所在。於後訪問，乃云逃入益州。仕蕭鸞，以軍勛稍遷至前軍將軍、輔國將軍。隨裴叔業至壽春，爲南譙太守。兩家雖爲姻好，而親情不協，遂單騎歸國。拜驍騎將軍，隨王肅至壽春，遣道遷守合肥。肅薨，道遷棄戍南叛。

會蕭衍以莊丘黑爲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鎮南鄭，黑請道遷爲長史，帶漢中郡。會黑死，衍以王鎮國爲刺史，未至而道遷陰圖歸順。先是，仇池鎮將楊靈珍阻兵反叛，戰敗南奔。衍以靈珍爲征虜將軍，假武都王，助戍漢中，有部曲六百餘人，道遷憚之。衍時又遣其左右吴公之等十餘人使南鄭。道遷乃僞會使者，請靈珍父子，靈珍疑而不赴。道遷乃殺使者五人，馳擊靈珍，斬其父子，并送使者五首於京師。

夏侯道遷，譙國人。少年即有良好的品質和很高的志向。十七歲時，父母爲他定婚，娶的是韋氏，道遷説："我胸懷四方之志，不願娶老婆。"家人都以爲他是戲言。到成婚之日，果然到處都找不見他。後經打聽，纔知他逃到益州去了。臣仕齊國蕭鸞，因軍功逐漸被提升爲前軍將軍、輔國將軍。隨裴叔業到壽春，任南譙太守。兩家雖是婚姻親家，關係却不太融洽，於是他單獨投奔魏國。任驍騎將軍，隨王肅到壽春，被派守合肥。王肅去世，道遷棄官投奔南朝。

適逢蕭衍任命莊丘黑爲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鎮守南鄭，莊丘黑請求任命道遷爲長史，領漢中郡守。適逢莊丘黑死後，蕭衍任王鎮國爲刺史，未到任道遷已暗中準備歸順。之前，仇池鎮將楊靈珍阻止軍隊反叛，失敗後南奔投降蕭衍。蕭衍以靈珍爲征虜將軍，假武都王，協助鎮守漢中，有部下六百多人，道遷對他有些畏懼。蕭衍當時又派遣親信吴公之等十多人巡視南鄭。道遷就假裝要會見使者，邀請靈珍父子，靈珍生疑而不赴會。道遷乾脆殺掉使者五人，迅速襲擊靈珍，殺掉他們父子倆，并連同五個使者的首級一并送往京師。

江悦之等推道遷爲持節、冠軍將軍、梁秦二州刺史。道遷表曰：

臣聞知機其神，趨利如響，臣雖不武，敢忘機利。伏惟陛下澤被區宇，德濟蒼生，八表同忻，品物咸賴。臣頃亡蟻賊，匹馬歸闕，自斯搏噬，罄竭丹款。但中於壽陽，橫爲韋纘所謗。理之曲直，并是楊集朗、王秉所悉。臣實愚短，豈能自安，便逃竄江吴，苟存視息。蕭衍梁州刺史莊丘黑與臣早舊，申臣爲長史。值黑亡歿專任，天時素願，機會在兹。遇武興私署侍郎鄭洛生來此，臣即披露誠款，與其共契機要，報武興王楊紹先并其中叔集起等，請其遣軍以爲腹背。即遣左天長由寒山路馳啓，復會通直散騎常侍臣集朗還至武興。臣聞其至，知事必克。集朗果遣鄭右留使至臣間，密參機舉。會有蕭衍使人吴公之至，知臣懷誠，將歸大化，遂與府司馬嚴思、臧恭，典籤吴宗肅、王勝等共楊靈珍父子密相構結，期當取臣。臣幸先覺，悉得戮思、恭等。臣即遣鄭猥馳告集朗，急求軍援。而武興軍未到之間，蕭衍白馬戍主尹天寶不識天命，固執愚迷，乃率部曲驅掠民丁，敢爲不逞。臣即遣軍主江悦之率諸軍主席靈坦、龐樹等領義勇應時討撲。而樹鋭氣難裁，違悦之節度，輕進失脱，天寶因此直到南鄭，重圍州城。梁秦士庶，僉云危棘，以義逼臣，勸爲刺史，須藉此威，鎮靖内外。臣赤誠奉國，苟取濟事，

江悦之等推舉道遷爲持節、冠軍將軍、梁秦二州刺史。道遷上表曰：

臣聽説把握機遇要神速，追求利益要抓緊。臣雖然平庸，也不敢錯失機遇和利益。陛下恩澤遍施寰宇，德教普濟蒼生，八方之人共同歡欣，萬物生靈全賴滋潤。臣不久前消滅了一群小賊寇，以匹馬獨歸皇闕之下，經過一番生死搏鬥，竭盡了一片赤誠之心。衹是路經壽陽，橫遭韋纘的誹謗。其中道理的是非曲直，都是楊集朗、王秉所知悉的。臣實在愚昧少智，豈能心安理得，就逃竄到江吴，苟且活命。蕭衍的梁州刺史莊丘黑，與臣是早年舊知，申請臣爲他的長史。他死後，臣認爲天降良機，可以實現臣的夙願。遇上武興私署的侍郎鄭洛生來到這裏，臣就對他表露了歸誠之心，與他共商機要，告知武興王楊紹先以及他的二叔楊集起，請他們派兵作我們的援應。隨即派左天長從寒山路飛馬上報，又碰見通直散騎常侍集朗回到武興。臣知道他來了，事情必然會成功。集朗果然派遣鄭右留出使到臣這裏，秘密參與商議我們的行動。這時蕭衍的特使吴公之來了，知悉臣將要懷誠歸順，就與府司馬嚴思、臧恭，典籤吴宗肅、王勝等人同楊靈珍父子密相勾結，準備抓捕臣。幸虧臣先察覺，先下手殺了嚴思、臧恭等人。臣立即派鄭猥快馬告知集朗，請他緊急支援。在武興軍隊没有趕到期間，蕭衍的白馬戍主尹天寶，不識天命，愚昧頑固，率部下驅趕搶掠民丁，膽敢對抗。臣就派軍主江悦之率各隊的軍主席靈坦、龐樹等帶領一批義勇之士及時討剿尹天寶。然而龐樹逞强好勝，違抗江悦之的指揮，輕率冒進，與大部隊脱節，致使天寶直接打到南鄭，重重圍住州城。梁秦二州的官民，都説形勢危急，用大義逼迫臣爲刺史，希望憑藉臣的威信，平定内外。臣赤誠奉國，爲了大局，便暫時不顧小節，權且代理州刺史之位。再次派皇甫選從斜谷道到京師報告這件事。臣於是親率士卒，四

輒捐小迹，且從權宜，假當州位。 重遣皇甫選由斜谷道以事啓聞。臣即親率士卒，四日三夜，交鋒苦戰。武興之軍，乘虛躡後。天寶凶徒，因宵鳥散，進既摧破，退失巢穴，潛捨軍衆，依山傍險，突入白馬。集朗與二弟躬擐甲胄，率其所領，登即擒斬。戍内户口，即放還民。斯由皇威遐振，罪人授首，凶狡時殄，公私慶快，非但梁秦竭力，實關集朗赴接之機。臣前已遣軍主杜法先還洵陽，構合徒黨，誘結鄉落；令晋壽土豪王僧承、王文粲等還至西關，共興大義。當今庸蜀虛弱，楚鄧懸危，開拓九區，掃清六合，形要之利，在於此時，進趣之略，願速處分。臣以愚陋，猥當推舉，事定之後，便即束身馳歸天闕。但物情草創，猶有參差。蕭衍魏興太守范珣、安康太守范泌共前巴西太守姜脩，屯聚川東，尚規舉斧，登遣討襲，具於别啓。集朗兄弟并議留臣權相綏奬，須得撲滅珣等，便即首路。伏願聖慈特垂鑒照。謹遣兼長史臣張天亮奉表略聞。

天三夜，連續與賊軍交鋒苦戰。武興之軍，此後也趕到，乘虛打到賊軍之後。天寶這個凶惡之徒，乘夜晚作鳥獸散，想向前已被我摧破，想後退已失去巢穴，於是他偷偷丢下兵衆，依山傍險，突圍進入白馬。集朗與二弟親披戰袍，率軍往追，到白馬擒獲并殺了天寶。戍鎮所掠各户人口，全部釋放回家。這是由於皇威遠震，罪人送死，凶敵消滅，公私稱快，不僅衹是梁秦二州軍民竭力同心，還有賴集朗及時率軍赴援。臣在此以前已派軍主杜法先回到洵陽，糾集同道，動員鄉親；又令晋壽的土豪王僧承、王文粲等回到西關，與臣共興大義。當今庸蜀軍力虛弱，楚鄧也形勢危險，開拓疆域，掃清天下的大好時機，就在此時。如何進攻行動，請速下旨指示。臣以愚昧淺陋之質，謬被推舉爲首領，這裏的事情處理妥當後，就立即束身趕回朝廷。衹是目前此地事情剛開始，仍有許多麻煩。蕭衍的魏興太守范珣、安康太守范泌同前巴西太守姜脩，屯兵聚集在川東，尚需我們發兵征伐。此事詳情，已經另有上報。集朗兄弟都建議臣留下與他們一道商量規劃，并鼓勵將士，待消滅了范珣等敵，臣便立即上路赴京。伏願皇上明察。今特派兼長史張天亮奉表，報知大概。

詔曰：“得表，聞之。將軍前識機運，已投誠款，而中逢猜間，致有播越，復翻然風返，建茲殊效，忠貫古烈，義動遐邇。漢鄭既開，勢翦庸蜀，混同之略，方自斯始。擒凶掃惡，何快如之。想餘黨悉平，西南清蕩，經算淹朔，當有劬勞。所請軍宜，别敕一二。”又賜道遷璽書曰：“得表，具誠節之懷。卿忠義夙挺，期委自昔。中有事因，以致乖舛。知

詔書説：“表已收到，事已知悉。將軍先前能認識形勢和時運，已投誠歸順，中間遭人猜忌離間，致使遠走歧途。今又翻然知返，建立特殊功勛，真可謂忠貫古今，義動遠近。漢中、南鄭的局面已打開，勢必要剪滅庸、蜀之敵，統一天下的大業，從此時算是開始了。擒凶頑、掃惡賊，何等大快人心！想必你們平定餘黨，清蕩西南，十多日的謀劃和戰鬥，肯定很辛苦。至於所要求的軍事行動，朕另有敕令。”又賜給道遷一封璽書：“表已收到，知悉你誠摯的心懷。卿一

能乘機豹變，翻然改圖，奬率同心，萬里投順，遠舉漢中，爲開蜀之始。洪規茂略，深有嘉焉。今授卿持節、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豐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户。并同義諸人，尋有別授。王師數道，絡繹電邁，遣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征梁漢諸軍事、鎮西將軍、尚書邢巒，指授節度。卿其善建殊效，稱朕意焉。”道遷表受平南、常侍，而辭豫州、豐縣侯，引裴叔業公爵爲例。世宗不許。

貫堅持忠義，朕始終有所期望。中間事出有因，以致一時乖舛。然而知道乘機回心，翻然悔改，率領同道，萬里歸順，進取漢中，爲奪取蜀地開了個好頭。卿宏規大略，朕頗爲嘉賞。今授予卿持節、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豐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户。同卿一起舉義諸人，都將分別授官。數支王朝軍隊，已經如雷電一般絡繹不絶地迅速前往。朕特派遣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征梁漢諸軍事、鎮西將軍、尚書邢巒，前來負責指揮。希望卿好好建立大功，以稱朕之意。”道遷上表表示接受平南將軍和散騎常侍之職，推辭豫州刺史、豐縣侯的官爵，并援引當年裴叔業辭公爵一事爲例。世宗不允許他推辭。

道遷自南鄭來朝京師，引見於太極東堂，免冠徒跣謝曰：“臣往日歸誠，誓盡心力，超蒙榮奬，灰殞匪報。但比在壽春，遭韋纘之酷，申控無所，致此猖狂。是段之來，希酬昔遇。勛微恩重，有靦心顔。”世宗曰：“卿建爲山之功，一簣之玷，何足謝也。”道遷以賞報爲微，逡巡不拜。詔曰：“道遷至止既淹，未忝州封，可敕吏部速令召拜。”道遷拜日，詔給百五十人供。尋改封濮陽縣開國侯，邑户如先。歲餘，頻表解州，世宗許之。除南兗州大中正，不拜。

道遷從南鄭來京師朝見，被引見於太極東堂，去冠脱靴，向皇帝謝罪道：“臣往日歸誠，發誓竭盡心力，承蒙皇上大力奬掖提拔，臣即使一死成灰也難以報答隆恩。衹是那時在壽春期間，横遭韋纘的無情迫害，申辯無路，控訴無門，導致臣恐懼生變，猖狂而逃。這段時期以來，我一心希望能够完成夙願，以對得起過去給我的恩遇。而今臣功勛微小，而受到如山的重恩，實在是内心羞慚，忐忑不安。”世宗説：“卿建立了大山般的功勞，而缺點衹不過如一筐之土，何必謝罪呢？”道遷見皇上賞賜和任命都不貴重，心中便有些不滿足，所以遲遲不接受所授官職。詔書説：“道遷在京城已停留很久了，未接受州官之任，可令吏部馬上讓其接受新職。”道遷就職之日，皇上特令給一百五十人侍奉。接着改封爲濮陽縣開國侯，食邑的户數不變。一年多以後，他頻頻上表請求解除州刺史，世宗同意他的這一請求。任以南兗州大中正，他不接受。

道遷雖學不淵洽，而歷覽書史，閑習尺牘，札翰往還，甚有意理。好言宴，務口實，京師珍羞，罔不畢有。於京城之西，水次之地，大起園池，殖列蔬果，延致秀彦，時往游適，妓妾十餘，常自娱興。國秩歲入三千餘匹，專供酒饌，不營家産。每誦孔融詩曰：“‘坐上客恒滿，樽中酒

道遷雖然學問不淵博，但閲讀了不少書史，熟悉尺牘信函，書信往來，甚有文意和條理。喜出席宴請，追求口福，京師的珍饈佳肴，全都品嘗過。在京城的西部，有一方水池的地方，大造園林，種植各種蔬菜水果，邀約名士時賢，不時前往游憩，十餘名妓女小妾陪侍，歡娱遣興。他的俸禄每年有帛三千多匹，專用來供應酒食開支，不顧經營置辦别的家産。常誦讀孔融的詩：

不空'，餘非吾事也。"識者多之。

"坐上客恒滿，樽中酒不空"，他都感慨道："這就足够了，其餘一切都不關我的事。"有見識的人對此很贊賞。

出爲散騎常侍、平西將軍、華州刺史，轉安東將軍、瀛州刺史，常侍如故。爲政清嚴，善禁盜賊。熙平年，病卒，年六十九。贈撫軍將軍、雍州刺史，贈帛五百匹，謚曰明侯。

出京任散騎常侍、平西將軍、華州刺史，轉安東將軍、瀛州刺史，常侍等職如故。他爲政清正嚴肅，捕禁盜賊有方。熙平年間因病去世，終年六十九歲。追贈撫軍將軍、雍州刺史，賜帛五百匹，謚號爲明侯。

初，道遷以拔漢中歸誠，本由王穎興之計，求分邑户五百封之，世宗不許。靈太后臨朝，道遷重求分封。太后大奇其意，議欲更以三百户封穎興，會卒，遂寢。道遷不娉正室，唯有庶子數人。

當初，道遷由收復漢中歸降，本是王穎興的計謀，所以，他要求將自己的封邑分出五百户封給王穎興，世宗不允許。靈太后臨朝主政，道遷又提出這一請求。太后對他的行爲感到驚奇和贊許，打算另外用三百户分封給穎興，這時遇上他去世，於是事情就停辦了。道遷没有娶正室之妻，衹有幾個庶出的兒子。

長子夬，字元廷。歷位前軍將軍、鎮遠將軍、南兗州大中正。夬性好酒，居喪不戚，醇醪肥鮮，不離於口。沽買飲啖，多所費用。父時田園，貨賣略盡，人間債負數猶千餘匹，穀食至常不足，弟妹不免飢寒。初，道遷知夬好酒，不欲傳授國封。夬未亡前，忽夢見征虜將軍房世寶來至其家，直上廳事，與其父坐，屏人密言。夬心驚懼，謂人曰："世寶至官間，必擊我也。"尋有人至，云"官呼郎"。隨召即去，遣左右杖之二百，不勝楚痛，大叫良久乃寤，流汗徹於寢具。至明，前凉城太守趙卓詣之，見其衣濕，謂夬曰："卿昨夕當大飲，溺衣如此。"夬乃具陳所夢。先是旬餘，秘書監鄭道昭暴病卒。夬聞，謂卓曰："人生何常，唯當縱飲耳。"於是昏酣遂甚。夢後二日，不能言，針之，乃得語，而猶虛劣。其從兄臭等并營視之，皆言危而獲振。俄而心悶，旋轉而死。爲洗浴者視其尸體，大有杖處，青赤隱起二百下許。贈鉅鹿太守。初夬與南人辛諶、

長子夏侯夬，字元廷。歷任前軍將軍、鎮遠將軍、南兗州大中正。夏侯夬生性好酒，即使居喪期間，也無悲傷的表現，而美酒魚肉，從不離口。買吃買喝，花費不少。父親當年所置的田園，也變賣一空，還欠有别人的酒肉債達一千餘匹，以致米糧都不够吃，弟妹們不免常飢餓受凍。當初，道遷知道兒子嗜酒，就不想把封爵傳授給他。夏侯夬未死之前，忽然夢見征虜將軍房世寶來到他家，徑直走上廳堂，與父親一同坐下，讓旁人走開，兩人密語半晌。夏侯夬心中驚恐，對人説："世寶到父親處，肯定會擊打我。"不久有人來家，説"官呼郎"。隨着召唤他到那裏，派左右打了他二百杖，不勝痛楚，大叫了許久纔醒過來，汗水都濕透了被褥。天亮後，前凉城太守趙卓到訪，見他汗濕的衣衫，就對夏侯夬説："你昨晚肯定狂飲酒了，衣服都濕成這樣。"夏侯夬就將夢中情形詳説了一遍。此前十多天，秘書監鄭道昭得暴病而死。夏侯夬聞訊後，對趙卓説："人生無常，説不定哪天就死掉了，還是應當縱情喝酒而已。"從此他飲酒更厲害。做夢後的第二天，不能説話，針灸之後，纔能開口説話，但還是非常虛弱。堂兄夏侯臭等都來探望他，都説他病危之後會好轉振作起來的。不一會兒心悶不能透氣，在床上翻滾一陣便死去了。替

庾道、江文遥等終日游聚，酣飲之際，恒相謂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之間耳。脱有先亡者，當於良辰美景，靈前飲宴。儻或有知，庶共歆饗。"及夬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夬靈前酹飲。時日晚天陰，室中微暗，咸見夬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時執杯酒，似若獻酬，但無語耳。時夬家客雍僧明心有畏恐，披簾欲出，便即僵仆，狀若被毆。夬從兄欣宗云："今是節日，諸人憶弟疇昔之言，故來共飲，僧明何罪而被嗔責？"僧明便寤。而欣宗鬼語如夬平生，并怒家人皆得其罪，又發摘陰私竊盗，咸有次緒。夬妻，裴植女也，與道遷諸妾不穆，訟閲徹于公庭。

他沐浴的人見他的尸體上面，有很多杖打的傷痕，青一塊紅一塊大約二百多處。追贈爲鉅鹿太守。以前夏侯夬與南人辛諶、庾道、江文遥等人整日相聚游玩，開懷酣飲之際，常常相互感嘆道："人生苦短，如同朝露，座上相看，不過有先有後而已。若是我們之中誰先死了，存活之人應該在良辰美景之時，聚在靈位前好好飲宴。亡靈倘或有知，也可以一飽口福，共享美酒之樂。"到夏侯夬死後，三月上巳節時，這幾位相繼來到夏侯夬的靈前舉酒酹飲。當時天陰，又是黄昏，屋内光綫很暗，似乎都看見夏侯夬坐在桌邊，模樣與衣着跟平常一樣，不時舉杯，像是勸酒之狀，衹是不説話。當時夏侯夬的家客雍僧明心中恐懼，掀開門簾想跑出去，却立刻僵倒在地，像是被人毆打了的樣子。夏侯夬的堂兄欣宗説："今天是三月三日上巳節，大家都還記得我兄弟以前説的話，所以來此共飲，僧明却爲何罪過而被責怪呢？"僧明這時便蘇醒過來。然而欣宗此時神秘地變成夏侯夬生前的説話口氣，怒斥家人皆有罪過，還揭發了他們偷盗等許多見不得人的事情，情節具體，甚有條理。夏侯夬的妻子是裴植的女兒，與道遷的幾個妾婦相處不和睦，相互攻訐吵架不斷，經常在衙門打官司。

子籍，年十餘歲，襲祖封。已數年，而夬弟沓等言其眇目癇疾，不任承繼，自以與夬同庶，己應紹襲。尚書奏籍承封。元象中，平東將軍、太中大夫。齊受禪，例降。

夏侯夬之子夏侯籍，十餘歲就繼承祖父的封爵。過了幾年，夏侯夬的弟弟夏侯沓等人説夏侯籍眼睛瞎了一隻，又有癲癇病，不能作爲繼承人，他們自己認爲和夏侯夬同是妾庶所生，自己應該承繼官爵。尚書奏請讓夏侯籍繼承封爵。元象年間，爲平東將軍、太中大夫。齊受禪代東魏後，其爵位按例降級。

臭，道遷兄子也。位至咸陽太守。

夏侯臭，是道遷兄長的兒子。官至咸陽太守。

李元護　李會

李元護，遼東襄平人。八世祖胤，晉司徒、廣陸侯。胤子順、璠及孫沉、志，皆有名宦。沉孫根，慕容寶中書監。根子後智等隨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數世無名位，三齊豪門多輕之。

李元護，遼東襄平人。八世祖李胤，是晋司徒、廣陸侯。李胤的兒子李順、李璠和孫子李沉、李志，都是有名的大臣。李沉的孫子李根，曾任慕容寶的中書監。李根的兒子後智等跟隨慕容德南渡黄河，居住青州，好幾代都無名位，三齊地區的豪門大族大多輕視他家。

元護以國家平齊後，隨父懷慶南奔。身長八尺，美鬚髯，少有武力。仕蕭道成，歷官馬頭太守、後軍將軍、龍驤將軍。雖以將用自達，然亦頗覽文史，習於簡牘。高祖至鍾離，元護時在城中，爲蕭鸞徐州刺史蕭惠休奉使詣軍，高祖見而善之。後爲裴叔業司馬，帶汝陰太守。叔業歸順，元護贊同其謀。及叔業疾病，外內阻貳，元護督率上下，以俟援軍。壽春克定，元護頗有力焉。

元護在國家平定齊國之後，隨父親懷慶奔往南方。他身高八尺，長着很美的鬚髯，并有一些武力。初仕於蕭道成，歷任馬頭太守、後軍將軍、龍驤將軍。雖然是以武將起家和發達的，但也很讀了些文史典籍，熟悉信函簡牘。高祖皇帝到鍾離，元護當時正在城中，替蕭鸞的徐州刺史蕭惠休作信使來到軍中，高祖見到他，印象很好。後來當裴叔業的司馬，兼任汝陰太守。叔業歸順魏，元護贊同他的圖謀。叔業病重之後，出現了外有阻撓、内有分裂的局面，元護督率上下，穩定形勢，以等待援軍。壽春的攻克平定，元護是出了大力的。

景明初，以元護爲輔國將軍、齊州刺史、廣饒縣開國伯，食邑一千户，便道述職。其年入朝。尋以州民柳世明圖爲不軌，元護馳還歷城，至即擒殄，誅戮所加，微爲濫酷。值州内飢儉，民人困弊，志存隱恤，表請賑貸，蠲其賦役。但多有部曲，時爲侵擾，城邑苦之，故不得爲良刺史也。三年夏卒，年五十一。病前月餘，京師無故傳其凶問。又城外送客亭柱，有人書曰“李齊州死”。綱佐餞別者見而拭之，後復如此。

景明初年，任命元護爲輔國將軍、齊州刺史、廣饒縣開國伯，食邑一千户，順路來京述職。這一年入朝。不久因齊州之民柳世明圖謀不軌，元護立即趕回歷城，很快擒獲他并消滅了叛亂，但對他們的懲治和誅殺稍顯過頭和殘忍。正值州内發生饑荒，人民生活窮困凋敝，他心懷惻隱，盡力撫恤，上表申請賑貸災民，并減免賦税徭役。然而有不少他的部屬時常侵擾百姓，城鄉人民爲此受苦受罪，所以他不能稱爲優秀的刺史。景明三年夏天去世，終年五十一歲。病倒之前的一個多月，京城裏無緣無故地盛傳他死去的凶訊。城外的送客長亭的柱子上，也有人寫着“李齊州死”。官員們餞行道别時看見後，將其字拭除，但過後又被寫上。

元護妾妓十餘，聲色自縱。情欲既甚，支骨消削，鬚長二尺，一時落盡。贈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元護爲齊州，經拜舊墓，巡省故宅，饗賜村老，莫不欣暢。及將亡，謂左右曰：“吾嘗以方伯簿伍至青州，士女屬目。若喪過東陽，不可不好設儀衛，哭泣盡哀，令觀者改容也。”家人遵其誡。

元護有十幾位妓妾，縱欲於聲色。情欲過度，導致骨肉消瘦，二尺長的鬍鬚一下子掉光了。死後追贈爲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元護任齊州刺史時，途經故鄉，拜奠舊墓，巡視故宅，看望鄉親，賜贈錢物，家鄉父老無不感激和歡欣。即將去世之際，對身邊人説：“我曾經以封疆大吏的身份到過青州，士女矚目，萬人争睹。我死後，如果發喪隊伍經過東陽，一定要好好地安排儀衛陳設，哭泣盡哀，讓圍觀的人們爲之動容。”家人遵循他的囑咐和告誡。

子會，襲。正始中，降爵爲子，邑五百户。延昌中，除宣威將軍、給事中。會頑呆好酒，其妻，南陽太守

兒子李會，繼承爵位。正始年間，降級爲子爵，食邑五百户。延昌年間，任宣威將軍、給事中。李會愚頑而好飲酒，他的妻子是南陽太守清

清河房伯玉女也，甚有姿色，會不答之。房乃通於其弟機，因會飲醉，殺之。子景宣襲。天平中，除給事中。齊受禪，例降。機與房遂如夫婦。積十餘年，房氏色衰，乃更婚娶。

元護弟静，景明初，以歸誠勳拜前將軍。性甚貪忍，兄亡未斂，便剥脱諸妓服玩及餘財物。歷齊州内史、天水太守。静子鉉，羽林監。

元護從叔恤，卒於東代郡太守。子曠之。

席法友

席法友，安定人也。祖父南奔。法友仕蕭鸞，以膂力自效軍勳，稍遷至安豐、北新蔡二郡太守，建安戍主。蕭寶卷遣胡景略代之。法友遂留壽春，與叔業同謀歸國。景明初，拜冠軍將軍、豫州刺史、苞信縣開國伯，食邑千户。始叔業卒後，法友與裴植追成叔業志，淮南克定，法友有力焉。尋轉冠軍將軍、華州刺史，未拜，改授并州刺史。歲餘代還。蕭衍遣將楊公則寇揚州，假法友征虜將軍以討之。法友未至而公則敗走。後假法友前將軍、持節，爲别將出淮南，欲解朐山之圍。法友始渡淮而朐山敗没，遂停散十年。恬静自處，不競勢利。世宗末，以本將軍除濟州刺史。在州廉和著稱。又徙封乘氏。肅宗初，拜光禄大夫。熙平二年卒。贈平西將軍、秦州刺史，贈帛三百匹，謚襄侯。

子景通，襲。善事元叉，兼以貨賂叉父繼，繼爲司空，引景通爲掾。後加右軍將軍、鎮軍將軍，卒官。贈輔國將軍、衛尉少卿。

子鷗，襲。永安末，尚書郎。走

河人房伯玉的女兒，很有姿色，但李會却不太搭理她。她便與小叔子李機通奸，并乘李會飲酒大醉，將他殺死。李會的兒子景宣繼承爵位。天平年間，授給事中。齊受禪代東魏後，爵位按例降級。李機與房氏就像一對夫妻生活在一起。十餘年後，房氏色衰，李機就重新娶了妻子。

元護的弟弟李静，景明初年，因投誠之功被任命爲前將軍。性格很貪婪和殘忍，兄長死後還未入棺，他就將兄長的諸妓妾的衣服首飾及財物剥搶而去。曾任齊州内史、天水太守。李静兒子李鉉，任羽林監。

元護的堂叔李恤，在任東代郡太守時去世。兒子李曠之。

席法友是安定人。祖父投奔南方。法友仕於蕭鸞，以出衆的膂力參軍立功，提升爲安豐、北新蔡二郡太守，建安戍主。蕭寶卷派遣胡景略取代了他的職務。法友就留在壽春，與叔業共同圖謀投誠我朝。景明初年，拜授冠軍將軍、豫州刺史、苞信縣開國伯，食邑一千户。當初裴叔業死後，法友和裴植牢記和繼承叔業的遺志，把淮南收復平定下來，法友是出了大力的。不久調任冠軍將軍、華州刺史，尚未接任，就改爲并州刺史。一年後由他人代替而回京。蕭衍派遣大將楊公則侵犯揚州，朝廷假任法友爲征虜將軍前往征討。法友未到揚州，公則就已敗退。後來，又假任法友爲前將軍、持節，作爲别將從淮南出發，準備解除朐山之圍。法友剛開始渡淮行動，朐山已經淪陷入敵手，於是因此十多年没有受到朝廷的任用和提拔。他恬静自處，不争權奪利。世宗末年，以本將軍授濟州刺史。任期内以安寧和清廉而著稱。又徙封到乘氏。肅宗初年，任光禄大夫。熙平二年去世。追贈平西將軍、秦州刺史，并贈送帛三百匹，謚號爲襄侯。

兒子景通，繼承爵位。與元叉的關係很好，加之向元叉的父親元繼行賄，元繼當了司空，就用景通爲屬官。後又加右軍將軍、鎮軍將軍，死在此任上。追贈爲輔國將軍、衛尉少卿。

景通的兒子席鷗，繼承爵位。永安末年，任

關西。

尚書郎。跑到關西的西魏去了。

王世弼　王由

王世弼，京兆霸城人也。劉裕滅姚泓，其祖父從裕南遷。世弼身長七尺八寸，魁岸有壯氣。善草隸書，好愛墳典。仕蕭鸞，以軍勳至游擊將軍，爲軍主，助戍壽春，遂與叔業同謀歸誠。景明初，除冠軍將軍、南徐州刺史，擬戍鍾離，懸封慎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户。後以本將軍除東徐州刺史，治任於刑，爲民所怨，有受納之響。歲餘，爲御史中尉李平所彈，會赦免。久之，拜太中大夫，加征虜將軍。尋以本將軍出爲河北太守，治有清稱。轉勃海相，尋還中山内史，加平北將軍。直閤元羅，領軍叉弟也，曾行過中山，謂世弼曰："二州刺史，翻復爲郡，亦當恨恨耳。"世弼曰："儀同之號，起自鄧隲；平北爲郡，始在下官。"正光元年卒官。贈本將軍、豫州刺史，謚曰康。

王世弼是京兆霸城人。劉裕滅掉姚泓，他的祖父跟從劉裕遷往南方。世弼身高七尺八寸，魁武偉岸，有一身壯氣。善寫草書和隸書，愛好經籍。臣事於蕭鸞政權，以軍功而官至游擊將軍，當了軍主，協助戍守壽春，於是與叔業一起圖謀歸降。景明初年，授予冠軍將軍、南徐州刺史，擬將鎮守鍾離，打算封爲慎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户。後來以本將軍授任東徐州刺史，專靠刑罰來治理州務，被州民所怨恨，有收受貨賄的傳聞。一年之後，被御史中尉李平彈劾，恰巧遇上大赦而得以免罪。很久以後，任太中大夫，加征虜將軍。接着以本將軍出任河北太守，有良好的清官的聲譽。轉爲勃海相，接着調任中山内史，加平北將軍。直閤元羅是領軍元叉的弟弟，曾路經中山，對世弼説："堂堂兩任州刺史，如今變成爲一郡官，也真讓人心裏不平啊！"世弼説："儀同的稱號，自鄧隲開始；平北將軍當郡守，當起源於下官。"正光元年死在此任上。追贈本將軍、豫州刺史，謚號爲康。

長子會，汝陽太守。

長子王會，任汝陽太守。

次子由，字茂道。好學，有文才，尤善草隸。性方厚，有名士之風。又工摹畫，爲時人所服。歷給事中、尚書郎、東萊太守。罷郡後寓居潁川。天平初，元洪威構逆，大軍攻討，爲亂兵所害，時年四十三。名流悼惜之。

次子王由，字茂道。好學，有文才，尤其善寫草書和隸書。性情方正厚道，有名士的風度。又有繪畫的功夫，當時人很敬服他。歷任給事中、尚書郎、東萊太守。離開太守職務後寓居在潁川。天平初年，元洪威叛逆，大軍攻討中，他被亂軍所殺，時年四十三歲。社會名流都表示痛惜和哀悼。

江悦之

江悦之，字彦和，濟陽考城人也。七世祖統，晋散騎常侍。劉淵、石勒之亂，南徙渡江。祖興之，父範之，并爲劉裕所誅。

江悦之，字彦和，是濟陽考城人。七世祖江統，是晋朝的散騎常侍。劉淵、石勒之亂，他渡江遷徙到南方。祖父江興之，父親江範之，都被劉裕所殺。

悦之少孤。仕劉駿，歷諸王參軍。好兵書，有將略，善待士，有部曲數百人。蕭道成初，以悦之爲荆州征西府中兵參軍，領臺軍主。遷屯騎

悦之少年喪父。臣事劉駿，當過諸侯王的參軍。喜讀兵書，有將軍的謀略，善於對待下級士卒，有自己的部隊數百人。蕭道成執政初期，任命悦之爲荆州征西府中兵參軍，領臺軍主。升遷

校尉，轉後軍將軍。部曲稍衆，千有餘人。蕭賾遣戍漢中，就遷輔國將軍。蕭衍初，劉季連據蜀反叛，悅之率部曲及梁秦之衆討滅之，以功進號冠軍將軍。武興氐破白馬，進圖南鄭，悅之率軍拒戰，大破氐衆，還復白馬。

爲屯騎校尉，轉後軍將軍。家兵逐漸壯大到一千多人。蕭賾派遣他戍守漢中，特升任他爲輔國將軍。蕭衍在位之初，劉季連占據蜀地反叛，悅之率領他的家兵以及梁秦二州的軍隊討伐，消滅了劉季連。因功晋升爲冠軍將軍。武興氐攻破白馬，進而圖謀占領南鄭，悅之率軍迎戰氐人，大破氐軍，收復了白馬。

衍秦梁二州刺史莊丘黑死，夏侯道遷與悅之及龐樹、軍主李忻榮、張元亮、士孫天與等，謀以梁州内附。既殺蕭衍使者及楊靈珍，衍華陽太守尹天寶率衆向州城。悅之與樹、忻榮勒衆逆戰，爲天寶所敗，遂圍南鄭。戰經四日，衆心危沮，咸懷離貳。悅之盡以家財散賞士卒，身當矢刃，晝夜督戰。會武興軍至，天寶敗走。道遷之克全勛款，悅之實有力焉。正始二年夏，與道遷俱至洛陽。尋卒，年六十一。贈輔國將軍、梁州刺史，追封安平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户，謚曰莊。悅之二子，文遥、文遠。

蕭衍的秦梁二州刺史莊丘黑死後，夏侯道遷與江悅之以及龐樹、軍主李忻榮、張元亮、士孫天與等人，策劃以梁州投誠。殺掉了蕭衍的使者和楊靈珍，蕭衍的華陽太守尹天寶率衆軍進兵州城。悅之與龐樹、李忻榮帶領士卒迎戰，被天寶打敗，於是南鄭也被包圍。仗打了四天，軍中衆心沮喪，軍情危急，甚至有逃走和叛變的危險。悅之把全部家財散發給士卒，并且親冒刀箭，日夜督戰。直至武興軍趕來增援，天寶戰敗而逃。道遷能够完成投誠之舉，悅之確實是出了大力的。正始二年夏天，與道遷一同到洛陽。不久死去，終年六十一歲。追贈輔國將軍、梁州刺史，追封安平縣開國子的爵位，食邑三百户，謚號爲莊。悅之有兩個兒子：文遥、文遠。

江文遥

文遥，少有大度，輕財好士，士多歸之。道遷之圖楊靈珍也，文遥奮劍請行，遂手斬靈珍。正始二年，除步兵校尉。遭父憂解官。永平初，襲封，拜前軍。出爲咸陽太守。勤於禮接，終日坐廳事，至者見之，假以恩顔，屏人密問。於是民所疾苦、大盜姓名、奸猾吏長，無不知悉，郡中震肅，奸劫息止，治爲雍州諸郡之最。徵拜驍騎將軍、輔國將軍，進號征虜將軍。肅宗初，拜平原太守。在郡六年，政理如在咸陽。

文遥，從小就有大度，輕財好士，士人多投靠他。道遷圖謀除掉楊靈珍，文遥握劍請求前往，於是親手斬殺靈珍。正始二年，任步兵校尉。遇父親去世，因守喪而解官。永平初年，承襲封爵，拜前軍將軍。出朝任咸陽太守。殷勤地以禮接待士民，整天坐在廳堂處理公務，來人見他，他都是和顔悅色，單獨交談，詢問事情。所以本郡的民間疾苦、大盜姓名、奸猾的官吏，無不瞭解熟悉，於是全郡被他所震懾和控制，奸盜搶劫等停息，其政績爲雍州諸郡之最。徵還朝廷，拜驍騎將軍、輔國將軍，進號征虜將軍。肅宗初年，任平原太守。在此郡的六年期間，治理的政績如同任咸陽郡太守時期一樣突出和優異。

遷後將軍、安州刺史。文遥善於綏納，甚得物情。時杜洛周、葛榮等相繼叛逆，自幽燕已南悉皆淪陷，

升遷爲後將軍、安州刺史。文遥善於綏撫和團結士民，很是爲群衆所仰望。當時杜洛周、葛榮相繼叛亂，幽燕以南地區全部淪陷，衹有文

唯文遥介在群賊之外，孤城獨守。鳩集荒餘，且耕且戰，百姓皆樂爲用。建義元年七月遘疾，卒於州，年五十五。

遥介然獨立於群賊之外，孤城死守。他鳩集士民，在荒蕪之地且耕且戰，百姓們都願意聽他調遣。建義元年七月疾病發作，死於安州，終年五十五歲。

江果

長史許思祖等以文遥遺愛在民，復推其子果行州事。既攝州任，乃遣使奉表。莊帝嘉之，除果通直散騎侍郎、假節、龍驤將軍、行安州事、當州都督。既而賊勢轉盛，臺援不接，果以阻隔强寇，内徙無由，乃携諸弟并率城民東奔高麗。天平中，詔高麗送果等。元象中，乃得還朝。

安州長史許思祖等人鑒於文遥遺愛在民，享有很高的聲望，又推舉他的兒子江果代理刺史之職。代理州刺史後，纔遣使奉表報告朝廷。莊帝稱贊此舉，任命江果爲通直散騎侍郎、假節、龍驤將軍、代理安州刺史兼都督。接着賊軍勢力變爲强大，行臺的援軍未及時增援，江果見到强寇阻隔了交通，没有辦法往内地搬遷，就携帶諸弟并且率領城中百姓往東逃向高麗。天平年間，皇上詔令高麗把江果等送還。元象年間，纔得以還朝。

果弟昴，武定三年襲爵。齊受禪，例降。

江果之弟江昴，武定三年承襲封爵。齊受禪代東魏後，爵位按例降級。

文遠，善騎射，勇於攻戰。以軍勳致效，自給事中稍遷中散大夫、龍驤將軍。

文遠，善於騎馬射箭，作戰勇敢。因軍功而提拔，從給事中逐漸提升爲中散大夫、龍驤將軍。

龐樹，南安人。世宗追録謀勳，封其子景亮襄邑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户。

龐樹，南安人。世宗皇帝追録他策劃歸誠的功勞，封他的兒子景亮爲襄邑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户。

李忻榮，漢中人。與樹俱擊天寶，同時戰殁。封其子建爲清水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户。

李忻榮，漢中人。與龐樹一起迎戰天寶，同時陣亡。封他的兒子李建爲清水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户。

張元亮

張元亮，漢中人。便弓馬，善戰鬥。以勳封撫夷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户。拜東萊太守，入爲平遠將軍、左中郎將。遷中散大夫，加龍驤將軍。卒，贈左將軍、巴州刺史。

張元亮，漢中人。會射箭騎馬，善於打仗。因功勛被封爲撫夷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户。拜東萊太守，入朝任平遠將軍、左中郎將。升任中散大夫，加龍驤將軍。死後追贈左將軍、巴州刺史。

士孫天與，扶風人。以勳封莫西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户。拜武功太守。

士孫天與，扶風人。因功勛被封爲莫西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户。授武功太守。

又襄陽羅道珍、北海王安世、潁川辛諶、漢中姜永等，皆參其勳末。

還有襄陽的羅道珍、北海的王安世、潁川的辛諶、漢中的姜永等人，都按功勛受到了表彰和任用。

道珍，除齊州東平原相，有治

道珍任齊州東平原相，有善政的稱譽。任

稱。卒於鎮遠將軍、屯騎校尉。

王安世

安世，苻堅丞相王猛之玄孫也。歷涉書傳，敏於人間。自羽林監稍遷安西將軍、北華州刺史。卒，贈本將軍、梁州刺史。

諶，魏衛尉辛毗之後。有文學。歷步兵校尉，濮陽、上黨二郡太守。卒，贈征虜將軍、梁州刺史。

子儒之，濟州司馬。

永，善彈琴，有文學。員外郎、梁州別駕、漢中太守。

永弟漾，亦善士。性亦至孝，爲漢中所嘆服。元羅之陷也，永入於建鄴，遂死焉。

庾道

時有潁川庾道者，亦與道遷俱入國，雖不參謀，亦爲奇士。歷覽史傳，善草隸書，輕財重義。仕蕭衍，右中郎將，助戍漢中。及至洛陽，環堵弊廬。多與俊秀交舊，積二十餘歲，殊無宦情。正光中，乃除幽州左將軍府主簿，饒安令。罷縣後，仍客游齊魯之間。天平中，卒於青州。

皇甫徽

時有皇甫徽，字子玄，安定朝那人。仕蕭衍，歷諸王參軍、郡守。及道遷之入國也，徽亦因地内屬。徽妻即道遷之兄女，道遷列上勛書，欲以徽爲元謀。徽曰："創謀之始，本不關預，雖貪榮賞，實内愧於心。"遂拒而不許。後刺史羊祉表授征虜府司馬，卒官。

子和，武定末，司空司馬。

和弟亮，儀曹郎中。

淳于誕

淳于誕，字靈遠。其先太山博人，後世居於蜀漢，或家安固之桓

鎮遠將軍、屯騎校尉時去世。

安世是前秦苻堅的丞相王猛的玄孫。博覽書史，諳熟人事。從羽林監升任安西將軍、北華州刺史。死後追贈爲本將軍、梁州刺史。

辛諶是曹魏時期衛尉辛毗的後人。有文才學問。歷任步兵校尉，濮陽、上黨二郡太守。死後追贈爲征虜將軍、梁州刺史。

他的兒子儒之，任濟州司馬。

姜永，善彈琴，有文才和學問。任員外郎、梁州別駕、漢中太守。

姜永之弟姜漾，也是個優良之士。心性也非常孝順，被漢中人士深深嘆服。元羅爲寇所陷後，姜永進了建鄴，就死在那裏。

當時有位潁川人庾道，也同道遷一起投誠我國，雖未參與策劃，也算一個不凡之士。他歷覽史傳，擅長草書隸書，而且輕財重義。臣事於蕭衍，任右中郎將，協助戍守漢中。到了洛陽之後，居處簡陋，環堵蕭然。所交的朋友多爲俊秀之士，二十多年，没有一點求官的打算。正光年間纔任幽州左將軍府主簿，饒安縣令。縣令罷任後，又客游於齊魯一帶。天平年間死在青州。

同時期還有皇甫徽，字子玄，安定朝那人。臣事於蕭衍政權，歷任諸王參軍、郡守。道遷投奔我國時，他也舉郡歸附。皇甫徽的妻子是道遷兄長的女兒，道遷登記上奏功勛册時，想把皇甫徽列爲首倡者。皇甫徽説："首先倡議謀劃之時，我并未參加，雖貪慕榮譽和賞賜，但内心確實有愧。"於是拒絶將他列爲首創名單。後來刺史羊祉上表申請，授予他征虜將軍府司馬之職，任此官時去世。

他的兒子皇甫和，武定末年任司空司馬。

皇甫和之弟皇甫亮，任儀曹郎中。

淳于誕，字靈遠。祖籍是泰山博縣人，後世居住在蜀漢，家居安固的桓陵縣。父親興宗，

陵縣。父興宗，蕭賾南安太守。誕年十二，隨父向揚州。父於路爲群盜所害。誕雖童稚，而哀感奮發，傾資結客，旬朔之內，遂得復讎，由是州里嘆異之。賾益州刺史劉悛召爲主簿。蕭衍除步兵校尉。

是蕭賾的南安太守。淳于誕十二歲那年，隨父親到揚州。父親在路上被群盜殺害。淳于誕雖是兒童幼稚之年，却能够悲哀奮發，立志報殺父之仇。他拿出全部資財結交俠士刺客，十天半月之内，就復仇成功，因此州郡鄉里人士很驚異和嘆服。蕭賾的益州刺史劉悛召用他爲主簿。蕭衍授予他步兵校尉。

景明中，自漢中歸國。既達京師，陳伐蜀之計，世宗嘉納之。延昌末，王師大舉，除驍騎將軍，假冠軍將軍，都督别部司馬，領鄉導統軍。誕不願先受榮爵，乃固讓實官，止參戎號。及奉辭之日，詔遣主書趙桃弓宣旨勞勉，若克成都，即以益州許之。師次晋壽，蜀人大震。屬世宗晏駕，不果而還。後以客例，起家除羽林監。蕭衍遣將張齊攻圍益州，詔誕爲統軍，與刺史傅豎眼赴援。事寧還朝。

景明年間，從漢中投誠我國。到京師之後，表陳伐蜀之計，世宗嘉奬并采納了他的建議。延昌末年，王師大舉進軍蜀地，任命他爲驍騎將軍，假冠軍將軍，都督别部司馬，領嚮導統軍。淳于誕不願未立功就先接受榮譽和爵位，於是堅决請求不當實官，衹挂將軍的銜號。到大軍啓程辭京的那天，皇帝下詔派遣主書趙桃弓宣旨對他加以勉勵犒勞，并宣稱如果攻克了成都，就授他爲益州刺史。大軍駐扎在晋壽，蜀人極度震恐。碰上世宗皇帝駕崩，這次軍事行動衹好在没有結果的情況下還朝。後來以投誠的條例，一開始就任羽林監。蕭衍派遣大將張齊進軍包圍益州，詔令淳于誕爲統軍，與刺史傅豎眼開赴益州增援。事情平定之後回朝。

正光中，秦隴反叛，詔誕爲西南道軍司、假冠軍將軍、别將，從子午南出斜谷趣建安，與行臺魏子建共參經略。時衍益州刺史蕭淵猷遣將樊文熾、蕭世澄等率衆數萬圍小劍戍，益州刺史邴虬令子達拒之。因轉營，爲文熾所掩，統軍胡小虎、崔珍寶并見俘執。子建遣誕助討之。誕勒兵馳赴，相對月餘，未能摧殄。文熾軍行之谷，東峰名龍鬚山，置栅其上以防歸路。誕以賊衆難可角力，乃密募壯士二百餘人，令夜登山攻其栅。及時火起，烟焰漲天。賊以還途不守，連營震怖。誕率諸軍鳴鼓攻擊，文熾大敗，俘斬萬計，擒世澄等十一人。文熾爲元帥，先走獲免。

正光年間，秦隴地區發生叛亂，詔令淳于誕爲西南道軍司、假冠軍將軍、别將，率軍從子午道南出斜谷向建安進發，與行臺魏子建共同負責此次征討行動。這時，蕭衍的益州刺史蕭淵猷派將領樊文熾、蕭世澄等率兵數萬包圍小劍戍，益州刺史邴虬命令兒子邴達領兵迎戰。因轉遷兵營，被文熾偷襲，統軍胡小虎、崔珍寶一起被敵軍俘獲。子建命令淳于誕協助討伐。淳于誕帶着一批人馬趕到前綫，與敵軍對峙一個多月，未能摧毁消滅他們。文熾的軍隊行進在山谷，谷東邊是龍鬚山，他們在山上設置營栅以防敵退路。淳于誕見賊軍兵力强大，難以與之硬拼，就秘密招募壯士二百餘人，令他們乘夜登山襲擊敵營。大火準時燒起，烟焰熊熊，遮天蔽日。賊軍見歸路失守，諸營之士一片驚慌和恐懼。淳于誕率衆將士擊鼓進軍，大軍勇猛向前奔殺，文熾大敗，被俘被斬達萬人，并生擒世澄等十一人。文熾是元帥，先行逃走，因而没有被活捉。

孝昌初，子建以誕行華陽郡，帶白馬戍。二年，復以誕行巴州刺史。三年，朝議以梁州安康郡阻帶江山，要害之所，分置東梁州，仍以誕爲鎮遠將軍、梁州刺史。永安二年四月卒，時年六十。贈安西將軍、益州刺史，謚曰莊。

孝昌初年，子建任用淳于誕爲華陽郡代理太守，兼領白馬戍防務。孝昌二年，又任淳于誕爲巴州刺史。孝昌三年，朝廷認爲梁州的安康郡，臨山帶江，是軍事要害之地，應分置東梁州，任命淳于誕爲鎮遠將軍、梁州刺史。永安二年四月去世，終年六十歲。追贈安西將軍、益州刺史，謚號爲莊。

長子亢。

長子淳于亢。

亢弟胤，字□館。武定末，梁州驃騎府司馬。

淳于亢的弟弟淳于胤，字□館。武定末年任梁州驃騎府司馬。

李苗

李苗，字子宣，梓潼涪人。父膺，蕭衍尚書郎、太僕卿。苗出後叔父畎。畎爲蕭衍寧州刺史，大著威名。王足伐蜀也，衍命畎拒足於涪，許其益州。及足還退，衍遂改授。畎怒，將有異圖，衍使人害之。苗年十五，有報雪之心，延昌中遂歸闕。仍陳圖蜀之計。於是大將軍高肇西伐，詔假苗龍驤將軍、鄉導統軍。師次晋壽，世宗晏駕，班師。後以客例，除員外散騎侍郎，加襄威將軍。

李苗，字子宣，梓潼涪縣人。父親李膺，是蕭衍的尚書郎、太僕卿。李苗出繼給叔父李畎爲後。李畎是蕭衍的寧州刺史，威名遠著。王足伐蜀時，蕭衍命令李畎在涪縣迎戰王足，并許諾獲勝後授予益州刺史。到王足敗退回撤後，蕭衍却改授他職，不兑現益州刺史。李畎發怒，産生了背叛之心，蕭衍指使人謀殺了他。李苗年方十五，有替繼父報仇雪恨之志，於是在延昌年間投誠歸國。并向朝廷陳述伐蜀之計。於是大將軍高肇西進伐蜀，詔令李苗爲假龍驤將軍、嚮導統軍。軍隊駐在晋壽，正逢世宗皇帝駕崩，衹好班師。後以歸誠之條例，任他爲員外散騎侍郎，加襄威將軍。

苗有文武才幹，以大功不就，家耻未雪，常懷慷慨。乃上書曰：

昔晋室數否，華戎鼎沸，三燕兩秦，咆勃中夏，九服分崩，五方圮裂。皇祚承歷，自北而南，誅滅奸雄，定鼎河洛，唯獨荆揚，尚阻聲教。今令德廣被於江漢，威風遠震於吴楚，國富兵强，家給人足。以九居八之形，有兼弱攻昧之勢，而欲逸豫，遺疾子孫，違高祖之本圖，非社稷之深慮。誠宜商度東西戍防輕重之要，計量疆場險易安危之理，探測南人攻守窺覦之情，籌算卒乘器械征討之備，然後去

李苗有文武才幹，看到大功未成，家耻未雪，常常慷慨不平。於是上書説：

昔日晋朝命數已盡，華戎争鬥，神州鼎沸。三燕兩秦，相繼擾亂中原，九州分崩，華夏崩裂。皇朝承運，從北向南，誅滅諸路奸雄，定基河洛，中原大地，完成一統。惟獨荆揚等南方地區，還未臣服，阻隔了我王道的教化。如今皇上的大德廣泛地普及在江漢，威風也遠震於吴楚，國富兵强，家給人足。九州我已居占其八，擁有以强吞弱，以文明攻并愚昧的雄厚力量。如果猶豫不决，不思進取，勢必把遺憾留給子孫，違背了高祖的本志，也不是國家的長久之策。確實應該分析衡量東西防戍輕重的大略，討論籌劃邊疆險易安危的形勢，探討預測南方

我所短，避彼所長，釋其至難，攻其甚易，奪其險要，割其膏壤，數年之内，荆揚可并。若捨舟楫，即平原，斂後疏前，則江淮之所短；棄車馬，游飛浪，乘流馳逐，非中國之所長。彼不敢入平陸而争衡，猶我不能越巨川而趣利。若俱去其短，各恃其長，則東南未見可滅之機，而淮沔方有相持之勢。且夫滿昃相傾，陰陽恒理；盛衰遞襲，五德常運。今以至强攻至弱，必見吞并之理；如以至弱禦至强，焉有全濟之術？故明王聖主，皆欲及時立功，爲萬世之業。去高而就下，百川以之常流；取易而避難，兵家以之恒勝。今巴蜀孤懸，去建鄴遼遠，偏兵獨戍，溯流十千，牧守無良，專行劫剥，官由財進，獄以貨成，士民思化，十室而九，延頸北望，日覬王師。若命一偏將吊民伐罪，風塵不接，可傳檄而定。守白帝之厄，據上流之險，循士治之迹，蕩建鄴之逋，然後偃武修文，制禮作樂，天下幸甚，豈不盛哉！

敵人攻守的各種圖謀，籌劃和準備兵馬器械等征討必需的物資輜重，然後去我所短，避敵所長，放棄最困難的目標，攻擊最弱的所在，奪取他們的險要之地，割占他們的肥沃領土，數年之内，荆揚就可以吞并。如果捨棄舟船，戰於平原陸地，前鬆後緊，這是江淮方面的不利之處；若放棄車馬，在水中乘風激浪，順流追殺，則是中原人的短處。他們不敢進入平原來與我們争衡，就像我們不能逾越巨江大川去戰鬥一樣。假如都去掉了短處，各自依恃自己的長處，那麽東南地區就没有可以消滅的機會，而淮、沔一帶必然會存在相持不下的態勢。有道是滿昃相傾，這是陰陽之常理；盛衰相接，也是五德的常運。如今以最强攻最弱，肯定會吞并弱敵；如果以最弱去抵禦最强，哪能找到保全之辦法？所以明王聖主，都會及時建立大功業，爲千秋萬代奠定基業。離高而向低，百川纔有常流之水；取易而避難，是百戰百勝的兵法。當今巴、蜀孤立一隅，距建鄴遥遠，偏兵獨守，逆流萬里；官吏没有能幹優秀之輩，衹會專門劫掠剥削人民，當官由錢財而可得，冤獄花錢可成。當地人民渴望教化，十家就有九家，伸長脖子向北眺望，日夜盼着王師的到來。如果任命一位偏將，前往吊民伐罪，可以一路順風，巴、蜀立刻能拿下。據守白帝城的要害，控制上游的險關，循着士治的軌迹，掃蕩建鄴的逃亡之徒，然後息武修文，制禮作樂，則天下幸甚，豈不是千載之盛業麽？

於時肅宗幼冲，無遠略之意，竟不能納。

那時肅宗皇帝年齡幼小，還没有開疆拓土、統一天下的意圖，最終没有采納李苗的上述建議。

正光末，二秦反叛，侵及三輔。時承平既久，民不習戰。苗以隴兵强悍，且群聚無資，乃上書曰："臣聞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卒衆，事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

正光末年，二秦反叛，侵入三輔。當時由於長期和平，人民已不熟悉打仗。李苗鑒於隴兵强悍，并且聚合的兵衆没有資糧，就上書説："臣聽説糧少而兵精，對速戰有利；糧多而兵衆，適宜打持久戰。而今隴地賊兵猖狂，没有積蓄儲備，雖占據了兩座城池，但他們原本無德性和正

日有降納，遲則人情離阻，坐受崩潰。夫飆至風起，逆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但天下久泰，人不曉兵，奔利不相待，逃難不相顧，將無法令，士非教習。以驕將御惰卒，不思長久之計，務奇正之通，必有莫敖輕敵之志，恐無充國持重之規。如今隴東不守，汧軍敗散，則二秦遂强，三輔危弱，國之右臂，於斯廢矣。今且宜勒大將，深溝高壘，堅守勿戰。别命偏師精兵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群妖自散。”於是詔苗爲統軍，與别將淳于誕俱出梁益，隸行臺魏子建。子建以苗爲郎中，仍領軍，深見知待。

義。根據形勢，在於迅速攻打，每天有所收獲，遲疑則會導致人心離散，從而分崩離析而失敗。狂飆到大風起的時候，對立者追求的衹有萬分之一的希望；高壁深壘，王師擁有取得全局勝利的策略。衹不過天下長久太平，人們已不知打仗，追逐利益不會猶豫和等待，避禍逃難不相照顧和禮讓，將軍没有法令制約，士卒没有訓練。以驕狂之將領導怠惰之兵，不思長久之計，衹想以訣竅來取勝，必然出現莫敖輕敵的心態，恐怕没有充國的持重的規劃。如若隴東守不住了，汧河沿岸之軍也已散逃敗走，那麽二秦勢力變强，三輔就危急，國家的右臂，就這樣被廢了。當前應命令一位大將，挖深壕溝，築高堡壘，堅守不戰。另外命令一支偏師，率數千精兵，從麥積崖出發，襲擊敵後，那麽汧岐之下地區，群妖衆賊，自然逃散。”於是詔令李苗爲統軍，與别將淳于誕從梁州益州一起出兵，隸屬於行臺魏子建。子建以李苗爲郎中，仍舊任領軍，很受信任。

孝昌中，還朝，除鎮遠將軍、步兵校尉。俄兼尚書右丞，爲西北道行臺，與大都督宗正珍孫討汾、絳蜀賊，平之。還除司徒司馬，轉太府少卿，加龍驤將軍。

孝昌年間還朝，授予鎮遠將軍、步兵校尉。不久兼任尚書右丞，爲西北道行臺，與大都督宗正珍孫共同討伐汾、絳蜀賊，最終平定了蜀賊。回朝後任司徒司馬，轉太府少卿，加龍驤將軍。

於時蕭衍巴西民何難尉等豪姓，相率請討巴蜀之間，詔苗爲通直散騎常侍、冠軍將軍、西南道慰勞大使。未發，會殺尒朱榮，榮從弟世隆擁榮部曲屯據河橋，還逼都邑。孝莊親幸大夏門，集群臣博議。百僚恇懼，計無所出。苗獨奮衣而起曰：“今小賊唐突如此，朝廷有不測之危，正是忠臣烈士效節之日。臣雖不武，竊所庶幾。請以一旅之衆，爲陛下徑斷河梁。”城陽王徽、中尉高道穆贊成其計。莊帝壯而許焉。苗乃募人於馬渚上流以舟師夜下，去橋數里便放火船，河流既駛，倏忽而至。賊於南岸望見火下，相蹙争橋，俄然橋絶，没水死者甚衆。苗身率士卒百許人泊

這時，蕭衍統治下的巴西人何難尉等一批豪族大姓，聯名請求王師討伐巴蜀之地。詔令李苗爲通直散騎常侍、冠軍將軍、西南道慰勞大使。軍隊尚未出發，遇上尒朱榮被殺，尒朱榮的堂弟尒朱世隆率尒朱榮的部下屯兵占據了河橋，回軍進逼都城。孝莊帝親自跑到大夏門，召集群臣廣泛討論當前局勢。衆大臣惶惶不安，想不出什麽辦法。李苗獨自霍地站起，説道：“如今小小賊寇如此猖獗，朝廷面臨不測之危，正該是忠臣烈士爲國效力之時。臣雖水平有限，但志向尚有。請求撥給我一旅之兵，我替陛下切斷河梁的交通。”城陽王元徽、中尉高道穆贊成李苗的建議。孝莊帝也贊賞，并且批准了李苗的建議。於是李苗招募人員在馬渚的上游用船載兵而下，乘夜到達河橋數里處，然後將船點火，船順湍急的黄河之水疾駛，倏忽之間就已到達。賊軍在南

於小渚以待南援。既而官軍不至，賊乃涉水，與苗死鬥。衆寡不敵，左右死盡，苗浮河而歿，時年四十六。帝聞苗死，哀傷久之，曰："苗若不死，當應更立奇功。"贈使持節、都督梁益巴東梁四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梁州刺史，河陽縣開國侯、邑一千户，賵帛五百匹、粟五百石。謚忠烈侯。

岸望見火光直下，便慌忙擁擠着争搶過橋，而橋梁不一會兒被燒斷，掉進水裏淹死的很多。李苗親率士卒一百多人，停泊在小渚，等待南方援軍。後來官軍不來，賊軍得以涉水過河，與李苗展開殊死搏鬥。無奈寡不敵衆，左右之人已死盡，李苗隻身游過河，溺水而亡，終年四十六歲。皇帝聽説李苗死訊，哀傷了許久，説："李苗要是不死，肯定會再立奇功。"追贈他使持節、都督梁益巴東梁四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梁州刺史，河陽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户，并且賜帛五百匹、粟五百石。謚號爲忠烈侯。

苗少有節操，志尚功名。每讀《蜀書》，見魏延請出長安，諸葛不許，常嘆息謂亮無奇計。及覽《周瑜傳》，未曾不咨嗟絶倒。太保、城陽王徽，司徒、臨淮王彧重之，二王頗或不穆，苗每諫之。及徽寵勢隆極，猜忌彌甚。苗謂人曰："城陽蜂目先見，豺聲今轉彰矣。"解鼓琴，好文咏，尺牘之敏，當世罕及。死之日，朝野悲壯之。及莊帝幽崩，世隆入洛，主者追苗贈封，以白世隆。世隆曰："吾爾時群議，更一二日便欲大縱兵士焚燒都邑，任其采掠。賴苗京師獲全。天下之善一也。不宜追之。"

李苗從小就有氣節情操，有建立大功名的志向。每次讀《蜀書》，見魏延請求出擊長安，諸葛亮不允許，常常嘆息，認爲孔明没有奇計。等讀到《周瑜傳》時，總是爲之嗟嘆絶倒。太保、城陽王元徽，司徒、臨淮王元彧都很看重李苗，但兩王關係很不和睦，李苗總是勸諫説服他倆。後來元徽受寵，權勢隆盛，猜忌越來越厲害。李苗對人説道："城陽王蜂眼先顯露，豺聲如今叫得更響了。"懂鼓琴，喜好文章詩歌，尺牘文書的文才敏捷，當時世人很少有人能比。去世之日，朝野一片哀傷悲壯。到了莊帝被執而殺，尒朱世隆進入洛京後，主政者想對李苗加以追奪封贈，將此事上報世隆。世隆説："我那個時候召衆官討論，過一兩天就準備大縱士兵，讓他們焚燒都邑，肆意搶掠。京師賴有李苗而獲保全。他做了天下第一的大好事。不應追奪。"

子曇，襲爵。武定末，冀州儀同府刑獄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兒子李曇，承襲爵位。武定末年任冀州儀同府刑獄參軍。齊受禪代東魏後，爵位按例降級。

史臣曰：壽春形勝，南鄭要險，乃建鄴之肩髀，成都之喉嗌。裴叔業、夏侯道遷，體運知機，翻然鵲起，舉地而來，功誠兩茂。其所以大啓茅賦，兼列旐旟，固其宜矣。植不恒其德，器小志大，斯所以顛覆也。衍才行將略，不遂其終，惜哉！李、席、王、江雖復因人成事，亦爲果决

史臣曰：壽春的形勝，南鄭的險要，是建鄴的肩股，成都的咽喉。裴叔業和夏侯道遷，體察和認識到機遇，能够幡然醒悟，雀躍奮起，舉地來降，實爲功勛與忠誠均突出。朝廷對他們封爵賜土，高官厚禄，確實是應該的。裴植品德未能堅持，器量小而野心大，這就是他終於倒臺的根源。裴衍的才能德行以及軍事策略，都很不錯，但没有能做到有始有終，可惜！李、席、王、江

之士。淳于誕好立功名，有志者竟能遂也。李苗以文武幹局，沉斷過人，臨難慨然，奮其大節，蹈忠履義，殁而後已。仁必有勇，其斯人之謂乎！

等人雖是因別人的倡導和領頭纔成就了功業，但也算是一批果敢堅決之士。淳于誕好立功名，有志向者最終功名都得到了。李苗則是文武幹才，沉着果斷超過常人，面臨國難，慷慨奮發，大節大忠，死而後已。心存仁義必然勇敢無畏，說的就是李苗這樣的人吧？

魏書卷七十二

列傳第六十

陽尼　賈思伯　李叔虎　路恃慶　房亮
曹世表　潘永基　朱元旭

陽尼

陽尼，字景文，北平無終人。少好學，博通群籍，與上谷侯天護、頓丘李彪同志齊名。幽州刺史胡泥以尼學藝文雅，乃表薦之。徵拜秘書著作郎，奏佛道宜在史録。後改中書學爲國子學。時中書監高閭、侍中李冲等以尼碩學博識，舉爲國子祭酒。高祖嘗親在苑堂講諸經典，詔尼侍聽，賜帛百匹。尼後兼幽州中正。出爲幽州平北府長史，帶漁陽太守，未拜，坐爲中正時受鄉人財貨免官。尼每自傷曰："吾昔未仕，不曾羨人，今日失官，與本何異？然非吾宿志，命也如何！"既而還鄉，遂卒於冀州，年六十一。有書數千卷。所造《字釋》數十篇，未就而卒，其從孫太學博士承慶遂撰爲《字統》二十卷，行於世。

子介，字天佐。奉朝請，冀州默曹參軍。早卒。

尼從子鳴鵠，鳴鵠弟季智，俱有名於時，前後并爲幽州司馬。

季智子璠，通直散騎常侍。

季智從弟荆，范陽太守，有吏能。卒，贈平西將軍、東益州刺史。

季智從子伯慶，汝南太守。

陽尼，字景文，北平無終人。年少好學，博通群書，與上谷的侯天護、頓丘的李彪等志向相同而且名聲相齊。幽州刺史胡泥鑒於陽尼有學問才藝，就上表向朝廷推薦他。朝廷徵用他爲秘書著作郎，他曾奏請佛教應寫進史書中。後來，中書學改爲國子學。當時的中書監高閭、侍中李冲等人認爲陽尼博學多識，推舉他爲國子祭酒。高祖曾親自在學苑講堂中講演經典，詔陽尼侍聽，并賜帛一百匹。陽尼後來兼任幽州中正。出任幽州平北府長史，兼帶漁陽太守，還未正式到任，因牽連在當中正時收受鄉人財物而坐罪免官。陽尼常常傷感地說："我以前未做官，也不曾羨慕別人，今日丢了官，和本來有何不同呢？不過實現不了我平生之志，奈何不了命運啊！"後來回到家鄉，死在冀州，終年六十一歲。藏書數千卷。其撰著的《字釋》數十篇，未完成就死去，他的從孫太學博士陽承慶接着寫成《字統》二十卷，流行於世。

兒子陽介，字天佐。爲奉朝請，任冀州默曹參軍。比陽尼先去世。

陽尼的侄子鳴鵠，鳴鵠之弟季智，當時都很有名，前後都當過幽州司馬。

季智的兒子陽璠，任通直散騎常侍。

季智的堂弟陽荆，任范陽太守，有做官的才能。死後追贈平西將軍、東益州刺史。

季智的侄子伯慶，任汝南太守。

陽藻

伯慶從父弟藻，字景德。少孤，有雅志，涉獵經史。太和初，舉秀才，射策高第。以母疾還。徵拜中書博士，詔兼禮官，拜燕宣王廟於長安。還，授寧遠將軍，賜爵魏昌男。選爲廷尉正，轉考功郎中。除建德太守。以清貧，賜帛六十匹。尋假寧遠將軍，領統軍，外防内撫，甚得居邊之稱。解任還家，久之，除兗州左將軍府長史，又拜瀛州安東府長史，加揚烈將軍。藻以年老歸家，闔門不關世事。孝昌中，在鄉爲賊帥杜洛周所囚，發病卒。永熙中，贈征虜將軍、幽州刺史。

伯慶的伯父之弟陽藻，字景德。年幼喪父，志趣高雅，涉獵經史典籍。太和初年，舉爲秀才，射策高等。因母親有病而回家。朝廷徵召他爲中書博士，詔令兼任禮官，在長安拜謁燕宣王廟。回朝後，授寧遠將軍，賜爵魏昌男。選爲廷尉正，轉爲考功郎中。授予建德太守。因爲清貧，被賜予帛六十匹。不久暫爲寧遠將軍，領統軍，對外防禦，對内安撫，在邊防做得很稱職。解任回家，許久以後，任兗州左將軍府長史，又任瀛州安東府長史，加官揚烈將軍。陽藻因年老還鄉，關起門來不再過問世事。孝昌年間，在家鄉被賊軍首領杜洛周囚禁，生病而死。永熙年間，追贈征虜將軍、幽州刺史。

子貞，字世幹。早卒。

兒子陽貞，字世幹。早於陽藻而死。

陽弼

貞弟弼，字世輔。長於吏事。本州别駕，加輕車將軍。屬洛周陷城，弼遂率宗親南渡河，居於青州。值邢杲起逆，青州城民疑河北人爲杲内應，遂害弼，時年四十八。子撝，襲祖爵。

陽貞之弟陽弼，字世輔。有做官吏的能力。曾任本州别駕，加官輕車將軍。正逢杜洛周攻陷州城，陽弼率領宗族親戚南渡黄河，遷居於青州。時值邢杲起兵謀反，青州的城民懷疑這批黄河以北的移民是邢杲的内應，便殺害了陽弼，終年四十八歲。兒子陽撝，繼承祖父的爵位。

弼弟斐，武定末，尚書右丞。

陽弼之弟陽斐，武定末年任尚書右丞。

藻從弟令鮮，京兆王愉郎中令。坐同愉反，逃竄免。會赦，除名。

陽藻的堂弟令鮮，曾任京兆王元愉的郎中令。因牽連與元愉一同謀反而坐罪，他逃跑而免於一死。後經大赦免罪，被削職爲民。

子世和，武定末，齊州驃騎司馬。

兒子世和，武定末年，任齊州驃騎將軍府司馬。

藻從弟延興，南豳州刺史。

陽藻的堂弟延興，任南豳州刺史。

陽固

延興從弟固，字敬安。性俶儻，不拘小節，少任俠，好劍客，弗事生産。年二十六，始折節好學，遂博覽篇籍，有文才。

延興的堂弟陽固，字敬安。豪爽灑脱，不拘小節，年輕時見義勇爲講義氣，好結交劍客，不經營資産。到二十六歲時纔發憤勤學，於是博覽群書，有文才。

太和中，從大將軍宋王劉昶征義陽，板府法曹行參軍，假陵江將軍。昶嚴暴，治軍甚急，三軍戰栗無敢言者。固啓諫，并面陳事宜。昶大

太和年間，隨大將軍宋王劉昶征戰義陽，任將軍府法曹行參軍，暫爲陵江將軍。劉昶嚴酷殘暴，治軍非常暴躁，三軍嚇得戰栗，無人敢説他。陽固却敢於勸諫，并且當面陳説事情。劉昶

怒，欲斬之，使監當攻道。固在軍勇决，志意閑雅，了無懼色。昶甚奇之。軍還，言之高祖。年三十餘，始辟大將軍府參軍事，署城局，仍從昶鎮彭城，板兼長史。俄以憂去任。

大怒，想殺掉他，便派他負責監督攻占前進道路。陽固在軍中勇敢果决，不急不躁，心態嫻雅，一點畏懼的神色也没有。劉昶對此甚感驚奇。大軍回朝後，劉昶把陽固的事迹告訴了高祖。三十多歲時纔當上大將軍府參軍事，署城局，跟隨劉昶鎮守彭城，并被任命爲長史。不久因守父喪而卸任。

裴叔業以淮南内附，世宗詔平南將軍、廣陵侯元衎與司徒、彭城王勰同鎮壽春，敕固爲衎司馬。還，除太尉西閤祭酒，兼廷尉評。上改定律令議。除給事中。出爲試守北平太守，甚有惠政。久之，以公事免。後除給事中，領侍御史。轉治書，劾奏廣平王懷、汝南王悦、南陽長公主。及使懷荒，鎮將萬貳望風逃走。劾恒農太守裴粲免官。

裴叔業舉淮南之地歸降，世宗詔令平南將軍、廣陵侯元衎與司徒、彭城王元勰共同鎮守壽春，任命陽固爲元衎的司馬。回朝後，授太尉西閤祭酒，兼廷尉評。上奏改革制定律令的建議。任給事中。出任試守北平太守，任期内勤政愛民。許久以後，因公事免官。後又任給事中，領侍御史。轉任治書，上奏彈劾廣平王元懷、汝南王元悦和南陽長公主。出京查察懷荒，鎮將萬貳望風逃走。彈劾恒農太守裴粲，結果被免官。

時世宗廣訪得失，固上讜言表曰："臣聞爲治不在多方，在於力行而已。當今之務，宜早正東儲，立師傅以保護，立官司以防衛，以係蒼生之心；攬權衡，親宗室，强幹弱枝，以立萬世之計；舉賢良，黜不肖，使野無遺才，朝無素餐；孜孜萬幾，躬勤庶務，使民無謗讟之響；省傜役，薄賦斂，修學官，遵舊章，貴農桑，賤工賈，絶談虚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以存元元之民，以救飢寒之苦，上合昊天之心，下悦億兆之望。然後備器械，修甲兵，習水戰，滅吴會，撰封禪之禮，襲軒唐之軌，同彼七十二君之徽號，協定鼎嵩河之心，副高祖殷勤之寄，上與三皇比隆，下與五帝齊美，豈不茂哉！臣位卑識昧，言不及義，屬聖明廣訪，敢獻瞽言。伏願陛下留神，少垂究察。"

當時世宗皇帝廣泛徵求治國得失意見，陽固上了一道直言忠論："臣聽説治國不在於方法多，而在於認真去做。當今的首要任務，就是應當早些明確太子，選擇師傅對他加以保護，建立機構對他加以防衛，以穩定廣大臣民之心。集中權力，親睦宗室，加强皇上權力而削弱地方勢力，以立萬世之計；推舉賢良，退黜不肖，使民間無遺棄的人才，朝中没有尸位素餐之官；皇帝孜孜不倦，日理萬機，親自過問和處理各種政務，使百姓没有埋怨和攻擊的言論；省傜役，輕賦税，興修學校，遵循舊章，重視農桑，輕賤工商，杜絶空談玄虚之論，節省僧侣無用之費。保存黎民的元氣，拯救他們的飢寒之苦，對上符合蒼天之心，對下滿足億萬人民的願望。然後製備器械，練習甲兵，演習水戰，消滅吴楚之敵，制定封禪之典禮，遵循軒轅陶唐之聖軌，與自古以來七十二君的徽號相同，協力實現定鼎於嵩山黄河的决心，不辜負高祖殷切的厚望，可以上與三皇比昌盛，下與五帝媲美政，豈不偉大嗎！臣地位卑微，見識愚昧，言不達意，正逢聖上廣泛徵詢意見，所以臣纔敢獻上謬論。懇求陛下留神，稍加研究考察。"

初，世宗委任群下，不甚親覽，好桑門之法。尚書令高肇以外戚權寵，專决朝事；又咸陽王禧等并有釁故，宗室大臣，相見疏薄；而王畿民庶，勞弊益甚。固乃作《南、北二都賦》，稱恒代田漁聲樂侈靡之事，節以中京禮儀之式，因以諷諫。辭多不載。

當初，世宗皇帝委任臣下職務，不大親自審視，專心於佛教修行之法。尚書令高肇以外戚的身份得寵專權，控制了朝廷大權；加之咸陽王元禧等人都有罪過，導致宗室大臣被疏遠鄙薄；王畿内的平民百姓，更是極度的勞苦貧困。陽固創作了《南都賦》和《北都賦》，描述了恒農、代郡等地的王室田獵捕魚以及聲色奢靡的情形，并插入了有關中京典禮儀式的叙述，用來諷諫朝廷。由於文辭太多不便轉載。

世宗末，中尉王顯起宅既成，集僚屬饗宴。酒酣問固曰："此宅何如？"固對曰："晏嬰湫隘，流稱于今；豐屋生災，著於《周易》。此蓋同傳舍耳，唯有德能卒。願公勉之。"顯默然。他日又謂固曰："吾作太府卿，庫藏充實，卿以爲何如？"固對曰："公收百官之禄四分之一，州郡贓贖悉入京藏，以此充府，未足爲多。且有聚斂之臣，寧有盗臣，豈不戒哉！"顯大不悦，以此銜固。又有人間固於顯，顯因奏固剩請米麥，免固官。

世宗末年，中尉王顯興建的宅院竣工，邀集同僚和下屬宴飲聚會。酒酣之際，王顯問陽固道："這宅子怎麽樣？"陽固回答道："晏嬰的房屋低濕狹小，可他的美名流傳到現在；華屋廣厦易生災變，《周易》書中早有記載。這裏的房子如同旅店一樣，衹有具備德行者纔可在此善終。願王公自勉。"王顯聽罷默然無語。又有一天他對陽固說："吾當太府卿的時候，庫藏充實，你認爲怎樣？"陽固回答道："你收了百官俸禄的四分之一，各州郡的贓款贖金也全被你納入庫藏，像這般充實府庫，并不算多。國家若有聚斂搜刮之臣，還不如有盜寇之臣哩，難道不值得警惕嗎！"王顯大爲不高興，爲此很記恨陽固。加之有人在王顯面前挑撥離間，更使他對陽固惱恨不已，便奏告陽固貪污多餘米麥，陽固因此被罷官。

既無事役，遂闔門自守，著《演賾賦》，以明幽微通塞之事。其詞曰：

没有了官職，無所事事，陽固索性閉門不出，清静自守，作了一篇《演賾賦》，叙述了自己的一世沉浮，闡明了幽微通塞的道理。此賦全文如下：

> 紹有周之遐軌兮，初錫世於河陽。建甸侯而列爵兮，與王室而并昌。遭季葉之紛亂兮，仍矯迹於良鄉。棄侯衛之楨弼兮，乃殖根於幽方。自祖考而輝烈兮，逮余躬而翳微。懼堂構之頽撓兮，恐崩毁其洪基。心惴惴而栗栗兮，若臨深而履薄。登喬木而長吟兮，抗幽谷而靡托。何身輕而任重兮，懼顛墜於峻壑。憑神

> 繼承了周朝遠古的法度啊，先世的家業奠定在河陽。位列侯爵建立封土啊，與王室的命運同時興旺。遭受末世動亂的紛擾啊，依然奮發振作於良鄉。失却了侯爵之位的優越和蔭庇啊，全家遠遷扎根在幽州。歷代祖宗的傳統顯赫和光榮啊，到我身上却開始沉淪式微。害怕先人所造大厦的柱梁傾斜啊，深恐龐大的基業就此崩毁。惴惴不安渾身戰栗啊，面臨深淵如履薄冰。攀上高大的樹木放聲長吟啊，面對幽深的山谷没有寄托。爲

明之扶助兮，雖幽微而獲存。賴先后之醇德兮，乃保護其遺孫。

何身輕而任重啊，惟恐顛仆墜下這陡峻的山崖。憑藉着神明的扶助啊，身份微賤道路坎坷却能存活至今。仰賴先世帝后洪德大恩啊，纔護佑着我們這些列子列孫。

伊日月之屢遷兮，何四時之相逼。知年命之有期兮，慨幹流之不息。傷艱躓之相承兮，悲屯蹇而日臻。心惻愴而不懌兮，乃有懷於古人。

那日月不知多少次運行變化啊，四季的轉換如此緊迫逼人。深知生命終會有盡頭啊，感慨大河之水流淌不息。傷感人生的步履維艱啊，悲嘆苦難的生活日益坎坷。心中凄愴没有了歡欣啊，思緒萬端不禁想起了古人。

或垂綸於渭濱兮，有胥靡於傅巖。既應繇而赴兆兮，作殷周之元鑒。孔栖栖而不息兮，終見黜於庶邦。墨馳騁而不已兮，亦舉世而不容。有鸞孤而争國兮，有讓位而采薇。有躍馬而赴會兮，有栖遲以俟時。曹納辛而袁亡兮，袁戮田而曹盛。鮑授州而得時兮，韓棄牧而失性。趙堯門而誕聖兮，終夭隱而不繁。衛泯軀於世難兮，啓洪業於宣元。釋皋繇之法憲兮，見蓼六之先亡。練疑枉於怨獄兮，寧于公之獨昌？明禍福之同門兮，知休咎之異塗。尋倚伏之無源兮，或先詘而後舒。

姜尚垂釣在渭水之濱啊，傅巖也衹能默默無聞地夯築着版墻。占卦顯示了騰達的先兆啊，他們終究成爲了殷周的榜樣。孔子一生栖栖而不停息啊，最終還是被排斥於列國之邦。墨子終生東奔西走啊，世上却没有容納他的地方。有人苦心孤詣奪權争國啊，有人却主動讓位去山中采薇。有人揚鞭躍馬去趕赴盟會啊，有人却按兵不動以待時機。曹操收納了辛毗而袁紹走向衰亡啊，袁紹誅戮了田豐而曹操走向强盛。鮑昱授職州府而遇上好時代啊，韓康放棄做官便失去了追求名利的本性。趙姓的聖人誕生在堯門啊，最終消失而未繁衍。衛氏在動蕩的亂世保全了生命啊，開啓了宣元治平的洪業。能解説皋繇法律的後人啊，蓼六之人却被先行滅亡。冤獄造成了多少猜疑和枉屈啊，爲何惟獨于公能够死囚得放？明悉禍與福往往同時存在啊，知道善與惡終究有所區別。尋求隱伏逃避而不可得啊，衹好先受磨難再求發展。

賜憑軒而策駟兮，撫清琴而自娛。憲服弊於陋巷兮，蘊六藝於蓬廬。勃計行而致位兮，錯謀合而身傾。蕭功成而福集兮，韓勛立而禍并。紛回平而綿結兮，亮未識其幽情。有積毁而恩昵兮，有積譽而寵衰。或形乖而意合兮，或身密而志離。情與貌而紛競兮，體與識而交馳。

賜依着車欄而驅策着四匹大馬啊，撫弄着清幽的琴弦而自我歡娛。憲在貧困簡陋的小巷中穿着破爛衣衫啊，在茅草篷屋中探求《六藝》的意蘊。周勃有計謀而使他走向高位啊，晁錯的謀略雖合皇上心願却被誣害而死。蕭何功業告成福禄集於一身啊，韓信建立功勛災禍却降臨到他的頭上。紛紜纏繞而錯結啊，誰也難以洞悉其命運的奧秘。有遭到毁謗却受到恩待和親昵啊，有積累無數的

榮譽而信任和榮寵却衰減。有外表有異却意圖相合啊，有的相處很密而心意却相乖離。情與貌紛紛爭鬥啊，體與識分道奔馳。

旦流言而見疑，先緣謗而益信。樂食子而中疏兮，巴放麑而日進。或舉世而稱賢兮，偶不合於主心。或居鄉而三黜兮，獨爲時之所欽。或負鼎而干主兮，或杖策於幽林。或望旗而色阻兮，或臨危而撫琴。道有大而由小兮，義有顯而必微。理貴在於得要兮，事終成於會機。每一日而三省兮，亦有念而九思。孰有是而可是兮，孰有非而可非。

周公旦受到流言的傷害而被懷疑啊，先却因爲誹謗而更加受到信任。樂羊吃了兒子的肉而中途被疏遠啊，秦西巴放跑了小鹿而受到進升。有的人被舉世之人稱贊賢明啊，却單單不合君主的心意。有的人住在鄉間而遭到多次黜落啊，却被當時人所欽敬。有的人扛着鼎來干謁君主啊，有的人拄杖深隱在山林。有的人望見旗幟而容顏頓失啊，有的人面臨危難却悠然地撫琴。道有宏大但由小理而來啊，大義却必定落實於細微。道理貴在得到要領啊，事情終究决定於際遇和時機。每一天都要三次反省啊，也有在思考前反復斟酌。哪能有是就可是啊，哪能說非就是非。

石育子而啓夏兮，鳦遺卵而孕殷。鳥藉冰而存棄兮，虎乳孩以字文。發升舟而魚躍兮，季潛軀而覆雲。或揮戈而爭帝兮，或洗耳而辭君。道曲成而不一兮，神參差而異兆。玆聖達之未明兮，豈前修之克了。迷白日之近遥兮，方有窺於天表。且臨海而觀瀾兮，何津源之杳杳。

石頭誕育兒子而開創了夏朝啊，燕子留下鳥蛋而孕生了商殷。飛鳥覆蓋冰面而使棄存活啊，虎哺乳孩童而撫養了文。姬發乘舟船而魚躍啊，劉季潛藏的地方而覆蓋着濃雲。有的揮戈而爭奪帝王之位啊，有的洗耳而辭位國君。道曲折而不直啊，神參差而有不同的徵兆。如今聖明通達的人都弄不明白啊，哪裏是前代的賢哲能盡知的。白天都不清楚是近還是遠啊，還有人正窺視着天外。權且面對大海觀看波濤洶涌啊，水域的源頭何其神秘浩淼。

文遷繹而身徂兮，景守節而災移。湯改祝而革命兮，靈投策而詬龜。圉據胎而爲巨兮，友發文而自相。風吹鶂而襄墜兮，神壓紐而平王。彼羸縮之由人兮，信吉凶之在己。或勤憂以减齡兮，亦安樂而獲祉。

文王的後人遷移熊繹而一去不返啊，景公恪守着操節而災害轉移。商湯改變祝禱而革命啊，靈公投出簡策而罵龜。公子圉因出生他國而成爲國君啊，季友因手掌上有文字而成了宰相。風吹走水鳥使襄王失去了寶座啊，由於壓住了龜鈕而平王得了王位。遭受好和壞全在人爲啊，相信吉祥和凶險都在於自己。有人憂愁而减少了壽命啊，有人却安樂而得福。

弟成師而害兄兮，父純臣而烹子。識同命於三君兮，兆先見

成師作爲弟弟却害他的兄長啊，父親爲做忠臣而烹殺了兒子。從三位君子身上可看

於喬岻。始樓桑而發輝兮，終龍變於巴庸。繞閶門而結慶兮，鬱蟬蜕於三江。水浩浩而襄陵兮，竊息壤而瘠之。鯀殛死於羽山兮，禹宣力而營之。鑿龍門以通河兮，疏九江而入海。總九州以攸同兮，甄五都之所在。雖父子之同氣兮，乃業行之丕改。

到命運相同啊，在喬岻那裏能看到先兆。從樓桑開始時煥發出光輝啊，在巴庸等地終於建立了基業。圍繞閶門而結伴相慶啊，在三江蜕變而成爲高丘。洪水浩浩淹没山陵啊，竊取用不完的土壤去填塞水患。鯀被殺死在羽山啊，大禹傾全力而營治。開鑿龍門以打通黄河啊，疏導九江流入大海。劃定九州形成大一統啊，選定五處都邑的位置。父子雖是同氣息共血脉啊，但業績却有不同。

以患蹇爲福兮，痛比干之殘軀。以佞諛爲獲安兮，哂宰嚭之見屠。以舉士而受賞兮，悼史遷之腐刑。以進爲無益兮，見鄂秋之專城。以仁義爲桎梏兮，信揖讓之勞疲。以放曠爲懸解兮，傷六親之乖離。哀越種之被戮兮，嘉范蠡之脱羈。欽四皓之高尚兮，嘆伊周之涉危。望仗鉞而先鋒兮，光安車而弗顧。求封賞於寸心兮，夢台衮於遠慮。或忌賢而獨立，或篡君以自樹。既思匿而名揚兮，亦求清而反污。

認爲直言極諫就是福分啊，爲比干被剖心而痛心。以爲巧佞阿諛就可獲得安康啊，爲宰嚭遭受屠戮感到可笑。以爲推舉人才而受賞啊，哀悼太史公司馬遷受腐刑。以進爲無益啊，可看見鄂秋因推薦賢才而得到封地。認爲仁義是限制人的桎梏啊，深信恭揖謙讓使人疲勞。認爲放縱曠達是一種升華和解脱啊，却感傷六親人倫的乖背和疏離。悲哀越文種被殺戮啊，佩服范蠡逃脱了羈縻。敬慕商山四皓的高尚情操啊，驚嘆伊尹周公所經歷的危難。太公望握着黄鉞充當先鋒啊，嚴光安車退隱而義無反顧。方寸之心在期求封賞啊，深思遠慮着實現宰輔的夢想。有人嫉妒賢士而獨擅大權，有人篡奪君位而自立爲王。有人想隱居却揚了名啊，也有人求清白反而玷污了自身。

見衆兆之紛錯兮，睹變化之無方。心營營而擾擾兮，乃探衷而準常。儼端坐於弊筵兮，始拂龜而整策。冀靈鑒之祐余兮，願告余以忠益。龜發兆以施靈兮，利去華而守約。蓍布列而成卦兮，保龍潛而勿躍。踵嘉遁之玄踪兮，追考盤於岩壑。登名山以恬澹兮，辭朝市之紛若。奉貞吉於占繇兮，翻夕警而晨裝。

看見各類預兆紛紜錯雜啊，目睹世事變化無頭無緒。心中慌亂而激烈波動啊，纔要探究而合乎常規。儼然端坐在簡陋的筵席上啊，纔拂撥龜占整理卜策。期望神靈給我以保祐啊，願上蒼告知我如何忠正得益。龜甲顯出徵兆而施靈性啊，利在於去掉華飾而謹守儉約。蓍草排列構成了卦象啊，保佑龍潛深淵而不浮躍。跟隨美好的隱逸者那玄妙的踪迹啊，追逐賢人達士深藏於山谷。登臨名山以求恬淡啊，辭别那喧囂嘈雜的朝堂都市。奉行從占卜中得到的貞吉啊，昨晚已翻然警醒明晨就着裝上路。

揖許公於箕嶺兮，諮夷齊於首陽。瞻嵩華之崿崿兮，眺

到箕嶺去拜揖許由先生啊，在首陽山詢問伯夷和叔齊。仰望嵩岳和華山的高峻啊，

恒碣之硜磄。陵江湖之駭浪兮，升醫閭之尚羊。乘玄虬之弈弈兮，鳴玉鑾之瑲瑲。浮滄波而濯足兮，入三山而解裳。謁伯禹於塗山兮，詰三苗於三危。登蒼梧而遐眺兮，訪二妃於有嬀。追祝融於荊芊兮，問洛宓於馮夷。

遠眺恒山與碣石的雄奇。面對江湖的驚濤駭浪啊，攀升醫巫閭山留連徜徉。乘騎着奕奕騰空的黑色神龍啊，鳴響着瑲瑲鏗鏘的玉鑾。浮游滄浪清洗赤脚啊，進入三山解開衣裳。在塗山拜謁伯禹啊，到三危詰問三苗。登上蒼梧而遠眺啊，在有嬀尋訪兩位帝妃。追踪祝融到荊芊啊，問候洛宓於馮夷。

陵回飆而上驤兮，窮深谷而下馳。沿扶水而遠矚兮，見虞淵之威微。乘閬風之峻岅兮，覲王母於崦嵫。升瑶臺而奏歌兮，坐瓊室而賦詩。托赤水以寄命兮，附光風以傳辭。出琨岫之崢嶸兮，入氾林之杳鬱。采鍾山之玉瑛兮，收珠澤之珂珹。

憑凌迴旋的飆風騰舉而上啊，窮盡深邃的山谷奔馳而下。沿着扶水遥遠地注目啊，看見虞淵是多麽的威嚴和精微。乘駕着陡峻山坡上空曠的風啊，在崦嵫山與王母相見。攀升瑶臺而奏樂唱歌啊，端坐瓊室而吟詩作賦。把命運寄托給赤水啊，用陽光和風傳達我的言語。從崢嶸的琨岫中走出啊，深入浩杳葱鬱的氾林。采集鍾山的玉瑛啊，集納珠澤的珂珹。

携羽民而遠游兮，探長生之妙術。騰雲霧而窈冥兮，變域中之穢質。望玄闕之寂寥兮，過寒門而懷悲。揖若士於霄際兮，求霧塵於海湄。憑帝臺而肆眺兮，歷層冰而風馳。越弱水之渟瀯兮，躡不周之嶮巇。屑瓊蕊以爲糧兮，斟玉液以爲漿。結秋蘭以爲珮兮，攬白霓以爲裳。

携帶着羽民去遠游啊，探求長生不老的妙方。騰雲駕霧進入悠幻的天空啊，改變寰宇的污穢。望着寂寞寥落的蒼穹天宫啊，途經寒門而悲哀。向着雲端的天神叩拜啊，在海邊盼求霧氣和塵土。倚靠着天帝的樓臺而四處眺望啊，越過層層冰雪而疾馳。跋涉凜冽的弱水啊，穿行險要的不周山。撕碎瓊花的嫩蕊作糧食啊，酌飲玉泉的甘汁當酒漿。把秋日的蘭草打成結作爲玉珮啊，將白色的巨霓抱過來當成衣裳。

聳景雲而上征兮，撫閶闔而啓扉。肅百神而警策兮，奏《中皇》於紫微。聆《鈞天》而九變兮，耽廣樂而忘歸。忽心移而志駭兮，戀舊京而依依。握招摇以爲旆兮，巡天漢而下游。建雲旗之逶迤兮，御回風之瀏瀏。策王良以斂轡兮，命風伯以挟軒。符屏翳以清路兮，告河鼓以具舟。

乘祥雲向高空奮進啊，緊扶着宏偉的閶闔旁開門。整肅了百神而警示鞭策啊，在紫微宫中演奏着《中皇》之曲。聆聽着《鈞天》之歌而多次動容啊，沉湎在廣樂中而留連忘返。突然心魂摇移情志震駭啊，留戀舊時的京都而難捨。手握招摇星作爲旗幟啊，步巡天河而向下遨游。插上逶迤不絶的雲旗啊，乘坐颯颯凉爽的旋風。派王良來牽馬轡啊，命令風伯去控車轅。囑咐屏翳清掃道路啊，告知河鼓準備舟船。

聊右次於析木兮，適回駕於青丘。訪古人以首陽兮，亦問道

隨意停在幽燕之地啊，循路回駕到青丘。在首陽訪尋古人啊，又在鵜鴂問道。

於鶺鳩。睹三韓之累累兮，見卉服之悠悠。瞻雒常之鬱鬱兮，貢楛矢之啾啾。心怊怊而惕惕兮，志憫憫而綿綿。伊五岳之塠塠兮，何四海之涓涓。瞻九河其如帶兮，觀三江其沉然。夫五都之總總兮，尚何足以游盤。彼八方之局促兮，殊無可以達觀。方吞霞而棄粒兮，亦屑玉而煉丹。漱醴泉以養氣兮，吸沆瀣以當餐。蔭建木之長柯兮，援木禾之修莖。咀玉髓而充渴兮，嚼正陽以長生。參松喬而撫翰兮，侶浮丘而上征。

目睹三韓地區的累累故物啊，看見悠悠飄逸的卉服。瞻望着雒常的鬱鬱葱葱啊，貢奉上啾啾鳴叫着的楛木箭頭。心中悲傷而恐懼啊，情戚戚而綿綿。五岳不過是一堆堆小丘啊，四海充其量算是涓涓細流。看九河祇像一根根絲帶啊，觀三江是那麽的沉靜安然。五都如此衆多而雜亂啊，豈足以使人游覽盤桓。天下八方是那麽局促狹小啊，更是没有什麽使人參觀。剛吞下雲霞而絶食啊，也可作爲玉屑而用來煉丹。洗漱甘醴的泉水來滋養元氣啊，呼吸沆瀣的空氣作餐。在長大的樹枝下歇蔭啊，牽拉着禾苗修長的葉莖。含着玉質髓液來止渴啊，嚼着正午的陽光以健身。躋身赤松子王子喬而手執文翰啊，與浮丘公結成伴侶而上征途。

嗟域中之默默兮，詎攄寫其深情。情盤桓而猶豫兮，志狐疑而未决。久放蕩而不還兮，心惆悵而不悦。憶慈親於故鄉兮，戀先君於丘墓。回游駕而改轅兮，縱歸轡而緩御。僕眷眷於短銜兮，馬依依於跬步。還故園而解羈兮，入茅宇而返素。耕東皋之沃壤兮，釣北湖之深潭。養慈顔於婦子兮，競獻壽而薦甘。朝樂酣於濁酒兮，夕寄忻於素琴。誦《風》《雅》以導志兮，蘊六籍於胸襟。敦儒墨之大教兮，崇逸民之遠心。播仁聲於終古兮，流不朽之徽音。進不求於聞達兮，退不營於榮利。泛若不繫之舟兮，湛若不用之器。不潔其身兮，不屑於位。不拘小節兮，不求曲備。資靈運以托己兮，任性命之遭隨。既聽天而委化兮，無形志之兩疲。除紛競而靖默兮，守冲寂以無爲。寄後賢以籍賞兮，寧怨時之弗知。

嗟嘆天下的沉默寂静啊，誰出來描寫我的真情。情緒盤桓而猶豫啊，志向狐疑而不决。長久流浪放蕩而不回家啊，心中惆悵而不悦。回憶起慈祥的親人啊，懷念長眠在墳墓中的先人。掉回游奔的車駕而改轅啊，鬆開歸來的馬轡而緩緩地騎着馬。奴僕眷眷地撫弄着銜鐵啊，馬匹依依地邁動着小步。回到故園而解羈絆啊，走進茅屋而返樸。躬耕着東山崗的肥沃土地啊，垂釣在北湖畔的深潭。妻兒贍養着慈顔長輩啊，競相敬酒而奉上甘食美酒。早上在濁酒中歡樂地酣醉啊，夜晚在素雅的琴聲中寄托喜悦。吟誦《風》《雅》以引導心志啊，把《六經》大義蘊藏在胸襟。敦信儒墨等偉大的教義啊，崇尚隱逸之民高遠的心迹。傳播終生的仁德聲譽啊，流布不朽的美好德音。進不求聞名顯達啊，退不經營榮華富貴。自由得像不繫之舟啊，清虚得像不用的器具。不刻意去潔身啊，不鑽營於地位。不拘束小節啊，不求全責備。依靠神靈命運寄托自己啊，任由性命在生活中遭遇和伴隨。已經聽從天命交付了造化啊，再也没有了形體和精神的被奴役。擺脱紛擾的競爭而安静緘默啊，固守虚冲寂

寥來達到無爲的境界。把自己交給後世賢人去品評和鑒賞，有什麽必要去埋怨當世之人對自己的不知。

亂曰：稟元承命，人最靈兮。夭壽否泰，本天成兮。體源究道，歸聖哲兮。隨化委遇，能達節兮。顯親揚名，德之上兮。保家全身，亦厚量兮。趣世浮動，違性命兮。鑒始究終，同水鏡兮。志願不合，思遠游兮。陵虛騁志，從所求兮。周歷四極，騰八表兮。形勞志沮，未衷道兮。反我游駕，養慈親兮。躬耕練藝，齊至人兮。

總而言之：稟承天意和天命，人是萬物之靈。長壽夭折大吉大凶，本來是自然的規律啊。體察其源探究其道，最終歸結於聖哲啊。隨着造化委寄人生的際遇，纔能達到大節啊。顯耀宗親傳揚名聲，是德的上等境地啊。保家全身，也是很了不起的人生内容啊。在世俗中奔競躁動，是有違人性和命運的啊。借鑒開始探究終結，人生自省等於以水照鏡啊。志願與世務不相合，就想遠走高飛啊。凌駕太虛馳騁精神，以服從平生所追求的目的啊。周游四面極盡的地頭，騰飛在八方最遠的天際啊。身體疲勞精神沮喪，仍未符合人生的大道啊。返還我遨游的車駕，回去贍養慈祥的親人啊，躬耕田畝學藝，這纔活得像完善的人啊。

固又作《刺讒疾嬖幸》詩二首曰：

陽固又寫了兩首《刺讒疾嬖幸》的詩，詩云：

巧佞！巧佞！讒言興兮。營營習習，似青蠅兮。以白爲黑，在汝口兮。汝非蝮蠆，毒何厚兮？巧佞！巧佞！一何工矣。司間司忿，言必從矣。朋黨噂喈，自相同矣。浸潤之譖，傾人墉矣。成人之美，君子貴焉。攻人之惡，君子耻焉。汝何人斯？譖毁日繁。予實無罪，騁汝詭言。番番緝緝，讒言側入。君子好讒，如或弗及。天疾讒説，汝其至矣。無妄之禍，行將及矣。泛泛游鳧，弗制弗拘。行藏之徒，或智或愚。維予小人，未明兹理。毁與行俱，言與釁起。我其懲矣，我其悔矣。豈求人兮，忠恕在己。

巧佞！巧佞！讒言興起啊。營營苟苟，像緑頭蒼蠅啊。以白爲黑，全在你一張嘴啊。你不是蝮蛇，怎麽這樣毒啊？巧佞！巧佞！你是多麽工巧呀。搞離間搞忿争，言聽計從。奸朋邪黨，氣味相投。浸潤滲透的誣蠛壞話，可以摧垮城墻推倒宫殿。成人之美，是君子所貴。攻人之惡，君子不爲。你是何種人啊？讒言譖語日積月累。我實在無罪，被你放肆地誹謗。鬼鬼祟祟，讒言旁煽。君子喜聽讒言，還嫌没聽足癮。老天痛恨讒言，你就來到了。無妄的災禍，即將降臨了。到處蔓延游走，没有制約没有拘束。行走或隱藏之徒，有的聰明有的愚蠢。祇有我這等小人，未明白這個道理。詆毁與贊揚俱來，讒言與糾紛同起。我受到懲罰了，我感到後悔了。豈用求别人啊，忠恕之道全在自己。

彼諂諛兮，人之蠹兮。刺促昔粟，罔顧耻辱，以求媚兮。邪

他們的諂媚阿諛，是人間的蠹蟲啊。在陳米爛粟中刺咬爬食，不顧起碼的廉耻和羞

干側入，如恐弗及，以自容兮。志行褊小，好習不道。朝挾其車，夕承其輿。或騎或徒，載奔載趨。或言或笑，曲事親要。正路不由，邪徑是蹈。不識大猷，不知話言。其朋其黨，其徒實繁。有詭其行，有佞其音。籧篨戚施，邪媚是欽。既詭且妒，以逞其心。是信是任，敗其以多。不始不慎，末如之何。習習宰嚭，營營無極。梁丘寡智，王鮒淺識。伊戾、息夫，異世同力。江充、趙高，甘言似直。豎刁、上官，擅生羽翼。乃如之人，僭爽其德。豈徒喪邦，又亦覆國。嗟爾中下，其親其昵。不謂其非，不覺其失。好之有年，寵之有日。我思古人，心焉若疾。凡百君子，宜其慎矣。覆車之鑒，近可信矣。言既備矣，事既至矣。反是不思，維塵及矣。

辱，是爲了求媚博歡啊。邪門巴結歪道攀附，惟恐不及，是爲了求自己容身之地啊。志向和德行偏狹和小器，喜好做一些邪門歪道之事。早上簇擁着主子的車，晚上侍候着主子的轎。或者騎行或者徒步，有時奔走有時疾行。有時説有時笑，挖空心思地接近和拉攏政要。正路不走，歪道飛跑。不懂大的計謀，不知言語之道。他們的朋友黨羽，人數實在不少。其行爲詭譎狡詐，其言語奸巧邪僞。通過親近去施行諂佞，裝出低眉順眼來達到迷惑和欺媚。又詭詐又妒嫉，以此施展他們的奸心。獲得相信獲得任用，造成多少事情敗壞和損害。不注意開始不加慎重，到後來該如何是好。像宰嚭那樣的團團圍繞，像無極一樣時時賣乖取巧。像梁丘一樣缺少智慧，像王鮒一樣淺薄無識。伊戾和息夫，時代不同作用相同。江充和趙高，説的甜美之言都像直率之語。豎刁和上官，擅長培植親信。這樣一類人，違背和喪失了起碼的德性。豈是喪亡一個城邦，還可以覆滅一個國家。可嘆他們中的中下等之流，也曉得假裝親昵。人們不認爲他們不對，不覺得他們有過失。喜歡他們已有年頭了，寵信他們不止一天兩天。我想起古人事迹，心中很憂患焦急。所有的君子們，應該謹慎小心。前車覆轍的教訓，可以相信。話已説得差不多了，事情已出現在大家面前。假若與此相反地不加思考，那麽敗亡的後果就會降臨。

肅宗即位，除尚書考功郎，奏諸秀孝中第者聽敘，自固始。大軍征硤石，敕爲僕射李平行臺七兵郎。平奇固勇敢，軍中大事悉與謀之。又命固節度水軍，固設奇計先期乘賊，獲其外城。軍罷，太傅、清河王懌舉固，除步兵校尉，領汝南王悦郎中令。尋加寧遠將軍。時悦年少，行多不法，屑近小人。固上疏切諫，并面陳往代諸王賢愚之分，以感動悦，悦甚敬憚之。懌大悦，以爲舉得其人。熙

肅宗皇帝即位後，授予他尚書考功郎，奏請所有秀才孝廉選中者允許敘用爲官，就是從陽固開始的。朝廷大軍征戰硤石，敕令他任僕射李平的行臺七兵郎。李平稱奇陽固的勇敢，軍中大事就都與他商量討論。又命令陽固負責指揮水軍，陽固設奇招先期偷襲賊軍，奪取了敵人的外城。戰事結束後，太傅、清河王元懌推薦陽固，任他爲步兵校尉，領汝南王元悦的郎中令。接着加官寧遠將軍。當時元悦年紀還小，行爲多爲不法，幾乎交往的都是小人。陽固上書痛切地勸諫，并且當面陳述歷代諸王中的賢智和愚惡的區

平二年，除洛陽令，將軍如故。在縣甚有威風。丁母憂，號慕毁病，杖而能起。練禫之後，猶酒肉不進。時固年逾五十，而喪過於哀，鄉黨親族咸嘆服焉。

神龜末，清河王懌領太尉，辟固從事中郎。屬懌被害，元乂秉政，朝野震悚。懌諸子及門生吏僚莫不慮禍，隱避不出，素爲懌所厚者彌不自安。固以嘗被辟命，遂獨詣喪所，盡哀慟哭，良久乃還。僕射游肇聞而嘆曰："雖欒布、王脩何以尚也，君子哉若人！"及汝南王悦爲太尉，選舉多非其人，又輕肆檛撻，固以前爲元卿，雖離國，猶上疏切諫。事在《悦傳》。悦辟固爲從事中郎，不就。

正光二年，京兆王繼爲司徒，高選官僚，辟固從事中郎，加鎮遠將軍。府解，除前軍將軍，鎮遠如故。又典科揚州勛賞。初硤石之役，固有先登之功，而朝賞未及，至是與尚書令李崇訟勛更表。崇雖貴盛，固據理不撓，談者稱焉。四年九月卒，時年五十七。贈輔國將軍、太常少卿，謚曰文。

固剛直雅正，不畏强禦，居官清潔，家無餘財，終歿之日，室徒四壁，無以供喪，親故爲其棺斂焉。初，固著《終制》一篇，務從儉約。臨終，又敕諸子一遵先制。固有三子。

長休之，武定末，黄門郎。

休之弟詮之，字子衡。少著才名，辟司徒行參軍。早爲門生所害，

别，用以感化勸動元悦，元悦很敬畏他。元懌大爲高興，認爲他推薦對了人。熙平二年，任洛陽令，將軍之號不變。在縣裏有威嚴。爲母親守喪，哭號哀思傷身而病，拄着杖纔能站起。喪期滿後，依然酒肉不進。那時陽固年過五十，而在喪期過分地哀痛，鄉黨和親族都很嘆服。

神龜末年，清河王元懌領太尉，召用陽固爲從事中郎。到了元懌被殺害之時，元乂執掌朝政，朝野深感震駭惶恐。元懌的幾個兒子以及門生屬吏們都怕惹禍，隱藏逃避不出來，那些一向被元懌所厚待的人更是深深不安。陽固却因爲曾經被元懌召用過，便獨自到元懌治喪的地方，慟哭盡哀，好久纔回去。僕射游肇聽説後感嘆道："即使是欒布、王脩等人又豈能比得上呢，這人真是個君子！"到了汝南王元悦當了太尉，選拔推舉大多是不稱職之人，又動不動就用馬鞭抽打人，陽固因爲自己以前當過他的臣僚，雖然現在已離開了他的封國，依然上書懇切地勸諫他。事迹記載在《元悦傳》中。元悦召用陽固爲從事中郎，他不就任。

正光二年，京兆王元繼任司徒，召選高級的屬僚，召用陽固爲從事中郎，加官鎮遠將軍。司徒府官職解除後，授前軍將軍，鎮遠將軍依舊。又負責考察揚州的授勛獎賞事宜。當初的硤石之戰，陽固有首先登占的功勞，但朝廷犒賞没有涉及這些，到此時他就與尚書令李崇争辯功勛要求重新表彰。李崇儘管地位高貴正當大權，但陽固據理力争，不屈不撓，談論的人稱道他這一點。正光四年九月去世，終年五十七歲。追贈他爲輔國將軍、太常少卿，謚號文。

陽固剛直雅正，不畏强權，當官清廉純正，家中没有多餘財産，去世之日，家徒四壁，没有東西供辦喪之用，是親朋故友做棺材殮葬的。以前，陽固著有一篇《終制》，要求喪葬務必從簡。臨終時，又命令兒子們完全遵照先前的規定。陽固有三個兒子。

長子休之，武定末年，任黄門郎。

休之的弟弟詮之，字子衡。少年就享有才華之名，召用爲司徒行參軍。早年時被門生殺害，

時人悼惜之。

當時的人們都哀悼痛惜他。

賈思伯

賈思伯，字士休，齊郡益都人也。世父元壽，高祖時中書侍郎，有學行，見稱於時。思伯釋褐奉朝請，太子步兵校尉、中書舍人，轉中書侍郎。頗爲高祖所知，常從征伐。

賈思伯，字士休，齊郡益都人。他的伯父元壽，是高祖時的中書侍郎，有學問和德行，被當時人所稱頌。思伯由奉朝請入仕，任太子步兵校尉、中書舍人，調任中書侍郎。很受高祖的賞識，經常跟隨皇上征戰討伐。

及世宗即位，以侍從之勤，轉輔國將軍。任城王澄之圍鍾離也，以思伯持節爲其軍司。及澄失利，思伯爲後殿。澄以思伯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常謂虛談，今於軍司見之矣。"思伯托以失道，不伐其功，時論稱其長者。後爲河内太守，不拜。尋除鴻臚少卿，以母憂免。服闋，徵爲滎陽太守，有政績。遷征虜將軍、南青州刺史。初，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授業，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及思伯之部，送縑百匹遺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慚不往。時人稱嘆焉。尋以父憂免。後除征虜將軍、光禄少卿，仍拜左將軍、兖州刺史。

世宗即位後，因爲侍從的勤勞和功勛，改爲輔國將軍。任城王元澄進圍鍾離時，讓思伯持節當他的軍司。元澄在戰事中失利，思伯在行軍中作後殿。元澄以爲思伯是個儒士，必死無疑。等趕回會師後，大喜，說："仁人必定勇敢，我常認爲是空談，今天在軍司身上却真的看到了。"思伯藉口迷失了道路，不說自己的功勞，當時輿論稱贊他有長者之風。後來任河内太守，不就任。接着任鴻臚少卿，因爲母親守喪而免官。服喪期滿後，起用他爲滎陽太守，有政績。升遷爲征虜將軍、南青州刺史。當初，思伯與弟弟思同師從北海人陰鳳學習，無錢交納拜師的學費，陰鳳於是就押了他倆的衣物。思伯去南青州上任後，送上一百匹縑給陰鳳，派車馬接陰鳳來，陰鳳慚愧不前往。當時人們很稱道感嘆這件事。不久因爲父親服喪而免官。後來授予征虜將軍、光禄少卿，接着拜左將軍、兖州刺史。

肅宗時，徵爲給事黄門侍郎。因請拜掃，還鄉里。未拜，以風聞免。尋除右將軍、凉州刺史。思伯以州邊遠，不樂外出，辭以男女未婚。靈太后不許，舍人徐紇言之，得改授太尉長史。又除安東將軍、廷尉卿。思伯自以儒素爲業，不好法律，希言事。俄轉衛尉卿。

肅宗在位期間，徵用他爲給事黄門侍郎。因請求拜祭父母并給他們掃墓，回到了家鄉。還未拜官上任，就因依傳聞彈劾而免職。不久授右將軍、凉州刺史。思伯嫌凉州太偏遠，不樂意外出就任，於是以兒女未婚嫁爲辭而不上任。靈太后不允許，經舍人徐紇從中説話，得以改授太尉長史。又授予安東將軍、廷尉卿。思伯以自己是名儒，不喜歡法律，很難勝任。不久調任衛尉卿。

于時議建明堂，多有同異。思伯上議曰：

當時討論興建明堂，觀點多有不同。思伯上書論述道：

> 按《周禮·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

> 按《周禮·考工記》記載：夏朝叫世室，殷商叫重屋，周朝叫明堂，都是五室。鄭玄注文說："這三者，有的指出是宗廟，有的指出是王的寢宫，有的指出是明堂，各從一個方面而言，以説明它的形制是相同的。"

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九室十二堂。"按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於規制，恐難得厥衷。《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鄭注云：東膠即辟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邕邕在宮，肅肅在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老則尚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按《孟子》云："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毀之問。且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一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陽陰九六之數；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黄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按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爲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如此，蔡氏之論非爲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從。竊尋《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久，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後作，不亦優乎？且《孝經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同《考工》者多矣。朝廷若獨絶今古，自爲一代制作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麽夏商時代就已有明堂了。唐堯虞舜以前，没聽説有。戴德的《禮記》載：明堂共九室，十二堂。蔡邕説："明堂，是天子的太廟，賜宴功臣、養老、教學、選士等活動的典禮儀式，都在其中舉行，共九室十二堂。"戴德所撰的《禮記》，没有流行於世。而且九室十二堂，從規模形制上講，恐怕難以允當。《周禮》中規劃的國都，左邊是祖廟右邊是社稷，明堂在都城的南部，那明堂不應該是天子太廟是很明顯的了。然而《禮記·月令》篇所稱，四堂和太室都叫做廟，可能是因爲天子臨時配享五帝的緣故罷了。《王制》篇又説："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鄭玄注文説：東膠就是辟雍，在王宮的東部。《詩經·大雅》中又説："邕邕在宮，肅肅在廟。"鄭玄的注文説："宮，就是辟雍宮，爲了襄助國王。養老時就崇尚和睦，助祭時就强調尊敬。"不是明堂的觀點又被證明了。《孟子》説："齊宣王對孟子説，我想拆毀明堂。"如果明堂是天子的太廟，就不應該有拆毀的詢問。况且蔡邕論述明堂形制時説過："堂寬一百四十尺，象徵坤陰的策數；屋的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徵乾陽的策數；方六丈，徑九丈，表示陰陽的六和九的數字；九室表示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表示黄鐘的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徵星宿；外圍寬二十四丈以象徵節氣。"據他所講，這些制度都是以天地陰陽節氣的數字爲原則的，但惟獨室是象徵九州，這是爲什麽呢？如果設計爲五室用以象徵五行，豈不更好麽？由此可見，蔡氏的説法不是正確之論點，九室之説還不能令人相信。我查尋《考工記》，雖然它是補闕輯佚之書，但相承流傳已久，儒家學者們注解論述没有指出它的錯誤，比起後起的許多作品，不顯得好些麽？况且《孝經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都是五室的建制，直到徐劉二位先生的論點，與《考工記》相同的地方就有很多了。朝廷如果想獨絶千古，自創一代新

者，則所願也。若猶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捨殷周成法，襲近代妄作。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疑議，難可準信。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施行于今，雖有不同，時說然耳。"尋鄭此論，非爲無當。按《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即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即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爲可安。其方圓高廣，自依時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廟學之議，子幹靈臺之說，裴逸一屋之論，及諸家紛紜，并無取焉。

學者善其議。

又遷太常卿，兼度支尚書，轉正都官。時太保崔光疾甚，表薦思伯爲侍講，中書舍人馮元興爲侍讀。思伯遂入授肅宗《杜氏春秋》。思伯少雖明經，從官廢業，至是更延儒生夜講晝授。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街途，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思伯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世以爲雅談。爲元叉所寵，論者譏其趣勢。孝昌元年卒。贈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又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文貞。

子彦始，武定中，淮陽太守。

賈思同

思伯弟思同，字士明。少厲志行，雅好經史。釋褐彭城王國侍郎，五遷尚書考功郎，青州別駕。久之，

的制度和建築的話，那就願意怎麼做就怎麼做。如果還想遵照舊有典章，繼承前人的做法的話，就不應捨棄殷周的成法，而去追循近代的錯誤作法。況且增減損益的最高標準，要符合三王時代，後來的可疑之說，難以令人確信。鄭玄說："周人的明堂有五室，這是因爲每帝都各有一室，合乎五行之數，《周禮》正因此數來建五室。施行到今日，雖有不同的差别，都是當時的觀點造成的。"考察鄭玄這一說法，不無道理。考查《月令》中也無九室之說的文字，原文所認爲的制度，與五室之說并無矛盾。其中青陽右屋就是明堂左屋，明堂右屋就是總章左屋，總章右屋就是玄堂左屋，玄堂右屋就是青陽左屋。這樣，則室數還是五間，用以布政十二方面。五室的道理，認爲是能够成立的。它們的方圓和高寬，自可依時代不同而酌情計算度量。戴氏的九室之說，蔡氏的太廟學官論點，子幹的靈臺之論，裴逸的一屋觀點，以及諸家的紛紜雜說，一概不可取。

學者們同意他的說法。

又升任太常卿，兼度支尚書，轉爲正都官。當時太保崔光病危，上表推薦思伯爲侍講，中書舍人馮元興爲侍讀。思伯於是進宫給肅宗講授杜預撰注的《春秋》。思伯少年雖然明習經典，後來做官荒廢了學業，到這時又延請一些儒士夜講日授。性情謙和，禮賢下士，即使在街頭，也要停車下馬，接待交談很認真投入，毫無倦色。有來客對思伯說："先生現在已顯貴位重，難道能不驕傲？"思伯說："快要走下坡路纔驕傲，哪有什麼常規？"當時把此話作爲雅談。被元叉所寵信，輿論諷刺他趨炎附勢。孝昌元年去世。追贈爲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又追贈爲尚書右僕射，謚號爲文貞。

兒子彦始，武定年間，任淮陽太守。

思伯的弟弟思同，字士明。少年時就激勵自己的志向和品行，喜好經史。入仕任彭城王的國侍郎，經五次升遷爲尚書考功郎，青州別駕。許

遷鎮遠將軍、中散大夫、試守滎陽太守。尋即真。後除平南將軍、襄州刺史。雖無明察之譽，百姓安之。及元顥之亂也，思同與廣州刺史鄭先護并不降。莊帝還宫，封營陵縣開國男，邑二百户，除撫軍將軍、給事黄門侍郎、青州大中正。又爲鎮東、金紫光禄大夫，仍兼黄門。尋加車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遷鄴後，除黄門侍郎、兼侍中、河南慰勞大使。仍與國子祭酒韓子熙并爲侍講，授静帝《杜氏春秋》。又加散騎常侍，兼七兵尚書。尋拜侍中。興和二年卒。贈使持節、都督青徐光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司徒公、青州刺史，謚曰文獻。

初，思同之爲别駕也，清河崔光韶先爲治中，自恃資地，耻居其下，聞思同還鄉，遂便去職。州里人物爲思同恨之。及光韶之亡，遺誡子侄不聽求贈。思同遂上表訟光韶操業，登時蒙贈謚。論者嘆尚焉。

思同之侍講也，國子博士遼西衛冀隆爲服氏之學，上書難《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復駁冀隆乖錯者十一條。互相是非，積成十卷。詔下國學集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卒後，魏郡姚文安、樂陵秦道静復述思同意。冀隆亦尋物故，浮陽劉休和又持冀隆説。至今未能裁正焉。

李叔虎

李叔虎，勃海蓨人也。從祖金，世祖神䴥中與高允俱被徵，位至征南從事中郎。叔虎好學博聞，有識度，爲鄉閭所稱。太和中，拜中書博士，與清河崔光、河間邢巒并相親友。轉議郎。久之，遷太尉從事中

久以後，升任鎮遠將軍、中散大夫、試守滎陽太守。不久正式授職。後來授平南將軍、襄州刺史。雖然没有明察秋毫的贊譽，但百姓安定。元顥叛亂之時，思同與廣州刺史鄭先護都不投降。莊帝復位回宫後，封他爲營陵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户，任撫軍將軍、給事黄門侍郎、青州大中正。又任鎮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仍然兼黄門之職。不久加官車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都城遷到鄴都後，授黄門侍郎、兼侍中、河南慰勞大使。依然和國子祭酒韓子熙一起充任侍講，給静帝講授杜預注解的《春秋》。又加官散騎常侍，兼七兵尚書。不久任侍中。興和二年去世。追贈爲使持節、都督青徐光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司徒公、青州刺史，謚號爲文獻。

以前，思同任别駕之時，清河人崔光韶先任治中，自恃郡望和資歷，耻於當他的下屬，聽説思同回家鄉，就辭去了官職。州中的人士都替思同抱不平。到了光韶去世之時，他留有遺囑不允許子侄們爲自己請求追贈。但思同上表報告光韶的情操和業績，當時就蒙追贈謚號。輿論爲此而敬重思同。

思同擔任侍講時，國子博士遼西人衛冀隆崇尚服虔的學説，上書駁難杜預注解的《春秋》共六十三條。思同又反駁了冀隆的十一條錯誤，雙方的争論互駁，積成文章十卷。詔令將文章發到國學會集諸儒考證討論，事情未完結思同就去世了。他死後，魏郡的姚文安、樂陵的秦道静重新闡述思同的旨意。冀隆也接着去世，浮陽的劉休和又持冀隆的觀點。這場論争至今也没有裁定得出公允的結論來。

李叔虎，勃海蓨縣人。從祖父李金，世祖神䴥年間與高允同時被徵用，官至征南從事中郎。叔虎好學博聞，有見識和風度，被家鄉人所稱道。太和年間，任中書博士，與清河的崔光、河間的邢巒結成親密朋友。轉任議郎。許久以後，升遷爲太尉從事中郎、轉爲國子博士、本國

郎，轉國子博士、本國中正，攝樂陵中正。性清直，甚有公平之稱。後兼散騎侍郎、太極都將。事訖，除高陽太守，固辭不拜。尋除顯武將軍、太尉高陽王雍諮議參軍事，雍以其器操重之。尋除假節、行華州事，爲吏民所稱。永平四年卒，年五十四。贈冠軍將軍、南青州刺史，謚曰穆。

兄叔寶，州舉秀才，拜頓丘公國郎中令。遷太常丞。延昌末，叔寶爲弟臺户及從弟歸伯同沙門法慶反，陷破郡縣，叔寶當坐，遇病死於洛陽獄。

子伯冑，光禄大夫。

叔寶從弟鳳，歷尚書郎中、國子博士。坐弟同京兆王愉逆，除名。

李長仁

鳳從子長仁，字景安。頗有學涉。舉秀才，射策高第。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累遷平南將軍、沛郡太守，仍爲彭城太守。又從尉元討定南境，賜爵延陵男。徵拜員外散騎常侍，使於劉準。行還，以疾除北海内史，詔賜醫藥。凡在三郡，吏民安之。尋卒。武定中，贈安南將軍、七兵尚書、冀州刺史，男如故。

李述　李象

長仁從弟述，字道興，有學識。州舉秀才。拜太常博士，使詣長安，册祭燕宣王廟。還，除尚書儀曹郎，賜爵蓨縣男，稍遷建興太守。卒。

子象，字孟則。清簡有風概，博涉群書。初襲爵，爲徐州平東府功曹參軍。遷冀州治中，有勤績。久之，拜散騎侍郎，加寧朔將軍，尋轉中書侍郎。出爲青州太傅開府諮議參軍、行北徐州事、本將軍、光禄大夫。齊文襄王引爲開府諮議參軍，加征東將

的中正，攝樂陵中正。性格清貞直率，很有公平的稱譽。後來兼任散騎侍郎、太極都將。太極宫工程完成後，任高陽太守，堅決拒絶到任。不久授予顯武將軍、太尉高陽王元雍的諮議參軍事，元雍因他的才能和操行而重視他。接着授予假節、行華州刺史事，被官民們所稱頌。永平四年去世，終年五十四歲。追贈爲冠軍將軍、南青州刺史，謚號爲穆。

兄長李叔寶，州推舉爲秀才，任頓丘公王國的郎中令。升任太常丞。延昌末年，叔寶的弟弟臺户和堂弟歸伯以及和尚法慶謀反，攻陷了郡縣，叔寶當時被株連，得病死在洛陽牢獄。

他的兒子伯冑，官至光禄大夫。

叔寶的堂弟李鳳，歷任尚書郎中、國子博士。因弟弟與京兆王元愉一起造反而牽連坐罪，除去名籍爲民。

李鳳的侄子長仁，字景安。有一定的學問。舉爲秀才，對答策問中高等。任中書博士，轉爲中書侍郎。幾經升遷任平南將軍、沛郡太守，不久爲彭城太守。又隨尉元討伐平定南部，賜爵爲延陵男。徵召爲員外散騎常侍，出使到劉準那裏。回來後，因病任北海内史，下詔賜給醫藥。共在三郡任職，官民均稱安定。不久去世。武定年間，追贈爲安南將軍、七兵尚書、冀州刺史，仍封男爵。

長仁的堂弟李述，字道興，有學識。州中舉爲秀才。任太常博士，作爲使者到長安，册祭燕宣王廟。回來後，授尚書儀曹郎，賜爵蓨縣男，逐步升遷爲建興太守。去世。

兒子李象，字孟則。清正簡約有風度，博覽群書。初承襲爵位，任徐州平東將軍府功曹參軍。升爲冀州治中，有勤勞政績。許久以後，授散騎侍郎，加官寧朔將軍，不久轉爲中書侍郎。出任青州太傅開府諮議參軍、代理北徐州刺史、本將軍、光禄大夫。齊文襄王引用他爲開府諮議參軍，加征東將軍。興和二年，兼散騎常侍，出

軍。興和二年，兼散騎常侍，使於蕭衍。三年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曰文簡，以子子貞預義之勤也。

子貞，歷司空長史、武邑太守、司徒右長史、陽平太守。入爲吏部郎中。出爲驃騎將軍、兗州刺史。坐貪污賜死。

路恃慶

路恃慶，字伯瑞，陽平清淵人也。祖綽，陽平太守。恃慶有幹用，與廣平宋翻俱知名，爲鄉閭所稱，相州刺史李安世并表薦之。太和中，除奉朝請。恃慶以從兄文舉有才望，因推讓之。高祖遂并拜焉。稍遷尚書儀曹郎，轉左民郎，行潁川郡。出爲華州安定王征虜府長史。尋以母憂去職。仍轉定州河間王琛長史。琛貪暴肆意，恃慶每進苦言。年四十八，卒。贈左將軍、安州刺史，謚曰襄。子祖璧，給事中。

路仲信

恃慶弟仲信，亦好學。爲太尉參軍，稍遷奉車都尉、開府掾。章武王融之討葛榮也，仲信爲其都督府長史。融敗歿，仲信遂亦免棄。

仲信弟思略，字叔約，有識尚。冀州安東府騎軍參軍。

子祖遺，武定末，太學博士。

路思令

思略弟思令，字季儁。初爲廣陽王司空參軍，轉司空城局參軍、司徒記室、威遠將軍、尚書左民郎，轉右民。

時天下多事，思令乃上疏曰：“臣聞國之大事，唯祀與戎。戎之有功，在於將帥。三代不必別民，取治不等；五霸不必異兵，各能克定。有湯武之賢，猶須伊望之佐；堯舜之

使到蕭衍政權。興和三年去世，追贈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號爲文簡，這是因爲他的兒子子貞有參預皇事建立的功勛。

子貞，歷任司空長史、武邑太守、司徒右長史、陽平太守。入朝爲吏部郎中。出任驃騎將軍、兗州刺史。因貪污罪而被賜死。

路恃慶，字伯瑞，陽平清淵人。祖父路綽，任陽平太守。恃慶有才幹，與廣平人宋翻均知名於時，被鄉里所稱道，相州刺史李安世上表同時推薦他們。太和年間，授奉朝請。恃慶認爲堂兄文舉有才華名望，於是把功名推讓給他。高祖於是將他倆都授官。稍後升任尚書儀曹郎，轉爲左民郎，代理潁川郡守。出任華州安定王征虜將軍府的長史。不久因爲母親守喪而離職。後來纔轉任定州河間王元琛的長史。元琛貪婪殘暴肆意橫行，恃慶總是以苦言相勸。四十八歲去世。追贈爲左將軍、安州刺史，謚號爲襄。兒子祖璧，曾任給事中。

恃慶的弟弟仲信，也喜好學問。當過太尉參軍，後來升任奉車都尉、開府掾。章武王元融討伐葛榮的時候，仲信擔任他的都督府長史。元融戰敗死後，仲信也被免職而遺棄。

仲信的弟弟思略，字叔約，有見識。官至冀州安東將軍府騎軍參軍。

兒子祖遺，武定末年，任太學博士。

思略的弟弟思令，字季儁。先任廣陽王司空參軍，以後調任司空城局參軍、司徒記室、威遠將軍、尚書左民郎，改任右民郎。

當時天下不安定，思令就上疏奏道：“臣知道國家的大事，唯有祭祀和戰爭。戰爭要想成功，在於將帥。上古的三代不必區別兵民，采取的治理措施也不相同；春秋五霸也不必特殊用兵，各自能安定國家。即使有商湯周武王的賢

聖，尚有稷契之輔。得其人也，六合唾掌可清；失其人也，三河方爲戰地。何者？動之甚易，靖之至難。竊以比年以來，將帥多是寵貴子孫，軍幢統領，亦皆故義托附。貴戚子弟未經戎役，至於銜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攘腕，便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怖懼交懷，雄圖鋭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鋭，强壯居後以安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不集，任羊質之將，驅不練之兵，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令不敗，豈有得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又怖敵，遷延而不進。國家便謂官號未滿，重爵屢加，復疑賞賚之輕，金帛日賜。帑藏空虚，民財殫盡。致使賊徒更增，膽氣益盛，生民損耗，荼毒無聊。主嘆臣哀，何心寢食。臣雖位微，竊不遑舍。臣聞孝行出於忠貞，節義率多果决。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捨上所輕，求下所重。黜陟幽明，賞罰善惡。搜徒簡卒，練兵習武，甲密弩强，弓調矢勁。謀夫既設，辯士先陳，曉以安危，示其禍福。如其不悛，以我義順之師討兹悖逆之豎，豈異厲蕭斧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毛髮，雖愚者知其不旋踵矣。敢以愚短，昧死陳誠。”

能，還須伊尹和吕望等人的輔佐；有堯舜的聖明，也需稷契之輩的輔佐。輔佐得其人，六合之内可唾手而平定；失其人，三河之中便成戰場。爲什麽呢？動蕩很容易發生，安定却極爲困難。我認爲近年來，將帥大多是寵臣貴族的子孫，軍隊中的統領屬將，也都是故舊交情而相委托依附。貴族子弟没有經歷過戰争，在飲酒騎馬之時，一個個志大氣傲，揚眉奮臂，就自以爲攻戰不在話下。到了面臨大敵，就恐懼害怕，以前的雄心鋭氣，一下子全没有了。命令弱兵羸卒在前面抵擋鋭敵，强壯將兵在後面爲自己安身保命。加上器械不精鋭，進退行動不統一，任用綿羊般的將領，帶領一群不練習的士卒，去抵抗依仗險要的軍隊，對抗有多次戰争經驗的敵賊，要想使他們不失敗，怎麽可能呢！因此兵士知道肯定會失敗，剛集中時便先逃跑了；將領又害怕敵人，停留遲延而不進兵。國家以爲是官號還不够高，高官重爵屢次加封，又懷疑是犒賞贈賜輕了，於是金錢布帛不斷賜送。從而國庫的帑藏空虚，百姓的財産耗費殆盡。致使賊兵增加更多，膽量和氣焰更旺盛，百姓損耗嚴重，慘遭荼毒無所歸依。君主嘆息臣僚哀傷，寢食不安。臣雖然官位卑微，也未敢放心。臣知道孝行出於忠貞，節義大多果斷。仁德可感動有義氣的男兒，恩情能鼓勵敢死的壯士。現在如果捨掉上面所輕的，追求下面所重的，升降官吏得當，奬賞善行懲罰惡行。搜求戰士，精選兵卒，練兵習武，甲胄堅牢，弩箭强勁。參謀之士設置好，善辯之人安排妥，前往向敵人曉之以安危，示之以禍福。如果他們仍不順從悔改，以我們正義之師征討他們這群悖逆的頑豎，如高舉利斧砍伐嫩菌，鼓燃洪爐去燃燒毛髮一樣，即使是愚人也知道他們立刻要完蛋了。謹以愚昧短見，冒死上陳一片忠誠。”

尋拜假節、征虜將軍、陽平太守。又割冀州之清河、相州之陽平、齊州之平原以爲南冀州，仍以思令爲左將軍、南冀州刺史、假平東將軍、都督。時葛榮遣其清河太守季虎據高唐城以招叛民，思令乃命麾下并率鄉

不久授爲假節、征虜將軍、陽平太守。又割出冀州的清河、相州的陽平、齊州的平原設置南冀州，然後以思令爲左將軍、南冀州刺史、代理平東將軍、都督。當時葛榮派遣他的清河太守季虎占據高唐城以招納叛逆民衆，思令就命令部下并率領鄉曲潛行出兵夜晚前往，出其不意，於是

曲潜軍夜往，出其不意，遂大破之，徐乃收衆南還。又詔思令并領冀州流民。及葛榮滅，還鎮平原。

大破敵賊，慢慢地收納民衆向南返回。又下詔思令兼領冀州的流民。到葛榮滅亡，回去鎮守平原。

後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轉衛將軍、右光禄大夫。天平三年三月卒，時年五十一。贈驃騎將軍、定州刺史。

後來授予征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轉任衛將軍、右光禄大夫。天平三年三月去世，終年五十一歲。追贈爲驃騎將軍、定州刺史。

恃慶從叔景略，起家中書博士。太和中，尚書郎、本郡中正。出爲齊州魏郡、平原二郡太守。卒。

恃慶的堂叔景略，初任中書博士。太和年間，任尚書郎、本郡中正。出任齊州魏郡、平原兩郡的太守。後去世。

路雄

景略弟雄，字仲略，容貌偉異。以軍功爲給事中。高祖曾對群臣云："路仲略好尚書郎才。"僕射李冲云："其人宜爲武職。"遂停。轉太尉咸陽王録事參軍，遷伏波將軍、奉車都尉。卒，贈頓丘太守。

景略的弟弟路雄，字仲略，容貌健偉不凡。因軍功任給事中。高祖曾經對群臣說："路仲略有尚書郎之才。"僕射李沖說："此人應該任武職。"於是停任。調任太尉咸陽王的録事參軍，升遷爲伏波將軍、奉車都尉。去世後，追贈爲頓丘太守。

路法常

景略從祖弟法常，幼而修立。爲郡功曹。早卒。儀同李神儁與之有舊，每云："諸路前輩中有路法常足爲名士，謂必遠至，而竟無年，天下事誠難知也。"

景略的從祖弟法常，年少就知修身自立。當過郡功曹。很早就去世了。儀同李神儁與他有交情，常常說："衆位路姓前輩中有路法常足以稱爲名士，認爲他必定大有作爲，然而竟没有多長的壽命，天下之事真是難以預料啊。"

房亮

房亮，字景高，清河人也。父法延，譙郡太守。亮好學，有節操。太和中，舉秀才，爲奉朝請。拜秘書郎，又兼員外散騎侍郎，副中書侍郎宋弁使於蕭賾。還，除尚書二千石郎中、濟州中正。兼員外常侍，使高麗，高麗王托疾不拜。以亮辱命，坐白衣守郎中。後除濟北太守，轉平原太守，以清嚴稱。時冀州刺史、京兆王愉據州反，平原界在河北，與愉接境。愉乃遣人說亮，啖以榮利。亮即斬其使人，發兵防捍。愉怒，遣其大將張靈和率衆攻亮。亮督厲兵民，喻以逆順，出城拒擊，大破之。尋遭憂解任。服終，除左將軍、汲郡太守。

房亮，字景高，是清河人。父親法延，是譙郡太守。房亮喜好學習，有節操。太和年間，舉爲秀才，爲奉朝請。授予秘書郎，又兼員外散騎侍郎，作爲中書侍郎宋弁的副手出使蕭賾政權。回朝後，授尚書二千石郎中、濟州中正。兼員外常侍，出使高麗，高麗王推托有病而不拜。因房亮有辱使命，降爲白衣守郎中。後來任濟北太守，調爲平原太守，以清正嚴明著稱。這時冀州刺史、京兆王元愉占據本州謀反，平原地界在黄河北面，與元愉接壤。元愉就派人勸說房亮，以高官厚禄相許。房亮當即斬了他們的使者，發兵防守捍衛。元愉憤怒，派遣他的大將張靈和率兵攻打房亮。房亮督促鼓勵軍民，曉示順從和謀反的道理，出城迎擊，大破叛軍。不久遇上爲母親守喪而離任。守喪期滿，授左將軍、汲郡太

遷前將軍、東荆州刺史。亮留心撫納，夷夏安之。時邊州刺史例得一子出身，亮不言其子而啓弟子超爲奉朝請。議者稱之。轉平東將軍、滄州刺史，入爲光禄大夫，加安東將軍。永安二年卒，年七十一。贈撫軍將軍、齊州刺史。

子柬，字元約。卒於光禄大夫。

亮弟詮，字鳳舉。尚書郎、本州中正。卒，贈撫軍將軍、齊州刺史。

守。升任前將軍、東荆州刺史。房亮留心安撫招納民衆，夷人漢人均很安定。那時邊境州的刺史按規定可以有一子給予出身，房亮不報自己的兒子而報上弟弟之子房超爲奉朝請，議論之人稱贊他。轉授平東將軍、滄州刺史，入朝爲光禄大夫，加官安東將軍。永安二年去世，終年七十一歲。追贈爲撫軍將軍、齊州刺史。

兒子房柬，字元約。任光禄大夫時去世。

房亮的弟弟房詮，字鳳舉。歷任尚書郎、本州中正。去世後，追贈爲撫軍將軍、齊州刺史。

房悦

詮弟悦，字季欣。解褐廣平王懷國常侍，轉青州平東府中兵參軍，加宣威將軍。遷高陽太守，轉廣川太守，加鎮遠將軍。普泰中，濟州刺史張瓊表所部置南清河郡，仍請悦爲太守，朝廷從之。凡歷三郡，民吏安之。還平東將軍、太中大夫。興和二年卒，年七十。贈征東將軍、濟州刺史。

長子超，字伯穎。武定末，司徒録事參軍、濟州大中正。

超弟昭，淮州驃騎大將軍府長史。

房詮的弟弟房悦，字季欣。入仕爲廣平王元懷的封國常侍，調任青州平東將軍府中兵參軍，加官宣威將軍。升任高陽太守，轉爲廣川太守，加鎮遠將軍。普泰年間，濟州刺史張瓊上表申請所轄地區設置南清河郡，便請房悦爲太守，朝廷同意。共任三郡太守，民衆和官吏得以安寧。升任平東將軍、太中大夫。興和二年去世，終年七十歲。追贈爲征東將軍、濟州刺史。

長子房超，字伯穎。武定末年，任司徒録事參軍、濟州大中正。

房超的弟弟房昭，官至淮州驃騎大將軍府長史。

曹世表

曹世表，字景昇，東魏郡魏人也。魏大司馬休九世孫。祖謨，父慶，并有學名。世表少喪父，舉止有禮度。性雅正，工尺牘，涉獵群書。

太和二十三年，尚書僕射、任城王澄奏世表爲國子助教，頗失意。後轉司徒記室。與武威賈思伯、范陽盧同、隴西辛雄等并相友善。侍中崔光，鄉里貴達，每稱美之。遇患歸鄉。永平中，除兖州左將軍府司馬，非其所願，復以病解。延昌中，除清河太守，治官省約，百姓安之。正光中，拜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大將軍、京兆王繼西征，以爲從事

曹世表，字景昇，是東魏郡魏縣人。魏大司馬曹休的九世孫。祖父曹謨，父親曹慶，都有學問。世表少年喪父，舉止有禮儀法度。性情高雅正直，工於尺牘，涉獵群書。

太和二十三年，尚書僕射、任城王元澄奏請世表任國子助教，頗感失落。後來轉任司徒記室。與武威的賈思伯、范陽的盧同、隴西的辛雄等人互相友善。侍中崔光，是他同鄉的貴達大臣，常稱贊他。由於患病而回家鄉。永平年間，任兖州左將軍府司馬，不願意任此職，又以疾病爲由解職。延昌年間，授清河太守，爲政簡約，百姓感到安寧。正光年間，授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大將軍、京兆王元繼西征，以他爲從事中郎，攝中水兵事，親自處理繁冗事務，輿論都稱

中郎，攝中水兵事，自當煩劇，論者皆稱其能。還都，拜司空長史。孝昌中，青齊頻年反亂，詔世表持節慰喻。還都，轉尚書右丞。

後加征虜將軍，出行豫州刺史。值蕭衍將湛僧珍陷東豫州，州民劉獲、鄭辯反於州界，爲之內應。朝廷以源子恭代世表爲州，以世表爲東南道行臺，率元安平、元顯伯、皇甫鄧林等討之。於時賊衆强斷小殷關，驛使不通。諸將以士馬單少，皆敗散之餘，不敢復戰，咸欲保城自固。世表時患背腫，乃輿病出外，呼統軍是云寶謂之曰："湛僧珍所以敢深入爲寇者，以獲、辯皆州民之望，爲之內應。向有驛至，知劉獲移軍欲迎僧珍，去此八十里。今出其不意，一戰可破。獲破，則僧珍自走，東南清服，卿之功也。"乃簡選兵馬，付寶討之。促令發軍，日暮出城，比曉兵合。賊不意官軍卒至，一戰破獲，諸賊悉平，湛僧珍退走。唯鄭辯與子恭親舊，亡匿子恭所。世表召諸將吏，衆責子恭，收辯斬之，傳首京師。敕遣中使宣旨慰喻，賜馬二匹、衣服被褥。復以世表行豫州事，行臺如故。

還朝，加左將軍，兼尚書東道行臺，沿河分立鎮戍，以備葛榮。行達青州，遇患卒，時年五十四。永熙中，贈平東將軍、齊州刺史。

潘永基

潘永基，字紹業，長樂廣宗人也。父靈虬，中書侍郎。永基性通率，輕財好施。爲冀州鎮東府法曹行參軍，遷威烈將軍、揚州曲陽戍主，轉西硤石戍主，治陳留、南梁二郡事，頗有威惠。轉揚州車騎府主簿。累遷虎賁中郎將、直寢、前將軍。出

贊他的才能。回到京都後，任司空長史。孝昌年間，青州齊州連年發生叛亂，下詔令世表持節前往説服安撫。回京都後，轉任尚書右丞。

後來加官征虜將軍，出任行豫州刺史。正逢蕭衍的將領湛僧珍攻陷東豫州，州民劉獲、鄭辯在州界上謀反，作湛僧珍的內應。朝廷以源子恭代世表爲州刺史，以世表爲東南道行臺，率領元安平、元顯伯、皇甫鄧林等去討伐他們。這時賊兵强行切斷小殷關，驛道不能通行。諸位將領見兵馬少，都是敗散的烏合之衆，不敢再戰，都想保城自守。世表當時正患背部腫脹，就抱病登車出城，招喚統軍是云寶對他説："湛僧珍之所以敢深入侵掠，是因爲劉獲、鄭辯都是州民中有聲望之人，作了他的內應。前不久有驛使來，告知劉獲調動軍隊想去迎會僧珍，離這裏有八十里路。現在可出其不意，一鼓作氣打敗他。劉獲一被打敗，僧珍自然會逃跑，東南清静平定，就是你的功勞。"於是挑選兵馬，交付給是云寶去討伐劉獲。督促他發兵，傍晚時出城，拂曉時分會師。賊人没料到官兵突然來到，一戰就打敗劉獲，其他諸賊全部平定，湛僧珍撤退逃走。祇有鄭辯與源子恭是親密舊交，逃跑後躲藏在子恭那裏。世表召集將吏，衆人斥責子恭，抓獲了鄭辯，斬首，傳送首級到京師。皇上下令派遣宦官宣讀御旨慰問，賜給世表兩匹馬和衣服被褥。又任命世表行豫州刺史，行臺之職依舊。

回京後，加官左將軍，兼尚書東道行臺，沿黄河分設戍鎮，以防備葛榮。行至青州時，患病而死，終年五十四歲。永熙年間，追贈爲平東將軍、齊州刺史。

潘永基，字紹業，長樂廣宗人。父親靈虬，曾任中書侍郎。永基性格豁達直率，輕財好義。任冀州鎮東將軍府法曹行參軍，升遷爲威烈將軍、揚州曲陽戍主，調任西硤石戍主，治理陳留、南梁二郡，很有威望和惠政。調任揚州車騎將軍府主簿。逐步升遷爲虎賁中郎將、直寢、前將軍。出任持節、平北將軍、冀州防城都督、長

爲持節、平北將軍、冀州防城都督、長樂太守。于時葛榮攻信都，長圍遏水以灌州城。永基與刺史元孚同心戮力，晝夜防拒。外無軍援，内乏糧儲，從春至冬，力窮乃陷。榮欲害孚，永基請以身代孚死。

樂太守。這時葛榮攻打信都，圍築長堤蓄水用來灌淹州城。永基和刺史元孚同心協力，晝夜防衛抵抗。外無軍隊支援，内缺糧食儲備，從春到冬，勢窮力盡最終陷落。葛榮想殺掉元孚，永基請求以自身代替元孚死。

永安二年，除潁川太守，遷鎮東將軍、東徐州刺史。時蕭衍將曹世宗、馬洪武等率衆來寇，永基出討，破之。永熙中，爲征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還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尋加衛大將軍，復除東徐州刺史。前後在州，爲吏民所樂。代還京師，元象初卒，年五十六。贈散騎常侍、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司徒公、冀州刺史。

永安二年，授潁川太守，升遷鎮東將軍、東徐州刺史。當時蕭衍的將領曹世宗、馬洪武等率衆兵前來侵犯，永基出兵征討，打敗了他們。永熙年間，任征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升爲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不久加官衛大將軍，又授爲東徐州刺史。前後兩次在州爲官，被官吏百姓所愛戴。被代替回到京師，於元象初年去世，終年五十六歲。追贈爲散騎常侍、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司徒公、冀州刺史。

長子子禮，州主簿。

長子子禮，官至州主簿。

子禮弟子智，武定中，太尉士曹參軍。

子禮的弟弟子智，武定年間，任太尉士曹參軍。

朱元旭

朱元旭，字君昇，本樂陵人也。曾祖霸，真君末南叛，投劉義隆，遂居青州之樂陵。元旭頗涉子史，開解几案。起家清河王國常侍。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頻使高麗。除尚書度支郎中。神龜末，以郎選不精，大加沙汰。元旭與隴西辛雄、范陽祖瑩、泰山羊深、西平源子恭并以才用見留。尋加鎮遠將軍、兼尚書右丞，仍郎中、本州中正。時關西都督蕭寶夤啓云："所統十萬，食唯一月。"於是肅宗大怒，召問所由。録、令以下，皆推罪於元旭。元旭入見，於御座前屈指校計寶夤兵糧乃逾一年，事乃得釋。除通直散騎常侍。永安初，加平東將軍、尚書左丞、光禄大夫。後轉司農少卿。還衛將軍、左光禄大夫。天平中，復拜尚書左丞。既無風操，俯仰隨俗，性多機數，自

朱元旭，字君昇，原是樂陵人。曾祖父朱霸，真君末年叛變南逃，投靠劉義隆，於是居住在青州的樂陵。元旭涉獵諸子之書和史籍，頗懂文牘書案。入仕任清河王王國常侍。歷任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數次出使高麗。授尚書度支郎中。神龜末年，因郎官銓選不精，朝廷大加淘汰。元旭與隴西的辛雄、范陽的祖瑩、泰山的羊深、西平的源子恭全都因有才能而被留用。不久加官鎮遠將軍、兼尚書右丞，仍任郎中、本州中正。當時關西都督蕭寶夤上表道："所統率的十萬大軍，糧食僅够一個月之用。"於是肅宗大怒，下詔質問到底是怎麽回事。録、令以下各級官員，都把罪過推到元旭身上。元旭入朝觀見，在御座前扳起指頭計算了蕭寶夤的兵糧供應還能用一年以上，事情纔得以弄清。授通直散騎常侍。永安初年，加官爲平東將軍、尚書左丞、光禄大夫。後轉爲司農少卿。升任衛將軍、左光禄大夫。天平年間，又授尚書左丞。没有風度和情操，俯仰隨俗，隨機應變，明哲保身而已。那時

容而已。於時朝廷分汲郡、河内二界挾河之地以立義州，安置關西歸款之户，除元旭使持節、驃騎將軍、義州刺史。武定三年夏，卒於州，年六十七。贈本將軍、幽州刺史。

子敬道，武定中，司徒長流參軍。

史臣曰：陽尼學義之迹，世不乏人。固遠氣正情，文學兼致。賈思伯門有舊業，經明行修，唯兄及弟，并標儒素。李、路器尚所及，俱可觀者。象風彩詞涉，亦當年之俊民。房亮、曹世表、潘永基、朱元旭，拔萃從宦，咸享名器，各有由也。

朝廷分出汲郡、河内兩邊挾黄河地區設立義州，以安置關西等地歸降内附的民户，授元旭爲使持節、驃騎將軍、義州刺史。武定三年夏天，在州任上去世，終年六十七歲。追贈爲本將軍、幽州刺史。

兒子敬道，武定年間，任司徒長流參軍。

史臣曰：陽尼的學識事迹，世代都有這類的人。陽固氣魄遠大情感正直，文章和學問都達到很高的水平。賈思伯有家族世業門風，明經義而修身，兄長和弟弟，一起成爲名儒。李叔虎、路恃慶等人的器度和志向，都有可觀之處。李象的風采和詞藻，也可算得上當年的才智傑出之人。房亮、曹世表、潘永基、朱元旭等人，屬侍臣官宦中出類拔萃的人物，都享有官爵利禄，受之無愧。

魏書卷七十三

列傳第六十一

奚康生　楊大眼　崔延伯

奚康生

奚康生，河南洛陽人。其先代人也，世爲部落大人。祖直，平遠將軍、柔玄鎮將。入爲鎮北大將軍，内外三都大官，賜爵長進侯。卒，贈幽州刺史，謚曰簡。父普憐，不仕而卒。

奚康生，河南洛陽人。他的先世是代郡人，數代都是部落大人。祖父奚直，曾任平遠將軍、柔玄鎮將。入朝任鎮北大將軍，内外三都大官，賜長進侯的爵位。死後追贈爲幽州刺史，謚號爲簡。父親奚普憐，未當官就死了。

太和十一年，蠕蠕頻來寇邊，柔玄鎮都將李兜討擊之。康生性驍勇，有武藝，弓力十石，矢異常箭，爲當時所服。從兜爲前驅軍主，頻戰陷陳，壯氣有聞，由是爲宗子隊主。

太和十一年，蠕蠕族軍隊頻繁侵犯邊境，柔玄鎮都將李兜討伐擊退了他們。康生生性驍勇，武藝高强，能拉開有十石之力的弓，箭也與一般人所用的不同，被當時人們所折服。他跟隨李兜，任前驅軍主，每次戰鬥都摧陷敵陣，氣大力壯，遠近聞名，因此而任宗子隊主。

從駕征鍾離，駕旋濟淮，五將未渡，蕭鸞遣將率衆據渚，邀斷津路。高祖敕曰："能破中渚賊者，以爲直閤將軍。"康生時爲軍主，謂友人曰："如其克也，得暢名績，脱若不捷，命也在天。丈夫今日何爲不决！"遂便應募，縛筏積柴，因風放火，燒其船艦，依烟直進，飛刀亂斫，投河溺死者甚衆。乃假康生直閤將軍。後以勛除中堅將軍、太子三校、西臺直後。

跟從皇帝親征鍾離，皇上不久渡過淮河，五將尚未過河，蕭鸞就派遣大將率兵占據河灘，切斷了通道。高祖皇帝下令："誰能破河灘的敵軍，就任誰爲直閤將軍。"康生當時是軍主，對朋友説："這一仗要是打勝了，就可以名聲大震，飛黄騰達；萬一打敗仗，則是天命。男子漢大丈夫今天何不一搏！"於是響應皇命，願領軍攻破中渚賊兵。他們編捆竹筏，堆積乾柴，乘大風放火，燒毀敵人船艦，在濃烟的掩護下疾速前進，揮刀亂砍敵兵，敵軍紛紛跳河，淹死了不少。於是暫授康生爲直閤將軍。後來又以軍功升爲中堅將軍、太子三校、西臺直後。

吐京胡反，自號辛支王。康生爲軍主，從章武王彬討之。胡遣精騎一千邀路斷截，康生率五百人拒戰，

吐京胡人造反，自號辛支王。康生作爲軍主，跟隨章武王元彬前往討伐。胡人派出一千精鋭騎兵攔路阻截，康生率五百人迎戰，打敗胡

破之，追至石羊城，斬首三十級。彬甲卒七千，與胡對戰，分爲五軍，四軍俱敗，康生軍獨全。遷爲統軍。率精騎一千追胡至車突谷，詐爲墜馬，胡皆謂死，爭欲取之。康生騰騎奮矛，殺傷數十人，胡遂奔北。辛支輕騎退走，去康生百餘步，彎弓射之，應弦而死。因俘其牛羊駝馬以萬數。

兵，并追殺到石羊城，斬首三十級。元彬擁有七千甲兵，與胡賊作戰，分爲五軍人馬，其中四軍都被打敗了，衹有康生的一軍保全下來。他被提拔爲統軍。率領精鋭騎兵一千人追擊胡兵到車突谷，假裝從馬上掉下來，胡兵都以爲他摔死了，便爭相上前斬取首級。康生突然站起，跨馬揮矛，衝殺敵兵，殺傷數十人，胡兵敗退。辛支王輕騎逃竄，距康生衹有一百多步遠，康生拉弓射箭，辛支王應弦而死。此戰役俘獲胡人的牛羊駝馬約萬頭。

蕭鸞置義陽□，招誘邊民。康生復爲統軍，從王肅討之，進圍其城。鸞將張伏護自升城樓，言辭不遜，肅令康生射之。以强弓大箭望樓射窗，扉開即入，應箭而斃。彼民見箭，皆云狂弩。以殺伏護，賞帛一千匹。又頻戰再退其軍，賞三階，帛五百匹。蕭寶卷將裴叔業率衆圍渦陽，欲解義陽之急。詔遣高聰等四軍往援之，後遣都督、廣陵侯元衍，并皆敗退。時刺史孟表頻啓告，高祖敕肅遣康生馳往赴援。一戰大破之，賞二階，帛一千匹。及壽春來降也，遣康生領羽林一千人，給龍厩馬兩匹，馳赴壽春。既入其城，命集城内舊老，宣詔撫賚。俄而，蕭寶卷將桓和頓軍梁城，陳伯之據峡石，民心駭動，頗有異謀。康生乃防禦内外，音信不通。固城一月，援軍乃至。康生出擊桓和、伯之等二軍，并破走之，拔梁城、合肥、洛口三戍。以功遷征虜將軍，封安武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户。

蕭鸞設置義陽□，用來招募邊境的民衆。康生再次被任命爲統軍，跟隨王肅前往征討，進兵包圍敵城。蕭鸞的部將張伏護親自登上城樓，口出狂言，肆意叫駡，王肅命令康生用箭射他。康生用强弓大箭瞄準城樓窗户，窗户門扇一打開，即發射，張伏護應箭而斃。敵軍見此箭，都説是狂弩，個個喪膽。因殺死伏護，受賞一千匹帛。以後又連連打退敵軍，又被提升三級，賜帛五百匹。蕭寶卷的部將裴叔業率兵進圍渦陽，想解除義陽被圍之急。皇上派高聰等四支部隊前往義陽增援，然後派遣都督、廣陵侯元衍也開赴那裏，但都被裴叔業打敗退回。當時的刺史孟表頻頻向朝廷告急，高祖皇帝令王肅派遣康生火速赴援。康生到達前綫後，一仗就大敗敵軍，受賞提升兩級，賜帛一千匹。到後來裴叔業在壽春起義投誠，朝廷派康生率領羽林軍一千人，并配給龍厩馬兩匹，前去壽春接收裴叔業的降軍。進入壽春城後，他下令集合城中父老，宣布詔旨，安撫賞賜他們。不久，蕭寶卷的部將桓和率軍駐扎梁城，陳伯之也占據了峽石，一時民心惶恐動摇，形勢極有可能發生變故。康生便防禦内外，封鎖消息，守城一月，援軍纔到來。康生出城進擊桓和、伯之兩軍，將其全部擊退，占領了梁城、合肥、洛口三處城堡。因戰功被升遷爲征虜將軍，封爵安武縣開國男，食封邑二百户。

出爲南青州刺史。後蕭衍郁洲遣軍主徐濟寇邊，康生率將出討，破之，生擒濟。賞帛千匹。時蕭衍聞康生能引强弓，力至十餘石，故特作大

出任南青州刺史。後來，蕭衍在郁洲派軍主徐濟侵犯邊境，康生率將出發征討，打敗敵軍，生擒了徐濟。受賞一千四帛。那時，蕭衍聽説康生能拉强弓，力氣大得能拉動十幾石，所以特地

弓兩張，送與康生。康生得弓，便會集文武，乃用平射，猶有餘力。其弓長八尺，把中圍尺二寸，箭粗殆如今之長笛，觀者以爲希世絶倫。弓即表送，置之武庫。

製作了兩張大弓，送給康生。康生拿到此弓，就召集文武官員，表演射箭，衹須用一般的力氣拉射此弓箭，還有餘力没有使出來。這兩張弓，長八尺，弓把的中圍一尺二寸，箭杆粗得像今天的長笛，看到的人認爲此弓箭當世第一。此弓呈奏上交，放置在國家武器庫裏。

又蕭衍遣將宋黑率衆寇擾彭城，時康生遭母憂，詔起爲别將、持節、假平南將軍，領南青州諸軍擊走之。後衍復遣都督、臨川王蕭宏，副將張惠紹勒甲十萬規寇徐州，又假宋黑徐州刺史，領衆二萬，水陸俱進，徑圍高塚戍。詔授康生武衛將軍、持節、假平南將軍，爲别將，領羽林三千人，騎、步甲士隨便割配。康生一戰敗之。還京，召見宴會，賞帛千匹，賜驊騮御胡馬一匹。

蕭衍派遣部將宋黑率衆兵侵擾彭城，當時正值康生爲母親守喪，詔令起用他爲别將、持節、暫爲平南將軍，率領南青州諸部隊擊退了敵軍。後來蕭衍又派遣都督、臨川王蕭宏和副將張惠紹統領十萬甲兵圖謀侵犯徐州，又任命宋黑暫爲徐州刺史，帶領二萬士兵，水陸并進，包圍高塚戍。詔令授予康生武衛將軍、持節、暫爲平南將軍，作爲别將，帶領羽林軍三千人，騎兵、步兵甲士由他全權調整配置。康生衹一仗就將敵軍打敗。回京以後，皇上召見并賜宴，賞帛千匹，賜給驊騮御胡馬一匹。

出爲平西將軍、華州刺史，頗有聲績。轉涇州刺史，仍本將軍。以輒用官炭瓦爲御史所劾，削除官爵。尋旨復之。蕭衍直閤將軍徐玄明戍於郁洲，殺其刺史張稷，以城内附。詔遣康生迎接，賜細御銀纏槊一張并棗柰果。面敕曰："果者，果如朕心；棗者，早遂朕意。"未發之間，郁洲復叛。時揚州别駕裴絢謀反，除康生平東將軍，爲别將，領羽林四千討之，會事平不行。

出任平西將軍、華州刺史，很有聲譽和政績。調任涇州刺史，仍然爲平西將軍。因擅自動用官炭官瓦等物資，被御史彈劾，削除了官爵。不久詔旨恢復了官爵。蕭衍的直閤將軍徐玄明在郁洲鎮守，殺了他們的刺史張稷，奉獻全城投降。詔令派遣康生前往迎降接收，賜給御用的細銀纏槊一張以及棗柰果。面授敕令道："這果子的果，就是結果稱朕的心；這棗子的棗，就是早遂朕意。"軍隊尚未出發，郁洲却又反叛了。當時揚州别駕裴絢謀反，任命康生爲平東將軍，作爲别將，率領四千羽林軍前往討伐，後來事情已平息，這次行動取消。

遭父憂，起爲平西將軍、西中郎將。是歲，大舉征蜀，假康生安西將軍，領步騎三萬邪趣綿竹。至隴右，世宗崩，班師。除衛尉卿。出爲撫軍將軍、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虎畫像；復就西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亦遇疾，巫以爲虎、豹之祟。

爲父親守喪期滿後，被召回起用爲平西將軍、西中郎將。這一年，大舉征伐蜀地，任命康生暫爲安西將軍，率領步兵騎兵共三萬人斜插綿竹縣。軍隊行進到隴右時，正遇世宗皇帝去世，全軍班師。授衛尉卿。出任撫軍將軍、相州刺史。在相州期間，因天旱命令用鞭抽打石虎的畫像；又在西門豹祠求雨，没有應驗，就令人挖取西門豹塑像的舌頭。不久，他的兩個兒子突然死掉，自己也生了病，巫師認爲是石虎、西門豹在作祟。

徵拜光禄卿，領右衛將軍。與元叉同謀廢靈太后。遷撫軍大將軍、河南尹，仍右衛，領左右。與子難娶左衛將軍侯剛女，即元叉妹夫也。叉以其通姻，深相委托，三人率多俱宿禁內，時或迭出。叉以康生子難爲千牛備身。

康生性粗武，言氣高下，叉稍憚之，見于顔色，康生亦微懼不安。正光二年三月，肅宗朝靈太后于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舞。次至康生，康生乃爲力士舞，及於折旋，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瞋目、頷首爲殺縛之勢。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日暮，太后欲携肅宗宿宣光殿。侯剛曰："至尊已朝訖，嬪御在南，何勞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兒，隨陛下將東西，更復訪問誰？"群臣莫敢應。靈太后自起援肅宗臂下堂而去。康生大呼唱萬歲於後，近侍皆唱萬歲。肅宗引前入閤，左右競相排，閤不得閉。康生奪其子難千牛刀，斫直後元思輔，乃得定。肅宗既上殿，康生時有酒勢，將出處分，遂爲叉所執，鎖於門下。至曉，叉不出，令侍中、黄門、僕射、尚書等十餘人就康生所訊其事，處康生斬刑，難處絞刑。叉與剛并在内矯詔决之。康生如奏，難恕死從流。難哭拜辭父，康生忻子免死，又亦慷慨，了不悲泣。語其子云："我不反死，汝何爲哭也？"有司驅逼，奔走赴市。時已昏暗，行刑人注刀數下不死，於地刻截。咸言稟叉意旨，過至苦痛。嘗食典御奚混與康生同執刀入内，亦就市絞刑。

徵調回朝，授光禄卿，領右衛將軍。與元叉共同謀劃廢黜靈太后。升爲撫軍大將軍、河南尹，任右衛將軍，領左右禁軍。給兒子奚難娶左衛將軍侯剛的女兒，侯剛是元叉的妹夫。元叉見已與奚家通了婚姻，就對康生信用有加，托以重任，元、侯、奚三人通常一起住在宫中，不時一起進出。元叉起用康生的兒子奚難爲千牛備身。

康生性格粗魯，説話高聲大氣，元叉都有些畏怯、害怕他，常在臉色上表現出來，康生也有些恐懼不安。正光二年三月，肅宗在西林園朝謁靈太后，文武大臣陪同赴宴，酒酣之際，紛紛起身跳舞。輪到康生時，康生就表演起力士舞來。每到轉折迴旋之處，總是眼睛盯着太后，表演舉手、頓足、瞋目、頷首等縛捉砍殺之動作。太后領會他的意圖，但不敢吱聲。天色將晚，太后想携帶肅宗住宿在宣光殿。侯剛説："皇上已拜見完畢，嬪妃在南宫，何勞留宿？"康生也説："皇上是太后的兒子，跟着太后東跑西跑，還打算訪問誰？"群臣中誰都不敢應聲。靈太后起身牽着肅宗的手，走下堂去。康生跟在他們的後面大聲高呼萬歲，近侍也都高呼萬歲。肅宗在前帶路走進閤中，左右之人争相擁擠跟進，閤門無法關上。康生一把奪過兒子奚難佩帶的千牛刀，砍殺直後元思輔，局面纔得以穩定。肅宗上殿後，康生還趁着酒勁，將出去處置，被元叉捉住，鎖在門下。直至天亮，元叉還未出來，命令侍中、黄門、僕射、尚書等十餘人到拘禁康生的地方審訊此事，處康生以斬刑，奚難被處以絞刑。元叉和侯剛一起在宫内假托詔旨裁决此案。結果同意處康生斬刑，奚難則改爲免死流放。奚難哭着拜見父親，與他訣别，康生爲兒子免死而高興，但他顯得很悲壯慷慨，無半點悲泣之狀。對兒子説："我不後悔死，你哭什麽呢？"有關部門催逼甚緊，將康生急速押赴刑場。這時天色已經昏暗，行刑的劊子手砍了好幾刀仍未殺死，倒在地上後被剁成幾截。都説是稟承了元叉的旨意，使他多受些痛苦。嘗食典御奚混因與康生一同執着刀闖入宫内，也被押至刑場處以絞刑。

康生久爲將，及臨州尹，多所殺

康生長期作戰將，擔任州尹時，多有殺戮行

戮。而乃信向佛道，數捨其居宅以立寺塔。凡歷四州，皆有建置。死時年五十四。

子難，年十八。以侯剛子婿得停百日，竟徙安州。後尚書盧同爲行臺，又令殺之。

康生於南山立佛圖三層，先死忽夢崩壞。沙門有爲解云："檀越當不吉利，無人供養佛圖，故崩耳。"康生稱然。竟及禍。靈太后反政，贈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又追封壽張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户。

子剛，襲。武定中，青州開府主簿。齊受禪，爵例降。

剛弟定國，襲康生安武縣開國男。

爲。但是他崇信佛教，數次施捨他的住宅用以建立寺塔。共歷四個州，都建了寺塔。死時年齡五十四歲。

兒子奚難，十八歲。因是侯剛的女婿而得以在京停留百日，最終流放到安州。後來尚書盧同爲行臺，又命人殺死了他。

康生在南山建立了三層佛塔，死前突然夢見它崩塌毀壞。和尚對此夢的解釋是："施主可能遭遇上不吉利了，因無人再供養佛寺，所以它崩毀了。"康生點頭稱是。終於遇上大禍。靈太后還政後，追贈康生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又追封爲壽張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户。

兒子奚剛，承襲爵位。武定年間，任青州開府主簿。齊受禪代魏後，爵位按例降級。

奚剛的弟弟定國，承襲康生的安武縣開國男爵位。

楊大眼

楊大眼，武都氐難當之孫也。少有膽氣，跳走如飛。然側出，不爲其宗親顧待，頗有飢寒之切。太和中，起家奉朝請。時高祖自代將南伐，令尚書李冲典選征官，大眼往求焉。冲弗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許繫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莫不驚嘆。冲曰："自千載以來，未有逸材若此者也。"遂用爲軍主。大眼顧謂同僚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自此一舉終不復與諸君齊列矣。"未幾，遷爲統軍。從高祖征宛、葉、穰、鄧、九江、鍾離之間，所經戰陳，莫不勇冠六軍。世宗初，裴叔業以壽春内附，大眼與奚康生等率衆先入，以功封安成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户。除直閣將軍，尋加輔國將軍、游擊將軍。

出爲征虜將軍、東荆州刺史。時蠻酋樊秀安等反，詔大眼爲别將，隸

楊大眼，是武都氐人楊難當之孫。少年時有膽量氣魄，跳躍奔跑像飛一樣。因爲他是偏室所生，不被他的宗族親屬所重視和照顧，受了很多飢寒之苦。太和年間，入仕爲奉朝請。那時高祖皇帝在代郡準備南下征伐，命令尚書李冲負責選拔征戰的軍官，大眼前往求職。李冲不同意用他，大眼說："尚書不瞭解我，請允許我顯示一種技能。"就拿出一根三丈許的長繩繫住髮髻跑起來，繩子筆直如箭，奔馳的馬都追不上，旁觀者無不驚嘆。李冲說："自從千年以來，没有像這樣的超群人才。"於是引用他爲軍主。大眼對同僚們說："我現在好比是蛟龍得水之時，自此一舉終將不再與諸位在一個級别上了。"不久，升任統軍。跟隨高祖皇帝征伐宛、葉、穰、鄧、九江、鍾離一帶，所經歷的戰陣，無不勇冠六軍。世宗初年，裴叔業獻壽春歸順，大眼與奚康生等率衆兵先入城，因功封爲安成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户。授直閤將軍，不久加輔國將軍、游擊將軍。

出任征虜將軍、東荆州刺史。當時蠻人首領樊秀安等造反，詔令任大眼爲别將，隸屬於都督

都督李崇，討平之。大眼妻潘氏，善騎射，自詣軍省大眼。至於攻陳游獵之際，大眼令妻潘戎裝，或齊鑣戰場，或并驅林壑。及至還營，同坐幕下，對諸僚佐，言笑自得，時指之謂人曰："此潘將軍也。"

李崇，征討平定了造反的蠻人。大眼的妻子潘氏，善於騎馬射箭，親自趕到軍中看望大眼。到攻陣游獵的時候，大眼也讓妻子潘氏穿上戎裝，或者一齊在沙場拼殺，或者并駕飛馳在山林。等到回營後，夫妻同坐在軍幕之下，面對部屬同僚，談笑自如，有時指着她對人説道："這位是潘將軍。"

蕭衍遣其前江州刺史王茂先率衆數萬次于樊雍，招誘蠻夏，規立宛州，又令其所署宛州刺史雷豹狼、軍主曹仲宗等領衆二萬偷據河南城。世宗以大眼爲武衛將軍、假平南將軍、持節，都督統軍曹敬、邴虬、樊魯等諸軍討茂先等，大破之，斬衍輔國將軍王花、龍驤將軍申天化，俘馘七千有餘。衍又遣其舅張惠紹總率衆軍，竊據宿豫。又假大眼平東將軍爲别將，與都督邢巒討破之。遂乘勝長驅，與中山王英同圍鍾離。大眼軍城東，守淮橋東西二道。屬水泛長，大眼所綰統軍劉神符、公孫祉兩軍夜中争橋奔退，大眼不能禁，相尋而走，坐徙爲營州兵。

蕭衍派遣他的前江州刺史王茂先率領數萬兵衆駐在樊、雍，招募動員蠻族之人，計劃設立宛州，又命令他所授的宛州刺史雷豹狼、軍主曹仲宗等帶領士兵二萬人偷襲占據了河南城。世宗皇帝任大眼爲武衛將軍、暫爲平南將軍、持節，都督統軍曹敬、邴虬、樊魯等諸軍討伐茂先等敵軍，大敗他們，斬殺了蕭衍的輔國將軍王花、龍驤將軍申天化，俘虜殺戮敵軍七千餘人。蕭衍又派他的舅舅張惠紹統率各部隊，偷占了宿豫。朝廷又任大眼暫爲平東將軍，爲别將，與都督邢巒討伐打敗了敵軍。於是乘勝進軍，長驅直入，與中山王元英共同包圍了鍾離。大眼駐軍城東，把守淮水橋的東西兩道。遇上河水泛濫上漲，大眼所管轄的統軍劉神符、公孫祉兩支軍隊在夜中争過橋梁退却奔逃，大眼不能禁止，接着也逃跑了，坐此罪降貶爲營州兵。

永平中，世宗追其前勳，起爲試守中山内史。時高肇征蜀，世宗慮蕭衍侵軼徐揚，乃徵大眼爲太尉長史、持節、假平南將軍、東征别將，隸都督元遥，遏禦淮肥。大眼至京師，時人思其雄勇，喜其更用，臺省閭巷，觀者如市。大眼次譙南，世宗崩。時蕭衍遣將康絢於浮山遏淮，規浸壽春，詔加大眼光禄大夫，率諸軍鎮荆山，復其封邑。後與蕭寶夤俱征淮堰，不能克。遂於堰上流鑿渠决水而還，加平東將軍。

永平年間，世宗皇帝追録他以前的功勳，起用爲試守中山内史。當時高肇征伐蜀地，世宗皇帝擔心蕭衍侵犯徐揚地區，便召用大眼爲太尉長史、持節、暫爲平南將軍、東征别將，隸屬都督元遥，抵禦扼守淮肥一帶。大眼到京師，當時的人們思慕他的雄壯勇敢，欣喜他的重新起用，從衙門到民間街巷，觀看他的人多得像鬧市。大眼的部隊停駐在譙南時，世宗皇帝去世了。當時蕭衍派部將康絢在浮山扼守淮河，規劃侵入壽春，下詔加大眼光禄大夫，率諸軍鎮守荆山，恢復他的封邑。後來與蕭寶夤一起征戰淮堰，未能攻克。就在堰的上游鑿開渠堤決口放水而收兵，加平東將軍。

大眼善騎乘，裝束雄竦，擐甲折旋，見稱當世。撫巡士卒，呼爲兒子，及見傷痍，爲之流泣。自爲將

大眼很會騎乘戰馬，裝束雄壯挺拔，披甲戴胄，翻轉旋舞，被當世人所稱道。安撫巡察士卒時，親切地稱呼他們爲兒子，看見他們患病受

帥，恒身先兵士，衝突堅陳，出入不疑，當其鋒者，莫不摧拉。南賊前後所遣督將，軍未渡江，預皆畏懾。傳言淮泗、荆沔之間有童兒啼者，恐之云“楊大眼至”，無不即止。王肅弟子秉之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爲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當世推其驍果，皆以爲關張弗之過也。然征淮堰之役，喜怒無常，捶撻過度，軍士頗憾焉。識者以爲性移所致。

傷，爲之流下眼淚。作爲一名將帥，常常身先士卒，衝鋒攻打堅固的戰陣，出入不遲疑猶豫，敢於阻擋他鋒芒的敵人，無不被他摧垮。南方的賊寇前後所派出的幾位督師之將，都是軍隊尚未渡過長江，就先畏怯害怕。傳説淮泗、荆沔一帶，有孩童啼哭，衹要恐嚇道“楊大眼來了”，無不立即止住哭鬧。王肅的弟弟之子王秉剛歸順我國時，對大眼説：“在南邊聽説您的名字，以爲眼睛大得像車輪，看見了您後，纔知跟常人無異。”大眼説：“旗鼓相望，瞋目怒視，英氣奮發，足以使你們不敢看，何必眼睛大如車輪。”世人都推重他的驍勇果敢，認爲關羽張飛也超不過他。然而征戰淮堰一役，他却喜怒無常，毆打責罰過度，軍中士兵很怨恨他。有識之人認爲是由於他性情有了變化所致。

又以本將軍出爲荆州刺史。常縛蒿爲人，衣以青布而射之。召諸蠻渠指示之曰：“卿等若作賊，吾政如此相殺也。”又北淯郡嘗有虎害，大眼搏而獲之，斬其頭懸於穰市。自是荆蠻相謂曰：“楊公惡人，常作我蠻形以射之。又深山之虎尚所不免。”遂不敢復爲寇盜。在州二年而卒。

又以本將軍出任荆州刺史。經常縛扎蒿草做成人形，給它穿上青布而射它。召集諸蠻的首領指着草人説：“你們若是作了賊，我的政策就是像這樣去殺死他。”北淯郡曾經有虎爲患，大眼與虎搏鬥抓獲了虎，斬下虎的頭懸挂在穰縣的街市上。從此荆蠻之人互相説道：“楊公是個凶惡之人，經常做我蠻人之形射箭。而且連山中的猛虎都難逃一死。”於是不敢再做寇盜。在荆州兩年而去世。

大眼雖不學，恒遣人讀書，坐而聽之，悉皆記識。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識字也。有三子，長甑生，次領軍，次征南，皆潘氏所生，氣幹咸有父風。

初，大眼徙營州，潘在洛陽，頗有失行。及爲中山，大眼側生女夫趙延寶言之於大眼，大眼怒，幽潘而殺之。後娶繼室元氏。大眼之死也，甑生等問印綬所在。時元始懷孕，自指其腹謂甑生等曰：“開國當我兒襲之，汝等婢子，勿有所望！”甑生深以爲恨。及大眼喪將還京，出城東七里，營車而宿。夜二更，甑生等開大眼棺，延寶怪而問之，征南射殺之。元

大眼雖不識字，但常派人來讀書，他坐着聽書，能够全部記住理解。令人寫文書，他都是口授内容，最後還是認不了多少字。有三個兒子，長子甑生，次子領軍，三子征南，都是潘氏所生，氣派和才幹很有父親的風格。

當初，大眼被貶斥到營州，潘氏在洛陽，很有一些出格的行爲。在任中山内史時，大眼的側室所生女的丈夫趙延寶將潘氏之事告訴了大眼，大眼聽了很惱怒，幽禁并殺死了潘氏。後來又娶了繼室元氏。大眼死的時候，甑生等人詢問印綬在什麼地方。當時元氏懷孕不久，指着自己的腹部對甑生等人説：“開國爵位應當由我的兒子承襲，你們這群婢女養的，就别指望了！”甑生爲此懷恨在心。到大眼的靈柩即將回京，出城往東七里處，車隊停宿。夜晚二更時分，甑生等人打

怖，走入水，征南又彎弓射之。甄生曰："天下豈有害母之人。"乃止。遂取大眼尸，令人馬上抱之，左右扶挾以叛。荆人畏甄生等驍勇，不敢苦追。奔於襄陽，遂歸蕭衍。

開大眼的棺材，延寶感到奇怪，便問他們，征南用箭射殺了延寶。元氏害怕了，跳水逃跑，征南又拉彎弓射她。甄生說："天下豈能有殺害母親之人？"征南纔住手。於是取出大眼的尸體，命令人在馬上抱着尸首，左右之人挾護着叛逃。荆州方面的人畏懼甄生等人的驍勇，不敢苦追。甄生一行逃奔到襄陽，投奔了蕭衍。

崔延伯

崔延伯，博陵人也。祖壽，於彭城陷入江南。延伯有氣力，少以勇壯聞。仕蕭賾，爲緣淮游軍，帶濠口戍主。太和中入國，高祖深嘉之，常爲統帥。膽氣絶人，兼有謀略，所在征討，咸立戰功。積勞稍進，除征虜將軍、荆州刺史，賜爵定陵男。荆州土險，蠻左爲寇，每有聚結，延伯輒自討之，莫不摧殄，由是穰土帖然，無敢爲患。

崔延伯，博陵人。祖父崔壽，在彭城陷落時進入江南。延伯有一身氣力，從小就以勇敢而聞名。臣事蕭賾，爲緣淮游軍，帶濠口戍主。太和年間投奔我朝，高祖皇帝深加嘉獎，常用他爲統帥。他膽量驚人，加之有謀略，每次征討，都建立戰功。累積許多功勞而被提拔，授征虜將軍、荆州刺史，賜爵位爲定陵男。荆州風土人情險頑，蠻左爲寇，常聚結生事，延伯就親自征討，無不摧毁消滅，從此穰地一帶，平静安定，無人敢作亂。

永平中，轉後將軍、幽州刺史。蕭衍遣其左游擊將軍趙祖悦率衆偷據峽石，詔延伯爲别將，與都督崔亮討之。亮令延伯守下蔡。延伯與别將伊瓮生挾淮爲營。延伯遂取車輪，去輞，削鋭其輻，兩兩接對，揉竹爲絙，貫連相屬，并十餘道，横水爲橋，兩頭施大轆轤，出没任情，不可燒斫。既斷祖悦等走路，又令舟舸不通，由是衍軍不能赴救，祖悦合軍咸見俘虜。於軍拜平南將軍、光禄大夫。

永平年間，轉任後將軍、幽州刺史。蕭衍派他的左游擊將軍趙祖悦率領衆兵偷據峽石，詔令延伯爲别將，與都督崔亮共同征討祖悦。崔亮命令延伯守住下蔡。延伯與别將伊瓮生挾控淮河爲軍營。於是延伯取來戰車的輪子，去掉輪框，將車輻條削尖，對接起來，把竹片揉編成繩，互相貫串連接起來，共十幾道，横搭在水上作爲橋梁，兩頭采用大轆轤，進出隨意，火不可燒，刀不可砍。既斷了祖悦等敵軍的退路，又使舟船不通，因而使蕭衍的軍隊不能趕赴救援，於是祖悦全軍都被俘虜。在軍中拜爲平南將軍、光禄大夫。

延伯與楊大眼等至自淮陽，靈太后幸西林園引見延伯等。太后曰："卿等志尚雄猛，皆國之名將，比平峽石，公私慶快，此乃卿等之功也。但淮堰仍在，宜須豫謀，故引卿等親共量算，各出一圖以爲後計。"大眼對曰："臣輒謂水陸二道，一時俱下，往無不克。"延伯曰："臣今輒難大眼，既對聖顔，答旨宜實，水南水北

延伯與楊大眼等從淮陽來京，靈太后到西林園引見延伯等人。太后說："幾位愛卿志向高遠，氣派威猛，都是國家的名將，此次平定峽石，公私均歡慶勝利，這是幾位愛卿的功勞。衹是淮水的堰壕仍然存在，需要預定謀略，所以召引你們幾位共同商量算計，各出一條方案爲今後打算。"大眼回答道："臣的看法是水陸兩路，同時齊發，則無往不克。"延伯說："臣今天有一問題要問問大眼，既是對答聖上面問，回答内容應具體實在

各有溝瀆，陸地之計如何可前？愚臣短見，願聖心愍水兵之勤苦，給復一年，專習水戰，脱有不虞，召便可用，往無不獲。”靈太后曰：“卿之所言，深是宜要，當敕如請。”

二年，除安北將軍、并州刺史。在州貪汚，聞於遠近。還爲金紫光禄大夫。出爲鎮南將軍、行岐州刺史，假征西將軍，賜驊騮馬一匹。正光五年秋，以往在揚州，建淮橋之勳，封當利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户，尋增邑一百户，改封新豐，進爵爲子。

時莫折念生兄天生下隴東寇，征西將軍元志爲天生所擒，賊衆甚盛，進屯黑水。詔延伯爲使持節、征西將軍、西道都督，與行臺蕭寶夤討之。寶夤與延伯結壘馬嵬，南北相去百餘步。寶夤日集督將論討賊方略，延伯每云“賊新制勝，難與争鋒”。寶夤正色責之曰：“君荷國寵靈，總戎出討，便是安危所繫，每云賊不可討，以示怯懦，損威挫氣，乃君之罪。”延伯明晨詣寶夤自謝，仍云：“今當仰爲明公參賊勇怯。”延伯選精兵數千，下渡黑水，列陳西進以向賊營，寶夤率衆於水東尋原西北，以示後繼。於時賊衆大盛，水西一里營營連接。延伯徑至賊壘，揚威脅之，徐而還退。賊以延伯衆少，開營競追，衆過十倍，臨水逼蹙。寶夤親觀之，懼有虧損。延伯不與其戰，身自殿後，抽衆東渡，轉運如神，須臾濟盡，徐乃自渡。賊徒奪氣，相率還營。寶夤大悦，謂官屬曰：“崔公，古之關張也。今年何患不制賊。”延伯馳見寶夤曰：“此賊非老奴敵，公但坐看。”後日，延伯勒衆而出，寶夤爲後拒。天生悉衆來戰，延伯申令將士，身先

些，淮水的南北各有溝瀆，陸地軍隊怎能前進？依愚臣的短見，希望聖上同情憐憫水兵們的勤勞辛苦，免除他們一年的賦役，使他們專心練習水戰，要是前方情况緊急，召集他們就可派上用場，去了肯定能打勝仗。”靈太后説：“愛卿所説的，確實是必要，應下敕令批准你的建議。”

永平二年，授安北將軍、并州刺史。在并州期間，貪汚之名聲遠近皆知。回京任金紫光禄大夫。出任鎮南將軍、行岐州刺史，暫爲征西將軍，賜驊騮馬一匹。正光五年秋，因他以往在揚州時建淮河橋的功勛，封爵當利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户，不久又增邑一百户，改封在新豐縣，封爲子爵。

當時莫折念生的兄長莫折天生出兵侵犯隴東，征西將軍元志被天生擒獲，賊軍勢力很盛，進兵屯居黑水。下詔任命延伯爲使持節、征西將軍、西道都督，與行臺蕭寶夤負責征討天生。寶夤和延伯在馬嵬結成營壘，南北相距一百多步遠。寶夤每天召集部將討論征討賊兵的方略，延伯總是説“賊軍剛打了勝仗，我軍難與争鋒”。寶夤板起臉孔責備他説：“將軍蒙受國家恩寵，領兵出征，國家的安危就繫在你身上，總是講賊兵不可討伐，表現出怯懦，損我軍威，挫我士氣，這是將軍之罪。”延伯次日清晨到寶夤那裏謝罪，但仍然説：“今天定當讓您看看末將對賊兵是勇還是怯。”延伯挑選了數千精兵，渡過黑水，列陣向西進軍攻向賊軍兵營，寶夤率大部隊在黑水東岸接着朝西北移動，以示後繼增援。這時的賊軍勢力大盛，河西岸一里之間，一營一營緊密相接。延伯徑直殺向賊軍營壘，造成威勢脅迫賊兵，但又慢慢退回。賊兵以爲延伯的兵少，就打開營門競相追趕，兵力超過我十倍，面臨河水越逼越近。寶夤親眼看到這陣勢，害怕部隊吃虧受損。延伯不與賊兵接戰，自己殿後，命部衆抽身東渡，轉運靈活，如有神助，須臾之間，部衆全部渡過，自己纔慢慢地過河。賊兵失望氣餒，衹好相率返回營房。寶夤大爲喜悦，對部下説：“崔公，是古代的關羽張飛。今年何愁不制服賊軍。”延伯騎馬進見寶夤，説：“這個賊寇不

士卒，陷其前鋒。於是勇鋭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及於小隴。秦賊勁强，諸將所憚，朝廷初議遣將，咸云非延伯無以定之，果能克敵。授右衛將軍。

是老朽的敵手，您就坐着瞧吧。”後天，延伯領兵而出，寶夤做他的後援。天生率全部兵卒來戰，延伯號令將士，身先士卒，摧陷了賊兵的前鋒。接着勇士鋭兵争着向前衝進，大破敵軍，斬殺俘虜賊軍十餘萬人，追擊到了小隴。秦地的賊寇向來强勁，很多將領都害怕，朝廷當初商議派遣將領，都認爲不是延伯不可克敵，如今果然是延伯打敗了敵兵。授予右衛將軍。

於時万俟醜奴、宿勤明達等寇掠涇州。先是，盧祖遷、伊瓮生數將等皆以元志前行之始，同時發雍，從六陌道將取高平。志敗，仍停涇部。延伯既破秦賊，乃與寶夤率衆會於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匹，軍威甚盛。醜奴置營涇州西北七十里當原城，時或輕騎暫來挑戰，大兵未交，便示奔北。延伯矜功負勝，遂唱議先驅。伐木别造大排，内爲鎖柱，教習强兵，負而趨走，號爲排城，戰士在外，輜重居中，自涇州緣原北上。衆軍將出討賊，未戰之間，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乞且緩師。寶夤、延伯謂其事實，逡巡未閲。俄而宿勤明達率衆自東北而至，乞降之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陳，賊勢摧挫，便爾逐北，徑造其營。賊本輕騎，延伯軍兼步卒，兵力疲怠，賊乃乘間得入排城。延伯軍遂大敗，死傷者將有二萬。寶夤斂軍退保涇州。延伯修繕器械，購募驍勇，復從涇州西進，去賊彭抗谷柵七里結營。延伯耻前挫辱，不報寶夤，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間平其數栅。賊皆逃遁，見兵大采掠，散亂不整，還來衝突，遂大奔敗。延伯中流矢，爲賊所害，士卒死者萬餘人。

當時万俟醜奴、宿勤明達等侵掠涇州。在此之前，盧祖遷、伊瓮生幾位將領都作爲元志所統率的前行始發部隊，同時從雍州出發，由六陌道進兵，準備拿下高平。元志兵敗，就停留在涇州境内。延伯破了秦地的賊寇後，就與寶夤率兵在安定會合，共有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匹，軍威非常强盛。醜奴在涇州西北七十里的當原城安置軍營，不時派出一股騎兵前來挑戰，大部隊還未交戰，他們就佯裝敗逃。延伯因勝而驕，居功自負，於是首先提議作爲先驅。他率兵砍伐木材，新造大木排，中間造有鎖柱，教練强兵，扛着木排前進，號稱排城，戰士在外，輜重居中，從涇州沿着土原北上。衆軍正準備出兵討賊，尚未開戰，衹見數百賊方騎兵，假裝着手持文書，説是投降書，乞求我軍暫緩進攻。寶夤和延伯以爲是真的，遲疑猶豫未加細看。不一會兒宿勤明達率衆兵從東北而來，乞降的賊兵從西邊猛撲過來，我軍頓時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圍，賊兵氣勢受挫，就順勢衝往北部，直接殺向敵營。賊兵本是輕騎，而延伯的軍隊却還有步兵，兵力疲憊，賊兵得以乘機過來攻入排城。延伯的軍隊於是大敗，死傷者近二萬人。寶夤聚集軍隊退保涇州。延伯修繕器械，招買驍勇兵馬，再次從涇州向西進軍，離賊軍駐地彭抗谷七里處扎營。延伯深爲前次兵敗感到耻辱，就未報告寶夤，獨自出兵襲擊賊兵，大破賊兵，頃刻間打破了敵軍數營栅。賊兵都紛紛逃遁，但發現我軍的士兵大肆搶掠，散亂不整時，賊兵又折回衝鋒突擊，我軍於是大潰敗。延伯中了流箭，被賊兵殺害，士卒死亡者一萬餘人。

延伯善將撫，能得衆心，與康

延伯善於領兵帶將，能得將士之心，與奚康

生、大眼爲諸將之冠，延伯末路功名尤重。時大寇未平而延伯死，朝野嘆懼焉。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謚曰武烈。

生、楊大眼等同爲諸將之冠，延伯晚期的功名尤其顯要。當時强寇未平定而延伯死去，朝野都嘆息和恐慌。追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謚號爲武烈。

王足

又有王足者，驍果多策略。隸邢巒伐蜀，所在克捷。詔行益州刺史。遂圍涪城，蜀人大震。世宗復以羊祉爲益州，足聞而引退，後遂奔蕭衍。次有王神念，足之流也。後自潁川太守奔江南。

另外有個名叫王足的人，驍勇果敢，很有策略。隸屬邢巒征伐蜀地，所戰皆勝。下詔任命爲行益州刺史。便進圍涪城，蜀地之人大爲震動。世宗皇帝又調任羊祉爲益州刺史，王足聽説後從州任上引退，後來投奔了蕭衍。又有一位叫王神念的人，與王足一樣。後來在潁川太守的職位上投奔江南。

李叔仁　李龍環

又冀州人李叔仁，叔仁弟龍環，以勇壯爲將統。叔仁位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陳郡開國公。後爲梁州刺史，歿於關西。龍環，正光中北征，戰死白道。其平州刺史王買奴、南秦州刺史曹敬、南兖州刺史樊魯、益州刺史邴虬、玄州刺史邢豹及屈祖、嚴思達、吕叵、崔襲、柴慶宗、宗正珍孫、盧祖遷、高智方，俱爲將帥，并有攻討之名，而事迹不存，無以編録。然未若康生、大眼、延伯尤著也。

又有冀州人李叔仁，叔仁的弟弟龍環，以其勇壯而當上將領。叔仁官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陳郡開國公。後來任梁州刺史，戰死於關西。龍環，正光年間北上征伐，戰死在白道。平州刺史王買奴、南秦州刺史曹敬、南兖州刺史樊魯、益州刺史邴虬、玄州刺史邢豹以及屈祖、嚴思達、吕叵、崔襲、柴慶宗、宗正珍孫、盧祖遷、高智方，都是將帥，都有攻伐征討的名聲，但事迹不見保存，無法編進史書。然而他們没有像康生、大眼、延伯三人那樣有名。

史臣曰：人主聞鞞鼓之響，則思將帥之臣。何則？夷難平暴，折衝禦侮，爲國之所繫也。康生等俱以熊虎之姿，奮征伐之氣，亦一時之驍猛，壯士之功名也。

史臣曰：君主聽到戰鼓聲響，就會思盼將帥武臣。爲什麽呢？削平暴亂、克敵禦侮，是國家安危的保證。康生等人都以熊虎般的雄姿，表現了征戰討伐的英雄氣概，也算是當時的驍將猛士，具備了壯士的功名。

魏書卷七十四

列傳第六十二

尒朱榮

尒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也。其先居於尒朱川，因爲氏焉。常領部落，世爲酋帥。高祖羽健，登國初爲領民酋長，率契胡武士千七百人從駕平晋陽，定中山。論功拜散騎常侍。以居秀容川，詔割方三百里封之，長爲世業。太祖初以南秀容川原沃衍，欲令居之，羽健曰："臣家世奉國，給侍左右。北秀容既在剗内，差近京師，豈以沃堉更遷遠地。"太祖許之。所居之處，曾有狗舐地，因而穿之，得甘泉焉，至今名狗舐泉。羽健，世祖時卒。曾祖鬱德，祖代勤，繼爲領民酋長。代勤，世祖敬哀皇后之舅。以外親兼數征伐有功，給復百年，除立義將軍。曾圍山而獵，部民射虎，誤中其髀，代勤仍令拔箭，竟不推問，曰："此既過誤，何忍加罪。"部内聞之，咸感其意。高宗末，假寧南將軍，除肆州刺史。高祖賜爵梁郡公。以老致仕，歲賜帛百匹以爲常。年九十一，卒。賜帛五百匹、布二百匹，贈鎮南將軍、并州刺史，謚曰莊。孝莊初，榮有翼戴之勛，追贈太師、司徒公、録尚書事。

父新興，太和中，繼爲酋長。家世豪擅，財貨豐贏。曾行馬群，見一白蛇，頭有兩角，游於馬前。新興異

尒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他的先世居住在尒朱川，因此以尒朱爲姓氏。長期統率部落，世代爲酋帥。高祖父羽健，登國初年爲領民酋長，率領契胡的一千七百名武士跟隨皇上平定了晋陽和中山。論功拜他爲散騎常侍。因爲他居住在秀容川，於是下詔割出此地方圓三百里封給他，世代作爲他的家業。太祖皇帝起初看到南秀容的土地肥沃，想讓羽健居住在那裏，羽健説："臣一家世代爲國，侍奉左右。北秀容已在臣的封境之内，距京師較近，怎能因土地的肥沃瘠薄而搬遷到遠地。"太祖同意他的意見。他所居的地方，曾經有狗舐地，據此而挖掘，得到一處甘泉，至今名叫狗舐泉。羽健在世祖時去世。曾祖父鬱德，祖父代勤，相繼爲領民酋長。代勤是世祖敬哀皇后的舅舅。因爲是外戚加之數次征伐有戰功，免除一百年的賦税，授予立義將軍。曾經圍山狩獵，部民在射虎時，誤射了他的髀骨，代勤令人拔出箭頭，竟不追究，説："這既然是過失傷我，何以忍心加罪於他。"部屬們聽説此事，都很感動。高宗末年，暫爲寧南將軍，授肆州刺史。高祖賜爵爲梁郡公。因年老退休，每年照常賜帛百匹。九十一歲時去世。賜帛五百匹、布二百匹，追贈鎮南將軍、并州刺史，謚號爲莊。孝莊帝在位初年，尒朱榮有輔佐擁戴的功勛，因此代勤又被追贈爲太師、司徒公、録尚書事。

父親新興，太和年間，繼爲酋長。家世豪强，財物豐盈。曾有一次在馬群中，遇見一條白蛇，頭有兩角，游到馬前。新興覺得奇異，對蛇

之，謂曰："爾若有神，令我畜牧蕃息。"自是之後，日覺滋盛，牛羊駝馬，色别爲群，谷量而已。朝廷每有征討，輒獻私馬，兼備資糧，助裨軍用。高祖嘉之，除右將軍、光禄大夫。及遷洛後，特聽冬朝京師，夏歸部落。每入朝，諸王公朝貴競以珍玩遺之，新興亦報以名馬。轉散騎常侍、平北將軍、秀容第一領民酋長。新興每春秋二時，恒與妻子閲畜牧於川澤，射獵自娱。肅宗世，以年老啓求傳爵於榮，朝廷許之。正光中卒，年七十四。贈散騎常侍、平北將軍、恒州刺史，謚曰簡。孝莊初，贈假黄鉞、侍中、太師、相國、西河郡王。

説："你若有神，讓我的畜牧繁殖興旺吧。"從此以後，日益興盛，牛羊駝馬，以顔色分群，無法一個個數，要用山谷估量。朝廷每次有征討之事，他都奉獻私家馬匹，并備上物資糧草，以幫助軍需。高祖皇帝嘉獎他，授以右將軍、光禄大夫。遷都洛陽後，特别允許他冬天來京師朝覲，夏天返回部落。每次入朝，諸位王公重臣競相向他饋送珍玩，新興也回贈名馬給他們。轉爲散騎常侍、平北將軍、秀容第一領民酋長。每年的春秋二季，新興總要與妻子兒女在川澤草原上檢閲畜牧，射獵自娱。肅宗在位時期，新興因年老而上表請求傳爵位給兒子尒朱榮，朝廷同意他的請求。正光年間去世，終年七十四歲。追贈散騎常侍、平北將軍、恒州刺史，謚號爲簡。孝莊帝在位初年，又贈假黄鉞、侍中、太師、相國、西河郡王。

榮潔白，美容貌，幼而神機明决。及長，好射獵，每設圍誓衆，便爲軍陳之法，號令嚴肅，衆莫敢犯。秀容界有池三所，在高山之上，清深不測，相傳曰祁連池，魏言天池也。父新興，曾與榮游池上，忽聞簫鼓之音。新興謂榮曰："古老相傳，凡聞此聲皆至公輔。吾今年已衰暮，當爲汝耳。汝其勉之。"

尒朱榮皮膚潔白，容貌俊美，幼年時就神機明斷。到長大成人後，愛好射獵，每次設圍行狩，聚部誓衆，采用軍陣之法，號令嚴肅，衆人都不敢違犯。秀容地界有三處池水，在高山之上，清洌淵深，不可探測池底，相傳叫做祁連池，魏朝時稱作天池。父親新興曾與尒朱榮在池上游玩，忽聞簫鼓之音。新興對尒朱榮説道："古老相傳，凡聽到此聲之人都會官至三公宰輔。我如今年届衰暮，應是你有此福。你要好自爲之。"

榮襲爵後，除直寢、游擊將軍。正光中，四方兵起，遂散畜牧，招合義勇，給其衣馬。蠕蠕主阿那瓌寇掠北鄙，詔假榮節，冠軍將軍、别將，隸都督李崇北征。榮率其所部四千人追擊，度磧，不及而還。秀容内附胡民乞扶莫于破郡，殺太守；南秀容牧子万于乞真反叛，殺太僕卿陸延；并州牧子素和婆崘嶮作逆。榮并前後討平之。遷直閤將軍、冠軍將軍，仍别將。内附叛胡乞、步落堅胡劉阿如等作亂瓜肆，敕勒叱列步若反於沃陽，榮并滅之。以功封安平縣

尒朱榮繼承爵位之後，授官爲直寢、游擊將軍。正光年間，四方紛紛起兵，他便散賣畜牧，招集義勇，配發衣服和馬匹。蠕蠕國君阿那瓌侵掠北部邊境，下詔任命尒朱榮爲假節，冠軍將軍、别將，隸屬於都督李崇北上征伐。尒朱榮率領部下四千人追擊，跨越沙漠，未追上而回。秀容地區曾歸順的胡人乞扶莫于攻破郡治，殺害太守；南秀容牧子万于乞真反叛，殺了太僕卿陸延；并州牧子素和婆崘嶮叛逆。尒朱榮都先後平定了他們。升遷爲直閤將軍、冠軍將軍，仍然是别將。曾歸順的胡乞、步落堅胡劉阿如等人在瓜肆作亂，敕勒的叱列步若在沃陽謀反，尒朱榮全部消滅了他們。因功封爲安平縣開國侯，食

開國侯，食邑一千户。尋加通直散騎常侍。敕勒斛律洛陽作逆桑乾西，與費也頭牧子迭相掎角，榮率騎破洛陽於深井，逐牧子於河西。進號平北將軍、光禄大夫，假安北將軍，爲北道都督。尋除武衛將軍，俄加使持節、安北將軍、都督恒朔討虜諸軍、假撫軍將軍，進封博陵郡公，增邑五百户。其梁郡前爵，聽賜第二子。時榮率衆至肆州，刺史尉慶賓畏惡之，閉城不納。榮怒，攻拔之，乃署其從叔羽生爲刺史，執慶賓於秀容。自是榮兵威漸盛，朝廷亦不能罪責也。尋除鎮北將軍。

鮮于脩禮之反也，榮表東討，復進號征東將軍、右衛將軍、假車騎將軍、都督并肆汾廣恒雲六州諸軍事，進爲大都督，加金紫光禄大夫。時杜洛周陷中山，於時車駕聲將北討，以榮爲左軍，不行。及葛榮吞洛周，凶勢轉盛。榮恐其南逼鄴城，表求遣騎三千東援相州，肅宗不許。又遷車騎將軍、右光禄大夫，尋進位儀同三司。

榮以山東賊盛，慮其西逸，乃遣兵固守滏口以防之。復上書曰："臣前以二州頻反，大軍喪敗，河北無援，實慮南侵，故令精騎三千出援相州，京師影響，斷其南望，賊聞此衆，當亦息圖。使還，奉敕云：'念生梟戮，寶夤受擒，醜奴、明達并送誠款，三輔告謐，關隴載寧。費穆虎旅，大翦妖蠻；兩絳狂蜀，漸已稽顙。'又承北海王顥率衆二萬出鎮相州。北海皇孫，名位崇重，鎮撫鄴城，實副群望。惟願廣其配衣，及機早遣。今關西雖平，兵未可役，山南鄰賊，理無發召，王師雖衆，頻被摧北，人情危怯，實謂難用，若不更思

封邑一千户。不久加通直散騎常侍。敕勒的斛律洛陽在桑乾之西叛逆，與費也頭的牧子互相勾結，成爲掎角之勢，尒朱榮率領騎兵在深井打敗斛律洛陽，在河西驅逐了費也頭牧子。進爲平北將軍、光禄大夫，暫爲安北將軍，任北道都督。接着又授以武衛將軍，很快又加使持節、安北將軍、都督恒朔討虜諸軍、暫爲撫軍將軍，進封爵位爲博陵郡公，增加封邑五百户。他的梁郡的先前的爵位，聽任他賜予第二個兒子。當時尒朱榮率部衆到了肆州，刺史尉慶賓對他既怕又恨，關閉城門，不接受他。尒朱榮大怒，攻破了此城，任用自己的堂叔羽生爲刺史，在秀容抓捕了慶賓。此後尒朱榮的兵威日益强盛，連朝廷都無法加罪和控制他了。不久授鎮北將軍。

鮮于脩禮造反以後，尒朱榮上表請求東進征討，朝廷又給他進號征東將軍、右衛將軍、假車騎將軍、都督并肆汾廣恒雲六州諸軍事，晋升爲大都督，加官爲金紫光禄大夫。這時，杜洛周攻陷了中山郡，皇上聲稱將親自北上征討，以尒朱榮爲左軍，最終未行動。葛榮吞并洛周之後，勢力更加强盛。尒朱榮怕他們向南攻逼鄴城，就上表請求率三千騎兵往東支援相州，肅宗皇帝不允許。又遷爲車騎將軍、右光禄大夫，接着又進位爲儀同三司。

尒朱榮見山東賊寇强盛，擔心他們朝西發展，就派遣兵力固守在滏口加以防範。又上書説："臣以前因二州頻頻造反，朝廷大軍喪敗，河北没有後援，確實擔心敵寇南下侵犯，所以命令三千精鋭騎兵出發支援相州，京師可以迅速響應，斷絶敵人南侵的指望，賊兵知悉後，肯定會停止圖謀。信使回來，奉敕旨説：'念生賊梟已經被殺，寶夤也被擒獲，醜奴、明達都已投降歸誠，三輔地區安謐無事，關隴一帶穩定寧静。費穆的猛虎之旅，大舉剪滅了妖蠻；兩絳和蜀地的狂徒，同樣都逐漸臣服叩首。'又承蒙北海王元顥率兵二萬出發鎮守相州。北海王是皇帝之孫，名重位高，親自鎮守巡撫鄴城，確實能合衆望。希望給予充足的兵馬配備，及時早派。如今關西雖已平定，但兵不可使用，山南的鄰近賊

方略，無以萬全。如臣愚量，蠕蠕主阿那瓌荷國厚恩，未應忘報，求乞一使慰喻那瓌。即遣發兵東引，直趣下口，揚威振武，以躡其背；北海之軍，鎮撫相部，嚴加警備，以當其前；臣麾下雖少，輒盡力命，自井陘以北，隘口以西，分防險要，攻其肘腋。葛榮雖并洛周，威恩未著，人類差異，形勢可分。”於是榮遂嚴勒部曲，廣召義勇，北捍馬邑，東塞井陘。

寇，没理由召用他們，王師人數雖多，却頻頻被摧敗，人心惶恐，實在是難以發揮作用，如果不另想對策，恐怕做不到萬無一失。依臣的愚見，蠕蠕國君主阿那瓌受國恩深重，不應忘記報答，請求派一位使者去慰問開導阿那瓌。隨即派遣兵員向東前進，直搗下口，揚威耀武，以控制敵人後方；北海王的軍隊，鎮守住相部，嚴加警戒防備，以阻擋敵軍前路；臣的部下雖然力量很小，但也會盡力效命，自井陘以北，到隘口以西，分兵防守險要之地，攻打敵人的切要之地。葛榮雖然吞并了杜洛周，但他的威信和恩義還没有樹起來，敵我之間的差異很明顯，形勢可以分辨得清楚。”之後尒朱榮就嚴格統帶部衆，廣泛招募勇敢忠義之士，北邊捍衛馬邑，東邊守住井陘。

尋屬肅宗崩，事出倉卒，榮聞之大怒，謂鄭儼、徐紇爲之，與元天穆等密議稱兵入匡朝廷，討定之。乃抗表曰：“伏承大行皇帝背棄萬方，奉諱號踴，五内摧剥。仰尋詔旨，實用驚惋。今海内草草，異口一言，皆云大行皇帝，鴆毒致禍。臣等外聽訟言，内自追測。去月二十五日聖體康悆，至於二十六日奄忽升遐。即事觀望，實有所惑。且天子寢疾，侍臣不離左右，親貴名醫，瞻仰患狀，面奉音旨，親承顧托。豈容不豫初不召醫，崩棄曾無親奉，欲使天下不爲怪愕，四海不爲喪氣，豈可得乎？復皇后女生，稱爲儲兩，疑惑朝野，虚行慶宥，宗廟之靈見欺，兆民之望已失，使七百危於累卵，社稷墜於一朝，方選君嬰孩之中，寄治乳抱之日，使奸豎專朝，賊臣亂紀，惟欲指影以行權，假形而弄詔，此則掩眼捕雀，塞耳盜鍾。今秦隴塵飛，趙魏霧合，寶夤、醜奴勢逼豳雍，葛榮、就德憑陵河海，楚兵吴卒密邇在郊。古人有言：邦之不臧，鄰之福也。一旦聞此，誰不窺窬？竊惟大行皇帝聖

不久遇上肅宗皇帝去世，事情發生得太突然，尒朱榮聞訊大怒，認爲是鄭儼、徐紇的陰謀，就與元天穆等人秘密商議發兵進入朝廷，扭轉局勢，討平他們。於是發表宣言：“聽説肅宗皇帝離開人世，我們不禁悲痛號啕，捶胸頓足，五内俱焚，肝膽欲裂。仰尋詔旨，實爲震驚哀傷。當今天下人心浮動，衆口一辭，都説先帝是被鴆毒致死。臣等外聽傳言，内心在分析推測。上月二十五日聖體尚很安康，到了二十六日就忽然去世。觀察此事過程，實在使人迷惑懷疑。况且天子得病，應該是近侍之臣不離左右，親人貴戚和名醫，都要探望病情，當面聆聽聖旨，親自接受顧命和囑托。豈能病危之際醫生都未召來，駕崩之時身邊無一親人在皇上身旁，想讓天下之人不感到驚愕，四海之民不爲之喪氣，怎麽可能呢？加之皇后身爲女性，號稱儲君繼主，迷惑欺瞞朝野，進行虚假的慶祝和赦免，祖廟中的神靈被欺騙，百姓的願望已失去，使七百萬生命危於累卵，江山毁於一旦，挑選君王於嬰兒之中，寄托治理於乳抱之日，使奸佞賊臣專掌朝政，混亂綱紀，還想通過背後操縱以施行權力，假藉形式而玩弄詔命，這真是蒙眼捕雀，掩耳盜鈴。如今秦隴地區戰火紛飛，趙魏一帶戰火瀰漫，寶夤、醜奴勢逼豳雍等州，葛榮、就德之輩兵犯河海諸地，吴楚之兵已横陣於近郊。古人曾有言：

德馭宇，繼體正君，猶邊烽迭舉，妖寇不滅，況今從佞臣之計，隨親戚之談，舉潘嬪之女以誑百姓，奉未言之兒而臨四海，欲使海内安乂，愚臣所未聞也。伏願留聖善之慈，回須臾之慮，照臣忠誠，録臣至款，聽臣赴闕，預參大議，問侍臣帝崩之由，訪禁旅不知之狀，以徐、鄭之徒付之司敗，雪同天之耻，謝遠近之怨。然後更召宗親，推其年德，聲副遐邇，改承寶祚，則四海更蘇，百姓幸甚。”於是遂勒所統將赴京師。靈太后甚懼，詔以李神軌爲大都督，將於大行杜防。

自己的邦國遭受不幸，是鄰國的機會。周邊鄰國知道我國這些事變，誰不產生覬覦之心？臣想到即便先皇帝統宇天下，作爲繼承人和合法的國君，尚且邊境戰火不斷，賊寇難滅，何況今日依從佞臣的計謀，順隨親戚的意見，推舉潘嬪之類的女人來誑騙百姓，擁戴不會説話的嬰兒來統治天下，想讓國家安定，是臣下没有聽説過的。懇切希望朝廷保留先皇聖善的傳統，收回當前臨時的私慮，認識到臣的忠誠，看到臣的至真至切之心，允許臣前往朝廷，參預國家决策，向近侍之臣詢問皇帝去世的原因，查訪宫禁與軍旅不清楚的情況，將徐紇、鄭儼之徒交付審判，以雪天大的耻辱，向遠近之人謝罪。然後重新召集皇室宗親，推舉德高望重，聲名遠近知曉之人，改换繼承國統寶座的國君，那麽四海之内將更新，全國百姓不勝榮幸。”於是率領他的將士準備開赴京師。靈太后非常恐懼，下詔任命李神軌爲大都督，準備在太行一帶加强防範。

榮抗表之始，遣從子天光、親信奚毅及倉頭王相入洛，與從弟世隆密議廢立。天光乃見莊帝，具論榮心，帝許之。天光等還北，榮發晉陽。猶疑所立，乃以銅鑄高祖及咸陽王禧等六王子孫像，成者當奉爲主，惟莊帝獨就。師次河内，重遣王相密來奉迎，帝與兄彭城王劭、弟始平王子正於高渚潛渡以赴之。榮軍將士咸稱萬歲。於時武泰元年四月九日也。

尒朱榮發表宣言之前，派遣侄子天光和親信奚毅以及倉頭王相進入洛陽，與堂弟世隆密謀廢立皇帝。天光就去見莊帝，詳細地表達了尒朱榮的想法，莊帝表示同意。天光等人回到北方，尒朱榮從晉陽發兵。依然決定不了該立誰爲帝，就用銅鑄造高祖及咸陽王元禧等六位親王子孫的塑像，哪座像能够鑄成，就奉哪位爲君主，惟有莊帝之像鑄造成功。軍隊抵達河内，再次派王相秘密前來奉迎，莊帝與兄長彭城王元劭、弟始平王子正在高渚偷渡過黄河趕赴尒朱榮那裏。尒朱榮部隊的將士都稱呼萬歲。此時是武泰元年四月九日。

十一日，榮奉帝爲主，詔以榮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開府、兼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太原王，食邑二萬户。十二日，百官皆朝於行宫。十三日，榮惑武衛將軍費穆之説，乃引迎駕百官於行宫西北，云欲祭天。朝士既集，列騎圍繞，責天下喪亂，明帝卒崩之由，云皆緣此等貪虐，不相匡弼所

四月十一日，尒朱榮推立莊帝爲君主，莊帝下詔以尒朱榮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開府、兼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將軍，太原王，食邑二萬户。十二日，文武百官都在行宫朝見新即位的皇帝。十三日，尒朱榮被武衛將軍費穆的建議所迷惑，把迎駕的文武百官引到行宫的西北處，説是準備祭天。這些朝臣會集到此後，一列騎兵突然過來將他們包圍起來，斥責他們當今天下喪亂，明帝猝死的原因，

致。因縱兵亂害，王公卿士皆斂手就戮，死者千三百餘人。皇弟、皇兄并亦見害，靈太后、少主其日暴崩。榮遂有大志，令御史趙元則造禪文，遣數十人遷帝於河橋。至夜四更中，復奉帝南還營幕。帝憂憤無計，乃令人喻旨於榮曰："帝王迭襲，盛衰無常，既屬屯運，四方瓦解。將軍杖義而起，前無橫陳，此乃天意，非人力也。我本相投，規存性命，帝王重位，豈敢妄希，直是將軍見逼，權順所請耳。今璽運已移，天命有在，宜時即尊號。將軍必若推而不居，存魏社稷，亦任更擇親賢，共相輔戴。"榮既有異圖，遂鑄金爲己像，數四不成。時幽州人劉靈助善卜占，爲榮所信，言天時人事必不可爾。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久而方悟，遂便愧悔。於是獻武王、榮外兵參軍司馬子如等切諫，陳不可之理。榮曰："愆誤若是，惟當以死謝朝廷，今日安危之機，計將何出？"獻武王等曰："未若還奉長樂，以安天下。"於是還奉莊帝。十四日，輿駕入宮。

全都是他們這幫貪虐之臣，不能輔助匡弼朝政所致。於是就叫士兵大開殺戒，這批王公大臣一個個束手就戮，死者共一千三百多人，其中皇弟、皇兄也被殺害，靈太后、原立的少主在這一天突然死亡。尒朱榮便想當皇帝，命令御史趙元則撰寫禪讓文誥，派遣數十人把莊帝遷置在河橋。到了夜晚四更時分，又把莊帝接回到南邊的軍營幕帳。莊帝憂憤無計，就命人傳達自己的旨意給尒朱榮，說："帝位相襲，盛衰無常，遭逢不利的時運，四方分裂瓦解。將軍仗義而起，所向無敵，此乃天意，不是人爲。我投奔將軍，原本是保存性命，帝王之位，豈敢妄想，祇是被將軍逼迫就位，權且順從你們的請求罷了。今天國家大命已經轉移，天意自有所在，應該即時就任皇位。將軍如果一定推辭不就，以保存魏的社稷，也應該另外選擇信任的親人和賢者，大家共同擁戴和輔佐他。"尒朱榮已有稱帝的圖謀，於是就鑄造自己的金像，然而多次鑄不成功。那時有位幽州人劉靈助善於占卜，被尒朱榮所信任，他斷言天時和人事均不可稱帝。尒朱榮也精神恍惚，不可自持，很久以後方纔醒悟，感到悔恨和慚愧。於是獻武王、尒朱榮的外兵參軍司馬子如等人懇切勸諫，陳述不可稱帝的理由。尒朱榮說："過失錯誤如此嚴重，惟有以死向朝廷謝罪，今日生死安危的關頭，該怎樣辦呢？"獻武王等人說："不如還是奉立長樂王，以安定天下。"於是還是奉立莊帝。十四日，皇帝的輿駕進入宮中。

于時或云榮欲遷都晉陽，或云欲肆兵大掠，迭相驚恐，人情駭震，京邑士子不一存，率皆逃竄，無敢出者。直衛空虛，官守廢曠。榮聞之，上書曰："臣世荷蕃寄，征討累年，奉忠王室，志存效死。直以太后淫亂，孝明暴崩，遂率義兵，扶立社稷。陛下登祚之始，人情未安，大兵交際，難可齊一，諸王朝貴橫死者衆，臣今粉軀不足塞往責以謝亡者。然追榮褒德，謂之不朽，乞降天慈，微申私責。無上王請追尊帝號，諸

這時有傳說尒朱榮打算把都城遷往晉陽，又盛傳他想縱兵大肆搶掠，一再使群衆驚恐，人心駭怕，京城的士大夫無一留住，紛紛逃竄，沒有人敢出頭露面。宮廷值勤和守衛已是空營，官府職守已經廢曠。尒朱榮知道這種情形後，上書說："臣世代蒙恩，托以封藩重位，多年爲國征討，對王室奉獻忠心，抱有誓死報效之志。祇因太后淫亂，孝明皇帝暴死，這纔帶領義兵，扶助擁立江山社稷。陛下登基不久，人心未定，大兵交會之際，局面難以統一。諸王公權貴不少人橫遭慘死，臣今日即使粉身碎骨，也不足以抵往日之罪責而向死去之人謝罪。然而追贈謚號褒揚美

王、刺史乞贈三司，其位班三品請贈令僕，五品之官各贈方伯，六品已下及白民贈以鎮郡。諸死者無後聽繼，即授封爵。均其高下節級別科，使恩洽存亡，有慰生死。”詔曰：“覽表不勝鯁塞。朕德行無感，致兹酷濫，尋繹往事，貫切於懷。可如所表。”自兹已後，贈終叨濫，庸人賤品，動至大官，爲識者所不貴。武定中，齊文襄王始革其失，追褒有典焉。榮啓帝遣使循城勞問，於是人情遂安，朝士逃亡者亦稍來歸闕。榮又奏請番直，朔望之日引見三公、令僕、尚書、九卿及司州牧、河南尹、洛陽河陰執事之官，參論國治，經綸王道，以爲常式。

德，可算是不朽，請降下天恩大慈，略微表示彌補臣的責任。無上王請追尊爲皇帝稱號，追贈諸王和刺史爲三司，位在三品以上的追贈爲令、僕，五品的官員追贈爲刺史，六品以下至没有功名者追贈爲將軍或太守。死者没有後代的，聽任選擇人繼承，隨即給他們封爵。每人都有大小與級别不同的封贈，使生死存亡之人，各自都得到恩情和安慰。”詔書説：“閲覽此表，不勝悲慟哽咽。朕的德行不足，導致這場殘酷暴行的泛濫。追尋往事，縈挂心懷。同意表中的意見。”從此以後，追贈死者太濫，庸人賤官，動輒贈予高官，被有識之士所輕視。武定年間，齊文襄王纔着手革除這一失誤，追贈褒獎漸漸有章程可循了。尒朱榮建議皇上派人沿城逐一犒勞慰問，人心纔安定下來，逃亡的臣僚也逐漸回歸朝廷。尒朱榮又奏請輪番入朝值班，初一十五兩天升朝，引見三公、令僕、尚書、九卿以及司州牧、河南尹、洛陽河陰執政之官，在朝堂商議朝政，討論國是，作爲固定的制度。

五月，榮還晋陽。七月，詔曰：“乾坤統物，星象贊其功；皇王御運，股肱匡其業。是以周道中缺，齊晋立濟世之忠；殷祚或虧，彭韋振救時之節。自前朝失御，厄運荐臻。太原王榮爰戴朕躬，推臨萬國，勛逾伊霍，功格二儀，王室不壞，伊人是賴。可柱國大將軍、兼録尚書事，餘如故。”

五月，尒朱榮回到晋陽。七月，下詔説：“天地統理萬物，星辰協助其功；帝王駕馭天下，股肱大臣共襄大業。這就是古代周朝王道中衰時，有齊、晋來建立濟世的忠誠；殷商的國運虧損之際，有彭、韋發揚救時的忠節。自從前帝統治失誤，國家的厄運日益增多。太原王尒朱榮擁戴朕登基即位，他的功勛超過伊尹霍光，功勞同天高地大，王朝没有顛覆，全依賴他一人。可任命爲柱國大將軍、兼録尚書事，其他官職如故。”

時葛榮將向京師，衆號百萬。相州刺史李神閉門自守。賊鋒已過汲郡，所在村塢悉被殘略。榮啓求討之。九月，乃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葛榮爲賊既久，横行河北，時衆寡非敵，議者謂無制賊之理。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乃令其衆曰：“此易與耳。諸人俱辦長繩，至便縛取。”葛榮自鄴以北列陳數十里，箕張而進。榮潛軍山

這時葛榮準備進攻京師，人馬號稱有百萬。相州刺史李神閉門自守。賊軍前鋒已打過汲郡，所經過的村寨全部被摧殘破壞。尒朱榮上表請求征討。九月，他率領七千精鋭騎兵，每騎都備有副馬，兼程前進，由滏口東出。葛榮做賊長久，横行於河北地區，當時是敵衆我寡，朝中認爲找不到制服賊軍的辦法。葛榮獲知這樣的議論，喜形於色，就命令衆兵道：“攻打京城不難。大家都找條長繩，敵人來了就把他們捆綁起來。”葛榮自鄴城以北排列數十里的戰陣，像簸箕一樣鋪

谷爲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士馬上各齎神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於戰時，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慮廢騰逐也。乃分命壯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戰士同奮。榮身自陷陳，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陳擒葛榮，餘衆悉降。榮以賊徒既衆，若即分割，恐其疑懼，或更結聚，乃普告勒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群情喜悦，登即四散，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帥，量力授用，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乃檻車送葛榮赴闕。詔曰："功格天地，錫命之位必崇；道濟生民，褒賞之名宜大。是以有莘贊亳，不次之號爰歸；渭叟翼周，殊世之班載集。况導源積石，襲構岷山，門踵英猷，弼成鴻業，抗高天之摧柱，振厚地之絶維，德冠五侯，勛高九伯者哉！太原王榮代荷蕃寵，世載忠烈，入匡頽運，出剿元凶，使積年之霧倏焉滌蕩，數載之塵一朝清謐。燕恒既泰，趙魏還蘇，比績况功，古今莫二，若不式稽舊典，增是禮數，將何以昭德報功，遠明國範？可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增邑一萬户，通前三萬，餘官悉如故。"

天蓋地地進軍。尒朱榮將軍隊潛伏在山谷作爲奇兵，分别派督將以上每三人爲一處，每處分兵數百騎，命令各處士兵都揚灰塵，大聲鼓噪，使賊軍預測不出我方到底有多少軍隊。又認爲人與騎兵作戰，持刀不如使棒，密令每個軍士各在馬上携帶一根神棒，放置在馬身一側。到交戰之時，不讓斬敵人的首級，而用棒擊打而已，是出於不讓耽誤馬匹跑起來的時間。然後分别命令勇壯之士發起衝鋒，號令嚴明，戰士同仇敵愾。尒朱榮親自衝進戰陣，在敵人後面殺出來，内外合擊，大破賊兵。在戰場上生擒了葛榮，其他賊兵全部投降。尒朱榮認爲賊兵如此衆多，如果立即對其分割，恐怕會使他們懼怕和懷疑，逼得他們重新聚結，於是宣布聽任賊兵各自跟從所樂意的人，親故部屬皆可隨行，任由選擇居住的地方。因此群情喜悦，隨即四處離散，數十萬降衆一夜之間解散殆盡。等到他們走出百里之外，就開始分路押送，根據情况進行相應的安置，使他們都各得其所。提拔賊軍的首領將帥，量才録用，使新近降附的將士都很安心。當時的人們佩服尒朱榮處理此事的巧妙和神速。於是用檻牢車送葛榮到京師。皇帝下詔道："尒朱榮功勛如同天地一樣大，官爵必須高；周濟蒼生，褒賞的名分應該大。所以有莘氏襄贊亳國，頭等的榮譽就歸他；渭水釣魚的老叟姜尚輔翼周朝，獨無的頒賞自然集於他身上。况且尒朱家族源於積石，壯大承襲於岷山，一門之内英雄豪傑接踵出現，奠定和建立了宏偉的大業。高天之柱摧折了能抗禦，大地之維斷絶了能振起，大德爲五侯之冠，高功是九伯之首！太原王尒朱榮世代承蒙封藩的寵信，每代都有忠義壯烈之士，進則匡扶衰頽的國運，出則剿滅凶頑的强敵，使積累多年的迷霧倏忽滌蕩殆盡，使數載的塵埃一朝變得清净安謐。燕山恒山已經太平，趙魏地區恢復了生機，比較業績和功勛，古往今來没有第二人，如果不根據舊典，增添禮數對待他，將如何光大道德，報答功勞，表明和體現國家的法典？可任命爲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增加封邑一萬户，加上以前的共三萬户，其他官職如故。"

初，榮之將討葛榮也，軍次襄垣，遂令軍士列圍大獵。有雙兔起於馬前，榮乃躍馬彎弓而誓之曰："中之則擒葛榮，不中則否。"既而并應弦而殪，三軍咸悦。及破賊之後，即命立碑於其所，號"雙兔碑"。榮將戰之夜，夢一人從葛榮索千牛刀，而葛榮初不肯與。此人自稱我是道武皇帝，汝何敢違。葛榮乃奉刀，此人手持授榮。既寤而喜，自知必勝。

當初，尒朱榮準備征討葛榮，軍隊駐在襄垣，便下令軍士排列圍山進行大規模狩獵。有兩隻兔從馬前跑過，尒朱榮就躍馬彎弓，發誓道："射中這雙兔就擒獲葛榮，射不中就擒不到葛榮。"結果一箭射出，雙兔同時應弦而斃，三軍都喜悦。到打敗賊軍之後，就命人在此地立碑，名爲"雙兔碑"。尒朱榮在開戰的前夜，夢見有一個人向葛榮索要千牛刀，葛榮起初不肯給。這人自稱：我是道武皇帝，你怎敢違抗。葛榮纔交出刀，此人手持刀交給了尒朱榮。夢醒後他非常喜悦，自己料定這次戰鬥肯定會勝利。

又詔曰："我皇魏道契神元，德光靈範，源先二象，化穆五才，玉歷與日月惟休，金鼎共乾坤俱永。而正光之末，皇運時屯，百揆咸亂，九官失叙，朝野撫膺，士女嗟怨，遂使四海土崩，九區瓦解。逆賊杜周，虔劉燕代；妖寇葛榮，假噬魏趙。常山、易水，戎鼓夜驚；冰井、叢臺，胡塵晝合。朔南久已丘墟，河北殆成灰燼。宗廟懷匪安之慮，社稷急不測之憂。大丞相、太原王榮道鏡域中，德光區外，神昭藏往，思實知來，義踵先勛，忠資曩烈。遂能大建義謀，收集忠勇，熊羆競逐，虎豹争先，軒翥南溟，搏風北極，氣震林原，勢動山岳，吊民伐罪，殲此鯨鯢。戮卒多於長平，積器高於熊耳。秦晋聞聲而喪膽，齊莒側聽而讋息。中興之業是乎再隆，太平之基兹焉更始。雖復伊霍宣翼之功，桓文崇贊之道，何足以仿佛鴻踪，比勛盛烈。道格普天，仁沾率土，振古以來，未有其比。若不廣錫山河，大開土宇，何以表大義之崇高，標盛德之廣遠？可以冀州之長樂、相州之南趙、定州之博陵、滄州之浮陽、平州之遼西、燕州之上谷、幽州之漁陽等七郡，各萬户通前滿十萬户爲太原國邑。"又進位

皇帝又下詔書道："我大魏帝國的治道與神元相契合，德及萬物，淵源比天地還悠久，教化把五德調整得和諧，國運與日月一樣長久，黄金鑄成的寶鼎跟乾坤一樣永存。然而在正光末年，皇家命運遇到挫折，百官面臨混亂，宫掖尊卑秩序喪失，朝野士民撫膺長嘆，男男女女怨聲載道，從而使四海土崩，九州瓦解。叛賊杜周，荼毒燕代；妖寇葛榮，肆虐魏趙。常山與易水，戎鼓驚破夜晚；冰井和叢臺，胡賊戰塵遮蔽了白晝的天空。朔南早已是一片墳丘廢墟，河北即將變成戰火劫餘的灰燼。宗廟有廢棄的憂慮，社稷面臨不測的危險。大丞相、太原王尒朱榮道義如鏡照耀國内，德性之光放射域外，神機能昭明過去，妙思可預知未來，大義可跟上先輩勛臣，忠心足相當昔日的烈士。能够大建義謀，收集忠勇，熊羆競逐，虎豹争先，展鵬翼於南海，捲狂風於北極，氣魄震撼林原，氣勢摇動山岳，吊民伐罪，殲滅大敵。殺戮的敵兵比長平之戰還多，繳獲的武器堆積得比熊耳山還高。秦晋之賊聞聲喪膽，齊莒之寇聽此而暫停呼吸。中興的事業至此再次隆盛，太平之基重新開始。雖然伊尹霍光輔翼之功，即使齊桓公晋文公襄贊之業，也難以比他崇高的功勛，無法形容他超邁的足迹。普天充盈了他的道，率土沾溉了他的仁，亘古以來，未有能比的人。如果不賜給他廣大的山河，拓展他封内的土宇，怎能表彰崇高的大義，表現廣遠的盛德？准許以冀州的長樂、相州的南趙、定州的博陵、滄州的浮陽、平州的遼西、燕

太師，餘如故。

州的上谷、幽州的漁陽等七郡，每郡一萬户，加上以前的邑户共十萬户作爲太原國的封邑。”又進位爲太師，其他依舊。

建義初，北海王元顥南奔蕭衍，衍乃立爲魏主，資以兵將。時邢杲寇亂三齊，與顥應接。朝廷以顥孤弱，不以爲慮。永安二年春，詔大將軍元穆先平齊地，然後回師征顥。顥以大軍未還，乘虚徑進，既陷梁國，鼓行而西，滎陽、虎牢并皆不守。五月，車駕出幸河北。事出不虞，天下改望。榮聞之，即時馳傳朝行宫於上黨之長子，行其部分。輿駕於是南轅，榮爲前驅，旬日之間，兵馬大集，資糧器仗，繼踵而至。天穆既平邢杲，亦渡河以會車駕。顥都督宗正珍孫、河内太守元襲固守不降，榮攻而克之，斬珍孫、元襲以徇。帝幸河内城。榮與顥相持於河上，顥令都督安豐王延明緣河據守。榮既未有舟船，不得即渡，議欲還北，更圖後舉。黄門郎楊侃、高道穆等并謂大軍若還，失天下之望，固執以爲不可。語在侃等《傳》。屬馬渚諸楊云有小船數艘，求爲鄉導，榮乃令都督尒朱兆等率精騎夜濟，登岸奮擊。顥子領軍將軍冠受率馬步五千拒戰，兆大破之，臨陳擒冠受。延明聞冠受見擒，遂自逃散，顥便率麾下南奔。事在其《傳》。

建義初年，北海王元顥投奔南方的蕭衍，蕭衍立他爲魏主，撥給他一批兵將。當時邢杲爲寇，擾亂三齊地區，與元顥相互呼應聲援。朝廷認爲元顥勢孤力弱，不足爲慮。永安二年春天，下詔命大將軍元穆首先平定齊地，然後回師征討元顥。元顥見大軍未回，乘虚徑直進犯，攻陷了梁國，擂着戰鼓向西進軍，滎陽、虎牢都同時失守。五月，皇上出走河北。事態出人意料地危急，天下之人認爲無救了。尒朱榮獲悉消息，立刻飛馬傳信朝見皇上於上黨郡的長子縣的行宫，又調動他的一部分軍隊。皇上的車駕就向南行，尒朱榮充當前驅，十天之内，兵馬大量會合，武器糧草，也相繼調到。天穆平定了邢杲，也渡過黄河來與皇帝會合。元顥的都督宗正珍孫、河内太守元襲堅守不投降，尒朱榮攻打并攻克河内，斬珍孫和元襲的首級示衆。皇帝到達河内城。尒朱榮與元顥在黄河上相持，元顥命令都督安豐王延明沿黄河據守。尒朱榮既没有舟船，不可能立即渡河，主張回到北方，以後再想辦法。黄門郎楊侃、高道穆等人都認爲大軍如果回撤，會使天下失望，堅决主張不能北撤。此語收録在楊侃等列傳中。此時剛好馬渚的楊氏説他們有幾艘小船，請求作爲嚮導，尒朱榮便命令都督尒朱兆率領精鋭騎兵夜晚渡河，登上對岸奮力攻打。元顥的兒子領軍將軍冠受率領步卒和騎兵共五千人迎戰，尒朱兆大破冠受，并在戰場上活捉了冠受。延明聽説冠受被擒，便自己逃跑了，元顥率部下向南撤退。事情記録在《元顥傳》中。

車駕渡河，入居華林園。詔曰：“周武奉時，藉十亂以纂曆；漢祖先天，資三傑以除暴。理民濟治，斯道未爽。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丞相、太原王榮，藴伏風烟，抱含日月，總奇正以成術，兼文武而爲資。昔處亂朝，韜光戢翼，秣馬冀北，厲兵晋陽，佇龍顔而振腕，想日角以嘆

皇帝渡過黄河，住進華林園。下詔書道：“周武王奉時順世，藉助十位大臣以延續皇運；漢高祖應天而出，憑依三傑而除掉大敵。致治理民，此道不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丞相、太原王尒朱榮，藴藏風烟，含抱日月，用兵神機妙算，文武兼備。昔日身處亂朝，深謀遠慮，深藏不露，秣馬礪兵，在冀北、晋陽，仰望龍顔而振臂奮發，想念日角而爲國嘆息。忠誠勇敢，

息。忠勇奮發，虎士如林，義功始立，所向風靡。故能芟夷群惡，振此頹綱，俾朕寡昧，獲承鴻緒。雖大位克正，而衆盗未息。葛榮跋扈，仍亂中原，建旗伐罪，授首纛鉞。元顥凶頑，構成巨釁，阻弄吴楚，虧污宗社。朕徒御北徂，劬勞鞍甲。王聞難星奔，一舉大定，下洽民和，上匡王室。鴻勛巨績，書契所未紀；猷至策勛，事絶於比況。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賞，可天柱大將軍。此官雖訪古無聞，今員未有，太祖已前增置此號，式遵典故，用錫殊禮。又宜開土宇，可增封十萬，通前二十萬，加前後部羽葆鼓吹。餘如故。”榮尋還晉陽。

奮發有爲，部下虎士如林，正義的功勛纔立，所向披靡。所以能够鏟平群敵，振作頹敗的國勢，使朕儘管寡德愚昧，能够承繼祖宗大業。雖然皇位已確定，但衆路盗賊没有平息。葛榮跋扈囂張，仍然在擾亂中原，太原王建義旗伐罪徒，送上了賊帥的首級。元顥凶頑猖狂，構成巨大威脅，在吴楚爲敵，玷污我宗廟。朕移駕北巡，鞍馬勞頓。太原王聽説有難，星馳電奔，趕來救援，一舉安定了局勢，使平民平安，匡救了王室。宏偉的功勛和巨大的業績，是自有文字書籍以來從未見記録過的，也無法比喻和描述。非常的功勞，必須有非常的賞賜，可爲天柱大將軍。此官名雖然亘古以來没有聽説過，今天的官制中也没有，但太祖以前曾增加這一稱號，故遵照這一典故，用以賜予非凡禮遇之人。又應該擴大封土，同意再增加十萬户，加上先前的封邑共二十萬户，另加送前後部羽葆鼓吹。其他官職如故。”尒朱榮不久回到晉陽。

先是，葛榮枝黨韓婁仍據幽平二州，榮遣都督侯淵討斬之。時賊帥万俟醜奴、蕭寶夤擁衆豳涇，凶勢日盛。榮遣其從子天光爲雍州刺史，令率都督賀拔岳、侯莫陳悦等總衆入關討之。天光既至雍州，以衆少不敵，逡巡未集。榮大怒，遣其騎兵參軍劉貴馳驛詣軍，加天光杖罰。天光等大懼，乃進討，連破之，擒醜奴、寶夤，并檻車送闕。天光又擒王慶雲、万俟道樂，關西悉平。於是天下大難，便以盡矣。

在此以前，葛榮的黨羽韓婁仍然占據着幽、平二州，尒朱榮派遣都督侯淵征討斬殺了他。當時賊帥万俟醜奴、蕭寶夤擁兵割據豳、涇等州，凶惡猖獗，勢力日益强大。尒朱榮派遣侄子尒朱天光爲雍州刺史，命令他率領都督賀拔岳、侯莫陳悦等人帶兵入關征討。天光到了雍州，認爲兵少打不過賊軍，部隊遲遲未集合。尒朱榮大怒，派他的騎兵參軍劉貴飛馬趕赴天光軍營，對天光處以杖刑。天光等人非常害怕，於是進兵征討，連破賊軍，生擒了醜奴、寶夤，用囚車押送到京師。天光又活捉了王慶雲、万俟道樂，關西全部平定。至此，全國大的叛亂，全部被掃蕩剿滅了。

榮性好獵，不舍寒暑，至於列圍而進，必須齊一，雖遇阻險，不得回避，虎豹逸圍者坐死。其下甚苦之。太宰元天穆從容謂榮曰：“大王勛濟天下，四方無事，惟宜調政養民，順時蒐狩，何必盛夏馳逐，傷犯和氣。”榮便攘肘謂天穆曰：“太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者，此是人臣常

尒朱榮喜歡打獵，不分寒暑，狩獵時要求手下列陣包圍向前進，必須整齊劃一，哪怕遇上險阻，也不得迴避，誰將虎豹等獵物放跑，就處誰死罪。他的部下非常苦惱。太宰元天穆從容地對尒朱榮説：“大王功勛救天下，四方無事，應當調和政治養育萬民，根據季節時序狩獵，何必盛夏之時馳馬奔逐，傷犯了和氣。”尒朱榮便揮臂對天穆説：“太后身爲女主，不能自己正位爲君，

節。葛榮之徒，本是奴才，乘時作亂，妄自署假，譬如奴走，擒獲便休。頃來受國大寵，未能開拓境土，混一海内，何宜今日便言勛也！如聞朝士猶自寬縱，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馬，校獵嵩原，令貪污朝貴入圍搏虎。仍出魯陽，歷三荆，悉擁生蠻北填六鎮。回軍之際，因平汾胡。明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萬户侯。如其不降，徑渡數千騎，便往縛取。待六合寧一，八表無塵，然後共兄奉天子，巡四方，觀風俗，布政教，如此乃可稱勛耳。今若止獵，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

推戴擁立天子，是人臣固有的職分。葛榮之流，本是奴才，乘機作亂，妄自稱王，譬如奴才跑掉，將他抓回來就是了。近日來蒙受國家巨大的恩寵，未能爲國家開疆拓土，統一天下，怎能現在就説立了大功！如果聽見朝臣們還是懈怠放縱，今年秋天我就想與兄長統領人馬，在嵩岳校演射獵，讓那些貪污的朝臣貴戚進圍搏虎。接着出魯陽，過三荆，將生蠻北上補充六鎮。大軍回師之際，順便平定汾胡。到明年精選和訓練騎兵，分兵出擊江淮，蕭衍若是投降，就給他當萬户侯。如果他不投降，就領數千騎兵渡江，前去縛綁活捉他。等到全國統一安定，四面八方没有戰争，然後再與兄長共同侍奉天子，巡游四方，視察風俗，布達政教，這樣纔可以稱爲建功勛了。今天如果停止狩獵演習，兵士們就鬆懈了，怎能再用他們打仗呢?”

榮身雖居外，恒遥制朝廷，廣布親戚，列爲左右，伺察動静，小大必知。或有僥倖求官者，皆詣榮承候，得其啓請，無不遂之。曾關補定州曲陽縣令，吏部尚書李神儁以階懸不奉，别更擬人。榮聞大怒，即遣其所補者往奪其任。榮使入京，雖復微蔑，朝貴見之莫不傾靡；及至闕下，未得通奏，恃榮威勢，至乃忿怒。榮曾啓北人爲河南諸州，莊帝未許，天穆入見，面啓曰："天柱既有大功，若請普代天下官屬，恐陛下亦不得違之，如何啓數人爲州，便停不用！”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爲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理。此事復何足論。”榮聞所啓不允，大爲恚恨，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莊帝外迫於榮，恒怏怏不悦，兼懲榮河陰之事，恐終難保。又城陽王徽、侍中李彧等欲擅威權，懼榮害之，復相間構，日月滋甚，於是莊帝密有圖榮之意。

尒朱榮雖然身居外地，但常常對朝廷遥相控制，他廣泛布置自己的親信，安插在皇帝左右，偵察他的動静，大小事情均能知悉。有些抱着僥幸求官的人，都跑到尒朱榮這裏奉承等候，衹要得到他上表請求，無一不遂心願。曾經關照候補定州曲陽縣令一事，吏部尚書李神儁因官階太懸殊而没有照辦，另外擬任他人。尒朱榮聞訊大怒，馬上派遣他想要候補的人前往奪取這個官任。尒朱榮派人進京，哪怕身份再微賤，朝中權貴見到了也無不争相會見巴結；到了宫禁，没得到通報，就會因依仗尒朱榮的威信和勢力，敢於惱怒。尒朱榮曾經上表要求北人當河南諸州的刺史，莊帝不允許，天穆入宫覲見，當面對皇帝説道："天柱大將軍有這麽大的功勛，他要是請求全面改换天下的官職，恐怕陛下也不得違抗，怎麽請求幾個人做刺史，就停辦不用！”皇帝嚴厲地説："天柱大將軍如果不做人臣，朕也就衹有讓他取代；如果他還保存臣節，就没有任用天下百官之理。這事還有什麽可説的。”尒朱榮知道他的請求不被允准，大爲怨恨，説道："天子是由誰立的？今天就已不聽我的話了。”莊帝被尒朱榮壓迫，總是怏怏不樂，加之尒朱榮以前在河陰的暴行，擔心終究難以自保。另外，城陽王

元徽、侍中李彧等想專擅威權，害怕尒朱榮害自己，就常在皇帝面前離間造謡，日益加劇雙方的矛盾，於是莊帝產生了秘密除掉尒朱榮的念頭。

三年九月，榮啓將入朝。朝士慮其有變，莊帝又畏惡之。榮從弟世隆與榮書，勸其不來，榮妻北鄉郡長公主亦勸不行，榮并不從。帝既圖榮，榮至入見，即欲害之，以天穆在并，恐爲後患，故隱忍未發。榮之入洛，有人告榮，云帝欲圖之。榮即具奏，帝曰："外人告云亦言王欲害我，我豈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謁帝，從人不過數十，又皆挺身不持兵仗。及天穆至，帝伏兵於明光殿東廊，引榮及榮長子菩提、天穆等俱入。坐定，光禄少卿魯安、典御李侃晞等抽刀而至，榮窘迫，起投御坐。帝先横刀膝下，遂手刃之，安等亂斫，榮與天穆、菩提同時俱死。榮時年三十八。於是内外喜叫，聲滿京城。既而大赦。

三年九月，尒朱榮啓奏將入朝。朝中大臣擔心發生變故，莊帝也又怕又厭惡他。尒朱榮的堂弟世隆給尒朱榮寫信，勸他不要來京，尒朱榮的妻子北鄉郡長公主也勸他不要動身，尒朱榮都不聽。莊帝已決定要除掉尒朱榮，尒朱榮到京入朝覲見，就準備加害他，因天穆在并州，擔心他成爲後患，所以隱忍未發。尒朱榮到洛陽時，有人告訴他，説皇上打算謀害他。尒朱榮將此消息面奏皇上，皇上説："外人告知我也説大王要謀害我，我怎會相信呢?"於是尒朱榮便不再懷疑，每次入宫謁見皇帝，隨從之人不過數十，又都是空手不帶兵器。等到天穆到京之後，皇帝在明光殿東邊的走廊埋下伏兵，傳尒朱榮以及他的長子菩提、天穆等一起入殿。坐定之後，光禄少卿魯安、典御李侃晞等抽刀而至，尒朱榮頓時不知所措，窘迫萬分，起身跑向御座。莊帝已先横刀在膝下，於是親手殺了他，魯安等人上前揮刀亂剁，尒朱榮與天穆、菩提同時都死。尒朱榮時年三十八歲。消息傳開，宫内宫外歡欣雀躍，叫好之聲滿京城。接着大赦天下。

前廢帝初，世隆等得志，乃詔曰："故使持節、侍中、都督河北諸軍事、天柱大將軍、大丞相、太師、領左右、兼録尚書、北道大行臺、太原王榮，功濟區夏，誠貫幽明，天不慭遺，奄從物化。追終褒績，列代通謨；紀德銘勛，前王令範。可贈假黄鉞、相國、録尚書事、司州牧，使持節、侍中、將軍、王如故。"又詔曰："故假黄鉞、持節、侍中、相國、録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天柱大將軍、司州牧、太原王榮，惟岳降靈，應期作輔，功侔伊霍，德契桓文。方籍棟梁，永康國命，道長運短，震悼兼深。前已褒贈，用彰厥美。然禮數弗窮，文物有闕，遠近之望，猶或

前廢帝初年，因尒朱世隆等人得志，就下詔書道："已故使持節、侍中、都督河北諸軍事、天柱大將軍、大丞相、太師、領左右、兼録尚書、北道大行臺、太原王尒朱榮，功滿九州，忠貫人鬼，上天難留，造化登仙。追贈命終，褒獎功績，是歷代的通行制度；紀念品德、銘記功勛，是前朝的法典。同意追贈他爲假黄鉞、相國、録尚書事、司州牧，使持節、侍中、將軍、王等官爵如故。"又下詔道："已故的假黄鉞、持節、侍中、相國、録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天柱大將軍、司州牧、太原王尒朱榮，是山岳降生的神靈，順應天命輔佐皇朝，功勞等於霍光伊尹，道德相當桓公文公。正要藉助這位棟梁，永遠保佑國家昌運，道路漫長而生命短暫，深表震駭和哀悼。以前已經加以褒獎追贈，用以表彰他的功德。然而禮數無窮，文物有缺，遠近的期

未盡。宜循舊典，更加殊錫。可追號爲晋王，加九錫，給九旒鑾輅、虎賁、班劍三百人、輼輬車，準晋太宰、安平獻王故事，謚曰武。”詔曰：“武泰之末，乾樞中圮，丕基寶命，有若綴旒。晋王榮固天所縱，世秉忠誠，一匡邦國，再造區夏，俾我頽綱，於斯復振。雖勛銘王府，德被管弦，而從祀之禮，於兹尚闕，非所以酬懋賞於當時，騰殊績於不朽。宜遵舊典，配享高祖廟庭。”

菩提，肅宗末，拜羽林監。尋轉直閤將軍。孝莊初，以榮翼戴之勛，超授散騎常侍、平北將軍、中書令。轉太常卿，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特進。死時年十四。前廢帝初，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冀州刺史，謚曰惠。

菩提弟叉羅，孝莊初，除散騎常侍、武衛將軍。初襲梁郡公，又進爵爲王。尋卒，贈侍中、車騎將軍、司空公、雍州刺史。

叉羅弟文殊，建義初，封平昌郡開國公，進爵爲王。孝静初，轉襲榮爵太原王。薨於晋陽，時年九歲。

文殊弟文暢，初封昌樂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以榮破葛賊之勛，進爵爲王，增邑千户。超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後除肆州刺史，仍本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武定三年春，坐與前東郡太守任胄等謀反，伏誅。時年十八。

文暢弟文略，襲爵梁郡王。武定末，撫軍將軍、光禄大夫。

史臣曰：太祖撫運乘時，奄開王業。世祖以武功一海内，高祖以文德革天下。世宗之後，政道頗虧。及明皇幼冲，女主南面。始則于忠專恣，

望，仍然未盡。應當遵循舊典，再加以特别的賜予。同意追贈爲晋王，加九錫，贈給九旒鑾輅、虎賁、班劍三百人、輼輬車，按照晋國太宰、安平獻王的做法，謚號爲武。”又有詔書説：“武泰末年，朝廷衰頽，國家根基和命運，成爲贅物一樣。晋王尒朱榮真是上天所派，世代秉承忠誠之志，匡扶邦國，再造江山，使我朝頽廢的政綱，到此重新振興。雖然功勛已銘記王府，德行也用管弦加以演奏，但將他陪從太廟祭祀的禮遇，至今没有，這不符合當時酬大賞、傳功績的做法。應當遵循舊典，將尒朱榮配享在高祖皇帝的廟庭。”

菩提，肅宗末年，拜爲羽林監。不久轉授直閤將軍。孝莊帝初年，因尒朱榮擁立皇帝的功勞，破格封爲散騎常侍、平北將軍、中書令。轉太常卿，升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特進。死時年僅十四歲。前廢帝初年，追贈爲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冀州刺史，謚號爲惠。

菩提之弟名叉羅，孝莊帝初年，任散騎常侍、武衛將軍。初襲爵爲梁郡公，後進爵爲王。不久死去，追贈爲侍中、車騎將軍、司空公、雍州刺史。

叉羅之弟名叫文殊，建義初年，封爵爲平昌郡開國公，進爵爲王。孝静皇帝初年，轉承尒朱榮的爵位太原王。在晋陽去世，終年九歲。

文殊的弟弟文暢，先封爲昌樂郡開國公，食封邑二千户。因尒朱榮打敗葛榮賊軍的功勛，進爵爲王，增加封邑一千户。破格授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後來任肆州刺史，仍爲撫軍將軍，加官開府儀同三司。武定三年春，犯有與前東郡太守任胄等人謀反的罪行，處死。時年十八歲。

文暢的弟弟文略，繼承梁郡王的爵位。武定末年，任撫軍將軍、光禄大夫。

史臣曰：太祖皇帝順應時運，開創王朝基業。世祖以强大的武力統一了海内，高祖以文德改革了天下政治。世宗以後，政治黑暗。到明帝時，年紀幼小，太后主政。開始是于忠專横恣

繼以元叉權重，握賞罰之柄，擅生殺之威，榮悴在親疏，貴賤由離合，附會者結之以子女，進趨者要之以金帛。且佞諛用事，功勤不賞，居官肆其聚斂，乘勢極其陵暴。於是四海囂然，已有群飛之漸矣。逮於靈后反政，宣淫於朝。鄭儼手運天機，口吐王制。李軌、徐紇刺促以求先，元略、元徽喔咿以競入。私利畢舉，公道盡亡，遐邇怨憤，天下鼎沸。傾覆之徵，於此至矣。

尒朱榮緣將帥之列，藉部衆之用，屬肅宗暴崩，民怨神怒，遂有匡頹拯弊之志，援主逐惡之圖，蓋天啓之也。於時，上下離心，文武解體，咸企忠義之聲，俱聽桓文之舉。勞不汗馬，朝野靡然，扶翼懿親，宗祏有主，祀魏配天，不殞舊物。及夫擒葛榮，誅元顥，戮邢杲，翦韓婁，醜奴、寶夤咸梟馬市。此諸魁者，或據象魏，或僭號令，人謂秉皇符，身各謀帝業，非徒鼠竊狗盜，一城一聚而已。苟非榮之致力，克夷大難，則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也。然則榮之功烈，亦已茂乎。而始則希覬非望，睥睨宸極；終乃靈后、少帝沉流不反。河陰之下，衣冠塗地。此其所以得罪人神，而終於夷戮也。向使榮無奸忍之失，修德義之風，則彭、韋、伊、霍夫何足數。至於末迹見猜，地逼貽斃，斯則蒯通致說於韓王也。

肆，接着元叉掌權，把持了賞罰之柄，逞生殺之威，榮盛和衰亡在於他的親與疏，貴和賤决定於跟他的離與合，攀附巴結的人以子女與他聯姻，趨炎附勢的人以金錢玉帛向他行賄。而且奸佞阿諛，對戰功和勤勞不賞賜，當官的人大肆進行聚斂，乘有權勢肆意欺凌施暴。於是四海之内，民怨沸騰，已有各地揭竿而起的迹象。靈太后專政，在朝中公開淫亂。鄭儼手中運轉天機，口中吐宣王制。李軌、徐紇搶先奪權，元略、元徽吵嚷着競争。私利全都争奪，公道完全消亡，遠近怨憤，天下鼎沸。國家政權傾覆的徵兆，這時已來臨了。

尒朱榮因爲將帥的身份，憑藉部下的效力，當肅宗皇帝突然死亡，天怒民怨之時，便有扶危救弊的志向，援助君主，驅逐賊敵的圖謀，是上天給了他機會。此時，國家上下離心，文武解體，都企盼有忠義的聲音和桓公文公那樣的舉動。戰馬尚未出汗，就輕易地使上下服帖順從，扶立皇室的至親，使宗廟有了神主，祭祀魏祖，配合天帝，傳統保持，舊物不滅。然後擒葛榮，誅元顥，殺邢杲，滅韓婁，醜奴、寶夤的首級也都懸挂在馬市。這批罪魁，有的裂土割據，有的僭號稱王，有的手握皇符，都圖謀帝業，并非鷄鳴狗盜之徒，僅占一城一地而已。假使没有尒朱榮的效力，平定國家大難，真不知有幾人稱帝，幾人稱王。那麽，尒朱榮的功勛不是已很多了嗎。然而，他開始時希冀過分，覬覦皇位；後又使靈太后和少帝沉於河底，一去不返。河陰的屠殺，使多少衣冠之士人頭落地。這就是得罪神與人，最終被殺。假使尒朱榮没有奸邪殘忍的過失，倡導道德忠義，那麽彭、韋、伊、霍等人何值一提。至於他末期被猜疑忌恨，逼到被消滅的地步，這就像蒯通勸説韓信背叛劉邦以自立一樣。

魏書卷七十五

列傳第六十三

尒朱兆　尒朱彦伯　尒朱度律　尒朱天光

尒朱兆

尒朱兆，字萬仁，榮從子也。少驍猛，善騎射，手格猛獸，蹻捷過人。數從榮游獵，至於窮岩絶澗人所不能升降者，兆先之。榮以此特加賞愛，任爲爪牙。榮曾送臺使，見二鹿，乃命兆前，止授二箭，曰："可取此鹿供今食也。"遂停馬構火以待之。俄然兆獲其一。榮欲矜夸，使人責兆曰："何不盡取？"杖之五十。

尒朱兆，字萬仁，是尒朱榮的侄子。少年時驍壯勇猛，善騎馬射箭，徒手與猛獸格鬥，矯健敏捷過人。數次跟隨尒朱榮游獵，到了懸崖深澗別人都不能上下的地方，尒朱兆總是先打頭陣。尒朱榮因此對他特別賞識喜愛，任用他作自己的親信。尒朱榮曾經爲某臺使送行，途中看見兩隻鹿，就叫尒朱兆來到跟前，衹給他兩枚箭，説："你去把兩鹿打回來，供今天食用。"便停下馬生一堆火等他射鹿。不一會兒尒朱兆就獵取了一隻。尒朱榮想炫耀一番，就派人去責問尒朱兆説："爲何不全部捉來？"罰打了他五十杖。

後以軍功除平遠將軍、步兵校尉。榮之入洛，兆兼前鋒都督。及孝莊即阼，特除中軍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又假驍騎將軍、建興太守。尋除使持節、車騎將軍、武衛將軍、左光禄大夫、都督、潁川郡開國公，食邑千二百户。後從上黨王天穆討平邢杲。及元顥之屯於河橋，榮遣兆與賀拔勝等自馬渚西夜渡數百騎，襲擊顥子冠受，擒之。又進破安豐王延明，顥於是退走。莊帝還宫，論功除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八百户。爲汾州刺史，復增邑一千户。尋加侍中、驃騎大將軍，又增邑五百户。

後來以戰功授平遠將軍、步兵校尉。尒朱榮進入洛陽，尒朱兆兼任前鋒都督。孝莊帝即位後，特授中軍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又代理驍騎將軍、建興太守。不久又任使持節、車騎將軍、武衛將軍、左光禄大夫、都督、潁川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二百户。後來跟隨上黨王天穆征討平定了邢杲。元顥屯兵在河橋後，尒朱榮派尒朱兆與賀拔勝等人自馬渚西率數百騎兵夜晚渡過黄河，襲擊元顥的兒子冠受，并生擒了他。又進兵打敗安豐王延明，元顥於是退軍逃走。莊帝回到宫中後，論功而授予他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增加八百户的封邑。任汾州刺史，又增加封邑一千户。不久加官侍中、驃騎大將軍，再次增加封邑五百户。

及尒朱榮死也，兆自汾州率騎據

尒朱榮死後，尒朱兆自汾州率領騎兵占據晋

晋陽。元曄立，授兆大將軍，爵爲王。兆與世隆等定謀攻洛，兆遂率衆南出。進達太行，大都督源子恭下都督史仵龍開壘降兆，子恭退走。兆輕兵倍道從河梁西涉渡，掩襲京邑。先是，河邊人夢神謂己曰："尒朱家欲渡河，用爾作灅波津令，爲之縮水脉。"月餘，夢者死。及兆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淺處，以草往往表插而導道焉。忽失其所在。兆遂策馬涉渡。是日，暴風鼓怒，黄塵漲天，騎叩宫門，宿衛乃覺，彎弓欲射，袍撥弦，矢不得發，一時散走。帝步出雲龍門外，爲兆騎所縶，幽於永寧佛寺。兆撲殺皇子，污辱妃嬪，縱兵虜掠。停洛旬餘，先令衛送莊帝於晋陽。兆後於河梁監閲財貨，遂害帝於三級寺。

陽。元曄稱帝後，授予尒朱兆大將軍，封爲王爵。尒朱兆與世隆等人决定攻打洛陽，尒朱兆便率領衆兵向南出發。到達太行時，大都督源子恭手下的都督史仵龍打開營壘投降了尒朱兆，子恭退却逃跑。尒朱兆輕兵上路加速行進，從河梁西部涉水渡過黄河，掩襲京城。在此以前，黄河邊有人夢見神對自己説："尒朱家的人想渡河，任命你作灅波津的長官，替他縮短河水之脉。"一個多月後，做夢的人死去。尒朱兆到達此地後，有過路的人自稱知道河水淺的地方，用草杆處處插水來引路。那人忽然就不見了。尒朱兆就策馬涉水渡河。當天，暴風怒吼，黄塵遮天蔽日，騎兵叩開宫殿大門，值勤的衛兵纔發覺。彎弓想射箭，戰袍絆住了弓弦，箭發不出來，一下子都跑散了。皇帝步行跑出雲龍門外，被尒朱兆的騎兵抓住，幽禁在永寧佛寺。尒朱兆捕殺皇子，污辱嬪妃，縱兵大肆搶掠。在洛陽停留十天多，命令先將莊帝護送晋陽。尒朱兆後來在河梁監督檢查掠奪的財貨，就在三級寺殺害了皇帝。

初，兆將向洛也，遣使招齊獻武王，欲與同舉。王時爲晋州刺史，謂長史孫騰曰："臣而伐君，其逆已甚。我今不往，彼必致恨。卿可往申吾意，但云山蜀未平，今方攻討，不可委之而去，致有後憂。定蜀之日，當隔河爲犄角之勢。如此報之，以觀其趣。"騰乃詣兆，及之於并州大谷，具申王言。兆殊不悦，且曰："還白高兄，弟有吉夢，今段之行必有克獲。"騰問："王夢如何？"兆答曰："吾比夢吾亡父登一高堆，堆旁之地悉皆耕熟，唯有馬藺草株往往猶在。吾父問言何故不拔，左右云堅不可去。吾父顧我令下拔之，吾手所至，無不盡出。以此而言，往必有利。"騰還具報，王曰："兆等猖狂，舉兵犯上，吾今不同，猜忌成矣，勢不可反事尒朱。今也南行，天子列兵河上，兆進不能渡，退不得還。吾乘山

當初尒朱兆準備進兵洛陽的時候，派遣使者去招邀齊獻武王，想與他共同舉兵。齊獻武王那時任晋州刺史，對長史孫騰説："臣子攻伐君王，是大逆之罪。我今天要是不去，他必然要恨我。你可前往申明我的心意，衹説是蜀未平定，今日正在攻討，不能够丢下不管就走了，從而留下後患。待我平定了蜀，一定隔着黄河作他們的援應，形成犄角之勢。就這樣告訴他，再觀察他的動向。"孫騰便去見尒朱兆，在并州的大谷趕上了他，申述了齊獻武王的話。尒朱兆很不高興，衹説道："回去跟高兄講，我做了個吉祥的夢，這次行動必然能成功。"孫騰問："大王做的夢是怎樣的？"尒朱兆答道："我近來夢見我死去的父親登上一個土丘，丘旁的土地全部是莊稼，衹有一些馬藺草雜生在莊稼中。我父親問道，爲何不將這些草拔去，左右之人説草長得太牢拔不動。我父親叫我去拔它，我的手到了哪裏，哪裏的草就全拔出來了。依此夢來看，這次進兵肯定有利。"孫騰回去一一報告給齊獻武王，王説："尒朱兆之輩猖狂已甚，舉兵犯上，我今天若不共同

東下，出其不意，此徒可以一舉而擒。”俄而，兆克京師，孝莊幽縶。都督尉景從兆南行，以書報王。王得書大驚，召騰示之曰：“卿可馳驛詣兆，示以謁賀，密覯天子今在何處，爲隨兆軍府，爲别送晋陽。脱其送并，卿宜馳報，吾當於路邀迎，唱大義於天下。”騰晨夜驅馳，已遇帝於中路。王時率騎東轉，聞帝已渡，於是西還。仍與兆書，陳其福禍，不宜害天子，受惡名。兆怒不納，帝遂暴崩。

行動，肯定被他猜疑忌恨，不可能再回頭去投靠尒朱家族。現在我帶兵南下，天子在黄河邊上駐扎軍隊，尒朱兆處於進不能渡，退不得還的境地。我們沿山東下，出其不意，這樣尒朱兆可以一舉而擒。”不久，尒朱兆攻克了京師，孝莊皇帝被幽禁。都督尉景跟隨尒朱兆向南行進，用書信告知齊獻武王。齊獻武王接到此信，大爲吃驚，召來孫騰將信給他看，說：“你可以前往尒朱兆那裏，表示拜賀，秘密觀察天子現在何處，看看是隨着尒朱兆在軍府，還是送到晋陽。若一旦送到并州，你就應當馬上報告我，我將在路上阻截迎接皇上，給天下首倡大義。”孫騰日夜趕路，碰到皇帝已經到了半路。齊獻武王當時率領騎兵向東轉移，聽說皇上已經渡河，便帶部隊西還。就給尒朱兆寫信，陳述利害和禍福，不應加害天子，身負惡名。尒朱兆生氣不采納，皇帝於是暴死。

初，榮既死，莊帝詔河西人紇豆陵步蕃等令襲秀容。兆入洛後，步蕃兵勢甚盛，南逼晋陽，兆所以不暇留洛，回師禦之。兆雖驍果，本無策略，頻爲步蕃所敗，於是部勒士馬，謀出山東。令人頻徵獻武王於晋州，乃分三州六鎮之人，令王統領。既分兵别營，乃引兵南出，以避步蕃之鋭。步蕃至於樂平郡，王與兆還討破之，斬步蕃於秀容之石鼓山，其衆退走。兆將數十騎詣王，通夜宴飲。後還營招王，王知兆難信，未能顯示，將欲詣之。臨上馬，長史孫騰牽衣而止。兆乃隔水責罵騰等。於是各去，王還自襄垣東出，兆歸晋陽。

當初，尒朱榮已死，莊帝下詔河西人紇豆陵步蕃等人襲擊秀容。尒朱兆進入洛陽後，步蕃的軍隊勢力很强，南逼晋陽，尒朱兆因而無暇留居洛陽，回師防禦。尒朱兆雖然勇敢果决，但没有什麽策略，不斷被步蕃打敗，於是帶領兵馬，謀劃出兵山東。令人頻頻徵發晋州的齊獻武王，分出三州六鎮的人馬，由王統領。分劃好了軍營之後，接着引兵向南出發，以避開步蕃的精鋭部隊。步蕃到了樂平郡，王與尒朱兆回師討伐并打敗了他，在秀容的石鼓山斬殺了步蕃，步蕃的部下逃跑。尒朱兆帶數十名騎兵見齊獻武王，通宵宴飲。回營後約見齊獻武王，齊獻武王知道尒朱兆難以相信，但尚未顯露，便打算前往見他。臨上馬時，長史孫騰扯住他的衣服苦勸，纔没有去。尒朱兆就在河對岸大駡孫騰等人。於是各自離去，齊獻武王回軍從襄垣向東而走，尒朱兆則回到晋陽。

及前廢帝立，授兆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柱國大將軍、領軍將軍、領左右、并州刺史、兼録尚書事、大行臺。又以兆爲天柱大將軍，兆謂人曰：“此是叔父終官，我

前廢帝即位後，授尒朱兆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柱國大將軍、領軍將軍、領左右、并州刺史、兼録尚書事、大行臺。又任命他爲天柱大將軍，尒朱兆對人説道：“這是叔父最終的官位，我怎麽敢接受。”便堅决推辭不接受。

何敢受。”遂固辭不拜。尋加都督十州諸軍事，世襲并州刺史。

不久加都督十州諸軍事，世襲并州刺史。

齊獻武王之克殷州也，兆與仲遠、度律約共討之。仲遠、度律次於陽平，兆出井陘，屯於廣阿，衆號十萬。王廣縱反間，或云世隆兄弟謀欲害兆，復言兆與王同圖仲遠等，於是兩不相信，各致猜疑，徘徊不進。仲遠等頻使斛斯椿、賀拔勝往喻之，兆輕騎三百來就仲遠，同坐幕下。兆性粗獷，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嘯凝望，深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還。仲遠遣椿、勝等追而曉譬，兆遂拘縛將還，經日放遣。仲遠等於是奔退。王乃進擊兆，兆軍大敗。

齊獻武王攻克了殷州，尒朱兆與仲遠、度律約定共同討伐他。仲遠、度律駐軍在陽平，尒朱兆兵出井陘，在廣阿屯兵，號稱十萬。齊獻武王使用反間計，造出謠來，説世隆兄弟想謀害尒朱兆，又説尒朱兆將與齊獻武王共同圖謀仲遠等人，結果各不信任，彼此猜疑，隊伍徘徊不前。仲遠等人頻頻派斛斯椿、賀拔勝前往解釋，尒朱兆帶三百輕騎來仲遠這裏，二人同坐在營帳内。尒朱兆性情粗獷，意氣和神色都顯出不平之狀，手舞馬鞭，長嘯凝望，十分懷疑仲遠等人有變，就跑出去騎馬逃回。仲遠派斛斯椿、賀拔勝等追趕并曉諭解釋，尒朱兆就將二人捆綁着押回本營，一天後纔釋放了他倆。仲遠等人於是退走。齊獻武王進攻尒朱兆，尒朱兆的軍隊大敗。

兆與仲遠、度律遂相疑阻，久而不和。世隆請前廢帝納兆女爲后，兆乃大喜。世隆厚禮喻兆赴洛，深示卑下，隨其所爲，無敢違者。兆與天光、度律更自信約，然後大會於韓陵山。戰敗，復奔晋陽，遂大掠并州城内。獻武王自鄴進討之，兆遂走於秀容。王又追擊，度赤洪嶺，破之，衆并降散。兆竄於窮山，殺所乘馬，自縊於樹。王收而葬之。

尒朱兆與仲遠、度律相互猜疑，長時間關係不和。世隆請求前廢帝娶尒朱兆的女兒爲皇后，尒朱兆纔大喜。世隆備豐厚的禮品説服尒朱兆進赴洛陽，極力顯示出謙卑的神色，聽任他爲所欲爲，無人敢於違抗。尒朱兆與天光、度律又重新信誓約定，然後在韓陵山大會師。戰敗後，又跑回晋陽，於是在并州城内大肆搶掠。齊獻武王從鄴城進兵征討他們，尒朱兆便跑到秀容。齊獻武王又追擊，翻越赤洪嶺，打敗尒朱兆，兵衆一齊投降逃散。尒朱兆逃竄到山中，殺掉乘坐的戰馬，在樹上自縊而死。齊獻武王收了尸體埋葬了他。

兆果於戰鬥，每有征伐，常居鋒首，當時諸將伏其材力。而粗脱少智，無將領之能。榮雖奇其膽决，然每云“兆不過將三千騎，多則亂矣”。

尒朱兆戰鬥很果敢，每次有征伐，常常是居於前鋒，親自打頭陣，當時諸位將領都服膺他的勇力。然而他粗獷野蠻，缺少智謀，没有做將領的才能。尒朱榮雖然賞識他的膽量和果决，但總是説“尒朱兆帶兵不能超過三千，帶人一多就亂了”。

兆弟智虎，前廢帝封爲安定王，驃騎大將軍、肆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與兆俱走，獻武王擒之於梁郡岢嵐南山，赦之。後死於晋陽。

尒朱兆的弟弟智虎，前廢帝封他爲安定王，任驃騎大將軍、肆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與尒朱兆一起逃跑時，齊獻武王在梁郡的岢嵐南山活捉了他，赦免了他。後來死在晋陽。

尒朱彦伯

尒朱彦伯，榮從弟也。祖侯真，高祖時并安二州刺史、始昌侯。父買珍，世宗時武衛將軍，出爲華州刺史。

尒朱彦伯，是尒朱榮的堂弟。祖父侯真，高祖在位時任并安二州刺史、始昌侯。父親買珍，世宗在位時任武衛將軍，出任華州刺史。

彦伯性和厚，釋褐奉朝請，累遷奉車都尉，爲榮府長史。元曄立，以爲侍中。前廢帝潛默龍花佛寺，彦伯敦喻往來，尤有勤款。廢帝既立，尒朱兆以己不預謀，大爲忿恚，將攻世隆。詔令華山王鷙兼尚書僕射、北道大使慰喻兆，兆猶不釋。世隆復遣彦伯自往喻之，兆乃止。及還，帝宴彦伯於顯陽殿。時侍中源子恭、黄門郎竇瑗并侍坐，彦伯曰："源侍中比爲都督，與臣相持於河内，當爾之時，旗鼓相望，眇如天隔，寧期同事陛下今日之歡也。"子恭曰："蒯通有言，犬吠非其主。他日之事永安，猶今日之事陛下耳。"帝曰："源侍中可謂有射鈎之心也。"遂令二人極醉而罷。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右光禄大夫、馬場大都督，封博陵郡開國公。後進爵爲王。又遷司徒，于時炎旱，有勸彦伯解司徒者，乃上表遜位，詔許之。俄除儀同三司、侍中。彦伯於兄弟之中，差無過患。

彦伯性情平和厚道，開始做官任奉朝請，幾經升遷爲奉車都尉，任尒朱榮的將軍府長史。元曄稱帝，以他爲侍中。前廢帝在龍花佛寺緘默時，彦伯來來往往，不斷勸慰解釋，殷勤忠誠。廢帝立爲皇帝後，尒朱兆因自己没有參預謀劃，很惱火憤怒，便想攻打世隆。下詔華山王元鷙兼尚書僕射、北道大使，對尒朱兆加以慰問和解釋，尒朱兆依然不高興。世隆又派彦伯前往解釋，尒朱兆纔罷休。還京後，廢帝在顯陽殿宴請了彦伯。當時侍中源子恭、黄門郎竇瑗都在座陪宴，彦伯説："源侍中前段時期作爲都督，與我在河内對峙，那時，旗鼓相望，遠如隔着一重天，誰能料到一同事奉陛下有今日之歡。"子恭説："蒯通曾説過，狗咬的不是自己的主人。往日臣事奉永安，就像今日臣事奉陛下一樣。"廢帝説："源侍中真可謂有射鈎之心。"就讓二人痛飲，大醉而止。不久授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右光禄大夫、馬場大都督，封爵爲博陵郡開國公。以後又進爵爲王。接着又升任司徒，當時正遭炎熱旱災，有人勸彦伯辭去司徒的職務，他就上表請求辭去司徒，下詔表示同意。很快又授以儀同三司、侍中。彦伯在他們兄弟之中，算是很少有過錯和罪惡的人。

天光等敗於韓陵，彦伯欲領兵屯河橋以爲聲勢，世隆不從。及張勸等掩襲世隆，彦伯時在禁直從。長孫稚等於神虎門啓陳齊獻武王義功既振，將除尒朱。廢帝令舍人郭崇報彦伯知。彦伯狼狽出走，爲人所執。尋與世隆同斬於閶闔門外，懸首於斛斯椿門樹，傳首於齊獻武王。先是，洛中謡曰："三月末，四月初，揚灰簸土覓真珠。"又曰："頭去項，脚根齊，驅上樹，不須梯。"至是并驗。

天光等人在韓陵戰敗後，彦伯想領兵屯駐河橋作爲天光的援軍，世隆不同意。到張勸等人偷襲世隆時，彦伯當時正在宫禁中值勤。長孫稚等人在神武門上書陳述齊獻武王有軍力，準備除掉尒朱氏。廢帝命令舍人郭崇告知彦伯。彦伯狼狽出逃，被人抓住。不久與世隆同時被斬首於閶闔門外，將首級懸挂在斛斯椿門前的樹上，後將首級傳送到齊獻武王那裏。在此以前，洛陽城中有歌謡道："三月末，四月初，揚灰簸土覓珍珠。"又説："頭去項，脚根齊，驅上樹，不須梯。"到這時都應驗了。

尒朱仲遠

彦伯弟仲遠，頗知書計。肅宗末年，尒朱榮兵威稍盛，諸有啓謁，率多見從。而仲遠摹寫榮書，又刻榮印，與尚書令史通爲奸詐，造榮啓表，請人爲官，大得財貨，以資酒色，落魄無行。

彦伯的弟弟仲遠，很懂文字計算。肅宗在位末年，尒朱榮兵威逐漸强盛，他的許多建議，多數被采納。仲遠摹仿尒朱榮的筆迹，又刻製尒朱榮的印章，與尚書令史勾結，做些奸詐之事，僞造尒朱榮的奏疏，向朝廷請求官職，大肆收受財物和金錢，用作貪戀酒色的開支，落魄無道德。

及孝莊即阼，除直寢、寧遠將軍、步兵校尉。尋特除平北將軍、建興太守，頓丘縣開國侯，邑五百户。後加散騎常侍。及改郡立州，遷使持節、車騎將軍、建州刺史。加侍中，進爵爲公，增邑五百户。尋改封清河郡，又加任車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轉使持節、本將軍、徐州刺史、兼尚書左僕射、三徐州大行臺。尋進督三徐州諸軍事，餘如故。仲遠上言曰："將統參佐，人數不足，事須在道更僕以充其員。竊見比來行臺采募者皆得權立中正，在軍定第，斟酌授官。今求兼置，權濟軍要。"詔從之。於是隨情補授，肆意聚斂。尒朱榮死，仲遠勒衆來向京師，攻陷西兗州，將逼東郡。莊帝詔諸督將駱驛進討，并爲仲遠所敗。又詔都督鄭先護及右衛將軍賀拔勝共討之。勝戰不利，仍降仲遠。尋尒朱兆入洛，先護衆散而走。

到了孝莊帝即帝位後，授予他直寢、寧遠將軍、步兵校尉。不久又特授平北將軍、建興太守，頓丘縣開國侯，食邑五百户。後來加官爲散騎常侍。改郡立爲州的建制後，升任使持節、車騎將軍、建州刺史。再加侍中，進爵爲公，增加封邑五百户。不久改封在清河郡，又加任車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轉任使持節、本將軍、徐州刺史、兼尚書左僕射、三徐州大行臺。不久進升爲督三徐州諸軍事，其他職務仍舊不變。仲遠上書説："將軍統帥參謀人員，人數不足，往往需要用人代替。我發現近來行臺招募的人都可以暫立中正官，在軍中確定考核等級，斟酌授與職官。現在我也要求這樣，權且供軍隊的需要。"下詔同意他的請求。於是他可以隨便任命軍職，隨心所欲地聚斂錢財。尒朱榮死後，仲遠領兵向京師進發，攻下西兗州，逼近東郡。莊帝下詔諸位都督將領絡繹不絶地前往討伐，均被仲遠打敗。又下詔都督鄭先護和右衛將軍賀拔勝共同討伐他。賀拔勝出戰失利，後來投降了仲遠。不久尒朱兆進入洛京，先護的士兵潰散逃走。

前廢帝立，除使持節，侍中，都督三徐、二兗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東道大都督，大行臺，進爵彭城王。尋加大將軍，又兼尚書令。竟不之州，遂鎮於大梁。仲遠遣使請準朝式，在軍鳴騶。帝覽啓，笑而許之。其肆情如此。復進督東道諸軍、本將軍、兗州刺史，餘如故。

前廢帝即位後，授予他使持節，侍中，都督三徐、二兗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東道大都督，大行臺，進爵位爲彭城王。不久加大將軍，又兼尚書令。最終不到州赴任，於是在大梁鎮守。仲遠派人請求按照朝廷儀式，在軍隊中鳴騶。皇上看了奏表，笑着同意了。他的肆意妄爲，多像這類事情。又進爲督東道諸軍、本將軍、兗州刺史，其他職務依舊。

仲遠天性貪暴，大宗富族，誣之以反，殁其家口，簿籍財物，皆以入

仲遠生性貪婪殘暴，對一些豪門富户，他誣陷他們謀反，就殺掉他們的家人，没收財産，全

己，丈夫死者投之河流，如此者不可勝數。諸將婦有美色者，莫不被其淫亂。自滎陽以東，輸税悉入其軍，不送京師。時天光控關右，仲遠在大梁，兆據并州，世隆居京邑，各自專恣，權強莫比焉。所在并以貪虐爲事，於是四方解體。又加太宰，解大行臺。仲遠專恣尤劇，方之彦伯、世隆最爲無禮，東南牧守下至民俗，比之豺狼，特爲患苦。

部據爲己有，男人被處死的都拋進河流，像這樣的事不可勝數。哪位將領的妻妾有美貌的，都被他奸淫糟蹋。從滎陽以東的地區，上交的賦税全部截留在他的軍中，不送交朝廷國庫。當時天光控制了關右，仲遠掌握了大梁，尒朱兆占據了并州，世隆居於京師，各自專横恣肆，權力無人能比。每處都是貪污暴虐，導致天下瓦解，國家分崩離析。又加官爲太宰，解除了大行臺一職。仲遠專横恣虐尤其厲害，比較彦伯、世隆，他是最無禮的，東南地區州郡以下的官吏直至老百姓，都把他視爲豺狼，特别以他爲苦患。

後移屯東郡，率衆與度律等拒齊獻武王。尒朱兆領騎數千自晋陽來會，軍次陽平，王縱以間説，仲遠等迭相猜疑，狼狽遁走。後與天光等於韓陵戰敗，南走東郡，仍奔蕭衍。死於江南。

後來將軍隊移駐在東郡，率兵和度律等部隊抵抗齊獻武王。尒朱兆率領數千騎兵從晋陽趕來會合，軍隊停駐在陽平，齊獻武王采用反間計，仲遠等人互相猜疑，狼狽逃跑。後來與天光等人在韓陵被打敗，南逃到東郡，最後投奔蕭衍。死在江南。

尒朱世隆

仲遠弟世隆，字榮宗。肅宗末，爲直齋。轉直寢，後兼直閣，加前將軍。尒朱榮表請入朝，靈太后惡之，令世隆詣晋陽慰喻榮，榮因欲留之。世隆曰："朝廷疑兄，故令世隆來，今若遂住，便有内備，非計之善者。"榮乃遣之。榮舉兵南出，世隆遂遁走，會榮於上黨。

仲遠的弟弟世隆，字榮宗。肅宗末年，爲直齋。轉爲直寢，後又兼直閣，加任前將軍。尒朱榮上表請求入朝，靈太后厭惡他，命令世隆到晋陽對尒朱榮慰問和開導，尒朱榮想乘機把他留下來。世隆説："朝廷懷疑兄長，所以纔派我來，現在要是就這樣留下來，朝廷就會有了警覺和防備，這不是好辦法。"尒朱榮就放他回去。尒朱榮舉兵南下，世隆就跑出京師，在上黨與尒朱榮會合。

建義初，除給事黄門侍郎。莊帝即位，乃特除侍中、領軍將軍、左衛將軍、領左右、肆州大中正，封樂平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二百户。又除車騎將軍、兼領軍，俄授左光禄大夫、兼尚書右僕射，尋即真。元顥逼大梁，詔假議同三司、前軍都督，鎮虎牢。世隆不關世事，無將帥之略。顥既克滎陽，擒行臺楊昱，世隆懼而遁還。莊帝倉卒北巡，世隆之罪也。駕在河内，假驃騎大將軍、行臺右僕射、都督相州諸軍事、相州刺史、當

建義初年，任給事黄門侍郎。莊帝即位後，特任侍中、領軍將軍、左衛將軍、領左右、肆州大中正，封爵爲樂平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二百户。又任車騎將軍、兼領軍，不久授左光禄大夫、兼尚書右僕射，不久爲尚書右僕射。元顥進逼大梁，下詔任命他代理儀同三司、前軍都督，鎮守虎牢。世隆不大關心世事，没有將帥的謀略。元顥攻下了滎陽，活捉了行臺楊昱，世隆害怕而逃回。莊帝倉惶向北避難，是世隆的罪責。皇上在河内，任他代理驃騎大將軍、行臺右僕射、都督相州諸軍事、相州刺史、本州都督。皇帝回到皇宫後，任命他爲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

州都督。及車駕還宫，除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攝選，左右厢出入。又以停年格取士，頗爲猥滯所稱。又請解侍中，詔加散騎常侍。

莊帝之將圖尒朱榮也，或有榜世隆門以陳其狀者，世隆封以呈榮，勸其不入。榮自恃威强，不以爲意，遂手毁密書，唾地曰："世隆無膽，誰敢生心!"及榮死，世隆奉榮妻，燒西陽門率衆夜走，北攻河橋，殺武衛將軍奚毅，率衆還戰大夏門外。朝野震懼，憂在不測。莊帝遣前華陽太守段育慰喻，世隆斬之以徇。會李苗燒絶河梁，世隆乃北遁。建州刺史陸希質閉城拒守，世隆攻克之，盡殺城人以肆其忿。及至長子，與度律等共推長廣王曄爲主，曄以世隆爲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樂平郡王，加太傅，行司州牧，增邑五千户。先赴京師，會兆於河陽。兆既平京邑，自以爲功，讓世隆曰："叔父在朝多時，耳目應廣，如何不知不聞，令天柱受禍!"按劍瞋目，聲色甚厲。世隆遜辭拜謝，然後得已。世隆深恨之。

時仲遠亦自滑臺入京，世隆與兄弟密謀，以元曄疏遠，欲推立前廢帝。而尒朱度律意在寶炬，乃曰："廣陵不言，何以主天下?"世隆兄彦伯密相敦喻，乃與度律同往龍花佛寺觀之，後知能語，遂行廢立。

初，世隆之爲僕射，自憂不了，乃取尚書文簿在家省閲。性聰解，積十餘日，然後視事。又畏尒朱榮威，深自克勉，留心几案，傍接賓客，遂有解了之名。榮死之後，無所顧憚。及爲尚書令，常使尚書郎宋遊道、邢昕在其宅廳視事，東西别坐，受納訴

射，兼任吏部尚書，可以從左右厢出入。又因爲停止按年限選拔士人，很受平庸而濫竽充數者歡迎。又上表請求解除侍中之職，下詔加官爲散騎常侍。

莊帝準備除掉尒朱榮，有人將情報寫在世隆家的門上告知他，世隆將此密報呈送給尒朱榮，勸他不要進京。尒朱榮自恃勢力强大，不把它放在心上，就用手撕毁了密信，扔在地上説："世隆没有膽量，誰敢生出害我之心!"尒朱榮死後，世隆照顧着尒朱榮的妻子，燒毁西陽門，率兵乘夜逃走，向北攻打河橋，殺死武衛將軍奚毅，率軍隊回頭攻打到大夏門外。朝野震驚，憂慮國家遭受不測。莊帝派遣前華陽太守段育前去向世隆進行慰問和解釋，世隆斬殺了他以作答覆。李苗燒斷了河梁，世隆纔逃到北方。建州刺史陸希質關閉城門抵抗守衛，世隆攻克了建州城，殺光了城中人，以發泄他的忿怒。到了長子後，與度律共同推舉長廣王元曄爲帝，元曄任命世隆爲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樂平郡王，加官太傅，代理司州牧，增加封邑五千户。率先趕赴京師，與尒朱兆在河陽會合。尒朱兆攻下了京城後，認爲是自己的功勞，責問世隆道："叔父在朝多時，消息很多很廣。怎麽不知道也没聽説，使叔父遭受殺身之禍!"他按着劍，瞪着眼睛，神色和聲音很嚴厲。世隆道歉認錯，説了不少好話後，纔得以罷休。世隆非常仇恨尒朱兆。

當時仲遠也從滑臺進入京師，世隆與兄弟密謀，認爲元曄疏遠，想推立前廢帝。而尒朱度律認爲寶炬是合適人選，就説："廣陵王不能説話，怎麽能够當皇帝?"世隆的兄長彦伯秘密地加以敦促和開導，就與度律一起到龍花佛寺觀察前廢帝，後來纔知道他能够説話，於是廢立皇帝。

當初，世隆當了僕射，擔心自己勝任不了，就拿回尚書省的文件在家審閲。他很聰明，理解能力强，過了十多天，就可以處理政事了。又敬畏尒朱榮的威勢，自我勉勵和努力，留心文牘，接待各方的賓客，便有了會辦事的名聲。尒朱榮死後，他已無所顧忌。當了尚書令後，通常叫尚書郎宋遊道、邢昕在自家的廳堂處理公務，分坐

訟，稱命施行。其專恣如此。既總朝政，生殺自由，公行淫佚，無復畏避，信任群小，隨其與奪。又欲收軍人之意，加泛除授，皆以將軍而兼散職，督將兵吏無虛號者。自此五等大夫，遂致猥濫，又無員限，天下賤之。武定中，齊文襄奏皆罷，於是始革其弊。

東西邊，受理訴訟官司，合乎他的心意纔判决。他就是這般的專横肆意。總理朝政後，自由處理生殺之事，公開進行淫逸活動，無所畏懼和迴避，信任一群小人，聽任他們胡作非爲。又想收買軍心，任命授職泛濫，都以將軍并兼任散官，都督將領士兵官吏没有不給官號的。從此五等大夫，變得太濫不值錢，又没有名額的限制，致使天下之人輕賤這些官職。武定年間，齊文襄王奏請全部取消這些官號，纔革除這些弊端。

世隆兄弟群從，各擁强兵，割剥四海，極其暴虐。奸諂蛆酷多見信用，温良名士罕預腹心。於是天下之人莫不厭毒。世隆尋讓太傅，改授太保，又固辭，前廢帝特置儀同三師之官，次上公之下，以世隆爲之。贈其父買珍使持節、侍中、相國、録尚書事、都督定相青齊濟五州諸軍事、大司馬、定州刺史。

世隆兄弟和他們的子侄們，各自擁有强兵，割據荼毒天下，極盡暴虐之能事。奸邪諂佞貪婪殘酷之徒多被他們信任重用，温雅善良的名士却極少能够參預大政。於是天下之人無不厭惡憎恨。世隆不久後辭讓太傅之職，改授太保，又堅决辭謝，前廢帝特地設置儀同三師的官職，位在上公之下，讓世隆擔任此官。追贈他的父親買珍爲使持節、侍中、相國、録尚書事、都督定相青齊濟五州諸軍事、大司馬、定州刺史。

及齊獻武王起義兵，仲遠、度律等愚戇，恃强不以爲慮，而世隆獨深憂恐。及天光戰敗，世隆請出收兵，前廢帝不許。世隆令其外兵參軍陽叔淵單騎馳赴北中，簡閲敗衆，以次内之。而斛斯椿未得入城，詭説叔淵曰："天光部下皆是西人，聞其欲掠京邑，遷都長安。宜先内我，以爲其備。"叔淵信而内之。椿既至橋，盡殺世隆黨附，令行臺長孫稚詣闕奏狀，别使都督賈智、張勸率騎掩執世隆與兄彦伯，俱斬之。時年三十三。

到了齊獻武王義兵興起後，仲遠、度律等人愚笨戇直，自恃强大不把他放在眼裏，衹有世隆對此深爲憂慮和恐懼。天光戰敗後，世隆請求出去收買兵馬，前廢帝不允許。世隆命令他的外兵參軍陽叔淵單騎奔赴北中，收容敗軍將士，逐漸收納他們進入京城。而斛斯椿未能獲准入城，就哄騙叔淵道："天光的部下都是西域之人，聽説他們想搶掠京城，把首都遷往長安。應該先讓我入城，作爲你們的後備力量。"叔淵相信了，讓他進了城。斛斯椿到了橋邊，把世隆的黨羽全部殺掉，命令行臺長孫稚到朝廷奏告皇帝，另外又派都督賈智、張勸率騎兵偷襲，捉住世隆與兄長彦伯，把他們一起斬首。世隆死時三十三歲。

初，世隆曾與吏部尚書元世儁握槊，忽聞局上欻然有聲，一局之子盡皆倒立，世隆甚惡之。世隆又曾晝寢，其妻奚氏忽見有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怖就視，而世隆寢如故也。既覺，謂妻曰："向夢人斷我頭去，意殊不適。"又此年正月晦日，令、僕并不上省，西門不開。忽有河

當初，世隆曾經跟吏部尚書元世儁下棋，忽然聽到棋盤上欻然有聲，一局的棋子全部倒立起來，世隆非常厭惡。世隆曾經白天睡覺，他的妻子奚氏忽然看見有一個人拿着世隆的頭去了，奚氏驚詫駭怕跑過去看時，世隆却依舊安然地睡在那裏。醒來後，對妻子説："剛纔做夢有人砍斷我的頭而去，感覺十分難受。"又是這一年的正月三十日，尚書令、僕射都不上省衙，西門没有

内太守田怗家奴告省門亭長云："今旦爲令王借車牛一乘，終日於洛濱游觀。至晚，王還省，將車出東掖門，始覺車上無褥，請爲記識。"時世隆封王，故呼爲令王。亭長以令、僕不上，西門不開，無車入省，兼無車迹。此奴固陳不已，公文列訴。尚書都令史謝遠疑謂妄有假借，白世隆付曹推檢。時都官郎穆子容窮究之，奴言："初來時至司空府西，欲向省，令王嫌遲，遣二防閤捉儀刀催車。車入，到省西門，王嫌牛小，繫於闕下槐樹，更將一青牛駕車。令王著白紗高頂帽，短小黑色，傧從皆裙襦袴褶，握板，不似常時服章。遂遣一吏將奴送入省中廳事東閤内東厢第一屋中。"其屋先常閉籥。子容以西門不開，忽言從入；此屋常閉，奴言在中。詰其虚罔。奴云："此屋若閉，求得開看，屋中有一板床，床上無席，大有塵土，兼有一瓮米。奴拂床而坐，兼畫地戲弄，瓮中之米亦握看之。定其閉者，應無事驗。"子容與謝遠自入看之，户閉極久，全無開迹。及入，拂床畫地，踪緒歷然，米亦符同，方知不謬。具以此對。世隆悵然，意以爲惡。未幾見誅。

開。忽然有個河内太守田怗的家奴告訴尚書省門衛亭長説："今天早晨替令王借牛車一乘，整天在洛河邊觀賞游玩。到了晚上，令王回尚書省，趕着車出東掖門，纔發覺車上没有褥子，請你幫我認一認。"當時世隆封了王，所以稱呼爲令王。亭長認爲那天尚書令、僕射都没有來，西門未打開，没有車輛進入省衙，加之没有發現車子的痕迹。這個家奴堅持自己的説法，聲稱確有其事，便寫成文字材料上交調查。尚書都令史謝遠懷疑其中有什麽意圖和假冒，報告世隆將此事交付司法調查審理。當時都官郎穆子容詳細地追查此事，家奴説："剛進來時，到司空府的西面，準備向省衙而去，令王嫌遲緩，派兩位防閤持着儀刀催趕車子。車子進去，到尚書的西門，令王嫌牛小，繫在門口的槐樹下，另找了一頭青牛拉車。令王戴着白紗高頂帽，穿着短小黑色衣服，侍從們都穿着裙襦褲褶，手握笏板，不像平常的服裝。然後派一個官吏將我送進省中的廳堂東閤内東厢的第一間屋中。"這間屋以前經常是關閉上鎖的。子容認爲西門不開，却忽然説從那兒進去的；這間屋長期關閉，此家奴却説他在屋中，便斥責他説假話。家奴分辯道："這屋子若説是關閉的，請求打開看看，屋子裏有一個木板床，床上没有席子，落了好多塵土，還有一瓮米。我拂掃了床上的灰塵坐下來，又在地上畫着玩兒，瓮中的米我也抓了看過。如果説這屋一直没開過，那我所説的就算虚假。"子容和謝遠就親自打開屋子去看，門窗關閉很久，一點也没有打開過的迹象。進屋之後，床上拂掃和地上畫過的印迹，歷歷在目，米也跟家奴所説的相符合，纔知道家奴的話不假。將此事詳細上報。世隆心中悵然，以爲是一種凶兆。不久被誅殺。

尒朱世承

世隆弟世承。莊帝初，爲寧朔將軍、步兵校尉，樂城縣開國伯。又特除撫軍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左衛將軍。尋加侍中，領御史中尉。世承人才猥劣，備員而已。及元顥内逼，詔世承守轘轅。世隆棄虎牢，不暇追

世隆的弟弟世承。莊帝初年爲寧朔將軍、步兵校尉，樂城縣開國伯。又不按常規任命他爲撫軍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左衛將軍。接着又加官爲侍中，領御史中尉。世承爲人猥瑣卑劣，當官衹能是充數而已。元顥進逼時，下詔世承防守轘轅。世隆放棄虎牢，無暇趕來告知，不久就被元

告，尋爲元顥所擒，臠殺之。莊帝還宮，贈使持節、都督冀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徒、冀州刺史，追封趙郡公。

顥生擒，將他碎尸萬段。莊帝回到宮中後，追贈他爲使持節、都督冀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徒、冀州刺史，追封爲趙郡公。

尒朱弼

世承弟弼，字輔伯。前廢帝初，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朝陽縣開國伯。又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領左右，改封河間郡公。尋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天光等之赴韓陵也，世隆以其府長史房謨兼尚書，爲齊州行臺，召募士馬，以趣四瀆。闕弼總東陽之衆，亦赴亂城，疑揚聲北渡，以爲掎角之勢。及天光等敗，弼乃還州。世隆既擒，弼欲奔蕭衍，數與左右割臂爲約。弼帳下都督馮紹隆爲弼信待，乃說弼曰："今方同契闊，須更約盟。宜可當心瀝血，示衆以信。"弼乃從之，遂大集部下，弼乃踞胡床，令紹隆持刀披心。紹隆因推刃殺之，傳首京師。

世承的弟弟尒朱弼，字輔伯。前廢帝在位初年，任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朝陽縣開國伯。又授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領左右，改封爵位爲河間郡公。不久又任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天光等人赴韓陵之時，世隆任用他的府長史房謨兼尚書，爲齊州行臺，命他招兵買馬，向四瀆集結。缺文尒朱弼統領東陽之兵，也開赴亂城。疑聲稱要北上渡河，以構成掎角之勢。到了天光戰敗後，尒朱弼纔回到州中。世隆被擒後，尒朱弼想投奔蕭衍，幾次與左右之人割臂爲誓。尒朱弼的帳下都督馮紹隆被尒朱弼信任，他說服尒朱弼道："現在剛相約，必須重新定盟。應該開胸瀝血，在衆人面前表示信義。"尒朱弼順從他的想法，於是召集部下大集合，尒朱弼坐在胡床上，讓紹隆持刀披心。紹隆乘機推進刀刃，殺死了他，把首級送到了京師。

尒朱度律

尒朱度律，榮從父弟也。鄙朴少言。爲統軍，從榮征伐。莊帝初，除安西將軍、光祿大夫，封樂鄉縣開國伯。尋轉安北將軍、朔州刺史，復除軍州刺史。後加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又除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兼京畿大都督。榮死，與世隆赴晉陽。元曄之立，以度律爲太尉公、四面大都督，封常山王。與尒朱兆入洛，兆還晉陽，留度律鎮京師。前廢帝時，爲使持節、侍中、大將軍、太尉、兼尚書令、東北道大行臺，與仲遠出拒義旗。齊獻武王間之，與尒朱兆遂相疑貳，自敗而還。度律雖在軍戎，聚斂無厭，所至之處，爲百姓患毒。其母山氏聞度律敗，遂恚憤而發病。及度律至，母責之曰："汝既荷國恩，無

尒朱度律，是尒朱榮的堂弟。粗俗質樸，言語很少。做過統軍，跟隨尒朱榮征伐。莊帝初年，授安西將軍、光祿大夫，封樂鄉縣開國伯。不久又轉爲安北將軍、朔州刺史，又任軍州刺史。後加官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又授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兼京畿大都督。尒朱榮死後，與世隆去了晉陽。元曄立爲皇帝，任度律爲太尉公、四面大都督，封常山王。與尒朱兆進入洛陽，尒朱兆回晉陽時，留下度律鎮守京師。前廢帝在位時，任使持節、侍中、大將軍、太尉、兼尚書令、東北道大行臺，與仲遠一起出兵抵抗齊獻武王的義軍。齊獻武王挑撥離間他們，他與尒朱兆就相互猜疑，各有居心，結果被擊敗而回。度律雖然在軍中，但照樣聚斂無厭，所到之處，深爲百姓所痛恨。他的母親山氏聽說度律打了敗仗，又氣又恨，一病不起。度律來了後，母親斥責他說："你既然已經深蒙國恩，却無端反叛，我怎

狀反叛，我何忍見他屠戮汝也！”言終而卒，時人怪異之。後解大行臺，總隸長孫稚，戰於韓陵，敗還。斛斯椿先據河梁，度律欲攻之，會大雨，晝夜不止，士馬疲頓，弓矢不得施用，遂西走於灅波津，爲人擒執。椿囚之，送於齊獻武王。王送於洛，斬之都市。

能忍心看着他們砍你的頭啊！”説罷就死了，當時人們對此感到怪異。後來解除大行臺，隸屬於長孫稚，在韓陵出戰，大敗而歸。斛斯椿先占據了河梁，度律想攻打，遇上大雨，晝夜不停，人馬疲勞，弓箭不能使用，於是往西撤退到灅波津，被人擒獲。斛斯椿囚禁了他，押送給齊獻武王。王押送到洛陽，在京城鬧市斬首。

尒朱天光

尒朱天光，榮從祖兄子。少勇決，善弓馬，榮親愛之，每有軍戎事要，常預謀策。孝昌末，榮將擁衆南轉，與天光密議。既據并肆，仍以天光爲都將，總統肆州兵馬。肅宗崩，榮向京師，以天光攝行肆州，委以後事。建義初，特除撫軍將軍、肆州刺史，長安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户。榮將討葛榮，留天光在州，鎮其根本。謂之曰：“我身不得至處，非汝無以稱我心。”

尒朱天光，是尒朱榮堂兄的兒子。少年時就勇敢，善騎射，尒朱榮很喜愛他，祇要有重要軍事行動，他常常參與決策。孝昌末年，尒朱榮準備率衆兵向南推進，與天光秘密商議。占據了并肆等州後，以天光爲都將，負責統領肆州的所有兵馬。肅宗皇帝死後，尒朱榮攻向京師，以天光代理肆州刺史職務，把後方事務委托給他。建義初年，不按常規提拔他爲撫軍將軍、肆州刺史，長安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户。尒朱榮準備討伐葛榮，留下天光在肆州，以鎮守根據地。對他説：“我親自不能去的地方，不是你就不能使我放心。”

永安中，加侍中、金紫光禄大夫、北秀容第一酋長。尋轉衛將軍。大將軍元天穆東征邢杲，詔天光以本官爲使持節、假鎮東將軍、都督，隸天穆，討破之。元顥入洛，天光與天穆會榮於河内。榮發之後，并肆不安，詔天光以本官兼尚書僕射，爲并肆雲恒朔燕蔚顯汾九州行臺，仍行并州，委以安静之。天光至并州，部分約勒，所在寧輯。顥破，尋還京師，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改封廣宗郡公，增邑一千户，仍爲左衛將軍。

永安年間，加官侍中、金紫光禄大夫、北秀容第一酋長。不久調任衛將軍。大將軍元天穆東征邢杲，下詔任天光以本官爲使持節、代理鎮東將軍、都督，隸屬於天穆，進討打敗邢杲。元顥進入洛陽，天光和天穆在河内與尒朱榮會合。尒朱榮發兵之後，并肆兩州不安定，下詔任命天光以本官兼尚書僕射，任并肆雲恒朔燕蔚顯汾九州行臺，仍代任并州刺史，委托他安定這片地區。天光到了并州，分兵行動，所到之處，秩序安寧。元顥被打敗後，不久就回到京師，升任驃騎將軍，加官散騎常侍，改封爲廣宗郡公，增加食邑一千户，任左衛將軍。

建義元年夏，万俟醜奴僭大號，朝廷憂之。乃除天光使持節、都督雍岐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雍州刺史，率大都督、武衛將軍賀拔岳，大都督侯莫陳悦等以討醜奴。天光初

建義元年夏天，万俟醜奴僭號稱帝，朝廷對此深爲憂慮。任命天光爲使持節、都督雍岐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雍州刺史，率領大都督、武衛將軍賀拔岳和大都督侯莫陳悦等討伐醜奴。天光初次出兵，祇帶領一千軍士，下詔徵發

行，唯配軍士千人，詔發京城已西路次民馬以給之。時東雍赤水蜀賊斷路，詔侍中楊侃先行曉慰，并徵其馬。侃雖入慰勞，而蜀持疑不下。天光遂入關擊破之，簡取壯健以充軍士，悉收其馬。至雍，又税民馬，合得萬餘匹。以軍人寡少，停留未進。榮遣責之，杖天光一百，榮復遣軍士二千人以赴。天光令賀拔岳率千騎先驅，至岐州界長城西與醜奴行臺尉遲菩薩相遇，遂破擒之，獲騎士三千，步卒萬餘。

京城以西的各地區的私人馬匹，以補給天光的隊伍。當時，東雍的赤水，有蜀地盜賊切斷道路，下詔命侍中楊侃先行到赤水對蜀地賊人進行勸説，并且徵用他們的馬匹。楊侃雖然進行了慰勞和勸告，但蜀賊仍然持懷疑態度猶豫不决。天光就進關擊敗了他們，挑選健壯之人充實軍隊，没收了他們全部的馬匹。到了雍州，又徵收了一批民馬，共得到一萬多匹。因士兵人數不多，部隊就停留未進。尒朱榮派人來責備他，杖打了天光一百下，尒朱榮又派遣軍士二千人來增援。天光命令賀拔岳率一千騎兵作爲先驅，到岐州地界長城之西，與醜奴的行臺尉遲菩薩遭遇，打敗其軍，活捉了菩薩，俘獲騎兵三千，步兵一萬多人。

醜奴棄岐州走還安定，置柵於平亭。天光發雍至岐，與岳合勢於汧渭之間，停軍牧馬，宣言遠近曰："今時將熱，非可征討，待至秋凉，别量進止。"醜奴每遣窺覘，有執送者，天光寬而問之，仍便放遣。免者傳其待秋之言，醜奴謂以爲實，分遣諸軍散營農稼，在岐州之北百里涇川。使其太尉侯伏侯元進領兵五千，據險立柵，且耕且守。在其左右，千人已下爲一柵者，乃復數處。天光知其勢分，遂密嚴備。晡時，潛遣輕騎先行斷路，以防賊知，於後諸軍盡發。昧旦，攻圍元進大柵，拔之，諸所俘執，并皆放散，須臾之間，左右諸柵悉來歸款。前去涇州百八十里，通夜徑進，後日至城，賊涇州刺史侯幾長貴仍以城降。醜奴棄平亭而走，欲趨高平。天光遣岳輕騎急追，明日，及醜奴於平凉長平坑，一戰擒之。天光明便共逼高平，城内執送蕭寶夤而降。

醜奴放棄岐州跑回安定，在平亭設置營柵。天光從雍州發兵到岐州，與賀拔岳在汧渭兩河之間會師，停軍牧馬，以作休整，宣告遠近之民："眼下天氣將要熱起來，不可以征討戰鬥，等到秋天天凉後，再决定進退。"醜奴常派人偵察，結果被抓住送交給天光，天光就寬恕并慰問他們，最後放他們回去。被放回的人傳播天光等到秋凉再行動的話，醜奴以爲是真實的情報，於是把軍隊分散去種田，分布在岐州之北的百里涇川。醜奴派他的太尉侯伏侯元進帶領五千士兵，占據險要，設立柵營，一邊耕作一邊防守。在左右又設立好幾處營柵，千人以下爲一柵。天光知道對方兵力已分散，就秘密加强備戰。到了下午，悄悄派遣一隊輕騎先行切斷敵人的道路，以防止賊軍發覺，然後大軍全體進發。即將天亮時分，攻擊包圍元進的大營柵，拔掉了它，那些被俘虜的，全部放走遣散，不一會兒，左右各柵的賊軍都跑來投降。往前距離涇州一百八十里，整夜快速前進，第二天進城，賊方的涇州刺史侯幾長貴獻城投降。醜奴棄下平亭逃跑，想往高平轉移。天光派遣賀拔岳帶領輕騎兵急速追擊，第二天，在平凉的長平坑追上了，一仗就打敗賊兵，活捉了醜奴。天光便大張旗鼓地逼近高平，城内守軍捉住并送上蕭寶夤而投降。

賊行臺万俟道洛率衆六千人入山

賊方的行臺万俟道洛率兵衆共六千人進入山

不下。時高平大旱，天光以馬乏草，乃退於城東五十許里，息衆牧馬。於是涇、豳、二夏，北至靈州，賊黨結聚之類，并來歸降。天光遣都督長孫邪利率二百人行原州事以鎮之。道洛招誘城人來掩，襲殺邪利并其所部。天光與岳、悦等馳赴之，道洛出城拒戰，暫交便退，追殺千餘人，道洛還走入山，城復降附。天光遣慰喻，道洛不從，乃率衆西依牽屯山，據險自守。榮責天光失邪利，不獲道洛，復遣使杖之一百，詔降爲散騎常侍、撫軍將軍、雍州刺史，削爵爲侯。

中不下來。當時高平大旱，天光因爲戰馬缺草，就退出城，在城東五十里左右，休整士兵，放牧戰馬。於是涇州、豳州、二夏，以及北部的靈州，各類聚結的賊黨，都來投降。天光派遣都督長孫邪利率領二百人代行原州刺史之職，以加强鎮守力量。道洛招集誘使城中人前來偷襲，殺了邪利，收并了他的部下。天光與賀拔岳、侯莫陳悦等趕赴到那裏，道洛出城迎戰，剛交戰就退却，追擊斬殺了道洛一千多人，道洛退入山中，城池再次降附過來。天光遣人對賊軍進行慰問曉諭，道洛不聽從，便率領衆賊兵向西入牽屯山，據守險要防衛。尒朱榮責怪天光損失了邪利，又没有抓到道洛，派人打了他一百杖，詔令降職爲散騎常侍、撫軍將軍、雍州刺史，將爵位削降爲侯。

天光與岳、悦等復向牽屯討之。天光身討道洛，道洛戰敗，率數千騎而走，追之不及，遂得入隴，投略陽賊帥王慶雲。慶雲以道洛驍果絶倫，得之甚喜，便謂大事可圖，乃自稱皇帝，以道洛爲大將軍。天光欲討之，而莊帝頻敕，榮復有書，以隴中險邃，兼天盛暑，令待冬月。而天光知其可制，乃率諸軍入隴，至慶雲所居水洛城。慶雲、道洛出城拒戰，天光復射中道洛臂，失弓還走。破其東城，賊遂并趣西城，城中無水，衆聚熱渴。有人走降，言慶雲、道洛欲突出死戰。天光恐失賊帥，燼孽未已，乃遣謂慶雲曰："力屈如此，可以早降，若未敢决，當聽諸人今夜共議，明晨早報。"而慶雲等冀得小緩，待夜突出，報天光云，"請待明日"。天光因謂曰："相知須水，今爲小退，任取河飲。"賊衆安悦，無復走心。天光密使軍人多作木槍，各長七尺，至黄昏時，布立人馬爲防衛之勢，周匝立槍，要路加厚。又伏人槍中，備其衝突，兼令密縛長梯於城北。其

天光與賀拔岳、侯莫陳悦等人再次對牽屯山進行討伐。天光親自討戰道洛，道洛戰敗，率領數千騎兵逃走，追趕不上，使他得以進入隴地，投奔略陽賊軍首領王慶雲。慶雲見道洛驍勇絶倫，得到他非常高興，就以爲大事可以成功，於是自稱皇帝，以道洛爲大將軍。天光想出兵討伐他們，然而莊帝多次傳下敕令，尒朱榮也有來信，認爲隴中地區道路艱險，加上天氣正是酷暑，命令等到冬天再作打算。但是天光知道可以制服道洛，就率領諸軍進入隴中，到了慶雲居住的水洛城。慶雲、道洛出城迎戰，天光又射中了道洛臂膀，道洛丢下弓逃了回去。攻破了他們的東城，賊兵全都跑向西城，城中無水，人多聚在一處，又熱又渴。有些人跑出城投降，并告知慶雲、道洛準備突圍衝出來决一死戰。天光怕跑掉了賊帥，後患不絶，然後派人對慶雲説："你們的勢力已敗成這個樣子，應該早點投降，如果你不敢作出决定，可以讓大家在今晚共同商議，明天早晨早些告訴我們。"而慶雲等人希望得到喘息的機會，等待夜晚突圍衝出，就報知天光説，"請等明天决定"。天光就對他説："知道你們需要水，我們現在稍作後退，讓你們取河水喝。"賊軍安定喜悦，不再有逃跑的想法。天光暗地裏叫人多做裝有金屬尖頭的木槍，每枝長七尺，到

夜，慶雲、道洛果便突出，馳馬先進，不覺至槍，馬各傷倒，伏兵便起，同時擒獲。餘衆皆出城南，遇槍而止。城北軍士登梯上城，賊徒路窮乞降，至明盡收其仗。天光、岳、悦等議悉坑之，死者萬七千人，分其家口。於是三秦、河、渭、瓜、凉、鄯善咸來款順。天光頓軍略陽，詔復天光前官爵，尋加侍中、儀同三司，增邑至三千户。

黄昏時，布置站立人馬作出防衛的架勢，周邊竪立密麻麻的木槍，要道上槍陣更多更厚。又將人潛伏在槍林中，防備賊兵衝鋒突圍，又命人偷偷在城北綁扎長梯。當天夜晚，慶雲、道洛果然突圍衝出，騎馬飛馳率先衝鋒，不料跑進槍陣，馬匹紛紛受傷倒下，伏兵就起身捉拿，結果他倆同時被生擒。其他賊兵都跑出城南，遇到槍陣便停止。城北的軍隊登梯上城，賊兵們窮途末路，紛紛乞求投降，到天亮時，没收了他們的全部武器。天光、賀拔岳、侯莫陳悦等將賊兵全部活埋，死的人達一萬七千人，瓜分了他們的家屬。於是，三秦、河、渭、瓜、凉、鄯善等地的人都前來歸順。天光把軍隊駐扎在略陽，下詔恢復天光以前的官職和爵位，不久加官侍中、儀同三司，增加食邑達到三千户。

秦州城民謀殺刺史駱超，超覺，走歸天光。天光復與岳、悦等討平之。南秦滑城人謀害刺史辛琛顯，琛顯走赴天光。天光遣帥臨之，往皆克定。初，賊帥夏州人宿勤明達降天光於平凉，後復北走，收聚部類謀爲逆，攻降人叱干麒麟，欲并其衆。麒麟請救於天光，天光遣岳討之，未至，明達走於東夏。岳聞榮死，故不追之，仍還涇州以待天光。天光亦下隴，與岳圖入洛之策。進至雍州北，破叛已疑。

秦州城的居民想謀殺刺史駱超，駱超發覺後，逃走投奔天光。天光又與賀拔岳、侯莫陳悦等人前去討伐平定了秦州叛亂。南秦的滑城人陰謀殺害刺史辛琛顯，琛顯投奔天光。天光派軍隊前往，一到那裏就將事變平定。當初，賊軍首領夏州人宿勤明達在平凉投降了天光，後來又向北逃走，招集部下謀反，攻打已投降的叱干麒麟，想吞并他的部下。麒麟向天光求救，天光派賀拔岳前往討伐，軍隊未到，明達就跑到東夏。賀拔岳獲知尒朱榮的死訊，所以没有追擊，回到涇州等待天光。天光也出兵進入隴地，與賀拔岳圖謀進兵洛陽之策。軍隊進到雍州北，叛亂已結束。

詔遣侍中朱瑞詣天光慰喻。天光與岳謀，欲令帝外奔，别更推立。乃頻啓云："臣實無異心，惟仰奉天顔，以申宗門之罪。"又其下僚屬啓云："天光密有異圖，願思勝算以防微意。"既而莊帝進天光爵爲廣宗王，元曄又以爲隴西王。及聞尒朱兆已入京師，天光乃輕騎向都見世隆等，尋便還雍。世隆等議廢元曄，更舉親賢，遣使告天光。天光與定策立前廢帝，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尚書令、關西大行臺。天光北出夏州，遣將討

下詔派遣侍中朱瑞到天光的部隊進行安慰和解釋。天光與賀拔岳商量，想讓皇帝逃向外地，另外推立一個皇帝。就多次上表道："臣實在没有異心，衹是想見上龍顔一面，當面説明家族的罪惡。"又有他的下屬官僚也送上奏表説："天光秘密地策劃了陰謀，請朝廷作好對策以防備他們的活動。"後來莊帝把天光的爵位晋升爲廣宗王，元曄稱帝後，又封他爲隴西王。當聽到尒朱兆已進入京師後，天光就帶少量騎兵趕向首都去見世隆等人，不久就回到了雍州。世隆等人討論想廢掉元曄，另外立一位親近賢明之人，派人告知天光。天光與他們决定立前廢帝，又加官職爲開府

宿勤明達，擒之送洛。時費也頭帥紇豆陵伊利、万俟受洛干等據有河西，未有所附。天光以齊獻武王起兵信都，内懷憂恐，不復北事伊利等，但微遣備之而已。又除大司馬。

儀同三司、兼尚書令、關西大行臺。天光向北出兵夏州，派遣部將討伐宿勤明達，抓獲後送往洛陽。那時，費也頭的首領紇豆陵伊利、万俟受洛干等人占據了河西，没有降附。天光鑒於齊獻武王在信都起兵，内心懷有憂慮和恐懼，就不再對伊利等人征討，衹是稍微派兵防備而已。又授予他大司馬。

於時獻武王義軍轉盛，尒朱兆、仲遠等既經敗退，世隆累使徵天光，天光不從。後令斛斯椿苦要天光云："非王無以能定，豈可坐看宗家之滅也？"天光不得已而東下，與仲遠等敗於韓陵。斛斯椿等先還，於河梁拒之。天光既不得渡，西北走，遇雨不可前進，乃執獲之，與度律送於獻武王。王致於洛，斬於都市，年三十七。尒朱專恣，分裂天下，各據一方。天光有定關西之功，差不酷暴，比之兆與仲遠爲不同矣。

這時齊獻武王的義軍逐漸强盛，尒朱兆和仲遠等都被打敗撤退，世隆多次派人請天光出兵，天光没有答應。世隆後來命令斛斯椿苦苦請求天光道："没有大王不能安定時局，豈能坐看家族滅亡？"天光不得已，衹好東下，結果與仲遠等人在韓陵被打敗。斛斯椿等人先期回京，在河梁阻止他。天光無法渡河，就往西北轉移，遇上下雨不能前進，纔被抓獲，與度律一起送交給齊獻武王。齊獻武王將他們送到洛陽，在街市上斬首，終年三十七歲。尒朱家族專横恣肆，分裂天下，各據一方。天光有平定關西的功勞，又不十分殘酷暴虐，比起尒朱兆和仲遠是不同的。

史臣曰：尒朱兆之在晋陽，天光之據隴右，仲遠鎮捍東南，世隆專秉朝政，于時立君廢主易於弈棋，慶賞威刑咸出於己。若使布德行義，憂公忘私，脣齒相依，同心協力，則磐石之固，未可圖也。然是庸才，志識無遠，所争唯權勢，所好惟財色，譬諸溪壑，有甚豺狼，天下失望，人懷怨憤，遂令勁敵得容覘間，心腹内阻，形影外合。是以廣阿之役，葉落冰離；韓陵之戰，土崩瓦解。一旦殄滅，豈不哀哉！《傳》稱"師克在和"，《詩》云"貪人敗類"，貪而不和，難以濟矣。

史臣曰：尒朱兆雄據晋陽，天光占據隴西，仲遠鎮守東南，世隆控制朝政，當時他們立新君廢舊主像下棋一般容易，慶賀賞賜和威責刑罰都由他們决定。如果尒朱氏諸人布道德行仁義，憂公忘私，脣齒相依，同心協力，那麽就能堅如磐石，誰都不能圖謀他們。然而他們終究是庸才，志向不高，見識不遠，所争奪的衹有權勢，所愛好的惟有財色，譬如溪壑，甚於豺狼，以致天下失望，人人怨憤，於是讓强敵得以有機可乘，搞得尒朱家族心腹内阻，形影外合。所以廣阿之役，使他們像葉落冰化；韓陵之戰，更使他們土崩瓦解。一下子就滅亡了，豈不可悲！《傳》言"軍隊打勝仗要靠團結"，《詩經》也説"貪利的人是敗類"，貪婪而不團結，就難以成功了。

魏書卷七十六

列傳第六十四

盧同　張烈

盧同

盧同，字叔倫，范陽涿人，盧玄之族孫。父輔，字顯元，本州别駕。同身長八尺，容貌魁偉，善於處世。太和中，起家北海王詳國常侍。稍遷司空祭酒、昌黎太守。尋爲營州長史，仍帶郡。入除河南尹丞，遷太尉屬。

盧同，字叔倫，范陽涿縣人，盧玄的族孫。父親盧輔，字顯元，本州别駕。盧同身高八尺，容貌魁偉，善於參與政治及社交活動。太和年間，初任北海王元詳的常侍。逐漸提升爲司空祭酒、昌黎太守。不久擔任營州長史，仍兼昌黎郡太守。入朝任河南尹丞，升遷爲太尉屬。

會豫州城民白早生反，都督中山王英、尚書邢巒等討之，詔同爲軍司。事平，除冀州鎮東府長史。遭父憂解任。後除司空諮議參軍，兼司馬，爲營構東宫都將。延昌中，秦州民反，詔同兼通直常侍，持節慰諭之，多所降下。還轉尚書右丞，進號輔國將軍，以父諱不拜，改授龍驤。熙平初，轉左丞，加征虜將軍。時相州刺史奚康生徵民歲調，皆七八十尺，以邀奉公之譽，部内患之。同於歲禄官給長絹，同乃舉按康生度外徵調。書奏，詔科康生之罪，兼褒同在公之績。

當豫州城居民白早生謀反時，都督中山王元英和尚書邢巒等人討伐白早生，任命盧同爲軍司。平定這次反叛後，盧同任冀州鎮東府長史。因爲父親守喪而解除官任。後來任司空諮議參軍，兼司馬，爲營構東宫都將。延昌年間，秦州百姓謀反，任命盧同爲兼通直常侍，持節前往勸慰説服，招降了不少謀反者。回朝後轉任尚書右丞，進號輔國將軍，因與父親的名諱“輔”字相犯而未接受，改授爲龍驤將軍。熙平初年，轉任尚書左丞，加征虜將軍。當時相州刺史奚康生徵收百姓的税，每年都是收七八十尺，想獲取奉公的名譽，州境之内深受其苦。盧同的年俸禄給的是長絹，盧同就檢舉了康生額外收調税的行爲。上疏奏報皇上後，下詔查處了康生的罪行，并表揚了盧同任職時的功績。

肅宗世，朝政稍衰，人多竊冒軍功。同閲吏部勳書，因加檢覆，核得竊階者三百餘人。同乃表言：

肅宗在位期間，朝政逐漸腐敗，很多人偷冒軍功。盧同查閲了吏部有關戰功的文件，進行復查，查出盗冒軍階的有三百多人。盧同就此事上表寫道：

竊見吏部勳簿，多皆改换。

臣發現吏部軍人功勳簿，很多地方都被

乃校中兵奏按，并復乖舛。臣聊爾揀練，已得三百餘人，明知隱而未露者，動有千數。愚謂罪雖恩免，猶須刊定。請遣一都令史與令僕省事各一人，總集吏部、中兵二局勛簿，對勾奏按。若名級相應者，即於黃素楷書大字，具件階級數，令本曹尚書以朱印印之。明造兩通，一關吏部，一留兵局，與奏按對掌。進則防揩洗之僞，退則無改易之理。從前以來，勛書上省，唯列姓名，不載本屬，致令竊濫之徒輕爲苟且。今請征職白民，具列本州、郡、縣、三長之所；其實官正職者，亦列名貫，别録歷階。仰本軍印記其上，然後印縫，各上所司，統將、都督并皆印記，然後列上行臺。行臺關太尉，太尉檢練精實，乃始關刺省重究括，然後奏申。奏出之日，黃素朱印，關付吏部。

頃來非但偷階冒名，改换勛簿而已，或一階再取，或易名受級，凡如此者，其人不少。良由吏部無簿，防塞失方。何者？吏部加階之後，簿不注記，緣此之故，易生僥倖。自今叙階之後，名簿具注加補日月，尚書印記，然後付曹。郎中别作抄目，印記一如尚書，郎中自掌，遞代相付。此制一行，差止奸罔。

詔從之。同又奏曰：

臣頃奏以黃素爲勛，具注官

改换。拿中兵上奏的文件進行對校復查，發現不少錯誤。臣大致檢查統計，已查出三百餘人，明知有假而未露的肯定有上千人。臣認爲罪行雖然蒙恩而赦免，但還是應該有個明確的規定。請求派一名都令史與令、僕、省、事各派一人，聯合對吏部和中兵兩部門的功勛簿進行詳細復查。如果功名與級别相符，就用黃色的紙楷書大字，注明此人的官階級别，令本曹尚書蓋上紅色大印。公開製成兩份，一份給吏部，一份留在兵局，用它與奏疏進行核對。一來防止有人揩擦拭洗來作僞，二來可以避免有人篡改。以前，功勛文件送上尚書省，衹列有姓名，不填清所屬部隊，導致盗用冒名之徒輕易地得手。現在請求每一位參加征戰的平民，一一列明他所在的州、郡、縣、三長的名稱；有實官正職者，也填寫好正式名稱和籍貫，另外再記録注明他的階銜和資歷。蓋上本軍的印記，然後加蓋騎縫官封之章，每份都上交給上司，統將、都督也要在上面簽名蓋印，然後送交行臺。行臺再通知太尉，經太尉審核屬實，再開始送到各刺史和尚書省重新調查審定，最後上奏皇帝。奏上之後，用黃素紙帛朱紅大印，交到吏部備案。

近一段時期，不僅有偷改官階，冒名頂替，篡改文件，掉换級别的現象，還存在一種階官取幾次，或改换姓名接受勛級等現象，像這樣的人，爲數不少。主要是因爲吏部没有記載的文簿，防止堵塞此弊病無方。爲什麽呢？吏部加階之後，文簿上不注明，因此之故，就容易讓一些人産生僥幸之心。今後凡是叙用了官階的，名簿上必須注明補上日月時間，由尚書簽字加印，然後交送有關部門。郎中另外抄録一份，也要簽字蓋章，郎中掌管的文簿名單，移交時要逐相交付。這種制度一實行，或許可以防止奸詐，杜絶弊端。

下詔同意盧同這一建議。盧同又上奏道：

臣不久前上奏請求以黃素紙記録軍功，

名、户屬及吏部换勛之法，事目三條，已蒙旨許。臣伏思黄素勛簿，政可粗止奸僞，然在軍虚詐，猶未可盡。請自今在軍閲簿之日，行臺、軍司、監軍、都督各明立文按，處處記之。斬首成一階已上，即令給券。一紙之上，當中大書，起行臺、統軍位號，勛人甲乙。斬三賊及被傷成階已上，亦具書於券。各盡一行，當行竪裂。其券前後皆起年號日月，破某處陳，某官某勛，印記爲驗。一支付勛人，一支付行臺。記至京，即送門下，别函守録。

并詳細注明官名、户屬以及吏部换勛的方法，共提出三條事項，已承蒙陛下下旨批准。臣又經過思考黄素勛簿，衹可以初步防止一些奸詐假僞，但軍隊中存在的虚詐，却仍然無法根除。請求從現在起，在軍隊審閲文簿之時，行臺、軍司、監軍、都督等都各自建立檔案，每一處都記録上。殺敵可達到一階的，就可以發給證券。一張紙上面，當中用大字書寫，署上行臺、統軍的官職名號，受勛之人甲某乙某寫定。殺死三個敵人及負傷而升階的，也一一寫在券上。每券衹寫一行，行與行之間竪着分開。券面的前後都署明年月日，破某處陣，某官某勛，再簽名加印作爲驗證。券的一份交付受勛之人，另一份送交行臺。文件上送到京師，馬上送至門下省，另外抄寫保留，作爲檔案。

又自遷都以來，戎車屢捷，所以征勛轉多，叙不可盡者，良由歲久生奸，積年長僞，巧吏階緣，偷增遂甚。請自今爲始，諸有勛簿已經奏賞者，即廣下遠近，云某處勛判，咸令知聞。立格酬叙，以三年爲斷。其職人及出身，限内悉令銓除；實官及外號，隨才加授。庶使酬勤者速申，立功者勸，事不經久，僥倖易息。或遭窮難，州無中正者，不在此限。

另外，自從遷都以來，戰争屢次報捷，所以戰功漸多，加勛叙階的工作没有跟上，主要是因爲年歲久了容易生出一些虚假不法，投機取巧的官吏們乘此冒加偷增。請求從現在開始，凡是登記在勛簿上已經上奏獎賞的，就廣爲通告，説某某人給予了某某勛的决定，讓遠近之人都知道。立格酬賞任命，以三年爲期限。此人的職位及出身，在期限内的，全部加以選取任用；實官及加稱號，根據才能加以授任。這樣可以使勤政之人迅速提升，立功之人得到勉勵，事情不拖很久，杜絶僥幸蒙混之人。如果遭受災難困境，某州没有中正官的，不在這一限制内。

又勛簿之法，征還之日即應申送。頃來行臺、督將，至京始造，或一年二歲方上勛書。奸僞之原，實自由此。於今以後，軍還之日便通勛簿，不聽隔月。

另外，對功勛簿的辦法，出征回朝時就應立即上送。近期以來，行臺、督將，到京師纔開始着手記録造册勛書，或者是拖到一年兩載之後纔送上勛書。奸僞的根源，就是由此而産生的。從今以後，軍隊回朝之時就必須上交勛書，不能超過當月。

詔復依行。

下詔再次按他的意見施行。

元乂之廢靈太后也，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熙敗，以同爲持節、兼黄門侍郎、慰勞使，乃就州

元乂廢掉靈太后，相州刺史、中山王元熙在鄴城起兵。元熙兵敗後，任命盧同爲持節、兼黄門侍郎、慰勞使，前去相州處决元熙。回朝後

刑熙。還授平東將軍，正黄門，營明堂副將。尋加撫軍將軍、光禄大夫、本州大中正。同善事在位，爲乂所親，戮熙之日，深窮黨與，以希乂旨，論者非之。又給同羽林二十人以自防衛。同兄琇，少多大言，常云“公侯可致”。至此始爲都水使者。同啓求回身二階以加琇，琇遂除安州刺史。論者稱之。

授平東將軍，正黄門，營明堂副將。不久加撫軍將軍、光禄大夫、本州大中正。盧同善於侍奉當權在位的人，被元乂所信任，殺戮元熙的時候，對他的黨羽窮追深究，以此來迎合元乂的心意，輿論都非議他這一點。又給盧同配給了二十名羽林軍士用作他自身的防衛。盧同的兄長盧琇，從小就愛説大話，常説“公侯可以撈到手”。到這時纔當個都水使者。盧同上表請求降自己的二階轉給兄長，盧琇便被授予安州刺史。輿論很稱道這一點。

營州城民就德興謀反，除同度支尚書，黄門如故，持節使營州慰勞，聽以便宜從事。同頻遣使人，皆爲賊害，乃遣賊家口三十人并免家奴爲良，齎書諭德興，德興乃降。安輯其民而還。德興復反，詔同以本將軍爲幽州刺史，兼尚書行臺慰勞之。同慮德興難信，勒衆而往，爲德興所擊，大敗而還。

營州城居民就德興謀反，任命盧同爲度支尚書，黄門等職依舊，持節爲特使去營州安撫慰勞，聽任他根據情况全權處理所有事宜。盧同頻頻派去的人，都被賊人殺害，於是派出三十多名賊方家屬，都赦免家奴轉爲良民，修書送給德興進行勸告説服，德興就投降了。安撫穩定了這裏的民衆後回到朝廷。德興又謀反，下詔任命盧同以本將軍爲幽州刺史，兼尚書行臺慰勞德興。盧同考慮到德興難以信任，就帶兵前往，被德興迎擊，大敗而歸。

靈太后反政，以同乂黨，除名。孝昌三年，除左將軍、太中大夫、兼左丞，爲齊兖二州行臺，節度大都督李叔仁。爾莊帝踐祚，詔復本秩，除都官尚書，復兼七兵。以同前慰勞德興之功，封章武縣開國伯，邑四百户。正除七兵，尋轉殿中，加征南將軍。普泰初，除侍中，進號驃騎將軍、左光禄大夫。同時久病，强牽從務，啓乞儀同。初同之爲黄門也，與前廢帝俱在門下，同異其爲人，素相款托。廢帝以恩舊許之，除儀同三司，餘官如故。永熙初薨，年五十六。贈侍中、都督冀滄瀛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開國伯如故，賜帛四百匹，謚曰孝穆。三年，復加贈尚書右僕射。有四子。

靈太后掌握政權後，以盧同是元乂黨羽之故，除去了他的名籍。孝昌三年，任左將軍、太中大夫、兼左丞，充當齊兖二州行臺，指揮大都督李叔仁。爾莊帝即位，下詔恢復原來官秩，任都官尚書，又兼七兵尚書。因盧同以前慰勞勸説德興的功勞，封他爲章武縣開國伯，食邑四百户。任七兵尚書，不久轉任殿中，加征南將軍。普泰初年，任侍中，進號驃騎將軍、左光禄大夫。當時盧同長期生病，衹能勉强從事政務，上表請求調任儀同三司的閑官。當初盧同擔任黄門之職時，與前廢帝都在門下省，盧同看出他爲人不同凡響，一直對他表示誠意和友好。廢帝把他視爲舊日的知交，任命他爲儀同三司，其他職官依舊。永熙初年去世，終年五十六歲。追贈侍中、都督冀滄瀛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開國伯的爵位不變，賜給帛四百匹，謚號爲孝穆。永熙三年，又加贈尚書右僕射。有四個兒子。

長子斐，武定中，文襄王大將軍

長子盧斐，武定年間，爲文襄王大將軍府

府掾。

斐弟筠，青州治中。

同兄静，太常丞。

静子景裕，在《儒林傳》。

張烈

張烈，字徽仙，清河東武城人也。高祖賜名曰烈，仍以本名爲字焉。高祖悕，爲慕容儁尚書右僕射。曾祖恂，散騎常侍，隨慕容德南渡，因居齊郡之臨淄。烈少孤貧，涉獵經史，有氣概。時青州有崔徽伯、房徽叔，與烈并有令譽，時人號曰“三徽”。高祖時，入官代都，歷侍御、主文中散。遷洛，除尚書儀曹郎、彭城王功曹史、太子步兵校尉。

蕭寶卷將陳顯達治兵漢南，謀將入寇。時順陽太守王青石世官江南，荆州刺史、廣陽王嘉慮其有異，表請代之。高祖詔侍臣各舉所知，互有申薦者。高祖曰：“此郡今當必争之地，須得堪濟之才，何容泛舉也。太子步兵張烈每論軍國之事，時有會人意處，朕欲用之，何如?”彭城王勰稱贊之，遂敕除陵江將軍、順陽太守。烈到郡二日，便爲寶卷將崔慧景攻圍，七十餘日，烈撫厲將士，甚得軍人之和。會車駕南討，慧景遁走。高祖親勞烈曰：“卿定可，遂能不負所寄。”烈拜謝曰：“若不值鑾輿親駕，臣將不免困於犬羊。自是陛下不負臣，非臣能不負陛下。”高祖善其對。

世宗即位，追録先勳，封清河縣開國子，邑二百户。尋以母老歸養。積十餘年，頻值凶儉，烈爲粥以食飢人，蒙濟者甚衆，鄉黨以此稱之。肅宗初，除龍驤將軍、司徒右長史。又轉征虜將軍、司空長史。先是，元叉父江陽王繼曾爲青州刺史，及叉當

掾。

盧斐之弟盧筠，任青州治中。

盧同的兄長盧静，任太常丞。

盧静的兒子景裕，事迹記載在《儒林傳》裏。

張烈，字徽仙，是清河郡東武城人。高祖皇帝賜名烈，把本名改稱字。他的高祖父張悕，是慕容儁的尚書右僕射。曾祖父張恂，曾任散騎常侍，跟隨慕容德南渡，便居住在齊郡的臨淄。張烈少年孤苦貧窮，涉獵經史，有氣概。那時青州有崔徽伯、房徽叔，與張烈都享有聲譽，當時人們將三人并稱爲“三徽”。高祖皇帝在位時，在代都開始做官，歷任侍御、主文中散。遷都洛陽後，任尚書儀曹郎、彭城王功曹史、太子步兵校尉。

蕭寶卷的部將陳顯達在漢水之南徵兵訓練，準備來侵犯。那時順陽太守王青石在江南世代爲官，荆州刺史、廣陽王元嘉懷疑他存有異心，上表請求派人代换他的太守職務。高祖下詔侍臣各自推舉所瞭解的人，每個人都薦舉了不同的人。高祖皇帝説：“這個郡今天正處必争之地，必須派能勝任的人，豈能够這般泛泛而舉？太子步兵校尉張烈每次論及軍國大事，常有讓人滿意之處，朕想用他，怎麽樣?”彭城王元勰也稱贊他，就下令任命他爲陵江將軍、順陽太守。張烈到任兩天，就被蕭寶卷的部將崔慧景攻打圍困，長達七十多日，張烈安撫鼓勵將士，很得軍人們的擁護。等到皇帝率軍南下征討，慧景逃跑。高祖慰勞張烈道：“你堅定而自信，不辜負朕的殷切托付。”張烈拜謝道：“若不是遇上御駕親征，臣可能難免被敵人所困。應該是陛下没有負臣，不是臣没有負陛下。”高祖欣賞他的答對。

世宗即位後，追録先前的功勳，封他爲清河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户。不久因母親年老歸家奉養。十幾年來，頻繁遭遇災荒，張烈以粥施捨養活飢餓之人，蒙受救活的人很多，鄉親們因此都稱贊他。肅宗在位初年，授他爲龍驤將軍、司徒右長史。又轉任征虜將軍、司空長史。在此以前，元叉的父親江陽王元繼曾經任青州刺史，

權，烈托故義之懷，遂相諂附。除前將軍、給事黄門侍郎，尋加平南將軍、光禄大夫。後靈太后反政，以烈叉黨，出爲鎮東將軍、青州刺史。于時議者以烈家産畜殖，僮客甚多，慮其怨望，不宜出爲本州，改授安北將軍、瀛州刺史。爲政清静，吏民安之。

更滿還朝，因辭老還鄉里。兄弟同居怡怡然，爲親類所慕。元象元年，卒於家，時年七十七。烈先爲《家誡》千餘言，并自叙志行及所歷之官，臨終敕子侄不聽求贈，但勒《家誡》立碣而已。其子質奉行焉。

質，博學多才藝。解褐奉朝請，員外郎、龍驤將軍、諫議大夫。未襲爵。興和中，卒於家。

質弟登，州主簿。

張僧晧

烈弟僧晧，字山客。歷涉群書，工於談説，有名於當世。熙平初，徵爲諫議大夫。正光五年，以國子博士徵之。孝昌二年，徵爲散騎侍郎。并不赴。世號爲徵君焉。好營産業，孜孜不已，藏鏹巨萬，他資亦稱是。兄弟自供儉約，車馬瘦弊，身服布裳，而婢妾紈綺。僧晧尤好蒲弈，戲不擇人，是以獲譏於世。前廢帝時，崔祖螭舉兵攻東陽城，僧晧與同。事敗，死於獄，籍没家産。出帝初，訴復業。

子軌，州主簿。

史臣曰：盧同質器洪厚，卷舒兼濟。張烈早標名輩，氣尚見知。趨捨深沉，俱至顯達，雅道正路，其殆病諸。

到元叉當權後，張烈藉口與他是老交情，就對元繼獻媚依附。授前將軍、給事黄門侍郎，不久又加平南將軍、光禄大夫。後來靈太后重新執政，因爲張烈是元叉的黨羽，出京任鎮東將軍、青州刺史。那時輿論認爲張烈家産豐饒，僮僕食客很多，恐怕他心生不滿，所以不宜於讓他擔任青州的長官，改授他爲安北將軍、瀛州刺史。他爲政清静無爲，官吏和老百姓都感到安定。

任期滿了回到朝廷，因年老辭去官職回到家鄉。兄弟們住在一起，怡然自得，被親戚和鄉親們所羡慕。元象元年，在家中去世，終年七十七歲。張烈生前撰寫《家誡》一千多字，并自叙了他的志向和經歷官職，臨終囑托子侄們不希望請求追贈，衹刻寫《家誡》立成碑碣就行了。他的兒子張質遵行此囑。

張質，學問廣博多才多藝。由奉朝請開始做官，歷任員外郎、龍驤將軍、諫議大夫。没有承襲父親爵位。興和年間，在家中去世。

張質的弟弟張登，任州主簿。

張烈的弟弟僧晧，字山客。涉獵群書，擅長談論，在當時頗有名氣。熙平初年，徵用爲諫議大夫。正光五年，徵用爲國子博士。孝昌二年，徵用爲散騎侍郎。都没有應徵赴任。當世都稱呼他爲徵君。喜歡經營産業，孜孜不倦，儲存金錢數目極多，其他財産也相當可觀。兄弟們的生活消費却很儉樸節約，車和馬匹瘦弱簡陋，身穿粗布衣裳，但家中的婢女侍妾却穿的是綾羅綢緞。僧晧尤其喜好博弈，游戲起來不選擇對象，因此而被當時世人所譏笑。前廢帝在位時，崔祖螭舉兵進攻東陽城，僧晧與他同往征戰。事情失敗後，死在監獄，家産被没收。出帝初年，經上訴而歸還了家産。

兒子張軌，任州主簿。

史臣曰：盧同才識過人，進退自如，能够兼濟國事。張烈很早就列入名流之輩，氣節爲人所知。二人取捨都深謀遠慮，都到了顯貴的地位，正道而不俗，何必批評其缺點呢。

魏書卷七十七

列傳第六十五

宋翻　辛雄　羊深　楊機　高崇

宋翻

宋翻，字飛烏，廣平列人人也，吏部尚書弁族弟。少有操尚，世人以剛斷許之。世宗初，起家奉朝請，本州治中、廣平王郎中令。尋拜河陰令。

宋翻，字飛烏，廣平列人縣人，吏部尚書宋弁的族弟。少年時即有德操志向，當時的人們稱許他的剛烈和果斷。世宗在位初年，初爲奉朝請，曾任本州的治中、廣平王郎中令。不久任河陰令。

翻弟道璵，先爲冀州京兆王愉法曹行參軍，愉反，逼道璵爲官，翻與弟世景俱囚廷尉。道璵後棄愉歸罪京師，猶坐身死，翻、世景除名。久之，拜翻治書侍御史、洛陽令、中散大夫、相州大中正，猶領治書。又遷左將軍、南兗州刺史。時蕭衍遣將先據荆山，規將寇竊。屬壽春淪陷，賊遂乘勢徑趨項城。翻遣將成僧達潛軍討襲，頻戰破之，自是州境帖然。

宋翻的弟弟道璵，先是冀州京兆王元愉的法曹行參軍，元愉反叛，逼迫道璵在他手下做官，宋翻和弟弟世景都被廷尉囚禁。道璵後來離棄元愉到京師請罪，仍然坐罪處死，宋翻、世景被除去名籍。很久以後，任命宋翻爲治書侍御史、洛陽令、中散大夫、相州大中正，負責治書侍御的事務。又升任左將軍、南兗州刺史。當時蕭衍派遣部將先占據了荆山，部署將士侵犯我領土。當時壽春淪陷，賊軍乘勢徑直向項城進發。宋翻派遣將領成僧達率軍潛行討襲賊軍，頻頻戰勝賊兵，從此本州境内平安寧静。

孝莊時，除司徒左長史、撫軍將軍、河南尹。初，翻爲河陰令，順陽公主家奴爲劫，攝而不送，翻將兵圍主宅，執主婿馮穆，步驅向縣。時正炎暑，立之日中，流汗沾地。縣舊有大枷，時人號曰“彌尾青”，及翻爲縣主，吏請焚之。翻曰：“且置南墻下，以待豪家。”未幾，有内監楊小駒詣縣請事，辭色不遜，命取尾青以鎮之。既免，入訴於世宗。世宗大怒，敕河南尹推治其罪。翻具自陳

孝莊帝在位時，授予他司徒左長史、撫軍將軍、河南尹。當初，宋翻任河陰令，順陽公主的家奴搶劫，袒護他不送交官府，宋翻率兵包圍公主住宅，捉住了公主的丈夫馮穆，步行押向縣衙。當時正值盛暑，站在太陽下，汗流落地。縣衙有一副舊時的大枷，當時人們叫它“彌尾青”，到宋翻爲縣令時，縣吏請求燒掉它。宋翻説：“先把它放在南墻下，等遇到豪强再用它。”不久，有個叫楊小駒的内監到縣裏來辦事，言辭傲慢，態度不謙遜，就下令取出尾青來鎮住他的威風。免了枷責後，入宫告狀到世宗皇帝那兒。世

狀。詔曰："卿故違朝法，豈不欲作威以買名？"翻對："造者非臣，買名者亦宜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施於百姓，欲待凶暴之徒如小駒者耳。"於是威振京師。及爲洛陽，迄於爲尹，畏憚權勢，更相承接，故當世之名大致減損。永安三年，卒於位。贈侍中、衛將軍、相州刺史。出帝初，重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謚曰貞烈。

宗大怒，下令河南尹追究懲治他的罪過。宋翻上呈奏狀陳述。詔書說："卿故意違犯朝廷法度，豈不是想逞威風來沽名釣譽？"宋翻答道："造這個枷的不是我，沽名釣譽的也不該是我。之所以留下此枷，不敢拿它對付百姓，衹想對付像小駒這類的凶暴之徒而已。"於是他威震京師。到了任洛陽令，直至當了洛陽尹，却畏懼權勢，相繼地巴結奉承，所以當世的威名大爲減損。永安三年，在洛陽尹的任上死去。追贈爲侍中、衛將軍、相州刺史。出帝在位初年，重新追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謚號叫貞烈。

子思遠，卒於司空從事中郎。

兒子思遠，任司空從事中郎時死去。

翻弟毓，字道和，敦篤有志行。平西將軍、太中大夫。

宋翻的弟弟宋毓，字道和，敦厚篤誠有志向操行。任平西將軍、太中大夫。

子世軌，齊文襄王大將軍府祭酒。

宋毓的兒子世軌，擔任齊文襄王大將軍府祭酒。

毓弟世景，在《良吏傳》。

宋毓的弟弟世景，他的事載在《良吏傳》中。

世景弟叔集，亦有學行。征東裴衍之討葛榮也，表爲員外散騎侍郎，引同戎役。及衍敗，同時遇害。

世景的弟弟叔集，也有學問和好品行。征東將軍裴衍討伐葛榮時，上表請任用他爲員外散騎侍郎，召引他同自己一起參加戰爭。裴衍失敗，叔集也同時遇害。

宋道璵

叔集弟道璵，少而敏俊。世宗初，以才學被召，與秘書丞孫惠蔚典校群書，考正同異。自太學博士轉京兆王愉法曹行參軍。臨死，作詩及挽歌詞，寄之親朋，以見怨痛。道璵又曾贈著作佐郎張始均詩，其末章云："子深懷璧憂，余有當門病。"道璵既不免難，始均亦遇世禍，時咸怪之。無子，兄毓以第三子子叔繼。

叔集的弟弟道璵，從小就聰明英俊。世宗在位初年，因有才華學問被召用，與秘書丞孫惠蔚負責考校群書，考證異同。從太學博士調任爲京兆王元愉的法曹行參軍。臨死時，作詩和挽歌詞，寄送給親友，以抒發心中的怨憤和痛苦。道璵又曾經贈給著作佐郎張始均一首詩，詩的末兩句是："子深懷璧憂，余有當門病。"道璵没有免除禍難，始均也遭了世禍，當時人們都感到奇怪。他没有兒子，兄長宋毓把第三個兒子子叔過繼給他。

辛雄

辛雄，字世賓，隴西狄道人。父暢，字幼達，大將軍諮議參軍、汝南鄉郡二郡太守，太和中，本郡中正。雄有孝性，頗涉書史，好刑名，

辛雄，字世賓，隴西狄道人。父親辛暢，字幼達，是大將軍諮議參軍、汝南和鄉郡兩郡的太守，太和年間，任本郡中正。辛雄有孝順的秉性，讀了不少書，喜好刑名之學，廉潔謹慎，雅

廉謹雅素，不妄交友，喜怒不形於色。釋褐奉朝請。父於郡遇患，雄自免歸，晨夜扶抱。及父喪居憂，殆不可識，爲世所稱。

静樸素，不隨便交結朋友，喜怒不形於色。由奉朝請起家。父親在郡任上得了疾病，辛雄辭官而回家，晝夜料理病中的父親。到父親去世爲父守喪期間，形毁骨立，他的模樣都變得讓人認不出來，被世人所稱道。

正始初，除給事中，十年不遷職，乃以病免。清河王懌爲司空，辟户曹參軍，攝田曹事。懌遷司徒，仍隨授户曹參軍。并當煩劇，諍訟填委。雄用心平直，加以閑明政事，經其斷割，莫不悦服。懌重之，每謂人曰："必也無訟乎，辛雄其有焉。"由是名顯。懌遷太尉，又爲記室參軍。神龜中，除尚書駕部郎中，轉三公郎。其年，沙汰郎官，唯雄與羊深等八人見留，餘悉罷遣，更授李琰等。

正始初年，任給事中，十年没有升遷職務，就以有病爲名辭官。清河王元懌任司空，招聘他爲户曹參軍，代理田曹事務。元懌升任司徒，辛雄也隨之被授爲户曹參軍。該部門有無數事務，很煩瑣忙碌。辛雄平心正直地處理，加上他熟諳政務，許多事情經過他的公斷處理，莫不使人心悦誠服。元懌看重他，常對人説道："能使大家止息訴訟的，衹有辛雄做得到。"由此而出名。元懌升遷爲太尉，又任命他爲記室參軍。神龜年間，任尚書駕部郎中，轉爲三公郎。這一年，朝廷要淘汰郎官，衹有辛雄和羊深等八個人被保留，其餘的郎官全部罷免遣散，重新授給李琰等人。

先是，御史中尉、東平王元匡復欲輿棺諫諍，尚書令、任城王澄劾匡大不敬，詔恕死爲民。雄奏理匡曰："竊惟白衣元匡，歷奉三朝，每蒙寵遇。謇諤之性，簡自帝心；鷹鸇之志，形於在昔。故高祖錫之以匡名，陛下任之以彈糾。至若茹皓升輦，匡斥宜下之言；高肇當政，匡陳擅權之表。剛毅忠款，群臣莫及；骨鯁之迹，朝野共知。當高肇之時，匡造棺致諫，主聖臣直，卒以無咎。假欲重造，先帝已容之於前，陛下亦宜寬之於後，况其元列由緒與罪按不同也。脱終貶黜，不在朝廷，恐杜忠臣之口，塞諫者之心，乖琴瑟之至和，違鹽梅之相濟。祁奚云，叔向之賢，可及十世，而匡不免其身，實可嗟惜。"未幾，匡除龍驤將軍、平州刺史。右僕射元欽謂左僕射蕭寶夤曰："至如辛郎中才用，省中諸人莫出其右。"寶夤曰："吾聞游僕射云：'得

在此以前，御史中尉、東平王元匡又想抬着棺材進宫死諫，尚書令、任城王元澄彈劾元匡對皇上大不敬，下詔對元匡恕免死罪，貶爲平民。辛雄上奏爲元匡辯護道："臣認爲庶民元匡，歷經三朝，常蒙皇恩寵信。正直的性格，皇帝心中已有印象；豪放的脾氣，過去的言行都已有所表現。所以高祖賜給他匡的名字，陛下也任命他糾察彈劾的專職。至如茹皓乘坐帝輦，元匡有過斥責他應下車的言論；高肇把持朝政，元匡上呈指出他專擅朝政的奏表。剛毅忠誠，群臣都比不上；率直的行爲，朝野共知。當高肇執政之時，元匡造棺材去抗諫，主子聖明臣下忠直，最終没有獲罪。如果想重新抬棺進諫，先帝已經容忍在前，陛下也應寬大在後，况且他的動機有來由，與罪案是有區别的。要是最終將他貶黜，不使他在朝廷效力，恐怕會堵了忠臣們的口，寒了上諫者的心，有損兄弟的情誼，違背了賢才的輔佐。祁奚曾説，叔向的賢明，可以延及十世，而如今元匡連自身都難保，實在令人嗟嘆惋惜。"不久，元匡任龍驤將軍、平州刺史。右僕射元欽對左僕射蕭寶夤説："比起辛郎中的才能，尚書省中任

如雄者四五人共治省事，足矣。’今日之賞，何其晚哉!”

初，廷尉少卿袁翻以犯罪之人，經恩競訴，枉直難明，遂奏曾染風聞者，不問曲直，推爲獄成，悉不斷理。詔令門下、尚書、廷尉議之。雄議曰：

《春秋》之義：不幸而失，寧僭不濫。僭則失罪人，濫乃害善人。今議者不忍罪奸吏，使出入縱情，令君子小人薰蕕不别，豈所謂賞善罰惡，殷勤隱恤者也。仰尋周公不减流言之愆，俯惟釋之不加驚馬之辟，所以小大用情，貴在得所。失之千里，差在毫厘。雄久執按牘，數見疑訟，職掌三千，願言者六。

一曰：御史所糾，有注其逃走者。及其出訴，或爲公使，本曹給過所有指，如不推檢，文按灼然者，雪之。二曰：御史赦前注獲見贓，不辨行賕主名，檢無賂以置直之主，宜應洗復。三曰：經拷不引，傍無三證，比以獄按既成，因即除削。或有據令奏復者，與奪不同，未獲爲通例。又須定何如得爲證人。若必須三人對見受財，然後成證，則於理太寬。若傳聞即爲證，則於理太急。今請以行賕後三人俱見，物及證狀顯著，準以爲驗。四曰：赦前斷事，或引律乖錯，使除復失衷，雖按成經赦，宜追從律。五曰：經赦除名之後，或邀駕訴枉，被旨重究；或訴省稱冤，爲奏更檢。事付有司，

何人都超不過他。”竇瑗説：“聽游僕射説：‘如果能得到四五個像辛雄這樣的人共同治理尚書省，就足够了。’今天的賞賜，真是太晚了！”

當初，廷尉少卿袁翻認爲犯罪之人，經特許而競相上訴，以致曲直難明，於是上奏建議，凡是涉及被彈劾的人，不管曲直是非，衹要罪案判定，就一概不再審理。下詔命令門下省、尚書省、廷尉等部門討論這一問題。辛雄論述道：

《春秋》中説：不幸有失誤，也是寧可不信也不能過濫。不信則會放過罪人，過濫却會迫害善人。如今朝廷有人議論不忍加罪於奸吏，致使他們出入隨意，使君子小人良莠不分，這哪是所謂賞善罰惡，酬勤撫恤的做法呢？追尋古代的周公不减降流言的罪過，再對照漢代張釋之不妄加驚馬罪的刑罰，就知道大小事情都符合情理，貴在適得其所。失之千里，差在毫厘。臣辛雄長期執掌案牘，數次見過可疑的訴訟，職掌三千，想説六點。

第一點：御史所糾劾的案子中，有注明他們逃走的。到他們出面上訴時，有的説是公務差使，本曹給予到該部門指證，如果不經推究檢驗，文案灼然清楚的，一律要昭雪。第二點：御史在赦免以前如注明查獲發現贜物，不分辨行賄者的人名，經檢查無法指明確切的行賄對象的，應加以洗冤。第三點：經過拷問不交代，又没有三個旁證，以往的做法是案定入獄，便因此隨即削除名爵。也有根據命令上奏恢復的，則與削奪不同，不應當視爲通例。又必須確定什麽人纔可以做證人。如果必須三個人對證收受了財物，然後纔可算證據的話，則於理太寬。如果僅憑傳聞就算證據，則於理太嚴。現在請確定以行賄後三個人都見證，贜物和證詞都具備作爲標準。第四點：遇赦以前的斷案判決，有的援引律令出現差錯，致使授任失去公允，雖然案件形成已過了赦令，也應追究服從法律。第五點：經過赦令除名之後，有的

未被研判，遂遇恩宥。如此之徒，謂不得異於常格，依前按爲定。若不合拷究，已復之流，請不追奪。六曰：或受辭下檢反覆，使鞫獄證占分明，理合清雪，未及告按，忽逢恩赦。若從證占而雪，則違正格；如除其名，罪濫潔士。以爲罪須按成，雪以占定，若拷未畢格及要證一人不集者，不得爲占定。

人向皇上訴訟冤枉，被下旨要求重新復查；有的人到尚書省伸冤，上奏要求再次檢驗。事情交付有關部門，未被研究判斷，就遇到皇恩的宥免。這類人，不應該與正常的程式有不同，應該依照以前的定案爲準。如果不符合拷問追究的結果，已經恢復的人，請求不要再進行追究削奪。第六點：有的案子已受命下達重新核檢，使審判囚徒的證據非常明確，理應加以澄清昭雪，未來得及上告案問，就突然碰上恩赦。如果依照證據而昭雪，就違背了正式的條令；如果除掉他的名籍，那又容易罪罰太濫，殃及好人。臣認爲定罪以審判的案文爲準，昭雪以證據而確定，若是拷問未完成步驟或者重要的人證有一人不齊全者，不得視爲證據確定。

古人雖患察獄之不精，未聞知冤而不理。今之所陳，實士師之深疑，朝夕之急務，願垂察焉。

古人雖然害怕考察罪獄不精確，未聽説知道有冤案而不糾正。今天所陳述的，確實是獄官們所重點質疑的問題，也是每日司法的緊急政務，希望陛下垂察。

詔從雄議。自後每有疑議，雄與公卿駁難，事多見從，於是公能之名甚盛。

下詔依照辛雄的建議。從此以後，每有疑議，辛雄與公卿們争論辯駁，事情很多被皇上采納，於是他的辦事能幹之名聲非常大。

又爲《禄養論》，稱仲尼陳五孝，自天子至庶人無致仕之文。《禮記》：“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鄭玄注云：“復除之。”然則，止復庶民，非公卿大夫士之謂。以爲宜聽禄養，不約其年。書奏，肅宗納之。以母憂去任。卒哭，右僕射元欽奏雄起復爲郎。俄兼司州别駕，加前軍將軍。

又創作《禄養論》，指出孔子陳述五孝，從天子到庶人都没有辭去官職的記載。《禮記》中説：“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鄭玄注釋説：“復除之。”然而，以上衹限於復除庶民，不是指的公卿大夫。認爲應該聽任退休食禄安養晚年，不局限年齡。書上奏後，肅宗采納了他的觀點。爲母親守喪而辭去官職。守喪期滿，右僕射元欽奏請恢復起用辛雄爲郎。不久兼任司州别駕，加任前軍將軍。

孝昌元年，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城南叛，蕭衍遣蕭綜來據彭城。時遣大都督、安豐王延明督臨淮王彧討之，盤桓不進。乃詔雄副太常少卿元誨爲使，給齊庫刀，持節、乘驛催軍，有違即令斬决。肅宗謂雄曰：“誨，朕家諸子，摽以親懿。籌策機計，仗卿

孝昌元年，徐州刺史元法僧舉城叛降南方，蕭衍派遣蕭綜前來占據彭城。當時朝廷派遣大都督、安豐王元延明督導臨淮王元彧前往征討，部隊徘徊不前。就下詔辛雄輔助太常少卿元誨爲特使，給齊庫刀，持節、乘驛馬催促軍隊，有違抗者即可下令斬决。肅宗對辛雄説道：“元誨，是朕家的孩子，用他是標榜朕的親族。至於籌劃

取勝耳。”到軍，勒令并進徐州，綜送降款。冀州刺史侯剛啓爲長史，肅宗以雄長於世務，惜不許之，更除司空長史。於時，諸公皆慕其名，欲屈爲佐，莫能得也。

計謀，就要依仗愛卿來争取勝利了。”到達軍隊後，勒令一起進發徐州，蕭綜前來投降。冀州刺史侯剛上表申請辛雄任自己的長史，肅宗鑒於辛雄擅長經世要務，珍惜而不允許他做長史，另外任命他爲司空長史。那時，諸位大臣都欽慕他的名聲，想委任他做僚佐，但都没能如願。

時諸方賊盛，而南寇侵境，山蠻作逆，肅宗欲親討，以荆州爲先，詔雄爲行臺左丞，與前軍臨淮王彧東趣葉城，别將裴衍西通鵶路。衍稽留未進，彧師已次汝濱。北淯求救，彧以處分道别，不欲應之。雄曰：“今裴衍未至，王士衆已集，蠻左唐突，撓亂近畿，梁汝之間，民不安業，若不時撲滅，更爲深害。王秉麾閫外，唯利是從，見可而進，何必守道，苟安社稷，理可專裁。所謂臣率義而行，不待命者也。”彧恐後有得失之責，要雄符下。雄以駕將親伐，蠻夷必懷震動，乘彼離心，無往不破，遂符彧軍，令速赴擊。賊聞之，果自走散。

當時各方的盜賊勢力强盛，最危險的是南方敵寇侵犯邊境和山蠻作亂，肅宗準備親征討伐，决定先解决荆州，下詔任命辛雄爲行臺左丞，與前軍臨淮王元彧向東開往葉城，别將裴衍向西走鵶路。裴衍的軍隊稽留没有前進，而元彧的部隊已駐在汝河之濱。北淯前綫告急求救，元彧以負責的地區不同爲由，不想答應赴援。辛雄説：“如今裴衍未到，大王的士兵已集合，蠻人横衝直撞，會不顧一切擾亂京城地區，梁州汝州一帶的百姓不能安心生産，如果不及時將賊撲滅，就會又造成大禍害。大王現在率師在外，應該惟利是從，發現可能就該進兵，何必拘守教條，衹要能安定江山社稷，按理可以有權裁决。這就是所謂臣據大義而行動，是可以不等待君王命令的。”元彧還是害怕日後遭到皇上的責罰，就要求辛雄下符負責。辛雄認爲皇帝即將御駕親征，蠻夷必然要受到震動，乘他們離心和不穩，可以無往不破，便負責出兵符，命令元彧的軍隊快速開赴北淯擊敵。賊軍獲訊，果然自動跑散了。

在軍上疏曰：“凡人所以臨堅陳而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則求榮名，二則貪重賞，三則畏刑罰，四則避禍難。非此數事，雖聖王不能勸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疏、貴賤、勇怯、賢愚，聞鍾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早死也，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將歷數年；蠻左亂常，稍已多載。凡在戎役，數十萬人，三方師衆，敗多勝少，迹其所由，不明賞罰故也。陛下欲天下之早平，愍征夫之勤悴，乃降明詔，賞

在軍中上奏疏道：“任何一個人，之所以面臨戰陣而忘掉性命，觸冒刀刃而不怕死亡的原因，一是爲了追求榮耀名聲，二是爲了貪求重賞，三是畏懼刑罰，四是逃避禍難。不是以上幾點，哪怕是聖明的君王也調動不了他的臣下，是慈祥的父親也激勵不起他的兒子。賢明的君主深知這一道理，所以獎賞必行，懲罰必信，從而無論親或疏、貴或賤、勇或怯、智或愚，使他們一聽到鐘鼓之聲，一看見旌旗之列，無不激昂奮勇，争相奔赴戰場，豈是他們厭惡久生喜歡早死呢？而是利害懸在面前，欲罷不能而已。自從秦隴反叛，已過數年；蠻夷犯上，也已經多載。大凡在戰場上，數十萬士兵，三方的軍隊，敗仗多勝仗少，究其原因，是賞罰不明。陛下想使天下

不移時。然兵將之勛，歷稔不决；亡軍之卒，晏然在家。致令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懾。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進力者矣。若重發明詔，更量賞罰，則軍威必張，賊難可弭。臣聞必不得已，去食就信。以此推之，信不可斯須廢也。賞罰，陛下之所易，尚不能全而行之；攻敵，士之所難，欲其必死，寧可得也？臣既庸弱，忝當戎使，職司所見，輒敢上聞。惟陛下審其可否。”

早些平定，憐憫征夫們的勤勞辛苦，就應頒下明確的詔令，獎賞的措施刻不容緩。然而，當今兵將的勛勞，過了好些年不兑現；敗逃的士卒，却安然在家逍遥。導致死節的將士未能得到獎勵和表彰，庸劣的軍人無所震懾和畏懼。向前挺進奮勇殺敵，死亡威脅却拖延獎賞；退却逃跑散夥，身體保全却没有罪過。這就是爲何望見敵人就逃竄喪氣，不肯前進奮力的原因。如果再次發下正確的詔令，重新制定賞罰制度，那麽軍威必然會振作，賊寇可以消除。臣聽説過，迫不得已，就該去掉食言講求信用。依此而推論，信用是不可以片刻丢掉的。賞罰是陛下容易做到的事，尚且不能够完善落實；與敵作戰，是士兵難以自願的事，想讓他們不怕犧牲，哪能辦得到呢？臣本是庸劣之人，勉强擔當軍隊指揮的重任，就所見到的問題，大膽呈奏陛下聞知。希望陛下審察這些想法可不可以。”

會右丞闕，肅宗詔僕射、城陽王徽舉人，徽遥舉雄。仍除輔國將軍、尚書右丞。尋轉吏部郎中，遷平東將軍、光禄大夫，郎中如故。上疏曰：

遇上尚書右丞一職缺員，肅宗下詔僕射、城陽王元徽推舉人選，元徽從遠地推薦了辛雄。結果任命他爲輔國將軍、尚書右丞。不久轉爲吏部郎中，升遷爲平東將軍、光禄大夫，郎中的職務不變。辛雄上疏道：

帝王之道，莫尚於安民，安民之本，莫加於禮律。禮律既設，擇賢而行之，天下雍熙，無非任賢之功也。故虞舜之盛，穆穆標美；文王受命，濟濟以康。高祖孝文皇帝，天縱大聖，開復典謨，選三代之異禮，采二漢之典法。端拱而四方安，刑措而兆民治。世宗重光繼軌，每念聿修，官人有道，萬里清謐。陛下劬勞日昃，躬親庶政，求瘼恤民，無時暫憩，而黔首紛然，兵車不息。以臣愚見，可得而言。自神龜末來，專以停年爲選。士無善惡，歲久先叙；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按之吏，以差次日月爲功能；銓衡之人，以簡用老

帝王的根本原則，莫過於安民，安民的根本，關鍵在於禮制和法律。禮和律設置好了，就可選擇賢能的人來施行，天下安定和諧，無不是任用賢能的功勞。所以虞舜盛世，賢士畢集；周文王受天命創基業，人才濟濟。我朝高祖孝文皇帝，上天給予他大聖的資質，開創和恢復了國家的禮律法典，挑選三代不同的典禮，采擇了兩漢常行的法制。端坐拱手而四方安寧，不用刑罰而大治。世宗皇帝重新光大繼續皇業，常常重視禮律的建設，任命官吏有章可循，舉國秩序井然。陛下終日勤勞，親理政務，關心民病，體恤百姓，没有片刻的安閑。然而黎民紛然動亂，戰爭不停。依照臣的看法，談出幾點。自從神龜末年以來，衹以按年選舉爲惟一的途徑。士人不分善惡，年歲久的就先任用；職務不分繁重和輕易，功名到了就授

舊爲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斗筲以共治之重，托碩鼠以百里之命，皆貨賄是求，肆心縱意。禁制雖煩，不勝其欲。致令徭役不均，發調違謬，箕斂盈門，囚執滿道。二聖明詔，寢而不遵；畫一之法，懸而不用。自此夷夏之民相將爲亂。豈有餘憾哉？蓋由官授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當今天下黔黎，久經寇賊，父死兄亡，子弟淪陷，流離艱危，十室而九，白骨不收，孤煢靡恤，財殫力盡，無以卒歲。宜及此時，早加慰撫。蓋助陛下治天下者，惟在守令，最須簡置，以康國道。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游俊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請上等郡縣爲第一清，中等爲第二清，下等爲第三清。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并，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竟無銓革。三載黜陟，有稱者補在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歷郡縣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上下同心，枉屈可申，强暴自息，刑政日平，民俗奉化矣。復何憂於不治，何恤於逆徒也。竊見今之守令，清慎奉治，則政平訟理，有非其才，則綱維荒穢。伏願陛下暫留天心，校其利害，則臣言可驗，不待終朝。昔杜畿寬惠，河東無警；蘇則分糧，金城克復。略觀今古，風俗遷訛，罔不任賢以相化革，朝任夕治，功可立待。若遵常習故，不明選典，欲以静民，便恐無日。

官。掌握按察的官吏，衹曉得以任職年月長短爲能事；負責銓選的人，把提拔任用老年和舊臣當作辦事公平。況且庸俗卑劣之人，没有不是貪婪卑鄙之徒。國家把共同治理的重任委托給斗筲小人，用一幫碩鼠來期望他們完成百里地方的治理使命，他們都貪財受賄，肆無忌憚，縱情不法。雖然國家有煩多的禁令，仍止不住他們無盡的欲求。從而導致徭役不均，徵調違謬，聚斂之徒滿門，犯罪囚徒塞滿了道路。高祖世宗二聖的詔令，擺在一邊而無人遵守；王朝統一的法典，懸挂起來不常使用。從此本土與夷漢之民相繼作亂。豈有遺憾麽？這是由於官吏的授予不得其人，百姓的生活不堪其命。當今天下百姓，久經賊寇的禍害，父親死，兄弟亡，子女淪陷，顛沛流離，飽受危難，十室九空，白骨遍野，孤寡無人賑恤，財盡力竭，支撑不到年尾。應該在這時，對百姓早加安撫慰問。幫助陛下治理天下的，衹有各級的郡守縣令，最需要認真任用設置，以維護和發展國家大業。但郡縣的選舉任用，一直被輕視，貴族名流，都不肯擔任這些職位。應改變這一弊端，以確定官制的原則。請求以上等郡縣爲第一清，中等郡縣爲第二清，下等郡縣爲第三清。選舉候補之法，堅持儘可能才能聲望兼備，如果不能兼備，就以先才能後聲望的原則爲準。不得拘限於限年之法，最後無所銓選和革用。三年考核升降一次，有好表現的補充爲在京的名官，比照前朝的做法，不經歷郡縣的任職，不得用爲朝廷中的官職。這樣則人人追求自勉，上下同心，有可進可退，强暴能自動停息，刑罰政事日益平和，風俗得到改變了。又何愁國家不大治，何懼逆賊作亂呢！我發現如今的郡守縣令，如清廉謹慎好好治理，則政局平安官司不起，如在位不得其人，則國家綱紀荒廢。懇請陛下稍微留心，比較其中的利害，那麽臣的話可驗證，不須很長的時間。昔日的杜畿寬大慈惠，河東地區就無警訊；蘇則分糧

養民，金城即告克復。稍稍考查古今事迹，風俗雖變遷日非，但無不是靠任用賢良守令來革弊化俗，早上任用，夜晚就能治理好，功效可以立馬而待。如果遵守常規，因循老路，不明確選用優良的制度，想要使百姓安定下來，恐怕是没有那一天的。

書奏，會肅宗崩。

這疏議上奏時，正遇上肅宗去世。

初，蕭寶夤在雍州起逆，城人侯衆德等討逐之，多蒙爵賞。武泰中，詔雄兼尚書，爲關西賞勳大使。未行之間，會尒朱榮入洛，及河陰之難，人情未安，雄潛竄不出。莊帝欲以雄爲尚書，門下奏曰：“辛雄不出，存亡未分。”莊帝曰：“寧失亡而用之，不可失存而不用也。”遂除度支尚書，加安南將軍。元顥入洛也，北中郎將楊侃從駕北出，莊帝以侃爲度支尚書。及乘輿反洛，復召雄上。雄面辭曰：“臣不能死事，俯眉從賊，乃是朝廷罪人，縱陛下不賜誅罰，而北來尚書勳高義重，臣宜避賢路。”莊帝曰：“卿且還本司，朕當别有處分。”遂解侃尚書。

當初，蕭寶夤在雍州起兵謀反，城民侯衆德等人征討驅逐他，受到朝廷不少的賞賜。武泰年間，下詔任命辛雄兼尚書，充當關西賞勛大使。尚未出發，遇尒朱榮進入洛陽，到了河陰之難後，人心未穩，辛雄就潛伏不出。莊帝想任用辛雄爲尚書，門下省上奏道：“辛雄不出，現在連他的生死都不明。”莊帝説：“寧可失在他死了我還在任用他，不可失在他活着我不任用他。”於是任命他爲度支尚書，加任安南將軍。元顥攻入洛陽，北中郎將楊侃護送皇帝向北退出，莊帝任命楊侃爲度支尚書。到皇帝一行返回洛陽後，又召辛雄上任。辛雄當面辭謝道：“臣没有死在事變中，俯首低眉順從反賊，真算是朝廷的罪人，縱然陛下不賜令臣死，而北來的楊尚書功高義重，臣也應當避讓，不能阻擋賢路。”莊帝説：“卿還是回到原來的本職吧，至於楊侃，朕自有别的安排。”於是解除了楊侃的度支尚書職務。

未幾，詔雄以本官兼侍中、關西慰勞大使。將發，請事五條。一言逋懸租調，宜悉不徵。二言簡罷非時徭役，以紓民命。三言課調之際，使豐儉有殊，令州郡量檢，不得均一。四言兵起歷年，死亡者衆，或父或子，辛酸未歇，見存耆老，請假板職，悦生者之意，慰死者之魂。五言喪亂既久，禮儀罕習，如有閨門和穆、孝悌卓然者，宜表其門閭。仍啓曰：“臣聞王者愛民之道有六，一曰利之，二曰成之，三曰生之，四曰與之，五曰樂之，六曰喜之。使民不失其時，則成之也；省刑罰，則生之也；薄賦斂，則與之也；無多徭役，則樂之

不久，下詔任命辛雄以原官職兼侍中、關西慰勞大使。準備出發之前，請求皇上考慮五件事。第一是拖欠或逃漏的租調，應該一概不再徵收。第二是整頓免除不合時宜的徭役，以緩解百姓的沉重負擔。第三是徵租課賦的時候，要區分富庶與貧困地區，下令衡量統計各州郡的經濟情况，不得平均分配。第四是戰争已有幾年，死亡的人很多，或父或子，没斷過辛酸痛苦，僥幸存活的老人，請給予一定的待遇，從而愉悦活着之人的心，同時安慰死者的靈魂。第五是國家戰亂喪難這麽久，禮儀已極少演習，如果有閨門和睦、孝悌顯著的家庭，應加以表彰。然後又上書道：“臣聽説帝王愛民之道有六個方面，一是利民，二是成民，三是生民，四是與民，五是樂民，六是喜民。使百姓不失其時，就是成全了百

也；吏靜不苛，則喜之也。伏惟陛下道邁前王，功超往代，敷春風而鼓俗，旌至德以調民。生之養之，正當兹日；悦近來遠，亦是今時。臣既忝將命，宣揚聖澤，前件六事，謂所宜行。若不除煩收疾，惠孤恤寡，便是徒乘官驛，虚號王人，往還有費於郵亭，皇恩無逮於民俗。謹率愚管，敢以陳聞，乞垂覽許。”莊帝從之，因詔民年七十者授縣，八十者授郡，九十加四品將軍，百歲從三品將軍。

姓；簡省刑罰，就是生存了百姓；減免賦税，就是給與了百姓；不徵發太多的徭役，就是給了百姓歡樂；官吏安静不煩苛，就是給了百姓喜悦。陛下道德超過了前王，功績越出了歷代的君主，撫沐春風而鼓蕩俗氣，表揚大德以調教黎民。生民養民，正是好時候；悦近誘遠，也在今朝。臣既然忝充將領，宣揚聖王的恩澤，上述六件事，認爲應該施行。如果不除去煩苛革掉痼疾，恩惠孤兒賑恤寡老，就等於徒然乘坐官方驛馬，虚挂王家臣民的稱號，往來白費郵亭的開支，皇帝恩澤無法傳達到百姓中間。特地呈上一管之見，大膽上書使陛下知悉，乞盼閲覽和批准。”莊帝批准了此疏，於是下詔，百姓中年滿七十的授以縣品，八十歲以上授以郡品，九十歲加任四品將軍，百歲加任從三品將軍。

三年，遷鎮南將軍、都官尚書、行河南尹。普泰時，爲鎮軍將軍、殿中尚書，又加衛將軍、右光禄大夫、秦州大中正。太昌中，又除殿中尚書、兼吏部尚書。尋除車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仍尚書。永熙二年三月，又兼吏部尚書。於時近習專恣，請托不已，雄懼其讒慝，不能確然守正，論者頗譏之。

孝昌三年，升遷爲鎮南將軍、都官尚書、代理河南尹。普泰年間，爲鎮軍將軍、殿中尚書，又加任衛將軍、右光禄大夫、秦州大中正。太昌年間，又任殿中尚書、兼吏部尚書。不久任車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仍兼吏部尚書。永熙二年三月，又兼吏部尚書。這期間皇帝身邊一批近侍寵臣專恣朝政，互相不停地請托，辛雄害怕他們背後説自己的壞話，就不能堅持正確立場，議論的人對此很有譏刺。

出帝南狩，雄兼左僕射留守京師。永熙末，兼侍中。帝入關右，齊獻武王至洛，於永寧寺集朝士，責讓雄及尚書崔孝芬、劉欽、楊機等曰：“爲臣奉主，扶危救亂，若處不諫諍，出不陪隨，緩則耽寵，急便竄避，臣節安在？”諸人默然不能對。雄對曰：“當主上信狎近臣，雄等不與謀議。及乘輿西邁，若即奔隨，便恐迹同佞黨；留待大王，便以不從蒙責。雄等進退如此，不能自委溝壑，實爲慚負。”王復責曰：“卿等備位納言，當以身報國，不能盡忠，依附諂佞，未聞卿等諫諍一言，使國家之事忽至於此，罪欲何歸也！”乃誅之，時年五

出帝南下巡狩，辛雄兼左僕射留守京師。永熙末年，兼任侍中。皇帝進入關右，齊獻武王來到洛陽，在永寧寺集合朝廷大臣，斥責辛雄和尚書崔孝芬、劉欽、楊機等人説：“作爲臣子事奉君主，本該扶危救亂，如果在宫中不諫諍，出巡不陪隨，形勢緩和時就耽於佞寵，局面危急就抱頭鼠竄，做臣的大節到哪裏去了？”各大臣默不作聲，不能回答。辛雄答道：“當時主上信任親近一批近臣時，我辛雄等人并未沾邊。到皇上向西轉移時，我等要是一塊兒跟着跑，祇怕别人説我也如那批佞黨；如今留下等待大王，却以不跟從皇帝而遭受斥責。我們進退兩難，不能一死了之，實在慚愧。”齊獻武王又責備道：“卿等身居納言要職，應以身報國，不能盡忠，依附諂佞之徒，未聽見你們有一句話的諫諍，使國家大事搞

十。没其家口。二子士璨、士貞，逃入關中。

到這般地步，罪責想推給誰呀？”於是便殺了他，終年五十歲。籍没了他的家口。兩個兒子士璨、士貞，逃進關中。

辛纂

雄從父兄纂，字伯將。學涉文史，温良雅正。初爲兖州安東府主簿。與秘書丞同郡李伯尚有舊，伯尚與咸陽王禧同逆，逃竄投纂。事覺，坐免官。積十餘年，除奉朝請。稍轉太尉騎兵參軍，每爲府主清河王懌所賞。及欲定考，懌曰：“辛騎兵有學有才，宜爲上第。”轉越騎校尉。尚書令李崇北伐蠕蠕，引爲録事參軍。臨淮王彧北征，以纂隨崇有稱，啓爲長史。及廣陽王淵北伐，又引爲長史。尋拜諫議大夫。雅爲彧所稱嘆，屢在朝廷薦舉之。

辛雄的叔伯兄長辛纂，字伯將。學問兼涉文史，温良雅正。起初任兖州安東府主簿。與秘書丞同郡李伯尚有舊情，伯尚與咸陽王元禧同爲謀反的逆黨，逃竄投奔在辛纂家裏。事情發覺後，坐罪被免官。過了十多年，授予奉朝請。稍後提拔爲太尉騎兵參軍，經常受到太尉府主清河王元懌的贊賞。到了準備考核時，元懌說：“辛騎兵有學問有才華，應當評爲上等。”調任越騎校尉。尚書令李崇北上征伐蠕蠕，召引辛纂爲録事參軍。臨淮王元彧北上征戰，因辛纂陪從李崇受到稱道，上表請求他爲自己的長史。到了廣陽王元淵北伐時，又引用辛纂爲長史。不久任諫議大夫。受到元彧的高度稱贊，屢次在朝廷上薦舉他。

蕭衍遣將曹義宗攻新野，詔纂持節、兼尚書左丞、南道行臺，率衆赴接，至便破之。義宗等以其勁速，不敢復進。於時海内多虞，京師更無繼援，惟以二千餘兵捍禦疆埸。又詔爲荆州軍司，除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纂善撫將士，人多用命，賊甚憚之。會肅宗崩諱至，咸以對敵，欲秘凶問。纂曰：“安危在人，豈關是也。”遂發喪號哭，三軍縞素。還入州城，申以盟約。尋爲義宗所圍，相率固守。莊帝即位，除通直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兼尚書，仍行臺。後大都督費穆擊義宗，擒之。入城，因舉酒屬纂曰：“微辛行臺之在斯，吾亦無由建此功也。”入朝，言於莊帝，稱纂固節危城，宜蒙爵賞，以勸將來。帝乃下詔慰勉之。

蕭衍派遣部將曹義宗進攻新野，下詔辛纂持節、兼尚書左丞、南道行臺，率衆趕赴接應，到達後就打敗了敵軍。義宗等人看到他如此强勁快速，不敢再進攻。當時國内危機深重，京師也没有後續的援軍，衹有二千多名士兵在捍衛邊疆。又下詔任命他爲荆州軍司，授驍騎將軍，加任輔國將軍。辛纂善於安撫將士，部下願爲他效命，賊軍非常怕他。遇上肅宗皇帝去世的消息傳來，大家認爲正在與敵軍酣戰，想封鎖這一凶訊。辛纂說：“安危在於人的努力，關這什麽事！”於是發喪哭號，三軍披麻戴孝。回軍進入州城，告誡大家訂下盟約。接着被義宗包圍，他與衆將士固守城池。莊帝即位後，授通直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兼尚書，仍任行臺。後來大都督費穆出擊義宗，擒獲了他。入城後，費穆舉起酒杯敬辛纂說：“要是没有辛行臺在這裏，我也没有辦法建立這個戰功。”入朝後，費穆向莊帝進言，稱贊辛纂堅持氣節固守危城，應當受到封爵和賞賜，以勸勉後來之人。皇帝就下詔慰勞勉勵了他。

尋除持節、平東將軍、東中郎將，賜絹五十匹，金裝刀一口。永安

不久授予持節、平東將軍、東中郎將，賜絹五十匹，金裝刀一口。永安二年，元顥乘勝進

二年，元顥乘勝，卒至城下，尒朱世隆狼狽退還，城内空虚，遂爲顥擒。及莊帝還宫，纂謝不守之罪。帝曰："於時朕亦北巡。東中不守，豈卿之過？"還鎮虎牢，俄轉中軍將軍、滎陽太守。民有姜洛生、康乞得者，舊是太守鄭仲明左右，豪猾偷竊，境内爲患。纂伺捕擒獲，梟於郡市，百姓忻然。加鎮東將軍。太昌中，除左光禄大夫。纂僑寓洛陽，乃爲河南邑中正。

永熙三年，除使持節、河内太守。齊獻武王赴洛，兵集城下，纂出城謁王曰："纂受詔於此，本有禦防。大王忠貞王室，扶奬顛危，纂敢不匍匐。"王曰："吾志去奸佞，以康國道，河内此言，深得王臣之節。"因命前侍中司馬子如曰："吾行途疲弊，宜代吾執河内手也。"便入洛。

九月，行西荆州事、兼尚書、南道行臺，尋正刺史。時蠻酋樊五能破析陽郡，應宇文黑獺。纂議欲出軍討之，纂行臺郎中李廣諫曰："析陽四面無民，唯一城之地耳。山路深險，表裏群蠻。今若少遣軍，則力不能制賊；多遣，則減徹防衛，根本虚弱。脱不如意，便大挫威名。人情一去，州城難保。"纂曰："豈得縱賊不討，令其爲患日深！"廣曰："今日之事，唯須萬全。且慮在心腹，何暇疥癬。聞臺軍已破洪威，計不久應至。公但約勒屬城，使各修完壘壁，善撫百姓，以待救兵。雖失析陽，如棄鷄肋。"纂曰："卿言自是一途，我意以爲不爾。"遂遣兵攻之，不克而敗，諸將因亡不返。城人又密招西賊，黑獺遣都督獨孤如願率軍潜至，突入州城，遂至廳閤。纂左右惟五六人，短兵接戰，爲賊所擒，遂害之。贈都督

逼，已打到了城下，尒朱世隆狼狽退却，城内防衛空虚，遂被元顥生擒。莊帝返回宫廷後，辛纂向皇上請不能守住京城之罪。莊帝説："那時朕也向北退却。東中失守，哪裏是你的過錯呢？"回去鎮守虎牢，不久調任中軍將軍、滎陽太守。郡内有姜洛生、康乞得等人，原來是太守鄭仲明的左右，他們豪猾偷盗，在境内成了一大患。辛纂伺機捕捉，將其擒獲，在郡城的街市上梟首示衆，百姓拍手稱快。加任鎮東將軍。太昌年間，授左光禄大夫。辛纂僑居在洛陽，就當了河南邑的中正。

永熙三年，授以使持節、河内太守。齊獻武王赴洛陽，部隊集合在城下，辛纂出城謁見他説："辛纂在這裏受詔，本有防禦之任。大王忠貞於王室，扶救顛危，辛纂怎敢不匍匐效命。"齊獻武王説："我志在除去奸佞，以鞏固國家。河内太守這番話，實在是一個做大臣的氣節。"於是命令前侍中司馬子如説："我旅途疲憊，你可代我握辛太守的手。"然後進入洛陽。

九月，代理西荆州刺史、兼尚書、南道行臺，不久任刺史。當時蠻人酋首樊五能攻破析陽郡，響應宇文黑獺。辛纂準備提議出兵討伐，辛纂的行臺郎中李廣勸諫道："析陽的四面没有人，衹有一城之地而已。山路又深又險，裏裏外外都是群蠻。今天如果派遣少量兵力，則力量不足以制服賊軍；如果多派軍隊，則要撤減這裏的防衛，導致根本虚弱。萬一不如意，就毁了您一世英名。人情一旦動摇，州城就難以保住。"辛纂説："豈能放縱蠻賊不征討，讓他們爲患一天比一天大！"李廣説："今天的這件事，惟願萬無一失。况且憂慮在於心腹大患，哪有空去理會疥癬小病。聽説行臺軍隊已攻下洪威，估計不久應該到達此地。將軍衹要指揮城中軍民，使他們各自修築完善壘壁，妥善安撫好百姓，以等待救兵。雖然失去析陽，也衹等於丢掉鷄肋而已。"辛纂説："你的話自有一定的道理，但我的意見與你不同。"於是派遣士兵進攻，没有攻克下來，諸位將領便逃跑不回。城中人又秘密招來西部賊兵，黑獺派遣都督獨孤如願率軍潜行而至，衝進

定殷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徒公、定州刺史。

州城，來到衙中。辛纂的左右衹有五六個人，一番短兵相接後，被賊兵活捉，接着被殺害。追贈爲都督定殷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徒公、定州刺史。

子子炎，武定中，博陵太守。

兒子子炎，武定年間，任博陵太守。

雄從祖曇護，以謹厚見稱。卒於并州州都。

辛雄的從祖父曇護，以謹慎厚道而著稱。死於并州的州府。

子熾，武定中，衛將軍、右光禄大夫。

曇護的兒子辛熾，武定年間，任衛將軍、右光禄大夫。

辛琛 辛悠

雄族祖琛，字僧貴。父敬宗，延興中代郡太守。琛少孤，曾過友人，見其父母兄弟悉無恙，垂涕久之。釋褐奉朝請，滎陽郡丞。太守元麗性頗使酒，琛每諫之。麗後醉，輒令閉閤，曰："勿使丞入也。"高祖南征，麗從輿駕，詔琛曰："委卿郡事，如太守也。"景明中，爲伏波將軍、濟州輔國府長史。轉奉車都尉，出爲揚州征南府長史。刺史李崇，多事產業，琛每諍折，崇不從，遂相糾舉，詔并不問。後加龍驤將軍，帶南梁太守。崇因置酒，謂琛曰："長史後必爲刺史，但不知得上佐何如人耳?"琛對曰："若萬一叨忝，得一方正長史，朝夕聞過，是所願也。"崇有慚色。卒於官。琛寬雅有度量，涉獵經史，喜愠不形於色，當官奉法，在所有稱。

辛雄的族祖父辛琛，字僧貴。父親敬宗，延興年間任代郡太守。辛琛從小就是孤兒，曾經到友人家中，見他的父母兄弟都健在無病，哭了好久。由奉朝請開始做官，當過滎陽郡丞。太守元麗生性嗜酒，辛琛總是勸諫他。元麗後來在醉酒時，就下令關閉閤門，說："不要讓郡丞進來。"高祖皇帝南征，元麗陪從皇上，詔令辛琛說："把郡内的事情委托給你，可以像太守一樣。"景明年間，授伏波將軍、濟州輔國府長史。調任奉車都尉，出任揚州征南府長史。刺史李崇，愛聚斂家産，辛琛總是勸告制止，李崇不聽，於是就互相糾彈檢舉，下詔兩人都免於追究。後來加任龍驤將軍，帶南梁太守。李崇爲此特地置備酒宴，對辛琛説道："辛長史以後肯定會當刺史，祇是不知道你到那時用什麼人做你的佐丞?"辛琛答道："如果真的當上刺史，能够得到一個正直規矩的長史，早晚聽得到自己的過失，這是我的願望。"李崇有了慚愧的神色。在官任上去世。辛琛寬厚儒雅有度量，涉獵經史，喜怒不形於色，做官奉公守法，在他做官的地方都有人稱道。

長子悠，字元壽，早有器業。爲侍御史，監揚州軍。賊平，録勛書，時崇猶爲刺史，欲寄人名，悠不許。崇曰："我昔值其父，今復逢其子。"早卒。

長子辛悠，字元壽，很早就有功名事業。當過侍御史，監揚州軍。賊兵被平定後，記録戰功，當時李崇還在當刺史，想讓他寫上和自己關係好的幾個人，辛悠不同意。李崇説："我過去遇上你的父親，如今又碰上他兒子。"早死。

辛俊

悠弟俊，字叔義，有文才。東益州征虜府外兵參軍。府主魏子建爲山

辛悠的弟弟辛俊，字叔義，有文才。曾任東益州征虜將軍府外兵參軍。將軍府主魏子建作爲

南行臺，以爲郎中，有軍國機斷。還京，於滎陽爲人劫害。贈征虜將軍、東秦州刺史。

俊弟術，武定末，散騎常侍。

術弟休，字季令。休弟脩，字季緒。俱有學尚，亦早卒，時人傷惜之。

辛珍之

琛族子珍之，少有氣力。太尉鎧曹行參軍，稍遷中堅將軍、司徒録事參軍、廣州大中正。丁憂去任。尋起爲汝北太守。永安中，司空諮議參軍、通直常侍。永熙中，襄城太守。天平初，洛州以南人情駭懼，敕爲大使，持節慰諭廣洛二州。三年，除征東將軍、行陽平郡事。郡民路黑奴起逆，攻郡，爲黑奴所執。諸賊勸殺之，黑奴曰："成敗未可知，何爲先殺太守也？"乃將珍之自隨，待遇以禮。右衛將軍郭瓊討平黑奴，乃得免。興和中，爲衛將軍、司徒司馬。武定三年，除驃騎將軍、北海太守。還爲儀同開府長史、兼光禄少卿。未幾，詔珍之持節爲廣洛北荆揚雍襄六州慰勞大使、北荆鎮城、行廣州事，招納有稱。齊文襄王遣書慰勉，賜以衣帛。尋敕行平州，卒於官。贈驃騎大將軍、洛州刺史，謚曰恭。

子懿，武定末，開府鎧曹參軍。

羊深

羊深，字文淵，太山鉅平人，梁州刺史祉第二子也。早有風尚，學涉經史，好文章，兼長几案。少與隴西李神儁同志相友。自司空府記室參軍轉輕車將軍、尚書騎兵郎。尋轉駕部，加右軍將軍。于時沙汰郎官，務精才實，深以才堪見留。在公明斷，尚書僕射崔亮、吏部尚書甄琛咸

山南行臺，任用辛俊爲郎中，他對軍國大事能當機立斷。回京師途中，在滎陽被人劫持殺害。追贈爲征虜將軍、東秦州刺史。

辛俊的弟弟辛術，武定末年，任散騎常侍。

辛術的弟弟辛休，字季令。辛休的弟弟辛脩，字季緒。都有學問和志向，也都早早死去，當時人們傷悼和惋惜他們。

辛琛同族侄子珍之，少年就有氣力。曾任太尉鎧曹行參軍，逐步升遷中堅將軍、司徒録事參軍、廣州大中正。守父親之喪而辭去官職。不久起用爲汝北太守。永安年間，任司空諮議參軍、通直常侍。永熙年間，任襄城太守。天平初年，洛州以南地區的百姓情緒恐懼不安，皇帝下令任他爲大使，持節慰問曉諭廣洛二州的百姓。天平三年，任命他爲征東將軍、代理陽平郡太守職務。該郡居民路黑奴起兵謀反，攻打郡城，他被黑奴抓住。許多賊人勸黑奴殺掉他，黑奴說："勝敗還不能最後決定，怎能先殺掉太守呢？"於是帶珍之跟着自己，禮貌地對待他。右衛將軍郭瓊平定了黑奴，珍之纔獲得自由。興和年間，任衛將軍、司徒司馬。武定三年，授驃騎將軍、北海太守。回朝廷任儀同開府長史、兼光禄少卿。不久，下詔任珍之持節爲廣、洛、北荆、揚、雍、襄六州的慰勞大使，北荆鎮城，代理廣州刺史，招降納叛，很有可稱道的地方。齊文襄王派人送信給他加以慰勞勉勵，賜給他衣服布帛。不久下令代理平州刺史，死於任上。追贈爲驃騎大將軍、洛州刺史，謚號爲恭。

兒子辛懿，武定末年，任開府鎧曹參軍。

羊深，字文淵，太山郡鉅平人，是梁州刺史羊祉的第二個兒子。很早就有風度和志向，學問涉及經學和史學，喜好文章，同時擅長案牘公文。少年時與隴西的李神儁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從司空府記室參軍轉任輕車將軍、尚書騎兵郎。不久調到駕部，加授右軍將軍。那時政府精簡淘汰郎一類的官，爲的是儘可能任用真才實學之人，羊深因才能達到要求而被留用。明斷事

敬重之。肅宗行釋奠之禮，講《孝經》，儕輩之中獨蒙引聽，時論美之。

理，尚書僕射崔亮、吏部尚書甄琛都很敬重他。肅宗皇帝舉行釋奠之禮，講解《孝經》，同輩官員中惟獨羊深承蒙引見聽講，那時的輿論都贊美他。

正光末，北地人車金雀等帥羌胡反叛，高平賊宿勤明達寇豳夏諸州。北海王顥爲都督、行臺討之，以深爲持節、通直散騎常侍、行臺左丞、軍司，仍領郎中。顥敗，還京。頃之，遷尚書左丞，加平東將軍、光禄大夫。蕭寶夤反，攻圍華州。正平薛鳳賢等聚衆作逆，敕深兼給事黄門侍郎，與大行臺僕射長孫稚共會潼關，規模進止。事平，以功賜爵新泰男。

正光末年，北地人車金雀等人率領羌胡族叛亂，高平的盜賊宿勤明達侵掠豳夏等州。北海王元顥擔任都督和行臺討伐他們，以羊深爲持節、通直散騎常侍、行臺左丞、軍司，仍然任職郎中。元顥失敗後，回到京師。不久，升遷爲尚書左丞，加授平東將軍、光禄大夫。蕭寶夤謀反，進攻包圍華州。正平人薛鳳賢等人聚衆謀反，任命羊深兼任給事黄門侍郎，與大行臺僕射長孫稚一同在潼關會合，規劃商議進退討伐事宜。事情平息後，因功賜予新泰男爵。

靈太后曾幸邙山，集僧尼齋會，公卿盡在座。會事將終，太后引見深，欣然勞問之。深謝曰："臣蒙國厚恩，世荷榮遇，寇難未平，是臣憂責，而隆私忽被，犬馬知歸。"太后顧謂左右曰："羊深真忠臣也。"舉坐傾心。孝昌末，徐方多事，以深爲東道慰勞使，即爲二徐行臺。莊帝踐祚，除安東將軍、太府卿，又爲二兖行臺。深處分軍國，損益隨機，亦有時譽。

靈太后曾經巡幸邙山，召集僧人尼姑舉行齋戒法會，公卿大臣全部到場。法會活動即將結束時，太后召見了羊深，欣然地慰問他。羊深答謝道："臣承蒙國家厚恩，世代受到很高的待遇，賊寇没有平定，這是我們的憂慮和責任，然而隆重的私愛忽然加在我身上，即使是犬馬也知道報恩盡忠。"太后看着左右的人説道："羊深真是一位忠臣。"在場的人都傾心羨慕。孝昌末年，徐州地方不安定，任命羊深爲東道慰勞使，後擔任二徐州的行臺。莊帝即位後，授安東將軍、太府卿，又任二兖州的行臺。羊深分析軍政事務，根據具體情況而處理得失，也在當時享有聲譽。

初，尒朱榮殺害朝士，深第七弟侃爲太山太守，性粗武，遂率鄉人外托蕭衍。深在彭城，忽得侃書，招深同逆。深慨然流涕，斬侃使人，并書表聞。莊帝乃下詔曰："羊侃作逆，竊起瑕丘，擁集不逞，扇擾疆埸，傾宗之禍，侃乃自貽，累世之節，一朝毁污。羊深血誠奉國，秉操罔貳，聞弟猖勃，自劾請罪。此之丹款，實戢于懷。且叔向復位，《春秋》稱美，深之慷慨，氣同古人。忠烈遠彰，赤心已著。可令還朝，面受委敕。"乃

當初，尒朱榮殺害朝廷士大夫，羊深的七弟羊侃任太山太守，性格粗魯好武，便率領鄉民投靠蕭衍。羊深在彭城，忽然接到羊侃的書信，邀請羊深一起叛變。羊深憤慨不已，痛哭流涕，殺掉羊侃的來使，將此信上呈皇帝。莊帝就頒下詔書道："羊侃謀反，瑕丘作亂，召集不逞之徒，煽惑擾亂邊疆地區，傾覆宗廟的災禍，完全是羊侃自己造成的，他家族幾世的名節，被他一下子毁壞玷污。羊深赤誠爲國，守着操節忠貞不二，聽説弟弟猖獗的行動，自我彈劾向朝廷請罪。這般的忠心赤膽，朕已經深深感動并銘記在此。古代的叔向恢復職位，《春秋》給予稱贊，羊深的

歸京師，除名。久之，除撫軍將軍、金紫光禄大夫。

氣節跟古人相同。他的忠烈已遠播，赤心已顯著。可以令他回到朝廷，當面接受朕的處理。”於是他回到京師，免除了官職。很久以後，授予撫軍將軍、金紫光禄大夫。

元顥入洛，以深兼黄門郎。顥平，免官。後拜大鴻臚卿。普泰初，遷散騎常侍、衛將軍、右光禄大夫，監《起居注》。自天下多事，東西二省官員委積，前廢帝敕深與常侍盧道虔、元晏、元法壽選人補定，自奉朝請以上，各有沙汰。尋兼侍中，廢帝甚親待之。

元顥入主洛陽，任命羊深爲黄門郎。元顥被平定，羊深被免官。後來任命爲大鴻臚卿。普泰初年，升遷爲散騎常侍、衛將軍、右光禄大夫，監修《起居注》。自從天下動蕩不安的局勢以來，東西兩省的官員冗繁，前廢帝下令羊深與常侍盧道虔、元晏、元法壽等人負責選用考核，確定員額，從奉朝請以上，均有精簡和淘汰。不久兼任侍中，廢帝很親信他。

是時膠序廢替，名教陵遲，深乃上疏曰：

臣聞崇禮建學，列代之所修；尊經重道，百王所不易。是以均塾洞啓，昭明之頌載揚；膠序大闢，都穆之咏斯顯。伏惟大魏乘乾統物，欽若奉時，模唐軌虞，率由前訓。重以高祖繼聖垂衣，儒風載蔚，得才之盛，如彼薪槱。固以追隆周而并驅，駕炎漢而獨邁。宣皇下武，式遵舊章，用能揄揚盛烈，聿修厥美。自兹已降，世極道消，風猷稍遠，澆薄方競，退讓寂寥，馳競靡節。進必吏能，升非學藝。是使刀筆小用，計日而期榮；專經大才，甘心於陋巷。然治之爲本，所貴得賢，苟值其人，豈拘常檢。三代、兩漢，異世間出。或釋褐中林，鬱登卿尹；或投竿釣渚，徑升公相。事炳丹青，義在往策。彼哉邈乎，不可勝紀。

這時期學校廢弛，名教衰微，羊深就此上呈奏疏説：

臣聽説崇尚禮制、興建學校是歷代必有的事業；尊經重道也是任何君主所不變的原則。所以大學和私塾同時設立，昭明的頌歌永遠傳揚；大量興建學校，都穆的咏誦纔得以顯示。我大魏王朝承天統物，應運而生，遵循唐虞的規範，牢記前賢的聖訓。加上高祖皇帝繼承聖哲們的傳統，儒學之風蔚爲大觀，獲得人才的情形，就像茁壯的樹木。完全可以與周朝的昌隆并駕齊驅，比漢代的興旺有過之而無不及。宣武皇帝繼位，尚能遵守舊有的章程，弘揚光輝的事業，開創出了這麽美好的局面。從此以後，世道走向衰頽，好的風氣也偏離甚遠，人情澆薄，競争日甚，謙虚退讓的現象已是寥寥罕見，人與人之間的競争已無節制。進升靠的是小能力，升遷并非是靠才能。這就使得刀筆的小本事，過幾天就可期待榮升；而學有專長的大才能，却衹得委屈在陋巷。然而治國的根本，最貴重的是得到賢才，衹要能獲得真正的人才，豈可去拘限於常法。上古三代以及兩漢時代，不同的時期不斷出現人才。有的從山林平民起家，便一下子位登卿尹；有的是水邊釣翁，頃刻間提升爲公侯宰相。這類事迹都記在史書上，其意義在古典文

竊以今之所用，弗修前矩。至如當世通儒，冠時盛德，見徵不過四門，登庸不越九品。以此取士，求之濟治，譬猶却行以及前，之燕而向楚。積習之不可者，其所由來漸矣。昔魯興泮宮，頌聲爰發；鄭廢學校，《國風》以譏。將以納民軌物，莫始於經禮；《菁莪》育才，義光於篇什。自兵亂以來，垂將十載，干戈日陳，俎豆斯闕。四海荒凉，民物凋弊，名教頓虧，風流殆盡。世之陵夷，可爲嘆息。

陛下中興纂曆，理運惟新，方隅稍康，實惟文德。但禮賢崇讓之科，沿世未備；還淳反樸之化，起言斯謬。夫先黄老而退《六經》，史遷終其成蠹；貴玄虚而賤儒術，應氏所以亢言。臣雖不敏，敢忘前載。且魏武在戎，尚修學校；宣尼確論，造次必儒。臣愚以爲宜重修國學，廣延胄子，使函丈之教日聞，釋奠之禮不闕。并詔天下郡國，興立儒教。考課之程，咸依舊典。苟經明行修，宜擢以不次。抑斗筲喋喋之才，進大雅汪汪之德。博收鴻生，以光顧問；縶維奇異，共精得失。使區寰之内，競務仁義之風；荒散之餘，漸知禮樂之用。豈不美哉！臣誠暗短，敢慕前訓，用稽古義，上塵聽覽。伏願陛下垂就日之監，齊非烟之化，儻以臣言可采，乞特施行。

獻中。如此的往事在漫長的歷史中，多得不可勝數。

我認爲今日的做法，没有按照前人的規矩。以至於當代的通儒和著名的學者，被徵用的不過四門機構，授職不超出九品級别。按這種做法取用士大夫，想濟世救國，就好比退着走路却想前進，想去燕國而走向了楚國。這種不好的積習，它的來歷和原因是很長遠的。昔日魯國興修學校，頌贊之聲即響起；鄭國廢除了學校，《國風》就有譏刺的篇章。要想凝聚民心規範事物，無不從建設禮制開始；《菁莪》培育人才的思想，仍在詩篇中閃耀着光輝。自從戰亂以後，已快十年了，每天干戈不息，禮儀已缺。四海之内一片荒凉，百姓和財産凋敝不堪，名教不見，風流殆盡，世道淪落到如此地步，真讓人痛心嘆息。

陛下中興承運，革新理政，國内稍微得到安寧，的確是文教之德運用的結果。祇是禮敬賢人崇尚謙讓的風氣，仍未完全具備；返樸歸真的教化，在言論中還存在謬誤。優先黄老而黜退《六經》，太史公司馬遷最終成了害人的蟲蠹；看重玄虚而輕視儒術，應氏就起來大聲疾呼。臣雖然不聰明，但不敢忘記前人的記載。况且魏武帝曹操在戎馬倥偬之際，尚且修建學校；孔夫子的正確結論，無論如何也是以儒家爲正宗。臣認爲應該重新興修學校，廣泛招收官宦子弟，使儒家的教化常有所聞，崇學的禮典不致缺乏。并下詔令天下所有地方，興起建立儒教。授課的規程，全部依照前人的舊典。祇要讀通了經書，修養了行爲，就應分别授以不等的官職。從而抑制那些斗筲小才，引進大雅君子。廣收名儒，作爲顧問；網羅奇才，共同研究得失。使全國上下，争相共創仁義的風尚；使荒陋野蠻地區，逐步知道禮樂的作用。豈不美哉！臣的心智短淺盲目，竟敢追慕前人古訓，用以考察古人的大義，上呈給

陛下聽取和審閲。誠懇地盼望陛下作出明確英明的判斷，達到清朗的教化之境。倘若認爲臣的意見有可采納之處，就請求予以施行。

廢帝善之。

廢帝認爲很好。

出帝初，拜中書令。頃之，轉車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永熙三年六月，以深兼御史中尉、東道軍司。及出帝入關，深與樊子鵠等同逆於兖州。子鵠署深爲齊州刺史，於太山博縣商王村結壘，招引山齊之民。天平二年正月，大軍討破之，於陳斬深。

出帝在位初年，出任中書令。不久，調任車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永熙三年六月，任命羊深兼御史中尉、東道軍司。到出帝進入關中時，羊深和樊子鵠等一同在兖州反叛。子鵠任命羊深爲齊州刺史，在泰山郡博縣的商王村結成寨堡，招納引聚山齊之民。天平二年正月，朝廷大軍討伐打敗了他們，在戰場上殺了羊深。

子肅，武定末，儀同開府東閤祭酒。

兒子羊肅，武定末年，任儀同開府東閤祭酒。

楊機

楊機，字顯略，天水冀人。祖伏恩，郡功曹，赫連屈丐時將家奔洛陽，因以家焉。機少有志節，爲士流所稱。河南尹李平、元暉并召署功曹，暉尤委以郡事。或謂暉曰："弗躬弗親，庶人弗信，何得委事於機，高卧而已。"暉曰："吾聞君子勞於求士，逸於任賢。故前代有坐嘯之人，主諾之守。吾既委得其才，何爲不可？"由是聲名更著。

楊機，字顯略，天水冀縣人。祖父伏恩，曾任郡功曹，赫連屈丐時期帶領全家奔往洛陽，於是在此安了家。楊機少年時有志向和氣節，被士大夫所稱贊。河南尹李平、元暉都召用他擔任功曹，尤其是元暉更把郡務委托給他。有人對元暉説："不親自辦政事，庶民就不會信任你，怎麽可以放心地把政務交給楊機，自己睡大覺呢？"元暉説："我聽説過君子求士時很辛勞，任用了賢才就很輕閑安逸。所以以前朝代有坐嘯的官員，主諾的太守。我既然委托了一位人才，怎麽不可以高卧閑逸呢？"由此楊機的名聲更加顯著。

解褐奉朝請。於時皇子國官，多非其人，詔選清直之士，機見舉爲京兆王愉國中尉，愉甚敬憚之。遷給事中、伏波將軍、廷尉評。延昌中，行河陰縣事。機當官正色，不避權勢，明達政事，斷獄以情，甚有聲譽。平東將軍、荆州刺史楊大眼啓爲其府長史。熙平中，爲涇州平西府長史。尋授河陰令，轉洛陽令，京輦伏其威風，希有干犯。凡訴訟者，一經其前，後皆識其名姓，并記事理，世咸異之。遷鎮軍將軍、司州治中，轉

由奉朝請起家，開始做官。那時皇子的封國官員，大多數人不稱職，下詔選用清廉正直的人，楊機被推舉爲京兆王元愉的封國中尉，元愉很敬畏他。升遷爲給事中、伏波將軍、廷尉評。延昌年間，代理河陰縣令。楊機爲官正氣凛然，不避權勢，明瞭通曉政事，斷案判獄合於情理，很有聲譽。平東將軍、荆州刺史楊大眼上表請求任命他爲自己的府長史。熙平年間，任涇州平西府長史。不久授河陰令，調任洛陽令，京畿地區的百姓畏服他的威風，很少有犯法者。凡是訴訟的人，衹要跟他打過一次交道，他後來就能够記住每個人的姓名，并還記得各人的事情，當

別駕。荆州蠻叛，兼尚書左丞、南道行臺討之。還，除中散大夫，復爲别駕，州牧、高陽王雍事多委機。出除清河内史，轉左將軍、河北太守，并有能名。建義初，拜平南將軍、光禄大夫、兼廷尉卿。又除安南將軍、司州别駕。未幾，行河南尹。轉廷尉卿，徙衛尉卿，出除安西將軍、華州刺史。永熙中，衛將軍、右光禄大夫。尋除度支尚書。

機方直之心久而彌厲，奉公正己，爲時所稱。家貧無馬，多乘小犢車，時論許其清白。與辛雄等并誅，年五十九。

子毗羅，解褐開府參軍事，卒於鎮遠將軍。

機兄順，字元信。梁郡太守。

順子僧静，武定中，太中大夫。

機兄子虬，少有公幹。頻爲司州記室户曹從事。早卒。

高崇　高謙之

高崇，字積善，勃海蓨人。四世祖撫，晋永嘉中與兄顧避難奔於高麗。父潜，顯祖初歸國，賜爵開陽男，居遼東，詔以沮渠牧犍女賜潜爲妻，封武威公主。拜駙馬都尉，加寧遠將軍，卒。崇少聰敏，以端謹見稱。徵爲中散，稍遷尚書三公郎。家資富厚，僮僕千餘，而崇志尚儉素，車馬器服，充事而已。自修潔，與物無競。初崇舅氏坐事誅，公主痛本生絶胤，遂以崇繼牧犍後，改姓沮渠。景明中，啓復本姓，襲爵，遷領軍長史、伏波將軍、洛陽令。爲政清斷，吏民畏其威風，每有發擿，不避强禦，縣内肅然。朝廷方有遷授，會病卒，年三十七。贈漁陽太守。永安二年，復贈征虜將軍、滄州刺史，謚曰

世都對此稱奇和驚異。升任鎮軍將軍、司州治中，轉任别駕。荆州蠻人反叛，他兼任尚書左丞、南道行臺前往討伐。還朝後，授予中散大夫，又任别駕，州刺史、高陽王元雍把政務經常委托給楊機。出任清河内史，轉爲左將軍、河北太守，都有能幹的名聲。建義初年，授平南將軍、光禄大夫、兼廷尉卿。又任安南將軍、司州别駕。不久，任代理河南尹。調任廷尉卿，遷爲衛尉卿，出任安西將軍、華州刺史。永熙年間，任衛將軍、右光禄大夫。接着任度支尚書。

楊機的端方正直作風，時間愈久愈執著，他奉公正己，被當時的人們所稱道。家庭貧窮，没有馬，大多數時候乘的是小牛犢車，當時的輿論都肯定他的清白。與辛雄一起被誅殺，終年五十九歲。

兒子毗羅，初任開府參軍事，死於鎮遠將軍任上。

楊機的兄長楊順，字元信。任梁郡太守。

楊順的兒子僧静，武定年間爲太中大夫。

楊機的侄子楊虬，少年時即有辦事能力，數次擔任司州記室户曹從事。早死。

高崇，字積善，勃海蓨縣人。四世祖高撫，在晋朝永嘉年間和兄長高顧投奔高麗國避難。父親高潜，在顯祖初年回國，賜予開陽男的爵位，居住在遼東，下詔將沮渠牧犍的女兒賜給高潜爲妻，封她爲武威公主。授爲駙馬都尉，加授寧遠將軍，去世。高崇少年聰明，以端莊嚴謹而被人稱道。朝廷徵用他爲中散大夫，逐漸升爲尚書三公郎。他家中資財富厚，有僮僕一千多人，然而高崇生活崇尚儉約樸素，車馬和用具衣服，衹要能辦事就行。修養純潔，與世無争。當初高崇的舅舅犯罪而被誅殺，公主痛感親生父母絶了後嗣，就把高崇過繼爲牧犍的後代，改姓爲沮渠。景明年間，上表請求恢復本姓，承襲爵位，升遷爲領軍長史、伏波將軍、洛陽令。他爲政清廉果斷，官吏和百姓敬畏他的威風，每次有什麽糾紛和官司需處理時，他都不避强豪，所以縣内秩序肅然。朝廷正要提拔升遷他，却碰上他生病

成。初崇謂友人曰："仲尼四科，德行爲首。人能立身約己，不忘典訓，斯亦足矣。故吾諸子。闕"

而死，終年三十七歲。追贈爲漁陽太守。永安二年，又追贈爲征虜將軍、滄州刺史，謚號爲成。當初高崇對友人說道："孔子提出的四科，以德行爲首。一個人能够立身修己，不忘經典教訓，這就够了。所以我的幾個兒子。缺文"

子謙之，字道讓。少事後母李以孝聞，李亦撫育過於己生，人莫能辨其兄弟所出同異。論者兩重之。及長，屏絶人事，專意經史，天文算曆、圖緯之書，多所該涉，日誦數千言，好文章，留意《老》《易》。襲爵，釋褐奉朝請，加宣威將軍，轉奉車都尉、廷尉丞。

兒子謙之，字道讓。小時候侍奉後母李氏以孝道著名，李氏撫育他也勝過親生，外人無法區分兄弟出生的同異。輿論對雙方都高度評價。長大以後，不過問世事，專心攻讀經史，而天文、算術、曆法、圖讖、緯書等方面的書籍，也多有涉獵，每天朗誦數千字，喜好文章，留心鑽研《老子》和《易經》。承襲父親爵位，從奉朝請開始做官，加授宣威將軍，調任奉車都尉、廷尉丞。

正光中，尚書左丞元孚慰勞蠕蠕，反被拘留。及蠕蠕大掠而還，置孚歸國。事下廷尉，卿及監以下謂孚無坐，惟謙之以孚辱命，□以流罪。尚書同卿執，詔可謙之奏。

正光年間，尚書左丞元孚前往蠕蠕慰問犒勞，反被他們拘禁留下。等到蠕蠕大肆掠奪而回後，纔將元孚放回國。此事交送廷尉處置，廷尉卿和廷尉監等人都認爲元孚不當判有罪，祇有謙之認爲元孚有辱朝廷使命，應判以流放罪。尚書和廷尉卿堅持否定意見，皇上下詔批准了謙之的奏狀。

孝昌初，行河陰縣令。先是，有人囊盛瓦礫，指作錢物，詐市人馬，因逃去。詔令追捕，必得以聞。謙之乃僞枷一囚立於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今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議者。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復憂矣。"執送按問，具伏盗馬，徒黨悉獲。并出前後盗竊之處，資貨甚多，遠年失物之家，各來得其本物。具以狀奏。尋詔除寧遠將軍，正河陰令。在縣二年，損益治體，多爲故事。弟道穆爲御史，在公亦有能名，世美其父子兄弟并著當官之稱。

孝昌初年，代理河陰縣令。在這以前，有人用布袋裝上瓦礫，充作錢幣，詐騙購買別人的馬匹，畏罪而逃走。朝廷下詔追捕，必須要將結果上報。謙之就用枷鎖住一位囚犯，站在販馬市場，宣稱此人就是那個以前的詐騙買馬的罪犯，今天準備處决他。他秘密地派遣心腹觀察市場中私下議論的人。有兩個人見此情景高興地說："不必再擔憂了。"將此二人捉拿送到官府審問，詳細交代了盗馬的罪行，其同案犯也全部被抓獲。并且招供出他們前後盗竊的地方，繳獲了大量贜款贜物，很多年前丢失財物的人家，都前來領取了被盗的東西。將此案經過寫成奏狀上報朝廷。不久下詔任命他爲寧遠將軍，任河陰縣令。在該縣的兩年裏，調整治理方法，許多做法成爲榜樣。弟弟道穆任御史，在工作中也有能幹的名聲，世人都贊美他們父子兄弟都是優秀官員。

舊制，二縣令得面陳得失，時佞幸之輩惡其有所發聞，遂共奏罷。謙之乃上疏曰："臣以無庸，謬宰神邑，

根據以前的制度，洛陽、河陰縣令可以進宫向皇帝當面陳述得失，那時的一些佞幸之臣深怕他們的惡行會因此而被揭發，於是共同上奏罷除

實思奉法不撓，稱是官方，酬朝廷無貲之恩，盡人臣守器之節。但豪家支屬，戚里親媾，縲紲所及，舉目多是，皆有盜憎之色，咸起怨上之心。縣令輕弱，何能克濟。先帝昔發明詔，得使面陳所懷。臣亡父先臣崇之爲洛陽令，常得入奏是非，所以朝貴斂手，無敢干政。近日以來，此制遂寢，致使神宰威輕，下情不達。今二聖遠遵堯舜，憲章高祖。愚臣望策其駑蹇，少立功名。乞新舊典，更明往制。庶奸豪知禁，頗自屏心。”詔曰：“此啓深會朕意，付外量聞。”

這一規定。謙之就上奏疏說：“臣以無用的能力，錯謬地主持河陰這一神聖的縣份，確實想遵奉法律不受阻撓，做個稱職合格的官員，以報答朝廷無限的恩情，竭盡人臣忠於職守的節操。衹是豪强之家及其親屬和鄉里戚舊們，在拘繫的犯人中，多是他們的人，他們都憎恨正直者，都起了怨恨皇上之心。縣令位輕勢弱，怎麼能够對付他們。先帝以前發出過英明的詔書，使得縣令能够當面陳述所想所思。臣的亡父高崇在任洛陽令時，常能進宫面奏是非，所以朝中權貴纔有所收斂，不敢干預政事。近期以來，這一規定廢止了，致使縣令的威嚴受到輕視，下面的情況不能上達。當今兩位聖上遠尊堯舜，近守高祖的章法。愚臣希望陛下鞭策我們這些下臣，使我們能稍微建立些功名。期盼重新恢復舊日的典章，再申以往的制度。從而使奸邪的豪强知道禁止，屏息驕横不法。”詔書說：“這份奏章符合朕的心意，將它通報使大家都知道。”

謙之又上疏曰：

臣聞夏德中微，少康成克復之主；周道將廢，宣王立中興之功。則知國無常安，世無恒弊，唯在明主所以變之有方，化之有道耳。

自正光已來，邊城屢擾，命將出師，相繼於路，軍費戎資，委輸不絶。至如弓格賞募，咸有出身；槊刺斬首，又蒙階級。故四方壯士，願征者多，各各爲己，公私兩利。若使軍帥必得其人，賞勛不失其實，則何賊不平，何征不捷也！諸守帥或非其才，多遣親者妄稱入募，别倩他人引弓格，虚受征官。身不赴陳，惟遣奴客充數而已，對寇臨敵，曾不彎弓。則是王爵虚加，征夫多闕，賊虜何可殄除，忠貞何以勸誡也？且近習、侍臣、戚屬、朝士，請托官曹，擅作威

謙之又上奏疏說道：

臣聽説過夏朝的德政中衰，少康成了光復宏業之主；周朝即將頽廢之際，宣王建立了中興之功。從而可知國家没有長久的安定，世事没有不變的弊病，全在於英明的君主變革有方，教化有道而已。

自從正光年間以來，邊疆的城鎮屢次受騷擾，將帥出兵，相繼不絶，軍費和兵餉，不停地供應輸送。以至出現用獎賞的辦法招募軍隊，參軍之人都能獲得個頭銜；在戰場上揮矛持槍殺敵斬首的，又可蒙受一定的官爵的賞賜。所以四方的壯士，願意從軍征戰的很多，每個人都爲了自己，公私都有好處。如果使軍隊的將帥人選安排得當，賞賜符合實際，那麽什麽賊寇不能平定，什麽仗打不勝呢！然而很多鎮守的將帥不得其人，大多派遣他們的親屬謊稱參軍應募，另外請别人代替充數檢驗本事，虚受征戰之官。自己并不到戰場，衹派奴僕家客充數就行了，面對敵寇，連弓箭也没有拉彎過。如此一來，王侯的爵位白白地加封了，征戰的士兵

福。如有清貞奉法不爲回者，咸共譖毁，横受罪罰。在朝顧望，誰肯申聞？蔽上擁下，虧風壞政。使讒諂甘心，忠讜息義。

却非常缺乏，賊敵豈能消滅，忠貞之士怎能受到鼓勵呢？而且皇帝身邊的親近侍臣和皇室的宗親、朝廷大臣，紛紛私下活動，作威作福。如有忠貞清正奉公守法而不被他們拉攏的，他們就一起誹謗攻擊，使忠臣横遭罪過和懲罰。在朝的大臣互相觀望，誰肯把時弊申明使皇上知道？蒙蔽上面控制下面，敗壞了風氣敗壞了政治。使讒言阿諛的人開心痛快，使忠誠耿直之士不敢再説公道話。

況且頻年以來，多有徵發，民不堪命，動致流離，苟保妻子，競逃王役，不復顧其桑井，憚比刑書。正由還有必困之理，歸無自安之路。若聽歸其本業，徭役微甄，則還者必衆，墾田增闢，數年之後，大獲課民。今不務以理還之，但欲嚴符切勒，恐數年之後，走者更多，安業無幾。

況且近年以來，有繁多的徵調和發兵，民不堪命，動輒造成流離失所，勉强保全妻子兒女，争相逃避國家的徭役，不再顧得上自己的家園，害怕觸犯殘酷的刑法。正是由於回家必然困窘破産，歸鄉没有自身安全的路。如果朝廷聽任他們回去幹他們的本業，減輕徭役，那麽回歸的人必然多，田地開墾也多，數年以後，民衆創造的財富就可大有税收可得。如今不想辦法讓他們回家歸土，衹想用嚴刑峻法去鎮懾威壓，恐怕數年以後，逃亡者更多，能安居樂業者寥寥無幾。

故有國有家者，不患民不我歸，唯患政之不立，不恃敵不我攻，唯恃吾不可侮。此乃千載共遵，百王一致。且琴瑟不韵，知音改弦更張；騑驂未調，善御執轡成組。諺云："迷而知反，得道不遠。"此言雖小，可以諭大。陛下一日萬機，事難周覽，元、凱結舌，莫肯明言。臣雖庸短，世受榮禄，竊慕前賢匪躬之義，不避斧鉞之誅，以希一言之益。伏願少垂覽察，略加推采，使朝章重舉，軍威更振，海内起惟新之歌，天下見復禹之績，則臣奏之後，笑入下泉。

所以有國有家者，不怕民衆不歸於我，衹怕制度不立；不指望敵人不來，應依靠我不可欺侮。此是千年來共同遵守、百代帝王一致的看法。而且琴瑟不調，知音改弦更張；馬匹未調教，駕御的人會馴服。諺語説道："迷途知返，得道不遠。"這話雖小，可以説明大道理。陛下日理萬機，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親覽過問，賢士才人閉口結舌，不肯明言。臣雖然庸劣短見，但世代蒙受皇恩和禄養，敬慕前賢的鞠躬盡瘁的忠誠大義，不避被殺的危險，以期待能有哪怕一句話對陛下有益處。懇切希望陛下稍微留意看臣的奏章，略加采納推行，使朝政清明，軍威復振，國内出現惟新的歌聲，天下看見恢復了大禹一樣的政績，那麽臣在奏上之後，可以含笑進入九泉之下了。

靈太后得其疏，以責左右近侍。諸寵要者由是疾之，乃啓太后云："謙之有學藝，宜在國學，以訓冑

靈太后看了奏疏後，就責備左右的近侍。那些寵臣政要們因此忌恨謙之，就向太后啓奏道："謙之具有學問才藝，應該在國學裏任職，以便

子。"詔從之，除國子博士。

訓導貴族子弟。"下詔同意此議，任命他爲國子博士。

謙之與袁翻、常景、酈道元、溫子昇之徒，咸申款舊。好於贍恤，言諾無虧。居家僮隸，對其兒不撻其父母，生三子便免其一，世無髡黥奴婢，常稱俱稟人體，如何殘害。以父舅氏沮渠蒙遜曾據涼土，國書漏闕，謙之乃修《涼書》十卷，行於世。涼國盛事佛道，爲論貶之，因稱佛是九流之一家。當世名士，競以佛理來難，謙之還以佛義對之，竟不能屈。以時所行曆，多未盡善，乃更改元修撰，爲一家之法，雖未行於世，議者嘆其多能。

謙之與袁翻、常景、酈道元、溫子昇等人，都是交情很好的朋友。喜好贍養賑恤，諾言不悔。家中的僮僕奴隸，當着他們的兒女的面不責打他們，生下三個兒子就免去其中一位爲奴，從來不給奴隸剃光頭刺面頰的刑罰，經常説他們也是人，怎能横加殘害。因爲父舅沮渠蒙遜曾經占據涼土，國家史書對此缺漏未載，謙之就撰寫了《涼書》十卷，刊行於世。涼國特别信奉佛教，他作文貶斥它，説佛教衹不過是九流中的一家。當世名士，競相以佛教理論來駁難他的説法，謙之仍然用佛教理論來答對，終究没有屈服。鑒於當時施行的曆法，有很多不完善之處，就重新改元修撰，成爲一家之法，雖然未能施行於世，但議論的人還是嘆服他的多才多能。

於時朝議鑄錢，以謙之爲鑄錢都將長史。乃上表求鑄三銖錢曰：

蓋錢貨之立，本以通有無，便交易。故錢之輕重，世代不同。太公爲周置九府圜法，至景王時更鑄大錢。秦兼海内，錢重半兩。漢興，以秦錢重，改鑄榆莢錢。至文帝五年，復爲四銖。孝武時，悉復銷壞，更鑄三銖，至元狩中，變爲五銖。又造赤仄之錢，以一當五。王莽攝政，錢有六等，大錢重十二銖，次九銖，次七銖，次五銖，次三銖，次一銖。魏文帝罷五銖錢，至明帝復立。孫權江左，鑄大錢，一當五百。權赤烏年，復鑄大錢，一當千。輕重大小，莫不隨時而變。

竊以食貨之要，八政爲首；聚財之貴，詒訓典文。是以昔之帝王，乘天地之饒，御海内之富，莫不腐紅粟於太倉，藏朽貫於泉府，儲畜既盈，民無

當時朝廷討論鑄錢的事情，任命謙之爲鑄錢都將長史。他上奏表請求鑄造三銖錢説：

錢幣的創立，本來是互通有無，便於交易。所以錢的輕重，各代不同。姜太公爲周朝設置了九府圜法，到周景王時改成鑄造大錢。秦朝兼并天下，錢重半兩。漢朝建立，認爲秦朝的錢太重，改鑄成榆莢錢。到漢文帝五年時，又鑄造四銖錢。漢孝武帝時，全部將以前的錢銷毁，改成鑄造三銖錢，到元狩年間，變成五銖錢。又造赤仄之錢，以一當五。王莽執政後，錢有六等，大錢重十二銖，其次重九銖、七銖、五銖、三銖、一銖。魏文帝時期，廢除五銖錢，到明帝時恢復。孫權統治江南，鑄造大錢，以一當五百。孫權赤烏年間，又鑄更大的錢，以一當一千。錢的輕重大小，無不是隨着時代的變化而改變的。

臣以爲食貨的重要性，在八政中爲首；聚斂財貨的重要，在前人的遺訓和經典文獻中已有説明。所以以往的帝王，憑藉着天下的富饒，用國家之財，無不囤積大量的糧食在倉庫中導致腐爛，收藏無數的金

困敝，可以寧謐四極，如身使臂者矣。昔漢之孝武，地廣財豐，外事四戎，遂虚國用。於是草萊之臣，出財助國；興利之計，納税廟堂。市列榷酒之官，邑有告緡之令。鹽鐵既興，錢幣屢改，少府遂豐，上林饒積。外闢百蠻，内不增賦者，皆計利之由也。今群妖未息，四郊多壘，徵税既煩，千金日費，資儲漸耗，財用將竭，誠楊氏獻説之秋，桑、兒言利之日。夫以西京之盛，錢猶屢改，并行小大，子母相權，况今寇難未除，州郡淪敗，民物凋零，軍國用少，别鑄小錢，可以富益，何損於政，何妨於人也？且政興不以錢大，政衰不以錢小，惟貴公私得所，政化無虧，既行之於古，亦宜效之於今矣。昔禹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救民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民之賣子者。今百姓窮悴，甚於曩日，欽明之主豈得垂拱而觀之哉？

錢在國庫裏致使貫串之綫朽斷，儲蓄充足以後，百姓没有困危和凋敝，就可以使四面八方安寧静謐，如同身體支使臂膀一樣自如。昔日漢代的武帝，地廣財豐，征戰四周各地夷蠻，從而導致國用空虚。於是天下百姓，捐出資財幫助國家；爲增加經濟收入，朝廷注重收取賦税。市場設置收酒税的官員，每縣都有告緡的法令。鹽鐵專賣實施後，錢幣也屢次更改，少府的儲存豐富了，上林苑的蓄積充足了。對外征服各地夷蠻，而不用再增加國内賦税，這都是由於國家注重經濟財利的緣故。如今群賊未平定，邊境還有許多堡壘，徵收税賦很繁多，每天耗費千金，資金儲備漸漸消耗，財政開支即將枯竭，真正到了楊炎、桑弘羊、倪寬等人進興利言論的時候了。即使像西漢那樣强盛的朝代，錢幣都屢次更改，大小同時流行，母錢子錢相兑换，何况今天賊寇的暴亂尚未消除，州郡相繼淪陷和戰敗，百姓和財物凋零不堪，軍隊和國家的開支日益減少，另鑄造小錢，可以促進富饒，對政治有何損害，對百姓有何妨礙？而且國政興旺不因爲錢大而來，國政也不因錢小就衰弱，衹貴在公私兩便，各得其所，政治教化没有虧損，既在古代施行過，也可以在今天加以效法。昔日大禹遇到大水災，他以歷山的銅鑄錢，來拯救百姓的困難。商湯遭受大旱災，他用莊山的銅鑄錢，來贖救賣兒女的貧民。如今老百姓窮困不堪，比那些時代還嚴重，英明君主怎能袖手旁觀？

臣今此鑄，以濟交乏，五銖之錢，任使并用，行之無損，國得其益，穆公之言於斯驗矣。臣雖術愧計然，識非心算，暫充錢官，頗睹其理。苟有所益，不得不言。脱以爲疑，求下公卿博議。如謂爲允，即乞施行。

臣這次鑄造錢的目的，是周濟困乏的國家財政，五銖錢任由它同時并用，它通行起來没有損害百姓，國家得到利益，穆公的論點這時應驗了。臣雖然技術不及計然，也不擅長心算，但暫時充當鑄錢之官，很懂些其中的道理。若有一點益處於國家，我就不得不説。假如有什麽疑義，請求公卿大臣廣泛討論。如果認爲合適，就懇求

皇上頒布施行。

詔將從之，事未就，會卒。

剛準備下詔同意這一奏議，事情尚未就緒，謙之就去世了。

初，謙之弟道穆，正光中爲御史，糾相州刺史李世哲事，大相挫辱，其家恒以爲憾。至是，世哲弟神軌爲靈太后深所寵任，直謙之家僮訴良，神軌左右之，入諷尚書，判禁謙之於廷尉。時將赦，神軌乃啓靈太后發詔，於獄賜死，時年四十二。朝士莫不哀之。所著文章百餘篇，別有集録。永安中，贈征虜將軍、營州刺史，謚曰康，又除一子出身，以明冤屈。謙之妻中山張氏，明識婦人也。教勸諸子，從師受業。常誡之曰："自我爲汝家婦，未見汝父一日不讀書。汝等宜各修勤，勿替先業。"

當初，謙之的弟弟道穆，正光年間任御史，糾劾相州刺史李世哲案件時，對他大加懲罰和侮辱，李家對此一直懷恨。到這時，世哲的弟弟神軌被靈太后寵愛信任，遇上謙之的家僮上告從良一事，神軌操縱此案，跟尚書省打了招呼，判處謙之在廷尉拘禁。到要赦免的時候，神軌要求靈太后發出詔令，在獄中賜死，終年四十二歲。朝中大臣無不哀悼他。他所著作的文章一百多篇，另有集録。永安年間，追贈爲征虜將軍、營州刺史，謚號康，又任其一子爲官，以申明他的冤屈。謙之的妻子中山人張氏，是明事識體的婦女。教導勉勵兒子們，跟從老師好好學習。經常告誡他們道："自從我當了你們家的媳婦，未見過你們的父親一天不讀書的。你們應當各自勤學苦修，不要改變和斷送了先人的基業。"

高子儒

謙之長子子儒，字孝禮。元顥入洛，其叔道穆從駕北巡，子儒後逾河至行宫，莊帝見之，具訪洛中事意，子儒備陳元顥敗在旦夕。帝謂道穆曰："卿初來日，何故不與子儒俱行?"對曰："臣家百口在洛，須其經營。且欲其今日之來，知京師後事。"帝曰："子儒非直合卿本懷，亦大慰朕意。"仍授秘書郎中，轉通直郎。後除安東將軍、光禄大夫、司徒中兵參軍、兼祭酒。襲爵。興和初，除兼殿中侍御史。時四方多有流民，子儒爲梁州、北豫、西兗三州檢户使，所獲甚多。後以公事去官。武定六年卒，時年四十一。

謙之的長子子儒，字孝禮。元顥進入洛陽，他的叔父道穆跟隨皇上北上巡行，子儒後來渡過黄河到達皇帝的行宫，莊帝見到他，向他詳細打聽洛陽城中的事態和情形，子儒詳盡地陳述了元顥很快將要敗亡。莊帝對道穆說："你當初來的時候，爲何不與子儒一起來?"道穆答對説："我有衆多家口在洛陽，需要他照料。可以讓他今日來到，知道京師以後的事情。"莊帝説："子儒不僅祇合你的想法，朕也非常滿意。"就授他爲秘書郎中，調任通直郎。後來任安東將軍、光禄大夫、司徒中兵參軍、兼任祭酒。承襲爵位。興和初年，兼任殿中侍御史。當時各地有許多流民，子儒任梁州、北豫、西兗三州的檢户使，搜查出大量的逃漏户口。後來因公事而罷官。武定六年去世，終年四十一歲。

高緒

子儒弟緒，字叔宗，明悟好學。謙之常謂人曰："興吾門者，當是此兒。"及長，涉獵書傳，好文咏。司空行參軍，轉長流參軍。除鎮遠將

子儒的弟弟高緒，字叔宗，聰明好學。謙之經常對人説："興旺我家門的，肯定是這個兒子。"長大後，他廣讀經典，喜好文章詩賦。任司空行參軍，調任長流參軍。授予鎮遠將軍、冀

軍、冀州儀同府中兵參軍，爲府主封隆之所賞。隆之行梁州、濟州，引自隨，恒令總攝數郡。武定三年卒，年三十二。

緒弟孝貞，武定中，司徒士曹參軍。

孝貞弟孝幹，司空東閤祭酒。

高道穆

謙之弟恭之，字道穆，行字於世。學涉經史，非名流俊士，不與交結。幼孤，事兄如父母。每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貴於見知，當使夕脱羊裘，朝佩珠玉者。若時不我知，便須退迹江海，自求其志。"

御史中尉元匡高選御史，道穆奏記於匡曰："道穆生自蓬檐，長於陋巷。頗獵群書，無純碩之德；尚好章咏，乏雕掞之工。雖欲厠影髦徒，班名俊伍，其可得哉？然凝明獨斷之主，雄才不世之君，無藉朽株之資，求人屠釣之下，不牽暗投之誚，取士商歌之中。是以聞英風而慷慨，望雲路而低佪者，天下皆是也。若得身隸綉衣，名充直指，雖謝周生騎上之敏，實有茅氏就鑊之心。"匡大喜曰："吾久知其人，適欲召之。"遂引爲御史。其所糾摘，不避權豪，臺中事物，多爲匡所顧問。道穆曾進説於匡曰："古人有言，罰一人當取千萬人懼，豺狼當道，不問狐狸。明公荷國重寄，宜使天下知法。"匡深然之。

正光中，出使相州。刺史李世哲即尚書令崇之子，貴盛一時，多有非法，逼買民宅，廣興屋宇，皆置鴟尾，又於馬埒堠上爲木人執節。道穆

州儀同府中兵參軍，被府主封隆之所賞識。隆之調任梁州、濟州刺史，一直讓他跟隨自己，經常總管數郡的政務。武定三年去世，終年三十二歲。

高緒的弟弟孝貞，武定年間，任司徒士曹參軍。

孝貞的弟弟孝幹，任司空東閤祭酒。

謙之的弟弟恭之，字道穆，以字行於世。他學涉經史，不是名流雅士，他不與交結。幼年喪父，侍奉兄長如同父母。總對人講："人生一場，心中有了志向就應立即行動，重要的是被人知遇，應該是晚脱羊裘，早佩珠玉。假若我不及時被世間知賞，就應當退隱江湖，自己去尋求另一種生活。"

御史中尉元匡嚴格地選用御史，道穆向元匡投書道："道穆在蓬檐下出生，在陋巷裏成長。讀了不少書，但没有純粹而高尚的品德；喜好文章詩賦，却没有雕琢美飾的本領。雖然想躋身官場，進入名士行列，怎麽可能呢？然而英明果斷的君主，雄才大略的帝王，不藉重朽株之資，在屠夫釣翁中求人才，不牽涉暗投的譏誚，在商歌之中選取國士。所以聽到有英明的君主而慷慨激昂，望見青雲之路而俯首低佪者，天下到處都是。如果我能够身列綉衣官吏之中，名字在御史榜上出現，那麽我雖然比不上周生在馬上敏捷，却具備茅焦敢於投鑊的忠肝義膽。"元匡大喜，説道："我很早就知道此人，正想召用他。"於是引用他爲御史。他在糾察揭發之時，不避權貴和豪强，御史臺中的許多事情，大多爲元匡所處理。道穆曾經向元匡陳説自己的看法道："古人有言，罰一個人，應該取得千萬人害怕的效果，豺狼當道，就不要衹盯着小狐狸。明公肩負國家重任，應當使天下人知法。"元匡非常同意這一看法。

正光年間，出使相州。刺史李世哲是尚書令李崇的兒子，貴盛一時，很有不法行爲，他强買民宅，廣造宅院，房屋頂上都有鴟尾的裝飾，又在馬埒堠上製作木頭人執節之狀。道穆糾舉他，

繩糾，悉毁去之，并發其贓貨，具以表聞。又尒朱榮討蠕蠕，道穆監其軍事，榮甚憚之。還，除奉朝請，俄除太尉鎧曹參軍。

繩之以法，全部拆毁這些僭越犯上的建築，并且收繳其全部贓物財産，上表向朝廷詳細報告。另外，尒朱榮討伐蠕蠕時，由道穆監視其軍事行動，尒朱榮很怕他。回到朝廷後，任奉朝請，不久任太尉府鎧曹參軍。

蕭寶夤西征，以道穆爲行臺郎中，軍機之事，多以委之。大都督崔延伯敗後，賊勢轉强，屢請益兵，朝廷不許。寶夤謂道穆曰："非卿一行，兵無益理。"遂令乘傳赴洛。靈太后親問賊勢，道穆具以狀對。太后怒曰："比來使人皆言賊弱，卿何獨云其强也！"道穆曰："前使不實者，當是冀陛下恩顔，望沾爵賞。臣既忝使人，不敢虚妄。願令近臣親檢，足知虚實。"事訖當反，遇病不行。

蕭寶夤西征，以道穆爲行臺郎中，軍中機要之事，大多委托他辦理。大都督崔延伯失敗以後，反賊的勢力變得强大起來，屢次請求增兵，朝廷不同意。寶夤對道穆説："没有你走一趟，增兵就實現不了。"就派他乘驛站的傳車前往洛陽。靈太后親自詢問賊兵的形勢，道穆作了具體報告。太后生氣地説："近來所有的來人都説是賊兵弱小，卿爲何獨自説强大呢？"道穆説："前面的使者之所以不説實話，是希冀陛下的龍顔恩顧，盼着得官爵和賞賜。臣這次充當監軍，不敢虚妄假報。願陛下命令親近之臣親自檢驗，足以知道臣所言是虚是實。"事情辦完該返回了，遇上他生病不能成行。

後屬兄謙之被害，情不自安，遂托身於莊帝。帝時爲侍中，特相欽重，引居第中，深相保護。俄而，帝以兄事見出。道穆懼禍，乃携家趣濟陰，變易姓名，往來於東平畢氏，以避時難。

後來由於兄長謙之被害，他心情感到非常不安，便投靠莊帝以托身。莊帝當時任侍中，對他特别欽佩和看重，招引他居住在自己的府第内，嚴密地加以保護。不久，莊帝因兄長之事而被逐出。道穆懼怕禍患，於是携帶家屬奔向濟陰，改名换姓，往來在東平人畢氏之間，以逃避當時的禍難。

莊帝即位，徵爲尚書三公郎中，加寧朔將軍。尋兼吏部郎中，與薛曇尚書使晋陽，授尒朱榮職，賜爵龍城侯。九月，除太尉長史，領中書舍人。遭母憂去職，帝令中書舍人温子昇就宅吊慰，詔攝本任，表辭不許。三年，加前軍將軍。

莊帝即位後，徵用他爲尚書三公郎中，加授寧朔將軍。不久兼任吏部郎中，與尚書薛曇出使晋陽，授予尒朱榮職務，授爵位爲龍城侯。九月，授予太尉長史，領中書舍人。遇上母親去世守喪而去職，皇帝命令中書舍人温子昇到宅致以吊唁和慰問，下詔代理留任本職，他上表辭謝，皇帝不批准。三年，加授前軍將軍。

及元顥逼虎牢城，或勸帝赴關西者，帝以問道穆，道穆對曰："關中今日殘荒，何由可往。臣謂元顥兵衆不多，乘虚深入者，由國家將帥征捍不得其人耳。陛下若親率宿衛，高募重賞，背城一戰，臣等竭其股肱之力，破顥孤軍，必不疑矣。如恐成敗

到元顥兵逼虎牢城之時，有人奉勸皇上退到關西，皇上就此詢問道穆的看法，道穆回答道："關中地區如今殘破荒凉，不能前往。臣認爲元顥兵力不多，之所以乘虚深入，是因爲國家的將帥征戰捍衛不得其人而已。陛下如果親率宿衛部隊，高官募集兵員重價賞賜戰功，背城一戰，臣等竭盡輔佐之力，擊敗元顥的孤軍，是無疑的。

難測，非萬乘所履，便宜車駕北渡，循河東下。徵大將軍天穆合於滎陽，向虎牢；别徵尒朱王軍，令赴河内以掎角之。旬月之間，何往不克。臣竊謂萬全之計，不過於此。”帝曰：“高舍人語是。”其夜到河内郡北，未有城守可依，帝命道穆秉燭作詔書數十紙，布告遠近，於是四方知乘輿所在。除中軍將軍、給事黄門侍郎、安喜縣開國公，食邑千户。於時尒朱榮欲回師待秋，道穆謂榮曰：“元顥以蕞爾輕兵，奄據京洛，使乘輿飄露，人神恨憤，主憂臣辱，良在於今。大王擁百萬之衆，輔天子而令諸侯，自可分兵河畔，縛筏造船，處處遣渡，徑擒群賊，復主宫闕，此桓文之舉也。且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今若還師，令顥重完守具，徵兵天下，所謂養虺成蛇，悔無及矣。”榮深然之，曰：“楊黄門侃已陳此計，當更議决耳。”

如果擔心勝敗難測，不該是皇上親身去冒險的話，就應當聖駕北渡，沿着黄河東下。徵調大將軍天穆在滎陽會合，向虎牢進發；另外徵用尒朱榮的軍隊，令他到河内以做掎角之勢。十天半月左右，何往而不克？臣以爲萬全之計，不過如此。”皇帝説：“高舍人説的是。”當天夜晚到達河内郡北，没有城防守衛可依靠，皇帝命令道穆秉燭起草詔書數十張，布告到遠近地區，於是四方之人纔知道皇帝所在的地點。授予中軍將軍、給事黄門侍郎、安喜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户。這時尒朱榮準備撤回以等待秋天，道穆對尒朱榮説：“元顥以微不足道的兵力，輕易地占據了京師洛陽，使皇旗獵獵，人神憤怒，君憂臣辱，都在今日。大王擁有百萬之衆，輔佐天子而號令諸侯，自然能够分兵到黄河之畔，捆縛竹筏，建造船隻，處處派人渡河，徑直前往擒獲賊軍，恢復君主回到宫闕，這是齊桓公晋文公的壯舉。况且一日縱敵，留下數代的禍患，今日如果還師，讓元顥重新準備好防守的器具，再在天下大規模徵召兵力，那纔是所謂養蟲成蛇，後悔不及了。”尒朱榮深以爲是，説：“黄門楊侃已陳述這個意思，我應該重新决定。”

及莊帝反政，因宴次謂尒朱榮曰：“前若不用高黄門計，則社稷不安。可爲朕勸其酒令醉。”榮對曰：“臣本北征蠕蠕，高黄門與臣作監軍，臨事能决，實可任用。”除征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兼御史中尉。尋即真，仍兼黄門。道穆外秉直繩，内參機密，凡是益國利民之事，必以奏聞。諫諍極言，無所顧憚。選用御史，皆當世名輩，李希宗、李繪、陽休之、陽斐、封君義、邢子明、蘇淑、宋世良等四十人。

莊帝恢復政權後，在一次宴會上對尒朱榮説：“那一次如果不用高黄門的計策，社稷就不安穩了。你可以替朕勸酒讓他醉飲。”尒朱榮回答道：“臣本來北征蠕蠕，高黄門來當臣的監軍，遇事能作决斷，實在可以重用。”任征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兼御史中尉。不久任御史中尉，仍兼黄門侍郎。道穆在外秉公執法，在内參預機要，凡是有利國利民的事，必定要上奏告知皇上。直言諫諍，無所顧忌。選用的御史，都是當世名流，有李希宗、李繪、陽休之、陽斐、封君義、邢子明、蘇淑、宋世良等四十人。

於時用錢稍薄，道穆表曰：“四民之業，錢貨爲本，救弊改鑄，王政所先。自頃以私鑄薄濫，官司糾繩，挂網非一。在市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私造薄錢，斤餘二百。既示之

那時用的錢稍顯輕薄，道穆就此上表論道：“士農工商四民之業，均以錢貨爲本，爲救時弊而改鑄錢幣，是政務的急事。自從近來有私自鑄造薄錢泛濫的現象，官司糾舉并繩之以法的，不止一個兩個。在市上銅的價格，八十一文得一斤

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罹罪者雖多，奸鑄者彌衆。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沉。此乃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之愆，彼復何罪。昔漢文帝以五分錢小，改鑄四銖，至武帝復改三銖爲半兩。此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輕也。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銅價至賤五十有餘，其中人功、食料、錫炭、鉛沙，縱復私營，不能自潤。直置無利，自應息心，况復嚴刑廣設也。以臣測之，必當錢貨永通，公私獲允。"後遂用楊侃計，鑄永安五銖錢。

銅，私自鑄造薄錢，每斤能造二百文。既出現暴利，又隨之以重刑，犯罪者雖多，私鑄者更多。如今的錢宣稱是五銖，實際上不足兩銖，薄得勝過榆莢，一穿上就破，放在水面上，幾乎不下沉。這是沿用久了，防範不嚴，是朝廷的過錯，他們又有何罪。昔日漢文帝因五分錢小，改鑄成四銖，到武帝時又把三銖改爲半兩。這都是以大改小，以重代輕的例子。論今據古，説明應改鑄成大錢，鎸記上年號，以記録它的起始，那麽每斤衹造得七十六文。銅價即使可以降低到五十多文，加上其中人工、食料、錫炭、鉛砂等成本，縱使他們再去私鑄，也不會得到什麽利潤。直到完全無利可圖，他們自然會停止私鑄，何况嚴刑峻法，天網廣設呢？按臣的預測，必然會錢貨永遠流通，公私都感到便利和妥當。"後來就采用楊侃的建議，鑄造了永安五銖錢。

僕射尒朱世隆當朝權盛，因内見衣冠失儀，道穆便即彈糾。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深以爲恨，泣以訴帝。帝謂公主曰："高中尉清直之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私恨責之也。"道穆後見帝，帝曰："一日家姊行路相犯，極以爲愧。"道穆免冠謝曰："臣蒙陛下恩，守陛下法，不敢獨於公主虧朝廷典章，以此負陛下。"帝曰："朕以愧卿，卿反謝朕。"尋敕監儀注。又詔曰："秘書圖籍所在，内典□書，又加繕寫，緗素委積，蓋有年載。出内繁蕪，多致零落。可令御史中尉、兼給事黄門侍郎道穆總集帳目，并牒儒學之士，編比次第。"

僕射尒朱世隆在當朝權傾一時，因他在朝内衣冠有失禮儀，道穆便立即進行彈劾。皇帝的姐姐壽陽公主行路時違犯了清路之令，執紅色棒的兵卒喊她還不停止，道穆就下令兵卒用棒子砸破了她的車。公主深恨他，哭泣着在皇帝面前告他。皇上對公主説："高中尉是清廉正直的人，他的行爲是爲了公事，怎能以私恨去責罰他呢？"道穆後來去見皇上，皇上説："有一天我姐姐行路冒犯了你，爲此非常有愧。"道穆脱下冠冕謝罪道："臣蒙陛下的恩情，守陛下的法令，不敢單爲了公主而損害朝廷的規章制度，從而爲此有負陛下。"皇上説："朕有愧於卿，卿反而向朕謝罪。"接着敕令他監修朝廷儀注。又下詔説："秘書省是圖書的收藏地，對内負責校書，又有繕寫的任務，典籍累積，很有些年頭了。典籍中出入和繁蕪之處甚多，大部分導致散失零落。可以命令御史中尉、兼給事黄門侍郎高道穆負責總集賬目，并且召集一批儒學之士，編次排比出次序。"

道穆又上疏曰：

臣聞舜命皋陶，奸宄是托；禹泣罪人，堯心爲念。所以舉直措枉，事切曩賢；明德慎罰，議存先典。高祖太和之初，置

道穆又上疏説：

臣聽説虞舜任命皋陶，將糾懲奸邪的重責委托給他；大禹哭泣有罪之人，是以唐堯的純善感化之心爲念。所以説揚正糾錯，以往的聖賢特别關心；弘明仁德慎用

廷尉司直，論刑辟是非，雖事非古始，交濟時要。所謂禮樂互興，不相沿襲者矣。臣以無庸，忝當今任，所思報效，未忘寢興。但識謝知今，業慚稽古，未能進一言以利國，說一策以興邦，索米長安，豈不知愧。至於職司其憂，猶望僶俛。竊見御史出使，悉受風聞，雖時獲罪人，亦不無枉濫。何者？得堯之罰，不能不怨。守令爲政，容有愛憎。奸猾之徒，恒思報惡，多有妄造無名，共相誣謗。御史一經檢究，耻於不成，杖木之下，以虛爲實，無罪不能自雪者，豈可勝道哉。臣雖愚短，守不假器，綉衣所指，冀以清肅。若仍踵前失，或傷善人，則尸禄之責，無所逃罪。所以夙夜爲憂，思有悛革。如臣鄙見，請依太和故事，還置司直十人，名隸廷尉，秩以五品，選歷官有稱，心平性正者爲之。御史若出糾劾，即移廷尉，令知人數。廷尉遣司直與御史俱發，所到州郡，分居別館。御史檢了，移付司直覆問，事訖與御史俱還。中尉彈聞，廷尉科按，一如舊式。庶使獄成罪定，無復稽寬；爲惡取敗，不得稱枉。若御史、司直糾劾失實，悉依所斷獄罪之。聽以所檢，迭相糾發。如二使阿曲，有不盡理，聽罪家詣門下通訴，別加按檢。如此，則肺石之傍，怨訟可息；叢棘之下，受罪吞聲者矣。

刑罰，記載於先人的典籍中。高祖皇帝在太和初年，設置了廷尉司直，討論刑罰是非，雖然這項制度不是從古代就開始有的，但它適合時代的需要。正所謂禮樂互興，可以不必因循相襲。臣無才能，勉强充任御史監察之職，思考着如何報效朝廷，早晚都没忘記。衹是我慚愧見識不够通曉今制，職志不够考稽古典，未能進獻有利國家的一句話，未能呈上興旺邦家的一篇文章，衹在長安吃白飯，豈能不知羞愧呢。至於我負責的事，還望陛下俯察垂聽。臣認爲御史出去執行任務，雖有時道聽途說，能够破獲一些罪案，但也存在過濫和冤枉。爲什麽呢？即使受到堯帝的懲罰，也不能不存在怨憤之心。任何太守縣令從事政務，肯定會有人愛恨。奸邪狡猾之徒，常想報復，大多會捏造事實，共同誹謗。御史便據此立案審查，往往以完成不了任務爲耻，便在杖木的拷逼之下，以虛爲實，那些無罪而又不能昭雪的人，豈在少數呢？臣雖然愚昧短淺，但會盡力而爲，執法的人員所到之處，總是期望把案件審理得清白公正。如果仍舊沿襲以往的錯誤做法，可能會傷害善良之人，那麽我們就有尸位素餐的過失，是無以逃避罪責的。所以我日夜憂慮，想有所改革。按臣的陋見，請依照太和時代的做法，恢復設置十名司直，隸屬在廷尉中，官級爲五品，選擇那些做官爲人稱道、心平德正的人擔任。御史如果提出糾察彈劾，就移交給廷尉，使廷尉瞭解要審理的人數。廷尉派遣司直和御史同時出發，所到州郡，分别在不同的地方居住。御史檢查完畢，就移交司直復查，事情完了與御史一起回來。由中尉彈劾報聞，由廷尉負責審問，全部依照舊有制度。從而使得判决定罪，不再輕易變更放寬；做了壞事惡行，不得動輒稱爲冤枉。假若御史和司直糾劾還有失實，就全部按照所判决的罪來定案。聽任所檢舉的事實，反復

爭議。如果御史、司直相互勾結，有所阿曲，不盡事理，聽憑犯罪家屬到門下省上訴，另派核查復檢。這樣，則肺石的旁邊，怨恨和糾紛可望止息；荆棘叢下，受罪之人可以心悦誠服。

詔從之，復置司直。

下詔同意此疏，恢復設置了司直的官職。

及尒朱榮之死也，帝召道穆付赦書，令宣於外。因謂之曰："自今日後，當得精選御史矣。"先是，榮等常欲以其親黨爲御史，故有此詔。及尒朱世隆等率其部類戰於大夏門北，道穆受詔督戰，又贊成太府卿李苗斷橋之計，世隆等於是北遁。加衛將軍、假車騎將軍、大都督、兼尚書右僕射、南道大行臺。又除車騎將軍，餘官如故。時雖外托征蠻，而帝恐北軍不利，欲爲南巡之計。未發，會尒朱兆入洛，道穆慮禍及己，托病去官。世隆以道穆忠於前朝，遂害之，時年四十二。太昌中，贈使持節、都督雍秦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

尒朱榮死後，皇上召來道穆交給赦令，令他向外宣布。就此對他説："從今天起，你可以精心嚴格地挑選御史了。"在此以前，尒朱榮等總想把他的親信黨羽塞進御史中，所以有這番話。尒朱世隆等率領他們的部屬在大夏門北戰鬥時，道穆受詔督戰，又贊同太府卿李苗的斷絶橋梁的計策，世隆等纔戰敗向北逃遁。加授他爲衛將軍、假車騎將軍、大都督、兼尚書右僕射、南道大行臺。又授予他車騎將軍，其他官職依舊。當時雖然對外宣稱征討蠻，但皇上擔憂北軍不利，想向南轉移。未開始行動，就遇上尒朱兆進入洛陽，道穆怕禍及自己，就托病辭官。世隆認爲道穆忠於前朝，便殺害了他，終年四十二歲。太昌年間，追贈爲使持節、都督雍秦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

子士鏡，襲爵。爲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擁入關。

兒子士鏡，承襲爵位。任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帶他進入關中。

道穆弟謹之，繼沮渠氏後。卒於滄州平東府主簿，年三十五。贈通直郎。無子。

道穆的弟弟謹之，過繼給沮渠氏爲後。死於滄州平東將軍府主簿任上，終年三十五歲。追贈爲通直郎。没有兒子。

謹之弟慎之，字道密。好學，有諸兄風。年二十三，卒，無子，以兄謙之第二子緒繼焉。

謹之的弟弟慎之，字道密。好學，有諸位兄長的風範。二十三歲時去世，没有兒子，以兄長謙之的第二個兒子高緒爲繼子。

史臣曰：宋翻剛鯁自立，猛而斷務。辛雄以吏能歷職，任智效官。羊深以才幹從事，聲迹可紀。楊機清斷在公。高崇明濟爲用。謙之兄弟，咸政事之敏，飾學有聞，列于朝廷，豈徒然也。深失之晚節，至於顛覆，惜乎！

史臣曰：宋翻剛正鯁直能自立，威猛而能決斷政務。辛雄以因有理政才能先後連續任職，用智慧處理官場之事。羊深以他的才幹從事政治，聲名和事迹很有可記載的價值。楊機清正果斷地辦理公事。高崇以清明濟世爲用。謙之兄弟，都有從事政務的能力，學問也頗著名，身列於朝廷大臣，并非名不符實。羊深晚節不保，遭殺身之禍，可惜呀！



魏書卷七十八

列傳第六十六

孫紹　張普惠

孫紹

孫紹，字世慶，昌黎人。世仕慕容氏。祖志入國，卒於濟陽太守。父協，字文和，上黨太守。紹少好學，通涉經史，頗有文才，陰陽術數，多所貫涉。初爲校書郎，稍遷給事中，自長兼羽林監爲門下録事。朝廷大事，好言得失，遂爲世知。曾著《釋典論》，雖不具美，時有可存。與常景等共修律令。

延昌中，紹表曰：

臣聞建國有計，雖危必安；施化能和，雖寡必盛；治乖人理，雖合必離；作用失機，雖成必敗。此乃古今同然，百王之定法也。伏惟大魏應天明命，兆啓無窮，畢世後仁，祚隆七百。今二虢京門，下無嚴防；南北二中，復闕固守。長安、鄴城，股肱之寄；穰城、上黨，腹背所憑。四軍五校之軌，領、護分事之式，徵兵儲粟之要，舟車水陸之資，山河要害之權，緩急去來之用，持平赴救之方，節用應時之法，特宜修置，以固堂堂之基。持盈之體，何得而忽？居安之辰，故應危懼矣。

孫紹，字世慶，昌黎人。世代仕於慕容氏。祖父孫志入於我國，死於濟陽太守的任上。父親孫協，字文和，任上黨太守。孫紹從小好學，涉獵經史，頗有文才，陰陽術數之學，有所領略。起初任校書郎，後升遷爲給事中，自長兼任羽林監爲門下録事。朝廷有大事，他總好談論得失，於是被世人所熟悉。曾經著有《釋典論》，雖算不上太完美，還是有保存價值。與常景等人共同編修律令。

延昌年間，孫紹上表道：

臣聽説建設國家有計策，雖危難也能轉危爲安；施行教化能達到和諧，雖少也必然轉化爲多；政治違背了人理，雖合也必然分離；作用失去機理，雖然成功也必然失敗。這是古今同樣的道理，百代帝王的定法。我大魏應天承命，開啓無窮的生靈，累世仁義，命祚興隆。如今兩虢地區作爲京師的門户，没有嚴密的防守；南北兩個中心，又缺乏堅固的守衛。長安和鄴城，是國家像股肱一樣的重點；穰城和上黨，是王朝像腹背一般的要地。四軍五校的規制，領軍、都護的分工方式，徵兵儲糧的要點，舟車水陸交通的運輸，山川關塞的形勢，緩急去來的應用，持平赴救的方案，節約以應付不時之需的辦法，都特別需要建設，以鞏固堂堂的根基。持盈之體，怎可有半點大意？太平盛世，更應居安思危。

且法開清濁，而清濁不平；申滯理望，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懷怨。中正賣望於下里，主按舞筆於上臺，真僞混淆，知而不糾，得者不欣，失者倍怨。使門齊身等，而涇渭奄殊；類應同役，而苦樂懸異。士人居職，不以爲榮；兵士役苦，心不忘亂。故有競棄本出，飄藏他土。或詭名托養，散在人間；或亡命山藪，漁獵爲命；或投仗强豪，寄命衣食。又應遷之户，逐樂諸州；應留之徒，避寒歸暖。兼職人子弟，隨逐浮游，南北東西，卜居莫定。關禁不修，任意取適。如此之徒，不可勝數。爪牙不復爲用，百工争棄其業。混一之計，事實闕如；考課之方，責辦無日。流浪之徒，决須精校。今强敵窺時，邊黎伺隙，内民不平，久戍懷怨，戰國之勢，竊謂危矣。必造禍源者，北邊鎮戍之人也。

法律區分了清與濁，而清濁并不公平；伸展凝滯清理顯望，卑族寒門也免於追理。士族與庶族同悲，兵卒役夫懷有怨忿。中正官在下級的鄉里炫耀威望，主事官在衙門裏舞弄筆墨，真假混淆，明知道有問題而不糾查，得到好處的人也不欣喜，失去利益的人加倍怨恨。使得表面上門第和身份相平齊均等，而實際上涇渭分明而懸殊；雖然應募同樣的徭役，但苦愁和歡樂有很大的差異。士族人士居於官職，并不以爲榮；士兵們勞役困苦，心中没有忘記叛亂。所以出現競相背棄本業，漂零流落在他鄉。要麽詭詐地化名寄養於富人之家，分散在世間各地；要麽是逃亡到山林，以漁獵爲業來活命；要麽投靠豪强，有口飯吃，有件衣穿。另外，應當遷移的人家，却追求到樂意去的州郡；應當留下的人家，却避寒向暖地流動。加之牧人子弟，隨波逐流，南北東西，居無定所。關卡禁哨不加控制，任由他們或走或留。這樣的人，不可勝數。國家的士卒不再爲用，各業工匠紛紛抛棄本行。統一的大計，事實上難以實現；考核的方法，責成督辦不知要等到哪一天。流浪之徒，確實需要精心查核。如今强大的敵人窺伺着時機，邊疆的夷蠻之民也伺機乘隙，國内人民不平静，久戍邊防懷有怨心，戰争的態勢，臣私下以爲已危急得很了。肯定會造成禍亂根源的，是北方邊鎮戍防的人。

若夫一統之年，持平用之者，大道之計也；亂離之期，縱横作之者，行權之勢也。故道不可久，須文質以换情；權不可恒，隨洿隆以收物。文質應世，道形自安；洿隆獲衷，權勢亦濟。然則，王者計法之趣，化物之規，圓方務得其境，人物不失其地。又先帝時，律令并議，律尋施行，令獨不出，

在統一的年代，持平而施行政治，是一種治世的大道方針；在分裂戰亂的時期，用縱横之術來作爲政治原則，是一種暫行的權宜做法。所以任何治世之道不可長久不變，必須根據情况而改變；權不可守常，要隨着形勢而控制。文與質適應世事，道理形勢都自然安穩妥貼；高低隆窪和諧適中，權勢都可以順利達到目的。不過，君王政略的趨向，化育萬物的規範，要求有一定的疆界，人與物不能失其地。另外，在先帝時，律和

十餘年矣。臣以令之爲體，即帝王之身也，分處百揆之儀，安置九服之節，經緯三才之倫，包羅六卿之職，措置風化之門，作用賞罰之要，乃是有爲之樞機，世法之大本也。然修令之人，亦皆博古，依古撰置，大體可觀，比之前令，精粗有在。但主議之家，太用古制。若全依古，高祖之法，復須升降，誰敢措意有是非哉？以是争故，久廢不理。然律令相須，不可偏用，今律班令止，於事甚滯。若令不班，是無典法，臣下執事，何依而行？臣等修律，非無勤止，署下之日，臣乃無名。是謂農夫盡力，他食其秋，功名之所，實懷於悒。

令是一起討論的，結果律不久就得以施行，而令却未出，這種現象已十多年了。臣認爲令作爲體制，就等於帝王的身體，它分别包容百官的儀軌，安置萬民的規定，决定天地人之間的關係，包羅了六卿的職分，是安排風俗教化的門徑，施行賞罰獎懲的綱要，它是有爲政治的樞紐和機關，世間法則的根本。然而修撰律令的人，也都要博通古制，依照古制來修撰和設置，大體上是合格的，比起從前的法令，精粗有别，利弊都分。衹是主持討論的人，太過於偏重效法古制。如果全部依照古法，那高祖皇帝的法令，又需要修改增損，誰敢提出不同的看法去評論是非呢？因爲争論這些，法令長久廢弛而無人清理。然而律與令是相輔而行的，不可偏用，今天律頒行而令廢止，對事情的處理非常不利。如果令不頒布，就是没有典章法度，臣下辦事，依照什麽去行動？臣等修造律令，并非不勤快，署名簽字的時候，却没有臣名字。這就是所謂農夫盡力耕種，他人却來享用秋後的收成，功名成就如此，實在使人心中不快。

未幾，出除濟陰太守。還，歷司徒功曹參軍，步兵、長水校尉。正光初，兼中書侍郎，使高麗。還，爲鎮遠將軍、右軍將軍。久之，爲徐兖和糴使。還朝，大陳軍國利害，不報。紹又表曰："臣聞文質互用，治道以之緝熙；洿隆得時，人物以之通濟。故能事恢三靈，仁洽九服。伏惟陛下應靈踐阼，冲明照物，宰輔忠純，伊霍均美，既致升平之基，應成無爲之業。而漠北叛命，隴右構逆，中州驚擾，民庶竊議，其故何哉？皆由上法不通，下情怨塞故也。臣雖愚短，具鑒始末。往在代都，武質而治安；中京以來，文華而政亂。故臣昔於太和，極陳得失，具論四方華夷心態，高祖垂納，文應可尋。延

不久，出任濟陰太守。回朝後，歷任司徒功曹參軍，步兵、長水校尉。正光初年，兼任中書侍郎，出使高麗。還朝後，任鎮遠將軍、右軍將軍。很久以後，又任徐兖和糴使。回朝時，陳述了有關軍國利害的想法，結果奏上之後没有回音。孫紹又上表道："臣聽説文質相互爲用，治國之道因此而安定和睦；高低隆窪能得時宜，人和物因此而通達順利。所以能够做到事功弘揚三靈，仁德和洽九服。皇帝陛下順應神靈的啓示而登基，普天的光明照耀萬物，宰相輔臣忠誠純正，像伊尹霍光一樣完美，已經出現了升平的基礎，將來應該可以達到無爲而治的偉業。然而漠北地區有背叛皇命的反賊，隴右一帶有造反稱帝的盜寇，中原地區被驚動騷擾，民衆竊竊私議目前的局勢，這是什麽原因呢？都是由於上面的法令不通，下面的民情積怨堵塞的緣故。臣雖然愚昧短見，但瞭解情况的始終。以前在代都時，

昌、正光，奏疏頻上，主者收録，不蒙報問，即日事勢，乃至於此，盡微臣豫陳之驗。今東南有竊號之竪，西北有逆命之寇，豈得怨天，實尤人矣。臣今不憂荒外，正慮中畿，急須改張，以寧其意。若仍持疑，變亂尋作，肘腋一乖，大事去矣。然臣奉國四世，欣戚是同，但職在冗散，不關樞密，寧濟之計，欲陳無所，可謂經緯甚多，無機可織。夫天下者，大器也。一正難傾，一傾難正。當今之危，躡足之急，臣備肉食，痛心無已。泣血上陳，願垂采察。若得言參執事，獻可替否，寇逆獲除，社稷稱慶，雖死如生，犬馬情畢。"

以勇武質樸就政治安定；遷都到中京洛陽以後，以尚文華麗就導致政治大亂。所以臣以前在太和年間，極力陳述其中得失，詳細論及四方華人和夷人的心態，高祖皇帝曾采納，這些奏文應該能找得到。延昌、正光年間，臣頻繁遞上奏章，主政者收録後，却未見有回音，今日的事態，一直發展到這個樣子，全部被小臣當年所陳述的應驗了。如今東南地區有僭號的敵人，西北有違背王命的賊寇，這怎能怨天，實在應責怪人啊。臣現在憂慮的不是境外之敵，而是擔心近畿地區，迫切需要改革更新，以安寧這裏的民意。如果依然保持猶豫懷疑，那變亂一旦發作，王朝的肘腋部位一旦出現問題，天下大業就完了。然而臣四代人爲國效勞，與國家命運休戚與共，衹是我的職務在冗官閑散的機構，不處於政務樞密之位，安寧民衆治理國家的計策，想陳述也没有場合，可説是經緯綫很多，但没有機器可以織布。天下猶如一隻大器皿。一旦正了就難傾斜，一旦傾斜就難扶正。當前的危機，仿佛緊急得追到脚後跟，臣備員肉食者地位，痛心不已。滴血哭泣呈上看法，希望采擇考察。如果得以將言論供執政者參考，奉獻正確方針代替錯誤决策，盜寇和反賊能够除掉，社稷江山歡呼慶祝，那麽臣雖死去也如同活着，忠心的犬馬之情纔算了結。"

紹性抗直，每上封事，常至懇切，不憚犯忤。但天性疏脱，言乍高下，時人輕之，不見采納。紹兄世元早卒，世元善彈箏，紹後聞箏聲便涕泗嗚咽，捨之而去，世以此尚之。

孫紹性情高傲直率，每次上奏疏論事，總是非常懇切，不怕觸犯皇上。衹是他天性馬虎散漫，説話偏激，當時人們看不起他這一點，不被當局采納。孫紹的兄長世元早死，世元善於彈箏，孫紹後來一聽到箏聲就嗚咽流淚，離席而去，世人爲這很尊敬他。

除驍騎將軍，使吐谷渾。還，爲太府少卿。曾因朝見，靈太后謂曰："卿年稍老矣。"紹曰："臣年雖老，臣卿乃少。"太后笑之。遷右將軍、太中大夫。紹曾與百僚赴朝，東掖未開，守門候旦。紹於衆中引吏部郎中辛雄於衆外，竊謂之曰："此中諸人，尋當死盡，唯吾與卿猶享富貴。"雄甚駭愕，不測所以。未幾有河陰之

授驍騎將軍，出使吐谷渾。回朝後，任太府少卿。曾經因事朝見，靈太后對他説："你的年紀已很老了。"孫紹説："臣的年齡雖老，但臣任卿却還算小。"太后笑了起來。升遷爲右將軍、太中大夫。孫紹曾經與百官赴朝，東掖門没有開，大家守在門口等待天亮。孫紹在人群中拉着吏部郎中辛雄走出人群，偷偷對他説道："這當中的諸位，不久肯定會全部死掉，衹有我和你還可以享受富貴。"辛雄非常驚愕害怕，搞不清他

難。紹善推禄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

建義初，除衛尉少卿，將軍如故。轉金紫光禄大夫。永安中，拜太府卿。以前參議《正光·壬子曆》，賜爵新昌子。太昌初，遷左衛將軍、右光禄大夫。永熙二年卒，時年六十九。贈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冀州刺史，謚曰宣。

子伯元，襲。齊受禪，例降。

伯元弟叔利，右將軍、太中大夫。

紹從父弟瑜，濟州長史。

瑜弟彝，字鳳倫。太和中，舉秀才。稍遷步兵校尉。卒於武邑太守。贈征虜將軍、營州刺史。

子伯融，出繼瑜後。武定末，□□太守。

伯融嫡弟子寬，開府田曹參軍。

張普惠

張普惠，字洪賑，常山九門人。身長八尺，容貌魁偉。父曄，爲齊州中水縣令，隨父之縣，受業齊土，專心墳典，克厲不息。及還鄉里，就程玄講習，精於《三禮》，兼善《春秋》，百家之説，多所窺覽，諸儒稱之。

太和十九年，爲主書，帶制局監，與劉桃符、石榮、劉道斌同員共直，頗爲高祖所知。轉尚書都令史。任城王澄重其學業，爲其聲價，僕射李冲曾至澄處，見普惠言論，亦善之。世宗初，轉積射將軍。澄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啓普惠爲府録事參軍，尋行馮翊郡事。

澄功衰在身，欲於七月七日集會

爲何這樣説。不久就發生了河陰之難。孫紹善於推算人的福禄命運，很多都應驗了，知情的人都感到奇異。

建義初年，授衛尉少卿，將軍的職位不變。轉任金紫光禄大夫。永安年間，拜太府卿。因他以前參與討論過《正光·壬子曆》，賜予新昌子爵。太昌初年，升爲左衛將軍、右光禄大夫。永熙二年去世，終年六十九歲。追贈爲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冀州刺史，謚號爲宣。

兒子伯元，承襲封爵。齊受禪代魏後，按條例爵位降級。

伯元的弟弟叔利，任右將軍、太中大夫。

孫紹的堂弟孫瑜，任濟州長史。

孫瑜的弟弟孫彝，字鳳倫。太和年間，舉爲秀才。升遷爲步兵校尉。死於武邑太守任上。追贈爲征虜將軍、營州刺史。

他的兒子伯融，過繼給孫瑜爲後嗣。武定末年，任□□太守。

伯融的嫡母弟弟子寬，任開府田曹參軍。

張普惠，字洪賑，常山九門人。他身高八尺，容貌魁梧雄偉。父親張曄，任齊州中水縣縣令，他隨父親到該縣，在齊地讀書受業，專心攻讀典籍，克己發奮不息。回到老家後，跟着程玄講習，對《三禮》很精通，又擅長研究《春秋》，百家的學説，也多有涉獵和閲覽，儒士們都稱贊他。

太和十九年，任主書，代理制局監，與劉桃符、石榮、劉道斌共在此局值班，很被高祖皇帝所賞識。調任尚書都令史。任城王元澄看重他的學問，爲他造身價，僕射李冲曾經到元澄那裏，聽過普惠的言論，也爲他叫好。世宗在位初年，調任他爲積射將軍。元澄當安西將軍、雍州刺史時，上表請求普惠任自己的府録事參軍，不久代理馮翊郡太守。

元澄有守喪的孝服在身，想在七月七日那天

文武，北園馬射。普惠奏記於澄曰：

竊聞三殺九親，别疏昵之叙；五服六術，等衰麻之心。皆因事飾情，不易之道者也。然則莫大之痛，深於終身之外；書策之哀，除於喪紀之内。外者不可無節，故斷之以三年；内者不可遂除，故敦之以日月。《禮》，大練之日，鼓素琴。蓋推以即吉也。小功以上，非虞祔練除不沐浴，此拘之以制也。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祭既不與，疑無宴食之道。又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子曰："脱衰與奠，非禮也。"注云："爲其忘哀疾。"愚謂除喪之始，不與饋奠，小功之内，其可觀射乎？《雜記》云："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黨也不食。"食猶擇人，於射爲惑。伏見明教，立射會之限，將以二七令辰，集城中文武，肆武藝於北園，行揖讓於中否。時非大閲之秋，景涉妨農之節，國家縞禫甫除，殿下功衰仍襲，釋而爲樂，以訓百姓，便是易先王之典教，忘哀戚之情，恐非所以昭令德、視子孫者也。按《射儀》，射者以禮樂爲本，忘而從事，不可謂禮，鍾鼓弗設，不可謂樂。捨此二者，何用射爲？又七日之戲，令制無之，班勞所施，慮違事體。庫府空虚，宜待新調，二三之趣，停之爲便。乞至九月，備飾盡行，然後奏

會集文武官員，在北園騎馬射獵。普惠向元澄上書説道：

我聽説三殺九親，是爲了區分親近疏遠的次序；五服六術，是爲了確立服喪的日期。他們都是因不同的情况而表現不同的情感，是不可改變的道理。然而最大的悲痛，深深地貫穿在終身之外；書策的哀傷，其安排表述在喪紀之内。身心以外不能够哀傷得無節制，所以做出了居喪三年的限定。身心之内不可以立即去掉懷念，所以按日月計算來敦促。《禮經》中説，大練的那天，演奏素琴。是推移到即吉了。小功喪制以上，不是到了虞祭和祔日完畢後不能沐浴，這是喪禮制度的規定。曾子問道："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答道："緦不祭，又何助於人。"連祭祀都不能參與，推測更不能有宴會吃喝的道理。又説："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回答説："脱衰與奠，非禮也。"注文説："爲其忘哀疾。"我認爲剛解除了喪期，還不能參與饋奠，小功喪服範圍之内的人，怎麽可以觀看射獵呢？《雜記》説："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黨也不食。"進食都需要選擇人，射獵就肯定是不對的了。我恭敬地看到大王聖明的教令，確立射馬聚會的期限，準備定在七月七日這一天，召集城中的文武官員，在北園演練武藝，以中否來舉辦揖讓之禮。時間不是舉辦大閲的秋季，行動也妨礙農忙的季節，國家大喪的孝布剛摘除，殿下大功期衰的喪服還穿在身上，解除它而去行樂，拿這去引導百姓，就是改了先王的經典教導，忘了哀傷悲戚之情，恐怕這不是發揚大道、對得起子孫所應做的事情。根據《射儀》，射是以禮樂爲本，忘掉禮樂而射，不能够叫做禮，鐘鼓不設置，不能够叫做樂。捨棄了這兩點，要搞射儀幹什麽？另外，七日的游戲，法令制度都没有，興師勞衆地去施行，我擔心有背事情的體統。國家的庫存府藏很空虚，應有待新的租調。一

《狸首》之章，宣矍相之令，聲軒懸，建雲鉦，神民忻暢於斯時也。伏惟慈明遠被，萬民是望，舉動所書，發言唯則，願更廣訪，賜垂曲采，昭其管見之心，恕其讜言之責，則芻蕘無遺歌，輿人有獻誦矣。

些個人意趣，取消停止爲好。懇請到了九月份，好好地籌備妥當後再進行，然後演奏《狸首》樂章，宣布矍相命令，歌樂之軒懸備陳，雲鉦廣設，天神與萬民在此時高興暢快一番。殿下的慈祥英明普及廣遠，成千上萬的百姓仰望着您，一舉一動都要被記載，每説一句都是命令和準則，希望重新咨詢，再加搜采意見，發揚那些有一管之見真誠奉上的忠心，寬恕直率真切的言論之責，那麽草野之間没有隱逸之士的歌聲不被聽取，民間百姓也會獻上贊美的誦歌了。

澄意納其言，托辭自罷，乃答曰："文武之道，自昔成規；明耻教戰，振古常軌。今雖非公制，而此州承前，已有斯式，既不勞民損公，任其私射，復何失也？且纂文習武，人之常藝，豈可於常藝之間，要須令制乎？比適欲依前州府相率，王務之暇，肄藝良辰，亦未言費用庫物也。《禮》，兄弟内除，明哀已殺；小功，客至主不絶樂。聽樂則可，觀武豈傷？直自事緣須罷，先以令停，方獲此請，深具來意。"

元澄心中采納了他的意見，找了托辭自己取消了原來的計劃，就答覆道："文武之道，自從古代以來就形成了規矩；認清國耻教習戰事，是自古以來的常規。今天此事雖然不是全國性的制度，但這一州繼承前人的傳統，已有了這一法式，既然不煩勞百姓損害公事，任由私人舉行射儀，又有什麽錯誤呢？况且練文習武，是人的常有技藝，怎能要求人在練習日常技藝時，需要什麽法令規制呢？前段時間正想依照從前本州相沿襲的傳統，在王務的餘暇，找個好日子練習技藝，也未説要花費王國的倉庫財物。《禮經》中説，兄弟範圍内的喪服解除了，表明哀悼已完畢；小功的要求是客人到後可以不絶棄音樂。聽音樂就可以，練習武藝難道就不行麽？祇不過我自己因爲别的事需要停辦射儀，先已經下令停止，剛收到你的請求和意見，我很理解你的意思。"

澄轉揚州，啓普惠以羽林監領鎮南大將軍開府主簿，尋加威遠將軍。普惠既爲澄所知，歷佐二藩，甚有聲譽。旋京之日，裝束藍縷，澄賚絹二十匹以充行資。還朝，仍羽林監。

元澄調任揚州刺史，上表請求普惠以羽林監的身份出任鎮南大將軍開府主簿，又加號威遠將軍。普惠被元澄所瞭解和欣賞，歷任兩州的輔佐，很有聲譽。他歸還京師的時候，裝束顯得破舊寒磣，元澄送給他二十匹絹以充當盤纏。回朝後，任羽林監。

又澄遭太妃憂，臣僚爲立碑頌，題碑欲云"康王元妃之碑"。澄訪於普惠。答曰："謹尋朝典，但有王妃，而無元字。魯夫人孟子稱'元妃'者，欲下與'繼室聲子'相對。今烈

元澄遇上太妃死去，臣僚們爲她立碑撰寫頌文，碑的題額想稱做"康王元妃之碑"。元澄爲此徵詢普惠的意見。普惠答覆道："我謹慎地查考朝廷典章，發現祇有王妃，而無元字的説法。魯夫人孟子稱爲'元妃'，是想與下文的'繼室

懿太妃作配先王，更無聲子、仲子之嫌，竊謂不假‘元’字以别名位。且以氏配姓，愚以爲在生之稱。故《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齊’，既葬，以謚配姓，故經書‘葬我小君文姜氏’，又曰‘來歸夫人成風之襚’。皆以謚配姓。古者婦人從夫謚。今烈懿太妃德冠一世，故特蒙褒錫，乃萬代之高事，豈容於定名之重，而不稱烈懿乎?”澄從之。

聲子’相對應。如今烈懿太妃嫁配給先王，并没有聲子、仲子這類的大小房的嫌疑，所以我認爲不必假藉‘元’字去區别名位。而且以氏配姓，我認爲是活着時的稱呼法。所以《春秋》中有‘夫人姜氏至自齊’的説法，死後下葬了，就以謚號來配姓，所以經書中有‘葬我小君文姜氏’，又有‘來歸夫人成風之襚’。都是以謚號配姓的例子。古代婦女是隨夫的謚號。如今烈懿太妃德性爲當世之冠，所以蒙受了特殊的褒獎賞賜，實在是千秋萬代了不起的事情，豈能容忍在定名份的重要問題上，不稱呼烈懿的麽?”元澄同意他的看法。

及王師大舉，重征鍾離，普惠爲安樂王詮别將長史。班師，除揚烈將軍、相州安北府司馬。遷步兵校尉。後以本官領河南尹丞。世宗崩，坐與甄楷等飲酒游從，免官。驍騎將軍刁整，家有舊訓，將營儉葬。普惠以爲矯時太甚，與整書論之。事在《刁雍傳》。故事：免官者，三載之後降一階而叙，若才優擢授，不拘此限。熙平中，吏部尚書李韶奏普惠有文學，依才優之例，宜特顯叙，敕除寧遠將軍、司空倉曹參軍。朝議以不降階爲榮。時任城王澄爲司空，表議書記，多出普惠。

朝廷大舉發兵，再次出征鍾離，普惠充當安樂王元詮的别將長史。班師後，授揚烈將軍、相州安北府司馬。升任步兵校尉。後又以本官任河南尹丞。世宗皇帝去世，他犯有與甄楷等人飲酒游玩之罪，被免去官職。驍騎將軍刁整，家中有舊規遺訓，死後將安排節儉的葬禮。普惠認爲該做法矯正時尚太過分了一些，就與刁整用書信討論這個問題。此事記載在《刁雍傳》裏。根據以前的規矩：凡免官的人，三年之後降一級再起用，如果才能優異被提拔任用的，可不拘於這一限制。熙平年間，吏部尚書李韶上書説普惠有文才學問，應依照才能優異的先例，予以特别地任用，下詔敕任命普惠爲寧遠將軍、司空倉曹參軍。朝中輿論都以他不降級爲榮耀。當時任城王元澄任司空，表議和書信文件，大多出自普惠的手筆。

廣陵王恭、北海王顥，疑爲所生祖母服期與三年，博士執意不同，詔群僚會議。普惠議曰：

> 謹按二王祖母，皆受命先朝，爲二國太妃，可謂受命於天子，爲始封之母矣。《喪服》“慈母如母”，在《三年章》。《傳》曰：“貴父命也。”鄭注云：“大夫之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爲母期。父卒則皆得申。”此大夫命其妾子，以爲母所慈，

廣陵王元恭、北海王元顥，爲親生祖母服三年的喪服，博士們所持意見不同，下詔讓群僚討論。普惠論述道：

> 兩位親王的祖母，都是受命於先朝，是兩個王國的太妃，可謂受命於天子，是起始受封的母親。《喪服·三年章》中有“慈母如母”。《傳》解釋道：“貴父命也。”鄭玄注云：“大夫之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爲母期。父卒則皆得申。”這就是大夫命令他的妾子，因被母親所慈愛，尚且還叫以父命爲尊貴，爲她守喪三年，何况天子欽

猶曰貴父命，爲之三年，況天子命其子爲列國王，命其所生母爲國太妃，反自同公子爲母練冠之與大功乎？輕重顛倒，不可之甚者也。《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則當服其親服。若魯衛列國，相爲服期，判無疑矣。何以明之？《喪服》，“君爲姑姊妹女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然則兄弟一體。位列諸侯，自以尊同得相爲服，不可還準公子，遠厭天王。故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名例不同，何可亂也。《禮》，大夫之妾子，以父命慈己，申其三年。太妃既受命先帝，光昭一國，二王胙土茅社，顯錫大邦，舍尊同之高據，附不禰之公子，雖許蔡失位，亦不是過。《服問》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公子雖厭，妻尚獲申，況廣陵、北海，論封則封君之子，語妃則命妃之孫。承妃纂重，遠別先皇，更以先后之正統，厭其所生之祖嫡，方之皇姑，不以遥乎？今既許其申服，而復限之以期，比之慈母，不亦爽歟！《經》曰，“爲君之祖父母、父母、妻、長子”，《傳》曰：“何以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今祖乃獻文皇帝，諸侯不得祖之，母爲太妃，蓋二王三年之證。議者近背正經以附非類，差之毫毛，所失或遠。且天子尊則配天，莫非臣妾，何爲

命的諸子是列國之王，任命他的親生祖母爲國太妃，反而自我混同於公子們爲其母練冠而服大功的喪期麽？真是輕重顛倒，非常地不合適。《傳》中説過：“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那麽應當服他們的親屬喪服。像魯衛等國，相互爲這樣的喪服期限，是斷然無疑的了。從哪裏能證明這一點呢？《喪服》中説“君爲姑、姊妹、女子嫁於國君者”，《傳》説：“何以大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然而兄弟是一體的。地位到了諸侯，因爲尊同而服喪，不可以退到公子的標準，而遠離親王的身份。所以降有四個品級，君、大夫尊降，公子、大夫之子厭降。名位先例各不相同，怎麽能够混淆呢？《禮》中明文規定，大夫的妾之子，因父命慈己，申明喪服爲三年。太妃已是先帝所賜定，光輝照耀一個王國，兩位親王開土建邦，置立一個大王國，却捨棄尊同的不凡的先例，去依照不禰的公子的榜樣，即使像許蔡等失去王位的邦國，也没有錯誤到如此地步。《服問》中説：“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公子地位雖低下，妻子却能够獲得名分上的尊重，何況廣陵王、北海王，論封爵是封君之子，論妃子是命妃的孫子。繼承妃子的顯要地位，遠離了先皇的血統，加之因先皇后的正統位置，輕賤他所親生的嫡祖，與皇姑比較起來，不是差别太大了麽？而今既然同意他們按重喪親服之制來服喪，却又要限制他們的喪期，與慈母的喪制相比，不是有問題了嗎？《經》中説，“爲君之祖父母、父母、妻、長子”，《傳》中説：“何以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父親逝世，然後爲祖後者服斬。”今天祖父是獻文皇帝，諸侯不得以他爲祖，母親是太妃，就是二王要服喪三年的證據。討論此事的一些人，違背了正統的經義去附會不同性質的事情，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況且天子的尊貴可跟天相等，天下人無不是他的臣

命之爲國母而不聽子服其親乎？《記》曰："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又曰：不爲君母之黨服，則爲其母之黨服。今所從既亡，不以親服服其所生，則屬從之服於何所施？若以諸王入爲公卿，便同大夫者，則當今之議，皆不須以國爲言也。今之諸王，自同列國，雖不之國，别置臣僚，玉食一方，不得以諸侯言之。敢據《周禮》，輒同三年。

妾，爲什麼他欽定的國母而不讓子孫們按親屬的喪制服孝呢？《記》中說道："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又說：不爲君母之黨服，則爲其母之黨服。如今她所歸從已經不在了，不以親屬服制去爲其親生的祖母服喪，那麼"屬從之服"到哪裏去施行？如果是因爲諸王入朝當了公卿，就看成是大夫性質了，那麼目前的討論，就都没有必要以國而論了。今天的諸王，自然相當於古代的列國，他們雖没有派去住在封國，但另外設置了政府和臣僚，收税徵賦各自一方，不能够把他們當作諸侯去看。我斗膽地依據《周禮》，認定他們二王的服喪期爲三年。

當時議者亦有同異。國子博士李郁於議罷之後，書難普惠。普惠據《禮》還答，鄭重三返，郁議遂屈。轉諫議大夫。澄謂普惠曰："不喜君得諫議，唯喜諫議得君。"

當時討論者中也存在不同的意見。國子博士李郁在討論結束之後，寫信駁難普惠。普惠依據《禮》經作書答覆，嚴肅而鄭重地數次交鋒，李郁的意見纔被駁倒。調任諫議大夫。元澄曾對普惠說道："我不是爲先生得到諫議大夫而高興，衹是爲諫議大夫一職有了先生而欣喜。"

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太上秦公。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詣闕上疏，陳其不可，左右畏懼，莫敢爲通。會聞胡家穿壙下壙有磐石，乃密表曰：

這時靈太后的父親司徒胡國珍去世，追贈爲相國、太上秦公。普惠認爲前世皇后的父親從無"太上"的稱呼，就進宮呈上奏疏，陳說此號的不妥，皇帝左右的人很畏懼，無人敢通報此奏。當聽説胡家挖坑做墳時遇有磐石之後，普惠就秘密上表說道：

臣聞優名寶位，王者之所光錫；尊君愛親，臣子所以慎終。必使勛績相侔，號秩相可，然後能顯揚當時，傳徽萬代者矣。竊見故侍中、司徒胡公，懷道含靈，實誕聖后，載育至尊，母儀四海，近樞克唯允之寄，居槐體論道之明。故以功餘九錫，褒假鑾纛，深聖上之加隆，極慈后之至愛，憲章天下，不亦可乎？而"太上"之號，竊謂未衷。何者？《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故曰"大哉乾元"，又曰"至哉坤元"。明乾坤不可并大。

臣聞知優崇的功名和尊貴的地位，是君王的恩賜；尊敬君王愛戴雙親，爲臣爲子纔可以慎終。必須使功績和榮勛相等，稱號與級别相稱，然後纔能够顯耀於當時，傳美名於萬代。我發現已故侍中、司徒胡公，懷道德含神靈，誕生養育了神聖至尊的太后，使她成爲全國母親的儀範，近處中樞能以誠信輔佐皇上，居於三公之位能體現治道的智慧。所以功勛得到九錫的賞賜，褒揚能達到假藉金鑾和大纛的尊貴，完全配得上聖上所加的隆恩，極盡慈祥太后的最深摯愛，作爲天下的憲章法式，怎麼不行呢？然而"太上"的稱號，我却自認爲不恰當。爲什麼？《易經》有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所

《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明君臣不可并上。伏見詔書，以司徒爲太上秦公，夫人爲太上秦君。夫人蒙號於前，司徒繫之於後，尊光之美盛矣。竊惟高祖受禪於獻文皇帝，故仰尊爲太上皇，此因上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繫敕下，蓋取三從之道，遠同文母，列於十亂，則司徒之爲太上，恐乖繫敕之意。《春秋傳》曰：葬稱公，臣子辭。明不可復加上也。《書》曰："玆予大饗于先王，爾祖其從與饗之。"司徒位尊屬重，必當配饗先朝，稱太上以爲臣，以事太上皇，恐非司徒翼翼之心。

漢祖創有天下，尊父曰"太上皇"，母曰"昭靈后"，乃帝者之事。晋有"小子侯"，尚曰僭之於天子。司徒，三公也，其可同號於帝乎？孔子說："必也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易》曰"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又曰："困於上者必反於下，故受之以井。"此剋吉定兆，而以淺改卜，群心悲惋，亦或天地神靈所以垂至戒，啓聖情。伏願聖后回日月之明，察微臣之請，停司徒逼同之號，從卑下不逾之稱，畏困上之鑒，邀謙光之福，則天下幸甚。

以說"大哉乾元"，又說"至哉坤元"。表明乾和坤不能够一樣大。《禮記》說："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表明君與臣不可以一樣高。拜閲詔書，看見以司徒爲太上秦公，夫人爲太上秦君。夫人先蒙受這一尊號，司徒隨後也獲得了這個美稱，榮耀尊貴已到了最頂峰。臣以爲，高祖受禪於獻文皇帝，所以仰尊爲太上皇，這是因爲他還在皇上之上而得名。皇太后稱令，放在敕之下，是取了婦女三從的道德之義，與早先的文母相同，列於十亂之中，那麼司徒也稱太上的名稱，恐怕有乖繫敕的原意。《春秋傳》說過：葬稱公，臣子辭。表明不能再加超過君王的名稱。《尚書》說："玆予大饗於先王，爾祖其從與饗之。"司徒的地位尊貴威望崇高，肯定要配饗先朝列君，而稱呼太上的臣子，去配侍太上皇，恐怕不符合司徒小心翼翼的本性。

漢高祖創立了天下，尊父親爲"太上皇"，母親爲"昭靈后"，這是皇帝的做法。晋朝有"小子侯"的名目，尚且有僭越天子的嫌疑。而今的司徒，是三公之一，哪能與皇帝同名號呢？孔子說："必也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易經》說過"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又說："困於上者必反於下，故受之以井。"近來推算吉日定下墓地，而由於墓坑中有礙而要改卜它處，群心悲痛哀惋，也可能是天地神靈所降下的大警告，用來啓發聖上的思想。誠懇地請求聖后轉變日月般的英明，審察小臣的請求，取消司徒凌駕在皇帝之上的名號，遵從卑下不超過尊上的名稱，敬畏皇上的教訓和懲戒，邀迎因謙遜而得到光輝的佑福，那麼天下就非常榮幸了。

臣聞見災修德，災變成善。此太戊所以興殷，桑穀以之自滅。況今卜遷方始，當修革之會，愚以爲無上之名，不可假之，脱譏於千載，恐貽不言之咎。且君之於臣，比葬三臨之，禮也。司徒誠爲后父，實人臣也。雖子尊不加於父，乃天下母以義斷恩，不可遂在室之意，故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況乃應坤之載，承天之重，而朔望於司徒之殯，晨昏於郊墓之間，雖聖思蒸蒸，其不虞宜戒。離宸極之嚴居，疲雲蹕於道路，此亦億兆蒼生，瞻仰失圖。伏願尋《載馳》之不歸，存静方之光大，則草木可繁，人靈斯穆。臣職忝諫司，敢獻狂瞽，謹冒上聞，不敢宣露，乞垂省覽，昭臣微款，脱得奉謁聖顔，曲盡愚衷者，死且不朽。

臣知道見到災害就要修行仁德，災害變過來而成就善事。這就是太戊之所以中興殷商，桑穀因此而自行消滅的原因。何況今日是占卜墓地改葬的開始，正在改革之際，我認爲無上崇高的名號，不可假藉别人，假若遭到千載譏諷，恐怕留下難以言表的過錯。而且君主對於臣下，到喪葬之期三次親臨吊唁，是一種禮節。司徒的確是太后的父親，但實際上是人臣。雖然是兒子再尊貴也不加於父親之上，作爲母儀天下的太后更應以大義斷絶親恩，不能够滿足在娘家時的意願，所以説“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何況在這如大地般的厚載，像承托昊天似的沉重，每月初一和十五心繫司徒的墳殯，每天早晚夢縈於司徒的郊墓，即使聖上的哀思如潮，又怎能不注意發生意外和戒示。太后離開了宫禁的莊嚴居所，在郊外墓區的道路上疲憊奔走，這也是億萬百姓們瞻仰看待聖后行爲失當之處。恭請太后借鑒《載馳》中不歸居所的教訓，保持方正沉静光明正大的形象，那麽草木可繁榮，人神都和睦。臣的職責是諫諍得失，大膽奉獻出愚昧的想法，謹慎地送給聖上聞知，不敢公開宣布，乞求垂恩審查閲覽，明白臣的一片微薄心意，如果能够親自謁見聖上，完全地表達臣的愚衷的話，那我即使死了也不朽。

太后覽表，親至國珍宅，召集王公、八座、卿尹及五品已上，博議其事，遣使召普惠與相問答，又令侍中元叉、中常侍賈璨監觀得失。任城王澄問普惠曰：“漢高作帝，尊父爲太上皇。今聖母臨朝，贈父太上公，求之故實，非爲無準。且君舉作則，何必循舊。”對曰：“天子稱詔，太后稱令，故周臣十亂，文母預焉。仰思所難，竊謂非匹。”澄曰：“前代太后亦有稱詔，聖母自欲存謙光之義，故不稱耳，何得以詔令之别，而廢嚴父之孝？”對曰：“后父太上，自昔未有。

太后看過奏表，親自來到國珍的住宅，召集王公、八座、各部門的卿尹以及五品以上的高級官員，就國珍的稱號問題展開廣泛討論，派遣使者召來普惠與到會的朝臣們相互問答，又命令侍中元叉、中常侍賈璨負責監督觀察其間的得失。任城王元澄問普惠道：“漢高祖做了皇帝，尊稱父親爲太上皇。如今聖母臨朝執政，追贈父親爲太上公，查尋往古的史實，并非無先例和標準。況且君主的舉措就等於法則，又何必遵循舊例。”普惠回答道：“天子稱詔，太后稱令，所以周朝的臣子有十亂的成員，文母是十亂重臣之一。仰思大王的詰難，我私下以爲拿太后與漢高祖比較，不能等量齊觀。”元澄説：“前朝也有太后稱

前代母后豈不欲尊崇其親，王何以不遠謨古義，而近順今旨。未審太后何故謙於稱詔，而不謙於太上。竊願聖后終其謙光。”太傅、清河王懌曰：“昔在僭晋，褚氏臨朝，殷浩遺褚裒書曰‘足下，今之太上皇也’，况太上公而致疑。”對曰：“褚裒以女輔政辭不入朝。淵源譏其不恭，故有太上之刺。本稱其非，不記其是。不謂殿下以此賜難。”侍中崔光曰：“張生表中引晋有小子侯，出自鄭注，非爲正經。”對曰：“雖非正經之文，然述正經之旨。公好古習禮，復固斯難?”御史中尉元匡因謂崔光曰：“張《表》云，晋之小子侯，以號同稱僭。今者，太上公名同太上皇，比晋小子，義似相類。但不學不敢辨其是非。”普惠對曰：“中丞既疑其是，不正其非，豈所望於三獨。”尚書崔亮曰：“諫議所見，正以太上之號不應施於人臣。然周有太公尚父，亦兼二名。人臣尊重之稱，固知非始今日。”普惠對曰：“尚父者，有德可尚；太上者，上中之上。名同義異，此亦非并。”亮又曰：“古有文王、武王，亦有文子、武子。然則，太上皇、太上公亦何嫌其同也?”普惠對曰：“文武者，德行之迹，故迹同則謚同。太上者，尊極之位，豈得通施於臣下!”廷尉少卿袁翻曰：“《周官》：上公九命，上大夫四命。命數雖殊，同爲上，何必上者皆是極尊?”普惠厲聲訶翻曰：“禮有下卿上士，何止大夫與公！但今所行，以太加上，二名雙舉，不得非極。雕蟲小藝，微或相許，至於此處，豈卿所及!”翻甚有慚色，默不復言。任城王澄曰：“諫諍之體，各言所見，至於用捨，固在應時。卿向答袁氏，聲何太厲?”普

詔的，衹不過聖母自己想保持謙遜之德性，所以纔不稱詔罷了，怎麽能以詔與令的區别，而取消對嚴父的孝道呢?”普惠對答道：“皇后的父親稱太上，自古未有。前朝的母后難道不想尊敬崇拜她的父母雙親？你爲何不遵循遠古的經義，而順從今天的旨意？不曉得太后爲何在稱詔能保持謙遜，而在太上的稱乎上却不注意謙遜。臣希望太后能自始至終堅持謙遜。”太傅、清河王元懌説：“在過去的東晋，褚氏皇后臨朝持政，殷浩給褚裒的信中説‘足下，今之太上皇也’，何况今天是太上公的稱呼就導致你的疑問和反對。”普惠回答説：“褚裒因女兒輔政就推辭不入朝。淵源是譏刺他行爲的不恭，所以有太上皇之刺。本來是稱呼他的不是，不是爲了記載他的得當。没料到殿下竟拿這來爲難小臣。”侍中崔光説：“張先生的奏表中引述晋朝有小子侯，是出自鄭玄的注釋，不是正式的經文。”普惠回答道：“雖然不是經中的文字，但它闡述了經的旨意。先生好習古禮，怎麽也用這一套來刁難我?”御史中尉元匡就對崔光説：“張先生的奏表中説，晋朝的小子侯，因名號相同而稱爲僭越。今天，太上公之名與太上皇相近，與晋朝的小子侯相比，意義似乎也差不多。衹是不學不敢辨明其中的是非。”普惠回答道：“中丞已懷疑它的正確，不改正它的錯誤，豈可在三獨上有什麽指望。”尚書崔亮説：“諫議大夫的見解，正是指出了太上的稱號不應該給人臣。但周代有太公尚父，也帶有太、上兩個名詞。可見人臣尊敬崇高的美稱，固然并非是從今天纔有的。”普惠回答道：“尚父，是指有德可崇尚；太上是指上中的上。名雖近似，意思却不一樣，這也是不應相提并論的。”崔亮又説：“古代有文王、武王，也有文子、武子。那麽太上皇、太上公又何必怕他們有名號相同的嫌疑呢?”普惠回答道：“文、武等詞，是反映德行的概念，所以德行相同，謚號就相同。而太上，是尊貴至極的名位稱號，哪能通用於臣下!”廷尉少卿袁翻説：“《周官》云：上公九命，上大夫四命。命的數目雖有區别，但都是上，何必説上字都是尊貴至極的名詞?”普惠厲聲呵斥

惠對曰："所言若是，宜見采用；所言若非，懼有罪及。是非須辨，非爲苟競。"澄曰："朝廷方開不諱之門，以廣忠言之路。卿今意在向義，何云乃慮罪罰。"議者咸以太后當朝，志相崇順，遂奏曰："張普惠辭雖不屈，然非臣等所同。涣汗已流，請依前詔。"太后復遣元叉、賈璨宣令謂普惠曰："朕向召卿與群臣對議，往復既終，皆不同卿表。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群公已有成議，卿不得苦奪朕懷。後有所見，勿得難言。"普惠於是拜令辭還。

袁翻道："禮經中還有下卿、上士哩，何止大夫和公！衹是今日所討論的是上字加太，兩個詞連用，不可以説不尊貴至極。區區的雕蟲小技，你也許還可以，至於這些話題，豈是你所能知道的？"袁翻很有慚愧的神色，沉默着不再發言。任城王元澄説："諫諍體制，是各自陳述所見，至於采用和捨棄，却要看它是否適應時代的需要。你剛纔回答袁翻，聲音爲什麽如此凶厲？"普惠回答道："所説的如果正確，就應該被采納施行；所説的如果不對，恐怕有罪降及。是與非必須辨明，不是爲了跟誰競争。"元澄説："朝廷剛開不忌諱言論之門，以擴大進獻忠言的路徑。你現在是以討論義理爲宗旨，怎麽説起害怕罪罰呢？"參加討論者都因爲是太后當朝，便争相順從和歌頌，於是上奏道："張普惠言辭雖然未被駁倒，但不是我們所贊成認同的。詔令既然已經頒布了，請依照先前的詔書辦理。"太后再次派遣元叉、賈璨對普惠傳達旨令道："朕上次召宣你與群臣當面互相討論，經過反復辯論，他們都不贊同你的意見。朕的行爲，是一個孝子的心志的表達；你所陳奏的，是忠臣之道的體現。諸位公卿已經有了結論，你不應該苦苦地阻礙和剥奪朕的一腔心懷。以後有什麽見解，不要因此而難以進言。"普惠於是拜謝告辭而回。

初，普惠被召，傳詔馳驊騮馬來，甚迅速，佇立催去，普惠諸子憂怖涕泣。普惠謂曰："我當休明之朝，掌諫議之職，若不言所難言，諫所難諫，便是唯唯，曠官尸禄。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復何恨。然朝廷有道，汝輩勿憂。"及議罷，旨勞還宅，親故賀其幸甚。時中山莊弼遺書普惠曰："明侯淵儒碩學，身負大才，秉此公方，來居諫職，謇謇如也，諤諤如也。一昨承胡司徒第，當面折庭諍，雖問難鋒至，而應對響出，宋城之帶始縈，魯門之柝裁警，終使群后逡巡，庶僚拱默，雖不見用於一時，固已傳美於百代。聞風快然，敬裁此

當初，普惠被召見時，傳達詔令的人乘着驊騮馬來到，非常迅速急促，下馬佇立着催促普惠趕快前去，普惠的幾個兒子憂愁恐懼，痛哭流涕。普惠對他們説："我生在聖明的朝代，執掌着諫諍建議的職務，如果不説人們所難言的話，上諫人所難諫的奏言，就等於唯唯諾諾，在位失職，尸位素餐。人的一生總有一死，死得其所，又有什麽遺憾的。不過朝廷是有道的，你們不必擔心。"到了這次討論結束以後，皇上下旨慰勞他，安然回家，親朋故舊都慶賀他的大幸。那時，中山郡的莊弼給他寫了一封信道："侯爺碩儒博學，身負大才華，執掌國家公務，身居諫議之職，如此的耿介，如此的正直。想昨日到胡司徒家裏，當時面折庭諍，雖然提問和駁難如刀鋒般殺來，但您却能應對自如，從容而答，真乃宋

白。”普惠美其此書，每爲口實。

城之帶開始縈繞，魯門的木柝纔發出警聲，終於使一班王侯對答不上而徘徊不前，使一批官僚拱手認輸而緘默不言，雖然高見不被當朝采用，但您的美名足以流傳百代。聞訊後大快我心，特地敬修此信。”普惠很欣賞這封信，經常拿它來作談話的資料標榜自己。

普惠以天下民調，幅度長廣，尚書計奏，復徵綿麻，恐其勞民不堪命，上疏曰：

伏聞尚書奏復綿麻之調，尊先皇之軌，夙宵惟度，忻戰交集。何者？聞復高祖舊典，所以忻惟新；俱可復而不復，所以戰違法。仰惟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萬姓，從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云幅度之間，億兆應有綿麻之利，故絹上税綿八兩，布上税麻十五斤。萬姓得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荷輕賦之饒，不適於綿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賦，奔走以役其勤，天子信於上，億兆樂於下。故《易》曰：悦以使民，民忘其勞。此之謂也。

自兹以降，漸漸長闊，百姓嗟怨，聞於朝野。伏惟皇太后未臨朝之前，陛下居諒闇之日，宰輔不尋其本，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察其幅廣、度長、秤重、斗大，革其所弊，存其可存，而特放綿麻之調，以悦天下之心，此所謂悦之不以道，愚臣所以未悦者也。尚書既知國少綿麻，不惟法度之□易，民言之可畏，便欲去天下之大信，棄已行之成詔，追前之非，遂後之失，奏求還復綿麻，以充國用。不思庫中大有

普惠認爲國家的賦税，幅度太長太寬，尚書省的計吏上奏，打算又徵收綿麻，他擔心這一措施使百姓勞民傷財，不堪負擔，就上了一道奏折，寫道：

聽説尚書省奏請恢復綿麻的賦税，以尊照先皇帝的政策，我夙夜不寐，反復思考此事，衹覺得欣喜和惶恐交集。爲什麽呢？聽説要恢復高祖皇帝的舊典，所以爲惟新的舉措而欣喜；一切都可以恢復而未全面恢復，所以又爲違法而惶恐。當年高祖皇帝廢除大斗，取消長尺，改造大秤，是因爲愛惜黎民百姓，實行薄賦政策。知道軍國需要綿麻的應用，所以稱幅之間，億萬人民應有綿麻的利益，纔在絹上税八兩綿，在布上税十五斤麻。百姓們得以廢大斗，去長尺，改大秤，得到了減輕賦税的好處，不僅僅衹限於綿麻這一點上，所以他們載歌載舞地交納賦税，勤奔苦走地服勞役，天子在上得到了百姓的信任，黎民在下樂於上税。所以《易經》説：悦以使民，民忘其勞。就是這個意思。

從這以後，賦税逐漸變得又長又寬起來，老百姓嘆息埋怨不已，朝野上下全都知道。皇太后没有臨朝執政之前，陛下在居喪的時候，宰臣輔相們不探尋根本，知道天下對綿麻之税有所埋怨，不考察其幅度的寬廣、度量的長短、秤衡的輕重、容斗的大小，去革除其弊端，保存其好的方面，而特地頒放綿麻之賦税，來取悦百姓之心，這真是討好得不是地方，也是愚臣之所以不喜悦的原因。尚書省既然已經知道國家缺少綿麻，不顧法度不可輕易改變，民言可畏，就想放棄天下的大信用，放棄早已推行的詔令，追接先前的錯誤，弄成後來的過失，奏

綿麻，而群官共竊之。愚臣以爲於理未盡。何者？今宫人請調度，造衣物，必度忖秤量。絹布，匹有尺丈之盈，一猶不計其廣；絲綿，斤兼百銖之剩，未聞依律罪州郡。若一匹之濫，一斤之惡，則鞭户主，連三長，此所以教民以貪者也。今百官請俸，人樂長闊，并欲厚重，無復準極。得長闊厚重者，便云其州能調，絹布精闊且長，横發美譽，以亂視聽；不聞嫌長惡廣，求計還官者。此百司所以仰負聖明也。

請要求恢復綿麻之税，用以充實軍國之用。未考慮到國庫中有大量的綿麻，却被一群官僚共同用去了。愚臣認爲於情於理不太恰當。爲什麽？當今宫中之人申請用物資，縫造衣物，必然要考慮到秤稱度量。絹布等物，每匹都有尺丈的盈餘，尚且不去計較它的寬度；絲綿等物，每一斤都包含着百銖的剩餘，未聽説依照法律去治州郡官吏的罪。假若一匹不好，一斤粗劣，就會鞭撻户主，罪連三長，這是在引導民衆去貪物。而今百官要求俸禄時，每個人都樂意又長又寬，并且想又厚又重，再也没有一個標準界限了。得到了長寬、厚重東西的人，就説該州能够輸交此調，絹布精細寬大而且很長，就大肆加以美好的贊譽，以擾亂人們的視聽；没有聽説過嫌長惡寬，歸還官府的人。這是許多機構辜負聖上的地方。

今若必復綿麻者，謂宜先令四海知其所由，明立嚴禁，復本幅度，新綿麻之典，依太和之税。其在庫絹布并及絲綿，不依典制者，請遣一尚書與太府卿、左右藏令，依今官度、官秤，計其斤兩、廣長，折給請俸之人。總常俸之數，千俸所出，以布綿麻，亦應其一歲之用。使天下知二聖之心，愛民惜法如此，則高祖之軌中興於神龜，明明慈信照布於無窮，則孰不幸甚。伏願亮臣悾悾之至，下慰蒼生之心。

今天如果一定要恢復綿麻之税的話，我認爲應該先讓全國百姓知道其中的原由，明確立下嚴厲的禁令，回到原本的寬幅上，新的綿麻法制，依照太和年間的税額。那些放在國庫中的絹布以及絲綿，不按照這個法制去處理的，請派遣一名尚書與太府卿、左右藏令等人，按照當今通行的官度、官秤，去計量其斤兩和長寬，折合發給領俸禄的官員。總計正常俸禄的數額，所有俸禄的支出，都折成布匹和綿麻，同時也供應領俸人一年的用費。使天下都知道兩位聖上的誠心，瞭解到聖上如此地愛民惜法，那麽高祖的規範就會在神龜年間中興，光明的慈愛和恩惠就可無窮盡地普照人間，這樣誰不感到無比的幸運。誠懇地請求體諒臣的切切至忠，以安慰天下蒼生的心靈。

普惠又表乞朝直之日，時聽奉見。自此之後，月一陛見。又以肅宗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上疏曰："臣聞明德恤祀，成湯光六百之祚；嚴父配天，孔子稱周公其人也。故能馨香上聞，福傳遐

普惠又上表請求朝見值班的日子，允許隨時可以進見皇上和太后。從此以後，每月接見一次。又因爲肅宗皇帝不視朝，過分地崇信佛法，而郊祀謁廟等大典，大多交給有關官員代辦，普惠於是呈上奏疏道："臣聽説修明道德勤誠郊祀，成湯因此而光大了六百年的國運；嚴父配天，孔

世。伏惟陛下重暉纂統，欽明文思，天地屬心，百神佇望，故宜敦崇祀禮，咸秩無文。而告朔朝廟，不親於明堂；嘗禘郊社，多委於有司。觀射游苑，躍馬騁中，危而非典，豈清蹕之意。殖不思之冥業，損巨費於生民。减禄削力，近供無事之僧；崇飾雲殿，遠邀未然之報。昧爽之臣，稽首於外；玄寂之衆，遨游於内。愆禮忤時，人靈未穆。愚謂從朝夕之因，求祇劫之果，未若先萬國之忻心，以事其親，使天下和平，災害不生者也。伏願淑慎威儀，萬邦作式，躬致郊廟之虔，親紆朔望之禮，釋奠成均，竭心千畝，明發不寐，潔誠禋祼。孝悌可以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則一人有喜，兆民賴之。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禮深，故諸漏可盡；法隨禮積，故彼岸可登。量撤僧寺不急之華，還復百官久折之秩。已興之構，務從簡成；將來之造，權令停息。仍舊亦可，何必改作。庶節用愛人，法俗俱賴。臣學不經遠，言多孟浪，忝職其憂，不敢默爾。”尋别敕付外，議釋奠之禮。

子非常稱許周公的做法和爲人。所以能够讓祖廟裏的香火被上天知道，把福運傳給遥遠的後代。陛下重新放射神聖的光輝，繼承掌握着全國的統治，堅持發揚和明確了文明教化的思想，天地都矚目歸心，百神都佇立仰望，所以應該崇尚祭祀之禮，使之有序而實際。然而朔日敬告和朝謁太廟等事，陛下不親自赴明堂行禮；嘗禮、禘禮，以及郊社等吉禮大典，也多半將事情推給有關部門去做。熱衷於觀看騎射，游戲林苑，躍馬揚鞭，馳騁其間，既危險又没有禮典的依據，這豈是皇上出行清道的本意？發展没有道理的幽冥之業，耗費百姓們巨大的錢財。削减官府的俸禄和勞力，去供應無所事事的僧侣；裝飾華麗的佛殿，以期求遥遥無期的來生報應。早起的臣僚，在寺外順從地陪着叩首下跪；僧侣們在寺中閑適地遨游。違背了禮節，觸忤了時宜，人與神并未得到安静。我認爲與其朝夕修行，求祇劫之果，還不如先使普天之民歡欣地侍奉自己的親人，讓天下和平安寧，災害不生。懇求陛下加强莊嚴正肅的威儀，給所有邦國做出榜樣，躬親於祭天謁廟的虔誠禮典，親自參加朔望之日的禮儀，把釋奠之禮、祭先農之禮搞好，并竭盡虔心地以純潔真摯的心，去進行祭天和以酒灑地的灌祭。孝悌是可以通神明的，德教能够普照四海，那麽陛下一人有高興喜悦，億萬人民就有所依靠了。然後再精心地供奉三寶，虔心地信奉如來。道由於講求禮儀纔會變得深刻，所以各種煩惱就可以消滅；法隨着禮儀的累積，所以樂國彼岸可以登臨。希望酌量撤除佛寺中不急需的奢華開支，歸還百官長久賒欠的俸禄。已經興修的建築，務必從簡而建；將要建設的，暫時下令停止。現有的可以因陋就簡，又何必另造？這樣纔節省費用，愛惜人力，僧俗都會支持和歡迎。臣的學問不廣博，出言多有孟浪，但居於諫職，爲國憂思，不敢沉默不語。”不久敕令將此疏交付討論，并令討論祭先聖先師的禮儀。

時史官剋日蝕，豫敕罷朝。普惠以逆廢非禮，上疏陳之。又表論時政得失。一曰，審法度，平斗尺，租調

當時史官提出有日食出現，皇上打算下敕令罷朝。普惠以爲該做法不合禮義，就上奏疏陳述。又上表論述當時政治的得失。一，審法度，

務輕，賦役務省。二曰，聽輿言，察怨訟，先皇舊事有不便於政者，請悉追改。三曰，進忠謇，退不肖，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四曰，興滅國，繼絶世，勛親之胤，所宜收叙。書奏，肅宗、靈太后引普惠於宣光殿，隨事難詰，延對移時。令曰："寧有先皇之詔，一一翻改！"普惠僶俛不言。令曰："卿似欲致諫，故以左右有人，不肯苦言。朕爲卿屏左右，卿其盡陳之。"對曰："聖人之養庶物，愛之如傷，况今二聖纂承洪緒，妻承夫，子承父，夫、父之不可，安然仍行，豈先帝傳委之本意？仰惟先帝行事，或有司之謬，或權時所行，在後以爲不可者，皆追而正之。聖上忘先帝之自新，不問理之伸屈，一皆抑之，豈蒼生黎庶所仰望於聖德？"太后曰："小小細務，一一翻動，更成煩擾。"普惠曰："聖上之養庶物，若慈母之養赤子。今赤子幾臨危壑，將赴水火，以煩勞而不救，豈赤子所望於慈母！"太后曰："天下蒼生，寧有如此苦事？"普惠曰："天下之親懿，莫重於太師彭城王，然遂不免枉死。微細之苦，何可得無？"太后曰："彭城之苦，吾已封其三子，何足復言！"普惠曰："聖后封彭城之三子，天下莫不忻至德，知慈母之在上。臣所以重陳者，凡如此枉，乞垂聖察。"太后曰："卿云'興滅國，繼絶世'，滅國絶世，竟復誰是？"普惠曰："昔淮南逆終，漢文封其四子，蓋骨肉之不可棄，親親故也。竊見故太尉咸陽王、冀州刺史京兆王，乃皇子皇孫，一德之虧，自貽悔戾，沉淪幽壤，緬焉弗收，豈是興滅繼絶之意？乞收葬二王，封其子孫，愚臣之願。"太后曰："卿言有理，朕深戢之，當命公卿博

平斗尺，租税務必從輕，賦役務必減省。二，傾聽輿論，體察怨訟，先皇時期的舊制度中有不適合當今時政的，請全部進行改革。三，進用忠誠正直之士，斥退奸佞不肖之人，任用賢能堅定不移，去掉邪惡明確不疑。四，振興滅亡的國家，再延續絶亡的世家，勛親名臣的後代，應加以録用。此疏上奏後，肅宗、靈太后在宣光殿召見普惠，會見中就一些事情提問質疑，談話進行了很長時間。聖上下令説："怎麽能把先皇的詔令，一一翻改！"普惠俯首不説話。皇上又説道："你似乎有什麽話想進諫，因爲左右有人，不肯痛快直言。朕現在替你摒退左右之人，你就把要説的都説出來。"普惠答道："聖人在養育庶物時，愛惜他就如同養傷一樣細心呵護。何况當今二位聖上繼掌國統，妻子繼承丈夫，兒子繼承父親，丈夫、父親有不當之處，仍舊不改，豈是先帝傳位委國的本意？先帝的某些行爲，或者是因有關部門的謬誤，或者是因爲一時的權宜措施，在當今已經不合時宜的，都要加以追究改正。聖上忘記先帝的求新精神，不管道理的曲直，一概加以壓制不改，豈是黎民蒼生所期望的？"太后説："這麽多小小的細事，要是一一加以翻改，恐怕更加麻煩滋擾。"普惠説："聖上對待百姓，就像慈母養育自己的赤子。而今赤子面臨危壑，即將掉進水火之中，若因爲麻煩辛苦而不救，這豈是赤子所期望的慈母麽？"太后説："天下蒼生，難道有如此的苦難嗎？"普惠説："天下的親戚，没有大過太師彭城王的，然而連他也不免於冤枉而死。至於小民的苦難，怎能没有？"太后説："彭城王的怨苦，我已封了他三個兒子的爵位，還有什麽必要再説此事！"普惠説："聖后封了彭城王的三個兒子，天下之人無不爲此大德而歡欣，知道國家有慈母在上。臣之所以再提此事，意在凡是這類的冤枉，請求聖上加以明察。"太后説道："你説的'興滅國，繼絶世'中的滅國絶世，到底指的是誰？"普惠説："古代淮南王因叛逆而終結，漢文帝封了他四個兒子，是因爲骨肉之情不能丢掉，對親人要親近的緣故。臣看見原太尉咸陽王、冀州刺史京兆王，是皇子皇孫，由於一時的

議此事。”

及任城王澄薨，普惠以吏民之義，又荷其恩待，朔望奔赴，至於禫除，雖寒暑風雨，無不必至。初澄嘉賞普惠，臨薨，啓爲尚書右丞。靈太后既深悼澄，覽啓從之。詔行之後，尚書諸郎以普惠地寒，不應便居管轄，相與爲約，并欲不復上省，紛紜多日乃息。

正光二年，詔遣楊鈞送蠕蠕主阿那瓌還國。普惠謂遣之將貽後患，上疏曰：

臣聞乾元以利貞爲大，非義則不動；皇王以博施爲功，非類則不從。故能始萬物而化天下者也。伏惟陛下睿哲欽明，道光虞舜，八表宅心，九服清晏。蠕蠕相害於朔垂，妖師扇亂於江外，此乃封豕長蛇，不識王度，天將悔其罪，所以奉皇魏。故荼毒之，辛苦之，令知至道之可樂也。宜安民以悅其志，恭己以懷其心。而先自勞擾，艱難下民，興師郊甸之內，遠投荒塞之外，救累世之勁敵，可謂無名之師。諺曰“唯亂門之無過”，愚情未見其可。當是邊將窺竊一時之功，不思兵爲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者也。夫白登之役，漢祖親困之。樊噲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以爲不可，請斬之。千載以爲美。況今旱酷異常，聖慈降膳，乃以萬五千人使楊鈞爲將而欲定蠕蠕，忤時而動，其可濟

某一德性的虧失，自取其咎，自遺其悔，導致他們沉淪在幽暗的地下，可憐無人收殮，這豈是興滅繼絶的本意？請求收葬二王，封其子孫，實爲愚臣的願望。”太后説：“愛卿言之有理，朕銘記這件事，命令公卿大臣們廣泛討論這事。”

到了任城王元澄死後，普惠因爲官民的情義，加之受到過他的恩遇，每月的朔望之日都要奔赴奠祭，直至服喪期終止，其間即使寒暑和風雨，一定前往。當初元澄嘉獎賞識普惠，臨死時還上書請求任命他爲尚書右丞。靈太后已深切哀悼元澄，看了這封上書就依從了他的請求。詔書下達後，尚書省許多郎官都認爲普惠出身平民，不應該就此便身居政務中樞，於是相互約定，全體不到尚書省上班，此事多日纔告平息。

正光二年，下詔派遣楊鈞護送蠕蠕國國主阿那瓌回國。普惠認爲遣送歸國將會留下後患，上奏疏論述道：

臣聽説乾元以利貞爲大，不是合乎義的事則不行動；君主以廣泛施惠爲功勛，不是同類就不同。所以能够從萬物開始而化育天下。陛下睿智聖哲，治國能光大虞舜精神，四方歸心，九州清平。蠕蠕國在北漠邊陲爲害，妖師在江外挑動戰亂，這是一群大豬長蛇，不識文明王法的畜牲，蒼天讓他們悔其罪過，所以投奔我大魏。所以荼毒他，辛苦他，讓他知道真正的治道是美好的。應該安撫其民衆，以愉悦志趣，恭謹約束自己以懷柔其心。然而先自勞擾，使下民遭受艱難，京郊王甸内興師動衆，荒漠邊塞外遠屯兵力，去救援世代的强敵，可以説是師出無名。諺語道“惟亂門之無過”，我認爲没有什麽道理。應視爲邊將貪戀一時的戰功，没想過戰争不是好事，不得已纔用之的道理。古代的白登之戰，漢高祖親身被圍困。樊噲想帶十萬之兵横行於匈奴之中，季布認爲不可，請斬樊噲。千載以來以爲美談。何況如今旱災異常嚴重，聖上慈祥地減省膳食，就讓楊鈞帶領一萬五千人而想平定蠕蠕，違背天時而行動，怎可以達到目的呢？阿那瓌投

乎？阿那瓌投命皇朝，撫之可也，豈容困疲我兆民以資天喪之虜。昔莊公納子糾，以致乾時之敗；魯僖以邾國，而有懸胄之耻。今蠕蠕時亂，後主繼立，雖云散亡，奸虞難抑。脱有井陘之慮，楊鈞之肉其可食乎！高車、蠕蠕，連兵積年，飢饉相仍，須其自斃，小亡大傷，然後一舉而并之。此卞氏之高略，所以獲兩虎，不可不圖之。今土山告難，簡書相續，蓋亦無能爲也，正與今舉相會，天其或者欲以告戒人，不欲使南北兩疆，并興大衆。脱狂狡構間於其間，而復事連中國，何以寧之？今宰輔專欲好小名，不圖安危大計，此微臣所以寒心者也。那瓌之不還，負何信義？此機之際，北師宜停。臣言不及義，文書所經過，不敢不陳。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二虜自滅之形，可以爲殷鑒。伏願輯和萬國，以静四疆，混一之期，坐而自至矣。臣愚昧多違，必無可采，匹夫之智，願以呈獻。

奔大魏，安撫他是可以的，但怎能容他困擾勞累我國百姓而去幫助上天讓他喪亡的敵虜呢？從前莊公收納子糾，導致了乾時之敗；魯僖公爲了邾國，而有了懸胄被俘虜的耻辱。今天蠕蠕不時擾亂，後主繼立爲王，雖説是已分散滅亡，但奸邪欺詐難以平抑。萬一發生井陘危機，楊鈞等人的肉能吃嗎？高車、蠕蠕，互相連年交戰，饑饉不斷，等待他們自取滅亡，一旦小亡大傷，我們然後再去一舉吞并之。這是卞氏的高明策略，可以獲得兩虎，不可不圖謀它。現在土山地區來告急難，告急連續不斷，也已經不能做些什麽了，正好與現在的舉動相合，也許是上天要想以此告誡人們，不應使南北兩部分疆土都同時興兵。假若狂妄狡猾之徒在其間製造戰亂，而再次牽連中原，怎麽去平息它？今天的宰輔等人專門想追求小小的功名，不去圖謀安危大計，這是本人所以寒心的地方。不讓阿那瓌回國，我們辜負了哪種信義？在這種形勢之下，北方的軍隊應停止行動。臣言不達意，但有關的文書經過我這裏，我不敢不陳奏自己的想法。戰争猶如烈火，弄不好將會自焚。兩個敵虜自行滅亡的趨勢，可以成爲歷史的借鑒。懇請與外國建立和平關係，使邊疆安静，統一天下的日子，就會坐等到來。臣愚昧，多有違忤，肯定没有值得采納的東西，然而匹夫的些微智力，願意呈獻給聖上。

表奏，詔答曰："夫窮鳥歸人，尚或興惻，况那瓌嬰禍流離，遠來依庇，在情在國，何容弗矜。且納亡興喪，有國大義，皇魏堂堂，寧廢斯德。後主亂亡，似當非謬，此送彼迎，想無拒戰。國義宜表，朝算已决，卿深誠厚慮，朕用嘉戢。但此段機略，不獲相從，脱後不逮，勿憚匡言。"

此表上奏後，皇上下詔書答覆道："即使是窮鳥歸人，尚且也會興起惻隱之心，何况阿那瓌遭受禍患而流離失所，大老遠地跑來投依尋求庇護，無論是從人情還是從國家利益上看，怎能不加憐憫。再説收納亡命興復喪亡，是國家的大義，我堂堂的大魏，怎可廢棄這一仁德。其後主戰亂亡國，似乎也不是錯事，這邊送那邊迎，想必不會發生戰争。國家的大義應該表示，朝廷的戰略已經决定，你的深誠厚德，朕爲此深表理解和嘉賞。衹是這件事的策略謀劃，不能够聽從你的意見，如果朕以後有什麽想法有不周之處，希

望你不怕直言。”

時蕭衍義州刺史文僧明舉城歸順，揚州刺史長孫稚遣别駕封壽入城固守，衍將裴邃、湛僧率衆攻逼，詔普惠爲持節、東道行臺，攝軍司赴援之。軍始渡淮，而封壽已棄城單馬而退。軍罷還朝。蕭衍弟子西豐侯正德詐稱降款，朝廷頗事當迎，普惠上疏，請赴揚州，移還蕭氏，不從。俄而，正德果逃還。凉州刺史石士基、行臺元洪超并贓貨被繩，以普惠爲右將軍、凉州刺史，即爲西行臺。以病辭免。除光禄大夫，右丞如故。

當時蕭衍的義州刺史文僧明舉城歸順我國，揚州刺史長孫稚派遣别駕封壽進城固守，蕭衍的部將裴邃、湛僧率領衆兵前來攻逼，皇上詔令普惠爲持節、東道行臺，攝軍司，前往救援。軍隊剛渡過淮河，封壽已經放棄義州城單身騎馬撤退。軍隊衹好撤回。蕭衍的弟弟之子西豐侯正德詐稱歸順，朝廷打算隆重地迎降，普惠上疏，請求去揚州，將蕭氏設法轉移，朝廷不同意。不久，正德果然逃了回去。凉州刺史石士基、行臺元洪超都因貪贓被繩之以法，朝廷任命普惠爲右將軍、凉州刺史，并且爲西行臺。因病辭職。任光禄大夫，仍然擔任右丞。

先是，仇池武興群氐數反，西垂郡戍，租運久絶。詔普惠以本官爲持節、西道行臺。給秦、岐、涇、華、雍、豳、東秦七州兵武三萬人，任其召發，送南秦、東益二州兵租，分付諸戍，其所部將統，聽於關西牧守之中隨機召遣，軍資板印之屬，悉以自隨。普惠至南秦，停岐、涇、華、雍、豳、東秦六州兵武，召秦州兵武四千人，分配四統；令送租兵連營接栅，相繼而進，運租車驢，隨機輪轉。别遣中散大夫封答慰喻南秦，員外常侍楊公熙宣勞東益氐民。於時，南秦氐豪吴富聚合凶類，所在邀劫。公熙既至東益州，刺史魏子建密與普惠書，言公熙舊是蕃國之胤，而諸氐與相見者，必有陰私言，宜加圖防。普惠乃符攝公熙，令赴南秦。公熙果已密遣其從兄山虎與吴富同逆，又妄自説鄉里，紛動群氐，托云與崔南秦有隙，拒而不赴。租達平落，吴富等果脅車營，實公熙所潛遣也。後吴富雖爲左右所殺，而徒黨猶盛。秦□所綰武都、武階，租頗得達。東益群氐先款順，故廣業、仇鳩、河池三城粟便得入。其應入東益

在此以前，仇池和武興的一些氐族人數次謀反，西部邊陲的幾個郡戍，租賦的運輸斷絶了許久。下詔任命普惠以本官爲持節、西道行臺。調撥秦、岐、涇、華、雍、豳、東秦七個州的兵力共三萬人，由他調遣指揮，送給南秦、東益兩州的租税，分别交付諸兵戍，他所統領的部將，任由他們在關西的州牧州守之中隨時聽從調用派遣，軍用物資的印章證明等，全部隨身帶上使用。普惠到了南秦，停下岐、涇、華、雍、豳、東秦六個州的軍隊，招募了秦州的四千兵力，分别配置爲四處；命令送租的軍隊把營栅連接起來，相繼向前進發，運租的車輛驢隊，也隨機進行轉運輸送。另外再派遣中散大夫封答在南秦加以慰問和説服，派員外常侍楊公熙宣示慰勞東益州的氐族人。這時，南秦州的氐族豪酋吴富聚集凶頑之民，到處侵犯打劫。公熙到了東益州之後，刺史魏子建秘密地寫信給普惠，説公熙是以前這個藩國的後裔，而諸氐族跟他相見會談，必定有私下話要講，應加以提防。普惠就下軍令給公熙，命令他去南秦。公熙果然派遣他的堂兄山虎與吴富一起謀反，又妄自勸説鄉人，使氐族之民紛紛騷動，托辭説他與崔南秦有矛盾，拒絶去南秦。租賦運達平落，吴富等人果然來威脅租賦車隊，其實是由公熙秘密派遣的人。後來吴富雖然被他身邊的人殺掉，但其黨羽依然勢力很盛。秦州所管轄的武都、武階地區，租糧輸送得頗爲

十萬石租，皆稽留費盡，升斗不至，鎮戍兵武，遂致飢虛，咸恨普惠經略不廣。事訖，普惠拜表按劾公熙。還朝，賜絹布一百段。

順利。東益州的氐族部落先投降歸順，所以廣業、仇鳩、河池三個城的糧食就得以送入。其中應該送進東益州的十萬石租糧，都因稽留難進而耗費殆盡，連一升半斗也送不去，使那裏的鎮戍兵將們導致糧草空虛和饑荒，都埋怨普惠指揮不周。事情完畢後，普惠上表彈劾公熙。回朝以後，朝廷賜賞普惠絹布一百段。

時詔訪冤屈，普惠上疏曰：

《詩》稱“文王孫子，本枝百世”，《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皆所以明德睦親，維城作翰。漢祖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又申之以丹書之信，重之以白馬之盟。其以強大分王，罪犯褫邑者，蓋有之矣，未聞父基子構，世載忠賢，一死一削，用爲恒典者也。故尚書令臣肇，未能遠稽古義，近究成旨，以初封之詔，有親王二千户、始蕃一千户、二蕃五百户、三蕃三百户，謂是親疏世減之法；又以開國五等，有所減之言，以爲世減之趣。遂立格奏奪，稱是高祖本意，仍被旨可。差謬之來，亦已甚矣。遂使勛親懷屈，幽顯同冤，紛訟彌年，莫之能息。

臣輒遠研旨格，深窮其事，世變減奪，今古無據。又尋詔書，稱昔未可采，今始列辭，豈得混一，罔分久近也。故樂良、樂安，同蕃異封；廣陽、安豐，屬别户等。安定之嫡，邑齊親王；河間戚近，更從蕃食。是乃太和降旨，初封之倫級，勛親兼樹，非世減之大驗者也。博陵襲爵，亦在太和之年，時不世減，以父嘗全食，足户充本，同之始

當時朝廷下詔訪察冤屈案件，普惠上疏道：

《詩經》中有“文王孫子，本枝百世”，《易經》中説過“大君有命，開國承家”的話。都指的是如何修明道德敦睦親情，維護王都以作屏藩。漢高祖封爵的誓言説：“使黄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還申示了丹書作爲信物，重新約定了白馬之盟。強大了就分封爲王，犯了罪就削減其封邑，是有來歷的，没有聽説過父親的基業兒子構造，世代記載其忠誠賢明，一死之後就一削奪，以此作爲常典的。所以前尚書令肇，未能考察古義，探究成令，按照初次封爵之詔，有親王二千户、始藩一千户、二藩五百户、三藩三百户，説這是親疏世代遞減的法則；又按照開國五種等級，次第減少的説法，來替世減法作理論依據。於是制訂規定而上奏請求奪削，稱爲高祖皇帝的本意，最後規定被詔旨所認可。這是有差錯謬誤以來，最大的一次了。於是造成了勛舊親族懷有冤屈，不論顯赫與否，一致喊冤，他們聚訟紛紜，數年來難以平息。

臣爲此從遠古開始研究詔旨格式，深入地探究這方面的事情，發現世代變遷而遞減削奪的做法，古今没有先例和證據。又查找詔書，稱過去未有可能采納，今天纔列入法規，怎可混爲一談，不分久遠和現今呢。所以樂良、樂安，同樣的藩屬却有不同的分封；廣陽、安豐，親屬的親疏有别而封邑却相等。安定的嫡系後人，其封邑跟親王平齊；河間王這樣的親近之戚，却改成了跟藩王的食封一般。這就是太和年間降下詔旨的初封級别，勛舊親戚兼顧樹封，并没有世減

封，減從今式。如此，則減者減其所足之外，足者足其所減之內。減足之旨，乃爲所貢所食耳。欲使諸王開國，弗專其民，賦役之差，貴賤有等。蓋準擬《周禮》公侯伯子男貢稅之法，王食其半，公食三分之一，侯、伯四分之一，子、男五分之一。是以新興得足充本，清淵吏多減户。故始封承襲俱稱。所減謂減之以貢，食謂食之於國，斯實高祖霈然之詔。減實之理，聖明自釋，求之史帛，猶有未盡。時尚書臣琇疑減足之參差，旨又判之，以開訓所減之旨，可以不疑於世減矣。而臣肇弗稽往事，曰五等有所減之格，用爲世減之法；以王封有親疏之等，謂是代削之條。妄解成旨，雷同世奪。以此毒天下，民其從乎！故太傅、任城文宣王臣澄樞弼累朝，識洞今古，爲尚書之日，殷勤執請，孜孜於重議。被旨不許，於此遂停。

的最大例證。博陵的繼承爵位，也是太和年間的事情，當時没有實行世減，因父親曾經全數享有食邑，有完足的户數充本，跟始封相同，其減少之法，跟今天的規定一致。這樣，則減少者是減他的足額之外的部分，凑足者是足他的缺減以内的部分。減少與加足的本旨，是他們的所貢所食的那份而已。想使諸王開國，不獨占屬下之民，做到賦稅力役有差别，貴賤有等級。所以應按照《周禮》中的公侯伯子男等爵位的貢稅之法，王的食邑占一半，公占三分之一，侯和伯占四分之一，子和男占五分之一。這樣，新興就該加足而充其本數，清淵該減少其户數。始封者和承襲者就都合適了。所減者是指減其貢，所食者是指食其封國，這纔是真正的高祖恩澤遍施的明詔。減少和充實的道理，聖明的詔令自有解釋，考證歷史，其中還有未盡之處。當時尚書臣元琇懷疑減少加足的參差不等，旨令又判定了，從而開了減奪精神的先河，可以使世減之法不再有懷疑。然而肇不考察往事，提出五個等級的減法，確定了世代漸減的方法；因王爵的分封中有親疏的等級，説它就是逐代削減的精神。妄加理解既成的旨令，把它同世代奪封之法雷同了。用這毒害全國，百姓能跟從他麽！前太傅、任城文宣王臣元澄曾是累朝的中樞重臣，他能洞察識别古今，在任尚書時期，殷勤地請示此事，孜孜不倦地要求重新討論世減之法。因受到詔旨的否定，到他那時就停止議論此事。

又律罪例減，及先帝之緦麻；令給親恤，止當世之有服。律、令相違，威澤異品。使七廟曾玄，不治未恤，嫡封則爵禄無窮，枝庶則屬内貶絶。儀刑作孚，億兆何觀。夫一人吁嗟，尚曰虧治。今諸王五等，各稱其冤；七廟之孫，并訟其切。陳訴之案，盈於省曹，朝言巷議，咸

再者根據法律減罪之例，包括了跟先帝有服喪三個月的親屬關係；而條令中給予親屬的體恤照顧，却衹限於當世五服之内的親屬。法律與條令相違背，威嚴和恩澤不一致。使得七代祖廟之下的曾、玄孫輩，不以禮治未加照顧，嫡傳本封的一支則爵禄無窮，分支庶傳却在親屬之内就遭到貶損而衰絶。作爲禮儀和刑法却如此做法，億兆生民看到的是什麽。有一個人發出嗟嘆，尚且以

云其苦。恐非先王所以建萬國，親諸侯，睦九族之義也。

爲是政治不健全。而今諸王的五等封爵中，每個人都在呼冤；七代内的皇族子孫，都在訴訟自己的痛切不平。陳述申訴的案卷，堆積在省曹，朝會的言論，民間的議論，都在説着他們的痛苦。這恐怕不是先王之所以建萬國，親諸侯，睦九族的本意。

臣猥忝今任，於兹五年，推尋旨格，謂無世減之理。請近遵高祖减食之謨，遠循百代象賢之誥，退由九伐，進從九儀，則刑罰有倫，封不虚黜。斯乃文王所以克慎，不敢侮於鰥寡，而况於公侯伯子男乎？今旨訪冤滯，愚以此爲大者。求尋光錫之詔，并諸條格，所奪所請，事事窮審。諸王開國，非犯罪削奪者，并求還復。其昔嘗全食，足户充本，减從令式者，從前則力多於親懿，全奪則减足之格不行，愚謂禄力并應依所□之食而食之。若是則力少蕃王，粟帛仍本户邑雖盈之减。兩秦既有全食足户之異，故不得同於新封之力耳。親恤所哀，請依律斷。伏惟親親尊賢，位必功立。尊賢以司民，可不慎乎？親親以牧族，其可棄乎？如脱蒙允，求以旨判爲始，其前來吏秩，悉年久不追。

臣勉强任此官，到今天已有五年了，推究探尋詔旨規定，認爲没有世減的道理。請求從近遵照高祖有關减食的旨令，從遠追循歷代體現賢明的詔誥，罷退按九伐的規定，采用按九儀的原則，纔可以達到刑罰有章法，封賞不空虚。這樣纔是文王所以謹慎從事，不敢欺侮鰥寡之家，更何况對待公侯伯子男呢？現在皇上下旨命令訪察冤情滯案，我認爲這些是很重要的。請求按照光賜之詔的精神，綜合參考所有條令規定，凡有關的請求和剥奪，每一件都依此而嚴格詳細地審理。諸王開國，不是犯罪被削奪的，全部請恢復。過去曾經全食封邑，户數足額本邑完全，而要按令式减降者，如按從前的規定，則似乎沾了先人的光，如全部削奪則减降和完足的規定又没有遵行，我認爲俸禄和力役都應依照所封爵的食邑數而享有。這樣就使藩王封邑的力役人數减少了，衹是粟帛物資仍舊按本人户邑的標準。兩秦時期已有全額食封完足户邑的不同，所以可以不同於新封的權力。維護親屬主旨，請按照法律來裁决。希望親愛親人尊敬賢良，做到位則功必立。尊敬賢良是爲了管好百姓，怎可不慎重呢？親愛親人是爲了統治宗族，怎可放棄呢？如果以上意見得到允許，就請以旨令决定爲開始，在此以前的一些資歷官級等問題，年代牽扯太久，可以一概不再考慮和解决。

臣又聞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咸有一德，殷湯所以革夏。故能上令下從，風動草偃，畏之如雷電，敬之如明神。是以天子家天下，綏萬國，若天之無

臣又聽説修明道德慎用刑罰，文王纔得以創立周朝；始終保持德行，殷商纔得以推翻夏朝。所以能够上令下行，風吹草伏，對君王畏之如雷電，敬之如神明。所以天子統治天下，控馭萬國，就像天無不蓋，地無不

不覆，地之無不載。遷都之構，庶方子來，泛澤所沾，降及陪皂。寧有岳牧、二千石、縣令、丞、尉、治中、別駕及諸軍幢，受命於朝廷，而可不預乎？此之班駁，雲雨之不平，謂是當時有司出納之未允。何以明之？仰尋世宗詔書，百官普進一級，中有朝臣刺史登時褒授，則内外貴賤，莫不同澤。又覆奏稱爰及陪皂，明無不逮。自後人率其心紛綸，盈庭嫌少，誤惑視聽。限以泛前，更爲年斷。六年、三年之考，以意折之；泛前、泛後之歲，隔而絶之。遂使如綸之旨，頓於一朝。泛前六年上第者全不得泛，三年上第者蒙半階而已。泛前泛後合考者隔絶而不得，無考者無折而全。泛前泛後，有考無考，并蒙全泛。與否乖違，勤舊彌屈。差若毫厘，謬以千里，其此之謂乎？《易》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下，可不慎歟！"言之不從，無以抑之，遂奏奪牧守外禄，全不與泛。散官改爲四年之考，泛前者八年一階。政令不一，冤訟惟甚，與而復奪，其本在兹。致使邀駕擊鼓者，無理以加其罪；誹謗公聽者，無辭以抑其言。噂喈所由生，慢勃所由起。

載一樣。遷都的完成，各方人士紛紛進入，廣泛的恩澤普沾，連末等陪副皂隸也涉及到。豈能有各州岳牧、二千石、縣令、丞、尉、治中、別駕以及各軍中的官員，他們受朝廷的任命，而可以無關？這種斑駁混亂，如雲雨一般的不平狀態，可以認爲是當時有關機構處理得不够恰當所致。拿什麽説明這一點呢？敬查世宗皇帝的詔書，百官普進一級，其中衹要有朝臣刺史當時就可得到褒獎和授任，於是内外貴賤，無不跟着沾光。再檢查奏中所稱甚至連末等的皂吏也無不有份。自此以後，人們大多心中常抱指望，升授盈門猶嫌太少，嚴重地誤導和迷惑了視聽。以普遍升授之前爲限，變爲以年爲斷限。六年和三年的官吏課考，以意向去評判；泛升以前、泛升之後的年歲，完全隔絶開來。於是使得如絲綫一般的旨令，猛然在一天停頓下來。泛升之前六年得上等者全部不能泛升，三年得上等者衹能獲升半階而已。泛升前與泛升後應來考核者，因年限隔絶而得不到升級機會，無考選的人没有折合而得全升。泛升前泛升後，有考核無考核，全部獲受泛升。給不給泛升完全與理相乖違，致使勤政的勛舊臣僚更加委屈。差之毫厘，謬以千里，就是這個意思吧？《周易》説："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下，可不慎歟！"君王的言論不聽從，無法去抑止它，於是就奏請奪掉州牧守令們的官禄，都不予泛升。散官改爲四年一次的考核，泛升之前的人八年纔升一階。政令不一致，冤屈的訴訟越來越多，給了又奪去，其基本原因在這裏。致使攔車駕擊鼓呼冤者，找不出理由治他們的罪；誹謗公事視聽者，没有理由去壓制他們的言論。争吵由此而生，怠慢横議由此而起。

夫琴瑟不調，澆而更張。善人，國之本也，其可棄乎？《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堯典》曰："克明俊德。"《吕

琴瑟不調，就要鬆弛了以後再綳緊。善用人，是國家的根本，怎可放棄不顧呢？《詩經》説過："樂衹君子，邦家之基。"《尚書·堯典》説："克明俊德。"《尚書·吕刑》

刑》曰："何擇非人。"《周官》曰："官弗必備惟其人。"《咎繇》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如此，則官必擇人，泛則宜溥。請遠遵正始元旨，近準聖明二泛，內外百官，悉同一階，不以泛前折考，不以散任增年，則同雲共澍，四海均洽。如謂未可，宜以權理折之。

說："何擇非人。"《周官》說："官弗必備惟其人。"《尚書》的《咎繇》篇也說："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詩經》又說："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又說："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孔子說："不患貧而患不均。"由此看來，任官必須要選擇人，寬泛了就會遍濫。請求遠遵正始年間的規定，近循聖明詔令中的二泛之法，內外百官，全部同升一階，不要按泛升之前來折算考核，也不因散任就增加年資，這就形成共同沾受一片雲雨的滋潤，天下之人全部融洽無隙。如果認爲這樣不太恰當，可按照情理去權衡調整。

《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春秋傳》曰："一曰擇人。"如此，則乃可無泛，不可無考。守宰之泛，既以追奪，則百官之泛，不應獨沾。溥澤既收，復誰敢怨！夫三載之考，興於太和；再周之陟，通於景明。閑劇祿力，自有加減。陪臣以事省降，而考則三年；朝官既祿等平曹，更四周乃陟。考祿參差，各稱其枉。且一日從軍征戍，苦於煩任終年；專使決斷，重於陪臣恒上。若通爲三載之考，無泛隔折，則各盈其分，亦足以近塞群口，遠綏四方。

《周易》說："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春秋傳》說："一曰擇人。"如此看來，則可以沒有泛升，而不可沒有考核。守牧令宰的泛升，既然已追奪取消，那麼其他百官的泛升，就不應該獨自保留。普遍的恩澤全部取消了，誰還敢再埋怨什麼！三年一次的考銓，興起於太和年間；兩個三載周期的評定，跟景明年間相同。閑散與繁忙與俸祿，應有增加和減少。陪侍的近臣因故而省減降削，而考期却是三年一次；朝廷官員的俸祿既然是與同曹者相等，却改成了四個考期纔遷陟一次。考核和俸祿之間存在如此的差別，使各方面都說自己冤枉和委屈。而且祇要從軍征戰戍守，就終年要忍受這一任務；專使和決斷之人，比陪臣的權力就一直要大。如果統統定爲三年一次的考銓，沒有泛升的調整和間隔，那就各自滿足自己的職分，也就足以堵塞群口議論，天下也得到安定。

日昃求賢，猶有所失，況不遵擇人之訓，唯以停久而進乎？自今已後，考黜願以三宅革心，選進願以三俊居德。《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非其人，惟爾弗任。"斯周道所以佑辟康民，敢不敬守。臣忝官樞副，毗察冤訟，寤寐惟省，謂宜

即使日夜求賢，還擔心有差錯，何況不遵照擇人的教導，祇以停滯久了就胡亂而升遷呢？從今以後，考核降黜，請求以三宅革心爲標準，選拔提升工作，請求以三德的人爲對象。《尚書》說："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非其人，惟爾弗任。"這就是周朝所以能够佑庇康民，官員敬業守職的道理所在。臣充任樞要之副，考察冤案訴訟，睡覺

追正，愚固所陳，萬無可采。

都在思考它，認爲應加以修正，愚昧固陋的以上陳述，肯定謬誤不少，没有什麽值得采納的。

出除左將軍、東豫州刺史。淮南九戍、十三郡，猶因蕭衍前弊，别郡異縣之民錯雜居止。普惠乃依次括比，省減郡縣，上表陳狀。詔許之。宰守因此綰攝有方，奸盜不起，民以爲便。蕭衍遣將胡廣來寇安陽，軍主陳明祖等脅白沙、鹿城二戍，衍又遣定州刺史田超秀、田僧達等竊陷石頭戍，徑據安陂城。郢州新塘之賊，近在州西數十里。普惠前後命將拒戰，并破之。

出任左將軍、東豫州刺史。淮南地區的九個戍守、十三個郡，因爲蕭衍所造的弊端，别的郡和不同的縣的人民錯雜地居住着。普惠就依照次序檢括勘比，裁減掉一些郡縣，上表這件事的處置。下詔同意他的做法。州守縣令因而管理控制有方，奸邪盜賊不再出現，百姓感到生活安定和便利。蕭衍派遣部將胡廣前來侵犯安陽，軍主陳明祖等人威脅白沙、鹿城兩戍，蕭衍又派遣定州刺史田超秀、田僧達等偷襲攻下石頭戍，并直接占據了安陂城。郢州新塘的盜賊，在離州城以西數十里的地方活動。普惠先後幾次派遣部將迎戰抗敵，全部消滅了他們。

普惠不營財業，好有進舉，敦於故舊。冀州人侯堅固少時與其游學，早終，其子長瑜，普惠每於四時請禄，無不減贍給其衣食。及爲豫州，啓長瑜解褐，携其合門拯給之。孝昌元年三月，在州卒，時年五十八。贈平北將軍、幽州刺史，謚曰宣恭。

普惠不經營産業，喜好向朝廷進奏建議，對故舊親友很和睦。冀州人侯堅固少年時代與他一起游學，早死，他的兒子長瑜，普惠每年四季總是替他申請俸禄，從來都是省吃儉用來接濟他。當了豫州刺史後，上表請求長瑜出來做官，提携他的全家并幫助他們。孝昌元年三月，在州任上去世，終年五十八歲。追贈爲平北將軍、幽州刺史，謚號宣恭。

長子榮儁，武定末，齊王相府屬。

長子榮儁，武定末年任齊王相府的掾屬。

榮儁弟龍子，揚州驃騎府長史。

榮儁的弟弟龍子，任揚州驃騎將軍府長史。

史臣曰：孫紹關右之士，又能指論世務，亦其志也。張普惠明達典故，强直從官，侃然不撓，其有王臣之風矣。

史臣曰：孫紹是關右人士，又能够指點議論當世時務，也算是位有志之士。張普惠明悉典故，正直做官，縱論不屈，保持了大臣的風度。

魏書卷七十九

列傳第六十七

成淹　范紹　劉桃符　劉道斌　董紹
馮元興　鹿悆　張熠

成淹　成霄

成淹，字季文，上谷居庸人也。自言晉侍中粲之六世孫。祖昇，家於北海。父洪，名犯顯祖廟諱，仕劉義隆，爲撫軍府中兵參軍。早卒。淹好文學，有氣尚。劉子業輔國府刑獄參軍事，劉彧以爲員外郎，假龍驤將軍，領軍主，令援東陽、歷城。皇興中，降慕容白曜，赴闕，授兼著作郎。時顯祖於仲冬之月，欲巡漠北，朝臣以寒甚，固諫，并不納。淹上《接輿釋遊論》，顯祖覽之，詔尚書李訢曰："卿等諸人不如成淹《論》，通釋人意。"乃敕停行。

太和中，文明太后崩，蕭賾遣其散騎常侍裴昭明、散騎侍郎謝竣等來吊，欲以朝服行事。主客執之，云："吊有常式，何得以朱衣入凶庭！"昭明等言："本奉朝命，不容改易。"如此者數四，執志不移。高祖敕尚書李冲，令選一學識者更與論執，冲奏遣淹。昭明言："未解魏朝不聽朝服行禮，義出何典?"淹言："吉凶不同，禮有成數，玄冠不吊，童孺共聞。昔季孫將行，請遭喪之禮，千載之下，猶共稱之。卿遠自江南奉慰，不能式遵成事，方謂議出何典，行人得失，

成淹，字季文，上谷居庸人。自稱是晉朝侍中成粲的六世孫。祖父成昇，在北海安家。父親成洪，名字犯了顯祖皇帝的廟諱，出仕劉義隆政權，任撫軍府中兵參軍。早年去世。成淹喜好文學，有氣度和志向。劉子業輔國府刑獄參軍事，劉彧以他爲員外郎，暫爲龍驤將軍，領軍主，命令其支援東陽、歷城。皇興年間，投降慕容白曜，赴朝廷，授兼著作郎。當時顯祖皇帝在仲冬之月，準備巡視漠北地區，朝中大臣認爲天氣太寒冷，堅决地勸諫，顯祖一概不采納。成淹呈上了一篇《接輿釋遊論》，顯祖讀了後，下詔令尚書李訢道："你們這些人不如成淹的一篇議論，會開釋人的心意。"於是下敕令停止了北巡。

太和年間，文明太后去世，蕭賾派遣他的散騎常侍裴昭明、散騎侍郎謝竣等前來吊唁，想穿他們的朝服吊喪。主持接待的官員抓住這一點，説："吊喪有通常的規定，怎能穿着朱衣進入凶庭！"昭明等説："本是奉朝廷之命而來，朝服不容改變。"雙方争執不休，如此者多次，各自不相謙讓。高祖敕令尚書李冲，讓他選一位有學識的人再與對方辯論談判，李冲奏報派遣成淹爲人選。昭明説："不知道貴國不同意我們穿朝服行吊禮，出自什麽典故?"成淹説："吉凶不同，禮有成數，玄色的冠冕不能參預吊禮，這是兒童都聽説過的。以往季孫打算吊喪，請教遭喪的禮儀，千年以後，還被人們所共同稱贊。你們從老

何其異哉!”昭明言:“二國交和既久,南北皆須準望。齊高帝崩,魏遣李彪通吊,於時初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爲疑,那得苦見要逼。”淹言:“彪通吊之日,朝命以吊服自隨,而彼不遵高宗追遠之慕,乃逾月即吉,彪行吊之時,齊之君臣皆已鳴玉盈庭,貂璫曜日,百僚内外,朱服焕然,彪行人不被主人之命,復何容獨以素服間衣冠之中?來責雖高,未敢聞命。我皇帝仁孝之性,侔於有虞,處諒闇以來,百官聽於冢宰,卿豈得以此方彼也。”昭明乃摇膝而言:“三皇不同禮,亦安知得失所歸。”淹言:“若如來談,卿以虞舜、高宗爲非也?”昭明遂相顧而笑曰:“非孝者,宣尼有成責,行人亦弗敢言。希主人裁以吊服,使人唯齎袴褶,比既戎服,不可以吊,幸借緇衣帢,以申國命。今爲魏朝所逼,違負指授,還南之日,必得罪本朝。”淹言:“彼有君子也,卿將命折中,還南之日,應有高賞;若無君子也,但令有光國之譽,雖復非理見罪,亦復何嫌。南史、董狐,自當直筆。”既而,高祖遣李冲問淹昭明所言,淹以狀對。高祖詔冲曰:“我所用得人。”仍敕送衣帢給昭明等,賜淹果食。明旦引昭明等入,皆令文武盡哀。後正侍郎。高祖以淹清貧,賜絹百匹。

遠的江南來吊唁慰問,不能遵照規定行事,還問這種做法出自什麽典故,你們作使節的得與失,何等地不同啊!”昭明説:“兩國和平相交了這麽久,南北雙方都需要有相對的標準。齊高帝去世,貴國派遣李彪去表示吊唁,那時并未穿着素色的喪服,齊朝也不因此而疑慮和不滿,怎能苦苦地要挾逼迫。”成淹説:“李彪表示吊唁的時候,朝廷命令他把吊服帶着,而對方不遵守高宗皇帝追遠的敬慕,過了月份就除去喪期,李彪行吊之時,齊國的君臣都已經是音樂充盈宫廷,華服映照太陽,内外百官,朱衣燦爛,李彪没有主人的要求,憑什麽叫他們單獨穿着素服夾在衣冠之中?對方的責問雖然高明,我們不敢聽從。而我們的皇帝仁孝的天性,與有虞氏相當,處於喪期以來,百官都聽宰相的話,先生豈能拿此來比彼呢。”昭明就摇晃着膝蓋説道:“三皇的禮各不相同,也不知道到底誰對誰錯。”成淹説:“假若這樣説話,先生的意思是説虞舜、高宗不對了?”昭明便望着他笑起來,説道:“不孝者,孔子已有責問,我們行人也不敢説什麽。祇希望主人裁製吊服,讓大家祇備了褲裙,看着像軍服,不可以穿它行吊,請借一些緇衣帢,給我們一用,以完成國家的使命。今天被魏朝所逼迫,違背和辜負了我朝廷的指示和授意,回到南方的時候,肯定會得罪本國朝廷。”成淹説:“你們那裏如果有君子,先生的做法很合適,任務完成得很好,回南方之時,應該有很高的獎賞;如果你們朝廷没有君子,但你的此行能爲國争光,雖被無理定罪,又怕什麽呢。南史氏、董狐等正直的史官,自當秉筆直書。”事後,高祖皇帝派李冲去探問成淹和昭明之間的交談,成淹將談判過程一一彙報。高祖下詔給李冲説:“我所用的人是用對了。”接着下令給昭明等人送去衣帢,賜給成淹水果食品若干。第二天早上引昭明一行人入殿,下令全體文武百官盡行哀悼。後來成淹轉爲正侍郎。高祖皇帝鑒於成淹清貧,賜給他一百匹絹。

十六年,蕭賾遣其散騎常侍庾華、散騎侍郎何憲、主書邢宗慶朝貢,值朝廷有事明堂,因登靈臺以觀

太和十六年,蕭賾派遣他的散騎常侍庾華、散騎侍郎何憲、主書邢宗慶前來朝貢,正值朝廷在明堂舉行大典禮,因而登上靈臺來觀看盛况。

雲物。高祖敕淹引華等館南矚望行禮，事畢，還外館，賜酒食。宗慶語淹言："南北連和既久，而比棄信絶好，爲利而動，豈是大國善鄰之義?"淹言："夫爲王者，不拘小節。中原有菽，工采者獲多，豈眷眷守尾生之信。且齊先主歷事宋朝，荷恩積世，當應便爾欺奪?"宗慶、庾華及行者皆相顧失色。何憲知淹昔從南入，而以手掩目曰："卿何爲不作于禁，而作魯肅?"淹言："我捨危效順，欲追踪陳、韓，何于禁之有!"憲亦不對。

高祖敕令成淹帶着庾華等人到客館南側瞭望觀看明堂行禮，事畢，回到外館，賜給酒食。宗慶對成淹説："南北兩方達成和議這麽久了，而近來背信絶好，爲利所動，這豈是一個大國睦鄰的表現?"成淹説道："做大事的人，是不拘小節的。中原有豆菽，會采摘的人就獲得多些，豈能够痴痴地守尾生那樣的信用。况且齊先主有過臣事宋朝的經歷，受恩數代，就應該隨便地受到欺侮和侵奪麽?"宗慶、庾華等一行人都不禁相顧失色。何憲知道成淹以前是從南方入魏的，便用手掩遮着眼睛，説道："先生爲何不做于禁，而當魯肅?"成淹答道："我捨離危亡之邦而投靠正統大國，衹想追隨學習陳、韓等古人，學于禁做什麽!"何憲再也無言以對。

王肅歸國也，高祖以淹曾官江表，詔觀是非。乃造肅與語，還奏言實。時議紛紜，猶謂未審。高祖曰："明日引入，我與語，自當知之。"及鑾輿行幸，肅多扈從，敕淹將引，若有古迹，皆使知之。行到朝歌，肅問此是何城。淹言紂都朝歌城。肅言："故應有殷之頑民也。"淹言："昔武王滅紂，悉居河洛，中因劉石亂華，仍隨司馬東渡。"肅知淹寓於青州，乃笑而謂淹曰："青州間何必無其餘種。"淹以肅本隸徐州，言："青州本非其地，徐州間今日重來，非所知也。"肅遂伏馬上掩口而笑，顧謂侍御史張思寧曰："向者聊因戲言，遂致辭溺。"思寧馳馬奏聞，高祖大悦，謂彭城王勰曰："淹此段足爲制勝。"輿駕至洛，肅因侍宴。高祖戲肅曰："近者行次朝歌，聞成淹共卿殊有往覆，卿試重叙之。"肅言："臣前朝歌爲淹所困，不謂此事仰聞聽覽。臣爾日失言，一之已甚，豈宜再説。"遂皆大笑。高祖又謂肅曰："淹能制卿，其才亦不困。"肅言："淹才詞便爲難有，聖朝宜應叙進。"高祖言："若因

王肅歸順時，高祖因爲成淹曾經在江南做過官，就詔令他去觀察其中的究竟。成淹就去造訪王肅并與他談話，回朝後將談話内容如實奏報。當時議論紛紜，認爲不太可信。高祖説："明天帶人進宫，我與他談一下，自然會明白一切。"到了皇上大駕行幸，王肅大多相跟隨，命令成淹帶引他，如果有何古迹，就都讓他知曉。走到了朝歌，王肅問這是什麽城邑。成淹告訴他這是商紂王的首都朝歌城。王肅説："所以此地應當有殷商的頑民。"成淹説："昔日周武王消滅商紂王，頑民全部安頓在河洛地區，中間有劉石亂華，接着跟司馬東渡。"王肅知道成淹寓居在青州，就笑着對成淹説："青州一帶未必就没有殘餘的頑民後代。"成淹因爲王肅原本隸屬於徐州，就説："青州本不是他們的居住地，徐州一帶今日是不是有頑民居此，就很難説了。"王肅於是伏在馬上掩嘴笑了起來，望着侍御史張思寧説："剛纔衹因聊作戲言，便導致出難聽的話來。"張思寧飛馬前去將此情形奏報高祖，高祖大爲高興，對彭城王元勰説："成淹這一回合足以制勝。"大駕到了洛陽，王肅在宴會上作陪。高祖戲弄王肅道："近日你們到了朝歌，聽説成淹跟先生很有一些往來對話，先生能不能再給我講一遍?"王肅説："臣前日在朝歌被成淹難住了，未料到這事被陛下知道了。臣那天失言，一次就已

此進淹，恐辱卿轉甚。”肅言：“臣屈己達人，正可顯臣之美。”高祖曰：“卿既爲人所屈，欲求屈己之名，復於卿太優。”肅言：“淹既蒙進，臣得屈己伸人，此所謂陛下惠而不費。”遂酣笑而止。乃賜淹龍廐上馬一匹，并鞍勒宛具、朝服一襲，轉謁者僕射。

經過分了，豈能再説呢。”於是大家都笑了起來。高祖又對王肅説：“成淹能够制勝先生，他的才能也不錯。”王肅説：“成淹的才能和文詞確實難得，朝廷應該加以提拔。”高祖説：“如果因此而提拔成淹，恐怕對先生侮辱得更厲害了。”王肅説道：“臣委屈自己而成全了他人，正可顯示臣的美德。”高祖説：“先生既然被人所委屈，又想得屈己的名聲，也未免太便宜你了。”王肅説：“成淹既然能蒙提升，臣也得以委屈自己幫助了别人，這對陛下來説是實惠而又不破費。”於是大家酒酣歡笑而散。高祖賜給成淹龍廐中的上等馬一匹，外加鞍勒挽具、朝服一套，轉任謁者僕射。

時遷都，高祖以淹家無行資，敕給事力，送至洛陽，并賜假日與家累相隨。行次靈丘，屬蕭鸞遣使，敕驛馬徵淹。車駕濟淮，淹於路左請見，高祖佇駕而進之。淹曰：“蕭鸞悖虐，幽明同棄，陛下俯應人神，按劍江涘，然敵不可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深願聖明保萬全之策。”詔曰：“此前車之轍，得不慎乎！”淹曰：“伏聞發洛已來，諸有諫者，解官奪職，恐非聖明納下之義。”高祖曰：“此是我命耳，卿不得爲干斧鉞。”淹曰：“昔文王詢於芻蕘，晋文聽輿人之誦，臣雖卑賤，敢同匹夫。”高祖優而容之，詔賜絹百匹。

正值遷都之際，高祖看到成淹家没有路費，下令派人給他幫忙，送到洛陽，并賞賜他延長與家眷相隨的時間。到了靈丘時，正遇上蕭鸞派遣使者來，皇上下令派驛馬徵召成淹。皇帝渡淮河，成淹在路旁請求進見，高祖停下車駕召見他。成淹説：“蕭鸞狂悖凶虐，天地共憤，陛下順應上天和百姓的意願，握劍征戰在長江之畔，然而敵人不可小視，蜂刺有毒，能致人死傷，况且一個敵國呢？請求聖上有萬全之策。”詔令道：“這是前車之轍，能不謹慎麽！”成淹説：“臣聽説發兵洛陽以來，凡有諫言者，就解官撤職，恐怕這不是聖明君主采納下情的做法。”高祖説：“這是我的命令，你不要冒殺頭之險。”成淹説：“昔日文王詢問草野之人的意見，晋文公傾聽車夫的民謡，臣雖然卑賤，但願盡匹夫之責。”高祖原諒容忍了他，下詔賜賞一百匹絹。

高祖幸徐州，敕淹與閭龍駒等主舟楫，將泛泗入河，溯流還洛。軍次碻磝，淹以黄河浚急，慮有傾危，乃上疏陳諫。高祖敕淹曰：“朕以恒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民貧。今移都伊洛，欲通運四方，而黄河急浚，人皆難涉。我因有此行，必須乘流，所以開百姓之心。知卿至誠，而今者不得相納。”敕賜驊騮馬一匹，衣冠一襲。除羽林監，領主客令，加威遠將軍。

高祖到達徐州，下令派成淹與閭龍駒等人一起主持舟船事務，準備乘船由泗水進入黄河，然後逆流返回洛陽。軍隊進駐在碻磝，成淹鑒於黄河的水流湍急，恐怕有船隻傾覆的危險，就上奏陳述勸諫。高祖敕令成淹道：“朕因爲恒代地區没有漕運的路綫，所以京邑之民生活貧困。而今把京都移到伊洛，就是想交通運輸便利順暢，然而黄河湍急，人們都很難渡涉。我因此纔有此行，必須乘船沿河而行，從而解决百姓的擔心。我知道你至爲忠誠，但今天你的勸告我不能采納。”下令賜給他驊騮馬一匹，衣冠一套。授羽

于時宫殿初構，經始務廣，兵民運材，日有萬計，伊洛流澌，苦於厲涉，淹遂啓求，敕都水造浮航。高祖賞納之，意欲榮淹於衆，朔旦受朝，百官在位，乃賜帛百匹，知左右二都水事。世宗初，司徒、彭城王勰曰："先帝本有成旨，淹有歸國之誠，兼歷官著稱，宜加優陟。高祖雖崩，詔猶在耳。"乃相闇選曹，加淹右軍，領左右都水，仍主客令。復授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都水、主客如故。

林監，領主客令，加官威遠將軍。

那時京城的宫殿初步興建，經營務求龐大，軍隊和民工運送材料，日以萬計，伊洛的河流有冰凌，不好跋涉通過，成淹就上書請求朝廷下令都水監建造浮橋。高祖贊賞并采納這個建議，心想在衆人面前給成淹以贊揚，朔旦受朝賀之時，百官在場，皇上賜他一百匹帛，任命他知左右二都水監事。世宗在位初年，司徒、彭城王元勰説："先皇帝原來有指示，成淹有歸順我國的忠誠，加之歷任各官時政績顯著，應加以格外的提升。高祖雖然去世，但詔令還在。"於是關照選曹官，加成淹爲右軍將軍，領左右都水，仍兼任主客令。又授予驍騎將軍，加任輔國將軍，都水和主客的職務如故。

淹小心畏法，典客十年，四方貢聘，皆有私遺，毫厘不納，乃至衣食不充。遂啓乞外禄。景明三年，出除平陽太守，將軍如故。還朝，病卒。贈本將軍、光州刺史，謚曰定。

成淹爲人小心畏法，任典客十年來，四方所貢奉和饋贈的物品，都有私自送給他的，但他不要一厘一毫，以至於衣食不足。於是他上表乞求任地方官以多些俸禄。景明三年，出任平陽太守，將軍不變。回朝後，因病去世。追贈本將軍、光州刺史，謚號爲定。

子霄，字景鸞。亦學涉，好爲文咏，但詞彩不倫，率多鄙俗。與河東姜質等朋游相好，詩賦間起。知音之士，共所嗤笑；閭巷淺識，頌諷成群，乃至大行於世。歷治書侍御史而卒。

兒子成霄，字景鸞。也涉獵學問，好文章詩賦，衹是詞采不行，大多鄙俗。與河東的姜質等人結朋爲友，互相詩賦唱和。詩賦的行家，都嗤笑他們；然而閭巷街頭的淺識之人，却成群地唱誦其作品，以至於其詩賦頗爲風行。歷任治書侍御史時去世。

范紹

范紹，字始孫，敦煌龍勒人。少而聰敏。年十二，父命就學，師事崔光。以父憂廢業，母又誡之曰："汝父卒日，令汝遠就崔生，希有成立。今已過期，宜遵成命。"紹還赴學。

范紹，字始孫，敦煌龍勒人。年少而聰敏。十二歲時，父親命他求學，拜崔光爲師。因給父親守喪而廢了學業，母親又告誡他説："你父親去世的那天，叫你遠投崔先生，指望你有所成就。今天喪期已過，應該遵照你父親的話去做。"范紹就回到崔光那裏繼續學習。

太和初，充太學生，轉算生，頗涉經史。十六年，高祖選爲門下通事令史，遷録事，令掌奏文案，高祖善之。又爲侍中李冲、黄門崔光所知，出内文奏，多以委之。高祖曾謂近臣曰："崔光從容，范紹之力。"稍遷强

太和初年，充當太學生，轉算生，涉獵了許多經史。太和十六年，高祖皇帝選他爲門下通事令史，遷升爲録事，命令他掌管奏疏文案，高祖很滿意他。又爲侍中李冲、黄門侍郎崔光所賞識，他們的文章奏疏，大多委托范紹寫。高祖曾經對近侍大臣們説："崔光處事從容不迫，是得

弩將軍、積弩將軍、公車令，加給事中，遷羽林監。

揚州刺史、任城王澄請征鍾離，敕紹詣壽春，共量進止。澄曰："須兵十萬，往還百日，渦陽、鍾離、廣陵、廬江，欲數道俱進，但糧仗軍資，須朝廷速遣。"紹曰："計十萬之衆，往還百日，須糧百日。頃秋以向末，方欲徵召，兵仗可集，恐糧難至。有兵無糧，何以克敵？願王善思，爲社稷深慮。"澄沉思良久曰："實如卿言。"使還，具以狀聞。後澄遂征鍾離，無功而返。

尋除長兼奉車都尉，轉右都水使者，録事如故。丁母憂去職。值義陽初復，起紹除寧遠將軍、郢州龍驤府長史，帶義陽太守。其年冬，使還都，值朝廷有南討之計，發河北數州田兵二萬五千人，通緣淮戍兵合五萬餘人，廣開屯田。八座奏紹爲西道六州營田大使，加步兵校尉。紹勤於勸課，頻歲大獲。又詔紹詣鍾離，與都督、中山王英論攻鍾離形勢，英固言必克。紹觀其城隍防守，恐不可陷，勸令班師，英不從。紹還，具以狀聞。俄而英敗。詔以徐豫二境，民稀土曠，令紹量度處所，更立一州。紹以譙城形要之所，置州爲便，遂立南兖。

入爲主衣都統，加中堅將軍，轉前軍將軍。追賞營田之勤，拜游擊將軍。遷龍驤將軍、太府少卿，都統如故。轉長兼太府卿。紹量功節用，甄煩就簡，凡有賜給，千匹以上，皆別覆奏，然後出之。靈太后嘉其用心，敕紹每月入見，諸有益國利民之事，

力於范紹。"提升爲强弩將軍、積弩將軍、公車令，加任給事中，又升遷爲羽林監。

揚州刺史、任城王元澄請求出征鍾離，敕令范紹到壽春，共同商量進退方略。元澄說："需要十萬兵力，往返百天，渦陽、鍾離、廣陵、廬江，準備幾路一齊進軍，衹是糧食兵仗等軍用物資，需要朝廷迅速送到。"范紹說："算來十萬人的兵力，往返一百天，須備百日的糧食。眼下秋季已經近於末期，纔决定準備徵召，兵員器仗可以調集，恐怕糧食難以弄來。有兵無糧，怎能克敵？願你好好想一想，爲江山社稷深思熟慮。"元澄沉思良久後說："確實如先生所言。"派人回到朝廷，將這些情况一一告知皇上。後來元澄還是出征鍾離，但無功而返。

不久任長史兼奉車都尉，轉爲右都水使者，録事仍舊。因爲母守喪而去職。正值義陽收復不久，起用范紹任寧遠將軍、郢州龍驤府長史，兼義陽太守。這年冬天，命他返回都城，正值朝廷有南下征討的計劃，徵發河北數州的田兵共二萬五千人，統計所有沿淮河的戍守部隊共五萬多人，廣泛開展屯田。尚書省八座大臣奏請任范紹爲西道六州的營田大使，加任步兵校尉。范紹勤懇地勸導和督促，連年大豐收。又詔令范紹前去鍾離，與都督、中山王元英討論攻取鍾離的形勢，元英堅持認爲此戰必定能攻克下來。范紹觀看了這裏的城池防守情況，認爲攻不下來，勸元英下令班師，元英不聽從。范紹回到朝廷，將情況具體彙報給朝廷。很快元英就戰敗了。詔令因徐豫二州民衆稀少，土地空曠，命令范紹考察地理，再建立一個州。范紹以爲譙城是地理位置重要的所在，置州城很便利合適，便建立了南兖州。

入朝任主衣都統，加任中堅將軍，轉前軍將軍。追賞營田的勤勞，拜爲游擊將軍。升遷爲龍驤將軍、太府少卿，都統仍舊。轉爲長兼太府卿。范紹衡量計功受賜而節省用費，删繁就簡，凡是皇上的賜予，千匹絹以上的，都另外上奏報告，然後纔拿出來。靈太后嘉賞他的用心，命令他每月入宫進見，凡有益於國計民生的事情，都

皆令面陳。出除安北將軍、并州刺史。清慎守法，頗得民和。值山胡來寇，不能擊，以此損其聲望。復入爲太府卿。莊帝初，遇害河陰。

讓他當面陳奏。出任安北將軍、并州刺史。他清正謹慎遵守法度，百姓安定和睦。遇上山胡前來侵擾，他不能有效組織軍隊抗擊，因此有損他的聲望。又入朝任太府卿。莊帝初年，在河陰遇害。

劉桃符

劉桃符，中山盧奴人。生不識父，九歲喪母。性恭謹，好學。舉孝廉，射策甲科，歷碎職。景明中，羽林監，領主書。蕭寶夤之降也，桃符受詔迎接。歷奉車都尉、長水校尉、游擊將軍。正始中，除征虜將軍、中書舍人，以勤明見知。久不遷職，世宗謂之曰："揚子雲爲黄門，頓歷三世。卿居此任始十年，不足辭也。"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居邊貪穢，世宗頻詔桃符爲使慰喻之。桃符還，具稱益宗既老耄，而諸子非理處物。世宗後欲代之，恐其背叛，拜桃符征虜將軍、東豫州刺史，與後軍將軍李世哲領衆襲益宗。語在《益宗傳》。桃符善恤蠻左，爲民吏所懷。久之，徵還。病卒，年五十一。贈後將軍、洛州刺史。

劉桃符，中山盧奴人。生下來就死了父親，九歲時喪母。他性情恭敬謙謹，好學。舉孝廉時，策問甲等，擔任過一些小職務。景明年間，授羽林監，領主書。蕭寶夤投降，桃符受命去迎接。歷任奉車都尉、長水校尉、游擊將軍。正始年間，任征虜將軍、中書舍人，以勤懇明敏而被賞識。很久沒有升遷他的官職，世宗皇帝對他說："西漢的揚雄爲黄門侍郎，經歷了三代。卿當此官衹十年，不要有意見了。"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居邊境貪污有劣迹，世宗命令桃符爲特使前去安撫和説服他。桃符回京後，詳細講述了益宗已經到了老耄的年紀，而且他的幾個兒子處理事情不講道理。世宗後來想命人代替其刺史之職，恐怕他背叛，就任桃符爲征虜將軍、東豫州刺史，與後軍將軍李世哲率領衆兵襲擊田益宗。此事記載在《田益宗傳》裏。桃符善於體恤蠻人，被百姓和官吏所懷念。很久之後，被召回京。因病而死，終年五十一歲。追贈爲後將軍、洛州刺史。

子景均，殿中侍御史。

兒子景均，任殿中侍御史。

劉道斌

劉道斌，武邑灌津人，自云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幼而好學，有器幹。及長，腰帶十圍，鬚髯甚美。舉孝廉入京，拜校書郎，轉主書，頗爲高祖所知。從征南陽，還，加積射將軍，給事中。高祖謂黄門侍郎邢巒曰："道斌是段之舉，便異儕流矣。"世宗即位，遷謁者僕射。轉步兵校尉、廣武將軍，領中書舍人。出爲武邑太守。時冀州新經元愉逆亂之後，加以連年災儉，道斌頻爲表請，蠲其租賦，百姓賴之。罷郡還，除右將

劉道斌，武邑灌津人，自稱是漢中山靖王劉勝的後人。幼年好學，有器度才幹。長大以後，腰帶十圍，鬚髯很美。舉孝廉進入京都，拜校書郎，轉爲主書，很被高祖皇帝所賞識。隨從高祖征戰南陽，回朝後，加任積射將軍，任給事中。高祖對黄門侍郎邢巒説："道斌這段時期的表現，有别於他們那一輩人。"世宗皇帝即位，升遷他爲謁者僕射。轉爲步兵校尉、廣武將軍，領中書舍人。出任武邑太守。當時冀州剛經歷了元愉叛亂之後，加上連年災荒，道斌不斷地上表請求，免收該地的租賦，老百姓賴此而生存。離郡卸任還京，任右將軍、太中大夫。又以右將軍

軍、太中大夫。又以本將軍出爲恒農太守，遷岐州刺史，所在有清治之稱。正光四年，卒於州。贈平東將軍、滄州刺史，改贈濟州，謚曰康。道斌在恒農，修立學館，建孔子廟堂，圖畫形像。去郡之後，民故追思之，乃復畫道斌形於孔子像之西而拜謁焉。

出任恒農太守，升任岐州刺史，所任之處都留下清正善治的稱贊。正光四年，在岐州任上去世。追贈爲平東將軍、滄州刺史，改贈爲濟州刺史，謚號叫康。道斌在恒農時，修建學館，興建孔子廟堂，繪畫孔子的圖像。離郡以後，百姓追思懷念他，就又在孔子像西側畫上道斌的圖像進行拜謁。

子士長，武定中，碭郡太守。卒。

兒子士長，武定年間，任碭郡太守。死去。

董紹

董紹，字興遠，新蔡鮦陽人也。少好學，頗有文義。起家四門博士，歷殿中侍御史、國子助教、積射將軍、兼中書舍人。辯於對問，爲世宗所賞。

董紹，字興遠，是新蔡鮦陽人。少年好學，頗有文采。由四門博士起家，歷任殿中侍御史、國子助教、積射將軍、兼中書舍人。善於答對，被世宗皇帝所賞識。

豫州城人白早生以城南叛，詔紹慰勞。至上蔡，爲賊所襲，囚送江東，仍被鎖禁。蕭衍領軍將軍吕僧珍暫與紹言，便相器重。衍聞之，遣使勞紹云："忠臣孝子，不可無人。今當聽卿還國。"紹對曰："老母在洛，無復方寸，既奉恩貸，實若更生。"衍又遣主書霍靈超謂紹曰："今放卿還，令卿通兩家之好，彼此息民，豈不善也。"對曰："通好息民，乃兩國之事，既蒙命及，輒當聞奏本朝。"衍賜紹衣物，引入見之，令其舍人周捨慰勞，并稱："戰争多年，民物塗炭，是以不耻先言，與魏朝通好。比亦有書，都無報旨。卿宜備申此意，故遣傳詔周靈秀送卿至國，遲有嘉問。"又令謂紹曰："卿知所以得不死不？今者獲卿，乃天意也。夫千人之聚，不散則亂，故須立君以治天下，不以天下養一人。凡在民上，胡不思此？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彼，彼當以漢中見歸。"先是，詔有司以所獲衍將齊苟兒等十人欲以换紹，事在

豫州城民白早生獻出城池叛向南方，詔令董紹負責安撫慰勞。到了上蔡，被賊人襲擊，囚禁着送往江南，一直被囚禁。蕭衍的領軍將軍吕僧珍與董紹交談了幾句，就很是器重他。蕭衍聽説後，派使者慰勞董紹道："忠臣孝子，不可没有人。今天就聽任先生回國。"董紹答道："老母親在洛陽，着急得没了方寸，既蒙你們施恩釋放，實在是再生的大恩情。"蕭衍又派他的主書霍靈超對董紹説："現在放先生回國，讓先生溝通兩方的友好關係，彼此和平安民，難道不好麼。"董紹答道："通好息民，是兩國之間的事，既蒙你們的命令，那我就會奏報本國朝廷。"蕭衍賜給董紹衣物，引他入殿見面，命令舍人周捨加以慰勞，并且聲稱："戰争多年，百姓慘遭塗炭，所以纔不以先提出言和爲耻，與魏朝通好。近來也去過一些書信，都没有回應。先生應該好好申明這個意思，所以派我方的傳詔官周靈秀送先生回國，稍後希望有好的消息。"又叫人對董紹説："先生知道你爲何得以不死嗎？今天捉到了先生，乃是天意。千人聚合在一起，不散去則會大亂，所以必須要立一個君王來治理天下，不能以天下來養一個人。凡是處在百姓的上面的人，哪個不思考這一點？如果想和好，現在就把宿豫還給你

《司馬悅傳》。及紹還，世宗愍之，永平中，除給事中，仍兼舍人。紹雖陳說和計，朝廷不許。久之，加輕車將軍，正舍人，又除步兵校尉。

們，你們應當把漢中還回我們。”在此以前，朝廷下詔讓有關機構把所擒獲的蕭衍的部將齊苟兒等十人去換回董紹，此事記載在《司馬悅傳》裏。董紹回國後，世宗皇帝憐惜他，永平年間，授予他給事中，仍然兼任舍人。董紹雖然陳述與南方講和的意思，但朝廷不同意。許久以後，加輕車將軍，正舍人，又任步兵校尉。

肅宗初，紹上《御天馬頌》，帝賞其辭，賜帛八十匹。又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舍人如故。加冠軍將軍，出除右將軍、洛州刺史。紹好行小惠，頗得民情。蕭衍將軍曹義宗、王玄真等寇荆州，據順陽馬圈，裴衍、王熊討之。既復順陽，進圍馬圈。城堅，裴王糧少，紹上書言其必敗。未幾，裴衍等果失利，順陽復爲義宗所據。紹有氣病，啓求解州，詔不許。

肅宗在位初年，董紹上了一篇《御天馬頌》，皇帝欣賞其文辭，賜給他八十匹帛。又授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舍人職務依舊。加任冠軍將軍，出任右將軍、洛州刺史。董紹喜歡行小惠，很得民心。蕭衍的將軍曹義宗、王玄真等侵犯荆州，占據了順陽的馬圈，裴衍、王熊等人征討他們。收復順陽城後，進兵再圍馬圈。城防堅固，裴王軍隊的糧食不多，董紹上書說他們肯定打敗仗。不久，裴衍等果然前綫失利，順陽再次被義宗所占據。董紹有氣病，上書請求卸去州刺史之任，詔令不同意。

蕭寶夤反於長安也，紹上書求擊之，云：“臣當出瞎巴三千，生啖蜀子。”肅宗謂黃門徐紇曰：“此巴真瞎也？”紇曰：“此是紹之壯辭，云巴人勁勇，見敵無所畏懼，非實瞎也。”帝大笑，敕紹速行。又加平西將軍。以拒寶夤之功，賞新蔡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户。

蕭寶夤在長安反叛，董紹上書請求出擊叛軍，說：“臣可以發出三千名瞎子巴兵，生吞下蜀地之人。”肅宗對黃門侍郎徐紇說：“這巴人真是瞎子嗎？”徐紇說：“這是董紹的豪邁之詞，是指巴人勇敢强勁，見到敵人無所畏懼，并不是真的瞎子。”皇上大笑，下令董紹立即行動。又加任平西將軍。因抵抗寶夤的功勞，賞他爲新蔡縣開國男爵位，食邑二百户。

永安中，代還。於是除安西將軍、梁州刺史、假撫軍將軍、兼尚書，爲山南行臺，頗有清稱。前廢帝以元孚代之。紹至長安，時尒朱天光爲關右大行臺，啓紹爲大行臺從事、兼吏部尚書，又除征西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天光赴洛，留紹於後。天光敗，賀拔岳復請紹爲其開府諮議參軍。永熙中，加車騎將軍。岳後携紹於高平牧馬，紹悲而賦詩曰：“走馬山之阿，馬渴飲黃河，寧謂胡關下，復聞楚客歌。”後爲宇文黑獺所殺。

永安年間，派人代替他而回京。任安西將軍、梁州刺史、假撫軍將軍、兼尚書，爲山南行臺，很有清廉的稱譽。前廢帝用元孚代替他的職務。董紹到了長安，當時尒朱天光爲關右大行臺，他上表請求任命董紹爲大行臺從事、兼吏部尚書，又授以征西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天光開赴洛京，把董紹留在後方。天光失敗後，賀拔岳又請求董紹當他的開府諮議參軍。永熙年間，加任車騎將軍。賀拔岳後來帶着董紹在高平牧馬，董紹悲凉傷感而賦詩道：“走馬山之阿，馬渴飲黃河，寧謂胡關下，復聞楚客歌。”後來被宇文黑獺殺害。

子敏，永安中，爲太尉西閤祭

兒子董敏，永安年間，任太尉西閤祭酒。

酒。

馮元興

馮元興，字子盛，東魏郡肥鄉人也。其世父僧集，官至東清河、西平原二郡太守，贈濟州刺史。元興少有操尚，隨僧集在平原，因就中山張吾貴、常山房虬學，通《禮》傳，頗有文才。年二十三，還鄉教授，常數百人。領僚孝廉，對策高第，又舉秀才。時御史中尉王顯有權寵，元興奏記於顯，召爲檢校御史。尋轉殿中，除奉朝請，三使高麗。

馮元興，字子盛，東魏郡肥鄉人。他的伯父馮僧集，官至東清河、西平原二郡太守，追贈爲濟州刺史。元興少年時就有操守和志向，跟着僧集在平原郡，跟從中山的張吾貴、常山的房虬求學，通解了《禮經》及傳注，很有才華。二十三歲時，回家鄉教書，學生經常有數百人。舉孝廉獨領衆僚，對策獲取高等，又舉秀才。當時御史中尉王顯頗受寵專權，元興向王顯寫信自薦，被召用爲檢校御史。不久轉爲殿中，授奉朝請，三次出使高麗。

江陽王繼爲司徒，元興爲記室參軍，遂爲元乂所知。乂秉朝政，引元興爲尚書殿中郎，領中書舍人，仍御史。元興居其腹心，預聞時事，卑身克己，人無恨焉。家素貧約，食客恒數十人，同其飢飽，曾無吝色，時人嘆尚之。及太保崔光臨薨，薦元興爲侍讀。尚書賈思伯爲侍講，授肅宗《杜氏春秋》於式乾殿，元興常爲摘句，儒者榮之。及乂欲解領軍，以訪元興。元興曰："未知公意如何耳?"乂曰："卿謂吾欲反也?"元興不敢言，因勸之。乂既賜死，元興亦被廢。乃爲《浮萍詩》以自喻曰："有草生碧池，無根緑水上。脆弱惡風波，危微苦驚浪。"

江陽王元繼爲司徒，元興擔任記室參軍，被元乂所賞識。元乂把持朝政，引用元興爲尚書殿中郎，領中書舍人，仍舊任檢校御史。元興作爲心腹，參預時政，卑身克己，人們没有怨恨他的。家中一向貧困儉約，食客常有數十人，同他們共飢飽，從無吝惜之色，當時人們深爲感嘆和欽佩。太保崔光臨死之時，推薦元興爲侍讀。尚書賈思伯當侍講，給肅宗教授《杜氏春秋》於式乾殿，元興常常爲他們選摘句子，學者爲他感到榮耀。另外元乂想解除領軍，徵求元興的意見。元興説："不知你意下如何?"元乂説："先生以爲我想謀反吧?"元興不敢説話，衹是加以婉勸。元乂後被賜死，元興也被罷官。於是作《浮萍詩》來自喻道："有草生碧池，無根緑水上。脆弱惡風波，危微苦驚浪。"

丞相、高陽王雍召爲兼屬。未幾，去任還鄉。僕射元羅爲東道大使，以元興爲本郡太守。尋徵赴闕。以母憂還家，頻值鄉亂，數爲監軍，元興多所賞罰，鄉黨頗以此憾焉。上黨王天穆之討邢杲，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元顥入洛，復爲平北將軍、光禄大夫，領中書舍人。莊帝還宫，天穆以爲太宰諮議參軍，加征虜將軍。普泰初，安東將軍、光禄大夫，領中書舍人。太昌初，卒於家，贈征

丞相、高陽王元雍召他爲屬下。不久，去官還鄉。僕射元羅爲東道大使，引用元興爲本郡太守。不久被徵召赴京。因爲母親守喪而回家，正值家鄉戰亂，數次任監軍，元興搞了許多獎賞和懲罰，鄉黨爲此很恨他。上黨王天穆討伐邢杲時，用元興爲大將軍從事中郎。元顥進入洛陽，又授予平北將軍、光禄大夫，領中書舍人。莊帝恢復政權返回宫中，天穆用他爲太宰諮議參軍，加征虜將軍。普泰初年，任安東將軍、光禄大夫，領中書舍人。太昌初年，死於家中，追贈爲征東將軍、齊州刺史。有文集一百餘篇。元興

東將軍、齊州刺史。文集百餘篇。元興世寒，因元叉之勢，托其交道，相用爲州主簿，論者以爲非倫。

家世寒微，因元叉的權勢，他的兒子托他打通關係，當上了州主簿，輿論認爲他不是正派一類人。

曹道

高祖時，有譙郡曹道，頗涉經史，有幹用。舉孝廉。太和中，東宫主書、門下録事。景明中，尚書都令史，領主書。後轉中書舍人。行使，每稱旨。出除東郡太守。卒，贈儀同三司。

高祖在位期間，有位譙郡的曹道，涉獵了不少經史，有經世的才幹。舉孝廉。太和年間，任東宫主書、門下録事。景明年間，任尚書都令史，領主書。後來轉任中書舍人。每次出行爲使節總能稱職。出任東郡太守。去世後，追贈爲儀同三司。

曹昇

又有北海曹昇，亦以學識清立見知。歷治書侍御史。永安中，黄門郎、散騎常侍。出帝世，國子祭酒。不營家産，至以餒卒於鄴，時人傷嘆之。

又有北海人曹昇，也以學識和清正而出名。曾任治書侍御史。永安年間，任黄門郎、散騎常侍。出帝時代，任國子祭酒。他不經營家産，竟然餓死在鄴郡，當時人們爲他而傷心和贊嘆。

曹昂

又齊郡曹昂，有學識，舉秀才。永安中，太學博士、兼尚書郎。而常徒步上省，以示清貧。忽遇盗，大失綾縑，時人鄙其矯詐。

又有一位齊郡的曹昂，有學識，舉秀才。永安年間，任太學博士、兼尚書郎。他經常徒步去尚書省上班，以表示自己樸素清貧。忽然遇上盗賊偷他家，丢失了大量的綾羅縑帛，當時的人們鄙夷他的虚僞狡詐。

鹿悆

鹿悆，字永吉，濟陰人。父生，在《良吏傳》。悆好兵書、陰陽、釋氏之學。太師、彭城王勰召爲館客。嘗詣徐州，馬疫，附船而至大梁。夜睡，從者上岸竊禾四束以飼其馬。船行數里，悆覺，問得禾之處，從者以告。悆大怒，即停船上岸，至取禾處，以縑三丈置禾束下而返。

鹿悆，字永吉，濟陰人。父親鹿生，在《良吏傳》中有記載。鹿悆喜歡兵書、陰陽、佛教等學説。太師、彭城王元勰召用他爲館客。曾經去徐州，馬得了病，坐在船上到了大梁。夜晚睡覺時，隨從的人到岸上偷了四把禾苗用來飼馬。船已行數里，鹿悆醒後發覺，問禾苗從哪裏來的，隨從的人以實相告。鹿悆大怒，當即停船上岸，走到扯禾苗的地方，放了三丈縑帛在禾苗下纔返回船上。

初爲真定公元子直國中尉，恒勸以忠廉之節。嘗賦五言詩曰："嶧山萬丈樹，雕鏤作琵琶。由此材高遠，弦響藹中華。"又曰："援琴起何調？《幽蘭》與《白雪》。絲管韵未成，莫使弦響絶。"子直少有令問，悆欲其善終，故以諷焉。母憂去職。

開始擔任真定公元子直國中尉，經常勸導他要忠誠廉明。曾賦五言詩一首道："嶧山萬丈樹，雕鏤作琵琶。由此材高遠，弦響藹中華。"又一首道："援琴起何調？《幽蘭》與《白雪》。絲管韵未成，莫使弦響絶。"子直少年有一定的聲譽，鹿悆想讓他善始善終，所以作詩來諷勸他。爲母親守喪而去職。守孝期滿，完成其原任

服闋，仍卒任。子直出鎮梁州，悆隨之州。州有兵糧和糴，和糴者靡不潤屋，悆獨不取，子直强之，終不從命。

莊帝爲御史中尉，悆兼殿中侍御史，監臨淮王彧軍。時蕭衍遣其豫章王綜據徐州，綜密信通彧，云欲歸款。綜時爲蕭衍愛子，衆議咸謂不然。彧募人入報，驗其虚實，悆遂請行，曰："若綜有誠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豈惜一人命也。"時徐州始陷，邊方騷擾，綜部將成景儁、胡龍牙并總强兵，内外嚴固。悆遂單馬間出，徑趣彭城。未至之間，爲綜軍主程兵潤所止，問其來狀。悆答曰："兵交使在，自昔通言。我爲臨淮王所使，須有交易。"兵潤遂先遣人白龍牙等。綜既有誠心，聞悆被執，語景儁等曰："我每疑元略規欲叛城，將驗其虚實，且遣左右爲元略使入魏軍中，唤彼一人，其使果至。可令人詐作略身，在一深室，詭爲患狀，呼使户外，令人傳語。"時略始被衍追還。綜又遣腹心梁話迎悆，密語意狀，令善酬答，引悆入城，詣龍牙所。

期。子直任梁州刺史，鹿悆隨同到新州任上。州内有兵糧和糴，搞和糴的人無不抽取利潤占爲己有，惟獨鹿悆不抽取，子直强迫他拿一份，他還是不從命。

莊帝任御史中尉時，鹿悆兼任殿中侍御史，監督臨淮王元彧的軍隊。當時蕭衍派遣他的豫章王蕭綜占據徐州，蕭綜寫密信給元彧，宣稱他想歸降大魏。蕭綜當時是蕭衍的愛子，衆人認爲此事不可能。元彧尋找人入蕭綜處報告，以檢驗對方的虚實，鹿悆請求前去，説："如果蕭綜有誠意，就與他結下盟約；如果他是詐降，我一人的性命有什麼可惜的。"那時徐州剛淪陷，邊境上正處在混亂之中，蕭綜的部將成景儁、胡龍牙都統率着强兵，内外很嚴密牢固。鹿悆就單身乘馬從小路悄悄出發，徑直馳往彭城。還未到達目的地，被蕭綜的軍主程兵潤所阻止，訊問他來幹什麼。鹿悆答道："兩兵相交，都有來使，這是自古以來的通則。我被臨淮王派遣爲使，有事情需要交談。"兵潤就派人先去告知了胡龍牙等人。蕭綜本是有誠意的，聽説鹿悆被抓住，就帶話給景儁等人説："我常懷疑元略獻城叛變，準備檢驗其中的虚實，就派左右之人作爲元略的使者進入魏軍之中，叫上對方一個人，對方的使者果然來了。可以讓人冒充元略，在一間深密房間裏，假裝患了病的模樣，把使者叫到室外，令人傳話。"當時元略剛被蕭衍追回。蕭綜又派遣心腹梁話迎接鹿悆，秘密地講了本意和情況，囑咐他靈活酬答應付，引鹿悆入城，到了龍牙的駐地。

時日已暮，龍牙列仗舉火引悆曰："元中山甚欲相見，故令唤卿。"又曰："安豐、臨淮將少弱卒，規復此城，容可得乎！"悆曰："彭城魏之東鄙，勢在必争，得否在天，非人所測。"龍牙曰："當如卿言。"復詣景儁住所，停悆在外門，久而未入。時夜已久，星月甚明。有綜軍主姜桃來與悆語曰："君年已長宿，又充今使，良有所達。元法僧魏之微子，

這時已是日暮時分，龍牙列隊舉火引導鹿悆，説："元中山王非常想見你，所以叫人去找先生。"又説："安豐王、臨淮王將少兵弱，想計劃收復這座城，怎麼可能呢！"鹿悆説："彭城是魏國的東鄰，勢在必争，得到與否，全在天意，非由人所能得到。"龍牙説："正如先生所言。"又造訪景儁的住所，把鹿悆先止在外門，許久没有讓進去。這時夜色已深，星月甚爲明亮。有位蕭綜的軍主名叫姜桃過來與鹿悆説話："先生年紀這麼大了，又充當使者，我有些話很想跟您

拔城歸梁，梁主待物有道。”乃舉手上指：“今歲星在斗。斗，吴之分野。君何爲不歸梁國，我令君富貴。”悆答曰：“君徒知其一，未知其二。法僧者，莒僕之流，而梁納之，無乃有愧於季孫也？今月建鶉首，斗牛受破，歲星木也，逆而克之。君吴國敗喪不久。且衣錦夜游，有識不許。”言未及盡，引入見景儁，景儁曰：“元中山雖曰相唤，不懼而來何也？”答曰：“昔楚伐吴，吴遣蹙由勞師，今者此行，略同於彼。”又曰：“游歷多年，與卿先經相識。”仍叙由緣，景儁便記。引悆同坐，謂悆曰：“卿不爲刺客也？”答曰：“今者爲使，欲返命本朝，相刺之事，更卜後圖。”爲設飯食雜果，悆强飲多食，向敵數人，微自夸矜。諸人相謂曰：“壯士哉！”乃引向元略所，一人引入户内，指床令坐。一人别在室中，出謂悆曰：“中山有教，與君相聞。”悆遂起立。使人謂悆曰：“君但坐。”悆曰：“家國王子，豈有坐聽教命。”使人曰：“頓首君，我昔有以向南，旦遣相唤，欲聞鄉事。晚來患動，不獲相見。”悆曰：“旦奉音旨，冒險祇赴，不得瞻見，内懷反側。”遂辭而退。

説。元法僧是魏國的微子，他獻城歸降梁，我們梁國的君主待人有道啊。”便舉起手向上指，説：“今天歲星在斗宿。斗宿，是吴的分野。先生爲何不歸降梁國，我可讓先生富貴一生。”鹿悆答道：“先生祇知其一，不知其二。法僧是莒僕之流，而梁國竟收納了他，不是有愧於季孫麽？今天月在鶉首，斗牛受破，歲星即是木星，逆而克之。先生吴國敗喪不久。真是衣錦夜行，有人見到却無所稱道。”話未説完，被引進去見景儁，景儁説：“元中山雖然招呼你來，你不懼怕地跑來爲何呢？”鹿悆答道：“以往楚國伐吴，吴國派蹙由犒勞軍隊，今天我的此行與蹙由大致相同。”又説：“闖蕩多年，與先生已經先相識了。”接着便叙起往事的來龍去脉，景儁就記起來。招呼鹿悆一同坐下，對鹿悆説：“先生莫不是刺客吧？”鹿悆答道：“這次作爲使者，還得回本朝去交差，至於當刺客，就留着下次再説。”爲他安排了飯食雜果，鹿悆大吃大喝，一個頂幾個的食量，并自我炫耀。衆人便相互道：“真是壯士啊！”於是把他帶到元略的住所，由一人引進屋内，指着一張床叫他坐。另有一個人在室中，出來對鹿悆講：“中山王有囑咐，要説給先生聽。”鹿悆就站起來。使者對鹿悆説：“先生祇管坐着。”鹿悆説：“國家的王子有話講，豈能坐着聆聽教誨？”使者説：“我先有禮了。我以前因故投向南方，早晨派人找你來，想聽聽家鄉的事情。晚上病發作了，不能够見面。”鹿悆説：“早上獲悉音信，我就冒險趕到這裏，不能面見，内心十分不安。”於是告辭退出。

須臾天曉，綜軍主范勗、景儁、司馬楊瞟等競問北朝士馬多少。悆云：“秦隴既平，三方静晏，今有高車、白眼、羌、蜀五十萬，齊王、李陳留、崔延伯、李叔仁等分爲三道，徑趣江西；安樂王鑒、李神領冀、相、齊、濟、青、光羽林十萬，直向琅邪南出。”諸人相謂曰：“詎非華辭也？”悆曰：“可驗崇朝，何華之有！”日晏令還。景儁送悆上戲馬臺，北望

不一會兒天就亮了，蕭綜的軍主范勗、景儁、司馬楊瞟等人競相詢問北方有多少兵馬。鹿悆説：“秦隴地區已經平定，三方都已安寧清静，如今有高車、白眼、羌、蜀兵共五十萬，由齊王、李陳留、崔延伯、李叔仁等分爲三道，直接開赴江西；安樂王元鑒、李神率領冀、相、齊、濟、青、光等州的羽林兵十萬人，直向琅邪南下。”那些人相互説道：“莫不是説大話吧？”鹿悆説道：“這是很快就可以驗證的事，怎麽會是大話！”天色已不早令他回去。景儁送鹿悆上

城壘，曰："何此城之固，良非彼軍士所能圖擬，卿可語二王，回師改計。"悆曰："金墉湯池，衝甲彌巧，貴守以人，何論險害。"還軍，於路與梁話誓盟。契約既固，未旬，綜果降。

戲馬臺，北望城壘，說："此城何等堅固，確實不是他們的軍隊所能圖謀攻下的，先生可以去告訴兩位王，改變主意回軍吧。"鹿悆說："金城湯池，衝車甲胄巧妙，然而防守在人，而不在城險固。"在回軍中的路上，與梁話盟誓。契約已可靠無疑，不出十天，蕭綜果然投降了。

詔曰："日者，法僧父子，頑固自天，長惡不已，竊城外叛，職此亂階，遂使彭宋名藩，翻爲賊有。雖宗臣名將，揮戈於泗濱；虎士雄卒，竦劍於汴渚。然高墉峻堞，非可易登；廣涘深隍，實爲難踐。是用日昃忘食，中宵憤惋者也。而衍都督、豫章王蕭綜體運知機，欲歸有道，潛遣密信，送款於都督臨淮王。于時事同夜光，能不按劍。殿中侍御史監軍鹿悆，不憚虎口，視險若夷，便能占募，入驗虛實。誓盟既固，所圖遂果。返地復城，息我兵甲，亦是悆之力焉。若不酬以榮禄，何以勸厲將來，可封定陶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户。"

詔令說："前段時期，法僧父子，天生頑固，長期作惡不已，竊城外叛，由於他們作亂，致使彭宋古國名城，反而成爲敵人所有。雖有宗室大臣和著名將帥，揮戈躍馬在泗水之濱；雖有虎賁猛士和雄壯兵卒，拔劍拼殺在汴河之畔，然而高城厚墻，并不易攀登；深池高城，實在難以攻破。由於這事使我白天忘食，夜半憤惋。而蕭衍的都督、豫章王蕭綜體察命運知道天機，想歸順有道之國，秘密地派人送來密信，向臨淮王表達歸降的忠誠意願。那時事情就像夜光一般莫測，能不按劍而緊張。殿中侍御史、監軍鹿悆，不怕虎口的凶險，視艱險爲坦途，能應命而去，親驗虛實。雙方誓盟牢固可靠，所圖謀的大事成功。返還了土地恢復了城池，不再用武力，也是鹿悆的功勞。如果不酬謝給他榮譽和利禄，何以激勵將來的人們。決定封他爲定陶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户。"

除員外散騎常侍。俄出爲青州彭城王劭府長兼司馬。尋解長兼。廣川人劉鈞、東清河人房須反，劭遣悆監州軍討之，戰於商山，頗有所捷。將統皆劭左右，擅增首級，妄請賞帛，悆面執不與，劭弗從。悆勃然作色曰："竭志立言，爲王爲國，豈悆家事！"不辭而出，劭追而謝焉。竊勛者放言噂喈，欲加私害，悆聞而笑之，不以介意。

授以員外散騎常侍。不久出任青州彭城王元劭府長兼司馬。很快正式爲司馬。廣川人劉鈞、東清河人房須謀反，元劭派鹿悆監督本州軍隊討伐他們，在商山交戰，很有戰果。將帥統領都是元劭身邊之人，他們擅自增報首級，請賞食帛，鹿悆當面堅持不許，元劭不聽從。鹿悆勃然生怒道："我竭盡心志説的話，是爲了你爲了國家，豈是爲我鹿悆的家事！"不辭而出，元劭追出來向他道歉。貪功偷賞者吵嚷着放出話來，説要偷偷將他殺掉，鹿悆聽到後一笑了之，毫不介意。

先是，蕭衍遣將彭群、王辯率衆七萬圍逼琅邪。自春及秋，官軍不至，而兩青士馬，裁可萬餘，師次鄖城，久而未進。劭乃遣悆，南青州刺史胡平遣長史劉仁之，并監勒諸將，

在此之前，蕭衍派遣他的部將彭群、王辯率衆七萬人圍逼琅邪。從春到秋，官軍不到，而二青的人馬，纔達萬餘，部隊到了鄖城，久久没有前進。元劭就派遣鹿悆，南青州刺史胡平派遣長史劉仁之，一同監督率領諸將，徑直趕赴賊兵軍

徑赴賊壘，大破之，斬群首，俘馘二千餘級。肅宗嘉之，璽書勞問。永安中，入爲左將軍、給事黄門侍郎，又以前賞悆入徐之功未盡，增邑二百户，進爵爲侯。雖任居通顯，志在謙退，迎送親賓，加於疇昔，而自無室宅，常假賃居止，布衣糲食，寒暑不變。莊帝嘉其清素，時復賜以錢帛。

營，大破賊兵，斬了彭群的首級，俘虜敵軍二千餘人。肅宗嘉獎他們，用詔書特致慰問。永安年間，入朝爲左將軍、給事黄門侍郎，又因前次賞鹿悆入徐州的功勛不够，增加食邑二百户，進爵爲侯。雖然他官職通顯，但志在謙讓，接待和饋送親戚賓客，比昔日更周到，但自己却没有宅屋，常常借租房子居住，穿布衣吃粗食，寒暑不變。莊帝贊賞他的清廉節儉，不時賜給錢帛。

及東徐城民吕文欣殺刺史元大賓，南引賊衆，屯柵曲術，詔悆使持節、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爲六州大使，與行臺樊子鵠討破之。文欣黨重以購之，文欣同逆人韓端正斬文欣送首，魁帥同死者十二人。詔書褒慰。還，拜鎮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尋詔爲使持節、兼尚書左僕射、東南道三徐行臺。至東郡，值尒朱仲遠陷西兗，向滑臺，詔與都督賀拔勝等拒仲遠。軍敗，還京。

東徐州的市民吕文欣殺害刺史元大賓的事件發生後，勾結南方的賊兵，在曲術屯營扎柵，下詔任命鹿悆爲使持節、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爲六州大使，與行臺樊子鵠負責討伐并打敗了他們。文欣的黨羽用重金收買他，文欣的同黨韓端正斬了文欣送上首級，黨魁頭目同時死了十二人。詔書特加褒奬慰勞。回朝後，拜鎮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不久又詔令他爲使持節、兼尚書左僕射、東南道三徐行臺。到東郡後，遇上尒朱仲遠攻陷了西兖州，正向滑臺而來。下詔令他與賀拔勝等抵抗仲遠。軍隊戰敗，回到京師。

普泰中，加征東將軍，轉衛將軍、右光禄大夫、兼度支尚書、河北五州和糴大使。天平中，除梁州刺史。時滎陽民鄭榮業等聚衆反，圍逼州城。悆不能固守，遂以城降。榮業送悆於關西。

普泰年間，加任征東將軍，調爲衛將軍、右光禄大夫、兼度支尚書、河北五州和糴大使。天平年間，任梁州刺史。當時滎陽人鄭榮業等聚衆反叛，圍逼州城。鹿悆不能固守，便獻城投降。榮業把鹿悆送到關西。

張熠

張熠，字景世，自云南陽西鄂人，漢侍中衡是其十世祖。熠自奉朝請爲揚州車騎府録事參軍。入除步兵校尉。

張熠，字景世，自稱是南陽西鄂人，漢代侍中張衡是他的十世祖。張熠自奉朝請起家任揚州車騎府録事參軍。入朝授步兵校尉。

永寧寺塔大興，經營務廣，靈太后曾幸作所，凡有顧問，熠敷陳指畫，無所遺闕，太后善之。久之，除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後爲别將，隨長孫稚西征，轉平西將軍、太中大夫，爲關西都督。以功封長平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户。永安初，除平西將軍、岐州刺史、假安西將軍，尋加撫軍將軍。矜恤貧弱，爲民所愛。代

永寧大興寺塔，營建規模務求豪華，靈太后曾經親臨建造工地，凡有要詢問瞭解的問題，張熠都介紹和交代得很清楚，毫無遺漏，太后很滿意。很久以後，授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後來作爲别將，跟隨長孫稚西征，轉爲平西將軍、太中大夫，爲關西都督。因功封爲長平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户。永安初年，授平西將軍、岐州刺史、假安西將軍，接着又加爲撫軍將軍。他憐恤貧弱之民，被百姓所敬愛。州職被代替而還京，逢元

還，值元顥入洛，仍令復州，熠遂私還。莊帝還宮，出除鎮南將軍、東荆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征蠻大都督，轉荆州刺史。值尒朱兆入洛，不行。普泰中，衛將軍、金紫光禄大夫。

天平初，遷鄴草創，右僕射高隆之、吏部尚書元世儁奏曰："南京宫殿，毁撤送都，連筏竟河，首尾大至，自非賢明一人，專委受納，則恐材木耗損，有闕經構。熠清貞素著，有稱一時，臣等輒舉爲大將。"詔從之。熠勤於其事。尋轉營構左都將。興和初，衛大將軍。宫殿成，以本將軍除東徐州刺史。三年，卒於州，時年六十。贈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兖州刺史，謚曰懿。

子孝直，武定末，司空騎兵參軍。

史臣曰：成淹等身遭際會，俱得效其所能，以至於顯達，苟曰非才，亦何可以致。

顥進入洛陽，元顥令他仍任岐州刺史，張熠便私自回家。莊帝復位回到宫中，他出任鎮南將軍、東荆州刺史。接着提升爲散騎常侍、征蠻大都督，調任荆州刺史。遇上尒朱兆打進洛陽，没有成行。普泰年間，任衛將軍、金紫光禄大夫。

天平初年，遷到鄴都，一切都在草創當中，右僕射高隆之、吏部尚書元世儁上奏道："南京的宫殿，毁拆下來送往新都城，大筏首尾相連滿黄河都是，要是没有一位精明的人，專門委托負責，恐怕材木耗損，使都城的建造不够用。張熠清正貞節之名一向著稱，臣等特舉薦他爲專門管理此事的大將。"下詔同意。張熠勤懇地辦這件事。接着調任營構左都將。興和初年，任衛大將軍。宫殿興建完成後，以本將軍任東徐州刺史。興和三年，在任上去世，終年六十歲。追贈爲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兖州刺史，謚號爲懿。

兒子張孝直，武定末年，任司空騎兵參軍。

史臣曰：成淹等人身逢機遇，得以發揮他們的才能，以達到顯達的地位，要是没有才能，他們何能如此顯達。

魏書卷八十

列傳第六十八

朱瑞　叱列延慶　斛斯椿　賈顯度
樊子鵠　賀拔勝　侯莫陳悦　侯淵

朱瑞

朱瑞，字元龍，代郡桑乾人。祖就，字祖成，卒於沛縣令。父惠，字僧生，行太原太守，卒。永安中，瑞貴達，就贈平東將軍、齊州刺史，惠贈使持節、冠軍將軍、恒州刺史。

瑞長厚質直，敬愛人士。孝昌末，尒朱榮引爲其府户曹參軍，又爲大行臺郎中，甚爲榮所親任。建義初，除黄門侍郎，仍中書舍人。榮恐朝廷事意有所不知，故居之門下，爲腹心之寄。録前後勛，封陽邑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户。未幾，又除散騎常侍、安南將軍，黄門如故。丁父憂，去官。詔起復任，除青州大中正。及元顥内逼，瑞啓勸北幸，乃從駕於河陽，除侍中、征南將軍、兼吏部尚書，改封北海郡開國公，增邑一千户。莊帝還洛，加衛將軍、左光禄大夫，又改封樂陵郡開國公，仍侍中。瑞雖爲尒朱榮所委，而善處朝廷之間，莊帝亦賞遇之，曾謂侍臣曰："爲人臣當須忠實，至如朱元龍者，朕待之亦不異餘人。"

瑞啓乞三從之内并屬滄州樂陵郡，詔許之，仍轉滄州大中正。瑞始以青州樂陵有朱氏，意欲歸之，故

朱瑞字元龍，代郡桑乾人。其祖朱就字祖成，任沛縣縣令時去世。其父朱惠字僧生，代太原太守時去世。永安年間，朱瑞顯貴之後，追贈朱就爲平東將軍、齊州刺史，朱惠被追贈爲使持節、冠軍將軍、恒州刺史。

朱瑞寬厚質樸，對人很敬重和關愛。孝昌末年，尒朱榮引用他爲自己的將軍府户曹參軍，又充任大行臺郎中，很被尒朱榮所信任和親愛。建義初年授黄門侍郎，兼任中書舍人。尒朱榮擔心朝廷中有什麽事情和意圖搞不清楚，所以把他安排在門下省，視作自己的心腹。追録他的前後功勛，封他爲陽邑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户。不久，又授予散騎常侍、安南將軍，黄門侍郎之職如故。爲父親守喪而去官。詔令重新起用，授青州大中正。到了元顥向朝廷施壓的時候，朱瑞上書勸皇上北上躲避，於是跟從皇上到了河陽，授侍中、征南將軍、兼吏部尚書，改封爲北海郡開國公，增加食邑一千户。莊帝返回洛京後，加任他爲衛將軍、左光禄大夫，又改封爲樂陵郡開國公，仍然任侍中。朱瑞雖然受尒朱榮委托，但善於在朝廷自處，莊帝也信賴和欣賞他，曾對近侍大臣説："做人臣應當忠誠老實，像朱元龍這樣的人，朕待他也像待其他人一樣。"

朱瑞上書乞求"三從"之内都劃歸滄州樂陵郡，詔書同意此要求，就轉任他爲滄州大中正。朱瑞起初因青州樂陵有朱姓，想認作同宗，

求爲青州中正；又以滄州樂陵亦有朱氏，而心好河北，遂乞移屬焉。尋加車騎將軍。

所以就要求當青州中正；又因爲滄州樂陵也有朱姓，認爲河北好，便請求改爲河北。不久加任車騎將軍。

尒朱榮死，瑞與世隆俱北走。既而以莊帝待之素厚，且見世隆等并無雄才，終當敗喪，於路乃還。帝大悦，執其手曰："社稷忠臣，當須如此。"尒朱天光擁衆關右，帝欲招納之，乃以瑞兼尚書左僕射爲西道大行臺以慰勞焉。既達長安，會尒朱兆入洛，復還京師。都督斛斯椿先與瑞有隙，數譖之於世隆。世隆性多忌，且以前日乖異，忿恨更甚，普泰元年七月，遂誅之，時年四十九。太昌初，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曰恭穆。

尒朱榮死後，朱瑞與世隆都跑到北方。後來因爲莊帝待自己一向不薄，而且看到世隆等人并没有雄才大略，終究會敗，就在路上折回了。皇上大爲高興，握着他的手説道："社稷忠臣，就應這樣。"尒朱天光在關右擁有部衆，莊帝想收納他們，就任命朱瑞爲尚書左僕射兼西道大行臺前去進行慰勞。到了長安，正值尒朱兆進兵洛陽，他就又返回洛陽。都督斛斯椿以前與朱瑞有矛盾，數次在世隆面前説他的壞話。世隆性格多疑，而且因朱瑞前不久與自己分道揚鑣，就更加忿恨，普泰元年七月，就誅殺了他，終年四十九歲。太昌初年，追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號爲恭穆。

子孟胤，襲封。齊受禪，例降。

兒子孟胤襲爵。北齊代魏後，照例降低爵位。

瑞弟珍，字多寶。太尉、上黨王天穆録事參軍。卒。

朱瑞的弟弟朱珍，字多寶。曾任太尉、上黨王元天穆的録事參軍。去世。

朱騰

珍弟騰，字神龍。建義初，爲龍驤將軍、大都督司馬。又封涇陽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户。累遷中軍將軍、光禄大夫。與瑞同遇害。太昌初，贈滄州刺史。

朱珍的弟弟朱騰，字神龍。建義初年，任龍驤將軍、大都督司馬。又封爵爲涇陽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户。歷升至中軍將軍、光禄大夫。他與朱瑞同時遇害。太昌初年，追贈爲滄州刺史。

騰弟慶賓，卒於光禄大夫。

朱騰的弟弟慶賓，任光禄大夫時去世。

子清，武定末，齊王開府中兵參軍。

朱慶賓的兒子朱清，武定末年，任齊王開府的中兵參軍。

叱列延慶

叱列延慶，代西部人也，世爲酋帥。曾祖鍮石，世祖末從駕至瓜步，賜爵臨江伯。父億彌，襲祖爵，高祖時越騎校尉。

叱列延慶，是代郡西部人，世代爲酋帥。曾祖父鍮石，在世祖末年跟隨大駕到瓜步，賜爵位爲臨江伯。父億彌，襲祖爵，高祖時任越騎校尉。

延慶少便弓馬，有膽力。正光末，除直後，隸大都督李崇北伐。後隨尒朱榮入洛，仍從榮討葛榮於相州。延慶，世隆姊婿也，榮親遇之。葛榮既擒，除使持節、撫軍將軍、光

延慶少年時就騎射嫻熟，有膽量和氣力。正光末年，授直後，在大都督李崇的手下參加北伐。後來隨尒朱榮進入洛陽，繼續跟尒朱榮在相州討伐葛榮。延慶是尒朱世隆的姐夫，尒朱榮對他很親近信任。擒獲了葛榮之後，他任使持節、

祿大夫、假鎮東將軍、都督、西部第一領民酋長，封永寧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户。永安二年，以本將軍除恒州刺史。普泰初，世隆得志，特見委重，遷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又進驃騎大將軍、開府，餘如故。尋除都督恒雲燕朔四州諸軍事、大都督、兼尚書左僕射、山東行臺，北海郡開國公，邑五百户。

時幽州刺史劉靈助以莊帝幽崩，遂舉兵唱義，諸州豪右咸相結附。靈助進屯於定州之安固，世隆白前廢帝，以延慶與大都督侯淵於定州相會，以討靈助。淵謂延慶曰："靈助善於卜占，百姓信惑，所在響應，未易可圖，若萬一戰有利鈍，則大事去矣。未若還師西入，據關拒險，以待其變。"延慶曰："劉靈助，庸人也。天道深遠，豈其所識。大兵一臨，彼皆恃其妖術，坐看符厭，寧肯戮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如吾計者，政欲出營城外，詭言西歸，靈助聞之，必信而自寬，潛軍往襲，可一往而擒。"淵從之，乃出頓城西，聲云將還。簡精騎一千夜發，詰朝造靈助壘，戰於城北，遂破擒之。仍兼尚書左僕射，爲恒、雲、燕、朔四州行臺。又除使持節、侍中、都督恒雲燕朔定五州諸軍事、定州刺史，餘如故。

與尒朱兆等拒義旗於韓陵，戰敗，延慶與尒朱仲遠走渡石濟。仲遠南竄，延慶北降齊獻武王。王與之入洛，仍從王於并州。後赴洛，出帝以爲中軍大都督。延慶既尒朱親昵，又黨於權佞，出帝之西，齊獻武王入洛，以罪誅之。

延慶兄子平，武定末，儀同三司、右衛將軍、慶陶縣開國侯。

撫軍將軍、光祿大夫、假鎮東將軍、都督、西部第一領民酋長，封爵爲永寧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户。永安二年，以本將軍任恒州刺史。普泰初年，世隆得志，他被特殊地重用，升遷爲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又進升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其他如前不變。不久被任命爲都督恒雲燕朔四州諸軍事、大都督、兼尚書左僕射、山東行臺，封北海郡開國公，食邑五百户。

當時幽州刺史劉靈助因爲莊帝駕崩，舉兵起義，一些州的豪强都來聯合依附。靈助進兵駐扎在定州的安固，世隆告知前廢帝，讓延慶與大都督侯淵在定州相會合，去討伐靈助。侯淵對延慶説："靈助善於占卜，百姓很迷信他，所到之處紛紛響應，不容易打敗他，假若戰鬥萬一有閃失，那就大事不妙了。不如回師西進，占據關口險要之地進行抵抗，以等待他的變化。"延慶説："劉靈助是個庸人。天道深遠，哪是他能認識和理解的。大軍一到，他們都自恃妖術，坐着看符籙的效驗，哪有會努力拼死，與我們一決勝負的呢。按我的想法，走出城營之外，詐稱向西而回，靈助知道後，必定相信從而不防，我們再去偷襲，可一舉就擒。"侯淵同意此計，就出兵安扎城西，聲稱準備回到西部去。挑選精鋭一千騎在夜晚出發，清晨到達靈助的營壘，在城北交戰，於是攻破并擒獲了他。仍然兼任尚書左僕射，任恒、雲、燕、朔四州行臺。又授使持節、侍中、都督恒雲燕朔定五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其他與以前一樣。

與尒朱兆等在韓陵抵抗義軍，戰敗後，延慶和尒朱仲遠逃渡石濟。仲遠向南逃竄，延慶向北投降了齊獻武王。齊獻武王與他進入洛陽，繼而跟他到并州。後來赴洛陽，出帝任命他爲中軍大都督。延慶本來跟尒朱氏關係親密，以後又跟掌權的佞臣結幫，出帝西入關，齊獻武王進入洛陽，因罪而殺了他。

延慶的兄長之子叱列平，在武定末年任儀同三司、右衛將軍、慶陶縣開國侯。

斛斯椿

斛斯椿，字法壽，廣牧富昌人也。父敦，肅宗時爲左牧令。時河西賊起，牧民不安，椿乃將家投尒朱榮，榮以椿兼其都督府鎧曹參軍。從榮征伐有功，表授厲威將軍。稍遷中散大夫，署外兵事。椿性佞巧，甚得榮心，軍之密謀，頗亦關預。

及肅宗崩，椿從榮入洛。莊帝初，封陽曲縣開國公，食邑千户，遷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司馬，尋除尒朱榮大將軍府司馬。從平葛榮，以功除上黨太守。及元顥入洛，椿隨榮奉迎莊帝，遂從攻顥。顥敗，遷安北將軍、建州刺史，改封深澤縣，轉鎮東將軍、徐州刺史，又轉征東將軍、東徐州刺史。

及尒朱榮死，椿甚憂懼。時蕭衍以汝南王悦爲魏主，資其士馬，次於境上。椿聞大喜，遂率所部棄州歸悦。悦授椿使持節、侍中、大將軍、領軍將軍、領左右、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封靈丘郡開國公，邑萬户，又爲大行臺前驅都督。會尒朱兆入洛，椿復率所部背悦歸兆。

尒朱世隆之立前廢帝也，椿參其謀，以定策功，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京畿北面大都督，改封城陽郡開國公，增邑五百户，并前一千五百户，尋加開府。時椿父敦先在秀容，忽有傳敦死問，請減己階以贈之，自襄威將軍超贈車騎將軍、恒州刺史。尋知其父猶在，詔復椿官，仍除其父爲車騎將軍、揚州刺史。世隆之厚椿也如此。

椿與尒朱度律、仲遠等北拒齊獻武王，次陽平。會尒朱兆與度律等相疑遁還，語在《兆傳》。椿後復與度

斛斯椿，字法壽，是廣牧富昌人。父親斛斯敦，在肅宗時任左牧令。那時河西地區盜賊興起，牧民不安，斛斯椿就帶全家投奔尒朱榮，尒朱榮以斛斯椿兼任他的都督府的鎧曹參軍。跟隨尒朱榮征伐有功，上表請授厲威將軍。逐步升爲中散大夫，署外兵事。斛斯椿性情佞猾奸巧，甚得尒朱榮的歡心，軍中的密謀，也參預了不少。

肅宗去世後，斛斯椿跟尒朱榮進入洛陽。莊帝初年，封爲陽曲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户，遷爲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司馬，不久任尒朱榮大將軍府司馬。跟隨平定葛榮，因功授上黨太守。元顥進入洛陽後，斛斯椿跟隨尒朱榮奉迎擁立莊帝，跟着攻討元顥。元顥失敗後，他升遷爲安北將軍、建州刺史，改封爲深澤縣，調任鎮東將軍、徐州刺史，又調任征東將軍、東徐州刺史。

尒朱榮死後，斛斯椿非常憂愁恐懼。當時蕭衍以汝南王蕭悦爲魏主，資助他兵馬，駐扎在邊境。斛斯椿聞之大喜，就率領部下放棄了州境投奔蕭悦。蕭悦授予斛斯椿使持節、侍中、大將軍、領軍將軍、領左右、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封靈丘郡開國公，食邑萬户，又充當大行臺前驅都督。遇上尒朱兆進入洛陽，斛斯椿又率領部下背叛蕭悦而投靠尒朱兆。

尒朱世隆擁立前廢帝，斛斯椿參與了謀劃，因定策之功，拜爲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京畿北面大都督，改封爲城陽郡開國公，增加食邑五百户，共爲一千五百户，接着加任開府。當時斛斯椿的父親斛斯敦先在秀容，忽然有人傳來斛斯敦的死訊，斛斯椿請求朝廷減少自己的官階而追贈父親，自襄威將軍越級追贈爲車騎將軍、恒州刺史。事後知道他的父親還健在，詔令恢復斛斯椿的官職，仍然授予他的父親爲車騎將軍、揚州刺史。世隆對斛斯椿就是如此的厚待。

斛斯椿與尒朱度律、尒朱仲遠等抵抗北部的齊獻武王，駐扎在陽平。遇上尒朱兆與度律等人相互猜疑逃遁回來，此事記載在《尒朱兆傳》。

律等同拒義旗，敗於韓陵。椿謂都督賈顯智等曰："若不先執尒朱，我等死無類矣。"遂與顯智等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兼行。椿入北中城，收尒朱部曲盡殺之，令長孫稚、賈顯智等率數百騎襲尒朱世隆、彦伯兄弟，斬於閶闔門外。椿入洛，懸世隆兄弟首於其門樹。椿父出見，謂椿曰："汝與尒朱約爲兄弟，今何忍懸其頭於家門，寧不愧負天地乎！"椿乃傳世隆等首，并囚度律、天光，送於齊獻武王。出帝拜椿侍中、儀同開府。

斛斯椿後來又同度律等人一起抗拒義軍，在韓陵兵敗。斛斯椿對都督賈顯智等人說："如果不先捉住尒朱氏，我們就都完了。"於是與顯智等人夜晚在桑樹下盟誓，日夜兼程。斛斯椿進入北中城，集合了尒朱氏的部屬全部殺了，命令長孫稚、賈顯智等率領數百騎兵襲擊尒朱世隆、彦伯兄弟，將他們斬首在閶闔門外。斛斯椿進入洛陽，把世隆兄弟的頭吊在門前大樹上。斛斯椿的父親出來看見後，對斛斯椿說："你與尒朱氏結爲兄弟，今天怎麽忍心把他們的頭懸在家門口，難道不爲有負天地而慚愧嗎？"斛斯椿就將世隆等人的首級傳送朝廷，并囚禁着度律、天光，送到齊獻武王那裏。出帝拜斛斯椿爲侍中、儀同開府。

初，獻武王之入洛，頓於邙山，尒朱仲遠帳下都督橋寧、張子期自滑臺而至。獻武王責寧等曰："汝事仲遠，擅其榮利，盟契百重，許同生死。前仲遠自徐爲逆，汝爲戎首，今仲遠南走，汝復背之。於臣節則不忠，論事人則無信。犬馬尚識恩養，汝今犬馬之不如！"遂斬之。椿自以數爲反覆，見寧等之死，意常不安。遂密構間，勸出帝置閤内都督部曲，又增武直人數，自直閤已下員别數百，皆選天下輕剽者以充之。又説帝數出游幸，號令部曲，别爲行陳，椿自約勒，指麾其間。從此以後，軍謀朝政，一決於椿。又勸帝徵兵，詭稱南討，將以伐齊獻武王，帝從之。遂陳兵城西，北接邙山，南至洛水，帝詰旦戎服與椿臨閲焉。獻武王以椿亂政，欲誅之。椿譖説既行，因此遂相恐動。出帝勒兵河橋，令椿爲前軍，營於邙山北。尋遣椿率步騎數千鎮虎牢。椿弟豫州刺史元壽與都督賈顯智守滑臺，獻武王令相州刺史竇泰擊破之。椿懼己不免，復啓出帝，假説游擊以劫脅。帝信之，遂入關，椿亦西

當初，獻武王進入洛陽，在邙山駐扎，尒朱仲遠的帳下都督橋寧、張子期從滑臺來。獻武王責備橋寧等人道："你們跟隨仲遠，得到他給的榮譽和利益，千百次地約盟結契，保證同生共死。前不久仲遠在徐州造反，你們作爲戰鬥的頭目，而今仲遠向南逃走，你們又背叛了他。論臣節則不忠於上，論事人則無信義。狗馬尚且知道養育之恩，你們連狗馬都不如！"於是斬了他們。斛斯椿自己因爲數次反覆，見橋寧等人被處死，心中日夜不安。於是他秘密地挑撥離間，勸出帝設置閤内都督部曲，又增加武裝值勤的人數，從直閤以下另有數百名人員，都選輕捷剽悍的人充任。又動員出帝數次出去巡游，號召命令部曲，另外組成一支部隊，由斛斯椿控制率領，指揮他們活動。從此以後，軍中謀議和朝廷政務，都由斛斯椿決斷。又勸皇帝徵發兵丁，假稱南下討伐，其實是準備進攻齊獻武王，皇上聽從了他。於是在城西陳列部隊，北接邙山，南至洛水，皇上和斛斯椿在天明時分穿軍裝去軍中檢閲。齊獻武王見斛斯椿搞亂朝政，想殺掉他。斛斯椿的陰謀活動施行後，各方面便相繼惶恐動蕩起來。出帝帶兵馬在河橋，命令斛斯椿爲前軍，在邙山北麓屯駐兵營。不久派遣斛斯椿率數千步兵和騎士鎮守虎牢。斛斯椿的弟弟、豫州刺史斛斯元壽與都督賈顯智防守滑臺，齊獻武王命令相州刺史竇

走長安。椿狡猾多事，好亂樂禍，干時敗國，朝野莫不仇疾之。元壽尋爲部下所殺。

泰攻破了他們。斛斯椿害怕自己不能免於失敗，又去報告出帝，假藉勸他出游而挾持威脅。皇上相信了他，便進入關中，斛斯椿也向西跑到長安。斛斯椿狡猾多生事，幸災樂禍，干政亂國，朝野上下無不痛恨。元壽不久被部下所殺。

賈顯度 賈智

賈顯度，中山無極人。父道監，沃野鎮長史。顯度形貌偉壯，有志氣。初爲别將，防守薄骨律鎮。正光末，北鎮擾亂，爲賊攻圍。顯度拒守多時，以賊勢轉熾，不可久立，乃率鎮民浮河而下。既達秀容，爲尒朱榮所留。尋表授直閤將軍、左中郎將。

賈顯度，中山無極人。父親賈道監，是沃野鎮的長史。顯度形貌雄偉健壯，有志向和氣派。起初當别將，防守薄骨律鎮。正光末年，北鎮騷擾動亂，被賊軍攻圍。顯度抵抗防守多天，因賊軍勢力越來越大，不能够長期立足，就率領鎮民沿黄河漂流而下。到達秀容以後，被尒朱榮留了下來。不久上表請授他爲直閤將軍、左中郎將。

建義初，除汲郡太守，假平東將軍。隨尒朱榮破葛榮，又除撫軍將軍、光禄大夫、都督，封石艾縣開國公，邑一千户。從上黨王天穆破邢杲。值元顥入洛，仍與天穆渡河赴行宫於河内。顥平，以本將軍除廣州刺史、假鎮南將軍，轉南兖州刺史。尒朱榮之死也，顯度情不自安，南奔蕭衍，衍厚待之。

建義初年，任汲郡太守，假平東將軍。跟隨尒朱榮打敗葛榮，又授予撫軍將軍、光禄大夫、都督，封爵爲石艾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户。跟隨上黨王元天穆打敗邢杲。遇上元顥進入洛陽，仍然與元天穆渡過黄河去在河内的行宫。元顥平定後，以本將軍授廣州刺史、假鎮南將軍，調任南兖州刺史。尒朱榮死後，顯度便感到不安，向南投奔蕭衍，蕭衍厚待他。

普泰初，還朝，授衛大將軍、儀同三司、左光禄大夫，又行濟州事。復隨尒朱度律等北拒義旗，敗於韓陵，與斛斯椿及弟顯智等率衆先據河橋，誅尒朱氏。出帝初，除尚書左僕射，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大中正。未幾，以本官行徐州刺史、東道大行臺。永熙三年五月，轉雍州刺史、西道大行臺。殁於關中。

普泰初年，歸返朝廷，授他爲衛大將軍、儀同三司、左光禄大夫，又代行濟州事務。又追隨尒朱度律等抗拒北方的義軍，在韓陵被打敗，與斛斯椿和弟弟顯智等率領兵衆先占據了河橋，誅殺尒朱家族。出帝初年，任尚書左僕射，接着又加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大中正。不久以本官代理徐州刺史、東道大行臺。永熙三年五月，轉爲雍州刺史、西道大行臺。死於關中。

弟智，字顯智，少有膽决。孝昌中，告毛謐等逆，靈太后嘉之，除伏波將軍、冗從僕射，領直齋。

弟弟賈智，字顯智，少年時即有膽量和决斷。孝昌年間，告發毛謐等人造反，靈太后嘉獎他，授伏波將軍、冗從僕射，領直齋。

蕭衍將夏侯夔攻郢州，以智爲龍驤將軍、别將討之。至則夔退，智仍入城。及刺史元顯達以城降於蕭衍，

蕭衍的將領夏侯夔進攻郢州，以賈智爲龍驤將軍、别將前往討伐。到達後夏侯夔就撤退了，賈智仍然進城。當刺史元顯達獻出城池投降蕭衍

智勒城人不欲叛者與顯達交戰，相率歸闕。後爲都督，隸太宰、上黨王天穆征邢杲，臨陳流矢中胸，仍戰不已。元顥入洛，仍隨天穆渡河，朝莊帝於河內。與尒朱兆同先渡河破顥軍，以勛除持節、征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封義陽縣開國伯，邑五百户。假衛將軍，與行臺樊子鵠討吕文欣於東徐州，平之。加侍中、驃騎大將軍，增邑三百户。尋行東中郎將，加散騎常侍。

之時，賈智召集城中不願意背叛的人與顯達交戰，相率歸於朝廷。後來當了都督，隸屬於太宰、上黨王元天穆的麾下征討邢杲，在戰場上流箭射中胸部，仍然戰鬥不止。元顥進入洛陽以後，他仍然跟隨天穆渡過黄河，到河內去朝見莊帝。與尒朱兆同時先行渡過黄河擊敗元顥軍隊，因功勛授以持節、征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封爵爲義陽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户。假衛將軍，與行臺樊子鵠在東徐州征討吕文欣，平定了他們。加升侍中、驃騎大將軍，增加食邑三百户。接着任行東中郎將，加任散騎常侍。

及尒朱仲遠爲徐州刺史，智隸仲遠，赴彭城。尒朱榮之死也，仲遠舉兵向洛，智不從之，遂擁部下出清水東，招勒州民，與相拒擊。莊帝聞而善之，除右光禄大夫、武衛將軍，進爵爲侯，增邑二百户，通前一千，因鎮徐州。

尒朱仲遠當了徐州刺史後，賈智受仲遠的指揮，開赴彭城。尒朱榮一死，仲遠舉兵向洛陽攻來，賈智不跟隨他，於是帶領部下走出清水東部，招納集合州中百姓，與仲遠相對抗。莊帝知悉後很高興，授任他爲右光禄大夫、武衛將軍，進升爵位爲侯，增加食邑二百户，與以前相加共一千户，便鎮守徐州。

普泰初，還洛。仲遠忿其乖背，議欲殺之。智兄顯度先爲世隆所厚，世隆爲解喻得全。時趙脩延起逆荆州，蕭衍遣兵接援，世隆欲令智以功自效，遣智討之，除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假驃騎大將軍、荆州大都督，進爵爲公。將發，會荆州斬送脩延首，不行。

普泰初年，回到洛陽。仲遠恨他背叛自己，計劃着想殺掉他。賈智的兄長顯度以前被世隆厚待，世隆替他從中調解纔使賈智得以安全。當時趙脩延在荆州起兵造反，蕭衍派兵接應，世隆想讓賈智立功自效，就派遣賈智去討伐趙脩延，授他爲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假驃騎大將軍、荆州大都督，進升爵位爲公。正準備出發，荆州方面已斬殺了脩延送來首級，所以他未成行。

又從尒朱度律北拒義旗，合尒朱兆於陽平。兆與度律自相疑阻，退還。除驃騎大將軍。後隨度律等敗於韓陵，智與兄顯度、斛斯椿謀誅尒朱氏。椿、顯度據守北中，令智等入京，擒世隆兄弟。

又跟隨尒朱度律抵抗北方的義軍，在陽平與尒朱兆會合。尒朱兆與度律互相猜疑阻撓，軍隊退了回來。任命爲驃騎大將軍。後來與度律等一起在韓陵被戰敗，賈智與兄長顯度、斛斯椿謀劃誅殺尒朱氏。斛斯椿、顯度據守北中，命令賈智等人進入京城，活捉世隆兄弟。

出帝初，除散騎常侍、本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滄州刺史。在州貪縱，甚爲民害，出帝徵還京師。尋加授侍中，以本將軍除濟州刺史。率衆達東郡，仍停不進，於長壽津爲相州刺史竇泰所破，還洛。天平初，赴晋

出帝初年，任散騎常侍、本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滄州刺史。在州任上貪污放縱，是老百姓的一大禍害，出帝把賈智召回了京師。不久加授侍中，以本將軍出任濟州刺史。率領部衆到達東郡，就停留不再前進，在長壽津被相州刺史竇泰打敗，回到洛京。天平初年，赴晋陽。賈智去就

陽。智去就多端，後坐事死，時年四十五。

多端，後來犯罪被處死，終年四十五歲。

子羅侯，秘書郎。

兒子羅侯，曾任秘書郎。

樊子鵠

樊子鵠，代郡平城人。其先荆州蠻酋，被遷於代。父興，平城鎮長史，歸義侯。普泰中，子鵠貴顯，乃贈征虜將軍、荆州刺史。

樊子鵠，代郡平城人。他的先世是荆州蠻民酋長，被遷到代郡。父親樊興，爲平城鎮長史，封爵歸義侯。普泰年間，由於子鵠顯貴，被追贈爲征虜將軍、荆州刺史。

子鵠值北鎮擾亂，南至并州，尒朱榮引爲都督府倉曹參軍。孝昌三年冬，榮使子鵠詣京師。靈太后見之，問榮兵勢，子鵠應對稱旨，太后嘉之。除直齋，封南和縣開國子，邑三百户，令還赴榮。榮以爲行臺郎中，行上黨郡。及榮向洛，以爲假節、假平南將軍、都督河東正平軍事、行唐州事。刺史崔元珍閉門拒守，子鵠攻克之。

子鵠在北方邊鎮騷亂之際，向南到了并州，尒朱榮引用他爲都督府倉曹參軍。孝昌三年冬，尒朱榮派子鵠出使到京師。靈太后見了他，問及尒朱榮的軍隊形勢，子鵠應對很符合太后的旨意，太后贊揚了他。授直齋，封爵爲南和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户，命令他回到尒朱榮那裏去。尒朱榮任命他爲行臺郎中，代理上黨郡守。尒朱榮進兵洛陽，任他爲假節、假平南將軍、都督河東正平軍事、行唐州事。刺史崔元珍閉門拒守，子鵠攻克了他。

建義初，拜平北將軍、晋州刺史，封永安縣開國伯，食邑千户，又兼尚書行臺。治有威信，山胡率服。元顥入洛，薛脩義及降蜀陳雙熾等受顥處分，率衆攻州城。子鵠出與戰，大破之，又破脩義等於土門。以功拜撫軍將軍。尋徵授都官尚書、西荆州大中正。後兼右僕射，爲行臺，督賈智等討吕文欣於東徐州，平之。還，除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進封南陽郡開國公，增户六百，尚書如故，仍假驃騎大將軍，率所部爲都督。時尒朱榮在晋陽，京師之事，子鵠頗預委寄，故在臺閣，征官不解。後出除散騎常侍、本將軍、殷州刺史。屬歲旱儉，子鵠恐民流亡，乃勸有粟之家分貸貧者，并遣人牛易力，多種二麥，州内以此獲安。

建義初年，拜平北將軍、晋州刺史，封爲永安縣開國伯，食邑一千户，又兼任尚書行臺。統治地方有威嚴和信義，山胡紛紛順服。元顥進入洛陽，薛脩義和投降了蜀地的陳雙熾等人受元顥的指揮，率兵攻打州城。子鵠出城與他們交戰，大敗對方，又在土門攻破了薛脩義。因功授爲撫軍將軍。接着起用爲都官尚書、西荆州大中正。後來又兼任右僕射，充任行臺，監督賈智等人在東徐州征討吕文欣，平定了吕文欣。回朝後任命爲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晋封爲南陽郡開國公，增加食邑六百户，尚書等職如故，還授予假驃騎大將軍，率領所統轄的部下爲都督。那時尒朱榮在晋陽，京師中的事情，子鵠頗受尒朱榮的委托和期望，所以在臺閣，他的官職一直没有减降。後又出任散騎常侍、本將軍、殷州刺史。遇上天旱災荒之年，子鵠擔心百姓流亡，便命令有粟糧的家庭分别賑貸給貧困之人，并且發放人丁和耕牛幫助他們，多種二季麥子，州内百姓因此得以安定。

及尒朱榮之死，世隆等遣書招子鵠，欲與同趣京師，子鵠不從。以母

尒朱榮死後，世隆等人去信招呼子鵠，想讓他同自己一起去京師，子鵠没有聽從。因爲母親

在晋陽，啓求移鎮河南。莊帝嘉之，除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假驃騎大將軍、都督二豫郢三州諸軍事、兼尚書右僕射、二豫郢潁四州行臺。子鵠到相州，又敕賚絹五百匹。行達汲郡，聞尒朱兆入洛，乃渡河見仲遠，仲遠遣鎮汲郡。兆徵子鵠赴洛，既見，責以乖異之意，奪其部衆，將還晋陽。及紇豆陵步藩起，以子鵠爲都督，徵發糧仗。元曄以爲侍中、御史中尉、中軍大都督，隨曄向洛。普泰初，仍除舊任。及趙脩延叛於荆州，詔子鵠通三鵶道而還。遭母憂去職，前廢帝聞其在洛無宅，凶費不周，賚絹四百匹、粟五百石，以本官起之。

太昌初，兼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總大都督杜德等追討尒朱仲遠。仲遠已奔蕭衍，收其兵馬甲仗。時蕭衍遣元樹入寇，陷據譙城。詔子鵠與德討之。樹屯兵梁國，欲來逆戰，見子鵠軍盛，夜退還譙。子鵠引兵追躡，樹又背城爲陳。子鵠勒兵直趣城下，縱騎衝突，樹衆大敗，奔入城門，城門隘塞，多自殺害。於是斬千餘級，獲馬數百匹，大收鎧仗，遂圍城。加儀同三司。樹勒兵出戰，輒被摧衂，遂不敢出，自守而已。子鵠恐蕭衍遣救，乃分兵擊衍苞州、然州、宕州、大澗、蒙縣等五城，并望風逃散。樹既無外援，計無所出，子鵠又令人説之，樹遂請率衆歸南，以地還國。子鵠等許之，共結盟約。及樹衆半出，子鵠中擊，破之，擒樹及衍譙州刺史朱文開，俘馘甚多。班師，出帝賚馬匹。遷吏部尚書，轉尚書右僕射。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典選。

在晋陽，上書請求調到河南鎮守。莊帝贊揚他，任命他爲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假驃騎大將軍、都督兩豫及郢三州諸軍事、兼尚書右僕射、二豫郢潁四州行臺。子鵠到了相州，皇上又下敕令賞給他五百匹絹。行至汲郡，聽到尒朱兆進入洛陽的消息，就渡過黄河去見尒朱仲遠，仲遠指派他鎮守汲郡。尒朱兆徵召子鵠前來洛陽，見面以後，責備他背離自己的表現，剥奪了他的部衆，準備回到晋陽。直到紇豆陵步藩起兵，纔任命子鵠爲都督，徵發糧草兵仗。元曄任命他爲侍中、御史中尉、中軍大都督，跟隨元曄向洛陽進發。普泰初年，仍然授予以上的職務。趙脩延在荆州叛變以後，下詔命令子鵠打通三鵶道回來。遇上爲母守喪而離職，前廢帝獲悉他在洛京没有住宅，治喪的費用不够，就賞給他四百匹絹、五百石粟，按原官起用他。

太昌初年，兼任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總轄大都督杜德等人追擊討伐尒朱仲遠。仲遠已投奔了蕭衍，收編了他的兵馬甲仗。此時蕭衍派元樹入侵，攻陷占據了譙城。下詔命令子鵠和杜德征討。元樹在梁國屯駐軍隊，想來迎戰，見子鵠的軍威雄壯勢力很盛，便連夜退回譙城。子鵠引兵追趕，元樹又背靠城墻列陣。子鵠帶兵直插城下，放出騎兵衝鋒，元樹的軍隊大敗，奔進城門，城門狹窄堵塞，士兵很多自相殺害。結果斬首千餘級，繳獲了數百匹戰馬，收繳了大批鎧甲武器，於是包圍了譙城。加授儀同三司。元樹帶兵出來交戰，被迅速摧毁，便不敢再出來，衹圖保命而已。子鵠擔心蕭衍派人前來援救，就分兵攻打蕭衍的苞州、然州、宕州、大澗、蒙縣等五座城池，敵軍都望風而逃。元樹已没了外援，無計可施，再者子鵠又派人去勸説他，元樹就請求率領軍隊回到南方，把地盤歸還給魏朝。子鵠同意了，締結了盟約。待元樹的軍隊出來一半時，子鵠從中發起攻擊，大破敵軍，活捉了元樹和蕭衍的譙州刺史朱文開，俘虜了許多敵軍。班師回朝，出帝送給他馬匹。升任吏部尚書，轉尚書右僕射。接着加任驃騎大將軍、開府，主持選舉的政務。

初，青州人耿翔聚衆反，亡奔蕭衍，衍資其兵，偷據膠州。除子鵠使持節、侍中、青膠大使，督濟州刺史蔡儁討之。師達青州，翔拔城奔走。在軍遇病，詔遣醫給藥。仍除兗州刺史，餘官如故，便道之州。子鵠先遣腹心緣歷民間，采察得失。及入境，太山太守彭穆參候失儀，子鵠責讓穆，并數其罪狀，穆皆引伏，於是州内震悚。

及出帝入關，子鵠據城爲逆。南青州刺史大野拔、徐州人劉粹各率衆就子鵠。天平初，遣儀同三司婁昭等率衆討之。子鵠先使前膠州刺史嚴思達鎮東平郡，昭攻陷之，仍引兵圍子鵠。城久不拔，昭以水灌城。静帝欲招慰下之，遣散騎常侍陸琛、兼黄門郎張景徵齎璽書勞子鵠，而大野拔因與相見，左右斬子鵠以降。

當初，青州人耿翔聚衆造反，投奔蕭衍，蕭衍資助他兵馬，偷襲并占據了膠州。任命子鵠爲使持節、侍中、青州膠州大使，監督濟州刺史蔡儁討伐耿翔。部隊抵達青州，耿翔棄城逃跑。子鵠在軍中染上疾病，下詔派遣醫生發給藥物。仍授兗州刺史，其他職官如故，順道赴州上任。子鵠先派心腹沿路走訪民間，采訪和調查政治得失。進入州境以後，泰山太守彭穆參見迎候有失禮儀，子鵠責備彭穆，并列舉他的罪狀，彭穆都一一認罪，於是全州震動。

出帝入關以後，子鵠據守州城叛變。南青州刺史大野拔、徐州人劉粹各自率衆投靠子鵠。天平初年，派遣儀同三司婁昭等人率兵討伐他。子鵠先派前任膠州刺史嚴思達鎮守東平郡，婁昭攻陷了東平郡，緊接着帶領部隊包圍子鵠。城池長時間拿不下來，婁昭就用水灌城。静帝想采用招安慰勞的方式平定此城，就派遣散騎常侍陸琛、兼黄門郎張景徵帶上璽書慰勞子鵠，大野拔就因此與他們相見，部下殺死子鵠後投降。

賀拔勝

賀拔勝，字破胡，神武尖山人。祖爾逗，選充北防，家於武川。以窺覘蠕蠕，兼有戰功，顯祖賜爵龍城男，爲本鎮軍主。父度拔，襲爵。正光末，沃野人破落汗拔陵聚衆反，度拔與三子、鄉中豪勇援懷朔鎮，殺賊王衛可瓌。度拔尋爲賊所害，孝昌中，追贈安遠將軍、肆州刺史。

度拔之死也，勝與兄弟俱奔恒州刺史廣陽王淵。勝便弓馬，有武幹，淵厚待之，表爲强弩將軍，充帳内軍主。恒州陷，歸尒朱榮，轉積射將軍，爲别將，又兼都督。及榮入洛，以預義之勛，封易陽縣開國伯，邑四百户，除直閤將軍，尋加通直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光禄大夫，進號安南將軍。尋除撫軍將軍，爲大都督，出井陘，鎮中山。元顥入洛，勝從東路率騎三百赴行宫於河梁。榮命勝與尒

賀拔勝，字破胡，神武尖山人。祖父爾逗，經挑選而充任北方防務，在武川安家。因爲偵察蠕蠕，加上有戰功，顯祖皇帝賜他龍城男的爵位，當上本鎮的軍主。父親度拔，承襲封爵。正光末年，沃野人破落汗拔陵聚衆造反，度拔與三個兒子以及鄉中的豪强勇士增援懷朔鎮，殺死了賊王衛可瓌。度拔不久被賊兵殺害，孝昌年間，追贈爲安遠將軍、肆州刺史。

度拔一死，賀拔勝與兄弟一塊兒投奔恒州刺史廣陽王元淵。賀拔勝擅長弓箭騎馬，有軍人的素質，元淵對他很厚待，上表請求任命爲强弩將軍，充當帳内軍主。恒州陷落後，投靠尒朱榮，轉爲積射將軍，爲别將，兼任都督。尒朱榮進入洛陽後，因參預首義的功勛，封爵爲易陽縣開國伯，食邑四百户，授直閤將軍，緊接着加任通直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光禄大夫，進號爲安南將軍。不久又授撫軍將軍，任大都督，出兵井陘，鎮守中山。元顥進入洛陽，賀拔勝從東路率領三百騎兵趕到在河梁的行宫。尒朱榮命令賀拔

朱兆先渡，破擒顥息冠受及顥大都督陳思保。莊帝還宫，以功增邑六百户，復加通直散騎常侍、征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武衛將軍，改封真定縣開國公。尋除衛將軍，加散騎常侍。

勝和尒朱兆先渡黄河，攻破并擒獲元顥的兒子冠受以及元顥的大都督陳思保。莊帝復位還宫，他因功增加食邑六百户，又加任通直散騎常侍、征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武衛將軍，改封爲真定縣開國公。接着任衛將軍，加任散騎常侍。

尒朱榮之死也，勝與田怙等奔走榮第。於時宫殿之門未加嚴防，怙等議即攻門。勝止之曰："天子既行大事，必當更有奇謀，吾等衆旅不多，何可輕爾，但得出城，更爲他計。"怙乃止。及世隆夜走，勝遂不從，莊帝甚嘉之。仲遠逼東郡，詔勝以本官假驃騎大將軍爲東征都督，率衆會鄭先護以討之。爲先護所疑，置之營外，人馬未得休息。俄而仲遠兵至，勝與交戰不利，乃降之。

尒朱榮死後，賀拔勝和田怙等人逃到尒朱榮的府第。當時宫殿之門防衛不嚴，田怙等商議立刻攻打宫門。賀拔勝制止他們，説道："天子既然已采取了重大行動，就必然會有更奇妙的謀劃，我們人馬不多，怎能輕率行動。衹要得以出城，再作别的打算。"田怙纔停止了行動。世隆夜晚跑走，賀拔勝就没有跟隨，莊帝非常贊揚他。仲遠逼近東郡，皇上下詔任命賀拔勝以本官假驃騎大將軍充當東征都督，率兵與鄭先護會合一起討伐仲遠。被先護猜疑，軍隊被安置在營房外，人馬没有得到休息。不久仲遠的兵馬來到，賀拔勝與他交戰不利，便投降了他。

普泰初，除右衛將軍，進號車騎大將軍、右光禄大夫、儀同三司。共尒朱仲遠、度律北拒義旗，相與奔退。事在《尒朱兆傳》。後俱敗於韓陵，勝因降齊獻武王。太昌初，拜領軍將軍，餘官如故，又除侍中。出帝既納斛斯椿等讒間之説，將謀齊獻武王，以勝弟岳擁衆關西，仍欲廣爲勢援，除勝使持節、侍中、都督三荆二郢南襄南雍七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

普泰初年，任右衛將軍，進號車騎大將軍、右光禄大夫、儀同三司。與尒朱仲遠、度律等一同抵抗北方的義軍，相繼退却，事情記載在《尒朱兆傳》中。後來又都在韓陵被打敗，賀拔勝就投降了齊獻武王。太昌初年，拜領軍將軍，其他官職不變，又授予侍中。出帝采納了斛斯椿等人的讒言和離間之説，就準備搞掉齊獻武王，因爲賀拔勝的弟弟賀拔岳在關西擁有不少兵馬，爲了擴大勢力作爲援助，就委任賀拔勝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三荆二郢南襄南雍七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

勝將圖襄陽，攻蕭衍下迮戍，克之，擒其戍主尹道玩、戍副庫裔。又使人誘動蠻王問道期，道期率種起義。衍雍州刺史蕭續遣軍擊道期，爲道期所敗，漢南大駭。勝又遣軍攻均口，擒衍將莊思延，又攻馮翊、安定、沔陽、酇陽城，并平之。續遣將柳仲禮於穀城拒守，勝攻之不克，乃班師。沔北蕩爲丘墟矣。衍書敕續云："賀拔勝北間驍將，汝宜慎之，

賀拔勝準備謀攻襄陽，攻打蕭衍的下迮戍，攻克後，活捉了戍主尹道玩、戍副庫裔。又派人誘勸動員蠻王問道期，道期率部族起義。蕭衍的雍州刺史蕭續派軍隊來打道期，被道期打敗，漢水以南地區大爲震駭。賀拔勝又派遣軍隊攻打均口，擒獲了蕭衍的部將莊思延，又進攻馮翊、安定、沔陽、酇陽城，全部平定了。蕭續派遣將軍柳仲禮在穀城拒守，賀拔勝久攻不下，就把軍隊撤回了。沔北地區被戰争摧毁成一片廢墟了。蕭衍給蕭續的信中説道："賀拔勝爲北方的驍將，

勿與爭鋒。"其見憚如此。進爵琅邪郡公。

你應慎重對待他，不要與他爭鋒。"竟是如此地使對方畏懼。進封爲琅邪郡公。

出帝末，詔勝統衆北赴京師。軍次汝水，出帝入關。勝率所部欲從武關趣長安。行至析陽，聞齊獻武王平潼關，擒毛鴻賓，勝懼，復走荆州，城人閉門不納。時獻武王已遣行臺侯景、大都督高敖曹討之，勝戰敗，爲流矢所中，乃率左右五百餘騎奔蕭衍。明年，從間道投寶炬。勝好行小數，志大膽薄，周章南北，終無所成，致歿於賊中。

出帝末年，詔令賀拔勝統率兵馬北赴京師。軍隊行至汝水時，出帝進入關中。賀拔勝率領他的部隊打算從武關進入長安。行至析陽，得悉齊獻武王平定潼關，擒獲毛鴻賓，賀拔勝害怕了，又跑到荆州，城中人閉門不讓他進去。當時齊獻武王已派遣行臺侯景、大都督高敖曹征討他，賀拔勝戰敗，被流箭射中，便率領左右的五百多騎投奔蕭衍。第二年，從小路秘密投奔了元寶炬。賀拔勝喜歡耍小聰明，志大而膽小，周旋於南北之間，終於無所成就，最後死在賊軍之中。

勝兄可泥，永熙中，太尉公，封燕郡王。

賀拔勝的兄長可泥，永熙年間，爲太尉公，封爲燕郡王。

賀拔岳

勝弟岳，字阿斗泥。初爲太學生，長以弓馬爲事。與父兄赴援懷朔，賊王衛可瓌在城西二百餘步，岳乘城射之，箭中瓌臂，賊衆大駭。後歸恒州，廣陽王淵以爲帳内軍主，表爲强弩將軍。州陷，投尒朱榮，榮以爲别將，進爲都督。

賀拔勝的弟弟賀拔岳，字阿斗泥。起初是太學生，長大後以騎馬射箭爲業。與父親兄長赴援懷朔鎮的防務，賊軍首領衛可瓌在城西離他二百多步遠，賀拔岳登上城墻射擊，箭射中了衛可瓌的臂膀，賊軍大爲驚駭。後來回到恒州，廣陽王元淵任命他爲帳内軍主，上表請示任强弩將軍。州城陷落，他投靠尒朱榮，尒朱榮以他爲别將，晋升爲都督。

永安初，除安北將軍、光禄大夫、武衛將軍，賜爵樊城鄉男。坐事失官爵，二年，詔并復之。尋除使持節、假衛將軍、西道都督，隸尒朱天光爲左厢大都督，討万俟醜奴。天光先知岳，喜得同行，每事諮訪。尋加衛將軍、假車騎將軍，餘如故。岳届長安，榮遣兵續至。時万俟醜奴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向武功，南渡渭水，攻圍趣栅。天光遣岳率騎一千馳往赴救，菩薩攻栅已克，還向岐州。岳以輕騎八百北渡渭水擒賊，令殺掠其民，以挑菩薩。菩薩果率步騎二萬餘人至渭水北。岳以輕騎數十與菩薩隔水交言，岳稱揚國威，菩薩自言强盛，往復數返。菩薩乃自驕，令省事

永安初年，授予安北將軍、光禄大夫、武衛將軍，賜給樊城鄉男的爵位。因觸犯法律而失掉了官爵，永安二年，依詔恢復官爵。接着任使持節、假衛將軍、西道都督，隸屬於尒朱天光而充任左厢大都督，討伐万俟醜奴。天光以前就瞭解賀拔岳，很高興他與自己共事，每遇有什麽事就找他咨詢商討。不久加爲衛將軍、假車騎將軍，其他職務不改。賀拔岳按時開赴長安，尒朱榮派兵接着來到。當時万俟醜奴派他的大行臺尉遲菩薩朝武功方向進兵，南渡渭水，攻打包圍臨時營栅。天光派遣賀拔岳率領一千騎兵飛馳往那裏營救，菩薩已攻下了營栅，回兵指向岐州。賀拔岳帶八百輕騎兵北渡渭水擒拿反賊，下令掠奪屠殺他們的百姓，來激怒菩薩。菩薩果然率領兩萬步兵和騎兵來到渭水北岸。賀拔岳帶數十名輕騎兵隔着河與菩薩交談，賀拔岳宣揚國威，菩薩也自

傳語。岳怒曰：“我與菩薩言，卿是何人，與我對語!”省事恃水，應答不遜。岳舉弓射之，應弦而倒。時已逼暮，於此各還。岳密於渭南傍水分置精騎，四十、五十以爲一所，隨地形便，駱驛置之。明日，自將百餘騎，隔水與賊相見，并且東行。岳漸前進，先所置騎隨岳而集。騎既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里許，便至淺可濟，岳便馳馬東出，以示奔遁。賊謂岳走，乃棄步兵，南渡渭水，輕騎追岳。岳東行十餘里，依横崗伏兵以待之。賊以路險不得前進，前後繼至，半度崗東。岳乃回戰，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而虜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渡渭北，降步兵萬餘，收其輜重。其有土民，普皆勞遣。醜奴尋棄岐州，北走安定。

稱强盛，雙方各不相讓，互相喊話好幾回合。菩薩就驕傲起來，命令手下傳話，自己不再開口。賀拔岳憤怒地說：“我與菩薩説話，你是什麽人，敢跟我對講!”該官員自恃隔着河水，所以應答時言詞不遜。賀拔岳舉起弓箭射他，該官員應弦倒地。已近日暮時分，於是各自收兵而回。賀拔岳秘密地在渭水南岸附近分别布置了精鋭騎兵，以四十或五十人爲一組，隨地勢的便利與否，相繼安排就緒。第二天，自己帶領一百多名騎兵，隔河與賊兵相見，并排着朝東行進。賀拔岳慢慢地前進，先前所布置的騎兵隨着向賀拔岳靠攏集結。騎兵已漸漸增多，賊兵不知到底有多少人。走了二十里左右，就到了水淺可渡的地方，賀拔岳就馳馬從東而出，表示逃跑之意。賊兵以爲賀拔岳想跑，就放棄了步兵，向南渡過渭水，輕騎追擊賀拔岳。賀拔岳向東跑了十餘里，依托一座横崗埋伏兵力等待賊兵到來。賊兵因路途艱險不能前進，前後人馬陸續趕到，已有一半越過横崗東邊。賀拔岳便回馬出戰，身先士卒，發起猛攻，賊兵於是往回跑。賀拔岳向部下發出號令，賊兵下馬者一律不准殺。賊兵見此，便紛紛跳下馬來。不一會兒虜獲了三千人，馬匹也悉數繳獲。於是渡過渭水往北，收降了一萬餘步兵，輜重無數。他們部隊中的土著人，全部慰問後遣散。醜奴不久放棄了岐州，向北跑到了安定。

其後，破侯伏侯元進，降侯機長貴，擒醜奴、蕭寶寅、王慶雲、万俟道洛，走宿勤明達，事在《尒朱天光傳》。天光雖爲元帥，而岳功效居多。加車騎將軍，增邑二千户，進封樊城縣開國伯。尋詔岳都督涇、北豳、二夏四州諸軍事，本將軍，涇州刺史，進爵爲公，改封清水郡公。

其後，又打敗了侯伏侯元進，降伏了侯機長貴，活捉了醜奴、蕭寶寅、王慶雲、万俟道洛，趕跑了宿勤明達，事迹記載在《尒朱天光傳》。天光雖是元帥，但賀拔岳的戰功更多。加任車騎將軍，增加食邑二千户，晋封爲樊城縣開國伯。接着詔令賀拔岳任都督涇、北豳、二夏等四州諸軍事，本將軍，涇州刺史，進升爲公爵，改封爲清水郡公。

天光入洛，使岳行雍州事。元曄立，除驃騎大將軍，增邑五百户，餘如故。普泰初，都督二岐東秦三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岐州刺史。尋加侍中，給後部鼓吹，仍詔開府。俄兼尚書左僕射、隴右行臺，仍停高平。

天光進入洛陽，派賀拔岳行使雍州刺史的職務。元曄稱帝，任命他爲驃騎大將軍，增加食邑五百户，其他官職不變。普泰初年，任都督二岐東秦三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岐州刺史。不久又加任侍中，賜給後部鼓吹一部，還詔令可以開府。緊接着兼尚書左僕射、隴右行臺，仍然駐軍

後以隴中猶有土民不順，岳助侯莫陳悦所在討平。二年，加岳都督三雍、三秦、二岐、二華諸軍事，雍州刺史，關西行臺，餘如故。及尒朱天光率衆赴洛，將抗齊獻武王，岳與侯莫陳悦下隴赴雍，以應義旗。

於高平。後來因隴中地區還有土民不歸順，賀拔岳幫助侯莫陳悦一一討伐平定了。普泰二年，加授賀拔岳都督三雍、三秦、二岐、二華諸軍事，雍州刺史，關西行臺，其他官職依舊。尒朱天光率衆到洛陽，準備抵抗齊獻武王的時候，賀拔岳和侯莫陳悦從隴而下趕赴雍州，以響應義軍。

永熙初，仍開府、兼僕射、大行臺、雍州刺史，增邑千户。二年，詔岳都督雍、華、北華、東雍、二岐、豳、四梁、二益、巴、二夏、蔚、寧、南益、涇二十州諸軍事，大都督。岳自詣北境，安置邊防，率部趣涇州平凉西界，布營數十里，使諸軍士田殖涇州。身將壯勇，托以牧馬，於原州北招万俟受洛干等，并遠近州鎮聚結者。靈州刺史曹泥身詣岳軍請代，岳以前洛州刺史元季海爲州。彼民不促，擊破季海部下，獨聽季海。三年正月，岳召侯莫陳悦會於高平，將討之，令悦前驅，北趣靈州。聞渴波隘中河水未解，將往趣之。

永熙初年，仍然任開府、兼僕射、大行臺、雍州刺史，增加食邑一千户。永熙二年，下詔命令賀拔岳爲都督雍、華、北華、東雍、二岐、豳、四梁、二益、巴、二夏、蔚、寧、南益、涇二十州諸軍事，大都督。賀拔岳親自到北部邊境，安排布置邊防，率領部下開赴涇州平凉的西部邊界，布下軍營數十里，讓各部隊戰士在涇州開墾屯田。親自帶領一批勇士，僞裝成牧馬人，在原州北部招撫万俟受洛干等人，以及遠近州鎮的聚結者入夥。靈州刺史曹泥親自到賀拔岳的軍中請求派人代替他的職務，賀拔岳委任前洛州刺史元季海爲該州刺史。該州的群衆不聽，攻擊打敗了季海的部下，惟獨服從季海一人。三年正月，賀拔岳召集侯莫陳悦在高平會合，準備討伐他們，叫侯莫陳悦爲前驅，從北向靈州挺進。得悉渴波隘中的黄河冰還未化，就打算前往那兒通過。

岳既總大衆，據制關右，憑强驕恣，有不臣之心。齊獻武王惡其專擅，令悦圖之。悦素服威略，既承密旨，便潛爲計。時岳遣悦先行，悦乃通夜東進，達明晦日，岳行軍前與悦相見。悦誘岳入營，坐論兵事。悦詐云腹痛，起而徐行，悦女夫元洪景抽刀斬岳。後岳部下收岳尸葬於雍州北石安原。六月，贈大將軍、太保、録尚書事，都督、刺史、開國并如故。

賀拔岳既然已經統領了大批兵力，控制着關右地區，依恃强大而驕横恣肆，有了稱王之心。齊獻武王討厭他的專横擅權，命令侯莫陳悦除掉他。侯莫陳悦素來懾服他的威風和謀略，既然接受了密令，就悄悄地想辦法。當時賀拔岳派遣侯莫陳悦爲先行部隊，當即連夜向東挺進，次日天剛破曉便到了，賀拔岳來到軍隊前綫與侯莫陳悦相見。侯莫陳悦騙賀拔岳進入營房，坐着討論兵事。侯莫陳悦假裝腹痛，起身慢慢走動，他的女婿元洪景抽刀殺了賀拔岳。後來賀拔岳的部下將他的尸體收葬在雍州北部的石安原。六月份，追贈爲大將軍、太保、録尚書事，都督、刺史、開國公等官爵一概仍舊不改。

侯莫陳悦

侯莫陳悦，代郡人也。父婆羅門，爲駝牛都尉，故悦長於河西。好

侯莫陳悦，是代郡人。父親婆羅門，任駝牛都尉，所以侯莫陳悦是在河西長大的。他喜好打

田獵，便騎射。會牧子逆亂，遂歸尒朱榮，榮引爲都督府長流參軍，稍遷大都督。莊帝初，除征西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封栢人縣開國侯，邑五百户。

尒朱天光之討關西，榮以悦爲天光右厢大都督，本官如故。西伐克獲，皆與天光、賀拔岳略同勞效。以本將軍除鄯州刺史，餘如故。尒朱榮死後，亦隨天光下隴。元曄立，除車騎大將軍、渭州刺史，進爵爲公，改封白水郡，增邑五百户。及天光向洛，使悦行華州事。普泰中，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秦州刺史。天光之東出，將抗義旗，悦與岳下隴以應齊獻武王，至雍州，會尒朱覆敗。永熙初，加開府、都督隴右諸軍事，仍秦州刺史。

永熙三年正月，岳召悦共討靈州。悦誘岳斬之，岳左右奔散，悦遣人安慰云："我别稟意旨，止在一人，諸君勿怖。"衆皆畏服，無敢拒違。悦心猶豫，不即撫納，乃還入隴，止水洛城。

岳之所部聚於平凉，規還圖悦，遣追夏州刺史宇文黑獺。黑獺至，遂總岳部衆并家口入高平城，以自安固。乃勒衆入隴征悦。悦聞之，棄城，南據山水之險，設陳候戰。黑獺至，遥望見悦，欲待明日决鬥。悦先召南秦州刺史李景和，其夜，景和遣人詣黑獺，密許翻降。至暮，景和乃勒其所部使上驢駝，云"儀同有教，欲還秦州，守以拒賊"，令軍人嚴備。景和復紿悦帳下云："儀同欲還秦州，汝等何不裝辦?"衆謂爲實，以次相驚，人情惶惑，不可復止，皆散走而趣秦州。景和先驅至城，據門以慰輯之。

獵，善於騎馬射箭。遇上牧民子弟造反，就投靠尒朱榮，尒朱榮引用他爲都督府長流參軍，逐步提升爲大都督。莊帝在位初年，授征西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封爲栢人縣開國侯，食邑五百户。

尒朱天光討伐關西的時候，尒朱榮委任侯莫陳悦爲天光的右厢大都督，原來的職官不變。西征討伐勝利，與天光、賀拔岳的戰功都很相當。以本將軍就任鄯州刺史，其他職務如故。尒朱榮死後，也跟隨天光來到隴地。元曄立爲皇帝後，授予他爲車騎大將軍、渭州刺史，晋封公爵，改封到白水郡，增加食邑五百户。到天光進兵洛陽時，派侯莫陳悦行使華州刺史職務。普泰年間，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秦州刺史。天光向東出兵，準備抗拒義軍，侯莫陳悦和賀拔岳到隴州去響應齊獻武王，到達雍州時，遇上尒朱氏失敗覆滅。永熙初年，加任開府、都督隴右諸軍事，依然擔任秦州刺史。

永熙三年正月，賀拔岳召集侯莫陳悦共同征討靈州叛亂。侯莫陳悦誘殺了賀拔岳，賀拔岳的左右之人都散夥跑掉了，侯莫陳悦派人去安慰他們道："我另外接受了命令，衹除掉他一人，諸位不要害怕。"大家都敬畏服從，没有誰敢違抗。侯莫陳悦的心其實仍在猶豫，没有及時安撫招納他們，就回到隴州，把軍隊停留在水洛城。

賀拔岳的舊部在平凉聚集，打算回去消滅侯莫陳悦，派人追尋夏州刺史宇文黑獺。黑獺來了以後，便集合賀拔岳的老部下以及家屬進入高平城，以求立足。然後就帶領士兵進入隴地征討侯莫陳悦。侯莫陳悦知道後，放棄城池，向南部憑據山水的險要，設下兵陣等候交戰。黑獺來到，老遠望見侯莫陳悦的軍隊，想等到明天决戰。而侯莫陳悦先召來南秦州刺史李景和，這天夜裏，景和派人到黑獺那裏，秘密地向其許諾臨陣倒戈。到了天將黑之時，景和便帶領部下讓他們爬上驢子和駱駝，宣稱"儀同三司有指示，準備回秦州，固守以抗拒反賊"，同時下令將士嚴加防範。景和又哄騙侯莫陳悦的軍帳人員道："儀同大人準備回秦州，你們爲何還不打點行裝?"大家信以爲真，便一個個吃驚騷動起來，人心惶

惑，再也止不住了，都分散跑走，往秦州而去。景和的先頭部隊到達城下，把守城門對兵士進行安撫。

悦部衆離散，猜畏傍人，不聽左右近己，與其二弟并兒及謀殺岳者八九人棄軍迸走。數日之中，盤回往來，不知所趣。左右勸向靈州，而悦不決，言下隴之後，恐有人所見。乃於山中令從者悉步，自乘一騾，欲向靈州。中路，追騎將及，望見之，遂縊死野中，弟、息、部下悉見擒殺，唯先謀殺岳者悦中兵參軍豆盧光走至靈州，後奔晉陽。悦自殺岳後，神情恍惚，不復如常，恒言："我僅睡即夢見岳語我'兄欲何處去'，隨我不相置。"因此彌不自安，而致敗滅。

侯莫陳悦的部衆分離散夥，他猜忌旁人，親信之言也聽不進去了，與兩個弟弟和兒子以及謀殺賀拔岳者共八九人棄軍一同逃走。幾天之內，他們往來徘徊，不知道該往哪裏去。左右之人勸他去靈州，但他猶豫不決，説是來到隴地之後，恐怕有人會發現。於是在山中讓跟隨的人全部步行，自己乘一匹騾子，打算到靈州去。半途中，追兵將至，他望見了追兵，於是在野地裏自縊而死，弟弟、兒子、部下全被殺死或活捉，衹有先前謀殺賀拔岳的侯莫陳悦的中兵參軍豆盧光逃到靈州，後又投奔晉陽。侯莫陳悦自從殺了賀拔岳以後，神情恍惚，不再像平常一樣，總是説："我衹要一睡覺就夢見賀拔岳對我説'老兄想往哪裏去'，跟着我不走。"愈益心中不安，從而導致滅亡。

侯淵

侯淵，神武尖山人也。機警有膽略。肅宗末年，六鎮飢亂，淵隨杜洛周南寇。後與妻兄念賢背洛周歸尒朱榮。路中遇寇，身披苫褐，榮賜其衣帽，厚待之，以淵爲中軍副都督。常從征伐，屢有戰功。

侯淵，是神武尖山人。機警而有膽略。肅宗在位末年，六鎮因饑荒而發生叛亂，侯淵跟隨杜洛周向南侵犯。後來與妻子的兄長念賢背叛洛周而投奔尒朱榮。路上遇上强盗，以至於身上衹披着一塊草被，尒朱榮賜給他衣帽，待他不薄，任侯淵爲中軍副都督。經常跟隨尒朱榮征戰討伐，屢立戰功。

孝莊即位，除領左右，封厭次縣開國子，邑四百户。後從榮討葛榮於滏口，戰功尤多。榮啓淵爲驃騎將軍、燕州刺史。時葛榮別帥韓樓、郝長等有衆數萬，屯據薊城，尒朱榮令淵與賀拔勝討之。會元顥入洛，榮徵勝南赴大軍，留淵獨鎮中山。

孝莊帝即位，授爲領左右，封爲厭次縣開國子，食邑四百户。後來跟隨尒朱榮在滏口討伐葛榮，戰功尤其多。尒朱榮上表爲侯淵申請爲驃騎將軍、燕州刺史。那時葛榮的別帥韓樓、郝長等人有兵馬數萬，屯駐在薊城，尒朱榮下令侯淵和賀拔勝討伐他們。碰上元顥進入洛陽，尒朱榮徵召賀拔勝向南奔赴大軍，留下侯淵獨自鎮守中山。

及莊帝還宫，榮令淵進討韓樓，配卒甚少。或以爲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今擊此賊，故當不足定也。"止給騎七百。淵遂廣張軍聲，多設供

莊帝復位以後，尒朱榮命令侯淵進兵討伐韓樓，配給的兵很少。有人提及這一點，尒朱榮説："侯淵能臨機應變，這是他所擅長的，如果統領大部隊，未必能用好。如今攻打這等反賊，完全可以拿得下來。"衹給七百騎兵。侯淵便大

具，親率數百騎，深入樓境，欲執行人以問虚實。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萬餘，淵遂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既獲賊衆，何爲復資遣之也?"淵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戰，事須爲計以離隙之。"淵度其已至，遂率騎夜集，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爲淵内應，遂遁走，追擒之。以勛進爵爲侯，增邑八百户。尋詔淵以本將軍爲平州刺史、大都督，仍鎮范陽。

造聲勢，多帶食物，親自率領數百騎兵，深入韓樓的境内，想抓一個路人以探問虚實。離開薊城一百多里，碰上賊軍首領陳周的一萬多名馬步軍隊，侯淵於是潛伏起來從背後襲擊，大破賊兵，俘虜五千餘人。接着歸還馬匹和武器，讓他們入城。左右之人勸諫道："既然已捉到這些賊兵，爲何又放他們跑回去呢?"侯淵説："我方兵力少，不可硬拼，必須用計分化瓦解他們。"侯淵估計他們已到城中，就率領騎兵夜晚集合，天將拂曉，叩攻城門。韓樓果然懷疑降兵回城是充當侯淵的内應，於是逃跑，侯淵追趕擒獲了他。因功晋封爲侯，增加食邑八百户。不久令侯淵以本將軍出任平州刺史、大都督，仍然鎮守范陽。

及尒朱榮之死也，范陽太守盧文偉誘淵出獵，閉門拒之。淵率部曲屯於郡南，爲榮舉哀，勒兵南向。莊帝使東萊王貴平爲大使，慰勞燕薊。淵乃詐降，貴平信之，遂執貴平自隨。進至中山，行臺僕射魏蘭根邀擊之，爲淵所敗。會元曄立，淵欲歸之。常山太守甄楷屯據井陘，淵又擊破之。曄乃授淵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左軍大都督、漁陽郡開國公，邑一千户。前廢帝立，仍加開府，餘如故。幽州刺史劉靈助舉義兵，屯於安國城，淵與叱列延慶等破擒之。後隨尒朱兆拒義旗於廣阿，兆既敗走，淵降齊獻武王，後從王破尒朱於韓陵。永熙初，除齊州刺史，餘如故。

尒朱榮死後，范陽太守盧文偉引誘侯淵外出打獵，關閉城門拒納他。侯淵率領部下屯駐在郡南，爲尒朱榮舉行哀悼活動，然後帶領部隊向南移動。莊帝派遣東萊王貴平爲大使，慰勞燕、薊一帶的軍民。侯淵於是假裝投降，貴平相信了他，他就把貴平抓起來放在身邊。進至中山，行臺僕射魏蘭根在路上阻擊他，被侯淵打敗。元曄立爲皇帝後，侯淵想投靠他。常山太守甄楷屯駐在井陘，侯淵又出兵打敗了他。元曄就授予侯淵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左軍大都督、漁陽郡開國公，食邑一千户。前廢帝即位，仍然給侯淵加開府，其他官職不變。幽州刺史劉靈助起義，屯駐在安國城，侯淵與叱列延慶等打敗并活捉了他。後來隨尒朱兆在廣阿抵抗義軍，尒朱兆敗走以後，侯淵投降了齊獻武王，然後跟隨王爺在韓陵打敗了尒朱氏。永熙初年，出任齊州刺史，其他職務依舊。

出帝末，淵與兖州刺史樊子鵠、青州刺史東萊王貴平密信往來，以相連結，又遣間使通誠於獻武王。及出帝入關，復懷顧望。汝陽王暹既除齊州刺史，次於城西，淵擁部據城，不時迎納。民劉桃符等潛引暹入據西城，淵争門不克，率騎出奔，妻兒部曲爲暹所虜。行達廣里，會承制以淵行青州事。齊獻武王又遣淵書

出帝末年，侯淵與兖州刺史樊子鵠、青州刺史東萊王元貴平秘密通信往來，互相串連勾結，又派密使向齊獻武王表達誠意。出帝進入關中後，他又持觀望態度。汝陽王元暹出任齊州刺史以後，停留在城西，侯淵擁兵占據了該城，不按時迎納元暹。市民劉桃符等悄悄地引着元暹進入占據了西城，侯淵争奪城門不成功，率領騎兵出城奔走，妻兒及部下被元暹俘虜。他行至廣里，碰上朝廷任命侯淵代行青州刺史。齊獻武王

曰："卿勿以部曲輕少，難於東邁。齊人澆薄，唯利是從，齊州城民尚能迎汝陽王，青州之人豈不能開門待卿也。但當勉之。"淵乃復還，暹始歸其部曲。而貴平自以斛斯椿黨，亦不受代。淵進襲高陽郡，克之，置部曲家累於城中，身率輕騎游掠於外。貴平使其長子率衆攻高陽，南青州刺史茹懷朗遣兵助之。時青州城人餽糧者首尾相繼。淵親率騎夜趣青州，詐餽糧人曰："臺軍已至，殺戮都盡，我是世子下人，今已走還城，汝何爲復去也?"人信其言，棄糧奔走。比曉，復謂行人曰："臺軍昨夜已至高陽，我是前鋒，今始到此，頗知侯公竟在何處?"城人凶懼，遂執貴平出降。淵自惟反覆，慮不獲安，遂斬貴平，傳首京師，欲明不同於斛斯椿也。

又給侯淵寫信道："卿不要因部下人馬少，就難以向東行進。齊人風氣澆薄，惟利是圖，齊州城的百姓尚且能接受汝陽王，青州百姓豈能不歡迎你麽? 祇管好好去幹。"侯淵這纔又回去，元暹開始送還他的部下。元貴平自以爲是斛斯椿的黨羽，也不卸任交接。侯淵進兵襲擊高陽郡，攻克了以後，把部曲家小安置在城中，自己率領一隊輕騎在外游擊掠奪。貴平派他的長子率兵攻打高陽，南青州刺史茹懷朗派兵協助他。當時青州市民送糧的首尾相繼。侯淵親自率領騎兵夜晚趕到青州，哄騙送糧的人道："行臺軍隊已到，殺戮光了，我是世子的下人，如今已經跑回城，你們還去做什麽?"大家相信了他所說的話，便丢下糧食跑了。天亮時，又對路上行人説："行臺軍隊昨夜已到了高陽，我是前鋒，今天剛到這裏，想知道侯淵大人到底在哪裏?"城民驚恐萬分，就抓住貴平出城投降。侯淵自己知道如此反覆兩端，心中很是不安，於是殺了貴平，把首級送到京師，想證明自己不同於斛斯椿。

及子鵠平，詔以封延之爲青州刺史。淵既不獲州任，情又恐懼，行達廣川，遂劫光州庫兵反。遣騎詣平原，執前膠州刺史賈璐。夜襲青州南郭，劫前廷尉卿崔光韶，以惑人情。攻掠郡縣。其部下督帥叛拒之，淵率騎奔蕭衍，途中亡散，行達南青州南境，爲賣漿者斬之，傳首京師，家口配没。

子鵠被平定以後，詔令以封延之爲青州刺史。侯淵既未得到州刺史的任命，恐懼不安，行至廣川，就劫掠光州的武庫反叛了。派遣騎兵去到平原，抓住前膠州刺史賈璐。夜晚偷襲青州南面城郭，劫獲前廷尉卿崔光韶，以蠱惑人情和視聽。攻打掠搶各郡縣。他的部下將帥叛變抗拒他，侯淵率騎兵投奔蕭衍，途中散亡，他本人走到南青州的南部，被賣漿人殺掉，首級傳送到京師，家口都被充軍發配。

史臣曰：朱瑞以背本向義，責不見原。延慶黨舊違順，常刑所及。斛斯椿奸佞爲心，讒忒自口，取譬蒼蠅，交亂四國，投於豺虎，天實棄之。賈智、侯淵反覆取斃。破胡器小謀大，終於顛蹶。子鵠迷機寡算，竟以殲殄。岳負力無謀，制以一劍。悦果行慮淺，死不旋足。觀其亡滅，自取之也。

史臣曰：朱瑞因爲背本向義，却受到指責不被原諒。叱列延慶祇知依靠同黨和故舊而不知順應時勢，受到刑罰是必然的。斛斯椿爲人奸佞，滿口讒言，像蒼蠅一樣，攪亂各方，把他投入豺狼虎豹之群，是老天確實厭棄他。賈智、侯淵反覆無常而自取滅亡。賀拔勝器度小而野心大，終究導致失敗。樊子鵠不識機運缺乏算計，最後也不免被消滅。賀拔岳勇而無謀，一把劍就可控制他。侯莫陳悦行動果斷而無遠慮，敗亡立刻來臨。觀察他們的滅亡過程，都是自取其咎。

魏書卷八十一

列傳第六十九

綦儁　山偉　劉仁之　宇文忠之

綦儁

綦儁，字攄顯，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祖辰，并州刺史。儁，莊帝時仕累遷爲滄州刺史，甚爲吏人畏悅。尋除太僕卿。

及尒朱世隆等誅，齊獻武王赴洛，止於邙山。上召文武百司，下及士庶，令之曰："尒朱暴虐，矯弄天常，孤起義信都，罪人斯翦。今將翼戴親賢，以昌魏曆，誰主社稷，允愜天人？"申令頻煩，莫有應者。儁乃避席曰："人主之體，必須度量深遠，明哲仁恕。廣陵王遇世艱難，不言淹載，以人謀察之，雖爲尒朱扶戴，當今之聖主也。"獻武王欣然是之。時黄門侍郎崔㥄作色而前，謂儁曰："廣陵王爲主，不能紹宣魏綱，布德天下，爲君如此，何聖之有！若言其聖，應待大王。"時高乾邕、魏蘭根等固執㥄言，遂立出帝。及出帝失德，齊獻武王深思儁言，常以爲恨。

綦儁，字攄顯，河南洛陽人，他的先世是代郡人。祖父綦辰，曾任并州刺史。綦儁在莊帝在位期間做官，逐步升遷爲滄州刺史，很受官民們的敬畏和喜歡。不久任太僕卿。

尒朱世隆等被誅後，齊獻武王開赴洛陽，軍隊停留在邙山。對文武百官和士民百姓説："尒朱氏暴虐無道，違背天理，我在信都起義，罪惡之人就此剪滅。如今想推戴一位宗親賢主，以昌盛大魏的國運，誰個主宰社稷，能够使上天和人民滿意？"公告頻繁發出，没有人發表意見。綦儁於是站出來説道："作爲君主，必須度量深遠，明哲仁恕。廣陵王身處艱難，未被關注已有幾年了。從人謀的角度看，他雖然被尒朱氏所擁戴，但仍不失爲當今的聖明君主。"齊獻武王欣然同意他的觀點。當時黄門侍郎崔㥄怒氣衝衝地走到前面來，對綦儁説："廣陵王爲君主，不能發揚光大魏朝的國綱，把德政布施天下，這樣的君主，有什麽聖明可言！如果要説聖明，應該是大王。"當時高乾邕、魏蘭根等人都堅決贊同崔㥄的意見，於是就推立了出帝。出帝主政失去德行後，齊獻武王深刻地想着綦儁的話，常常以此爲恨。

尋除御史中尉，於路與僕射賈顯度相逢，顯度恃勳貴，排儁騶列倒，儁忿見於色，自入奏之。尋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儁佞巧，能候當塗，斛斯椿、

不久授御史中尉，在路上與僕射賈顯度相遇，顯度依恃自己的功勛和高貴，把綦儁的一排馬撞倒，綦儁怒形於色，自己進宫向皇帝上奏此事。接着加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綦儁善投機會討好，善於侍候當

賀拔勝皆與友善。斛斯椿之構間也，出帝令儁奉詔晉陽，齊獻武王集文武與儁申釋，儁辭屈而退。

權者，斛斯椿、賀拔勝都與他友善。斛斯椿使用離間之術，出帝命令綦儁到晉陽送詔書，齊獻武王召集文武百官與綦儁解釋和申辯，綦儁理屈辭窮而退。

性多詐。賀拔勝出鎮荆州，過儁别，因辭儁母，儁故見敗氈弊被，勝更遺之錢物。後兼吏部尚書，復爲滄州刺史。徵還，兼中尉，章武縣伯。尋除殷州刺史，薨於州。贈司空公，謚曰文貞。

性情狡詐。賀拔勝出任荆州刺史，到綦儁家道别，在與綦儁母親告辭時，綦儁故意把家裏的破氈爛被露出來讓賀拔勝看，從而使賀拔勝饋送錢物給他。後來兼任吏部尚書，又任滄州刺史。徵召回京，兼任中尉，封章武縣伯。接着任殷州刺史，死在殷州。追贈爲司空公，謚號叫文貞。

子洪寔，字巨正。位尚書左右郎，魏郡邑中正。嗜酒好色，無行檢。卒官。

兒子洪寔，字巨正。官至尚書左右郎，魏郡邑中正。嗜酒好色，行爲不檢點，死於官。

山偉

山偉，字仲才，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祖强，美容貌，身長八尺五寸，工騎射，彎弓五石。爲奏事中散，從顯祖獵方山，有兩狐起於御前，詔强射之，百步内二狐俱獲。位内行長。父稚之，營陵令。偉隨父之縣，遂師事縣人王惠，涉獵文史。稚之位金明太守。

山偉，字仲才，河南洛陽人，他的先世是代郡人。祖父山强，容貌俊美，身高八尺五寸，工於騎射，拉弓有五石的力氣。充當奏事中散，跟從顯祖皇帝在方山行獵，有兩隻狐狸竄到顯祖面前，顯祖命令山强射它們，百步之内兩狐同被山强射中。官至内行長。父親稚之，任營陵令。山偉隨父親到縣上，拜該縣的王惠爲師，涉獵文史。稚之官至金明太守。

肅宗初，元匡爲御史中尉，以偉兼侍御史。入臺五日，便遇正會。偉司神武門，其妻從叔爲羽林隊主，撾直長於殿門，偉即劾奏。匡善之，俄然奏正。帖國子助教，遷員外郎、廷尉評。

肅宗在位初年，元匡任御史中尉，以山偉兼侍御史。進御史臺五天後，就遇上正會朝儀。山偉負責神武門，他妻子的堂叔任羽林隊主，在殿門毆打了直長，山偉當即向朝廷彈劾上奏。元匡很欣賞他，很快上奏任侍御中正。任國子助教，升遷爲員外郎、廷尉評。

時天下無事，進仕路難，代遷之人，多不沾預。及六鎮、隴西二方起逆，領軍元叉欲用代來寒人爲傳詔以慰悦之，而牧守子孫投狀求者百餘人。又欲杜之，因奏立勳附隊，令各依資出身。自是北人悉被收敘。偉遂奏記，贊叉德美。叉素不識偉，訪侍中安豐王延明、黄門郎元順，順等因是稱薦之。叉令僕射元欽引偉兼尚書二千石郎，後正名士郎。修起居注。僕射元順領選，表薦爲諫議大

當時天下安定無事，宦途升遷艱難，從代郡遷徙而來之人，大都没有機會。到了六鎮、隴西的兩地造反的勢力興起後，領軍元叉想用來自代郡地區的寒門人士作爲傳詔，以此安慰并取悦他們，當時州郡官員的子孫有一百多人寫信求此職。元叉又想杜絶這一局面，於是奏請朝廷確立各家的功勳進行參照排序，命令各自依照資歷和出身。從此以後北方士人全部被收用任職。山偉就上奏，稱贊元叉的美德。元叉一向不認識山偉，向侍中、安豐王元延明和黄門郎元順打聽，他們就因此稱贊和推薦山偉。元叉命令僕射元欽

夫。

召用山偉任兼尚書二千石郎，後來轉正爲士郎，修撰起居注。僕射元順負責銓選，上表薦舉山偉任諫議大夫。

尒朱榮之害朝士，偉時守直，故免禍。及莊帝入宫，仍除偉給事黄門侍郎。先是，偉與儀曹郎袁昇、屯田郎李延考、外兵郎李奂、三公郎王延業方駕而行，偉少居後。路逢一尼，望之嘆曰："此輩緣業，同日而死。"謂偉曰："君方近天子，當作好官。"而昇等四人，皆於河陰遇害，果如其言。俄領著作郎。前廢帝立，除安東將軍、秘書監，仍著作。

尒朱榮殺害朝廷大臣，山偉當時在朝中，所以幸免於難。莊帝復位以後，依舊任命山偉爲給事黄門侍郎。在這以前，山偉與儀曹郎袁昇、屯田郎李延考、外兵郎李奂、三公郎王延業并駕而行，山偉稍微在後。路上遇到一位尼姑，望着他們嘆道："這幫冤孽，同日而死。"對山偉説："先生靠近天子，肯定會做個好官。"後來袁昇等四人，都在河陰遇害，果然像尼姑所説。不久領著作郎。前廢帝即位，授安東將軍、秘書監，仍然領著作郎。

初，尒朱兆之入洛，官守奔散，國史典書高法顯密埋史書，故不遺落。偉自以爲功，訴求爵賞。偉挾附世隆，遂封東阿縣伯，而法顯止獲男爵。偉尋進侍中。孝静初，除衛大將軍、中書令，監起居。後以本官復領著作，卒官。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幽州刺史，謚曰文貞公。

當初，尒朱兆進入洛陽，官員們奔跑逃散，國史典書高法顯秘密埋藏史書，所以没有失散。山偉以爲是自己的功勞，要求封爵獎賞。山偉要挾并依附尒朱世隆，於是封爵爲東阿縣伯，而法顯衹得了個男爵。山偉不久又升任侍中。孝静帝在位之初，授他爲衛大將軍、中書令，監修起居。後來以本官重新任領著作郎，死於任上。追贈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幽州刺史，謚號叫文貞公。

國史自鄧淵、崔琛、崔浩、高允、李彪、崔光以還，諸人相繼撰録，綦儁及偉等諂説上黨王天穆及尒朱世隆，以爲國書正應代人修緝，不宜委之餘人，是以儁、偉等更主大籍。守舊而已，初無述著。故自崔鴻死後，迄終偉身，二十許載，時事蕩然，萬不記一，後人執筆，無所憑據，史之遺闕，偉之由也。外示沉厚，内實矯競。與綦儁少甚相得，晚以名位之間，遂若水火。與宇文忠之之徒代人爲黨，時賢畏惡之。而愛尚文史，老而彌篤。偉弟少亡，偉撫寡訓孤，同居二十餘載，恩義甚篤。不營産業，身亡之後，賣宅營葬，妻子不免飄泊，士友嘆愍之。長子昂襲爵。

鄧淵、崔琛、崔浩、高允、李彪、崔光相繼撰述國史，綦儁和山偉等諂媚游説上黨王元天穆和尒朱世隆，認爲國書正應該由代郡人來修撰編輯，不該委托給其他人，所以綦儁和山偉等人就主持纂修國史重典。其史書因循守舊，没有什麽創見。所以自從崔鴻死後，一直到山偉終身爲止，二十多年，時事蕩然湮没，萬事不載其一，後人執筆修史，没有史料作憑據，史籍的遺漏和殘缺，是山偉造成的。他表面上顯得穩重，内心實際上矯情和躁競。與綦儁在少年時相處得很和諧，晚年由於名位之争，兩人就變得水火不相容。與宇文忠之的代郡籍黨徒結成一個幫派，當時的賢直之士對他們既怕且恨。但他喜好文史，老年愈益着迷。山偉的弟弟少年時就死了，山偉撫助寡婦訓導孤兒，與他們共同生活二十多年，恩義甚切。他不經營産業，死去以後，靠賣屋來辦理喪葬，妻子兒女漂泊無依，朋友爲之嘆息和

憐憫。長子山昂繼承爵位。

劉仁之

劉仁之，字山静，河南洛陽人。其先代人，徙于洛。父爾頭，在《外戚傳》。仁之少有操尚，粗涉書史，真草書迹，頗號工便。御史中尉元昭引爲御史。前廢帝時，兼黄門侍郎，深爲尒朱世隆所信用。出帝初，爲著作郎，兼中書令，既非其才，在史未嘗執筆。出除衛將軍、西兖州刺史，在州有當時之譽。武定二年卒，贈衛大將軍、吏部尚書、青州刺史，謚曰敬。

劉仁之，字山静，河南洛陽人。他的祖先是代郡人，遷徙到洛陽。父親爾頭，在《外戚傳》中有記載。仁之少年時就有操行和志向，粗通書史，楷書草書很好。御史中尉元昭引用他當御史。前廢帝在位時，他兼任黄門侍郎，深受尒朱世隆的信任和重用。出帝在位初年，任著作郎，兼中書令，既然不是這方面的人才，在史館就幾乎没有執筆。出任衛將軍、西兖州刺史，在州任期間有當時的聲譽。武定二年去世，追贈爲衛大將軍、吏部尚書、青州刺史，謚號叫敬。

仁之外示長者，内懷矯詐。其對賓客，破床弊席，粗飯冷菜，衣服故敗，乃過逼下。善候當途，能爲詭激。每於稠人廣衆之中，或撾一奸吏，或縱一孤貧，大言自眩，示己高明，矜物無知。淺識皆稱其美，公能之譽，動過其實。性又酷虐，在晋陽曾營城雉，仁之統監作役，以小稽緩，遂杖前殷州刺史裴瑗、并州刺史王綽，齊獻武王大加譴責。性好文字，吏書失體，便加鞭撻，言韵微訛，亦見捶楚，吏民苦之。而愛好文史，敬重人流。與齋帥馮元興交款，元興死後積年，仁之營視其家，常出隆厚。時人以此尚之。

仁之表面像忠厚長者，其實很狡詐。在賓客面前，故意顯示破床爛席，粗飯冷菜，衣服破舊，比下人還不如。善於侍候當道的權臣，能够説些奇異偏激的話。總是在大庭廣衆之中，或者揍一個奸吏，或者寬恕一位孤貧之民，自我炫耀，表示自己高明，顯得矜人傲物。見識淺薄的人都稱道有美德，能幹，大都言過其實。本性又殘忍酷虐，在晋陽曾經營建城墻，仁之負責監造工匠服役，因爲進度稍微緩慢一點，就杖打前殷州刺史裴瑗、并州刺史王綽，齊獻武王對他的野蠻暴行大加譴責。他喜好文字，官吏書寫不得體，就用鞭抽，説話時語音聲調稍有偏差，也被毒打，官吏百姓深感痛苦。然而他愛好文史，敬重名流。與齋帥馮元興交往親密，元興死後多年，仁之還照看幫助他的家人，常常給予很隆厚的待遇。當時的人們因這一點而贊賞他。

宇文忠之

宇文忠之，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世據東部，後入居代都。祖阿生，安南將軍，巴西公。父侃，卒於治書侍御史。忠之獵涉文史，頗有筆札，釋褐太學博士。天平初，除中書侍郎。裴伯茂與之同省，常侮忽之，以忠之色黑，呼爲“黑宇”。後敕修國史。元象初，兼通直散騎常侍，副鄭伯猷使蕭衍。武定

宇文忠之，河南洛陽人。他的先世是南單于的遠支族屬，世代控制着東部地區，後來内遷定居在代都。祖父阿生，任安南將軍，巴西公。父親宇文侃，任治書侍御史時去世。忠之涉獵過一些文史之學，頗善寫作，初入官爲太學博士。天平初年，授中書侍郎。裴伯茂與他同在省衙，經常侮辱他，因忠之皮膚黑，便喊他“黑宇”。後來令他修國史。元象初年，兼任通直散騎常侍，協助鄭伯猷出使於南方的蕭衍。武定初年任

初，爲安南將軍、尚書右丞，仍修史。未幾，以事除名。忠之好榮利，自爲中書郎，六七年矣，遇尚書省選右丞，預選者皆射策，忠之入試焉。既獲丞職，大爲忻滿，志氣囂然，有驕物之色，識者笑之。既失官爵，怏怏發病卒。子君山。

安南將軍、尚書右丞，依然修史。不久，因事被除名。忠之好追求榮譽和利禄，自從當了中書郎，六七年了，遇上尚書省選拔右丞，參加選拔者都要參加對策考試，忠之也擠進去考試。得了尚書丞以後，大爲高興，趾高氣揚，頗有驕狂之態，有見識之人譏笑他。失去官爵後，就整日怏怏不樂，發病而死。兒子叫君山。

史臣曰：綦儁遭逢受職；山偉位行頗爽；仁之雖內懷矯詐，而交情自篤；忠之雖文史足用，而雅道蔑聞。謂全德者，其難矣哉！

史臣曰：綦儁碰上好機會而得官；山偉的職位與行爲頗有差距；仁之雖然內心矯情狡詐，好像自然而誠懇；忠之雖有文史之才，但無高雅之行。可見要修養完整的品德，真是困難啊！

魏書卷八十二

列傳第七十

李琰之　祖瑩　常景

李琰之

李琰之，字景珍，小字默蠡，隴西狄道人，司空韶之族弟。早有盛名，時人號曰神童。從父司空冲雅所嘆異，每曰："興吾宗者，其此兒乎？"恒資給所須，愛同己子。

弱冠舉秀才，不行。曾游河内北山，便欲有隱遁意。會彭城王勰辟爲行臺參軍，苦相敦引。尋爲侍中李彪啓兼著作郎，修撰國史。稍遷國子博士，領尚書儀曹郎中，轉中書侍郎、司農少卿、黄門郎，修國史。遷國子祭酒，轉秘書監、兼七兵尚書。遷太常卿。孝莊初，太尉元天穆北討葛榮，以琰之兼御史中尉，爲北道軍司。還，除征東將軍，仍兼太常。

出爲衛將軍、荆州刺史。頃之，兼尚書左僕射、三荆二郢大行臺。尋加散騎常侍。琰之雖以儒素自業，而每語人言，吾家世將種，自云猶有關西風氣。及至州後，大好射獵，以示威武。尒朱兆入洛，南陽太守趙脩延以琰之莊帝外戚，誣琰之規奔蕭衍，襲州城，遂被囚執，脩延仍自行州事。城内人斬脩延，還推琰之釐州任。出帝初，徵兼侍中、車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永熙二年薨。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

李琰之，字景珍，小字默蠡，隴西狄道人，司空李韶的族弟。很小就有盛名，當時人們稱他爲神童。叔父司空李冲對他頗爲看重和稱奇，常説："振興我們宗族的，就是這孩子吧？"經常資助他所需的錢物，像自己的兒子一樣愛他。

二十歲舉秀才，不去參加應試。曾經游覽河内的北山，就有隱居的意思。彭城王元勰任用他爲行臺參軍，苦苦地勸説。不久被侍中李彪上表請示任命爲兼著作郎，修撰國史。逐步升任國子博士，領尚書儀曹郎中，轉中書侍郎、司農少卿、黄門郎，參加國史的編修。又升爲國子祭酒，轉秘書監、兼七兵尚書。又升爲太常卿。孝莊帝初年，太尉元天穆北討葛榮，以琰之兼任御史中尉，充當北道軍司。班師後授征東將軍，仍舊兼任太常卿。

出任衛將軍、荆州刺史。不久兼任尚書左僕射、三荆二郢大行臺。不久又加散騎常侍。琰之雖以儒學爲業，但常對别人講是世代將軍，自稱有關西尚武之風氣。到了州上後，特别喜歡射獵，以顯示他的威武。尒朱兆進入洛陽，南陽太守趙脩延因爲琰之是莊帝的外戚，誣衊琰之打算投奔蕭衍，襲擊州城，琰之於是被囚禁，脩延就自行行使刺史的職責。城中之人殺了脩延，仍舊推舉琰之履行州刺史責任。出帝在位初年，徵用爲兼侍中、車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永熙二年去世。追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州刺史，謚號爲文簡。

公、雍州刺史，謚曰文簡。

琰之少機警，善談，經史百家無所不覽，朝廷疑事多所訪質。每云："崔博而不精，劉精而不博，我既精且博，學兼二子。"謂崔光、劉芳也。論者許其博，未許其精。當時物議，咸共宗之。又自誇文章，從姨兄常景笑而不許。每休閑之際，恒閉門讀書，不交人事。嘗謂人曰："吾所以好讀書，不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爲聲名勞七尺也？此乃天性，非爲力强。"前後再居史職，無所編緝。安豐王延明，博聞多識，每有疑滯，恒就琰之辨析，自以爲不及也。二子綱、惠，并從出帝入關。

琰之從小就機警，善於談吐，經史百家之書無所不讀，朝廷有疑惑之事大多訪問他。他總是説："崔氏博而不精，劉氏精而不博，我既精又博，兼有二人之長。"崔是崔光，劉是劉芳。輿論承認他博，而不承認他精。當時輿論，都推崇他。又自己誇耀文章，表兄常景笑而不應。每到休閑之時，常閉門讀書，不與外面的人打交道。曾經對人説："我之所以好讀書，不是追求身後的名聲，祇是想多見多聽些未知的異事，心中的願望就是這樣，於是孜孜不倦地搜求探討，欲罷不能。豈能爲聲名而勞累我七尺之軀呢？這是天性，不是勉强的事。"前後兩次擔任修史之職，但没有編寫出什麽東西。安豐王元延明，博聞多識，每當遇有疑問，經常去找琰之辯論分析，自認爲不如他。兩個兒子李綱、李惠，都跟隨出帝進入關中。

祖瑩

祖瑩，字元珍，范陽遒人也。曾祖敏，仕慕容垂爲平原太守。太祖定中山，賜爵安固子，拜尚書左丞。卒，贈并州刺史。祖嶷，字元達。以從征平原功，進爵爲侯，位馮翊太守，贈幽州刺史。父季真，多識前言往行，位中書侍郎，卒於安遠將軍、鉅鹿太守。

祖瑩，字元珍，是范陽遒縣人。曾祖父祖敏，出任慕容垂政權任平原太守。太祖皇帝平定中山，賜爵爲安固子，授尚書左丞。死後，追贈爲并州刺史。祖父祖嶷，字元達。因隨聖上伐平原之功，晋封爲侯，官至馮翊太守，追贈幽州刺史。父親季真，對前人的言行頗爲熟悉，官至中書侍郎，任安遠將軍、鉅鹿太守時去世。

瑩年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爲中書學生。好學耽書，以晝繼夜，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於灰中藏火，驅逐僮僕，父母寢睡之後，燃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窗户，恐漏光明，爲家人所覺。由是聲譽甚盛，内外親屬呼爲"聖小兒"。尤好屬文，中書監高允每嘆曰："此子才器，非諸生所及，終當遠至。"

祖瑩八歲那年，就能誦讀《詩》《書》，十二歲，當了中書學生。好學習沉湎於書籍之中，夜以繼日，父母擔心他積勞成疾，禁止他苦讀却禁止不了，他經常秘密地在灰中藏下火種，把僮僕趕走，等父母熟睡之後，燃火讀書，用衣被遮掩窗户，以防泄漏光亮，被家中人發現。由此而聲譽很高，内外親戚們都叫他"聖小兒"。尤其喜歡文章寫作，中書監高允常感嘆説："這孩子的才能和氣度，不是諸生所能企及的，終將有遠大前途。"

時中書博士張天龍講《尚書》，選爲都講。生徒悉集，瑩夜讀書勞倦，不覺天曉。催講既切，遂誤持同

當時中書博士張天龍講解《尚書》，選爲總主講。生徒們全部集合，祖瑩因夜晚讀書太疲倦，不曉得已經天亮。由於時間急迫，他便誤將

房生趙郡李孝怡《曲禮》卷上座。博士嚴毅，不敢還取，乃置《禮》於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講罷，孝怡異之，向博士説，舉學盡驚。後高祖聞之，召入，令誦五經章句，并陳大義，帝嗟賞之。瑩出後，高祖戲盧昶曰："昔流共工於幽州北裔之地，那得忽有此子？"昶對曰："當是才爲世生。"以才名拜太學博士。徵署司徒、彭城王勰法曹行參軍。高祖顧謂勰曰："蕭賾以王元長爲子良法曹，今爲汝用祖瑩，豈非倫匹也。"敕令掌勰書記。瑩與陳郡袁翻齊名秀出，時人爲之語曰："京師楚楚，袁與祖；洛中翩翩，祖與袁。"再遷尚書三公郎。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咏《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勰甚嗟其美，欲使肅更咏，乃失語云："王公吟咏情性，聲律殊佳，可更爲誦《悲彭城詩》。"肅因戲勰云："何意《悲平城》爲《悲彭城》也？"勰有慚色。瑩在座，即云："所有《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耳。"肅云："可爲誦之。"瑩應聲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尸積石梁亭，血流雎水裏。"肅甚嗟賞之。勰亦大悦，退謂瑩曰："即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幾爲吴子所屈。"

同房間學生趙郡李孝怡的《曲禮》拿了帶上講座。博士很嚴厲，他知道書拿錯了却不敢再去換取，於是把《曲禮》放在面前，背誦三篇《尚書》，没錯一個字。背誦完後，孝怡感到驚異，向博士説出了原委，整個學校都很驚奇。後來此事被高祖知道了，召入宫中，令他背誦五經章句，并陳述其大概義旨，皇帝很欣賞他。祖瑩出宫後，高祖對盧昶開玩笑道："昔日把共工流放到幽州以北邊陲之地，怎麽會生這樣一個孩子？"盧昶答道："可能是人才爲當代而生吧。"因才學名聲被任命爲太學博士。徵用爲司徒、彭城王元勰的法曹行參軍。高祖望着元勰説："蕭賾讓王元長做子良的法曹，而今我爲你找到祖瑩做法曹，難道不能類比嗎？"下令任命祖瑩爲元勰的掌書記。祖瑩和陳郡的袁翻以優秀突出而齊名，當時人們對此説道："京師楚楚，袁與祖；洛中翩翩，祖與袁。"又升遷爲尚書三公郎。尚書令王肅曾在省衙中咏誦《悲平城詩》，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元勰很嘆賞詩寫得美，想叫王肅再吟咏，就失口説道："王先生無論是吟咏性情，還是聲音格律都很好，能否再作一首《悲彭城詩》？"王肅就笑言他道："怎麽把《悲平城詩》變成《悲彭城詩》了？"元勰臉上有了慚愧的神色。祖瑩在座，就説道："是有《悲彭城詩》，衹是王先生未看見過而已。"王肅説道："那你就吟誦它吧。"祖瑩於是應聲吟道："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尸積石梁亭，血流雎水裏。"王肅聽罷非常贊賞。元勰也大爲高興，回家以後就對祖瑩説："你真是神嘴呀。今天要不是先生，我差點被那位吴地人所壓服。"

爲冀州鎮東府長史，以貨賄事發，除名。後侍中崔光舉爲國子博士，仍領尚書左户部。李崇爲都督北討，引瑩爲長史。坐截没軍資，除名。未幾，爲散騎侍郎。孝昌中，於廣平王第掘得古玉印，敕召瑩與黄門侍郎李琰之令辨何世之物。瑩云："此是于闐國王晋太康中所獻。"乃

就任冀州鎮東府長史，因賄賂之事敗露，被除名。後來侍中崔光舉薦爲國子博士，并領尚書左户部。李崇作爲都督北上征討，引用祖瑩爲長史。因截留没收軍用物資而得罪，被除名。不久，任散騎侍郎。孝昌年間，在廣平王的府第中發掘出古代玉印，敕令祖瑩與黄門侍郎李琰之去辨認它是什麽時代的東西。祖瑩説："這是于闐國王在晋朝太康年間所獻。"後來用墨塗字仔細

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人稱爲博物。累遷國子祭酒，領給事黄門侍郎，幽州大中正，監起居事，又監議事。元顥入洛，以瑩爲殿中尚書。莊帝還宫，坐爲顥作詔，罪狀尒朱榮，免官。後除秘書監，中正如故。以參議律曆，賜爵容城縣子。坐事繫於廷尉。前廢帝遷車騎將軍。初，莊帝末，尒朱兆入洛，軍人焚燒樂署，鍾石管弦，略無存者。敕瑩與録尚書事長孫稚、侍中元孚典造金石雅樂，三載乃就，事在《樂志》。遷車騎大將軍。及出帝登阼，瑩以太常行禮，封文安縣子。天平初，將遷鄴，齊獻武王因召瑩議之。以功遷儀同三司，進爵爲伯。薨，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冀州刺史。

瑩以文學見重，常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蓋譏世人好偷竊他文，以爲己用。而瑩之筆札，亦無乏天才，但不能均調，玉石兼有，製裁之體，減於袁、常焉。性爽俠，有節氣，士有窮厄，以命歸之，必見存拯，時亦以此多之。其文集行於世。子珽，字孝徵，襲。

觀看，果然如祖瑩所言，當時人們稱贊他博聞多識。經多次升遷任國子祭酒，領給事黄門侍郎，幽州大中正，監起居事，又監議事。元顥進入洛陽，任用祖瑩爲殿中尚書。莊帝復位還宫，因爲元顥草擬詔書，述説尒朱榮的罪狀，被免去官職。後來授秘書監，中正之職不改。因參與討論律曆，賜封容城縣子。因事牽連被囚在廷尉。前廢帝升任他爲車騎將軍。當初，莊帝在位末年，尒朱兆進入洛陽，軍人焚燒了樂署，鐘鼓玉石管弦絲竹幾乎没有保存下來的。皇上下令讓祖瑩和録尚書事長孫稚、侍中元孚負責監造金石雅樂，三年纔完成，事情記載在《樂志》中。升任車騎大將軍。到了出帝登基，祖瑩用太常卿的身份主持大禮，封爲文安縣子。天平初年，準備遷都到鄴，齊獻武王因此事召見祖瑩討論。因功升遷儀同三司，進封爲伯爵。死後追贈爲尚書左僕射、司徒公、冀州刺史。

祖瑩因文章被看重，常對人説："文章必須獨出心裁，自成風格，哪能與别人求同呢?"他譏諷世人愛偷竊别人的文章，拿來當成自己的。祖瑩所寫的書信，也不乏天才，祇是成就不均衡，玉石兼而有之。他的篇章體裁，比起袁翻和常景要略爲遜色。豪爽俠義，有氣節，士大夫中有誰窮困危厄，投靠他救命，他必然會保護和拯救，當時人們也因這一點而稱許他。他的文集流行於世。兒子祖珽，字孝徵，承襲他的爵位。

常景

常景，字永昌，河内人也。父文通，天水太守。景少聰敏，初讀《論語》、《毛詩》，一受便覽。及長，有才思，雅好文章。廷尉公孫良舉爲律博士，高祖親得其名，既而用之。後爲門下録事、太常博士。正始初，詔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敕景參議。

世宗季舅護軍將軍高顯卒，其兄右僕射肇私托景及尚書邢巒、并州刺史高聰、通直郎徐紇各作碑銘，并以呈御。世宗悉付侍中崔光簡之，光以

常景字永昌，是河内人。父親文通，是天水太守。常景少年時聰明敏捷，初次讀《論語》、《毛詩》，一教就會。長大以後，有才思，雅愛文章。廷尉公孫良推舉他爲律學博士，高祖親自得悉他的名字，然後任用他。後來任門下録事、太常博士。正始初年，詔令尚書、門下等省官員在金墉中書外省衙門討論國家律令，令常景參加討論。

世宗的小舅護軍將軍高顯去世，他的兄長右僕射高肇私下委托常景和尚書邢巒、并州刺史高聰、通直郎徐紇等人各自寫作碑銘，并呈御覽。世宗皇帝全部交給侍中崔光評選，崔光認爲常景

景所造爲最，乃奏曰："常景名位乃處諸人之下，文出諸人之上。"遂以景文刊石。肇尚平陽公主，未幾主薨，肇欲使公主家令居廬制服，付學官議正施行。尚書又以訪景，景以婦人無專國之理，家令不得有純臣之義，乃執議曰：

喪紀之本，實稱物以立情；輕重所因，亦緣情以制禮。雖理關盛衰，事經今古，而制作之本，降殺之宜，其實一焉。是故臣之爲君，所以資敬而崇重；爲君母妻，所以從服而制義。然而諸侯大夫之爲君者，謂其有地土，有吏屬，無服文者，言其非世爵也。今王姬降適，雖加爵命，事非君邑，理異列土。何者？諸王開國，備立臣吏，生有趨奉之勤，死盡致喪之禮；而公主家令，唯有一人，其丞已下，命之屬官，既無接事之儀，實闕爲臣之禮。原夫公主之貴所以立家令者，蓋以主之内事脱須關外，理無自達，必也因人。然則家令唯通内外之職，及典主家之事耳，無關君臣之理，名義之分也。由是推之，家令不得爲純臣，公主不可爲正君明矣。且女人之爲君，男子之爲臣，古禮所不載，先朝所未議。而四門博士裴道廣、孫榮乂等以公主爲之君，以家令爲之臣，制服以斬，乖謬彌甚。又張虚景、吾難羈等，不推君臣之分，不尋致服之情，猶同其議，準母制齊，求之名實，理未爲允。竊謂公主之爵，既非食菜之君；家令之官，又無純臣之式。若附如母，則情義罔施；若準小君，則從服無

所作的最好，就上奏道："常景的地位在諸位之下，文章却在諸位之上。"於是以常景的碑銘文交付石刻。高肇迎娶平陽公主，不久公主去世，高肇想讓公主家令居廬守喪，將此事交付學官討論施行。尚書就此請教常景，常景認爲婦女没有統治王國之理，所以她的家令不能以純臣之禮守制。於是提出建議道：

喪禮實是根據不同的事物來定；誰輕誰重，也是由人情而制成禮的。雖然其道理關係到國家盛衰，事情經歷過古今，但是制作禮儀的根本，等級減降差别的適宜性，從本質上看是一樣的。所以臣爲君服喪，是爲了體現尊敬和崇拜；作爲君主的母親和妻子，就得依從服制而制作禮儀。然而諸侯大夫相對於君，却因其有土地，有官屬，没有服制的條文，是指他們不是世代爵位而言的。而今君王的女兒下嫁，儘管加封了爵位和誥命，但畢竟不是諸侯的封邑或王國，從道理上仍然有異於裂土分封者。爲什麽呢？諸侯王開國，設置了臣僚屬吏，他們對主子生有奔走之勞，死有守孝之義；而公主的家令，衹有一個人，丞以下的，全屬朝廷任命的官吏，既没有對公主直接辦事的規定，又没有實質上的君臣關係。以公主的高貴身份之所以設立家令，是由於公主的事務涉及外界，她本人又不便處理，必須要托一個人代理。不過家令僅僅是溝通内外，以及負責公主的家内事務而已，跟君臣之理無關，跟名義之分無涉。由此推論，家令不能作爲純粹的臣下，公主不可作爲真正的君主是無疑了。况且女人爲君，男子作臣，古代禮書不見記載，前朝從未提及。但是四門博士裴道廣、孫榮乂等人把公主作爲君王，把家令當作臣下，喪禮服斬衰，真是非常荒謬。張虚景、吾難羈等人，不推尋君臣的關係，不探究使用喪服的情理，還贊同他們的建議，等同於喪母的標準而在服制上一樣，求之名稱與事實，都於理不合。我認爲公主的爵名，既不是食封的君主；家令的官職，又没有純粹臣

據。案如經禮，事無成文；即之愚見，謂不應服。

僚的形式。如果附會爲母子關係，那麽情義無法施行；如果當成諸侯國君，那麽從服守制没有依據。對照禮經文字，事情没有根據；按照我的愚見，認爲不應該服此孝。

朝廷從之。

朝廷聽從了他的意見。

景淹滯門下積歲，不至顯官，以蜀司馬相如、王褒、嚴君平、揚子雲等四賢，皆有高才而無重位，乃托意以贊之。其贊司馬相如曰："長卿有艷才，直致不群性。鬱若春烟舉，皎如秋月映。游梁雖好仁，仕漢常稱病。清貞非我事，窮達委天命。"其贊王子淵曰："王子挺秀質，逸氣干青雲。明珠既絶俗，白鵠信驚群。才世苟不合，遇否途自分。空枉碧鷄命，徒獻金馬文。"其贊嚴君平曰："嚴公體沉静，立志明霜雪。味道綜微言，端蓍演妙説。才屈羅仲口，位結李强舌。素尚邁金貞，清標陵玉徹。"其贊揚子雲曰："蜀江導清流，揚子挹餘休。含光絶後彦，覃思邈前修。世輕久不賞，玄談物無求。當途謝權寵，置酒獨閑游。"

常景在門下省好些年做不到顯赫的大官，因蜀地的司馬相如、王褒、嚴君平、揚子雲等四位賢人，都有高才而無高位，就贊此四人以寓己意。寫司馬相如的贊文是："長卿有艷才，直致不群性。鬱若春烟舉，皎如秋月映。游梁雖好仁，仕漢常稱病。清貞非我事，窮達委天命。"贊王子淵道："王子挺秀質，逸氣干青雲。明珠既絶俗，白鵠信驚群。才世苟不合，遇否途自分。空枉碧鷄命，徒獻金馬文。"贊嚴君平道："嚴公體沉静，立志明霜雪。味道綜微言，端蓍演妙説。才屈羅仲口，位結李强舌。素尚邁金貞，清標陵玉徹。"贊揚子雲道："蜀江導清流，揚子挹餘休。含光絶後彦，覃思邈前修。世輕久不賞，玄談物無求。當途謝權寵，置酒獨閑游。"

景在樞密十有餘年，爲侍中崔光、盧昶、游肇、元暉尤所知賞。累遷積射將軍、給事中。延昌初，東宫建，兼太子屯騎校尉，録事皆如故。其年受敕撰門下詔書，凡四十卷。尚書元萇出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請景爲司馬，以景階次不及，除録事參軍、襄威將軍，帶長安令。甚有惠政，民吏稱之。

常景在樞密機構十幾年，被侍中崔光、盧昶、游肇、元暉等所特别瞭解和賞識。幾經升遷爲積射將軍、給事中。延昌初年，太子定立，他兼任太子屯騎校尉，録事等職都依舊。那一年受詔命撰寫門下詔書，共四十卷。尚書元萇出任安西將軍、雍州刺史，請求任常景爲司馬，因常景的階次級别不够，授録事參軍、襄威將軍，兼長安縣令。很有惠民的政治聲譽，官民都稱道他。

先是，太常劉芳與景等撰朝令，未及班行。别典儀注，多所草創，未成，芳卒，景纂成其事。及世宗崩，召景赴京，還修儀注。拜謁者僕射，加寧遠將軍。又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後授步兵校尉，仍舍人。又敕撰太和之後朝儀已施行者，凡五十餘卷。時

在此以前，太常卿劉芳與常景等編撰朝令，未來得及頒行。另外主持定立儀注，多數由他們草創，没有成功，劉芳就死了，就由常景完成。世宗去世後，召常景進京，又去修撰儀注。授予謁者僕射，加寧遠將軍。又以本官兼任中書舍人。後又授步兵校尉，仍然任舍人。詔敕又命令他撰寫太和以後已施行的朝儀，共五十多卷。當

靈太后詔依漢世陰鄧二后故事，親奉廟祀，與帝交獻。景乃據正，以定儀注，朝廷是之。

時靈太后下詔按照漢代陰、鄧兩太后的史事，由她親自主持太廟祭祀，與皇帝交相作爲主獻人。常景就據此修正，來確定儀注，朝廷肯定了他的方案。

正光初，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舍人如故。時肅宗行講學之禮於國子寺，司徒崔光執經，敕景與董紹、張徹、馮元興、王延業、鄭伯猷等俱爲録義。事畢，又行釋奠之禮，并詔百官作釋奠詩，時以景作爲美。

正光初年，授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舍人之職不變。當時肅宗在國子寺舉行講學之禮，由司徒崔光執經，敕令常景和董紹、張徹、馮元興、王延業、鄭伯猷等都充當記録講義人員。事情完畢，又舉行釋奠禮，并且下詔讓百官作釋奠詩，當時認爲常景的詩爲好。

是年九月，蠕蠕主阿那瓌歸闕，朝廷疑其位次。高陽王雍訪景，景曰："昔咸寧中，南單于來朝，晋世處之王公、特進之下。今日爲班，宜在蕃王、儀同三司之間。"雍從之。朝廷典章，疑而不决，則時訪景而行。

這年的九月，蠕蠕國國君阿那瓌歸降，朝廷不知如何安排他在朝會上的位置次序。高陽王元雍詢問常景，常景説："咸寧年間南單于來朝，晋朝把他放在王公、特進之下。今天排班位次序，應該放在蕃王和儀同三司之間。"元雍依從此説法。朝廷的典章制度，有疑而不决的地方，就時常請教常景後施行。

初，平齊之後，光禄大夫高聰徙於北京，中書監高允爲之娉妻，給其資宅。聰後爲允立碑，每云："吾以此文報德，足矣。"豫州刺史常綽以未盡其美。景尚允才器，先爲《遺德頌》，司徒崔光聞而觀之，尋味良久，乃云："高光禄平日每矜其文，自許報允之德，今見常生此《頌》，高氏不得獨擅其美也。"侍中崔光、安豐王延明受詔議定服章，敕景參修其事。尋進號冠軍將軍。

當初，平定齊地之後，光禄大夫高聰遷徙到北京，中書監高允爲他撑配妻室，供給資金房屋。高聰後來爲高允立碑，總要説："我用這篇碑文報答他的恩德，足够了。"豫州刺史常綽以爲文章未盡善盡美。常景崇尚高允的才能和器量，先就作了一篇《遺德頌》，司徒崔光觀看，玩味了許久，纔説道："高光禄平時總得意自己的文章，自以爲足够報答高允的恩德，今日見了常生的這篇《頌》，高氏不能獨擅其美了。"侍中崔光、安豐王元延明受詔討論確定朝官的服裝制度，下敕令讓常景參與完成這件事。不久進號冠軍將軍。

阿那瓌之還國也，境上遷延，仍陳窘乏。遣尚書左丞元孚奉詔振恤，阿那瓌執孚過柔玄，奔于漠北。遣尚書令李崇、御史中尉兼右僕射元纂追討，不及。乃令景出塞，經瓫山，臨瀚海，宣敕勒衆而返。景經涉山水，悵然懷古，乃擬劉琨《扶風歌》十二首。

阿那瓌回國的時候，在邊境上滯留，陳説情况很困窘狼狽。皇帝派遣尚書左丞元孚奉詔賑恤，阿那瓌却抓住元孚到柔玄，奔跑到漠北。朝廷派尚書令李崇、御史中尉兼右僕射元纂去追趕討伐，跟不上。就命令常景出塞，經過瓫山，到了瀚海，宣布敕令後帶領兵衆而回。常景跋山涉水，悵然而發思古之幽情，於是模擬劉琨的《扶風歌》寫了十二首詩。

進號征虜將軍。孝昌初，兼給事黄門侍郎。尋除左將軍、太府少卿，

晋升爲征虜將軍。孝昌初年，兼任給事黄門侍郎。接着授予左將軍、太府少卿，仍然任舍

仍舍人。固辭少卿不拜，改授散騎常侍，將軍如故。徐州刺史元法僧叛入蕭衍，衍遣其豫章王蕭綜入據彭城。時安豐王延明爲大都督、大行臺，率臨淮王彧等衆軍討之。既而蕭綜降附，徐州清復，遣景兼尚書，持節馳與行臺、都督觀機部分。景經洛汭，乃作銘焉。是時，尚書令蕭寶夤，都督崔延伯，都督、北海王顥，都督、車騎將軍元恒芝等并各出討，詔景詣軍宣旨勞問。還，以本將軍授徐州刺史。

杜洛周反於燕州，仍以景兼尚書爲行臺，與幽州都督、平北將軍元譚以禦之。景表求勒幽州諸縣悉入古城，山路有通賊之處，權發兵夫，隨宜置戍，以爲防遏。又以頃來差兵，不盡强壯，今之三長，皆是豪門多丁爲之，今求權發爲兵。肅宗皆從之。進號平北將軍。别敕譚西至軍都關，北從盧龍塞，據此二險，以杜賊出入之路。又詔景山中險路之處，悉令捍塞。景遣府録事參軍裴智成發范陽三長之兵以守白㵎，都督元譚據居庸下口。俄而安州石離、冗城、斛鹽三戍兵反，結洛周，有衆二萬餘落，自松岍赴賊。譚勒别將崔仲哲等截軍都關以待之。仲哲戰没，洛周又自外應之，腹背受敵，譚遂大敗，諸軍夜散。詔以景所部别將李琚爲都督，代譚征下口，降景爲後將軍，解州任，仍詔景爲幽安玄□四州行臺。賊既南出，鈔掠薊城，景命統軍梁仲禮率兵士邀擊，破之，獲賊將禦夷鎮軍主孫念恒。都督李琚爲賊所攻，薊城之北軍敗而死。景率屬城人禦之，賊不敢逼。洛周還據上谷。授景平北將軍、光禄大夫，行臺如故。洛周遣其都督王曹紇真，馬叱斤等率衆薊南，

人。他堅決辭去少卿一職，便改任散騎常侍，將軍一職不變。徐州刺史元法僧叛變到蕭衍那一方，蕭衍派他的豫章王蕭綜進兵占據彭城。當時安豐王元延明爲大都督、大行臺，率領臨淮王元彧等衆軍征討蕭綜。後來蕭綜歸降，徐州安定，朝廷派遣常景兼尚書，持節趕往行臺和都督府視察分析前方軍機和運籌處理軍務。常景經過洛汭，就作銘文以紀念。這時，尚書令蕭寶夤，都督崔延伯，都督、北海王元顥，都督、車騎將軍元恒芝等各自出兵征討，詔令常景到各軍宣旨慰問。回京後以本將軍授以徐州刺史。

杜洛周在燕州造反，仍然以常景兼任尚書充當行臺，與幽州都督、平北將軍元譚率兵防禦賊軍。常景上表請求集合幽州各縣全部進入古城，山路有可能通向賊兵的地方，暫時調撥兵夫，隨實際需要設置營戍，以作好防守遏制的準備。又因爲近來當差兵員不全是强壯之士，現今的三長都是豪門多丁口的人充當，今請求暫且徵發他們當兵。肅宗都同意了。進號爲平北將軍。另外下敕命令元譚的部隊西至軍都關，北到盧龍塞，占據這兩處險要之地，以杜絶賊兵出入之路。又下詔命令常景在山中險要道路等處，全部進行捍衛要塞的工作。常景派遣將軍府録事參軍裴智成徵發范陽三長之兵去守衛白㵎，都督元譚據守居庸的下口。不久安州的石離、冗城、斛鹽三個據點的軍人造反，勾結杜洛周，有二萬餘人，從松岍投向賊軍。元譚召集别將崔仲哲等攔截在軍都關以等待造反之兵。仲哲戰死，洛周又在外響應叛兵，我軍腹背受敵，元譚於是大敗，諸軍夜晚逃散。詔書命令常景以他所統領的將軍李琚爲都督，代替元譚征戰下口，把常景降級爲後將軍，解除他的州刺史職官，仍然詔令常景爲幽安玄□四州的行臺。賊兵從南出來以後，搶掠薊城，常景命令統軍梁仲禮率領士兵攔擊，打敗了賊兵，活捉賊將禦夷鎮的軍主孫念恒。都督李琚被賊兵攻擊，在薊城之北兵敗而死。常景率領城中兵民防禦，賊兵不敢逼近。洛周回軍控制上谷。授予常景平北將軍、光禄大夫，行臺之職不變。

以掠人穀，乃遇連雨，賊衆疲勞。景與都督于榮、刺史王延年置兵粟園，邀其走路，大敗之，斬曹紇真。洛周率衆南趨范陽，景與延年及榮復破之。又遣别將重破之於州西虎眼泉，擒斬及溺死者甚衆。後洛周南圍范陽，城人翻降，執刺史延年及景送於洛周。洛周尋爲葛榮所吞，景又入榮。榮破，景得還朝。

洛周派遣他的都督王曹紇真，馬叱斤等人率領部隊到薊城南部，掠奪人口和糧穀，遇上連日陰雨，賊軍疲憊。常景與都督于榮、刺史王延年在粟園布置兵力，攔截他們逃跑的道路，大敗賊軍，斬殺曹紇真。洛周率兵向南奔往范陽，常景與延年以及于榮又攻破他們。又派遣别將在州城以西的虎眼泉再次打敗賊兵，擒獲、斬殺和溺死的敵軍非常多。後來洛周向南圍攻范陽，城中人反叛投降賊軍，捉住了刺史延年及常景，將他們送給了洛周。洛周不久被葛榮所吞并，常景又落入葛榮之手。葛榮被擊敗後，常景纔得以回歸朝廷。

永安初，詔復本官，兼黄門侍郎，又攝著作，固辭不就。二年，除中軍將軍，正黄門。先是，參議《正光壬子曆》，至是賜爵高陽子。元顥内逼，莊帝北巡，景與侍中、大司馬、安豐王延明在禁中召諸親賓，安慰京師。顥入洛，景仍居本位。莊帝還宫，解黄門。普泰初，除車騎將軍、右光禄大夫、秘書監。以預詔命之勤，封濮陽縣子。後以例追。永熙二年，監議事。

永安初年，下詔恢復他的原來官職，兼任黄門侍郎，又臨時任著作郎，他堅决辭職不就任。永安二年，授中軍將軍，正式任黄門侍郎。在此以前，參與討論《正光壬子曆》，至此賜爵高陽子。元顥向京師逼進，莊帝往北方避難，常景與侍中、大司馬、安豐王元延明在宫中召集諸親族賓朋，安慰京師的官民。元顥進入洛陽，常景仍然身居原官。莊帝還宫後，解除了常景的黄門之職。普泰初年授予車騎將軍、右光禄大夫、秘書監。因參預詔命的擬定，封爲濮陽縣子。後來依例而追改。永熙二年，負責監管議郎事務。

景自少及老，恒居事任。清儉自守，不營產業，至於衣食，取濟而已。耽好經史，愛玩文詞，若遇新異之書，殷勤求訪，或復質買，不問價之貴賤，必以得爲期。友人刁整每謂曰："卿清德自居，不事家業，雖儉約可尚，將何以自濟也？吾恐摯太常方餧於栢谷耳。"遂與衛將軍羊深矜其所乏，乃率刁雙、司馬彦邕、李諧、畢祖彦、畢義顯等各出錢千文而爲買馬焉。

常景從少到老一直當官。他清正節儉堅持操守，不經營產業，衣食衹求温飽而已。他喜好研讀經史，熱愛賞玩文章詞藻，如果碰到新奇的書籍，必定細心求訪，或者租借或者購買，而不問價錢的貴賤，一定要得到爲止。友人刁整總是對他説："先生以清正之德自居，不經營產業，雖然勤儉節約令人敬重，以後怎麽生活呢？我擔心你也將會像摯太常在栢谷中挨餓一樣。"於是與衛將軍羊深可憐他的困乏，就帶領刁雙、司馬彦邕、李諧、畢祖彦、畢義顯等人各自出一千文錢爲他買馬。

天平初，遷鄴，景匹馬從駕。是時詔下三日，户四十萬狼狽就道，收百官馬，尚書丞郎已下非陪從者盡乘驢。齊獻武王以景清貧，特給車牛四乘，妻孥方得達鄴。後除儀同三司，

天平初年，遷都到鄴，常景匹馬隨駕。這時詔書頒下第三天，四十萬户狼狽上路，收了百官的馬匹，尚書省的丞郎以下不是陪從御駕的一律乘驢。齊獻武王鑒於常景清貧，特地給他四乘牛車，妻室家眷纔得以到達鄴都。後來授予儀同三

仍本將軍。武定六年，以老疾去官。詔曰："几杖爲禮，安車致養，敬齒尊賢，其來尚矣。景藝業該通，文史淵洽，歷事三京，年彌五紀，朝章言歸，禄俸無餘，家徒壁立，宜從哀恤，以旌元老。可特給右光禄事力，終其身。"八年薨。

景善與人交，終始若一，其游處者，皆服其深遠之度，未曾見其矜吝之心。好飲酒，澹於榮利，自得懷抱，不事權門。性和厚恭慎。每讀書，見韋弦之事，深薄之危，乃圖古昔可以鑒戒，指事爲象，贊而述之曰：

《周雅》云："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有朝隱大夫監戒斯文，乃惕焉而懼曰：夫道喪則性傾，利重則身輕。是故乘和體遜，式銘方册；防微慎獨，載象丹青。信哉辭人之賦，文晦而理明。仰瞻高天，聽卑視諦；俯測厚地，岳峻川渟。誰其戴之，不私不畏。誰其踐之，不陷不墜。故善惡是徵，物罔同異。論亢匪久，人咸敬忌。嗟乎！唯地厚矣，尚亦兢兢。浩浩名位，孰識其親。摶之弗得，聆之無聞。故有戒於顯而急乎微。好爵是冒，聲耆是基。身陷於禄利，言溺於是非。或求欲而未厭，或知足而不辭。是故位高而勢愈迫，正立而邪愈欺。安有位極而危不萃，邪榮而正不凋。故悔多於地厚，禍甚於天高。夫悔未結，誰肯曲躬？夫禍未加，誰肯累足？固機發而後思圖，車覆而後改躅。改之無及，故狡兔失穴；思之在後，故逆鱗易觸。

司，仍任原將軍。武定六年，因年老有病而辭官。詔書說道："賜給大臣几杖，以安車迎送賢者，以此敬老尊賢，由來已很久。常景學藝賅通，文史深厚博洽，歷任三個京都的政務，年滿六十，按朝廷章程要歸鄉，禄俸没有剩餘，家徒四壁，應該賑恤，以表彰朝廷元老。可以特地給予右光禄的待遇，一直到終身。"武定八年去世。

常景善於與人交往，始終如一，他所交游相處的人，都佩服他的深遠氣度，未曾見過他有驕矜慳吝之心。他好飲酒，淡泊名利，追求心靈的滿足，不巴結權貴。性格和氣厚道恭敬謹慎。每次讀書，見到有佩韋佩弦可以借鑒之事，臨深履薄的危懼之言，就希望用古代的事物作爲當今的借鑒，指出事情的現象，寫出論贊而叙述道：

《周雅》說："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有一位朝隱大夫因這段文字中的教訓和警戒，於是警惕而恐懼地指出：大道喪失則人性就傾頽，看重利益則會輕視身體。所以發揚中和體現遜退，作爲箴銘成了經典；防止微漸慎重獨處，記載在史册丹青。令人相信啊，那些辭家的騷賦，文字雖晦澀但道理明確。抬頭仰望高天，聽着下界的聲響看着上蒼的物象；俯視大地，山高水深。籠罩一切，無私無畏。無所不戴，不塌不陷。所以善與惡的表徵，事物没有異同的差别。此類觀點發表得不算太久，人人都對它既敬重又畏忌。啊！大地已是最深厚的了，尚且也在兢兢不怠。浩繁無盡的名位，知道哪個跟你有關係。摶取而得不到，聆聽而無聲。因而在顯達時有警戒在微賤時有緊迫。高地位是表象，大名聲是根本。身體陷入禄利之場，言語沉在是非之中。要麼追求欲望而不滿足，要麼獲得滿足而不推辭。由此地位越高而壓力越大，正義越樹立而邪惡越相欺。哪裏能有地位到了極致而危機不集結，邪惡得以猖獗而正義不凋零。所以悔意比大地還要厚，禍害比蒼天還要高。然而後悔未變成結局，誰肯彎腰低頭？禍害未加於身，誰會裹足不前？所以事

情出現了以後纔會去思考對付，車馬顛覆了以後纔會想着改道。但悔改已來不及，所以狡兔失去了洞穴；思考在事發之後，所以逆鱗容易觸犯。

君子則不然，體舒則懷卷，視溺則思濟。原夫人□之度，邈於無階之天；勢位之危，深於不測之地。餌厚而躬不競，爵降而心不係。守善於已成，懼愆於未敗。雖盈而戒冲，通而慮滯。以知命爲遐齡，以樂天爲大惠，以戢智而從時，以懷愚而游世。曲躬焉，累足焉。苟行之晝已决矣，猶夜則思其計。誦之口亦明矣，故心必賞其契。故能不同不誘，而弭謗於群小；無毀無譽，而貽信於上帝。托身與金石俱堅，立名與天壤相弊。囂競無侵，優游獨逝。夫如是，故綺閣金門，可安其宅；錦衣玉食，可頤其形。柳下三黜，不慍其色；子文三陟，不喜其情。

君子則不然，自己得志之時則想到退隱，見人有難則要救助。人的欲望界限，比無邊的天空還要寬廣；權勢地位的危險，比不可測量的深淵還要深厚。再豐厚的誘餌自己也不去争，名爵在眼前也不去想。在取得成功後還能堅持善行，在未遭敗亡前就知道懼怕過失。雖然盈滿而戒備着虚冲，即使通達也要思慮着阻滯。以知天命作爲延年的手段，以樂觀人生作爲最大的實惠，以收斂智巧作爲順應時勢之法，以拙樸愚昧的面目出現而悠游人世。要彎腰俯首，要停步慢走。一旦在白晝的行動已經做出來了，在夜晚也仍然要好好想想怎麼辦。口頭的表達已很明白了，所以内心必然要考慮對應和相符。所以能够做到不苟同不被誘惑，在一群小人面前止息誹謗；對事物不奉承不詆毁，把誠信篤實的印象留給上天。寄托自己的身體跟金石一樣堅固，樹立自己的名聲和天地一樣相連。喧囂競争對我無所影響，優哉游哉獨自生存。到了此種地步，綺羅之閣金飾之門纔可安置我的住所，錦綉衣服仙丹玉食纔可頤養我的生命。柳下惠多次被貶，不生氣；子文三爲令尹，也看不出高興。

而惑者見居高可以持勢，欲乘高以據榮。見直道可以修己，欲專道以邀聲。夫去聲，然後聲可立，豈矜道之所宣。慮危，然後安可固，豈假道之所全。是以君子鑒恃道不可以流聲，故去聲而懷道；鑒專道不可以守勢，故去勢以崇道。何者？履道雖高，不得無亢；求聲雖道，不得無悔。然則聲奢繁則實儉凋；功業進則身迹退。如此，則精靈遂

不明智的人，衹看到居於高位可以把持權勢，想乘着高位來霸占榮利。看見正直之道可以修養自己，就想獨專道義來邀取名聲。去掉了聲譽，然後聲譽纔可真正確立，豈是靠矜炫道義就能表現的？慮及危難，然後安定纔可真正穩固，豈是憑藉道義就能顧全的？因此君子有鑒於依恃道義不可能流傳聲譽，所以要除去聲譽而追求道義；有鑒於專占道名不可能維持權勢，所以去掉權勢而崇尚道德。爲什麽呢？實踐道術雖然高明，不可能没有燥亢；追求聲名雖然符合道德，

越，驕侈自親。情與道絶，事與勢鄰。方欲役思以持勢，乘勢以求津。故利欲誘其情，禍難嬰其身。利欲交，則幽明以之變；禍難構，則智術無所陳。若然者，雖縻爵帝扃，焉得而寧之？雖結珮皇庭，焉得而榮之？故身道未究，而祟邪之徑已形。成功未立，而修正之術已生。福禄交蹇於人事，屯難頓萃於時情。忠介剖心於白日，耿節沉骨於幽靈。因斯愚智之所機，倚伏之所係，全亡之所依，其在遜順而已哉。嗚呼鑒之！嗚呼鑒之！

不可能没有疚悔。然而名聲奢華繁盛，本質上就儉寡凋落；功業往上進升，本身的足迹却在倒退下降。這樣，就會造成精神靈魂錯位和墜失，驕横和奢侈自然就向你接近了。情欲與道德相隔絶，事情和形勢相毗鄰。剛剛想控制心思來保持勢力，乘着此勢力來追求進身的路徑。所以利欲誘惑了情感，禍難圍繞在身旁。利欲相交，黑暗與光明因此而改變；禍難形成，智慧和謀略就無法施展。要是這樣的話，就是把官爵緊繫在皇帝的門户上，又哪能够得到保險安寧？即使是把勛章品珮打結在皇上的庭院中，又哪能得到榮耀和光彩？所以處身的道理未搞清楚，向邪惡發展的道路就已形成。成就和功業没有建立，修身正己的辦法就已經産生。福禄交相錯綜在人事問題上，困頓危難集中體現在時局的情形中。忠正耿介在大白天公開剖心表白，誠正貞節在幽暗的境地中沉骨埋藏。因爲以上所論是愚與智的訣竅所在，是關係到依靠和潛藏的關鍵，是保全還是敗亡的根本依據，這些都衹要做到謙遜和順服就行了。要借鑒啊！要借鑒啊！

景所著述數百篇，見行於世，删正晋司空張華《博物志》及撰《儒林》、《列女傳》各數十篇云。

常景著述數百篇，流行於世，他還删削更正了晋朝司空張華的《博物志》，撰寫了《儒林傳》、《列女傳》各數十篇。

長子昶，少學識，有文才。早卒。

長子常昶，學問不多，有文才。早於常景去世。

昶弟彪之，永安中，司空行參軍。

常昶的弟弟彪之，永安年間，任司空行參軍。

史臣曰：琰之好學博聞，鬱爲邦彦。祖瑩幹能藝用，實曰時良。常景以文義見宗，著美當代。覽其遺稿，可稱尚哉。

史臣曰：琰之好學而博聞，不失爲國家俊才。祖瑩學能致用，確是當時的優秀人士。常景以文義被推爲宗師，在當朝留下了美名。閱覽他們的遺稿，確實應該稱道啊。

魏書卷八十三(上)

列傳第七十一(上)

外戚(上)

賀訥　劉羅辰　姚黃眉　杜超
賀迷　閭毗　馮熙　李峻　李惠

夫右賢左戚，尚德尊功，有國者所以治天下也。殷肇王基，不藉莘氏爲佐；周成大業，未聞妫姓爲輔。及於漢世，外戚尤重，殺身傾族，相繼於兩京，乃至移其鼎璽，亂其邦國。魏文深以爲誡，明帝尚封頑呆。晉之楊駿，尋至夷宗。居上不以至公任物，在下徒用私寵要榮，繭犢引大車，弱質任厚棟，所謂愛之所以害之矣。太祖初，賀訥有部衆之業，翼成皇祚，其餘或以勞勤，或緣恩澤，咸序其迹，舉外親之盛衰云爾。

庇護賢人佐助親戚，崇尚道德尊敬功臣，是擁有國家的人能够治理好天下的原因。殷商開創帝王基業，不藉助莘氏一族來輔佐；周王朝成就偉業，也没有聽説用妫姓的家族作爲襄贊。到了漢代，外戚特别重用，遭到殺身或家族傾覆的，在兩漢時期相繼發生，以至於皇帝的鼎璽都移了位置，邦國政權被他們篡奪了。魏文帝以此爲深刻的教訓，到了明帝還是爲愚頑的外戚封爵賜土。晉朝的楊駿，不久就導致誅滅宗族。居於上位的人不能最公正地處理事物，在下位的人衹曉得用私寵來邀獲榮恩，形成了小馬駒拉大車，細弱材料充當厚重棟梁的局面，這是所謂的愛他們其實是害了他們。國朝太祖在位初期，賀訥有一批部族兵衆的基業，輔翼太祖成就了皇帝的國統，其他的外戚，有的辛勤勞苦，有的因爲皇帝的恩澤，全部叙述出他們的生平事迹，列舉本朝外戚的盛衰情形。

賀訥

賀訥，代人，太祖之元舅，獻明后之兄也。其先世爲君長，四方附國者數十部。祖紇，始有勋於國，尚平文女。父野干，尚昭成女遼西公主。昭成崩，諸部乖亂，獻明后與太祖及衛、秦二王依訥。會苻堅使劉庫仁分攝國事，於是太祖還居獨孤部。訥總

賀訥，代郡人，是太祖皇帝的大舅，獻明皇后的兄長。他的先世是部落酋長，四面八方依附該酋國的部族有數十個。祖父賀紇，開始在魏朝有功勛，迎娶了平文帝之女。父親野干，迎娶了昭成帝之女遼西公主。昭成駕崩後，諸部落叛離動亂，獻明皇后與太祖以及衛、秦二王投靠賀訥。正值苻堅的特使劉庫仁分管國事，於是太祖

攝東部爲大人，遷居大寧，行其恩信，衆多歸之，侔於庫仁。苻堅假訥鷹揚將軍。

返還居住在獨孤部。賀訥總領着東部稱爲大人，遷居到大寧，統治時推恩布信，民衆大多投奔他，勢力與劉庫仁相當。苻堅便任命賀訥假鷹揚將軍。

後劉顯之謀逆，太祖聞之，輕騎北歸訥。訥見太祖，驚喜拜曰："官家復國之後當念老臣。"太祖笑答曰："誠如舅言，要不忘也。"訥中弟染干粗暴，忌太祖，常圖爲逆，每爲皇姑遼西公主擁護，故染干不得肆其禍心。於是諸部大人請訥兄弟求舉太祖爲主。染干曰："在我國中，何得爾也！"訥曰："帝，大國之世孫，興復先業，於我國中之福。常相持奬，立繼統勛，汝尚異議，豈是臣節！"遂與諸人勸進，太祖登代王位于牛川。

後來劉顯圖謀造反，太祖知道後，乘一輕騎向北投靠賀訥。賀訥見了太祖，驚喜地拜道："官家恢復國家後肯定會記得我這個老臣。"太祖笑着答道："真的像舅舅所説的，那我是絶不會忘記的。"賀訥的二弟染干爲人粗暴，忌妒太祖，經常圖謀造反，但每次太祖都得到皇姑遼西公主的支持和擁護，所以染干没能够實現他的禍心。於是諸部落的大人向賀訥兄弟請示懇求推舉太祖爲君主。染干説："在我們的國内，怎麽可以這樣呢！"賀訥説："帝王，是大國的後世子孫，復興祖先的事業，對我國家來講是福分。大家經常互相支持幫助，立爲君王統領政權，你還有不同的意見，豈是爲臣的表現！"於是與諸部大人一齊勸進，太祖便在牛川登上了代王的寶位。

及太祖討吐突鄰部，訥兄弟遂懷異圖，率諸部救之。帝擊之，大潰，訥西遁。衛辰遣子直力鞮征訥。訥告急請降，太祖簡精騎二十萬救之。遂徙訥部落及諸弟處之東界。訥又通於慕容垂，垂以訥爲歸善王。染干謀殺訥而代立，訥遂與染干相攻。垂遣子麟討之，敗染干於牛都，破訥於赤城。太祖遣師救訥，麟乃引退。訥從太祖平中原，拜安遠將軍。

到了太祖討伐吐突鄰部之時，賀訥兄弟便心懷異圖，率領諸部落救援吐突鄰部。皇帝攻打他們，敵軍大潰，賀訥向西逃跑。衛辰派遣兒子直力鞮征討賀訥。賀訥告急請降，太祖率領精鋭騎兵二十萬人救援他。於是把賀訥的部落和他的幾個兄弟遷到東界。賀訥又勾結慕容垂，慕容垂任命賀訥爲歸善王。染干圖謀殺掉賀訥自立爲王，賀訥便與染干互相攻打。慕容垂派兒子慕容麟征討，在牛都打敗了染干，在赤城攻破了賀訥。太祖派兵救援賀訥，慕容麟纔引兵撤退。賀訥後來跟隨太祖平定中原，任命爲安遠將軍。

其後離散諸部，分土定居，不聽遷徙，其君長大人皆同編户。訥以元舅，甚見尊重，然無統領。以壽終於家。

後來把他們的部落加以離析打散，分土定居，不允許自由搬遷，他們的君長和大人都視同國家編户的平民。賀訥因爲是皇帝的大舅，非常受尊重，但没有下屬可統領。在家壽終。

賀盧

訥弟盧，亦從平中原，以功賜爵遼西公。太祖遣盧會衛王儀伐鄴，而盧自以太祖之季舅，不肯受儀節度。太祖遣使責之，盧遂忿恨。與儀司馬丁建構成其嫌，彌加猜忌。會太

賀訥的兄弟賀盧，也跟隨太祖平定中原，因功賜予遼西公的爵位。太祖派遣賀盧會同衛王托跋儀討伐鄴城，但賀盧自認爲是太祖的小舅，不肯受托跋儀的指揮。太祖派人責備他，賀盧就心懷忿恨。他與托跋儀的司馬丁建構成了矛盾，

祖敕儀去鄴，盧亦引歸，太祖以盧爲廣川太守。盧性雄豪，耻居冀州刺史王輔下，襲殺輔，奔慕容德。德以爲并州刺史，廣寧王。廣固敗，盧亦没。

就更加猜忌。到了太祖命令托跋儀離開鄴城，賀盧也引兵回去，太祖任命賀盧爲廣川太守。賀盧性格雄壯豪邁，耻居於冀州刺史王輔之下，偷襲殺死王輔，投奔慕容德。慕容德任命他爲并州刺史，廣寧王。廣固戰敗後，賀盧也陣亡了。

賀悦　賀泥

訥從父弟悦。初，太祖之居賀蘭部下，人情未甚附，唯悦舉部隨從。又密爲太祖祈禱天神，請成大業，出於誠至。太祖嘉之，甚見寵待。後平中原，以功賜爵鉅鹿侯，進爵北新公。卒。

子泥，襲爵，後降爲肥如侯。太祖崩，京師草草，泥出舉烽於安陽城北，賀蘭部人皆往赴之。太宗即位，乃罷。詔泥與元渾等八人拾遺左右。與北新侯安同持節行并定二州，劾奏并州刺史元六頭等皆伏罪，州郡肅然。後從世祖征赫連昌，以功進爵爲琅邪公，軍國大議，每參預焉。又征蠕蠕，爲別道將，坐逐賊不進，詐增虜級，當斬，贖爲庶人。久之，拜光禄勳，爲外都大官，復本爵。卒於官。子醜建襲。

賀訥的堂弟賀悦。當初，太祖還居住在賀蘭部下，民心没有大的歸服，衹有賀悦帶整個部落跟隨。又秘密地爲太祖祈禱天神，請求成就他的大業，出於至誠的真心。太祖嘉賞他，非常受寵厚待遇。後來平定中原，因功賜給鉅鹿侯的爵位，又進封爲北新公爵。去世。

兒子賀泥，繼承爵位，後來降爲肥如侯。太祖去世後，京師草創，賀泥出面在安陽城北面舉起烽火，賀蘭部的人都前往集結。太宗皇帝即位，纔停止。下詔命令賀泥與元渾等八人居在左右負責拾遺。與北新侯安同一起持節視察并定二州，上奏彈劾了并州刺史元六頭等人，使他們全部認罪伏法，州郡因此而整肅安定。後來跟從世祖征討赫連昌，因功進升爵位爲琅邪公，凡是軍國大事的討論，他總要參與。又征討蠕蠕，充當另外一道的將領，犯有驅逐賊寇不前進，虚報俘虜數量和斬首首級，按法例應當處斬，經贖罪而貶作庶人。很久以後，任命爲光禄勳，授外都大官，恢復了原來的爵位。死在官任上。兒子醜建繼承爵位。

劉羅辰

劉羅辰，代人，宣穆皇后之兄也。父眷，爲北部大人，帥部落歸國。羅辰有智謀，謂眷曰："從兄顯，忍人也，願早圖之。"眷不以爲意。後庫仁子顯殺眷而代立，又謀逆。及太祖即位，討顯于馬邑，追至彌澤，大破之。後奔慕容麟，麟徙之中山，羅辰率騎奔太祖。顯恃部衆之强，每謀爲逆，羅辰輒先聞奏，以此特蒙寵念。尋拜南部大人。從平中原，以前後勳賜爵永安公，以軍功除征東將軍、定州刺史。卒，謚曰敬。

劉羅辰，代郡人，是宣穆皇后的兄長。父親劉眷，是北部的大人，率領本部落歸順我國。羅辰富有智謀，對劉眷説："堂兄劉顯，是個殘忍的人，希望早些下手搞掉他。"劉眷不把此語放在心上。後來庫仁的兒子劉顯殺死劉眷自己代立爲首領，又圖謀造反。太祖即皇帝位後，在馬邑討伐劉顯，追擊到彌澤，打敗他們。後來他投靠慕容麟，慕容麟把他遷徙到中山，羅辰率領騎兵投奔太祖。劉顯自恃部族兵衆强大，總想造反，每次都是羅辰及時報告給太祖，因此特別得到太祖的寵信和關心。接着拜爲南部大人。後來跟隨平定中原，因前後的功勛而封爲永安公的爵位，

并以軍功而授以征東將軍、定州刺史。去世後，謚號爲敬。

子殊暉，襲爵。位并州刺史。卒。

兒子殊暉，繼承爵位。官至并州刺史。去世。

子求引，位武衛將軍。卒，謚曰貞。

兒子求引，官至武衛將軍。去世後，謚號叫貞。

子爾頭，位魏昌、廮陶二縣令，贈鉅鹿太守。子仁之，自有傳。

兒子爾頭，官至魏昌、廮陶二縣縣令，死後追贈爲鉅鹿太守。他的兒子仁之，自己有傳。

姚黄眉

姚黄眉，姚興之子，太宗昭哀皇后之弟也。姚泓滅，黄眉間來歸，太宗厚禮待之，賜爵隴西公，尚陽翟公主，拜駙馬都尉，賜隸户二百。世祖即位，遷内都大官，後拜太常卿。卒，贈雍州刺史、隴西王，謚曰獻，陪葬金陵。黄眉寬和温厚，希言得失。世祖悼惜之，故贈有加禮。

姚黄眉，是姚興的兒子，太宗昭哀皇后的弟弟。姚泓滅亡後，黄眉繞道前來歸降我朝，太宗以厚禮安排他，賜給隴西公的爵位，迎娶陽翟公主，拜爲駙馬都尉，賜給二百户的隸民。世祖即位後，升遷他爲内都大官，後授太常卿。死後，追贈爲雍州刺史、隴西王，謚號叫獻，陪葬在金陵。黄眉爲人寬和温厚，很少提及得失。世祖皇帝哀悼痛惜他，所以追贈之禮特别隆重。

杜超

杜超，字祖仁，魏郡鄴人，密皇后之兄也。少有節操。泰常中，爲相州别駕。奉使京師，時以法禁不得與后通問。始光中，世祖思念舅氏，以超爲陽平公，尚南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大鴻臚卿。車駕數幸其第，賞賜巨萬。神䴥三年，以超行征南大將軍、太宰，進爵爲王，鎮鄴；追加超父豹鎮東大將軍、陽平景王，母曰鉅鹿惠君。真君五年，超爲帳下所害，世祖臨其喪，哀慟者久之。謚曰威王。

杜超，字祖仁，魏郡鄴縣人，是密皇后的兄長。他少年時就有氣節操守。泰常年間，當相州别駕。奉命出使京師，當時因法律規定禁止他與皇后聯係和見面。始光年間，世祖皇帝思念舅家之人，封杜超爲陽平公，迎娶南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官至大鴻臚卿。皇上數次光臨他家，賜賞錢財有上萬之巨。神䴥三年，任命杜超爲行征南大將軍、太宰，進爵爲王，鎮守在鄴縣；追加杜超的父親杜豹爲鎮東大將軍、陽平景王，母親爲鉅鹿惠君。真君五年，杜超被帳下人員所殺害，世祖親臨喪禮，哀慟了許久。謚號叫威王。

長子道生，賜爵城陽侯。後爲秦州刺史，進爵河東公。

長子叫道生，賜給爵位爲城陽侯。後來任秦州刺史，進爵爲河東公。

道生弟鳳皇，襲超爵，加侍中、特進。世祖追思超不已，欲以鳳皇爲定州刺史，鳳皇不願違離闕庭，乃止。

道生的弟弟鳳皇，承襲杜超的爵位，加任侍中、特進。世祖不能停止對杜超的追思，想任命鳳皇爲定州刺史，鳳皇不願意離開皇宫禁苑，這纔停止任命。

鳳皇弟道儁，賜爵發干侯，鎮枋頭，除兖州刺史。

鳳皇的弟弟道儁，賜爵位爲發干侯，鎮守在枋頭，授兖州刺史。

杜遺　杜元寶

超既薨，復授超從弟遺侍中、安南將軍、開府、相州刺史。入爲内都大官，進爵廣平王。遺性忠厚，頻歷州郡，所在著稱。薨，贈太傅，謚曰宣王。

杜超死後，又授予杜超的堂弟杜遺爲侍中、安南將軍、開府、相州刺史。回京任内都大官，進封爲廣平王。杜遺性格忠厚，歷任的州郡，所到之處都被稱道。死後，追贈爲太傅，謚號爲宣王。

長子元寶，位司空。元寶弟胤寶，司隸校尉。元寶又進爵京兆王。及歸而父遺喪，明當入謝，元寶欲以表聞。高宗未知遺薨，怪其遲，召之。元寶將入，時人止之曰："宜以家憂自辭。"元寶欲見其寵，不從，遂冒哀而入。未幾，以謀反伏誅，親從皆斬，唯元寶子世衡逃免。時朝議欲追削超爵位，中書令高允上表理之。

長子元寶，官至司空。元寶的弟弟胤寶，任司隸校尉。元寶又被進封爲京兆王。到了歸還時父親杜遺去世，明明該入宫行謝禮，元寶想上表奏告皇上及皇后。高宗皇帝不知道杜遺的死訊，埋怨杜元寶送信太遲，就召見他。元寶將要入宫時，有人止住他説："應該以家有喪事而要求免見。"元寶想表現他的被寵愛，不聽勸阻，便戴孝而入宫。不久，以謀反罪被殺，親信隨從都處斬，惟有元寶的兒子世衡逃跑獲免。當時朝廷討論準備追奪杜超的爵位，中書令高允上表理論這件事。

後兖州故吏汲宗等以道儁遺愛在人，前從坐受誅，委骸土壤，求得收葬。書奏，詔義而聽之。贈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南康公，謚曰昭。世衡襲遺公爵。

後來兖州的故吏汲宗等人認爲道儁遺留了關愛在百姓中間，以前被誅連處死，尸骨還散丢在僻壤，請求收葬。此書奏上後，下詔從道義出發允許收葬。追贈爲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南康公，謚號叫昭。世衡繼承了杜遺的公爵。

賀迷

賀迷，代人。從兄女世祖敬哀皇后，皇后生恭宗。初，后少孤，無父兄近親，唯迷以從故蒙賜爵長鄉子。卒，贈光禄大夫、五原公。

賀迷，代郡人。他的堂兄之女是世祖敬哀皇后，皇后生下了恭宗。原先，皇后小時候是個孤兒，没有父兄和親人近戚，衹有賀迷因堂叔的身份，所以蒙恩賜封長鄉子爵。去世後，追贈光禄大夫、五原公。

閭毗

閭毗，代人。本蠕蠕人，世祖時自其國來降。毗即恭皇后之兄也。皇后生高宗。高宗太安二年，以毗爲平北將軍，賜爵河東公；弟紇爲寧北將軍，賜爵零陵公。其年，并加侍中，進爵爲王。毗，征東將軍、評尚書事；紇，征西將軍、中都大官。自餘子弟賜爵爲王者二人，公五人，侯六人，子三人，同時受拜。所以隆崇舅氏，當世榮之。和平二年，追謚后

閭毗，代郡人。原本是蠕蠕人，世祖時期從他們國家投奔來降。閭毗就是恭皇后的兄長。皇后生下高宗。高宗太安二年，任命閭毗爲平北將軍，賜封河東公的爵位；弟弟閭紇爲寧北將軍，賜封零陵公的爵位。這一年，兩人都加爲侍中，并且進爵爲王。閭毗，任征東將軍、評尚書事；閭紇，任征西將軍、中都大官。其他子弟中賜爵爲王的有兩人，公爵五人，侯爵六人，子爵三人，同時受封拜爵。如此隆重崇敬舅氏家族，當世之人以此爲榮耀。和平二年，追贈皇后的祖

祖父延定襄康公，父辰定襄懿王。毗薨，贈太尉，追贈毗妻河東王妃。子惠襲。紇薨，贈司空。

子豆，後賜名莊。太和中初立三長，以莊爲定户籍大使，甚有時譽。十六年，例降爵，後爲七兵尚書，卒。

紇弟染，位外都大官、冀州刺史、江夏公。卒。

常英

先是高宗以乳母常氏有保護功，既即位，尊爲保太后，後尊爲皇太后。興安二年，太后兄英，字世華，自肥如令超爲散騎常侍、鎮軍大將軍，賜爵遼西公。弟喜，鎮東大將軍、祠曹尚書、帶方公。三妹皆封縣君，妹夫王睹爲平州刺史、遼東公。追贈英祖、父，苻堅扶風太守亥爲鎮西將軍、遼西簡公，勃海太守澄爲侍中、征東大將軍、太宰、遼西獻王，英母許氏博陵郡君。遣兼太常盧度世持節改葬獻王於遼西，樹碑立廟，置守冢百家。

太安初，英爲侍中、征東大將軍、太宰，進爵爲王。喜，左光禄大夫，改封燕郡。從兄泰爲安東將軍、朝鮮侯。訢子伯夫，散騎常侍、選部尚書；次子員，金部尚書；喜子振，太子庶子。三年，英領太師、評尚書事、内都大官，伏、寶、泰等州刺史。五年，詔以太后母宋氏爲遼西王太妃。和平元年，喜爲洛州刺史。初，英事宋不能謹，而睹奉宋甚至。就食於和龍，無車牛，宋疲不進，睹負宋於笈。至是，宋於英等薄，不如睹之篤。謂太后曰："何不王睹而黜英?"太后曰："英爲長兄，門户主也，家内小小不順，何足追計。睹雖

父閭延的謚號爲定襄康公，父親閭辰的謚號爲定襄懿王。閭毗去世後，贈太尉，追贈閭毗的妻子爲河東王妃。兒子閭惠繼承爵位。閭紇去世後，追贈爲司空。

兒子閭豆，後來皇帝賜名叫閭莊。太和年間開始設立三長制度，任命閭莊爲定户籍大使，很爲當時所稱譽。太和十六年，按例降低爵位，後來任七兵尚書，去世。

閭紇的弟弟閭染，官至外都大官、冀州刺史、江夏公。去世。

在此以前高宗皇帝因乳母常氏有保養照護之功，即位以後，尊她爲保太后，後來尊爲皇太后。興安二年，太后的兄長常英，字世華，從肥如縣令超升爲散騎常侍、鎮軍大將軍，賜封爲遼西公的爵位。弟弟常喜，爲鎮東大將軍、祠曹尚書，賜爵帶方公。三個妹妹封爲縣君，妹夫王睹爲平州刺史、遼東公。追贈常英的祖父、父親，苻堅的扶風太守常亥爲鎮西將軍、遼西簡公，勃海太守常澄爲侍中、征東大將軍、太宰、遼西獻王，常英的母親許氏爲博陵郡君。派遣兼任太常卿盧度世爲持節在遼西改葬獻王，樹碑立廟，設置一百户人家守護墳冢。

太安初年，常英任侍中、征東大將軍、太宰，進爵爲王。常喜爲左光禄大夫，改封在燕郡。堂兄常泰爲安東將軍、朝鮮侯。常訢的兒子伯夫，任散騎常侍、選部尚書；次子常員，任金部尚書；常喜的兒子常振，任太子庶子。太和三年，常英領太師、評尚書事、内都大官，伏、寶、泰等州刺史。太和五年，下詔以太后的母親宋氏爲遼西王太妃。和平元年，常喜爲洛州刺史。當初，常英侍奉宋氏不周到孝順，而王睹侍奉宋氏很好。在和龍乞食，没有車輛和牛，宋氏疲勞走不動，王睹就把宋氏放在行李上背着。到了這時，宋氏對常英要疏薄一些，不如對王睹那樣緊密親切。她對太后説："爲什麽不讓王睹封王，把常英貶降下去?"太后説："常英是長兄，門户之主，家中一些小小的不順暢，哪值得去計

盡力，故是他姓，奈何在英上？本州、郡公，亦足報耳。”天安中，英爲平州刺史，訢爲幽州刺史，伯夫進爵范陽公。英黷貨，徙燉煌。

較。王睹雖然盡了力，但因爲是外姓，怎麼能在常英之上？本州本郡的一個公爵，也就足够對得起他了。”天安年間，常英爲平州刺史，常訢爲幽州刺史，伯夫進爵爲范陽公。常英因貪贓，徙封在燉煌。

諸常自興安及至是，皆以親疏受爵賜田宅，時爲隆盛。後伯夫爲洛州刺史，以贓污欺妄徵斬於京師。承明元年，徵英復官。薨，謚遼西平王。始英之徵也，夢日墜其所居黄山下水中，村人以車牛挽致不能出，英獨抱載而歸，聞者異之。

諸姓常的從興安年間到現在，都按照親疏不等相繼蒙受爵位賞賜田地住宅，一時非常興隆昌盛。後來伯夫任洛州刺史，因貪污受贓欺詐妄行而被召至京師斬首。承明元年，徵召常英恢復官職。死後，追贈謚號爲遼西平王。開始徵召常英的時候，夢見太陽墜落在他所居住的黄山下面的水中，村民用車牛拉牽也出不來，常英却獨自抱着它回家，聽説的人感到驚異。

後員與伯夫子禽可共爲飛書，誣謗朝政。事發，有司執憲，刑及五族。高祖以昭太后故，罪止一門。訢年老，赦免歸家，恕其孫一人扶養之，給奴婢田宅。其家僮入者百人，金錦布帛數萬計，賜尚書以下，宿衛以上。其女婿及親從在朝，皆免官歸本鄉。十一年，高祖、文明太后以昭太后故，悉出其家前後没入婦女，以喜子振試守正平郡。卒。

後來常員和伯夫的兒子禽可共同寫匿名信，誣衊誹謗朝政。事情揭發後，有關部門執法處置，刑罰波及五族。高祖皇帝因昭太后的緣故，祇誅連一門。常訢年齡已老，赦免歸家，寬恕地留一個孫子撫養他，并給予奴婢和田地住宅。常家的家僮籍没入官的有百名之多，金錦布帛數以萬計，賞賜給尚書以下，宿衛以上。他們的女婿以及親戚隨從在朝做官者，全部免官回到本鄉。十一年，高祖皇帝、文明太后因昭太后的緣故，把常家前後被籍没的婦女全部放出，任命常喜的兒子常振爲試用正平郡太守。死於官任上。

馮熙

馮熙，字晋昌，長樂信都人，文明太后之兄也。祖文通，語在《海夷傳》。世祖平遼海，熙父朗内徙，官至秦雍二州刺史、遼西郡公，坐事誅。文明太后臨朝，追贈假黄鉞、太宰、燕宣王，立廟長安。

馮熙，字晋昌，長樂信都人，是文明太后的兄長。祖父馮文通，事情記載在《海夷傳》。世祖皇帝平定遼海，馮熙的父親馮朗向内地遷徙，官至秦雍二州刺史、遼西郡公，後因犯罪被殺。文明太后臨朝執政，追贈父親爲假黄鉞、太宰、燕宣王，在長安立廟。

熙生於長安，爲姚氏魏母所養。以叔父樂陵公邈因戰入蠕蠕，魏母携熙逃避至氐羌中撫育。年十二，好弓馬，有勇幹，氐羌皆歸附之。魏母見其如此，將還長安。始就博士學問，從師受《孝經》、《論語》，好陰陽兵法。及長，游華陰、河東二郡間。性泛愛，不拘小節，人無士庶，

馮熙生在長安，被姚氏魏母所收養。因爲叔父樂陵公馮邈由於戰争而入了蠕蠕國，魏母就把馮熙携帶到氐羌族人中逃難撫育。十二歲時，喜好弓箭戰馬，有勇氣和才幹，氐羌族人都投靠他。魏母見他這樣，就帶他回到長安。開始找博士學習，跟着老師學《孝經》、《論語》，他愛好陰陽兵法。長大成人後，游歷在華陰、河東二郡一帶。有博愛性格，不拘小節，不分士族

來則納之。

熙姑先入掖庭，爲世祖左昭儀。妹爲高宗文成帝后，即文明太后也。使人外訪，知熙所在，徵赴京師，拜冠軍將軍，賜爵肥如侯。尚恭宗女博陵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出爲定州刺史，進爵昌黎王。顯祖即位，爲太傅，累拜内都大官。

高祖即位，文明太后臨朝，王公貴人登進者衆。高祖乃承旨皇太后，以熙爲侍中、太師、中書監、領秘書事。熙以頻履師傅，又中宫之寵，爲群情所駭，心不自安，乞轉外任。文明太后亦以爲然。於是除車騎大將軍、開府、都督、洛州刺史，侍中、太師如故。洛陽雖經破亂，而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在，至熙與常伯夫相繼爲州，廢毁分用，大至頽落。熙爲政不能仁厚，而信佛法，自出家財，在諸州鎮建佛圖精舍，合七十二處，寫一十六部一切經。延致名德沙門，日與講論，精勤不倦，所費亦不貲。而在諸州營塔寺多在高山秀阜，傷殺人牛。有沙門勸止之，熙曰："成就後，人唯見佛圖，焉知殺人牛也。"其北邙寺碑文，中書侍郎賈元壽之詞。高祖頻登北邙寺，親讀碑文，稱爲佳作。熙爲州，因事取人子女爲奴婢，有容色者幸之爲妾。有子女數十人，號爲貪縱。後求入朝，授内都大官，太師如故。熙事魏母孝謹，如事所生。魏母卒，乃散髪徒跣，水漿不入口三日。詔不聽服，熙表求依趙氏之孤。高祖以熙情難奪，聽服齊衰期。後以例降，改封京兆郡公。

或庶族，來投奔的都收納在身邊。

馮熙的姑姑先入宫，是世祖皇帝的左昭儀。妹妹是高宗文成皇帝的皇后，即文明太后。派人在外查訪，知道馮熙的下落後，徵召來到京師，授予冠軍將軍，賜封肥如侯的爵位。迎娶恭宗的女兒博陵長公主，拜爲駙馬都尉。出任定州刺史，進封爵位爲昌黎王。顯祖皇帝即位，任他爲太傅，累拜内都大官。

高祖即位，文明太后臨朝執政，王公貴人榮登晋升的有很多。高祖就承皇太后的旨意，任命馮熙爲侍中、太師、中書監、領秘書事。馮熙因爲數次擔任師傅的顯位，又有後宫的榮寵，被群衆的情緒所震駭，心中自感不安，乞求調任到外地。文明太后也認爲這樣爲好。於是任命爲車騎大將軍、開府、都督、洛州刺史，侍中、太師等職如故。洛陽城雖然經歷了戰亂的破壞，但舊存的《三字石經》宛然猶在，到馮熙和常伯夫相繼任洛州刺史後，將石經廢拆損毁分别拓製使用，導致石經大大損毁脱落。馮熙不能施行仁厚之政，而篤信佛法，自己拿出家財，在各州鎮建佛塔寺舍，共七十二處，并寫製十六部一切經。他請來一批有名望有德行的和尚，終日與他們講論佛法，兢兢業業，勤勞不倦，所花的費用也不小。而且在各州營建的寺塔大多在高山峻嶺之上，興建時傷累死了不少的人和牛。有和尚出來勸告制止他，馮熙説："做成功後，人們衹會見到佛塔，哪知道傷累死了人和牛呢。"其中北邙寺的碑文，是由中書侍郎賈元壽撰寫的。高祖皇帝數次登臨北邙寺，親自閲讀碑文，稱贊爲佳作。馮熙當州刺史，藉故奪取人家的子女用來作奴婢，有容貌秀色的就霸占爲妾。他有子女數十人，從而有貪婪放縱的名聲。後來他請求入朝爲官，授以内都大官，太師的職位不變。馮熙侍奉魏母很孝順恭謹，如同侍奉親生母親。魏母去世後，他披頭散髪，光着脚，三天没有進一滴湯水。皇上下詔讓他不必服喪，馮熙却上表請求按照趙氏孤兒的關係處理喪事。鑒於馮熙的孝心難以改變，高祖就允許他按照齊衰的服制守喪。後來按例降低爵位，改封爲京兆郡公。

高祖納其女爲后，曰："《白虎通》云：王所不臣，數有三焉。妻之父母，抑言其一。此所謂供承宗廟不欲奪私心。然吾季著於《春秋》，無臣證於往牒，既許通體之一，用開至尊之敬，比長秋配極，陰政既敷，未聞有司陳奏斯式，可詔太師輟臣從禮。"又勒集書造儀付外。高祖前後納熙三女，二爲后，一爲左昭儀。由是馮氏寵貴益隆，賞賜累巨萬。高祖每詔熙上書不臣，入朝不拜。熙上書如舊。

高祖皇帝娶他的女兒爲皇后，說："《白虎通》曾道：君王不以他爲臣下的，有三種人。妻子的父母，就是所說的之一。這就是所謂供奉繼承宗廟不想削奪私親之心。然而吾季寫在《春秋》之中，不必做臣子的做法在古代典册中有例證，已經允許君臣相平等的變通，用以表達至尊的敬意，等到皇后匹配天子，皇后的禮制已準備好，未聞知有關機構陳奏這一層意思，可以命令太師停止臣下之禮。"又收集有關的典籍製作儀式交付朝廷。高祖前後娶了馮熙的三個女兒，兩個是皇后，一個是左昭儀。因此馮氏家族更加尊榮顯貴了，賞賜累計巨萬錢之數。高祖每次都下詔讓馮熙上書時不用稱臣，入朝時不用叩拜。但馮熙上書時仍舊如從前稱臣。

熙於後遇疾，綿寢四載。詔遣醫問，道路相望，車駕亦數臨幸焉。將遷洛，高祖親與熙别，見其困篤，歔欷流涕。密敕宕昌公王遇曰："太師萬一，即可監護喪事。"十九年，薨於代。車駕在淮南，留臺表聞，還至徐州乃舉哀。爲制緦服，詔有司豫辨凶儀，并開魏京之墓，令公主之柩俱向伊洛。凡所營送，皆公家爲備。又敕代給綵帛前後六千匹，以供凶用。皇后詣代都赴哭，太子恂亦赴代哭吊。將葬，贈假黄鉞、侍中、都督十州諸軍事、大司馬、太尉、冀州刺史，加黄屋左纛，備九錫，前後部羽葆鼓吹，皆依晋太宰、安平獻王故事。有司奏謚，詔曰："可以威强恢遠曰'武'，奉謚於公。"柩至洛七里澗，高祖服衰往迎，叩靈悲慟而拜焉。葬日，送臨墓所，親作志銘。主生二子，誕、脩。

馮熙後來得了疾病，卧床養病達四年之久。皇上下詔派遣醫生診治，道路相望，皇帝也多次親臨他家探視。準備遷都到洛陽，高祖親自與馮熙道别，看到他困乏得厲害，不禁歔欷流涕。悄悄地命令宕昌公王遇道："太師萬一去世，你可以立即負責監護喪事。"十九年，馮熙在代郡去世。皇帝正在淮南，留守在京師的人上表報喪，皇上回到徐州纔舉行哀悼。爲馮熙服緦麻服守制，命令有關部門預辦凶禮儀式，并開挖魏朝京師的墓穴，命令公主的靈柩全部朝向伊洛地區。有關經營製造的經費，全部由公家承擔。又命令代郡地方送交綵帛先後共六千匹，以供應凶禮之用。皇后到代都去哭喪，太子元恂也到代都哭吊。將要下葬時，追贈他爲假黄鉞、侍中、都督十州諸軍事、大司馬、太尉、冀州刺史，加黄屋左纛，備用九錫，羽葆鼓吹爲前後兩部，都按照晋朝的太宰、安平獻王的做法。有關部門奏請謚號，詔書説："能够威强恢遠叫'武'，此謚可以獻給先生。"靈柩到達洛陽七里澗，高祖穿着衰服前往迎接，在靈前叩拜，大放悲聲。下葬之日，皇上送行并親臨墓地，親自作了墓志銘。馮熙和公主生有兩個兒子：馮誕和馮脩。

馮誕 馮脩

誕字思政，脩字寶業，皆姿質妍麗。年纔十餘歲，文明太后俱引入禁

馮誕字思政，馮脩字寶業，都生得姿質妍麗。年齡纔十幾歲，文明太后就把他倆都引到宫

中，申以教誡，然不能習讀經史，故兄弟并無學術，徒整飾容儀，寬雅恭謹而已。誕與高祖同歲，幼侍書學，仍蒙親待。尚帝妹樂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侍中、征西大將軍、南平王。脩，侍中、鎮北大將軍、尚書、東平公。又除誕儀曹尚書，知殿中事。及罷庶姓王，誕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中軍將軍、特進，改封長樂郡公。誕拜官，高祖立於庭，遥受其拜，既訖還室。脩降爲侯。

中，加以訓導教養，但他倆未能學習閱讀經史，所以兄弟倆都没有學問，僅能够整飾容貌和儀表，性格寬和温雅恭敬謹慎而已。馮誕與高祖同齡，幼年就陪高祖讀書學習，一直蒙受親密的對待。迎娶皇帝的妹妹樂安長公主，拜爲駙馬都尉、侍中、征西大將軍、南平王。馮脩，任侍中、鎮北大將軍、尚書、東平公。又授予馮誕儀曹尚書，知殿中事。罷除了庶姓王以後，馮誕任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中軍將軍、特進，改封爲長樂郡公。馮誕拜官時，高祖站在宫廷中，老遠地接受他的拜謝，拜完後回到内室。馮脩降爲侯爵。

誕與脩雖并長宫禁，而性趣乖別。誕性淳篤，脩乃浮競。誕亦未能誨督其過，然時言於太后。高祖嚴責之，至於楚捶。由是陰懷毒恨，遂結左右有憾於誕者，求藥，欲因食害誕。事覺，高祖自詰之，具得情狀。誕引過謝，乞全脩命。高祖以誕父老，又重其意，不致於法，撻之百餘，黜爲平城百姓。脩妻，司空穆亮女也，求離婚，請免官。高祖引管蔡事，皆不許。

馮誕和馮脩雖然一起在宫中長大，但兩人的性格大不相同。馮誕性格淳厚篤實，馮脩則顯得浮躁好勝。馮誕也未能教誨督促弟弟的過錯，但不時地將他的情况説給太后聽。高祖嚴厲地責罰他，有時還用荆條打一頓。因此馮脩心懷仇恨，便交結左右一些恨馮誕的人，弄到毒藥，想投進食物中謀害馮誕。事情敗露後，高祖親自審問他，瞭解了詳細的經過。馮誕包攬過失謝罪，乞求保全馮脩的性命。高祖看到馮誕的父親已年老，又尊重馮誕的意見，就没有用法律處置，鞭撻了一百多下，削職爲平城百姓了事。馮脩的妻子，是司空穆亮的女兒，請求離婚，并申請免去官職。高祖援引周朝的管叔蔡叔的故事，便都不批准。

高祖寵誕，每與誕同輿而載，同案而食，同席坐卧。彭城王勰、北海王詳，雖直禁中，然親近不及。十六年，以誕爲司徒。高祖既深愛誕，除官日，親爲制三讓表并啓，將拜，又爲其章謝。尋加車騎大將軍、太子太師。十八年，高祖謂其無師傅奬導風，誕深自誨責。

高祖寵愛馮誕，經常與他同車而行，同桌吃飯，同席而坐。彭城王元勰、北海王元詳，雖然在宫禁中值班，但也不及對馮誕的親近。十六年，任命馮誕爲司徒。高祖已是如此地深愛馮誕，授官那天，親自爲他寫了三讓表和書啓，將要拜官時，又作了奏章作謝。接着加車騎大將軍、太子太師。十八年，高祖説他没有師傅奬勸教導的風度，馮誕深表疚悔和自責。

從駕南伐。十九年，至鍾離，誕遇疾不能侍從。高祖日省問，醫藥備加。時高祖鋭意臨江，乃命六軍發鍾離南轅，與誕泣訣。左右皆入，無不掩涕。時誕已惙然，强坐，視高祖，

跟從皇上南下征伐。十九年，到達鍾離，馮誕患上疾病不能够侍陪跟從皇帝了。高祖每天探望問候，醫藥診治備加周到。當時高祖鋭意南征，陳兵長江，於是下令六軍從鍾離南轅進發，與馮誕哭泣而訣別。左右之人都進入訣別，無不

悲而淚不能下，言夢太后來呼臣。高祖嗚咽，執手而出，遂行。是日，去鍾離五十里許。昏時，告誕薨問，高祖哀不自勝。時崔慧景、裴叔業軍在中淮，去所次不過百里。高祖乃輕駕西還，從者數千人。夜至誕薨所，撫尸哀慟，若喪至戚，達旦聲淚不絶。從者亦迭舉音。明告蕭鸞鍾離戍主蕭惠休。惠休遣其太守奉慰。詔求棺於城中。及斂迭舉，高祖以所服衣帢充襚，親自臨視，撤樂去膳。宣敕六軍，止臨江之駕。高祖親北度，慟哭極哀。詔侍臣一人兼大鴻臚，送柩至京。禮物轜儀，徐州備造；陵兆葬事，下洛候設。喪至洛陽，車駕猶在鍾離。詔留守賜賻物布帛五千匹、穀五千斛，以供葬事。贈假黄鉞、使持節、大司馬，領司徒、侍中、都督、太師、駙馬、公如故。加以殊禮，備錫九命，依晋大司馬、齊王攸故事。有司奏謚，詔曰："案謚法，善行仁德曰'元'，柔克有光曰'懿'。昔貞惠兼美，受三謚之榮；忠武雙徽，錫兩號之茂。式準前迹，宜契具瞻。既自少綢繆，知之惟朕。案行定名，謚曰元懿。"帝又親爲作碑文及挽歌，詞皆窮美盡哀，事過其厚。車駕還京，詔曰："馮大司馬已就墳塋，永潛幽室，宿草之哭，何能忘之。"遂親臨誕墓，停車而哭。使彭城王勰詔群官脱朱衣，服單衣介幘，陪哭司徒，貴者示以朋友，微者示如僚佐。公主貞厚有禮度，産二男，長子穆。

掩面哭泣。當時馮誕已是奄奄一息，他强撑着坐起來，望着高祖，悲傷不已但已没有了眼淚，説是夢見太后來叫臣去。高祖嗚咽，緊握了他的手之後，走出來，就上路出發了。這一天，離開鍾離有五十多里路。黄昏時，有人告知馮誕的死訊，高祖悲不自禁。當時崔慧景、裴叔業的軍隊在淮河中游地區，距離皇上所在地點不過百里地。高祖便輕車簡從向西返回，跟隨的有數千人。夜晚到達馮誕去世的地方，撫尸哀痛大哭，像死了最親的親戚一樣，一直到天亮都哭聲眼淚不斷。跟隨者也相繼哭成一片。公開發布訃告給蕭鸞的鍾離戍主蕭惠休。惠休派遣他的太守來表示吊唁慰問。下詔在城中尋找棺柩。到了殮葬時，高祖把自己的衣服充當襚衣，親自到場監看，并且撤去樂舞減少膳食。宣告命令六軍，暫停臨兵長江的大駕。高祖親自向北超度，慟哭得極盡哀傷。下令由一名侍臣兼任大鴻臚，護送靈柩到京師。禮物和一應儀仗，由徐州置備建造；陵墓及埋葬等事務，由洛陽方面等候辦理。喪車到了洛陽，高祖還在鍾離。詔令留守京師的親王賜發賻物布帛五千匹、穀五千斛，以供應辦理喪葬之事。追贈爲假黄鉞、使持節、大司馬，至於原先的領司徒、侍中、都督、太師、駙馬都尉、公爵等都依舊不改。添加特殊的禮遇，備錫九命，按照晋朝的大司馬、齊王司馬攸的規格來安排。有關部門申請謚號，下詔説："根據謚法，善行仁德叫'元'，柔克有光叫'懿'。以往有的人貞清賢惠兼美，可受到三字謚號的榮譽；有的人忠誠英武雙全，可獲得兩字謚號的褒獎。按照前人的事迹，應該將他的美德刻寫下來供人瞻仰緬懷。既然從小與他綢繆親密，瞭解他的衹有朕一人最深。根據行爲確定名號，可以給元懿的謚號。"皇上又親自製作碑文和挽歌，文詞都窮盡休美和哀惋，喪葬之事大大超過了應有的規格。皇上回到京師，下詔曰："馮大司馬已經下葬墳塋，永遠潛居在幽暗的墓穴。雖墳地已有了宿草，而哭祭哪會忘却。"於是親臨馮誕的墓地，停下車駕痛哭。派彭城王元勰命令百官們脱去朱衣，穿着單衣和介幘，陪哭司徒，地位尊貴者

以朋友身份，地位微賤者以下級僚佐身份。其妻公主貞節厚道有禮數和分寸，生下兩個兒子，長子叫馮穆。

馮穆

穆，字孝和，襲熙爵。避皇子愉封，改扶風郡公。尚高祖女順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員外、通直散騎常侍。穆與叔輔興不和。輔興亡，贈相州刺史。祖載在庭，而穆方高車良馬，恭受職命，言宴滿堂，忻笑自若，爲御史中尉東平王匡所劾。後位金紫光禄大夫，遇害河陰。贈司空、雍州刺史。

馮穆，字孝和，繼承馮熙的爵位。避諱皇子元愉的封號，改封爲扶風郡公。迎娶高祖女兒順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任員外、通直散騎常侍。馮穆與叔父輔興關係不和。輔興去世，追贈爲相州刺史。靈位還在家，馮穆却正在高車大馬，恭受升職的委任，大宴賓客，滿堂熱鬧非凡，歡笑自若，被御史中尉東平王元匡所彈劾。後來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在河陰遇害。追贈爲司空、雍州刺史。

子冏，字景昭，襲爵昌黎王。尋以庶姓罷王，仍襲扶風郡公。

兒子馮冏，字景昭，承襲昌黎王的爵位。不久因罷除庶姓王，就承襲扶風郡公的爵位。

子峭，字子漢。齊受禪，例降。

兒子馮峭，字子漢。齊國受禪讓建國，按例而降了封爵。

穆弟顥，襲父誕長樂郡公。

馮穆的弟弟馮顥，繼承父親馮誕長樂郡公的爵位。

馮聿　馮夙

脩弟聿，字寶興，廢后同産兄也。位黄門郎、信都伯。後坐妹廢，免爲長樂百姓。世宗時卒於河南尹。

馮脩的弟弟馮聿，字寶興，是廢皇后同母兄長。官至黄門郎、信都伯爵。後來因妹妹被廢除皇后的牽連，免官爲長樂百姓。世宗在位期間任河南尹時去世。

聿同産弟夙，幼養於宫，文明太后特加愛念。數歲，賜爵至北平王，拜太子中庶子，出入禁闥，寵侔二兄。高祖親政後，恩寵稍衰，降爵爲侯。幽后立，乃復叙用。后死，亦冗散。卒，贈青州刺史。

馮聿的同母弟弟馮夙，小時候放在宫中撫養，文明太后特别加以關愛。幾歲時，就賜爵到北平王的高位，拜爲太子中庶子，出入禁宫殿庭，寵愛與兩位兄長相當。高祖親政後，他的恩寵漸漸衰減，爵位降爲侯。幽皇后被立以後，他纔又得到叙用。皇后死後，他也被安置在閑散的部門。死後，追贈爲青州刺史。

崔光之兼黄門也，與聿俱直。光每謂之曰："君家富貴太盛，終必衰敗。"聿云："我家何負四海，乃咒我也。"光云："以古推之，不可不慎。"時熙爲太保，誕司徒、太子太傅，脩侍中、尚書，聿黄門。廢后在位，禮愛未弛。是後歲餘，脩以罪棄，熙、誕喪亡，后廢，聿退。時人以爲盛必

崔光在兼任黄門郎時，與馮聿一塊值班。崔光總是對他説："先生家富貴得太過分了，終究將會衰敗。"馮聿説："我家有什麽對不起天下的，而要詛咒我呢？"崔光説："根據歷史推知這一規律，不可不慎重啊。"當時馮熙爲太保，馮誕是司徒、太子太傅，馮脩任侍中、尚書，馮聿任黄門。廢皇后正在位，禮遇和寵愛還保持着。在這以後一年多期間，馮脩因犯罪而棄爲百姓，

衰也。

李峻

李峻，字珍之，梁國蒙縣人，元皇后兄也。父方叔，劉義隆濟陰太守。高宗遣間使諭之，峻與五弟誕、嶷、雅、白、永等前後歸京師。拜峻鎮西將軍、涇州刺史、頓丘公。雅、嶷、誕等皆封公位顯。後進峻爵爲王，徵爲太宰，薨。

李惠

李惠，中山人，思皇后之父也。父蓋，少知名，歷位殿中、都官二尚書，左將軍，南郡公。初，世祖妹武威長公主，故涼王沮渠牧犍之妻。世祖平涼州，頗以公主通密計助之，故寵遇差隆。詔蓋尚焉。蓋妻與氏，以是而出。是後，蓋加侍中，駙馬都尉，殿中、都官尚書，左僕射，卒官。贈征南大將軍、定州刺史、中山王，謚曰莊。

惠弱冠襲父爵，妻襄城王韓頹女，生二女，長即后也。惠歷位散騎常侍、侍中、征西大將軍、秦益二州刺史，進爵爲王，轉雍州刺史、征南大將軍，加長安鎮大將。

惠長於思察。雍州廳事，有燕爭巢，鬥已累日。惠令人掩獲，試命綱紀斷之，并辭曰："此乃上智所測，非下愚所知。"惠乃使卒以弱竹彈兩燕，既而一去一留。惠笑謂吏屬曰："此留者自計爲巢功重，彼去者既經楚痛，理無留心。"群下伏其聰察。人有負鹽負薪者，同釋重擔，息於樹陰。二人將行，爭一羊皮，各言藉背之物。惠遣爭者出，顧謂州綱紀曰："此羊皮可拷知主乎?"群下以爲戲言，咸無答者。惠令人置羊皮席上，以杖擊之，見少鹽屑，曰："得其實

馮熙、馮誕相繼死去，皇后被廢，馮聿被削官。當時人們認爲這是盛極而衰的必然反映。

李峻，字珍之，是梁國蒙縣人，元皇后的兄長。父親李方叔，當過劉義隆的濟陰太守。高宗派遣秘密使者前往説明曉諭，李峻與五個弟弟李誕、李嶷、李雅、李白、李永等先後歸順來到京師。授李峻爲鎮西將軍、涇州刺史、頓丘公。李雅、李嶷、李誕等都封爲公爵的高位。後來進封李峻爲王，徵召任命爲太宰，去世。

李惠，中山人，是思皇后的父親。父親李蓋，少年出名，歷任殿中、都官二部尚書，左將軍，南郡公。以前，世祖皇帝的妹妹武威長公主，是前涼王沮渠牧犍的妻子。世祖平定了涼州，很大程度上是因爲公主通報了密計幫助了他，所以在涼王那裏就不那麽受寵了。世祖下詔命令李蓋迎娶她。李蓋原來的妻子與氏，由此而被休掉。以後，李蓋被加官侍中，駙馬都尉，殿中、都官尚書，左僕射，死於任上。追贈爲征南大將軍、定州刺史、中山王，謚號爲莊。

李惠成人後承襲了父親的爵位，妻子是襄城王韓頹的女兒，生了兩個女兒，長女就是思皇后。李惠歷任散騎常侍、侍中、征西大將軍、秦益二州刺史，進封爲王，調任雍州刺史、征南大將軍，加授長安鎮大將。

李惠擅長思考和觀察。雍州刺史衙門中，有燕子在巢中爭鬥，已有好幾天。李惠派人捉住了它們，叫任綱紀的人審判它們。他們一致推辭道："這種事衹有上等智慧者能够猜測得到，不是我們下等愚人所能知道的。"李惠就命令兵卒用細竹挑彈兩隻燕，後來一隻飛去一隻留下。李惠笑着對下屬官吏們説："這隻留下的自以爲做巢的功勞很大，那隻飛去的已經受過痛楚，按理已没有留下之心了。"群下佩服他的聰明和觀察細緻。有背着鹽和背着柴的兩個人，同時放下了重擔，在樹蔭下歇息。二人準備繼續趕路，爲一張羊皮爭吵了起來，都説是自己用來墊在背上的物品。李惠叫爭吵者出去，望着州綱紀道："這

矣。”使争者視之，負薪者乃伏而就罪。凡所察究，多如此類。由是吏民莫敢欺犯。

張羊皮能够拷問出它的主人來嗎?”群下以爲他説的是戲言，就都没有回應。李惠命令人把羊皮放在席上，用杖擊打它，看見有少許鹽屑，説道：“情況已瞭解了。”叫争吵的兩人來觀察這種情況，背柴的人於是伏地認罪。他對事物的觀察探究多如這類情形。因此官吏和百姓没有誰敢欺騙和冒犯他。

後爲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王如故。歷政有美績。惠素爲文明太后所忌，誣惠將南叛，誅之。惠二弟，初、樂，與惠諸子同戮。後妻梁氏亦死青州。盡没其家財。惠本無釁，故天下冤惜焉。

後來任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王爵依舊。從政有美好的政績。李惠一慣被文明太后所忌恨，誣衊李惠想要投向南方而叛變，殺死了他。李惠的兩個弟弟，李初、李樂，與李惠的兒子們同時被殺戮。後妻梁氏也死在青州。没收了他的全部家財。李惠本來就没有罪過，所以天下人都爲他感到冤枉和憐惜。

李鳳

惠從弟鳳，爲定州刺史、安樂王長樂主簿。後長樂以罪賜死，時卜筮者河間邢瓚辭引鳳，云“長樂不軌，鳳爲謀主”，伏誅。惟鳳弟道念與鳳子及兄弟之子皆逃免，後遇赦乃出。太和十二年，高祖將爵舅氏，詔訪存者。而惠諸從以再罹孥戮，難於應命。唯道念敢先詣闕，乃申后妹及鳳兄弟子女之存者。於是賜鳳子屯爵柏人侯，安祖浮陽侯，興祖安喜侯，道念真定侯，從弟寄生高邑子，皆加將軍。十五年，安祖昆弟四人，以外戚蒙見，詔謂曰：“卿之先世，内外有犯，得罪於時。然官必用才，以親非興邦之選。外氏之寵，超於末葉。從今已後，自非奇才，不得復外戚謬班抽舉。既無殊能，今且可還。”後例降爵，安祖等改侯爲伯，并去軍號。高祖奉馮氏過厚，於李氏過薄，舅家了無叙用。朝野人士所以竊議，太常高閭顯言于禁中。及世宗寵隆外家，并居顯位，乃惟高祖舅氏存亡不沾恩澤，景明末，特詔興祖爲中山太守。正始初，詔追崇惠爲使持節、驃

李惠的堂弟李鳳，任定州刺史、安樂王元長樂的主簿。後來長樂因罪被賜死，當時河間有位卜筮的人邢瓚用卜辭牽連李鳳，説“長樂欲行不軌，李鳳是謀主”，李鳳被殺。祇有李鳳的弟弟道念與李鳳的兒子以及兄弟之子都逃脱，得免一死，後來遇大赦纔出來。太和十二年，高祖準備給舅族封爵，下詔查訪存活之人。但李惠的堂弟等因爲害怕再次遭受殺戮，就不敢應命出來。惟有道念敢於率先來到朝廷，申述了皇后的妹妹以及李鳳的兄弟子女中存活之人。於是賜封李鳳的兒子李屯爲柏人侯，安祖爲浮陽侯，興祖爲安喜侯，道念爲真定侯，堂弟寄生爲高邑子，全部加授將軍。太和十五年，安祖等兄弟四人，以外戚的身份蒙受接見，詔令對他們説：“愛卿的先世，内外有犯，得罪於當時的執政。然而官府必須任用有才的人，任用親戚不是興旺邦國的辦法。外戚的寵信，超過了末代。從今以後，祇要不是特別的人才，不得再以外戚的身份混職參選。既然你們没有特殊才能，今天就可以回去了。”後來按例降爵，安祖等人改侯爲伯，并且全部去掉將軍稱號。高祖皇帝對待馮氏家族過於厚重，對待李氏家族過於薄情，舅氏一家基本没有任用誰。朝野之人因此而私下議論，太常卿高閭公開地在宫中指出這些看法。到了世宗寵信重

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中山公。太常考行，上言，案謚法武而不遂曰“莊”，謚曰莊公。興祖自中山遷燕州刺史。卒，以兄安祖子侃晞爲後，襲。先封南郡王，後以庶姓罷王，改爲博陵郡公。

用外戚家族，都占據顯要地位，仍然衹有高祖的舅族李氏無論生死存亡都沾不上恩澤，景明末年，特下詔任用興祖爲中山太守。正始初年，下詔追贈李惠爲使持節、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中山公。太常卿考察生平言行，上書說，根據謚法中的武而不遂稱爲“莊”，定謚號莊公。興祖從中山太守升任燕州刺史。死後，以兄長安祖的兒子侃晞爲後嗣，繼承爵位。先封爵南郡王，後來因罷除了庶姓稱王，改爲博陵郡公。

李侃晞

侃晞爲莊帝所親幸。拜散騎常侍、嘗食典御。帝之圖尒朱榮，侃晞與魯安等持刀於禁内，殺榮。及莊帝蒙塵，侃晞奔蕭衍。

侃晞被莊帝所親信看重。拜散騎常侍、嘗食典御。皇上將向尒朱榮下手，侃晞和魯安等人持刀躲在宮中，殺掉尒朱榮。到莊帝避難出走以後，侃晞投奔了蕭衍。



魏書卷八十三(下)

列傳第七十一(下)

外戚(下)

高肇　于勁　胡國珍　李延寔

高肇

高肇，字首文，文昭皇太后之兄也。自云本勃海蓨人，五世祖顧，晋永嘉中避亂入高麗。父颺，字法脩。高祖初，與弟乘信及其鄉人韓内、冀富等入國，拜厲威將軍、河間子，乘信明威將軍，俱待以客禮，賜奴婢牛馬綵帛。遂納颺女，是爲文昭皇后，生世宗。

高肇，字首文，是文昭皇太后的兄長。自稱是勃海的蓨縣人，五世祖高顧，在晋朝永嘉之亂中避難到了高麗。父親高颺，字法脩。高祖在位初年，與弟弟乘信及鄉親韓内、冀富等人來到魏，授厲威將軍、河間子，乘信任明威將軍，朝廷待他們以賓客之禮，賜給奴婢牛馬綵帛。皇上就娶了高颺的女兒，她就是文昭皇后，生下了世宗皇帝。

颺卒。景明初，世宗追思舅氏，徵肇兄弟等。録尚書事、北海王詳等奏："颺宜贈左光禄大夫，賜爵勃海公，謚曰敬。其妻蓋氏宜追封清河郡君。"詔可。又詔颺嫡孫猛襲勃海公爵，封肇平原郡公，肇弟顯澄城郡公。三人同日受封。始世宗未與舅氏相接，將拜爵，乃賜衣幘引見肇、顯于華林都亭。皆甚惶懼，舉動失儀。數日之間，富貴赫弈。是年，咸陽王禧誅，財物珍寶奴婢田宅多入高氏。未幾，肇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冀州大中正，尚世宗姑高平公主，遷尚書令。

高颺去世。景明初年，世宗追思舅家，徵用高肇兄弟等人。録尚書事、北海王元詳等人上奏："高颺應該追贈爲左光禄大夫，賜爵爲勃海公，謚號敬。他的妻子蓋氏應追封爲清河郡君。"詔令同意此奏。又下詔讓高颺的嫡孫高猛繼承勃海公的爵位，封高肇爲平原郡公，高肇之弟高顯爲澄城郡公。三人同一天受封。開始時世宗還未與舅氏家族相接觸，準備拜爵時，纔賜給衣帽引見高肇、高顯於華林都亭。高氏兄弟都非常緊張惶恐，舉止有失風度和禮儀。然而不到幾天，他們就富貴顯赫起來。當年，咸陽王元禧被殺，他的財物珍寶、奴婢田宅大多歸高家所有。未過多久，高肇任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冀州大中正，迎娶了世宗皇帝的姑姑高平公主，并升遷爲尚書令。

肇出自夷土，時望輕之。及在位居要，留心百揆，孜孜無倦，世咸謂

高肇來自東夷之地，當時的上流人士輕視他。他身居朝廷要職後，留心朝政，孜孜不倦，

之爲能。世宗初，六輔專政，後以咸陽王禧無事構逆，由是遂委信肇。肇既無親族，頗結朋黨，附之者旬月超升，背之者陷以大罪。以北海王詳位居其上，構殺之。又說世宗防衛諸王，殆同囚禁。時順皇后暴崩，世議言肇爲之。皇子昌薨，僉謂王顯失於醫療，承肇意旨。及京兆王愉出爲冀州刺史，畏肇恣擅，遂至不軌。肇又譖殺彭城王勰。由是朝野側目，咸畏惡之。因此專權，與奪任己。又嘗與清河王懌於雲龍門外廡下，忽忿諍，大至紛紜。太尉、高陽王雍和止之。高后既立，愈見寵信。肇既當衡軸，每事任己，本無學識，動違禮度，好改先朝舊制，出情妄作，減削封秩，抑黜勳人。由是怨聲盈路矣。延昌初，遷司徒。雖貴登台鼎，猶以去要快快形乎辭色。衆咸嗤笑之。父兄封贈雖久，竟不改瘞。三年，乃詔令遷葬。肇不自臨赴，唯遣其兄子猛改服詣代，遷葬於鄉。時人以肇無識，哂而不責也。

世人都説他能幹。世宗在位初年，六輔專擅朝政，後來因爲咸陽王元禧無端地叛逆，於是皇上就依靠高肇。高肇没有什麽親族勢力，就大結朋黨，依附他的人十天半月就得到越級提拔，違背他的人誣陷以大罪。因北海王元詳的官位在他之上，就捏造罪名殺掉了他。又勸世宗防衛諸位親王，結果諸王如同囚禁的犯人。那時順皇后突然死去，世人議論説是高肇害死的。皇子元昌去世，都説是王顯在醫療上失職，是秉承了高肇的意旨。到了京兆王元愉出任冀州刺史以後，害怕高肇的恣意專擅，於是導致謀反。高肇又通過誣陷的手段殺掉彭城王元勰。從此朝野之人爲之側目，都痛恨畏懼他。因此而專權，取捨都由自己的心意。又曾經與清河王元懌在雲龍門的外殿廊廡之下，忽然忿怒争吵起來，越鬧越厲害。太尉、高陽王元雍出面調和勸止了他們。高皇后立位後，他愈益被寵信。高肇當上了中樞首長後，每件事都由自己説了算，他原本没有學識，常違背禮儀法度，又喜歡改動先朝的舊制，輕舉妄動，降低封爵級别，壓抑免削有功勛的大臣。由此怨聲載道。延昌初年，升任司徒。雖然顯貴得身登臺鼎，還爲一些小的得失而怏怏不快形之於色。人們都嗤笑他。父親兄長雖然封贈了很長時間，竟然没有改葬。三年，纔下詔令遷葬。高肇不親自去辦理，衹派他的兄長之子高猛改服到代都，遷葬到家鄉。當時人們鑒於高肇没有見識，便耻笑而不責備他。

其年，大舉征蜀，以肇爲大將軍，都督諸軍爲之節度。與都督甄琛等二十餘人俱面辭世宗於東堂，親奉規略。是日，肇所乘駿馬停於神虎門外，無故驚倒，轉臥渠中，鞍具瓦解，衆咸怪異。肇出，惡焉。

這一年，大舉征伐蜀地，任命高肇爲大將軍，都督諸軍受他指揮。與都督甄琛等二十多人在東堂一起向世宗皇帝當面辭行，親受皇上的安排。當日，高肇所騎的駿馬停在神虎門外面，無緣無故地驚倒，翻倒在溝渠中，鞍具都碎裂了，人們都感到怪異。高肇出來見到後，認爲此事是個惡兆。

四年，世宗崩，赦罷征軍。肅宗與肇及征南將軍元遥等書，稱諱言，以告凶問。肇承變哀愕，非唯仰慕，亦私憂身禍，朝夕悲泣，至于羸悴。將至，宿瀍澗驛亭，家人夜迎省之，

四年，世宗去世，發出赦令停止征伐。肅宗皇帝給高肇以及征南將軍元遥等寫信，避諱而書，以告知世宗去世的凶訊。高肇接到消息後哀傷驚愕不已，并不僅僅是出自仰慕，也是擔憂身遭禍害，所以他早晚悲泣，以至於清瘦憔悴。快

皆不相視。直至闕下，衰服號哭，升太極殿，奉喪盡哀。

要到京時，住宿在瀍澗驛亭，家中派人夜晚來迎接看望他，都不相看。一直到了宫廷之下，他穿着孝服號啕痛哭，升登太極殿，奉喪極盡哀痛。

太尉高陽王先居西柏堂，專决庶事，與領軍于忠密欲除之。潛備壯士直寢邢豹、伊瓫生等十餘人於舍人省下。肇哭梓宫訖，於百官前引入西廊，清河王懌、任城王澄及諸王等皆竊言目之。肇入省，壯士扼而拉殺之。下詔暴其罪惡，又云刑書未及，便至自盡，自餘親黨，悉無追問，削除職爵，葬以士禮。及昏，乃於厠門出其尸歸家。初，肇西征，行至函谷，車軸中折。從者皆以爲不獲吉還也。靈太后臨朝，令特贈營州刺史。永熙二年，出帝贈使持節、侍中、中外諸軍事、太師、大丞相、太尉公、録尚書事、冀州刺史。

太尉高陽王已先居住在西柏堂，處理國家政務，他與領軍于忠秘密地準備除掉高肇。暗地裏派直寢邢豹、伊瓫生等十幾個人潛伏在衙門中。高肇在皇帝的靈柩前哀哭完畢，在百官之前引入到西廊，清河王元懌、任城王元澄以及諸親王都竊竊私語地看着他。高肇一進入省衙，壯士們上前扼住并殺了他。肅宗下詔書揭露他的罪惡，又説刑書未到，他就自殺，其餘的親屬黨羽，一概不加追究，削除他的職務和爵位，按士人之禮安葬他。到了黄昏，便從側門拉出他的尸首送回家。當初，高肇西征，行軍到函谷關，車軸從中部折斷。跟隨之人都認爲他不會平安地回來。靈太后臨朝執政，下令特地追贈他爲營州刺史。永熙二年，出帝追贈他爲使持節、侍中、中外諸軍事、太師、大丞相、太尉公、録尚書事、冀州刺史。

高植

肇子植。自中書侍郎爲濟州刺史，率州軍討破元愉，别將有功。當蒙封賞，不受，云："家荷重恩，爲國致效是其常節，何足以應進陟之報。"懇惻發於至誠。歷青、相、朔、恒四州刺史，卒。植頻莅五州，皆清能著稱，當時號爲良刺史。贈安北將軍、冀州刺史。

高肇的兒子高植。從中書侍郎升遷爲濟州刺史，率領州兵討伐打敗元愉，有戰功。應該蒙受賞賜封爵，他不接受，説："我家蒙受國家重恩，爲國效勞是應盡的職責，怎能去圖升遷提拔的回報呢。"其懇切之情發自内心的至誠。歷任青、相、朔、恒四州的刺史，去世。高植一共官任五州，都以清正能幹而著稱，在當時被稱爲優秀刺史。追贈爲安北將軍、冀州刺史。

肇長兄琨，早卒。襲颺封勃海郡公，贈都督五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冀州刺史。詔其子猛嗣。

高肇的長兄高琨，早年去世。繼承高颺的封爵勃海郡公，追贈爲都督五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冀州刺史。詔令他的兒子高猛繼承爵位。

高猛

猛，字豹兒。尚長樂公主，即世宗同母妹也。拜駙馬都尉，歷位中書令。出爲雍州刺史，有能名。入爲殿中尚書。卒，贈司空、冀州刺史。出帝時，復贈太師、大丞相、録尚書事。公主無子。猛先在外有男，不敢令主知，臨終方言之，年幾三十矣。

高猛，字豹兒。娶長樂公主爲妻，就是世宗皇帝的同母妹妹。爲駙馬都尉，官至中書令。出任雍州刺史，有能幹的名聲。入朝任殿中尚書。去世後，追贈爲司空、冀州刺史。出帝在位時，又追贈太師、大丞相、録尚書事。公主没有孩子。高猛以前在外有兒子，不敢讓公主知道，臨終纔道出實話，兒子年齡已快三十歲了。於是召

乃召爲喪主，尋卒，無後。

回他作喪主，不久去世，没有後代。

高偃

琨弟偃，字仲游。太和十年卒。正始中，贈安東將軍、都督、青州刺史，謚曰莊侯。景明四年，世宗納其女爲貴嬪。及于順皇后崩，永平元年立爲皇后。二年，八座奏封后母王氏爲武邑郡君。

高琨的弟弟高偃，字仲游。太和十年去世。正始年間，追贈爲安東將軍、都督、青州刺史，謚號爲莊侯。景明四年，世宗皇帝娶他的女兒爲貴嬪。到了于順皇后死後，於永平元年被立爲皇后。永平二年，尚書八座上書奏請封皇后的母親王氏爲武邑郡君。

偃弟壽，早卒。壽弟即肇也。

高偃的弟弟高壽，死得很早。高壽的弟弟即高肇。

肇弟顯，侍中、高麗國大中正，早卒。

高肇的弟弟高顯，任侍中、高麗國大中正，死得早。

于勁　于暉

于勁，字鍾葵，太尉拔之子。頗有武略。以功臣子，又以功績，位沃野鎮將，賜爵富昌子，拜征虜將軍。世宗納其女爲后，封太原郡公。妻劉氏，爲章武郡君。後拜征北將軍、定州刺史。卒，贈司空，謚曰恭莊公。自栗磾至勁，累世貴盛，一皇后，四贈公，三領軍，二尚書令，三開國公。勁雖以后父，但以順后早崩，竟不居公輔。

于勁，字鍾葵，是太尉于拔的兒子。頗有軍事謀略。因爲是功臣之子，又因爲他自己的功績，官至沃野鎮將，賜爵位爲富昌子，授征虜將軍。世宗娶了他的女兒爲皇后，封他爲太原郡公。妻子劉氏，封爲章武郡君。後來授予他征北將軍、定州刺史。死後，追贈爲司空，謚號爲恭莊公。從栗磾到于勁，數代貴盛，有一位皇后，四個追贈爲公，三位領軍，二位尚書令，三位開國公。于勁雖然是皇后的父親，但是由於順皇后死得早，始終没有升任三公宰輔之職。

子暉，字宣明，后母弟也。少有氣幹。襲爵，位汾州刺史。暉善事人，爲尒朱榮所親，以女妻其子長孺。歷侍中、河南尹，後兼尚書僕射、東南道行臺。與齊獻武王討平羊侃於兗州。元顥入洛，害之。

兒子于暉，字宣明，是皇后的同母弟弟。少年就有氣魄和才幹。承襲父親爵位，官至汾州刺史。于暉善於事奉，被尒朱榮所親近，將女兒許配給他的兒子長孺爲妻。歷任侍中、河南尹，後又兼任尚書僕射、東南道行臺。與齊獻武王在兗州討伐平定了羊侃的叛亂。元顥進兵洛陽，殺害了他。

勁弟天恩，位内行長、遼西太守。卒，贈平東將軍、燕州刺史。

于勁的弟弟天恩，官至内行長、遼西太守。去世後，追贈爲平東將軍、燕州刺史。

天恩子仁生，位太中大夫。

天恩的兒子仁生，官至太中大夫。

仁生子安定，平原郡太守、高平鎮都將。卒。

仁生的兒子安定，歷任平原郡太守、高平鎮都將。去世。

胡國珍

胡國珍，字世玉，安定臨涇人也。祖略，姚興渤海公姚逵平北府諮議參軍。父淵，赫連屈丐給事黄門

胡國珍，字世玉，是安定臨涇人。祖父胡略，是姚興渤海公姚逵的平北將軍府諮議參軍。父親胡淵，是赫連屈丐的給事黄門侍郎。世祖皇

侍郎。世祖克統萬，淵以降款之功賜爵武始侯。後拜河州刺史。

國珍少好學，雅尚清儉。太和十五年襲爵，例降爲伯。女以選入掖庭，生肅宗，即靈太后也。肅宗踐祚，以國珍爲光禄大夫。靈太后臨朝，加侍中，封安定郡公，給甲第，賜帛布綿穀奴婢車馬牛甚厚。追崇國珍妻皇甫氏爲京兆郡君，置守冢十户。尚書令、任城王澄奏，安定公屬尊望重，親賢群矚，宜出入禁中，參諮大務。詔可。乃令入決萬幾。尋進位中書監、儀同三司，侍中如故，賞賜累萬。又賜絹歲八百匹，妻梁四百匹，男女姊妹兄弟各有差，皆極豐贍。國珍與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太保、廣平王懷，入居門下，同釐庶政。詔依漢車千秋、晋安平王故事，給步挽一乘，自掖門至于宣光殿得以出入，并備几杖。後與侍中崔光俱授帝經，侍直禁中。國珍尋上表，陳刑政之宜。詔皆施行。熙平初，加國珍使持節、都督、雍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靈太后以國珍年老，不欲令其在外，且欲示以方面之榮，竟不行。遷司徒公，侍中如故，就宅拜之。靈太后、肅宗率百僚幸其第，宴會極歡。又追京兆郡君爲秦太上君。太上君景明三年薨於洛陽，於此十六年矣。太后以太上君墳瘞卑局，更增廣，爲起塋域門闕碑表。侍中崔光等奏："案漢高祖母始謚曰昭靈夫人，後爲昭靈后，薄太后母曰靈文夫人，皆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今秦太上君未有尊謚，陵寢孤立，即秦君名，宜上終稱，兼設掃衛，以慰情典。請上尊謚曰孝穆，權置園邑三十户，立長丞奉守。"太后從之。封國珍繼室梁氏爲

帝攻克統萬，胡淵因舉城歸降之功而被賜爲武始侯的爵位。後來任河州刺史。

國珍少年即好學，崇尚清廉儉樸。太和十五年繼承爵位，按例降級爲伯爵。女兒被選入後宫，生下肅宗，她就是靈太后。肅宗即皇帝位後，以國珍爲光禄大夫。靈太后臨朝稱制，他加侍中，封安定郡公，給予上等府第，賜賞帛布綿穀奴婢車輛馬牛等很豐厚的財物。追崇國珍的妻子皇甫氏爲京兆郡君，配置守冢者十户。尚書令、任城王元澄上奏，安定公位尊望重，是親賢所矚目的人物，應當出入宫禁，參預咨詢國家大事。詔書允許其奏。於是命令他進宫决斷朝廷大事。不久進升爲中書監、儀同三司，侍中等職不改，賞賜錢物數以萬計。又每年賜給絹八百匹，妻子梁氏四百匹，男女兄弟姊妹賜予的數量不等，都極爲豐厚。國珍與太師、高陽王元雍，太傅、清河王元懌，太保、廣平王元懷，一同入門下省，共同處理天下日常政務。下詔按照漢代的車千秋、晋朝安平王的舊例，配給國珍步挽車一乘，讓他從掖門到宣光殿出入乘坐，并且備有几杖。後來與侍中崔光同給皇帝講授經書，侍奉值班在禁中。國珍不久上表，陳述刑政的得失。詔書都下令施行。熙平初年，加國珍爲使持節、都督、雍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靈太后見國珍年老，不想讓他在外，而且想表示方面大員的榮耀，最終還是没實現。升遷爲司徒公，侍中職官不變，到他的家中拜官。靈太后、肅宗皇帝率領文武百官到他的府第，舉行酒會極其歡欣。又追贈京兆郡君爲秦太上君。太上君是景明三年在洛陽去世的，至此已死了十六年。太后嫌太上君的墳塋埋葬得太低窪和狹小，重新增寬，建造了塋墓園林門樓碑表。侍中崔光等人上奏道："根據漢高祖母親先是謚號爲昭靈夫人，後爲昭靈后，薄太后的母親叫靈文夫人，都是設置園邑三百户人家，有長、丞等專職侍奉守衛。今天秦太上君還没有尊謚，陵寢孤零零地建立在那裏，即使用秦太上君爲名，也應上一個謚號，還要設立灑掃保衛人員，以告慰人情。請求奉上尊謚爲孝穆，權且設置守園的邑民三十户，任命長

趙平郡君，元叉妻拜爲女侍中，封新平郡君，又徙封馮翊君。國珍子祥妻長安縣公主，即清河王懌女也。

丞侍奉守園。"太后同意此奏。封國珍的繼室梁氏爲趙平郡君，元叉的妻子爲女侍中，封爲新平郡君，後來又改封爲馮翊君。國珍的兒子胡祥之妻爲長安縣公主，就是清河王元懌的女兒。

國珍年雖篤老，而雅敬佛法，時事齋潔，自强禮拜。至於出入侍從，猶能跨馬據鞍。神龜元年四月七日，步從所建佛像，發第至閶闔門四五里。八日，又立觀像，晚乃肯坐。勞熱增甚，因遂寢疾。靈太后親侍藥膳。十二日薨，年八十。給東園温明秘器、五時朝服各一具、衣一襲，贈布五千匹、錢一百萬、蠟千斤。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太后還宫，成服於九龍殿，遂居九龍寢室。肅宗服小功服，舉哀於太極東堂。又詔自始薨至七七，皆爲設千僧齋，令七人出家；百日設萬人齋，十四人出家。先是巫覡言將有凶，勸令爲厭勝之法。國珍拒而不從，云吉凶有定分，唯修德以禳之。臨死與太后訣云："母子善治天下，以萬人之心，勿視大臣面也。"殷勤至於再三。又及其子祥，云："我唯有一子，死後勿如比來威抑之。"靈太后以其好戲，時加威訓。國珍故以爲言。

國珍年齡雖然老邁，却尊崇佛教，不時從事齋戒，强打精神禮拜。至於跟隨皇帝出入，還能跨馬坐鞍。神龜元年四月七日，隨從所建造的佛像步行，從府第出發至閶闔門有四五里之遠。八日，又站立觀瞻佛像，到晚上纔肯坐下。疲勞發燒更甚，因此而卧病在床。靈太后親自侍奉藥膳。十二日去世，終年八十歲。賜給貴族用棺木、五時朝服各一具、衣一襲，贈布五千匹、錢一百萬、蠟一千斤。由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太后回到皇宫，在九龍殿穿孝服，住在九龍寢室。肅宗皇帝服小功喪服，在太極東堂舉哀哭喪。又下詔從逝世之日到七七四十九天，每天爲他設立千僧齋會，令七個人出家；第一百天時設萬人齋會，十四人出家。在此以前有巫覡聲稱將會出現凶事，奉勸他準備避邪之法。國珍拒而不從，説是吉凶自有定分，衹有靠修德纔可禳除它。臨死與太后訣别道："你們母子要善治天下，要懷萬人之心，不要衹看大臣的面。"殷勤懇切，再三叮嚀。又跟兒子胡祥訣别道："我衹有你一個兒子，我死後不要像平日那樣被别人的威風壓住了。"靈太后看到胡祥喜歡游戲，不時加以威嚴訓斥。國珍所以有這樣的遺言。

始國珍欲就祖父西葬舊鄉，後緣前世諸胡多在洛葬，有終洛之心。崔光嘗對太后前問國珍："公萬年後爲在此安厝，爲歸長安？"國珍言當陪葬天子山陵。及病危，太后請以後事，竟言還安定，語遂昏忽。太后問清河王懌與崔光等，議去留。懌等皆以病亂，請從先言。太后猶記崔光昔與國珍言，遂營墓於洛陽。太后雖外從衆議，而深追臨終之語，云："我公之遠慕二親，亦吾之思父母也。"

開始時國珍想跟祖父一起葬在故鄉，後來因爲前代諸姓胡的人大多在洛陽埋葬，便有老死在洛陽的心願。崔光曾當着太后的面問國珍："大人在百年之後，是想在這裏安葬，還是想回到長安？"國珍説想陪葬在天子的山陵。到病危之時，太后請示他的後事，竟説是要回到安定去，言語已經不清。太后問清河王元懌和崔光等人，討論到底是去是留。元懌等人都認爲病危之際説的話是神智昏亂，請按照他先前所説的辦。太后還記得崔光昔日與國珍的談話，於是决定在洛陽營造墳墓。太后雖然表面上同意了大家的意見，但内心牢記着他的臨終之語，説："我父親遥遠地想念他的雙親，就像我思念父母一樣啊。"

追崇假黄鉞、使持節、侍中、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太尉公、司州牧，號太上秦公，加九錫。葬以殊禮，給九旒鑾輅，虎賁、班劍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轀輬車；謚文宣公；賜物三千段、粟一千五百石。又詔贈國珍祖父兄、父兄，下逮從子，皆有封職。持節就安定監護喪事。靈太后迎太上君神柩還第，與國珍俱葬，贈襚一與國珍同。及國珍神主入廟，詔太常權給以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初國珍無男，養兄真子僧洗爲後，後納趙平君，生子祥。

追贈他代理黄鉞、使持節、侍中、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太尉公、司州牧，號稱太上秦公，加九錫。下葬時用最高禮儀，給予九旒鑾輅，虎賁、班劍共一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轀輬車；謚號叫文宣公；賜給絹物三千段、糧一千五百石。又下詔追贈國珍的祖父兄、父兄，以及諸從子，都有封職。持節到安定的故第監護喪葬之事。靈太后迎接太上君的神柩回到府第，與國珍一塊下葬，贈予的襚襲跟國珍相同。國珍神主入廟以後，下詔太常卿暫給軒懸之樂和六佾之舞。當初國珍没有兒子，收養兄長胡真的兒子僧洗爲後，後來娶了趙平君梁氏，纔生下兒子胡祥。

胡祥

祥，字元吉，襲封。故事，世襲例皆減邑，唯祥獨得全封。趙平君薨，給東園秘器，肅宗服小功服，舉哀于東堂。靈太后服齊衰期。葬於太上君墓左，不得祔合。祥歷位殿中尚書、中書監、侍中，改封東平郡公。薨，贈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謚曰孝景。

胡祥，字元吉，繼承父親的封爵。根據以前的成例，世襲封爵按例都要降減邑户之數，惟獨胡祥得以全數繼承。趙平君死後，發給貴族用的棺木，肅宗服小功喪，在東堂舉哀。靈太后服孝的規格是齊衰期。埋葬在太上君的墓地左邊，不允許與胡國珍合葬一處。胡祥歷任殿中尚書、中書監、侍中，改封爲東平郡公。死後，追贈爲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謚號叫孝景。

胡僧洗

僧洗，字湛輝。封爰德縣公，位中書監、侍中，改封濮陽郡公。僧洗自永安後廢棄，不預朝政。天平四年薨，詔給東園秘器，贈太師、太尉公、録尚書事、雍州刺史，謚曰孝。

僧洗，字湛輝。封爵爲爰德縣公，官至中書監、侍中，改封爲濮陽郡公。僧洗從永安年間就遭廢棄，不參預朝政。天平四年去世，下詔追贈爲太師、太尉公、録尚書事、雍州刺史，謚號叫孝。

胡寧 胡虔

真長子寧，字惠歸。襲國珍先爵，改爲臨涇伯，後進爲公。歷岐涇二州刺史。卒，謚曰孝穆。女爲清河王亶妃，生孝静皇帝。武定初，贈太師、太尉公、録尚書事，謚曰孝昭。

胡真的長子胡寧，字惠歸。承襲國珍先前的爵位，改封爲臨涇伯，後來進爵爲公。歷任岐涇二州刺史。死後謚號叫孝穆。女兒是清河王元亶的王妃，生下孝静皇帝。武定初年，追贈爲太師、太尉公、録尚書事，謚號叫孝昭。

子虔，字僧敬。元叉之廢靈太后，虔時爲千牛備身，與備身張車渠等謀殺叉。事發，叉殺車渠等，虔坐遠徙。靈太后反政，徵爲吏部郎中。

胡寧的兒子胡虔，字僧敬。元叉廢掉靈太后，胡虔那時是千牛備身，與備身張車渠等謀殺元叉。事情被發覺後，元叉殺掉車渠等，胡虔被處以流放的刑罰。靈太后執政後，徵召胡虔爲吏

太后好以家人禮與親族宴戲，虔常致諫，由是後宴謔多不預焉。出爲涇州刺史，封安陽縣侯。興和三年，以帝元舅超遷司空公。薨，贈太傅、太尉公、尚書僕射、徐州刺史，謚曰宣。葬日，百官會葬，乘輿送於郭外。子長粲。

部郎中。太后喜歡用家人的禮節與親屬們游宴戲玩，胡虔經常上諫，從此以後宴會游戲他大多没有參加。出任涇州刺史，封安陽縣侯。興和三年，以皇帝大舅的身份越級提拔爲司空公。去世後，追贈爲太傅、太尉公、尚書僕射、徐州刺史，謚號叫宣。下葬之日，百官會集參加葬禮，皇帝送到城郭外。兒子叫胡長粲。

李延寔 李彧

李延寔，字禧，隴西人，尚書僕射沖之長子。性温良，少爲太子舍人。世宗初，襲父爵清泉縣侯。累遷左將軍、光州刺史。莊帝即位，以元舅之尊，超授侍中、太保，封濮陽郡王。延寔以太保犯祖諱，又以王爵非庶姓所宜，抗表固辭。徙封濮陽郡公，改授太傅。尋轉司徒公，出爲使持節、侍中、太傅、録尚書事、青州刺史。尒朱兆入洛，乘輿幽縶，以延寔外戚，見害於州館。出帝初，歸葬洛陽。贈使持節、侍中、太師、太尉公、録尚書事、都督、雍州刺史，謚曰孝懿。

李延寔，字禧，隴西人，是尚書僕射李冲的長子。他性情温良，少年時任太子舍人。世宗在位初年，繼承父親的爵位清泉縣侯。數次升遷任左將軍、光州刺史。莊帝即位後，以元舅的尊貴身份，越級提拔爲侍中、太保，封爲濮陽郡王。延寔因爲太保一職的名稱犯了祖父名諱，又因爲王爵不是庶姓之人應該封受的，於是上表堅決辭讓。改封爲濮陽郡公，改授爲太傅。接着轉司徒公，出任使持節、侍中、太傅、録尚書事、青州刺史。尒朱兆進入洛陽，皇帝被囚禁，因爲延寔是外戚，在州館被害。出帝在位初年，運回洛陽安葬。追贈爲使持節、侍中、太師、太尉公、録尚書事、都督、雍州刺史，謚號叫孝懿。

長子彧，字子文，尚莊帝姊豐亭公主。封東平郡公，位侍中、左光禄大夫、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廣州刺史。彧任俠交游，輕薄無行。尒朱榮之死也，武毅之士皆彧所進。孝靜初，以罪棄市。

長子李彧，字子文，娶莊帝的姐姐豐亭公主。封爵爲東平郡公，官至侍中、左光禄大夫、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廣州刺史。李彧講義氣，交游甚廣，但輕薄無行。尒朱榮死後，武毅壯士都是由李彧所推薦和引進。孝靜帝在位初年，因犯罪被斬於市。

史臣曰：三五哲王，深防遠慮。舅甥之國，罕執鈞衡；母后之家，無聞傾敗。爰及後世，顛覆繼軌。蓋由進不以禮，故其斃亦速。其間或不泯舊基，弗虧先構者，蓋處之以道，遠權之所致也。

史臣曰：三皇五霸，前賢往哲，都是深謀遠慮之人。舅甥在國家中，很少有執掌政權的；母后的家族，也没有聽説過傾覆敗亡的。到了後世，外戚家族顛覆相繼發生。就是因爲進升不是由禮制規範，所以他們滅亡得也快。其中也有一些不泯滅祖先的舊有基業，不虧損先人家業，都是因爲他們還能按正道處世，遠離權力所致。

魏書卷八十四

列傳第七十二

儒　林

梁越　盧醜　張偉　梁祚　平恒　陳奇
常爽　劉獻之　張吾貴　劉蘭　孫惠蔚
徐遵明　董徵　刁冲　盧景裕　李同軌　李業興

自晉永嘉之後，運鍾喪亂，宇内分崩，群凶肆禍，生民不見俎豆之容，黔首唯睹戎馬之迹，禮樂文章，掃地將盡。而契之所感，斯道猶存。高才有德之流，自强蓬蓽；鴻生碩儒之輩，抱器晦己。太祖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爲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豈不以天下可馬上取之，不可以馬上治之，爲國之道，文武兼用，毓才成務，意在兹乎？聖達經猷，蓋爲遠矣。四年春，命樂師入學習舞，釋菜于先聖、先師。太宗世，改國子爲中書學，立教授博士。世祖始光三年春，别起太學於城東，後徵盧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舉才學。於是人多砥尚，儒林轉興。顯祖天安初，詔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後詔：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

自從晉朝永嘉年間以後，國運多喪亡戰亂，天下分崩離析，群凶挑起戰禍，民衆看不到祭祀等禮儀，百姓祇見戎馬兵戈的戰爭，禮樂文章，掃地幾盡。然而書契還在，文脉猶存。高才有德等輩，在蓬蓽中自强不息；鴻儒碩學之流，懷抱文物自行潛隱。太祖皇帝初步平定中原，雖然日不暇給，剛建造都城，就以經籍學術爲先，建立太學，設置五經博士生員有一千多人。天興二年春，將國子太學的生員增至三千人。這難道不是因爲天下可以在馬上得之，不可以在馬上治之，爲國的根本，要文武兼用，造就傑出人才方可統治，意圖就是這樣的嗎？神聖的規劃，是很深遠的。四年春，命令樂師入學學習樂舞，給先聖、先師舉行供奉的釋菜禮。太宗在位時改國子學爲中書學，設立教授和博士。世祖始光三年春，另外在城東建造太學，後來還徵召盧玄、高允等人，并命令各州郡推舉有才學的人士。於是大多砥礪尚學，儒士增加。顯祖天安初年，下詔建立鄉學，每郡設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後來下詔規定：大郡設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設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設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設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太和年間，改中書學爲國子

人，學生四十人。太和中，改中書學爲國子學，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詔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高祖欽明稽古，篤好墳典，坐輿據鞍，不忘講道。劉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崔光、邢巒之徒以文史達，其餘涉獵典章，關歷詞翰，莫不縻以好爵，動貽賞眷。於是斯文鬱然，比隆周漢。世宗時，復詔營國學，樹小學於四門，大選儒生，以爲小學博士，員四十人。雖黌宇未立，而經術彌顯。時天下承平，學業大盛。故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録，不可勝數。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廉，對揚王庭，每年逾衆。神龜中，將立國學，詔以三品已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選。未及簡置，仍復停寢。正光二年，乃釋奠於國學，命祭酒崔光講《孝經》，始置國子生三十六人。暨孝昌之後，海内淆亂，四方校學所存無幾。永熙中，復釋奠於國學；又於顯陽殿詔祭酒劉廞講《孝經》，黄門李郁説《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復置生七十二人。及遷都於鄴，國子置生三十六人。至於興和、武定之世，寇難既平，儒業復光矣。

漢世鄭玄并爲衆經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說。玄《易》、《書》、《詩》、《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王肅《易》亦間行焉。晋世杜預注《左氏》，預玄孫坦、坦弟驥於劉義隆世并爲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自梁越以下傳受講説者甚衆。今舉其知名者附列於後云。

學，建立明堂辟雍，尊敬三老五更，又開設皇子之學。到了遷都洛陽後，下詔設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高祖皇帝英明而考查古代，非常愛好文獻經典，坐在轎車内騎在馬鞍上時，也不忘記講道。劉芳、李彪諸人士因嫻熟經書而進用，崔光、邢巒等人僅因精通文史而顯達，其他的人要麼涉獵典章，要麼揮灑詞章，莫不得到好的官爵，動不動就受到賞賜。於是文化鬱然昌盛，可以與周朝漢代相媲美。世宗在位時，又下詔營造國學，在四門均立小學，廣泛選拔儒生，用來作爲小學博士，共有員額四十人。雖然校舍講堂未能建立，但經學却越來越受重視。當時天下太平，學校教育大爲發展。所以在燕齊趙魏一帶，講經聽講的人，不可勝數。多的地方有千餘人，少的也仍有數百人。州中推舉茂異，郡中貢上孝廉，在朝廷裏對策的，每年有一大批。神龜年間，準備建立國學，下詔以三品以上以及五品清官的子弟作爲生員候選人。還未來得及進行，就又停止了。正光二年，纔在國學中舉行祭先聖先師禮，命令祭酒崔光講論《孝經》，開始設置國子學生共三十六人。到了孝昌年間以後，國内戰亂，各地學校已經所存無幾。永熙年間，又在國學舉行祭先聖先師儀式；并在宫中的顯陽殿命令祭酒劉廞講論《孝經》，黄門侍郎李郁講説《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講解《大戴禮》中的《夏小正篇》；再置生員七十二名。遷都到了鄴城之後，國子學設置生員三十六人。至於在興和、武定年間這段時期，賊寇已經平定，儒學再一次發揚光大。

漢代的鄭玄爲群經都作了注解，服虔、何休等經學家也各有論述。鄭玄所注的《周易》、《尚書》、《詩經》、《禮記》、《論語》、《孝經》，服虔所注的《左氏春秋》，何休所注的《公羊傳》，在黄河北部地區大爲風行。王肅所注的《易經》也在部分地區流行。晋朝杜預注釋了《左傳》，杜預的玄孫杜坦、杜坦的弟弟杜驥在劉義隆時代都任青州刺史，傳承他們的家學，所以齊地很多人學習杜《注》。從梁越以下傳播繼承講習討論的人很多。現在列舉一些知名的人在本傳中。

梁越

梁越，字玄覽，新興人也。少而好學，博綜經傳，無所不通。性純和篤信，行無擇善。國初爲《禮經》博士。太祖以其謹厚，舉動可則，拜上大夫，命授諸皇子經書。太宗即祚，以師傅之恩賜爵祝阿侯。後出爲雁門太守，獲白雀以獻，拜光禄大夫。卒。子弼，早卒。

梁越，字玄覽，是新興人。少年時就好學，博覽經傳，無所不通。性情純和誠信，舉止行爲美好。本朝初爲《禮經》博士。太祖因爲他的謹嚴厚道，舉止行爲可爲楷模，就拜他爲上大夫，命令他給諸位皇子講授經書。太宗皇帝即位，因師傅之恩而賜給祝阿侯的爵位。後來出任雁門太守，他捉到一隻白雀獻給皇上，拜爲光禄大夫。去世。兒子梁弼，早死。

弼子恭，襲。降爲雲中子。無子，爵除。

梁弼的兒子梁恭，承襲爵位，後來降爲雲中子。没有兒子，爵位被取消。

盧醜

盧醜，昌黎徒河人，襄城王魯元之族也。世祖之爲監國，醜以篤學博聞入授世祖經。後以師傅舊恩賜爵濟陰公。除鎮軍將軍，拜尚書，加散騎常侍，出爲河内太守。延和二年冬卒。初，中山襲爵，太和中，以老疾自免。

盧醜，是昌黎徒河人，襄城王魯元的族人。世祖皇帝監國時，盧醜因學問扎實和博聞多識而入宫給世祖講授經書。後來因爲師傅的舊日恩情被賜予濟陰公的爵位。授鎮軍將軍，任尚書，加散騎常侍，出任河内太守。延和二年冬天去世。當初，中山承襲爵位，太和年間，因年老生病而辭職。

子升頭，襲爵，後例降。

兒子升頭，繼承爵位，後來按例降爵。

張偉

張偉，字仲業，小名翠螭，太原中都人也。高祖敏，晋秘書監。偉學通諸經，講授鄉里，受業者常數百人。儒謹泛納，勤於教訓，雖有頑固不曉，問至數十，偉告喻殷勤，曾無愠色。常依附經典，教以孝悌，門人感其仁化，事之如父。性恬平，不以夷嶮易操，清雅篤慎，非法不言。世祖時，與高允等俱被辟命，拜中書博士。轉侍郎、大將軍樂安王範從事中郎、馮翊太守。還，仍爲中書侍郎、本國大中正。使酒泉，慰勞沮渠無諱。還，遷散騎侍郎。聘劉義隆，還，拜給事中、建威將軍，賜爵成皋子。出爲平東將軍、營州刺史，進爵建安公。卒，贈征南將軍、并州刺史，謚曰康，在州郡以仁德爲先，不任刑罰，清身率下，宰守不敢爲非。

張偉，字仲業，小名翠螭，是太原中都人。高祖父張敏，任晋朝的秘書監。張偉精通諸經，在家鄉講授課業，受業者經常有數百人。他儒雅嚴謹廣泛收納學生，辛勤地教育訓導，雖然其中有頑固不化的人，向他討教達數十遍，張偉回答解釋得耐心殷勤，毫無愠怒之色。他經常依經據典，教學生孝悌，門人弟子爲他的仁性所感化，對待他如同父親。他性情恬淡平静，不因爲平坦和險峻而改變節操，清白雅正誠實謹慎，不合法度的話不説。世祖皇帝在位時，與高允都被徵召任命，拜爲中書博士。調任侍郎、大將軍樂安王元範的從事中郎、馮翊太守。回京後，仍然任中書侍郎、本國的大中正。出使酒泉，慰問犒勞沮渠無諱。回京後，升任散騎侍郎。赴劉義隆那裏任使節，回國後，授給事中、建威將軍，賜封成皋子的爵位。出任平東將軍、營州刺史，進封爲建安公爵。去世後，追贈爲征南將軍、并州刺史，謚號康，在州郡任官時以仁義道德爲先，不

動用刑罰，清廉成爲部下的表率，下級官吏不敢爲非作歹。

子仲慮，太和初，假給事中、高麗副使，尋假散騎常侍、高麗使。後出爲章武太守，加寧遠將軍。

兒子仲慮，在太和初年，暫爲給事中、高麗副使，不久又暫任散騎常侍、高麗使。後來出任章武太守，加寧遠將軍。

仲慮弟仲繼，學尚有父風，善《倉》、《雅》、《林》説。太和中，官至侍御長，坐事徙西裔，道死。

仲慮的弟弟仲繼，學問操行都有父風，善於治《三倉》、《爾雅》、《杜林》之學。太和年間，官至侍御長，因犯罪而被流放到西部邊陲，半路上死去。

梁祚

梁祚，北地泥陽人。父劭，皇始二年歸國，拜吏部郎，出爲濟陽太守。至祚，居趙郡。祚篤志好學，歷治諸經，尤善《公羊春秋》、鄭氏《易》，常以教授。有儒者風，而無當世之才。與幽州别駕平恒有舊，又姊先適范陽李氏，遂携家人僑居於薊。積十餘年，雖羈旅貧窘而著述不倦。恒時相請屈，與論經史。辟秘書中散，稍遷秘書令。爲李訢所排，擯退爲中書博士。後出爲統萬鎮司馬，徵爲散令。撰并陳壽《三國志》，名曰《國統》。又作《代都賦》，頗行於世。清貧守素，不交勢貴。年八十七，太和十二年卒。

梁祚，是北地泥陽人。父親梁劭，在皇始二年回歸魏，任命爲吏部郎，出任濟陽太守。到了梁祚這一代，居住在趙郡。梁祚專心致志地愛好學問，研讀了各種經典，尤其善於研究《公羊春秋》、鄭玄所注的《周易》，常以它們教授學生。有儒士風度，但沒有經世的才能。與幽州别駕平恒有舊情，加上姐姐先前嫁到范陽的李家，就携帶家小僑居到薊縣。長達十多年，雖客居在異鄉貧窮窘迫，但著書立説不知疲倦。平恒經常向他請教并欽佩他，與他討論經史。被朝廷召用爲秘書中散，又調任爲秘書令。被李訢排擠，斥退爲中書博士。後來出任統萬鎮司馬，召用爲散令。編撰合并陳壽的《三國志》，名叫《國統》。又創作《代都賦》，在世上很流行。他清貧而樸實，不結交權貴。太和十二年去世，終年八十七歲。

子元吉，有父風。

兒子元吉，有父親的風範。

少子重，歷碎職，後爲相州鎮北府參軍事。

小兒子梁重，歷任了一些小官，後來任相州鎮北將軍府參軍事。

平恒

平恒，字繼叔，燕國薊人。祖視，父儒，并仕慕容爲通官。恒耽勤讀誦，研綜經籍，鈎深致遠，多所博聞。自周以降，暨於魏世，帝王傳代之由，貴臣升降之緒，皆撰録品第，商略是非，號曰《略注》，合百餘篇。好事者覽之，咸以爲善焉。安貧樂道，不以屢空改操。徵爲中書博士。久之，出爲幽州别駕。廉貞寡欲，不

平恒，字繼叔，燕國薊縣人。祖父平視，父親平儒，都在慕容氏的手下當過重要官職。平恒潛心勤奮地閲讀詩書，研究和綜論經籍，探索求真，博聞多識。自從周朝以來，直到魏朝，帝王傳位換代的原由，顯貴大臣興衰升降的頭緒，他都編録品評高下，總結論定是非，書名叫《略注》，共計一百多篇。好事者讀了它後，都認爲不錯。他安貧樂道，不因爲家中空空如也而改變操守和氣節。被召用爲中書博士。許久以後，出

營資産，衣食至常不足，妻子不免飢寒。後拜著作佐郎，遷秘書丞。

任幽州别駕。他清廉貞正、寡欲，不經營産業，衣食經常不足，妻子兒女免不了遭受飢寒。後來爲著作佐郎，升任秘書丞。

時高允爲監，河間邢祐、北平陽嘏、河東裴定、廣平程駿、金城趙元順等爲著作佐郎，雖才學互有短長，然俱爲稱職，并號長者。允每稱博通經籍無過恒也。

當時高允爲秘書監，河間的邢祐、北平的陽嘏、河東的裴定、廣平的程駿、金城的趙元順等任著作佐郎，雖然他們的才學互有長短，然而基本上都稱職，均被稱爲長者。高允總是説博通經籍的人中没有超過平恒的。

恒即劉彧將軍王玄謨舅子。恒三子，并不率父業，好酒自棄。恒常忿其世衰，植杖巡舍側崗而哭，不爲營事婚宦，任意官娶，故仕聘濁碎，不得及其門流。恒婦弟鄧宗慶及外生孫玄明等每以爲言。恒曰："此輩會是衰頓，何煩勞我。"乃别構精廬，并置經籍於其中，一奴自給，妻子莫得而往，酒食亦不與同。時有珍美，呼時老東安公刁雍等共飲啖之，家人無得嘗焉。太和十年，以恒爲秘書令，而恒固請爲郡，未授而卒，時年七十六。贈平東將軍、幽州刺史、都昌侯，謚曰康。

平恒就是劉彧的將軍王玄謨的舅子。平恒有三個兒子，都不繼承父業，好飲酒而自暴自棄。平恒經常爲家世衰微而悲憤，拄着拐杖在房舍一側的土崗哭泣，不爲他們的婚事和做官操心，任由他們去混迹官場和嫁娶，所以任官聘娶平庸瑣碎，毫無他家門第之風。平恒的妻弟鄧宗慶以及外甥孫玄明總爲此埋怨他。平恒説："他們這輩子算是衰敗定了，何必還來煩勞我。"於是他另外建造一棟精舍，把書籍文獻都放在裏面，用一名奴僕照顧自己，妻子兒女都不能前去，飲酒吃飯也不與他們在一起。有時有些精美好吃的，就叫上耆老東安公刁雍等人過來一塊兒吃喝，家裏人是不能吃的。太和十年，任平恒爲秘書令，但平恒堅決要求任郡守，還未授任就去世了，終年七十六歲。追贈平東將軍、幽州刺史、都昌侯，謚號康。

子壽昌，太和初，秘書令史。稍遷荆州征虜府録事參軍。

兒子壽昌，在太和初年，擔任秘書令史。升爲荆州征虜將軍府録事參軍。

陳奇

陳奇，字脩奇，河北人也，自云晋涼州刺史驤之八世孫。祖刃，仕慕容垂。奇少孤，家貧，而奉母至孝。齠齔聰識，有夙成之美。性氣剛亮，與俗不群。愛玩經典，博通墳籍，常非馬融、鄭玄解經失旨，志在著述《五經》。始注《孝經》、《論語》，頗傳於世，爲搢紳所稱。

陳奇，字脩奇，是河北人，自稱是晋朝涼州刺史陳驤的八世孫。祖父陳刃，仕慕容垂爲臣。陳奇少年時父親去世，家境貧困，但侍奉母親非常孝順。幼時就聰明有知識，有早成大器的美譽。性格剛强爽朗，與俗流不合群。愛好鑒賞經典，博通典籍，經常非議馬融、鄭玄等人注解經書意義有錯誤，立志要著書解釋《五經》。開始注釋《孝經》、《論語》，在世上很流行，被士大夫們所稱贊。

與河間邢祐同召赴京。時秘書監游雅素聞其名，始頗好之，引入秘省，欲授以史職。後與奇論典誥及

他與河間人邢祐一同被召進京。當時的秘書監游雅素聞他的大名，剛開始很看重他，引薦到秘書省，打算授他史官之職。後來與陳奇討論經

《詩》《書》，雅贊扶馬鄭。至於《易·訟卦》天與水違行，雅曰："自葱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易》之所及自葱嶺以東耳。"奇曰："《易》理綿廣，包含宇宙。若如公言，自葱嶺以西，豈東向望天哉？"奇執義非雅，每如此類，終不苟從。雅性護短，因以爲嫌。嘗衆辱奇，或爾汝之，或指爲小人。奇曰："公身爲君子，奇身且小人耳。"雅曰："君言身且小人，君祖父是何人也？"奇曰："祖，燕東部侯釐。"雅質奇曰："侯釐何官也？"奇曰："三皇不傳禮，官名豈同哉？故昔有雲師、火正、鳥師之名。以斯而言，世革則官異，時易則禮變。公爲皇魏東宮内侍長，侍長竟何職也？"由是雅深憾之。先是敕以奇付雅，令銓補秘書，雅既惡之，遂不復叙用焉。

典以及《詩經》、《尚書》，游雅贊同和主張馬融鄭玄的學說。談到《易經》中的《訟卦》天與水相背運行，游雅說："從葱嶺以西，水都西流，按此而推論，《易經》所述是葱嶺以東。"陳奇說："《易經》意義廣遠，包含整個宇宙。如果按先生所講，從葱嶺以西，豈不是要東向望天？"陳奇依據自己的論點駁難游雅，常常都是這樣，始終不隨便苟同順從。游雅生性好護短，因而以此嫌忌陳奇。曾經當衆污辱陳奇，要麽用爾、汝稱呼他，要麽說他是小人。陳奇說："先生身爲君子，陳奇就算是小人吧。"游雅說："先生說自己是小人，先生的祖父是什麽人呢？"陳奇說："祖父，是燕國東部侯釐。"游雅質問陳奇："侯釐是什麽官？"陳奇說："三皇都不承襲同樣的禮制，官名哪可相同呀？所以古代有雲師、火正、鳥師的名稱。據此而論，世道變則官制改，時代不同則禮儀有不同。先生是大魏皇朝的東宮内侍長，侍長究竟是什麽職務呢？"從此游雅對他深恨在心。在此以前敕令把陳奇交給游雅領導，讓他給陳奇選拔補爲秘書，游雅既然痛恨他，便不再録用他了。

奇冗散數年，高允與奇讎温古籍，嘉其遠致，稱奇通識，非凡學所窺。允微勸雅曰："君朝望具瞻，何爲與野儒辨簡牘章句？"雅謂允有私於奇，曰："君寧黨小人也！"乃取奇所注《論語》、《孝經》焚於坑内。奇曰："公貴人，不乏樵薪，何乃燃奇《論語》？"雅愈怒，因告京師後生不聽傳授。而奇無降志，亦評雅之失。雅製昭皇太后碑文，論后名字之美，比諭前魏之甄后。奇刺發其非，遂聞於上。詔下司徒檢對碑史事，乃郭后，雅有屈焉。

陳奇不當官職好幾年，高允與陳奇校讎温習古籍，欣賞他的高遠之志，稱道陳奇有通識之才，不是俗學所能窺見奥妙的。高允就規勸游雅說："先生在朝廷的聲望都是大家看得見的，何必跟一個鄉野儒士去争辯簡牘章句呢？"游雅認爲高允對陳奇偏心眼，就說："先生難道袒護小人麽！"就拿出陳奇所注釋的《論語》、《孝經》在坑中焚燒。陳奇說："先生是富貴之人，不缺乏柴木，爲什麽要燒我陳奇注的《論語》？"游雅更加憤怒，便通告京城中的學生們不要聽陳奇傳經授課。但陳奇没有屈服的意思，也評論游雅的錯失。游雅寫昭皇太后碑文，論及太后名字如何美好，把她比喻爲前魏的甄后。陳奇諷刺揭示他的不對之處，不久讓皇上知道了。下詔命令司徒檢查核對碑文中的史實，應該是郭皇后，游雅不得不認輸。

有人爲謗書，多怨時之言，頗稱奇不得志。雅乃諷在事云："此書言

有人寫誹謗信，有許多怨恨時政的言論，其中很爲陳奇的不得志而鳴不平。游雅就此事做文

奇不遂，當是奇假人爲之。如依律文，造謗書者皆及孥戮。”遂抵奇罪。時司徒、平原王陸麗知奇見枉，惜其才學，故得遷延經年，冀有寬宥。但執以獄成，竟致大戮，遂及其家。奇於《易》尤長，在獄嘗自筮卦，未及成，乃攬破而嘆曰：“吾不度來年冬季！”及奇受害，如其所占。

章道：“此信説陳奇不得志，肯定是陳奇請他人幹的。如果依照法律條文，寫誹謗信的人都應該處死。”於是追究陳奇的罪行。當時的司徒、平原王陸麗得知陳奇被冤枉，珍惜他的才華和學問，所以纔把案子拖延了一年，希望他有被寬宥的機會。祇是此案已成定局，最終被殺頭，禍及全家。陳奇尤其擅長《易經》，在監獄中曾自己給自己算卦，還没算完，就一把攬過扯破，長嘆道：“我度不過來年冬天！”到了陳奇受害時，果然如同他的占卜。

奇初被召，夜夢星墜壓脚，明而告人曰：“星則好風，星則好雨，夢星壓脚，必無善徵。但時命峻切，不敢不赴耳。”奇妹適常氏，有子曰矯之，仕歷郡守。神龜中，上書陳時政所宜，言頗忠至，清河王懌稱美之。奇所注《論語》，矯之傳掌，未能行於世，其義多異鄭玄，往往與司徒崔浩同。

陳奇當初被朝廷傳召時，夜裏夢見星星掉下來壓住他的脚，天亮後他告訴别人説：“星星預示好風，星星預示好雨，夢見星星壓脚，必定不是好徵兆。祇是上面的命令嚴峻急切，不敢不去罷了。”陳奇的妹妹嫁給常家，有個兒子叫矯之，官做到郡太守。神龜年間，上書陳奏當前的政治得失和看法，言論頗爲忠直，清河王元懌稱道誇獎他。陳奇所注的《論語》，矯之繼承掌握，未能流行於世，書中之義大多與鄭玄相異，往往與司徒崔浩相同。

常爽

常爽，字仕明，河内温人，魏太常卿林六世孫也。祖珍，苻堅南安太守，因世亂遂居凉州。父坦，乞伏世鎮遠將軍、大夏鎮將、顯美侯。爽少而聰敏，嚴正有志概，雖家人僮隸未嘗見其寬誕之容。篤志好學，博聞强識，明習緯候，《五經》百家多所研綜。州郡禮命皆不就。

常爽，字仕明，河内温縣人，是三國魏太常卿常林的六世孫。祖父常珍，任苻堅的南安太守，因避戰亂就居住在凉州。父親常坦，乞伏時任鎮遠將軍、大夏鎮將、顯美侯。常爽少年時就很聰明，正派有志向和氣概，即使是家中的親屬和奴僕都没有見過他寬容和放縱的樣子。他專心好學，博聞强記，明曉熟習緯書占候知識，《五經》及諸子百家也多有研究探索。州郡各級禮聘任命，他都不去。

世祖西征凉土，爽與兄仕國歸款軍門，世祖嘉之。賜仕國爵五品，顯美男；爽爲六品，拜宣威將軍。是時戎車屢駕，征伐爲事，貴游子弟未遑學術，爽置館温水之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京師學業，翕然復興。爽立訓甚有勸罰之科，弟子事之若嚴君焉。尚書左僕射元贊、平原太守司馬真安、著作郎程靈虬，皆是爽教所

世祖皇帝西征凉州地區，常爽和兄長仕國到軍中歸順，世祖表揚了他們。賜給仕國五品的官爵，封顯美男；常爽爲六品，拜宣威將軍。當時皇帝多次親征，以征戰爲主要任務，貴族子弟没顧得上學知識，常爽在温水之西設置學館，教授門徒達七百多人，京城的教育事業，翕然復興。常爽訂立的教規有勸賞懲戒的效果，弟子們對待他就像對待嚴父。尚書左僕射元贊、平原太守司馬真安、著作郎程靈虬，都是常爽教育後有所成

就。崔浩、高允并稱爽之嚴教，獎厲有方。允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其爲通識嘆服如此。

因教授之暇，述《六經略注》，以廣制作，甚有條貫。其序曰："《傳》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者人之性也，經典者身之文也，皆以陶鑄神情，啓悟耳目，未有不由學而能成其器，不由習而能利其業。是故季路勇士也，服道以成忠烈之概；甯越庸夫也，講藝以全高尚之節。蓋所由者習也，所因者本也，本立而道生，身文而德備焉。昔者先王之訓天下也，莫不導以《詩》《書》，教以《禮》《樂》，移其風俗，和其人民。故恭儉莊敬而不煩者，教深於《禮》也；廣博易良而不奢者，教深於《樂》也；温柔敦厚而不愚者，教深於《詩》也；疏通知遠而不誣者，教深於《書》也；潔静精微而不賊者，教深於《易》也；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教深於《春秋》也。夫《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源。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其幾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經》者先王之遺烈，聖人之盛事也。安可不游心寓目，習性文身哉！頃因暇日，屬意藝林，略撰所聞，討論其本，名曰《六經略注》以訓門徒焉。"其《略注》行於世。

就的。崔浩、高允等一致稱贊常爽的嚴格教育，認爲他獎勵後學有方。高允説："文翁以柔取勝，常先生剛嚴有方，立的教育方法雖不同，但使人成才是一樣的。"博學之士就是如此地嘆服他。

在教授弟子的餘暇，他編撰了《六經略注》，以增加講經的内容和規模，很有條理。該書序言説："《傳》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而仁義是人的本性，經典使人懂得禮樂修養，都是爲了陶冶人的精神性情，啓悟人的耳目感知，没有不通過學習而能够成器和成就事業的。所以季路是一位勇敢之士，培養了道義後能成就他的忠烈節概；甯越原是一介庸人，講解六藝可保全高尚的志節。其由來在於學習，其原因在於本性，本性確立了道也就産生了，自身修養了德就具備了。以往先代的帝王教導天下人民，無不是用《詩經》、《尚書》來引導，用《禮經》、《樂經》來教育，轉變他們的風俗，和睦他的人民。所以做到恭儉莊敬而不覺得麻煩拘束，是教育深入貫徹了《禮》的精神；做到廣博易良而不會放誕奢侈，是教育深入貫徹了《樂》的精神；做到温柔敦厚而不至於愚蠢，是教育深入貫徹了《詩》的精神；做到疏通知遠而不虚僞誣妄，是教育深入貫徹了《書》的精神；做到潔静精微而不狡黠欺騙，是教育深入貫徹了《易》的精神；做到屬辭比事而不亂，是教育深入貫徹了《春秋》的精神。《樂》是用來和諧心神的，《詩》是用來規範語言的，《禮》是用來明確事體的，《書》是用來增加見識的，《春秋》是用來判斷事情的，這五種經典就是爲五常之道一一相配備的，其中《易》是它們的總源。所以説：'《易》要是見不到那麽乾坤就幾乎會止息毁滅了。'由此而論，《六經》是先朝聖王的寶貴遺産，是聖賢創造的偉大業績。怎能不認真地閲讀領會，修養身性呢？近來在餘暇之時，留心學術，略撰所見聞的知識，討論其中的本源，書名叫《六經略注》，用以教導門徒。"這部《略注》流行於世。

爽不事王侯，獨守閑静，講肄經典二十餘年，時人號爲"儒林先生"。

常爽不想做大官，獨守閑静，講習經典達二十多年，當時人們稱他爲"儒林先生"。在家中

年六十三，卒於家。

子文通，歷官至鎮西司馬、南天水太守、西翼校尉。文通子景，別有《傳》。

去世，終年六十三歲。

兒子文通，歷任鎮西司馬、南天水太守、西翼校尉等官職。文通的兒子常景，在《列傳》有記載。

劉獻之

劉獻之，博陵饒陽人也。少而孤貧，雅好《詩》、《傳》，曾受業於勃海程玄，後遂博觀衆籍。見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爲此書，千載誰知其小也！"曾謂其所親曰："觀屈原《離騷》之作，自是狂人，死其宜矣，何足惜也！吾常謂濯纓洗耳，有異人之迹；哺糟歠醨，有同物之志。而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誠哉斯言，實獲我心。"

劉獻之，是博陵饒陽人。小時候孤苦貧困，喜好《詩經》和《傳》，曾經求學於勃海的程玄，後來就博覽群書。看見名家法家的言論，掩卷笑道："假若讓楊朱墨翟之流不寫這些書，千年來誰能知道他們的渺小和不足啊！"曾經對他親密的人說："觀看屈原創作的《離騷》，他本是個狂人，死了是應該的，有什麼可惜的！我常認爲濯滌纓絲清洗耳朵，是異人的象徵；含糟滓喝薄醨，是與世同浮的思想。但孔子說：'我却與這些人不同，可以進，也可以退。'這話真是正確啊，實在是說到我的心裏去了。"

時人有從獻之學者，獻之輒謂之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途，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爲首。君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户，天下自知。儻不能然，雖復下帷針股，躡屩從師，正可博聞多識，不過爲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立身之道有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皋魚之嘆，方歸而養親。嗟乎先達，何自覺之晚也！束脩不易，受之亦難，敢布心腹，子其圖之。"由是四方學者莫不高其行義而希造其門。

當時有人想跟獻之學習，獻之却對他說："人在世上立身處世，雖然有各種不同的行動途徑，如果以四方面爲準則，來衡量其中最主要的是以德行爲首。你如果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需要出門，天下人就自然知道你。倘若達不到這樣，即使再怎樣頭懸梁錐刺股，趿着鞋屩到處拜師，衹能够博聞多識，也不過是土龍求雨，迷惑將來，它對立身處世有何益處呢？孔子的門徒，當初也未悟出這點，聽到皋魚的感嘆纔回家去侍奉贍養雙親。可嘆啊先哲們，怎麼覺悟得這樣遲呀！你花錢拜師不容易，我接收也很爲難，我把心腹之言說出來，你們自己考慮一下吧。"於是四面八方的學者無不敬佩他崇高的行爲和精神，再也很少有人去上門拜師了。

獻之善《春秋》、《毛詩》，每講《左氏》，盡隱公八年便止，云義例已了，不復須解。由是弟子不能究竟其說。後本郡舉孝廉，非其好也，逼遣之，乃應命，至京，稱疾而還。高祖幸中山，詔徵典内校書，獻之喟然嘆曰："吾不如莊周散木遠矣！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固以疾辭。時中山張吾貴與獻之齊名，海内皆曰儒宗。

獻之對於《春秋》、《毛詩》很有研究，他每次講授《左傳》，到隱公八年就停止，說是本書的義例已明瞭，不需要再解釋。因而弟子們不能够將《左傳》搞清楚。後來本郡推舉他爲孝廉，不是他所喜好的，逼着催促他，纔應命接受，到了京師，稱病而回。高祖皇帝巡視中山，下詔徵召他爲典内校書，獻之喟然嘆息道："我遠不如莊周灑脱自在！一次就足够了，怎能再次這樣。"堅決地以疾病爲由推辭掉。當時中山的張吾貴與

吾貴每一講唱，門徒千數，其行業可稱者寡。獻之著録，數百而已，皆經通之士。於是有識者辨其優劣。魏承喪亂之後，《五經》大義雖有師説，而海内諸生多有疑滯，咸决於獻之。六藝之文，雖不悉注，然所標宗旨，頗異舊義，撰《三禮大義》四卷，《三傳略例》三卷，《注毛詩序義》一卷，今行於世，并《章句疏》三卷。注《涅槃經》未就而卒。有四子，放古、爰古、參古、脩古。

獻之齊名，海内人士都稱他倆爲儒學宗師。吾貴每一次講學，門徒達數千人，但他的學生中行爲和學業很少有可稱道的。獻之的學生衹有幾百人，但都是通經之士。所以有識之士能够分辨出二人的優劣。魏朝處在戰亂年代之後，《五經》大義雖然有儒師的傳講，但國内的學生仍有許多疑問和未懂的地方，都由獻之來解釋定論。對於六藝的文章，雖然没有全部注釋，但是他所標列的内容，與舊説頗有區别，撰寫了《三禮大義》四卷，《三傳略例》三卷，《注毛詩序義》一卷，如今在世上流傳，并且還撰有《章句疏》三卷。注釋《涅槃經》未完成就死了。他有四個兒子：放古、爰古、參古、脩古。

放古，幼有人才。爲州從事，早亡。

放古，幼年就有才幹。任州從事，早年去世。

爰古、參古，并傳父《詩》而不能精通也。

爰古、參古，都繼承傳授父親的《詩》學，但達不到精通。

張吾貴

張吾貴，字吴子，中山人。少聰惠口辯，身長八尺，容貌奇偉。年十八，本郡舉爲太學博士。吾貴先未多學，乃從酈詮受《禮》，牛天祐受《易》。詮、祐粗爲開發，而吾貴覽讀一遍，便即别構户牖。世人競歸之。曾在夏學，聚徒千數而不講《傳》，生徒竊云張生之於《左氏》似不能説。吾貴聞之，謂其徒曰："我今夏講暫罷，後當説《傳》，君等來日皆當持本。"生徒怪之而已。吾貴謂劉蘭云："君曾讀《左氏》，爲我一説。"蘭遂爲講。三旬之中，吾貴兼讀杜、服，隱括兩家，異同悉舉。諸生後集，便爲講之，義例無窮，皆多新異。蘭乃伏聽。學者以此益奇之。而以辯能飾非，好爲詭説，由是業不久傳，而氣陵牧守，不屈王侯，竟不仕而終。

張吾貴，字吴子，中山人。少年時聰慧而能説會道，身高八尺，容貌英武高大。十八歲時，本郡推舉他爲太學博士。吾貴原先没有多少學問，就跟酈詮學《禮》，跟牛天祐學《易》。酈詮和牛天祐初步給他啓蒙，吾貴把原書閲讀一遍，就自立門户，世上之人競相追隨他。曾經在夏學講課，聚生徒上千人而没有講《春秋》的《傳》，學生們私下議論張老師可能不會講《左傳》。吾貴聽到議論後，對學徒們説："我現在的夏講暫時停止，以後會給你們講《左傳》，你們下次來的時候都要帶上書本。"生徒們衹感到奇怪而已。吾貴對劉蘭説："先生曾讀過《左氏》，請爲我講一下。"劉蘭就爲他講解。三旬的時間内，吾貴把杜預、服虔的注説都讀了一次，概括了兩家的主要觀點，把兩家的異同都指出來了。學生們後來聚集在一起，吾貴就給他們講《左傳》，義例無窮，内容大多很新異。劉蘭於是膺服聽從他。學術界因此而更加驚奇。然而他靠詭辯掩飾錯誤，喜歡奇異的説辯，因此他的學問傳得不久遠，却還以此欺凌牧守，不屈服於王侯，最後没有當官就了結一生。

劉蘭

劉蘭，武邑人。年三十餘，始入小學，書《急就篇》。家人覺其聰敏，遂令從師，受《春秋》、《詩》、《禮》於中山王保安。家貧無以自資，且耕且學。三年之後，便白其兄："蘭欲講書。"其兄笑而聽之，爲立黌舍，聚徒二百。蘭讀《左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經》。先是張吾貴以聰辨過人，其所解説，不本先儒之旨。唯蘭推《經》、《傳》之由，本注者之意，參以緯候及先儒舊事，甚爲精悉。自後經義審博，皆由於蘭。蘭又明陰陽，博物多識，爲儒者所宗。瀛州刺史裴植徵蘭講書於州城南館，植爲學主，故生徒甚盛，海内稱焉。又特爲中山王英所重。英引在館，令授其子熙、誘、略等。蘭學徒前後數千，成業者衆，而排毁《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見譏於世。永平中，爲國子助教。延昌中，静坐讀書，有人叩門，門人通焉，蘭命引入。其人葛巾單衣，入與蘭坐，謂蘭曰："君自是學士，何爲每見毁辱，理義長短，竟知在誰，而過無禮見陵也。今欲相召，當與君正之。"言終而出。出後，蘭告家人。少時而患卒。

劉蘭，是武邑人。三十多歲時，纔學小學，書寫《急就篇》。家中人覺得他聰明敏慧，就讓他拜師學習，跟隨中山人王保安學習《春秋》、《詩經》、《禮記》。家境貧困無錢拜師，就一邊耕作一邊學習，三年之後，就告訴兄長道："我想講學教書。"他的兄長笑着答應了，爲他建立了校舍，招聚了學生有二百人。劉蘭讀《左傳》，五天一遍，兼通《五經》。此前張吾貴因聰明過人，他所解釋的經書，不按照先儒的本意。衹有劉蘭推尋《經》、《傳》的原由，本着注家的原意，參考讖緯之學以及以前儒家人物的成果，很是精微詳備。自此以後，經書旨義精審詳博，都是由於劉蘭的努力。劉蘭又瞭解陰陽學説，博物多識，被儒學界推爲宗師。瀛州刺史裴植徵召劉蘭在州城南面的學館講書，裴植爲學館館主，所以學生很多，海内稱贊頌揚。他還特别被中山王元英看重。元英召用他來學館，叫他爲自己的兒子元熙、元誘、元略等講課。劉蘭先後有學生數千人，成就學業的不少，但他排斥《公羊傳》，又指責董仲舒，因此而被當世所譏刺。永平年間，任國子助教。延昌年間，他静坐讀書時，有人叩門，守門人通報他，劉蘭叫把來人帶進來。此人穿着葛巾單衣，進來與劉蘭對坐着，對劉蘭説："先生本是個學士，爲何總是被詆毁污辱，理義上的長短是非，究竟有誰搞得清楚，而被無端遭受凌辱呢？今天想召您去，我會爲先生正名。"説完就出去了。那人出去以後，劉蘭告訴了家人。不多久他就得病而死。

孫惠蔚

孫惠蔚，字叔炳，武邑武遂人也，小字陀羅。自言六世祖道恭爲晋長秋卿，自道恭至惠蔚世以儒學相傳。惠蔚年十三，粗通《詩》、《書》及《孝經》、《論語》；十八，師董道季講《易》；十九，師程玄讀《禮經》及《春秋》三《傳》。周流儒肆，有名於冀方。

孫惠蔚，字叔炳，是武邑武遂人，小名叫陀羅。自稱六世祖道恭是晋朝的長秋卿，從道恭到惠蔚這一代一直是以儒學相傳。惠蔚十三歲時，就粗通《詩經》、《尚書》以及《孝經》、《論語》；十八歲，師從董道季學《易經》；十九歲，跟程玄學《禮經》和《春秋》三《傳》。他來往於儒士之家，在冀州一帶有一定的名氣。

太和初，郡舉孝廉，對策於中書

太和初年，本郡推舉爲孝廉，在中書省答對

省。時中書監高閭宿聞惠蔚，稱其英辯，因相談，薦爲中書博士。轉皇宗博士。閭被敕理定雅樂，惠蔚參其事。及樂成，閭上疏請集朝貴於太樂，共研是非。秘書令李彪自以才辯，立難於其間，閭命惠蔚與彪抗論，彪不能屈。黄門侍郎張彝常與游處，每表疏論事，多參訪焉。十七年，高祖南征，上議告類之禮。及太師馮熙薨，惠蔚監其喪禮，上書令熙未冠之子皆服成人之服。惠蔚與李彪以儒學相知，及彪位至尚書，惠蔚仍太廟令。高祖曾從容言曰："道固既登龍門而孫蔚猶沉涓澮，朕常以爲負矣。"雖久滯小官，深體通塞，無孜孜之望，儒者以是尚焉。

策問。那時的中書監高閭素知惠蔚之名，稱贊他英才能辯，跟他談話，推薦爲中書博士。調任皇宗博士。皇帝命令高閭負責整理訂正雅樂，惠蔚參與了此事。雅樂訂正之後，高閭上疏請求召集朝中貴臣在太樂署共同研討對錯得失。秘書令李彪自以爲有才善辯，在會上設置難題，高閭叫惠蔚與李彪進行反駁辯論，李彪難不倒他。黄門侍郎張彝經常與他交游相處，每次上表呈疏討論事情，常訪問惠蔚。太和十七年，高祖南下征戰，他上書討論祭告上天之禮。太師馮熙去世後，惠蔚監督他的喪禮，上書叫馮熙的未行冠禮的兒子都要服成人的喪服。惠蔚與李彪以儒學爲朝廷所看重，到了李彪官至尚書，而惠蔚還衹是太廟令。高祖曾經從容地説過："李彪已登了龍門而孫惠蔚還沉没在溝水中，朕經常感到對不起他。"雖然長期停滯在小官上，但他順境逆境都經歷過，對官職從不孜孜以求，儒士們因此而崇敬他。

二十二年，侍讀東宫。先是七廟以平文爲太祖，高祖議定祖宗，以道武爲太祖。祖宗雖定，然昭穆未改。及高祖崩，祔神主於廟，時侍中崔光兼太常卿，以太祖既改，昭穆以次而易。兼御史中尉、黄門侍郎邢巒以爲太祖雖改，昭穆仍不應易，乃立彈草欲按奏光。光謂惠蔚曰："此乃禮也，而執法欲見彈劾，思獲助於碩學。"惠蔚曰："此深得禮變。"尋爲書以與光，贊明其事。光以惠蔚書呈宰輔，乃召惠蔚與巒庭議得失，尚書令王肅又助巒，而巒理終屈，彈事遂寢。

太和二十二年，他在東宫充當侍讀。在此以前，太廟中的七代祖先是以平文爲太祖，高祖皇帝討論祖宗位序時，以道武帝爲太祖。祖宗雖確定下來，但昭穆的次序未改變。高祖皇帝死後，把牌位安置在太廟，那時的侍中崔光兼任太常卿，認爲太祖既然改了，父子等後代的次序就應相應更改。兼御史中尉、黄門侍郎邢巒則認爲太祖雖改變了，父子等後代的排位仍不應變動，便想彈劾崔光。崔光對惠蔚説："這是禮儀問題的分岐，而執法者想以此彈劾我，我想求助於您這位飽學之士。"惠蔚説："先生的意見深得禮義演變的道理。"接着就給崔光寫了一封信，贊同并説明這個問題。崔光把惠蔚的信呈交給宰相們，朝廷就召惠蔚和邢巒當庭討論得失，尚書令王肅又幫助邢巒，但邢巒終因理由站不住脚，彈劾之事便流産了。

世宗即位之後，仍在左右敷訓經典，自冗從僕射遷秘書丞、武邑郡中正。惠蔚既入東觀，見典籍未周，乃上疏曰：

世宗即位之後，惠蔚仍然在他的左右討論教授經典，從冗從僕射升任秘書丞、武邑郡中正。惠蔚進入東觀以後，看到典籍不完備，就上奏疏道：

臣聞聖皇之御世也，必幽贊

臣聽説聖王統治國家，必定遵循行爲規

人經，參天二地，憲章典故，述遵鴻猷。故《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六經》、百氏，圖書秘籍，乃承天之正術，治人之貞範。是以温柔疏遠，《詩》《書》之教；恭儉易良，《禮》《樂》之道。爻彖以精微爲神，《春秋》以屬辭爲化。故大訓炳於東序，藝文光於麟閣。斯實太平之樞宗，勝殘之要道，有國之靈基，帝王之盛業。安上靖民，敦風美俗，其在兹乎？及秦棄學術，《禮經》泯絶。漢興求訪，典文載舉，先王遺訓，燦然復存。暨光武撥亂，日不暇給，而入洛之書二千餘兩。魏晋之世，尤重典墳，收亡集逸，九流咸備。觀其鳩閲史篇，訪購經論，紙竹所載，略盡無遺。臣學闕通儒，思不及遠，徒循章句，片義無立。而慈造曲覃，厠班秘省，忝官承乏，唯書是司。而觀、閣舊典，先無定目，新故雜糅，首尾不全。有者累帙數十，無者曠年不寫。或篇第褫落，始末淪殘；或文壞字誤，謬爛相屬。篇目雖多，全定者少。臣今依前丞臣盧昶所撰《甲乙新録》，欲裨殘補闕，損并有無，校練句讀，以爲定本，次第均寫，永爲常式。其省先無本者，廣加推尋，搜求令足。然經記浩博，諸子紛綸，部帙既多，章篇紕繆，當非一二校書，歲月可了。今求令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書省專精校考，參定字義。如蒙聽許，則典文允正，群書大集。

範，拜天拜地，遵從經典，發揮和光大鴻圖大業。所以《易經》説："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而《六經》、百家諸子，圖書秘籍，是承授天理，是治理人事的良好規範。這是因爲温柔疏遠，是《詩》《書》的教育精神；恭儉易良，是《禮》《樂》的精神所在。爻彖是以精微爲神，《春秋》是以屬辭比事爲宗旨。所以偉大的古訓在東序彪炳，六藝教化在麟閣閃光。它確實是實現太平世界的關鍵，是遏制凶殘的主要因素，是一個國家的靈魂和基礎，是帝王盛業的主要表現。安定君王保安人民，敦睦風氣化育習俗，都在這些典籍中。秦朝廢棄學術，《禮經》毁絶。漢朝興起後求訪天下遺書，典籍文獻得到收集和保護，先王的遺訓，燦然又發現并存留下來。到了光武帝撥亂反正，日不暇給，但進入洛陽京都的書籍仍有二千多車。魏晋時代，尤其重視典籍，收録遺佚，使九流學説都具備。查閲鳩集的史料篇目和搜訪徵購的經典文論，紙張竹簡所記載的文獻，基本上没有遺漏。臣的學問達不到通儒的水平，思考做不到深遠，衹不過循章摘句，没有隻言片紙的義例可以樹立。但是承皇恩指派我到了秘閣，躋身於秘書省，忝任此官受任此職，惟有書籍的整理工作是我的職責。觀、閣中舊藏的典籍，原先就没有確切的目録，新舊雜亂，首尾不全。有的長達數十帙，没有的則空着多年不繕寫。要麽篇序脱落，始末殘滅；要麽文字損壞或有誤，錯誤和爛缺不斷出現。篇目雖然很多，完全而定本的却很少。臣今天依照前丞臣盧昶所撰的《甲乙新録》，想對它修殘補缺，損改合并其中的重復或缺漏，校正審查句讀，作爲定本，然後一一繕寫，永遠作爲規定。原先就没有的文獻，廣加尋訪搜求，務爲充足完整。然而經書記載非常浩繁，諸子著作也複雜，部帙已很多，篇章的紕誤乖謬，自然不是一二位校書人員，一年半載可以完成得了的。現在請求派四門博士

以及在京的儒生四十名，到秘書省來專門精心考證校勘，參定文字義例。如果蒙獲陛下的許可，那麽典籍文獻就可得到整理，群書就可以彙集起來。

詔許之。

詔令批准。

又兼黄門侍郎，遷中散大夫，仍兼黄門。久之，正黄門侍郎，代崔光爲著作郎，才非文史，無所撰著，唯自披其傳注數行而已。遷國子祭酒、秘書監，仍知史事。延昌二年，追賞侍講之勞，封棗强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户。肅宗初，出爲平東將軍、濟州刺史。還京，除光禄大夫。魏初已來，儒生寒宦，惠蔚最爲顯達。先單名蔚，正始中，侍講禁内，夜論佛經，有愜帝旨，詔使加“惠”，號惠蔚法師焉。神龜元年卒于官，時年六十七。賜帛五百匹，贈大將軍、瀛州刺史，謚曰戴。

又授以兼黄門侍郎，升遷爲中散大夫，仍然兼黄門。許久以後，正式任黄門侍郎，代替崔光爲著作郎，他才能不在文史方面，没有什麽著作，僅有自己批點傳注幾行字而已。升任國子祭酒、秘書監，仍然參與史官之事。延昌二年，皇上追録獎賞他侍講的勞績，封他爲棗强縣開國男，食封邑二百户。肅宗在位初年，出任平東將軍、濟州刺史。回到京師，授光禄大夫。魏朝初年至現在，儒生大多爲清寒之官，衹有惠蔚最爲顯達。他先衹是一個單名蔚，正始年間，在宫中侍講，夜晚討論佛經時，很讓皇帝稱心愜意，便賜加一個“惠”字，號稱惠蔚法師。神龜元年死於任上，終年六十七歲。皇上賜給帛五百匹，追贈爲大將軍、瀛州刺史，謚號戴。

子伯禮，襲封。伯禮善隸書。拜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寧朔將軍、步兵校尉、國子博士。卒，贈輔國將軍、巴州刺史。

兒子伯禮，繼承封爵。伯禮善於寫隸書。授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寧朔將軍、步兵校尉、國子博士。死後，追贈爲輔國將軍、巴州刺史。

子産同，襲。少有才學，早亡，時人惜之。

伯禮的兒子産同，承襲爵位。他少年時有才學，早年去世，當時人們可惜他。

徐遵明

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也。身長八尺，幼孤好學。年十七，隨鄉人毛靈和等詣山東求學。至上黨，乃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年，便辭聰詣燕趙，師事張吾貴。吾貴門徒甚盛，遵明伏膺數月，乃私謂其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凡所講說，不愜吾心，請更從師。”遂與平原田猛略就范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猛略謂遵明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千里負帙，何去就之甚。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遵明曰：“吾今始知真師

徐遵明，字子判，是華陰人。身高八尺，幼年喪父而好學。十七歲時，跟隨鄉親毛靈和等人到山東求學。到了上黨，師從屯留人王聰，學習《毛詩》、《尚書》、《禮記》。一年後，辭别王聰去燕趙地區，拜張吾貴爲師。吾貴的門徒很多，遵明學習了幾個月後，就私下對友人說：“張先生名氣大但内容没有什麽規格，他的講授，我不滿意，想换一個老師學習。”於是與平原人田猛略到范陽人孫買德那裏拜師求學。一年後，又想離開他。猛略對遵明說：“你少年拜師求學，總是不學完，千里迢迢，背着書本行囊，怎麽如此匆匆地到處跑？這般做法，最終恐怕無所成就。”遵明說：“我今天纔知道真正的老師在哪裏。”猛

所在。”猛略曰：“何在?”遵明乃指心曰：“正在於此。”乃詣平原唐遷，納之，居於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時彈箏吹笛以自娱慰。又知陽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晋世永嘉舊本，遵明乃往讀之。復經數載，因手撰《春秋義章》，爲三十卷。

略問：“在哪裏?”遵明就指着自己的心，説：“正在於此。”就去平原人唐遷那裏，唐遷收留了他，住在他家的蠶房中。苦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足不出門院，共經歷六年之久，有時以彈箏吹笛自娱。他知悉陽平館陶縣人趙世業家裏有服虔注的《春秋》，是晋代永嘉年間的舊本，遵明就前往閲讀。又過了幾年，便撰寫了《春秋義章》一書，共三十卷。

是後教授，門徒蓋寡，久之乃盛。遵明每臨講坐，必持經執疏，然後敷陳，其學徒至今浸以成俗。遵明講學於外二十餘年，海内莫不宗仰。頗好聚斂，有損儒者之風。

以後教授講學，學生很少，很久以後纔多起來。遵明每次到講壇，必定持着經書和疏注，然後據此發揮演講，他的學生至今將他的講授方法繼承保持下來，漸漸形成一種風氣。遵明在外講學二十多年，國内人們莫不推戴敬仰。但他很愛聚斂財富，有損儒者的風度。

後廣平王懷聞而徵焉。至而尋退，不好京輦。孝昌末，南渡河，客於任城。以兖州有舊，因徙居焉。永安初，東道大使元羅表薦之，竟無禮辟。二年，元顥入洛，任城太守李湛將舉義兵，遵明同其事。夜至民間，爲亂兵所害，時年五十五。

後來廣平王元懷知道他而徵聘他。到了那兒後不久又辭别而去，因爲他不喜歡住在京師。孝昌末年，南渡黄河，在任城客居。因爲兖州有故友，便遷往那裏居住。永安初年，東道大使元羅上表推薦他，朝廷最後没有禮聘他。永安二年，元顥進入洛陽，任城太守李湛準備起義兵，遵明前往共同幹事。夜晚來到民間，被亂兵殺害，終年五十五歲。

永熙二年，遵明弟子通直散騎常侍李業興表曰：“臣聞行道樹德，非求利於當年；服義履仁，豈邀恩於没世。但天爵所存，果致式閭之禮；民望攸屬，終有祠墓之榮。伏見故處士兖州徐遵明生在衡泌，弗因世族之基；長於原野，匪乘雕鏤之地。而托心淵曠，置情恬雅，處静無悶，居約不憂。故能垂簾自精，下帷獨得，鑽經緯之微言，研聖賢之妙旨。莫不入其門户，践其堂奥，信以稱大儒於海内，擅明師於日下矣。是故眇眇四方，知音之類，延首慕德，跂踵依風。每精廬暫闢，杖策不遠千里；束脩受業，編録將逾萬人。固已企盛烈於西河，擬高踪於北海。若慕奇好

永熙二年，遵明的弟子通直散騎常侍李業興上表道：“臣知道行道樹德，不是爲了當時求取利益；實踐仁義，豈是想着死後獲得榮恩。衹不過朝廷的爵位所封賜的，必然符合敬重賢人的禮儀；人民的願望所歸屬的，終究給予他們立祠堂樹墓碑的恩榮。我看到已故處士、兖州的徐遵明，他生在民間，不是由於有世家大族的根基；他長在陋室，也不是生活在雕鏤華堂的地方。而能够深沉曠遠，恬淡雅致，處於清静而不覺寂寞苦悶，居於儉約而不感到憂愁痛苦。所以纔能够垂下門簾自我求精，放下帷幕獨自有得，鑽研經緯中的微言大義，探索聖賢們的鴻義妙旨。没有不入其門户，登其堂奥，確信在天下可稱得上大儒，在京城算得上明師了。因此茫茫四方，知音的人士，都仰慕他的道德，追求他的風範。每次講學的精廬一開闢，不遠千里的求學之士；奉上

士，愛客尊賢，罷吏游梁，紛而成列。遵明以碩德重名，首蒙禮命，曳裾雅步，眷同置醴。黄門李郁具所知明，方申薦奏之恩，處心守壑之志，潛居樂道，遂往不歸。故北海王入洛之初，率土風靡，遵明確然守志，忠潔不渝，遂與太守李湛將誅叛逆。時有邂逅，受斃凶險。至誠高節，堙没無聞，朝野人士，相與嗟悼。伏惟陛下遠應龍序，俯執天衷，每端聽而忘昃，常坐思而候曉。雖微功小善，片言一行，莫不衣裳加室，玉帛在門。況遵明冠蓋一時，師表當世，溘焉冥没，旌紀寂寥。逝者長辭，無論榮價，文明敘物，敦厲斯在。臣托迹諸生，親承顧眄，惟伏膺之義，感在三之重，是以越分陳愚，上諠幄座。特乞加以顯謚，追以好爵，仰申朝廷尚德之風，下示學徒稽古之利。若宸鑒昭回，曲垂矜采，則荒墳千載，式貴生平。”卒無贈謚。

束脩前往拜師受教的學生，編録在册的快超過萬人。確實在學術事業上已達到了西河公的地步，在高尚的行踪方面可比擬於北海先生。至於敬慕奇人、愛好名士、喜交朋友、尊重賢人，辭官後游學到梁地，追隨之人紛紛。遵明因爲他的大德和重名，首次蒙受禮聘任命，擺動着衣裙摇移着雅步，眷戀之情像看到了美酒一般。黄門李郁知道其中全部情況，正要報答上奏推薦之恩，而心志已放在與林泉爲伴的追求上，潛居隱處而樂其所爲，於是前去而不歸。所以北海王進兵洛陽的初期，所到之處都望風披靡，而遵明巋然守志，忠貞不渝，便與太守李湛準備發動義兵消滅叛逆。時運不濟，在凶險中被殺死。他的赤誠和高節，堙没無聞，朝野人士，嘆息哀悼。陛下遠應真龍的命數，瞭解天下人的心願，總是認真地聽取下面人的言論而忘記時間，常常坐着思考國事而等待天明。天下之人，雖然微細的功勞小小的善行，一次行動幾句言語，無不賜給衣裳送到他的家，玉帛堆在他的門口。何況遵明一時冠蓋天下，當世的師表，却溘然冥冥堙没，旌恩紀功之事這麼毫無動静。死者已長逝不歸，不會再計較榮譽，但倡明美好之事，却可起到提倡和鼓勵的作用。臣作爲學生，親自蒙受過他的教育，敬服的心意，感到師恩的重要，所以越級陳述愚見，上奏宫禁。特别乞求加給他顯耀的謚號，追贈他重要的爵位，則可以從上體現了朝廷崇尚道德的風氣，在下表示學生追求先輩的益處。如果聖鑒給予格外的憐惜和采納，那麽千年荒墳，也顯示出了生平的珍貴。”最終還是没有給予追贈和謚號。

董徵

董徵，字文發，頓丘衛國人也。祖英，高平太守。父虬，郡功曹。徵身長七尺二寸，好古，學尚雅素。年十七，師清河監伯陽，受《論語》、《毛詩》、《春秋》、《周易》，就河内高望崇受《周官》，後於博陵劉獻之遍受諸經。數年之中，大義精練，講授生徒。太和末，爲四門小學博士。

董徵，字文發，是頓丘衛國人。祖父董英，任高平太守。父親董虬，任郡功曹之職。董徵身高七尺二寸，好古，學習上崇尚樸實。十七歲時，拜清河人監伯陽爲師，學習《論語》、《毛詩》、《春秋》、《周易》，跟隨河内人高望崇學習《周官》，後來師從博陵人劉獻之遍學各種經書。數年之内，經典的大義已學得精練，便給學生講課。太和末年，任四門小學博士。後來世宗皇帝

後世宗詔徵入琁華宮，令孫惠蔚問以《六經》，仍詔徵教授京兆、清河、廣平、汝南四王，後特除員外散騎侍郎。清河王懌之爲司空、司徒，引徵爲長流參軍。懌遷太尉，徵爲倉曹參軍。出爲沛郡太守，加揚烈將軍。入爲太尉司馬，俄加輔國將軍。未幾，以本將軍除安州刺史。徵因述職，路次過家，置酒高會，大享邑老，乃言曰："腰龜返國，昔人稱榮；仗節還家，云胡不樂。"因誡二三子弟曰："此之富貴，匪自天降，乃勤學所致耳。"時人榮之。入爲司農少卿、光祿大夫。徵出州入卿，匪唯學業所致，亦由汝南王悦以其師資之義，爲之啓請焉。永安初，加平東將軍，尋以老解職。永熙二年卒。出帝以徵昔授父業，故優贈散騎常侍、都督相殷滄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相州刺史，謚曰文烈。

子仲曜，武定末，儀同開府屬。

徵召董徵進入琁華宮，命令孫惠蔚向他詢問《六經》，然後下詔派董徵給京兆、清河、廣平、汝南四位親王授課，後來特地授予他員外散騎侍郎。清河王元懌當了司空、司徒，引用董徵爲長流參軍。元懌升任太尉後，董徵任倉曹參軍。出任沛郡太守，加揚烈將軍。入京師任太尉司馬，不久加輔國將軍。未過多久，以本將軍的身份授予安州刺史的官職。董徵因爲回京述職，中途路過家鄉，置辦酒席大會賓客，招待鄉親中的老人，還説："腰佩鈕龜大印，返回故國，古人認爲榮耀；我持節回家，怎説不是件快樂的事。"於是告誡一些子弟説："這種富貴，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是勤奮學習得來的。"當時人們羨慕他。入朝爲司農少卿、光祿大夫。董徵出任州官入朝爲卿，并不是僅靠學問，也是由於汝南王元悦看在是他老師的情義上，爲他上表求得。永安初年，加平東將軍，接着因年老解除官職。永熙二年去世。出帝鑒於董徵過去給父親講過學，所以優厚追贈他爲散騎常侍、都督相殷滄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相州刺史，謚號文烈。

兒子仲曜，武定末年任儀同開府的掾屬。

刁冲

刁冲，字文朗，勃海饒安人也，鎮東將軍雍之曾孫。十三而孤，孝慕過人。其祖母司空高允女，聰明婦人也，哀其早孤，撫養尤篤。冲免喪後便志學他方，高氏泣涕留之，冲終不止。雖家世貴達，乃從師於外，自同諸生。於時學制，諸生悉日直監厨，冲雖有僕隸，不令代己，身自炊爨。每師受之際，發情精專，不捨晝夜，殆忘寒暑。學通諸經，偏修鄭説，陰陽、圖緯、算數、天文、風氣之書莫不關綜，當世服其精博。刺史郭祚聞其盛名，訪以疑義，冲應機解辯，無不祛其久惑。後太守范陽盧尚之、刺史河東裴植并徵冲爲功曹、主簿，非所好也，受署而已，不關事務。惟

刁冲，字文朗，是勃海饒安人。鎮東將軍刁雍的曾孫。十三歲喪父，孝順恭謹過於常人。他的祖母是司空高允的女兒，是位聰明的婦女，可憐他早年喪父，所以撫養更加盡心。刁冲守喪期滿後就想到外地求學，祖母高氏哭着挽留他，刁冲還是没有留在家中。雖然他家世顯貴，依然在外求師問學，自己同一般學生一樣。那時的學校制度，學生每天值班負責厨事，刁冲儘管有書僮奴僕，也不讓他們代替自己，親自燒火做飯。每次跟師父學習時，都是專心致志，不捨晝夜，忘記了寒暑。他學通諸經，偏重於修研鄭玄的學説，至於陰陽、圖緯、算數、天文、風氣等方面的書也無不廣涉博覽，當世之人佩服他的精深和廣博。刺史郭祚知其盛名，有疑義來詢訪他，刁冲隨機作出解釋和論辯，消除了他的長期困惑。後來太守范陽人盧尚之、刺史河東人裴植都召用

以講學爲心，四方學徒就其受業者歲有數百。

冲雖儒生，而執心壯烈，不畏强禦。延昌中，世宗舅司徒高肇擅恣威權，冲乃抗表極言其事，辭旨懇直，文義忠憤。太傅、清河王懌覽而嘆息。

先是冲曾祖雍作《行孝論》以誡子孫，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棺椁。其有生則不能致養，死則厚葬過度。及於末世，至蘧蒢裹尸，倮而葬者。確而爲論，并非折衷。既知二者之失，豈宜同之。當令所存者棺厚不過三寸，高不過三尺，弗用繒綵，斂以時服。輀車止用白布爲幔，不加畫飾，名爲清素車。又去挽歌、方相，并盟器雜物。"及冲祖遵將卒，敕其子孫令奉雍遺旨。河南尹丞張普惠謂爲太儉，貽書於冲叔整議其進退。整令與通學議之，冲乃致書國學諸儒以論其事，學官竟不能答。

冲以嫡傳祖爵東安侯。京兆王繼爲司空也，并以高選頻辟記室參軍。肅宗將親釋奠，於是國子助教韓神固與諸儒詣國子祭酒崔光、吏部尚書甄琛，舉其才學，奏而徵焉。及卒，國子博士高凉及范陽盧道侃、盧景裕等復上狀陳冲業行，議奏謚曰安憲先生，祭以太牢。子欽，字志儒。早亡。

盧景裕

盧景裕，字仲儒，小字白頭，范陽涿人也。章武伯同之兄子。少聰敏，專經爲學。居拒馬河，將一老婢作食，妻子不自隨從。又避地大寧

刁冲爲功曹或主簿，但這些不是他的喜好，他就挂個官名而已，不去關心具體的政務。祇以講學爲念，四面八方的學生跑來的每年有幾百人。

刁冲雖是一介儒生，但心懷壯烈，不畏强暴。延昌年間，世宗的舅舅司徒高肇專權，刁冲就上奏表猛烈批評他的行爲，言辭懇切直率，文意忠正義憤。太傅、清河王元懌讀後感嘆不已。

在此以前刁冲的曾祖父刁雍寫了一篇《行孝論》用以告誡子孫，文中稱："古代的葬埋穿着草木樹葉，不堆墳不樹碑，後世聖人改變成棺椁。在活着的時候不能够很好地贍養，死了後却厚葬過度。到了末世，又出現用粗糙的葦竹席子包裹尸體，裸露尸體而埋葬的現象。公平地説，以上兩種極端都有失折衷。既然已知兩種情况有失偏頗，豈能與之相同。應當棺材厚度不超過三寸，高度不超過三尺，不用繒絹絲綵，裝殮時换上當時的衣服。輀車衹用白布爲幔，不用畫飾，稱之爲清素車。再取消挽歌、方相以及冥器等一應雜物。"到了刁冲的祖父刁遵即將去世時，命令他的子孫按照刁雍的遺囑旨意辦理。河南尹丞張普惠認爲過於節儉，寄信給刁冲的叔父刁整討論這次葬禮的規格。刁整叫刁冲與博通學問的人去討論，刁冲就致信給國子學的儒士們商討這事，學官們竟不能答覆。

刁冲因是嫡傳而繼承祖爵東安侯。京兆王元繼任司空時，頻繁召辟他爲記室參軍。肅宗準備親自參加釋奠禮，於是國子助教韓神固與儒士們到國子祭酒崔光和吏部尚書甄琛處，推薦刁冲的才學，崔光等人就上奏後徵召了刁冲。到了他去世之後，國子學博士高凉和范陽的盧道侃、盧景裕等人又上呈奏狀陳述刁冲的業績和德行，討論上奏請贈賜謚號爲安憲先生，祭祀時用太牢的規格。兒子刁欽，字志儒。很早去世。

盧景裕，字仲儒，小字白頭，是范陽涿縣人。是章武伯盧同的兄長之子。少年時聰明敏慧，專心讀經學。居住在拒馬河，帶一位老婢女給他做飯，妻子兒女不讓跟隨在一起。又躲避到

山，不營世事，居無所業，惟在注解。其叔父同職居顯要，而景裕止於園舍，情均郊野，謙恭守道，貞素自得。由是世號居士。

大寧山，不過問世事，居住期間不從事其他的經營，惟獨一心進行注解。他的叔父盧同擔任顯要官職，而景裕的足迹衹在田園村舍之間，感情寄托在郊野之中，謙恭守道，貞素自得。因此世人稱他爲居士。

前廢帝初，除國子博士，參議正聲，甚見親遇，待以不臣之禮。永熙初，以例解。天平中，還鄉里，與邢子才、魏季景、魏收、邢昕等同徵赴鄴。景裕寓托僧寺，講聽不已。未幾，歸本郡。

前廢帝在位初年，授國子博士，參議聲韵的訂正工作，很受青睞，被給予不需稱臣的禮遇。永熙初年，按例解除官職。天平年間，回到家鄉，與邢子才、魏季景、魏收、邢昕等人同時被朝廷徵召赴鄴。景裕寄居在一家寺廟中，照樣不停止他的講課。未過多久，回到本郡。

河間邢摩納與景裕從兄仲禮據鄉作逆，逼其同反，以應元寶炬。齊獻武王命都督賀拔仁討平之。聞景裕經明行著，驛馬特徵，既而舍之，使教諸子。在館十日一歸家，隨以鼎食。景裕風儀言行，雅見嗟賞。先是景裕注《周易》、《尚書》、《孝經》、《論語》、《禮記》、《老子》，其《毛詩》、《春秋左氏》未訖。齊文襄王入相，於第開講，招延時俊，令景裕解所注《易》。景裕理義精微，吐發閑雅。時有問難，或相詆訶，大聲厲色，言至不遜，而景裕神彩儼然，風調如一，從容往復，無際可尋。由是士君子嗟美之。

河間人邢摩納與景裕的堂兄仲禮占據本鄉謀反，逼他共同謀反，以響應元寶炬。齊獻武王命令都督賀拔仁討伐平定了他們。聽説景裕經學明達德行顯著，就用驛站快馬特地徵聘他，後來又請他住下，讓他教導兒子們。在學館十天回一次家，連同王爺家飲食一起帶回家。景裕的風度儀表和言論舉止，被人所贊賞嘆服。此前景裕注解《周易》、《尚書》、《孝經》、《論語》、《禮記》、《老子》等書，其他《毛詩》、《春秋左氏》没有注完。齊文襄王入朝爲相，在府第中開壇講學，延請當時的優異名士，讓景裕講演所注解的《周易》。景裕理義精微，談吐閑雅。當場有人提問想難住他，或者有人詆毀吵鬧，厲聲叫嚷，言語不遜，但景裕神采儼然，風度語調如一，從容應對，無空子可尋。因此士大夫和大雅君子都嘆賞贊美他。

初，元顥入洛，以爲中書郎。普泰初，復除國子博士。進退其間，未曾有得失之色。性清静，淡於榮利，弊衣粗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賓客。興和中，補齊王開府屬，卒於晋陽，齊獻武王悼惜之。

當初，元顥進入洛陽，任他爲中書郎。普泰初年，再次授國子博士。進退之際，未曾流露出得意或失望的神色。他性格清静，淡泊名利，破衣粗食，恬然自安，終日端莊嚴肅，如同面對賓客一樣。興和年間，補任齊王的開府掾屬，在晋陽去世，齊獻武王哀悼痛惜他。

景裕雖不聚徒教授，所注《易》大行於世。又好釋氏，通其大義。天竺胡沙門道悕每論諸經論，輒托景裕爲之序。景裕之敗也，繫晋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脱。是時又有人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講經，覺時如所

景裕雖然不聚徒講學，但他注解的《周易》却風行於世。又喜好佛學，通曉佛教大義。天竺胡人和尚道悕每次論述佛教經論，就要請求景裕爲他作序。景裕出事以後，關押在晋陽監獄，用至誠的心念經，枷鎖自然開脱。這時又有某人犯罪當處死，夢見和尚教他講經，醒來後把夢中的

夢，默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於世，號曰《高王觀世音》。

經默誦了千遍，臨受刑時刀折斷了，主刑者上報朝廷知道，赦免了死刑。這部經就流行於世，名叫《高王觀世音》。

李同軌

李同軌，趙郡高邑人，陽夏太守義深之弟。體貌魁岸，腰帶十圍，學綜諸經，多所治誦，兼讀釋氏，又好醫術。年二十二，舉秀才，射策，除奉朝請，領國子助教。轉著作郎，典儀注，修國史，遷國子博士，加征虜將軍。永熙二年，出帝幸平等寺，僧徒講法，敕同軌論難，音韵閑朗，往復可觀，出帝善之。三年春，釋菜，詔延公卿學官於顯陽殿，敕祭酒劉廞講《孝經》，黄門李郁講《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解《大戴禮·夏小正篇》。時廣招儒學，引令預聽。同軌經義素優，辯析兼美，而不得執經，深爲慨恨。天平中，轉中書侍郎。興和中，兼通直散騎常侍，使蕭衍。衍深耽釋學，遂集名僧於其愛敬、同泰二寺，講《涅盤大品經》，引同軌預席。衍兼遣其朝臣并共觀聽。同軌論難久之，道俗咸以爲善。盧景裕卒，齊獻武王引同軌在館教諸公子，甚加禮之。每旦入授，日暮始歸。緇素請業者，同軌夜爲説解，四時恒爾，不以爲倦。武定四年夏卒，年四十七，時人傷惜之，齊獻武王亦殊嗟悼，贈襚甚厚。贈驃騎大將軍、瀛州刺史，謚曰康。

李同軌，趙郡高邑人，陽夏太守李義深的弟弟。他相貌魁梧英偉，腰帶有十圍，學兼諸經，多數研究背誦過，又通曉佛教，喜好醫術。二十二歲時，舉秀才，通過策問，授奉朝請而進入仕途，領國子學助教。轉任著作郎，負責儀注，編修國史，升爲國子博士，加號征虜將軍。永熙二年，出帝巡視平等寺，僧人講論佛法，詔令同軌與他們辯論，他聲調悠然清朗，對答很有水平，出帝很滿意他。永熙三年春，行釋菜禮，下詔延請公卿大臣和學官們到顯陽殿，命令祭酒劉廞講《孝經》，黄門郎李郁講《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解釋《大戴禮》的《夏小正篇》。那時廣泛招攬儒學之士，引入宫中參加講聽。同軌的經學造詣一向優異，辯解分析也很好，但没有能執經宣講，他深以爲遺憾。天平年間，轉中書侍郎。興和年間，兼通直散騎常侍，出使蕭衍政權。蕭衍沉湎於佛教，便召集著名僧人到愛敬、同泰兩座寺廟，講《涅槃大品經》，帶着同軌出席。蕭衍又派他的朝臣一起到場觀看聽講。同軌長時間與他們辯論，僧人和世俗之士都認爲他很不錯。盧景裕去世後，齊獻武王引用同軌在家中學館教他的諸位公子，對同軌很是禮遇。每天早上入館講課，日暮時分纔回去。平民布衣有登門求教的，同軌就在夜晚爲他們講解，四季一直如此，不感到困倦。武定四年夏天去世，終年四十七歲。當時的人們都傷心痛惜，齊獻武王也特别嘆息哀悼，贈與襚衣很豐厚。朝廷追贈他爲驃騎大將軍、瀛州刺史，謚號康。

李業興

李業興，上黨長子人也。祖虬，父玄紀，并以儒學舉孝廉。玄紀卒於金鄉令。業興少耿介，志學精力，負帙從師，不憚勤苦。耽思章句，好覽異説。晚乃師事徐遵明於趙魏之間。時有漁陽鮮于靈馥亦聚徒教授，而

李業興，是上黨長子人。祖父李虬，父親李玄紀，都因儒學被舉爲孝廉。玄紀任金鄉縣令時去世。業興少年時就耿直，立志學習，背負行李外出拜師，不怕辛勞艱苦。潛心思考經書章句，喜好閲讀不同的學説。後來就在趙魏一帶拜師於徐遵明。當時有位漁陽人鮮于靈馥也在聚

遵明聲譽未高，著録尚寡。業興乃詣靈馥黌舍，類受業者。靈馥乃謂曰："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也?"業興默爾不言。及靈馥説《左傳》，業興問其大義數條，靈馥不能對。於是振衣而起曰："羌弟子正如此耳!"遂便徑還。自此靈馥生徒傾學而就遵明。遵明學徒大盛，業興之爲也。

徒講學，但是遵明的聲譽還不高，在籍的學生還很少。業興就去靈馥的校舍，以學生的身份留在那兒。靈馥就對他説："李生這麽久跟隨羌博士，有些什麽收獲呀?"業興默不作聲。到了靈馥講解《左傳》時，業興詢問了該書的數條大義，靈馥答不上來。業興便拍拍衣服站起來，説道："羌的學生就是這樣子而已!"便徑直回到遵明那裏。從此靈馥那學生全跑到遵明那裏。遵明的學生人數增加，是業興的功勞。

後乃博涉百家，圖緯、風角、天文、占候無不詳練，尤長算歷。雖在貧賤，常自矜負，若禮待不足，縱於權貴，不爲之屈。後爲王遵業門客。舉孝廉，爲校書郎。以世行趙歐曆，節氣後辰下算，延昌中，業興乃爲《戊子元曆》上之。於時屯騎校尉張洪、蕩寇將軍張龍祥等九家各獻新曆，世宗詔令共爲一曆。洪等後遂共推業興爲主，成《壬子曆》，正光三年奏行之。事在《律曆志》。累遷奉朝請。臨淮王彧征蠻，引爲騎兵參軍。後廣陽王淵北征，復爲外兵參軍。業興以殷曆甲寅，黄帝辛卯，徒有積元，術數亡缺，業興又修之，各爲一卷，傳於世。

後來他博覽百家，有關圖緯、風角、天文、占候等知識也無不詳加探討，尤其擅長算術曆法。雖然地位微賤家境貧困，但經常自負自信，如果有誰對他禮待不够，即使是權貴，也不被他們所屈服。後來成爲王遵業的門客。舉爲孝廉，任校書郎。因爲當世使用趙歐所制日曆，節氣在時辰的計算上不準確，延昌年間，業興就制出《戊子元曆》上奏朝廷。當時屯騎校尉張洪、蕩寇將軍張龍祥等九家各自獻上新曆法，世宗下詔命令共成一部曆法。張洪等人後來就共推業興爲主，完成《壬子曆》，正光三年上奏後推行。此事記載在《律曆志》中。多次升官奉朝請。臨淮王元彧征討蠻人，引用他爲騎兵參軍。後來廣陽王元淵北征，又任他爲外兵參軍。業興鑒於殷朝之曆爲甲寅元，黄帝是辛卯元，衹有年歲的起點。具體的術數闕失，業興就又修編它，各寫成了一卷書，流傳於世。

建義初，敕典儀注，未幾除著作佐郎。永安二年，以前造曆之勛，賜爵長子伯。遭憂解任，尋起復本官。元曄之竊號也，除通直散騎侍郎。普泰元年，沙汰侍官，業興仍在通直，加寧朔將軍。又除征虜將軍、中散大夫，仍在通直。太昌初，轉散騎侍郎，仍以典儀之勤，特賞一階，除平東將軍、光禄大夫，尋加安西將軍。後以出帝登極之初，預行禮事，封屯留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轉中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永熙三年二月，出帝釋奠，業興與魏季景、温子

建義初年，詔命他負責儀注，不久授著作佐郎。永安二年，因先前編曆法的功勛，賜封爲長子伯爵。遇上爲親人守喪而解除官職，不久起用本官。元曄篡位後，任命他爲通直散騎侍郎。普泰元年，淘汰侍從官，業興仍然在通直任上，加寧朔將軍。又授征虜將軍、中散大夫，仍在通直任上。太昌初年，轉任散騎侍郎，由於他典儀的勤勞，特別獎賞一級官階，任平東將軍、光禄大夫，不久加安西將軍。後來因出帝登基，他參預有關禮儀事務，封爵爲屯留縣開國子，食封邑五百户。轉中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永熙三年二月，出帝舉行祭先聖先師禮，業興與魏季景、温子昇、竇瑗爲皇上選摘經典章句。後來入宫爲

昇、竇瑗爲摘句。後入爲侍讀。

遷鄴之始，起部郎中辛術奏曰："今皇居徙御，百度創始，營構一興，必宜中制。上則憲章前代，下則模寫洛京。今鄴都雖舊，基址毁滅，又圖記參差，事宜審定。臣雖曰職司，學不稽古，國家大事非敢專之。通直散騎常侍李業興碩學通儒，博聞多識，萬門千户，所宜訪詢。今求就之披圖案記，考定是非，參古雜今，折中爲制，召畫工并所須調度，具造新圖，申奏取定。庶經始之日，執事無疑。"詔從之。天平二年，除鎮南將軍，尋爲侍讀。於時尚書右僕射、營構大將高隆之被詔繕治三署樂器、衣服及百戲之屬，乃奏請業興共參其事。

四年，與兼散騎常侍李諧、兼吏部郎盧元明使蕭衍。衍散騎常侍朱异問業興曰："魏洛中委粟山是南郊邪?"業興曰："委粟是圜丘，非南郊。"异曰："北間郊、丘異所，是用鄭義。我此中用王義。"業興曰："然，洛京郊、丘之處專用鄭解。"异曰："若然，女子逆降傍親亦從鄭以不?"業興曰："此之一事，亦不專從。若卿此間用王義，除禫應用二十五月，何以王儉《喪禮》禫用二十七月也?"异遂不答。業興曰："我昨見明堂四柱方屋，都無五九之室，當是裴頠所制。明堂上圓下方，裴唯除室耳。今此上不圓何也?"异曰："圓方之説，經典無文，何怪於方?"業興曰："圓方之言，出處甚明，卿自不見。見卿録梁主《孝經義》亦云上圓下方，卿言豈非自相矛盾!"异曰："若然，圓方竟出何經?"業興曰："出《孝經援神契》。"异曰："緯候之

侍讀。

剛開始遷都到鄴時，起部郎中辛術上奏道："現在皇帝居所搬遷，百事創始之際，經營建造一旦興起，就必須符合規制。上可效法遵守前代規章，下可模仿洛陽舊城。而今鄴都雖然破舊，地基原址毁滅，加之地圖和記載參差不齊，所以應該審慎裁定。臣雖説是這方面的官員，但對於古代的學問掌握很少，國家大事不敢專斷。通直散騎常侍李業興是一位碩學通儒，他博聞多識，新都城的萬門千户，應該向他請教詢訪。現在請求就有關圖紙、檔案記載送給他，考定對錯，參照古今，拿出妥當樣式，再召集畫工以及所需的各種東西，造出新的圖紙，上奏朝廷加以核定。這樣纔可以在開工之日，辦事没有疑問和失誤。"下詔同意。天平二年，授鎮南將軍，不久爲侍讀。當時的尚書右僕射、營構大將高隆之受詔令修繕三署的樂器、衣服及百戲等，就上奏請求業興共同參與此事。

天平四年，與兼散騎常侍李諧、兼吏部郎盧元明一起出使蕭衍政權。蕭衍的散騎常侍朱异問業興道："你們魏國洛中的委粟山是不是南郊?"業興説："委粟山是圓丘，不是南郊。"朱异説："你們北方的南郊和圓丘不在一起，是采用鄭玄的説法。我們這裏采用王儉的説法。"業興説："是的，洛京的南郊、圓丘專用鄭玄的見解。"朱异問："要是這樣的話，女子嫁到旁系親屬之家，也是采納了鄭玄學説麼?"業興説："至於這件事上，也不是專采鄭玄的觀點。如果先生這邊用王儉的觀點，守喪期滿的除禫應該是二十五個月，爲何王儉的《喪禮》中却寫着除禫是二十七個月呢?"朱异不能回答。業興説："我昨天看見這裏的明堂是四柱方屋，都没有五九爲數之室，應該是裴頠所創製的那種。明堂上圓下方，裴頠衹用在室上。而今它的頂上不是圓的，這是爲什麼?"朱异説道："圓、方的説法，經書上并無文字記載，爲何怪明堂是方形的?"業興説："圓、方的話，出處很清楚，先生自己没有看見。先生編録的梁主《孝經義》也説過上圓下方，先生所言豈不是自相矛盾麼?"朱异説："若是這樣，圓方之

書，何用信也！”業興曰：“卿若不信，靈威仰、叶光紀之類經典亦無出者，卿復信不？”异不答。

說到底出自什麼經典？”業興說：“出自《孝經援神契》。”朱异說道：“占卦之書，豈能相信！”業興說：“先生要是不相信它，那麼靈威仰、叶光紀之類經書也没有出處，那先生信不信呢？”朱异無法回答。

蕭衍親問業興曰：“聞卿善於經義，儒、玄之中何所通達？”業興曰：“少爲書生，止讀五典，至於深義，不辨通釋。”衍問《詩·周南》，王者之風，繫之周公；《邵南》，仁賢之風，繫之邵公。何名爲繫？”業興對曰：“鄭注《儀禮》云：昔大王、王季居于岐陽，躬行《邵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行今《周南》之教以受命。作邑於酆，分其故地，屬之二公。名爲繫。”衍又問：“若是故地，應自統攝，何由分封二公？”業興曰：“文王爲諸侯之時所化之本國，今既登九五之尊，不可復守諸侯之地，故分封二公。”衍又問：“《乾卦》初稱‘潛龍’，二稱‘見龍’，至五‘飛龍’。初可名爲虎。”問意小乖。業興對：“學識膚淺，不足仰酬。”衍又問：“《尚書》‘正月上日受終文祖’，此是何正？”業興對：“此是夏正月。”衍言何以得知。業興曰：“案《尚書中候·運行篇》云‘日月營始’，故知夏正。”衍又問：“堯時以何月爲正？”業興對：“自堯以上，書典不載，實所不知。”衍又云：“‘寅賓出日’，即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即是二月。此出《堯典》，何得云堯時不知用何正也？”業興對：“雖三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正月。《周禮》，仲春二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自周書，月亦夏時。堯之日月，亦當如此。但所見不深，無以辨析明問。”衍又曰：“《禮》，原壤之母死，孔子助其沐椁。原壤叩木而歌曰：

蕭衍親自問業興道：“聽説先生擅長經義，儒學、玄學哪方面更通達？”業興説：“從小作爲書生，衹讀五經，至於精深大義，我談不上通達。”蕭衍問到《詩經》中的《周南篇》，王者之風，繫於周公；《邵南篇》，仁賢之風，繫於邵公。爲什麼叫繫？”業興說：“鄭玄注的《儀禮》中說：以前大王、王季居住在岐陽，親自推行《邵南》之教，以興旺帝王之業。到了文王推行今天的《周南》之教，從而登上帝王之位。在酆地興建城邑，把以前的地盤分出來，封給兩公。所以名叫繫。”蕭衍又問：“如果是他的故地，應該由自己統轄，爲何要分封給二公？”業興說：“文王作爲諸侯之時所形成的王國，後來登上了帝王位，不應再僅僅守住一塊諸侯之地，所以分封給二公。”蕭衍又問：“《乾卦》初爻稱‘潛龍’，二爻稱‘見龍’，到了五爻稱‘飛龍’。初爻可以叫作虎。”問得怪異。業興對答道：“學識膚淺，不配仰答此問。”蕭衍又問道：“《尚書》中‘正月上日受終文祖’，這是什麼正月？”業興說：“這是夏曆正月。”蕭衍問他何以得知。業興說：“根據《尚書中候·運行篇》中所說‘日月營始’，所以知道是夏曆的正朔。”蕭衍又問：“堯帝時代是以哪一個月爲正月？”業興說：“從堯帝以上的古代，書籍文獻不見記載，我確實不知。”蕭衍又說：“‘寅賓出日’，即是堯時期的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即是二月。這些出自《尚書·堯典》，怎麼能說堯帝時代不知道用哪月作正月呢？”業興說：“雖然夏殷周三種正月不同，但要講時節則都是依據夏曆的正月。《周禮》中說，仲春二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然是周的書，但仍指的夏曆時間，堯時的日月，也應當是一樣的情況。衹是我見識不深，無法就此問題辨析得清楚明白。”蕭衍又說：“《禮》中講，原壤的母親死了，孔子送給他光潔的棺木。原壤叩擊

‘久矣夫，予之不托於音也。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孔子聖人，而與原壤爲友？”業興對：“孔子即自解，言親者不失其爲親，故者不失其爲故。”又問：“原壤何處人？”業興對曰：“鄭注云：原壤，孔子幼少之舊。故是魯人。”衍又問：“孔子聖人，所存必可法。原壤不孝，有逆人倫，何以存故舊之小節，廢不孝之大罪？”業興對曰：“原壤所行，事自彰著。幼少之交，非是今始，既無大故，何容棄之？孔子深敦故舊之義，於理無失。”衍又問：“孔子聖人，何以書原壤之事，垂法萬代？”業興對曰：“此是後人所録，非孔子自制。猶合葬於防，如此之類，《禮記》之中動有百數。”衍又問：“《易》曰太極，是有無？”業興對：“所傳太極是有，素不玄學，何敢輒酬。”

着棺木唱道：‘久矣夫，予之不記於音也。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孔子是位聖人，怎會與原壤這樣的人交朋友？”業興答道：“孔子自己有話解釋他的行爲，他説親人再怎樣也不失爲親人，故友再怎樣也還是故友。”蕭衍又問：“原壤是什麽地方的人？”業興回答：“鄭玄的注釋中説：原壤是孔子少年時的舊友。所以他是魯國人。”蕭衍又問：“孔子是聖人，所留存的言行必然值得效法。而原壤不孝，有背人倫道德，爲何孔子照顧故友的交情這一小節，却寧可不追究不孝的大罪？”業興答道：“原壤的行爲，事情已很明顯。幼年少年的交情，不是從現在纔開始有的，既然没有重大變故，這交情怎可放棄不顧呢？孔子十分珍惜故交舊誼，從情理上没有什麽不對。”蕭衍又問道：“孔子是聖人，爲何記録下原壤的事情，怎能拿這垂法萬代？”業興回答道：“這些是後人記録的，不是孔子自己寫的。就像合葬在防之類的歷史掌故，《禮記》之中有上百處。”蕭衍又問：“《易經》説的太極，到底存在不存在？”業興回答説：“所傳説的太極都稱它存在，我素來不研究玄學，豈敢隨便回答。”

還，兼散騎常侍，加中軍大將軍。後罷議事省，詔右僕射高隆之及諸朝士與業興等在尚書省議定五禮。興和初，又爲《甲子元曆》，時見施用。復預議《麟趾新制》。武定元年，除國子祭酒，仍侍讀。三年，出除太原太守。齊獻武王每出征討，時有顧訪。五年，齊文襄王引爲中外府諮議參軍。後坐事禁止。業興乃造《九宫行棊曆》，以五百爲章，四千四十爲部，九百八十七爲斗分，還以己未爲元，始終相維，不復移轉，與今曆法術不同。至於氣序交分，景度盈縮，不異也。七年，死於禁所，年六十六。

回國後，任兼散騎常侍，加中軍大將軍。後來撤銷了議事省，詔令右僕射高隆之以及朝中學士們與李業興等人在尚書省討論確定五禮。興和初年，又作《甲子元曆》，被當時采用施行。又參與議定《麟趾新制》。武定元年，授國子祭酒，仍然擔任侍讀。武定三年，出任太原太守。齊獻武王每次出兵征討，都時常要拜訪他。武定五年，齊文襄王召用他任中外府諮議參軍。後來因犯法被拘禁。業興便創制了《九宫行棊曆》，以五百爲章，四千零四十爲部，九百八十七爲斗分，回到以己未爲正元的標準上，頭尾相連，不再移轉，與現今的曆法不同。至於節氣時序的交分，時日分刻的盈縮，則與現今曆法没有區別。武定七年，在拘禁地去世，終年六十六歲。

業興愛好墳籍，鳩集不已，手自補治，躬加題帖，其家所有，垂將萬卷。覽讀不息，多有異聞，諸儒服其

業興愛好文獻典籍，終生搜求，親手補缺整理，親自加以批改和標題，家中所藏書籍，將達萬卷。他閲覽不息，掌握大量的奇異見聞，儒士

淵博。性豪俠，重意氣。人有急難，委之歸命，便能容匿。與其好合，傾身無吝。若有相乖忤，便即疵毁，乃至聲色，加以謗罵。性又躁隘，至於論難之際，高聲攘振，無儒者之風。每語人云："但道我好，雖知妄言，故勝道惡。"務進忌前，不顧後患，時人以此惡之。至於學術精微，當時莫及。

子崇祖，武定中，太尉外兵參軍。

崇祖弟遵祖，太昌中，業興傳其長子伯以授之。齊受禪，例降。

史臣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其惟學乎。信哉斯言也。梁越之徒，篤志不倦，自求諸己，遂能聞道下風，稱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軒，咸稽古之力也。

們佩服他的學識淵博。他性格豪爽，重義氣。別人有急難之事，找到他保命，他都能幫助藏匿。與他相投合的好友，他可以傾身相交，毫不吝嗇。誰跟他不相投或觸犯乖忤的，他就馬上詆毁和指責，以至厲聲怒色，甚而誹謗和謾罵。性格暴躁狹隘，以至於在辯論之時，也是高聲大嗓，振臂攘袂，没有儒士的風度。總是跟人説："衹要説我的好話，即使明知是假話，也比聽到講我的壞話强。"他一味向上攀爬，忌恨比他超前的人，不顧後果，當時的人們因之而厭惡他。至於學術上精深的造詣，則是同時代的人比不上的。

兒子崇祖，武定年間，任太尉外兵參軍。

崇祖的弟弟遵祖，在太昌年間，業興把長子伯的爵位傳給了他。齊國受禪讓後，按例降低爵位。

史臣曰：古語説得好：不能依靠容貌，不能依靠勇力，不能依靠同族，不能依靠祖輩而能够讓自己聞名四方，流芳於後代的，衹有學問。這話使人信服啊。梁越等人，篤誠之志不倦，自己依靠自己，纔能成爲先賢的繼承者，當世有名的儒士，他們之中，有的收聚學生成百上千，有的在國家任要職，都是因爲他們能繼承考核經典，發揚古代文化。

魏書卷八十五

列傳第七十三

文　苑

袁躍　裴敬憲　盧觀　封肅
邢臧　裴伯茂　邢昕　温子昇

夫文之爲用，其來日久。自昔聖達之作，賢哲之書，莫不統理成章，蘊氣標致，其流廣變，諸非一貫，文質推移，與時俱化。淳于出齊，有雕龍之目；靈均逐楚，著嘉橘之章。漢之西京，馬揚爲首稱；東都之下，班張爲雄伯。曹植信魏世之英，陸機則晋朝之秀，雖同時并列，分途争遠。永嘉之後，天下分崩，夷狄交馳，文章殄滅。昭成、太祖之世，南收燕趙，網羅俊乂。逮高祖馭天，鋭情文學，蓋以頡頏漢徹，掩踔曹丕，氣韵高艷，才藻獨構。衣冠仰止，咸慕新風。肅宗歷位，文雅大盛，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

文學被人所使用，其來源是很悠久的。昔日聖人賢達的作品，賢君哲士的著作，無不自成一家，富有文采，其中流派有許多演變，都不是以一貫之的，内容與形式推移改變，與時代一同變化。淳于越出自齊國，有雕龍的稱譽；屈原被楚國流放，寫出嘉橘的華章。西漢之時，司馬相如和揚雄爲文壇之首；東漢之後，以班固張衡爲文學之雄傑。曹植可以説是魏時的英才，陸機則是晋朝的秀士，雖然他們有的同時并列，但文學創作上却是分道争高。永嘉以後，國家分崩離析，夷蠻戎狄交相逐馬馳兵，文學遭到毁滅。昭成、太祖時代，向南收復了燕趙之地，招納了大量的優秀文士。到了高祖統治期間，鋭意發展文學，他可以與漢武帝劉徹相抗衡，超過壓倒了魏文帝曹丕，氣韵高雅穠艷，才華和詞藻獨成一格。使士大夫高山仰止，都追慕他的新風格。肅宗繼位以後，文章雅作大盛，學者多如牛毛，但有成就的人却鳳毛麟角，孔子曾説過："才子難得，不是這樣的嗎?"

袁躍

袁躍，字景騰，陳郡人，尚書翻弟也。博學俊才，性不矯俗，篤於交友。翻每謂人曰："躍可謂我家千里駒也。"釋褐司空行參軍，歷位尚書都兵郎中，加員外散騎常侍。將立明

袁躍，字景騰，陳郡人，是尚書袁翻的弟弟。他學問廣博才華出衆，性情不矯僞媚俗，交友很誠摯。袁翻常對别人説："袁躍可以説是我家的千里馬。"開始做官時任司空行參軍，歷任尚書都兵郎中，加員外散騎常侍。國家準備建立

堂，躍乃上議，當時稱其博洽。蠕蠕主阿那瓌亡破來奔，朝廷矜之，送復其國。既而每使朝貢，辭旨頗不盡禮。躍爲朝臣書與瓌，陳以禍福，言辭甚美。後遷車騎將軍、太傅、清河王懌文學，雅爲懌所愛賞。懌之文表多出於躍。卒，贈冠軍將軍、吏部郎中。所制文集行於世。無子，兄翻以子聿脩繼。

明堂，袁躍便呈上建議，當時大家都稱贊他的見識廣博合理。蠕蠕國君阿那瓌戰敗後前來投奔，朝廷憐憫他，送他回去恢復政權。以後他常派使節來朝貢，言辭和態度很不恭順盡禮。袁躍替朝廷大臣給阿那瓌寫信，陳述禍福利害，言辭很優美。後來升遷爲車騎將軍、太傅、清河王元懌的文學從事，頗受元懌賞識。元懌的文章奏表大多出自袁躍之手。死後，追贈爲冠軍將軍、吏部郎中。所著的文集流行於世。没有兒子，兄長袁翻把兒子聿脩過繼給他爲後嗣。

袁聿脩

聿脩，字叔德，七歲遭喪，居處禮若成人。九歲，州辟主簿。性深沉，有鑒識，清靖寡欲，與物無競。姨夫尚書崔休深所知賞。年十八，領本州中正，兼尚書度支郎中。齊受禪，除太子庶子，以本官行博陵太守。

聿脩，字叔德，七歲遭受喪親之痛，居家相處之禮節像大人一樣。九歲時，州官徵辟他爲主簿。他性格深沉，有鑒别人物的見識，清静寡欲，與事無争。姨父尚書崔休對他深爲賞識。十八歲時，領本州中正，兼尚書度支郎中。齊國受禪讓代魏，授予他太子庶子，以原官行博陵太守之職。

裴敬憲

裴敬憲，字孝虞，河東聞喜人也。益州刺史宣第二子。少有志行，學博才清，撫訓諸弟，專以讀誦爲業。澹於榮利，風氣俊遠，郡徵功曹不就，諸府辟命，先進其弟，世人嘆美之。司州牧、高陽王雍舉秀才，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性和雅，未嘗失色於人。工隸草，解音律，五言之作，獨擅於時。名聲甚重，後進共宗慕之。中山王將之部，朝賢送於河梁，賦詩言别，皆以敬憲爲最。其文不能贍逸，而有清麗之美。少有氣病，年三十三卒，人物甚悼之。敬憲世有仁義於鄉里。孝昌中，蜀賊陳雙熾所過殘暴，至敬憲宅，輒相約束，不得焚燒。爲物所伏如此。永安三年，贈中書侍郎，謚曰文。

裴敬憲，字孝虞，河東聞喜人。益州刺史裴宣的第二個兒子。他少年時就有志向和德行，學問廣博才華清高，教育幾個弟弟，專門以誦文讀書爲業。對榮利很淡泊，風度氣質超群脱俗，郡守徵召他爲功曹不願上任，幾個府召用他做官，他先推薦弟弟，人們贊美他的行爲。司州牧、高陽王元雍推舉爲秀才，他在策問中爲高等，授予太學博士。性情温和優雅，未嘗在人前失態。擅長寫草書隸書，通曉音樂聲律，五言詩的創作，當時獨擅其美。名聲頗重，後學之士都推舉他爲宗師而敬慕他。中山王準備到他的封地，朝臣賢士送行到河梁，贈送詩歌道别，大家都説敬憲的詩爲最好。他的文章缺少富麗奔放，但有清新秀麗的美感。小時候就患有氣喘病，三十三歲就去世了，人們都很哀悼他。敬憲數代人都對鄉人有仁有義。孝昌年間，蜀地賊人陳雙熾所到之處，都很殘暴，到了敬憲的家，却相互約束，不得焚燒他家。被人所敬服到如此地步。永安三年，追贈爲中書侍郎，謚號文。

盧觀

盧觀，字伯舉，范陽涿人也。少好學，有俊才，舉秀才，射策甲科，除太學博士、著作佐郎。與太常少卿李神儁、光禄大夫王誦等在尚書上省撰定朝儀，拜尚書儀曹郎中。孝昌元年卒。

盧觀，字伯舉，范陽涿縣人。少年時喜好學習，有俊才，舉秀才，策問取得甲等，授予太學博士、著作佐郎。與太常少卿李神儁、光禄大夫王誦等人在尚書上省撰修審定朝儀，拜尚書儀曹郎中。孝昌元年去世。

封肅

封肅，字元邕，勃海人，尚書回之兄子也。早有文思，博涉經史，太傅崔光見而賞焉。位太學博士，修《起居注》，兼廷尉監。爲《還園賦》，其辭甚美。正光中，京兆王西征，引爲大行臺郎中，委以書記。還，除尚書左中兵郎中，卒。肅性恭儉，不妄交游，唯與崔勵、勵從兄鴻尤相親善。所製文章多亡失，存者十餘卷。

封肅，字元邕，勃海人，尚書封回的兄長之子。早年就有文才，博覽經史，太傅崔光看見他便很賞識。任太學博士，撰修《起居注》，兼任廷尉監。創作《還園賦》，文辭很美。正光年間，京兆王西征，引用他任大行臺郎中，委以書記之任。還朝後，授尚書左中兵郎中，去世。封肅性情恭謹節儉，不妄交朋友，惟獨與崔勵、崔勵的堂兄崔鴻特别親密友好。所作的文章多散失，保存下來的衹有十多卷。

邢臧

邢臧，字子良，河間人，光禄少卿虬長孫也。幼孤，早立操尚，博學有藻思。年二十一，神龜中，舉秀才，問策五條，考上第，爲太學博士。正光中，議立明堂，臧爲裴頠一室之議，事雖不行，當時稱其理博。出爲本州中從事，雅爲鄉情所附。永安初，徵爲金部郎中，以疾不赴，轉除東牟太守。時天下多事，在職少能廉白，臧獨清慎奉法，吏民愛之。隴西李延寔，莊帝之舅，以太傅出除青州，啓臧爲屬，領樂安内史，有惠政。後除濮陽太守，尋加安東將軍。臧和雅信厚，有長者之風，爲時人所愛敬。爲特進甄琛《行狀》，世稱其工。與裴敬憲、盧觀兄弟并結交分，曾共讀《回文集》，臧獨先通之。撰古來文章，并叙作者氏族，號曰《文譜》，未就，病卒，時賢悼惜之。其文筆凡百餘篇。贈鎮北將軍、定州刺史，謚曰文。

邢臧，字子良，河間人，光禄少卿邢虬的長孫。幼年喪父，很早就有操守和志向，博學而有才思。二十一歲時，神龜年間，舉爲秀才，策問了五條策論，爲上等，授予太學博士。正光年間，國家商議建立明堂，邢臧持裴頠一室的觀點，意見雖不被采納施行，但當時被稱爲合理和博識。出任本州中從事，很受鄉人喜愛。永安初年，徵用爲金部郎中，因病未赴任，調任東牟太守。當時天下動蕩多事，當官的很少能廉潔清白，惟獨邢臧清廉謹慎，奉公守法，官吏百姓都愛戴他。隴西的李延寔，是莊帝的舅舅，以太傅的身份出任青州刺史，上表請求邢臧當自己的屬官，授他爲領樂安内史，有好的政績。後來任濮陽太守，不久加安東將軍。邢臧温和厚道重信用，有長者的風度，被當時的人們所愛戴和尊敬。替特進甄琛作《行狀》，當世稱贊文章極好。與裴敬憲、盧觀兄弟都結成好朋友，曾經共同讀《回文集》，衹有邢臧先讀通了它。撰編古代以來的文章，并且介紹每篇文章作者及其氏族，名叫《文譜》，未完成就因病去世，賢士們深感惋惜。他的文章共一百多篇。追贈爲鎮北將軍、定州刺

史，謚號文。

子恕，涉學有識悟。

其子邢恕，有學識，有見解。

裴伯茂

裴伯茂，河東人，司空中郎叔義第二子。少有風望，學涉群書，文藻富贍。釋褐奉朝請。大將軍、京兆王繼西討，引爲鎧曹參軍。南討絳蜀陳雙熾，爲行臺長孫承業行臺郎中。承業還京師，留伯茂仍知行臺事。以平薛鳳賢等賞平陽伯。再遷散騎常侍，典起居注。太昌初，爲中書侍郎。永熙中，出帝兄子廣平王贊盛選賓僚，以伯茂爲文學，後加中軍大將軍。

裴伯茂，河東人，司空中郎裴叔義的第二個兒子。少年時有風度和聲望，涉獵群書，文詞華麗。以奉朝請入仕。大將軍、京兆王元繼西出討賊，召用他爲鎧曹參軍。到了討伐絳蜀的陳雙熾時，任行臺長孫承業的行臺郎中。承業回到京師，留下伯茂依然管理行臺事務。因爲平定了薛鳳賢等而被賞封平陽伯爵位。又升任散騎常侍，負責撰寫起居注。太昌初年，任中書侍郎。永熙年間，出帝兄長之子、廣平王元贊大選屬僚，聘用伯茂爲文學從事，後來加授中軍大將軍。

伯茂好飲酒，頗涉疏傲，久不徙官，曾爲《豁情賦》，其序略曰："余攝養舛和，服餌寡術，自春徂夏，三嬰凑疾。雖桐君上藥，有時致效；而草木下性，實縈衿抱。故復究覽莊生，具體齊物，物我兩忘，是非俱遣，斯人之達，吾所師焉。故作是賦，所以托名豁情，寄之風謠矣。"天平初遷鄴，又爲《遷都賦》，文多不載。

伯茂好飲酒，行爲有些疏放和狂傲，很久升不了官，曾經寫過一篇《豁情賦》，其序言大致是說："我養生不得法，不知調養，從春到夏，三次患病。雖然服用桐君的上等藥物，有時見點療效；但草木的賤性，確實縈繞在胸。所以又閱讀探究莊子，生死萬物，物我兩忘，是非都得到排遣，莊子的通達，是我所師法的。因而作此賦，取名就叫豁情，以寄托風土民情。"天平初年遷都到鄴都，又創作《遷都賦》，文章太長不便引載。

二年，因内宴，伯茂侮慢殿中尚書、章武王景哲，景哲遂申啓，稱："伯茂棄其本列，與監同行；以梨擊案，傍污冠服；禁庭之内，令人挈衣。"詔付所司，後竟無坐。伯茂先出後其伯仲規，與兄景融别居。景融貧窘，伯茂了無賑恤，殆同行路，世以此貶薄之。卒年三十九，知舊嘆惜焉。

天平二年，在一次宫内宴會上，伯茂怠慢侮辱殿中尚書、章武王元景哲，景哲就申訴，言稱："伯茂放棄他的本官行列，與監官同行；用梨擊打桌案，弄污了冠服；在禁宫之内，讓人替他提着衣服。"下詔把伯茂交付有關部門，後來終於没有處分定罪。伯茂先過繼給他的伯父仲規，與兄長景融分别家居。景融貧困窘迫，伯茂一點都不接濟他，視同陌路之人，當時人們因此而鄙視他。死時三十九歲，知音故舊都嗟嘆哀惜他。

伯茂末年劇飲不已，乃至傷性，多有愆失。未亡前數日，忽云："吾得密信，將被收掩。"乃與婦乘車西逃避。後因顧指壁中，言有官人追逐，其妻方知其病。卒後，殯於家

伯茂晚年大量飲酒，以至於傷了身體，爲人有許多過失。未死之前幾天，忽然說："我得到了一封密信，將要被收葬掩埋。"於是和夫人乘車向西逃跑躲避。後來指着墻壁，說是有官方派人追趕他，妻子纔知道他是病了。死後，埋在家

園，友人常景、李渾、王元景、盧元明、魏季景、李騫等十許人於墓傍置酒設祭，哀哭涕泣，一飲一酹曰：“裴中書魂而有靈，知吾曹也。”乃各賦詩一篇。李騫以魏收亦與之友，寄以示收。收時在晋陽，乃同其作，論叙伯茂，其十字云：“臨風想玄度，對酒思公榮。”時人以伯茂性侮傲，謂收詩頗得事實。贈散騎常侍、衛將軍、度支尚書、雍州刺史，重贈吏部尚書，謚曰文。伯茂曾撰《晋書》，竟未能成。無子，兄景融以第二子孝才繼。

中園内，友人常景、李渾、王元景、盧元明、魏季景、李騫等十餘人在他的墓旁置酒設祭，哀哭流涕，飲一杯酹一杯地說：“裴中書在天有靈，是知道我們的心意的。”於是各自賦詩一篇。李騫因爲魏收也是他的朋友，就給魏收寄去了詩作。魏收當時在晋陽，便寫了和詩，論叙伯茂，其中有十個字是：“臨風想玄度，對酒思公榮。”當時人們認爲伯茂性格傲慢，所以都説魏收的詩很符合事實。追贈爲散騎常侍、衛將軍、度支尚書、雍州刺史，重新追贈爲吏部尚書，謚號文。伯茂曾編撰了《晋書》，最後未能完成。没有兒子，兄長景融把第二個兒子孝才過繼給他爲後嗣。

邢昕

邢昕，字子明，河間人，尚書巒弟偉之子。幼孤，見愛於祖母李氏。好學，早有才情。蕭寶夤以車騎大將軍開府討關中，以子明爲東閤祭酒，委以文翰。在軍解褐蕩寇將軍，累遷太尉記室參軍。吏部尚書李神儁奏昕修《起居注》。太昌初，除中書侍郎，加平東將軍、光禄大夫。時言冒竊官級，爲中尉所劾，免官，乃爲《述躬賦》。未幾，受詔與秘書監常景典儀注事。出帝行釋奠禮，昕與校書郎裴伯茂等俱爲録義。永熙末，昕入爲侍讀，與温子昇、魏收參掌文詔。遷鄴，乃歸河間。天平初，與侍中從叔子才、魏季景、魏收同徵赴都。尋還鄉里。既而復徵。時蕭衍使兼散騎常侍劉孝儀等來朝貢，詔昕兼正員郎迎於境上。司徒孫騰引爲中郎。尋除通直常侍，加中軍將軍。既有才藻，兼長几案。自孝昌之後，天下多務，世人競以吏工取達，文學大衰。司州中從事宋遊道以公斷見知，時與昕嘲謔。昕謂之曰：“世事同知文學外。”遊道有慚色。興和中，以本官副李象使於蕭衍。昕好忤物，人謂之牛。是

邢昕，字子明，河間人，是尚書邢巒的弟弟邢偉之子。他幼年喪父，被祖母李氏愛撫照顧。喜好學習，早年就富有才情。蕭寶夤以車騎大將軍開府討伐關中，任用邢昕爲東閤祭酒，委任他擔任文章翰墨的事務。在軍中入仕任蕩寇將軍，逐步升任爲太尉記室參軍。吏部尚書李神儁奏請邢昕修撰《起居注》。太昌初年，授中書侍郎，加平東將軍、光禄大夫。當時有人説他冒充官職級别，被御史中尉彈劾，免去官職，於是作了一篇《述躬賦》。不久，受詔與秘書監常景負責儀注事。出帝舉行祭先聖先師禮，邢昕與校書郎裴伯茂等都擔任講義記録。永熙末年，邢昕入宫任侍讀，與温子昇、魏收參與執掌文誥詔書的草擬。遷都到鄴，纔回到河間。天平初年，與堂叔侍中子才、魏季景、魏收同時受徵召赴京。不久回到家鄉。過後又一次被徵召。當時蕭衍派使者兼散騎常侍劉孝儀等人來我國朝貢，下詔以邢昕兼正員郎在邊境上迎接。司徒孫騰引用他任中郎。不久授予通直常侍，加中軍將軍。除了有才華詞藻外，還擅長文牘疏札的寫作。自從孝昌以後，天下進入多事之秋，世人争相做官求榮，文學大爲衰微。司州中從事宋遊道因爲秉公斷事相往來，常與邢昕開玩笑。邢昕對他説：“世事同知文學外。”遊道流露出慚愧之色。興和年間，以本官作爲李象的副手出使蕭衍政權。邢昕愛忤

行也，談者謂之牛象鬥於江南。齊文襄王攝選，擬昕爲司徒右長史，未奏，遇疾卒，士友悲之。贈車騎將軍、都官尚書、冀州刺史，謚曰文。所著文章，自有集録。

犯頂撞他人，人們稱他爲牛。這次出使，談論者稱之爲牛象鬥於江南。齊文襄王負責官吏選用，報請邢昕爲司徒右長史，未上奏，邢昕就遇疾病而死，朝臣朋友們都爲之悲傷。追贈爲車騎將軍、都官尚書、冀州刺史，謚號文。所著的文章，自己有文集。

温子昇

温子昇，字鵬舉，自云太原人，晋大將軍嶠之後也。世居江左。祖恭之，劉義隆彭城王義康户曹，避難歸國，家于濟陰冤句，因爲其郡縣人焉。家世寒素。父暉，兖州左將軍府長史，行濟陰郡事。

子昇初受學於崔靈恩、劉蘭，精勤，以夜繼晝，晝夜不倦。長乃博覽百家，文章清婉。爲廣陽王淵賤客，在馬坊教諸奴子書。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故詣淵謝之。景曰："頃見温生。"淵怪問之，景曰："温生是大才士。"淵由是稍知之。

熙平初，中尉、東平王匡博召辭人，以充御史，同時射策者八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搴等二十四人爲高第。於時預選者争相引决，匡使子昇當之，皆受屈而去。搴謂人曰："朝來靡旗亂轍者，皆子昇逐北。"遂補御史，時年二十二。臺中文筆皆子昇爲之。以憂去任，服闋，還爲朝請。後李神儁行荆州事，引兼録事參軍。被徵赴省，神儁表留不遣。吏部郎中李獎退表不許，曰："昔伯瑜之不應留，王朗所以發嘆，宜速遣赴，無踵彦雲前失。"於是還省。

正光末，廣陽王淵爲東北道行臺，召爲郎中，軍國文翰皆出其手。於是才名轉盛。黄門郎徐紇受四方表啓，答之敏速，於淵獨沉思曰："彼

温子昇，字鵬舉，自稱是太原人，晋朝大將軍温嶠的後代。世代居住在江南。祖父恭之，是劉義隆政權彭城王義康的户曹參軍，爲避難而歸順到我國，在濟陰冤句安家，因而成爲該郡縣之人。家世一向貧寒。父親温暉，任兖州左將軍府長史，行濟陰郡太守事。

子昇最初在崔靈恩、劉蘭那裏求學，讀書兢兢業業，夜以繼日，孜孜不倦。長成人後博覽百家之書，所作文章清麗婉約。充當廣陽王元淵的賤客，在馬坊教諸家奴子弟讀書。創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到後稱善，便到元淵家中當面致謝。常景説："不久前見到了温生。"元淵奇怪地問温生是什麽人物，常景説："温生是個大才子。"元淵這纔開始知道他有才學。

熙平初年，中尉、東平王元匡廣泛招用文人，以充任御史，同時接受策問的有八百多人，子昇和盧仲宣、孫搴等二十四人中高等。當時參加選拔的人競相争論不服，元匡讓子昇出面，那些人都被説服而離去。孫搴對人説："早上來的那些拖旗幟亂車轍的人，都是被子昇打敗的。"於是補選爲御史，當時他年僅二十二歲。御史臺中的文件都是子昇寫的。因守喪而卸任，服喪期滿後，爲奉朝請。後來李神儁行荆州刺史，招他兼録事參軍。被朝廷徵召到尚書省，神儁上表挽留而不放人。吏部郎中李獎退回上表不允許留人，説："往日伯瑜不該留下，王朗因此而發出嘆息，應該火速派遣到任，不要重蹈彦雲的過失。"這樣纔得以回京赴尚書省。

正光末年，廣陽王元淵任東北道行臺，召用子昇爲郎中，軍政文件信函都出自他的手筆。於是才華名氣開始轉盛。黄門郎徐紇接受四方的奏表疏啓，答覆的文章寫得敏捷，祇有對元淵的

有温郎中，才藻可畏。”高車破走，珍實盈满，子昇取絹四十匹。及淵爲葛榮所害，子昇亦見羈執。榮下都督和洛興與子昇舊識，以數十騎潜送子昇，得達冀州。還京，李楷執其手曰：“卿今得免，足使夷甫慚德。”自是無復宦情，閉門讀書，厲精不已。

啓狀却沉思起來，說：“那裏有温郎中，才華辭藻可畏。”高車國被打敗逃走，珍寶堆得滿滿的，子昇拿了四十匹絹。元淵被葛榮殺害後，子昇也被捉住扣押。葛榮手下的都督和洛興跟子昇以前相識，用幾十名騎兵偷偷地送走了子昇，得以到達冀州。回京後，李楷握着他的手說：“先生如今得以免禍回來，足以使夷甫在行爲中感到慚愧。”從此不再有做官之念，閉門讀書，刻苦自勵不斷求精。

建義初，爲南主客郎中，修起居注。曾一日不直，上黨王天穆時録尚書事，將加捶撻，子昇遂逃遁。天穆甚怒，奏人代之。莊帝曰：“當世才子不過數人，豈容爲此，便相放黜。”乃寢其奏。及天穆將討邢杲，召子昇同行，子昇未敢應。天穆謂人曰：“吾欲收其才用，豈懷前忿也。今復不來，便須南走越，北走胡耳！”子昇不得已而見之。加伏波將軍，爲行臺郎中，天穆深加賞之。元顥入洛，天穆召子昇問曰：“即欲向京師，爲隨我北渡？”對曰：“主上以虎牢失守，致此狼狽。元顥新入，人情未安，今往討之，必有征無戰。王若克復京師，奉迎大駕，桓文之舉也。捨此北渡，竊爲大王惜之。”天穆善之而不能用。遣子昇還洛，顥以爲中書舍人。莊帝還宫，爲顥任使者多被廢黜，而子昇復爲舍人。天穆每謂子昇曰：“恨不用卿前計。”除正員郎，仍舍人。

建義初年，擔任南主客郎中，撰修起居注。曾有一天記録不公，上黨王元天穆當時是録尚書事，準備用鞭子責打他，子昇便逃跑了。天穆大怒，奏請他人代替他。莊帝說：“當世的才子不過數人，豈能因這種事，就將他黜落。”天穆的奏章被壓住。天穆準備征討邢杲，通知子昇一起出發，子昇不敢答應。天穆對別人說：“我是想用他的才華，豈是爲前次的事懷恨呢？今天若又不來，他衹有往南跑到越，北跑到胡！”子昇不得已便出來見他。加授伏波將軍，任行臺郎中，天穆非常賞識他。元顥進入洛陽後，天穆召見子昇問道：“是想馬上回京師，還是隨我北渡？”子昇答道：“皇上因虎牢關失守，纔導致目前的狼狽困境。元顥剛進洛陽，人心未穩，現在前往討伐，必然是有征討而無戰事。你如果攻克收復了京師，奉迎皇上大駕回京，是齊桓公、晋文公的功勛。放棄這一舉動北渡而走，我真是替大王可惜。”天穆認爲有理但不能采用。派遣子昇回到洛陽，元顥任命他爲中書舍人。莊帝復位還宫後，被元顥任用過的人大多被廢黜，但子昇重新擔任舍人。天穆常對子昇說：“我非常遺憾没有采用先生以前的計策。”授予正員郎，仍然任中書舍人。

及帝殺尒朱榮也，子昇預謀，當時赦詔，子昇詞也。榮入内，遇子昇，把詔書問是何文書，子昇顔色不變，曰“敕”。榮不視之。尒朱兆入洛，子昇懼禍逃匿。永熙中，爲侍讀兼舍人、鎮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遷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後領本州

到皇帝殺尒朱榮時，子昇參與了謀劃，當時的赦免詔書，就是子昇寫的。尒朱榮入宫，遇見子昇，拿着詔書問他是什麽文書，子昇臉色不變，說是“敕詔”。尒朱榮就没有打開看。尒朱兆進入洛陽，子昇怕有禍害而逃跑躲藏起來。永熙年間，任侍讀兼舍人、鎮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升任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後又領本州大

大中正。

中正。

蕭衍使張皋寫子昇文筆，傳於江外。衍稱之曰："曹植、陸機復生於北土。恨我辭人，數窮百六。"陽夏太守傅標使吐谷渾，見其國主床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也。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顔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顔轢謝，含任吐沈。"楊遵彦作《文德論》，以爲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温子昇彬彬有德素。

蕭衍派張皋抄寫子昇的文章，傳布於江南。蕭衍稱嘆道："曹植、陸機又在北方復活了。遺恨我國的辭家文人，遇上了百六陽九的厄運。"陽夏太守傅標出使吐谷渾，看見該國國君的床頭有幾卷書，原來是温子昇的作品。濟陰王元暉業曾説："江南的文人，宋有顔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們的子昇足以凌駕顔延之，踩壓謝靈運，包含任昉超過沈約。"楊遵彦作了一篇《文德論》，認爲古今文人都是自負有才而忘記德行，都是澆薄險惡充滿嫉妒的人，衹有邢子才、王元景、温子昇是彬彬君子，有德行和素養。

齊文襄王引子昇爲大將軍府諮議參軍。子昇前爲中書郎，嘗詣蕭衍客館受國書，自以不修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逋峭難爲。"文襄館客元瑾曰："諸人當賀。"推子昇合陳辭。子昇久忸怩，乃推陸操焉。及元瑾、劉思逸、荀濟等作亂，文襄疑子昇知其謀。方使之作獻武王碑文，既成，乃餓諸晉陽獄，食弊襦而死，棄尸路隅，没其家口。太尉長史宋遊道收葬之，又爲集其文筆爲三十五卷。子昇外恬静，與物無競，言有準的，不妄毁譽，而内深險。事故之際，好預其間，所以終致禍敗。又撰《永安記》三卷。無子。

齊文襄王招用子昇爲大將軍府諮議參軍。子昇以前當中書郎時，曾經到過蕭衍的客館接受國書，自認爲不修邊幅和外表，對人説："詩歌文章容易寫，莊重繁瑣的禮儀難做到。"齊文襄王的館客元瑾説："諸位都應該祝賀。"推舉子昇一起陳述賀辭。子昇忸怩了半天，就推出了陸操。到元瑾、劉思逸、荀濟等人發動叛亂後，文襄王懷疑子昇預知他們的陰謀。子昇被派去作獻武王碑文，碑文作完後，就把他投進晉陽牢獄中挨餓，結果他餓得吃破短襖而死去，尸體被拋棄在路邊角落，全家丁口被籍没。太尉長史宋遊道收尸埋葬了他，又爲他收集文章編成三十五卷。子昇外表恬静，與世無争，説話有分寸，不隨便毁譽别人，但城府很深很陰險。每有什麽大事時，總好參與其中，所以最終導致遇禍而死。他還寫有《永安記》三卷，没有兒子。

史臣曰：古之人所貴名不朽者，蓋重言之尚存，又加之以才名，其爲貴顯，固其宜也。自餘或位下人微，居常亦何能自達。及其靈蛇可握，天網俱頓，并編緗素，咸貫儒林，雖其位可下，其身可殺，千載之後，貴賤一焉。非此道也，孰云能致。凡百士子，可不務乎！

史臣曰：古代的人之所以看重功名不朽，是看重言論還流傳，又加上才子的美名，造成富貴顯達，的確是對的。其餘的人要麽地位低下身份輕微，平常又豈能達到顯貴呢？到了自認爲文才蓋世，天網又不會有觸犯的時候，各人的文章被編成書，名字都列在儒林，雖然他們的地位可能低下，其人可能被殺掉，但千年以後，貴與賤都是相同的。不是文章這條道路，還有哪種方式能够這樣留下美名。天下所有的文士們，能不追求麽！

魏書卷八十六

列傳第七十四

孝感

趙琰　長孫慮　乞伏保　孫益德　董洛生　楊引　閻元明
吴悉達　王續生　李顯達　張昇　倉跋　王崇　郭文恭

《經》云“孝，德之本”，“孝悌之至，通於神明”。此蓋生人之大者。淳風既遠，世情雖薄，孔門有以責衣錦，詩人所以思素冠。且生盡色養之天，終極哀思之地，若乃誠達泉魚，感通鳥獸，事匪常倫，期蓋希矣。至如温床扇席，灌樹負土，時或加人，咸爲度俗，今書趙琰等以《孝感》爲目焉。

《經》書有言“孝，德之本”，“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孝是人生很重要的事情。淳樸的風氣已失，人情雖薄，却還有孔子門中責備守孝而穿衣錦，詩人因孝悌而思慕素冠的事。而且活着要盡恭順贍養的天職，死了要極盡哀悼追思，如果能做到赤誠打動了水中之魚，孝心感化了林中鳥獸，事情不同一般，而是很少有的。至於温暖床被煽凉竹席，灌溉樹木背馱土石，則時常有人如此，都是爲了倡導良好風俗，現在寫下趙琰等人的傳記以《孝感》作爲標題。

趙琰

趙琰，字叔起，天水人。父温爲楊難當司馬。初，苻氏亂，琰爲乳母携奔壽春，年十四乃歸。孝心色養，飪熟之節，必親調之。皇興中，京師儉，婢簡粟糶之，琰遇見切責，敕留輕秕。嘗送子應冀州娉室，從者於路偶得一羊，行三十里而琰知之，令送於本處。又過路傍，主人設羊羹，琰訪知盗殺，卒辭不食。遣人買耜刃，得剩六耜，即令送還刃主。刃主高之，義而不受，琰命委之而去。初爲兗州司馬，轉團城鎮副將。還京，爲淮南王他府長史。時禁制甚嚴，不聽越關葬於舊兆。琰積三十餘年，

趙琰，字叔起，天水人。父親趙温是楊難當的司馬。當初，苻氏作亂，趙琰被奶媽携帶着跑到壽春，十四歲纔回家。分外恭敬地小心贍養，烹飪之事，必定親手調理。皇興年間，京城饑荒，婢女去賣糧食，趙琰遇見後狠狠責備她，命令她留秕穀。曾經送兒子趙應到冀州去訂親，隨從之人在路上偶爾得到一隻羊，已走了三十里，但趙琰得知情况後，讓人把羊送還到原處。又經過路邊，主人拿出羊肉湯，趙琰打聽到這羊是偷來殺了吃的，最終推辭而不吃。他派人買耜刃，得到多餘的六把耜刃，就命令送還賣刃的人。賣刃人崇敬他，但是講義氣而不要這些耜刃，趙琰就叫人放在那裏後就離去。先是任兗州司馬，轉任爲團城鎮副將。回到京師，任淮南王托跋他

不得葬二親。及蒸嘗拜獻，未曾不婴慕卒事。每於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餘耳順，而孝思彌篤。慨歲月推移，遷窆無期，乃絶鹽粟，斷諸滋味，食麥而已。年八十卒。遷都洛陽，子應等乃還鄉葬焉。

的府中長史。當時的禁令很嚴，不允許越過關卡送死者到舊墓場去埋葬。趙琰等待了三十多年，不能够安葬雙親。到了蒸嘗拜獻的禮祭之日，他懷念父母歸葬之事。四時的節日，不接受子孫的慶賀。年齡超過六十，但孝心更加深厚誠篤。感慨歲月過得快，遷葬遥遥無期，於是不吃鹽糧，不嘗有滋味的東西，僅吃麥而已。八十歲時去世。遷都洛陽後，兒子趙應等人纔運回家鄉安葬。

應弟煦，字賓育。好音律，以善歌聞於世。位秦州刺史。

趙應的弟弟趙熙，字賓育。喜好音樂，以善唱歌聞名於世。官至秦州刺史。

長孫慮

長孫慮，代人也。母因飲酒，其父真呵叱之，誤以杖擊，便即致死。真爲縣囚執，處以重坐。慮列辭尚書云："父母忿争，本無餘恶。直以謬誤，一朝横禍。今母喪未殯，父命旦夕。慮兄弟五人，并各幼稚。慮身居長，今年十五，有一女弟，始向四歲，更相鞠養，不能保全。父若就刑，交墜溝壑，乞以身代老父命，使嬰弱衆孤得蒙存立。"尚書奏云："慮於父爲孝子，於弟爲仁兄。尋究情狀，特可矜感。"高祖詔特恕其父死罪，以從遠流。

長孫慮，代郡人。母親因爲飲酒，他的父親長孫真呵斥她，并用木杖打她，却失手將她打死。長孫真被縣衙抓住囚禁，處以重罪。長孫慮給尚書遞上一封信説明："父母忿然相争，本來没有其他惡意。祇是一時失手，便致頃刻横禍。而今母喪未行殯葬，父親又命在旦夕。長孫慮等兄弟五人，都在幼稚年紀。我是長兄，今年也纔十五，還有一個妹妹，衹有四歲，都需要照顧撫養，難以保全。父親如果就刑而死，全家將掉進深淵。乞求以我的生命代替父親應死之身，使嬰幼孤弱的一群得蒙存活。"尚書爲此上奏道："長孫慮對父親而言是孝子，對弟妹而言是仁兄。探究本案情節，可以特别憐憫地處理。"高祖下詔特地恕他父親的死刑，改爲流放到邊遠之地。

乞伏保

乞伏保，高車部人也。父居，顯祖時爲散騎常侍，領牧曹尚書，賜爵寧國侯。以忠謹慎密，常在左右，出内詔命。賜官人河南宗氏，亡後，賜以官人申氏，宋太子左率申坦兄女也。歲餘，居卒，申撫養伏保。性嚴肅，捶駡切至，而伏保奉事孝謹，初無恨色。襲父侯爵，例降爲伯。稍遷左中郎將。每請禄賜，在外公私尺丈所用，無不白知。出爲鄯善鎮將。申年餘八十，伏保手製馬輿，親自扶接，申欣然隨之。申亡，伏保解官，

乞伏保，高車部人。父親乞居，顯祖時任散騎常侍，領牧曹尚書，賜封爵位爲寧國侯。因忠誠謹慎，經常在皇帝身邊，傳達詔令。賜宫女河南的宗氏給他爲妻，死後，又賜另一位宫女申氏給他，申氏是南朝宋的太子左率申坦兄長的女兒。一年多以後，乞居死去，申氏撫養伏保。她性情嚴厲，對他又打又駡，但伏保待她孝順恭謹，一點恨意也没有。繼承父親的侯爵，按例降爲伯爵。慢慢升任左中郎將。每次發下禄米和賜物，在外面因公因私每尺每丈的開支情況，無不向申氏報告清楚。出任鄯善鎮將。申氏年紀八十多歲，伏保親手製作馬拉車，親自攙扶迎接，申

奉喪還洛。復爲長，兼南中郎將，卒。

氏高興地隨他生活。申氏去世，伏保辭去官職，回到洛陽守喪。復官後，兼南中郎將，去世。

孫益德

孫益德，樂安人也。其母爲人所害，益德童幼爲母復仇。還家，哭於殯以待縣官。高祖、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決，又不逃罪，特免之。

孫益德，樂安人。他的母親被人害死，益德是兒童，就已爲母親復仇。回家後，在殯所靈柩旁哀哭以等待縣官來捉他。高祖皇帝和文明太后看他年幼而如此孝順果斷，又不逃跑避罪，於是特下詔免了他的罪。

董洛生

董洛生，代人也。居父喪過禮，詔遣秘書中散温紹伯奉璽書慰之，令自抑割以全孝道。又詔其宗親，使相喻獎，勿令有滅性之譏。

董洛生，代郡人。爲父親守喪時過於哀傷毁身，皇帝下詔派遣秘書中散温紹伯帶詔書前去慰問，命令他節哀來完成孝道。又命令他的宗族親屬，讓他們對他加以説服和表揚，不要使他因守喪而死去。

楊引

楊引，鄉郡襄垣人也。三歲喪父，爲叔所養。母年九十三卒，引年七十五，哀毁過禮。三年服畢，恨不識父，追服斬衰，食粥粗服，誓終身命。終十三年，哀慕不改，爲郡縣鄉閭三百餘人上狀稱美。有司奏宜旌賞，復其一門，樹其純孝。詔別敕集書標楊引至行，又可假以散員之名。

楊引，鄉郡襄垣人。三歲時喪父，被叔叔撫養。母親到九十三歲去世，楊引年已七十五，哀痛毁身超過喪禮的程度。守孝三年期滿，爲不認識生父而遺憾，爲父親守喪，食粥米穿粗衣，發誓一輩子爲父親戴孝守喪。守了十三年，哀傷不改初衷，被郡縣鄉村等三百多人上奏狀稱贊他的美德。有關部門奏請應加以表揚和獎賞，免收一家人的租賦，以提倡孝道。詔令另派人編書標榜楊引的至誠孝行，又可以讓他假以散員的官名。

閻元明

閻元明，河東安邑人也。少而至孝，行著鄉閭。太和五年，除北隨郡太守。元明以違離親養，興言悲慕，母亦慈念，泣淚喪明。元明悲號上訴，許歸奉養。一見其母，母目便開。刺史吕壽恩列狀上聞，詔下州郡，表爲孝門，復其租調兵役，令終母年。母亡，服終，心喪積載，每忌日悲慟傍鄰。昆弟雍和，尊卑諧穆，安貧樂道，白首同歸。

閻元明，河東安邑人。少年就非常孝順，行爲在鄉村中著名。太和五年，任北隨郡太守。元明因不能與雙親生活在一起親盡贍養之責，表露出悲傷懷念之言，母親也惦念他，哭泣流淚以致失明。元明悲痛哭號上表傾訴，朝廷同意他回家奉養老母。一見到母親，母親的眼睛就睜開看得見了。刺史吕壽恩寫奏狀呈上皇帝報告此事，詔令發下州郡，表彰爲孝悌之家，免除他家的租賦和兵役，讓他侍奉母親到去世。母親去世後，守喪期滿，心中哀痛仍積累多年，每到忌日就悲哭聞於四鄰。兄弟團結和睦，尊卑有序，一家人安貧樂道，白首同歸。

令狐仕

又猗氏縣人令狐仕，兄弟四人，早喪父，泣慕十載，奉養其母，孝著鄉邑。而力田積粟，博施不已。

又有猗氏縣人令狐仕，兄弟四人，很早喪父，哭泣悼念十年，共同侍奉贍養母親，孝行聞名於城鄉。一家勤奮種田積蓄糧食，廣泛施捨貧困之人。

皇甫奴

又河東郡人楊風等七百五十人，列稱樂户皇甫奴兄弟，雖沉屈兵伍而操尚彌高，奉養繼親甚著恭孝之稱。

又有河東郡人楊風等七百五十人，一起稱贊樂户皇甫奴兄弟，雖然沉淪在兵伍之中，但操守更高，侍奉贍養繼父而很有恭順孝道的名聲。

董吐渾 董養

又東郡小黄縣人董吐渾、兄養，事親至孝，三世同居，閨門有禮。景明初，畿内大使王凝奏請標異，詔從之。

又有東郡小黄縣人董吐渾以及他的兄長董養，對待父母非常孝敬，三代同堂，家門有禮。景明初年，畿内大使王凝上奏請求表彰他家，下詔同意表彰。

吳悉達

吳悉達，河東聞喜人也。弟兄三人，年并幼小，父母爲人所殺，四時號慕，悲感鄉鄰。及長報仇，避地永安。昆弟同居四十餘載，閨門和睦，讓逸競勞。雖於儉年糊饘不繼，賓客經過，必傾所有。每守宰殯喪，私辦車牛，送終葬所。鄰人孤貧窘困者，莫不解衣輟糧以相賑恤。鄉閭五百餘人詣州稱頌焉。刺史以悉達兄弟行著鄉里，板贈悉達父勃海太守。悉達後欲改葬，亡失墳墓，推尋弗獲，號哭之聲晝夜不止，叫訴神祇。忽於悉達足下地陷，得父銘記。因遷葬曾祖已下三世九喪，傾盡資業，不假於人，哀感毁悴，有過初喪。有司奏聞，標閭復役，以彰孝義。

吳悉達，河東聞喜人。兄弟三人，年紀都很幼小，父母被人所殺，他們四時哀哭悼念，悲痛之情感動鄉鄰。長大後替父母報仇，到永安避難。兄弟共同生活四十多年，家門和睦，安逸互讓勞作競争。雖然在荒年米糧不够吃，但衹要有賓客經過他家，必然傾其所有接濟他們。每當郡縣的守令去世而舉行殯喪活動，他家都要自備牛車，爲令守送終到埋葬之地。鄰居中誰家孤苦貧窮困難窘迫的，他家都無不解衣停食去賑恤幫助。鄉里五百多人到州衙稱頌他有美德。刺史鑒於悉達兄弟的孝行在鄉里著名，便請贈悉達父親爲勃海太守。悉達後來想將父親改葬，但找不到父親的墳墓，到處探尋不着，哭號之聲晝夜不停，呼唤神仙。忽然，在悉達的脚下土地塌陷，找到了父親的銘記。於是遷葬了曾祖以下三代九人的墳墓，用光了他家的財産，不向别人借貸，哀傷毁身，比初喪親人還悲痛。有關部門上奏給皇帝聞知，下詔將他家標榜門庭免除一家的徭役，以表彰他們的孝道。

崔承宗

時有齊州人崔承宗，其父於宋世仕漢中，母喪，因殯彼。後青、徐歸國，遂爲隔絶。承宗性至孝，萬里投險，偷路負喪還京師。黄門侍郎孫惠

當時有位齊州人崔承宗，他的父親宋代時在漢中做官，母親死後，就殯葬在那裏。後來青、徐等州爲魏國所有，於是那個地方被阻隔斷絶。承宗性情非常孝順，不遠萬里，不畏艱險，偷偷

蔚聞之曰："吾於斯人見廉范之情矣。"於是吊贈盡禮，如舊相識。

出境將靈柩運回京師。黄門侍郎孫惠蔚聽説後説道："我從這個人的身上看到廉范的感情了。"於是前往崔家吊唁，盡禮，就像舊相識。

王續生

王續生，滎陽京縣人也。遭繼母憂，居喪杖而後起。及終禮制，鬢髮盡落。有司奏聞，世宗詔標旌門閭，甄其徭役。

王續生，滎陽京縣人。繼母去世，爲她守喪哀毁骨立，須拄杖纔能够起身。守喪期滿後，他的鬢髮全部掉光了。有關部門上奏皇上聞知，世宗下詔標榜表揚他的門庭，免徵他家的徭役。

李顯達

李顯達，潁川陽翟人也。父喪，水漿不入口七日，鬢髮墮落，形體枯悴。六年廬於墓側，哭不絶聲，殆於滅性。州牧、高陽王雍以狀奏，靈太后詔表其門閭。

李顯達，潁川陽翟人。父親去世後，他滴水不進達七天之久，鬢髮脱落，身體憔悴。整整六年在墓側居住，哭不絶聲，幾乎丢掉性命。州牧、高陽王元雍上狀表奏知皇上，靈太后下詔表彰門第。

張昇

張昇，滎陽人。居父母喪，鬢髮墜落，水漿不入口，吐血數升。詔表門閭。

張昇，滎陽人。給父母守喪期間，鬢髮掉盡，水湯不入口，吐血好幾升。下詔表彰門第。

倉跋

倉跋，滎陽京縣人也。喪母，水漿不入口五日，吐血數升，居憂毁瘠，見稱州里。有司奏聞，出帝詔標門閭。

倉跋，滎陽京縣人。母親去世後，他水漿不進口達五天之久，吐血數升，居喪期間哀毁過度，骨瘦如柴，在州郡家鄉被稱道。有關部門上奏朝廷，出帝下詔標榜。

王崇

王崇，字乾邕，陽夏雍丘人也。兄弟并以孝稱。身勤稼穡，以養二親。仕梁州鎮南府主簿。母亡，杖而後起，鬢髮墮落。未及葬，權殯宅西。崇廬於殯所，晝夜哭泣，鳩鴿群至。有一小鳥，素質墨眸，形大如雀，栖於崇廬，朝夕不去。母喪始闋，復丁父憂，哀毁過禮。是年，陽夏風雹，所過之處，禽獸暴死，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雹便止，禾麥十頃，竟無損落，及過崇地，風雹如初。咸稱至行所感。崇雖除服，仍居墓側。於其室前生草一根，莖葉甚茂，人莫能識。至冬中，復有烏巢於崇屋，乳養三子，毛羽成長，馴而不

王崇，字乾邕，陽夏雍丘人。兄弟都以孝道著稱。親身勤勞於稼穡耕種，以贍養父母。任梁州鎮南府主簿。母親去世，他哀傷過度，拄杖纔能起身，頭髮脱落。未下葬，將靈柩暫放在住宅西間。王崇在殯堂搭小屋而守靈，日夜哭泣，斑鳩白鴿成群而來。有一隻小鳥，白毛黑眼，形體和雀一般大，栖停在王崇的墓廬，朝夕不飛走。服喪剛期滿，又遇上父親去世，爲父守喪，哀傷傷身超過常禮。這一年，陽夏颳大風下冰雹，所過之處，禽獸都被打死，草木盡被摧折。風雹到了王崇的田邊，便止息了，十頃禾麥，竟没有受損，等過了王崇的田地，風雹又如初肆虐。都説是王崇的至誠孝行感動了上天。王崇雖然守孝期滿，可仍然居住在墓旁。墓室之前長了一根草，莖葉非常茂盛，没有人認得是什麽草。

驚。守令聞之，親自臨視。州以聞奏，標其門閭。

到了冬天，又有烏鴉到王崇的房屋上築巢，孵養三隻小烏鴉，羽毛長成後，馴服而不驚。太守縣令知道後，親自去察看。州中將這些情況告訴皇帝，下詔標榜他的門第。

郭文恭

郭文恭，太原平遥人也。仕爲太平縣令。年逾七十，父母喪亡。文恭孝慕罔極，乃居祖父墓次，晨夕拜跪。跣足負土，培祖父二墓，寒暑竭力，積年不已，見者莫不哀嘆。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郭文恭，太原平遥人。官至太平縣縣令。年過七十，父母喪亡。文恭孝謹追思不已，就居住在祖父和父親的墳墓旁，早晚拜跪。赤脚背土，給祖父和父親兩墓培土，寒暑不停，累年不止，看見的人無不哀傷贊嘆。尚書省將他的情況上奏皇帝，下詔標榜他家門第。

史臣曰：塞天地而横四海者，唯孝而已矣。然則始敦孝敬之方，終極哀思之道，厥亦多緒，其心一焉。蓋上智稟自然之質，中庸有企及之義，及其成名，其美一也。趙琰等或出公卿之緒，籍禮教以資；或出茅檐之下，非獎勸所得。乃有負土成墳，致毁滅性，雖乖先王之典制，亦觀過而知仁矣。

史臣曰：充塞天地横亘四海的，衹有孝而已。然而在生時充分孝敬，死後極盡哀思，這裏有許多不同的方法，但孝心是一樣的。有上等智慧的稟賦自然，中庸之人追求孝義，但到了成就孝行，其影響是一樣的。趙琰等人有的出身於公卿貴族之家，憑藉禮教以增進修養；有的出自平民百姓的茅檐之下，不是靠褒獎鼓勵而産生的孝義。有的人背土而加墳，或導致毁身滅性，雖然不符合先王的典制，但透過這些行爲還是可以知道他們的仁心。

魏書卷八十七

列傳第七十五

節　義

于什門　段進　石文德　汲固　王玄威　婁提
劉渴侯　朱長生　于提　馬八龍　門文愛
晁清　劉侯仁　石祖興　邵洪哲　王榮世
胡小虎　孫道登　李几　張安祖　王閭

大義重於至聞自日人。慕之者蓋希，行之者實寡。至於輕生蹈節，臨難如歸，殺身成仁，死而無悔，自非耿介苦心之人，鬱快激氣之士，亦何能若斯。僉列之傳，名《節義》云。

大義重於至聞自日人。敬慕的人很少，實行的人不多。至於那些輕視生命蹈赴節義，遇到危難視死如歸的人，殺身成仁，死而無悔，如果不是耿直忠心之人，沉着冷靜激昂意氣之士，又怎能做得到這一步呢？編列他們的傳記，名叫《節義列傳》。

于什門

于簡，字什門，代人也。太宗時爲謁者，使喻馮跋。及至和龍，住外舍不入，使人謂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主出受，然後敢入。"跋使人牽逼令入，見跋不拜，跋令人按其項。什門曰："馮主拜受詔，吾自以賓主致敬，何須苦見逼也！"與跋往復，聲氣厲然，初不撓屈。既而跋止什門。什門於群衆之中，回身背跋，被袴後襠以辱之。既見拘留，隨身衣裳敗壞略盡，蟣虱被體。跋遺以衣服，什門拒而不受。和龍人皆嘆曰："雖古烈士，無以過也！"歷二十四年，後馮文通上表稱臣，乃送什門歸。拜治書侍御史。世祖下詔曰："什門奉使和龍，值狂豎肆虐，勇志

于簡，字什門，代郡人。太宗時任謁者，前去向馮跋做説服工作。到了和龍後，住在外面的館舍不進去。叫人對馮跋説："大魏皇帝有詔書，必須馮主出來接詔，然後我纔敢進去。"馮跋派人牽拉逼他進入，他見馮跋不下拜，馮跋命令人按着他的頸項。什門説："馮主拜接詔命，我自然會以賓主之禮向您致敬，何必要這般苦苦逼我呢！"與馮跋抗爭辯理，聲音和口氣很嚴厲，一點也不屈服。接着馮跋到什門前。什門在人群之中，回身背對着馮跋，把他對準着自己的褲子後襠而污辱他。被他拘留以後，什門隨身所穿的衣裳幾乎全部破爛，虱子布滿身體。馮跋送給他衣服，什門拒不接受。和龍人都贊嘆道："即使是古代的烈士，也無法比得上他！"經過二十四年，後來馮文通上表向大魏稱臣，纔送什門回國。拜他爲治書侍御史。世祖皇帝下詔道："什門奉命

壯厲，不爲屈節，雖昔蘇武何以加之。"賜羊千口、帛千匹，進爲上大夫，策告宗廟，頒示天下，咸使聞也。

出使和龍，正值凶狂的敵人肆虐迫害，他勇敢壯烈，不被强敵屈服氣節，即使是古代的蘇武怎能超過他。"賜給羊千隻、帛千匹，進升爲上大夫，將其事迹在宗廟中策告，并且頒行宣示於全國，使祖宗和天下百姓都知道。

段進

段進，不知何許人也。世祖初，爲白道守將。蠕蠕大檀入塞，圍之，力屈被執。進抗聲大罵，遂爲賊殺。世祖愍之，追贈安北將軍，賜爵顯美侯，謚曰莊。

段進，不知是何地人。世祖在位初年，任白道守將。蠕蠕的大檀入塞，包圍了他，他力氣不支而被俘。段進厲聲大罵賊寇，於是被賊寇殺害。世祖皇帝哀痛他，追贈他爲安北將軍，賜爵爲顯美侯，謚號爲莊。

石文德

石文德，河中蒲坂人也，有行義。真君初，縣令黃宣在任喪亡，宣單貧無期親，文德祖父苗以家財殯葬，持服三年，奉養宣妻二十餘載。及亡，又衰絰斂祔，率禮無闕。自苗逮文德，刺史守令卒官者，制服送之。五世同居，閨門雍睦。

石文德，河中蒲坂人，有德行義氣。真君初年，縣令黃宣在任上去世，黃宣單身一人貧困而無親屬，文德的祖父石苗用家中資財爲黃宣殯葬，穿喪服三年，奉養黃宣的妻子二十多年。黃妻死後，又爲她按喪禮安葬，所有的禮儀都不缺少。從石苗到文德，凡是守令刺史在任上去世的，他家都按喪禮爲他們送葬。五代同堂，家門和睦。

趙令安　孟蘭彊

又梁州上言天水白石縣人趙令安、孟蘭彊等，四世同居，行著州里。詔并標榜門閭。

又有梁州上奏説，天水白石縣人趙令安、孟蘭彊等人，四世同堂，德行在州中著名。下詔一起表彰他們的門第。

汲固

汲固，東郡梁城人也。爲兖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吏民皆送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曰："程嬰、杵臼何如人也！"固曰："今古豈殊。"遂便潛還，不復回顧，徑來入城，於式婦閨抱憲歸藏之。及捕者收憲，屬有一婢産男，母以婢兒授之。事尋泄，固乃携憲逃遁，遇赦始歸。憲即爲固長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爲郎婆。後高祐爲兖州刺史，嘉固節義，以爲主簿。

汲固，東郡梁城人。擔任兖州的從事官職。刺史李式因犯法被收逮，官吏百姓送行到黃河邊上。當時李式的孩子李憲剛滿月，李式大聲地向衆人喊道："程嬰、杵臼這樣的人還有没有？"汲固應聲説道："今天與古代豈有不同的。"於是就悄悄回去，不再回頭望，直接進入城内，從李式的妻子房中把李憲抱回家藏了起來。捕捉者前往搜捕李憲之時，正好有一個婢女生下男孩，李式的妻子就將女婢生的男孩當作李憲交給搜捕者。事情不久泄露了，汲固就帶着李憲逃跑，遇上赦令纔回家。李憲就這樣被汲固養育到了十多歲，常常喊汲固夫婦爲爹娘。後來高祐任兖州刺史，表彰汲固的氣節和義舉，任用他爲主簿。

王玄威

王玄威，恒農北陝人也。顯祖崩，玄威立草廬於州城門外，衰裳蔬粥，哭踊無時。刺史苟頹以事表聞。詔令問狀，玄威稱："先帝統御萬國，慈澤被於蒼生，含氣之類莫不仰賴，玄威不勝悲慕，中心知此，不知禮式。"詔問玄威欲有所訴，聽爲表列。玄威云："聞諱悲號，竊謂臣子同例，無所求謁。"及至百日，乃自竭家財，設四百人齋會，忌日，又設百僧供。至大除日，詔送白紬袴褶一具，與玄威釋服，下州令表異焉。

王玄威，恒農北陝人。顯祖皇帝去世，玄威在州城門外造了一間草房，居住其間，穿喪服吃蔬菜和米粥，不時痛哭。刺史苟頹將此事上表奏知朝廷。下詔派人詢問情況，玄威說："先帝統治天下，慈祥的恩澤普施於黎民，能呼吸的生靈無不仰賴聖恩，玄威我不勝悲傷追思，我心中衹知道這樣想，不知道禮節儀式。"詔令詢問玄威想有什麽請求，可以允許上表提出來。玄威說："驚聞噩耗就悲痛哭號，我認爲凡是臣民都會哀痛悲傷，没有什麽要求可提。"到了先皇去世百日的那天，玄威便用光自己的家財，舉行了四百人的齋會，逢先皇的忌日，又設百位僧侣供祭。直至大除之日，朝廷下詔送給一套白紬褲褶，贈與玄威換下喪服，并且下令州官表彰他的忠孝。

婁提

婁提，代人也。顯祖時爲内三郎。顯祖暴崩，提謂人曰："聖主升遐，安用活爲!"遂引佩刀自刺，幾至於死。文明太后詔賜帛二百匹。

婁提，代郡人。顯祖皇帝在位時任内三郎。顯祖突然去世，婁提對人説道："聖上升天，我還活着何用!"於是抽出佩刀刺殺自己，差一點死去。文明太后下詔賜給他二百匹絹。

蛭拔寅

時有敕勒部人蛭拔寅兄地于，坐盗食官馬，依制命死。拔寅自誣己殺，兄又云實非弟殺，兄弟争死，辭不能定。高祖詔原之。

當時有位敕勒部族人蛭拔寅的兄長地于，犯了盗吃官馬之罪，依法判以死刑。拔寅聲稱馬是自己殺的，兄長又説馬匹確實不是弟弟殺的，兄弟倆争相赴死，官方無法判定。高祖皇帝下詔免了他們的罪。

劉渴侯

劉渴侯，不知何許人也。稟性剛烈。太和中，爲徐州後軍，以力死戰，衆寡不敵，遂禽。瞋目大駡，終不降屈，爲賊所殺。高祖贈立忠將軍、平州刺史、上庸侯，賜絹千匹、穀千斛。

劉渴侯，不知是什麽地方的人。他稟性剛烈。太和年間，任徐州後軍，奮力死戰，終因寡不敵衆，於是被擒。他瞋目大駡賊敵，始終不屈服投降，被賊人所殺。高祖追贈他爲立忠將軍、平州刺史、上庸侯，賜給他家絹一千匹、糧一千斛。

嚴季

有嚴季者，亦爲軍校尉，與渴侯同殿，勢窮被執，終不降屈，後得逃還。除立節將軍，賜爵五等男。

有個名叫嚴季的人，也是軍校尉，與渴侯同在一起，力竭而被敵人捉住，始終不屈服投降，後來得以逃脱跑回。授予他立節將軍，賜給五等男爵。

朱長生 于提

朱長生及于提，并代人也。高祖時，以長生爲員外散騎常侍，與提俱使高車。至其庭，高車主阿伏至羅責長生等拜，長生拒之曰："我天子使，安肯拜下土諸侯！"阿伏至羅乃不以禮待。長生以金銀寶器奉之，至羅既受獻，長生曰："爲臣内附，宜盡臣禮，何得口云再拜而實不拜！"呼出帳，命衆中拜。阿伏至羅慚其臣下，大怒曰："帳中何不教我拜，而辱我於大衆！"奪長生等獻物，囚之叢石之中，兵脅之曰："汝能爲我臣則活，如其不降，殺汝！"長生與于提瞋目厲聲責之曰："豈有天子使人拜汝夷，我寧爲魏鬼，不爲汝臣！"至羅彌怒，絶其飲食。從行者三十人皆降，至羅乃給以肉酪，惟長生與提不從，乃各分徙之。積三歲，乃得還。高祖以長生等守節遠同蘇武，甚嘉之，拜長生河内太守，于提隴西太守，并賜爵五等男。從者皆爲令長。

朱長生和于提，都是代郡人。高祖在位期間，任長生爲員外散騎常侍，與于提一起出使高車。到了高車的王廷，高車君主阿伏至羅責令長生等人行跪拜禮，長生拒絶，説："我等是天子的使者，怎能拜下方的諸侯！"阿伏至羅便不以禮對待他。長生拿出金銀寶器送上，至羅收禮後，長生説："當臣子的歸附朝廷，就該盡臣子之禮，怎能够口中説再拜而實際上不拜！"呼叫他出帳，命令他當衆拜謝。阿伏至羅在臣下面前甚感慚愧，大怒道："帳中爲什麼不教我拜，却在衆人面前羞辱我！"奪取長生等人的奉獻物品，把他們囚禁在石叢之中，用兵器威脅道："你們能做我的臣子就可以活，你們如果不肯降服，就殺了你們！"長生和于提怒目圓睁厲聲斥責説："豈有天子的使者下拜你夷狄的道理，我們寧可做大魏的鬼魂，也不當你的臣民！"至羅更加惱怒，斷絶了他們的飲食。從行的三十人都投降了，至羅就給這些人肉奶吃，祇有長生和于提不肯順從，於是就將二人各自分開居住。過了三年，纔得以回國。高祖皇帝因長生等二人固守節操與遠古的蘇武相同，非常贊賞，任命長生爲河内太守，于提爲隴西太守，都賜封五等男的爵位。他們的跟從者都授縣令。

馬八龍

馬八龍，武邑武强人也。輕財重義。友人武遂縣尹靈哲在軍喪亡，八龍聞即奔赴，負尸而歸，以家財殯葬，爲制緦服。撫其孤遺，恩如所生。州郡表列，詔表門閭。

馬八龍，武邑武强人。他輕財重義。其友人武遂縣的尹靈哲在軍中死去，八龍聞訊就奔往赴喪，將他的尸首背回，用家中財産殯殮安葬，爲他服喪三個月。撫養他的遺孤，恩情關愛如同己出。州郡上表報告他的事迹，下詔表旌他的門第。

門文愛

門文愛，汲郡山陽人也。早孤，供養伯父母以孝謹聞。伯父亡，服未終，伯母又亡。文愛居喪，持服六年，哀毁骨立。鄉人魏中賢等相與標其孝義。

門文愛，汲郡山陽人。早年喪父，他贍養伯父伯母以孝順恭謹而聞名。伯父去世，服喪期還没有滿，伯母又接着去世。文愛守喪戴孝六年之久，哀毁傷心，骨瘦如柴。鄉民魏中賢等人相繼宣傳他的孝義事迹。

晁清

晁清，遼東人也。祖暉，濟州刺

晁清，遼東人。祖父晁暉，濟州刺史、潁川

史、潁川公。清襲祖爵，例降爲伯。爲梁城戍將。蕭衍攻圍，糧盡城陷，清抗節不屈，爲賊所殺。世宗褒美，贈樂陵太守，謚曰忠。子榮賓襲。

公。晁清承襲祖父爵位，後來按例降爲伯爵。任梁城戍將。蕭衍攻打包圍梁城，晁清糧食用盡城池失陷，他抗争守節不肯屈服，被敵人所殺。世宗皇帝褒奬贊美他，追贈爲樂陵太守，謚號爲忠。兒子晁榮賓繼承爵位。

劉侯仁

劉侯仁，豫州人也。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悦，據城南叛。悦息朏，走投侯仁。賊雖重加購募，又嚴其捶撻，侯仁終無漏泄，朏遂免禍。事寧，有司奏其操行，請免府籍，叙一小縣，詔可。

劉侯仁，豫州人。城民白早生殺了刺史司馬悦，占據城池叛向南方。司馬悦的兒子司馬朏跑來投靠侯仁。賊軍雖然重金懸賞捉拿司馬朏，又對他嚴酷拷打，侯仁始終没有泄漏，司馬朏纔得以免禍。事情過去後，有關部門奏報了他的節操和品行，請求免除他的賦役，授小縣令，詔書表示同意。

石祖興

石祖興，常山九門人也。太守田文彪、縣令和真等喪亡，祖興自出家絹二百餘匹，營護喪事。州郡表列，高祖嘉之，賜爵二級，爲上造。後拜寧陵令，卒。吏部尚書李韶奏其節義，請加贈謚，以奬來者，靈太后令如所奏。有司謚曰恭。

石祖興，常山九門人。太守田文彪、縣令和真等人去世，祖興拿出自己家的二百多匹絹，用來辦理喪事。州郡上表列舉他的事迹，高祖表揚他，賜給二級官爵，爲上造。後來授寧陵令，去世。吏部尚書李韶奏告他的操節和道義，請求追加贈謚，以鼓勵後人，靈太后下令同意這一奏請。有關部門給他定謚號爲恭。

邵洪哲

邵洪哲，上谷沮陽人也。縣令范道榮先自朐城歸款以除縣令，道榮鄉人徐孔明，妄經公府，訟道榮非勳，道榮坐除名。羈旅孤貧，不能自理。洪哲不勝義憤，遂代道榮詣京師，明申曲直。經歷寒暑，不憚劬勞，道榮卒得復雪。又北鎮反亂，道榮孤單，無所歸附。洪哲兄伯川復率鄉人來相迎接，送達幽州。道榮感其誠節，訴省申聞。詔下州郡，標其里閭。

邵洪哲，上谷沮陽人。縣令范道榮先前是從朐城歸降而授予縣令，道榮的鄉親徐孔明，擅自來到公府，上訴道榮没有功勳，道榮因此受到除名的處理。他流落在異鄉孤苦貧困，生活不能自給。洪哲不勝義憤，便代道榮到京，申訴説明事情的曲直。歷經寒暑，不怕辛勞，道榮終於得以昭雪。另外北鎮叛亂，道榮孤單勢弱，無所歸依。洪哲的兄長伯川又率領鄉民前來迎接，把他送到幽州。道榮被他們的忠誠高節所感動，上書尚書省申明情況。朝廷下詔令到州郡，表彰他的門第。

王榮世

王榮世，陽平館陶人也。爲三城戍主、方城縣子。蕭衍攻圍，力窮知不可全，乃先焚府庫，後殺妻妾。及賊陷城，與戍副鄧元興等俱以不屈被害。肅宗下詔褒美忠節，進榮世爵

王榮世，陽平館陶人。任三城戍主、方城縣子。蕭衍攻打包圍三城，他力盡知道不可能保全，就先焚燒了府庫，然後殺了妻妾。賊兵攻陷城池後，他與副戍鄧元興等都因不投降而被殺害。肅宗皇帝下詔褒奬贊美他們的忠貞高節，進

爲伯，贈齊州刺史；元興開國子，贈洛州刺史。

封榮世的爵位爲伯，追贈齊州刺史；追贈元興爲開國子，洛州刺史。

胡小虎

胡小虎，河南河陰人也。少有武氣。正光末，爲統軍於晋壽。孝昌中，蕭衍將樊文熾等寇邊，益州刺史邴虬遣長史和安固守小劍，文熾圍之。虬命小虎與統軍崔珍寶同往防拒。文熾掩襲小虎、珍寶，并擒之。文熾攻小劍未陷，乃將珍寶至城下，使謂和安曰："南軍强盛，北救不來，豈若歸款，取其富貴。"和安命射之，乃退。復逼小虎與和安交言，小虎乃慷慨謂安曰："我柵不防，爲賊所虜。觀其兵士，勢不足言，努力堅守。魏行臺傳梁州遣將已至。"賊以刀毆擊，言不得終，遂害之。三軍無不嘆其壯節，哀其死亡。賊尋奔敗，禽其次將蕭世澄、陳文緒等一十一人。行臺魏子建壯其氣概，啓以世澄購其尸柩，乃獲骸骨歸葬。

胡小虎，河南河陰人。少年即有武人氣概。正光末年，在晋壽任統軍。孝昌年間，蕭衍的將領樊文熾等人侵犯邊境，益州刺史邴虬派遣長史和安在小劍固守，文熾包圍了他們。邴虬命令小虎和統軍崔珍寶一同前往防守抵禦。文熾偷襲小虎和珍寶，一起擒獲了他倆。文熾攻打小劍不下，就把珍寶帶到城下，讓他對和安説："南方軍隊强盛，北方的救兵不到，不若歸降，争取富貴。"和安下令箭射他們，纔退去。又逼着小虎與和安交談，小虎就慷慨激昂地對和安説："我的營栅未加提防，被賊兵俘虜。觀察他們的士兵，不值一談，您努力堅守。魏行臺傳言梁州派遣的兵將已到。"賊兵用刀毆打他，話無法説完，便被殺害。三軍將士無不感嘆他的壯烈氣節，哀痛他的死亡。賊軍不久敗退逃走，擒獲了敵賊次將蕭世澄、陳文緒等十一人。行臺魏子建深感小虎的氣概，上表請求用蕭世澄來與賊寇交换小虎的尸首棺柩，得到他的骸骨運回安葬。

孫道登

孫道登，彭城吕縣人也。永安初，爲蕭衍將韋休等所虜，面縛臨刃，巡遠村塢，令其招降鄉曲。道登厲聲唱呼："但當努力，賊無所能。"賊遂屠戮之。

又荆州被圍，行臺宗靈恩遣使宗女等四人入城曉喻，爲賊將所獲，執女等巡城，令其改辭。女等大言："天軍垂至，堅守莫降。"賊忿，各刳其腹，然後斬首。二州表其節義，道登等并賜五品郡、五等子爵，聽子弟承襲。遣使詣所在吊祭。

孫道登，彭城吕縣人。永安初年，被蕭衍的將領韋休等人俘虜，把雙手捆在背後把利刃架在脖子上，被拉到各村寨游行，讓他招降鄉兵。道登厲聲高呼："大家衹管努力奮鬥，敵人是没有什麽作爲的。"賊軍便殺了他。

又荆州被圍困，行臺宗靈恩派遣使者宗女等四人進城動員宣傳，被賊軍擒獲，抓着宗女等人游街，命令他們改變言辭。宗女等人大聲鼓勵大家："天朝軍隊馬上就到，堅守城防不要投降。"賊兵大怒，剖開每個人的肚子，然後將他們斬首。兩州上表報告他們的忠節大義，道登等人都被賜五品郡官和五等子爵，允許他們的兒子和兄弟繼承爵位。派人到殉難地進行吊唁和祭祀。

李几

李几，博陵安平人也。七世共居同財，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至於作

李几，博陵安平人。一家七代共同居住不分財産，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人，長幼濟濟一堂，門風家禮遠近聞名，到了需服勞役的時

役，卑幼競進。鄉里嗟美，標其門閭。

候，全家的人不分幼弱争先恐後。鄉人感嘆贊美，標榜表彰他的門第。

張安祖

張安祖，河陽人也。襲世爵山北侯。時有元承貴，曾爲河陽令，家貧，且赴尚書求選，逢天寒甚，遂凍死路側。一子年幼，停尸門巷，棺斂無托。安祖悲哭盡禮，買木爲棺，手自營作，斂殯周給。朝野嘉嘆。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張安祖，河陽人。承襲世代的山北侯爵位。當時有個叫元承貴的人，曾任河陽令，家中貧窮，又要到尚書省去謀求選用，時值天寒地凍，凍死在路旁。一個兒子年紀尚幼，尸體停在門巷，買棺殮葬還没有着落。安祖悲哀哭泣盡到禮節，買木做棺，親自動手操辦，殯殮之事搞得周到圓滿。朝野稱道贊嘆。尚書省上奏給皇帝，下詔表彰他的門第。

王閭　劉業興　蓋儁

王閭，北海密人也。數世同居，有百口。又太山劉業興四世同居，魯郡蓋儁六世同居，并共財産，家門雍睦。鄉里敬異。有司申奏，皆標門閭。

王閭，北海密縣人。幾代同堂，有人丁百口。又有太山的劉業興家也是四世同堂，魯郡的蓋儁家六世同堂，都是共有財産，家門和睦。鄉人敬慕。有關部門上奏朝廷，都表彰了門第。

史臣曰：于什門等或臨危不撓，視死如歸；或赴險如夷，惟義所在。其大則光國隆家，其小則損己利物。故其盛烈所著，與河海而争流；峻節所標，共松柏而俱茂。并蹈履之所致，身殁名立，豈徒然哉。

史臣曰：于什門等人有的臨危不屈，視死如歸；有的赴險途如平地，都是因爲心中有大義。在大的方面爲國争光而受人尊敬，小的方面也克己爲人。所以他們的偉大精神，與河海争流；高風亮節，與松柏長存。他們自身所做的，身雖死而名聲立，豈是枉然的！



魏書卷八十八

列傳第七十六

良 吏

張恂 鹿生 張應 宋世景 路邕 閻慶胤
明亮 杜纂 裴佗 竇瑗 羊敦 蘇淑

罷侯置守，歷年永久，統以方牧，仍世相循，所以寬猛爲用，庇民調俗。但廉平常迹，聲問難高；適時應務，招響必速。是故搏擊爲侯，起不旋踵；儒弱貽咎，録用無時。此則已然於前世矣。後之爲吏，與世沉浮，季叔澆漓，奸巧多緒，所以蒲、密無爲之化，難見其人。有魏初拓中州，兼并疆域，河南、關右，遺黎未純，擁節分符，多出豐沛。政術治風，未能咸允，雖動貽大戮，而貪虐未悛，亦由網漏吞舟，時挂一目。高祖肅明綱紀，賞罰必行，肇革舊軌，時多奉法。世宗優游而治，寬政遂往，太和之風，頗以陵替。肅宗馭運，天下淆然，其於移風革俗之美，浮虎還珠之政，九州百郡，無所聞焉。且書其爲時所稱者，以著良吏云爾。

撤銷諸侯設置郡守，經歷了長久的年代，用地方官統治全國，是世代相沿的制度，爲政時寬大和嚴猛相濟，保護百姓調和風俗。衹是清廉公平這些常見的政績，名聲不可能很高；適合時宜順應政務，造成影響必然迅速。因此搏戰拼殺而得來的侯王，不斷地涌現；文弱儒生所導致的過失，録用没有機會。這些都在前朝往世已印證了。後來做官吏的，與世沉浮，末世不再純樸，奸猾巧僞途徑多端，因而蒲、密等人那樣的無爲而治而達到教化的，已難見其人了。大魏王朝初步開拓中原，兼并疆域，河南、關右地區，遺民未能完全純化，擁有政權分掌兵符的，大多出自豐沛一帶之人。施政的方法和治民的風尚，没有完全做到滿意的地步，雖然動輒施以大肆殺戮，但貪污犯罪者未能改變，也是因爲法網雖密，但有時不免有疏漏的地方，跑掉了吞舟的大魚，有一個網眼太大。高祖皇帝整肅和明確了綱紀，賞罰必行，改革舊有的政治措施，一時大多數人奉法而行。世宗皇帝悠閑自在的統治，寬大鬆弛的政風便産生了，太和時期的風氣，遭到了削弱和損害。肅宗皇帝當政，天下污濁混亂，至於移風易俗的成就，浮虎還珠那種清正廉明的政績，九州百郡之中，都没有聽説過。權且記下一些被當時稱道的官員，用來作良吏傳而已。

張恂

張恂，字洪讓，上谷沮陽人也。隨兄衮歸國，參代王軍事。恂言於太祖曰："金運失御，劉石紛紜，慕容竊號山東，苻姚盗器秦隴，遂使三靈乏響，九域曠君。大王樹基玄朔，重明積聖，自北而南，化被燕趙。今中土遺民，望雲冀潤。宜因斯會，以建大業。"太祖深器異，厚加禮焉。皇始初，拜中書侍郎，幃幄密謀，頗預參議。從將軍奚牧略地晋川，拜鎮遠將軍，賜爵平皋子。出爲廣平太守。恂招集離散，勸課農桑，民歸之者千户。遷常山太守。恂開建學校，優顯儒士。吏民歌咏之。於時喪亂之後，罕能克厲，惟恂當官清白，仁恕臨下，百姓親愛之，其治爲當時第一。太祖聞而嘉嘆。太宗即位，賜帛三百匹，徵拜太中大夫。神瑞三年卒，年六十九。恂性清儉，不營産業，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太宗悼惜之，贈征虜將軍、并州刺史、平皋侯，謚曰宣。

張恂，字洪讓，是上谷沮陽人。隨同兄長張衮歸降我國，參預代王的軍事。張恂給太祖進言道："金德治運失去了統治天下之權，劉聰和石勒紛紜争亂，慕容氏在山東稱帝，苻氏和姚氏在秦隴地區盗用國器，於是使得日月星辰無垂象兆應，九州無真命君主。大王在北方建立了根基，重現英明與聖政，從北向南，教化施及在燕趙地區。而今中原的遺民們，渴望雲霓，盼求滋潤。應當乘此機會，建立帝王大業。"太祖深加器重，待以優厚的禮遇。皇始初年，任中書侍郎，密謀籌劃，參預了大量軍國要事的商議。跟隨將軍奚牧開拓攻取了晋川，拜爲鎮遠將軍，賜封爲平皋子爵。出任廣平太守。張恂招聚了流離散亡的百姓，勸導督促農桑，民衆回歸的有一千户。改任常山太守。張恂興建學校，優待儒士。官民歌頌他。那時是喪亡動亂之後，官員很少能够克己自勵，衹有張恂當官清白，以仁慈寬恕的態度面對下民，百姓對他很親切熱愛，其治民政績爲當時第一。太祖知道後表揚贊嘆。太宗即位後，賜給他三百匹帛，徵用爲太中大夫。神瑞三年去世，終年六十九歲。張恂性情清淡儉約，不置財産家業，去世之日，家中没有多餘的錢財。太宗追悼痛惜他，追贈爲征虜將軍、并州刺史、平皋侯，謚號爲宣。

子純，字道尚，襲爵。鎮遠將軍、平皋子。坐事爵除。

兒子張純，字道尚，繼承爵位。是鎮遠將軍、平皋子爵。後來犯事而被廢除爵位。

張代

純弟代，字定燕。陳留、北平二郡太守。卒，贈冠軍將軍、營州刺史，謚曰惠侯。代所歷著清稱，有父之遺風。

張純之弟張代，字定燕。歷任陳留、北平二郡太守。去世後，追贈爲冠軍將軍、營州刺史，謚號爲惠侯。張代所任職之地都留下清明的政績，有父親的遺風。

張長年

代子長年，中書博士。出爲寧遠將軍、汝南太守。有郡民劉崇之兄弟分析，家貧惟有一牛，争之不决，訟於郡庭。長年見之，凄然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脱有二牛，各應得一，豈有訟理。"即以家牛一頭

張代的兒子長年，任中書博士。出朝任寧遠將軍、汝南太守。該郡有村民劉崇之兄弟分家，家中貧窮得衹有一頭牛，兩人争執不下，官司打到郡守衙門。長年見了，凄愴地説："你們就因爲一頭牛，所以導致這次争吵，要是有兩頭牛，各得一頭，哪有争訟的道理！"就把自己家的一

賜之。於是郡境之中各相誡約，咸敦敬讓。太和初，卒於家。

子琛，字寶貴，少有孝行。歷武騎常侍、羽林監、太子翊軍校尉。卒。

子略，武定中，左光禄大夫。

頭牛賜予了他們。於是郡境内的人相互告誡約束，都講究禮敬和謙讓。太和初年，在家中去世。

兒子張琛，字寶貴，少年即有孝行。歷任武騎常侍、羽林監、太子翊軍校尉。去世。

兒子張略，武定年間，任左光禄大夫。

鹿生

鹿生，濟陰乘氏人。父壽興，沮渠牧犍庫部郎。生再爲濟南太守，有治稱。顯祖嘉其能，特徵赴季秋馬射，賜以驄馬，加以青服，彰其廉潔。前後在任十年。時三齊始附，人懷苟且，蒲博終朝，頗廢農業。生立制斷之，聞者嗟善。後歷徐州任城王澄、廣陵侯元衍征東、安南二府長史，帶淮陽太守、郯城鎮將。年七十四，正始中卒。追贈龍驤將軍、兖州刺史。

鹿生，是濟陰乘氏縣人。父親鹿壽興，是沮渠牧犍的庫部郎。鹿生又任濟南太守，有善於治理的美稱。顯祖皇帝欣賞他的才能，特地徵召他在暮秋時節趕赴射獵大會，賜給驄馬一匹，加賞青服，以表彰他的廉潔。先後在任十年。當時三齊地區剛剛歸附，人心苟且觀望，終日賭博，頗誤農桑之業。鹿生建立制度禁止這一現象，聽説者都稱好。後來歷任徐州任城王元澄、廣陵侯元衍的征東和安南二府長史，帶淮陽太守、郯城鎮將。七十四歲時，在正始年間去世。追贈爲龍驤將軍、兖州刺史。

張應

張應，不知何許人。延興中，爲魯郡太守。應履行貞素，聲績著聞。妻子樵采以自供。高祖深嘉其能，遷京兆太守。所在清白，得吏民之忻心焉。

張應，不知是什麽地方的人。延興年間，任魯郡太守。張應的清正廉潔，聲譽和政績很著名。妻子兒女以砍柴采集來自給。高祖皇帝非常稱賞他的才能，遷他爲京兆太守。所任職之處都清白無瑕，深得官吏百姓的歡心。

宋世景　宋季儒

宋世景，廣平人，河南尹翻之第三弟也。少自修立，事親以孝聞。與弟道璵下帷誦讀，博覽群言，尤精經義。族兄弁甚重之。舉秀才，對策上第，拜國子助教，遷彭城王勰開府法曹行參軍。勰愛其才學，雅相器敬。高祖亦嘉之。遷司徒法曹行參軍。

宋世景，是廣平人，河南尹宋翻的第三個弟弟。少年就獨立修業，侍奉雙親以孝順聞名。與弟弟道璵到學堂讀書，博覽群書，尤其精通經典大義。族兄宋弁很看重他。舉秀才，答對策問得上等，授國子助教，遷任彭城王元勰的開府法曹行參軍。元勰喜愛他的才學，對他很器重和尊敬。高祖也欣賞他。升任司徒法曹行參軍。

世景明刑理，著律令，裁決疑獄，剖判如流。轉尚書祠部郎。彭城王勰每稱之曰：“宋世景精識，尚書僕射才也。”臺中疑事，右僕射高肇常以委之。世景既才長從政，加之夙勤不怠，兼領數曹，深著稱績。頻爲

世景懂刑法理論，瞭解并起草律令，裁决可疑的獄案，剖析判案很嫻熟流暢。轉任尚書祠部郎。彭城王元勰總是稱贊他道：“宋世景精於見識，有尚書僕射之才。”臺中有疑難事情，右僕射高肇經常委托他做。世景既有擅長從政的才幹，加上勤奮不怠，兼領的幾曹職任，都很有政

左僕射源懷引爲行臺郎。巡察州鎮十有餘所，黜陟賞罰莫不咸允。還徙七鎮，别置諸戍，明設亭候，以備北虜。懷大相委重。還而薦之於世宗曰："宋世景文武才略，當今寡儔，清平忠直，亦少其比。陛下若任之以機要，終不减李沖也。"世宗曰："朕亦聞之。"尚書令、廣陽王嘉，右僕射高肇，吏部尚書、中山王英共薦世景爲國子博士，尋薦爲尚書右丞。王顯與宋弁有隙，毁之於世宗，故事寢不報。

績和口碑。多次被左僕射源懷引用爲行臺郎。他巡視十幾處州鎮，所作出的升降賞罰無不被大家認爲公平。遷徙了七個鎮，另外設置爲若干戍站，設立亭候，以防備北方民族侵犯。源懷對他非常信任和重用。回朝後向世宗皇帝推薦道："宋世景的文才武略，在當今臣僚中罕有匹敵的人，他的清廉平易忠貞正直，也很少有人能比。陛下如果能委任中樞重職，一定不會比李沖差。"世宗説："朕也聽説過他。"尚書令、廣陽王元嘉，右僕射高肇，吏部尚書、中山王元英共同推薦世景爲國子博士，接着又薦舉爲尚書右丞。王顯與宋弁有矛盾，在世宗面前加以詆毁，所以這事就被擱置不報。

尋加伏波將軍，行滎陽太守。鄭氏豪横，號爲難治。濟州刺史鄭尚弟遠慶先爲苑陵令，多所受納，百姓患之。世景下車，召而謂之曰："與卿親，宜假借。吾未至之前，一不相問，今日之後，終不相捨。"而遠慶行意自若。世景繩之以法，遠慶懼，棄官亡走。於是僚屬畏威，莫不改肅。終日坐於廳事，未嘗寢息。縣吏、三正及諸細民，至即見之，無早晚之節。來者無不盡其情抱，皆假之恩顔，屏人密語。民間之事，巨細必知，發奸擿伏，有若神明。嘗有一吏，休滿還郡，食人鷄豚；又有一幹，受人一帽，又食二鷄。世景叱之曰，汝何敢食甲乙鷄豚，取丙丁之帽！吏幹叩頭伏罪。於是上下震悚，莫敢犯禁。坐弟道璵事除名。

不久加他爲伏波將軍，行滎陽太守。鄭氏家族稱霸横行，一向認爲難以治理。濟州刺史鄭尚的弟弟遠慶先前任苑陵縣令，貪贓受賄了許多錢財，老百姓以他爲禍害。世景上任伊始，召見他并對他説："我與先生爲親密故舊，應該給我個面子。我未來之前，你幹了些什麽事，我一概不追究，從今日起，我决不會袖手不管。"但遠慶的行爲和態度照樣不改。世景要繩之以法，遠慶害怕了，棄官而逃。於是僚屬畏懼他的威嚴，無不肅然改過。他成天坐在廳堂辦事，未嘗見他在此睡眠休息。縣吏、三正以及那些小民，到了就可見他，没有早晚的時間限制。來見他的人都盡傾情懷和想法，他都能對他們和顔悦色耐心聽取，支走旁人進行密談。民間的事情，大小都必定知曉，揭露奸隱剪除潜伏之惡，如若神明。曾經有一個官吏，休假期滿回到郡衙，吃了人家的鷄豚；又有一個官吏，他收了别人一頂帽子，又吃了兩隻鷄。世景喝斥他們道，你怎麽敢吃甲某乙某的鷄豚，收取丙某丁某的帽子！該官吏叩頭認罪。於是上下之人震懾恐懼，没有誰敢犯禁。世景後來因受弟弟道璵犯罪的牽連而被除名。

世景友于之性，過絶於人，及道璵死，哭之哀切，酸感行路，形容毁悴，見者莫不嘆愍。歲餘，母喪，遂不勝哀而卒。世景嘗撰《晋書》，竟未得就。

世景對於兄弟的友愛，超過了一般的人，道璵死後，哭得哀慟悲切，路人都感動得鼻子發酸，他形體容顔憔悴，看見了的人無不嘆息同情。一年後，母親又去世，於是他不勝哀痛而死。世景曾編撰《晋書》，最終未能完成。

子季儒，遺腹生。弱冠，太守崔楷辟爲功曹，起家太學博士、明威將軍。曾至譙宋之間，爲文吊嵇康，甚有理致。後夜寢，室壞壓殞，年二十五，時人咸傷惜之。

兒子季儒，是遺腹子。在他弱冠之年，被太守崔楷召用爲功曹，入仕任太學博士、明威將軍。曾經到譙宋故國一帶，作文章吊祭嵇康，寫得很有文理情致。後來在夜晚睡覺時，房屋垮坍被壓死，年僅二十五歲，當時的人們都悲傷惋惜。

路邕

路邕，陽平清淵人。世宗時，積功勞，除齊州東魏郡太守，有惠政。靈太后詔曰："邕莅政清勤，善綏民俗。比經年儉，郡内饑饉，群庶嗷嗷，將就溝壑，而邕自出家粟，賑賜貧窘，民以獲濟。雖古之良守，何以尚玆。宜見沾錫，以垂獎勸。可賜龍厩馬一匹、衣一襲、被褥一具。班宣州鎮，咸使聞知。"邕以善治民，稍遷至南青州刺史而卒。

路邕，是陽平清淵人。世宗在位時，他因多有功勞，授任爲齊州東魏郡太守，有惠民的政績。靈太后下詔道："路邕爲政清正勤勞，善於安定民俗。值此年成荒歉，郡内之人飢餓，百姓嗷嗷待食，快要瀕臨死亡，而路邕能够拿出自家的糧食，賑濟貧困窘迫的人，百姓因而獲得接濟。即使是古代優秀的太守，又怎能超過他呢。應該受到皇恩賞賜，以表示勸獎和鼓勵。同意賜予龍厩馬一匹、衣一套、被褥一套。頒布宣示於州鎮，使全體百姓知道此事。"路邕因爲善於治理百姓，提拔爲南青州刺史，去世。

閻慶胤

閻慶胤，不知何許人。爲東秦州敷城太守。在政五年，清勤厲俗。頻年饑饉，慶胤歲常以家粟千石賑恤貧窮，民賴以濟。其部民楊寶龍等一千餘人，申訟美政。有司奏曰："案慶胤自莅此郡，惠政有聞，又能自以己粟贍恤饑饉，乃有子愛百姓之義。如不少加優賚，無以厲彼貪殘。又案齊州東魏郡太守路邕，在郡治能與之相埒，語其分贍又亦不殊，而聖旨優隆賜以衣馬，求情即理，謂合同賞。"靈太后卒無褒賞焉。

閻慶胤，不知是何地之人。任東秦州敷城太守。在郡從政五年，清正勤勞整頓風俗。連年饑荒，慶胤每年常拿出家中糧食千石來賑恤貧窮，百姓賴以獲救。他的部民楊寶龍等一千多人，上書稱頌他的美政。有關部門上奏道："慶胤自從任職該郡，惠民的美績就時有所聞，又能够用自家糧食贍恤饑饉之民，確有愛百姓如子女的大義。如果不稍加優待和賞賜，就不能約束震動那些貪婪之流。另外有齊州東魏郡太守路邕，在郡守的任上治民的才能與慶胤相等，談到他們的職分和贍恤百姓等也没有區别，但聖旨優厚隆重地賜給了路邕衣服馬匹，按照情理，認爲慶胤應該與他一樣受賞。"靈太后最終没有對他褒獎和賜賞。

明亮

明亮，字文德，平原鬲人。性方厚，有識幹。自給事中歷員外常侍。延昌中，世宗臨朝堂，親自黜陟，授亮勇武將軍。亮進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

明亮，字文德，是平原鬲縣人。性格正直厚道，有見識和器幹，從給事中歷任員外常侍。延昌年間，世宗皇帝駕臨朝堂，親自升陟和降黜官員，授明亮爲勇武將軍。明亮進言道："臣本是常侍官員，是第三清望之官。今天授予臣勇武

號至濁。且文武又殊，請更改授。”世宗曰：“今依勞行賞，不論清濁，卿何得乃復以清濁爲辭！”亮曰：“聖明在上，清濁故分。臣既屬聖明，是以敢啓。”世宗曰：“九流之内，人咸君子，雖文武號殊，佐治一也。卿何得獨欲乖衆，妄相清濁。所請未可，但依前授。”亮曰：“今江左未賓，書軌宜一。方爲陛下授命前驅，拓定吴會。官爵陛下之所輕，賤命微臣之所重，陛下方收所重，何惜所輕。”世宗笑曰：“卿欲爲朕拓定江表，揃平蕭衍，揃平拓定，非勇武莫可。今之所授，是副卿言。辭勇及武，自相矛盾。”亮曰：“臣欲仰稟聖規，運籌而定，何假勇武，方乃成功。”世宗曰：“謀勇二事，體本相須。若勇而無謀，則勇不獨舉；若謀而無勇，則謀不孤行。必須兼兩，乃能制勝，何得云偏須運籌而不復假勇乎？”亮曰：“請改授平遠將軍。”世宗曰：“運籌用武，然後遠人始平，卿但用武平之，何患不得平遠也。”亮乃陳謝而退。

將軍，這稱號最爲濁俗。而且文武又有區别，請重新改任。”世宗說：“今天是按勞行賞，不講清濁，卿怎能還用清濁爲理由！”明亮說：“聖明的天子在上，清和濁自然要區分的。臣既然屬於聖明皇上的官僚，這纔敢提出請求。”世宗說：“九流之中，人人都是君子，雖然文武的稱號有不同，輔佐朝廷統治是一樣的。卿怎可獨自想跟衆人不一致，妄自分什麽清濁。所請求不允許，衹依剛纔的授官。”明亮說：“如今江南尚未降服，制度應當一致。方能爲陛下授命爲前驅，開拓平定吴會等地。官爵是陛下所看輕的，但是賤命是微臣所看重的，陛下剛收取了看重的，何惜所輕視的。”世宗笑着說：“卿想爲朕平定江南，剪滅蕭衍，平定和剪滅，非勇武不可。今天授予你的官號，正符合卿的話。推辭勇及武，是自相矛盾。”明亮說：“臣準備仰照聖上的規劃，運籌可定，哪還需要靠勇武，纔能成功。”世宗說：“勇與謀兩方面，原本要相輔相成。如果勇而無謀，那麽勇就不能單獨成功；如果謀而無勇，那麽謀也不能孤立地實行。必須兼顧兩者，纔能制勝，怎麽能説衹須謀略運籌而不再靠勇武呢？”明亮衹好說：“請改授平遠將軍。”世宗說：“以運籌用武，然後遠方之人纔可平定，卿衹用武就可平定，何愁不能平遠呢。”明亮這纔道歉而退出。

後除陽平太守，清白愛民，甚有惠政，聲績之美，顯著當時。朝廷嘉其風化。轉汲郡太守，爲治如前，譽宣遠近。二郡民吏，迄今追思之。卒孝昌初，贈左將軍、南青州刺史。

後來任陽平太守，清白愛民，很有惠政，美好的名聲和政績，在當時非常顯著。朝廷表彰他的移風易俗之功。調任汲郡太守，治理的政績跟先前一樣，聲譽遠近傳播。兩個郡的百姓官吏，至今都追念他。孝昌初年去世，追贈爲左將軍、南青州刺史。

初，亮之在陽平，屬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討元叉。時并州刺史城陽王徽亦遣使詣亮，密同熙謀。熙敗，亮詭其使辭，由是徽竟獲免。二年，詔追前效，重贈平東將軍、濟州刺史，拜其子希遠奉朝請。

當初，明亮在陽平期間，正值相州刺史、中山王元熙起兵討伐元乂。當時并州刺史城陽王元徽也派人到明亮那裏，秘密地同元熙謀劃。元熙失敗後，明亮施計改變來人的話，因而元徽最後免於失敗。孝昌二年，下詔追録以前的功勞，重新追贈他爲平東將軍、濟州刺史，以他的兒子希遠爲奉朝請。

亮從弟遠，儀同開府從事中郎。

明亮的堂弟明遠，官至儀同開府從事中郎。

杜纂

杜纂，字榮孫，常山九門人也。少以清苦自立。時縣令齊羅喪亡，無親屬收瘞，纂以私財殯葬。由是郡縣標其門閭。後居父喪盡禮。郡舉孝廉，補豫州司士。

稍除積弩將軍。領衆詣淮，迎降民楊箱等。修立楚鎮，招納山蠻李天保等五百户。從征新野，除騎都尉。又從駕壽春，敕纂緣淮慰勞。豫州刺史田益宗率户歸國，使纂詣廣陵安慰初附，賑給田廩。從征新野，及南陽平，以功賜爵井陘男，賞帛五百匹。數日之中，散之知友。時人稱之。又詣赭陽、武陰二郡，課種公田，隨供軍費。除南秦州武都太守。正始中，遷漢陽太守，并以清白爲名。又隨都督楊椿等詣南秦軍前，招慰逆氐。還，除虎賁中郎將，領太倉令。遭母憂去職。久之，除伏波將軍，復爲太倉令。尋除寧遠將軍、陰陵戍主。延昌中，京師儉，敕纂監京倉賑給民廩。肅宗初，拜征虜將軍、清河内史。性儉約，尤愛貧老，至能問民疾苦，對之泣涕。勸督農桑，親自檢視，勤者賞以物帛，惰者加以罪譴。吊死問生，甚有恩紀。還，以本將軍除東益州刺史。無御邊威略，群氐反叛。以失民和徵還。遷太府少卿，除平陽太守、後將軍、太中大夫。

正光末，清河人房通等三百人頌纂德政，乞重臨郡。詔許之。孝昌中，爲葛榮圍逼，纂以郡降榮。榮令纂入信都慰喻，都督李瑾欲斬，刺史元孚德纂，還。出，又勸榮以水灌城，榮遂以纂爲常山太守。至郡未幾，榮滅。定州刺史薛曇尚以纂老舊，令護博陵、鉅鹿二郡，纂以疾

杜纂，字榮孫，是常山九門人。少年時以清苦自立。當時的縣令齊羅死亡，没有親屬收殮埋葬，杜纂用私家財産給他殯葬。因此郡縣標榜表彰了他的門第。後來守父喪很盡禮。郡中推舉他爲孝廉，被補爲豫州司士。

逐步提拔爲積弩將軍。率領兵衆到淮，迎接投降之民楊箱等人。修築建立楚鎮，招徠收納山蠻李天保等五百户人家。跟隨征戰新野，授騎都尉。又跟隨皇帝到壽春，命令杜纂沿淮河慰勞軍民。豫州刺史田益宗率領民衆歸降我國，派杜纂到廣陵去安慰剛依附的人，用國家倉庫的糧食賑濟他們。從征新野，南陽平定之後，因功賜封井陘男爵，賞給五百匹帛。幾天之内，他將綢帛散發給好友，當時人們稱贊他。又到赭陽、武陰二郡，督種公田，隨時供應軍中消費。授南秦州武都太守。正始年間，調任漢陽太守，都能享有清白的名聲。又跟隨都督楊椿等人到南秦軍隊前綫，招降撫慰叛變的氐族人。回來後，授予虎賁中郎將，領太倉令。遇上母親去世守喪而離職。許久以後，授伏波將軍，再次任太倉令。接着授寧遠將軍、陰陵戍主。延昌年間，京師饑荒，下令杜纂監督京中倉庫賑濟民衆糧食。肅宗初年，拜征虜將軍、清河内史。生性儉樸節約，尤其關心貧窮老人，以至在訪問民間疾苦時，對着百姓哭泣流淚。勸督農桑，親自檢察巡視，勤勞者就賞給物品布帛，懶惰者加以譴責和罪罰。吊死問疾，很有恩情可載。回朝後，以原將軍授任東益州刺史。没有防禦邊疆的威信和謀略，氐人紛紛反叛。由於没有安撫好百姓而被召回。調任太府少卿，授平陽太守、後將軍、太中大夫。

正光末年，清河人房通等三百人歌頌杜纂的德政，乞求派他重新到郡任職。下詔同意了。孝昌年間，被葛榮逼攻包圍，杜纂交出郡城投降了葛榮。葛榮派杜纂到信都安撫軍民，都督李瑾想斬殺他，刺史元孚敬重杜纂的品德，把他放回去了。出了信都，他又勸葛榮用水灌城，葛榮便以杜纂爲常山太守。到郡不久，葛榮滅亡。定州刺史薛曇尚鑒於杜纂是老臣舊官，命令他監領博

辭。少時卒於家。

纂所歷任，好行小惠，蔬食弊衣，多涉誣矯，而輕財潔己，終無受納，爲百姓所思，號爲良守。永熙中，贈平北將軍、殷州刺史。天平四年，重贈本將軍、定州刺史。

陵、鉅鹿兩郡，杜纂以病推辭。不久在家中去世。

杜纂任官時，好施小恩小惠，吃粗食穿破衣，多屬於矯情做作，但他輕財潔身，始終不收禮受賄，被百姓所思念，稱爲優秀太守。永熙年間，追贈爲平北將軍、殷州刺史。天平四年，重新追贈爲平北將軍、定州刺史。

裴佗

裴佗，字元化，河東聞喜人。其先因晉亂避地凉州。苻堅平河西，東歸桑梓，因居解縣焉。父景，惠州別駕。

佗容貌魁偉，隤然有器望。少治《春秋杜氏》、《毛詩》、《周易》，并舉其宗致。舉秀才，以高第除中書博士，轉司徒參軍、司空記室、揚州任城王澄開府倉曹參軍。入爲尚書倉部郎中，行河東郡事。所在有稱績。還，拜尚書考功郎中、河東邑中正。世宗親臨朝堂，拜員外散騎常侍，中正如故。轉司州治中，以風聞爲御史所彈，尋會赦免。轉征虜將軍、中散大夫。爲趙郡太守，爲治有方，威惠甚著，猾吏奸民莫不改肅。所得俸禄，分恤貧窮。轉前將軍、東荆州刺史，郡民戀仰，傾境餞送，至今追思之。尋加平南將軍。蠻酋田盤石、田敬宗等部落萬餘家，恃衆阻險，不賓王命，前後牧守雖屢征討，未能降款。佗至州，單使宣慰，示以禍福。敬宗等聞佗宿德，相率歸附。於是闔境清晏，寇盜寢息，邊民懷之，襁負而至者千餘家。尋加撫軍將軍，又還中軍將軍。在州數載，以疾乞還。永安二年卒。遺令不聽請贈，不受賻襚。諸子皆遵行之。

裴佗，字元化，河東聞喜人。他的祖先因晉朝的戰亂避難到了凉州。苻堅平定河西，他家回到家鄉，居住在解縣。父親裴景，曾任惠州別駕。

裴佗身材魁偉，巍然有氣派和威風。少年時學習杜預注《春秋》、《毛詩》、《周易》，都能够揭示它們的宗旨和大致内容。推舉秀才，因舉選高等而授予中書博士，轉爲司徒參軍、司空記室、揚州任城王元澄的開府倉曹參軍。進入朝廷任尚書倉部郎中，代理河東郡太守。所擔任職官的任上都有政績可稱道。回朝後，任尚書考功郎中、河東邑中正。世宗皇帝親臨朝堂，任命他爲員外散騎常侍，仍然任中正官。調任司州治中，因道聽途説而被御史彈劾，不久遇赦令而免罪。轉任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出任趙郡太守，治民有方，威望和恩情很顯著，狡猾官吏和奸邪小民無不肅然改正。所得的俸錢禄米，分發賑濟給貧窮之人。升任前將軍、東荆州刺史，原來郡中的百姓對他景仰和留戀，傾城出動到郡境給他餞行送别，至今還追思他。不久加號爲平南將軍。蠻族酋長田盤石、田敬宗等人的部落有一萬多家，自恃人多憑藉險要，不服從君王的統治，前後幾任的刺史太守雖然多次征討，但未能收降他們。裴佗到了該州後，單派一使前去説服和安撫，曉之以禍福之理。敬宗等人聽説過裴佗素有美德，率部民相繼歸降。於是全境之内清静安定，寇賊偷盗停止了，邊疆百姓心懷向往，抱幼扶老而來投奔的有一千多家。接着加號撫軍將軍，又升爲中軍將軍。在州任上數年，因病而乞求回朝。永安二年去世。留下遺囑不要求申請追贈，不接受喪葬禮物。幾個兒子都遵照執行。

佗性剛直，不好俗人交游，其投

裴佗性格剛烈直率，不喜歡與俗人交游，跟

分者必當時名勝。清白任真，不事家產，宅不過三十步，又無田園。暑不張蓋，寒不衣裘，其貞儉若此。六子。

他投緣的人必定是當時的名流。他清白率真，不謀求家財，住宅不足三十步大小，又没有土地園林。暑天不打傘，寒冬不穿皮裘，他就是這樣清貧艱苦。有六個兒子。

讓之，字士禮。武定末，中書侍郎。

兒子讓之，字士禮。武定末年，任中書侍郎。

讓之弟諏之，字士正，早有才學。司徒記室參軍。天平末，入於關西。

讓之的弟弟諏之，字士正，早年即有才學。官至司徒記室參軍。天平末年，進入關西。

竇瑗

竇瑗，字世珍，遼西陽樂人。自言本扶風平陵人，漢大將軍竇武之曾孫崇爲遼西太守，子孫遂家焉。曾祖堪，慕容氏漁陽太守。祖表，馮文通成周太守，入國。父冏，舉秀才，早卒。普泰初，瑗啓以身階級爲父請贈，詔贈征虜將軍、平州刺史。

竇瑗，字世珍，遼西陽樂人。自稱原本是扶風平陵人，漢朝大將軍竇武的曾孫竇崇任遼西太守後，後代子孫便在遼西安家。曾祖父竇堪，任慕容氏政權的漁陽太守。祖父竇表，當過馮文通的成周太守，投奔到我國。父親竇冏，舉爲秀才，很早就去世了。普泰初年，竇瑗以自己的官級地位爲父親請求追贈，下詔追贈竇冏爲征虜將軍、平州刺史。

瑗年十七，便荷帙從師。游學十載，始爲御史。轉奉朝請、兼太常博士，拜大將軍、太原王尒朱榮官，因是爲榮所知，遂表留瑗爲北道大行臺左丞。以軍功賜爵陽洛男，除員外散騎常侍。瑗以拜榮官，賞新昌男。因從榮東討葛榮，事平，封容城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户。後除征虜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仍左丞。瑗乞以容城伯讓兄叔珍，詔聽以新昌男轉授之，叔珍由是位至太山太守。

竇瑗十七歲時，就背着行囊從師學習。游學十年，纔當上御史。轉爲奉朝請、兼太常博士，任大將軍、太原王尒朱榮的屬官，因此被尒朱榮所知賞，就上表請留竇瑗任北道大行臺左丞。因軍功而賜封陽洛男爵，授員外散騎常侍。竇瑗因爲任的是尒朱榮的官，被賞封爲新昌男爵。於是跟隨尒朱榮往東討伐葛榮，叛亂平定後，封爲容城縣開國伯，食封邑五百户。後來授征虜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兼左丞。竇瑗乞求把容城伯爵讓給兄長叔珍，下詔允許把新昌男爵轉授給他，叔珍因此而官至太山太守。

尒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曄爲主，南赴洛陽。至東郭外，世隆等遣瑗奏廢之。瑗執鞭獨入禁内，奏曰："天人之望，皆在廣陵，願行堯舜之事。"曄遂禪焉。由是除征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敷奏侃然，前廢帝甚重之。出帝時，爲廷尉卿。及釋奠開講，瑗與散騎常侍温子昇、給事黄門侍郎魏季景、通直散騎常侍李業興，并爲摘句。天平中，除鎮東將軍、金

尒朱世隆等推立長廣王元曄爲皇帝，向南進赴洛陽。到了城東郭外，世隆等人派竇瑗去上奏廢除他。竇瑗手執馬鞭獨自進入禁宫，奏道："上天和百姓的願望，都在廣陵王身上，請實行堯舜禪讓的儀式。"元曄就讓位了。因此授予竇瑗征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他陳述奏對時侃侃而談，前廢帝很看重他。出帝在位時，任廷尉卿。到了行釋奠禮開講之時，竇瑗與散騎常侍温子昇、給事黄門侍郎魏季景、通直散騎常侍李業興，一起摘録文章詩句。天平年間，授予鎮東將

紫光禄大夫。尋除廣宗太守，治有清白之稱。廣宗民情凶戾，前後累政咸見告訟。惟瑗一人，終始全潔。轉中山太守，加征東將軍。聲譽甚美，爲吏民所懷。及齊獻武王班書州郡，誡約牧守令長，稱瑗政績，以爲勸厲焉。後授使持節、本將軍、平州刺史。在州政如治郡。又爲齊獻武王丞相府右長史。瑗無軍府斷割之才，不甚稱職。又行晋州事。

既還京師，上表曰：

臣在平州之日，蒙班《麟趾新制》，即依朝命宣示，所部士庶忻仰有若三章。臣聞法象巍巍，乃大舜之事；政道郁郁，亦隆周之軌。故元首股肱，可否相濟。聲教之聞，於此爲證。伏惟陛下應圖臨宇，握紀承天，克構洪基，會昌寶歷，式張琴瑟，且調宫羽，去甚删泰，革弊遷澆，俾高祖之德不墜於地。畫一既歌，萬國歡躍。

臣伏讀至三公曹第六十六條，母殺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再三返覆之，未得其門。何者？案律，子孫告父母、祖父母者死。又漢宣云：子匿父母，孫匿大父母，皆勿論。蓋謂父母、祖父母，小者攘羊，甚者殺害之類，恩須相隱，律抑不言。法理如是，足見其直。未必指母殺父止子不言也。若父殺母，乃是夫殺妻，母卑於父，此子不告是也。而母殺父，不聽子告，臣誠下愚，輒以爲惑。昔楚康王欲殺令尹子南，其子棄疾爲王御士而上告焉。對曰：“泄命重刑，臣

軍、金紫光禄大夫。接着授廣宗太守，治理該郡時有清白的名聲。廣宗郡民情凶頑，先後到任的郡守都被他們上告揭發，祇有竇瑗一個人，始終保全潔净名聲。調任中山太守，加授征東將軍。聲譽很好，被官吏百姓所懷念。齊獻武王頒發公告到州郡，警戒約束州郡縣三級長官，表揚了竇瑗的政績，以作爲官員的倡導和鼓勵。後來授予使持節、本將軍、平州刺史。在刺史任上如同治理郡民一樣有政績。又擔任齊獻武王丞相府的右長史。竇瑗没有軍府中判斷果敢決定的才能，不太稱職。又代行晋州刺史事務。

回到京師以後，竇瑗上表道：

臣在平州的時候，承蒙頒布《麟趾新制》，就依照朝廷命令宣示通告，所轄的官民歡欣擁戴就像約法三章那樣。臣聽説禮儀巍巍，大舜時代就已産生；政道暢通，也是强大的周朝的國規。所以國君和大臣，命運好壞緊密相連，聲名教化的美稱，可在這方面得到證明。陛下應天承運，統御世界，建立宏大的基業，繼承昌盛的王統，大張琴瑟，調整宫羽，削減過分的删掉激進的，改革弊政通行無阻，使高祖皇帝的偉德豐功不墜落在地。天下步調一致受到歌頌，四面八方之民歡呼雀躍。

臣閲讀《新制》中的三公曹第六十六條，即母親殺死丈夫，子女不得上告，上告者處死。我再三尋思這一條，還是覺得不可理解。爲什麽呢？根據法律，子孫告父母或祖父母者處死。又漢宣帝曾説：子女藏匿父母，孫子藏匿大父母，都不必追究。説明了父母、祖父母等，他們小到偷羊之類，大到殺人害命之類的行爲，親恩必須相隱瞞，法律也不作規定。法理這樣的精神，足以見其直率。未必就是指的母親殺夫而子女不能告的意思。如果是父殺母，就是夫殺妻，母親比父親要卑賤一些，這時子女不告是對的。然而母親殺父親，不允許子女上告，臣的愚見，認爲有問題。古代的楚康王想殺令尹子南，他的兒子棄疾是王的御士而上告了。回

不爲也。”王遂殺子南。其徒曰：“行乎?”“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臣乎?”曰：“殺父事仇，吾不忍。”乃縊而死。注云：棄疾自謂不告父爲與殺，謂王爲仇，皆非禮，《春秋》譏焉。斯蓋門外之治，以義斷恩，知君殺父而子不告，是也。母之於父，同在門内，恩無可掩，義無斷割。知母將殺，理應告父；如其已殺，宜聽告官。今母殺父而子不告，便是知母而不知父。識比野人，義近禽獸。且母之於父，作合移天，既殺己之天，復殺子之天，二天頓毁，豈容頓默！此母之罪，義在不赦。下手之日，母恩即離，仍以母道不告，鄙臣所以致惑。

答是：“泄命重刑，臣不爲也。”王於是殺了子南。他的同事問道：“逃走嗎?”“我參與了殺自己的父親，出走後誰人會收留我呢?”又問他：“那麽就做臣子麽?”答道：“殺了父親事奉仇人，我實在不忍心這樣。”於是自縊而死。注文説：棄疾自認爲不告訴父親爲參與殺人，認王爲仇人，都是非禮的，《春秋》曾批評過。這就是家庭外的命案，以義斷恩，知道君王要殺父而子女不告發，是這樣的情形。母親之於父親，同在一家内部，恩情没有可以掩蓋的，義理上没有斷絶的。知道母親將要殺人，理應告知父親；如果父親已被殺死，也應該告發到官府。而今母親殺父親而子女不告發，就意味着衹認母親不認父親。見識如同野蠻人，道理接近禽獸。而且母親對於父親來説，當作自己的天，既然殺了自己的天，也就等於殺了兒子的天，兩個天一下子毁滅，豈容默不作聲！這種母親的罪行，按道理罪不容赦。下毒手的時候，母親的恩情已没有了，如果因爲母親的恩義而不告發，正是愚臣所感到不理解的地方。

今聖化淳洽，穆如韶夏，食椹懷音，梟鏡猶變，况承風禀教，識善知惡之民哉。脱下愚不移，事在言外，如或有之，可臨時議罪，何用豫制斯條，用爲訓誡。誠恐千載之下，談者喧嘩，以明明大朝，有尊母卑父之論。以臣管見，實所不取。如在淳風厚俗，必欲行之。且君、父一也。父者子之天，被殺事重，宜附“父謀反大逆子得告”之條。父一而已，至情可見。竊惟聖主有作，明賢贊成，光國寧民，厥用爲大，非下走頑蔽所能上測。但受恩深重，輒獻瞽言，儻蒙收察，乞付評議。

如今聖朝教化淳樸融洽，和睦團結如同夏禹時代，食用桑葚都知道懷念同群的呼唤之音，臨水照見自己的身影都曉得整妝打扮一番，猿猴尚且如此，何况是秉承風教，知善懂惡的人呢？要是真的下民愚頑不移，事情就在所説的範圍之外，如果有這樣的事，可以臨時討論定罪，何必要預先制定這一條款，用作訓誡呢。臣實在擔心千年以後，談論者喧笑嘩然，以爲堂堂的偉大朝代，竟有如此尊母卑父的理論。按臣的一管之見，實在認爲不該有此條款。如果是念在淳厚世風促進民俗，就必須要這麽處理。而且君王、父親是一類的。父親是兒子的天，被殺的性質很嚴重，應附上“父親如果謀反，犯大逆罪，兒子可以告發”的條文。父親衹有一個，最親的感情是明顯可見的。臣認爲聖明君主有創造作爲，明智的賢人輔助襄贊而

成，光大國家安寧百姓，作用是很巨大的，不是下流愚頑之徒所能够推測考察的。衹是臣受皇恩深重，纔奉獻胡言一片，倘若承蒙考慮，就乞求陛下交付朝廷評議。

詔付尚書，三公郎封君義立判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生我勞悴，續莫大焉。子於父母，同氣異息，終天靡報，在情一也。今忽欲論其尊卑，辨其優劣，推心未忍，訪古無據。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案《春秋》，莊公元年，不稱即位，文姜出故。服虔注云：'文姜通兄齊襄，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諱。期而中練，思慕少殺，念至於母。故《經》書：三月夫人遜於齊。'既有念母深諱之文，明無仇疾告列之理。且聖人設法，所以防淫禁暴，極言善惡，使知而避之。若臨事議刑，則陷罪多矣。惡之甚者，殺父害君，著之律令，百王罔革。此制何嫌，獨求削去。既於法無違，於事非害，宣布有年，謂不宜改。"瑗復難云：

下詔交付尚書省討論，三公郎封君義提出的判語是："身體髮膚，得之於父母，生下我們多麽辛勞，傳續後嗣功勞多麽大啊。兒子對父親母親，氣息相異血脉相同，終生難以報答，感情是一樣的。今天忽然論起他們的尊卑，辨别他們的優劣來，從心情上的確不忍，尋查古籍也没有依據。母親殺了他的父親，兒子又告發母親，母親因被告發而處死，便等於兒子殺了母親。天下没有無母親的國家，不知道這樣的兒子到底想向何處去！根據《春秋》記載，莊公元年，不稱即位，是由於文姜出走的原因。服虔注解道：'文姜與兄齊襄私通，一塊殺了莊公而没有再回來。父親被殺母親出走，隱瞞了痛苦掩蔽不説。服喪期而心中默哀，思念追懷稍微减輕後，便想念到母親了。所以《經》書曰：三月夫人遜於齊。'既然有以上想念母親爲她隱諱的文字，就可證明兒子對母親没有仇恨告發之理。聖人設置法律，是爲了防止淫亂嚴禁暴行，强調善惡，使人知道罪惡而避免犯法。如果事到臨頭再來論議刑罰，那麽犯罪的人就太多了。罪大惡極的是殺父害君，寫進律令，百代君王不改變。這條制度有什麽不對，獨獨要求把它删掉？既然它於法律没有違背，於事情没有害處，宣布有多時了，就不應該改變。"竇瑗又反駁道：

尋局判云："子於父母，同氣異息，終天靡報，在情一也。今欲論其尊卑，辨其優劣，推心未忍，訪古無據。"瑗以爲《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又曰："乾天也，故稱父；坤地也，故稱母。"又曰：乾爲天，爲父；坤爲地，爲母。《禮·喪服經》曰：爲父斬衰三年，爲母齊衰期。尊卑優劣，顯在典章，何言訪古無據？

前不久當局的判詞説："兒子對於父親母親，氣息相異血脉相同，終生難以報答，感情都是一樣的。今天忽然要去論父與母的尊和卑，辨别他們的優和劣，從心情上講確實不忍，考察古事也没有根據。"我認爲《易經》説過："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又説過："乾，天也，故稱父；坤，地也，故稱母。"又道：乾爲天，爲父；坤爲地，爲母。《禮·喪服經》中有：爲父服衰三年，爲母服喪一年。父與母的尊卑優劣，明顯地體現在經書典章上，怎能説考察古事無根據

局判云："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瑗案典律，未聞母殺其父而子有隱母之義。既不告母，便是與殺父，天下豈有無父之國，此子獨得有所之乎!

局判又云："案《春秋》，莊公元年，不稱即位，文姜出故。服虔注云：'文姜通於兄齊襄，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諱，期而中練，思慕少殺，念至於母。故《經》書：三月夫人遜於齊。'既有念母深諱之文，明無仇疾告列之理。"瑗尋注義，隱痛深諱者，以父爲齊所殺，而母與之。隱痛父死，深諱母出，故不稱即位。非爲諱母與殺也。是以下文以義絶，其諱不爲與殺明矣。《公羊傳》曰："君殺，子不言即位，隱之也。"期而中練，父憂少衰，始念於母，略書"夫人遜於齊"。是内諱出奔，猶爲罪文。《傳》曰："不稱姜氏，絶不爲親，禮也。"注云："夫人有與殺桓之罪，絶不爲親，得尊父之義。善莊公思大義，絶有罪，故曰禮也。"以大義絶有罪，得禮之衷，明有仇疾告列之理。但《春秋》桓、莊之際，齊爲大國，通于文姜，魯公謫之。文姜以告齊襄，使公子彭生殺之。魯既弱小而懼於齊。是時天子衰微，又無賢霸，故不敢仇之，又不敢告列，惟得告於齊曰："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公子彭生除之。"

呢?

當局的判詞中又有："母親殺了父親，兒子又去告發母親，母親由於告發而被處死，便等於是兒子殺了母親。天下没有無母親的國家，不知道這樣的兒子到何處去!"我根據法典律令，没有聽説母親殺父親而兒子有爲母親隱諱的意思。既然不告發母親，就是參與殺父，天下豈能有無父親的國家，這樣的不告母親殺父的兒子，就有地方可去了麽!

當局的判詞又説："根據《春秋》記載，莊公元年，不稱即位，是由於文姜出走的原因，服虔注解道：'文姜與兄齊襄私通，一塊殺了莊公而没有再回來。父親被殺母親又出走，隱瞞了痛苦深藏不説。服喪期而心中默哀，思念追懷稍稍減輕，就開始思念母親了。所以《經》書説：三月夫人遜於齊。'既然有以上思念母親并爲她隱諱的文字，就可證明兒子對母親没有仇恨告發的道理。"我推求注解的意思，隱瞞痛苦深深掩蔽忌諱的，是因爲父親被齊國殺死，而母親參與了。隱瞞父親死亡的哀痛，避諱母親出走，所以纔不稱即位。不是爲了隱諱母親殺父的行爲。所以下文以義而絶，他的隱諱不是爲的母親參與殺父，就很明白了。《公羊傳》中説："君殺，子不言即位，隱之也。"服喪祇是心中默哀，父親的喪期服衰稍爲減輕，就開始念及母親，大致記載着"夫人遜於齊"。這是爲了向内避諱她出走之事，還是等同於揭罪的文意。《傳》中説："不稱姜氏，絶不爲親，禮也。"注文説："夫人有參與殺害桓公的罪行，斷絶與她的關係而不承認爲親人，表現出尊崇父親的大義。同意莊公顧及大義，斷絶有罪之母的親人關係，所以説是符合禮的。"因爲顧大義而斷絶有罪之母，深得禮的精神，由此可證明對母親殺父親有仇恨告發的理由。祇是因爲《春秋》中的桓公、莊公時期，齊國是强大的國家，私通於文姜，魯公譴責了他們。文姜就告知

齊人殺公子彭生。案郎此斷，雖有援引，即以情推理，尚未遣惑。

齊襄，讓公子彭生殺了他。魯國因爲弱小就畏懼齊國。那時天子已經衰微，又没有賢人稱霸，所以不敢仇視齊國，又不敢到天子那兒告發，祇有向齊國告知道："没有哪個好歸咎，在諸侯那裏很有惡感，請求把公子彭生除掉。"齊人就殺了公子彭生。根據三公郎的這些判斷，雖然有援經引傳，但真正以情去推理，依然不能解决我的疑惑。

事遂停寢。

事情就這樣擱置停止了。

除大宗正卿，尋加衛將軍。宗室以其寒士，相與輕之。瑗案法推治，無所顧避，甚見仇疾。官雖通顯，貧窘如初，清尚之操，爲時所重。領本州大中正，以本官兼廷尉卿，卒官。贈本將軍、太僕卿、濟州刺史，謚曰明。

授予竇瑗大宗正卿，接着加授衛將軍。皇族宗室看到他是寒族之士，就都很輕視他。竇瑗依法辦事，無所迴避和照顧，很被宗室人士所痛恨。官職雖然很通達顯赫，但仍像當初一樣貧窮困窘，他的清廉高尚的節操，被當時人們所敬重。領本州大中正，又以本官兼任廷尉卿，在任上去世。追贈爲本將軍、太僕卿、濟州刺史，謚號爲明。

羊敦

羊敦，字元禮，太山鉅平人，梁州刺史祉弟子也。性尚閑素，學涉書史。以父靈引死王事，除給事中。出爲本州别駕。公平正直，見有非法，敦終不判署。後爲尚書左侍郎、徐州撫軍長史。永安中，轉廷尉司直，不拜。拜洛陽令。後爲鎮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遷太府少卿，轉衛將軍、廣平太守。治有能名，奸吏跼蹐，秋毫無犯。雅性清儉，屬歲饑饉，家餽未至，使人外尋陂澤，采藕根而食之。遇有疾苦，家人解衣質米以供之。然其爲治，亦尚威嚴。朝廷以其清白，賜穀一千斛、絹一百匹。興和初卒，年五十二。吏民奔哭，莫不悲慟。贈都督徐兗二州諸軍事、衛大將軍、吏部尚書、兗州刺史，謚曰貞。

羊敦，字元禮，太山鉅平人，是梁州刺史羊祉的弟弟之子。羊敦性情追求閑適樸素，學問涉及到經書和歷史。因爲父親靈引是死於王朝的公事，所以任命他爲給事中。出任本州别駕。他公平正直，發現有不合法的，羊敦最終也不判定簽署。後來擔任尚書左侍郎、徐州撫軍長史。永安年間，調任廷尉司直，不接受。授任洛陽令。後來任鎮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升任太府少卿，調任衛將軍、廣平太守。治理中有能幹的名聲，奸邪的官吏祇好潛伏收斂，秋毫無犯。心性雅致，清静儉樸，逢上饑荒年份，家中糧食未送來，派人到外面的湖澤中去找食物，挖采些藕根來吃。遇人有疾病苦難，家中人就拿出衣服借米去幫助他們。但他在從政治民上，却也主張威嚴。朝廷鑒於他清白廉明，賜賞給他穀一千斛，絹一百匹。興和初年去世，終年五十二歲。官吏百姓奔走哀哭，無人不悲慟。追贈他爲都督徐兗二州諸軍事、衛大將軍、吏部尚書、兗州刺史，謚號爲貞。

武定初，齊獻武王以敦及中山太守蘇淑在官奉法，清約自居，宜見追

武定初年，齊獻武王因爲羊敦和中山太守蘇淑在任官時奉公守法，以清廉儉樸自居，應加以

褒，以厲天下，乃上言請加旌録。詔曰："昔五袴興謡，兩歧致咏，皆由仁覃千里，化洽一邦。故廣平太守羊敦、故中山太守蘇淑，并器業和隱，幹用貞濟，善政聞國，清譽在民。方藉良才，遂登高秩，先後凋亡，朝野傷悼。追旌清德，蓋惟舊章，可各賞帛一百匹、穀五百斛，班下郡國，咸使聞知。"

追認褒獎，以鼓勵天下，就上言給皇帝請加旌表和追録。詔書説："昔日有歌頌善政的歌謡，民樂年豐的咏頌，都是由於仁政施及千里，教化融洽了一方。已故的廣平太守羊敦、已故的中山太守蘇淑，都是業績可觀，才幹能力可贊，良好的政績在國内聞名，清廉的聲譽在民間流傳。正要藉用他們的優秀才能，登上高官厚位，不幸他們先後謝世，朝野人士傷心哀悼。追録表彰他們的清望和高德，可按舊有的規章行事，同意各賞帛一百匹，穀五百斛，頒布到各州郡王國，使大家都知道他倆的事迹。"

子隱，武定末，開府行參軍。

兒子羊隱，武定末年，任開府行參軍。

蘇淑

蘇淑，字仲和，武邑人也。立性敦謹，頗涉經傳。兄壽興，坐事爲閹官。壽興後爲河間太守，賜爵晋陽男。及壽興將卒，遂冒養淑爲子。淑，熙平中襲其爵，除司空士曹參軍。尋轉太學博士、厲威將軍、員外散騎侍郎。轉奉車都尉，領殿中侍御史。因使於冀州，會高乾邕執刺史元嶷據城起義，淑贊成其事。乾邕以淑行武邑郡。未幾，尒朱汝歸率兵將至，淑於郡逃還京師。後除左將軍、太中大夫、行河陰令。出除樂陵内史。淑在郡綏撫，甚有民譽。始徑二周，謝病乞解，有詔聽之，民吏老幼訴乞淑者甚衆。後歷滎陽太守，亦有能名。加中軍將軍、司徒從事中郎。興和二年，拜中山太守。三年，卒於郡。淑清心愛下，所歷三郡，皆爲吏民所思，當時稱爲良二千石。武定初，贈衛大將軍、都官尚書、瀛州刺史，謚曰懿。齊獻武王追美清操，與羊敦同見優賞。

子子且，襲。武定中，齊獻武王廟丞。

蘇淑，字仲和，是武邑人。他立志敦厚嚴謹，涉獵了不少經史傳注。兄長壽興，犯事而成閹人。壽興後來當了河間太守，賜封晋陽男爵。到壽興快死時，便把蘇淑冒充爲領養的兒子。蘇淑，在熙平年間繼承了封爵，授以司空士曹參軍。不久調任太學博士、厲威將軍、員外散騎侍郎。調任奉車都尉，領殿中侍御史。以該職出使冀州，碰上高乾邕捉住刺史元嶷占領州城起義，蘇淑幫助高乾邕起義。乾邕任蘇淑行武邑郡太守事。不久，尒朱汝歸率領軍隊就要到來，蘇淑從郡上逃回了京師。後來授予左將軍、太中大夫、行河陰令。出任樂陵内史。蘇淑在郡中綏靖安撫，在百姓中很有聲譽。衹上任了兩年，就因病乞求解職，詔令同意了他，官吏百姓老幼之人上訴乞求留下蘇淑的很多。後歷任滎陽太守，也有能幹的名聲。加授中軍將軍、司徒從事中郎。興和二年，任中山太守。三年，在郡任上去世。蘇淑清心寡欲，關心愛護下級，所任職的三個郡，都受到官吏和百姓的思念，當時被稱爲優秀的二千石官員。武定初年，追贈爲衛大將軍、都官尚書、瀛州刺史，謚號爲懿。齊獻武王追思他的清正美德，給他和羊敦優厚的遺賜。

兒子子且，繼承爵位。武定年間，任齊獻武王廟丞。

史臣曰：闕。

史臣曰：闕。

魏書卷八十九

列傳第七十七

酷　吏

于洛侯　胡泥　李洪之　高遵　張赦提
羊祉　崔暹　酈道元　谷楷

淳風既喪，奸黠萌生；法令滋章，刑禁多設。爲吏罕仁恕之誠，當官以威猛爲濟。魏氏以戎馬定王業，武功平海内，治任刑罰，肅厲爲本，猛酷之倫，所以列之今史。

淳樸的風氣已經喪失，奸邪狡黠萌生；法律政令滋生增加，刑罰禁令設置更多。當官吏的極少有仁恕的誠心，任職以威嚴苛猛爲手段。魏氏以戎馬征戰建立政權，靠戰争平定天下，治理國家濫用刑罰，以威嚴苛厲爲主，凶惡殘酷之輩，編列進這本史書中。

于洛侯

于洛侯，代人也。以勞舊爲秦州刺史，而貪酷安忍。州人富熾奪民吕勝脛纏一具，洛侯輒鞭富熾一百，截其右腕。百姓王隴客刺殺民王羌奴、王愈二人，依律罪死而已，洛侯生拔隴客舌，刺其本，并刺胸腹二十餘瘡。隴客不堪苦痛，隨刀戰動。乃立四柱磔其手足，命將絶，始斬其首，支解四體，分懸道路。見之者無不傷楚，闔州驚震，人懷怨憤。百姓王元壽等一時反叛。有司糾劾。高祖詔使者於州刑人處宣告兵民，然後斬洛侯以謝百姓。

于洛侯，代郡人。因勞績舊臣而任秦州刺史，但他貪婪殘忍。州民富熾搶奪了平民吕勝的一具脛纏，洛侯就將富熾用鞭抽打了一百下，截斷他的右手腕。百姓王隴客刺殺平民王羌奴、王愈二人，按照法律判處死刑就行了，洛侯却活生生拔下隴客的舌頭，刺他的下身，并刺捅他的胸腹達二十多處。隴客不堪痛苦，人隨刀不停地顫動。於是立了四根柱子肢解他的手脚，性命快斷絶，纔斬了他的頭，肢解他的四體，分别懸挂在道路旁。見者無不傷心痛楚，全州爲之震驚，人人懷着怨憤。百姓王元壽等一時間揭竿而反。有關部門糾察彈劾了他。高祖詔令派使者到州中行刑的地方向軍民宣告朝廷的旨意，然後斬殺了洛侯以告謝百姓。

胡泥

胡泥，代人也。歷官至司衛監，賜爵永城侯。泥率勒禁中，不憚豪貴。殿中尚書叔孫侯頭應内直而闕於

胡泥，代郡人。任官至司衛監，賜封永城侯的爵位。胡泥率兵駐防在宫禁，不怕豪强貴戚。殿中尚書叔孫侯頭本應在宫内值班而一時曠缺不

一時，泥以法繩之。侯頭恃寵，遂與口諍。高祖聞而嘉焉，賜泥衣服一襲。出爲幽州刺史，假范陽公。以北平陽尼碩學，遂表薦之。遷平東將軍、定州刺史。以暴虐，刑罰酷濫，受納貨賄，徵還戮之。將就法也，高祖臨太華殿引見，遣侍臣宣詔責之，遂就家賜自盡。

在，胡泥依法懲處他。侯頭依恃皇寵，就與胡泥爭吵起來。高祖聞訊後嘉獎胡泥，賜給胡泥一套衣服。出京任幽州刺史，暫封范陽公。因北海人陽尼是碩學名儒，於是上奏推薦他。升遷爲平東將軍、定州刺史。爲政暴虐，刑罰濫用而且殘酷，受財納賄，朝廷徵召胡泥回京處死。將就法赴刑時，高祖親臨太華殿引見他，派遣侍臣宣讀詔書斥責他，於是到他家裏賜他自盡。

李洪之

李洪之，本名文通，恒農人。少爲沙門，晚乃還俗。真君中，爲狄道護軍，賜爵安陽男。會永昌王仁隨世祖南征，得元后姊妹二人。洪之以宗人潛相餉遺，結爲兄弟，遂便如親。頗得元后在南兄弟名字，乃改名洪之。及仁坐事誅，元后入宫，得幸於高宗，生顯祖。元后臨崩，昭太后問其親，因言洪之爲兄。與相訣經日，具條列南方諸兄珍之等，手以付洪之。遂號爲顯祖親舅。太安中，珍之等兄弟至都，與洪之相見，叙元后平生故事，計長幼爲昆季。

李洪之，本名文通，恒農人。小時候當過和尚，很晚纔還俗。真君年間，任狄道護軍，賜爵爲安陽男。適逢永昌王元仁跟隨世祖南征，找到元皇后姊妹二人。洪之以宗族的身份私下向他們送贈財物，結爲兄弟，於是就像親人一樣。得知元皇后在南朝的兄弟的名字，於是改名叫洪之。到了元仁因犯罪被誅死，元皇后進宫，受到高宗的寵幸，生下了顯祖。元皇后臨死之際，昭太后問她的親人，她就説洪之是她的兄長。與她相見訣別將近一天時間，一一列出在南朝的幾位兄長珍之等人，親手交付給洪之。於是他號稱是顯祖皇帝的親舅父。太安年間，珍之等兄弟到了京都，與洪之相見，叙述起元皇后的平生故事，按照年紀長幼而定下昆季排行。

以外戚爲河内太守，進爵任城侯，威儀一同刺史。河内北連上黨，南接武牢，地險人悍，數爲劫害，長吏不能禁。洪之至郡，嚴設科防，募斬賊者便加重賞，勸農務本，盜賊止息。誅鋤奸黨，過爲酷虐。

以外戚身份當上河内太守，進升爵位爲任城侯，其威儀跟刺史一模一樣。河内郡北連上黨，南接武牢，地理險要百姓凶悍，數次發生劫亂禍害，長官不能禁止。洪之到了郡中，嚴格設立法規加以防範，招募斬殺賊匪的人便加以重賞，勸農致力本業，盜賊止息了。誅殺鋤平奸人賊黨時，行爲過分殘酷暴虐。

後爲懷州刺史，封汲郡公，徵拜内都大官。河西羌胡領部落反叛，顯祖親征，命洪之與侍中、東郡王陸定總統諸軍。輿駕至并州，詔洪之爲河西都將討山胡。皆保險拒戰。洪之築壘於石樓南白鷄原以對之。諸將悉欲進攻，洪之乃開以大信，聽其復業，胡人遂降。顯祖嘉之，遷拜尚書外都大官。

後來任懷州刺史，被封爲汲郡公，徵召任命爲内都大官。河西地區的羌族胡人帶領部落反叛，顯祖親自征討，命令洪之與侍中、東郡王陸定負責統領各路軍隊。皇上來到并州，詔令洪之爲河西都將去討伐山胡。他們均據守險要而拒戰。洪之在石樓南部的白鷄原修築堡壘來對付他們。諸位將領全部想發起進攻，洪之就用大趨勢加以開導，允許他們恢復原來的産業，胡人於是投降了。顯祖表揚了他，升任他爲尚書外都大

後爲使持節、安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至治，設禁奸之制，有帶刃行者，罪與劫同，輕重品格，各有條章。於是大饗州中豪傑長老，示之法制。乃夜密遣騎分部覆諸要路，有犯禁者，輒捉送州，宣告斬決。其中枉見殺害者百數。赤葩渴郎羌深居山谷，雖相羈縻，王人罕到。洪之芟山爲道，廣十餘步，示以軍行之勢，乃興軍臨其境。山人驚駭。洪之將數十騎至其里閭，撫其妻子，問所疾苦，因資遺之。衆羌喜悅，求編課調，所入十倍於常。洪之善御戎夷，頗有威惠，而刻害之聲聞於朝野。

官。

後來任使持節、安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到任治民時，設立禁止奸人的制度，有帶着刀行路者，其罪行與搶劫相同，其中輕重等級，各有明文的規定。於是廣泛集合招待州中的豪傑長老，向他們宣示法令制度。便在夜晚秘密派遣騎兵分成各部分埋伏在各條要道，有犯禁令者，就捉送到州裏，宣告斬首處決。其中被枉殺者上百人。赤葩渴郎羌深居山谷之中，雖然是羈縻地區，但王府公幹人員很少到此。洪之砍削山林開出道路，寬十多步，表示出軍隊行進之勢，接着發兵來到羌人的地盤。山中之人驚恐駭怕。洪之帶領幾十名騎兵來到他們的居住地，安撫他們的妻子兒女，詢問他們的疾苦，還送些錢物給他們。衆羌人喜悅不已，請求編户交納課賦租税，所收入的比平常多出十倍。洪之善於控制戎夷民族，很有威望和恩惠，但殘酷狠毒的名聲在朝野流傳。

初，洪之微時，妻張氏助洪之經營資產，自貧至貴，多所補益，有男女幾十人。洪之後得劉氏，劉芳從妹。洪之欽重，而疏薄張氏，爲兩宅別居，偏厚劉室。由是二妻妒競，互相訟詛，兩宅母子，往來如仇。及莅西州，以劉自隨。

以前，洪之還是微賤時，妻子張氏協助洪之經營資財家產，從貧到富，做了很大貢獻，全家有男女幾十人。洪之後來又娶了劉氏，是劉芳的堂妹。洪之發迹後，漸漸疏遠冷落張氏，造兩處屋宅分開居住，偏愛厚待劉氏這一房。因此兩位妻子嫉妒争吵，互相咒駡告狀，兩家的母子，往來關係如同仇人。到了洪之赴西部任刺史後，把劉氏帶着隨去。

洪之素非廉清，每多受納。時高祖始建禄制，法禁嚴峻，司察所聞，無不窮糾。遂鎖洪之赴京。高祖臨太華，庭集群官，有司奏洪之受贓狼藉，又以酷暴。高祖親臨數之，以其大臣，聽在家自裁。洪之志性慷慨，多所堪忍，疹疾灸療，艾炷圍將二寸，首足十餘處，一時俱下，而言笑自若，接賓不輟。及臨自盡，沐浴換衣。防卒扶持，將出却入，遍繞家庭，如是再三，泣嘆良久，乃卧而引藥。

洪之一向不清廉，經常受賄收錢。那時高祖開始建立官禄制度，法令非常嚴峻，衹要有關糾察部門奏告，無不窮加追究。於是銬鎖洪之到京師。高祖光臨太華殿，在殿廷集合群臣，有關部門奏明洪之瘋狂的受賄貪贓行爲，加之他殘酷暴虐。高祖親自到場斥責他，因他是朝廷高級官員，允許他在家中自盡。洪之性情慷慨，很能忍受，疹病用針灸治療，艾草火炷圍着快二寸，從頭到脚十多處，同時齊下，但他談笑自若，迎接賓客不中止。到了面臨自盡時，洗澡換衣。防守的兵卒扶着他，快要出門又折進去，圍繞家中宅院好幾圈，哭泣嘆息了許久，纔睡下吞服毒藥。

始洪之托爲元后兄，公私自同外

當初洪之充作元皇后的兄長，對公對私都把

戚。至此罪後，高祖乃稍對百官辨其誣假，而諸李猶善相視，恩紀如親。洪之始見元后，計年爲兄。及珍之等至，洪之以元后素定長幼，其呼拜坐皆如家人。暮年數延攜之宴飲，醉酣之後，攜之時或言及本末，洪之則起而加敬，笑語自若。富貴赫弈，當舅戚之家，遂棄宗專附珍之等。後頗存振本屬，而猶不顯然。劉氏四子，長子神自有傳。

自己等同外戚。到了這次犯罪以後，高祖纔逐漸向百官揭發了他的騙局和假象，但諸位李姓兄弟還是相待以善，恩情如親人。洪之當初見元皇后，按年紀而爲兄長。到了珍之等人來了以後，洪之按元皇后一向定的長幼排行，對他們的稱呼和拜見都像家人一樣。晚年數次請攜之赴宴飲酒，酣醉之後，攜之不時談及兄弟姐妹的始末原委，洪之就起立加以禮敬，笑語自若。富貴顯赫，與國舅外戚之家門當匹敵，於是放棄自己的原宗而專門依附珍之等人。後來又很想振興本支宗族，但仍然難以顯耀。劉氏有四個兒子，長子李神另有列傳。

高遵

高遵，字世禮，勃海蓨人。父濟，滄水太守。遵賤出，兄矯等常欺侮之。及父亡，不令在喪位。遵遂馳赴平城，歸從祖兄中書令允。允乃爲遵父舉哀，以遵爲喪主，京邑無不弔集，朝貴咸識之。徐歸奔赴。免喪，允爲營宦路，得補樂浪王侍郎。遵感成益之恩，事允如諸父。

高遵，字世禮，是勃海蓨縣人。父親高濟，官至滄水太守。高遵是妾母所生，兄長高矯等經常欺負侮辱他。到父親死亡後，他們不讓他在喪位上。高遵便急忙奔赴平城，投奔從祖兄中書令高允。高允就爲高遵的父親舉哀，以高遵爲喪事主人，京邑有關人士無不前來弔唁，朝廷貴臣都認識了他。慢慢歸家奔赴喪事。免除了喪服後，高允爲他鑽營宦路，得以補爲樂浪王侍郎。高遵感謝成全得益的恩情，侍奉高允如同父輩一般。

涉歷文史，頗有筆札，進中書侍郎。詣長安，刊《燕宣王廟碑》，進爵安昌子。及新製衣冠，高祖恭薦宗廟，遵形貌莊潔，音氣雄暢，常兼太祝令，跪贊禮事，爲俯仰之節，粗合儀矩。由是高祖識待之。後與游明根、高閭、李冲入議律令，親對御坐，時有陳奏。以積年之勞，賜粟帛牛馬。出爲立忠將軍、齊州刺史。建節歷本州，宗鄉改觀，而矯等彌妒毀之。

涉獵文史，很有筆札寫作之才，提升爲中書侍郎。到長安，刊刻《燕宣王廟碑》，進封爲安昌子爵。新製衣冠以後，高祖恭敬地祭宗廟，高遵形體容貌莊重整潔，聲音流暢氣勢雄健，經常兼任太祝令，跪拜宣贊禮儀之事，所進行的俯仰動作，大體吻合規矩。因此高祖熟識厚待他。後來與游明根、高閭、李冲進入朝廷討論律令，親自面對皇帝，不時有所陳奏。因多年的勞績，被賜賞粟帛牛馬。外任立忠將軍、齊州刺史。執持符節經過本州，宗族鄉親對他另眼相看，而高矯等越發嫉妒詆毀他。

遵性不廉清，在中書時，每假歸山東，必借備騾馬，將從百餘。屯逼民家求絲縑，不滿意則詬罵不去，强相徵求。旬月之間，縑布千數。邦邑苦之。遵既臨州，本意未弭，選召僚吏，多所取納。又其妻明氏家在齊

高遵爲人不清廉，在中書省時，每次休假回山東，必定要借備騾馬，跟從之人有一百多名。住在民家逼求絲縑，不滿意就謾罵不走，强行徵要索求。十天半月之間，就獲得上千的縑布。城鄉之民深受其苦。高遵到了州城上任，本性不改，召用選拔官吏僚屬，大多要收受賄賂。另

州，母弟舅甥共相憑屬，爭求貨利，嚴暴非理，殺害甚多。貪酷之響，帝頗聞之。及車駕幸鄴，遵自州來朝，會有赦宥。遵臨還州，請辭，帝於行宮，引見誚讓之。遵自陳無負，帝厲聲曰："若無遷都赦，必無高遵矣！又卿非惟貪婪，又虐於刑法，謂何如濟陰王，猶不免於法。卿何人，而爲此行！自今宜自謹約。"還州，仍不悛革。齊州人孟僧振至洛訟遵。詔廷尉少卿劉述窮鞫，皆如所訴。先是，沙門道登過遵，遵以道登荷寵於高祖，多奉以貨，深托仗之。道登屢因言次申啓救遵，帝不省納，遂詔述賜遵死。時遵子元榮詣洛訟冤，猶恃道登，不時還赴。道登知事决，方乃遣之。遵恨其妻，不與訣，別處沐浴，引椒而死。

外，他的妻子明氏的家在齊州，母弟舅甥頻頻地共相囑托，爭相多撈取財物貨利，嚴酷殘暴不講道理，殺害了許多人。貪婪殘酷的情况，皇帝聽説了一些。到了皇上巡視鄴城時，高遵從州上前來朝見，碰上大赦而原諒他。高遵即將回到州中，請見辭行，皇上在行宮，引見後批評訓斥了他。高遵自稱没有做有負皇上之事，皇上厲聲道："如果没有爲遷都而發的赦令，肯定已經没有你高遵了！加上你不光貪婪，而且用刑罰太暴虐，你總比不上濟陰王吧，他都免不了法律的懲治，你是什麽人，而敢這麽做！從今往後應自加約束謹慎。"回到本州後，仍不思改過。齊州人孟僧振到洛陽狀告高遵。詔令廷尉少卿劉述細加審查，全部事實與所揭發一樣。在此以前，和尚道登經過高遵那裏，高遵見道登很受高祖的愛寵，就送了很多財物，深深拜托依仗他。道登因此屢次在談話中申救高遵，皇上不采納，於是詔令劉述去賜高遵自盡。當時高遵的兒子元榮到洛陽去訴冤，仍然依仗道登，不時往來奔赴他那兒。道登知道事情已有决定，這纔打發了他。高遵恨自己的妻子，不與她訣别，到别處沐浴，服毒而死。

元榮，學尚有文才，長於几案。位兼尚書右丞，爲西道行臺，至高平鎮，遇城翻被害。

元榮，好學立志有文才，長於文牘。官至兼尚書右丞，任西道行臺，到了高平鎮，遇上城内變亂而被害。

遵弟次文，雖無位官而貲產巨萬。遵每責其財，又結憾於遵，吉凶不相往反。時論責之。

高遵的弟弟次文，雖没有做官却擁有資財萬萬。高遵總是求取他的財貨，又跟高遵結怨，吉凶之事不相往來。當時輿論譴責他。

張赦提

張赦提，中山安喜人也。性雄武，有規畫。初爲虎賁中郎。時京畿盜魁自稱豹子、虎子，并善弓馬，遂領逃連及諸畜牧者，各爲部帥，於靈丘、雁門間聚爲劫害。至乃斬人首，射其口，刺人臍，引腸繞樹而共射之，以爲戲笑。其爲暴酷如此。軍騎掩捺，久弗能獲，行者患焉。赦提設防遏追窮之計，宰司善之，以赦提爲逐賊軍將。乃求驍勇追之，未幾而獲

張赦提，是中山安喜人。性格勇武，有規略和謀劃。最初當虎賁中郎。當時京城中近畿地區有兩個盜賊首領自稱豹子和虎子，都善於騎射，便率領那些亡命之徒以及畜牧之人，分别爲部帥，在靈丘、雁門之間嘯聚以劫財害命。每到一地就斬人頭，射他的口，刺人的肚臍，牽出腸子纏繞樹木而共同射它，當作取笑的游戲。他們就是這樣殘酷暴虐。軍士騎兵對他們追捕搜索，很久不能抓獲，行路之人以之爲禍患。赦提設防遏制窮追之計，上司贊同此計，任命赦提爲逐賊

虎子、豹子及其黨與。盡送京師，斬於闕下，自是清靜。其靈丘羅思祖宗門豪溢，家處隘險，多止亡命，與之爲劫。顯祖怒之，孥戮其家。而思祖家黨，相率寇盜。赦提應募求捕逐，乃以赦提爲游徼軍將，前後禽獲，殺之略盡。因而濫有屠害，尤爲忍酷。既資前稱，又藉此功，除冠軍將軍、幽州刺史，假安喜侯。

軍將。於是他聘求驍勇之士追捕他們，不久就抓獲了虎子、豹子及其黨羽。全部押送到京師，在城闕之下斬首，從此京畿清静。靈丘的羅思祖宗族豪霸强盛，其家地處關隘險要，收留了許多亡命之徒，與他們一塊從事劫掠。顯祖發怒，殺掉了他全家。但羅思祖的家族和黨羽，相繼當了寇盜。赦提應招募而要求追捕他們，就任命赦提爲游徼將軍，先後多次擒拿捕獲，將他們殺戮殆盡。因而他屠殺過濫，尤其殘忍酷暴。已有了從前的成績，再憑藉這次功勞，被授予冠軍將軍、幽州刺史，暫賜安喜侯。

赦提克己厲約，遂有清稱。後頗縱妻段氏，多有受納，令僧尼因事通請，貪虐流聞。中散李真香出使幽州，采訪牧守政績。真香驗案其罪，赦提懼死欲逃。其妻姑爲太尉、東陽王丕妻，恃丕親貴，自許詣丕申訴求助，謂赦提曰："當爲訴理，幸得申雪，願且寬憂，不爲異計。"赦提以此差自解慰。段乃陳列真香昔嘗因假而過幽州，知赦提有好牛，從索不果。今臺使心協前事，故威逼部下，拷楚過極，横以無辜，證成誣罪。執事恐有不盡，使駕部令趙秦州重往究訊。事伏如前，處赦提大辟。高祖詔賜死於第。將就盡，召妻而責之曰："貪濁穢吾者卿也，又安吾而不得免禍，九泉之下當爲仇讎矣。"

赦提克制自身嚴加約束，便有了清明的稱譽。後來有些驕縱妻子段氏，受賄很多，命令僧侶尼姑因事通報請求，貪婪暴虐漸漸流傳被人聞知。中散大夫李真香出使幽州，采訪調查牧守的政績。真香查實驗明了他的罪行，赦提畏罪想逃走。他妻子的姑姑是太尉、東陽王元丕的妻子，依仗元丕的皇親貴戚身份，自己表示到元丕那裏去申訴求助，對赦提説："我會爲你伸冤訴理的，希望能得伸張昭雪，請你權且寬心勿愁，不要有别的打算。"赦提因此而稍微有了些安慰和解脱。段氏於是陳述了李真香以前曾經因休假路過幽州，知道赦提有頭好牛，向他索要未果。現在他作欽差而心中記恨着以前的事，所以威逼部下，嚴刑拷打，横蠻對待無辜之人，從而構成誣陷罪。當權者擔心事情還有遺漏，就派駕部令趙秦州重新前往調查審訊。事情的結果仍如前面的事實，就將赦提處以死刑。高祖下詔賜他在家自盡。行將自殺，召來妻子責問道："貪污搞臭了我的人就是你，又穩住我使我逃免不了大禍，九泉之下也一定是你的仇人。"

趙霸

又有華山太守趙霸，酷暴非理。大使崔光奏霸云："不遵憲度，威虐任情，至乃手擊吏人，僚屬奔走。不可以君人字下，納之軌物，輒禁止在州。"詔免所居官。

又有華山太守趙霸，殘忍暴酷得不近情理。大使崔光彈奏趙霸道："不遵守憲章法度，肆意逞威作虐，以至於親手打部下官吏，僚屬嚇得奔跑。不可讓他統治百姓，應將此納入法規之中，禁止他在州郡爲官。"下詔免去了他所擔任的官職。

羊祉

羊祉，字靈祐，太山鉅平人，晋太僕卿琇之六世孫也。父規之，宋任城令。世祖南討至鄒山，規之與魯郡太守崔邪利及其屬縣徐通、愛猛之等俱降，賜爵鉅平子，拜雁門太守。

祉性剛愎，好刑名，爲司空令輔國長史，襲爵鉅平子。侵盗公資，私營居宅，有司案之抵死，高祖特恕遠徙。後還。景明初，爲將作都將，加左軍將軍。四年，持節爲梁州軍司，討叛氐。正始二年，王師伐蜀，以祉假節、龍驤將軍、益州刺史，出劍閣而還。又以本將軍爲秦梁二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天性酷忍，又不清潔。坐掠人爲奴婢，爲御史中尉王顯所彈免。高肇南征，祉復被起爲光禄大夫、假平南將軍，持節領步騎三萬先驅趣涪。未至，世宗崩，班師。夜中引軍，山有二徑，軍人迷而失路。祉便斬隊副楊明達，梟首路側。爲中尉元昭所劾，會赦免。後加平北將軍，未拜而卒。贈安東將軍、兗州刺史。

太常少卿元端、博士劉臺龍議謚曰："祉志存埋輪，不避强禦。及贊戎律，熊武斯裁，仗節撫藩，邊夷識德，化沾殊類，襁負懷仁。謹依謚法，布德行剛曰'景'，宜謚爲'景'。"侍中侯剛、給事黄門侍郎元纂等駁曰："臣聞惟名與器，弗可妄假，定謚準行，必當其迹。案祉志性急酷，所在過威，布德罕聞，暴聲屢發。而禮官虚述，謚之爲'景'，非直失於一人，實毁朝則。請還付外準行，更量虚實。"靈太后令曰："依駁更議。"元端、臺龍上言："竊惟謚者行之迹，狀者迹之稱。然尚書銓衡是司，釐品庶物，若狀與迹乖，應抑而

羊祉，字靈祐，泰山鉅平人，是晋代太僕卿羊琇的六世孫。父親規之，是宋的任城縣令。世祖南下討伐到了鄒山，規之和魯郡太守崔邪利及其屬縣徐通、愛猛之等一起歸降，賜爵爲鉅平子，授雁門太守。

羊祉性格剛愎，喜好刑名，以輔軍將軍而擔任司空府長史，繼承鉅平子的爵位。侵占盗用公款，私營住宅，有關部門查明後要判死罪，高祖特地寬恕改爲流放遠地。後來回來。景明初年，任將作都將，加授左軍將軍。四年，持節任梁州軍司，討伐叛亂的氐人。正始二年，官軍征伐蜀地，任命羊祉爲假節、龍驤將軍、益州刺史，部隊開出劍閣就回來了。又以本將軍任秦梁二州刺史，加授征虜將軍。他天性殘忍暴酷，又不清正廉潔。因掠奪平民爲奴婢而犯罪，被御史中尉王顯所彈劾罷免。高肇南下征伐，羊祉被重新起用爲光禄大夫、假平南將軍，持節率領三萬步兵騎兵作爲先頭部隊奔赴涪州。未到目的地，世宗逝世，便撤軍了。黑夜中引領軍隊行進，山有兩條路，軍人迷失了路。羊祉就斬殺了隊副楊明達，把首級懸在路旁。被中尉元昭所彈劾，遇大赦而免罪。後來加授平北將軍，未任命就死了。追贈爲安東將軍、兗州刺史。

太常少卿元端、博士劉臺龍議定謚號時説："羊祉有彈劾權貴的决心，不避强暴。到了協助軍事兵戎之時，威武雄壯，持節安撫藩鎮，邊境的夷蠻懂得了道德，教化滋潤了異族，使他們扶老抱幼地向往仁義。謹依謚法，布施道德行爲剛猛叫'景'，應該謚爲'景'。"侍中侯剛、給事黄門侍郎元纂等人反駁道："臣下聽説祇有名和器，不可妄給，定謚號評德行，必須符合事迹。考察羊祉心性急躁殘酷，所到之處過於作威，極少聽説有布施仁德，倒是暴虐行爲屢屢發生。然而禮官虚假述説，定謚號爲'景'，不僅僅失實於一個人，實際上是毁壞了朝廷規定。請求交還到外面核定他的行爲，重新檢驗其中的真假虚實。"靈太后下敕令道："按反駁的意見重新議定。"元端、臺龍進言："我們認爲謚號反映行爲

不受，録其實狀，然後下寺，依謚法準狀科上。豈有捨其行迹，外有所求，去狀去稱，將何所準？檢祉以母老辭藩，乃降手詔云：'卿綏撫有年，聲實兼著，安邊寧境，實稱朝望。'及其歿也，又加顯贈，言祉誠著累朝，效彰内外，作牧岷區，字萌之績驟聞。詔册褒美，無替倫望。然君子使人器之義，無求備德。有數德優劣不同，剛而能克，亦爲德焉。謹依謚法，布德行剛曰'景'，謂前議爲允。"司徒右長史張烈、主簿李瑒刺稱："案祉歷官累朝，當官之稱。委捍西南，邊隅靖遏。準行易名，獎誡攸在。竊謂無虧體例。"尚書李韶又述奏以府寺爲允，靈太后可其奏。

事迹，行狀是關於事迹的論述。尚書掌管銓選衡量，對人物品評，假若行狀與事迹相違背，就應退還而不接受，記録下該人的實際情況，然後發下寺臺，按照謚法搞清行狀再交上級。哪有捨棄他的行狀事迹，另外去尋求，去掉行狀去掉結論，將拿什麽來作標準？查閱到羊祉因母親年老而辭去地方官時，皇上下過一道手詔：'卿安撫地方有一段時間了，名聲和實績都很顯著，安寧邊境，的確不辜負朝廷的期望。'到他死了以後，又加給顯要的追贈，説羊祉忠誠聞名於歷朝，功勞卓著於内外，在岷山地區任州牧，養民撫下的政績大量流傳。詔書册封和褒贊，不埋没他的人望。不過君子是從人的職責名實去看，不去要求他德行完美無缺。有許多品德的優劣是不同的，剛烈而能克厲，也算是一種德。謹按謚法，施用德義行爲剛猛爲'景'，認爲前面的商議是恰當的。"司徒右長史張烈、主簿李瑒發表意見認爲："考察羊祉歷任幾朝官職，是稱職的。他受委托捍衛西南地區，邊境安寧穩定。核準其行爲追贈其謚號，爲的是對一個人的褒揚和懲戒。我們以爲給予'景'的謚號是符合實際的。"尚書李韶又陳奏以府寺所提的意見爲允當，靈太后批准了這奏章。

祉自當官，不憚强禦，朝廷以爲剛斷，時有檢覆，每令出使。好慕名利，頗爲深文，所經之處，人號天狗下。及出將臨州，并無恩潤，兵民患其嚴虐焉。

羊祉自從當官以後，不畏强暴和威勢，朝廷認爲他剛猛而果斷，衹要有檢察查訪的事務，總是派他出使。他好追求名利，會羅織罪名迫害人，所過之處，人們説是天狗下來了。出任將領和擔任州官，都没有恩惠可言，軍人和百姓都害怕他的嚴酷和暴虐。

崔暹

崔暹，字元欽，本云清河東武城人也。世家于滎陽、潁川之間。性猛酷，少仁恕，奸猾好利，能事勢家。初以秀才累遷南兖州刺史，盗用官瓦，贓污狼藉，爲御史中尉李平所糾，免官。後行豫州事，尋即真。坐遣子析户，分隸三縣，廣占田宅，藏匿官奴，障吝陂葦，侵盗公私，爲御史中尉王顯所彈，免官。後累遷平北

崔暹，字元欽，原本説是清河東武城人。世代居住在滎陽、潁川之間。性格剛猛嚴酷，缺少仁慈寬恕，奸邪狡猾追逐錢財，能巴結有權勢的人家。先舉爲秀才逐漸升遷爲南兖州刺史，盗竊挪用官瓦，貪污受贜影響極壞，被御史中尉李平所糾察彈劾，免去官職。後來代理豫州刺史，尋即正式被任命。派兒子分家，分别隸屬在三個縣，大肆侵占田地住宅，藏匿官奴，窩藏在湖邊的蘆葦之中，侵吞盗竊公私財産，被御史中尉王

將軍、瀛州刺史。貪暴安忍，民庶患之。嘗出獵州北，單騎至於民村。井有汲水婦人，暹令飲馬，因問曰："崔瀛州何如？"婦人不知其暹也，答曰："百姓何罪，得如此癩兒刺史！"暹默然而去。以不稱職被解還京。武川鎮反，詔暹爲都督，隸大都督李崇討之。違崇節度，爲賊所敗，單騎潛還。禁於廷尉。以女妓園田貨元叉，獲免。建義初遇害於河陰。贈司徒公、冀州刺史，追封武津縣公。

顯彈劾，免去官職。後來逐步升遷爲平北將軍、瀛州刺史。他貪婪殘忍，生性暴酷，老百姓深受其苦。他曾經到州北去打獵，單獨騎馬到了一個村莊。該村水井旁有位婦女在打水，崔暹讓她給馬飲水，就問她："崔暹這人怎麽樣？"這婦人不知道他就是崔暹，就回答説："老百姓作了什麽孽，攤上這麽個癩頭兒刺史！"崔暹默不作聲地走了。因不稱職被解職回京。武川鎮反叛，下詔任崔暹爲都督，隸屬於大都督李崇之下前往討伐。違反了李崇的指揮，被敵打敗，單獨騎馬偷偷跑回。被拘禁在廷尉。用女妓和園林田地賄賂元叉，從而獲免死罪。建義初年在河陰遇害。追贈爲司徒公、冀州刺史，追封爲武津縣公。

子瓚，字紹珍。位兼尚書左丞，卒。瓚妻，莊帝妹也，後封襄城長公主，故特贈瓚冀州刺史。子茂，字祖昂，襲祖爵。

兒子崔瓚，字紹珍。官至兼尚書左丞，去世。崔瓚的妻子，是莊帝的妹妹，後來封爲襄城長公主，所以特地追贈崔瓚爲冀州刺史。他的兒子崔茂，字祖昂，承襲祖父的爵位。

酈道元

酈道元，字善長，范陽人也。青州刺史範之子。太和中，爲尚書主客郎。御史中尉李彪以道元秉法清勤，引爲治書侍御史。累遷輔國將軍、東荆州刺史。威猛爲治，蠻民詣闕訟其刻峻，坐免官。久之，行河南尹，尋即真。肅宗以沃野、懷朔、薄骨律、武川、撫冥、柔玄、懷荒、禦夷諸鎮并改爲州，其郡縣戍名令準古城邑。詔道元持節兼黄門侍郎，與都督李崇籌宜置立，裁減去留，儲兵積粟，以爲邊備。未幾，除安南將軍、御史中尉。

酈道元，字善長，范陽人。青州刺史酈範的兒子。太和年間，任尚書主客郎。御史中尉李彪因道元執法清正和勤勉，召用他爲治書侍御史。幾經升遷任輔國將軍、東荆州刺史。他以威嚴剛猛爲手段治理，蠻民到朝廷告他的苛刻和嚴酷，因而被免官。許久以後，代理河南尹，接着正式任命。肅宗皇帝把沃野、懷朔、薄骨律、武川、撫冥、柔玄、懷荒、禦夷等鎮全部改爲州，其中的郡縣戍等地名可以按古代城邑之名命名。下詔任道元爲持節兼黄門侍郎，與都督李崇負責籌辦州事，他們裁減去留，儲備兵員積蓄粟糧，以作爲邊疆備戰之用。不久，授予安南將軍、御史中尉。

道元素有嚴猛之稱。司州牧、汝南王悦嬖近左右丘念，常與卧起。及選州官，多由於念。念匿於悦第，時還其家，道元收念付獄。悦啓靈太后請全之，敕赦之。道元遂盡其命，因以劾悦。是時雍州刺史蕭寶夤反狀稍露，悦等諷朝廷遣爲關右大使，遂爲寶夤所害，死於陰盤驛亭。

道元素有嚴酷的名聲。司州牧、汝南王元悦親愛身邊之人丘念，常常與他一起起居。選用州官時，多由丘念的主意而定。丘念藏匿在元悦的府中，不時回到自己的家，道元把丘念逮捕投進牢獄。元悦上書給靈太后請求保全丘念，太后下敕令赦罪。道元還是殺了丘念，并因此事而彈劾元悦。這時雍州刺史蕭寶夤已逐漸暴露出反叛的迹象，元悦等人設法讓朝廷派遣道元爲關右大

使，於是被寶夤殺害，死在陰盤的驛亭。

道元好學，歷覽奇書。撰注《水經》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爲《七聘》及諸文，皆行於世。然兄弟不能篤穆，又多嫌忌，時論薄之。

道元好學，閱覽了許多奇書。編著了《水經》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創作《七聘》以及諸多其他文章，都流行於世。但是他們兄弟關係不篤誠和睦，又很猜忌，當時的輿論鄙薄他這些缺點。

谷楷

谷楷，昌黎人，濮陽公渾曾孫。稍遷奉車都尉。時沙門法慶反於冀州，雖大軍討破，而妖帥尚未梟除。詔楷詣冀州追捕，皆擒獲之。楷眇一目而性甚嚴忍，前後奉使皆以酷暴爲名。時人號曰“瞎虎”。尋爲城門校尉。卒。

谷楷，昌黎人，濮陽公谷渾的曾孫。逐漸升遷爲奉車都尉。當時法慶和尚在冀州謀反，雖被官方大軍討伐打敗，但是妖帥尚未消滅。下詔命令谷楷到冀州追捕，都被擒獲了。谷楷瞎了一隻眼睛但本性非常嚴酷殘忍，先後幾次奉命出使都留下殘暴酷虐的名聲。當時的人們叫他“瞎虎”。不久任城門校尉。去世。

史臣曰：士之立名，其途不一，或以循良進，或以嚴酷顯。故寬猛相資，德刑互設，然不嚴而化，君子所先。于洛侯等爲惡不同，同歸於酷。肆其毒螫，多行殘忍。賤人肌膚，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於芻狗。長惡不悛，鮮有不及。故或身嬰罪戮，或憂恚顛隕。異途皆斃，各其宜焉。凡百君子，以爲有天道矣。

史臣曰：士人樹立名聲，途徑不一樣，有的以循規矩遵仁良而進升，有的因嚴酷殘忍而著名。所以寬鬆和嚴猛相依靠，德惠和刑罰互設置，然而不用嚴刑就能化育治理平民，是君子所首先追求的。于洛侯等人的惡行雖不盡相同，但都殘酷。肆意施行他們的狠毒手段，做了許多殘忍之事。傷人肌膚，等同於木頭石塊；輕視人的性命，看作連草狗都不如。長期作惡不改，很少有如此的。所以他們有的身陷於死罪殺戮，有的憂愁憤怨而顛覆隕滅。以不同的途徑都死亡了，各人都是罪有應得。天下的君子，認爲蒼天還是有公道的。

魏書卷九十

列傳第七十八

逸士

眭夸　馮亮　李謐　鄭修

蓋兼濟獨善，顯晦之殊，其事不同，由來久矣。昔夷齊獲全於周武，華裔不容於太公，何哉？求其心者，許以激貪之用；督其迹者，以爲束教之風。而肥遁不反，代有人矣。夷情得喪，忘懷累有。比夫邁德弘道，匡俗庇民，可得而小，不可得而忽也。自叔世澆浮，淳風殆盡，錐刀之末，競入成群，而能冥心物表，介然離俗，望古獨適，求友千齡，亦異人矣。何必御霞乘雲而追日月，窮極天地，始爲超遠哉。今録眭夸等爲《逸士傳》。

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顯達與隱晦的區別，事情性質不同，其由來已很久了。昔日伯夷和叔齊在周武王時代得以保全性命，華裔在太公那裏得不到相容，爲什麽呢？探尋他們的心迹，是因爲抑制貪欲；考查他們的履歷，是因爲受名教約束。然而退隱而不返俗世，每代都有這樣的人。平素的感情可以淡遠磨滅，忘懷去欲看透世事的人不斷涌現。從邁向仁德弘揚道義，匡正習俗庇祐人民這樣的標準來看，他們這類人的作用可以認爲很小，但絶不可忽視他們。到了末世人心澆薄浮躁，淳風喪失殆盡，錐刀斧鉞之下，争利競世者成群涌入，那些能够超然物外、遠離俗世，向往古風而隱居，在千年的歷史中尋求知心摯友的，也算是不凡的人了。何必一定要駕御霞光乘騎雲朵去追太陽趕月亮，窮蒼天盡大地，纔算是超凡脱俗呢。現在記載眭夸等人來作《逸士傳》。

眭夸

眭夸，一名昶，趙郡高邑人也。祖邁，晋東海王越軍謀掾，後没石勒爲徐州刺史。父邃，字懷道，慕容寶中書令。夸少有大度，不拘小節，耽志書傳，未曾以世務經心。好飲酒，浩然物表。年二十遭父喪，鬚鬢致白，每一悲哭，聞者爲之流涕。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同郡李順願與之

眭夸，又名昶，是趙郡高邑人。祖父眭邁，在晋朝擔任東海王司馬越的軍謀掾，後來陷入到石勒政權任徐州刺史。父親眭邃，字懷道，是慕容寶的中書令。眭夸少年時有大度，不拘小節，沉湎於經書史傳，不曾把入世的事情放在心上。喜好飲酒，超然對待一切事物。二十歲時遇上父親去世，他的鬢髮鬍鬚都變白了，每次一悲哀痛哭，聽見的人都會被他感動得流淚。性情高

交，夸拒而不許。邦國少長莫不憚之。

尚不入仕做官，把情懷寄托於山林丘壑。同郡的李順願與他交往，眭夸拒絶而不同意。郡國之内的無論老少無不敬畏他。

少與崔浩爲莫逆之交。浩爲司徒，奏徵爲其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延留數日，惟飲酒談叙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其見敬憚如此。浩後遂投詔書於夸懷，亦不開口。夸曰："桃簡，卿已爲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於此將别。"桃簡，浩小名也。浩慮夸即還。時乘一騾，更無兼騎，浩乃以夸騾内之厩中，冀相維縶。夸遂托鄉人輸租者，謬爲御車，乃得出關。浩知而嘆曰："眭夸獨行士，本不應以小職辱之。又使其人仗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也。"時朝法甚峻，夸既私還，將有私歸之咎。浩仍相左右，始得無坐。經年，送夸本騾，兼遺以所乘馬，爲書謝之。夸更不受其騾馬，亦不復書。及浩誅，爲之素服，受鄉人吊唁，經一時乃止。嘆曰："崔公既死，誰能更容眭夸！"遂作《朋友篇》，辭義爲時人所稱。

少年時與崔浩是莫逆之交。崔浩當了司徒，上奏請求徵召他爲自己的中郎，他以疾病推辭而不赴任。州郡各級官府逼迫遣送他上任，不得已，他進入了京都。與崔浩相見，延留了數日，衹飲酒談笑叙舊，不涉及榮利之事。崔浩總想説服他，最終還是没能説出口。他被敬畏成這樣。崔浩便把詔書丢進眭夸的懷中，也不張口説話。眭夸説："桃簡，你已經當了司徒，何必因爲這些事煩勞傑出之士呢。我就此告辭了。"桃簡，是崔浩的小名。崔浩擔心眭夸立即回去。當時衹騎一頭騾，再也没有其他的馬匹之類，崔浩就把眭夸的騾子牽進厩房中，希望能把眭夸挽留住。眭夸於是裝扮成鄉下農人運送租糧的，假裝成趕車的人，纔得以走出關卡。崔浩知道後感嘆道："眭夸是個獨來獨往之士，本來就不應該拿微小官職去玷辱他。但是讓這樣的人拄着杖又跑回去，我該用什麽言辭來道歉呢。"那時國法很嚴峻，眭夸已經私自跑回，將會有私自歸家的罪罰。崔浩便爲他開脱説情，纔得以免受罪罰。時隔一年，崔浩送還眭夸原先的騾子，又贈送給他所騎的馬，寫信向他道歉。眭夸還是不接受他的騾馬，也不回信。到了崔浩被殺後，眭夸爲他穿孝衣守喪，接受鄉民們的吊唁，歷時一個季節纔停止。他悲嘆道："崔公已經死了，有誰還能再容眭夸！"於是寫了《朋友篇》一文，文辭和内容被當時的人們所稱贊。

婦父鉅鹿魏攀，當時名達之士。未嘗備婿之禮，情同朋好。或人謂夸曰："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仕，子何獨在桑榆乎？"遂著《知命論》以釋之。年七十五卒。葬日，赴會者如市。無子。

他妻子的父親是鉅鹿的魏攀，在當時是位有名的賢達之士。對他從未以女婿看待，感情好得像朋友。有人曾對眭夸説："我聽説有大才能的人必定要做顯貴的大官，先生爲何獨獨在鄉野呢？"於是他就著了一篇《知命論》來解釋。七十五歲時去世。下葬的那天，參加喪禮的人像集市一樣多。没有兒子。

馮亮

馮亮，字靈通，南陽人，蕭衍平北將軍蔡道恭之甥也。少博覽諸書，

馮亮，字靈通，南陽人，是蕭衍的平北將軍蔡道恭的外甥。少年時代博覽群書，又熱愛佛

又篤好佛理。隨道恭至義陽，會中山王英平義陽而獲焉。英素聞其名，以禮待接。亮性清浄，至洛，隱居崧高，感英之德，以時展勤。及英亡，亮奔赴，盡其哀慟。

教。跟隨道恭到義陽，遇上中山王元英平定義陽而被擒獲。元英素聞他的大名，就以禮相待。馮亮性格清正無欲，到了洛陽，隱居在崧高，被元英的恩德感動，不時表達自己的問候。到了元英去世時，馮亮奔往赴喪，竭盡他的哀慟之情。

世宗嘗召以爲羽林監，領中書舍人，將令侍講《十地》諸經，固辭不拜。又欲使衣幘入見，亮苦求以幅巾就朝，遂不强逼。還山數年，與僧徒禮誦爲業，蔬食飲水，有終焉之志。會逆人王敞事發，連山中沙門，而亮被執赴尚書省，十餘日，詔特免雪。亮不敢還山，遂寓居景明寺。敕給衣食及其從者數人。後思其舊居，復還山室。亮既雅愛山水，又兼巧思，結架岩林，甚得栖游之適，頗以此聞。世宗給其工力，令與沙門統僧暹、河南尹甄琛等，周視崧高形勝之處，遂造閑居佛寺。林泉既奇，營製又美，曲盡山居之妙。亮時出京師。延昌二年冬，因遇篤疾，世宗敕以馬輿送令還山，居崧高道場寺。數日而卒。詔贈帛二百匹，以供凶事。遺誡兄子綜，斂以衣帢，左手持板，右手執《孝經》一卷，置尸盤石上，去人數里外。積十餘日，乃焚於山。以灰燼處，起佛塔經藏。

世宗皇帝曾經徵召他任羽林監，領中書舍人，準備命令他侍講《十地》等一些經典，他堅决辭謝而不就任。又想讓他穿上朝官的衣幘入宫進見，馮亮苦苦懇求以百姓的幅巾裝束上朝，皇上就不再勉强他。回到山林的數年裏，與僧侣以習禮誦經爲日課，食蔬糧飲山泉，有終生養老在山中的意思。遇上反賊王敞的事件發生，禍及山中的和尚，馮亮被抓到了尚書省，十多天後，下詔特予以免罪昭雪。馮亮不敢回到山中，於是寄住在景明寺。朝廷下令送給他衣服糧食以及幾個侍從。後來懷念他的舊居，又回到山中佛舍。馮亮既然熱愛山水，加之他有智慧巧思，在山岩林壑中構築了精美巧妙的建築，得到了不少居住和游樂的趣味，他爲此而頗聞名。世宗皇帝配送他工匠和人力，讓他與沙門長老僧暹、河南尹甄琛等人，詳細視察崧高山的每處名勝，於是建造了供閑居的佛寺。山林石泉風景已很奇秀，建築構造又很精美，曲盡山居的美妙。馮亮不時出入京師。延昌二年冬天，因患病生命垂危，世宗命令用馬車護送，讓他返回山中，居住在崧高的道場寺。數天後去世。下詔贈送二百匹帛，用以供給凶喪儀禮之用。留下訓誡給兄長之子馮綜，用衣衫巾帽入殮，左手執着板子，右手拿着一卷《孝經》，把尸體放在磐石上，距離人數里之外。過了十多天，纔在山中焚化。在焚燒的灰燼之處，興造佛塔藏經。

初，亮以盛冬喪，時連日驟雪，窮山荒澗，鳥獸飢窘，僵尸山野，無所防護。時壽春道人惠需，每旦往看其尸，拂去塵霰。禽蟲之迹，交横左右，而初無侵毁，衣服如本，惟風吹帢巾。又以亮識舊南方法師信大栗十枚，言期之將來十地果報，開亮手以置把中。經宿，乃爲蟲鳥盗食，皮殼

此前，馮亮因在隆冬去世，當時連日大雪紛飛，荒山野澗之間，鳥獸飢餓覓食，馮亮尸體僵横在山野，没有一點防護。那時有位壽春道人惠需，每天清早去看望他的尸體，替他拂去塵土和冰粒。飛禽走獸的足迹，交相散布在尸體周圍，但尸體一點兒也没有被侵犯和損毁，衣服都原原本本，衹是風吹去了帽巾。又因爲馮亮結識的舊友某位南方法師，篤信十顆大栗子，聲稱將來在

在地，而亦不傷肌體。焚燎之日，有素霧蓊鬱，迴繞其傍，自地屬天，彌朝不絶。山中道俗營助者百餘人，莫不異焉。

某時期會有十地的因果報應，打開馮亮的手，把栗子塞上握好。一夜之後，栗子都被蟲鳥偷食了，衹有皮殼殘留在地上，但同樣未傷害他的肌膚。尸體焚化的那天，有一股白霧濃密沉厚，迴環繚繞在他火化堆之旁，從地面連接天空，經日不散。山中僧道及俗世之民一百多人幫助營葬，無不對此感到驚異。

李謐

李謐，字永和，趙郡人，相州刺史安世之子。少好學，博通諸經，周覽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爲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謐以公子徵拜著作佐郎，辭以授弟郁，詔許之。州再舉秀才，公府二辟，并不就。惟以琴書爲業，有絶世之心。覽《考工記》、《大戴禮·盛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制度論》曰：

> 余謂論事辨物，當取正於經典之真文；援證定疑，必有驗於周孔之遺訓。然後可以稱準的矣。今禮文殘缺，聖言靡存，明堂之制，誰使正之。是以後人紛糾，競興異論，五九之説，各信其習。是非無準，得失相半。故歷代紛紜，靡所取正。乃使裴頠云："今群儒紛糾，互相掎摭，就令其象可得而圖，其所以居用之禮莫能通也，爲設虚器耳。況漢氏所作，四維之个，復不能令各處其辰。愚以爲尊祖配天，其儀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爲殿屋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斯豈不以群儒舛互，并乖其實，據義求衷，莫適可從哉？但恨典文殘滅，求之靡據而已矣。乃復遂去室牖諸制。施之於教，未知其所隆政；

李謐，字永和，趙郡人，是相州刺史李安世的兒子。少年好學，博通經書，通覽諸子百家。先拜小學博士孔璠爲師。數年以後，孔璠反過來找李謐請教學業。同門的學生因此説道："青出於藍，藍報謝青，師不固定，在於明經。"李謐因是大臣之子被徵用拜授著作佐郎，他推辭并讓給弟弟李郁，詔令同意了。州上再次薦舉他爲秀才，官府兩次召用，他都未上任。惟有以琴書爲業，有逃避世俗的心願。閲覽了《考工記》、《大戴禮記·盛德篇》，鑒於明堂的制度不同，就著述了《明堂制度論》，寫道：

> 我認爲辯論事物，應從經典中的真實文字那裏取得正確標準；援引證據確定疑義，必須用周公孔子的遺訓去檢驗，然後纔能够找到準確的結果。如今禮制文獻殘缺，聖人的言論不能保存，明堂的制度，誰來使它得到正確解决。因此後世人們紛紜糾葛，競相産生不同的論點，五室九室的説法，各自信仰自己所研習的東西。是非没有標準，得失各占一半。所以歷代以來聚訟紛紜，無法評判。致使裴頠説出這樣的話："而今群儒糾駁討論，互相牽制和揚棄，衹憑藉表象理解就可以畫出圖紙來，他們之所以居住使用之禮不能搞懂，是因爲衹想設置一下虚空的形式而已。何況漢人所製作的四個方向的个房，又不能讓它們各自放在相應的方位上。我認爲尊敬祖宗以配享上天，它的儀節已有明確著述；廟宇的制度和法式，理由和證據未能搞清。可以衹造殿屋用以崇嚴父的祭祀就行了，其他繁雜瑣碎的制度可以一概取消清除。"這難道不是因爲群儒們乖違謬誤，

求之於情，未可喻其所以必須。惜哉言乎！仲尼有言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余以爲隆政必須其禮，豈彼一羊哉！推此而論，則聖人之於禮，殷勤而重之，裴頠之於禮，任意而忽之。是則頠賢於仲尼矣。以斯觀之，裴氏之子以不達而失禮之旨也。余竊不自量，頗有鄙意，據理尋義，以求其真，貴合雅衷，不苟偏信。乃藉之以《禮》傳，考之以訓注，博采先賢之言，廣搜通儒之説，量其當否，參其同異，棄其所短，收其所長，推義察圖，以折厥衷。豈敢必善，聊亦合其言志矣。

都背離了真實，望文生義尋求中正，從而無所適從了嗎？衹恨經典文獻殘缺不全，探求它又無證據罷了。就這樣便再次取消室屋户牖等一些制度。以它來施行於教化上，不知道它能够輔助興隆國政；用它來衡量人情，不能解釋它有何必要。遺憾啊這些言論！仲尼曾經説過："端木賜呀，你愛你的羊，我愛我的禮。"我認爲振興國家必須需要禮制，豈能是他的一頭羊呢！由此推論，那就是聖人對於禮，是殷勤而重視它的；裴頠對於禮，是隨意而忽視它的。這樣裴頠就要比仲尼賢明了。由此看來，裴氏的兒子是因爲不理解而有失禮制的宗旨。我不自量力，有一些愚見，根據道理尋求義旨，用以探索真理，衹看重符合經義原旨，不隨意偏信一門一户之説。於是憑藉《禮》傳，考察注解，博采先賢的言論，廣搜通儒的説法，衡量他們是否妥當，參考他們之間的異同，棄其所短，收其所長，推論原義考察圖形，來加以評判折衷。哪敢一定要求完善，衹不過聊以做到表達出一家之言而已。

凡論明堂之制者雖衆，然校其大略，則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以爲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盛德》之篇以爲源，是伯喈之倫所持。此之二書，雖非聖言，然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全正，可謂既盡美矣，未盡善也。而先儒不能考其當否，便各是所習，卒相非毁，豈達士之確論哉？小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號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賢，亦無愧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余故采掇二家，參之《月令》，以爲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

論述明堂制度的人雖然很多，但總的看來，衹有兩派而已。主張明堂是五間房室的人，是根據《周禮·考工記》爲本，這一派是鄭康成之徒主張的；提出九室之説的人，則是以《大戴禮記》的《盛德篇》作爲依據，由蔡伯喈之輩所主張。以上的這兩種書，雖然不是聖人之言，但是屬於先賢當中博識洽通之士的觀點。衹不過他們各自記載所聞知的東西，未能達到全面和公正，可以説是已經盡美，但未盡善。然而先輩儒士不能考究他們的正確與否，就各自肯定所師承學習的東西，最後互相攻訐和詆毁，這哪裏是通達之士的準確言論呢？小戴氏載述禮儀問題共四十九篇，名叫《禮記》，雖不能全部正確，但大多都恰當，比起前賢來，也是無愧的了。而其中的《月令》、《玉藻》、《明堂》三篇，有些關於明堂的內容，所以我采納收集了兩家，并以《月令》相參考，認爲

者謂之太室，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當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三十六户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个者，即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既殊，故房、个之名亦隨事而遷耳。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案圖察義，略可驗矣。故檢之五室，則義明於《考工》；校之户牖，則數協於《盛德》；考之施用，則事著於《月令》；求之閏也，合《周禮》與《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衆儒，儻或在斯矣。

明堂五室之説，是古今的通用原則。五室的居中一室叫做太室，太室的東面一室叫做青陽，在太室南面一室叫做明堂，在太室的西面一室叫做總章，在太室的北面一室叫做玄堂；四面的室，各有厢耳式的夾房，叫做左右个，一共是三十六個門户七十二個窗。室、个的形制，在今日的殿前，就是它的遺制形像了。个房，就是寢居之房。衹是明堂與寢房，設施和用途是有區别的，所以房、个等名稱也就隨着事物的不同而有變遷。現在大致描寫它的形像，以表現我的不成熟的意見，根據圖形考察本意，大略可以證明它了。所以考察五室，就明瞭了《考工記》的意義；檢校户窗，就符合了《盛德篇》的數字；對照它的設施用途，就知道事情已在《月令》中著明了；探求它的閏數，也正好吻合《周禮》和《玉藻》。既與夏、商制度相同，又符合周、秦的理論，雖然與很多儒士的看法不一致，但正確結論可能就在這裏了。

《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謂《記》得之於五室，而謬於堂之修廣。何者？當以理推之，令愜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營構之範，自當因宜創制耳。故五室者合於五帝各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皆據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謂施政及祀，二三俱允，求之古義，竊爲當矣。

《考工記》説：“周人的明堂，以九尺之筵爲標準，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中崇臺一筵。五室之中，每室二筵。室中設几案爲制度，堂上設筵席爲制度。”我認爲《考工記》論五室是對的，而關於堂的長寬的看法是錯誤的。爲什麽呢？應當用道理去推論它，以滿足和符合古今的情理。明堂，是用以宣告月令正朔、布置時令節氣、尊崇文王、祭祀五帝的地方。然而營造建構的範式，可以各自因時制宜。所以五室之説符合五帝各居一室的意思。而且四季祭祀，都根據其方向而正位置。又聽告正朔發布命令，完全可以符合月令的時辰。可以説施政、祭祀，二三方面都恰當合理，從古代的經義去探求，自認爲是正確的。

鄭康成漢末之通儒，後學所宗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

鄭康成是漢朝末年的博通大儒，被後來學者所推崇和奉爲圭臬，他解釋五室的位置，認爲土居於中間，木火金水各自居於四方。然而四方的室屋已經違背了正確位置，

衷。左右之个，棄而不顧，乃反文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既依五行，當從其方，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攻於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非所望於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鄭玄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於明堂門下，還處路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玄注曰：“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出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尚書·顧命篇》曰：“迎子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即路寢矣。其下曰“大貝賁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於經史者也。《禮記·喪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髽帶麻於房中”。鄭玄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房。”天子諸侯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房，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个，同制之說還相矛盾，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奮筆而争鋒者，豈不由處室之不當哉？

《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於斯堂，雖使班、倕構思，王爾營

施令和聽朔也就相應失去了準確性。左右的个房，棄之而不顧，還反而文飾它加以美妙的解說，飾以巧妙的言辭，稱水和木相互作用在東北相交，木與火相互作用在東南相交，火與土相互作用在西南相交，金與水相互作用在西北相交。既然依據五行學說，就應該按照它們各自的方位，而相作用相交的說法，出自哪部經典？可謂爲了針對異端，言論錯誤而泛濫，貽誤後學，不是後學對先儒所期望的！《禮記·玉藻篇》中說，天子“在南門外聽受告朔，閏月的月份就關上門的左扉，在其中站立”。鄭玄注釋道：“天子的廟和路寢，都跟明堂的形制相同。明堂在國都的南面，每月在一定的時候來到堂中聽受告朔。事畢之後，返回路寢也像這樣。閏月不是常月，在明堂的門下聽受告朔，返回路寢門下以結束在月末。”而《考工記》中的“周人明堂”，鄭玄却注釋道：“有時稱爲王寢，有時稱作明堂，交替稱呼它以揭示它們是制度相同的。”制度相同的說法都出自鄭玄的注文。然則明堂與王寢就不可能相異了。但是《尚書·顧命篇》說：“在南門之外迎接兒子釗，接進翼室。”這裏的翼室，就是路寢了。下面又說“大貝賁鼓在西房”，“垂的竹製箭矢在東房”，這是在經史中可見的路寢有左右房的記載。《禮記·喪大記》說，“君夫人死於路寢”，小殮，“婦人在房中用帶麻梳結髮髻”。鄭玄的注釋說：“這應是諸侯之禮，在房中用麻結帶，是在西房。”這是在經注中見到的天子諸侯的左右房的記載。論述路寢而明確了左右房，談及明堂却缺乏了左右个，同制的說法自相矛盾，一位博通的大儒的注文，怎麽會這樣子呢？致使持九室說法的人奮筆争先地鼓噪他們的觀點，難道不是與鄭注的處所室房說法不當有關係麽？

《考工記》說：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間室每間有二筵。在這個堂中設置五室，即使是班、倕等巧匠的構思，王爾之輩的能

度，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扆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户之外僅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儉約，爲陋過矣。論其堂宇則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一也。

余恐爲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以相訾抑。云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余故備論之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户之外爲丈三尺五寸矣。南北户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耳。《記》云："四旁兩夾窗。"若爲三尺之户，二尺之窗，窗户之間，裁盈一尺。繩樞甕牖之室，蓽門圭竇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闊狹不齊，東西既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爲通矣。驗之衆塗，略無算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户牖之間不逾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鄭玄注曰：設斧於户牖之間。而鄭氏《禮圖》説扆制曰："縱廣八尺，畫斧文於其上，今之屏風也。"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間，此之叵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筵之室爲四尺之户，則户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復户牖之間哉？其不然二也。

又復以世代檢之，即虞夏尚朴，殷周稍文，制造之差，每加崇飾。而夏后世室，堂修二

工設計，也不能够使三間室不處在堂的南北向。然而三室的空間，就占了六筵的地方，在室的墻壁之外衹剩餘四尺五寸的堂了。哪裏還有天子發布政令的場所，和尊崇祭祀文王以配享上帝的享堂，以及周公背對屏風來接見諸侯的空間，而室屋的户窗之外僅僅剩下四尺而已的道理？即便是爲了儉樸節約，也未免太簡陋狹窄了。論起它的堂宇則偏狹得不合制度，推求它的道理也不合人情，這是它的第一個錯誤。

我擔心治鄭氏學説的人，一味衹求必須制勝，就競相追求異端新奇的説法來訾議和壓抑對方。説到二筵，就是室的東西而已，南北向的空間是很短狹的。所以我就詳細論述它：如果是東西向的二筵，那麽室户之外就是一丈三尺五寸了。南北向的户外也是這樣，那麽三室之中南北距離纔各是一丈二尺而已。《考工記》説："四旁兩夾窗。"如果是三尺的門户，兩尺的窗，門窗之間，纔多餘一尺。繩樞甕牖的房屋，蓬門瓦洞的陋室，尚且不至如此。假使再稍微擴寬點，那四面之外就寬窄不齊，東西已够深了，南北就更淺，房屋的結構，不應該如此法式。從多方面考察檢驗，就有無數的漏洞。况且每一室有二筵，一丈八尺的地方而已，然而門窗之間不超過二尺。《禮記·明堂篇》説："天子背對着斧鉞屏風面朝南向而站立。"鄭玄的注釋説：在門窗之間設置斧鉞。但鄭玄的《禮圖》説到屏風形制時説："長寬八尺，繪製斧的圖紋在上面，就是今天的屏風。"把八尺的屏風放置在二尺的地方，這樣的不通情理，不用智慧的人，就明白地看出其中的荒謬了。要是二筵的居室是四尺的門，那麽門的兩邊各纔七尺而已，就是全部用來放置二筵，都還容納不下，何况衹説是在門窗之間呢？這是它的第二個錯誤。

再拿朝代來檢驗它，就是虞舜禹夏時期崇尚樸素，殷周時期逐漸文飾，製作建造的時候，不斷加以增擴和裝飾。夏后時的

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狹，豈是夏禹卑宫之意，周監郁郁之美哉？以斯察之，其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户之外裁四尺五寸，於營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而復云“凡室二筵”，而不以几。還自相違，其不然五也。以此驗之，記者之謬，抑可見矣。

室，堂的長度爲二丈七尺，周朝的制度，反而更狹窄，這哪是夏禹卑小宫室的宗旨，又哪是周朝建築的雄偉壯麗的風格呢？用這來考察它，這是它的第三個錯誤。又説“堂中高臺一筵”，那是基高九尺，而門墻之外纔四尺五寸，從營造法式上看也是不相稱的，這是它的第四個錯誤。又説“室中以設几爲制度，堂上以設筵爲制度”，但又説“每室二筵”，而不説几，自相矛盾，這是它的第五個錯誤。以這些來驗證，記載的文字之謬誤，已經可以看出來了。

《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上員下方，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堂高三尺也。”余謂《盛德篇》得之於户牖，失之於九室。何者？五室之制，傍有夾房，面各有户，户有兩牖。此乃因事立則，非拘異術，户牖之數，固自然矣。九室者，論之五帝，事既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隅，兩辰同處，參差出入，斯乃義無所據，未足稱也。且又堂之修廣，裁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爲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僅可一丈，置其户牖，則於何容之哉？若必小而爲之，以容其數，則令帝王側身出入，斯爲怪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余謂其九室之言，誠亦有由。然竊以爲戴氏聞三十六户、七十二牖，弗見其制，靡知所置，便謂一室有四户之窗，計其户牖之數，即以爲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漢末之時學士，而見重於當時，即識其修廣之不當，而必未思其九室之爲謬，更修而廣之，假其

《盛德篇》説：“明堂共九室，三十六個門户，七十二個窗，上圓下方，東西長九仞，南北寬七筵，堂高出三尺。”我認爲《盛德篇》關於門窗的説法是對的，關於九室的説法是錯誤的。爲什麽呢？五室的制度，旁邊有夾房，前面都有門，門有兩窗。這是因事物而立下的原則，不拘泥於别的方法，門窗之數目，就自然是這樣的了。九室之説，用五帝來論證，事情已不符，拿來在時令上施行，又搞錯了它們的時辰方位。左右的个房，重叠置於一個角落，兩個時辰方位同在一處，參差不一互有出入，這就没有根據，不足稱道。而且還有堂屋面積的長寬，纔衹有六十三尺。假使四尺五寸是堂外的地基，其中五十四尺就是五室的真正面積。計算它的每一室之中，僅僅是一丈，設置了門窗後，還能够容納什麽呢？如果一定要這麽小地建造它，以容納其數目的話，就會讓帝王側着身子進出，這真是怪誕的場面了。這樣的情形，不僅不符合典章制度，也使人可笑至極了。我認爲九室的説法，也的確有它的緣由。但我私下認爲戴氏聽説三十六門、七十二窗，没看見它們的形制，不知道是怎樣放置擺設，就認爲一個室有四户之窗，計算門窗之數，就以爲是九間室了。可能他没有好好思考它。蔡伯喈是漢朝末年的學士，在當時很受尊重，即使認識到它的長寬的不當，但未必就想到他的九室之説的謬

法像。可謂因僞飾辭，順非而澤，諒可嘆矣。

余今省彼衆家，委心從善，庶探其衷，不爲苟異。但是古非今，俗間之常情；愛遠惡近，世中之恒事。而千載之下，獨論古制，驚俗之談，固延多誚。脱有深賞君子者，覽而揣之，儻或存焉。

謬，就再加長增寬了它，擬出它的法式和圖像。可説他是因循假僞而用言辭掩飾它，順着謬誤而補充自圓它。真是令人感嘆啊。

我今天檢查了衆家論述，一心使它遵從完善的看法，從而可以探究内隱的本來面目，不作隨意的標新立異之論。祇是肯定古人否定今人，乃俗世的人之常情；愛好遠古的討厭近代的，是世人之中經常的事。然而千年之後，獨論古代制度，驚世駭俗的言論，肯定招致許多嘲諷。倘若有深入研究的君子，讀了之後再指導修正它，它或許會保存下來。

謐不飲酒，好音律，愛樂山水，高尚之情，長而彌固，一遇其賞，悠爾忘歸。乃作《神士賦》，歌曰："周孔重儒教，莊老貴無爲。二途雖如異，一是買聲兒。生乎意不愜，死名用何施。可心聊自樂，終不爲人移。脱尋余志者，陶然正若斯。"延昌四年卒，年三十二，遐邇悼惜之。

其年，四門小學博士孔璠等學官四十五人上書曰：

竊見故處士趙郡李謐：十歲喪父，哀號罷鄰人之相；幼事兄瑒，恭順盡友于之誠。十三通《孝經》、《論語》、《毛詩》、《尚書》，歷數之術尤盡其長，州閭鄉黨有神童之號。年十八，詣學受業，時博士即孔璠也。覽始要終，論端究緒，授者無不欣其言矣。於是鳩集諸經，廣校同異，比三《傳》事例，名《春秋叢林》，十有二卷。爲璠等判析隱伏，垂盈百條。滯無常滯，纖毫必舉；通不長通，有枉斯屈。不苟言以違經，弗飾辭而背理。辭氣磊落，觀者忘疲。每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絶

李謐不飲酒，喜好音樂聲律，愛游山玩水，高尚的情趣，老而更堅定，一遇到他所欣賞的，就悠然而忘歸。於是創作了《神士賦》，歌咏道："周孔重儒教，莊老貴無爲。二途雖如異，一是買聲兒。生乎意不愜，死名用何施。可心聊自樂，終不爲人移。脱尋余志者，陶然正若斯。"延昌四年死，終年三十二歲，遠近之人都爲他追悼和嘆惜。

這一年，四門小學博士孔璠等四十五位學官上書説：

我們看到已故的處士趙郡人李謐：他十歲喪父，哀號悲痛令鄰人爲之動容；小時候對待兄長李瑒，恭順得近乎兒子般的誠懇和尊重。十三歲讀通《孝經》、《論語》、《毛詩》、《尚書》，尤其擅長曆法術數等學問，在州郡鄉民之中享有神童的聲譽。十八歲，到學館受業，當時的老師就是博士孔璠。他閲覽初始總結末終，論述探究事物的頭緒和綫索，授學者無不欣然而盡言。於是他收集諸種經書，廣泛校對其間的異同，比較三《傳》的事實和義例，書名爲《春秋叢林》，共有十二卷。替孔璠等人分析隱義和背景，搜集的問題超過一百條。留意凝神於人們不留意之處，細微之處也極注意；搞通了人們長期搞不通的問題，有疑枉之處必被他解决。不隨便發言以違背經義，不僞飾文辭而背叛理義。言

迹下幃，杜門却掃，棄産營書，手自删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矣。猶括次專家，搜比讜議，隆冬達曙，盛暑通宵。雖仲舒不窺園，君伯之閉户，高氏之遺漂，張生之忘食，方之斯人，未足爲喻。謐嘗詣故太常卿劉芳推問音義，語及中代興廢之由，芳乃嘆曰："君若遇高祖，侍中、太常非僕有也。"前河南尹、黄門侍郎甄琛内贊近機，朝野傾目，于時親識求官者，答云："趙郡李謐，耽學守道，不悶于時，常欲致言，但未有次耳。諸君何爲輕自媒衒?"謂其子曰："昔鄭玄、盧植不遠數千里詣扶風馬融，今汝明師甚邇，何不就業也?"又謂朝士曰："甄琛行不愧時，但未薦李謐，以此負朝廷耳。"又結宇依岩，憑崖鑿室，方欲訓彼青衿，宣揚墳典，冀西河之教重興、北海之風不墜。而祐善空聞，暴疾而卒。邦國銜殄悴之哀，儒生結摧梁之慕。况璠等或服議下風，或親承音旨，師儒之義，其可默乎!

辭和氣質磊落而灑脱，聽者都忘記了疲勞。他常説："大丈夫擁有經書萬卷，何必還需要南面稱王統治百座城池。"於是足迹停留在書房帷簾之下，閉門謝客，拋棄家産營置書籍，親自動手删削增損，每卷不重復一共有四千多卷了。他還進一步搜集比較各家言論，隆冬盛夏，都是通宵達旦。即使是董仲舒的不看園景，君伯的閉門苦讀，高氏的流落漂零，張生的廢寢忘食，跟這人相比，不足作爲比喻。李謐曾經拜訪已故的太常卿劉芳推敲請教音韵字義，談到中世紀興旺衰敗的原因，劉芳就感嘆道："先生如果遇上高祖皇帝，侍中、太常這類官職就不是我的了。"前任河南尹、黄門侍郎甄琛入宫輔佐軍國樞密機要，朝野傾身注目，當時一些親戚朋友向他求官，他答覆説："趙郡的李謐，沉浸學問恪守道德，不拘限於時勢，常想向他表示致意，祇是没有機會罷了。諸位先生又何必輕易地自己來介紹表白呢?"對自己的兒子説："古代鄭玄、盧植不遠數千里去拜問扶風的馬融，如今你的老師這麽近，何不前往受教呢?"又對朝廷臣僚們説："我甄琛的行爲不愧於當代，祇是未推薦上李謐，因此而對不起朝廷而已。"李謐又依山築屋，靠崖鑿室，正準備教導他的學生，宣揚經籍，希望西河先生的教化重新興旺，北海先生的風範不再墜失。然而祇聽説保祐善良之人的話，他却突發疾病而不幸逝世。國家有喪失優秀人士的悲哀，儒生有痛失棟梁之才的追悼。何况孔璠等人有的敬服學識甘拜下風，有的親身承蒙教誨，師生學友的深情厚誼，怎能默不作聲!

事奏，詔曰："謐屢辭徵辟，志守冲素，儒隱之操，深可嘉美。可遠傍惠、康，近準玄晏，謚曰貞静處士，并表其門閭，以旌高節。"遣謁者奉册，於是表其門曰文德，里曰孝義云。

此事上奏後，下詔書説："李謐屢次辭絶了朝廷的召用徵辟，堅守謙虚樸素的志尚，儒士隱居的情操，非常值得表彰贊美。可以仿照遠古的惠、康，略同近代的玄晏，贈與他貞静處士的謚號，并且榜示他的門第巷里，以表彰他的高風亮節。"派遣謁者奉御旨表册，到那裹題表他的門

第爲文德，家巷叫孝義。

鄭修

鄭修，北海人也。少隱於岐南几谷中，依岩結宇，獨處淡然，屏迹人事，不交世俗，耕食水飲，皮冠草服，雅好經史，專意玄門。前後州將，每徵不至。岐州刺史魏蘭根頻遣致命，修不得已，暫出見蘭根，尋還山舍。蘭根申表薦修，肅宗詔付雍州刺史蕭寶夤訪實以聞。會寶夤作逆，事不行。

鄭修，是北海人。少年時隱居在岐南的山谷中，依山搭屋，淡然獨處，屏棄人事，不交結世俗之人，耕種供食汲水供飲，縫皮做冠編草爲衣，喜好經史，潛心道教。先後幾任的州官將軍，每次徵召聘用他，他都拒絶不到任。岐州刺史魏蘭根頻頻派人傳達召用命令，鄭修迫不得已，衹好暫且出山去見蘭根，緊接着又返回山舍。蘭根上表推薦鄭修，肅宗下詔責成雍州刺史蕭寶夤訪探屬實後上報朝廷。後來寶夤發動叛亂，此事就没有進行。

史臣曰：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爲心，不皦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眭夸輩忘懷纓冕，畢志丘園。或隱不違親，貞不絶俗；或不教而勸，虚往實歸。非有自然純德，其孰能至於此哉？

史臣曰：古人所説的隱士，并不是潛伏他的身體不見人，不是不説話不出山，不是收藏他的智慧不發揮。而是心懷恬淡，不炫耀也不遮掩，安於時世順應環境，對任何事情都無私心。眭夸之輩忘却仕宦冠冕，把情志寄托在山丘田園。有的人隱逸而不離開親人，貞潔而不斷絶塵俗；有的人不需教育就很勤勉努力，清虚散淡而去脚踏實地而歸。如果没有天然純粹的德性，有誰能達到這樣的境界？

魏書卷九十一

列傳第七十九

術　藝

晁崇　張淵　殷紹　王早　耿玄　劉靈助　江式
周澹　李脩　徐謇　王顯　崔彧　蔣少游

蓋小道必有可觀，况往聖標曆數之術，先王垂卜筮之典，論察有法，占候相傳，觸類長之，其流遂廣。工藝紛綸，理非抑止，今列於篇，亦所以廣聞見也。

即使是小道也必有可觀之處，何况是往古的聖人建樹的曆數之術，先朝的賢王創建的卜筮之典，論述觀察有章法，占卜天候相流傳，觸類而長，融會而通，這一流派的發展更加廣泛了。工藝技巧紛繁多姿，没有抑制禁止它的道理，今天將有關人物列在史書裏，也是爲了擴大增長見聞。

晁崇

晁崇，字子業，遼東襄平人也。家世史官。崇善天文術數，知名於時。爲慕容垂太史郎。從慕容寶敗於參合，獲崇，後乃赦之。太祖愛其伎術，甚見親待。從平中原，拜太史令，詔崇造渾儀，歷象日月星辰。遷中書侍郎，令如故。天興五年，月暈，左角蝕將盡，崇奏曰："占爲角蟲將死。"時太祖既克姚平於柴壁，以崇言之徵，遂命諸軍焚車而反。牛果大疫，輿駕所乘巨犗數百頭亦同日斃於路側，自餘首尾相繼。是歲，天下之牛死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

晁崇，字子業，是遼東襄平人。家庭世代爲史官。晁崇擅長天文術數之學，在當時很出名。曾任慕容垂的太史郎。跟隨慕容寶在參合被打敗，抓獲了晁崇，後來纔赦免了他。太祖皇帝喜愛他的技術，他很受親近優待。跟從太祖平定中原，拜任爲太史令，下詔命令他造渾天儀，研究日月星辰的曆象。升任中書侍郎，仍然擔任太史令。天興五年，月亮出現暈象，月亮的左角消蝕殆盡，晁崇上奏道："經占候是有角的蟲獸將會死亡。"當時太祖已經在柴壁攻克了姚平，因爲晁崇所言的徵應，就下令諸路大軍焚燒車輛而返回。牛果然出現大規模疫病，皇帝車駕裏用來拉駛的數百頭巨大的犍牛也在同一天倒斃在路旁，其他的牛群也是首尾相繼地紛紛死去。這一年，天下的牛死了十有七八，麋鹿等有角之獸也大多死亡。

晁懿

崇弟懿，明辯而才不及崇也。以善北人語内侍左右，爲黄門侍郎，兄弟并顯。懿好矜容儀，被服僭度，言音類太祖。左右每聞其聲，莫不驚竦。太祖知而惡之。後其家奴告崇與懿叛，又與□臣王次多潜通，招引姚興，太祖銜之。及興寇平陽，車駕擊破之。太祖以奴言爲實，還次晋陽，執崇兄弟并賜死。

晁崇的弟弟晁懿，明敏善辯但才學比不上晁崇。因善説北方話而得以進入皇帝左右侍奉，任黄門侍郎，兄弟倆一起顯赫。晁懿喜歡誇耀容貌儀表，衣服的穿着超過了制度等級，説話語調很像太祖。左右之人每次聽到他的聲音，無不驚恐悚然。太祖知道後很厭惡他。後來他的家奴告發晁崇和晁懿反叛，又與□臣王次多暗地裏勾結，招引姚興，太祖對此懷恨在心。姚興侵略平陽時，太祖親自出擊打敗了他們。太祖認爲家奴之言是實情，回師駐扎在晋陽，逮捕了晁崇兄弟倆，一并賜死。

晁暉

崇兄子暉。太祖時給事諸曹，稍遷給事中，賜爵長平侯。征虜將軍、濟州刺史，假寧東將軍、潁川公。劉駿鎮東平郡，徙戍近境，暉上表求擊之，高宗不許。暉乃爲書以大義責之。卒。

子林，襲爵。林卒，子清襲。事在《節義傳》。

暉從弟繼，太祖時稍遷中書侍郎、給事中、中堅將軍，賜爵襄平子。除魏郡太守。卒。

子世宗，襲爵。卒，子元和襲。卒。

晁崇的兄長之子名叫晁暉。太祖時任諸曹給事，逐步升爲給事中，賜封爲長平侯爵。歷任征虜將軍、濟州刺史，假寧東將軍、潁川公爵。劉駿鎮守東平郡，把兵營移駐到近鄰的邊境，晁暉上表請求攻擊他，高宗皇帝不允許。晁暉就寫信以大義責問劉駿。後來去世。

他的兒子晁林，繼承封爵。晁林死後，兒子晁清繼承爵位。他的事迹記載在《節義傳》中。

晁暉的堂弟晁繼，太祖時期逐步升遷爲中書侍郎、給事中、中堅將軍，賜封襄平子爵。授魏郡太守。去世。

他的兒子世宗，繼承封爵。去世後，兒子元和繼承爵位。去世。

張淵

張淵，不知何許人。明占候，曉内外星分。自云嘗事苻堅，堅欲南征司馬昌明，淵勸不行，堅不從，果敗。又仕姚興父子，爲靈臺令。姚泓滅，入赫連昌，昌復以淵及徐辯對爲太史令。世祖平統萬，淵與辯俱見獲。世祖以淵爲太史令，數見訪問。神䴥二年，世祖將討蠕蠕，淵與徐辯皆謂不宜行，與崔浩争於世祖前，語在《浩傳》。淵專守常占，而不能鉤深致遠，故不及浩。後爲驃騎軍謀祭酒，嘗著《觀象賦》曰：

張淵，不知是何地人氏。通曉占卜天候，瞭解内外星宿分野。自稱曾臣事過苻堅，苻堅想南下征伐司馬昌明，張淵勸諫不宜行動，苻堅不采納他的諫告，果然失敗。又在姚興父子手下任過官職，任靈臺令。姚泓滅亡後，他歸順赫連昌，赫連昌任張淵和徐辯兩人都爲太史令。世祖平定統萬後，張淵和徐辯一起被擒獲。世祖任用張淵爲太史令，經常受到訪詢和請教。神䴥二年，世祖準備討伐蠕蠕，張淵和徐辯都認爲不宜行動，跟崔浩在世祖面前争論，事情見《崔浩傳》。張淵專門以日常占候爲職守，但不能够探求深入達到遠大，所以比不上崔浩。後來爲驃騎軍謀祭

酒，曾經著有《觀象賦》，寫道：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又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三極雖殊，妙本同一；顯昧雖遐，契齊影響。尋其應感之符，測乎冥通之數，天人之際，可見明矣。夫機象冥緬，至理幽玄，豈伊管智所能究暢。然歌咏之來，偶同風人，目閱群宿，能不歌吟？是時也，歲次析木之津，日在翼星之分，閶闔晨鼓而蕭瑟，流火夕曛以摧頹，游氣眇其高搴，辰宿煥焉華布。睹時逝懷川上之感，步秋林同宋生之戚，嘆巨艱之未終，抱殷憂而不寐，遂彷徨於窮谷之裏，杖策陟神岩之側。乃仰觀太虛，縱目遠覽，吟嘯之頃，懔然增懷。不覽至理，拔自近情。常韵發於宵夜，不任咏歌之末，遂援管而爲賦。其辭曰：

《易經》說："上天表現的現象可預見吉凶，聖人以此作法則。"又說："觀察天文用以考察時世變化，觀察人文用以教化成就天下。"因而天地人三極雖然有區別，玄妙的本質是一樣的；明顯與微暗雖然相差很遠，但在光影聲響上是同一性質的。尋求其中的回應互感的符象，觀測它們的幽冥通顯的運數，天與人的關係，可以看得明白了。機數物象深藏細微，至深的原理幽暗玄妙，豈是那些一管之見的智能可以探究通順曉暢的。然而自有歌咏以來，就有采風詩人與其同在，眼觀群星，能够不歌唱咏吟？這個時候，木星停留在析木星次的銀河裏，太陽運行在翼星的分野，閶闔大門晨間鼓聲表現出蕭瑟之意，流火星辰在暮夕時分產生摧衰的氣勢，周游流動的大氣高高提舉抬升使萬物變得細小遥杳，星辰宿座密密地布滿天宇顯得繁華和璀燦。目睹時光流逝從而懷有子在川上之感，步行秋日林間因此同生宋玉對景觸情的悲戚，感嘆巨大的艱難還未有終結，懷抱深切的憂愁而無法入眠。於是徬徨在深邃的幽谷之中，拄着手杖攀登於神秘高峻的山岩之側。於是仰觀宇宙，極目遠眺，一吟一嘯之間，懔然興懷。雖無法看到最深遠的真理，却可以抒發出切近的感情。經常在清静的深夜發出吟哦的音韵，咏誦歌唱之後餘興依然不能自已，便抽出筆來寫作歌賦，賦辭是：

陟秀峰以遐眺，望靈象於九霄。陟，升。遐，遠。九霄，九天也。睹紫宮之環周，嘉帝坐之獨標。紫宮垣十五星在北斗北，天皇大帝一星在紫宮中，天帝位尊，故言獨標也。瞻華蓋之蔭藹，何虛中之迢迢。華蓋七星，杠九星，合十六星，在大帝上。迢迢，高遠之貌。觀閣道之穹隆，想靈駕之電飄。閣道六星在王良東北，天帝之所乘躡，靈駕之所由從。電飄，疾也。爾乃

升登秀麗的山峰向遠眺望，望見神靈的天象散布在蒼茫的九霄。陟，上升；遐，遠。九霄，九天。目睹紫微天宮的迴環周備，嘉贊天帝御座的獨特創造。紫宮垣十五星在北斗的北部，天皇大帝的星座在紫微宮中，天帝的地位無比尊貴，所以説它獨特舉標。瞻仰華蓋的蔭庇親善，在太空中怎麽這般廣遠崇高。華蓋有七星，杠有九星，共計十六星，在天皇大帝星之上，如同帝之傘蓋。迢迢，高遠的樣子。看那閣道的蒼穹窿頂，想象神靈駕駛如閃電速飄失。閣道六星在王良的東北部，是天帝乘騎行走

縱目遠覽，傍極四維，北鑒機衡，南覩太微，四維，四方之維。機衡，謂北斗星。太微宮十星在翼軫北。三台皦皦以雙列，皇座冏冏以垂暉，三台凡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極太微。皇座一星在太微星中。皦皦、冏冏，皆星光明之貌也。虎賁執鋭於前階，常陳屯聚於後闈。三台謂之太階，虎賁一星在下台南，故言前階。常陳七星，如畢狀，在皇座北，皆宿衛天帝前後，備非常。闈門，宫中之門也。遂回情旋首，次目文昌，文昌七星，在北斗魁前，别一宫之名，皆相位次也。仰見造父，爰及王良。造父五星在傳舍河中。造父，周穆王御，死，精上爲星。王良五星在奎北。王良者，晋大夫，善御，九方湮之子。良一名郵無正，爲趙簡子御。死，精托於星，爲天帝之馭官。傅説登天而乘尾，奚仲托精於津陽。傅説一星在尾後。傅説，殷時隱於岩中，殷王武丁夢得賢人，圖畫其象，求而得之，即立爲相。死，精上爲星。乘尾，在龍駟之間。奚仲四星在天津北，近河傍。太古時造車輿者，死而精上爲星。水北曰陽，在河北，故曰津陽也。織女朗列於河湄，牽牛焕然而舒光。織女三星在紀星東端，牽牛六星在河鼓南。世人復以河鼓爲牽牛。五車亭柱於畢陰，兩河俠井而相望。五車三柱，都十四星，在畢東北。在宿北，故謂之陰。兩河，南河、北河。六星俠東井，東西遥相對，故曰相望也。灼灼群位，落落幽紀，設官分職，罔不悉置。灼灼、落落，皆星光明希疏之貌。群位，謂天設三公九卿之官，皇后嬪御之位。分，謂分其所司，而各有所典。罔，無。悉，盡。言無不盡備，官職亦有之也。儲貳副天，庭延

之星，所以下面纔提及神靈御駕的話。電飄，如閃電般迅猛快速，形容疾馳之義。然後纔極目遠眺，遥望四方的邊際，北面照看機衡，南面目睹太微，四維，四個方向，東南西北也。機衡，即北斗星。太微宫十星在翼軫座以北。三台星閃閃發亮成雙成對地排列，皇座星熠熠生輝不息不滅地高懸，三台一共有六顆星，兩兩而分布，從文昌開始，到太微爲止。皇座一顆星在太微之中。皦皦，冏冏，都是星光明亮的意思。虎賁星在殿前門階手執鋭器，常陳星在宫闈後駐守屯聚。三台叫做太階，虎賁一顆星位於下台的南面，所以叫前階。常陳共有七顆星，像畢的形狀，在皇座星的北部，它們和三台虎賁星都守衛在皇天大帝的前後，以備非常。闈門是宫中之門。於是回心掉頭，再看文昌，文昌七星，在北斗魁首之前，另外一星宫的名稱，都是相序而列在次位。仰頭望見了造父，由此又看到了王良。造父五顆星位於傳舍河中。造父，是周穆王駕馬車的人，死後，精魂上天成了星宿。王良五顆星在魁星以北。王良，是春秋晋國的大夫，善於駕馭車馬，九方湮的兒子。王良又叫郵無正，是趙簡子的駕馬車手。死後，精魂托寄爲星辰，是天帝的駕馭官。傅説乘着龍尾登上天穹，奚仲在津陽寄托着精魂。傅説星一顆，在尾星之後。傅説是殷商時期人，隱居在山岩中，殷王武丁夢中見到賢人，醒後畫下圖像，到處訪求得到了他，就立他爲宰相。死後，精氣上升而成了星辰。乘尾星，在龍駟之間。奚仲四顆星在天河北部，靠近河畔。奚仲是上古時期創造車輛之人，死後，精氣上升而成星辰。水的北面叫陽，因奚仲星在天河之北，所以稱作津陽。織女星明朗地排列在天河岸邊，牽牛星神采焕然地舒放着光芒。織女星共三顆在紀星的東端，牽牛六顆星在天河鼓的南部。世人又把河鼓當作牽牛星。五車三柱亭亭挺立在畢宿的北部，南北兩河夾着東井遥相對望。五車三柱，共十四顆星，在畢宿的東北部，因在星宿以北，所以叫陰。兩河指南河、北河。共有六顆星，夾着東井，東西而居，遥遥相對，所以説是相望。疏朗而璀燦的群臣官位，分散而磊落的后妃陣列，設置官員分配職責，無不全面地設置配備。灼灼、落落，都是指星光明亮稀疏的樣子。

三吏。儲貳，謂太子一星，在帝座北。三吏，三公星，在太微宮中也。論道納言，各有攸司。論道，謂三公坐而論道。納言，謂尚書獻可替否。將相次序以衛守，九卿珠連而內侍。太微宮十星皆有上將、上相、次將、次相之位。九卿三星在太微庭中，行列似珠之相連而內侍。天街分中外之境，四七列九士之異。天街二星，昴畢間，近月星，陰陽之所分，中國之境界。天街以西屬外國，旄頭氈褐，引弓之民皆屬焉。天街以東屬中國，縉紳之士，冠帶之倫皆屬焉。四七二十八宿，角、亢，鄭國兗州；氐、房、心，陳國豫州；尾、箕，燕國幽州；斗、牛，吳國揚州；女、虛、危，齊國青州；營室、東壁，衛國并州；奎、婁，魯國徐州；胃、昴、畢，趙國冀州；觜、參，魏國益州；井、鬼，秦國雍州；柳、星、張，周國洛陽、三河；翼、軫，楚國荆州。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經歷；地有十二州，王侯之所國。方土所出之物，各有殊異不同者。左則天紀、槍、棓、攝提、大角，二咸防奢，七公理獄。天紀九星在貫索東，天槍三星在北斗杓東，天棓五星在女床東北。攝提六星俠大角，大角一星在攝提間。二咸：東咸四星在房東北，西咸四星在房西北，此星主防奢淫諂佞之事。七公七星，在招搖東，接近貫索。貫索爲天獄。刑獄失中，則七公評議，理其冤枉。庫樓炯炯以灼明，騎官騰驤而奮足。庫樓十星在大角南。騎官二十七星在氐南。騎官典乘，故曰騰驤也。天市建肆於房、心，帝座磥落而電燭。天市二十四星在房、心北，帝座一星在天市中心。於前則老人、天社，清廟所居。老人一星在弧南，常以春秋分候之。天社六星亦在

群位，指老天設立三公九卿的官職，後宮也分皇后妃嬪之位，分，指分其所司，而各有所管。罔，無。悉，盡。指無不盡備，官職也有各部門的分工。天帝有了太子儲君作副手，朝廷延置了三公當輔臣。儲貳，指太子星，在天帝星座之北。三吏，指三公星，在太微宮中。三公坐而論道，尚書商議可否，各有職守責任。論道，指三公坐而論道。納言，指尚書建議政務。將帥丞相依照次序守護保衛，九卿如珠玉般聯合地在宮內侍奉。太微宮十星都有上將、上相、次將、次相的位置。九卿共三星在太微宮中，排列如珠玉相連在宮內侍奉。天街分爲中外兩種境區，廿八宿布列着九州的分野。天街二星，在畢昴之間，接近月星，是陰陽的分界綫，中原的國界。天街之西屬外國，頭戴旄帽身穿氈褐的引弓射獵民族都在這一部分。天街以東屬中原，縉紳士大夫，頭頂冠冕身披袍帶的人民都屬這一類。四七二十八宿與九州分野的對應關係是：角、亢，爲鄭國兗州；氐、房、心，爲陳國豫州；尾、箕，爲燕國幽州；斗、牛，爲吳國揚州；女、虛、危，爲齊國青州；營室、東壁，爲衛國并州；奎、婁，爲魯國徐州；胃、昴、畢，爲趙國冀州；觜、參，爲魏國益州；井、鬼，爲秦國雍州；柳、星、張，爲周國的洛陽和三河；翼、軫，爲楚國荆州。天有十二宮次，是日月所運行的軌道，地有十二州，是王侯所建立的國家。各方土地所出産的物資，也各有不同的特産。（詳見《尚書·禹貢篇》的記載。）左邊是天紀、槍、棓、攝提、大角，東西二咸負責防止奢侈淫佚諂諛奸佞之事，七公聯署辦公審理决斷訴訟枉屈冤案牢獄之事。天紀九顆星，位於貫索的東部，天槍星三顆在北斗杓的東部；天棓五顆星在女床的東北部。攝提六星夾着大角，一顆大角星在攝提之間。二咸，分爲東咸四星，位於房星東北，西咸四星在房星的西北，這八顆星主管防止驕奢淫佚阿諛諂佞之事。七顆七公星，在招摇星東部，接近貫索。貫索是上天之獄。刑獄之事有失公允，七公就加以評審討論，從而處理其中的冤枉委曲。庫樓星光芒炯炯射出明燦光輝，騎官奮足疾馳飛騰在天宇。庫樓星十顆，在大角的南面。騎官共二十七顆星，在氐的南部。騎官負責乘馬，所以說騰飛疾馳在天宇。天

弧南。清廟十四星在張南。明堂配帝，靈臺考符。明堂三星在太微西南角外，靈臺三星在明堂西。丈人極陽而慌忽，子、孫嘒嘒於參嵎。丈人二星在軍市西南。星在南方，故稱極陽。慌忽，謂星細小，遠邈難見。《老子》曰："忽兮慌兮，其中有象；慌兮忽兮，其中有物。"子二星，在丈人東。嘒，小貌。孫二星，在子東。《詩》云："嘒彼小星，三五在東。"此之謂乎？天狗接狼以吠守，野鷄伺晨於參墟。天狗七星在狼北，野鷄一星在參東南。天市中街主警怖，故曰吠守。鷄能候時，故曰伺晨。右則少微、軒轅，皇后之位，嬪御相次，尊卑有秩。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南北列，白衣處士之位。軒轅十七星在七星北，有皇后嬪御之位，尊卑相次，皆秩序之也。御宫典儀，女史執筆。御宫四星在鈎陳左傍，此星主典司禮儀、威容步趨之事。女史一星在柱下史北。女史記識晝夜昏明，節漏省時，在勾陳右傍。內平秉禮以伺邪，天牢禁愆而察失。內平四星在中宫南，有邪媚之事，以禮正之。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有過失則懲其愆也。於後則有車府、傳舍，匏瓜、天津，車府七星在天津東，傳舍五星在華蓋上，匏瓜五星在麗珠北，天津九星在匏瓜北。扶匡照曜，麗珠珮珍。扶匡七星在天津東，麗珠五星在須女北。麗桂、衣珠、佩珍，后夫人之盛飾。其星主皇后之服也。人星麗玄以閑逸，哭、泣連屬而趨墳。人星五星在車府南。麗，附；玄，天。言人星近於閑逸。《易》曰："日月星辰麗於天。"《石氏經》曰："人星優游，人乃安寧。"哭二星在虛南，泣三星在哭東。墳墓四星在危南。哭、泣星行列趣向墳墓，故曰連屬。河鼓震雷以硠磕，騰蛇蟠縈而輪菌。

上的集市在房、心一帶建造店鋪，天帝的寶座高砌厚壘有電光爲燭。天市共二十四星，在房、心等北部，帝座一星在天市中心。在它的前面還有老人和天社星，是清廟坐落的地方。老人星在弧的南面，通常在春秋分之際爲時節。天社六顆星也在弧南。清廟星共十四顆在張的南部。明堂配享先帝，靈臺考索牒契。明堂三星在太微西南角外，靈臺三星在明堂之西。丈人星處於南極是如此恍忽細小，子孫諸星居住參嵎是多麼纖巧玲瓏。丈人二星在軍市西南。星在南方，所以説是極陽。慌忽，指星細小，遥遠難見。《老子》説："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子星二顆，在丈人星東邊。嘒，小的意思。孫星二顆，在子星以東。《詩經》説："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即此義吧。天狗挨近狼而吠叫守門，野鷄在參墟負責打鳴報曉。天狗星七顆在狼星北面，野鷄星一顆在參的東南。在天市中街主管警衛和防守，所以説吠守。鷄能報時啼鳴，所以説野鷄司晨。右邊還有少微、軒轅，是皇后的位置，嬪妃依次而居，尊卑有序。少微星四顆，在太微西部，南北向而分布，是白衣處士的位置；軒轅星十七顆在七星北部，有皇后嬪妃的位置，尊卑貴賤，有次序地排列。御宫星主持儀式，女史官握筆記事。御宫四星在勾陳的左邊，負責司儀典禮、威嚴儀容身形步態之事。女史星一顆在柱下史北部。女史記録晝夜黄昏黎明，滴漏時分，在勾陳星的右邊。內平星掌握禮典糾邪正媚，天牢星嚴禁過錯懲處失誤。內平四星在中宫南面，有邪媚之事，就按禮而糾正。天牢星共六顆在北斗魁下面，有過失就進行懲罰。在後面有車府、傳舍、匏瓜、天津，車府七星在天津東面，傳舍五星在華蓋上部，匏瓜五星在麗珠以北，天津九星在匏瓜北面。麗珠珍寶環珮，扶匡裝飾照耀着後宫佳人的美貌。扶匡七星在天津東面，麗珠五星在須女北面。麗桂、衣珠、珮珍，是皇后夫人的盛裝飾品。該星都主管皇后的服裝和飾物等。人星附着在天顯得悠閑安逸，哭、泣二星連類相從共同趕奔墳墓。人星五星在車府南面。麗，附麗，依附；玄，天，蒼天。指人星近乎悠閑安逸。《易經》説："日月星辰麗於天。"《石氏經》説："人星悠游，人乃安寧。"

河鼓十二星在南斗北，此星昏中南方而震雷。《易》曰："鼓之以雷霆。"此之謂也。此星主聲音，故曰磅磕。騰蛇二十二星在營室北，形狀似蛇，故曰輪菌。於是周章高眄，還旋辰極。辰極，北極。既覿鈎陳中禁，復睹天帝休息。鈎陳六星在紫宮中，天皇大帝之所居。諸宮別館及天床星，皆是休息寢卧而游也。漸臺可升，離宮可即。漸臺、離宮皆天宮臺之名。漸臺四星在織女東足下。離宮六星與營室相連。言天帝或升漸臺而觀，或就離宮而游。即，就也，《禮記》曰"即宮于宗周"也。酒旗建醇醪之旌，女床列窈窕之色。酒旗三星在軒轅左角，天設置酒官爲飲燕之事，故建牙旗爲標。女床三星在紀星東北端，奉侍天王之女。侍衛天王，必有《關雎》窈窕之美，無妒忌之心，乃可侍衛天王左右，故言列窈窕之色也。輦道屈曲以微焕，附路立于雲閣之側。輦道五星在織女西足，屈曲而細小，故言微焕也。附路一星在閣道傍，言天帝出入由閣道附路。豫防敗傷，故言立於雲閣之側。其列星之表，五車之間，乃有咸池、鴻沼、玉井、天淵、建樹、百果、竹林在焉。列宿之外謂之表。咸池三星在天潢東，鴻沼二十三星在須女北，玉井四星在參左足下，天淵十星在鼈星東南，建樹、百果星在胃南，竹林二十五星在園西南。江河炳著於上穹，素氣霏霏其帶天。江，天江星。天江四星在尾北，言天江星乃炳然著見於天上。素氣者，天河白氣。素，白。霏霏然，帶著於天也。神龜曜甲於清泠，龍魚摛光以映連。神龜，龜星也，有五星在尾南。龜知來事，故稱神。在河中，故言清泠。魚龍，謂魚一星，在尾後河中。尾爲龍宿，故言龍魚。此星在河中，以魚星之映，

哭星兩顆在虛的南面，泣星三顆在哭星東面，墳墓四星在危的南面。他們并排奔向墳墓，叫連屬。河鼓轟然作響似驚雷震天，騰蛇纏繞蜿蜒像蟠龍縈回。河鼓十二星在南斗北面，此星昏中南方而震雷。《易經》曰："鼓之以雷霆。"就是這一意思。此星主管聲音，所以說磅磕。騰蛇共二十二星，在營室的北部，形狀似蛇，所以比喻爲蟠龍，叫輪菌。於是高仰着反復眺望，盤旋着往返於北極。辰極即北極。已經觀看了紫禁天宮的鈎陳六星，再去瞧瞧天帝休息的寢宮。鈎陳六星在紫宮中，是天皇大帝所居之地。其他的宮館和天床星，都是天帝休息寢卧以及游覽賞游之地。漸臺可以上去，離宮可以到達。漸臺、離宮都是天上宮殿之名。漸臺四星在織女星的東脚下面。離宮六星與營室相連。指天帝有時升上漸臺觀賞，有時到離宮去游玩。即，就的意思。《禮記》曰："即宮於宗周。"酒旗竪立着醇香美酒的標志，女床上坦陳着窈窕佳人的美貌。酒旗三星在軒轅左角，天上設酒官主管飲宴之事，所以竪立牙旗爲標識。女床三星在紀星東北端，侍奉天王的美女們。侍衛天王，必須具備《詩經·關雎》中的窈窕美色，没有妒忌之心，纔可以侍候陪奉在天王左右，所以說女床列窈窕之色。輦車小路彎曲而狹窄，附路站立在雲閣的旁邊。輦道五星在織女西足，曲折狹小，所以說微焕。附路一星在閣道旁，指天帝出入是由閣道附路。以預防敗傷之意外，因此說立於雲閣之側。在各星宿之外，五車之間，還有咸池、鴻沼、玉井、天淵、建樹、百果、竹林等存在着。列宿的外面叫做表。咸池三星在天潢東面。鴻沼二十三星在須女的北面，玉井四星在參的左脚下面，天淵十星在鼈星東南，建樹、百果星在胃的南面，竹林星共二十五顆在園的西南。江河赫然顯著地横亘在上天蒼穹，天河的白氣霏霏地像素帶飄在天上。江，是天江星。共四顆在尾宿之北，指天江星炳然顯著地見於天上。素氣，指天河的白水霧氣。素，白。霏霏然，像帶子挂在天上。神龜在清凉的河水中閃耀着鱗甲，龍魚的星斑與瑩亮的水光相互照射。神龜，是龜星，有五顆星在尾之南。龜能預知未來，所以稱神龜。因在河中，故而形容它清泠。魚龍，指魚一星，在尾後的河中。尾爲龍宿，所以叫龍魚。此星在河中，因魚鱗的映

水有光曜也。又有南門、鼓吹，器府之官，奏彼絲竹，爲帝娛歡。南門、鼓吹二星在庫樓南，翼西南。器府三十二星在軫南。器府典掌絲竹之事，以娛樂天帝也。熊、羆綿絡於天際，虎、豹倏煜而暉爛。虎、豹、熊、羆四星在狼星傍。弧精引弓以持滿，狼星摇動於霄端。狼一星在參東南，弧九星在狼東南。《星傳》云："天下兵起，則弧弓張天。"其外則有燕、秦、齊、趙，列國之名。外，謂列宿之外，復有諸國之名。齊一星在九坎東，趙二星在齊北，鄭一星在趙北，越一星在鄭北，周二星在越東，秦二星在周東，代二星在秦南，晉一星在代南，韓一星在晉西，魏一星在韓北，楚一星在韓西，燕一星在楚南。諸列國之名，凡有十二星也。雷電霹靂，雨落雲征。征，行也。雷電六星在營室南，霹靂五星在上公西南，雲雨四星在霹靂南。陳車策駕於氐南，天駟騁步於太清。陳車三星在氐南。房星一名天駟。園、苑周回以曲列，倉、廩區别而殊形。天園十四星在苑南，天苑十六星在昴、畢南，天倉六星在婁南，天廩四星在昴南，言形象殊别不同也。内則尚書、大理、太一、天一之宫，尚書五星在紫微宫門内東南維。大理二星在紫微宫中。太一、天一各一星，相近，在紫宫門南。柱下著術，傳示無窮。柱下史一星，在北極東。六甲候大帝之所須，内厨進御膳於皇躬。六甲在華蓋下，内厨二星在紫宫西南角外。天船横漢以普濟，積水候災于其中。天船九星在大陵北，積水一星在天船中。陰德播洪施以恤不足，四輔翼皇極而闡玄風。陰德二星在尚書西，四輔四星俠北極。播，布；洪，大；玄，天也。陰德之官必有陽報。夫陰施陽報，自

照，水有光耀，互相掩映反射，故謂映連。又有南門、鼓吹、器府之官，演奏這些絲竹樂器，爲天帝帶來娛樂歡心。南門、鼓吹二星在庫樓星南面，處於翼宿的西南。器府三十二顆星在軫宿之南。器府負責掌管絲竹器樂之事，用來愉悦天帝。熊、羆的錦色皮紋顯現在天邊，虎、豹疾速奔馳花紋在陽光照耀下閃動着燦爛的光輝。虎、豹、熊、羆四星在狼星旁。弧星的精靈拉着箭弦張滿弓，狼星摇動尾巴跳躍在雲霄之端。狼星一顆星在參宿東南，弧星九顆星在狼星東南。《星傳》説："天下兵起，則弧弓張天。"他們的外邊則有以燕、秦、齊、趙等列國名作爲星的名稱。外，指諸星宿以外，又有諸國的名稱。齊星一顆在九坎之東，趙星二顆在齊的北面，鄭星一顆在趙的北面，越星一顆在鄭的北面，周星二顆在越的東面，秦星二顆在周的東面，代星二顆在秦的南面，晉星一顆在代的南面，韓星一顆在晉的西面，魏星一顆在韓的北面，楚星一顆在韓的西面，燕星一顆在楚的南面。諸國的星名，共有十二顆星。雷電霹靂，雨落雲飛。征，行走。雷電等六星在營室之南，霹靂等五星在上公的西南，雲雨四星在霹靂之南。乘車駕馬在氐宿之南，天駟馳騁在太清。陳車三星在氐宿之南，房星又名叫天駟星。園、苑周轉曲折地分布，倉、廩的地方有别形狀不同。天園十四星在苑南，天苑十六星在昴、畢的南面，天倉六星在婁的南面，天廩四星在昴的南面，指出它們的形狀各不相同。裏面則有尚書、大理、太一、天一等宫殿，尚書五星在紫微宫門内的東南方向，大理二星在紫微宫中。太一、天一各一星，相距很近，在紫微宫門南面。柱下史的著述，世代流傳無窮。柱下史一星，在北極星的東面。六甲隨時等候大帝的需要，内宫的厨師給皇帝進呈御膳。六甲在華蓋之下，内厨二星在紫宫西南角外。天船横泊在河漢普濟衆生，積水在船上準備好以隨時撲滅火災的發生。天船九星在大陵以北，積水一星在天船星中。陰德大規模布施賑恤天下的貧困不足，四輔佐理皇極的政務樞密闡揚天帝的風教。陰德二星在尚書星西面，四輔四星夾雜在北極之間。播，布。洪，大。玄，蒼天。陰德之官必有陽報。陰施陽報，是自然的常理；貧窮困死，是人民極其艱難的寫照。以至困乏

然之常數；貧窮困死，生民之極艱。以至困乏□死，遭陰德之終。故窮者不希周恤而惠與自至，施者無求於報而酬答自來。斯乃冥中之理，大象豈虛構其曜哉？四輔星既翼佐北極之樞，又能闡揚天帝之風教，故言闡玄風也。恢恢太虛，寥寥帝庭。恢恢、寥寥，皆廣大清虛之貌。《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帝謂太微宫也。五座并設，爰集神靈。五座，謂太微宫中五帝座也。青帝靈威仰位東方，赤帝赤熛怒位南方，白帝白招矩位西方，黑帝汁光紀位北方，黄帝含樞紐位中央。五帝各異，并集諸神之宫，與之謀國事。《孝經·援神契》曰："并設神靈集謀。"此之謂也。乃命熒惑，伺彼驕盈。熒惑常以十月、十一月入太微，受制伺無道之國，故曰伺彼驕盈也。執法刺舉於南端，五侯議疑於水衡。太微南門，謂之執法。刺舉者，刺奸惡，舉有功。五侯五星在東北。東井爲水衡，辨疑獄，五侯議而評之也。金、火時出以成緯，七宿匡衛而爲經。金、火，熒惑、太白也。七宿，謂一方七宿。天文謂五星爲緯，二十八宿爲經，故舉金火七宿爲言，則五星二十八宿可知也。言五星出入，伏見有時，不常出也。暐曄昱其并曜，粲若三春之榮。言星辰布曜，若春日之榮華也。

而死，遭遇陰德的終命。所以窮困者不盼望周濟賑恤而實惠與它自然到來，布施者不求報答而酬謝自然而至。這就是冥冥之中的道理，大象豈能虛構這些星辰呢？四輔星已經輔佐了北極的樞密之政，又能够闡揚天帝的風教，所以叫做闡玄風。恢宏巨大的太空，寥廓廣遠的帝庭。恢恢、寥寥都指廣大清曠的形象。《老子》說："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帝指太微宫。五帝之座全部設立，諸位神靈都來集會。五座，指太微宫中的五天帝星座。它們是青帝靈威仰位於東方，赤帝赤熛怒位於南方，白帝白招矩位於西方，黑帝汁光紀位於北方，黄帝含樞紐位於中央。五帝各不同，一并集合諸神之宫，與他們共謀國事。《孝經·援神契》曰："并設神靈集謀。"就是這個意思。於是命令熒惑星，制約驕盈的無道邦國。熒惑通常在十、十一月進入太微，受命去制約無道之國的驕狂盈滿，故曰伺彼驕盈。執法官檢察奸惡推舉有功，五侯星辨析審理疑案冤獄於水衡。太微的南門，叫做執法星，刺舉，是刺揭奸惡，舉報有功。五侯五星在東北面。東井是水衡，辨析疑案冤獄，由五侯討論而評判審定。金星火星不時出没形成緯綫，七座星宿拱衛保護形成經綫。金星，即太白星，火星，即熒惑星。七宿，指一方的七宿。天文學上指五星金木水火土稱作緯，把二十八宿看作經。以金火代替五星，以七宿代表四方的二十八宿。指五星出没，隱去和出現不定時，不常見。星辰在滿天散布閃耀，明亮爽朗如同春天盛開的繁花。形容滿天星辰布列照耀，就像春天盛開着繁花。

睹夫天官之羅布，故作則於華京。言天官羅布於上，王者法效於下。《論語》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也。及其災異之興，出無常所。言災異出無常宿，隨其善惡而處之。假使鄭國有事，則變見角、亢也。歸邪繽紛，飛、流電舉。如星非星，如雲非雲，謂之歸邪。夾以微氣，故稱繽紛。飛，飛星也。流，流星也。飛星與流星各異，飛星焱去而迹絶，流星迹存而不滅。電舉者，

看了天上星辰的分布排列，所以用來作爲人間構造王國帝京的法則。指天官在天上分布，君王在人間效法治國。《論語》說："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就是指此意。那些災異現象的出現，没有固定一貫的地方。指災害現象不是固定的星宿，是隨着善惡而産生的。假使鄭國有事，就會有反常的天候變化出現於亢、角等宿區。歸邪似是而非，微茫繽紛；飛星流星，來去匆匆無影無迹。似星非星，似雲非雲，叫做歸邪。夾着微茫的氣體，所以叫它繽紛。飛是飛星，流是流星，飛星和流星各不相同，飛星火焰劃過而

似焱電長。妖星起則殃及晉平，蛇乘龍則禍連周楚。《春秋》魯襄公十年春正月戊子，妖星出於婺女，見於申維。婺女屬齊，申爲晉分。梓慎見妖星出，知晉侯以戊子日死。蛇乘龍，謂襄公二十八年，歲星次天津，於玄枵十五度，在虛下。歲星主木，位在東，體合房、心，故名龍。虛在坎，坎子位，次玄枵，龜蛇之類。歲星失次，行虛之外，出其下，故曰蛇乘龍。龍位壽星，宋鄭之分。梓慎見蛇乘龍，知飢在宋鄭。然裨竈以爲周王及楚子皆死。二人推變不同，所見各異。梓慎、裨竈，古之良史也。或取證於逢公，或推變於衝午。逢公，齊邑，姜之先。言逢公死時，亦有此星見，梓慎推星，以此方之，知晉平公將死。衝午，謂虛宿對午。午爲張、翼，張、翼周楚之分，裨竈占知周王、楚子死，故言推變於衝午。乃有欽明光被，填逆水府。昔堯遭洪水，填星逆行入水府。《書》曰："欽明文思，光被萬邦。"洪波滔天，功隆大禹。言洪水既出，堯命鮌治之而功不成，乃復命禹治而平之，禹有濟世之難，治水之功。《書》曰："洪水滔天。"又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此則冥數之大運，非治綱之失緒。言先遭洪水，致填星逆行之異，非不德所致，此乃運數應爾也。蓋象外之妙，不可以粗理尋；重玄之内，難以熒燎睹。言玄理微妙，不可知見也。至於精靈所感，迅逾駭嚮。荆軻慕丹，則白虹貫日而不徹；昔荆軻慕燕太子丹之義，入秦爲刺客，雖至精感上而事竟不捷。衛生畫策，則太白食昴而摛朗。昔衛先生爲秦畫策於長平，昭王疑而不信，太白有食昴之變。魯陽指麾，而曜靈爲之回駕；魯陽，古之賢人，以手麾日，能再回也。嚴陵來游，而客氣

無踪迹，流星踪迹存留而不全滅。電舉，像焱電長。妖星一興起就該晉平遭殃，蛇欺犯龍就大禍波及周楚。《春秋》魯襄公十年春正月戊子，妖星出於婺女，在申的方位出現。婺女屬齊，申是晉的分野。梓慎看見妖星出現，就推知晉侯在戊子日那天死亡。蛇乘龍，指的是襄公二十八年，歲星運行到天津，在玄枵十五度，位於虛宿之下。歲星主木，方位爲東，體對應心、房，所以名爲龍。虛在坎位，坎在子位，停留在玄枵，屬龜蛇之類。歲星失了次序，運行出虛宿之外，出於它的下部，所以稱蛇乘龍。龍居位壽星，是宋、鄭的分野。梓慎發現蛇乘龍，就知道宋、鄭等國有饑荒。但裨竈認爲是周王和楚子都要死。二人推測的情况不同，所提出的見解各異。他們二人都是古代的優良太史。或者在逢公身上得到驗證，或者從星宿對應午位來推測災變。逢公，齊邑，姜的祖先。說的是逢公死時，也有此星出現，梓慎推算星象，以這一點來推理，知道晉平公會死去。衝午，指虛宿對應午位。午爲張、翼，而張、翼是周、楚等國的分野，裨竈占卜而知周王和楚子將死亡。所以說推變於衝午。於是有了偉大英明的唐堯光輝照耀萬邦，土星逆向運行進入了水府從而使堯帝時代遭受洪水。古代堯帝遭受洪水，是因爲土星逆向運行進入了水府。《尚書》說："欽明文思，光被萬邦。"縮略而成了此上句"欽明光被"一語。洪水滔天，大禹功高。說的是洪水出現後，堯命令鯀治水但未成功，就又命令大禹治水而平了水患，大禹有濟世困難和治水之功。《尚書》說："洪水滔天。"又說："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指的都是治水事。這都是命數和自然的大運使然，并不是因爲政治朝綱的敗壞和紊亂。指的是堯、禹時代遭受洪水，是由於土星逆向運行所導致的災異，而不是人事政治的失德所致，完全是自然劫數和命運的原因。所以物象外的奥妙，不能用粗淺的道理去探尋；九天之内的規律，難以拿星火去照見察看它。指玄理和天文很精微奥妙，難以用簡單的道理去解釋它。人的精氣與上天的神靈互相感應，是那麼迅速而强烈地表現和反應出來。荆軻敬重太子丹，雖有白虹貫日的精誠也難使刺秦成功；古代荆軻敬慕燕太子丹的大義，進入秦國當刺客，雖然他至誠之心使白虹貫日，但是刺秦王之

著於乾象。昔光武爲白衣時，與嚴陵相厚善。及登帝位，陵來入見，太史奏曰："客星犯帝座。"光武詔曰："乃嚴子陵，非客。"斯皆至感動於神祇，誠應效於既往。爾乃四氣鱗次，斗建辰移。雖無聲言，三光是知。言四時代謝不常，每月斗移建一辰，天無聲言語，止以星辰見變譴以示人也。星中定於昏明，影度以之不差。測水旱於未然，占方來之安危。孟春正月，昏參中，旦尾中；仲春之月，昏弧中，旦建星中；季春之月，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孟夏之月，昏翼中，旦婺女中；仲夏之月，昏亢中，旦危中；季夏之月，昏心中，旦奎中；孟秋之月，昏建星中，旦畢中；仲秋之月，昏牽牛中，旦觜觿中；季秋之月，昏虛中，旦柳中；孟冬之月，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之月，昏東壁中，旦軫中；季冬之月，昏婁中，旦氐中。冬至之日，建八尺之標，影長一丈三尺五寸也，夏至之日影長一尺六寸也。影長爲水，影短爲旱也。陰精乘箕，則大飆暮鼓；西南入畢，則淫雨滂淹。陰精，月也。東北失道入箕，則多風。移而西南，失道入畢，則多雨。雨三日爲淫雨。《詩》云："月麗于畢，俾滂沲矣。"《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此之謂也。譬猶晉鍾之應銅山，風雲之從班螭。言雲從龍，風從虎，同氣相求，同類相應，蜀山崩而晉鍾鳴也。若夫冥車潛駕，時乘六虬。大儀回運，萬象俱流。六虬，六龍。《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此皆是天回運轉。北斗俄其西傾，群星忽以匿幽。幽，暗也。望舒縱轡以騁度，靈輪浹旦而過周。望舒，月也。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周天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一日

事仍失敗。衛先生替秦王出謀劃策，太白星出現食昴的變化。古代衛先生給秦國在長平之戰中出謀劃策，昭王疑而不信，太白星就有食掉昴星的變異。魯陽的手指一揮，太陽爲他回頭再返。魯陽是古代的賢人，用手指揮太陽，太陽可以再回返。嚴子陵進宮會見光武帝，太史有客氣來犯的乾象。古代光武帝是讀書人時，與嚴陵相友善。到了登上帝位，嚴陵入宮來看他，太史上奏道："客星侵犯帝座。"光武帝說："這是嚴子陵來看我，不是客星。"這些都是真正的感應驚動了神靈，誠實的天人反應在古代的例證。四季鱗次交替，斗轉星移，雖然它們無聲無語，但日月星辰會發出徵兆昭告人間。指四時代謝不常，每月斗星移動表示一個辰，天雖然無聲無語，但通過日月星辰的變化來譴責昭告人間。昏和明決定於星象居於某座之中，度量日影的標尺可測知災異的情况。預測水旱災害於未然，占卜將來會發生的安危。孟春正月，昏參中，旦尾中；仲春月，昏弧中，旦建星中；季春月，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孟夏月，昏翼中，旦婺女中；仲夏月，昏亢中，旦危中；季夏月，昏心中，旦奎中；孟秋月，昏建星中，旦畢中；仲秋月，昏牽牛中，旦觜觿中；季秋月，昏虛中，旦柳中；孟冬月，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月，昏東壁中，旦軫中；季冬之月，昏婁中，旦氐中。冬至日，建八尺之標，日影長度是一丈三尺五寸，夏至日的日影長度是一尺六寸。日影過長爲水災，日影過短爲旱災的徵兆。月亮失了道而犯入箕宿，就會有暮鼓般的狂飆驟起；月亮移到西南進入畢宿，就會暴雨滂沱連綿多水。陰精，是月亮。往東北失道入箕，則多風，如果移向西南，則多雨。雨三天稱淫雨。《詩經》說："月麗於畢，俾滂沱矣。"《尚書》說："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此之謂也。蜀地的銅山崩潰晉鐘感應而鳴，風相隨虎雲相隨龍正是同氣相求。意指雲從龍，風從虎，同氣相求，同類相應，蜀中銅山崩倒而晉鐘鳴響。冥冥之車悄悄駕駛，時間乘坐六龍御臨周天。宇宙迴還運轉，萬象都在生生不息地流動着。六虬，就是六龍。《易經》說："時乘六龍以御天。"此數句都是說天地迴轉運動。北斗頃刻向西傾倒，群星忽然

一夜運轉過周一度。浹，匝也，至旦曉而過匝，故曰浹旦而過周也。

爾乃凝神遠矚，矖目八荒。察之無象，視之眇茫。狀若渾元之未判別，又似浮海而睹滄浪。幽遐迥以希夷，寸眸焉能究其傍。凝神，精不動也。言極遠傍視，茫然若造化之始，元氣未分，似浮海遠望而不見其邊。《論語》曰："乘桴浮於海。"老子曰：聽之不聞其聲，名曰希；視之不見其形，名曰夷。於是乎夜對山水，栖心高鏡。遠尋終古，攸然獨咏。美景星之繼晝，大唐堯之德盛。《瑞應圖》曰："景星大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光明。"當堯之時，有此星見，故美堯之德能致之也。嘉黄星之靡鋒，明虞舜之不競。昔舜將受禪於堯，先有星見，圓而無鋒芒。言舜當用土德王天下。星見而無芒角者，示揖讓而受，不以兵事爭競也。疇吕尚之宵夢，善登輔而翼聖。昔太公未遇文王時，釣魚於磻溪，夜夢得北斗輔星神告尚以伐紂之意。事見《尚書中候篇》也。欽管仲之察微，見虚、危而知命。昔管仲與鮑叔牙商賈於南陽，見三星聚虚、危之分，知齊將有霸主，遂共戮力，來投齊地也。嘆熒惑之舍心，高宋景之守政。當春秋時，熒惑守心，景公不從史韋之言，熒惑退舍，而延二十年。壯漢祖之入秦，奇五緯之聚映。昔漢祖入秦，五星聚於東井，秦之分。爾乃歷象既周，相佯岩際。相佯，倘佯也。《尚書》曰："歷象日月星辰。"尋圖籍之所記，著星變

隱匿。幽，暗，藏匿於暗處而難見。月星縱馬馳騁運行周轉，太陽旦曉過匝飛快地繞行。望舒，月亮。月球每天運行十三度十九分度零七點，一周天共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一日一夜運轉過周一度。浹，匝，至旦曉而過匝，所以説靈輪（太陽）浹旦而過周也。

於是凝神遠望，極目天地八荒。觀察它没有物象，探望它渺渺茫茫。它的形狀就像一團渾圓的混沌尚未分開區别，又好似浮游在滄茫的大海而看到無邊的波浪。它幽深遥遠得難聽其聲難見其形，寸光的眼眸怎麽能够洞悉探究它的真實形象。凝神，指精氣不動。説的是極遠地旁視，茫然像宇宙創始，元氣未分之象，猶如浮海遠望而不見邊際。《論語》説："乘桴浮於海。"老子説："聽之不聞其聲，名曰希；視之不見其形，名曰夷。"希夷是無聲無形的幽冥玄虚狀態。於是夜晚面對山水，心緒栖居在高懸的明月。訪尋遥遠的太古，悠然地獨自吟咏。贊美景星助月繼續着白晝的光明，光大了唐堯的仁德盛世。《瑞應圖》説："景星大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光明。"在堯的時代，此星曾出現過，所以美好的堯時德政能够導致。嘉賞渾圓而無鋒芒的黄星的出現，説明虞舜君臨天下是靠禮讓接受而非兵爭奪取。古代堯帝禪讓君位給舜，先已有星象出現，渾圓而無鋒芒。指舜將會用土德接替統治天下。此前該星出現而無鋒芒鋭角，表示舜是揖讓而接受天下，不是靠武力奪取的。往日吕尚夜晚做夢，告知他將要登居宰輔助佐文王。昔日太公没有遇見文王時，在磻溪釣魚，夜晚夢見北斗輔星神告知吕尚討伐商紂王的意圖。此事見《尚書中候篇》的記載。欽佩管仲觀察得如此精微，看見三星聚於虚、危之間就知道自己以後的命運。昔日的管仲和鮑叔牙在南陽經商，看見三星聚在虚、危的分野，就知道齊國會出現霸王，於是與鮑叔牙齊心協力，前去投奔齊國效力從政。感嘆熒惑住在心宿，佩服宋景公固守政權。春秋時期，熒惑守在心宿，宋景公不聽從史韋的説法，熒惑退出居下，政權延續了二十年。爲漢高祖進入秦地而感到雄壯，爲五星聚映於東井而覺得奇異。

乎書契。覽前代之將淪，咸譴告於昏世。言先代之君將淪亡，天必告災異之徵也。桀斬諫以星孛，紂鴆荒而致彗。夫景星見則太平應，彗、孛作而禍亂興，天之常也。昔夏桀無道，斬關龍逢而極惡，孛星見，湯伐之，放於鳴條之野。殷紂設炮烙之形，彗星出，武王懸之白旗也。恒不見以周衰，枉蛇行而秦滅。昔魯莊公十年夏四月，恒星不見，自是以後周室衰微。枉矢出，蛇行而無尾，自昔項羽入關，有此變。見《漢書》。諒人事之有由，豈妖災之虛設。言天以冥應，玄象爲變，要由人事，豈妖災而已。誠庸主之難悛，故明君之所察。言庸君暗主，玄象譴告，不能改行自新以答天變；賢君明主則不然，見天災異，懼而修德也。堯無爲猶觀象，而況德非乎先哲。夫唐堯至治，猶歷象璇璣，窺七政，况德不及古，而不觀之乎。

昔日漢高祖劉邦入秦，有五星會聚在東井，正是秦的分野。閲歷了完整的星象，徜徉在山岩的邊緣。相佯，就是徜徉。《尚書》説："歷象日月星辰。"查尋圖書文籍的記載，把星象的變化著録在書契之中。看到先前的朝代快要滅亡時，上天總是會用災變來提醒警告昏庸的君主。指前代的國家將要淪亡時，上天必然會用災異來警告君主。夏桀斬殺了忠諫者孛星就出現，商紂王耽湎於荒淫彗星就來臨。景星出現就會出現太平盛世，彗星、孛星出現就預示禍亂興起，這是天的規律。昔日夏桀無道，殺了關龍逢而達到極惡，於是孛星出現了，湯討伐他，將他流放到鳴條之野。商紂王設置炮烙的酷刑，於是彗星出現，武王就攻討他，懸了白旗。恒星不見周王朝就衰敗了，枉矢出現蛇無尾而行秦帝國將要滅亡。早在魯莊公十年夏四月，恒星看不見，從此以後周王朝衰微了。枉矢出現，蛇行動而没有尾巴，在項羽進兵入關時，有此異象發生。見《漢書》。説明人事是有原由的，妖異現象豈會白白表現。指天在冥冥之中有感應，上天出現變化，完全是因爲人事使然，哪能僅僅看作是災異。昏庸愚昧的君主確實很難改過，然而英明睿智的帝王是能够察覺的。指昏庸愚昧的君主，即使天象發出警告，也難以改過自新以回答天變；然而賢明的君主就不這樣，看見天有災異，就會感到恐懼而修德政。堯帝無爲而治尚且要觀察天象，何况仁德比不上先哲賢王的後人呢。唐堯這樣的最好的政治，尚且設璇璣勤觀天上星象，以觀察對照各方面的政治狀况，何况德不及古人而不觀天象呢？

徐路　高崇祖

先是太祖、太宗時太史令王亮、蘇坦，世祖後破和龍，得馮文通太史令閔盛，高祖時太史令趙樊生，并知天文。後太史趙勝、趙翼、趙洪慶、胡世榮、胡法通等二族，世業天官者。又有容城令徐路善占候。世宗時坐事繫冀州獄，別駕崔隆宗就禁慰問，路曰："昨夜驛馬星流，計赦即時應至。"隆宗先信之，遂遣人試出城候焉，俄而赦至。時人重之。永安

在此以前的太祖、太宗時期有太史令王亮、蘇坦，世祖後來攻破和龍，得到了馮文通的太史令閔盛，高祖時有太史令趙樊生，以上諸人都知曉天文。以後又有太史趙勝、趙翼、趙洪慶、胡世榮、胡法通等兩個家族，世代以天文爲業。又有容城人徐路善於占卜天候。世宗時他因犯罪被關在冀州監獄，別駕崔隆宗到牢房去安慰他，徐路説："昨天夜晚驛馬星流過，估計赦書會馬上傳來。"隆宗早先已很信他的話，便派人試着出城去等候，不一會兒赦令果然來到。那時的人們

中，詔以恒州民高崇祖善天文，每占吉凶有驗，特除中散大夫。永熙中，詔通直散騎常侍孫僧化與太史令胡世榮、張龍、趙洪慶及中書舍人孫子良等，在門下外省校比天文書。集甘、石二家《星經》及漢魏以來二十三家經占，集爲五十五卷。後集諸家撮要，前後所上雜占，以類相從，日月五星、二十八宿、中外官圖，合爲七十五卷。

很重視他。永安年間，因爲恒州平民高崇祖善觀天文，每次占卜吉凶都應驗，詔令特地授他爲中散大夫。永熙年間，詔令通直散騎常侍孫僧化與太史令胡世榮、張龍、趙洪慶以及中書舍人孫子良等人，在門下外省校勘天文書籍。彙集甘、石二家的《星經》以及漢魏以來二十三家的星經占候，編集爲五十五卷。後又集聚諸家的選擇性要點，前後所上呈的雜占等資料，以類相從，分爲日月五星，二十八宿、中外的官方星圖等大類，合編成七十五卷。

孫僧化

僧化者，東莞人。識星分，案天占以言災異，時有所中。普泰中，尒朱世隆惡其多言，遂繫於廷尉，免官。永熙中，出帝召僧化與中散大夫孫安都共撰兵法，未就而帝入關，遂罷。元象中死於晉陽。

僧化，是東莞人。知道星宿分野，根據天象的徵兆來講災異，時常説得準確。普泰年間，尒朱世隆討厭他多言，便將他囚押在廷尉獄中，免去官職。永熙年間，出帝召命僧化與中散大夫孫安都共同撰寫兵法，未完成出帝就進入關中，此事就停止了。元象年間在晉陽去世。

信都芳

時有河間信都芳，字玉琳，好學善天文算數，甚爲安豐王延明所知。延明家有群書，欲抄集《五經》算事爲《五經宗》及古今樂事爲《樂書》；又聚渾天、攲器、地動、銅烏漏刻、候風諸巧事，并圖畫爲《器準》。并令芳算之。會延明南奔，芳乃自撰注。後隱於并州樂平之東山。太守慕容保樂聞而召之，芳不得已而見焉。於是保樂弟紹宗薦之於齊獻武王，以爲中外府田曹參軍。芳性清儉質樸，不與物和。紹宗給其騾馬，不肯乘騎；夜遣婢侍以試之，芳忿呼毆擊，不聽近己。狷介自守，無求於物。後亦注重差勾股，復撰《史宗》，仍自注之，合數十卷。武定中卒。

這個時期還有位河間人信都芳，字玉琳，喜好學習研究，擅長天文算數，很受安豐王延明的知賞。延明家中有大量圖書，想抄録編輯《五經》中的算數資料而作《五經宗》，收集編録古今的音樂史料而成《樂書》；又搜集渾天、地動、攲器、銅烏漏刻、候風等諸機巧儀器，配上圖畫撰成《器準》。全部讓信都芳替他研算。後來延明投奔南方，信都芳就自己撰寫編注。後來他歸隱於并州樂平的東山。太守慕容保樂聽説後召用他，信都芳不得已衹好出來相見。於是保樂的弟弟紹宗推薦他給齊獻武王，任命他爲中外府的田曹參軍。信都芳清廉節儉質樸，待人接物不太隨和。紹宗送給他騾馬，他不肯乘騎；夜裏派婢女服侍他試探他，信都芳忿然呼叫并毆打婢女，不讓她挨近自己。他性格孤高潔愛，於物無所求。後來也注解了重差勾股方面的文獻，又重新撰寫《史宗》，還自己作注，共數十卷。武定年間去世。

殷紹

殷紹，長樂人也。少聰敏，好陰陽術數，游學諸方，達《九章》、《七

殷紹，是長樂人。少年聰明敏悟，喜好陰陽術數，游學各地，通曉《九章》、《七曜》。世祖

曜》。世祖時爲算生博士，給事東宫西曹，以藝術爲恭宗所知。太安四年夏，上《四序堪輿》，表曰：

臣以姚氏之世，行學伊川，時遇游遁大儒成公興，從求《九章》要術。興字廣明，自云膠東人也。山居隱迹，希在人間。興時將臣南到陽翟九崖巖沙門釋曇影間。興即北還，臣獨留住，依止影所，求請《九章》。影復將臣向長廣東山見道人法穆。法穆時共影爲臣開述《九章》數家雜要，披釋章次意况大旨。又演隱審五藏六府心髓血脉，商功大算端部，變化玄象，土圭、《周髀》。練精鋭思，藴習四年，從穆所聞，粗皆仿佛。穆等仁矜，特垂憂閔，復以先師和公所注黄帝《四序經》文三十六卷，合有三百二十四章，專説天地陰陽之本。其第一《孟序》，九卷八十一章，説陰陽配合之原；第二《仲序》，九卷八十一章，解四時氣王休殺吉凶；第三《叔序》，九卷八十一章，明日月辰宿交會相生爲表裏；第四《季序》，九卷八十一章，具釋六甲刑禍福德。以此等文傳授於臣。山神禁嚴，不得齎出，尋究經年，粗舉綱要。山居險難，無以自供，不堪窘迫，心生懈怠。以甲寅之年，日維鶉火，月吕林鍾，景氣鬱盛，感物懷歸，奉辭影等。自爾至今，四十五載。歷觀時俗堪輿八會，徑世已久，傳寫謬誤，吉凶禁忌，不能備悉。或考良日而值惡會，舉吉用凶，多逢殃咎。又史遷、郝振，中古大儒，亦各撰注，流行於世。配

時期是算生博士，給事東宫西曹，以精通術數工藝而被恭宗知賞。太安四年夏天，呈上《四序堪輿》一書，上書表説：

臣在姚氏政權時期，游學到了伊川，當時遇上四處雲游的大儒成公興，跟他求教《九章》的要義學術。成公興，字廣明，自稱是膠東人。山中居住隱逸行迹，很少跟塵世打交道。成公興當時帶着臣往南到陽翟九崖巖居住的和尚釋曇影那裏。成公興隨即返回北方，臣一個人留住在此，起居在釋曇影的住處，求學請教《九章算術》。釋曇影又帶臣往長廣的東山去見道人法穆。法穆這時與釋曇影一起給臣開講傳授《九章》學的諸家要義，分析解釋各章節的主旨大意。又給臣演示和研究五臟六腑心髓血脉等醫理以及商功大算端部、變化天象、土圭、《周髀算經》等學問。鍛煉精神鋭利思想，學習積累了四年，跟隨法穆的所見所聞，臣大致已得到了仿佛基礎。法穆等人心性仁慈，特地向臣垂加關心疼愛，又把他的先師和公所注的黄帝《四序經》三十六卷文字傳授給臣，此書共有三百二十四章，專論天地陰陽的根本。該書的第一部分是《孟序》，共九卷八十一章，説的是陰陽配合的原由；第二部分是《仲序》，共九卷八十一章，講解了四時的氣候所主宰的生死吉凶等命數；第三部分是《叔序》，共九卷八十一章，説明日月星辰星宿的相交相會爲此部分的表裏；第四部分是《季序》，共九卷八十一章，詳細解釋了六甲刑罰之禍和德政之福。將以上的這些文獻傳授給了臣。山中神仙儀軌有嚴格的禁令，該書無法携帶出來，便繼續在山中查尋探究了一年，粗略地能列舉書中的綱要。山中居住艱險困難，生活無法自供，不堪窘迫困苦，心生懈怠懶散。在甲寅之年，鶉火之日，林鐘之月，星氣隆鬱茂盛，臣感於景物心懷歸志，便告别釋曇影等人。自那時至今，四十五年了。歷覽時代風俗堪輿風水八會，在世上經歷很久，傳抄謬誤，以至於吉

會大小，序述陰陽，依如本經，猶有所闕。臣前在東宫，以狀奏聞，奉被景穆皇帝聖詔，敕臣撰録，集其要最。仰奉明旨，謹審先所見《四序經》文，抄撮要略，當世所須吉凶舉動，集成一卷。上至天子，下及庶人，又貴賤階級、尊卑差别、吉凶所用，罔不畢備。未及内呈，先帝晏駕。臣時狼狽，幾至不測。停廢以來，逕由八載，思欲上聞，莫能自徹。加年夕齒頽，餘齡旦暮，每懼殂殞，填仆溝壑，先帝遺志，不得宣行。夙夜悲憤，理難違匿，依先撰録奏，謹以上聞。請付中秘通儒達士，定其得失。事若可施，乞即班用。

凶禁忌的規矩，不能完全具備。有的想查考選擇良辰吉日但碰上了惡凶之時，想圖吉利却遇上凶兆，許多人遭逢禍殃災咎。另外，史遷、郝振等人，是中古時期的大儒，也各有撰述注解，流行於世。配合交會的大小，以及陰陽方面的敘述，跟本經相輔相依，但仍有不少的欠缺之處。臣以前在東宫任職，曾上奏狀告知，受景穆皇帝的聖旨詔令，命令臣進行撰述記録，收集其中的主旨要義。臣仰遵英明的旨令，恭謹地審核了以前所看見的《四序經》文字，抄擇其中的大概和要點，以及當今世上所必需的吉凶行爲舉動等内容，集成一卷。上至天子，下到庶民，以及貴賤等級、尊卑差别、吉凶所用等等，無不完全具備。未來得及呈進内宫，先帝就晏駕升天了。臣當時處境狼狽，幾乎有不測之危禍。停官廢職以後，已經有八年，想上奏給皇上聞知，但自己無法聯絡溝通。加以年老齒衰，餘年已不多了，常常擔心一旦死去，填倒在溝壑之中，那麽先帝遺志，就得不到宣傳和施行。臣日夜傷悲感慨，從情理上講不應違背和藏匿，於是就按照先前撰録的著述奏上，謹用以皇上知悉。請將此書交給中書秘書等省的通達儒士們，審定討論它的得失。如果可以施行，就乞求頒布使用。

其《四序堪輿》遂大行於世。

他的《四序堪輿》於是廣泛地流行於世。

王早

王早，勃海南皮人也。明陰陽九宫及兵法，尤善風角。太宗時，喪亂之後，多相殺害。有人詣早求問勝術，早爲設法，令各無咎。由是州里稱之。時有東莞鄭氏，因爲同縣趙氏所殺。其後鄭氏執得仇人趙氏，又剋明晨會宗族，當就墓所刑之。趙氏求救於早，早爲占候，并授以一符，曰："君今且還，選壯士七人，令一人爲主者，佩此符，於鷄鳴時伏在仇家宅東南二里許。平旦，當有十人相隨，向西北行，中有二人乘黑牛，一

王早，是勃海南皮人。通曉陰陽九宫以及兵法，尤其善於占卜之術。太宗時期，正值天下喪亂，相殺害之事很多。有人來找王早尋求詢問制勝之術，王早爲他設計方法，就讓他們都没有敗咎。因此州中鄉里之人稱贊他。當時有位東莞人鄭氏，因故而被同縣的趙氏所殺。事後鄭家人抓住了仇人趙氏，又約定明晨聚合宗族之人，準備將趙氏拉到鄭氏墳前開刀問斬。趙家人向王早請求救人之法，王早替他們占卜一番，并授予一個符，説："先生今天暫且回去，挑選七名壯士，派一人爲頭領，佩上此符，在鷄叫之時埋伏於仇家房宅東南二里左右的地方。天亮時，當有十人

黑牛最在前，一黑牛應第七。但捉取第七者將還，事必無他。”趙氏從之，果如其言，乃是鄭氏五男父也。諸子并爲其族所宗敬，故和解二家，趙氏竟免。

相隨，向西北走去，其中有兩人乘騎黑牛，一黑牛走在最前面，另一黑牛在第七位。衹捉住第七位的騎牛者帶回，就沒有事了。”趙家人聽從了他，結果與他說的一樣，那人是鄭家族的五男之父。他的五個兒子全是被鄭氏宗族所敬重的人物，所以他家就出面和解鄭趙兩家，結果那位姓趙之人得以免死。

後早與客清晨立於門內，遇有卒風振樹。早語客曰：“依法當有千里外急使。日中，將有兩匹馬，一白一赤，從西南來。至即取我，逼我，不聽與妻子別。”語訖便入，召家人鄰里辭別。語訖，浴，帶書囊，日中出門候使。如期，果有二馬，一白一赤，從涼州而至，即捉早上馬，遂詣行宮。時世祖圍涼州未拔，故許彥薦之。早，彥師也。及至，詔問何時當得此城。早對曰：“陛下但移據西北角，三日內必克。”世祖從之，如期而克。輿駕還都，時久不雨。世祖問早曰：“何時當雨？”早曰：“今日申時必大雨。”比至未時，猶無片雲，世祖召早詰之。早曰：“願更少時。”至申時，雲氣四合，遂大雨滂沲。世祖甚善之，而早苦以疾辭，乞歸鄉里，詔許之。遂終於家。或言許彥以其術勝，恐終妨己，故譎令歸耳。

後來某天王早與某客人清晨時站在門內，遇有一陣風吹颳着樹木。王早對客人說：“根據法術千里之外會來緊急差使。中午時，將有兩匹馬，一白一赤，從西南方向而來。到了就會抓我，逼我，不讓我與妻兒告別。”說完就進屋，召集家人以及鄰居們辭別。說完，洗浴一番，背上書袋，中午走出門口等候來使。到時間，果然有兩匹馬，一白一赤，從涼州來到，當即捉了王早上馬，便去行宮。當時世祖皇帝圍攻涼州未攻克下來，所以許彥推薦了王早。王早是許彥的老師。到了以後，世祖詢問什麼時候可以攻克此城。王早答道：“陛下衹要移動控據西北角，三天內肯定攻克。”世祖聽從他的話，結果如期而克。皇上回到都城，那時天很久不下雨。世祖問王早道：“何時會下雨？”王早說：“今天申時必定下大雨。”一直到未時，天上依然無一片雲，世祖就召來王早責問。王早說：“請稍等一個時辰。”到了申時，突然烏雲四合，於是大雨滂沱。世祖很善待他，但王早苦苦地以病相辭別，乞求回鄉里，詔令允許了他。於是在家中死去。也有人說是許彥因王早的法術超過自己，怕他終究妨礙自己，所以設計讓他回了家。

耿玄

耿玄，鉅鹿宋子人也。善卜占。坐於室內，有客扣門，玄已知其姓字并所齎持及來問之意。其所卜筮，十中八九。別有林占，世或傳之。而性不和俗，時有王公欲求其筮者，玄則拒而不許，每云：“今既貴矣，更何所求而復卜也，欲望意外乎？”代京法禁嚴切，王公聞之，莫不驚悚而退。故玄多見憎忿，不爲貴勝所親。

耿玄，是鉅鹿宋子人。善於占卜。坐在室內，有客人扣門，耿玄就已知道來人的姓名和身上帶來的東西以及來人想詢問什麼事情。他的占卜測筮，十有八九都很準。另外有一種林占，世上有人流傳。然而他性格不隨和入俗，有時一些王公貴族來求他占卜，耿玄就拒而不給他們占筮，總是說：“如今已很富貴了，還有何求而又來算卦呢，還想有意外的期望麼？”代都地區法令禁條嚴格，王公聽後，無不驚恐而退。所以耿

官至鉅鹿太守。

玄被很多人忿恨，不被貴族們所親愛。官至鉅鹿太守。

顯祖、高祖時有勃海高道斑、清河趙法逞并有名於世。世宗、肅宗時奉車都尉清河魏道虔、奉車都尉周恃、魏郡太守章武高月光、月光弟明月、任玄智、雍州人潘捺，并長於陰陽卜筮。故玄於日者之中最爲優洽。冠軍將軍、濮陽賈元紹、章武吕肫、濟北馮道安、河内馮懷、海東郡李文殊并工於法術，而道虔、月光、文殊爲優，其餘不及。浮陽孟剛、饒安王領郡善銓録風角，章武顏惡頭善卜筮，亦用耿玄林占，當時最知名。范陽人劉弁亦有名於世。

顯祖、高祖時期還有勃海人高道斑、清河人趙法逞均在當世有名。世宗、肅宗時期奉車都尉清河人魏道虔、奉車都尉周恃、魏郡太守章武人高月光、月光的弟弟明月、任玄智、雍州人潘捺，均擅長於陰陽卜筮之術。所以耿玄在占卜者中是最優秀的。冠軍將軍、濮陽人賈元紹、章武人吕肫、濟北人馮道安、河内人馮懷、海東郡人李文殊均工於法術，其中以道虔、月光、文殊爲優秀，其餘的人比不上他們。浮陽的孟剛、饒安的王領郡善於銓釋記録風角術，章武人顏惡頭善於卜筮，也采用耿玄的林占，在當時最爲知名。范陽人劉弁也在當世有名。

劉靈助

劉靈助，燕郡人。師事劉弁，好陰陽占卜，而粗疏無賴，常去來燕恒之界，或時負販，或復劫盗，賣術於市。後自代至秀容，因事尒朱榮。榮性信卜筮，靈助所占屢中，遂被親待，爲榮府功曹參軍。

劉靈助，燕郡人。拜劉弁爲師，喜好陰陽占卜，但粗魯疏放無所依靠，經常往來於燕恒兩州的邊界，要麽背物販貨，要麽又搶劫偷盗，在街市賣藝。後來自代都來到秀容，因而跟隨尒朱榮。尒朱榮喜愛并相信卜筮，靈助占卜屢次很準，於是受到親信和善待，當了尒朱榮府中的功曹參軍。

建義初，榮於河陰王公卿士悉見屠害。時奉車都尉盧道虔兄弟亦相率朝於行宫，靈助以其州里，衛護之，由是朝士與諸盧相隨免害者數十人。榮入京師，超拜光禄大夫，封長子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户，尋進爵爲公，增邑通前千户。後從榮討擒葛榮，特除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幽州刺史。又從大將軍、上黨王天穆討邢杲。時幽州流民盧城人最爲凶捍，遂令靈助兼尚書，軍前慰勞之。事平而元顥入洛，天穆渡河。靈助先會尒朱榮於太行。及將攻河内，令靈助筮之。靈助曰："未時必克。"時已向中，士衆疲怠，靈助曰："時至矣。"榮鼓之，

建義初年，尒朱榮在河陰的王公朝臣全部被他屠殺迫害。當時的奉車都尉盧道虔兄弟也相繼在行宫朝見，靈助看在與他們是同一州籍鄉里的分上，就保衛照護他們，因此朝臣中與諸位姓盧之人相隨一起的有數十人免遭殺害。尒朱榮進入京師，越級提拔他爲光禄大夫，封爲長子縣開國伯，食封邑七百户，接着又進爵爲公，增加封邑加上前面的邑户共爲千户。後來跟隨尒朱榮討伐擒獲葛榮，特地授他爲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幽州刺史。又跟隨大將軍、上黨王元天穆討伐邢杲。當時幽州流民以盧城人最爲凶悍，於是任命靈助爲兼尚書，到軍前去慰勞他們。事情平定後元顥進入洛陽，天穆渡過黄河。靈助在這以前在太行與尒朱榮會合。到了快要攻打河内時，命令靈助筮占一次。靈助說："在未時肯定可攻下。"

將士騰躍，即便克陷。及至北中，榮攻城不獲，以時盛暑，議欲且還，以待秋凉。莊帝詔靈助筮之。靈助曰：“必當破賊。”詔曰：“何日？”靈助曰：“十八、十九間。”果如其言。車駕還宫，領幽州大中正，尋加征東將軍，增邑五百户，進爵爲燕郡公，詔贈其父僧安爲幽州刺史。尋兼尚書左僕射，慰勞幽州流民於濮陽、頓丘，因率民北還。與都督侯淵等討葛榮餘黨韓婁，滅之於薊。仍釐州務，加車騎將軍，又爲幽、平、營、安四州行臺。

時間已近中午，士兵們疲勞鬆懈，靈助説：“時間已到。”尒朱榮擊鼓進兵，將士翻身騰跳，到了就攻克下來。等到了北中時，尒朱榮攻城不下，因時值盛夏酷暑，打算暫且退兵，以等待秋天轉凉。莊帝命令靈助占筮此事。靈助説：“肯定可破此賊。”莊帝問：“哪一天？”靈助説：“十八、十九日之間。”結果正如他所言。皇帝回到宫中，任命他爲幽州大中正，接着加征東將軍，增加五百户封邑，進爵爲燕郡公，下詔追贈他的父親僧安爲幽州刺史。不久授兼尚書左僕射。到濮陽、頓丘慰問犒勞幽州的流民，從而率領民衆回到北方。與都督侯淵等討伐葛榮的餘黨韓婁，在薊縣消滅了他。仍然擔任州官政務，加號車騎將軍，又任幽、平、營、安四州的行臺。

及尒朱榮死，莊帝幽崩。靈助本寒微，一朝至此，自謂方術堪能動衆。又以尒朱有誅滅之兆，靈助遂自號燕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行臺，爲莊帝舉義兵。靈助馴養大鳥，稱爲己瑞，妄説圖讖，言劉氏當王，又云“欲知避世入鳥村”。遂刻氈爲人象，畫桃木爲符書，作詭道厭祝之法。民多信之。於時河西人紇豆陵步藩舉兵逼晋陽，尒朱兆頻戰不利，故靈助唱言：“尒朱自然當滅，不須我兵。”由是幽、瀛、滄、冀之民悉從之。從之者夜悉舉火爲號，不舉火者諸村共屠之。以普泰元年三月，率衆至博陵之安國城，與叱列延慶、侯淵、尒朱羽生等戰，戰敗被擒，斬於定州，傳首洛陽，支分其體。初，靈助每云：“三月末，我必入定州，尒朱亦必滅。”及將戰，靈助自筮之，卦成不吉，以手折蓍，棄之於地，云“此何知也？”尋見擒，果以三月入定州，而齊獻武王以明年閏二月破四胡於韓陵山，遂滅兆等。永熙二年，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幽瀛冀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

尒朱榮死後，莊帝也秘密去世。靈助原本微寒出身，一朝做到這樣的高官，就認爲是他的方術能够動員民衆。再因爲尒朱氏有被誅滅的徵兆，靈助就自己號稱燕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行臺，爲莊帝發起義兵。靈助馴養大鳥，稱它是自己的吉祥物，虚妄地解説圖讖，聲稱劉氏應當稱王，又説“欲知避世入鳥村。”又用氈雕刻成人像，畫桃木製成符書，搞詭道厭祝之類的法會。老百姓大多相信他。這時河西人紇豆陵步藩發起軍隊攻逼晋陽，尒朱兆連續數戰都不利，所以靈助就揚言：“尒朱氏自然該滅亡，不需我用兵。”於是幽、瀛、滄、冀等州的人民都跟隨他。跟隨他者夜晚全都舉火把爲信號，不舉火把的各村就共同殺他們。在普泰元年三月，他率領衆兵到博陵的安國城，與叱列延慶、侯淵、尒朱羽生等交戰，戰敗被活捉，在定州被斬首，首級傳送到洛陽，肢解了他的身體。當初，靈助總是説：“三月末，我一定進入定州，尒朱氏也一定會滅亡。”到了快開戰時，靈助自己替自己筮占，卦的結果不吉利，就用手折斷蓍草，抛在地上，説：“它能知道個什麽？”不久被擒，果然是在三月份進了定州，齊獻武王又在第二年的閏二月打敗四胡於韓陵山，於是消滅了尒朱兆等勢力。永熙二年，追贈他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幽瀛冀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

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謚曰恭。

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謚號爲恭。

子宗輝，襲。興和中開府，屬齊受禪，例降。

兒子宗輝，承襲封爵。興和年間任開府，到了北齊受禪建國後，按例降爵。

江式

江式，字法安，陳留濟陽人。六世祖瓊，字孟琚，晋馮翊太守，善蟲篆、詁訓。永嘉大亂，瓊棄官西投張軌，子孫因居凉土，世傳家業。祖彊，字文威，太延五年，凉州平，内徙代京。上書三十餘法，各有體例，又獻經史諸子千餘卷，由是擢拜中書博士。卒，贈敦煌太守。父紹興，高允奏爲秘書郎，掌國史二十餘年，以謹厚稱。卒於趙郡太守。

江式，字法安，陳留濟陽人。六世祖江瓊，字孟琚，是晋朝的馮翊太守，會蟲篆、訓詁。永嘉之亂，江瓊棄官投奔西部的張軌，子孫就居住在凉州之境，世代傳承家業。祖父江彊，字文威，太延五年，凉州平定後，將他内遷到代京。他上書三十多條，各有體例，又獻出經史諸子之書一千多卷，因此而提升爲中書博士。死後，追贈爲敦煌太守。父親紹興，高允奏請任命他爲秘書郎，掌管國史二十多年，以謹慎厚道而著稱。死於趙郡太守的任上。

式少專家學。數年之中，常夢兩人時相教授，乃寤，每有記識。初拜司徒長兼行參軍、檢校御史，尋除殄寇將軍、符節令。以書文昭太后尊號謚册，特除奉朝請，仍符節令。式篆體尤工，洛京宫殿諸門板題，皆式書也。

江式少年就專長於家學。數年之中，經常夢見兩個人不時地給他教授，於是醒悟，總有記憶和認識。最初拜授爲司徒長兼行參軍、檢校御史，不久授予殄寇將軍、符節令。因書寫文昭太后的尊號謚册，特地授奉朝請，仍任符節令。江式的篆體字寫得尤其好，洛京的宫殿各處門匾題字，都是江式的書法。

延昌三年三月，式上表曰：

延昌三年三月，江式上表説：

臣聞庖羲氏作而八卦列其畫，軒轅氏興而龜策彰其彩。古史倉頡覽二象之爻，觀鳥獸之迹，别創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維事。宣之王庭，則百工以叙；載之方册，則萬品以明。迄于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悉殊倉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諧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蓋是史頡之遺法也。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即謂之“籀書”。至孔子定《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

臣聽説庖羲氏振作，八卦就排列了他的畫迹；軒轅氏興起，龜策就光大了他的文采。古代的史官倉頡看了陰陽兩種爻象，觀察了鳥獸的迹印，另外創造了文字，以代替結繩記事，用書契來使用文字記事。在君王朝廷采用它，各種職務得以暢叙；載録在方册中，萬事萬物得以説明。到了三代，文字的形體漸漸有了不一致，雖然依照類别取得規制，但未與倉頡完全不同。所以《周禮》中説八歲入小學，師傅教國子學生六書知識：一是指事，二是象形，三是諧聲，四是會意，五是轉注，六是假借。這些即是倉頡的遺法。到了宣王的太史史籀著述了大篆十五篇，與古文字有同有異，當時人們叫它“籀書”。到了孔子删定《六經》，左丘明解説《春秋》，都是古文字寫的，它的原意可

意可得而言。

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别，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蠲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趣約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以邈徒隸，即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早殳書，八曰隸書。

漢興，有尉律學，復教以籀書，又習八體，試之課最，以爲尚書史。吏民上書，省字不正，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考其書形，雖無厥誼，亦是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獨張敞從之受。凉州刺史杜鄴、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説文字於未央宫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黄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以應運制作，使大司空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

得以搞清楚。

以後七國的規制有區别，文字相互乖異，直至秦兼并天下，丞相李斯就奏請取消罷除不合秦朝文字的東西。李斯作了《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了《爰歷篇》，太史令胡母敬作了《博學篇》，都是采取史籀的大篆，有時也作了一些簡化或改造，形成了所謂的小篆字體。由於秦朝焚燒經書、滌除舊典，官府和刑獄等事務繁多，寫字就趨向簡約易寫，開始使用隸書。古代的文字從此消亡了。隸書，是秦始皇指示下杜人程邈附依小篆而創作的，因爲程邈是徒隸身份，便謂之隸書。所以秦朝的文字有八種體：一是大篆，二是小篆，三是刻符書，四是蟲書，五是摹印，六是署書，七是殳書，八是隸書。

漢朝建國後，有尉律學，重新教授籀書，又練習八體，通過考試選用最佳者，以充任尚書史。官民上書，如果擅自减省字畫，或者書寫不正規，就會糾舉彈劾。又有一種草書，不知道由誰創始，考察它的書寫形狀，雖然没有什麽規範旨意，也是一時的變通形態。宣帝時期，召集通曉《倉頡篇》的句讀之人，惟獨張敞跟從受學。凉州刺史杜鄴、沛縣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也能解説它。平帝時期，徵召爰禮等一百多人在未央宫中講解文字，任命爰禮爲小學元士。黄門侍郎揚雄采納它而作《訓纂篇》。到了西漢末期，王莽篡政時，王莽自以爲要順應時運而製作文字，派大司空甄豐校定文字的部類，改動了不少古文字。這時有六種文字：一是古文，是孔子墻壁中文獻上的字體；二是奇字，就是跟古文字形狀相異的古字；三是篆書，稱爲小篆；四是佐書，即秦朝的隸書；五是繆篆，用以摹寫刻印；六是鳥蟲，用以作幡旗信印。墻壁中的文字，是魯恭王拆毁孔子房宅而發現的《禮》、《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另外北平侯張倉獻上《春秋左氏傳》，字體與孔府壁中的屬同

氏相類，即前代之古文矣。

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逵即汝南許慎古文學之師也。後慎嗟時人之好奇，嘆儒俗之穿鑿，惋文毀於譽，痛字敗於訾，更詭任情，變亂於世，故撰《説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終亥，各有部屬，包括六藝群書之詁，評釋百氏諸子之訓，天地、山川、草木、鳥獸、昆蟲、雜物、奇怪珍異、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可謂類聚群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陳留蔡邕采李斯、曹喜之法爲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雲集，于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

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究諸《埤》、《廣》，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亦於文爲益者。然其《字詁》，方之許慎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矣。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時，博古開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説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覬二家，并號能篆。當時臺觀榜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

一類型，就是前代的一種古文了。

後漢郎中扶風人曹喜號稱工於篆書，與李斯的書法有小小差别，但甚爲精巧，從此後學都效法他。又詔令侍中賈逵修正整理舊有文字。不同的學派相異的藝術，集中於王道教化這一點上，衹要對國家有所增益的，無不全部收集。賈逵就是汝南人許慎古文字學的老師。後來許慎嗟嘆當時人們的喜好奇異，感喟儒家俗士的穿鑿附會，惋惜文字毁在名譽上，痛心古字敗在訾議中，又看到詭辯任意，變異混亂現象充斥於世，所以就編撰了《説文解字》十五篇，始於一部終於亥部，各有部首類屬，包括了六藝群書的訓釋，評論解説百家諸子的注語，有關天地、山川、草木、鳥獸、昆蟲、雜物、奇怪珍異、王制禮儀、世間人事無不全部收載。可以説是按類而聚以群而分，繁雜而不越軌，文質彬彬，最值得重視和講求。左中郎將陳留人蔡邕采納李斯、曹喜的書法爲古今雜形，詔令將它在太學樹立石碑，刊刻記載《五經》，題字書寫工楷法式，多是由蔡邕書寫的。後來開創鴻都，書畫以及各種奇能巧藝無不雲集於此，當時各地獻篆書的没有誰超過蔡邕。

三國魏朝初年的博士清河人張揖撰著了《埤倉》、《廣雅》、《古今字詁》，研究《埤倉》、《廣雅》，拾遺補缺，增加了事類，對文字的發展是有一些益處的。然而他的《古今字詁》，比較許慎的書籍來，在古今形體用法上，是有得有失的。陳留人邯鄲淳也與張揖是同時期人，他博聞古代文字，特别善於《倉頡》、《廣雅》，許慎的字義大旨，八體六書都能精心采究嫻熟其中的義理，通過張揖而出了名，以書法教授諸位皇子。又建《三字石經》在漢碑的西邊，他的文字蔚然顯著，三種字體重新得到發揚。拿《説文》來對比，其中篆隸大同，而古字小異。另外還有京兆的韋誕、河東的衛覬兩家，都號稱善寫篆書。當時的臺觀榜匾題字、寶物

傳之子孫，世稱其妙。

器皿的銘文，均是韋誕的書法，都傳給了他的子孫，世代均稱道他們的美妙。

晉世義陽王典祠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附托許慎《説文》，而案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忱弟静别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宫商角徵羽各爲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

晉代義陽王的典祠令任城人呂忱表奏獻上《字林》六卷，考尋該書的旨趣和内容，它是附托許慎的《説文解字》，考索發揮其中的章句，探討和區分古籀中的奇特難解文字，使字歸準正隸，不與篆字之意差别太大。呂忱的弟弟呂静另外仿效已故左校令李登的《聲類》的方法，作了《韻集》五卷，宫商角徵羽各爲一篇，在文字學上跟他的兄長是魯、衛的近似，在音讀上的看法却如楚、夏的迥異，很多地方是不同的。

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虚巧，談辯之士，又以意説，炫惑於時，難以釐改。故傳曰，以衆非，非行正。信哉得之於斯情矣。乃曰追來爲歸，巧言爲辯，小兔爲䨲，神虫爲蠶，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説文》、《石經》三字也。凡所關古，莫不惆悵焉。嗟夫！文字者六藝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述而不作。”《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皆言遵修舊史而不敢穿鑿也。

我大魏王朝繼承百王之後，發揚五德終始的統緒，世界變了風氣改了，文字也改變了不少，篆書形體錯謬，隸書形體也失了真。俗學陋習之輩，再加以虚假巧僞，詭辯誇談之流，又任意解説，炫耀迷惑於當時，文字的積弊難以改造。因而傳曰，因爲衆人而致錯，不按照正確的道路走。確實指出了這樣的情形。於是説追來爲歸，巧言爲辯，小兔叫䨲，神蟲叫蠶，像此類的説法很多，都是不符合孔氏的古書、史籀的大篆、許慎的《説文》、《石經》的三體文字。凡是涉及古文字的東西，無不令人傷心惆悵。唉！文字是六藝的祖宗，王教的原始，前人用它垂範今世，今人用它認識古代，所以説“根本樹立道理就産生”。孔子説：“必須要正名。”又説：“叙述而不創作。”《尚書》説：“我想觀看古人的物象。”都是説的遵循學習舊有的歷史而不敢隨己意去穿鑿改動。

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往晉之初，與從父兄應元俱受學於衛覬，古篆之法，《倉》、《雅》、《方言》、《説文》之誼，當時并收善譽。而祖官至太子洗馬，出爲馮翊郡，值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太延中皇威西被，牧犍内附，臣亡祖文威杖策歸國，

臣的六世祖江瓊家居陳留，早在晉朝初年，就與從父之兄應元都在衛覬那兒學習，古篆之法，《倉頡》、《廣雅》、《方言》、《説文》等書的意旨，在當時他都獲得很好的評價和聲譽。祖父官至太子洗馬，出任馮翊郡太守，遭受洛陽之亂，逃避到河西安家，幾代人傳授學習，這一文字書法的家業纔不至於墜失。太延年間世祖的皇帝龍威波及西部，牧犍向内地投奔依附，臣的亡故的祖父

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明蒙褒録，叙列於儒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暨臣暗短，識學庸薄，漸漬家風，有忝無顯。但逢時來，恩出願外，每承澤雲津，厠沾漏潤，驅馳文閣，參預史官，題篆宫禁，猥同上哲。既竭愚短，欲罷不能，是以敢藉六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竊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轍，輒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説文》爲主，爰采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皆以次類編聯，文無復重，糾爲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隸諸體，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别。詁訓假借之誼，僉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并逐字而注。其所不知者則闕如也。脱蒙遂許，冀省百氏之觀，而同文字之域，典書秘書。所須之書，乞垂敕給；并學士五人嘗習文字者，助臣披覽；書生五人，專令抄寫。侍中、黄門、國子祭酒一月一監，評議疑隱，庶無紕繆。所撰名目，伏聽明旨。

文威拄着拐杖回歸國家，向朝廷奉獻出五代人傳承掌握的書法，其中古篆八體之法，在當時得到皇上的褒奬和録用，將他寫進了儒林之列，使用到文化官職之中，家學號稱爲世傳之業。到了臣這一輩，見識愚暗短淺，知識學問庸劣淺薄，但漸漸積染了家風，忝當其任而没有突出之處。衹是欣逢時運來臨，皇恩出於我的意料之外，經常承受皇朝的雲雨沾溉和國恩的澆灌滋潤，得以往來於文閣，參預到史官之列，在宫禁題寫篆額，幸運地認同爲高尚的聖哲之事。已經可以竭盡愚昧的短智，就欲罷不能，於是就敢於憑藉六代家學的資本，繼承遵循祖先的教訓，私下心慕古人的規矩，希望按照先儒的軌迹實踐，於是就請求撰集自古以來的文字，以許慎的《説文》爲主，再采用孔子的《尚書》、《五經》的音注、《籀篇》、《爾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以及各種賦文文字等與六書之義有關的，都用部次類别編輯串聯起來，文字不重復，總集成一部。其中的古籀文、奇特迷惑字，俗體隸字等字體，都將其放置在篆字之下，使它們各有區别。訓詁和假借之義，也隨文而解；音讀的楚、夏差别的聲韵，均逐字加注。對無法確知的就空缺起來。假若承蒙允許，希望能够訪問百家學説之書觀，比照文字集中之地，在秘書省負責圖書。所需的書籍，乞求皇上發給；并給予曾經學習過文字的五名學士，幫助臣披閱資料；配備五位書生，專讓他們抄寫。侍中、黄門、國子祭酒等人每月來監督檢查一次，評議編撰中的疑惑和疑難，使之不出現紕繆。所撰此書的名稱，恭請皇上明旨賜題。

詔曰："可如所請，并就太常，冀兼教八書史也。其有所須，依請給之。名目待書成重聞。"

詔書説："同意他的請求，并命令他到太常就職，希望兼顧教八書史。有什麽需要，依照請求給予他。書的名稱等成書後再説。"

式於是撰集字書，號曰《古今文

江式於是收集編撰字書，名叫《古今文字》，

字》，凡四十卷，大體依許氏《說文》爲本，上篆下隸。又除宣威將軍、符璽郎，尋加輕車將軍。正光中，除驍騎將軍、兼著作佐郎，正史中字。四年卒，贈右將軍、巴州刺史。其書竟未能成。

共四十卷，大體依照許氏的《說文》爲基本，上爲篆字下爲隸字。又授予他宣威將軍、符璽郎，接着加爲輕車將軍。正光年間，授任驍騎將軍、兼著作佐郎，正史中字。四年去世，追贈爲右將軍、巴州刺史。他的書最終未能完成。

式兄子征虜將軍順和，亦工篆書。先是太和中，兗州人沈法會能隸書，世宗之在東宮，敕法會侍書。已後隸迹見知於閭里者甚衆，未有如崔浩之妙。

江式的兄長之子順和，曾任征虜將軍，也擅長篆書。早在太和年間，兗州人沈法會善於寫隸書，世宗在東宮爲太子時，命令法會侍書。以後，隸書墨迹在民間享有名氣的人很多，但都比不上崔浩的美好。

周澹

周澹，京兆鄠人也。爲人多方術，尤善醫藥，爲太醫令。太宗嘗苦風頭眩，澹治得愈，由此見寵，位至特進，賜爵成德侯。神瑞二年，京師飢，朝議將遷都於鄴。澹與博士祭酒崔浩進計，論不可之意，太宗大然之，曰："唯此二人，與朕意同也。"詔賜澹、浩妾各一人，御衣一襲，絹五十匹、綿五十斤。泰常四年卒，謚曰恭。

周澹，是京兆鄠縣人。他會許多方術，尤其善於醫藥，當過太醫令。太宗皇帝曾經被風頭病的暈眩所折磨，周澹治療痊愈了。因此而受寵，官至特進，賜封成德侯的爵位。神瑞二年，京師饑荒，朝廷商議準備把都城遷到鄴。周澹和博士祭酒崔浩進呈計策，論述了不該遷都的意見，太宗非常贊同肯定，說："祇有這兩人，跟朕的意思是一樣的。"下詔賜給周澹和崔浩每人一個妾，御衣一套，絹五十匹，綿五十斤。泰常四年去世，謚號爲恭。

時有河南人陰貞，家世爲醫，與澹并受封爵。清河李潭亦以善針見知。

當時有位河南人陰貞，家中世代爲醫，與周澹一起受到封爵。清河人李潭也因善於針灸而被知賞。

子驢駒，襲，傳術。延興中，位至散令。

兒子驢駒，承襲封爵，傳守醫術。延興年間，官至散縣縣令。

李脩

李脩，字思祖，本陽平館陶人。父亮，少學醫術，未能精究。世祖時，奔劉義隆於彭城，又就沙門僧坦研習衆方，略盡其術，針灸授藥，莫不有效。徐兗之間，多所救恤，四方疾苦，不遠千里，竟往從之。亮大爲廳事以舍病人，停車輿於下，時有死者，則就而棺殯，親往吊視。其仁厚若此。累遷府參軍，督護本郡，士門宿官，咸相交昵，車馬金帛，酬賚無貲。脩兄元孫隨畢衆敬赴平城，亦

李脩，字思祖，原本是陽平館陶人。父親李亮，少年時就學習醫術，但未能精心探究。世祖時期，在彭城投奔劉義隆，又求教沙門僧坦研習各種醫方，基本上得到了他的技術，針灸和配藥，無不有效。徐州兗州一帶，救治和濟恤了許多人，四面八方有疾苦之人，不遠千里，都前往跟隨他。李亮做了很龐大的廳堂來安頓病人，在廳下停着車馬，有死了人的時候，就前去用棺材殯殮，親自吊唁看望。他就是這般地仁慈厚道。經累次升遷爲府參軍，督護本郡，士族門閥朝中老官，都交結得很親昵，車馬金帛，酬謝贈

遵父業而不及。以功賜爵義平子，拜奉朝請。

送無數。李脩的兄長元孫跟隨畢衆敬去平城，也遵循父親之業但醫術不及。因功賜封義平子爵，授奉朝請。

脩略與兄同。晚入代京，歷位中散令，以功賜爵下蔡子，遷給事中。太和中，常在禁內。高祖、文明太后時有不豫，脩侍針藥，治多有效。賞賜累加，車服第宅，號爲鮮麗。集諸學士及工書者百餘人，在東宮撰諸藥方百餘卷，皆行於世。先是咸陽公高允雖年且百歲，而氣力尚康，高祖、文明太后時令脩診視之。一旦奏言，允脉竭氣微，大命無遠。未幾果亡。遷洛，爲前軍將軍，領太醫令。後數年，卒，贈威遠將軍、青州刺史。

李脩大致與兄長經歷相同。晚年進入代京，官至中散令，因功賜封下蔡子爵，升任給事中。太和年間，經常在宮中。高祖皇帝和文明太后經常病倒，李脩侍奉針藥，治療大多有效。累加賞賜，他的車馬衣服和府第宅院，都號稱鮮艷壯麗。召集諸位學士以及工於書法者共一百多人，在東宮編撰各種藥方達一百多卷，都印行於世。在這以前咸陽公高允雖然年近百歲，但氣色和精力尚很健康，高祖和文明太后不時命令李脩給他看病診治。某天他上奏説，高允血脉衰竭精氣微盡，大命不遠。不多久果然亡故。遷都洛陽後，任前軍將軍，領太醫令。又過了數年，去世，追贈爲威遠將軍、青州刺史。

子天授，襲。汶陽令。醫術又不逮父。

兒子天授，承襲爵位。任汶陽令。他的醫術比不上父親。

徐謇

徐謇，字成伯，丹陽人。家本東莞，與兄文伯等皆善醫藥。謇因至青州，慕容白曜平東陽，獲之，表送京師。顯祖欲驗其所能，乃置諸病人於幕中，使謇隔而脉之，深得病形，兼知色候。遂被寵遇。爲中散，稍遷內侍長。文明太后時問治方，而不及李脩之見任用也。謇合和藥劑，攻救之驗，精妙於脩，而性甚秘忌，承奉不得意者，雖貴爲王公，不爲措療也。高祖後知其能，及遷洛，稍加眷幸。體小不平，及所寵馮昭儀有疾，皆令處治。又除中散大夫，轉右軍將軍、侍御師。謇欲爲高祖合金丹，致延年之法。乃入居崧高，采管其物，歷歲無所成，遂罷。

徐謇，字成伯，丹陽人。家原在東莞，與兄長文伯等都善於醫藥。徐謇因事到青州，慕容白曜平定東陽時，得到了他，上表送他到京師。顯祖皇帝想檢驗他的能力，就將諸位病人放置在帷幕中，讓徐謇隔着幕布把脉，他能深知病情，還瞭解病人的氣色症候。於是受到寵信厚待。任中散，漸漸升遷爲內侍長。文明太后時常詢問治病之方，但他比不上李脩那樣被信任重用。徐謇調製的藥劑，攻病救人的效果，比李脩更爲精妙，但他生性很保密和多忌諱，奉承他不中意，即使是貴爲王公，也不爲他們治病療傷。高祖皇帝後來知道他的才能，到了遷都洛陽後，就漸漸加以信任和親近。身體小有不適，以及他所寵愛的馮昭儀有病，都令他診視治療。又授任中散大夫，轉任右軍將軍、侍御師。徐謇想替高祖煉製金丹，貢獻延年之法。於是進入崧高山住下，采集置辦有關物料，經歷數年沒有搞成功，就停止了。

二十二年，高祖幸懸瓠，其疾大漸，乃馳驛召謇，令水路赴行所，一

太和二十二年，高祖巡視懸瓠，他的病垂危，就派驛使急馳召來徐謇，命令他水路兼程速

日一夜行數百里。至，診省下治，果有大驗。高祖體少瘳，内外稱慶。九月，車駕發豫州，次于汝濱。乃大爲謇設太官珍膳，因集百官，特坐謇于上席，遍陳肴觴于前，命左右宣謇救攝危篤振濟之功，宜加酬賚。乃下詔曰："夫神出無方，形稟有礙，憂喜乖適，理必傷生。朕覽萬機，長鍾革運，思芒芒而無怠，身忽忽以興勞。仲秋動疴，心容頓竭，氣體羸瘠，玉几在慮。侍御師、右軍將軍徐成伯馳輪太室，進療汝蕃，方窮丹英，藥盡芝石，誠術兩輸，忠妙俱至，乃令沉勞勝愈，篤瘵克痊，論勤語效，實宜褒録。昔晋武暴疾，程和應增封；辛疢數朝，錢爵大墜。况疾深於曩辰，業難於疇日，得不重加陟賞乎？宜順群望，錫以山河。且其舊逕高秩，中暫解退，比雖銓用，猶未□□，準舊量今，事合顯進。可鴻臚卿，金鄉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户，賜錢一萬貫。"又詔曰："錢府未充，須以雜物：絹二千匹、雜物一百匹，四十匹出御府；穀二千斛；奴婢十口；馬十匹，一匹出驊騮；牛十頭。"所賜雜物、奴婢、牛馬皆經内呈。諸親王咸陽王禧等各有別賚，并至千匹。從行至鄴，高祖猶自發動，謇日夕左右。明年，從詣馬圈，高祖疾勢遂甚，戚戚不怡，每加切誚，又欲加之鞭捶，幸而獲免。高祖崩，謇隨梓宫還洛。

赴皇上駐停之地，一日一夜行程數百里。到達後，診斷省視着手治療，果然大爲靈驗。高祖身體稍微好轉，内外歡慶。九月，皇帝一行從豫州出發，停駐在汝河之濱。就爲徐謇大設太官的珍膳宴席，因此召集百官，特地請徐謇坐在上席，將佳肴美酒遍陳在他面前，命令左右宣讀徐謇挽救病危的皇帝的起死回生之功，應加以酬賞贈送。於是下詔道："精神無主，身體就會發生障礙，憂樂不協調，必然會損害身體。朕日理萬機，長期致力於改革國運，思緒迷茫而不敢懈怠，身心恍惚而倍感疲勞。終於在仲秋之時染上疾病，心神容顔頓時衰竭，元氣體質十分虚弱和消瘦，我深深爲此而憂慮。侍御師、右軍將軍徐成伯星夜飛奔趕到太室，在汝水流域替朕治療，處方診治已窮盡各種靈丹妙藥，付出了他的精誠和醫術，竭盡了他的忠心和妙方，纔使朕的沉疴之軀得以康復，過去長時間無法治愈的痼疾得以痊愈。評論他的勤勉説到他的功勞，確實應當獎勵和任用。昔日晋武帝患了重病，程和爲他進藥治療，武帝就增封他官爵，賜賞他錢財，給予他極大的恩寵和褒賞。何况朕的疾病比晋武帝更加嚴重，朕的事業比他也更爲艱巨，怎能不對徐謇加倍地升遷賞賜呢？應該順應衆望，給予重賞封邑。而且他過去已達到較高的官級，中間曾一度解職，先前雖有提升，但仍然不够□□，以他的舊職來衡量現在的待遇，完全應該有更快的升遷。可授予他爲鴻臚卿，金鄉縣開國伯，食封邑五百户，賜錢一萬貫。"又下詔道："國庫不够充實，須用雜物來代替，計有絹二千匹、雜物一百匹，其中四十匹由宫廷倉庫拿出；穀兩千斛；奴婢十口；馬十匹，其中一匹爲良種御用的赤色駿馬；牛十頭。"所賜賞的雜物、奴婢、牛馬都通過朝廷送達。咸陽王元禧等諸位親王也各另給徐謇賞贈，均同樣數以千匹。跟隨高祖皇帝到了鄴縣，皇帝的病情還是時有發作，徐謇日夜守候在他身邊。第二年，隨從高祖到達馬圈，高祖的病情日益加重，抑鬱寡歡，時常對徐謇責備和訓斥，甚至還要鞭打他，幸而得免一死。高祖駕崩，徐謇跟隨着皇帝的靈柩回到洛陽。

謇常有藥餌及吞服道符，年垂八十，鬢髮不白，力未多衰。正始元年，以老爲光禄大夫，加平北將軍，卒。延昌初，贈安東將軍、齊州刺史，謚曰靖。

徐謇經常用藥餌吞服道教的符紙咒水，年紀快八十歲但鬢髮不白，精力也没有大的衰退。正始元年，以高齡而升任光禄大夫，加封平北將軍，不久去世。延昌元年，追贈爲安東將軍、齊州刺史，謚號爲靖。

子踐，字景升，小名靈寶，襲爵。歷官兖州平東府長史、右中郎將、建興太守。

兒子徐踐，字景升，小名靈寶，承襲爵位。歷任兖州平東府長史、右中郎將、建興太守。

踐弟知遠，給事中。

徐踐的弟弟知遠，曾任給事中。

成伯孫之才，孝昌初，爲蕭衍豫章王蕭綜北府主簿，從綜鎮彭城。綜降，其下僚屬并奔散，之才因入國。武定中，大將軍、金紫光禄大夫、昌安縣開國侯。

徐謇的孫子之才，孝昌初年，曾在蕭衍政權的豫章王蕭綜的北府任主簿，跟隨蕭綜鎮守彭城。蕭綜投降後，他的僚屬全部奔散，之才於是投入了大魏皇朝。武定年間，授以大將軍、金紫光禄大夫、昌安縣開國侯。

王顯

王顯，字世榮，陽平樂平人，自言本東海郯人，王朗之後也。祖父延和中南奔，居于魯郊，又居彭城。伯父安上，劉義隆時板行館陶縣。世祖南討，安上棄縣歸命，與父母俱徙平城，例叙陽都子，除廣寧太守。顯父安道，少與李亮同師，俱學醫藥，粗究其術，而不及亮也。安上還家樂平，頗參士流。

王顯，字世榮，陽平樂平人，自稱本來是東海郯縣人，是王朗的後代。祖父在延和年間投奔南方，居住在魯城之郊，後又在彭城居住。伯父安上，劉義隆執政時授予館陶縣令。世祖發兵南下討伐，王安上放棄縣官歸附朝廷，與父母一起遷居到平城，按照慣例封爲陽都子，升任廣寧太守。王顯的父親安道，年輕時與李亮同一個師傅，共同學習醫藥，對醫道有粗步研究，但比不上李亮。王安上回家鄉定居於樂平，躋身於名士之流。

顯少歷本州從事，雖以醫術自通，而明敏有决斷才用。初文昭皇太后之懷世宗也，夢爲日所逐，化而爲龍而繞后，后寤而驚悸，遂成心疾。文明太后敕召徐謇及顯等爲后診脉。謇云是微風入藏，宜進湯加針。顯云："案三部脉非有心疾，將是懷孕生男之象。"果如顯言。久之，召補侍御師、尚書儀曹郎，號稱幹事。世宗自幼有微疾，久未差愈，顯攝療有效，因是稍蒙眄識。

王顯年輕時曾任本州刺史從事，他不僅自己精通醫術，而且聰明敏捷有决斷的才幹。起初文昭皇太后懷上世宗的時候，夢見被太陽追逐，既而化成一條龍纏繞着她，她醒來之後受到驚嚇，就得上了心病。文明太后敕令徐謇和王顯兩人替皇后診脉。徐謇説是她略微受了些風寒，應當服用湯藥再加針療。王顯却説："從三部脉的脉象來看不是患有心病，而是懷孕有了男兒的反應。"結果證實了王顯所説是正確的。許久以後，朝廷召用王顯補任侍御師、尚書儀曹郎，有辦事幹練的評價。世宗從小就患有小病，許久都未能痊愈，王顯給他治療後有明顯效果，因此而漸漸受到賞識。

又罷六輔之初，顯爲領軍于烈間

當初朝廷罷除六輔之臣，王顯爲領軍于烈出

通規策，頗有密功。累遷游擊將軍，拜廷尉少卿，仍在侍御，營進御藥，出入禁内。乞臨本州，世宗曾許之，積年未授，因是聲問傳于遠近。顯每語人，言時旨已决，必爲刺史。遂除平北將軍、相州刺史。尋詔馳驛還京，復掌藥，又遣還州。元愉作逆，顯討之不利。入除太府卿、御史中尉。

謀劃策，暗中頗有功勞。升任游擊將軍，授予廷尉少卿之職，仍在侍御之列，爲皇帝進奉御藥，出入宫禁之中。後來王顯請求回到本州任職，世宗曾經應允過他，但過了多年都没有授任，因此王顯的聲名就在遠近傳頌。王顯經常對别人説，當時皇上已決定了旨意，定會讓他去當刺史的。於是朝廷授任他爲平北將軍、相州刺史。不久，皇帝下令王顯從驛道馳歸京都，再次掌管御用醫藥，後來又派遣回相州。當時元愉叛逆作亂，王顯出兵征討不利。後又回到朝廷，授予太府卿、御史中尉。

顯前後歷職，所在著稱，糾折庶獄，究其奸回，出内惜慎，憂國如家。及領憲臺，多所彈劾，百僚肅然。又以中尉屬官不悉稱職，諷求更换。詔委改選，務盡才能，而顯所舉或有請屬，未皆得人，於是衆口喧嘩，聲望致損。後世宗詔顯撰藥方三十五卷，班布天下，以療諸疾。東宫既建，以爲太子詹事，委任甚厚。世宗每幸東宫，顯常迎侍。出入禁中，仍奉醫藥。賞賜累加，爲立館宇，寵振當時。延昌二年秋，以營療之功，封衛南伯。

王顯前後歷任各種官職，每個任上都被稱道，處理冤獄訴訟之事，查究各色奸邪昏亂之人，不分内外都非常慎重，爲國分憂如同持家一般。後來在御史臺任職，對許多違法亂紀的官員進行彈劾追究，因而朝中百官對他十分敬畏。王顯認爲御史中尉的官職，同他所履行的職責不完全相稱，就委婉地請求皇上更换官職。皇帝下令委派他選拔官吏，一定要做到人盡其才，但是王顯所舉薦的官員，有的是對他有所請托的，没有能完全做到任人惟才，於是朝廷輿論嘩然，致使他的聲望受到損害。後來，世宗下詔命令王顯撰寫藥方三十五卷，并把它向全國頒布，用以人民治療疾病。世宗册立了東宫太子以後，任命王顯爲太子詹事，對他的委托和任用非常重。世宗每次到東宫，王顯常常出面迎接侍奉。他進出宫禁之中，仍舊給皇帝進奉醫藥。皇帝對他的賜賞不斷增多，還專爲他建造了公館，如此厚重的寵幸使他顯赫一時。延昌二年秋天，王顯因療治疾病有功，被封爲衛南伯。

四年正月，世宗夜崩，肅宗踐祚。顯參奉璽策，隨從臨哭，微爲憂懼。顯既蒙任遇，兼爲法官，恃勢使威，爲時所疾。朝宰托以侍療無效，執之禁中，詔削爵位。臨執呼冤，直閤以刀鐶撞其腋下，傷中吐血，至右衛府一宿死。始顯布衣爲諸生，有沙門相顯後當富貴，誡其勿爲吏官，吏官必敗。由是世宗時或欲令其遂攝吏

延昌四年正月，世宗在某夜駕崩，由肅宗即皇帝位。王顯參與奉宣璽書詔册，同百官在一起哀悼哭泣先帝，心裏頗感憂懼。王顯蒙受世宗的重用和恩遇，又兼任執法之官，倚仗權勢，顯耀威風和莊嚴，被當時群臣所嫉恨。朝臣藉口王顯給皇帝治病不見療效，把他逮捕關進監獄，肅宗下令削除了他的官爵。王顯被捕時大呼冤枉，值勤的武官用刀環重擊他的腋下，使他重傷吐血，送到右衛府過了一夜就死了。當初，王顯還是個

部，每殷勤避之。及世宗崩，肅宗夜即位，受璽册，於儀須兼太尉及吏部，倉卒百官不具，以顯兼吏部行事矣。

布衣儒生，有位僧侶給他看相，預測他以後必定富貴，但勸誡他不要擔任吏部官職，當了吏官就肯定會有禍敗。因此，世宗在位時曾想讓他掌管吏部，他總是小心地推辭迴避。到世宗駕崩以後，肅宗連夜即位，接受璽印封册，在禮儀上需要有人兼任太尉和吏部之職，但倉猝之間未能在百官中找出這個人選，就讓王顯兼任吏部而主持繼位登基之事。

崔彧

崔彧，字文若，清河東武城人。父勳之，字寧國，位大司馬外兵郎，贈通直郎。彧與兄相如俱自南入國。相如以才學知名，早卒。彧少嘗詣青州，逢隱逸沙門，教以《素問》九卷及《甲乙》，遂善醫術。中山王英子略曾病，王顯等不能療，彧針之，抽針即愈。後位冀州别駕，累遷寧遠將軍。性仁恕，見疾苦，好與治之。廣教門生，令多救療。其弟子清河趙約、勃海郝文法之徒咸亦有名。

崔彧，字文若，清河東武城人。父親勳之，字寧國，官至大司馬外兵郎，死後追贈爲通直郎。崔彧與兄長相如都是從南方歸投魏國的。相如以才華和學問而知名，死得較早。崔彧年輕時曾經到青州，遇上一位隱居的和尚，教給他《素問》九卷以及《甲乙》等醫經，於是而會醫術。中山王元英的兒子元略曾經患病，王顯等人都治不好，崔彧用針灸給他治病，抽出針病馬上就好。後來任冀州别駕，逐漸升任爲寧遠將軍。他心地仁慈忠恕，看見疾病痛苦，就愛主動替人診治。他廣泛培養門生，讓他們多救治醫療病人。他的弟子中有清河人趙約、勃海人郝文法等人也很有名。

彧子景哲，豪率，亦以醫術知名。爲太中大夫、司徒長史。

崔彧的兒子景哲，性格豪爽率直，也因醫術而知名。曾任太中大夫、司徒長史。

蔣少游

蔣少游，樂安博昌人也。慕容白曜之平東陽，見俘入於平城，充平齊户，後配雲中爲兵。性機巧，頗能畫刻。有文思，吟咏之際，時有短篇。遂留寄平城，以傭寫書爲業，而名猶在鎮。

蔣少游，樂安博昌人。在慕容白曜平定東陽的時候，少游被俘獲而到了平城，成了平齊户口，後被發配到雲中當兵。少游生性機敏靈巧，擅長繪畫和雕刻。他很有文思，經常吟咏詩賦，不時還作些短文。於是留寄在平城，以代人寫書信而爲生計，名聲尚僅局限在市鎮上。

後被召爲中書寫書生，與高聰俱依高允。允愛其文用，遂并薦之，與聰俱補中書博士。自在中書，恒庇李冲兄弟子侄之門。始北方不悉青州蔣族，或謂少游本非人士，又少游微因工藝自達，是以公私人望不至相重。唯高允、李冲曲爲體練，由少游舅氏崔光與李冲從叔衍對門婚姻也。

後來他被朝廷徵召到中書省當寫書生，與高聰一起依附於高允。高允器重他倆的文才和能幹，就向朝廷同時推薦了二人，從而二人一道補授爲中書博士。少游自從來到中書省後，長期投靠在李冲兄弟子侄的門下。開始時北方人不知道青州的蔣氏家族，有的人説少游本來就不是名門人士，加之少游僅僅是因爲一些手藝而得志，因此無論是在官場或是在私交時，他的名望都不

高祖、文明太后常因密宴，謂百官曰："本謂少游作師耳，高允老公乃言其人士。" 眷識如此。然猶驟被引命，屑屑禁闥，以規矩刻繢爲務，因此大蒙恩錫，超等備位，而亦不遷陟也。

高，并不受敬重。衹有高允、李冲對他多有體諒和理解，因爲少游的舅父崔光與李冲的堂叔李衍是門當户對的兒女親家。高祖、文明太后曾在宮中宴會上，對朝中大臣們説："原本認爲少游衹是個有專長手藝的人，而高允老先生却説他是個有名望的人物。"受到皇帝這般的賞識眷愛。然而還是剛被倉促召用，在宮中忙碌些瑣務，整天幹些校正方圓、雕刻繪畫的事情，因爲這些而深蒙皇帝的恩寵賞賜，其地位超越了平常的任用級别，但又不給他升官晋級。

及詔尚書李冲與馮誕、游明根、高閭等議定衣冠於禁中，少游巧思，令主其事，亦訪於劉昶。二意相乖，時致諍競，積六載乃成，始班賜百官。冠服之成，少游有效焉。後於平城將營太廟、太極殿，遣少游乘傳詣洛，量準魏晋基趾。後爲散騎侍郎，副李彪使江南。高祖修船乘，以其多有思力，除都水使者，遷前將軍、兼將作大匠，仍領水池湖泛戲舟楫之具。及華林殿、沼修舊增新，改作金墉門樓，皆所措意，號爲妍美。

後來皇帝詔令尚書李冲與馮誕、游明根、高閭等人在宮内商議制定文武官員的衣服冠帶，由於少游巧於構思，就派他主持設計，也徵詢劉昶的意見，兩人的意見相違背，以致常常發生争吵，於是拖延了六年纔完成，開始頒布發給百官穿戴。百官冠服之所以能够製作成功，蔣少游是有功勞的。後來朝廷準備在平城營建太廟、太極殿，派少游乘坐驛車去洛陽，以魏晋兩朝的廟宇殿堂爲準則去測量基址。後來任散騎侍郎，充當李彪的副手出使江南。高祖要修造他乘坐的船隻，因爲少游有很强的構思設計能力，就任命他爲都水使者，升任前將軍、兼將作大匠，仍舊領任修造湖池中游玩的船隻艇槳等器物的職務。後來維修擴建華林園的殿堂和池林，以及改造金墉城的門樓，全都由少游設計籌措，世人都贊美這些建築的華美壯麗。

雖有文藻，而不得伸其才用，恒以剞劂繩尺，碎劇匆匆，徙倚園湖城殿之側，識者爲之嘆慨。而乃坦爾爲己任，不告疲耻。又兼太常少卿，都水如故。景明二年卒，贈龍驤將軍、青州刺史，謚曰質。有《文集》十卷餘。少游又爲太極立模範，與董尒、王遇等參建之，皆未成而卒。

雖然他有文才辭藻，但這些才能得不到伸展，長期衹能拿着刀斧繩尺，瑣碎忙碌，往來停留在園林湖池、城樓殿堂等處，賞識他才能的人無不爲他感慨惋惜。但他安於本職并以此爲己任，從不感到勞累和羞耻。後來兼任太常少卿，都水使者一職依舊。景明二年去世，追贈爲龍驤將軍、青州刺史，謚號爲質。留有《文集》十多卷。少游還曾爲建造太極殿製造模型，與董尒、王遇等人參與營建，但都未建成就去世了。

初，高宗時，郭善明甚機巧，北京宮殿，多其製作。高祖時，青州刺史侯文和亦以巧聞，爲要舟，水中立射。滑稽多智，辭説無端，尤善淺俗

當初，高宗在位時，有位叫郭善明的人很機敏靈巧，京都平城的宮殿，大多是由他設計建造的。高祖在位時，青州刺史侯文和也以機巧而聞名，他建造了一種大船，可以在水中站着放箭。

委巷之語，至可玩笑。位樂陵、濟南二郡太守。

侯文和性格滑稽而機智，說話無邊際，尤其喜歡講些淺顯通俗的民間俗事，常使人開心發笑。官至樂陵、濟南二郡太守。

世宗、肅宗時，豫州人柳儉、殿中將軍關文備、郭安興并機巧。洛中製永寧寺九層佛圖，安興爲匠也。

世宗、肅宗時期，豫州人柳儉、殿中將軍關文備、郭安興都很機巧。洛陽建造永寧寺九層佛塔，就是郭安興充當的工匠。

高祖時，有范寧兒者善圍棋。曾與李彪使蕭賾，賾令江南上品王抗與寧兒。制勝而還。又有浮陽高光宗善樗蒲。趙國李幼序、洛陽丘何奴并工握槊。此蓋胡戲，近入中國，云胡王有弟一人遇罪，將殺之，弟從獄中爲此戲以上之，意言孤則易死也。世宗以後，大盛於時。

高祖在位時期，有個叫范寧兒的人擅長圍棋。他曾與李彪出使蕭賾政權，蕭賾派江南的高手王抗跟他對弈，他大勝而歸。又有浮陽人高光宗善於樗蒲游戲。趙國人李幼序、洛陽人丘何奴都長於握槊。這是種胡人游戲，近期傳入中原，相傳有位胡人君王的一個弟弟犯了罪，將要殺死他，弟弟在獄中發明這個游戲獻給君王，意思是孤單獨處就容易死掉。世宗以後，這類游戲盛行於世。

史臣曰：陰陽卜祝之事，聖哲之教存焉。雖不可以專，亦不可得而廢也。徇於是者不能無非，厚於利者必有其害。詩書禮樂，所失也鮮，故先王重其德；方術伎巧，所失也深，故往哲輕其藝。夫能通方術而不詭於俗，習伎巧而必蹈於禮者，幾于大雅君子。故昔之通賢，所以戒乎妄作。晁崇、張淵、王早、殷紹、耿玄、劉靈助皆術藝之士也。觀其占候卜筮，推步盈虛，通幽洞微，近知鬼神之情狀。周澹、李脩、徐謇、王顯、崔彧方藥特妙，各一時之美也。蔣少游以剞劂見知，没其學思，藝成爲下，其近是乎？

史臣曰：陰陽預測占卜祝禱之事，存在着聖賢哲人的教化成份。雖然不能專門衹去學它，也不可以把它完全廢棄。一味地相信服從它是不對的，把它用以謀取厚利更是必有害處。詩書禮樂，極少有過失和缺陷，所以先代聖王看重它的道德功能；而方術技巧，副作用和消極影響都很大，所以以前的賢哲輕視它的技藝。精通方術而又不墮落成庸俗的詭説，熟習技巧而合乎禮儀規範的人，纔基本上接近於高雅的君子。所以古代的通達聖賢，正因此而警惕防止妄誕的言行。晁崇、張淵、王早、殷紹、耿玄、劉靈助等都是方術巧藝之士。觀察他們的占候卜筮，推測盈滿和虛空，通曉洞悉幽暗微茫之事，已近乎於知道鬼神的情形了。周澹、李脩、徐謇、王顯、崔彧等人醫方藥劑特別有水平，各逞一時之美。蔣少游以刀斧繩尺的工匠手藝而受到賞識，他的學問和思想被埋没了，衹以下等的技藝而成名，他可能就近似這樣的人吧？

魏書卷九十二

列傳第八十

列 女

夫婦人之事，存於織紝組紃、酒漿醯醢而已。至如嫫訓軒宮，娥成舜業，塗山三母，克昌二邦，殆非匹婦之謂也。若乃明識列操，文辯兼該，聲自閨庭，號顯列國，子政集之於前，元凱編之於後，隨時綴録，代不乏人。今書魏世可知者爲《列女傳》。

婦女的事務，祇在於紡織縫綉、柴米油鹽而已。至於像嫫母在軒轅家的訓則，娥皇成就虞舜的大業，塗山氏的三位婦女，協助興旺了兩個邦國，她們就絶不是一般的匹婦了。還有一些明晰知識表現操守，文辭和言論均達到要求，名聲來自閨閣家庭，稱譽顯耀於列邦列國，以前有子政收集她們的事迹，以後有元凱編撰她們的史傳，隨時有續録補充，各代都不乏其人。現在寫出大魏時期的一些可知道的人物，撰成《列女傳》。

崔覽妻封氏

中書侍郎清河崔覽妻封氏，勃海人，散騎常侍愷女也。有才識，聰辯强記，多所究知，於時婦人莫能及。李敷、公孫文叔雖已貴重，近世故事有所不達，皆就而諮請焉。

中書侍郎清河人崔覽的妻子封氏，勃海人，是散騎常侍封愷的女兒。她有才華見識，聰明善辯，記憶力好，能瞭解探究許多事物，在當時的婦女中誰都比不上她。李敷、公孫文叔雖然已很顯貴，但在近代的故事方面有搞不清楚的，都找她咨詢請教。

封卓妻劉氏

勃海封卓妻，彭城劉氏女也。成婚一夕，卓官於京師，後以事伏法。劉氏在家，忽然夢想，知卓已死，哀泣不輟。諸嫂喻之不止，經

勃海人封卓的妻子，是彭城劉家的女兒。結婚後衹聚了一夜，封卓就去京師做官，後來因犯事而伏法。劉氏在家中，忽然在夢中想到了他，托知封卓已死，便不停地哀哭。數位嫂子勸

旬，凶問果至，遂憤嘆而死。時人比之秦嘉妻。中書令高允念其義高而名不著，爲之詩曰："兩儀正位，人倫肇甄。爰制夫婦，統業承先。雖曰異族，氣猶自然。生則同室，終契黄泉。其一　封生令達，卓爲時彦。内協黄中，外兼三變。誰能作配，克應其選。實有華宗，挺生淑媛。其二　京野勢殊，山川乖互。乃奉王命，載馳在路。公務既弘，私義獲著。因媒致幣，遘止一暮。其三　率我初冠，眷彼弱笄。形由禮比，情以趣諧。忻願難常，影迹易乖。悠悠言邁，戚戚長懷。其四　時值險屯，横離塵網。伏鑕就刑，身分土壤。千里雖遐，應如影響。良嬪洞感，發於夢想。其五　仰惟親命，俯尋嘉好。誰謂會淺，義深情到。畢志守窮，誓不二醮。何以驗之？殞身是效。其六　人之處世，孰不厚生。必存於義，所重則輕。結忿鍾心，甘就幽冥。永捐堂宇，長辭母兄。其七　茫茫中野，翳翳孤丘。葛藟冥蒙，荆棘四周。理苟不昧，神必俱游。異哉貞婦，曠世靡疇。其八"

她不住，過了十來天，凶訊果然傳到，於是她憤恨嘆息而死。當時之人把她比作秦嘉的妻子。中書令高允念在她有如此崇高的情義而名聲不顯著，就爲她作詩記贊道："男女正位，人倫分明。結成夫妻，繼祖立業。雖是異姓，天然同氣。生在一室，死約黄泉。此是第一首　封生是達士，卓郎爲時彦。在内協黄中，外則兼三變。誰能配上他，有人供他選。確有好家族，生下賢女子。此是第二首　京城民間勢相殊，高山大川實乖互。燕爾新婚奉王命，載他奔馳即上路。公務盡職已揚名，私情恩愛也顯著。請媒送禮成佳偶，無奈洞房僅一暮。此是第三首　當年成人初戴冠，便已眷戀此少女。身貌舉止皆合禮，情投意合都成趣。連理心願難常有，比翼踪影易乖異。萬語千言悠悠逝，此恨綿綿心中駐。此是第四首　憶得當時遇險障，異鄉横尸離塵網。俯首刀下受極刑，身首異處埋土壤。夫婦千里遥相隔，感應如同影與響。嬌妻早知夫君死，心中牽挂夢中想。此是第五首　仰遵父母命，俯覓夫妻情。誰説交道淺，情義已至深。立志守貧窮，誓死不二心。用何去驗證？夫死我殉身。此是第六首　人生活在世，誰不想長命，爲了存大義，惜命也得輕。激情結在心，甘願黄泉行。永别舊家園，長辭一家親。此是第七首　茫茫原野中，掩映一孤丘。衰草叢叢生，荆棘滿四周。天理若不昧，靈魂會同游。奇哉貞烈婦，曠世也難有。此是第八首"

魏溥妻房氏

鉅鹿魏溥妻，常山房氏女也。父堪，慕容垂貴鄉太守。房氏婉順高明，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遇病且卒，顧謂之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死不足恨，但夙心往志，不聞於没世矣。良痛母老家貧，供奉無寄；赤子矇眇，血祀孤危。所以抱怨於黄壚耳。"房垂泣而對曰："幸承先人餘訓，出事君子，義在自畢。有志不從，命也。夫人在堂，稚子襁褓，顧當以身少，相感長往之恨。"俄而溥卒。及大斂，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

鉅鹿人魏溥的妻子，是常山房家的女兒。父親房堪，擔任慕容垂的貴鄉太守。房氏温婉順從高雅聰明，少年時就有貞烈的操守。十六歲時，丈夫魏溥患病快死，望着她説道："人生如白駒過隙，死了不足遺憾，衹是夙願和志向，死後就再也不會知道了。深感痛心的是母親衰老家境貧困，供養侍奉没有依靠；孩子尚在嬰幼，血脉香火孤苦艱危。這就是我抱恨黄泉而難瞑目的。"房氏流着淚哭着答道："我有幸承蒙先人的教導，出嫁侍候夫君，打算終生服侍你。有這樣的心願却不能實現，這是命運。老夫人在堂，嬰兒在襁褓，衹恨我就一個身體，不能陪你一起長

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助喪者咸皆哀懼。姑劉氏輟哭而謂曰："新婦何至於此！"房對曰："新婦少年不幸，實慮父母未量至情，覬持此自誓耳。"聞知者莫不感愴。於時子緝生未十旬，鞠育於後房之內，未曾出門。遂終身不聽絲竹，不預座席。緝年十二，房父母仍存，於是歸寧。父兄尚有異議，緝竊聞之，以啓母。房命駕紿云他行，因而遂歸，其家弗知之也。行數十里方覺，兄弟來追，房哀嘆而不反。其執意如此。訓導一子，有母儀法度。緝所交游有名勝者，則身具酒飯；有不及己者，輒屏卧不餐，須其悔謝乃食。善誘嚴訓，類皆如是。年六十五而終。緝事在《序傳》。緝子悅爲濟陰太守，吏民立碑頌德。金紫光祿大夫高閭爲其文，序云："祖母房年在弱笄，艱貞守志，秉恭妻之操，著自毀之誠。"又頌曰："爰及處士，遘疾夙凋。伉儷秉志，識茂行高。殘形顯操，誓敦久要。誕兹令胤，幽咸乃昭。"溥未仕而卒，故云處士焉。

辭人世。"不多久魏溥就死了。到了大殮的時候，房氏拿起刀割下左耳，丢進棺材中，接着説："鬼神如果有知，就等着到黄泉相會吧。"鮮血涌流，協助喪事的人全都悲哀驚異。婆婆劉氏止住哭對她説："新喪夫的媳婦爲什麽要這樣！"房氏答道："新喪夫之婦年輕就遭此不幸，我實在是考慮到父母可能不瞭解我的至真之情，希望用這種做法來自我發誓罷了。"聽説的人無不感動悲愴。那時兒子魏緝生下來還不到百天，她在後房之内哺育撫養，從未出過門。於是她終生不聽絲竹音樂，不出席宴飲。魏緝十二歲，房氏的父母還活着，於是回娘家居住。父親兄長依然有别的想法，魏緝暗中聽到了，就告訴了母親。房氏就叫人趕車哄騙説她要到某地去一趟，於是就偷跑了回來，娘家人不知道。走了數十里纔發覺，兄弟忙來追趕，房氏哀嘆着不轉去。她就是如此執着自己的信念。訓導一個兒子，很有母親的威儀和法度。魏緝所交結相處的人，如果是比兒子有名望或勝過他的，她就親自給他們準備酒飯；如果是不及他的人，就關起房門躺着不就餐，必須待兒子悔過道歉後纔肯吃飯。循循善誘嚴加訓督，大抵都如這類情況。六十五歲那年去世。魏緝的事迹在《序傳》。魏緝的兒子魏悅是濟陰太守，官民給他立碑頌德。金紫光祿大夫高閭替他寫了一篇文章，序言是："祖母房氏還在少女時代，就堅貞守志，秉承恭姜妻子的節操，表現了自毁傷身的至誠。"又作詩歌頌道："到了處士之時，遭疾病而謝世。伉儷之妻秉承此志，見識多而品行高。形體雖殘德操顯著，發誓要堅守長久的婦道。生養了這些傑出的後人，是因爲冥冥之中有人保佑在體現功效。"魏溥因爲是未做官就死了，所以稱作處士。

胡長命妻張氏

樂部郎胡長命妻張氏，事姑王氏甚謹。太安中，京師禁酒，張以姑老且患，私爲醞之，爲有司所糾。王氏詣曹自告曰："老病須酒，在家私釀，王所爲也。"張氏曰："姑老抱患，張主家事，姑不知釀，其罪在張。"主

樂部郎胡長命的妻子張氏，服侍婆婆王氏非常恭謹。太安年間，京師中禁止飲酒，張氏因爲婆婆年老而且有病，就私下釀造些酒，被有關部門糾察到了。婆婆王氏到衙門自己投案道："我因年老患病需要酒，在家中私釀，是我王氏幹的。"張氏説："婆婆年老有病，是我張氏主持家

司疑其罪，不知所處。平原王陸麗以狀奏，高宗義而赦之。

事，婆婆不知道釀酒之事，罪過在我張氏。”主持這個官司的人對此案存有疑問，不知該如何處理。平原王陸麗上奏狀報告此事，高宗皇帝因其孝義而赦免了她們的罪。

平原女子孫男玉

平原鄃縣女子孫氏男玉者，夫爲靈縣民所殺。追執仇人，男玉欲自殺之，其弟止而不聽。男玉曰：“女人出適，以夫爲天，當親自復雪，云何假人之手！”遂以杖毆殺之。有司處死以聞。顯祖詔曰：“男玉重節輕身，以義犯法，緣情定罪，理在可原，其特恕之。”

平原鄃縣有個叫孫男玉的女子，丈夫被靈縣的某人所殺。追拿到仇人後，男玉想自己動手殺他，她的弟弟勸阻她而不聽從。男玉説：“女人出嫁後，以丈夫爲天，應該親自復仇雪恨，怎能藉他人之手！”便用木杖毆打，殺死了仇人。有關部門以死罪上奏到朝廷。顯祖皇帝下詔道：“男玉重氣節輕生命，因義而犯法，根據情理判定其案，是可以原諒的，特地寬恕赦免她。”

房愛親妻崔氏

清河房愛親妻崔氏者，同郡崔元孫之女。性嚴明高尚，歷覽書傳，多所聞知。子景伯、景先，崔氏親授經義，學行修明，并爲當世名士。景伯爲清河太守，每有疑獄，常先請焉。貝丘民列子不孝，吏欲案之。景伯爲之悲傷，入白其母。母曰：“吾聞聞不如見，山民未見禮教，何足責哉？但呼其母來，吾與之同居。其子置汝左右，令其見汝事吾，或應自改。”景伯遂召其母，崔氏處之於榻，與之共食。景伯之温凊，其子侍立堂下。未及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顏慚，未知心愧，且可置之。”凡經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終以孝聞。其識度厲物如此，竟以壽終。

清河人房愛親的妻子崔氏，是同郡崔元孫的女兒。她性情嚴謹明敏而高尚，閲讀了不少書籍，見聞廣博。兒子景伯、景先，由崔氏親自傳授經義，使他倆學問和品行都很優秀，均爲當世的名士。景伯是清河太守，每次遇有疑難案件，常常先去請教母親。貝丘有一家的幾個兒子不孝，官吏想處罰他們。景伯爲此而悲傷，進去告訴給母親聽。母親説：“我聽説百聞不如一見，山野之民没見過禮教，何必責怪他們呢？衹需叫他們的母親來，我與她同居一塊兒。她的兒子就安置在你的身邊，讓他看到你是如何侍奉我，他們或許就會自我改好的。”景伯於是就召來那位母親，崔氏把她安頓在床榻上，與她一塊兒吃飯。景伯每次給母親問寒問暖之時，那位母親的兒子們就侍立在堂下。未過十天，他們就悔過請求回家。崔氏説：“這衹是臉面有愧，還不知心中是否有愧，可再留住一些時日。”共經歷了二十多天，那幾位做兒子的人叩頭流血，他的母親也流淚哭泣乞求搬回家，這纔允許了他們回去，最終他們家以孝順而聞名。崔氏的見識胸懷教育人心就是這樣的，最後壽終正寢。

涇州貞女兕先氏

涇州貞女兕先氏，許嫁彭老生爲妻，娉幣既畢，未及成禮。兕先率行貞淑，居貧常自舂汲，以養父母。老

涇州有位貞女兕先氏，許配給彭老生爲妻，聘禮都送過了，未來得及成婚。兕先氏行爲貞潔賢淑，生活貧困常常自己舂米打水，以贍養父

生輒往逼之，女曰："與君禮命雖畢，二門多故，未及相見。何由不稟父母，擅見陵辱！若苟行非禮，正可身死耳。"遂不肯從。老生怒而刺殺之，取其衣服。女尚能言，臨死謂老生曰："生身何罪，與君相遇。我所以執節自固者，寧更有所邀？正欲奉給君耳。今反爲君所殺，若魂靈有知，自當相報。"言終而絶。老生持女珠瓔至其叔宅，以告叔。叔曰："此是汝婦，奈何殺之，天不祐汝！"遂執送官。太和七年，有司劾以死罪。詔曰："老生不仁，侵陵貞淑，原其强暴，便可戮之。而女守禮履節，没身不改，雖處草萊，行合古迹，宜賜美名，以顯風操。其標墓旌善，號曰：'貞女'。"

母。老生前往威逼她同居，兕先氏説："與您雖然聘禮媒妁已辦理，但是兩家因多種原因，未來得及相見。怎麽能够不禀告父母，就被您擅自凌辱！如果您欲行非禮，我就衹有一死了。"於是不肯屈從。老生發怒刺殺了她，取走了她的衣服。該女還能説話，臨死時對老生説："老天生下我有何罪過，而遇上了你呀。我這樣地守節自愛，難道另有所圖麽？正是想奉獻給你而已。現在反倒被您殺了，如果靈魂有知，我自會相報。"説完就死了。老生拿了該女的珍珠項圈來到叔叔家，把事情告訴了叔叔。叔叔説："她是你的媳婦，怎麽殺死了她呢？老天不會保佑你的！"於是把他捉住送到官府。太和七年，有關部門審理他的案子判他死罪。皇帝下詔説："老生没有仁心，侵犯欺凌貞節淑女，根據他的强暴行爲，就可以殺戮他。而該女守禮持節，身死而不改，雖在民間草萊之中，但行爲契合古人的事迹，應賜以美名，以宣揚她的高風和貞操。在她的墓地樹立標志表彰她的善德，賜號爲'貞女'。"

姚氏婦楊氏

姚氏婦楊氏者，閹人苻承祖姨也。家貧無産業。及承祖爲文明太后所寵貴，親姻皆求利潤，唯楊獨不欲。常謂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每遺其衣服，多不受，强與之，則云："我夫家世貧，好衣美服，則使人不安。"與之奴婢，則云："我家無食，不能供給。"終不肯受。常著破衣，自執勞事。時受其衣服，多不著，密埋之，設有著者，污之而後服。承祖每見其寒悴，深恨其母，謂不供給之。乃啓其母曰："今承祖一身何所乏少，而使姨如是？"母具以語之。承祖乃遣人乘車往迎之，則厲志不起，遣人强舁於車上，則大哭，言："爾欲殺我也！"由是苻家内外皆號爲痴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一姨致法，以姚氏婦衣裳弊陋，特免其

姚姓某人之妻楊氏，是太監苻承祖的姨娘。家中貧窮没有産業。到了苻承祖被文明太后所寵幸而顯貴後，親戚姻眷紛紛向他求取利潤，衹有楊氏没有欲求。她經常對姐姐説："姐姐你雖然得到一時的榮耀，不如妹妹我無憂無慮的樂趣。"姐姐常送給她衣服，她大多不接受，硬要給她，她就説道："我夫家世代貧窮，穿上這等華貴的衣服，反倒使人心中不安。"姐姐要送給她奴婢，她便説："我家連吃飯都成問題，哪能供養奴婢。"始終不肯接受。她經常穿着破舊衣服，自己操事家務。有時接受了姐姐給的衣服，大都不穿，暗中藏起來，即便有時要穿，也要先把它弄髒了以後纔穿上身。承祖每次看到她的寒磣相，總是深深埋怨母親，説她不供給姨娘的食用。他對母親説："現在我們什麽都不缺少，您爲何使姨娘成了這個樣子？"他母親把前前後後的一切全都告訴了他。於是承祖就派人乘車前往接楊氏，楊氏却堅決不肯起身，派人把她强行抬到車上，她就大哭大鬧，説："你們這是要殺我呀！"

罪。其識機雖呂嬃亦不過也。

從此苻家内外都把她叫做痴姨。苻承祖事敗後，有關部門把他的兩個姨娘捉到殿堂，一個姨娘受到了懲處，而姚氏婦却因衣裳破舊而免於治罪。楊氏如此識時務，即使是呂嬃也不過如此。

張洪祁妻劉氏

滎陽京縣人張洪祁妻劉氏，年十七，夫亡，遺腹生子，三歲又没。其舅姑年老，朝夕奉養，率禮無違。兄矜其少寡，欲奪而嫁之。劉氏自誓弗許，以終其身。

滎陽京縣人張洪祁的妻子劉氏，十七歲時，丈夫去世，遺腹子生下後，三歲上就夭折了。她的公公婆婆年紀已老，她朝夕侍奉贍養，一切不違禮數。兄長可憐她年少守寡，想强迫她改嫁。劉氏發誓絶不改嫁，就這樣過了一生。

董景起妻張氏

陳留董景起妻張氏。景起早亡，張時年十六，痛夫少喪，哀傷過禮。形容毁頓，永不沐浴，蔬食長齋。又無兒息，獨守貞操，期以闔棺。鄉曲高之，終見標異。

陳留人董景起的妻子張氏。景起很早就去世了，張氏時年十六歲，哀痛夫君年輕過世，悲傷之情超過了禮規。她容貌憔悴衰毁，永不沐浴，食用蔬米吃長齋。又没有子女，獨守貞操，祇期待着死後與夫君合棺同穴。鄉里的人們高度評價她，終於被表彰。

陽尼妻高氏

漁陽太守陽尼妻高氏，勃海人。學識有文才，高祖敕令入侍後宫。幽后表啓，悉其辭也。

漁陽太守陽尼的妻子高氏，是勃海人。有學識有文才，高祖下敕召令她進入後宫侍奉。幽皇后的奏表啓事，都是高氏的手筆。

史映周妻耿氏

滎陽史映周妻同郡耿氏女，年十七，適於映周。太和二十三年，映周卒。耿氏恐父母奪其志，因葬映周，哀哭而殯。見者莫不悲嘆。屬大使觀風，以狀具上，詔標榜門閭。

滎陽人史映周的妻子是同郡的耿氏之女，十七歲時，嫁給映周。太和二十三年，映周去世。耿氏擔心父母逼她改嫁，便在埋葬映周時，哀哭而死。看見的人無不悲傷嘆息。正值朝廷派出的大使考察民風，便將她的事迹呈奏上去，下詔表彰和標榜她的門第。

任城國太妃孟氏

任城國太妃孟氏，鉅鹿人，尚書令、任城王澄之母。澄爲揚州之日，率衆出討。於後賊帥姜慶真陰結逆黨，襲陷羅城。長史韋纘倉卒失圖，計無所出。孟乃勒兵登陴，先守要便。激厲文武，安慰新舊，勸以賞罰，喻之逆順，於是咸有奮志。親自巡守，不避矢石。賊不能克，卒以全城。澄以狀表聞，屬世宗崩，事寢。靈太后後令曰："鴻功盛美，實宜垂

任城國的太妃孟氏，鉅鹿人，是尚書令、任城王元澄的母親。元澄任揚州刺史的時候，率領軍隊出兵討伐。此後賊軍統帥姜慶真暗地勾結造反的黨羽，襲擊攻陷城池。長史韋纘倉促失措，一籌莫展。孟氏便帶領士兵登上城墻，先期據守險要和便利之處。她激勵士兵，安慰新老部下，用賞罰來宣傳，曉諭叛逆和順從的道理，於是衆人都有了奮戰之心。她親自巡邏防守，不畏避飛箭走石。賊兵攻不下來，城池最後得以保全。元澄將母親的事迹上表報告給皇上，正遇上

之永年。"乃敕有司樹碑旌美。

世宗駕崩，事情便止息了。靈太后後來下令道："偉大的功勛盛大的美德，實在應該永遠垂範。"便命令有關部門樹立碑銘以紀念她的美好。

苟金龍妻劉氏

苟金龍妻劉氏，平原人也。廷尉少卿劉叔宗之姊。世宗時，金龍爲梓潼太守，郡帶關城戍主。蕭衍遣衆攻圍，值金龍疾病，不堪部分，衆甚危懼。劉遂率厲城民，修理戰具，一夜悉成。拒戰百有餘日，兵士死傷過半。戍副高景陰圖叛逆，劉斬之，及其黨與數十人。自餘將士，分衣減食，勞逸必同，莫不畏而懷之。井在外城，尋爲賊陷，城中絶水，渴死者多。劉乃集諸長幼，喻以忠節，遂相率告訴於天，俱時號叫，俄而澍雨。劉命出公私布絹及至衣服，懸之城中，絞而取水，所有雜器悉儲之。於是人心益固。會益州刺史傅豎眼將至，賊乃退散。豎眼嘆異，具狀奏聞，世宗嘉之。正光中，賞平昌縣開國子，邑二百户，授子慶珍，又得二子出身。慶珍卒，子純陀襲。齊受禪，爵例降。

苟金龍的妻子劉氏，是平原人。是廷尉少卿劉叔宗的姐姐。世宗在位時，苟金龍任梓潼太守，兼任郡轄關城的主帥。蕭衍率領兵衆圍攻關城，不巧金龍因病卧床，不能率部抵抗，部屬們見形勢危急，都非常恐懼。劉氏挺身而出，率領督促城中軍民，修繕和整理作戰的各種兵器裝備，一夜之間就全部完成。在劉氏的率領下，守城將士抗敵達百日之久，士兵傷亡超過半數。關城的副帥高景暗中圖謀叛變，劉氏發覺後將他斬首，并斬殺了他的同夥數十人。剩下的守城將士，她讓大家分着穿衣减吃糧食，勞逸甘苦一視同仁，將士們都敬畏而服從她。水井在外城，不久被敵軍占領，城中斷了水，許多人渴死。劉氏便集合男女老幼，曉之以盡忠守節之理，大家就一道向天禱告，同時呼喊大叫，霎時間大雨傾盆而下。劉氏命令拿出公家和私人的布匹綢絹乃至身上所穿的衣服，在城中各處懸挂起來接雨，再把它們絞乾取水，拿出各式各樣的容器來儲水。於是守城的軍民人心愈益穩定。正好益州刺史傅豎眼率領援軍趕到，敵軍纔撤圍退走。傅豎眼知道情况後對劉氏驚嘆不已，就寫了表狀奏知朝廷，世宗對她十分贊賞。正光年間，賞賜她平昌縣開國子爵，食邑二百户，授予她的兒子慶珍，兩個兒子都得到官職。慶珍死後，兒子純陀承襲了爵位。北齊受禪建國，爵位按例而降。

慶珍弟孚，武定末，儀同開府司馬。

慶珍的弟弟苟孚，武定末年，官至儀同開府司馬。

盧元禮妻李氏

貞孝女宗者，趙郡栢仁人，趙郡太守李叔胤之女，范陽盧元禮之妻。性至孝，聞於州里。父卒，號慟幾絶者數四，賴母崔氏慰勉之，得全。三年之中，形骸銷瘠，非人扶不起。及歸夫氏，與母分隔，便飲食日損，涕泣不絶，日就羸篤。盧氏合家

貞節孝悌女宗，趙郡栢仁人，是趙郡太守李叔胤的女兒，范陽人盧元禮的妻子。她性情特别孝順，在州中鄉里聞名。父親死後，她哀哭慟號好幾次差點昏死過去，幸虧母親崔氏安慰勸勉她，纔得以保命。守喪的三年内，形容憔悴不堪，骨瘦如柴，不攙扶就站不起來。到出嫁了以後，與母親分離，就飲食日益减少，哭泣流淚不止，日益消瘦虚

慰喻，不解，乃遣歸寧。還家乃復故，如此者八九焉。後元禮卒，李追亡撫存，禮無違者，事姑以孝謹著。母崔，以神龜元年終於洛陽，凶問初到，舉聲慟絶，一宿乃蘇，水漿不入口者六日。其姑慮其不濟，親送奔喪。而氣力危殆，自范陽向洛，八旬方達，攀櫬號踴，遂卒。有司以狀聞。詔曰："孔子稱毁不滅性，蓋爲其廢養絶類也。李既非嫡子，而孝不勝哀，雖乖俯就，而志厲義遠，若不加旌異，則無以勸引澆浮。可追號曰'貞孝女宗'，易其里爲孝德里，標李盧二門，以惇風俗。"

弱。盧氏全家勸慰説服，不見效果，就送回娘家。以後回夫家又像以前那樣，如是者有八九次。後來元禮去世，李氏追悼亡人撫養生者，不違背禮數，侍奉婆婆以孝順恭謹而著稱。母親崔氏，在神龜元年在洛陽去世，死訊一到，她慟哭哀絶，一夜之後纔蘇醒過來，六天水湯不進口。她的婆婆怕她身體有危險，親自護送她奔喪。然而她精力和元氣已相當垂危，從范陽到洛陽，八十天纔到達，她攀着棺材捶胸頓足地號啕大哭，於是氣絶而死。有關部門呈上奏狀告知朝廷。詔書説："孔子宣稱哀毁不能滅絶性命，考慮的是廢棄養育滅絶了人類。李氏并非嫡系兒女，而這般地孝順不惜哀傷絶命，雖然違背了節制順變的道理，但志義高遠，如果不加以表彰，就不能勸誡澆薄浮浪的社會風氣。同意追贈爲'貞孝女宗'的稱號，將她的家所在里弄改名爲孝德里，標志李、盧兩家門第，以重視篤守風俗。"

河東孝女姚女勝

河東姚氏女字女勝，少喪父，無兄弟，母憐而守養。年六七歲，便有孝性，人言其父者，聞輒垂泣。鄰伍異之。正光中，母死，女勝年十五，哭泣不絶聲，水漿不入口者數日，不勝哀，遂死。太守崔游申請爲營墓立碑，自爲製文，表其門閭，比之曹娥，改其里曰上虞里。墓在郡城東六里大道北，至今名爲孝女冢。

河東的姚氏之女名叫女勝，少年喪父，没有兄弟，母親憐愛她而守護養育她。六七歲時，就有孝順之心，别人提到她的父親，她就哭泣垂淚。鄰居們感到驚異。正光年間，母親去世，女勝十五歲，不停地哭泣，好幾天滴水不進，哀傷過度，便死去了。太守崔游申請求爲她營造墳墓樹碑，親自製作碑文，表彰她的門第，把她比作孝女曹娥，把她的里弄改爲上虞里。墳墓在郡城東部六里的大路北側，至今還被稱作孝女冢。

刁思遵妻魯氏

滎陽刁思遵妻，魯氏女也。始笄，爲思遵所娉，未逾月而思遵亡。其家矜其少寡，許嫁已定，魯聞之，以死自誓。父母不達其志，遂經郡訴，稱刁氏吝護寡女，不使歸寧。魯乃與老姑徒步詣司徒府，自告情狀。普泰初，有司聞奏，廢帝詔曰："貞夫節婦，古今同尚，可令本司依式標榜。"

滎陽人刁思遵的妻子，是魯氏之女。剛十五歲，就被思遵所娶，未滿一個月思遵就死了。她家裏同情她年輕守寡，已經決定許她改嫁了，魯氏知道後，發誓寧死不改嫁。父母不顧她的心願，便到郡府去訴訟，説是刁家管住守寡少女，不准她回娘家。魯氏便與年老的婆婆徒步到司徒府，親自告知事情真相。普泰初年，有關部門上奏朝廷聞知，廢帝下詔道："貞夫節婦，古今都崇尚，同意該部門按規定加以表彰。"

史臣曰：闕。

史臣曰：闕。

魏書卷九十三

列傳第八十一

恩 倖

王叡 王仲興 寇猛 趙脩 茹皓
趙邕 侯剛 鄭儼 徐紇

夫令色巧言，矯情飾貌，邀眄睞之利，射咳唾之私，此蓋苟進之常也。故甚者刑身淪子，其次舐痔嘗癰，況乃散金秦貨，輸錢漢爵，又何怪哉？若夫地窮尊貴，嗜欲所攻，聖達其猶病諸，中庸固不能免。男女性態，其揆斯一，二代之亡，皆是物也。據天下之圖，持海内之命，顧指如意，高下在心，此乃夏桀、殷紂喪二邦，秦母、呂雉穢兩國也。魏世，王叡幸太和之初，鄭儼寵孝昌之季，主幼於前，君稚於後，乘間宣淫，殆無忌畏，樹列朋黨，蔽塞天聽。高祖明聖外彰，人神繫仰，御之有術，宗社弗墜。肅宗不言垂拱，潛濟罕方，六合淆然，至於隕覆。且承顔色，竊光寵，勢等秋風，氣同夏日，亦何世而不有哉？此周旦所以誡其朋，詩人是爲疾群小也。太宗時，王、車之徒，雖云幸念，皆宣力夷險，誠效兼存，未如趙脩等出於近習趨走之地，坐擅威刑，勢傾都鄙，得之非道，君子所以賤之。書其變態，備禍福之由焉。

巧言令色，矯情飾貌，用眉目顧盼邀求利益，以甜言蜜語來謀取私欲，這就是那些苟且攀進之流的常態。所以其中極端者不惜刑滅自身葬送子女，其次的舐痔瘡嘗癰疤，更何況那些人散千金買秦國的奇貨，出萬錢換漢朝的官爵，又有什麽奇怪的呢？如果一個人居於尊貴的地位，就會受到各種嗜好欲望的誘惑，連聖賢通達的人都難免有這等毛病，中等和庸劣者又哪能避免呢。男女的本性和情態，從根本上看是一樣的，各代王朝的覆滅，都是這樣造成的。據有天下的版圖，把持全國人的性命，隨心所欲，高低由己，這就是夏桀、殷紂喪亡二國，秦母、呂雉污穢兩朝的原因。大魏時代，王叡在太和初年得到寵愛，鄭儼在孝昌末年獲得寵幸，前者是君主年幼，後者是皇上尚小，他們便乘機宣淫，毫無顧忌和害怕之心，樹立朋黨，拉幫結派，掩蓋和堵塞天子的聽聞。高祖皇帝聰明神聖表現得很突出，人民和神靈都敬仰他，幸虧他統治得法，社稷宗邦不致墜亡。肅宗皇帝談不上垂拱而治，潛修經邦濟世罕見有方，結果海内淆然大亂，以致江山隕落顛覆。不過奉承君主的顔色，偷取主子的光寵，威風像秋風，氣焰如夏日，哪朝哪代又没有這類的人呢？這正是周公告誡朋黨，詩人痛詆群小的原因所在。太宗時期，王、車等人，雖説得寵幸，但都還能全力平定險難，忠誠和功勞

均擁有，不像趙脩之流衹是出於近習趨走之地，坐着擅施刑威，勢傾城鄉，得之無道，君子是瞧不起的。記録下這類人的變化形態，以備考察禍福的因由。

王叡　王襲　王忻

王叡，字洛誠，自云太原晉陽人也。六世祖横，張軌參軍。晉亂，子孫因居於武威姑臧。父橋，字法生，解天文卜筮。凉州平，入京，家貧，以術自給。歷仕終於侍御中散。天安初卒，贈平遠將軍、凉州刺史、顯美侯，謚曰敬。

叡少傳父業，而姿貌偉麗。恭宗之在東宫，見而奇之。興安初，擢爲太卜中散，稍遷爲令，領太史。承明元年，文明太后臨朝，叡因緣見幸，超遷給事中。俄而爲散騎常侍、侍中、吏部尚書，賜爵太原公。於是内參機密，外豫政事，愛寵日隆，朝士懾憚焉。太和二年，高祖及文明太后率百僚與諸方客臨虎圈，有逸虎登門閣道，幾至御座。左右侍御皆驚靡，叡獨執戟禦之，虎乃退去，故親任轉重。三年春，詔叡與東陽王丕同入八議，永受復除。四年，遷尚書令，封爵中山王，加鎮東大將軍。置王官二十二人，中書侍郎鄭羲爲傅，郎中令以下皆當時名士。又拜叡妻丁氏爲妃。及沙門法秀謀逆，事發，多所牽引。叡曰："與其殺不辜，寧赦有罪。宜梟斬首惡，餘從疑赦，不亦善乎？"高祖從之，得免者千餘人。

王叡，字洛誠，自稱是太原晉陽人。六世祖王横，是張軌的參軍。東晉動亂之時，其子孫就居住在武威的姑臧。父親王橋，字法生，懂得天文卜筮。凉州平定後，移居京城，家中貧困，靠占星測曆之術維持生計。官做到侍御中散。天安初年去世，追贈爲平遠將軍、凉州刺史、顯美侯，謚號爲敬。

王叡年少時繼承父業，他身材雄偉相貌英俊。恭宗在東宫當太子時，見到他感到驚異。興安初年，王叡升任爲太卜中散，逐步升遷爲太卜令，領太史之職。承明元年，文明太后親自上朝執政，王叡因善於攀附而受到寵幸，越級升爲給事中。不久又任散騎常侍、侍中、吏部尚書，賜封太原公。於是在宫内參預機密，在外參掌政務，受到的寵愛日益深厚，朝廷官員都懼怕他。太和二年，高祖和文明太后率百官和諸賓客到虎圈觀虎，有一隻老虎跑出虎圈，登上了樓閣的通道，差點就竄到御座上，當時左右侍御都驚恐無策，王叡獨自一人執戟抵擋，老虎纔退去，因此而受到皇上的信任而升上要職。太和三年春，皇帝詔令王叡與東陽王元丕都享有犯罪減免刑罰的特權，并永遠免徵徭役。太和四年，升爲尚書令，封爲中山王，加爲鎮東大將軍。設置王府官員二十二人，中書侍郎鄭羲爲傅，郎中令以下官員都是當時的名士。皇帝又授王叡之妻丁氏爲王妃。後來僧侶法秀圖謀叛逆朝廷，事發之後，受到牽連的人很多。王叡向皇帝進言説："與其殺無辜之人，不如赦免有罪之人。應該衹斬殺首惡，隨從和嫌疑人都予以赦免，不是很好嗎？"高祖采納了他的意見，得以免究者有一千多人。

叡出入帷幄，太后密賜珍玩繒綵，人莫能知，率常以夜帷車載往，閹官防致，前後巨萬，不可勝數，加以田園、奴婢、牛馬、雜畜，并盡良

王叡出入於宫廷帷幄，文明太后私下賜給他許多珍寶玩好，綾羅綢緞，没有人能知道，通常都是在夜晚用有帷幕的車裝載，由宦官護送到家，先後財産上萬，不可勝數，而且還廣置田

美。大臣及左右因是以受賚錫，外示不私，所費又以萬計。及疾病，高祖、太后每親視疾，侍官省問，相望於道。及疾篤，上疏曰：

臣聞忠於事君者，節義著於臨終；孝於奉親者，淳誠表於垂没。故孔明卒軍，不忘全蜀之計；曾參疾甚，情存善言之益。雖則庸昧，敢忘景行。臣荷天地覆載之恩，蒙大造生成之德，漸風訓於華年，服道教於弱冠。濯纓清朝，垂周三紀，受先帝非分之眷，叨陛下殊常之寵。遂乃齊迹功舊，内侍幃幄，爵列諸王，位班上等，從容聞道，與知國政。誠思竭盡力命，以報所受，不謂事與心違，忽嬰重疾。每屈輿駕親臨問之，榮洽生平，惠流身後，犬馬之誠，銜佩罔極。今所病遂篤，慮必不起，延首闕庭，鯁戀終日。仰恃皇造宿眷之隆，敢陳愚昧管窺之見。

臣聞爲治之要，其略有五：一者慎刑罰，二者任賢能，三者親忠信，四者遠讒佞，五者行黜陟。夫刑罰明則奸宄息，賢能用則功績著，親忠信則視聽審，遠讒佞則疑間絶，黜陟行則貪叨改。是以欽恤惟刑，載在《唐典》；知人則哲，唯帝所難。《周書》垂好德之文，漢史列防奸之論，考省幽明，先王大典。又八表既廣，遠近事殊，撫荒裔宜待之以寬信，綏華甸宜惠之以明簡。哀恤孤獨，賑施困窮，録功

園、奴婢、牛馬、雜畜，都是最好的。朝中大臣和左右之人都由此受到他的賞賚，讓外人看上去他不偏私，所費錢財又以萬計。至王叡患病，高祖和太后常親往探視，侍官們也前來探望，絡繹不絶。王叡病重之際，向皇帝呈上疏奏道：

臣聽説對皇帝盡忠的人，在臨終時能更顯示他的節義；對雙親孝敬的人，在快死之際能表現出純真的孝心。所以孔明死於軍中，不忘輔助蜀漢的大業；曾參病重的時候，遺留下感情真摯的良言。我雖平庸愚昧，不敢忘却高尚的德行。我承蒙天覆地蓋之恩，沐浴造物生長之德，少年之時逐漸得到教化，成人以後又受王道的培育。我皇朝清明高潔，流傳延續了三代，我受到了先帝過分的寵眷，又得到陛下特殊的榮寵。於是得以建功立業，在内廷侍奉陛下，爵位與諸王相等，地位列在上等，從容參聞政務，協助國事。實在想竭盡全力來報答所受到的恩寵，不料事與願違，忽然染上重病。常讓陛下屈駕親臨探問，這等殊榮滋潤我一生，所受的恩惠將澤及後世，我衹有效犬馬之誠，銜佩結草以報無窮之恩。現在我的病已非常沉重，考慮到必定不能治好，衹能翹首仰望皇廷宫闕，終日依戀哽咽不已。依仗着皇上舊日給予的深厚眷愛，大膽地陳述自己愚昧的管窺之見。

我聽説治理朝政的關鍵，大致有五個方面：一是慎用刑罰，二是任用賢能，三是親近忠信，四是疏遠讒佞，五是落實陟黜。刑罰分明，奸邪盜賊就會止息；賢能的人才得到任用，功勛業績就能昭著；親近忠信，就會耳聰目明；疏遠讒佞，惑亂挑撥之事就會絶迹；對官員有升有降，就能使貪婪之心得到遏制和改正。這是因爲，慎重地使用刑罰在唐堯之典中早有記載，知人善任就顯得聰明有才能，這是帝王所不容易做到的。《周書》流傳下來尚德的文獻，漢史陳列有防奸的議論，考察昏暗和明智，可參見先王大典。四面八方地域廣闊，遠近之事各不相

舊，赦小罪，輕徭役，薄賦斂，修福業，禁淫祀。願聽政餘暇，賜垂覽察。使子囊之誠，重申於當世；將墜之志，獲用於明時。

同，安撫邊遠的地方應以寬厚信用去對待，鎮守京師心腹地區則應給以明顯的好處。應該憐憫賑恤孤寡之人，幫助救濟貧苦的人，任用提拔有功之人，赦免寬恕小罪之人，減輕徭役，減少斂收的賦税，廣修福利事業，禁絶不合理的繁雜祭祀。願陛下在視聽朝政之餘向下恩賜審察。以使楚國子囊一般的忠誠，可以重申於當時；讓微臣即將失去的心願，得以用在清正賢明的時代。

尋薨，時年四十八。高祖、文明太后親臨哀慟，賜温明秘器，宕昌公王遇監護喪事。贈衛大將軍、太宰、并州牧，謚曰宣王。内侍長董醜奴營墳墓，將葬於城東，高祖登城樓以望之。京都文士爲作哀詩及誄者百餘人。乃詔爲叡立祀於都南二十里大道右，起廟以時祭薦，并立碑銘，置守祀五家。又詔褒叡，圖其捍虎狀於諸殿，命高允爲之贊。京都士女謟稱叡美，造新聲而弦歌之，名曰《中山王樂》。詔班樂府，合樂奏之。

不久就去世了，終年四十八歲。高祖和文明太后親臨致哀，賜給棺木葬器，命令宕昌公王遇監理喪事。追贈他爲衛大將軍、太宰、并州牧，謚號爲宣王。内侍長董醜奴負責營造墳墓，準備葬在京城之東，高祖倚在城樓遠望憑吊。京中有一百多名文士給他寫哀詩作誄文。又詔令在京師以南二十里的大道旁建立祭祀之所，修建廟宇以便按時祭享他，并且樹立碑銘，設置守護宗廟的人爲五户。又詔令褒揚王叡，把他當年驅趕老虎保衛皇帝的情形在各宫殿裏繪成圖畫，命高允爲畫像寫贊。京都的男女稱贊王叡的美貌，作新曲來演唱，曲名叫《中山王樂》。皇帝還下詔頒布樂府，令其用各種樂器合奏這支曲子。

初叡女妻李冲兄子延賓，次女又適趙國李恢子華。女之將行也，先入宫中，其禮略如公主、王女之儀。太后親御太華殿，寢其女於别帳，叡與張祐侍坐，叡所親及兩李家丈夫婦人列於東西廊下。及車引，太后送過中路。時人竊謂天子、太后嫁女。叡之葬也，假親姻義舊，衰絰縞冠送喪者千餘人，皆舉聲慟泣以要榮利，時謂之義孝。叡既貴，乃言家本太原晋陽，遂移屬焉，故其兄弟封爵移以并州郡縣。薨後，重贈叡父橋侍中、征西將軍、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武威王，謚曰定，追策叡母賈氏爲妃，立碑於墓左。父子并葬城東，相去里餘，遷洛後，更徙葬太原晋陽。

當初，王叡的女兒嫁給李冲的侄兒延賓，次女嫁給趙國人李恢的兒子李華。女兒出嫁時，先到宫中，行禮類似公主和王女。文明太后親臨太華殿，讓其女在另一張床上寢卧，王叡和張祐在一旁侍坐，親眷及兩個李家的男女均分别排列於東西廊下。到彩車出發時，太后親自送過中路，當時人們都私下説這是天子、太后在嫁女。王叡殯葬之時，親友服喪送葬者有一千多人，都大聲哭泣以博取榮利，當時説這就是孝義。王叡顯貴後，纔説他的祖籍本是太原晋陽，於是就遷徙其親屬，故而他的兄弟封爵移到并州的郡縣。王叡死後，重新追贈他的父親王橋爲侍中、征西將軍、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武威王，謚號爲定，追策王叡的母親賈氏爲妃，在墓左立碑。王叡父子同葬於京城之東，兩墓相距一里多遠，遷都到洛陽後，又將墓遷葬到太原晋陽。

子襲，字元孫。年十四，以父任

兒子王襲，字元孫。十四歲時，因父親的關

擢爲中散，仍總中部。叡薨，高祖詔襲代領都曹，爲尚書令，領吏部曹、中部，如其品職，依典承襲。文明太后令曰："都曹尚書曹百僚之首，民所具瞻。襲年少，智思未周，其都曹尚書令可權記，使閑習政事，後用不晚。"終太后世，寵念如初。襲王爵，例降爲公。太后崩後，襲仍在高祖左右，然禮遇稍薄，不復關與時事。久之，出爲鎮西將軍、秦州刺史，又轉并州刺史。十七年，輿駕詣洛，路幸其治，供帳粗辦，境内清静，高祖頗嘉之。而民庶多爲立銘，置于大路，虚相稱美，或曰襲所教也。高祖聞而問之，對不以實，因是面被責讓。尚書奏免其官，詔唯降號二等。二十年，以事爲中尉所糾，會赦免，語在《常景傳》。景明二年卒，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謚曰質。

係被升任爲中散，仍然總領中部。王叡死後，高祖詔令王襲代領都曹，任尚書令，領吏部曹、中部，按照王叡的品級和官職，依制度承襲。文明太后下令説："都曹尚書令是官僚的首長，全民所注目的重要之職。王襲年紀很輕，智慧和思考不周到，他的都曹尚書令可權且挂名，讓他熟悉練習政務，以後再任用也不晚。"在太后執政期間，對他家的寵眷一如既往。承襲的王爵按例降爲公爵。太后駕崩以後，王襲仍在高祖皇帝左右，但禮遇漸漸疏薄，不再讓他參掌政事。許久以後，外放任鎮西將軍、秦州刺史，又調任并州刺史。太和十七年，皇上乘御駕到洛陽，路過王襲的治所，供奉安排大致具備，轄境内清静無擾，高祖多次嘉獎他。但是州内的百姓有好多刻立碑銘，設置在大路，虚假地稱頌贊美，有人説是王襲教人這樣做的。高祖聽説後問他，他答對不説實話，因此而被當面責斥。尚書上奏免去他的官職，詔書衹降了他的二等級别。太和二十年，因犯事被中尉糾彈，遇赦而免罪，事情記載在《常景列傳》中。景明二年死去，追贈爲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謚號質。

子忻，襲爵，爲太尉、汝南王悦記室參軍。建義初，河陰遇害，贈散騎常侍、安北將軍、肆州刺史，謚曰穆。

他的兒子王忻，承襲封爵，任太尉、汝南王元悦的記室參軍。建義初年，在河陰遇害，追贈爲散騎常侍、安北將軍、肆州刺史，謚號爲穆。

子子暄，襲爵。武定末，齊州驃騎府功曹參軍。齊受禪，例降。

王忻的兒子子暄，承襲爵位。武定末年，任齊州驃騎府功曹參軍。北齊受禪建國，爵位按例而降。

忻弟誕，字永安。龍驤將軍、正平太守。亦於河陰遇害，贈撫軍將軍、并州刺史。

王忻的弟弟王誕，字永安。任龍驤將軍、正平太守。也在河陰遇害，追贈爲撫軍將軍、并州刺史。

子希雲，舉秀才，早亡。

王誕的兒子希雲，舉爲秀才，死得很早。

誕弟殖，字永興。司空城局參軍。

王誕的弟弟王殖，字永興。任司空城局參軍。

子祖幹，司徒行參軍，并州刺史。

王殖的兒子祖幹，任司徒行參軍，并州刺史。

殖弟永業，司空參軍事。

王殖的弟弟永業，任司空參軍事。

王椿

襲弟椿，字元壽。少以父任拜秘

王襲的弟弟王椿，字元壽。少年時因父親的

書中散，尋以父憂去職。後除羽林監、謁者僕射，母喪解任。正始初，拜中散，出爲太原太守，加鎮遠將軍，坐事免。椿僮僕千餘，園宅華廣，聲妓自適，無乏於時。或有勸椿仕者，椿笑而不答。雅有巧思，凡所營製，可爲後法。由是正光中，元乂將營明堂、辟雍，欲徵椿爲將作大匠，椿聞而以疾固辭。

孝昌中，尒朱榮既據并肆，以汾州胡逆，表加椿征虜將軍、都督，慰勞汾胡。汾胡與椿比州，服其聲望，所在降下。事寧，授右將軍、太原太守。以預立莊帝之勞，封遼陽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户，尋轉封真定縣開國侯，食邑七百户。除持節、本將軍、華州刺史。尋轉使持節、散騎常侍、殷州刺史。元曄立，除都官尚書，固辭不拜。永熙中，行冀州事。尋除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瀛州刺史。

時有風雹之變，詔書廣訪讜言，椿乃上疏曰："伏奉詔書，以風雹厲威，上動天眷，訪讜辭於百辟，詔輿誦於四海。宸衷懇切，備在絲綸，祗承兢感，心焉靡厝。伏惟陛下啓籙應期，馭育萬物，承綴旒之艱運，纂纖絲之危緒，忘餐日昃，求衣未明，俾上帝下臨，愍茲荼蓼，永濟溝壑。而滄浪降戾，作害中秋。上帝照臨，義不虛變。竊惟風爲號令，皇天所以示威；雹者氣激，陰陽有所交諍。殆行令殊節，舒急失中之所致也。昔澍雨千里，實緣教祀之誠；炎精三舍，寧非善言之力。譴不空發，徵豈謬應，誰謂蓋高，實符人事。伏願陛下留心曲覽，垂神遠察，禮賢登士，博舉審官，擢申滯怨，振窮省役。使夫滋水

關係被授予秘書中散，不久因父親去世而去職。後來授任羽林監、謁者僕射，母親去世而解職。正始元年，拜任中散，出任太原太守，加鎮遠將軍，因事坐罪而免官。王椿有千餘名僮僕，園林府宅豪華寬廣，有聲色女妓取樂，很少有空閑着的。有人勸王椿做官，王椿笑而不答。他富有巧思，製作的許多東西，可以作爲後人的榜樣。因此在正光年間，元乂準備營建明堂、辟雍，想徵用王椿爲將作大匠，王椿知道後以疾病爲由堅決謝絶。

孝昌年間，尒朱榮已經占據了并、肆等州，因汾州胡人造反，上表任用王椿爲征虜將軍、都督，前往汾州胡人之地慰問安撫。汾州胡人與王椿毗鄰州界，佩服他的聲望，所到之處，都投降收服。事情安寧後，授予右將軍、太原太守。因參預擁立莊帝的功勞，封爲遼陽縣開國子爵，食邑三百户，接着轉封爲真定縣開國侯，食邑七百户。任持節、原將軍名號、華州刺史。接着又調任使持節、散騎常侍、殷州刺史。元曄立爲皇帝後，授任他爲都官尚書，他堅决辭謝不就任。永熙年間，代行冀州刺史之政。不久授以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瀛州刺史。

當時有暴風和冰雹的災變，詔書命令廣泛地徵求直言讜論，王椿就上疏説："謹奉詔書，因爲風雹的逞威作厲，驚動了天子的注意，訪求直言於百官，詔令獻輿論於四海。皇心懇切，完全反映在詔書的絹帛上，臣接詔書後戰戰兢兢，心情也無法安定。陛下應天承運，統馭化育萬物，接過皇朝的艱難使命，清理危急國政的千頭萬緒，日偏西而忘食，天未亮就穿衣，使上天降臨，憐憫衆生，永遠接濟轉死於溝壑之民。然而滄浪逞發凶戾，在中秋時節爲害。天帝照臨，按道理是不會空虛作變的。我認爲風是號令，皇天用它示威；雹是大氣激凝而成，表現爲陰陽有事要交相諫諍。從而導致號令行動乖違了季節，舒緩急迫失去平衡。以前時雨灑遍千里，實在是因爲祭祀教化的誠心所致；烈日退避三舍，又何嘗不是善良言論的力量而產生的。天譴從來不空發，徵兆哪會謬誤地感應，誰認爲天空很高遠，

没川之彦，畢居朝右；儀表丹青之位，未或虚加。圜土絶五毒之民，揆日息千門之費。岩岩廊署，無不遇之士；忪忪惸獨，荷酒帛之恩。則物見昭蘇，人知休泰，徐奏《薰風》之曲，無論《鴻雁》之歌，豈不天人幸甚，鬼神咸抃?"

它真的是與人事相符的。請求陛下留心細察，費神遠觀，禮賢用士，博舉賢才嚴選官吏，提升該上進者以停止牢騷埋怨，賑濟窮困省減徭役。使那些受滴水之恩就用滿川之水相報的碩彦們，全都進居朝廷之上；儀表丹青的顯位美名，不至於是虚假給予封加的。國土上没有了五毒的頑民，揆日裏停止了千家的費用。莊嚴的府衙中，没有懷才不遇之士；煢煢的孤獨之民，深受酒帛的恩情。這樣就萬物復蘇壯大，黎民安泰幸福，徐徐地奏着《薰風》的樂曲，更不論唱着《鴻雁》的歌謠，豈不是天上人間無比幸運，鬼怪神仙都會歡暢麽?"

椿性嚴察，下不容奸，所在吏民，畏之重足。天平末，更滿還鄉。初椿於宅構起廳事，極爲高壯。時人忽云："此乃太原王宅，豈是王太原宅。"椿往爲本郡，世皆呼爲王太原。未幾，尒朱榮居椿之宅，榮封太原王焉。至於齊獻武王之居晋陽，霸朝所在，人士輻凑。椿禮敬親知，多所拯接。後以老病，遂辭疾客居趙郡之西鯉魚祠山。興和二年春卒，時年六十二。贈使持節、都督冀瀛二州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太尉公、冀州刺史，謚曰文恭。及葬，齊獻武王親自吊送。

王椿性格嚴厲精明，不容忍下級有奸邪行爲，所任職之地的官吏百姓，害怕得不敢輕易動脚。天平末年，任期届滿回到都城。起初王椿在房宅中建造了議事的廳堂，極其高大壯麗，當時就有人隨意説："這是太原王的宅子，哪裏是王太原的宅子。"王椿以往任太原郡太守，世人稱呼他爲王太原。没過多久，尒朱榮住進了王椿的宅子，尒朱榮封的爵是太原王。到了齊獻武王居住在晋陽時，這裏成了霸主的朝廷所在地，各路名人輻凑於此。王椿被齊獻武王禮敬和親信，對他多有拯救和接濟。後來因年老有病，便以疾病相辭而客居在趙郡西部的鯉魚祠山。興和二年春去世，終年六十二歲。追贈爲使持節、都督冀瀛二州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太尉公、冀州刺史，謚號爲文恭。下葬之時，齊獻武王親自吊唁送葬。

椿妻鉅鹿魏悦之次女，明達有遠操，多識往行前言。隨夫在華州，兄子建在洛遇患，聞而星夜馳赴，膚容虧損，親類嘆尚之。尒朱榮妻北鄉郡長公主深所禮敬。永安中，詔以爲南和縣君。内足於財，不以華飾爲意。撫兄子收情同己子，存拯親類，所在周洽。椿名位終始，魏有力焉。元象中卒，贈鉅鹿郡君。椿無子，以兄孫叔明爲後。

王椿的妻子是鉅鹿人魏悦的次女，她明理通達有遠大的節操，懂得許多前朝故實言論。跟隨丈夫在華州，兄長子建在洛陽患上疾病，她聞訊便連夜趕赴洛陽，面容受到損害，親戚們感嘆誇獎她。尒朱榮的妻子北鄉郡長公主對她非常尊敬。永安年間，詔令封她爲南和縣君。雖然家中財富豐足，但她從不留心去奢華打扮裝飾自己。撫養兄長的兒子魏收如同自己的兒子，幫助接濟親戚，都能做到周全滿意。王椿一生保全名聲地位，魏氏是有功勞的。元象年間去世，追贈爲鉅鹿郡君。王椿没有兒子，以兄長的孫子叔明作爲

後嗣。

叔明，太尉參軍事、儀同開府祭酒。死於晉陽，無子，以弟子暄子爲後。

叔明，歷任太尉府參軍事、儀同開府祭酒。在晉陽去世，無子，以弟弟子暄的兒子爲後嗣。

王諶　王翔　王超

叡弟諶，字厚誠。爲給事中、安南將軍、祠部尚書，賜爵上黨公。加散騎常侍，領太史事。例降爲侯。遷太常卿。出爲持節、安東將軍、兖州刺史。還，除光禄大夫，卒於官。贈帛五十匹。

王叡的弟弟王諶，字厚誠。歷任給事中、安南將軍、祠部尚書，賜封爲上黨公爵。加爲散騎常侍，領太史事。按例降級爲侯爵。升任太常卿。出任持節、安東將軍、兖州刺史。回京後，授光禄大夫，死在此任上。贈帛五十匹。

子翔，字元鳳。少以聰敏循良，詔充内侍。自太和初，與李冲等奏决庶事，迄于十六年，賞賜前後累千萬。是時政事多决於文明太后，后好細察，而翔恭謹慎密，甚被知任。遷洛，兼給事黄門侍郎、尚書左丞。襲爵，遷輔國將軍、太府少卿。出爲濟州刺史。卒，贈大將軍、肆州刺史。

他的兒子王翔，字元鳳。少年時因爲聰明敏捷本分善良，詔令充任宫内侍奉。從太和初年起，就一直與李冲等人奏告決斷政務，到太和十六年爲止，獲得的賞賜前後共達千萬。這期間的政事大都由文明太后決定，太后喜歡仔細考察，而王翔爲人恭謹慎密，所以深受知賞和信任。遷都洛陽後，兼任給事黄門侍郎、尚書左丞。承襲爵位，升遷爲輔國將軍、太府少卿。出任濟州刺史。去世後，追贈爲大將軍、肆州刺史。

子超，襲。超，字和善。奉朝請、并州治中。超愛好人物，輕財重義。性豪華，能自奉養，每食必窮水陸之味。年三十四卒。

兒子王超，承襲爵位。王超，字和善。曾任奉朝請、并州治中。王超喜愛名人，輕財重義。生性豪爽奢華，能够自己保養調護，每次進餐必定要窮盡山珍海味。三十四歲去世。

子景覽，襲。武定中，衛將軍、右光禄大夫。齊受禪，例降。

王超的兒子景覽，承襲爵位。武定年間，任衛將軍、右光禄大夫。北齊受禪建國後，他的爵位按例被取消。

景覽弟景招，開府集曹參軍。

景覽的弟弟景招，官至開府集曹參軍。

超弟穆，字思泰。元象中，上黨太守。卒。

王超的弟弟王穆，字思泰。元象年間，任上黨太守。死於任上。

王綽

穆弟綽，字思和，員外散騎侍郎。上黨王天穆以爲北道行臺郎中。尒朱榮代天穆爲大行臺，仍爲吏部郎。以預奉莊帝之勳，封猗氏縣開國侯，邑五百户。永安末，除征西將軍、豳州刺史，不之任。元曄立，轉除驃騎大將軍、并州刺史。興和中卒。

王穆的弟弟王綽，字思和，是員外散騎侍郎。上黨王元天穆任用他爲北道行臺郎中。尒朱榮代替天穆任大行臺，仍然任用王綽爲吏部郎。因參預推立莊帝的功勛，封爲猗氏縣開國侯，食邑五百户。永安末年，授征西將軍、豳州刺史，他不上任。元曄即帝位，調任他爲驃騎大將軍、并州刺史。興和年間去世。

綽弟爽，司徒中兵參軍。

王綽的弟弟王爽，官至司徒中兵參軍。

王魏誠　王静

諶弟魏誠，爲東宫學生，拜給事中，賜爵中都侯，加龍驤將軍。卒，贈安南將軍、冀州刺史，謚曰恭。

王諶的弟弟王魏誠，是東宫學生，授任爲給事中，賜封中都侯爵，加任龍驤將軍。死後，追贈爲安南將軍、冀州刺史，謚號爲恭。

子静，字元安，少有公幹。拜中散，襲爵，例降爲伯。除員外郎、羽林監、兼尚書郎。以明法除廷尉評。轉游擊將軍，加冠軍將軍、岐州刺史。趙郡王謐虐害，城民怨叛，詔静以驛慰喻，咸即降下。以奉使稱旨，賜帛五百匹。除趙郡太守，以母老固辭不拜。又授征虜將軍、廷尉少卿，有當官之稱。坐公事左遷中散大夫，以母憂去職。孝昌初，詔兼廷尉卿，尋行定州事，并固辭不起。二年夏，除長兼廷尉卿，尋行定州事。至冬病卒，年五十七。贈撫軍將軍、并州刺史，謚曰貞。無子，以從子伯豫爲後。

他的兒子王静，字元安，少年時有當官的才幹。拜授中散，承襲封爵，後按例降級爲伯爵。授予員外郎、羽林監、兼尚書郎。因熟悉法令而授予廷尉評。調任游擊將軍，加授冠軍將軍、岐州刺史。趙郡王元謐肆虐害人，城中人民怨憤而反叛，詔令王静出使前往勸諭説服，叛民全被他降伏。因奉命出使稱旨，賜賞了帛五百匹。授任趙郡太守，因母親年老而堅决不受職。又授予征虜將軍、廷尉少卿，有居官稱職的美譽。因公事犯法而被貶調爲中散大夫，因爲母守喪而解官。孝昌初年，詔令他兼任廷尉卿，接着又代行定州刺史事，他都堅决拒絶不上任。孝昌二年夏，授任長兼廷尉卿，不久又代理定州刺史事。到這年的冬天去世，終年五十七歲。追贈爲撫軍將軍、并州刺史，謚號爲貞。没有兒子，以侄兒伯豫爲後嗣。

伯豫，襲爵。武定中，冀州開府録事參軍。齊受禪，例降。

伯豫，承襲爵位。武定年間，任冀州開府録事參軍。北齊受禪建國，其爵位按例而降。

王亮

魏誠弟亮，字平誠。承明初，擢爲中散。告沙門法秀反，遷冠軍將軍，賜爵永寧侯，加給事中。出爲安西將軍、泰州刺史。後轉陝州刺史，坐事免。卒於家。

魏誠的弟弟王亮，字平誠。承明初年，提升爲中散。告發和尚法秀造反，升遷爲冠軍將軍，賜封爲永寧侯，加任給事中。出任安西將軍、泰州刺史。後又調任陝州刺史，坐罪被免官。在家中死去。

亮子洪壽，早卒。

王亮的兒子洪壽，很早就去世了。

子元景，正光中許復先爵，降爲伯。卒，無子。

兒子元景，正光年間同意他恢復繼承祖先爵位，後降爲伯爵。去世後，無子。

洪壽弟嶷，字安壽。除奉朝請，稍遷中散大夫。以疾歸鄉里，遂移居上黨。年七十一卒。

洪壽的弟弟王嶷，字安壽。授予奉朝請，逐步升爲中散大夫。因病回到家鄉，於是移居到上黨。七十一歲時去世。

子夷，字景預。有文才，少工詩咏，知名於世。未官而卒。

兒子王夷，字景預。富有文才，少年工於詩賦，在當世有名氣。未做官而死。

叡叔隆保，冠軍將軍、姑臧侯。卒，追贈安東將軍、并州刺史，鉅鹿

王叡的叔叔隆保，是冠軍將軍、姑臧侯。死後，追贈爲安東將軍、并州刺史，鉅鹿公爵，謚

公，謚曰靖。

號爲靖。

王仲興

王仲興，南趙郡南欒人也。父天德，起自細微，至殿中尚書。仲興幼而端謹，以父任早給事左右。太和中，殿内侍御中散、武騎侍郎、給事中。出入禁内十餘年，轉冗從僕射，猶參密近，爲齋帥。從駕征新野有功，除折衝將軍、屯騎校尉。又命率千餘騎破賊於鄧城。除振威將軍、越騎校尉，賜帛千匹。

王仲興，是南趙郡南欒人。父親天德，出身微寒，官至殿中尚書。仲興幼年起就性格端正嚴謹，因父親在朝爲官而很早就在宫廷左右當差。太和年間，任殿内侍御中散、武騎侍郎、給事中。在宫禁之内出入達十多年，轉授冗從僕射，還參與皇上的機密近侍，任齋帥。因跟隨皇上征戰新野有功，被授予折衝將軍、屯騎校尉。又受命率領一千多騎兵打敗在鄧城的賊兵。授振威將軍、越騎校尉，賜予帛一千匹。

高祖於馬圈，自不豫、大漸迄於崩，仲興頗預侍護。達魯陽，世宗即位，轉左中郎將，仍齋帥。及帝親政，與趙脩并見寵任，遷光禄大夫，領武衛將軍。仲興雖與脩并，而畏慎自退，不若脩之倨傲無禮。咸陽王禧之出奔也，當時上下微爲駭震。世宗於乾脯山追仲興馳入金墉城安慰。後與領軍于勁共參機要，因自理馬圈侍疾及入金墉之功，乞同元賞，遂封上黨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自拜武衛及受封之日，車駕每臨饗其宅。世宗游幸，仲興常侍從，不離左右，外事得徑以聞，百僚亦聳體而承望焉。兄可久，以仲興故自散爵爲徐州征虜府長史，帶彭城太守。仲興世居趙郡，自以寒微，云舊出京兆霸城，故爲雍州大中正。

高祖在馬圈巡視期間，從生病、垂危到駕崩，仲興一直在他身邊奉侍守護。到達魯陽，世宗即皇帝位，他調任左中郎將，仍然擔任齋帥。到了世宗親理政務後，他和趙脩一起被寵愛和信任，升遷爲光禄大夫，領武衛將軍。雖然仲興與趙脩權勢并列，但他保持敬畏謹慎的謙退態度，不像趙脩那樣倨傲無禮。咸陽王元禧出走逃跑，當時上下之人都有些懼怕和震驚。世宗把仲興從乾脯山追回來，讓他騎馬進入金墉城安慰百官。後來與領軍于勁共同參與機要，於是他自己總結了從馬圈給先帝侍疾到進入金墉城穩定人心等一系列功勞，乞求加以首功的封賞，於是被封爲上黨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從拜爲武衛將軍到受封公爵這一時期，皇上經常光臨他家并共同進餐。世宗外出游幸，仲興經常跟隨侍從，不離左右，外面的事都得通過他纔能讓皇帝聞知，百官也就自然彎腰奉承去巴結他了。他的兄長可久，因爲仲興的關係由散官一躍而成爲徐州征虜府的長史，兼任彭城太守。仲興世代居住趙郡，自己覺得地望寒微，就自稱他舊籍是出自京兆霸城，所以當上了雍州大中正。

尚書後以仲興開國公，賞報過優。北海王詳嘗面啓奏請降減，事久不决。可久在徐州，恃仲興寵勢，輕侮司馬、梁郡太守李長壽，遂至忿諍。彭城諸沙門共相和解，未幾，復有所競。可久乃令僮僕邀毆長壽，遂折其脅。州以表聞。北海王詳因百

尚書省後來認爲仲興封開國公，賞賜定得過於優厚。北海王元詳曾經當面奏陳請求減降仲興的爵級，事情久拖未决。可久在徐州，仗着仲興的權勢，輕視并侮辱司馬、梁郡太守李長壽，還搞到激忿争吵的地步。彭城的諸位僧侶出面共同和解相勸，没過多久，兩人又争吵較量起來。可久就邀了一幫僮僕毆打了李長壽，打折了他的

僚朝集，厲色大言曰："徐州名藩，先帝所重，朝廷云何簡用上佐，遂令致此紛紜，以徹荒外，豈不爲國醜辱也！"衆亦莫有應者。仲興是後漸疏，不得徑入左右。世宗乃下詔奪其封邑，出除平北將軍、并州刺史。卒，贈安東將軍、青州刺史。

肋骨。州衙上奏表報告此事。北海王元詳在百官上朝集合時，厲聲大叫道："徐州是一有名的藩鎮，先帝極爲重視，朝廷是怎麽選用的僚臣，以致搞得這般的扯皮打架，事情都傳到了外國，豈不是丢了國家的臉麽！"衆官也没有人應和。仲興從這以後漸被疏遠，不能再直接進入皇帝身邊。世宗就下詔削奪了他的封邑，外放任平北將軍、并州刺史。死後，追贈爲安東將軍、青州刺史。

寇猛

寇猛，上谷人也。祖父平城。猛少以姿幹充虎賁，稍遷羽林中郎。從高祖征南陽，以擊賊不進免官。世宗踐位，復叙用，愛其膂力，置之左右，爲千牛備身，歷轉遂至武衛將軍。出入禁中，無所拘忌。自以上谷寇氏，得補燕州大中正，而不能甄别士庶也。家漸富侈，宅宇高華，妾隸充溢。微榮弟侄，然不及茹皓、仲興也。卒，贈平北將軍、燕州刺史。

寇猛，是上谷人。祖父寇平城。寇猛少年時因身材容貌而充任虎賁，逐漸升任羽林中郎。跟隨高祖皇帝征戰南陽，因出擊賊軍不能推進而被免官。世宗即位後，重新起用，因欣賞他的膂力，就安排在身邊，任千牛備身，經歷次升轉而官至武衛將軍。他進出宫禁，没有拘束和禁忌。自認爲上谷的寇氏，纔得以補授爲燕州大中正，但他連士族庶族都分辨不清。家中漸漸富足奢侈，房宅高大華麗，妾婢奴僕很多。弟、侄等人也稍微沾了榮利，衹不過比不上茹皓、仲興之流。死後，追贈爲平北將軍、燕州刺史。

趙脩

趙脩，字景業，趙郡房子人。父惠安，後名謐，都曹史，積勞補陽武令。脩貴，追贈威烈將軍、本郡太守，及葬，復贈龍驤將軍、定州刺史。脩本給事東宫，爲白衣左右，頗有膂力。世宗踐阼，仍充禁侍，愛遇日隆。然天性暗塞，不閑書疏，是故不參文墨。世宗親政，旬月之間，頻有轉授，歷員外通直散騎常侍、鎮東將軍、光禄卿。每受除設宴，世宗親幸其宅，諸王公卿士百僚悉從，世宗親見其母。脩能劇飲，至於逼勸觴爵，雖北海王詳、廣陽王嘉等皆亦不免，必致困亂。每適郊廟，脩常驂陪。出入華林，恒乘馬至于禁内。咸陽王禧誅，其家財貨多賜高肇及脩。

趙脩，字景業，趙郡房子人。父親趙惠安，後取名趙謐，當過都曹史，因功補授陽武縣令。趙脩顯貴後，追贈爲威烈將軍、本郡太守，到殯葬他時，又追贈爲龍驤將軍、定州刺史。趙脩原本在東宫任事，爲太子左右的白衣，很有膂力。世宗即位後，他仍舊充當禁中侍衛，皇帝對他的寵愛和待遇日益深厚。但是他天性愚笨，不熟悉寫字作文章，因此不能參與舞文弄墨之事。世宗親政以後，旬月之間頻頻給予他各種官職，歷任員外通直散騎常侍、鎮東將軍、光禄卿。每次升官設宴慶賀，世宗都親自到他家中赴宴，朝廷的王公卿士都跟隨而往，世宗還要親自探望趙脩的母親。趙脩酒量極大，每逢飲宴都要逼勸他人飲酒，即使是北海王元詳、廣陽王元嘉這樣的權貴也不放過，一定要讓他們大醉方休。每逢郊廟祭祀，趙脩都乘車在皇帝身邊相陪。出入皇家宫苑，常常騎馬徑直進入。咸陽王元禧被殺以後，

没收的財物大都賜給了高肇和趙脩。

脩之葬父也，百僚自王公以下無不吊祭，酒犢祭奠之具，填塞門街。於京師爲制碑銘，石獸、石柱皆發民車牛，傳致本縣。財用之費，悉自公家。凶吉車乘將百兩，道路供給，亦皆出官。時將馬射，世宗留脩過之。帝如射宫，脩又驂乘，輅車旒竿觸東門而折。脩恐不逮葬日，驛赴窆期，左右求從及特遣者數十人。脩道路嬉戲，殆無戚容，或與賓客奸掠婦女裸觀，從者噂喈喧嘩，詬詈無節，莫不畏而惡之。是年，又爲脩廣增宅舍，多所并兼，洞門高堂，房廡周博，崇麗擬於諸王。其四面鄰居，賂入其地者侯天盛兄弟，越次出補長史、大郡。

趙脩爲他的父親辦理喪事時，自王公以下的文武百官没有不來吊祭的，用來盛酒的犢車以及祭祀拜奠用具，多得填塞了門街。在京師爲父親墓地製作碑銘，運駄石獸、石柱都徵用民間的車牛，傳達到本縣。殯葬所花費的錢財，全部出自公家。喪事所用的車近百輛，沿途所需的費用也全都出自官府。當時朝廷將舉行武藝演習，世宗留下趙脩要他一同前往。皇上前往行大射禮的地方，趙脩又坐車陪乘，車上的横木和旗杆，在過東城門時都碰斷了。趙脩惟恐誤了葬期，便乘驛馬趕赴葬會，左右隨從和特使幾十人。趙脩一路上嬉戲玩樂，一點悲戚的樣子也没有，有時還與賓客一道搶掠婦女，讓她們赤身裸體供其觀賞，隨從的人都議論紛紛，背地裏駡他没有節操，無不對他既害怕又厭惡。這一年，趙脩又擴建房宅，兼并他人許多土地，他屋門深幽，廳堂寬敞高大，廊宇宏偉，園林曲折，其富麗堂皇可以與諸王爺府相比。他的周圍鄰居如侯天盛兄弟，由於以宅基地相賄賂而得以越級補任長史、大郡的官職。

脩起自賤伍，暴致富貴，奢傲無禮，物情所疾。因其在外，左右或諷糾其罪。自其葬父還也，舊寵小薄。初，王顯祗附於脩，後因忿鬩，密伺其過，規陷戮之，而脩過短，都不悛防。顯積其前後愆咎，列脩葬父時路中淫亂不軌，又云與長安人趙僧擽謀匿玉印事。高肇、甄琛等構成其罪，乃密以聞。始琛及李憑等曲事於脩，無所不至，懼相連及，争共糾擿，助攻治之。遂乃詔曰：

趙脩出身於卑賤的行伍，暴發致富貴，十分傲慢無禮，爲衆人所痛恨。因他在外，朝廷左右之人便有人婉言向皇上檢舉他的罪行。自從他埋葬父親回來之後，皇帝對他的恩寵稍有減弱。起初，王顯恭順地依附趙脩，後來因私忿而産生了矛盾，他暗中注意趙脩的過失，謀劃陷害并懲治他，而趙脩對於自己的過錯和短處，却不加以注意和悔改。王顯則收集他的前後所有的過失，列舉他在葬父途中淫亂不軌的行爲，又掌握了他與長安人趙僧擽圖謀藏匿玉印的事件。高肇、甄琛等人羅織趙脩的罪狀，秘密報告皇上，原先甄琛和李憑等人極力迎合趙脩，無所不至，現在害怕受到牽連，就争相檢舉斥責，幫助抨擊懲治趙脩。於是皇帝下詔書道：

小人難育、朽棘不雕，長惡不悛，豈容撫養。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領扈左右趙脩，昔在東朝，選充臺皂，幼所經見，長難

小人難撫養，朽木不可雕，犯下種種罪惡又不思悔改，豈容再對其愛撫姑息。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領扈左右趙脩，昔日在東宫當差，充任侍役，朕自幼同他相處，長久

遣之。故纂業之初，仍引西禁。雖地微器陋，非所宜采；然識早念生，遂升名級。自蒙洗濯，凶昏日甚，驟佞荐驕，恩加輕慢。不識人倫之體，不悟深淺之方，陵獵王侯，輕觸卿相，門賓巷士，拜叩不接，囂氣豪心，仍懷鄙塞。比聽葬父，侈暴繼聞。居京造宅，殘虐徒旅。又廣張形勢，妄生矯托，與雍州人趙僧擲等陰相傳納，許受玉印。不軌不物，日月滋甚。朕猶愍其宿隸，每加覆護，而擅威弄勢，侏張不已。法家耳目，并求憲網，雖欲捨之，辟實難爽。然楚履既墜，江君徘徊；鍾牛一聲，東向改釁。脩雖小人，承侍在昔，極辟之奏，欲加未忍。可鞭之一百，徙敦煌爲兵。其家宅作徒即仰停罷。所親在内者悉令出禁。朕昧於處物，育茲豺虎，顧尋往謬，有愧臣民，便可時敕申没，以謝朝野。

情難相拋。所以朕在登基之初，仍讓他在西宮内充當近侍。雖然他地位低微，才識淺陋，并不適合選拔的標準，但出於相識很早的考慮，就將他連連升官。他自從蒙受恩遇以來，越來越凶頑昏亂，很快就變得諂媚而驕横，恩寵給了他他却愈益輕慢無禮。不識人倫的根本，不悟深淺方向，輕侮王侯，冒犯卿相，門人巷士前來拜叩，也不接待，氣焰囂張，心性豪横，見識淺陋，智力愚笨。至於他回鄉葬父，奢侈揮霍也有所聞。在京城大造宅院，殘暴虐待服勞役的民工。又爲擴張自己的勢力，違制假托，與雍州人趙僧擲等人相勾結，暗中謀劃，接受玉印。行爲不軌，不合法度，一天甚於一天。朕依然憐惜他是舊日吏卒，每每加以遮掩保護，然而他擅權仗勢，囂張不已。執法大臣和耳目之官，一致要求按憲律懲治他，朕雖想赦免不究，但法律的制裁實在難以逃脱。然而楚人之履已墜，江君爲此而徘徊牽念；鍾牛一聲嘶鳴，大江滾滾向東難以挽救。趙脩雖是小人，但念及昔日在朕身邊侍奉，對於處他極刑的奏請，朕想加之却又不忍。可將他鞭打一百，發配到敦煌充軍。其家宅修造的役徒希望立即停工。其在宫内任職的親信一律逐出。朕由於看人和處理不明，豢養了這樣一個豺狼之徒，回顧以前的謬誤，確實有愧於臣民，但可以作爲借鑒，時時告誡自己，用以報答朝野上下之期望。

是日脩詣領軍于勁第與之樗蒲，籌未及畢，而羽林數人相續而至，稱詔呼之。脩驚起隨出，路中執引脩馬詣領軍府。琛與顯監决其罰，先具問事有力者五人更迭鞭之，占令必死。旨决百鞭，其實三百。脩素肥壯，腰背博碩，堪忍楚毒，了不轉動。鞭訖，即召驛馬，促之令發。出城西門，不自勝舉，縛置鞍中，急驅馳之。其母妻追隨，不得與語。行八十里乃死。初于后之入，脩之力也。脩

這一天，趙脩在領軍于勁的府第同他賭博，籌碼還没有賭完，幾個羽林軍相繼而至，説皇帝有詔令召他前去。趙脩大驚，起身跟隨出門，一路上羽林軍士牽着趙脩乘的馬直達領軍府。甄琛和王顯監督執行對趙脩的處罰，事先準備好五個有力的人輪流鞭打，預計用此法將他整死。聖旨决定鞭打一百下，實際打了三百下。趙脩一向身體肥壯，腰闊背圓，能够忍受鞭打的痛楚，受刑時身子動也不動。鞭打完後，甄琛等人立即召來驛馬，催促他出發離京。出了城西門，趙脩已不能直起身子，就被捆綁在馬鞍上，趕着馬急速奔

死後，領軍于勁猶追感舊意，經恤其家，自餘朝士昔相宗承者，悉棄絶之，示己之疏遠焉。

馳。趙脩的母親和妻子在後追隨，不能同他説話。就這樣行走了八十里，趙脩就死去了。當初于氏能够進宫當上皇后，是憑仗趙脩出力幫忙。趙脩死後，領軍于勁還感念舊恩，對他家人經常周濟，其他的朝官中以前曾巴結奉承趙脩的人，則全都同他家斷絶了往來，以表示自己同他的疏遠。

茹皓

茹皓，字禽奇，舊吴人也。父讓之，本名要，隨劉駿巴陵王休若爲將，至彭城。是時南土飢亂，遂寓居淮陽上黨。皓年十五六，爲縣金曹吏，有姿貌，謹惠。南徐州刺史沈陵見而善之，自隨入洛陽，舉充高祖白衣左右。

世宗踐祚，皓侍直禁中，稍被寵接。世宗嘗拜山陵，路中欲引與同車，皓奮衣將升，黄門侍郎元匡切諫乃止。及世宗親政，皓眷賚日隆。又以馬圈之勞，當擬補員外將軍。時趙脩亦被幸，妒害之，求出皓爲外守。皓亦慮見危禍，不樂内官，遂超授濮陽太守，加厲威將軍。其父因皓訟理舊勛，先除兖州陽平太守，賜以子爵。父子剖符名邦，郡境相接，皓忻然於去内，不以疏外爲戚。及趙脩等敗，竟獲全免。雖起微細，爲守乃清簡寡事。世宗幸鄴講武，皓啓求朝趨，解郡，授左中郎將，領直閤。寵待如前。皓既官達，自云本出雁門，雁門人諂附者乃因薦皓於司徒，請爲肆州大中正。府、省以聞，詔特依許。遷驃騎將軍，領華林諸作。皓性微工巧，多所興立。爲山於天淵池西，采掘北邙及南山佳石。徙竹汝潁，羅蒔其間；經構樓館，列於上下。樹草栽木，頗有野致。世宗心悦之，以時臨幸。遷冠軍將軍，仍驍騎將軍。

茹皓，字禽奇，是古吴地人。父親茹讓之，本名要，跟隨劉駿的巴陵王劉休若爲部將，到達彭城。當時南方鬧饑荒動亂，就客居在淮陽上黨。茹皓十五六歲時，任縣金曹吏，頗有身姿容貌，性情又謹慎柔順。南徐州刺史沈陵見了他非常喜愛，他就隨沈陵來到了洛陽，被推薦充當高祖的白衣隨從。

世宗即位以後，茹皓在宫中充當近侍，漸受世宗的寵愛。世宗前往拜謁先帝的陵墓，半路上想讓茹皓與自己同坐一車，茹皓撩起衣服就要登車，黄門侍郎元匡極力勸阻，世宗纔罷休。世宗親理朝政後，茹皓所受的寵愛和賞賜日益增多。又憑着他在馬圈的功勞，朝廷準備給他補任員外將軍。當時趙脩也被皇帝寵幸，他對茹皓非常嫉妒，就請求皇帝把茹皓調出京城到外郡任太守。茹皓也考慮到可能會受陷害而招致危險，不願意充任宫内官，於是他被越級授任爲濮陽太守，加厲威將軍。茹皓的父親因爲茹皓替他争辯理論舊日的功勞，在此以前就被授任兖州的陽平太守，并賜封爲子爵。至此，父子二人都受朝廷的委任分封，所上任的郡治緊緊相鄰，茹皓便高興地離開宫廷，并不因爲自己被外放而感到愁苦。到了趙脩等人事敗而受到懲處，茹皓竟能得以完全免受牽連。茹皓雖然出身低微，當太守却能清廉儉樸，很少生事。有一次世宗到鄴城進行講武演習，茹皓乘機啓奏皇帝請求讓自己回宫廷趨奉，於是皇帝免去了他的郡守職務，授予他爲左中郎將，兼任直閤。受世宗的寵幸一如既往。茹皓官位已經顯達，自稱家世原本出於雁門，朝中善於諂媚的雁門人就在司徒面前極力舉薦茹皓，請授爲肆州大中正。有關府和省將此事奏知皇帝，詔

令特地予以依許。升任驃騎將軍，總領華林園的建造事務。茹皓生性精明靈巧，在園林中興造了許多景點。在天淵池的西邊壘起一座假山，用的是從北邙和南山采挖回的奇佳石料。從汝、潁等地移來竹子，移栽在其間，又建造樓閣亭館，座落於山的上下。栽種各種花草樹木，頗有山野景致。世宗心中喜愛它，不時來這裏游玩。升任冠軍將軍，仍保留驃騎將軍。

皓貴寵日升，關與政事。太傅、北海王詳以下咸祇憚附之。皓弟年尚二十，擢補員外郎。皓娶僕射高肇從妹，於世宗爲從母。迎納之日，詳親詣之，禮以馬物。皓又爲弟聘安豐王延明妹，延明耻非舊流，不許。詳勸强之云："欲覓官職，如何不與茹皓婚姻也?"延明乃從焉。皓頗敏慧，折節下人。而潛自經營，陰有納受，貨産盈積。起宅宫西，朝貴弗之及也。是時世宗雖親萬務，皓率常居内，留宿不還，傳可門下奏事。未幾，轉光禄少卿，意殊不已，方欲陳馬圈從先帝之勞，更希進舉。

茹皓所蒙受的顯貴寵幸與日俱增，乃至參與朝廷大政。從太傅、北海王元詳以下群臣都對他恭敬懼怕而竭力巴結攀附。茹皓的弟弟僅二十歲，就被提升爲員外郎。茹皓娶了僕射高肇的堂妹爲妻，她對於世宗來説是姨母的身份。迎娶高氏的那一天，北海王元詳親自前往祝賀，并且贈送了馬匹等禮物。茹皓又替他的弟弟聘娶安豐王元延明的妹妹，延明因他不是出身士族門第爲耻，不肯答應。北海王元詳勸他應允，説："要想得到官職，爲何不與茹皓聯姻呢?"延明這纔同意了。茹皓比較機靈聰慧，能够謙退屈己，甘居人下。但他暗地裏營求私利，接受别人的饋送賄賂，因而錢財積累甚多。他在宫廷西邊興建房屋，朝中權貴無人能與之媲美。當時世宗雖然親自處理朝政庶務，茹皓就經常在宫廷内居住，晚上也不回家，負責傳達或允准門下的奏事。没過多久，轉任光禄少卿，但内心覺得很不滿足，想向皇帝陳述自己在馬圈隨從先帝的功勞，希望得到更大的升遷。

初，脩、皓之寵，北海王詳皆附納之。又直閤將軍劉胄本爲詳所薦，常感詳恩，密相承望，并共來往。高肇素疾諸王，常規陷害，既知詳與皓等交關相昵，乃構之世宗，云皓等將有異謀。世宗乃召中尉崔亮令奏皓、胄、常季賢、陳掃静四人擅勢納賄及私亂諸事，即日執皓等皆詣南臺。翌日，奏處罪，其晚就家殺之。皓妻被髮出堂，哭而迎皓。皓徑入哭别，食椒而死。

起初，趙脩、茹皓受到皇帝極深的寵幸，北海王元詳等都依附他們。又有直閤將軍劉胄本來是由北海王元詳所舉薦的，常常感激北海王對他的恩遇，就對他殷勤地奉承，與這幫人共相往來。高肇一貫嫉恨諸王，常圖謀對他們進行陷害，在知道了北海王元詳和茹皓等人往來密切後，就羅織罪名向世宗告發，説茹皓等人一起圖謀叛逆作亂。於是世宗就召中尉崔亮入宫，令他上奏告發茹皓、劉胄、常季賢、陳掃静四人擅權倚勢、受納賄賂以及圖謀逆亂各種罪名，即日捉拿茹皓等人，全部押往南臺。次日，又奏請皇帝處以罪罰，當晚就下令茹皓在家中自裁。茹皓的

妻子披頭散髮衝出廳堂，痛哭流涕地迎接茹皓。茹皓徑直走進室内同妻子大哭訣别，吞下椒毒而死。

皓子懷朗，仕至南青州刺史。興和初，以罪賜死，子侄徙邊。

茹皓的兒子懷朗，官至南青州刺史。興和初年，因犯罪賜死，子侄等發配到邊疆。

劉胄

胄，字元孫，河間人。始爲北海王詳所舉。六輔時，出守本郡，與皓俱赴鄴宫講武，亦自乞留。至洛，久不叙用。詳又爲啓，晚乃拜將軍直閤。

劉胄，字元孫，河間人。當初是由北海王元詳所舉薦的。六臣輔政時，出任本郡太守，與茹皓一起赴鄴宫參加講武活動，也是自己乞求留在皇帝身邊。來洛京後，許久不任用他。元詳又上表啓奏，後來纔拜授將軍直閤。

常季賢

季賢起於主馬，世宗初好騎乘，因是獲寵。位至殿中將軍、司藥丞，仍主厩閑。與茹皓通知庶事，勢望漸隆。引其兄爲朝請、直寢，娶武昌王鑒妹。季賢又將娶洛州刺史元拔女，并結托帝戚以爲榮援云。

常季賢由主馬起家，世宗以前喜歡乘馬騎射，因此而獲寵。官至殿中將軍、司藥丞，仍然主持馬厩事務。與茹皓一起通曉知悉宫内政事，勢力和名聲漸漸大了起來。引薦兄長爲朝請、直寢等職，迎娶武昌王元鑒的妹妹。季賢又準備娶洛州刺史元拔的女兒，都是通過跟皇帝的親戚結親而獲得榮耀和聲援。

陳掃静　徐義恭

掃静、徐義恭，并彭城舊營人。掃静能爲世宗典櫛梳，義恭善執衣服，并以巧便，旦夕居中，愛幸相侔，官叙不異。掃静妻，義恭姊也，情相遺薄，室家不諧。義恭恒忿恨之，親經世宗，訴其欺侮。世宗以其左右，兩護之。二人皆承奉茹皓，亦并加接眷，而掃静偏爲親密，與皓常在左右，略不歸休。皓敗，掃静亦死於家。義恭小心謹慎，謙退少語。皓等死後，彌見幸信，長侍左右，典掌秘密。世宗不豫，義恭晝夜扶侍，崩于懷中。靈太后臨政，義恭諂附元叉，又有淫宴，多在其宅。爲嘗藥次御，出爲東秦州刺史。建義後，歷内外顯職。武定初，卒於驃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

陳掃静、徐義恭，都是彭城舊營人。掃静爲皇帝管理梳洗很能幹，義恭則善於整理皇帝的衣服，都很靈巧賣乖，日夜居於宫中，受到的親愛寵幸相等，任的官也差不多。掃静的妻子，是義恭的姐姐，感情疏薄，家庭關係不和諧。義恭一直忿恨他，親自在世宗面前，訴説他欺侮姐姐。世宗鑒於都是身邊之人，便雙方都保護着。二人都奉承茹皓，而且都争相跟他結親，祇是掃静略爲親密一些，與茹皓經常在一起，一刻也不分離。茹皓事敗後，掃静也死在家中。義恭小心謹慎，謙退少言。茹皓等人死後，他更受寵信，長期侍奉在皇帝左右，掌管着宫内的秘密。世宗病倒後，義恭晝夜在他身邊服侍，世宗駕崩在他的懷中。靈太后執政，義恭諂媚依附元叉，又在他的家中，舉行多次的淫亂酒宴。爲他嘗試藥物供其御用，外放任東秦州刺史。建義年間之後，歷任朝廷内外各種顯貴的官職。武定初年，任驃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時去世。

趙邕

趙邕，字令和，自云南陽人。潔白明鬚眉，曉了恭敏。司空李冲之貴寵也，邕以少年端謹，出入其家，頗給按磨奔走之役。冲亦深加接念，令與諸子游處。人有束帶謁於冲者，時托之以自通。高祖太和中，給事左右，至殿中監。世宗即位及親政，猶居本任。微與趙脩結爲宗援，然亦不甚相附也。邕稍遷至殿中將軍，猶帶監職。

趙邕，字令和，自稱是南陽人。容顔潔白鬚眉明朗，懂事而恭順敏捷。司空李冲顯貴受寵之後，趙邕因年輕端莊恭謹，進出他的家，很能效按紙磨墨和東西奔走之勞。李冲也對他深加領情和存念，讓他與自己的兒子們一起玩。有人想拜訪李冲，經常要托他纔能達到目的。高祖太和年間，在皇帝左右任事，官至殿中監。世宗即位直到親政，他都依然居於原官。他稍微與趙脩以同姓而套近乎，但也不是太過於依附他。趙邕逐漸提升到殿中將軍，依舊兼任殿中監之職。

邕父怡，太和中歷郢州刺史，停家久之，以邕寵召拜太常少卿。尋爲荆州大中正，出除征虜將軍、荆州刺史。怡乃致其母喪，葬於宛城之南，趙氏舊墟。以老乞解州任，遷拜光禄大夫，轉金紫光禄。卒，贈鎮東將軍、相州刺史。

趙邕的父親趙怡，太和年間任郢州刺史，停職閑居在家很久，因趙邕受寵而召用授予太常少卿。不久又任荆州大中正，出任征虜將軍、荆州刺史。趙怡就致力於母親的喪事操辦，安葬在宛城之南，趙氏家族的舊址。因年老乞求解除州官，升調爲光禄大夫，又轉爲金紫光禄大夫。死後，追贈爲鎮東將軍、相州刺史。

世宗每出入郊廟，脩恒以常侍、侍中陪乘，而邕兼奉車都尉，執轡同載。時人竊論，號爲“二趙”。以趙出南陽，徙屬荆，邕轉給事中、南陽中正，以父爲荆州大中正，乃罷。轉長兼散騎侍郎、領左右、直長，出入禁中。復爲荆州大中正。邕弟尚，中書舍人，出除南陽太守。怡辭荆州也，尚求解郡，與父俱還。未至京師，逆除步兵校尉。邕祖嶽舊葬代京，喪自平城還葬南陽，贈平遠將軍、青州刺史。

世宗每當進出郊祀謁廟，趙脩總是以常侍、侍中的身份陪乘，而趙邕則兼奉車都尉，執着繮轡同車前往。當時人們私下竊議，號稱爲“二趙”。因趙氏出自南陽，遷徙後屬荆州的區劃，便任趙邕爲給事中、南陽中正，因已任命其父爲荆州大中正，這纔作罷。調任長兼散騎侍郎、領左右、直長，出入於宫禁之中。又任命他爲荆州大中正。趙邕的弟弟趙尚，爲中書舍人，出任南陽太守。趙怡辭去荆州刺史之職，趙尚也請求解除郡守之職，與父親都回到京師。未到京師之時，就逆授爲步兵校尉。趙邕的祖父趙嶽原葬在代京，現在從平城遷回到南陽改葬，追贈爲平遠將軍、青州刺史。

世宗崩，邕兼給事黄門，俄轉太府卿。出除平北將軍、幽州刺史。在州貪縱。與范陽盧氏爲婚，女父早亡，其叔許之，而母不從。母北平陽氏携女至家藏避規免，邕乃拷掠陽叔，遂至於死。陽氏訴冤，臺遣中散大夫孫景安研檢事狀，邕坐處死，會赦得免，猶當除名。自理經年，臨淮

世宗駕崩後，趙邕任兼給事黄門，不久調任太府卿。出任平北將軍、幽州刺史。在州任上貪污而放縱。與范陽的盧氏締結婚姻，此女的父親很早就亡故了，她的叔父答應了這樁婚事，但她的母親却不同意。該女的母親北平的陽氏帶着女兒跑到娘家躲藏起來想免掉與趙邕的親事，趙邕就拷打陽氏的叔叔，於是把他打死了。陽氏申訴此冤，御史臺派遣中散大夫孫景安調查審理此

王彧時爲廷尉，久不斷决。孝昌初卒。

事，趙邕被判罪處死，遇上赦令而得以免死，但仍然應該除名。他自己打了一年的官司，臨淮王元彧當時任廷尉，很久也判决不了此案。孝昌初年趙邕去世。

侯剛

侯剛，字乾之，河南洛陽人，其先代人也。本出寒微，少以善於鼎俎，進飪出入。久之，拜中散，累遷冗從僕射、嘗食典御。世宗以其質直，賜名剛焉。稍遷奉車都尉、右中郎將、領刀劍左右，加游擊將軍、城門校尉。遷武衛將軍，仍領典御，又加通直散騎常侍。詔曰："太和之季，蟻寇侵疆，先皇於不豫之中，命師出討。撫戎暴露，觸御乖和，朕屬當監國，弗獲隨侍，而左右服事，唯藉忠勤。剛於違和之中，辛勤行飪。追遠録誠，宜先推叙。其以剛爲右衛大將軍。"後領太子中庶子。

侯剛，字乾之，河南洛陽人，他的祖先是代國人。他原本出身寒微，年輕時擅長烹調，在宫中從事製作呈進御膳。許久以後，授予中散之職，經歷冗從僕射、嘗食典御等職務。世宗鑒於他性格樸質剛直，便賜名爲剛。不久升任奉車都尉、右中郎將、領刀劍左右，加封游擊將軍、城門校尉。又升遷爲武衛將軍，仍兼任典御之職，加授爲通直散騎常侍。世宗下詔說："太和末年，蟊賊蟻寇侵犯邊境，先帝在生病的時刻，下令出兵征伐。邊地戎狄顯露凶殘之相，大膽冒犯朝廷，違背和議，朕當時受委托監國，不能有隨同皇上征戰的機會，但左右之臣傾心侍奉，竭盡各自的忠誠和勤勉。侯剛在朕患病之時，辛勞地爲我烹調膳食，追憶他過去的功勞，記述他的忠誠之心，應當優加推舉。授侯剛爲右衛大將軍。"後來又任太子中庶子。

世宗崩，剛與侍中崔光迎肅宗於東宫。尋除衛尉卿，封武陽縣開國侯，邑千二百户。俄爲侍中、撫軍將軍、恒州大中正。遷衛將軍，表讓侍中，詔不許。進爵爲公，以給侍之勞，加賞散伯。熙平初，除左衛將軍，餘官如故。侍中游肇出爲相州。剛言於靈太后曰："昔高氏擅權，游肇抗衡不屈，先帝所知，四海同見，而出牧一藩，未盡其美，宜還引入，以輔聖主。"太后善之。剛寵任既隆，江陽王繼、尚書長孫稚皆以女妻其子。司空、任城王澄以其起由膳宰，頗竊侮之，云："此近爲我舉食。"然公坐對集，敬遇不虧。

世宗駕崩，侯剛與侍中崔光在東宫迎接肅宗即位。不久被授予衛尉卿，封爵武陽縣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户。不久任侍中、撫軍將軍、恒州大中正。升遷爲衛將軍，他上表辭讓侍中之職，詔令不允許。進升爲公爵，因爲侍奉皇帝的功勞，加賞散伯。熙平初年，授予左衛將軍，其餘職務不變。侍中游肇出任相州刺史。侯剛對靈太后說："昔日高氏擅權，游肇曾經與之對抗而不屈服，這是先帝所知道的，全國都有目共睹，而現在衹出任一個州的刺史，未盡其美，應把他召回朝廷，讓他輔佐聖明的君主。"太后認爲很好。侯剛受到這般的寵信和厚待，江陽王元繼、尚書長孫稚都把女兒嫁給他的兒子。司空、任城王元澄因爲他是由做飯而起家的，私下對他就多有輕慢侮辱之意，說："你走近來給我端飯菜。"然而在公共場所當面相聚時，還是對他恭敬相待，并不虧於禮遇。

後剛坐掠殺試射羽林，爲御史中

後來侯剛由於拷打一名羽林軍致死而獲罪，

尉元匡所彈，廷尉處剛大辟。尚書令、任城王澄爲之言於靈太后，侯剛歷仕前朝，事有可取，纖芥之疵，未宜便致於法。靈太后乃引見廷尉卿裴延儁、少卿袁翻於宣光殿，問曰：“剛因公事掠人，邂逅致死，律文不坐。卿處其大辟，竟何所依？”翻對曰：“案律邂逅不坐者，謂情理已露，而隱避不引，必須棰撻，取其款言，謂撾撻以理之類。至於此人，問則具首，正宜依犯結案，不應横加棰撲。兼剛口唱打殺，撾築非理，本有殺心，事非邂逅。處之大辟，未乖憲典。”太后曰：“卿等且還，當别有判。”於是令曰：“廷尉執處侯剛，於法如猛。剛既意在爲公，未宜便依所執。但輕剿民命，理無全捨，可削封三百户，解嘗食典御。”剛於是頗爲失意。剛自太和進食，遂爲典御，歷兩都、三帝、二太后，將三十年，至此始解。未幾，加散騎常侍。御史中尉元匡之廢也，太后訪代匡者，剛爲太傅、清河王懌所舉，遂除車騎將軍，領御史中尉，常侍、衛尉如故。

被御史中尉元匡所彈劾，廷尉對侯剛處以死刑。尚書令、任城王元澄替他在靈太后面前求情，説侯剛歷任前朝重職，辦事卓有成效，現在有了微小過失，不應受如此重罰。靈太后就在宣光殿召見廷尉卿裴延儁、少卿袁翻，問他們道：“侯剛因公事而拷問人，不料誤傷人命，按照法律條文不應定罪。你們判處他死刑，究竟有什麽依據？”袁翻答道：“根據法律規定，不期而誤傷人命不予問死罪的情况，是指被拷問者所犯罪行很明顯，而不肯招供故意隱瞞，必須用杖刑加以鞭撻，以使他招出實情，按照情理而施以鞭笞的情况。至於這一位被拷打致死的人，剛施以拷問就全部坦白自首，正應當依照他所犯的過失而審結此案，不該再加以鞭笞。更何况侯剛當時口中大叫打死他，毫無道理地對那人大打出手，本來就存有殺人動機，絶非偶爾誤傷人命。所以對侯剛處以死刑，并不違背法律的規定。”太后説：“你們暫且回去，我當另有處置。”於是下達詔令説：“廷尉對侯剛執行的判處，對法律來説或許過於苛嚴。侯剛既然本意在於爲公，就不應當依照廷尉所持的主張進行處置。但侯剛輕率地加害人命，從道理上也不能完全没有責任，可以削去他的封邑三百户，罷免他的嘗食典御之職。”侯剛從此以後頗爲失意。侯剛自從太和年間爲皇帝進奉膳食以來，任典御之職，經歷了朝廷的兩都、三位皇帝、兩位太后，將近三十年，至此纔予以罷免。不久，又加封爲散騎常侍。後來御史中尉元匡遭到罷黜，太后訪選取代元匡職務之人，侯剛被太傅、清河王元懌所推薦，於是他被升任爲車騎將軍、兼御史中尉，其常侍、衛尉等官職不變。

及領軍元乂執政擅權，樹結親黨，剛長子，乂之妹夫，乃引剛爲侍中、左衛將軍，還領尚食典御，以爲枝援。俄加車騎大將軍、領左右，復前削之封。尋加儀同，復領御史中尉。剛啓軍旅稍興，國用不足，求以封邑俸粟賑給征人，肅宗許之。孝昌元年，除領軍，餘官如故。初元乂之解領軍也，靈太后以乂腹心尚多，恐

後來領軍元乂擅權執政，樹立和勾結親信黨羽，侯剛的長子是元乂的妹夫，元乂就召侯剛爲侍中、左衛將軍，仍兼任尚食典御，以作爲親黨。不久加授爲車騎大將軍、領左右，并恢復他前次被削減的封邑。不久又加授儀同三司之職，再次兼任御史中尉。他上表啓奏，因戰爭不斷興起，國家財用不足，請求把自己的封邑和俸粟拿出來賑濟出征的士卒，肅宗准許了他的請求。孝昌元年，授予領軍，其他官職依舊。當初元乂解

難卒制，故權以剛代之，示安其意。尋出爲散騎常侍、冀州刺史、將軍、儀同三司。剛行在道，詔曰："剛因緣時會，恩隆自久，擢於凡品，越升顯爵。往以微勤，賞同利建，寵靈之極，超絶夷等。曾無犬馬識主之誠，方懷梟鏡返噬之志。與權臣元叉婚姻朋黨，虧違典制，長直禁中，一出一入，迭爲奸防。又與劉騰共爲心膂，間隔二宫，逼脅内外。且位居繩憲，糾察是司，宜立格言，勢同鷹隼。方嚴楚撻，枉服貞良，專任凶威，以直爲曲。不忠不道，深暴民聽；附下罔上，事彰幽顯。莫大之罪，難從宥原，封爵之科，理宜貶奪。可征虜將軍，餘悉削黜。"剛終于家。永安中，贈司徒公。

除了領軍職務以後，靈太后認爲元叉的心腹還有不少，恐怕難以很快制服他們，所以權且用侯剛來取代領軍之職，以安住他的心。不久又授予他散騎常侍、冀州刺史、將軍、儀同三司。侯剛前往赴任行至半路，皇上下達詔令説："侯剛遇上了好機會，長久蒙受朝廷深厚的恩寵，出身於平凡低賤，越級晉升爲顯要官爵。過去因他微薄的辛勞，受到與建立豐功者同等的賞賜，對他的恩寵已經達到極點，大大超越了與他同輩之人。但他并無犬馬效主的忠心，却存梟獍反食父母之志。侯剛與權臣元叉是姻親朋黨，辜負違背了朝廷的典章制度，長久在宫禁當值，内外勾結，朋比爲奸。又與劉騰互爲心膂，阻隔東西二宫，脅迫朝廷内外。而且位居御史之職，執掌着糾察百官之責，就應該樹立規章制度，像鷹隼一般威嚴除害。但他却恃威濫施酷刑，枉屈忠良之人，專任凶狠淫威，以直爲曲。不忠不道，深有損於人民所望；欺上罔下，所犯事實清楚明顯。他犯下莫大之罪，實在難以寬宥，所封官爵，理應貶降罷除。可保留其征虜將軍一職，其他官職全部予以削除撤銷。"侯剛最終死於家中。永安年間，追贈爲司徒公。

侯詳

剛長子詳，自奉朝請稍遷通直散騎侍郎、冠軍將軍、主衣都統。剛以上谷先有侯氏，於是始家焉。正光中，又請以詳爲燕州刺史，將軍如故，欲爲家世之基。尋進後將軍。五年，拜司徒左長史，領嘗藥典御、燕州大中正。興和中，驃騎將軍、殷州刺史。還朝，久而卒。

長子侯詳，由奉朝請起家漸次升任爲通直散騎侍郎、冠軍將軍、主衣都統。侯剛因在上谷早有侯氏宗族，所以就在此地家居。正光年間，又請求授予侯詳爲燕州刺史，將軍之職依舊，想以此作爲家族世系的基礎。不久進升爲後將軍。正光五年，任司徒左長史，授嘗藥典御、燕州大中正。興和年間，任驃騎將軍、殷州刺史。後來回到朝廷，許久以後纔去世。

鄭儼

鄭儼，字季然，滎陽人。容貌壯麗。初爲司徒胡國珍行參軍，因緣爲靈太后所幸，時人未之知也。遷員外散騎侍郎、直後。靈太后廢，蕭寶夤西征，以儼爲開府屬。孝昌初，太后反政，儼請使還朝，復見寵待。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領嘗食典御。晝

鄭儼，字季然，滎陽人。容貌雄壯美麗。開始是司徒胡國珍的行參軍，因此而被靈太后所寵幸，當時没人知道這個秘密。升遷爲員外散騎侍郎、直後。靈太后被廢，蕭寶夤向西征戰，以鄭儼爲開府掾屬。孝昌初年，太后復辟執政，鄭儼請求出使回朝，又被太后寵幸。授任諫議大夫、中書舍人，負責嘗食典御。晝夜在宫禁之中，更

夜禁中，寵愛尤甚。儼每休沐，太后常遣閹童隨侍，儼見其妻，唯得言家事而已。與徐紇俱爲舍人。儼以紇有智數，仗爲謀主；紇以儼寵幸既盛，傾身承接。共相表裏，勢動内外。城陽王徽微與之合，當時政令歸於儼等。遷通直郎、散騎常侍、平東將軍、武衛將軍、華林都將、右衛將軍、散騎常侍、中軍將軍、中書令、車騎將軍，舍人、常侍如故。肅宗崩，事出倉卒，天下咸言儼計也。尒朱榮舉兵向洛，以儼、紇爲辭。榮逼京師，儼走歸鄉里。儼從兄仲明先爲滎陽太守，至是，儼與仲明欲據郡起衆。尋爲其部下所殺，與仲明俱傳首洛陽。子文寬，從出帝歿關西。

加受到寵愛。鄭儼每次休假回家，太后總是派宦官小僮隨行侍候，鄭儼見到妻子，祇能够談一下家事而已。他與徐紇均是舍人。鄭儼因徐紇有智謀，依仗他爲謀事的主持者；徐紇因鄭儼被寵愛至盛，也傾身奉承巴結。兩人互相勾結，權勢震動宫廷内外。城陽王元徽也與他靠得很緊，當時的政令掌握在鄭儼等人的手中。升任爲通直郎、散騎常侍、平東將軍、武衛將軍、華林都將、右衛將軍、散騎常侍、中軍將軍、中書令、車騎將軍，其舍人、常侍等職如故。肅宗駕崩，事情很突然，天下之人都説是鄭儼的陰謀。尒朱榮舉兵指向洛陽，就是以除掉鄭儼和徐紇爲托辭。尒朱榮威逼京師，鄭儼跑回家鄉。鄭儼的堂兄仲明以前任滎陽太守，到這時，鄭儼和仲明想占據郡城發起兵衆。不久被部下殺掉，把他和仲明的首級均傳送到洛陽。兒子文寬，跟隨出帝在關西陣亡。

徐紇

徐紇，字武伯，樂安博昌人也。家世寒微。紇少好學，有名理，頗以文詞見稱。察孝廉，對策上第，高祖拔爲主書。世宗初，除中書舍人。諂附趙脩，遷通直散騎侍郎。及脩誅，坐黨徙枹罕。雖在徒役，志氣不撓。故事，捉逃役流兵五人，流者聽免，紇以此得還。久之，復除中書舍人。太傅、清河王懌又以文翰待之。及領軍元叉之害懌也，出爲雁門太守。紇稱母老，解郡還鄉。至家未幾，尋入洛，飾貌事叉，大得叉意。及叉父繼西鎮潼關，以紇爲從事中郎。尋以母憂歸鄉里。

徐紇，字武伯，是樂安博昌人。家世貧微。徐紇少年好學，守名份尚道理，很以文章詞藻受稱贊。察舉爲孝廉，答對策問考取上第，被高祖提拔爲主書。世宗在位初年，授予中書舍人。他諂諛依附趙脩，升遷爲通直散騎侍郎。趙脩被殺後，因是其黨羽而坐罪貶謫到枹罕。雖身在罪徒苦役，但志向和氣魄仍不屈撓。按朝廷制度，捉到逃避服役的流兵五人者，充軍者可以免罪獲釋。徐紇就是靠這種辦法得以回京的。許久以後，重新授任中書舍人。太傅、清河王元懌又把他當作文人墨客對待。領軍元叉謀害元懌，徐紇出任雁門太守。徐紇聲稱母親年老，解除郡守回到家鄉。到家不久，接着進洛京，曲意地逢迎元叉，令元叉非常滿意。元叉的父親元繼西出鎮守潼關，以徐紇作爲從事中郎。不久因爲母守喪回到家鄉。

靈太后反政，以紇曾爲懌所顧待，復起爲中書舍人。紇又曲事鄭儼，是以特被信任。俄遷給事黄門侍郎，仍領舍人，總攝中書門下之事，軍國詔命，莫不由之。時有急速，令

靈太后復辟，因爲徐紇曾是被元懌所看重的人，再次起用爲中書舍人。徐紇又曲意緊跟鄭儼，因此而特別受信任。很快升遷爲給事黄門侍郎，仍然兼任舍人，總攬中書門下之事，軍國大政的詔令，無不由他草擬。有時時間緊急，就叫

數友執筆，或行或臥，人别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雖無雅裁，亦可通情。時黄門侍郎太原王遵業、琅邪王誦并稱文學，亦不免爲紇秉筆，求其指授。尋加鎮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黄門、舍人如故。

紇機辯有智數。當公斷决，終日不以爲勞。長直禁中，略無休息。時復與沙門講論，或分宵達曙，而心力無怠，道俗嘆服之。然性浮動，慕權利，外似謇正，内實諂諛。時豪勝己，必相陵駕；書生貧士，矯意禮之。其詭態若此，有識鄙薄焉。

紇既處腹心，參斷機密，勢傾一時，遠近填湊。與鄭儼、李神軌寵任相亞，時稱徐鄭焉。然無經國大體，好行小數，説靈太后以鐵券間尒朱榮左右，榮知，深以爲憾，啓求誅之。榮將入洛，既克河梁，紇矯詔夜開殿門，取驊騮御馬十匹，東走兖州。紇弟獻伯爲北海太守，獻伯弟季彦先爲青州長史，紇使人告之，亦將家南走。羊侃時爲太山太守，紇往投之，説侃令舉兵。侃從之，遂聚兵反，共紇圍兖州。孝莊初，遣侍中于暉爲行臺，與齊獻武王督諸軍討之。紇慮不免，説侃請乞師於蕭衍。侃信之，遂奔衍。文筆駁論數十卷，多有遺落，時或存於世焉。

史臣曰：闕。

幾個人執筆記録，他則或踱步或躺卧，口授交代，每個人抄寫，立刻就完成了，詔旨都不失事理，雖談不上是典雅的文章，也算通順達意。當時的黄門侍郎太原人王遵業、琅邪人王誦均屬於文學名士，也免不了替徐紇執筆記録，請求他口授指點。不久加授鎮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黄門、舍人等職依舊保留。

徐紇機智明辯有計謀。處理公務時判斷决定各種事情，整天不辭勞苦。長期在宫中當值，極少休息。還不時與僧人講佛論法，有時通宵達旦，而精力不倦怠，佛門和世俗之人都贊嘆佩服他。然而他心性浮躁，追求權力利益，表面上好像莊重忠正，内心實際上諂媚阿諛。當時有誰豪華富貴超過自己，他必定要凌駕其上，而對於書生和貧窮之士，則矯情地禮待。他的詭僞態度大多如此，有見識之人很鄙薄他。

徐紇身爲皇帝的心腹，參預决斷朝政機密，所以他權傾一時，遠近之人紛紛投靠。他與鄭儼、李神軌受到的寵幸信任不相上下，當時被人稱爲徐鄭。不過他并没有經邦濟世的大略，衹會搞些小智謀，曾建議靈太后賜鐵券給尒朱榮的身邊之人，以離間其關係，尒朱榮知道了，非常恨他，上表要求殺掉他。尒朱榮快要進入洛陽，已攻下了河梁，徐紇就矯詔在夜晚打開殿門，取走了驊騮御馬十匹，向東跑到兖州。徐紇的弟弟獻伯任北海太守，獻伯的弟弟季彦早先就是青州長史，徐紇派人通知他們，他們也都携帶家人南逃。羊侃當時任太山太守，徐紇前往投奔他，勸説羊侃讓他發兵。羊侃聽從了他，於是集合軍隊造反，與徐紇一同圍攻兖州。孝莊帝在位初年，派遣侍中于暉爲行臺，與齊獻武王一起總督諸軍討伐他們。徐紇考慮到不免失敗，就勸羊侃向南方蕭衍乞求兵力。羊侃相信了他，就投奔了蕭衍。徐紇的文章駁論有數十卷，遺失和亡佚不少，有的可能保存於世。

史臣曰：闕。

魏書卷九十四

列傳第八十二

閹官

宗愛　仇洛齊　段霸　王琚　趙黑　孫小　張宗之
劇鵬　張祐　抱嶷　王遇　苻承祖　王質　李堅
秦松　白整　劉騰　賈粲　楊範　成軌
王温　孟鸞　平季　封津　劉思逸

夫宮腐之族，置於閽寺，取則天象，事歷百王。身乖全品，任事宮掖，親由褻狎，恩生趨走，便僻俯仰，當寵擅權。斯則伊戾、豎刁因而禍兩國，石顯、張讓所以翦二京也。豈非形質既虧，生命易忽，譬之胥靡，不懼登高。此亦苟且之事，由變不已也。王者殷鑒，宜改往轍，而後庭婉孌游宴之地，椒壺留連，終見任使。巧佞由之而自達，權幸俄然而復歸。斯蓋其由來遠矣，非一朝一世也。

那些受宮刑閹身之人，安置於宮掖殿門，其原則取自天象，事情經歷了衆朝。他們身體與健全者不同，在宮掖裏做事，因爲褻處狎玩而親密，由於奔走侍候而獲恩寵，逢迎俯仰君主皇后，受到寵幸就專擅權勢。這就是伊戾、豎刁爲何禍害兩國，石顯、張讓之所以殲滅二京的緣故。難道是他們身體已有缺陷，生命就容易忽視，就好比虛無空幻，便不怕登高一樣了麽？這也是不正規的苟且之事，其因由和變化是無窮盡的。當君王的要汲取教訓，應改變已往的覆轍。然而後宫是佳麗美女游樂宴飲之地，他們在后妃宮苑中端茶送水，終究要受到信任和使用。巧顔與佞幸自然因此而産生，權勢和愛幸迅速會恢復原樣。這樣的局面和情形由來已久遠了，絶非一朝一世的事情。

魏氏則宗愛殺帝害王，劉騰廢后戮相，其間竊官爵，盜財賄，乘勢使氣爲朝野之患者，何可勝舉。今謹録其尤顯焉。

在大魏王朝則有宗愛弑殺皇帝謀害君王，劉騰廢黜皇后屠戮卿相，其中那些竊取官爵，盜財受賄，利用權勢肆意胡爲而成爲朝野的禍害者，又哪能遍數列舉呢？現在謹記載他們當中最顯著的人。

宗愛

宗愛，不知其所由來，以罪爲閹人，歷碎職至中常侍。正平元年正

宗愛，不知來自何地，因犯罪而成爲閹人，充當過各種雜碎職官而做到了中常侍。正平元年

月，世祖大會於江上，班賞群臣，以愛爲秦郡公。

正月，世祖皇帝在長江上舉行大聚會，頒獎賞賜群臣，任宗愛爲秦郡公。

恭宗之監國也，每事精察。愛天性險暴，行多非法，恭宗每銜之。給事仇尼道盛、侍郎任平城等任事東宮，微爲權勢，世祖頗聞之。二人與愛并不睦。爲懼道盛等案其事，遂構告其罪。詔斬道盛等於都街。時世祖震怒，恭宗遂以憂薨。

恭宗監理國政，對任何事情都精細明察。宗愛天性凶險殘暴，有不少非法行爲，恭宗一直厭恨着他。給事仇尼道盛、侍郎任平城兩人在東宮任事，頗有權勢，世祖對此有所瞭解。這二人與宗愛的關係都不和睦。宗愛由於害怕仇尼道盛等人揭露他的行爲，就羅織罪名在皇上面前告發他們。下詔令把道盛等人斬首於京都街市。當時世祖極爲震怒，恭宗也就因此憂憤而死。

是後，世祖追悼恭宗，愛懼誅，遂謀逆。二年春，世祖暴崩，愛所爲也。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吴興公和疋、侍中太原公薛提等秘不發喪。延、疋二人議以高宗冲幼，欲立長子，徵秦王翰置之秘室。提以高宗有世嫡之重，不可廢所宜立而更求君。延等猶豫未决。愛知其謀。始愛負罪於東宫，而與吴王余素協，乃密迎余自中宫便門入，矯皇后令徵延等。延等以愛素賤，弗之疑，皆隨之入。愛先使閹竪三十人持仗於宫内，及延等入，以次收縛，斬於殿堂。執秦王翰，殺之於永巷而立余。余以愛爲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秘書，封馮翊王。

事後，世祖追懷悼念恭宗，宗愛害怕受到誅殺，就圖謀叛逆。正平二年春天，世祖突然駕崩，是宗愛所幹的。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吴興公和疋、侍中太原公薛提等隱瞞此事而不舉辦喪事。蘭延、和疋二人商議認爲高宗年歲幼小，想要立世祖的長子爲帝，就把秦王托跋翰召來安置在一間密室裏。薛提認爲高宗是嫡系子孫，不能廢除應當繼位之人而另立國君。蘭延等人猶豫不决。宗愛得知了他們的圖謀。起初宗愛在東宫犯下罪行時，與吴王托跋余早就關係密切，這時就秘密迎接托跋余從中宫的便門進入宫内，僞造皇后的旨令召蘭延等大臣入宫。蘭延等人因爲宗愛一向身份卑下，就没有懷疑其中有詐，都跟隨他進了宫。宗愛事先安排了三十名太監拿着武器在宫内等候，等到蘭延等人進來，就把他們一一捆綁起來，在殿堂殺掉。又捉住秦王托跋翰，在永巷殺死他，推立托跋余爲帝。托跋余授予宗愛爲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兼領中秘書，封爵馮翊王。

愛既立余，位居元輔，録三省，兼總戎禁，坐召公卿，權恣日甚，内外憚之。群情咸以爲愛必有趙高、閻樂之禍。余疑之，遂謀奪其權。愛憤怒，使小黄門賈周等夜殺余，事在《余傳》。高宗立，誅愛、周等，皆具五刑，夷三族。

宗愛擁立了托跋余，自己身爲朝廷重臣，掌管朝廷三省，又兼領統率軍事和禁衛之職，隨意坐召公卿大臣，恣意弄權日益嚴重，朝廷内外都畏懼他。在人們心中都認爲他必然會有趙高、閻樂那樣的禍害。托跋余也對他有所懷疑，於是圖謀剥奪他的權力。宗愛知道後非常憤怒，派遣小宦官賈周等人趁夜晚殺死了托跋余，此事在托跋余的傳中有記載。高宗即位以後，誅殺了宗愛和賈周等人，都動用了五刑，夷滅三族。

仇洛齊　仇儼

仇洛齊，中山人，本姓侯氏。外祖父仇款，始出馮翊重泉。款，石虎末徙鄴南枋頭，仕慕容暐爲烏丸護軍、長水校尉。生二子，長曰嵩，小曰騰。嵩仕慕容垂，還居中山，位殿中侍御史。嵩有二子，長曰廣，小曰盆。洛齊生而非男，嵩養爲子，因爲之姓仇。

仇洛齊，中山人，本來姓侯。外祖父仇款，最早出自馮翊重泉。仇款，在石虎在位末年遷徙到鄴城的南部枋頭，在慕容暐政權爲官，任烏丸護軍、長水校尉。生有二子，長子叫仇嵩，小子叫仇騰。仇嵩在慕容垂政權做官，遷居到中山，官至殿中侍御史。仇嵩有兩個兒子，長子叫仇廣，次子叫仇盆。洛齊生下來就沒有男性功能，仇嵩抱養他爲兒子，因此而改姓仇。

初嵩長女有姿色，充冉閔宫闈，閔破，入慕容儁，又轉賜盧豚。生子魯元，有寵於世祖，而知外祖嵩已死，唯有三舅，每言於世祖，世祖爲訪其舅。是時東方罕有仕者，廣、盆皆不樂入平城，洛齊獨請行，曰："我養子，兼人道不全，當爲兄弟試禍福也。"乃乘驢赴京。魯元候知將至，結從者百餘騎，迎于桑乾河，見而下拜，從者亦同致敬。入言于世祖，世祖問其才用所宜，將授之以官。魯元曰："臣舅不幸生爲閹人，唯合與陛下守宫闈耳。"而不言其養子。世祖矜焉，賜以奴馬，引見。尋拜武衛將軍，俄而賜爵文安子，稍遷給事黄門侍郎。

起初仇嵩的長女生得很有姿色，召入冉閔的宫中，冉閔被打敗後，被選進慕容儁的後宫，然後又轉賜給盧豚。生下兒子盧魯元，深得世祖的寵愛，知道外祖父仇嵩已死，祇有三個舅舅，經常在世祖面前提起，世祖就替他打探尋訪舅舅。這時期東部人很少有當官的，仇廣、仇盆都不願意去平城，祇有仇洛齊請求前往，説："我是個養子，加之生理有缺陷，應該由我給兄弟們試試是禍是福。"於是乘坐驢子赴京。魯元察知他快到了，就邀集了一百多騎馬之人，迎至桑乾河，見面後下馬叩拜，隨從者也都一齊向他致敬。進宫告訴了世祖，世祖問他有什麽才能適宜做什麽事，準備授官給他。魯元説："臣的舅舅不幸天生是個閹人，祇配給陛下守宫闈而已。"并未説出他是外祖父的養子。世祖憐憫他，賜給奴僕和馬匹，召進宫見面。不久授予武衛將軍，不久又賜封文安子爵，逐步升任爲給事黄門侍郎。

魏初禁網疏闊，民户隱匿漏脱者多。東州既平，綾羅户民樂葵因是請采漏户，供爲綸綿。自後逃户占爲紬繭羅縠者非一。於是雜、營户帥遍於天下，不屬守宰，發賦輕易，民多私附，户口錯亂，不可檢括。洛齊奏議罷之，一屬郡縣。

魏朝初期法禁較鬆弛寬泛，百姓户口中隱藏遺漏者不少。東州平定後，綾羅户民樂葵於是請求檢查漏隱户口，以供應他要使用的絲綿。從此以後逃匿之户以紬繭羅縠代替租賦者并不在少數。於是雜、營户之帥遍布天下，不受郡守縣令管轄，徵發賦税輕便容易，老百姓大多私自改附，導致户口錯亂，無法檢查控制。洛齊上奏建議罷除此制，讓他們一律屬郡縣管轄。

從平凉州，以功超遷散騎常侍，又加中書令、寧南將軍，進爵零陵公。拜侍中、平遠將軍、冀州刺史，爲内都大官。興安二年卒，謚曰康。

跟隨世祖平定凉州，因功而越級提拔爲散騎常侍，又加授爲中書令、寧南將軍，進爵爲零陵公。拜任侍中、平遠將軍、冀州刺史，任内都大官。興安二年去世，謚號爲康。

養子儼，襲。柔和敦敏，有長者

養子仇儼，承襲爵位。他柔和而敦厚明敏，

風。太和中，爲虎牢鎮將。初洛齊貴盛之後，廣、盆坐他事誅，世祖以其非仇氏子，不與焉。還取侯家近屬，以儼爲子。後欲還本。而廣有女孫配南安王楨，生章武王彬，即中山王英弟也。仇妃聞而請儼曰：“由我仇家富貴至此，奈何一旦孤背恩養也!”楨時在内都主司品臣，儼隸於楨，畏憚之，遂不敢。九年卒，謚曰靜。子振襲。稍遷至中堅將軍、長水校尉。

有長者的風範。太和年間，任虎牢鎮將。當初洛齊顯貴以後，仇廣、仇盆因犯其他的事而被誅殺，世祖因爲他不是仇氏親子，而没牽連他。轉而找了一個侯家的近系親屬，認仇儼爲兒子。後來他想改回本姓氏。仇廣有位孫女許配給南安王元楨，生下章武王元彬，即中山王元英的弟弟。仇妃聽説後請求仇儼道：“您是由於我仇家纔有這等富貴，爲何這時突然背忘養育的恩情呢?”元楨當時在内都主管銓選臣官的品級，仇儼隸屬於元楨，害怕他，就不敢改回原姓了。太和九年去世，謚號爲靜。兒子仇振承襲爵位。逐漸升遷爲中堅將軍、長水校尉。

廣、盆并善營産業，家于中山，號爲巨富，子孫仕進至州主簿。

仇廣、仇盆均善於經營産業，在中山安家，號稱巨富，子孫當官當到州主簿。

騰曾孫儁，位至龍驤將軍、驍騎將軍，樂平男。

仇騰的曾孫仇儁，官至龍驤將軍、驍騎將軍，封爵樂平男。

段霸

段霸，雁門原平人。父乾，慕容垂廣武令。太祖初遣騎略地至雁門，霸年幼見執，因被宫刑。乾尋率鄉部歸化雲中。

段霸，雁門原平人。父親段乾，任慕容垂的廣武縣令。太祖初年派遣騎兵擴張領地到了雁門，段霸因年幼而被抓住，從而遭到宫刑。段乾不久率領鄉親部屬歸附到我朝的雲中地區。

霸少以謹敏見知，稍遷至中常侍、中護軍將軍、殿中尚書，領壽安少府，賜爵武陵公。出爲安東將軍、定州刺史。世祖親考内外，大明黜陟。前定州治中張渾屯告霸前在定州濁貨貪穢，便道致財，歸之鄉里。召霸定對，霸不首引。世祖以霸近臣而不盡實，由此益怒，欲斬之。恭宗進請，遂免霸爲庶人。

段霸少年就以謹慎敏慧而被皇上知賞，逐漸地升遷至中常侍、中護軍將軍、殿中尚書，領壽安少府，賜封武陵公的爵位。出任安東將軍、定州刺史。世祖親自考核内外臣僚，大大地公開升降獎罰。前任的定州治中張渾屯狀告段霸以前在定州貪贓納貨的穢行，順道取財，拿回鄉里。皇上召來段霸對質，段霸不肯承認。世祖因爲段霸作爲親近之臣而不全部説實話，由此而更加惱怒，準備殺了他。恭宗進來求情，就將段霸免爲庶人。

霸從弟榮，雍州别駕。兄弟諸從遂世居廣武城，修飾有士風。

段霸的堂弟段榮，任雍州别駕。兄弟以及諸堂房親屬便都世代居住在廣武城，修養講究得有士族大家的門風。

王琚

王琚，高平人，自云本太原人。高祖始，晋豫州刺史。

王琚，高平人，自稱原本是太原人。他的高祖父王始，是晋朝的豫州刺史。

琚以泰常中被刑入宫禁，小心守節，久乃見叙用。稍遷爲禮部尚書，

王琚在泰常年間被處以宫刑而充入宫禁，他小心翼翼，很守規矩，許久纔被選拔任用。逐步

賜爵廣平公，加寧南將軍。高祖以琚歷奉先朝，志在公正，授散騎常侍。後爲侍中、征南將軍、冀州刺史，假廣平王。徵還，進爲征南將軍，進爵高平王，侍中如故，遣還冀州。高祖、文明太后東巡冀州，親幸其家，存問周至。還京，以其年老，拜散騎常侍，養老於家。前後賜以車馬衣服雜物不可稱計。後降爵爲公，扶老自平城從遷洛邑。高祖以其朝舊，遣左右勞問之。琚附表自陳初至家多乏，蒙賜帛二百匹。常飲牛乳，色如處子。太和二十年冬卒，時年九十。贈征南將軍、冀州刺史，謚曰靖。

升任爲禮部尚書，賜封廣平公爵，加授寧南將軍。高祖因王琚侍奉過先朝君主，爲人公正，便授予他散騎常侍。後來任侍中、征南將軍、冀州刺史，封假廣平王。徵召回京，進授征南將軍，進爵爲高平王，侍中之職仍保留不改，派遣回到冀州。高祖、文明太后向東巡視冀州，親自光臨他的家，問候備至。回京後，因他年紀已老，就拜爲散騎常侍，在家養老。前後賞賜的車馬衣服和各種雜物不可勝計。後來降爲公爵，扶着老邁之體從平城跟着搬遷到洛京。高祖因爲他是朝廷舊臣，派遣身邊之人去慰勞問候他。王琚附帶奏表自稱初至家鄉手頭困窘，於是蒙皇上賞賜了帛二百匹。他經常飲用牛奶，膚色如處女一樣嬌嫩。太和二十年冬去世，終年九十歲。追贈爲征南將軍、冀州刺史，謚號爲靖。

養子寄生，未襲而亡。

養子寄生，尚未承襲爵位就死了。

子蓋海，襲祖琚爵。初琚年七十餘，賜得世祖時宫人郭氏，本鍾離人，明嚴有母德，内外婦孫百口，奉之肅若嚴君，家内以治。蓋海官至青州樂陵太守。

寄生的兒子蓋海，承襲祖父王琚的爵位。當初王琚七十多歲時，受賜得到世祖時期的宫女郭氏，原本是鍾離人，明理嚴謹有爲母之德，家中内外媳婦孫輩一百多口，侍奉她就像對待父母，家族因此而治理有方。蓋海官至青州樂陵太守。

趙黑

趙黑，字文静，初名海，本凉州隸户。自云其先河内温人也，五世祖術，晋末爲平遠將軍、西夷校尉，因居酒泉安彌縣。

趙黑，字文静，原先起名叫趙海，原本是凉州的奴隸家庭。自稱他的先祖是河内温縣人，五世祖趙術，晋朝末年任平遠將軍、西夷校尉，因而居住在酒泉安彌縣。

海生而凉州平，没入爲閹人，因改名爲黑。有容貌，恭謹小心。世祖使進御膳，出入承奉，初無過行。遷侍御，典監藏，拜安遠將軍，賜爵睢陽侯。轉選部尚書，能自謹厲，當官任舉，頗得其人。加侍中，進爵河内公。

趙海出生時凉州就被魏朝平定，被籍没進宫而做了閹人，就改名爲趙黑。長得頗有容貌，恭順謹慎小心翼翼。世祖讓他給自己進奉飲食，他内外應承侍奉，從未有何過失。後來升任侍御，掌管監守宫中府庫之職，授安遠將軍，賜封爲睢陽侯爵。又調任選部尚書，在任上能自謹自勵，舉薦人選，任用官職，頗能人盡其才。加授爲侍中，進封爲河内公爵。

顯祖將傳位京兆王子推，訪諸群臣，百官唯唯，莫敢先言者，唯源賀等詞義正直，不肯奉詔。顯祖怒，變色，復以問黑。黑曰："臣愚無識，信情率意。伏惟陛下春秋始富，如日

顯祖打算把皇位傳給京兆王托跋子推，徵求朝臣們的意見，百官們均唯唯諾諾，没有人敢先開口説話，祇有源賀等人敢照直陳述自己的看法，不願順承皇帝的看法。顯祖生氣，臉色都變了，又問趙黑有何看法，趙黑説："臣愚昧無知，

方中，天下説其盛明，萬物懷其光景，元元之心，願終萬歲。若聖性淵遠，欲頤神味道者，臣黑以死奉戴皇太子，不知其他。”顯祖默然良久，遂傳祚于高祖。

但相信我的心情是誠懇忠摯的，臣思考陛下正是年富力强，如日中天，天下臣民都稱頌陛下治理國家的聖明，世間萬物都沐浴陛下日月般的光輝，善良百姓的心情都祝願陛下萬壽無疆。倘若陛下深謀遠慮，想有頤年養壽的想法，我趙黑一心一意擁戴皇太子，其他我什麽也不知道。”顯祖聽後許久沉默不語，於是就把皇位傳給了高祖。

黑得幸兩宫，禄賜優厚。是時尚書李訢亦有寵於顯祖，與黑對綰選部。訢奏中書侍郎崔鑒爲東徐州，北部主書郎公孫處顯爲荆州，選部監公孫遽爲幽州，皆曰有能也，實有私焉。黑疾其虧亂選體，遂争於殿庭曰：“以功授官，因爵與禄，國之常典。中書侍郎、尚書主書郎、諸曹監，勳能俱立，不過列郡，今訢皆用爲方州，臣實爲惑。”顯祖疑之，曰：“公孫遽且止。”遽最爲訢厚，於是黑與訢遂爲深隙。訢竟列黑爲監藏時多所截没。先是法禁寬緩，百司所典，與官并食，故多所損折。遂黜爲門士。黑自以爲訢所陷，嘆恨終日，廢寢忘食，規報前怨。逾年，還入爲侍御、散騎常侍、侍中、尚書左僕射，復兼選部如昔。黑告訢專恣，訢遂出爲徐州。及其將獲罪也，黑構成以誅之。然後食甘寢安，志在於職事。

趙黑在兩宫都受到寵愛，官禄賞賜都很優厚。當時尚書李訢也頗得顯祖寵幸，與趙黑共同掌管着選部。李訢啓奏任命中書侍郎崔鑒爲東徐州刺史，北部主書郎公孫處顯爲荆州刺史，選部監公孫遽爲幽州刺史，説他們幾人均有才能，實際上是李訢懷有私心。趙黑憎惡他損害了選拔任用官員的規矩，就同他在殿前争辯起來，説：“憑功績授任官職，依爵位給予俸禄，這是國家固有的制度。中書侍郎、尚書主書郎、各部曹監，其功勛和能力均有，官職也不超過郡守，現在李訢把他們都任用爲一州刺史，臣實在對此不理解。”顯祖聽罷猶豫不决，説：“那就暫不考慮公孫遽吧。”公孫遽最爲李訢所器重，於是趙黑與李訢之間就産生了很深的矛盾和隔閡。李訢竟然在皇帝面前誣告趙黑掌管府庫時截獲私吞了許多財物。原先由於制度和法令較寬鬆，朝廷百官各自掌管的財物，都是與大家共同受用，故而多有減少和損壞。於是趙黑被貶謫爲看門的士卒。趙黑因爲被李訢陷害，整日嘆息怨恨，廢寢忘食，謀求有朝一日報復怨仇。過了一年，趙黑回到朝廷受任侍御、散騎常侍、侍中、尚書左僕射，再次像往日一樣兼管選部。趙黑狀告李訢專横恣肆，李訢於是被外放任徐州刺史。待到李訢因事獲罪的時候，趙黑就把他的罪狀羅織起來構成死罪，把他殺掉了。從此以後他就寢食安穩了，一心專注於職任上的事務。

出爲假節、鎮南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進爵爲王。克己清儉，憂濟公私。時有人欲行私賂，黑曰：“高官禄厚，足以自給，賣公營私，本非情願。”終無所納。高祖、

後來，趙黑出任假節、鎮南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進封爵位爲王。他克己清儉，一心考慮公家的事務。當時有人因私事想要對他進行賄賂，趙黑説道：“我身居高官享受豐厚的俸禄，足以維持自己的生活，假藉公事來營求私

文明太后幸中山，聞之，賜帛五百匹、穀一千五百石。轉冀州刺史。太和六年秋薨於官。詔賜絹四百五十匹、穀一千斛、車牛二十乘，致柩至都。追贈司空公，謚曰康。黑養族弟趙奴第四子熾爲後。

利，這是我不情願做的。”在任期間始終不肯接受賄賂。高祖、文明太后後來到中山，聽説趙黑的作爲，就賞賜他五百匹帛、一千五百石穀。調任冀州刺史。太和六年秋在官任上去世。下詔賜予絹四百五十匹、穀一千斛、車牛二十乘，將靈柩移送到京都。追贈爲司空公，謚號爲康。趙黑抱養族弟趙奴的第四子趙熾爲後嗣。

趙熾

熾，字貴樂。初爲中散，襲黑爵，後降爲公。官至揚州安南府長史，加平遠將軍。元嵩之死壽春也，熾處分安輯，微有聲稱。神龜中卒，贈光州刺史。黑爲定州，與熾納鉅鹿魏幹女，有二子。

長子揆，字景則。襲父侯爵，官至樂陵太守。卒，贈左將軍、滄州刺史。

揆弟儁之，字仲彦，輕薄無行。爲給事中，轉謁者僕射，爲劉騰養息。猶以閹官餘資，賂遺權門，頻歷顯官而卒。

趙熾，字貴樂。起初任中散之職，承襲趙黑的爵位，後來降爲公爵。官至揚州安南府長史，加授平遠將軍。元嵩在壽春死後，趙熾進行了處理安頓，頗受稱贊。神龜年間去世，追贈爲光州刺史。早年趙黑任定州刺史時，替趙熾娶了鉅鹿人魏幹之女爲妻，生有兩個兒子。

長子趙揆，字景則。承襲父親的侯爵，官至樂陵太守。死後，追贈左將軍、滄州刺史。

趙揆的弟弟儁之，字仲彦，輕薄無德行。任給事中，調任謁者僕射，被劉騰收爲養子。用閹官所聚積的餘資，去賄賂朝中權貴，頻頻擔任顯要官職直到去世。

孫小

孫小，字茂翹，咸陽石安人。父瓚，姚泓安定護軍，爲赫連屈丐所侵，人懷危懼，亡奔者相屬，瓚獨率衆拒守，見殺。小没入宫刑。會魏平統萬，遂徙平城，内侍東宫。以聰識有智略稱。

未幾，轉西臺中散，每從征伐，屢有戰功，多獲賞賜。世祖幸瓜步，慮有北寇之虞，乃加小左衛將軍，賜爵泥陽子，除留臺將軍。車駕還都，遷給事中，綰太僕曹。乃請父瓚贈謚，求更改葬，詔贈振威將軍、秦州刺史、石安縣子，謚曰戴。轉小領駕部，課理有方，畜牧蕃息。出爲冠軍將軍、并州刺史，進爵中都侯，州内四郡百餘人詣闕頌其政化。後還冀州刺史，聲稱微少於前。然所在清約，

孫小，字茂翹，咸陽石安人。父親孫瓚，是姚泓的安定護軍，被赫連屈丐所侵犯，人人憂慮恐懼，逃亡奔潰者不絶，孫瓚獨自率兵拒守，被殺害。孫小被籍没入宫，遭到宫刑。大魏平定了統萬之後，便把他遷徙到平城，進東宫爲内侍。因聰明有智謀爲太子欣賞。

不久，調任西臺中散，常跟隨皇上征戰討伐，屢立戰功，受到許多賞賜。世祖巡幸瓜步，擔心北方有敵寇侵犯，就加授孫小爲左衛將軍，賜封爲泥陽子爵，授留臺將軍。皇上回到京都後，升遷他爲給事中，負責太僕曹。於是請求給父親孫瓚賜贈和定謚，請求改葬。下詔追贈孫瓚爲振威將軍、秦州刺史、石安縣子，謚號爲戴。調任孫小領駕部，他管理督促有方，畜牧繁衍增産。出爲冠軍將軍、并州刺史，進封爲中都侯，州内四個郡一百多人到朝廷稱頌他的政績。後又調任冀州刺史，其稱頌和名聲没有以前好。然而

當時牧伯無能及也。性頗忍酷，所養子息，驅馳鞭撻，視如仇讎。小之爲并州，以郭祚爲主簿，重祚門才，兼任之以書記，時人多之。

他所到之州，都清廉儉樸，當時的州官没人比得上他。他生性很殘忍嚴酷，所豢養的兒子，任意對他們驅使鞭撻，視同仇人。孫小當并州刺史時，以郭祚爲主簿，重視郭祚的門第和才能，讓他兼任書記之職，當時人們肯定這一點。

張宗之

張宗之，字益宗，河南鞏人，家世寒微。父孟舒，劉裕西征，假洛陽令。及宗之貴幸，高宗贈孟舒平南將軍、洛州刺史、鞏縣侯，謚曰貞。

張宗之，字益宗，河南鞏縣人，家世微賤清寒。父親孟舒，在劉裕西出征戰時，任代理洛陽令。到宗之顯貴受寵幸後，高宗皇帝追贈孟舒爲平南將軍、洛州刺史、鞏縣侯，謚號貞。

初緱氏宗文邕聚黨於伊闕謀反，逼脅孟舒等。文邕敗，孟舒走免，宗之被執入京，充腐刑。以忠厚謹慎，擢爲侍御中散，賜爵鞏縣侯，遂歷右將軍，中常侍，儀曹、庫部二曹尚書，領中秘書，進爵彭城公。出爲散騎常侍、寧西將軍、東雍州刺史。以在官有稱，入爲内都大官。出除散騎常侍、鎮東將軍、冀州刺史。又例降爲侯。太和二十年卒，年六十九，贈建節將軍、懷州刺史，謚曰敬。

當初緱氏人宗文邕在伊闕聚衆謀反，逼迫威脅孟舒等人。文邕失敗後，孟舒跑走而免禍，宗之被捉住進京，實施了宫刑。因爲他忠厚謹慎，被提拔爲侍御中散，賜給鞏縣侯爵，於是歷任右將軍，中常侍，儀曹、庫部二曹尚書，領中秘書，進封爲彭城公爵。出任散騎常侍、寧西將軍、東雍州刺史。因在官任有政績和名聲，進京爲内都大官。出任散騎常侍、鎮東將軍、冀州刺史。以後按例降爲侯爵。太和二十年去世，終年六十九歲，追贈爲建節將軍、懷州刺史，謚號叫敬。

宗之兄鸞旗，中書侍郎、東宫中庶子，兼宿衛給事。加寧遠將軍，賜爵洛陽男。轉殿中給事。出爲散騎常侍、冠軍將軍、涇州刺史，進爵爲侯。復爲殿中給事、中常侍。卒，贈洛州刺史，謚曰靖。

宗之的兄長鸞旗，任中書侍郎、東宫中庶子，兼宿衛給事。加授寧遠將軍，賜封洛陽男爵。調任殿中給事。出任散騎常侍、冠軍將軍、涇州刺史，進封爲侯爵。再次任命爲殿中給事、中常侍。死後，追贈爲洛州刺史，謚號叫靖。

蕭彦

始宗之納南來殷孝祖妻蕭氏，劉義隆儀同三司思話弟思度女也，多悉婦人儀飾故事。太和中，初制六宫服章，蕭被命在内預見訪采，數蒙賜賚。蕭兄子超業，後名彦，幼隨姑入國。娶李洪之女，賴其給贍以自濟。歷位太尉長史、武衛將軍、齊州刺史、散騎常侍、中軍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彦時來往蕭寶夤，致敬稱名，呼之爲尊。彦於河陰遇害，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徐州刺史。子百年，

早先宗之娶南方來的殷孝祖的妻子蕭氏，是劉義隆的儀同三司蕭思話弟弟思度的女兒，她很熟悉婦女的儀節和典章制度。太和年間，剛制定六宫后妃的服飾章佩，蕭氏被命令在宫内充當顧問以供咨詢，數次承蒙賞賜。蕭氏的兄長之子超業，後來改名蕭彦，幼年時隨姑姑來我朝。娶李洪之的女兒爲妻，依賴她的周濟贍養而存活。歷任太尉長史、武衛將軍、齊州刺史、散騎常侍、中軍將軍、金紫光禄大夫。蕭彦時常與蕭寶夤有往來，以致敬稱自己的名字，稱呼對方爲尊。蕭彦在河陰遇害，追贈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徐

西河太守。

張襲

宗之養兄子襲紹爵。襲，字子業。高祖初，除主文中散，稍遷員外郎，京兆王大農。久之，除義陽太守，爲司空劉騰諮議參軍、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光禄大夫。太昌初卒，年七十七。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

子顥，邵郡太守。卒，贈荆州刺史。

顥弟璟，中散大夫。

璟弟瑋，武定中，豫州征西府長史。諸中官皆世衰，唯趙黑及宗之後，家僮數百，通於士流。

劇鵬

劇鵬，高陽人。粗覽經史，閑曉吏事。與王質等俱充宦官，性通率，不以閹閹爲耻。文明太后時，亦見眷遇，爲給事中。高祖遷洛，常爲宫官，事幽后。后之惑薩菩薩也，鵬密諫止之，不從，遂發憤而卒。

兄買奴，亦爲宦者。歷位幽州刺史。才志遠不及鵬。

是時有李豐之徒數人，皆被眷寵，出入禁闈，并致名位，積貲巨萬，第宅華壯。文明太后崩後，乃漸衰矣。

張祐

張祐，字安福，安定石唐人。父成，扶風太守。世祖末，坐事誅，祐充腐刑。積勞至曹監、中給事，賜爵黎陽男。稍遷散騎常侍，都綰内藏曹。時文明太后臨朝，中官用事。祐以左右供承合旨，寵幸冠諸閹官，特遷爲尚書，加安南將軍，進爵隴東公，仍綰内藏曹。未幾，監都曹，加侍中，與王叡等俱入八議。太后嘉其

州刺史。兒子百年，官至西河太守。

宗之收養兄長之子張襲繼承爵位，張襲，字子業。高祖在位初年，授爲主文中散，逐漸升任爲員外郎，京兆王大農。許久以後，授義陽太守，擔任司空劉騰的諮議參軍、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光禄大夫。太昌初年去世，終年七十七歲。追贈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

兒子張顥，任邵郡太守。死後，追贈爲荆州刺史。

張顥的弟弟張璟，爲中散大夫。

張璟的弟弟張瑋，武定年間，任豫州征西府長史。各位中朝宦官都是隔世就衰落了，衹有趙黑和張宗之的後人，家中有僮僕數百人，跟士族名門互通姻婭。

劇鵬，高陽人。他粗通經史，知曉官場事務。與王質等人均充當宦官，性格通達坦率，不以閹人爲耻。文明太后當政時，也受到親幸，任給事中。高祖遷都洛陽，他常任宫官，侍奉幽皇后。幽后迷惑上薩菩薩，劇鵬秘密地勸止她，她不聽從，劇鵬爲此憂愁而死。

兄長買奴，也是宦官。官至幽州刺史。其才華和志向遠不及劇鵬。

此時期有李豐等數人，均被帝后所寵幸，可以出入宫禁后闈，都達到一定的名位，積財萬錢，宅第華麗雄壯。文明太后駕崩以後，這些人纔漸漸衰微了。

張祐，字安福，安定石唐人。父親張成，任扶風太守。世祖在位末年，因犯事坐罪被誅，張祐受閹刑充入後宫。累積功勞而官至曹監、中給事，賜封黎陽男爵。逐漸提拔爲散騎常侍，負責内府藏庫之曹的事務。當時文明太后臨朝聽政，宦官管事。張祐因在太后左右侍奉符合心願，其寵幸超過了其他太監，超級提拔爲尚書，加授安南將軍，進封爲隴東公爵，仍舊負責内府藏曹。不久，任監都曹，加授侍中，與王叡等人

忠誠，爲造甲宅。宅成，高祖、太后親率文武往燕會焉。拜散騎常侍、鎮南將軍、尚書左僕射，進爵新平王，受職于太華庭，備威儀於宮城之南，觀者以爲榮。高祖、太后親幸其宅，饗會百官。祐性恭密，出入機禁二十餘年，未曾有過。由是特被恩寵，歲月賞賜，家累巨萬。與王質等十七人俱賜金券，許以不死。太和十年薨，時年四十九。高祖親臨之，詔鴻臚典護喪事。賜帛千匹，贈征南大將軍、司空公，謚曰恭。葬日，車駕親送出郊。

都進入政務八議之列。太后表彰他的忠誠，爲他建造上等宅第。宅第完成後，高祖、太后親自率領文武百官前往舉行飲宴聚會。授予散騎常侍、鎮南將軍、尚書左僕射，進封爲新平王，在太華殿舉行受職儀式，在宮城的南面置備軍陣儀仗，參觀者以此爲榮耀。高祖、太后親自光臨他的宅第，召集百官宴飲。張祐本性恭謹縝密，進出宮廷二十多年，未曾犯有過失。因此而特別被恩寵，常受賞賜，家財累聚巨萬。他和王質等十七個人均被賜給鐵券，可以免除死罪。太和十年死去，終年四十九歲。高祖親自參加喪事，詔令鴻臚寺負責辦理喪事。賜給帛一千匹，追贈爲征南大將軍、司空公，謚號叫恭。下葬的那天，皇帝親自送到京郊。

張慶

祐養子顯明，後名慶，少歷内職。有姿貌，江陽王繼以女妻之。襲爵，降爲隴東公，又降爲侯。遷洛，廢替二十餘年，虛爵而已。

張祐的養子顯明，後來改名張慶，少年時擔任内廷官職。有容貌姿儀，江陽王元繼把女兒許配給他。承襲爵位，後降級爲隴東公，又降爲侯爵。遷都洛陽後，被廢停了二十多年，是個虛爵而已。

熙平初，爲員外常侍、兼衛尉少卿。以元叉姊婿，故越次而授焉。神龜二年冬，靈太后爲肅宗采名家女，慶女入充世婦，未幾爲嬪，即叉甥也。正光三年，正少卿，尋出爲將軍、高平鎮將。卒，子迥洛襲。

熙平初年，任員外常侍、兼衛尉少卿。因是元叉的姐夫，所以越級提升此職。神龜二年冬，靈太后爲肅宗皇帝采選名門之女，張慶的女兒進入後宮當了世婦，不久又當了嬪，她是元叉的外甥女。正光三年，張慶任正少卿，接着出任將軍、高平鎮將。死後，兒子迥洛繼承爵位。

抱嶷

抱嶷，字道德，安定石唐人，居於直谷。自言其先姓杞，漢靈帝時杞匡爲安定太守，董卓時，懼誅，由是易氏，即家焉。無得而知也。幼時，隴東人張乾王反叛，家染其逆。及乾王敗，父睹生逃逸得免，嶷獨與母沒内京都，遂爲宦人。小心慎密，恭以奉上，沉迹冗散，經十九年。後以忠謹被擢，累遷爲中常侍、安西將軍、中曹侍御、尚書，賜爵安定公。

抱嶷，字道德，安定石唐人，家住在直谷。自稱他的祖先姓杞，漢靈帝時杞匡任安定太守，董卓時，害怕被誅殺，於是改姓，并把家安在那裏。不過這些已無法搞清楚了。他幼年時，隴東人張乾王造反叛亂，他家也沾染上逆黨。到了乾王失敗後，他的父親抱睹生逃跑而得免，抱嶷單獨和母親被抓獲送到京都，於是成了閹宦。他小心縝密，恭謹地侍奉主子，沉静而閑散，默默無聞達十九年。後來因忠誠謹慎而被提拔，逐步提升至中常侍、安西將軍、中曹侍御、尚書，賜封爲安定公爵。

自總納言，職當機近，諸所奏

自從他總領納言之職，其官守已接近機要，

議，必致抗直。高祖、文明太后嘉之，以爲殿中侍御，尚書領中曹如故，以統宿衛。俄加散騎常侍。高祖、太后每出游幸，嶷多驂乘，入則後宫導引。太后既寵之，乃徵其父睹生，拜太中大夫，賞賜衣馬。睹生將還，見於皇信堂。高祖執手謂之曰："老人歸途，幾日可達，好慎行路。"太和十二年，遷都曹，加侍中、祭酒，尚書領中曹、侍御如故。後降爵爲侯。睹生卒，贈秦州刺史，謚曰靖。賜黄金八十斤、繒綵及絹八百匹，以供喪用，并别使勞慰。加嶷大長秋卿。嶷老疾，請乞外禄，乃以爲鎮西將軍、涇州刺史，特加右光禄大夫。將之州，高祖餞於西郊樂陽殿，以御白羽扇賜之。十九年，被詔赴洛，以刺史從駕南征，常參侍左右。以嶷耆舊，每見勞問，數追稱嶷之正直。命乘馬出入行禁之間，與司徒馮誕同例。軍回還州。

他的諸多奏呈和建議，都能做到坦率正直。高祖、文明太后賞識他，任命他爲殿中侍御，他的尚書領中曹之職保留不變，讓他統領宿衛。接着加授散騎常侍。高祖、太后每次出外巡幸，抱嶷大多參與御駕工作，進宫後就負責後宫的導引接見。太后這般寵愛他，就徵召他的父親睹生，授予太中大夫，并賞賜衣服馬匹。睹生準備回去，在皇信堂被接見。高祖牽着他的手對他説："老人家回家路上，要好幾天纔能到達，一路好走啊。"太和十二年，遷升爲都曹，加授侍中、祭酒，尚書領中曹、侍御如故。後來降爲侯爵。睹生去世，追贈爲秦州刺史，謚號爲靖。賜給黄金八十斤，繒綵、絹八百匹，以供辦喪之用，并另派使者慰勞。加授抱嶷爲大長秋卿。抱嶷年老有病，請求外放任職，就任命他爲鎮西將軍、涇州刺史，特地加授右光禄大夫。準備到州赴任，高祖在京城西郊的樂陽殿爲他餞行，并把御用白羽扇賜給他。太和十九年，被詔令赴洛陽，以刺史的身份從駕南下征戰，經常在皇上左右參議侍奉。因爲抱嶷是年老舊臣，常被皇上慰勞問候，數次表揚稱贊抱嶷的正直。允許他騎馬出入行宫各處，與司徒馮誕同一待遇。軍隊班師後他回到州中。

自以故老前宦，爲政多守往法，不能遵用新制。侮慢舊族，簡於接禮。天性酷薄，雖弟侄甥婿，略無存潤。後數年，卒於州。先以從弟老壽爲後，又養太師馮熙子次興。嶷死後，二人争立。嶷妻張氏致訟經年，得以熙子爲後。老壽亦仍陳訴，終獲紹爵。次興還於本族，給奴婢三十口。嶷前後賜賞奴婢牛馬蓋數百千，他物稱是。

自以爲是先朝年老的舊臣，他處理政事大多按照老章程辦，不願意遵守新的制度。他侮辱輕慢舊族人士，接待之禮比較簡慢。他天性嚴酷薄情，即使是對兄弟侄兒外甥女婿，也没有一點關照資助。過了幾年，在州任上去世。先是以堂弟老壽爲後嗣，又抱養太師馮熙的兒子次興爲子。抱嶷死後，兩人争執立爲合法繼承人。抱嶷的妻子張氏爲此打了一年的官司，最後以馮熙的兒子爲後嗣。老壽仍然在上訴，終於獲得爵位繼承權。次興回到馮氏本族，分給他三十口奴婢。抱嶷先後得到賞賜的奴婢牛馬達到幾百上千，其他物品也有這個數。

抱老壽

老壽凡薄，酒色肆情。御史中尉王顯奏言："風聞前洛州刺史陰平子石榮、積射將軍抱老壽恣蕩非軌，易

老壽平庸淺薄，縱情於酒色之中。御史中尉王顯上奏説："聽説前洛州刺史陰平子石榮、積射將軍抱老壽恣情放蕩行爲不軌，他們换妻室進

室而奸，醜聲布於朝野，醜音被於行路，即攝鞫問，皆與風聞無差。犯禮傷化，老壽等即主。謹案：石榮籍貫兵伍，地隔宦流，處世無入朝之期，在生絶冠冕之望。遭時之運，逢非次之擢，以犬馬延慈，簪履恩念，自微至貴，位階方岳。不能懷恩感德，上酬天施，乃咎彰遐邇，豐穢京墟。老壽種類無聞，氏姓莫紀，丐乞刑餘之家，覆養閹人之室。蒙國殊澤，預班爵序，正宜治家假内，疑教誡閨庭。方恣其淫奸，換妻易妾。榮前在洛州，遠迎老壽妻常氏，兵人千里，疲於道路。老壽同敝笱之在梁，若其原疑之無別，男女三人，莫知誰子。人理所未聞，鳥獸之不若。請以見事，免官付廷尉理罪，鴻臚削爵。"詔可。老壽妻常氏，萬敵弟女也。老壽死後，收紀家業，稍復其舊，奴婢尚六七百人。三女并嬪貴室。爲老壽祖父皆造碑銘，自洛就鄉而建之。西方云，直谷出二貴人。

行奸淫，醜穢名聲散布於朝野，風騷的淫聲披露在行路之人。抓捕審訊後，其事實與聽説的没有差異。違背禮制有傷風化，老壽是其主犯。臣等謹案：石榮是軍中士兵籍貫，地位與官宦士族差距很大，在世没有入朝的日子，活着早絶了當官的願望。碰上時運，遇到不常見的提拔，因爲犬馬之勞而得到慈愛，因爲穿鞋戴簪的小功而獲得恩遇，從微賤到富貴，地位達到州牧刺史。然而他不能懷恩情報大德，上酬答天子施予的大恩，反而罪過明犯於遠近，淫穢之聲響徹京郊。老壽這人没聽説過是誰家誰子，姓什名誰也不見記載，像乞丐一樣乞討在受過宫刑的人家，收養在閹宦的房屋之中。蒙受國家的特殊恩澤，封頒在官爵之列，正應該好好治理家庭，(疑原文有脱漏)教導訓誡閨閣。但他恣肆奸淫，換妻易妾。石榮以前在洛州，遠道迎接老壽的妻子常氏，千里派出兵員，疲憊地奔走在道路上。老壽就像挂在梁上的魚簍一樣，假若原來(疑原文有脱漏)没有區别，男女三人，不知是誰的子女。人情道理聞所未聞，連禽獸都不如。請求以這些查清的事實，免除他們的官職交付廷尉治罪，由鴻臚寺削奪他們的爵位。"下詔同意。老壽的妻子常氏，是常萬敵弟弟的女兒。老壽死後，接收經管家業，逐漸恢復了舊日的産業，奴婢還有六七百人。三個女兒均嫁到顯貴人家。爲老壽祖父和父親都建造了碑銘，從洛陽運到家鄉樹立。西方有人説，直谷産生兩個貴人。

石榮者，從主書稍進爲州。自被劾後，遂便廢頓。子長宣，武定中，南兖州刺史，與侯景反，伏法。

石榮，從主書之職逐漸升至刺史。自從被彈劾後，就被廢免衰退。兒子長宣，在武定年間，任南兖州刺史，與侯景造反，被處死。

王遇

王遇，字慶時，本名他惡，馮翊李潤鎮羌也。與雷、党、不蒙俱爲羌中强族。自云其先姓王，後改氏鉗耳，世宗時復改爲王焉。自晋世已來，恒爲渠長。父守貴，爲郡功曹，卒。遇既貴，追贈安西將軍、秦州刺史、澄城公。

王遇，字慶時，本名叫他惡，是馮翊李潤鎮的羌人。與雷、党、不蒙均爲羌人中的豪强之族。自稱祖先姓王，後來改姓鉗耳，世宗時期重新改姓王。從晋朝以來，常爲族中首領。父親守貴，任郡功曹，去世。王遇顯貴後，他被追贈爲安西將軍、秦州刺史、澄城公。

遇坐事腐刑，爲中散，遷内行

王遇因事坐罪被處以宫刑，任中散，升爲内

令、中曹給事中，加員外散騎常侍、右將軍，賜爵富平子。遷散騎常侍、安西將軍，進爵宕昌公。拜尚書，轉吏部尚書，仍常侍。例降爲侯。出爲安西將軍、華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幽后之前廢也，遇頗言其過。及後進幸，高祖對李冲等申后無咎，而稱遇謗議之罪。冲言："果爾，遇合死也。"高祖曰："遇舊人，未忍盡之，當止黜廢耳。"遂遣御史馳驛免遇官，奪其爵，收衣冠，以民還私第。世宗初，兼將作大匠。未幾，拜光祿大夫，復奪爵。

行令、中曹給事中，加授爲員外散騎常侍、右將軍，賜封爲富平子爵。升任散騎常侍、安西將軍，進封爲宕昌公爵。授予尚書，調任吏部尚書，仍然任常侍。按條例降爲侯爵。出任安西將軍、華州刺史，加授散騎常侍。幽后以前被廢除時，王遇說了不少幽后的過失。到後來皇上進幸她，高祖對李冲等人申明幽皇后没有過錯，而指出王遇有誹謗之罪。李冲說："果然是這樣的話，那王遇就該死。"高祖說："王遇是朕的舊人，不忍要他的命，祇應廢黜他就算了。"於是派遣御史乘驛馬趕到王遇那裏免了他的官，削奪了他的爵位，没收了他的衣冠，讓他以庶民身份回到私人宅第。世宗在位初年，兼任將作大匠。不久，拜授爲光祿大夫，恢復他被奪去的爵位。

廢后馮氏之爲尼也，公私罕相供恤。遇自以常更奉接，往來祇謁，不替舊敬，衣食雜物，每有薦奉。后皆受而不讓。又至其館，遇夫妻迎送謁伏，侍立執臣妾之禮。

廢皇后馮氏做了尼姑，公家和私人極少有幫助和恤濟她的。王遇自己以前因與她經常侍奉接待，就經常往來拜望，不改變舊日的禮敬，衣食雜物，不時有供獻和侍奉。馮氏都接受了而不推讓。又到他的邸府，王遇夫妻迎接送行拜謁叩見以及侍立招待都執行臣妾之禮。

遇性巧，强於部分。北都方山靈泉道俗居宇及文明太后陵廟，洛京東郊馬射壇殿，修廣文昭太后墓園，太極殿及東西兩堂、内外諸門制度，皆遇監作。雖年在耆老，朝夕不倦，跨鞍驅馳，與少壯者均其勞逸。又長於人事，留意酒食之間，每逢僚舊，具設肴果，觴膳精豐。然競於榮利，趨求勢門。趙脩之寵也，遇往還宗承，受敕爲之監作第宅，增於本旨，笞擊作人，莫不嗟怒。卒于官。初，遇之疾也，太傅、北海王與太妃俱往臨問，視其危惙，爲之泣下。其善奉諸貴，致相悲悼如此。贈使持節、鎮西將軍、雍州刺史，侯如故。

王遇心性靈巧，擅長於建築興造。北都的方山靈泉一帶的宗教或世俗建築以及文明太后的陵廟，洛京東郊的馬射壇殿，增修文昭太后的墓園，太極殿及東西兩堂、内外諸門的法式和設計，都由王遇監製。雖然年紀已老，但朝夕不知疲倦，跨鞍馳騁，能跟少壯者同樣地勞作和休息。又擅長人事，對酒食烹飪很留意，每逢會見同僚和故舊，都要擺上豐盛的菜肴和果品，酒食豐富而精美。然而他競爭榮譽利益，趨求勢家權貴。趙脩受寵而顯貴，王遇往來奉承，受敕令爲他監造房宅，比御旨的規模有所增加，還鞭打勞作的匠役，無人不怨憤生怒。在官任上去世。當初，王遇生病後，太傅、北海王和太妃均前往問候，眼看他垂危，爲他而愴然流淚。他善於與諸位權貴相處，能如此地使人悲哀悼念。追贈爲使持節、鎮西將軍、雍州刺史，侯爵依舊。

始遇與抱嶷并爲文明太后所寵，前後賜以奴婢數百人，馬牛羊他物稱是，二人俱號富室。

當初王遇與抱嶷均爲文明太后所寵幸，先後賜以奴婢數百人，馬牛羊及其他雜物也很可觀，兩人都號稱富豪人家。

遇養弟子厲，本郡太守。稍遷至右軍將軍，襲爵宕昌侯。產業有過于遇時。

王遇收養弟弟的兒子王厲爲後嗣，任本郡太守。逐漸升任到右軍將軍，承襲宕昌侯的爵位。家財比王遇那時還要多。

苻承祖

苻承祖，略陽氐人也。因事爲閹人，爲文明太后所寵，自御厩令遷中部給事中、散騎常侍、輔國將軍，賜爵略陽侯，兼典選部事，中部如故。轉吏部尚書，仍領中部。高祖爲造甲第，數臨幸之。進爵略陽公，安南將軍，加侍中，知都曹事。初太后以承祖居腹心之任，許以不死之詔。後承祖坐贓應死，高祖原之，削職禁錮在家，授悖義將軍、佞濁子，月餘遂死。

苻承祖，是略陽氐族人。因故成爲閹人，被文明太后所寵愛，從御厩令升遷爲中部給事中、散騎常侍、輔國將軍，賜封爲略陽侯，兼負責選部事務，中部的職官依舊。調升至吏部尚書，仍負責中部。高祖爲他興造上等宅第，并數次臨幸他家。進封爲略陽公爵，任安南將軍，加授侍中，知都曹事。起初太后因爲承祖身居心腹的要職，就下了允許不處死罪的詔令。後來承祖貪贓獲罪當死，高祖原諒了他，削奪官職把他禁錮在家，授予他悖義將軍、佞濁子爵，一個多月後便死去了。

王質

王質，字紹奴，高陽易人也。其家坐事，幼下蠶室。頗解書學，爲中曹吏、内典監。稍遷秘書中散，加寧朔將軍，賜爵永昌子，領監御。遷爲侍御給事，又領選部、監御二曹事，復特加前將軍，進爵魏昌侯。轉選部尚書，加員外散騎常侍。

王質，字紹奴，是高陽易縣人。他家因事獲罪，他幼年就下蠶室處以宫刑。瞭解一些書法學問，任中曹吏、内典監。逐漸升遷爲秘書中散，加授寧朔將軍，賜封永昌子爵，領監御。升任侍御給事，又領選部、監御二曹事，又特地加授前將軍，進爵位爲魏昌侯。轉任選部尚書，加員外散騎常侍。

出爲鎮遠將軍、瀛州刺史。質在州十年，風化粗行，察奸糾慝，究其情狀，民庶畏服之。而刑政刻峻，多所笞戮，號爲威酷。高祖頗念其忠勤宿舊，每行留大故，馮司徒亡，廢馮后，陸叡、穆泰等事，皆賜質以璽書，手筆莫不委至，同之戚貴。質皆寶掌以爲榮。入爲大長秋卿，未幾而卒。

外放任鎮遠將軍、瀛州刺史。王質在州任上十年，風教王化粗略推行，糾察奸邪隱藏之徒，審究他們的情形，老百姓敬畏懾服他。但他刑罰嚴峻，多有被拷打而死的，被號稱爲威嚴殘酷。高祖皇帝很懷念他是忠誠勤勞的舊臣，每遇行巡留駐等大的事件，如馮司徒亡故，廢馮皇后，以及陸叡、穆泰等人的事件，都要賜給王質璽書，親手握筆無微不至，像對待貴戚一樣。王質都珍藏着它們以爲榮耀。入朝任大長秋卿，不久就去世了。

李堅

李堅，字次壽，高陽易人也。高宗初，因事爲閹人。文明太后臨朝，稍遷至中給事中，賜爵魏昌伯。小心謹慎，常在左右，雖不及王遇、王質等，而亦見任用。高祖遷洛，轉

李堅，字次壽，是高陽易縣人。高宗在位初年，他因犯事而被處宫刑成爲閹人。文明太后臨朝執政，逐漸升任爲中給事中，賜封爲魏昌伯爵。他小心謹慎，常在皇帝左右，雖然趕不上王遇、王質等宦官，但也被信任重用。高祖遷都洛

被委授，爲太僕卿，檢課牧產，多有滋息。世宗初，出爲安東將軍、瀛州刺史，本州之榮，同於王質。所在受納，家產巨萬。值京兆王愉反於冀州，堅勒衆征愉，爲愉所破。代還，遇風疾，拜光祿大夫，數年卒。贈撫軍將軍、相州刺史，賵帛五百匹。以弟子曇景爲後，襲爵魏昌伯，爲羽林監、直後。

陽，他被委任授官，任太僕卿，負責檢查督促畜牧產業，畜牧有較大的滋生增產。世宗在位初年，出任安東將軍、瀛州刺史，他在本州的榮譽，跟王質差不多。所到之處受禮納賄，家產極多。遇上京兆王元愉在冀州造反，李堅率衆征戰元愉，被元愉打敗。受代回京後，遇上風疾，拜授光祿大夫，數年後去世。追贈爲撫軍將軍、相州刺史，贈送帛五百匹。以弟弟之子曇景爲後嗣，承襲魏昌伯的爵位，任羽林監、直後。

秦松

秦松，不知其所由。太和末，爲中尹，遷長秋卿，賜爵高都子。有罪免。世宗復其爵，起爲光祿大夫，領中常侍。遷平北將軍，領長秋卿。出爲散騎常侍、安北將軍、并州刺史。卒，贈大將軍、肆州刺史，謚曰定。

秦松，不知是何地人氏。太和末年，任中尹，升任長秋卿，賜封爲高都子爵。因犯罪免官。世宗恢復他的爵位，起用爲光祿大夫，領中常侍。升遷爲平北將軍，領長秋卿。出任散騎常侍、安北將軍、并州刺史。死後，追贈爲大將軍、肆州刺史，謚號叫定。

白整

白整者，亦因事腐刑。少掌宮掖碎職，以恭敏著稱，稍遷至中常侍。

白整，也是因犯事而被處以宮刑。年輕時任掌管宮掖的微小官職，以恭敬敏捷著稱，逐漸提升爲中常侍。

太和末，爲長秋卿，賜爵雲陽男。世宗封其妻王氏爲□□縣君。卒，贈平北將軍、并州刺史。

太和末年，任長秋卿，賜封雲陽男爵。世宗封他的妻子王氏爲□□縣君。死後，追贈爲平北將軍、并州刺史。

劉騰

劉騰，字青龍，本平原城民，徙屬南兗州之譙郡。幼時坐事受刑，補小黃門，轉中黃門。高祖之在懸瓠，騰使詣行所。高祖問其中事，騰具言幽后私隱，與陳留公主所告符協，由是進冗從僕射，仍中黃門。

劉騰，字青龍，本是平原城的市民，後遷徙到屬於南兗州的譙郡。未成年時因犯罪受宮刑，補任小宦官，調任中黃門。高祖皇帝在懸瓠時，劉騰出差到高祖所駐之地。高祖向他問到宮中之事，劉騰一一告訴有關幽皇后的隱私，與陳留公主所告發的情況相符合，因此進升爲冗從僕射，仍然任中黃門。

後與茹皓使徐兗，采召民女。及還，遷中給事，稍遷中尹、中常侍，特加龍驤將軍。後爲大長秋卿、金紫光祿大夫、太府卿。

後來劉騰和茹皓出使徐州、兗州，搜訪挑選民女。回朝後，升任中給事，逐步升爲中尹、中常侍，特加授龍驤將軍。後來任大長秋卿、金紫光祿大夫、太府卿。

肅宗踐極之始，以騰預在宮衛，封開國子，食邑三百户。是年，靈太后臨朝，以與于忠保護之勳，除崇訓太僕，加中侍中，改封長樂縣開國

肅宗登位之初，因劉騰先在宮衛，封爲開國子，食邑三百户。這一年，靈太后臨朝執政，因他和于忠有保護的功勛，授予崇訓太僕，加中侍中，改封長樂縣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封他

公，食邑一千五百户。拜其妻時爲鉅鹿郡君，每引入内，受賞賚亞於諸主外戚。所養二子，爲郡守、尚書郎。騰曾疾篤，靈太后慮或不救，遷衛將軍、儀同三司，餘官仍舊。後疾瘳。騰之拜命，肅宗當爲臨軒，會其日大風寒甚而罷，乃遣使持節授之。騰幼充宮役，手不解書，裁知署名而已。奸謀有餘，善射人意。靈太后臨朝，特蒙進寵，多所干托，内外碎密，栖栖不倦。洛北永橋，太上公、太上君及城東三寺，皆主修營。

的妻子時氏爲鉅鹿郡君，常被引見入宮，受到的賞賚僅次於諸公主和外戚。所抱養的兩個兒子，分别任郡守和尚書郎。劉騰曾經病得很重，靈太后恐怕他救治不過來，就升遷他爲衛將軍、儀同三司，其他官職仍舊。後來病情痊愈。劉騰受任，肅宗正要親臨前殿，剛好那天起大風十分寒冷而作罷，就派一使者持節授任他。劉騰自幼在宮中當差，很少讀書，裁决事情衹知道簽字畫押而已。他奸佞陰謀很多，善於猜測人意。靈太后當朝，他獨蒙提拔寵愛，多有所托，内外瑣碎秘密之事，他忙忙碌碌，樂此不疲。洛北永橋，太上公、太上君及城東三處寺廟，都是由他主持營建的。

吏部嘗望騰意，奏其弟爲郡帶戍，人資乖越，清河王懌抑而不與。騰以爲恨，遂與領軍元叉害懌。廢靈太后於宣光殿，宮門晝夜長閉，内外斷絶。騰自執管鑰，肅宗亦不得見，裁聽傳食而已。太后服膳俱廢，不免飢寒。又使中常侍賈粲假言侍肅宗書，密令防察。叉以騰爲司空公，表裏擅權，共相樹置。叉爲外禦，騰爲内防，迭直禁闥，共裁刑賞。騰遂與崔光同受詔乘步挽出入殿門。四年之中，生殺之威，决於叉、騰之手。八坐、九卿，旦造騰宅，參其顔色，然後方赴省府，亦有歷日不能見者。公私屬請，唯在財貨。舟車之利，水陸無遺；山澤之饒，所在固護；剥削六鎮，交通互市。歲入利息以巨萬計。又頗役嬪御，時有徵求；婦女器物，公然受納。逼奪鄰居，廣開室宇。天下咸患苦之。

吏部曾經依劉騰的心意，上奏請求他的弟弟爲郡戍官，他弟弟爲人性情乖張，清河王元懌將此事按下而不予辦理。劉騰因此懷恨在心，就與領軍元叉一同殺害元懌。他又夥同元叉在宣光殿廢黜靈太后，將宮門晝夜關閉，内外斷絶。劉騰親自執掌宮門鑰匙，就連肅宗皇帝也不得相見，衹能處理傳達飲食而已。靈太后的衣服飲食都被取消供應，不免飢寒加身。劉騰又派中常侍賈粲假裝侍奉肅宗的書案，暗中監視肅宗的行迹。元叉任劉騰爲司空公，二人裏外擅權，結爲朋黨，元叉在外抵擋，劉騰在内防備，輪流在宮禁中值班，共同決定刑罰賞賜。於是劉騰同崔光一道受詔令可以乘車出入殿門。四年之中，一切生殺予奪之權，都取决於元叉、劉騰之手。八座九卿，都須一大早就到劉騰的府邸，觀其顔色，然後纔到各自省府去處理政務，也有整日見不到劉騰的。無論公私請托，他都要受納財物。水陸交通之利都歸其所得，山澤豐饒之所都在其統轄之下，他壟斷各地的城鎮貿易，大肆搜刮民財。一年攫取的錢就數以巨萬計。他又肆意役使宮女，經常向她們徵索財貨；一應美女財物，都公開受納。他還搶奪他人房屋，大建房舍屋宇，天下百姓備受其害。

正光四年三月，薨于位，年六十。賵帛七百匹、錢四十萬、蠟二百斤。鴻臚少卿護喪事。中官爲義息，

正光四年三月，死在官任上，時年六十歲。殯葬所費的財物有帛七百匹、錢四十萬、蠟二百斤。由鴻臚少卿負責喪事。中朝官作爲他的義

衰絰者四十餘人。

騰之初治宅也，奉車都尉周特爲之筮，不吉，深諫止之，騰怒而不用。特告人曰："必困於三月、四月之交。"至是果死，廳事甫成，陳尸其下。追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太尉公、冀州刺史。騰之葬日，閹官爲義服，杖絰衰縞者以百數，朝貴皆從，軒蓋填塞，相屬郊野。魏初以來，權閹存亡之盛莫及焉。

子，爲他穿孝服喪的人有四十多個。

劉騰當初建造官宅，奉車都尉周特替他占卜，認爲不吉利，極力勸他停止，他大怒而不從。周特告訴別人説："劉騰在三四月之交必有厄運。"果然他在這一時間内死去，官邸剛剛建成，尸首便陳放在這裏。追贈他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太尉公、冀州刺史。劉騰出葬的那天，宦官們當他的義子，服重喪的數以百計，朝中權貴都相隨送葬，他們乘坐的車馬填塞大路，前後相連直達郊野。自魏初至當時，宦官權貴死後喪事禮儀的盛大，無人比得上劉騰。

靈太后反政，追奪爵位，發其冢，散露骸骨，没入財産。後騰所養一子叛入蕭衍，太后大怒，因徙騰餘養於北裔，尋遣密使追殺之於汲郡。

後來，靈太后重新臨朝執政，追奪了劉騰的一切爵位和官職，挖開他的墳墓，把他的尸骨散露在野外，没收他的全部財産。後來劉騰所收養的一個兒子叛逃到蕭衍那裏，太后大爲憤怒，就把其他的養子都遷到北方邊境，不久又派密使前往汲郡將他們追殺掉。

賈粲

賈粲，字季宣，酒泉人也。太和中，坐事腐刑。頗涉書記。世宗末，漸被知識，得充内侍。自崇訓丞爲長兼中給事中、中嘗藥典御，轉長兼中常侍。遷光禄少卿、光禄大夫。

靈太后之廢，粲與元叉、劉騰等伺帝動静。右衛奚康生之謀殺叉也，靈太后、肅宗同升於宣光殿，左右侍臣俱立西階下。康生既被囚執，粲紿太后曰："侍官懷恐不安，陛下宜親安慰。"太后信之，適下殿，粲便扶肅宗於東序，前御顯陽，還閉太后於宣光殿。粲既叉黨，威福亦震於京邑。自云本出武威，魏太尉文和之後，遂移家屬焉。時武威太守韋景承粲意，以其兄緒爲功曹。緒時年向七十。未幾，又以緒爲西平太守，比景代下，已轉武威太守。

靈太后反政，欲誅粲，以叉、騰黨與不一，恐驚動内外乃止。出粲爲濟州刺史，未幾，遣武衛將軍刁宣馳

賈粲，字季宣，是酒泉人。太和年間，犯罪被處以宫刑。他閲讀了不少書籍。世宗在位末年，逐漸被注意和賞識，得以充任宫内侍奉。從崇訓丞當到長兼中給事中、中嘗藥典御，轉長兼中常侍。升任光禄少卿、光禄大夫。

靈太后被廢黜，賈粲與元叉、劉騰等偵察皇上的行動。右衛奚康生謀殺元叉，靈太后、肅宗同時在宣光殿升坐，左右侍臣均站在西階下面。康生被抓住以後，賈粲哄騙太后道："侍奉的官員心懷不安，陛下應親自去安慰。"太后相信了他的話，在走下殿時，賈粲就扶着肅宗到東序，往前面的顯陽殿坐下，回頭把太后關閉在宣光殿。賈粲既是元叉黨羽，他的威福也在京城産生極大影響。自稱原本是武威人，是魏朝太尉文和的後裔，於是移居家屬。當時的武威太守韋景禀承賈粲之意，把他的兄長賈緒提升爲郡功曹。賈緒當時快七十歲了。不久，又以賈緒爲西平太守，等韋景被代後，他已轉任武威太守。

靈太后重新執政後，想誅殺賈粲，因考慮到元叉、劉騰的黨羽不止一個，恐怕造成内外震驚動蕩就没有處死他。外放賈粲爲濟州刺史，不

驛殺之，資財没於縣官。

久，派遣武衛將軍刁宣乘驛馬趕上殺了他，他的資財全被没收進縣官府。

楊範

楊範，字法僧，長樂廣宗人也。高宗時，坐宗人劫賊被誅，範宫刑，爲王琚所養，恩若父子，往來出入其家。範爲中謁者，轉黄門、中謁者僕射、中給事中、射聲校尉，加寧遠將軍，爲中尹。世宗崩，高陽王雍總政，出爲白水太守，加龍驤將軍。

靈太后臨朝，徵爲常侍、崇訓太僕卿，領中嘗藥典御，賜爵華陰子。爲平西將軍、華州刺史。中官内侍貴者，靈太后皆許其方岳，以範年長，拜跪爲難，所司非要，故得早遂其請。父子納貨，勞役兵民，爲御史所糾。子遂逃竄，範事得散。赴京師，遂廢於家。

後靈太后念範勤舊，乃以範爲中侍中、安南將軍，尋進鎮南將軍、崇訓太僕、華州大中正。卒，贈征西將軍、秦州刺史。

楊範，字法僧，是長樂廣宗人。高宗在位期間，因犯宗人劫賊被誅的罪，被處以宫刑，被王琚收養，二人感情如同父子，往來出入在王琚之家。楊範任中謁者，轉授黄門、中謁者僕射、中給事中、射聲校尉，加授寧遠將軍，擔任中尹。世宗駕崩後，高陽王元雍總理朝政，楊範出任白水太守，加授龍驤將軍。

靈太后臨朝執政，徵召楊範爲常侍、崇訓太僕卿，負責中嘗藥典御，賜封華陰子爵。任平西將軍、華州刺史。中朝内侍官顯貴者，靈太后都許諾讓他們當刺史，因楊範年長，拜跪受任有些困難，所負責的不是非常重要的事，所以就較早地滿足了他當刺史的請求。他們父子受賄納貨，役使兵民，被御史糾彈。兒子就逃跑了，楊範的罪案便不了了之。赴京城後，就廢職住在家中。

後來靈太后懷念起楊範的舊功，就任命他爲中侍中、安南將軍，接着進升爲鎮南將軍、崇訓太僕、華州大中正。死後，追贈爲征西將軍、秦州刺史。

成軌

成軌，字洪義，上谷居庸人。少以罪刑，入事宫掖，以謹厚稱。除中謁者僕射。高祖意有所欲，軌瞻候容色，時有奏發，輒合帝心。從駕南征，專進御食。于時高祖不豫，常居禁中，晝夜無懈。車駕還，賜帛百匹。

景明中，嘗食典御丞，僕射如故。轉中給事中、步兵校尉，敕侍東宫。延昌末，遷中常侍、中嘗食典御、光禄大夫，賜始平伯，統京染都將，轉崇訓太僕少卿。遭母憂，詔遣主書常顯景吊慰。又起爲本官，進安東將軍、崇訓衛尉卿。久之，超遷中侍中、撫軍將軍，典御、崇訓如故。尋除中軍將軍、燕州大中正。孝昌二

成軌，字洪義，上谷居庸人。幼年時因罪被處以宫刑，進入後宫侍奉，以謹慎厚重著稱。授任中謁者僕射。高祖心裏想什麽，成軌觀察皇上的臉色神態，衹要有所呈奏和進言，都很合皇上心意。跟隨皇上南下征伐，專門負責進奉御膳。當時高祖生病，他常居住在後宫，晝夜不懈地跟隨侍候。皇上回朝後，賜他帛一百匹。

景明年間，任嘗食典御丞，僕射之職依舊。調任中給事中、步兵校尉，受敕侍奉東宫。延昌末年，升遷爲中常侍、中嘗食典御、光禄大夫，賜封爲始平伯爵，統領京城染都將，調任崇訓太僕少卿。爲母服喪，下詔派遣主書常顯景前往吊唁慰問。又起用爲本官，進升爲安東將軍、崇訓衛尉卿。許久以後，越級提升爲中侍中、撫軍將軍，其典御、崇訓等方面的職務不變。接着授予中軍將軍、燕州大中正。孝昌二年，因是有功的

年，以勤舊封始平縣開國伯，食邑三百户。肅宗所幸潘嬪，以軌爲假父，頗爲中官之所敬憚。建義初，軌迎於河陰，詔令安慰宫内，進爵爲侯，增户三百，并前六百户，遷衛將軍。其年八月卒，贈車騎大將軍、雍州刺史，謚曰孝惠。

舊臣被封爲始平縣開國伯，食邑三百户。肅宗所寵幸的潘嬪，認成軌爲義父，很被宦官所敬畏。建義初年，成軌在河陰相迎，詔令他安撫慰問宫内諸官，進封他爲侯爵，增加封邑三百户，與以前的邑户相加共六百户，升遷爲衛將軍。這年的八月去世，追贈爲車騎大將軍、雍州刺史，謚號叫孝惠。

養弟子仲慶，襲。歷位鎮軍將軍、光禄大夫。卒。

收養弟弟的兒子仲慶爲後嗣，承襲爵位。歷任鎮軍將軍、光禄大夫。後去世。

子朏，襲。齊受禪，例降。

兒子成朏，承襲爵位。北齊受禪建國，按例降爵。

王温

王温，字桃湯，趙郡欒城人。父冀，高邑令，坐事被誅。温與兄繼叔俱充宦者。高祖以其謹慎，補中謁者、小黄門，轉中黄門、鈎盾令。稍遷中嘗食典御、中給事中，給事東宫，加左中郎將。

王温，字桃湯，趙郡欒城人。父親王冀，是高邑縣令，犯罪被誅。王温和兄長繼叔均被充作宦官。高祖皇帝因他恭謹慎重，補任他爲中謁者、小黄門，轉授中黄門、鈎盾令。逐漸升遷爲中嘗食典御、中給事中，在東宫任事，加授爲左中郎將。

世宗之崩，群官迎肅宗於東宫。温於卧中起肅宗，與保母扶抱肅宗，入踐帝位。高陽王雍既居冢宰，慮中人朋黨，出爲鉅鹿太守，加龍驤將軍。

世宗皇帝駕崩，群臣在東宫迎立肅宗即位。王温在卧床上扶起肅宗，與保姆一起扶抱着肅宗，入宫登上帝位。高陽王元雍位居宰相，總理朝政，擔心中朝宦官結成朋黨，就調他外放任鉅鹿太守，加授龍驤將軍。

靈太后臨朝，徵還爲中常侍、光禄大夫，賜爵欒城伯，安東將軍，領崇訓太僕少卿。特除使持節、散騎常侍、撫軍將軍、瀛州刺史。還，除中侍中，進號鎮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遷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光禄勛卿，侍中如故。孝昌二年，封欒城縣開國侯，邑六百户。温後自陳本陽平武陽人，於是改封武陽縣開國侯，邑如故。建義初，於河陰遇害，年六十六。永安初，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

靈太后臨朝執政，徵召王温回朝任命爲中常侍、光禄大夫，賜封欒城伯爵，安東將軍，領崇訓太僕少卿。特地授予他爲使持節、散騎常侍、撫軍將軍、瀛州刺史。回朝後，授中侍中，進號爲鎮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升調爲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光禄勛卿，侍中之官依舊。孝昌二年，封爲欒城縣開國侯，食邑六百户。王温後來自稱本是陽平武陽人，於是改封他爲武陽縣開國侯，食邑不變。建義初年，在河陰遇害，終年六十六歲。永安初年，追贈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

養子冏哲，襲。齊受禪，例降。

養子冏哲，承襲爵位。北齊受禪代國，他的爵位按例而降。

孟鸞

孟鸞，字龍兒，不知何許人。坐

孟鸞，字龍兒，不知是何地人氏。因犯罪而

事充閹人。文明太后時，王遇有寵，鸞以謹敏爲遇左右，往來方山，營諸寺舍。由是漸見眷識。

靈太后臨朝，爲左中郎將、中給事中。素被病，面常黯黑，於九龍殿下暴疾，半身不攝，扶載歸家，其夜亡。鸞初出，靈太后聞之，曰："鸞必不濟，我爲之憂。"及奏其死，爲之下淚，曰："其事我如此，不見我一日忻樂時也。"遂賜帛三百匹、黄絹十匹以供喪用。七日，靈太后爲設二百僧齋，賜助施五十匹。同類榮焉。

被充作太監。文明太后執政時期，王遇受寵幸，孟鸞因謹慎敏慧而被王遇收在左右，往來於方山，營造諸寺廟舍。因此漸漸被信任賞識。

靈太后臨朝執政，他任左中郎將、中給事中。長期有病，面色常黯黑，在九龍殿下生暴病，半身不遂，攙扶回家，當夜死去。孟鸞剛出來時，靈太后聽説後，道："孟鸞肯定不行了，我爲他擔憂。"到奏報他死了之時，太后爲之流淚，説道："他這般地服侍我，我却没有給他一天高興和榮耀的時光。"於是賜帛三百匹、黄絹十匹以供治喪之用。死後七天，靈太后爲他設立二百僧齋，爲他超度祈福，另賜助施五十匹。宦官們以他爲榮。

平季

平季，字稚穆，燕國薊人。祖濟，武威太守。父雅，州秀才，與沙門法秀謀反，伏誅。季坐腐刑，入事宫掖。久之，除小黄門，以忤旨出爲潞縣令，不拜。仍除奉朝請。靈太后反政，授寧朔將軍、長水校尉，領黄門令。轉前軍將軍、中給事中。時四方多事，太后每令季出使於外。

後慰勞西軍，還至潼關，華州羌人舜明等據險作逆，都督姜道明不能進討。會舜明遣十餘人詐降入道明軍。闕遂散。

出爲新興太守。肅宗崩，與尒朱榮等議立莊帝。莊帝即位，起拜平北將軍、肆州刺史。尋除撫軍將軍、中侍中。以參謀之勛，封元城縣開國侯，食邑七百户。仍加金紫光禄大夫、幽州大中正，尋攝燕、安、平、營中正。前廢帝以爲車騎將軍、右光禄大夫，中侍中如故。永熙中，加驃騎將軍。季遇疾，詔遣使存問。三年九月卒。天平初，贈使持節、都督幽燕安平四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幽州刺史，中侍中、將軍、侯如故。初季以兄叔子良爲後。襲季爵。卒。

平季，字稚穆，燕國薊縣人。祖父平濟，任武威太守。父親平雅，是州秀才，與沙門法秀謀反，伏法被誅。平季被處宫刑，入事後宫。許久以後，授予小黄門，因忤逆旨意外放任潞縣令，他不拜受。後來就授予奉朝請。靈太后重新掌權後，授予他寧朔將軍、長水校尉，領黄門令。調升前軍將軍、中給事中。當時周邊各地不安定，太后經常派平季出使到外地。

後來慰勞西部軍隊，回到潼關，華州的羌族人舜明等人占據險要造反，都督姜道明無法進兵討伐。逢舜明派遣十多人詐降而進入道明的軍中。(有缺文) 於是解散。

出任新興太守。肅宗駕崩，他與尒朱榮等商議擁立莊帝。莊帝即位，起用他任平北將軍、肆州刺史。接着授予撫軍將軍、中侍中。因參預謀立的功勛，封他爲元城縣開國侯，食邑七百户。接着加授金紫光禄大夫、幽州大中正，不久又兼任燕、安、平、營四州的中正。前廢帝任命他爲車騎將軍、右光禄大夫，中侍中的職務依舊。永熙年間，加授驃騎將軍。平季患上疾病，下詔派使者慰問看望。永熙三年九月去世。天平元年，追贈爲使持節、都督幽燕安平四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幽州刺史，其以前的中侍中、將軍、侯爵等依舊。當初平季以兄長平叔的兒子平良爲後嗣，承襲平季的爵位。後去世。

子世胄，襲。齊受禪，例降。

兒子世胄，承襲爵位。齊國受禪代國，他的爵位按例而降。

封津

封津，字醜漢，勃海蓨人也。祖羽，真君中爲薄骨律鎮副將，以貪污賜死。父令德，娶党寶女，寶伏誅，令德以連坐從法。津受刑，給事宮掖。

封津，字醜漢，是勃海蓨縣人。祖父封羽，真君年間任薄骨律鎮副將，因貪污而被賜死。父親令德，娶党寶之女爲妻，党寶被殺，令德因連坐也被處死。封津受了宮刑，進宮中當差。

積官久之，除中謁者僕射，遷奉車都尉。肅宗初，冀州大乘賊起，詔津慰勞。津世不居桑梓，故不爲州鄉所歸。靈太后令津侍肅宗書。遷常山太守。孝昌初，除中侍中，加征虜將軍，仍除崇訓太僕，領宮室都將，冀州大中正。超拜金紫光祿大夫。二年，封東光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户，鎮南將軍，兼中關右慰勞大使。出爲散騎常侍、征東將軍、濟州刺史。永安初，中侍中、衛將軍，尋轉大長秋、左光祿大夫。太昌初，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津少長宮闈，給事左右，善候時情，號爲機悟。

任官多年之後，他被授予中謁者僕射，升任奉車都尉。肅宗初年，冀州大乘賊寇起兵，詔令封津前往慰問安撫。封津世代都不居住在家鄉，所以不被家鄉人所宗仰。靈太后命令封津侍陪肅宗讀書。升遷常山太守。孝昌初年，授中侍中，加授征虜將軍，接着授任崇訓太僕，領宮室都將，冀州大中正。越級授予金紫光祿大夫。孝昌二年，封東光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户，任鎮南將軍，兼中關右慰勞大使。出任散騎常侍、征東將軍、濟州刺史。永安初年，任中侍中、衛將軍，接着轉任大長秋、左光祿大夫。太昌初年，任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津年輕時就主掌宮闈，在皇上左右侍奉，善於觀察具體的情形，有機敏穎悟之稱。

天平初，除開府儀同三司、本將軍、懷州刺史。元象初，復爲中侍中、大長秋卿，仍開府儀同。夏薨，年六十二。贈都督冀瀛幽安四州諸軍事、本將軍、司徒公、冀州刺史，謚曰孝惠。

天平初年，授予開府儀同三司、原將軍名號不變、懷州刺史。元象初年，又任中侍中、大長秋卿，依然是開府儀同三司。夏天去世，終年六十二歲。追贈爲都督冀瀛幽安四州諸軍事、本將軍、司徒公、冀州刺史，謚號孝惠。

養兄子長業，襲爵。齊受禪，例降。

收養兄長之子長業爲後嗣，承襲爵位。北齊受禪代國，其爵位按例而降。

封憑

津兄憑，字元寄。當時逃竄，後會赦免。太和中，奉朝請，冀州趙郡王幹田曹參軍、定州彭城王勰水曹參軍、給事中、越騎校尉。以討大乘功，除左中郎將，遷龍驤將軍、中散大夫。孝昌中，歷恒農、武邑二郡太守。尋除征虜將軍、光州刺史。還，爲平東將軍、光祿大夫，轉鎮南

封津的兄長封憑，字元寄。當時逃竄，後來碰上赦令而免罪。太和年間，爲奉朝請，任冀州趙郡王元幹的田曹參軍、定州彭城王元勰的水曹參軍、給事中、越騎校尉。因討伐大乘賊寇的功勞，授予左中郎將，升任龍驤將軍、中散大夫。孝昌年間，任恒農、武邑二郡太守。接着授征虜將軍、光州刺史。回京後，任平東將軍、光祿大夫，轉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授衛將

將軍、金紫光禄大夫。除衛將軍、右光禄大夫。初津被敕營出帝父廣平王陵。永熙中，以營陵功，封津城陽縣開國子，邑三百户。津自有封，乃啓轉於濦。後除衛大將軍、左光禄大夫。興和三年夏卒，年六十七。濦無他才伎，始終資歷，皆由於津。津卒之後，濦亦無贈。

子靈素，襲。齊受禪，例降。

津從兄荅，光禄大夫。

子宗顯，司徒掾。

劉思逸

劉思逸，平原人。父直，武邑太守。與元愉反於信都，伏誅。思逸少充腐刑。初爲中小史，轉寺人。久之，除小黄門，拜奉朝請，坐事免。後除東莞太守。思逸雖身在閹寺，而性頗豪率，輕薄無行，好結朋游。又除左將軍、大長秋卿，遷中侍中、平東將軍。武定中，與元瑾等謀反，伏誅。

張景嵩　毛暢

又有張景嵩、毛暢者，咸以閹寺在肅宗左右，而并黠了，甚見知遇。俱爲小黄門，每承間陳元叉之惡於肅宗。元叉之出，景嵩、暢頗有力焉。靈太后反政，未即戮叉。時内外喧喧，云"叉還入知政事"。暢等恐禍及己，及啓肅宗，欲詔右衛將軍楊津密往殺叉。詔書已成，未及出。叉妻知之，告太后云："景嵩、暢與清河王息亶欲廢太后。"太后信之，責暢，暢出詔書草，以呈太后。太后讀之，知無廢己狀，意爲小解。然叉妻構之不已，遂致疑惑。未幾，出暢爲頓丘太守。後復出景嵩爲魯郡太守。乃密令御史掩暢，暢走免，尋捕殺之。景嵩因入都，太后數其與暢同計之事，

軍、右光禄大夫。當初封津受敕令營造出帝的父親廣平王的陵墓。永熙年間，以營建陵墓之功，封封津爲城陽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户。封津自有封邑，就上表請求轉讓給封濦。後來授予衛大將軍、左光禄大夫。興和三年夏去世，終年六十七歲。封濦没有其他的才能技藝，從頭至尾的資歷，都是因爲封津而有的。封津去世之後，封濦也没有追贈。

兒子靈素，承襲爵位。北齊受禪代國，他的爵位照例而降。

封津的堂兄封荅，任光禄大夫。

他的兒子宗顯，曾任司徒掾屬。

劉思逸，平原人。父親劉直，是武邑太守。他與元愉在信都造反，伏法被殺。思逸少年受宫刑充入宫中。起初爲中小史，調爲寺人。許久以後，授予小黄門，拜任奉朝請，因坐罪被免官。後來授予東莞太守。思逸雖然身在宦官機構，但性格很豪放率直，他輕佻淺薄無德行，喜好結交朋友游樂。又授左將軍、大長秋卿，升任中侍中、平東將軍。武定年間，他與元瑾等人謀反，伏法受誅。

又有張景嵩、毛暢，都是以閹宦的身份在肅宗左右當差，而且都很狡猾敏捷，很受皇上的賞識。都是小黄門，常常乘機在肅宗面前講元叉的惡行。元叉被調出朝廷，景嵩、毛暢出力不少。靈太后重新掌權後，没有馬上殺戮元叉。當時朝廷内外喧喧嚷嚷，説"元叉還要回來掌管政事"。毛暢等恐怕自己惹上禍患，就向肅宗呈奏，準備詔令右衛將軍楊津秘密地去刺殺元叉。詔書已擬好，未來得及下達。元叉的妻子知悉了，告訴太后説："景嵩、毛暢等與清河王的兒子元亶想廢掉太后。"太后相信了她的話，斥責毛暢，毛暢出示詔書草稿，呈送給太后看。太后讀後，知道没有廢掉自己的意圖，心裏纔稍爲鬆弛下來。然而元叉的妻子在她身邊挑撥不停，便導致了太后的疑惑。未過多久，外放毛暢爲頓丘太守。後來又把景嵩調出任魯郡太守。於是密令御史捕捉毛

大致嫌責。後爲陽城、滎陽二郡太守。孝靜時，位至中侍中，坐事死。

暢，毛暢逃走而免，不久還是被捕殺。景嵩因事入都，太后歷數他與毛暢同謀之事，受到嚴厲的責難。後來任陽城、滎陽二郡太守。孝靜帝時，官至中侍中，坐罪而處死。

史臣曰：闕。

史臣曰：闕。

魏書卷九十五

列傳第八十三

匈奴劉聰　羯胡石勒　鐵弗劉虎　徒何慕容廆
臨渭氐苻健　羌姚萇　略陽氐呂光

夫帝皇者，配德兩儀，家有四海，所謂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者也。三代以往，守在海外，秦吞列國，漢并天下。逮桓靈失政，九州瓦裂，曹武削平寇難，魏文奄有中原，於是僞孫假命於江吴，僭劉盗名於岷蜀。何則？戎方椎髻之帥，夷俗斷髮之魁，世崇凶德，罕聞王道，扇以跋扈，忻從放命。加以中州避地，華士違仇，思托號令之聲，念邀風塵之際。因虞候隙，仍相君長，偷名竊位，脅息一隅。至乃指言井絡，假上帝之祉；妄說黄旗，云人君之氣。論土不出江漢，語地僅接褒斜，而謂握皇符，秉帝籍，三分鼎立，比踪王者。溺人必笑，其在兹乎？若是鱉靈可擬於周王，夫差容比於漢祖，尉他定黄屋之尊，子陽成綰璽之貴，豈其然哉？及鍾會一將之威，士治偏師之勢，而使騾車西至，侯蓋北首，天人弗許，斷可知焉。

皇帝，德行配合陰陽兩儀，家室擁有天下四海，就是所謂的天無二日，地無二王的惟一主宰。三代以後，統御的疆域到了海外，秦朝統一列國，漢朝吞并了天下。到了桓帝、靈帝喪失政柄，九州土崩瓦解，魏武帝曹操平定了賊寇動亂，魏文帝擁有了中原之地，當時孫權在江吴地區建立僞政權，僭位的劉備也在岷蜀之地盗用皇帝名義。爲什麽呢？戎狄異族那些椎插髮髻的酋帥，夷蠻野俗這幫斷髮文身的魁首，他們世代崇尚凶頑的品德，極少知道聖王之道，瘋狂地專横跋扈，喜歡肆意地放任自流。加之中州的政客逃避放棄地盤，華漢士族互相争鬥結怨，便想托帝王發出號令，盼望在戰争風雲中乘機取勝。乘混亂和空隙，都想做君王首領，盗名竊位，割據擁有一方。以至於聲稱是井宿區域，假托有上天的運兆；妄説黄旗，便講這是人君的運氣。論起疆土超不出江漢，説到地盤僅僅連接褒斜古道，就認爲掌握了皇符，把持了帝籍，三分鼎立，接踵爲王。不自量力者必遭耻笑，就是指的這類人吧？假若這樣，連鱉靈可以比擬於周王，夫差也可與漢高祖相提并論，尉他能够制定帝王之尊，子陽也能成爲天子之貴，那還能行嗎？待到鍾會以一名大將的威勢，士治僅用偏師的兵力，就能使騾車到達西方，使侯蓋北面稱臣，上天人民不答應這類人稱帝，就斷然可知了。

晋年不永，時逢喪亂，異類群飛，奸凶角逐，内難興於戚屬，外禍

晋朝壽命不長，不時遭受喪亂，異族群起亂飛，奸邪凶惡之徒紛然角逐，内亂從外戚中興

結於藩維。劉淵一唱，石勒繼響，二帝沉淪，兩都傾覆。徒何仍釁，氐羌襲梗，夷楚喧聒於江淮，胡虜叛換於瓜凉，兼有張赫山河之間，顧恃遼海之曲。各言應曆數，人謂遷圖鼎。或更相吞噬，迭爲驅除；或狼戾未馴，俟我斧鉞。

起，外禍在藩國中形成。劉淵振臂首倡造反，石勒繼起響應，兩位皇帝沉淪滅亡，西晋東晋兩個都城都傾覆。徒何接着挑釁，氐人羌族襲擾作梗，夷人楚民在江淮一帶喧囂聒噪，胡虜凶狄在瓜州凉州地區輪番反叛，偶爾有些勢力在泰山黄河之間赫然擴張，有些部族依恃在遼河勃海之中立國。都説自己應天承運，人人都道是改天换地。有的互相吞噬兼并，有的互相驅逐争戰，有的狼子野心尚未馴服，正等待我們的武力鎮壓和討伐。

太祖奮風霜於參合，鼓雷電於中山，黄河以北，靡然歸順矣。世祖睿略潛舉，靈武獨斷，以夫僭僞未夷，九域尚阻，慨然有混一之志。既而戎車歲駕，神兵四出，全國克敵，伐罪吊民，遂使專制令、擅威福者，西自流沙，東極滄海，莫不授館於東門，懸首於北闕矣。唯夫窮髮遺虜，未拔根株；徼垂殘狡，尚餘栽蘖。而北逾翰漠，折其肩髀；南極江湖，抽其腸胃。雖骸骨僅存，脂膏咸盡；視息纔舉，魂魄久游。高祖聖敬時乘，遷居改作，日轉雲移，風行電掃。辮髮之渠，非逃則附；卉服之長，琛贐繼入。猶以侍子不至，取亂乘機，五牛一指，六師騁路，馘其武臣驍帥，傾其湯池石城。向使時無穀塘之禍，民無鼎湖之思；北可焚穹廬，收服匿，削引弓之左衽，苑龍荒以牧馬；南則羅蛙黽，暴鯨鯢，變水處之文身，化鳥言於人俗矣。尋以壽春内款，華陽稽服，蕞彼江陰，憂於縶頸。肅宗以冲年踐祚，俄則母后當陽，務崇寬政，取和朝野，置荒遐於度外，譬蠻夷於鷄肋。而黠狄淪胥，種落離貳，虜帥飄然，窮而歸我，矜其眼目，愍厥顛亡，反之於故庭，復之以保塞。

我太祖皇帝在參合奮起風霜，在中山鼓蕩雷電，黄河以北廣大地區，紛紛風靡而歸順了。世祖皇帝不知不覺發揮着睿智和偉略，獨一無二地運用着威嚴和武力，眼看一些僭號僞王未鏟平，九州尚且阻隔割裂，就慨然有混一天下的大志。以後便每年要駕車征戰，神聖的軍隊四面出擊，保全國家打敗敵人，討伐罪惡慰問人民，於是讓那些專擅制度法令、逞威風作福禍的人，西到浩瀚的沙漠，東至蒼茫的大海，無不在我東門投降，在京城北門挂着首級。衹有窮髮這股剩下的虜寇，還没有徹底鏟除；邊陲的殘存狡徒，還保有一些餘孽。但是北到浩瀚的沙漠，已折斷了它們的肩膀和髀股；南到長江湖泊地區，已抽絞了他們的腸胃。雖然敵寇骸骨尚存，但脂肪肌肉已枯盡；他們的眼睛和鼻息雖還可轉動和呼吸，但靈魂早已游離飛散。高祖皇帝聖明地按照天賜良機，遷移首都改革制度，結果日轉星移，國家换了新氣象，風行電掃，朝廷屢獲大勝仗。那些留辮拖髮的酋帥，不是逃遁就是歸順；那些毛帽草服的首領，也携帶印璽策寶投降内附。我朝還因他們作爲子臣侍奉不到，便乘其混亂之機，五牛一起指向他們，六軍出兵上路，馘殺他們的武臣和將帥，傾覆他們的湯池石城。假使我們没有穀塘的禍亂，百姓没有鼎湖的思慮；那就可以往北方焚燒敵人的穹廬帳篷，没收他們的車馬服飾，脱掉他們拉弓射箭的左衽，使其御苑荒廢供我牧馬；往南則可以一網打盡他們這群鼃鱉，屠戮這些鯨鯢，改變他們水居文身的陋習，把他們鳥語禽言化爲人的風俗了。不久由於壽春投誠，華陽

降服，江南之賊，像繫住頸項一般地憂愁痛苦。肅宗皇帝以幼小之齡登繼皇位，旋及母后執政掌權，一味實行寬鬆政治，以換取朝野的調和，把荒遠的邊陲置之度外，把蠻夷之地視同雞肋。那些狡黠的戎狄逐漸沉淪衰微，野蠻的部落也紛紛分裂離志，虜帥寇首飄零無依，窮途末路歸順投靠我朝，我朝可憐他們的窘困之狀，哀憫他們的顛覆滅亡，還把他們送回舊日的邊庭，恢復他們的勢力以保靖邊塞。

魏道將虧，禍出權幸，事僻於中，民驚於外，疆埸崩騰，藩籬傾駭，陰朔委命之倫，雲蒸霧合。上失其道，下極其難，政亂如風草，師亡猶彈丸，十數年間，中區殄悴。而江湄巨狡，窺覦上國，蛇虺肆毒，竊我邊鄙。氈裘相率，馬首南向，白山、瀍水，狐鼠群游。魏德雖衰，天命未改，援墜扶危，齊武電發，屈身宰世，大濟横流。和戎略遠，用謀急病，輶軒四指，喻以德音。爾乃舟車接次，駝驢銜尾，烽柝不警，尉候空設。而水鄉大猾，好利忘信，納我逋叛，共爲舉斧，遂有寒山之戰，渦陽。闕糾合傖楚，覆其巢穴，衍以餧卒，綱實鴆死。獯虜那瓌，尋亦殲殪。

大魏的國運即將衰虧，禍亂出自權貴寵幸者，宮中的事情搞得謬誤，民間的百姓驚恐不安，邊疆戰場崩潰鬧騰，藩邦州郡傾倒震駭，暗地裏一些亡命之徒，雲蒸霧合，嘯聚糾集。上面失了政道，下面極盡叛難，政治動亂如風吹草，軍隊敗亡像手彈丸，十幾年内，中原地區滿目瘡痍。而江南的巨大狡寇，覬覦着我們北方的皇朝，蛇蝎般肆施流毒，偷襲我國的邊區郡縣。戴氈披裘之徒相率而下，騎在馬上指向南方，白山、瀍水之間，狡狐黠鼠群聚狂游。大魏之德雖然衰落，但天命没有更改，支援墜失扶助危亡，齊獻武王像閃電般興起，委屈身體主宰世界，大濟淪入横流的蒼生。他對和平和戰爭都有遠大戰略，謀劃當務之急的弊病問題，憑靠着輕車泰然四面指點，向天下曉示德政的聲音。於是舟車相接，駝驢緊列，烽火柝哨不用示警，戍尉邊候空空地擺設。然而水鄉的狡猾頑敵，好利忘信，收納我的逃亡叛變之徒，共同向我舉起刀斧，於是爆發了寒山之戰，發生了渦陽之役。糾集荆楚之兵，覆滅他們的巢穴，蕭衍因飢餓而死，蕭綱實在是由於鴆酒而毒死。匈奴的狄虜那瓌，接着也被消滅。

自二百許年，僭盜多矣，天道人事，卒有歸焉，猶衆星環於斗極，百川之赴溟海。今總其僭僞，列於國籍，俾後之好事，智僭盜之終始焉。

二百多年以來，僭位篡僞的盜賊敵寇太多了，天命和人事，最終有一個歸宿，好比衆星環拱着北斗，百川奔流到滄海。現在總結這些僞君僭帝，按國籍編列，使以後的好事之人，知道僭僞盜賊們的事迹始末。

劉聰 劉淵 劉粲

匈奴劉聰，字玄明，一名載，冒頓之後也。漢高祖以宗女妻冒頓，

匈奴人劉聰，字玄明，又名劉載，是冒頓單于的後裔。漢高祖將宗室之女嫁給冒頓，所以他

故其子孫以母姓爲氏。祖豹，爲左賢王。及魏分匈奴之衆爲五部，以豹爲左部帥。豹雖分屬五部，然皆家于晋陽汾澗之濱。

的子孫就以其母的姓作爲姓氏。祖父劉豹，是左賢王。到了曹魏時，匈奴部族分成五部，以劉豹爲左部統帥。劉豹雖然分屬五部，但他的家屬都居住在晋陽汾水之濱。

父淵，形容偉壯，膂力過人。晋初爲任子，在洛陽。豹卒，淵代之。後改帥爲都尉，以淵爲北部都尉。楊駿輔政，以淵爲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封漢光鄉侯。後坐部民叛出塞，免官。永寧初，成都王穎表淵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

父親劉淵，體貌雄偉强壯，體力超過常人。晋朝初年他作爲匈奴的人質，居住在洛陽。劉豹死後，劉淵就代替了他的職務。後來把帥改爲都尉，劉淵被授予北部都尉。楊駿輔佐晋帝執政期間，授劉淵爲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封爲漢光鄉侯。後來他因匈奴人反叛而獲罪出走塞外，官爵被削除。晋惠帝永寧初年，成都王司馬穎上表奏請劉淵爲寧朔將軍，監督五部軍事。

及齊王冏、長沙王乂與穎等自相誅滅，北部都督劉宣等竊議反叛，謀推淵爲大單于。時淵在鄴，乃使呼延攸以此謀告之。淵請歸會葬，穎不許。穎爲皇太弟，以淵爲太弟屯騎校尉。晋惠帝之伐穎也，以淵爲輔國將軍、都督北城守事。及惠帝敗，以淵爲冠軍將軍，封盧奴伯。既而并州刺史司馬騰、幽州刺史王浚，起兵伐穎，穎師戰敗。淵謂穎曰："今二鎮跋扈，衆逾十萬，恐非宿衛及近郡士民所能禦之。淵當爲殿下還說五部，鳩合義衆，以赴國難。"穎悦，拜淵爲北單于，參丞相軍事。

齊王司馬冏、長沙王司馬乂與成都王司馬穎等人興兵作亂，自相殘殺，北部都督劉宣等人暗中圖謀反叛，企圖推舉劉淵爲大單于。當時劉淵還在鄴城，劉宣就派呼延攸前去將這計劃告知他。劉淵就藉口參加葬禮請求北歸，成都王司馬穎不允許。司馬穎是皇太弟，就授任劉淵爲太弟屯騎校尉。晋惠帝討伐成都王司馬穎的時候，授予劉淵爲輔國將軍、都督北城守事之職。惠帝被打敗之後，授劉淵爲冠軍將軍，封爵盧奴伯。不久，并州刺史司馬騰、幽州刺史王浚，起兵討伐成都王，司馬穎的部隊戰敗，劉淵對司馬穎說："現在并州、幽州兩鎮的將帥飛揚跋扈，擁兵超過十萬之衆，恐怕不是王宫衛隊和附近各地軍民所能抵擋得了的。我可以替殿下回去游說五部，集合各部的義民，以赴國難。"成都王十分高興，就授予劉淵爲北單于，參丞相軍事。

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衆便五萬，都於離石。淵謂宣等曰："帝王豈有常哉，當上爲漢高，下爲魏武。然晋人未必同我，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於民心，吾又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今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民望。"乃遷於左國城，自稱漢王，置百官，年號元熙，追尊劉禪爲孝懷皇帝。攻擊郡縣。

劉淵到達左國城，劉宣等人就給他進上大單于的稱號，二十天之内，就集合部衆五萬人，在離石建立國都。劉淵對劉宣等人說："自古帝王哪有長久不變的，應當是前有漢高祖，在後有魏武帝。然而晋王朝未必與我有共同之處，漢朝得天下的時間太長久，恩德惠澤都已浸潤在人民之心。我又是漢朝劉氏的外甥，大概相當於兄弟關係，兄長亡故了由弟弟繼承，不是很合理的麼？我現在暫且把國號定爲漢，給劉後主追加尊號，以安撫天下百姓之心。"於是遷都到左國城，自稱漢王，設置文武百官，定年號爲元熙，追加

劉禪的尊號爲孝懷皇帝。進而發兵攻打晋朝的郡縣。

桓帝十一年，晋并州刺史司馬騰來乞師，桓帝親率萬騎救騰，斬淵將綦母豚，淵南走蒲子。語在《序紀》。

桓帝十一年，晋朝并州刺史司馬騰來朝廷請求派兵，桓帝親自率領一萬騎兵救援司馬騰，斬殺劉淵的部將綦母豚，劉淵向南逃往蒲子。事情記載在《序紀》中。

晋光熙元年，淵進據河東，克平陽、蒲坂，遂都平陽。晋永嘉二年，淵稱帝，年號永鳳。後汾水中得玉璽，文曰“有新保之”，蓋王莽之璽也。得者因增“淵海光”三字而獻之，淵以爲己瑞，號年爲河瑞。以聰爲大司馬、大單于、録尚書事，置單于臺於平陽西。淵死，子和僭立。聰即和第四弟也，殺和而自立。

晋光熙元年，劉淵領兵進據河東，攻占平陽、蒲坂，就在平陽建都。晋永嘉二年，劉淵稱帝，定年號爲永鳳。後來，有人在汾水中找到一塊玉璽，璽上刻有“有新保之”四個字，這是王莽的玉璽。那個得到玉璽的人又在上面添刻上“淵海光”三字，并把它進獻給劉淵，劉淵認爲這是個吉利的預兆，便改年號爲河瑞。他任命劉聰爲大司馬、大單于、録尚書事，給他在平陽西面建置單于臺。劉淵死後，他的兒子劉和繼位。劉聰是劉和的四弟，他殺了劉和而自立爲帝。

聰猿臂善射，彎弓三百斤。晋新興太守郭頤辟爲主簿，任以郡事。舉良將，爲驍騎别部司馬。齊王冏以爲國中尉。出爲左部司馬，尋遷右部尉。太宰、河間王顒表爲赤沙中郎將。以淵在鄴，懼爲成都王穎所害，亡奔穎，穎甚悦，拜右積弩將軍，參前鋒戰事。隨還左國。淵稱大號，拜大司馬，封楚王。及僭位，年號光興。聰遣王彌、劉曜攻陷洛陽，執晋懷帝，改年爲嘉平。

劉聰臂長如猿，善於射箭，能够張開三百斤力量的强弓。晋朝新興太守郭頤徵召他任主簿，委任他管理郡事。舉薦良將時，任他爲驍騎别部司馬。齊王司馬冏委任他爲國中尉。後又任左部司馬，接着升任右部尉。太宰、河間王司馬顒上表奏請他爲赤沙中郎將。因爲劉淵在鄴城，劉聰害怕父親被成都王司馬穎所陷害，就前去投靠司馬穎，司馬穎得到他非常高興，就授予他右積弩將軍，讓他參與前方戰事。劉聰隨同劉淵回到左國城。劉淵稱帝以後，授予他大司馬之職，封爲楚王。劉聰後來自立爲帝，定年號爲光興。他派遣王彌、劉曜率兵攻陷洛陽，捉住了晋懷帝，把年號改爲嘉平。

聰於是驕奢淫暴，殺戮無已，誅翦公卿，旬日相繼。納其太保劉殷二女爲左右貴嬪，又納殷孫女四人爲貴人，六劉之寵，傾於後宫。聰希復出外，事皆中黄門納奏，左貴嬪决之。其都水使者襄陵王攄以魚蟹不供，將作大匠望都公靳陵以營作遲晚，并斬於東市。聰游獵無度，晨出暮歸，觀魚於汾，以燭繼晝。其弟乂及子粲輿櫬切諫，聰怒曰：“吾豈桀紂

劉聰從此以後驕奢淫亂，非常殘暴，殺戮不止，誅滅屠害公卿大臣，持續十多天。他收納他的太保劉殷的兩個女兒爲左右貴嬪，又納劉殷的四個孫女爲貴人，劉氏六女所受到的寵愛，超過後宫的所有嬪妃。他很少走出後宫理政，一切事情都是由中黄門接受進奏，由左貴嬪進行决斷。他的都水使者襄陵王劉攄因爲魚蟹供應不上，他的將作大匠望都公靳陵因爲營建工作稍有遲緩，都被他斬於東市。劉聰游玩狩獵没有限制，早出晚歸，在汾河觀看捕魚，總是燃起燭火夜以

幽厲乎，而汝等生來哭人也!”

繼日。他的弟弟劉乂、兒子劉粲用車載着棺材，冒死前去痛切地對他進行勸諫，劉聰大怒道："我難道成了夏桀、商紂、周幽王、周厲王了嗎?要你們這群人來冒死哭諫!”

先是，劉琨來告難，穆帝親率大衆，令長子六脩擊粲等，大破之。語在《序紀》。

當初，劉琨來朝廷告急，晉穆帝親率大軍，令長子六脩攻擊劉粲等人，把他們打敗。事情記載在《序紀》中。

聰與群臣飲宴，逼晉帝行酒。晉光禄大夫庾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於是害晉帝，誅珉等。改嘉平爲建元。平陽地震，聰崇明觀陷爲池，水赤如血，赤氣至天，有赤龍奮迅而去。流星起于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於平陽北十里。視之則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達於平陽。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聰惡之。劉后産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須之見在隕肉之旁。

劉聰與群臣飲酒宴樂，强迫晉懷帝替他們逐一斟酒歡飲。晉朝的光禄大夫庾珉等人謀劃在平陽策應劉琨，於是劉聰就殺害了晉懷帝，誅斬了庾珉等人。劉聰把他的年號嘉平改爲建元。當時平陽發生地震，他的崇明觀塌陷成了池沼，池裏的水都變成紅色如同鮮血，紅色的霧氣直衝到天，有一條紅色的龍從水中奮起疾速飛去。天上有顆流星在牽牛座出現，瀉出紫微星座，成一龍形逶迤而下，它發出的光芒照亮了大地，最後墜落在平陽北邊十里遠的地方。墜落下的東西一看却是一堆腐肉，長三十步，寬二十七步，熏人的臭氣一直傳到平陽城。腐肉旁邊經常聽到哭泣的聲音，晝夜都不停息。劉聰對此感到十分厭惡。不久他的皇后生下一條蛇和一隻虎，各自咬噬人而後逃走，人們四處尋找不見，不多時終於在從天隕落的腐肉旁發現了它們。

聰遣劉曜攻陷長安，執晉愍帝，改建元爲麟嘉。其武庫陷，入地一丈五尺。聰自去冬至是，遂不受朝賀，立市於後庭，與宫人宴戲，積日不醒。立上皇后樊氏，樊氏是聰張后之侍婢也。時稱后者四人，佩皇后璽綬者七人。阿諛日進，貨賄公行，後宫賞賜，動至千萬。有豕著進賢冠，犬冠武弁帶綬，并升聰座，俄而鬥死，宿衛之人無見入者。平文二年，聰死。

劉聰派遣劉曜攻陷了長安，抓住了晉愍帝，把年號由建元改爲麟嘉。他的兵器倉庫突然塌陷，陷進地下一丈五尺深。劉聰從上年冬天到這時，就不再接受群臣的朝賀，在後宫中建立了一個小集鎮，與宫女們游宴嬉戲，整日酒醉不醒。他册立樊氏爲上皇后，樊氏原先是劉聰皇后張氏的侍婢。當時宫中稱皇后的有四個人，佩帶皇后璽印綬帶的有七個人。阿諛諂媚之徒日益增多，收受錢財賄賂的人無所顧忌公開進行，後宫用於賞賜的財物，動輒成千上萬。有一頭猪戴着進賢冠，一隻狗佩挂武官的綬帶，一同升坐在劉聰的座位上，不久互相厮鬥而死，在宫中擔任警衛的人却没有誰看到它們進去。平文二年，劉聰死去。

子粲，襲位，號年漢昌。粲荒耽酒色，游蕩後庭，軍國之事，决於大

劉聰之子劉粲，承襲皇位，定年號爲漢昌。他放縱沉溺於酒色之中，整天在後宫游樂放蕩，

將軍靳準。準勒兵誅粲，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殺之。準自號漢王，置百官。尋爲靳明所殺，衆降淵族子曜。

軍國之事，全都由大將軍靳準決斷。靳準率兵殺死了劉粲，衹要是劉氏的男女族人不分老少全部予以誅殺。靳準自稱漢王，設置文武百官。不久，他被靳明所殺，靳明的部衆投降了劉淵的同族兄弟之子劉曜。

劉曜

曜，字永明。少孤，見養於淵。頗知書計，志性不恒。拳勇有膂力，鐵厚一寸，射而洞之。坐事當誅，亡匿朝鮮，客爲縣卒，會赦得還。聰之末年，位至相國，鎮長安。靳準之誅粲也，曜來赴之，次於赤壁。遂僭尊號，改年光初。靳明既降於曜，曜還都長安，自稱大趙。

劉曜，字永明。幼年喪父，被劉淵收養。十分知曉書文和計算，志向不凡。拳擊武勇有膂力，一寸厚的鐵，他可射穿它。因犯罪該誅殺，逃亡到朝鮮，在他鄉當了一名縣卒，到了赦令下達後纔回來。劉聰在位末年，他官至相國，鎮守長安。靳準誅殺了劉粲，劉曜帶兵趕來，駐扎在赤壁。於是僭位稱帝，改年號爲光初。靳明投降劉曜以後，劉曜回軍定都長安，自稱爲大趙國。

曜西通張駿，南服仇池，窮兵極武，無復寧歲。又發六百萬功，營其父及妻二冢，下洞三泉，上崇百尺，積石爲基，周回二里，發掘古冢以千百數，迫督役徒，繼以脂燭，百姓嗥哭，盈於道路。又更增九十尺。冢前石人有聲言“慎”。封其子胤爲南陽王，以漢陽十三郡爲國。立單于臺於渭城，置左右賢王已下，皆以雜種爲之。曜得黑兔，改年爲太和。

劉曜向西與張駿相勾結，南邊臣服於仇池，窮兵黷武，再也没有安寧之時。又徵發六百萬人力，營造他父親及妻子的兩座墳冢，下面通三泉，上面高達百尺，砌壘石基，周長二里，挖出古墓上千百個，催逼役使，用油燈照明連夜趕工，百姓嗥哭嗟怨，充滿於道路。後又增加九十尺。墳冢前有石人發出聲音説“慎”。封他的兒子劉胤爲南陽王，以漢陽十三郡爲王國。在渭城設立單于臺，安置左右賢王以下官員，都以混血兒充當。劉曜獲得黑兔，改年號爲太和。

石虎伐曜，曜擊破之，遂攻石生於洛陽。曜不撫士衆，專與嬖臣飲博，左右或諫，曜怒斬之。石勒進據石門，曜甫知之，解金墉之圍，陳于洛西，將與勒戰。至西陽門，麾軍就平，師遂大潰。曜墜于冰，爲石勒將石堪所擒。勒囚之襄國，尋殺之。烈帝元年，曜子毗率百官棄長安西走秦州。尋爲石勒所滅。

石虎討伐劉曜，劉曜打敗了他，便在洛陽攻打石生。劉曜不安撫士兵和衆臣，專門與受寵幸的大臣飲酒賭博，左右之人有上諫的，劉曜就發怒將其斬首。石勒進兵占據石門，劉曜纔知曉，解金墉之圍，在洛水之西擺下陣式，準備與石勒決戰。到了西陽門，指揮軍隊撲上去平定他們，軍隊便大敗潰。劉曜掉進冰裏，被石勒的將領石堪捉住。石勒把他囚在襄國，不久就殺掉了他。烈帝元年，劉曜之子劉毗率百官放棄長安向西跑到秦州。不久被石勒消滅。

石勒

羯胡石勒，字世龍，小字匐勒。其先匈奴别部，分散居於上黨武鄉羯室，因號羯胡。祖邪弈于，父周曷朱，一字乞翼加，并爲部落小帥。周

羯胡石勒，字世龍，小字匐勒。其先人是匈奴的别部，分散居住在上黨武鄉羯室，於是叫羯胡。祖父邪弈于，父親周曷朱，又名乞翼加，均爲部落的小頭領。周曷朱生性凶悍粗暴，

曷朱性凶粗，不爲群胡所附。勒壯健，有膽略，好騎射，周曷朱每使代己督攝部胡，部胡愛信之。

并州刺史司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兩胡一枷，勒亦在中。至平原，賣與師氏爲奴。師家鄰於馬牧，勒與牧帥汲桑往來相托，遂招集王陽、夔安、支雄、冀保、吴豫、劉膺、姚豹、逯明、郭敖、劉徵、劉寶、張曀僕、呼延莫、郭黑略、張越、孔豚、趙鹿、支屈六等，東如赤龍、騄驥諸苑，乘苑馬還掠繒寶以賂汲桑。成都王穎之廢也，穎故將陽平人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衆至數萬，勒與汲桑率牧人，乘苑馬數百騎以赴之。於是桑始命勒以石爲姓，以勒爲名。藩拜爲前隊督。藩戰敗身死，勒與汲桑亡潛苑中。穎之將如河北也，汲桑以勒爲伏夜牙門，率牧人劫掠郡縣繫囚，合軍以應之，屯于平石。桑自號大將軍，進軍攻鄴，以勒爲前鋒都尉。攻鄴，克之。尋爲晉將苟晞所敗。

勒往從劉淵，拜爲輔漢將軍、平晉王。劉聰立，以勒爲征東大將軍、并州刺史、汲郡公。劉粲攻洛陽，勒留長史刁膺統步卒九萬，徙輜重于重門，率輕騎二萬會粲於太陽，大敗晉監軍裴邈于澠池，遂至洛川。勒出成皋，圍晉陳留太守王讃於倉垣，爲讃所敗。屯文石津，將北攻晉幽州刺史王浚。會浚將王甲始率遼西鮮卑萬餘騎敗劉聰安北大將軍趙固于津北，勒乃燒船棄營，引軍向柏門，迎重門輜重，合于石門而濟。南攻晉豫州刺史馮嵩于陳郡，不克，進攻襄城太守崔曠於繁昌，斬之。

先是，雍州流民王如、侯脱、嚴嶷等，起兵江淮間，受劉淵官位。

不被胡人所擁護和依附。石勒身體健壯，有膽略，喜歡騎馬射箭，周曷朱總讓他代替自己統領監督胡人部落，胡人很熱愛信賴他。

并州刺史司馬騰捉獲了胡人，在山東賣給别人充軍，兩個胡人鎖一個枷，石勒也在囚隊之中。到了平原，把他賣給師氏爲奴。師氏家與馬牧場爲鄰，石勒與牧馬之帥汲桑往來結盟，便招集王陽、夔安、支雄、冀保、吴豫、劉膺、姚豹、逯明、郭敖、劉徵、劉寶、張曀僕、呼延莫、郭黑略、張越、孔豚、趙鹿、支屈六等人，向東走到赤龍、騄驥等馬苑，乘苑馬回去搶掠了繒絲珍寶去賄賂汲桑。成都王司馬穎廢除後，司馬穎的舊將陽平人公師藩等自稱將軍，在趙魏起兵，人數發展到數萬，石勒和汲桑率領牧民，乘苑馬幾百匹前往響應。這時汲桑纔命令石勒以石爲姓，以勒爲名。公師藩任命石勒爲前隊督。公師藩戰敗身死，石勒和汲桑逃亡潛伏在馬苑中。司馬穎準備去河北，汲桑讓石勒夜晚埋伏在牙門，率領牧民劫掠郡縣的牢獄，放出囚犯，與軍人會合響應，駐扎在平石。汲桑自稱大將軍，進兵攻打鄴城，以石勒爲前鋒都尉。攻打鄴城，攻克下來。不久被晉朝將領苟晞打敗。

石勒前往投靠劉淵，任命爲輔漢將軍、平晉王。劉聰即位後，以石勒爲征東大將軍、并州刺史、汲郡公。劉粲攻打洛陽，石勒留下長史刁膺統領步兵九萬人，把輜重移到重門，自己率領二萬輕騎兵在太陽與劉粲會合，在澠池大敗晉朝的監軍裴邈，於是來到洛川。石勒從成皋出兵，在倉垣包圍晉朝的陳留太守王讃，被王讃打敗。屯駐在文石津，準備向北進兵攻打晉朝的幽州刺史王浚。遇上王浚的將領王甲始率遼西鮮卑一萬多騎兵在津北打敗了劉聰的安北大將軍趙固，石勒就燒毁船舟放棄兵營，帶領士卒往柏門而去，迎接重門的輜重，在石門會合後渡河。往南在陳郡攻打晉朝的豫州刺史馮嵩，攻克不下，又在繁昌進攻襄城太守崔曠，斬殺了崔曠。

在此以前，雍州流民王如、侯脱、嚴嶷等在江淮一帶起兵，接受劉淵的官職。聽説石勒到

聞勒之來也，懼，遣衆一萬拒於襄城，勒擊敗之，盡俘其衆。勒至南陽，屯于宛之北山。王如遣使通好。勒進攻宛，克之，斬侯脱，降嚴嶷，盡并其衆。南至襄陽，攻克江西三十餘壘，有據江漢之志。勒右長史張賓以爲不可，引軍而北。

來，害怕了，派兵一萬在襄城抵抗，石勒擊敗了他們，將他們的兵士全部俘虜了。石勒到南陽，屯駐在宛縣的北山。王如派遣使者來講和通好。石勒進兵攻打宛城，攻克下來，斬殺侯脱，迫降了嚴嶷，把他們的部衆全部兼并。向南到了襄陽，攻克長江以西三十多座堡壘，有占領江漢的志向。石勒的右長史張賓認爲不能這樣，就引領軍隊回到北方。

晋太傅、東海王越率洛陽之衆二十餘萬討勒。越薨於軍，軍人推太尉王衍爲主，率衆而東。勒追擊，破之於苦縣。勒分騎圍而射之，相登如山，殺王衍及晋襄陽王範等十餘萬人。越世子毗聞越薨，出自洛陽，從者傾城。勒逆毗於洧倉，破之，執毗及晋宗室二十六王并諸卿士，皆殺之。與王彌、劉曜攻陷洛陽，歸功彌曜。遂出轘轅，執晋大將軍苟晞於蒙城，以爲左司馬。劉聰授勒鎮軍大將軍、幽州牧，領并州刺史。用張賓之計，自汝南葛陂北都襄國。襲幽州，擒王浚，殺之。劉聰加勒陜東伯，得專征伐，封拜刺史、將軍、守宰、列侯，歲盡集上。

晋朝的太傅、東海王司馬越率洛陽的二十多萬人討伐石勒。司馬越在軍中去世，軍人們推舉太尉王衍爲主帥，率領衆兵向東行進。石勒追擊他們，在苦縣打敗了他們。石勒分派騎兵包圍射擊，尸體互相堆積枕藉如山，殺了王衍和晋朝襄陽王司馬範等十多萬人。司馬越的世子司馬毗聞知父親死亡，從洛陽出發，跟隨者傾城而出。石勒在洧倉迎擊司馬毗，打敗了他，捉住司馬毗以及晋王朝宗室二十六王和諸多朝臣公卿，全部殺害。又與王彌、劉曜攻陷洛陽，功勞歸於王彌、劉曜。於是出轘轅，在蒙城活捉晋朝大將軍苟晞，任命他爲左司馬。劉聰授任石勒爲鎮軍大將軍、幽州牧，領并州刺史。采納張賓之計，自汝南葛陂向北定都襄國。偷襲幽州，擒獲王浚，殺了他。劉聰加封石勒爲陜東伯，可以專任征伐，封拜爲刺史、將軍、守宰、列侯，一年之内全部集於一身。

及劉粲爲靳準所殺，勒率衆赴平陽。曜稱尊號，授勒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并前十三郡，進爲趙公。勒至平陽，靳明出與勒戰，勒大破之，遣兼左長史王脩、主簿劉茂獻捷於曜。明率平陽之衆奔曜，曜西如粟邑。勒焚平陽宫室，置戍而歸，徙渾儀樂器於襄國。曜遣使授勒太宰，領大將軍；進爵趙王，增封七郡，并前二十郡；出入警蹕，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如魏武輔漢故事。王脩舍人曹平樂留仕曜朝，言於曜曰：“大司馬遣脩等來，外表至虔，内覘强弱。”曜實殘弊，

到了劉粲被靳準所殺，石勒率兵進攻平陽。劉曜稱帝，授予石勒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之命，增加封邑爲十郡，與以前的封邑相加共十三郡，進爵爲趙公。石勒來到平陽，靳明出兵與石勒作戰，石勒大敗靳明，派兼左長史王脩、主簿劉茂到劉曜那裏報捷。靳明率平陽的兵衆投奔劉曜，劉曜西去粟邑。石勒焚燒平陽宫室，設置兵站而回，把渾儀樂器運移到了襄國。劉曜派遣使者授予石勒爲太宰，領大將軍；進封爵位爲趙王，增加封邑七郡，與從前所封的相加共二十郡；可以出警入蹕，冕有十二旒，乘坐金根車，駕六匹馬，如同魏武帝輔佐漢帝的制度。王脩的舍人曹平樂留在劉曜那裏做官，對劉曜説：“大司馬派遣王脩等人來，表面上體現真誠的忠心，

懼脩宣之，大怒，追還策命而斬王脩。劉茂逃歸，言脩死狀。勒大怒，誅曹平樂父兄，夷其三族。又知追停太宰、趙王之授，怒曰："帝王之起，復何常也？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爾所節乎！"勒乃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趙王，以二十四郡爲趙國，號爲趙王元年，平文三年也。

內心實際上是來偵察您的强弱實力。"劉曜實際上已極其殘破凋敝，害怕王脩説出去，大爲憤怒，追還對石勒的任命又斬殺了王脩。劉茂逃回，説了王脩死亡的情況。石勒大怒，誅殺了曹平樂父兄，夷滅了他的三族。又獲悉追停了太宰、趙王的授任，便大怒道："帝王的興起產生，哪還有常規呢？趙王、趙帝，我自己獲取，名號大小，豈是你們能够管得了的嗎？"石勒就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趙王，以二十四郡爲趙國，號爲趙王元年，即平文三年。

勒遣使求和，請爲兄弟，斬其使以絶之。自是朝會，常僭天子禮樂，以饗群臣。烈帝元年，勒又遣使求和，帝許之。

石勒派遣使者來與晉朝求和，請求以兄弟之國相處，晉朝殺了來使斷絶他的念頭。從此以後朝會時，石勒就常常冒用天子的禮樂儀制，以接見群臣。烈帝元年，石勒又派遣使者來求和好，晉帝同意了。

二年，勒僭稱皇帝，置百官，年號建平。雖都襄國，又營鄴宫，作者數十萬人，兼以晝夜。五年，勒死，子大雅僭立。

烈帝二年，石勒僭位自稱皇帝，設置百官，定年號爲建平。雖然定都在襄國，又營建鄴城宫殿，建造者幾十萬人，夜以繼日地勞役。烈帝五年，石勒死，兒子大雅繼位。

大雅，名犯顯祖廟諱。大雅立，號年延熙。石虎廢大雅爲海陽王而僭立，尋殺之。

大雅，名字觸犯了顯祖皇帝的廟諱。大雅即位後，改年號爲延熙。石虎廢除大雅爲海陽王而自立爲皇帝，不久殺掉了大雅。

石虎

虎，字季龍，勒之從子也。祖曰匐邪，父曰寇覓。寇覓有七子，虎第四。勒父幼而子之，故或謂之爲勒弟也。晉永興中，與勒相失。永嘉五年，劉琨送勒母王氏及虎於葛陂，時年十七矣。性殘忍，游獵無度，能左右射，好以彈彈人，軍中甚患之。勒白母曰："此兒凶暴無賴，使軍人殺之，聲名可惜，宜自除也。"王曰："快牛爲犢子時，多能破車。爲復小忍，勿却之。"至年十八，身長七尺五寸，弓馬迅捷，勇冠當時。將佐親戚，莫不敬憚，勒深嘉之。而酷害過差，軍中有壯健與己齊者，因獵戲謔，輒殺之。至於降城陷壘，不復斷別善惡，坑斬士女，鮮有遺類。御衆

石虎，字季龍，是石勒的侄子。祖父匐邪，父親叫寇覓。寇覓有七個兒子，石虎排行老四。石虎是由石勒的父親撫養并收爲兒子，所以有人又説他是石勒的弟弟。晉朝永興年間，石虎和石勒離散。永嘉五年，劉琨送石勒的母親王氏和石虎到葛陂，當時他已經十七歲了。石虎性情殘忍，沉溺於游獵，能兩手左右開弓射箭，喜歡用彈丸打人，軍中之人都把他視爲禍害。石勒曾對他母親説："這個孩兒凶暴無賴，倘若被軍隊裏的人殺掉，有損於我家的名聲，最好是我們自己把他除掉。"王氏説："拉車的快牛還是牛犢的時候，大多都會把車子弄壞。對他現在的情況衹有暫時忍受，不要整死他。"到了石虎十八歲的時候，身高已長成七尺五寸，騎馬射箭迅速敏捷，其勇猛在當時可算得獨一無二。石勒屬下的將佐以及他的親戚，無人不對石虎恭敬畏懼，石勒對

嚴整，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信彌隆，仗以專征之任。

他也非常誇贊。但石虎爲人過分殘酷好殺，凡是軍隊中有和自己一樣健壯的人，就藉打獵玩笑的機會把人殺掉。至於每次攻陷城池堡壘，他不分善惡好壞，活埋和斬首成年男女，很少有被他放過的。石虎所統轄的部隊嚴肅整齊，没有人敢違犯軍令，指揮他們攻戰征討，個個勇往直前，所向無敵。所以，石勒對他寵愛信任日甚一日，命他專門擔負征戰的任務。

劉聰以虎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又封繁陽侯，食邑三千户。勒爲趙王，以虎爲車騎將軍，加侍中、開府，進封中山公。勒稱尊號，爲太尉、守尚書令，封中山王，食邑萬户。

劉聰曾委任石虎爲魏郡太守，派他鎮守鄴城裹的三臺；又封他爲繁陽侯，食邑三千户。石勒稱趙王時，授予石虎爲車騎將軍，加授侍中、開府，進封爲中山公。石勒稱帝後，又授予他太尉、守尚書令等職，封爲中山王，食邑一萬户。

勒死，虎擅誅右光禄大夫程遐、中書令徐光，遣子邃率兵入大雅宫，直衛文武皆奔散。大雅大懼，自陳弱劣，讓位于虎。虎曰："若其不堪，天下自當有大義，何足豫論。"遂逼立之。虎自爲丞相、魏王。虎以勒文武舊臣，皆補丞相閑任，其府僚舊昵，悉居臺省禁要。改勒太子宫曰崇訓宫，徙勒妻劉氏已下居之，簡其美淑及車馬服御，皆歸虎第。劉氏謂其彭城王石堪曰："丞相便相凌蹈，恐國祚之滅不復久矣。真可謂養虎自殘者也。王將何以圖之？"堪曰："先帝舊臣，皆以斥外，衆旅不復由人，宫殿之中，亡所厝計。臣請出奔兖州，據廪丘，扶南陽王恢爲盟主，宣太后詔於諸牧守、征鎮，令各率義兵同討惡逆，蔑不濟也。"劉氏然之。既而，堪計不果，虎炙而殺之，又殺劉氏。石生先鎮長安，石朗鎮洛陽，并起兵討虎，爲虎所滅。

石勒死後，石虎擅權誅殺了右光禄大夫程遐、中書令徐光，派遣兒子石邃率兵進入大雅的宫内，在宫中值勤守衛的文武官員全部四處逃散。大雅極爲恐懼，衹得承認自己能力薄弱低劣，讓位給石虎。石虎對他説："假若你果真不堪勝任皇位，天下之人自有公論，何須你自己預先説明?"於是就逼迫大雅繼續在位，石虎自己充任丞相、魏王。石虎又把石勒的文武舊臣，全部委任爲輔助丞相的閑散官員，而他原來的王府官員和舊日親信，全部位居各部門和宫禁中的要職，把石勒的太子宫改名爲崇訓宫，把石勒的妻子劉氏以下人等遷至此宫幽禁起來，選擇石勒的美女和車馬衣服之類，盡數收歸自己的府邸。劉氏對石勒的彭城王石堪説："丞相如此欺凌蹂躪，恐怕國家滅亡的日子不會太遠了。真可謂是養虎爲患，自相殘殺啊。你有什麽計策來對付他呢?"石堪説："先帝的舊臣，都已被他排斥在外，各路軍隊也不再聽從我們指揮，在京城宫殿之中，根本無法計議籌措。我請逃出京城奔向兖州，依仗廪丘這個地方，扶植南陽王劉恢爲盟主，把太后的詔令宣示於各地的牧守和部隊鎮將，令他們各自率領義兵共同討伐萬惡逆賊，此事没有不成功的。"劉氏同意這樣做。後來，石堪的計劃未能實現，石虎抓住了他并用火將他燒死，然後又殺死了劉氏。以前石生鎮守長安，石

朗鎮守洛陽，這時他們一齊起兵討伐石虎，但都被石虎消滅。

虎遂自立爲大趙王，號年建武，自襄國徙居於鄴。乃殺大雅及其母程氏，并大雅諸弟。初，虎衣衮冕，將祀南郊，照鏡無首，大恐怖，不敢稱皇帝，乃自貶爲王。使其太子邃省可尚書奏事，唯選牧守、祀郊廟、征伐、刑斷，乃親覽之。虎又改稱大趙天王。邃以事呈之，恚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問，復怒曰："何以不呈！"誚責杖捶，月至再三。邃甚愠恨，私謂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虎聞而大怒，殺邃及其男女二十六人，一棺埋之，誅其宫臣支黨二百餘人。立次子宣爲太子。

石虎就自立爲大趙王，建年號爲建武，從襄國遷居到鄴城。不久又殺了大雅和他的母親程氏以及大雅的幾個弟弟。起初，石虎穿上綉有龍的衮服，戴上行禮的冠冕，準備到南郊祭祀，當他照鏡時，看到自己没有腦袋，心裏大爲恐怖，因此不敢稱帝，自貶爲王。他讓太子石邃查閱尚書奏議諸事，惟有選任牧守、祭祀郊廟、用兵征伐、判刑斷獄等重大事情，纔親自過問。後來石虎又改稱大趙天王。石邃把有關事務呈上給他處理，他怒斥道："這等小事，哪值得上呈給我！"有時石虎又要過問某些事，就又憤怒地斥責石邃道："這樣重要的事爲何不向我稟告！"對石邃又是斥責，又是杖笞，每月至少兩三次。石邃對此非常惱怒氣憤，私下對中庶子李顏等人説道："我於官於家都不能讓他滿意，我想做冒頓單于弑父自立的事，你們依從我嗎？"李顏等人嚇得低頭不敢回答。石虎聽説後大怒，就殺了石邃及其妻子兒女共二十六人，把他們裝在一個棺材中埋葬，又殺了石邃的宫臣和黨羽二百多人。立自己的第二子石宣爲太子。

虎於鄴起臺觀四十餘所，營長安、洛陽二宫，作者四十餘萬人。又欲自鄴起閣道，至于襄國。敕河南四州具南師之備，并、朔、秦、雍嚴西討之資，青、冀、幽州三五發卒。諸州造甲者五十萬人。擾役黎元，民庶失業，得農桑者十室而三。船夫十七萬人，爲水所没，爲虎所害，三分而一。課責征士，五人車一乘、牛二頭、米各十五斛、絹十匹。諸役調有不辦者，皆以斬論。窮民率多鬻子以充軍制，而猶不足者，乃自經于道路。死者相望，猶求發無已。太武殿成，圖畫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爲胡狀，頭縮入肩。虎大惡之。

石虎在鄴城興建臺榭樓觀四十多處，營建長安宫和洛陽宫，參加建造的工匠差役達四十多萬人。還打算在鄴城和襄國之間修建一條閣道。又敕令黄河以南四州準備好向南進兵的軍隊，并、朔、秦、雍四州徵集向西討伐的軍隊，青、冀、幽三州也要三丁抽二，五丁抽三以擴徵軍員。各州都要準備甲兵五十萬。各種勞役、兵役擾亂百姓，百姓都失去本業，能够從事農桑的衹有十分之三。徵集各地船夫十七萬人，有的被大水淹死，有的被老虎咬死，死者達三分之一。他又按照士卒人數向各地徵收賦税，每五人需車一乘、牛二頭、米各十五斛、絹十匹。各種差役賦税的徵調如有不照辦者，都以斬殺論處。貧窮困苦的百姓大多數衹得賣兒賣女來繳納窮兵黷武之所需，但仍然無法滿足官府要求的黎民，衹有在道路邊自殺而亡。死者到處可見，但各種徵發始終未停止。太武殿建成以後，殿堂上繪製的忠臣、

孝子、烈士、貞女各種圖畫，全都變成胡人的形狀，把頭縮在肩胛裏面。石虎見了以後極其厭惡。

遣司虞中郎將賈霸率工匠四千，於東平岡山造獵車千乘，轅長三丈，高一丈八尺，罝高一丈七尺；格虎車四十乘，立行樓二層於其上。南至滎陽，東極陽都，使御史監司。其中禽獸，民有犯者罪至大辟。御史因之，擅作威福，民有美女、好牛馬，求之不得，便誣以犯獸論，民死者相繼，海岱、河濟之間，民無寧志矣。又發民牛二萬餘頭，配朔州牧官。增内官二十四等，東宫十二等，諸公侯七十餘國，皆爲置女官九等。先是，大發民女二十已下、十三已上三萬餘人，爲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縣有希旨，務於美淑，奪人婦者九千餘人。民妻有美色，豪勢因而脅之，率多自殺。太子、諸公私令采發者，亦垂一萬。

石虎派遣司虞中郎將賈霸率領工匠四千人，在東平岡山營造打獵的車一千乘，車轅長三丈，車高一丈八尺，用以捕獵的網高一丈七尺；用來捕捉老虎的車四十乘，車上造有兩層行樓。其獵區範圍南至滎陽，東到陽都，派御史前往監察管理。區内的飛禽走獸，如有百姓捕獵，就要治罪甚至處死。派去的御史也藉此機會，在民衆中作威作福，發現民衆中有美色女子、好牛良馬，就要搶占，如果誰不給就誣告他捕殺了獵區的禽獸，抓去論罪，老百姓因此而被害死者接連不斷，東海與泰山之間、黄河與濟水之間，黎民百姓不得安寧。又在民間徵發牛二萬多頭，分配給朔州的牧官管理。增設内官二十四等，東宫設有十二等，各公侯七十餘國均設立女官九等。起初，石虎大量徵發民女二十歲以下、十三歲以上的共計三萬餘人，把她們分爲三個級别等次，加以分配。郡縣官吏爲了迎合上級的旨意，專門尋求美貌女子，搶奪已爲人婦者達九千餘人。平民百姓的妻室如果稍有姿色，地方豪勢就會來加以脅迫，許多人都因此而自殺身亡。此外，太子和各公侯下令徵發的女子，也有一萬多人。

建國九年，虎遣使朝貢。

建國九年，石虎曾派遣使者前來朝賀進貢。

虎使其太子宣及宣弟秦公韜遞日省可尚書奏事。宣惡韜侔己，謂嬖人楊柯、牟成等曰："汝等殺韜，吾入西宫，當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既死，上必親臨，因行大事，亡不濟矣。"柯等許諾，乃夜入韜第而殺之。虎將出臨韜喪，其司空李農諫，乃止。翌日，有人告之，虎大怒，以鐵鐶穿宣頷而鎖之，作數斗木槽，和以羹飯，以猪狗法食之。取害韜刀仗，舐其上血，號叫之聲，震動宫殿。積柴城北，樹標其上，標末置鹿盧，穿之以繩。送宣於標所，使韜所親宦者郝雅、劉霊拔其髮，抽其舌，以繩貫

石虎派他的太子石宣和石宣的弟弟秦公石韜輪流交替處置朝中的一切政事。石宣對石韜跟自己的權力相等而非常嫉恨，便對自己的寵臣楊柯、牟成等説："你們去殺掉石韜，等我做了皇帝以後，就把石韜享有的國邑分别賜封給你們。石韜一死，皇上必定親自參加葬禮，我們就乘機殺掉他以成大業，事情一定成功。"楊柯等人答應了，就趁夜晚進入石韜的府第把他殺了。石虎準備出來參加石韜的葬禮，他的司空李農極力勸阻，纔没有去。次日，有人把事情的真相告知石虎，石虎大怒，就令人用鐵環穿透石宣的頷骨把他鎖上，又做了幾個斗大的木槽，把殘菜剩飯摻和在一起，像喂猪狗一樣給石宣吃。又取來殺害石韜用的刀杖，讓石宣舔去上面的鮮血，石宣痛

其領，鹿盧絞上之。劉霸斷其手足，斫眼潰腹，如韜之傷。四面縱火，烟焰際天，虎從昭儀已下數千人，登中臺以觀之。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二十九人，誅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洿其東宮，以養猪牛。

哭號叫，聲音震動宫殿。然後，石虎叫人在城北堆積一個柴堆，在上面樹立一根長大的木杆，樹杆上頭放置着轆轤，把繩索穿過轆轤。將石宣送到樹立木杆之地，讓石韜的親信太監郝雅、劉靈拔掉他的頭髮，抽掉他的舌頭，用繩索穿透他的下巴，用轆轤把他絞上去挂起來。劉霸用刀砍斷了他的手和脚，挖去了眼睛，剖開腹部，都按照石韜所受的創傷一樣行事。然後四面縱火點燃柴垛，濃烟烈火直衝天際，石虎驅使昭儀以下數千人，登上中臺觀看這種情景。大火熄滅之後，把灰燼取來放置在宫内各個門前和通道上。石虎又殺死石宣的妻子兒女二十九人，誅殺他的東宫衛率以下人員三百人、太監五十人，都是采用車裂、支解的刑罰來處置的，處死之後全部扔到漳河之中。石虎還以石宣所居的東宫，用來飼養猪牛。

十二年，虎自稱皇帝，號年太寧。

建國十二年，石虎自稱皇帝，定年號太寧。

石遵

虎死，少子世僭立。虎養孫閔殺世，以世兄遵爲主。遵以閔爲大將軍輔政。遵立七日，大風、雷震、晝昏，火水俱下，災其太武殿，延及宫内府庫，至于閶闔門。火月餘乃滅。

石虎死後，最小的兒子石世繼立爲皇帝。石虎的養孫石閔殺了石世，奉石世的兄長石遵爲君主。石遵授任石閔爲大將軍輔佐朝政。石遵即位後的第七天，突然颳起大風，雷聲震耳，暗無天日，水災火災一起發作，火災起於太武殿，延伸到宫禁之内的府庫，一直延及到閶闔門。大火持續月餘纔熄滅。

石鑒

遵兄鑒，又殺遵而自立，號年青龍。鑒弟苞與胡張才、孫伏都等謀殺閔，不克而死。自鳳陽門至琨華殿，積尸如丘，流血成池。閔知胡人不爲己用，乃閉鄴城四門，盡殺諸胡，晋人貌似胡者多亦濫死。閔乃殺鑒而自立，盡滅石氏。

石遵的兄長石鑒，又把石遵殺掉而自立爲帝，定年號爲青龍。石鑒的弟弟石苞與胡張才、孫伏都等人圖謀誅殺石閔，未能成功而自取滅亡。從鳳陽門一直到琨華殿，尸首堆積如山，血流匯成小池。石閔知道胡人不能被自己所信用，就關閉鄴城的四處城門，殺盡城中所有的胡人，晋朝人中形貌近似胡人的也多被濫殺致死。石閔於是就殺掉石鑒而自立爲帝，對石氏之人盡行誅滅。

冉閔

閔本姓冉，乃復其姓。自稱大魏，號年永興。尋爲慕容儁所擒。

石閔本來姓冉，這時恢復了他原來的姓氏。他自稱大魏皇帝，定年號爲永興。不久冉閔被慕

容儁擒獲。

劉虎

鐵弗劉虎，南單于之苗裔，左賢王去卑之孫，北部帥劉猛之從子，居於新興慮虒之北。北人謂胡父鮮卑母爲"鐵弗"，因以爲號。猛死，子副崙來奔。虎父誥升爰代領部落。誥升爰一名訓兜。誥升爰死，虎代焉。虎一名烏路孤。始臣附於國，自以衆落稍多，舉兵外叛。平文與晋并州刺史劉琨共討之，虎走據朔方，歸附劉聰，聰以虎宗室，拜安北將軍、監鮮卑諸軍事、丁零中郎將。復渡河侵西部，平文逆擊，大破之，虎退走出塞。昭成初，虎又寇西部，帝遣軍逆討，又大破之。虎死，子務桓代領部落，遣使歸順。

鐵弗劉虎，是南單于的後裔，左賢王去卑的孫子，北部帥劉猛的侄子，居住在新興的慮虒之北。北方人把父親是胡人母親是鮮卑人的混血兒叫"鐵弗"，所以用此來稱呼他。劉猛死後，兒子副崙前來投奔。劉虎的父親誥升爰代領了部落。誥升爰又名訓兜。誥升爰死後，劉虎代替了他的職務。劉虎又叫烏路孤。開始時臣服依附於晋國，自認爲部落人馬多起來，就舉兵外叛。平文和晋朝的并州刺史劉琨共同討伐他，劉虎逃走占據了朔方，歸附劉聰，劉聰因他是同宗室，就授予他爲安北將軍、監鮮卑諸軍事、丁零中郎將。重新渡過黄河侵略西部地區，平文迎擊他，大破他的軍隊，劉虎退却逃到塞外。昭成帝初年，劉虎又向西部入侵，皇帝派遣軍隊迎擊攻討，又大敗劉虎。劉虎死去，他的兒子務桓代領部落，派遣使者向晋朝歸順。

劉務桓

務桓，一名豹子。招集種落，爲諸部雄。潛通石虎，虎拜爲平北將軍、左賢王。

務桓死，弟閼陋頭代立。密謀反叛，語在《序紀》。後務桓子悉勿祈逐閼陋頭而自立。悉勿祈死，弟衛辰代立。

務桓，又名豹子。他招集合并了諸部落，成爲各部落的首領。他暗地勾結石虎，石虎任命他爲平北將軍、左賢王。

務桓死後，弟弟閼陋頭代立。他密謀反叛，事情記載在《序紀》中。後來務桓的兒子悉勿祈驅逐了閼陋頭而自立爲首領。悉勿祈死後，弟弟衛辰代立爲首領。

劉衛辰

衛辰，務桓之第三子也。既立之後，遣子朝獻，昭成以女妻衛辰。衛辰潛通苻堅，堅以爲左賢王。遣使請堅，求田内地，春來秋去，堅許之。後掠堅邊民五十餘口爲奴婢以獻於堅，堅讓歸之。乃背堅，專心歸國，舉兵伐堅，堅遣其建節將軍鄧羌討擒之。

衛辰，是務桓的第三個兒子。自立以後，派遣兒子來朝貢，昭成帝以女兒嫁給衛辰。但是衛辰暗中勾結苻堅，苻堅任命他爲左賢王。他派遣使者向苻堅請求，希望能得到内地領土，經過春去秋來的申求，苻堅答應了。後來掠搶苻堅的邊疆之民五十多口人爲奴婢獻給苻堅，苻堅責駡他送回去。他於是背叛了苻堅，專心地歸附國家，舉兵討伐苻堅，苻堅派遣他的建節將軍鄧羌討伐并活捉了他。

堅自至朔方，以衛辰爲夏陽公，統其部落。衛辰以堅還復其國，復附於堅，雖於國貢使不絶，而誠敬有

苻堅親自來到朔方，任命衛辰爲夏陽公，統領他的部落。衛辰因苻堅歸還恢復他的王國，便重新依附苻堅，雖然對晋國上貢遣使没有間斷，

乖。帝討衛辰，大破之，收其部落十六七焉。衛辰奔苻堅，堅送還朔方，遣兵戍之。昭成末，衛辰導苻堅來寇南境，王師敗績。堅遂分國民爲二部，自河以西屬之衛辰，自河以東屬之劉庫仁。語在《燕鳳傳》。堅後以衛辰爲西單于，督攝河西雜類，屯代來城。

但忠誠尊敬有了差別。皇帝討伐衛辰，大敗他的軍隊，收編了他部落的十分之六七的人馬。衛辰投奔苻堅，苻堅送他回到朔方，派兵戍守。昭成帝末年，衛辰引導苻堅來侵略南方邊境，王朝軍隊戰敗。苻堅就把國民分成兩部分，從黃河以西屬於衛辰，黃河以東屬於劉庫仁。事情記載在《燕鳳傳》。後來苻堅以衛辰爲西單于，總督管轄黃河以西的各族類，屯兵在代來城。

慕容永之據長子，拜衛辰使持節、都督河西諸軍事、大將軍、朔州牧，居朔方。姚萇亦遣使結好，拜衛辰使持節、都督北朔雜夷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河西王、幽州牧。累爲寇害。

慕容永占有了長子，授衛辰爲使持節、都督黃河以西諸軍事、大將軍、朔州牧，居住在朔方。姚萇也派遣使者與他締結友好，授予衛辰使持節、都督北朔雜夷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河西王、幽州牧。屢次成爲中原的賊寇禍害。

登國中，衛辰遣子直力鞮寇南部，其衆八九萬，太祖軍五六千人，爲其所圍。太祖乃以車爲方營，并戰并前，大破之於鐵岐山南，直力鞮單騎而走，獲牛羊二十餘萬。乘勝追之，自五原金津南渡，徑入其國，居民駭亂，部落奔潰，遂至衛辰所居悅跋城。衛辰父子驚遁，乃分遣諸將輕騎追之。陳留公元虔南至白鹽池，虜衛辰家屬；將軍伊謂至木根山，擒直力鞮，盡并其衆。衛辰單騎遁走，爲其部下所殺，傳首行宮，獲馬牛羊四百餘萬頭。先是，河水赤如血，衛辰惡之，及衛辰之亡，誅其族類，并投之於河。衛辰第三子屈子，亡奔薛干部帥太悉伏。

登國年間，衛辰派遣兒子直力鞮侵略南部地區，他們的兵力有八九萬，太祖皇帝的軍隊祇有五六千人，被他們圍困。太祖就以車爲方陣，一起戰鬥一起向前，大敗敵軍於鐵岐山的南麓，直力鞮單騎獨自逃走，繳獲牛羊二十多萬頭。太祖乘勝追擊，從五原的金津渡河南進，徑直進入他們的國界，他的居民驚駭混亂，部落之人奔逃潰散，於是來到衛辰所居住的悅跋城。衛辰父子驚慌逃遁，就分派諸將以輕騎追擊。陳留公元虔南追到白鹽池，俘虜了衛辰的家屬；將軍伊謂追到木根山，擒獲了直力鞮，收并了他的全部兵馬。衛辰單身騎馬逃走，被他的部下所殺，把首級傳送到行宮，繳獲牛馬羊四百多萬頭。在此以前，黃河水紅得像血，衛辰很厭惡這一現象，到了衛辰滅亡，誅殺了他的同族之人，全部投進黃河。衛辰的第三個兒子屈孑，逃亡投奔到薛干的部帥太悉伏那裏去了。

赫連屈孑

屈孑，本名勃勃，太宗改其名曰屈孑，屈孑者，卑下也。太悉伏送之姚興，興高平公破多羅没弈于妻之以女。屈孑身長八尺五寸，興見而奇之，拜驍騎將軍，加奉車都尉，常參軍國大議，寵遇逾於勳舊。興弟濟南公邕言於興曰："屈孑天性不仁，難

屈孑，原本叫勃勃，太宗皇帝給他改名叫屈孑，屈孑，是卑下的意思。太悉伏把他送給姚興，姚興的高平公破多羅没弈于把女兒嫁給了他。屈孑身高八尺五寸，姚興一見就稱奇，任命他爲驍騎將軍，加授奉車都尉，常常參與軍國大事的商議，受到的寵信超過了功勛卓著的舊臣。姚興的弟弟濟南公姚邕對姚興説道："屈孑天性

以親育。寵之太甚，臣竊惑之。”興曰：“屈孑有濟世之才，吾方收其藝用，與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屈孑爲安遠將軍，封陽川侯，使助没弈于鎮高平，議以義城、朔方雜夷及衛辰部衆三萬配之，以候邊隙。邕固諫以爲不可，興曰：“卿何以知其氣性？”邕曰：“屈孑奉上慢，御衆殘，貪暴無親，輕爲去就，寵之逾分，終爲邊害。”興乃止，以屈孑爲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二萬餘落，鎮朔方。

不仁道，難以培養成親密的自己人。寵愛他太過分了，臣私下感到不解。”姚興說道：“屈孑有濟世經邦的大才，我纔吸收他的才藝和作用，與他共同平定天下，有什麽不行？”於是以屈孑爲安遠將軍，封爲陽川侯，派他幫助没弈于鎮守高平，提議以義城、朔方的雜居種族以及衛辰的三萬部屬配置在那裏，以等候邊疆的有利機會。姚邕堅決地上諫書認爲不行，姚興說：“卿怎麽知道他的性格和脾氣？”姚邕回答道：“屈孑奉侍上君傲慢，統御下屬殘暴，他貪暴無親，輕易地多方投靠，寵信他過分了，終究要成爲邊境一大害。”姚興這纔停止，任命屈孑爲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給他配備三交五部鮮卑二萬多個部落，鎮守在朔方。

太祖末，屈孑襲殺没弈于而并其衆，僭稱大夏天王，號年龍昇，置百官。興乃悔之。屈孑耻姓鐵弗，遂改爲赫連氏，自云徽赫與天連；又號其支庶爲鐵伐氏，云其宗族剛鋭如鐵，皆堪伐人。

太祖時期末年，屈孑偷襲殺害了没弈于并且吞并了他的人馬，僭稱大夏天王，定年號爲龍昇，設置百官。姚興這纔後悔了。屈孑以姓鐵弗爲耻辱，便改姓爲赫連氏，自稱他的徽志顯赫與天相連，又稱他的支系部族爲鐵伐氏，意指他的宗族剛猛堅硬鋭利如鐵，都可以用以砍伐他人。

劉裕攻長安，屈孑聞而喜曰：“姚泓豈能拒裕，裕必滅之。待裕去後，吾取之如拾遺耳。”於是秣馬厲兵，休養士卒。及裕擒泓，留子義真守長安，屈孑伐之，大破義真，積人頭爲京觀，號曰“髑髏臺”。遂僭稱皇帝於灞上，號年爲昌武，定都統萬。勒銘城南，頌其功德。以長安爲南都。

劉裕進攻長安，屈孑聽說後喜悦地說：“姚泓哪能抵抗得了劉裕，劉裕必定消滅他。等劉裕離開後，我收拾江山如同撿取小東西一樣容易。”於是他秣馬厲兵，休養士卒。到了劉裕擒獲姚泓後，留下兒子劉義真守長安，屈孑討伐，大敗義真，堆積人頭做成京觀，叫做“髑髏臺”。於是僞僭稱帝，在灞上做了皇帝，定年號爲昌武，定都在統萬。在城南刻銘，歌頌他的功德。以長安爲南都。

性驕虐，視民如草芥。蒸土以築都城，鐵錐刺入一寸，即殺作人而并築之。所造兵器，匠呈必死，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如其入也便斬鎧匠，凡殺工匠數千人。常居城上，置弓劍於側，有所嫌忿，手自殺之。群臣忤視者，鑿其目；笑者，决其唇；諫者，謂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

屈孑心性驕傲而暴虐，視人命爲草芥。蒸熱土用以築壘都城，土墻如果用鐵錐刺進一寸深，就殺掉築城人并將他築埋進墻中。所造的兵器，工匠呈交上去後必定要死人，因爲射甲射不進，造弓的人就被斬，如果射穿了，則殺造鎧甲的人。共殺掉工匠數千人。他常居住在城墻上，把弓箭刀劍放在旁邊，對誰有所猜忌和生氣，就動手殺死誰。群臣中有誰横眉側目，就鑿剜他的眼睛；誰笑，他就撕破誰的嘴唇；誰上諫，就認爲是誹謗，先截斷舌頭，然後再斬殺掉。

議廢其長子璝，璝自長安起兵攻屈孑，屈孑中子太原公昌破璝，殺之。屈孑以昌爲太子。始光二年，屈孑死，昌僭立。

商議廢黜他的長子赫連璝，赫連璝自長安起兵攻打屈孑，屈孑的第二子太原公赫連昌打敗赫連璝，殺死了他。屈孑以赫連昌爲太子。始光二年，屈孑死去，赫連昌繼位僭稱皇帝。

赫連昌

昌，字還國，一名折，屈孑之第三子也。既僭位，改年永光。世祖聞屈孑死，諸子相攻，關中大亂，於是西伐。乃以輕騎一萬八千濟河襲昌。時冬至之日，昌方宴饗，王師奄到，上下驚擾。車駕次於黑水，去城三十餘里，昌乃出戰。世祖馳往擊之，昌退走入城，未及閉門，軍士乘勝入其西宮，焚其西門。夜宿城北。明日，分軍四出，略居民，殺獲數萬，生口牛馬十數萬，徙萬餘家而還。

赫連昌，字還國，又名赫連折，是屈孑的第三個兒子。僭稱皇帝後，改年號爲永光。世祖皇帝聞知屈孑死了，他的幾個兒子在互相爭戰，關中大亂的情況後，於是決定向西出兵討伐。就以輕騎一萬八千渡過黃河襲擊赫連昌。時值冬至季節，赫連昌正在大宴群臣，王師突然殺到，上下頓時驚恐不安。世祖的部隊到達黑水，離城三十餘里，赫連昌纔倉促出戰。世祖馳馬向前攻擊他們，赫連昌退却逃入城中，未來得及關閉城門，王朝的士兵乘勝進入他的西宮，焚燒西門。夜晚住宿在城的北部。次日，分兵四面出擊，掠搶該城居民，殺死或活捉數萬人，牲口牛馬達十幾萬，遷徙一萬多家居民而歸。

後昌遣弟定與司空奚斤相持於長安，世祖乘虛西伐，濟君子津，輕騎三萬，倍道兼行。群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十日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克，退無所資，不若步軍攻具，一時俱往。"世祖曰："夫用兵之術，攻城最下，不得已而用之。如其攻具一時俱往，賊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則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非上策也。朕以輕騎至其城下，彼先聞有步軍而徒見騎至，必當心閑，朕且羸師以誘之，若得一戰，擒之必矣。所以然者，軍士去家二千里，復有黃河之難，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以是決戰則有餘，攻城則不足。"遂行。次于黑水，分軍伏於深谷，而以少衆至其城下。

後來赫連昌派遣弟弟赫連定在長安與司空奚斤相對峙，世祖皇帝乘其空虛又西出征伐，渡過君子津，率三萬輕騎，加速兼程而進。群臣都勸諫道："統萬城很堅固，不是十天半月就能攻克下來的，而今我們輕軍討伐他們，進軍克敵不下，退兵又無保證，不如等步兵和攻城的器具一齊前行而去。"世祖說："用兵的計策，攻城是下策，不得已纔用這一方法。如果攻城的器具同時帶上前往，賊軍就必定會恐懼而嚴防死守，如果攻城不能按時攻克，那麼我們會糧食用盡兵力疲勞，野外又搶奪不到東西，所以這不是上策。朕用輕騎到他的城下，而他先聽説有步兵現在衹見騎兵到了，就必然心中不當回事，朕且用羸弱之師去誘敵出戰，如果能够與我對戰一場，朕必可活捉他。之所以這樣，是因爲士兵們離開家鄉二千里路，又遇有黃河之險，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因此決戰我方有利，攻城我方就不利。"於是往前進軍。駐扎在黑水，把兵分置在深谷中埋伏起來，而衹用少數兵力開到城下。

昌將狄子玉來降，說："昌使人追其弟定，定曰：'城既堅峻，未可

赫連昌的部將狄子玉前來投降，告知："赫連昌讓人追他的弟弟赫連定，赫連定說：'城墻

攻拔，待擒斤等，然後徐往，内外擊之，何有不濟。'昌以爲然。"世祖惡之，退軍城北，示昌以弱。遣永昌王健及娥清等分騎五千，西掠居民。會軍士負罪，亡入昌城，言官軍糧盡，士卒食菜，輜重在後，步兵未至，擊之爲便。昌信其言，引衆出城，步騎三萬。司徒長孫翰等言："昌步陳難陷，宜避其鋒，且待步兵，一時奮擊。"世祖曰："不然。遠來求賊，恐其不出，今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軍僞北，引而疲之。昌以爲退，鼓噪而前，舒陳爲翼。行五六里，世祖衝之，賊陳不動，稍復前行。會有風起，方術宦者趙倪勸世祖更待後日，崔浩叱之。世祖乃分騎爲左右以掎之。世祖墜馬，賊已逼接，世祖騰馬，刺殺其尚書斛黎，又殺騎賊十餘人，流矢中掌，奮擊不輟。昌軍大潰，不及入城，奔於上邽，遂克其城。

這麽堅固高峻，不可以攻取拔下，等活捉了奚斤等人，然後慢慢前往，内外夾擊，哪有達不到目的的？'赫連昌認爲不無道理。"世祖不高興，把軍隊退駐到城的北面，向赫連昌表示自己的虚弱。派遣永昌王托跋健和娥清等分别率五千騎兵，向西劫掠居民。遇上有軍士負罪，逃入赫連昌的城内，説我軍糧食用盡，士卒食用的是野菜，輜重還在後面，步兵大軍未到，攻打我軍正是便利時機。赫連昌相信他的話，帶領士兵出城，共有步兵騎兵三萬人。司徒長孫翰等人説："赫連昌的步兵戰陣難以打破，應避其鋒芒，暫且等待我們的步兵趕到，再一齊發起猛烈的攻擊。"世祖説："不對。我們遠道前來找賊軍打仗，怕的就是他們收縮不出，現在避開他們而不攻擊，就振奮了他們削弱了我們，不是辦法。"於是收集軍隊假裝敗北，引導敵軍追趕從而使之疲憊。赫連昌以爲我軍敗退，便吶喊着向前追殺，把兵陣分散成翼形的狀況。行至五六里，世祖率兵猛衝，但賊軍的陣形不動，逐漸重新前行。遇上大風颳起，方術宦官趙倪奉勸世祖重新改在後天再戰，崔浩呵叱了他。世祖就把騎兵分成左右兩部以成掎角之勢。世祖從馬上墜落，賊兵已經逼近，世祖翻身上馬，飛騰衝殺，殺掉敵方尚書斛黎，又殺賊方騎兵十餘人，流箭射中了他的手掌，仍然奮勇擊殺不止。赫連昌軍隊大爲潰敗，來不及進城，就奔向上邽，於是我軍攻下了賊方都城。

初，屈孑性奢，好治宫室。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宫墻五仞，其堅可以礪刀斧。臺榭高大，飛閣相連，皆雕鏤圖畫，被以綺綉，飾以丹青，窮極文采。世祖顧謂左右曰："蕞爾小國，而用民如此，雖欲不亡，其可得乎？"

當初，屈孑生性奢侈，喜好興造宫室。城墻高達十仞，墻基厚三十步，墻上部寬十步，宫墻高五仞，堅固得可以磨礪刀刃和斧子。臺榭很高大，飛檐畫閣相連成片，都是雕鏤和繪畫，披上羅綺和錦綉，用丹青裝飾，窮極文彩。世祖看着左右的人説："這丁點小國，而如此勞民竭力，要想不亡國，怎麽可能呢？"

後侍御史安頡擒昌，世祖使侍中古弼迎昌至京師，舍之西宫門内，給以乘輿之副，又詔昌尚始平公主，假常忠將軍、會稽公，封爲秦王。坐謀反，伏誅。

後來侍御史安頡活捉了赫連昌，世祖派侍中古弼迎接赫連昌到京師，安排在西宫門内居住，給予一套乘輿，又下詔讓赫連昌迎娶始平公主，授假常忠將軍、會稽公，封爲秦王。後來因犯謀反罪，伏法被誅。

赫連定

昌弟定，小字直獚。屈孑之第五子，凶暴無賴。昌敗，定奔於平涼，自稱尊號，改年勝光。定登陰槃山，望其本國，泣曰："先帝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日之事乎！使天假朕年，當與諸卿建季興之業。"俄而有群狐百數鳴於其側，定命射之，無所獲。定惡之，曰："此亦大不臧，咄咄天道，復何言哉！"與劉義隆連和，遥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義隆，恒山以西屬定。遣其將寇鄜城，始平公隗歸討破之。定又將數萬人東擊歸。世祖親率輕騎襲平涼，定救平涼，方陳自固。世祖四面圍之，斷其水草。定不得水，引衆下原。詔武衛將軍丘眷擊之，衆潰。定被創，單騎遁走，收其餘衆，乃西保上邽。神䴥四年，爲吐谷渾慕璝所襲，擒定，送京師，伏誅。

赫連昌的弟弟赫連定，小名叫直獚。是屈孑的第五個兒子，凶猛殘暴無賴。赫連昌失敗，赫連定跑到平涼，自稱皇帝，改年號爲勝光。赫連定登上陰槃山，眺望他的故國，哭着説："要是先帝讓我繼承大業的話，怎會有今日的事情呢？假使老天給我時間，我就可以與諸位愛卿共創末期復興的大業。"接着有一群狐狸上百隻在旁邊叫，赫連定下令射殺它們，却一無所獲。赫連定心中感到厭惡，説："這也是大不吉利的徵兆，天道啊天道，還能説什麼呢！"他與劉義隆聯合，把黄河以北地區遥分爲二：恒山以東屬義隆，恒山以西屬赫連定。派遣他的部將侵略鄜城，始平公隗歸討伐打敗了他。赫連定又率領數萬人向東攻打隗歸。世祖親自率領輕騎襲擊平涼，赫連定回救平涼之危，擺成方陣自我固守，世祖四面合圍他，斷絶了他的水草。赫連定没有了水，就帶着部衆走下高原。詔令武衛將軍丘眷攻打他，他的部衆奔潰敗走。赫連定受傷，單身騎馬逃走，收編他的殘餘部衆，他就向西保守上邽。神䴥四年，被吐谷渾慕璝擊潰，活捉了赫連定，把他送到京師，伏法而誅殺了。

慕容廆

徒何慕容廆，字弈洛瓌，其本出於昌黎。曾祖莫護跋，魏初率諸部落入居遼西，從司馬宣王討平公孫淵，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祖木延，從毌丘儉征高麗有功，加號左賢王。父涉歸，以勛進拜鮮卑單于，遷邑遼東。涉歸死，廆代領部落。以遼東僻遠，徙於徒何之青山。穆帝之世，頗爲東部之患，左賢王普根擊走之，乃修和親。晋愍帝拜廆鎮軍將軍，昌黎、遼東二國公。平文之末，廆復侵東部，擊破之。王浚稱制，以廆爲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前鋒大都督、大單于。廆以非王命所授，拒之。廆死，子元真代立。

徒何的慕容廆，字弈洛瓌，他的祖籍出自昌黎。曾祖父莫護跋，曹魏初年率領諸部落到遼西定居，跟隨司馬宣王討伐平定了公孫淵，封爲率義王，開始在棘城北部建立王國。祖父木延，跟隨毌丘儉征戰高麗有功，加授爲左賢王。父親涉歸，因功拜授爲鮮卑單于，把封邑遷至遼東。涉歸死後，慕容廆接替了部落的領導權。因遼東過於僻遠，遷徙到了徒何的青山。穆帝時期，成爲東部地區不小的禍患，左賢王普根出擊打跑了他，纔重修和親關係。晋愍帝授予慕容廆爲鎮軍將軍，封爲昌黎、遼東二國的公爵。平文末年，慕容廆又侵略東部地區，打敗了他。王浚稱帝，以慕容廆爲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前鋒大都督、大單于。慕容廆因不是正統帝王所授的任命，就拒絶了。慕容廆死後，兒子元真繼立。

慕容元真

元真，小字萬年，名犯恭宗廟諱。元真既襲，弟仁叛於遼東之平郭，與元真相攻，元真討斬之。乃號年爲元年，自稱燕王，置官如魏武輔漢故事。石虎率衆伐元真，元真擊走之。建國二年，帝納元真女爲后。元真襲石虎，至於高陽，掠徙幽冀二州三萬户而還。四年，元真遣使朝貢，城和龍城而都焉。元真征高麗，大破之，遂入丸都，掘高麗王釗父利墓，載其尸，并其母妻、珍寶，掠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宫室，毁丸都而歸。釗單馬遁走，後稱臣於元真，乃歸其父尸。又大破宇文，開地千里，徙其部民五萬餘家於昌黎。元真死，子儁統任。

元真，小名萬年，名字觸犯了恭宗皇帝的廟諱。元真繼立襲位後，弟弟慕容仁在遼東的平郭叛變，與元真相互攻戰，元真討伐并殺死了他。便把這年稱爲元年，自稱燕王，像魏武帝曹操輔佐漢朝那樣設置官制。石虎率兵討伐元真，元真打敗趕跑了他。建國二年，皇帝娶了元真的女兒爲皇后。元真偷襲石虎，到了高陽，掠奪遷徙了幽冀二州的三萬户居民而還師。建國四年，元真派使者朝貢，修築和龍城作爲都城。元真征伐高麗，大破高麗，於是進入丸都，挖開高麗王釗的父親利的墳墓，裝載着他的尸體，收并了他的妻女、珍寶，掠奪了男女五萬多口，焚燒了他的宫室，摧毁了丸都而回師。釗單身乘馬逃走，後來向元真稱臣，纔歸還了他父親的尸體。元真又大破宇文，開拓了千里領土，遷移他的五萬多家部民到昌黎。元真死後，兒子慕容儁繼續其統治。

慕容儁

儁，字宣英。既襲位，號年爲元年。聞石氏亂，乃礪甲嚴兵，將爲進取之計。鑿山除道，入自盧龍，克薊城而都之。進克中山、常山，大破冉閔於魏昌廉臺，擒之。閔太子叡固守鄴城，進師攻鄴，克之。建國十五年，儁僭稱皇帝，置百官，號年元璽，國稱大燕，郊祀天地。十六年，遣使朝貢。儁自薊遷都於鄴，號年爲光壽。儁死，子暐統任。

慕容儁，字宣英。繼位之後，改年號爲元年。知悉石氏的亂政後，就秣馬厲兵，準備着進攻奪取的行動。他命人鑿山開道，從盧龍而入，攻下薊城并作爲都城。進而攻下中山、常山，在魏昌的廉臺大破冉閔，活捉了他。冉閔的太子冉叡固守鄴城，慕容儁進兵攻鄴城，攻下了它。建國十五年，慕容儁僭僞稱帝，設置政府百官，年號爲元璽，國號爲大燕，并在南北郊祭祀天地。建國十六年，他派遣使者來朝貢。慕容儁從薊城遷都到鄴城，改年號爲光壽。慕容儁死後，兒子慕容暐繼位統治。

慕容暐　慕容泓　慕容冲

暐，字景茂，儁之第三子也。既僭立，號年建熙。暐政無綱紀，时人知其將滅。有神降於鄴，自稱“湖女”，有聲，與人相接，數日而去。僭晋將桓温率衆伐暐，至於枋頭，暐叔父垂擊走之。垂有大功，暐不能賞，方欲殺之，垂怒，奔苻堅。堅遣將王猛伐鄴，擒暐，封新興侯，後拜

慕容暐，字景茂，是慕容儁的第三個兒子。繼立僭位之後，改年號爲建熙。慕容暐爲政没有綱紀，當時之人知道他即將滅亡。有神靈在鄴都降臨，自稱“湖女”，能説話，與人相交合，數日後離去了。僞晋朝將領桓温率大軍討伐慕容暐，到達枋頭，慕容暐的叔父慕容垂打跑了他。慕容垂有了大功，而慕容暐不能按功賞賜，却想殺死他，慕容垂憤怒了，投奔苻堅。苻堅派遣大

尚書。

太祖之七年，苻堅敗於淮南，垂叛，攻苻丕於鄴。暐弟濟北王泓，先爲北地長史，聞垂攻鄴，亡奔關東，收諸馬牧鮮卑，衆至數千，還屯華陰。暐乃潛使諸弟及宗人起兵於外。堅遣將軍張永步騎五千擊之，爲泓所敗。泓衆遂盛，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推垂爲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領大司馬、冀州牧、吴王。堅遣子鉅鹿公叡伐泓。泓弟中山王冲，先爲平陽太守，亦起兵河東，有衆二萬。泓大破叡軍，斬叡。冲爲堅將竇衝所破，棄其步衆，率鮮卑騎八千奔於泓軍。泓衆至十餘萬。遣使謂堅曰："秦爲無道，滅我社稷。今天誘其衷，秦師傾敗，將欲興復大燕。吴王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乘輿并宗室功臣之家，泓當率關中燕人翼衛皇帝，還返鄴都。與秦以虎牢爲界，分王天下，永爲鄰好，不復爲秦之患也。"堅怒責暐曰："卿雖曰破滅，其實若歸，奈何因王師小敗，猖悖若是！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資。"暐叩頭流血，涕泣陳謝。堅久之曰："此自三豎之罪，非卿之過。"復其位，待之如初。命暐以書招喻垂及泓、冲，使息兵還長安，恕其反叛之咎。而暐密遣使謂泓曰："今秦數已終，社稷不輕，勉建大業。可以吴王爲相國；中山王爲太宰，領大司馬；汝可爲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即尊位。"泓於是進向長安，年號燕興。

將王猛討伐鄴都，擒獲了慕容暐，封爲新興侯，後來拜任尚書。

太祖皇帝時的第七年，苻堅在淮南被打敗，慕容垂反叛，在鄴城攻打苻丕。慕容暐的弟弟濟北王慕容泓，原先是北地長史，聽説慕容垂攻打鄴城，就逃往關東，聚集招納了一些牧馬的鮮卑人，人數達到幾千，回駐於華陰。慕容暐就暗中指派諸弟和宗族人士在外起兵。苻堅派遣將軍張永帶步兵騎兵五千人攻打他們，被慕容泓打敗。慕容泓的部衆便强盛了，自封使持節、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推舉慕容垂爲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領大司馬、冀州牧、吴王。苻堅派兒子鉅鹿公苻叡討伐慕容泓。慕容泓的弟弟中山王慕容冲，以前是平陽太守，也在河東起兵，有兩萬人衆。慕容泓大破苻叡軍隊，斬殺了苻叡。慕容冲被苻堅的將領竇衝打敗，丢下了步兵，率領八千鮮卑騎兵逃奔到慕容泓的部隊。慕容泓的軍隊已達到十多萬人。派遣使者對苻堅説："秦國没有道義，滅亡了我們的國家。而今蒼天顯示出公心，秦國軍隊遭到慘敗，將要復興大燕政權。吴王已經平定了關東。你們要迅速準備好大駕，把我們的皇上和宗室功臣及其家屬，奉送回來，臣慕容泓會率領關中地區的燕國人保護皇帝，返還鄴都。與你們秦國以虎牢爲界綫，分開統治天下，永遠締結睦鄰友好關係，不再做秦國的禍患。"苻堅怒斥慕容暐説："卿雖然説已破家滅國，其實在這裏就像回家一樣，爲何因爲王朝之師小小失利，就猖狂悖逆成這樣！慕容泓的書信是這樣寫的，卿如果想離開的話，朕會幫忙送你回去的。"慕容暐嚇得叩頭流出了血，聲淚俱下地表示歉意和謝罪。苻堅過了好久纔説："這祇是卿的那幫亂臣的罪過，不是卿的過失。"恢復他的官位，像當初一樣地對待他。命令慕容暐用書信招呼勸告慕容垂和慕容泓、慕容冲，讓他們停息軍事行動返回長安，可以恕免其反叛之罪。但是慕容暐秘密地派人對慕容泓説："如今秦國的命數已終結，社稷之事非同小可，你們應勉力再建大業。可以讓吴王爲相國；中山王爲太宰，領大司馬；你可

任大將軍，領司徒，特此承制封拜。衹要一聽到我的死訊，你就可以登位稱帝。”慕容泓於是向長安進兵，定年號爲燕興。

泓謀臣高蓋、宿勤崇等以泓德望後沖，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沖爲皇太弟，承制行事，置百官。沖去長安二百里，堅遣子平原公暉拒之，沖大破暉軍，進據阿房。初，堅之滅燕，沖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納之，寵冠後庭。沖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宫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宫。”咸懼爲亂。王猛切諫，堅乃出沖。及其母卒，葬之以燕后之禮。長安又謡曰：“鳳皇，鳳皇，止阿房。”堅以鳳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乃蒔梧竹數十萬株于阿房城，以待鳳皇之至。沖小字鳳皇，至是終爲堅賊，入止阿城焉。

慕容泓的謀臣高蓋、宿勤崇等人因慕容泓的德行和威望都比慕容沖差，而且執法苛刻嚴峻，就殺了慕容泓，擁立慕容沖爲皇太弟，秉承帝制行使政事，設置百官。慕容沖距離長安二百里，苻堅派兒子平原公苻暉迎戰他，慕容沖大敗苻暉的軍隊，進軍占領了阿房。起初，苻堅消滅燕國，慕容沖的姐姐清河公主年方十四，有絶色美貌，苻堅娶了她，寵愛超過了後宫的任何人。慕容沖十二歲，也有龍陽君的魅力和姿容，苻堅又愛幸他。姐弟倆壟斷了寵愛，宫人中誰也不能比，長安城有歌謡道：“一雌又一雄，雙飛入紫宫。”都害怕造成政局混亂。王猛急切地勸諫，苻堅纔放走了慕容沖。到他們的母親去世時，以燕國皇后之禮安葬。長安市民又唱着歌謡道：“鳳凰，鳳凰，停在阿房。”苻堅因爲鳳凰不是梧桐不栖息，没有竹樹不進食，就移植梧桐和竹樹數十萬株到阿房城，用以等待鳳凰的到來。慕容沖小名叫鳳凰，到現在終於成了苻堅的仇敵，進駐到阿房城了。

暐入見堅，稽首謝曰：“弟沖不識義方，孤背國恩，臣罪應萬死。陛下垂天地之容，臣蒙更生之惠。臣二子昨婚，明當三日，愚欲暫屈鑾駕，幸臣私第。”堅許之。暐出，術士王嘉曰：“椎蘆作籧篨，不成文章；會天大雨，不得殺羊。”言暐將殺堅而不果也。堅與群臣莫之能解。是夜大雨，晨不果出。初，暐之遣諸弟起兵於外也，謀欲伏兵請堅殺之。時鮮卑在城者猶有千餘人，暐令其帥悉羅騰、屈突鐵侯等潛告之曰：“官今使吾外鎮，聽舊人悉隨。可於某日會集某處。”鮮卑信之。北部人突賢之妹，爲堅左將軍竇衝小妻，賢與妹别，妹請衝留其兄。衝馳入白堅，堅大驚，召騰問之，騰具首服。乃誅暐父子及

慕容暐入宫進見苻堅，叩頭謝罪道：“我的弟弟慕容沖不識正義的方向，辜負背棄了國家恩情，臣罪該萬死。陛下若給予天地般的寬容，臣就蒙受了重新生命的恩惠。臣的第二個兒子昨天成婚，明天就是第三天，愚臣想請大駕暫時受點委屈，光臨臣的家中。”苻堅答應了他。慕容暐出宫後，占術之士王嘉説：“枯細蘆葉做凉席，不成花樣紋飾；遇上天下大雨，也殺不成羊。”預言慕容暐將要殺苻堅但不能得遂。苻堅和群臣都不理解爲何意。這天夜晚下起大雨，清晨就没有能够出門。起初，慕容暐派遣幾個弟弟在外起兵，想圖謀埋伏私兵請出苻堅而乘機殺害他。當時在城中的鮮卑人還有一千多人，慕容暐命令他們的首領悉羅騰、屈突鐵侯等暗地裏告訴説：“官家現在讓我們在外鎮守，聽任舊時的同仁都來相隨。可在某天於某地方集合相會。”鮮卑人都相信了。北部之人突賢的妹妹，是苻堅的左將

其宗族，城内鮮卑無少長男女皆殺之。廆弟運，運孫永。

軍竇衝的小妻，突賢與妹妹分别告辭時，妹妹請求竇衝挽留住她的兄長。竇衝趕快乘馬進宫告知苻堅，苻堅大驚，召來悉羅騰訊問，悉羅騰一一都招供了。於是誅死了慕容暐父子及其宗族，把城内的鮮卑人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殺掉了。慕容廆的弟弟慕容運，慕容運的孫子是慕容永。

慕容永

永，字叔明。暐既爲苻堅所并，永徙於長安，家貧，夫妻常賣靴於市。及暐爲堅所殺也，冲乃自稱尊號，以永爲小將。冲與左將軍苟池大戰於驪山，永力戰有功，斬池等數千級。堅大怒，復遣領軍將軍楊定率左右精騎二千五百擊冲，大敗之，俘掠鮮卑萬餘而還，堅悉坑之。又敗冲右僕射慕容憲於灞滻之間。定果勇善戰，冲深憚之，納永計，穿馬坎以自固。遷永黄門郎。

慕容永，字叔明。慕容暐已被苻堅吞并後，慕容永遷徙到長安，家中貧困，夫妻倆常在市上賣靴子。到了慕容暐被苻堅殺掉後，慕容冲就自己稱皇帝，任命慕容永爲小將領。慕容冲與左將軍苟池在驪山展開大戰，慕容永奮力作戰有功，斬殺了苟池等數千人。苻堅大怒，再次派遣領軍將軍楊定率領左右精騎二千五百人攻打慕容冲，大敗他們，俘虜和搶掠了一萬多鮮卑人而回，苻堅把他們全部坑殺了。又在灞河滻水之間打敗了慕容冲的右僕射慕容憲。楊定果敢英勇善於打仗，慕容冲非常畏懼他，采納了慕容永的計策，挖了許多馬坎用以固守自己。升任慕容永爲黄門郎。

冲毒暴關中，人民流散，道路斷絶，千里無烟。及堅出如五將山，冲入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初，堅之未亂也，關中土燃，無火而烟氣大起，方數十里，月餘不滅。堅每臨聽訟觀，令民有怨者，舉烟於城北，觀而録之。長安爲之語曰："欲得必存，當舉烟。"關中謡曰："長鞘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復虜。"西人呼徒何爲白虜。冲果據長安，樂之忘歸，且以慕容垂威名夙著，跨據山東，憚不敢進，課農築室，爲久安之計。衆咸怨之。登國元年，冲左將軍韓延因民之怨，殺冲，立冲將段隨爲燕王，改年昌平。冲之入長安，王嘉謂之曰："鳳皇，鳳皇，何不高飛還故鄉？無故在此取滅亡！"

慕容冲荼毒殘暴地統治關中，人民流離失所，道路斷了行人，千里見不到炊烟。到苻堅出巡到五將山時，慕容冲進入長安，放縱士卒大肆搶掠，城中之人死者不可勝數。當初，苻堅尚未衰亂時，關中有土地燃燒，没有火焰但濃烟大起，方圓數十里，一個多月不滅。苻堅每次到聽訟觀，下令人民有怨情者，在城北舉火燃烟，看到烟後就找來聽取訴訟。長安爲此有句話："欲得必存，當舉烟。"關中地區有歌謡道："長鞘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復虜。"西部人稱徒何人爲白虜。慕容冲果然占領長安，他樂而忘歸，又因爲慕容垂威名夙著，横跨占有山東地區，害怕他而不敢進取，於是就勸課農墾，修築宫室，做着長久安居的打算。衆人都很怨恨他。登國元年，慕容冲的左將軍韓延藉助民怨，就殺死了慕容冲，立慕容冲的部將段隨爲燕王，改年號爲昌平。慕容冲進入長安時，術士王嘉説他："鳳凰，鳳凰，何不高飛還故鄉？無故在此取滅亡！"

冲敗，其左僕射慕容恒與永潜

慕容冲失敗後，他的左僕射慕容恒與慕容永

謀，襲殺段隨，立宜都王子覬爲燕王，號年建明，率鮮卑男女三十餘萬口，乘輿服御、禮樂器物，去長安而東，以永爲武衛將軍。恒弟護軍將軍韜，陰有貳志，誘覬殺之于臨晋，恒怒，去之。永與武衛將軍刁雲率衆攻韜，韜遣司馬宿勤黎逆戰，永執而戮之。韜懼，出奔恒營。恒立慕容冲子望爲帝，號年建平。衆悉去望奔永，永執望殺之，立慕容泓之子忠爲帝，改年建武。忠以永爲太尉，守尚書令，封河東公。至聞喜，知慕容垂稱尊號，托以農要弗集，築燕熙城以自固。刁雲等又殺忠，推永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凉四州牧、河東王，稱藩於垂。永以苻丕至平陽，恐不能自固，乃遣使求丕假道還東。丕不許，率衆討永，永擊走之，進據長子。永僭稱帝，號年中興。

暗中策劃，襲擊并殺害了段隨，擁立宜都王的兒子慕容覬爲燕王，改年號爲建明，率領着鮮卑族的男女三十多萬人，以及乘輿服裝御用寶印、禮樂器物等，離開長安向東去，任慕容永爲武衛將軍。慕容恒的弟弟護軍將軍慕容韜，私下有異志陰謀，把慕容覬誘到臨晋殺死，慕容恒憤怒地離開了。慕容永與武衛將軍刁雲率領士兵攻打慕容韜，慕容韜派遣司馬宿勤黎迎戰，慕容永抓獲他把他殺死。慕容韜害怕了，跑出投奔到慕容恒的營中。慕容恒擁立慕容冲的兒子慕容望爲皇帝，定年號爲建平。部衆全都離開慕容望而投奔慕容永，慕容永捉住慕容望殺掉他，推立慕容泓的兒子慕容忠爲皇帝，改年號爲建武。慕容忠以慕容永爲太尉，守尚書令，封爵爲河東公。到了聞喜，知悉慕容垂稱了皇帝，藉口農桑尚未收集，修築燕熙城用以自固。刁雲等人又殺掉慕容忠，推舉慕容永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凉四州牧、河東王，向慕容垂稱爲藩臣。慕容永因爲苻丕來到平陽，擔心保不住自己，就派使者請求苻丕借路回到東部去。苻丕不答應，率兵討伐慕容永，慕容永打跑了他，進兵占領了長子。慕容永僭位稱帝，改年號爲中興。

垂攻丁零翟釗於滑臺，釗請救於永，永謀於衆。尚書郎勃海鮑遵曰："徐觀其弊，卞莊之舉也。"中書侍郎太原張騰曰："强弱勢殊，何弊之有！不如救之，成鼎峙之勢。可引兵趣中山，晝多疑兵，夜倍其火，彼必懼而還師。我衝其前，釗躡其後，此天授之機，不可失也。"永不從。釗敗降永，永以釗爲車騎大將軍、東郡王。歲餘，謀殺永，永誅之。

慕容垂在滑臺攻打丁零的翟釗，翟釗求救於慕容永，慕容永向大家謀求計策。尚書郎勃海人鮑遵說："慢慢地觀看着他們的衰敗，是卞莊的上策之舉。"中書侍郎太原人張騰說："强弱之勢太懸殊，有什麽衰敝可言！不如援救他，以造成鼎立對峙的態勢。可以帶領軍隊趕到中山，白天僞裝很多人馬，夜晚多舉成倍的火把，他們必然畏懼而撤軍。我們在前衝擊，翟釗在後追趕，這是天給的良機，不可喪失。"慕容永不同意。翟釗兵敗後降歸慕容永，慕容永授任翟釗爲車騎大將軍、東郡王。一年多以後，翟釗圖謀殺掉慕容永，慕容永誅殺了他。

垂遣其龍驤將軍張崇攻永弟武鄉公友於晋陽，永遣其尚書令刁雲率衆五萬屯潞川。垂停鄴，月餘不進，永乘詭道伐之，乃攝諸軍還於太行軹關。垂進師，入自木井關，攻永從

慕容垂派遣他的龍驤將軍張崇在晋陽攻打慕容永的弟弟武鄉公慕容友，慕容永派遣他的尚書令刁雲率領五萬人馬駐屯在潞川。慕容垂停頓在鄴城，一個多月不向前進兵，慕容永乘詭道討伐他，於是在太行的軹關統率諸軍潛行。慕容垂

子征東將軍小逸豆歸、鎮東將軍王次多於臺壁。永遣其從兄太尉大逸豆歸救次多等，垂將平規擊破之。永率衆五萬與垂戰於臺壁南，爲垂所敗，奔還長子，嬰城固守。大逸豆歸部將潜爲内應，垂勒兵密進，永奔北門，爲前驅所獲，垂數而戮之，并斬永公卿已下刁雲、大逸豆歸等三十餘人。永所統新舊民户，及服御、圖書、器樂、珍寶，垂盡獲之。

進兵，從木井關而入，在臺壁攻打慕容永的侄子征東將軍小逸豆歸和鎮東將軍王次多。慕容永派遣他的堂兄太尉大逸豆歸去救援次多等人，慕容垂的部將平規打敗了他。慕容永率領五萬兵馬在臺壁之南與慕容垂作戰，被慕容垂打敗，逃跑回到長子，緊閉城門固守。大逸豆歸的部將暗中作爲内應，慕容垂召集帶領兵馬秘密前進，慕容永跑到北門，被前驅部隊抓獲，慕容垂列數他的罪狀後殺戮了他，并斬殺了慕容永的公卿大臣以下刁雲、大逸豆歸等三十多人。慕容永所統轄的新舊民户，以及服裝、圖書、樂器、珍寶等，慕容垂全部繳獲了。

慕容垂

垂，字道明，元真第五子也。甚見寵愛，常目而謂諸弟曰："此兒闊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業，恩遇逾於儁，故儁不能平之。及即王位，以垂墜馬傷齒，改名爲𡙇，外以慕郤𡙇爲名，内實惡之。尋以讖記之文，乃去夬，以垂爲名焉。

慕容垂，字道明，慕容元真的第五子。小時候很受寵愛，元真經常看着他對諸弟說："這孩子豁達好奇，終究既能破滅人家，也能成就人家。"所以取名爲霸，字道業，受到父親的恩遇超過了其兄慕容儁，所以慕容儁不能與他平等相處。慕容儁登上王位以後，因慕容垂從馬上摔下來傷了牙齒，就將他改名爲𡙇，表面上説是由於仰慕郤𡙇而得名，實際上是因爲厭惡他，不久又憑讖記上的文字，就去掉"夬"，以"垂"爲名。

年十三，爲偏將，所在征伐，勇冠三軍。儁平中原，垂爲前鋒，累戰有大功。及僭尊號，拜黄門郎，出爲安東、冀州牧，封吴王。以侍中、右禁將軍，録留臺事，鎮龍城，大收東北之和。歷位鎮東、平州、征南大將軍、荆兖二州牧、司隸校尉。以車騎大將軍敗桓温於枋頭，威名大震。不容於暐，西奔苻堅。堅甚重之，拜冠軍將軍，封賓都侯。

慕容垂十三歲時，做了偏將，每次征戰時，勇冠三軍。慕容儁平定中原，慕容垂當前鋒，屢戰立下大功。慕容儁稱帝以後，授予他黄門郎，出任安東將軍、冀州牧，封爲吴王。又以侍中、右禁將軍之職，總領留臺事，鎮守龍城，使東北一帶得以和平。歷任鎮東將軍、平州牧、征南大將軍、荆兖二州牧、司隸校尉。在擔任車騎大將軍時在枋頭打敗了桓温，威名大震。後因受到慕容暐的嫉妒，便投奔苻堅。苻堅十分器重他，授予他冠軍將軍，封賓都侯。

堅敗於淮南，入於垂軍。子寶勸垂殺之，垂以堅遇之厚也，不聽。行至洛陽，請求拜墓，許之，遂起兵。攻苻丕於鄴，乃引漳水以灌之，不没者尺餘。丁零翟斌怨垂，使人夜往决堰，水潰，故鄴不拔。垂稱燕王，置百官，年號燕元。引師去鄴，開苻

苻堅在淮南被打敗，投奔慕容垂軍中。其子慕容寶勸他殺掉苻堅，慕容垂因爲苻堅曾經對自己有厚遇，就不聽從。行軍到了洛陽，慕容垂請求拜謁墳墓，苻堅答應了他，於是起兵。在鄴城進攻苻丕，决引漳水灌城，城池被淹没衹剩下尺餘。丁零人翟斌怨恨慕容垂，派人乘黑夜掘開堤壩，河水潰退，因此鄴城未能攻破。於是慕容垂

丕西歸之路。丕固守鄴城，請援於司馬昌明。垂怒曰："苻丕，吾縱之不能去，方引南賊規固鄴都，不可置也。"乃復進師。丕乃棄鄴奔并州。垂以兄子魯陽王和爲南中郎將，鎮鄴。垂定都中山。登國元年，垂僭稱大位，號年爲建興。建宗廟社稷於中山，盡有幽、冀、平州之地。

自稱燕王，設置百官，定年號爲燕元。又率領兵士撤離鄴城，放開一條路讓苻丕棄城西歸。但苻丕固守鄴城，派人向司馬昌明求援。慕容垂大怒道："苻丕，我放開一條路你不走，你還要招引南方賊寇，想固守鄴都，真是罪不容赦。"於是又進兵攻城。苻丕衹得拋棄鄴城逃往并州。慕容垂任命兄長之子魯陽王慕容和爲南中郎將，鎮守鄴城。慕容垂定都於中山。登國元年，稱帝，改年號爲建興。在中山修建宗廟社稷，占有幽州、冀州、平州的全部地區。

垂遣使朝貢。三年，太祖遣九原公儀使於垂，垂又遣使朝貢。四年，太祖遣陳留公虔使於垂，又遣使朝貢。五年，又遣秦王觚使於垂，垂留觚不遣，遂絶行人。

慕容垂派遣使者前來朝貢。登國三年，太祖皇帝派九原公托跋儀出使慕容垂，慕容垂又派遣使者前來朝貢。登國四年，太祖派陳留公托跋虔出使慕容垂，慕容垂又遣使朝貢。登國五年，又派出秦王托跋觚出使慕容垂，慕容垂將托跋觚留下不遣還，於是雙方就斷絶了往來。

垂議討慕容永，太史令靳安言於垂曰："彗星經尾箕之分，燕當有野死之王，不出五年，其國必亡，歲在鶉火，必克長子。"垂乃止。安出而謂人曰："此衆既并，終不能久。"安意蓋知太祖之興也，而不敢言。

慕容垂計議討伐慕容永，太史令靳安向慕容垂進言："彗星經行在尾、箕的分野，燕國會有野外死亡的王，不出五年，國家必定滅亡，歲在鶉火，必克長子。"慕容垂聽後纔停止了計劃。靳安出宫後對人說："這些情況已并行，燕國終究不能長久。"靳安的本意是已知我太祖的興起和强盛，但他不敢說出來。

先是，丁零翟遼叛垂，後遣使謝罪，垂不許，遼怒，遂自號大魏天王，有衆數萬，屯於滑臺，與垂相擊。遼死，子釗代之，及垂征克滑臺，釗奔長子。垂議征長子，諸將咸諫，以永國未有釁，連歲征役，士卒疲怠，請待他年。垂將從之。垂弟司徒、范陽王德固勸垂征。垂曰："司徒議與吾同，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吾計决矣。且吾投老，叩囊底智足以克之，不復留逆賊以累子孫。"垂率步騎七萬伐永，克之。

在此以前，丁零人翟遼背叛慕容垂，後又派使者請罪，慕容垂不答應，翟遼發怒了，於是自號大魏天王，擁有數萬人的兵馬，屯駐在滑臺，與慕容垂相抗争攻擊。翟遼死後，其子翟釗取代他，及至慕容垂出兵攻克滑臺，翟釗就投奔到長子。慕容垂打算征討長子，諸將都來勸諫，認爲慕容永的國家没有暇隙和破綻，却連年發動征役，士卒疲憊倦怠，請留待他年再作計議。慕容垂打算聽從諸將的意見，但是他的弟弟司徒、范陽王慕容德堅持勸他出征。慕容垂說："司徒的意見與我完全相同，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我的主意已定。况且我已年老，憑自己的智慧足以戰勝他，不必再留下逆賊而給子孫帶來禍害。"慕容垂率步兵騎兵七萬人征討慕容永，終於攻克了他。

十年，垂遣其太子寶來寇。時太

登國十年，慕容垂派太子慕容寶來犯。當時

祖幸河南宫，乃進師臨河，築臺告津，奮揚威武，連旌沿河，東西千有餘里。是時，陳留公虔五萬騎在河東，要山截谷六百餘里，以絶其左；太原公儀十萬騎在河北，以承其後；略陽公遵七萬騎塞其南路。太祖遣捕寶中山行人，一二盡擒，馬步無脱。寶乃引船列兵，亦欲南渡。中流，大風卒起，漂寶船數十艘泊南岸，擒其將士三百餘人。太祖悉賜衣服遣還。始寶之來，垂已有疾，自到五原，太祖斷其行路，父子問絶。太祖乃詭其行人之辭，令臨河告之曰："汝父已死，何不遽還！"兄弟聞之，憂怖，以爲信然。於是士卒駭動，往往間言，皆欲爲變。初，寶至幽州，其所乘車軸，無故自折，占工靳安以爲大凶，固勸令還，寶怒不從。至是問安，安對曰："今天變人事，咎徵已集，速去可免。"寶逾大恐。安退而告人曰："今皆將死於他鄉，尸骸委於草野，爲烏鳥螻蟻所食，不復見家矣。"

太祖皇帝駕幸河南宫，於是進軍到黄河邊，在渡口築臺禱告，振奮軍威，軍隊旌旗相連，沿黄河延綿東西一千多里。當時，陳留公托跋虔率五萬騎兵在黄河東岸，在六百餘里的山谷地帶攔截，以絶其左路；太原公托跋儀率十萬騎兵在黄河以北，以斷其後路；略陽公托跋遵率七萬騎兵以阻塞其南路。太祖派兵捕捉慕容寶部下中山將士，全部擒獲，馬兵步卒無一漏網，於是慕容寶引船列兵，想要南渡。船到中流，大風驟起，將其數十艘戰船漂到南岸，太祖的軍隊擒獲其將士三百餘人。太祖賜給他們衣服，全部把他們送了回去。慕容寶將來犯之時，慕容垂已經有病，親自去五原，太祖斷其去路，使他們父子之間音訊隔絶。太祖又讓部下散布謡言，令他們到黄河邊告知慕容寶説："你父親已死，爲何還不快回！"他們兄弟聞知，十分憂愁恐懼，信以爲真。於是士卒驚駭騷動，互相私下相告，都想爲變。當初，慕容寶行至幽州，他所乘坐的車的車軸無緣無故自行斷裂，掌管占卜的靳安認定這是大凶之兆，堅决地規勸他下令歸還，慕容寶怒而不從。這時他便問靳安，靳安回答説："如今天數的變化預兆人事，災禍的徵兆已經聚集，迅速回去方可免禍避災。"慕容寶愈發感到恐懼。靳安退出後對其他人説："我們現在全都將死於他鄉，尸骨將拋棄在草野，被烏鴉螻蟻吃掉，不能再見到家鄉了。"

冬十月，寶燒船夜遁。是時，河冰未成，寶謂太祖不能渡，故不設斥候。十一月，天暴風寒，冰合。太祖進軍濟河，留輜重，簡精鋭二萬餘騎急追之，晨夜兼行，暮至參合陂西。寶在陂東，營於蟠羊山南水上。靳安言於寶曰："今日西北風勁，是追軍將至之應，宜設警備，兼行速去，不然必危。"寶乃使人防後。先不撫循，軍無節度，將士莫爲盡心，行十餘里，便皆解鞍寢卧，不覺大軍在近。前驅斥候，見寶軍營，還告。其夜，太祖部分衆軍相援，諸將羅落東西，

這年的冬天十月，慕容寶燒掉戰船連夜逃遁。當時，黄河尚未結冰，慕容寶認爲太祖皇帝不可能渡河，所以没有派人放哨。十一月，突然大風降温，黄河結了冰。太祖進兵渡河，留下輜重，挑選精鋭騎兵二萬多人輕裝急追，晨夜兼行，傍晚到達參合陂以西。慕容寶在參合陂以東，在蟠羊山南水上扎營。靳安對慕容寶説："今天西北風很大，這是追兵將到的徵兆，應立即設置警備，兼程迅速離去，不然的話必定十分危險。"慕容寶就派人防衛斷後。由於事先未對將士進行安撫，軍隊失去了控制，將士們没有誰願意替他盡力打仗，行走十餘里，就都解鞍寢卧，没有發覺大軍就在附近。太祖軍隊的前哨發

爲掎角之勢。約勒士卒，束馬口，銜枚無聲。昧爽，衆軍齊進，日出登山，下臨其營。寶衆晨將東引，顧見軍至，遂驚擾奔走。太祖縱騎騰躡，大破之，有馬者皆蹶倒冰上，自相鎮壓，死傷者萬數。寶及諸父兄弟，單馬迸散，僅以身免。於是寶軍四五萬人，一時放仗，斂手就羈矣。其遺迸去者不過千餘人。生擒其王公文武將吏數千，獲寶寵妻及宫人，器甲、輜重、軍資雜財十餘萬計。

現了慕容寶的軍營，立即回報。當天深夜，太祖布置衆軍相援，諸將排列埋伏在東西兩側，以成犄角之勢。太祖約束士卒，縛住馬口，銜枚無聲。拂曉之時，衆軍齊進，日出時登上山，從上往下監視着慕容寶的軍營。慕容寶的軍隊打算一大早就向東撤退，看見太祖軍隊來到，紛紛驚擾奔逃。太祖縱馬騰躍，大破敵軍。慕容寶的軍隊有馬的都倒在冰上，自相踐踏碾壓，死傷者數以萬計。慕容寶及其諸父兄弟，都單人匹馬各自奔散，僅免一死。於是，他的四五萬士卒，一時間都放下武器，束手就擒。其餘逃走的不過千餘人。生擒了慕容氏王公文武將吏數千人，俘虜了慕容寶的寵妻及宫人，器甲、輜重及軍資雜財十餘萬計。

垂復欲來寇，太史曰："太白夕没西方，數日後見東方，此爲躁兵，先舉者亡。"垂不從，鑿山開道。至寶前敗所，見積骸如丘，設祭吊之，死者父兄子弟遂皆嗥哭，聲震山川。垂慚忿嘔血，發病而還，死於上谷。寶僭立。

慕容垂又一次想來犯，太史説："太白星夜晚在西方消失，數日後纔在東方出現，這是浮躁之兵，先發者必定滅亡。"慕容垂不聽從，鑿山開道以進兵。到達慕容寶上次兵敗之處，看見尸體骸骨堆積如小山，便設祭追悼。死者的父兄子弟都痛哭呼號，聲震山川。慕容垂慚愧和憤恨交加，嘔血發病而班師回國，死在上谷。慕容寶僭立繼位。

慕容寶

寶，字道祐，小字庫勾，垂之第四子也。少而輕果，無志操，好人佞己。及爲太子，砥礪自修，朝士翕然稱之，垂亦以爲克保家業。垂妻段氏謂垂曰："寶資質雍容，柔而不斷，承平則爲仁明之主，處難則非濟世之雄。今托之以大業，未見克昌之美。遼西、高陽，兒之賢者，宜擇一以樹之。趙王麟，奸詐負氣，常有輕寶之心，恐必難作。此自家事，宜深圖之。"垂弗納。寶聞之，深以爲恨。寶既僭位，年號永康。遣麟逼其母段氏曰："后常謂主上不能繼守大統，今竟能不？宜早自裁，以全段氏。"段氏怒曰："汝兄弟尚逼殺母，安能保社稷！吾豈惜死，念國滅不久耳。"

慕容寶，字道祐，小字庫勾，是慕容垂的第四個兒子。少年時就輕率武斷，没有德操，喜歡别人奉承自己。當了太子後，能够激勵磨煉，自己進行自我修養，朝中大臣都欣然稱贊他，慕容垂也認爲他能保得住家業。慕容垂的妻子段氏對慕容垂説："慕容寶的天姿雍容，柔弱不果斷，太平時代倒可以做個仁愛英明之主，處在動蕩的亂世就不是濟世的英雄了。而今把大業托付給他，未見得有昌盛的美好結果。遼西王、高陽王，是兒子中的賢良者，應在其中擇一個樹爲嗣君。趙王慕容麟，他奸詐負氣，常有輕視慕容寶之心，恐怕一定有禍難要發生。這些都事關自家大業，應該深加思考謀劃它。"慕容垂不能够采納。慕容寶聞知後，對段氏深深懷恨在心。慕容寶僭立帝位後，定年號爲永康。派遣慕容麟去逼問他的母親段氏説："太后總是説皇上不能繼

遂自殺。寶議以后謀廢嫡統，無母后之道，不宜成喪，群臣咸以爲然。寶中書令眭邃執意抗言，寶從而止。

守大位，今天到底能不能？你應自己早些去死，好保全段姓宗族。”段氏憤怒地說道：“你們兄弟尚且連母親都要殺，怎能保得住江山社稷！我豈是惜命怕死，衹是傷心國家不久要滅亡而已。”於是自殺了。慕容寶認爲母后謀議廢掉嫡系血統，没有母后之道，不應給她治喪，群臣都深以爲然。慕容寶的中書令眭邃堅持意見表示反對，慕容寶纔聽從建議而停止了原來的做法。

皇始元年，太祖南伐。及克信都，寶大懼。太祖軍於栢肆，寶夜來犯營，太祖擊破之。寶走還中山，率萬餘騎奔薊。寶子清河王會，先守龍城，聞寶被圍，率衆赴難，逢寶於路。寶分奪其軍，以授弟遼西王農等。會怒，襲農傷之。農弟高陽王隆，勸寶收會，不獲。會勒兵攻寶，寶走龍城，會追圍之。侍御郎高雲襲敗會，會奔中山。寶命雲爲子，封夕陽公。會至中山，爲慕容普鄰所殺。寶率衆自龍城而南，將攻中山。衆憚征，逃潰。寶還龍城，垂舅蘭汗拒之，寶南走，奔薊。汗遣使誘迎寶，寶殺之。將南奔叔父范陽王德，聞德稱制，退潛辟陽。汗復遣迎寶。寶以汗垂之季舅，子盛又汗之婿也，必謂無二，乃還龍城。汗殺之，及子弟等百餘人。汗自稱大都督、大單于、昌黎王，號年青龍，以盛子婿，哀而宥之。

皇始元年，太祖南下征伐。待到攻克了信都，慕容寶大爲恐懼。太祖在栢肆駐軍，慕容寶夜晚前來犯營，太祖打敗了他。慕容寶跑回中山，率領一萬餘騎兵奔往薊縣。慕容寶的兒子清河王慕容會，先是駐守在龍城，聞知慕容寶被圍困，就率部衆奔赴救難，在路上與慕容寶相逢。慕容寶瓜分奪走了他的軍隊，交給弟弟遼西王慕容農等指揮。慕容會惱怒，襲擊并打傷了慕容農。慕容農的弟弟高陽王慕容隆，勸慕容寶逮捕慕容會，結果没能抓到。慕容會集合兵馬攻打慕容寶，慕容寶跑到龍城，慕容會追趕圍困他。侍御郎高雲襲擊打敗了慕容會，慕容會逃奔到中山。慕容寶决定收高雲爲兒子，封爲夕陽公。慕容會來到中山，被慕容普鄰殺死。慕容寶率領部衆從龍城向南進兵，打算攻打中山。部衆害怕征戰，逃跑潰散。慕容寶回到龍城，慕容垂的舅舅蘭汗拒絶他，慕容寶便向南跑，奔往薊城。蘭汗派遣使者引誘迎接慕容寶，慕容寶殺了使者。他打算往南投奔叔父范陽王慕容德，獲悉慕容德稱了皇帝，便退走潛駐在辟陽。蘭汗又派人迎接慕容寶。慕容寶認爲蘭汗是慕容垂的小舅，自己的兒子慕容盛又是蘭汗的女婿，認定他肯定没有二心，就回到龍城。蘭汗殺掉他，及他的子弟等一百多人。蘭汗自稱大都督、大單于、昌黎王，定年號爲青龍，因爲慕容盛是自己的女婿，特憐憫他而寬大處理。

慕容盛

盛，字道運，寶之長子也。垂封爲長樂公，歷位散騎常侍、左將軍。寶既僭立，進爵爲王，拜征北大將軍、司隸校尉、尚書左僕射。蘭汗之

慕容盛，字道運，是慕容寶的長子。慕容垂封他爲長樂公，歷任散騎常侍、左將軍。慕容寶僭位稱帝後，將他進爵爲王，授任征北大將軍、司隸校尉、尚書左僕射。蘭汗殺掉慕容寶，任命

殺寶也，以盛爲侍中、左光祿大夫。盛乃間汗兄弟，使相疑害。李旱、衛雙、劉志、張真等，皆盛之舊昵，汗太子穆并引爲腹心。盛要結旱等，因汗、穆等酒醉，夜襲殺之。僭尊號，改年爲建平，又號年爲長樂，盛改稱庶民大王。盛以寶暗而不斷，遂峻極威刑，纖介嫌忌，莫不裁之於未萌，防之於未兆。於是上下震局，人不自安，雖忠誠親戚，亦僉懷離貳。前將軍段璣等，夜潛禁中，鼓噪攻盛。盛聞變起，率左右出戰，衆皆披潰。俄有一賊，暗中擊盛，傷之。遂輦升殿，申約禁衛，召叔父河間公熙屬之，未至而盛死。

慕容盛爲侍中、左光祿大夫。慕容盛於是離間蘭汗兄弟之間的關係，使他們互相猜疑傷害。李旱、衛雙、劉志、張真等人，都是慕容盛的舊部和親信，蘭汗的太子蘭穆均將他們引爲自己的心腹。慕容盛邀請結交李旱等人，乘蘭汗、蘭穆等飲酒大醉以後，在夜晚突襲而殺掉他們。僭僞稱帝，改年號爲建平，又改爲長樂，慕容盛改稱自己爲庶民大王。慕容盛認爲慕容寶愚暗而不果斷，於是自己施行嚴刑峻法，一絲一毫都要猜嫌疑忌，對一切事情無不在未萌芽之時就裁決，在未有徵兆前就加以提防。於是造成上下震驚局促，人人不能安心，即使是忠臣親戚，也都抱有離心異志。前將軍段璣等人，夜晚潛入禁中，大呼大叫地攻打慕容盛。慕容盛聽到政變發生，就忙率左右之人出來戰鬥，但他的部下都紛紛逃走潰散。忽然有一個賊人，暗中擊中慕容盛，打傷了他。於是坐輦升坐殿中，告示約定宮中禁令和防衛，召見叔父河間公慕容熙囑托後事，但慕容熙還未到慕容盛就死了。

慕容熙

熙，字道文，小字長生，垂之少子也。群臣與盛伯母丁氏議，以其家多難，宜立長君，遂廢盛子定，迎熙而立之。熙立，殺定，年號光始。築龍騰苑，廣袤十餘里，役徒二萬人。起景雲山於苑内，基廣五百步，高十七丈。又起逍遥宫、甘露殿，連房數百，觀閣相交。鑿天河渠，引水入宫。又爲妻苻氏鑿曲光海、清凉池，季夏盛暑，不得休息，暍死者太半。熙游于城南，止大柳樹下，若有人呼曰："大王且止。"熙惡之，伐其樹，下有蛇長丈餘。熙盡殺寶諸子，改年爲建始。又爲其妻起承華殿，負土於北門，土與穀同價。典軍杜静，載棺詣闕，上書極諫。熙大怒，斬之。熙妻嘗季夏思凍魚鱠，仲冬須生地黄，皆下有司切責，不得，加之以大辟，其虐也如此。及苻氏死，熙擁其尸而

慕容熙，字道文，小名叫長生，是慕容垂的小兒子。群臣與慕容盛的伯母丁氏商議，認爲慕容家多災多難，應該推立年長君王，於是廢掉慕容盛的兒子慕容定，迎立了慕容熙。慕容熙即位後，殺掉慕容定，改年號爲光始。修築了龍騰苑，廣袤有十多里，役使人力二萬人。在苑内堆砌一座景雲山，寬五百步，高十七丈。又興建逍遥宫、甘露殿，連接房間數百，臺觀樓閣錯落相交。開鑿天河渠，引水入宫。又爲他的妻子苻氏修鑿了曲光海、清凉池，差役們在季夏盛暑，不得休息，暑熱而死者占了大半。慕容熙在城南游玩，歇止在一棵大柳樹下，好像有人在呼叫："大王且止。"慕容熙不高興，砍伐了這棵樹，樹下竟有一條長一丈多的蛇。慕容熙將慕容寶的兒子全部殺掉，改年號爲建始。又爲他的妻子修建承華殿，在北門背負泥土，土與穀子價格相同。典軍杜静，抬着棺木到城闕，以死激烈規諫。慕容熙大怒，斬殺了他。慕容熙的妻子在盛夏季節想吃凍魚鱠，在仲冬之時想生地黄，他都嚴厲責

撫之，曰："體已就冷，命遂斷矣。"於是僵仆絶息，久而乃蘇，悲號擗踴，斬衰食粥。大斂之後，復啓而交接。制百官哭臨，沙門素服，令有司案檢，有淚者爲忠孝，無淚者罪之。於是群臣震懼，莫不含辛以爲淚焉。及葬，熙被髮徒跣步從。輀車高大，毁城門而出，長老相謂曰："慕容氏自毁其門，將不入矣。"中衛將軍馮跋兄弟閉門拒熙，執而殺之。立夕陽公雲爲主。

成有關部門去辦理，弄不到，就施以殺頭之刑，他的暴虐就是這樣的。到了苻氏死亡，慕容熙抱着尸體而撫摸着，説："身體已經快冷却，性命就斷絶了。"於是僵倒停止了呼吸，良久纔蘇醒，悲慟號哭，捶胸頓足，服斬衰喪服食用粥湯。大殮之後，又打開棺材與亡妻性交。下令文武百官到現場哭喪，和尚穿素服，并令有關人員檢查，有眼淚的是忠孝，無眼淚的就處以罪刑。於是群臣震驚恐懼，無不含着辛辣之物用以催淚。到下葬時，慕容熙披頭散髮打着赤脚步行送葬。靈車高大，衹有毁掉城門纔能出城，年長者都説："慕容氏自毁其門，他是回不來了。"中衛將軍馮跋兄弟關閉城門抵禦慕容熙，捉住他殺死了。推立夕陽公高雲爲君主。

高雲

雲，寶之養子。復姓高氏，年號正始。跋又殺雲自立。雲之立也，熙幽州刺史、上庸公慕容懿以遼西歸降，太祖以懿爲征東將軍、平州牧、昌黎王。後坐反，伏誅。元真少子德。

高雲，慕容寶的養子。他恢復姓高氏，定年號爲正始。馮跋又殺掉高雲而自立爲王。高雲立爲王時，慕容熙的幽州刺史、上庸公慕容懿率遼西地區歸降，太祖皇帝以慕容懿爲征東將軍、平州牧、昌黎王。後來坐謀反罪，伏法被誅殺。元真的小兒子是慕容德。

慕容德

德，字玄明，雅爲兄垂所重。桓温之至枋頭也，德與垂擊走之。苻堅滅暐，以德爲張掖太守。垂稱尊號，封爲范陽王，拜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尋遷司徒。寶既即位，以德鎮鄴，後拜丞相。寶既東走，群僚勸德稱尊號，德不從。皇始二年，既拔中山，太祖遣衛王儀攻鄴。德率户四萬南走滑臺，自稱燕王，號年爲燕元，置百官。德冠軍將軍苻廣叛於乞活壘，德留兄子和守滑臺，率衆攻廣，斬之。而和長史李辯殺和，以城來降。

慕容德，字玄明，深受兄長慕容垂的推重。桓温之軍到達枋頭後，慕容德和慕容垂打跑了他。苻堅滅亡了慕容暐，任命慕容德爲張掖太守。慕容垂稱帝後，封他爲范陽王，拜授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接着升任司徒。慕容寶即位後，讓慕容德鎮守鄴城，後來拜爲丞相。慕容寶向東奔逃以後，群臣們勸慕容德稱帝，他不聽從。皇始二年，攻下中山以後，太祖皇帝派遣衛王托跋儀攻打鄴城。慕容德率領四萬户人民向南進發到滑臺，自稱燕王，年號爲燕元，設置百官。慕容德的冠軍將軍苻廣在乞活壘叛變，慕容德留下兄長之子慕容和守住滑臺，自己率領部衆攻打苻廣，斬殺了他。但慕容和的長史李辯殺死了慕容和，舉城來投降。

德無所據，乃謀於衆。其給事黄門侍郎張華勸德取彭城而據之。其尚書潘聰曰："青齊沃壤，號曰'東

慕容德没有依據憑藉，就向衆位臣下謀求計策。他的給事黄門侍郎張華勸慕容德攻占彭城而作根據地。他的尚書潘聰説："青州齊州是肥沃

秦’。土方二千里，户餘十萬，四塞之固，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宜攻取據之，以爲關中、河内也。”德從之，引師克薛城，徐兗之民盡附之。以其南海王法爲兗州刺史，鎮梁父。進克莒城，以潘聰爲徐州刺史，鎮莒城。北伐廣固，司馬德宗幽州刺史辟閭渾聞德將至，徙民八千餘户入廣固，遣司馬崔誕率千餘人戍薄荀固，平原太守張豁屯柳泉。誕、豁皆承檄遣子降德。渾懼，携妻子北走，德追騎斬之。渾少子道秀自歸，請與父俱死。德曰：“渾雖不忠，而子能孝，其特赦之。”德入都廣固，僭稱尊號，號年建平。

土地，號稱‘東秦’。地方方圓二千里，人口十萬多户，有四面關塞的穩固地勢，又有背對大海的富饒，可説是用兵的國家。應該攻打占取它，把它作爲關中、河内。”慕容德聽從了，帶領軍隊攻克薛城，徐、兗等州的居民全部依附了他。以他的南海王慕容法爲兗州刺史，鎮守在梁父。進而攻克莒城，任潘聰爲徐州刺史，鎮守在莒城。又北伐廣固，司馬德宗的幽州刺史辟閭渾聞知慕容德快要來到，便遷徙人民共八千多户進入廣固，派遣司馬崔誕率領一千多人戍守薄荀固，平原太守張豁屯軍在柳泉。崔誕、張豁都按照檄文派兒子降附慕容德。辟閭渾害怕了，携妻子兒女向北逃走，慕容德用騎兵追捕并斬殺了他們。辟閭渾的小兒子道秀自己跑回來，請求與父親一起去死。慕容德説：“辟閭渾雖然不忠，但他的兒子却能孝順，特赦免他的罪。”慕容德進入并定都於廣固，僭位稱帝，定年號爲建平。

女水竭，德聞而惡之，因而寢疾。兄子超請祈女水，德曰：“人君之命，豈女水所知。”超固請，終不許。立超爲太子。德死，超僭立。

女水涸竭，慕容德得知後很不快，因此而卧病不起。他兄長之子慕容超請求祈禱女水，慕容德説：“君王的命運，豈是女水能知道的。”慕容超堅決請求，慕容德始終不允許。立慕容超爲太子。慕容德死後，慕容超僭位稱帝。

慕容超

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也。既僭位，號年太上。超青州刺史、北地王鍾，兗州刺史、南海王法等，起兵叛超，超悉平之。超南郊，柴燎焰起，而烟不出。靈臺令張光告人曰：“今火盛而烟滅，國其亡乎?”天賜五年，司馬德宗將劉裕伐超。超將公孫五樓勸超拒之於大峴，超曰：“但令度峴，我以鐵騎踐之，此成擒也。”太尉、桂林王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用馬，便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自貽寇逼。臣以爲天時不如地利，拒之大峴，策之上也。”超不從。出而告人曰：“主上酷似劉璋。今年國滅，吾必死之。”超收鎮下獄。

慕容超，字祖明，是慕容德的兄長北海王慕容納的兒子。僭立繼位後，改年號爲太上。慕容超的青州刺史、北地王慕容鍾，兗州刺史、南海王慕容法等，起兵反叛慕容超，慕容超全部鎮壓平定了。慕容超南郊祭天，柴木燒着後火焰升起，但不冒烟。靈臺令張光告知别人説：“現在火旺盛而烟滅，難道國家要亡了麽?”天賜五年，司馬德宗的部將劉裕征伐慕容超。慕容超的部將公孫五樓勸慕容超在大峴抵抗，慕容超説：“衹管讓他們越過峴山，我用鐵騎踐踏他們，這就可以活捉他們了。”太尉、桂林王慕容鎮説：“如果按照聖旨，必須在平原用馬，乘便出兵到峴山迎戰，戰爭即使不勝，還可以退守，不應該縱敵進來，自己導致寇盜的逼近。臣認爲天時不如地利，在大峴拒防，是上策。”慕容超不同意。慕容鎮出來後告訴别人説：“皇上酷似劉

裕入大峴，超拒之於臨朐，乃赦鎮而謝之。超戰於臨朐，爲裕所敗，退還廣固。裕遂圍之。廣固鬼夜哭，有流星長十餘丈，隕于廣固。城潰，裕執超，送建康市斬之。

璋。今年國家要滅亡，我必定會死。”慕容超收捕慕容鎮下獄。劉裕進入大峴，慕容超在臨朐抵抗他，這纔赦免了慕容鎮而向他道歉。慕容超在臨朐作戰，被劉裕打敗，退回到廣固。劉裕就包圍了他。廣固城有鬼在夜晚哭泣，又有流星十多丈長，隕落在廣固。城防崩潰，劉裕捉住慕容超，送到建康的街市上斬首。

苻健 苻洪

臨渭氐苻健，字建業，本出略陽臨渭。祖懷歸，爲部落小帥。父洪，字廣世。洪之生也，隴右霖雨，百姓苦之。時有謡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名之曰洪。年十二而父死，爲部帥。群氐推以爲盟主。劉曜拜洪爲寧西將軍、率義侯，徙之高陸，進爲氐王。石虎平秦隴，表石勒拜冠軍將軍、涇陽伯，又徙之枋頭。遷光烈將軍，進爵爲侯，稍遷冠軍大將軍，進封西平公。討平梁犢，進位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略陽公。冉閔之亂，秦雍徙民西歸，憑洪爲主，衆至十餘萬，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既而爲其將麻秋所鴆，臨死，謂健曰：“關中周漢舊都，形勝之國，進可以一同天下，退不失保全秦雍，吾死之後，便可鼓行而西。”健從之。

臨渭的氐族人苻健，字建業，祖上出自略陽臨渭。祖父懷歸，是部落的小將帥。父親苻洪，字廣世。苻洪生下時，隴右地區連綿下雨，百姓困苦。當時有謡諺説：“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所以起名叫洪。十二歲時父親去世，繼承爲部落酋長。氐人推舉爲盟主。劉曜授苻洪爲寧西將軍、率義侯，遷徙到高陸，進封爲氐王。石虎平定秦隴地區，上表石勒請求授他爲冠軍將軍、封爲涇陽伯，又遷徙他到枋頭。升遷爲光烈將軍，進爵爲侯，逐步升遷爲冠軍大將軍，進封爲西平公。征討平定了梁犢，進授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略陽公。冉閔叛亂後，秦、雍之地遷民西歸，依靠苻洪爲盟主，集衆達十多萬，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後來被他的部將麻秋用鴆酒毒死，臨死時，對苻健説：“關中是周朝漢朝的舊都，是形勝要害之地，進可以統一天下，退不失保全秦雍地區，我死之後，你就可以擂響戰鼓向西行。”苻健聽從了父親的話。

健，初名羆，字世建，又避石虎外祖張羆之名，故改焉。健便弓馬，善於事人，石虎深愛之，歷位翼軍校尉、鎮軍將軍。

苻健，起初名叫羆，字世建，又避石虎的外祖父張羆的名諱，所以改了名。苻健嫻熟射箭騎馬，善於侍候人，石虎深深喜愛他，歷任翼軍校尉、鎮軍將軍。

時京兆杜洪竊據長安，關中雄俊皆應之。健密圖關中，懼洪之知也，乃繕宫室於枋頭，課民種麥，示無西意。既而自稱征西大將軍、雍州刺史，盡衆西行。至盟津，起浮橋以濟，遣弟輔國將軍雄率步騎五千入自潼關，兄子揚武將軍菁率衆七千自軹關入河東。執菁手曰：“若事不捷，

當時京兆的杜洪偷據了長安，關中的英雄俊傑都應附他。苻健秘密地圖謀關中，害怕杜洪知道了，就在枋頭修繕宫室，督促百姓種植小麥，以表示没有向西發展的意圖。以後他自稱征西大將軍、雍州刺史，率全部部衆向西行進。到了盟津，架起浮橋渡過河，派遣弟弟輔國將軍苻雄率步兵騎兵五千人從潼關進入，兄長之子揚武將軍苻菁率兵七千從軹關進入河東。苻健握着苻菁的

汝死河北，我死河南，不及黄泉，無相見也。”濟訖，焚橋；自統大衆，繼雄而進。杜洪遣將軍張光逆健于潼關，雄擊破之。洪盡召關中之衆以拒健，健聞而筮之，遇《泰》之《臨》。健曰：“小往大來，吉亨。昔往東而小，今還西而大，吉孰大焉。諸君知不？此則漢祖屠秦之機也。”健長驅至長安，杜洪奔司竹，健遂入都。

手說：“如果不能獲捷，你死在河北，我死在河南，不到黄泉，不相見面。”渡過河後，焚燒了浮橋，自己統率大衆，接着苻雄進軍。杜洪派遣將軍張光在潼關抵抗苻健，苻雄打敗了張光。杜洪召集關中全部的兵卒抵抗苻健，苻健聽說後筮占了一番，抽中了《泰》卦的《臨》爻。苻健說：“小往大來，吉利順暢。以前往東而小，今朝回西而大，吉利是最大的了。諸位知道嗎？這是漢高祖消滅秦的機運啊。”苻健長驅直入長安，杜洪逃奔到司竹，苻健於是進入長安并定都於此。

建國十四年，乃僭稱天王，號年皇始，國號大秦，置百官。健尋自稱皇帝。桓温率衆伐長安，次于灞上。健弟雄擊温，破之，温乃引衆東走。健遣其太子萇追温，比至潼關，九敗之，萇亦爲流矢所中死。關中大飢，蝗虫生於華澤，西至隴山，百草皆盡，牛馬至相噉毛，虎狼食人，行路斷絶。十八年，健死，子生僭立。

建國十四年，苻健就僭僞稱天王，定年號爲皇始，國號爲大秦，設置政府百官。苻健不久自稱皇帝。桓温率兵北伐長安，駐軍在灞上。苻健的弟弟苻雄攻打桓温，大敗桓温，桓温於是引領衆兵向東逃走。苻健派他的太子苻萇追擊桓温，到了潼關時，九次被打敗，苻萇也被流箭射中而死。關中發生大饑荒，華澤出現蝗蟲，西至隴山，百草都被吃盡，牛馬互相噬咬皮毛，虎狼吃人，路上行人斷絶。建國十八年，苻健去世，兒子苻生繼位僭立。

苻生

生，字長生，健之第三子也。幼而粗暴，昏酒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一目，年七歲，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驚，鞭之，生曰：“性耐刀矟，不堪鞭捶。”洪曰：“汝爲爾不已，吾將以汝爲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洪懼，跣而掩其口。謂健曰：“此兒狂悖，宜早除之，不然，長大必破人家。”健將殺之，雄止之曰：“兒長成自當修改，何至便如此。”健乃止。及長，力舉千鈞，雄勇好殺，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絶一時。初，健之長子死，生母强氏意在少子柳，健以讖有“三羊五眼”之言，故立之。

苻生，字長生，是苻健的第三個兒子。幼年就粗率暴虐，嗜酒而無賴，祖父苻洪非常討厭他。苻生少了一隻眼睛，七歲時，苻洪逗他玩，問侍者說：“我聽說瞎兒衹有一隻眼流淚，你們相信嗎？”侍者說：“是的。”苻生生氣了，拔出佩刀自己朝瞎眼刺得出血，說：“這也是一隻眼在流淚！”苻洪大驚，用鞭子抽打他，苻生說：“我生性忍得住刀矛，受不了鞭撻。”苻洪說：“你再這樣下去的話，我就把你當成奴隸。”苻生說：“我還不如石勒哩。”苻洪害怕了，赤着脚跳過去掩堵他的嘴。苻洪對苻健說：“這孩子狂妄悖逆，應早點把他除掉，不然，長大後肯定會破敗家業。”苻健打算殺了他，苻雄止住他，說：“孩子長大後自然會修養改正，何至於就這樣下手要他的命呢？”苻健便住了手。到了苻生長成人後，能力舉千鈞之重，雄强勇猛嗜殺好鬥，親手與猛獸格鬥，跑步可追上奔馬，擊、刺、射、

騎，樣樣精通，冠絶一時。當初，苻健的長子去世，苻生的母親强氏把希望放在小兒子苻柳身上，苻健因爲讖文中有“三羊五眼”的話，所以立苻生爲繼君。

生既僭立，號年壽光。雖在諒闇，游飲自若。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錘鉗鋸鑿，備置左右。在位未幾，后妃公卿，下至僕隸，殺五百餘人。朝饗群臣，酣飲奏樂，生親歌以和之。命其尚書令辛牢行酒，既而生怒曰：“何不强酒，猶有坐者！”引弓射牢而殺之。於是百僚大懼，無不引滿，污服失冠，生以爲樂。長安大風，或稱賊至，宫門晝閉，五日乃止。生推告賊者，刳出心胃。生舅强平切諫，生鑿其頂而殺之。虎狼大暴，從潼關至于長安，晝則斷道，夜則發屋，不食六畜，專以害人。自其元年秋，至于二年夏，虎殺七百餘人，民廢農桑，内外恟懼。其臣奏請禳災，生曰：“野獸飢則食人，飽當自止，終不累年爲患也。天將助吾行誅，以施刑教，但勿犯罪，何爲怨天。”生如阿房，遇人共妹行者，逼令爲淫，固執弗從，生怒殺之。其尚書僕射賈玄石，形貌美偉，生與妻樓上望見玄石在庭中，妻曰：“此何人也？”生曰：“汝欲得也。”乃誅玄石。生嘗夜食棗過多，至旦病，使太醫程延診脉，延曰：“陛下食棗多，無他疾也。”生曰：“嘻，汝非聖人，焉知吾食棗？”乃殺之。常從輿上溲便，輦者謂之天雨。生既眇其目，所諱者不足、不具、少無缺傷殘毁偏隻之言，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勝紀。太白犯東井，其臣奏曰：“東井，秦也，太白罰星，必有暴兵起於京師。”生曰：“星入井者，必將渴耳，何所怪乎？”初，生夢大魚食

苻生僭位以後，定年號爲壽光。雖然還在服喪期間，却游玩飲酒自若。他彎着弓弦，露着刀刃，來接見朝臣，錘子鉗子鋸子鑿子，都置備在左右。在位不長時間，上至后妃公卿，下至僕人宫隸，殺死了五百多人。朝會飲宴群臣時，酣飲奏樂，苻生親自唱歌來應和音樂。命令他的尚書令辛牢行酒，然後苻生發怒道：“爲何不强勸大家飲酒，還有人乾坐着！”就拉弓把辛牢射死了。於是百官大爲恐懼，無不倒得滿滿的，喝得污了衣服丢失了冠冕，苻生以此感到快樂。長安颳大風，有人説賊兵來了，宫門大白天也關了起來，五天纔停止。苻生查出揚言賊來了的人，刳出他的心和胃。苻生的舅舅强平激烈規諫他，苻生鑿穿他的頭頂殺死了他。虎狼大肆暴虐，從潼關到長安，白天則路上攔道，夜晚則爬上屋子，不吃六畜，專門咬人。自壽光元年秋天起，到第二年夏，虎咬死七百多人，民衆荒廢了農桑，朝廷内外恐懼。他的臣下奏請禳消災禍，苻生説：“野獸飢餓了纔吃人，吃飽了自然會停止，又不會是每年都爲禍患。老天將幫助我施行誅殺，落實刑罰之教，衹要不犯罪，爲何要去怨天。”苻生去阿房，遇見一人與其妹妹同行，就逼迫他奸淫妹妹，他們堅决不從，苻生就一怒而殺死了他倆。他的尚書僕射賈玄石，形貌俊美魁偉，苻生與妻子在樓上望見玄石在庭院中，妻子問道：“這是什麽人呀？”苻生説：“你是想得到他。”便誅殺了玄石。苻生曾在某夜吃棗過多，到天亮時病了，叫太醫程延給自己診斷把脉，程延説：“陛下吃棗多了，没有别的疾病。”苻生説：“噫，你又不是聖人，怎能知道我吃了棗？”就殺了他。他經常在車輿上撒尿，抬輦者稱之爲天雨。苻生已少了一隻眼，他所忌諱的不足、不具、少、無、缺、傷、殘、毁、偏、隻等字眼，都不能説，他的身邊之人忤犯這一旨意而處死的，不可勝數。太白星犯東井座，他的臣下奏道：“東井，

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便爲王女爲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是月，生以謠夢之故，誅太師魚遵父子一十八人。東海，苻堅封也，時爲龍驤將軍，宅在洛門之東。又謠曰：“百里望空城，鬱鬱何青青。瞎人不知法，仰不見天星。”於是悉壞諸空城以禳之。“法”，是苻法也。

是秦地，太白，是罰星，必定有暴兵在京師發起。”苻生說：“星星進井，必定是渴了而已，又有何奇怪的呢？”當初，苻生夢見大魚吃蒲草，又長安傳播謠諺：“東海大魚化爲龍，男便爲王女爲公。要問在何處？洛門東。”這個月内，苻生因謠諺和夢見的緣故，誅殺了太師魚遵父子等十八個人。東海，是苻堅的封邑號，當時任龍驤將軍，家宅就在洛門以東。又有謠諺唱道：“百里望空城，鬱鬱何青青。瞎人不知法，仰不見天星。”於是他把所有的空城都毁掉以消除災異之徵。“法”，就是苻法。

生耽湎於酒，無復晝夜。其臣朝謁，漏盡請見，生曰：“日知盡乎？須待飲訖。”因醉問左右曰：“吾統天下已來，汝等何所聞乎？”或對曰：“聖明宰世，子育百姓，罰必有罪，賞必有功，天下唯歌太平，未聞有怨。”生曰：“汝媚吾也。”引而斬之。他日，又問，或對曰：“陛下刑罰微過。”生曰：“汝謗吾也。”亦殺之。使宫人與男女裸交於殿前，引群臣臨而觀之。或生剥牛羊驢馬，活爓鷄豚鵝鴨，數十爲群，放之殿下。剥人面皮，令其歌舞。勳舊親戚，殺害略盡，王公在者以疾告歸，得度一日如過十年。至於截脛刳胎、拉脅鋸頸者，動有千數。生夜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旦而侍婢以告，法與弟堅率壯士數百人入雲龍門，宿衛者皆捨仗歸堅。廢生爲越王，俄而殺之。

苻生沉湎於酒，不論晝夜。他的臣下朝拜謁見，在漏盡時請見，苻生說：“日知道盡嗎？必須等我飲完再説。”他酒醉時問左右之人：“吾統治天下以來，你們聽到些什麽嗎？”有人答對道：“聖明天子主宰世間，哺育百姓，懲罰肯定是有罪的，獎賞肯定是有功的，天下祇聽歌頌太平，未聽到有怨聲。”苻生說：“你是諛媚我。”拉出去殺了。又一天，又問這個話，有人答對道：“陛下的刑罰略微有些過了。”苻生說：“你是在誹謗我。”也殺了他。他讓宫人與男人女人裸體在殿前性交，他帶領群臣到現場觀看。他又生剥牛羊驢馬，活烹鷄豚鵝鴨，數十隻爲一群，放在殿下。他剥下人的臉皮，還命令他唱歌跳舞。他的功臣舊友親戚，都幾乎被他殺盡，還活着的王公都稱病告歸，能够度過一日就像過了十年。至於他截斷腿脛刳刺胎兒，拉脱膀子鋸下頸項者，就快有上千人了。苻生夜晚對侍候的婢女說：“阿法兄弟，也不可相信，明天就會除掉他。”天亮後婢女告知了苻法，苻法與弟弟苻堅率領壯士數百人進入雲龍門，宿衛的將士都丢下兵器降歸苻堅。把苻生廢爲越王，不久就殺死了他。

苻堅

堅，字永固，一字文玉，雄第二子也。既殺苻生，以位讓其兄清河王法，法固以推堅。於是去皇帝之號，僭稱天王，號年永興。以法爲丞相、東海公，尋以疑忌殺之。改年爲甘露，時建國二十二年也。堅從弟晋公

苻堅，字永固，又字文玉，是苻雄的第二個兒子。苻堅殺了苻生後，把皇位讓給了他的兄長清河王苻法，苻法不肯，堅決地推立苻堅。於是苻堅免去皇帝稱號，自稱天王，定年號爲永興。授予苻法爲丞相、東海公，不久因猜忌他而把他殺掉。改年號爲甘露，當時是建國二十二

柳反於蒲坂，魏公庾反於陝，燕公武反於安定，堅弟趙公雙反於上邽，皆討平之。慕容垂奔於堅，王猛勸堅殺之，堅不從。

年。苻堅的堂弟晉公苻柳在蒲坂反叛，魏公苻庾在陝州反叛，燕公苻武在安定反叛，苻堅的弟弟趙公苻雙在上邽反叛，都被討伐平定。慕容垂兵敗投奔苻堅，王猛勸苻堅把他殺掉，苻堅沒有聽從。

三十八年，改爲建元。堅遣使牛恬朝貢。使尚書令王猛伐鄴，堅親率大衆以繼之。克鄴，擒慕容暐。堅使其右將軍楊安攻克漢中，仍平蜀；又遣其武衛將軍苟萇西伐凉州，降張天錫；遣其子長樂公丕攻克襄陽。堅觀其史書，見母苟氏通李威之事，慚怒，乃焚其書。

建國三十八年，改年號爲建元。苻堅派遣使者牛恬前來朝貢。派尚書令王猛征伐鄴城，苻堅親率大軍作爲後續。攻克鄴城，生擒慕容暐。苻堅派他的右將軍楊安攻克漢中，接着平定蜀地；又派遣他的武衛將軍苟萇向西討伐凉州，降服了張天錫；派遣他的兒子長樂公苻丕攻克襄陽。苻堅觀看史書時，見到其中記載了母親苟氏與李威私通之事，感到羞慚和惱怒，就把書燒掉了。

堅南伐司馬昌明，戎卒六十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旗鼓相望。堅至項城，凉州兵始達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于汝潁。堅弟陽平公融攻壽春，克之。融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俘，但懼越逸，宜速進軍。"堅大悦，捨大軍于項城，輕騎八千，兼道赴之。堅與融登城，望昌明將謝石軍，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勁敵也，何謂少乎!"憮然有懼色。謝石欲戰，苻融陳逼肥水，石遣使謂融曰："君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也?"融於是麾軍却陳，欲因其濟，覆而取之。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融馬倒見殺，軍遂大敗。謝石乘勝追擊，至于青岡，死者相枕。堅單騎遁還淮北。初，謡言曰："堅不出項。"群臣勸堅停項，爲六軍聲鎮，堅不從。諸軍悉潰，唯其冠軍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收集離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

苻堅南下討伐司馬昌明，發動步兵六十萬，騎兵二十七萬，軍隊前後排成千里的陣形，旗鼓相望。苻堅來到項城，從凉州出發的軍隊纔到達咸陽，蜀地、漢中的軍隊，順水路而下，幽州、冀州的軍隊，也進發到了彭城，從東到西萬里之地，水路陸路同時進發，運送糧草的船隻數以萬計，從黄河進入石門，抵達汝水、潁水。苻堅的弟弟陽平公苻融進攻壽春，并占領了它。苻融派使者馳馬報告苻堅説："敵軍人少容易俘獲，衹是怕他們突圍逃跑，應當加速進攻。"苻堅大喜，就將大部隊留在項城，親自率領八千輕騎，日夜兼程趕赴前綫。苻堅與苻融一道登上城樓，望見晉將謝石統領的軍隊，又看見八公山上的草木，全都像是人形，苻堅回頭對苻融説："這也是一支强勁的軍隊啊，怎麼説他們的人數很少呢?"頓時茫然自失，面有懼色。謝石想要迎戰，苻融就緊靠肥水布陣，阻擋晉軍，謝石派使者對苻融説："您若把軍隊稍稍後退，令雙方將士去廝殺作戰，我與您騎着馬緩緩行慢慢看，不是很美妙麽?"苻融於是就指揮軍隊向後退却，想乘晉軍在渡河之時，回師殺過去將其打敗。然而軍隊退却就奔潰，制止不住了。苻融的馬倒地而被殺，軍隊大敗而逃。謝石乘勝追擊，來到青岡，苻堅之軍死者甚多，尸首互相堆枕。苻堅單身騎馬逃回淮北。當初，有歌謡説："苻堅出不了項城。"群臣都勸説苻堅停留在項城，作爲六軍的

聲鎮，苻堅不聽從。諸軍全部潰敗，惟獨他的冠軍將軍慕容垂的一支軍隊得以保全，苻堅率一千多騎兵投赴慕容垂軍中。一路收容集聚逃離潰散的士卒，待到了洛陽之後，部衆達到了十餘萬人。

行未及關，垂有貳志，説堅請巡撫燕代，并求拜墓，許之。垂遂殺堅驍騎將軍石越、鎮軍將軍毛當，引丁零之衆攻堅子長樂公丕於鄴。慕容泓、冲起兵華澤，堅遣子叡、暉前後擊泓，爲泓所敗。長安鬼夜哭三旬。冲又擊殺堅將姜宇於灞上，遂屯阿房，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嘆曰："此虜何從而出？其强若斯！"大言責冲曰："爾輩群奴，正可牧牛羊，何爲送死！"冲曰："奴則奴矣，既厭奴苦，取爾見代。"堅遣使送錦袍一領遺冲，使者稱有詔："古人兵交，使在其間。卿遠來草創，得無勞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懷。朕於卿恩分如何，而於一朝忽爲此變？"冲命詹事答之，亦稱皇太弟有令："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便可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寬貸苻氏，以酬曩好，終不使既往之事，獨美於前。"堅大怒曰："朕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於此！"

行軍尚未到達潼關，慕容垂有背叛之意，勸説苻堅請求讓他巡撫燕、代等地，并要求批准他上墳掃墓，苻堅同意了。慕容垂就殺死苻堅的驍騎將軍石越和鎮軍將軍毛當，引導丁零的部衆在鄴城攻打苻堅的兒子長樂公苻丕。慕容泓、慕容冲也在華澤起兵，苻堅派兩個兒子苻叡和苻暉前後夾擊慕容泓，被慕容泓打敗。長安有鬼在夜晚哭泣，整整持續了三十天。慕容冲又在灞上進擊，殺死了苻堅的部將姜宇，於是屯兵阿房，進逼長安。苻堅登上城樓觀察敵軍，嘆息道："這股虜賊是從哪裏鑽出來的？陣容竟如此强大！"他大聲責駡慕容冲："你們這群奴才，都是放牧的牛羊，爲什麽要來送死！"慕容冲道："奴才就是奴才吧，我們早已厭煩了奴才之苦，現在就要除掉你而代之。"苻堅派遣使者把一領錦袍贈送給慕容冲，使者稱苻堅有詔令道："自古以來兩家交兵，使者往返其間。你遠道而來初次交戰，難道不覺得辛勞嗎？現在送你錦袍一領，以表示我對你的關懷。我對你的恩惠到底如何，而你爲何要在一朝之間忽然作出叛變的舉動來？"慕容冲叫他的詹事答話，也自稱是皇太弟有令："我如今是志在取得天下，難道會看得起一件錦袍這樣的小恩惠嗎。如果你還懂得天命，就應當君臣一起束手就擒，早早交出皇帝之位。我自然會寬恕你苻氏之人，以回報你昔日的友善，終究不能把早已過去的事情，拿到現在來特加贊美。"苻堅聽罷大怒，説："我没有采納王景略和陽平公的意見，致使慕容氏竟敢如此猖狂！"

長安大飢，人民相食。姚萇叛於北地，與冲連和，合攻長安。有群烏數萬，鳴於長安城上，其聲甚悲，占者以爲不終年，有甲兵入城之象。每夜有人周城大呼曰："楊定健兒應屬我，宫殿臺觀應坐我，父子同出不共

長安城大鬧饑荒，百姓互相以人爲食。姚萇在北地反叛，與慕容冲聯合，合攻長安。當時有數以萬計的烏鴉群，在長安城上空鳴叫不停，聲音十分悲哀，占卜的人認爲不到年終就有甲兵入城的徵象。每天夜裏有人圍繞城墻大聲呼喊道："楊定健兒應屬我，宫殿樓臺應坐我，父子同出

汝。"旦遣尋求，不見人迹。先是，又謡曰："堅入五將山長得。"堅大信之，告其太子永道曰："天或導予，脱如謡言。留汝兼總戎政，勿與賊争利。吾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天其或者正訓予也。"遣其衛將軍楊定擊冲於城西，爲冲所擒。堅彌懼，付永道以後事，率騎數百出如五將，宣告州郡，期救長安。月餘，永道尋將母妻、宗室、男女數千騎出奔武都，遂假道入司馬昌明。慕容冲入據長安。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其將吴忠圍之。堅衆奔散，獨左右十數人，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兵至，執堅及其夫人張氏與少女寶錦，送詣姚萇。萇囚之，將害焉。堅自以平生遇萇厚，忿之，厲聲大駡，謂張氏曰："豈令羌奴辱吾兒！"於是殺寶錦。姚萇乃縊堅於新平佛寺。永道既奔昌明，處之江州，桓玄以爲梁州刺史，後爲劉裕所誅。永道名犯高祖廟諱。

不共汝。"天亮以後四處尋找，却不見人影。起初，又有謡諺説："苻堅進入五將山能得以長久。"苻堅非常相信，告訴太子永道説："也許是老天引導我，正像謡諺所説的那樣。現在把你留下總領軍事和政務，不要同賊寇争一時之利。我立即去隴地徵集兵馬，運送糧草供給你。上天或許正在訓導我哩！"派遣他的衛將軍楊定在城西打慕容冲，被慕容冲擒獲。苻堅更加害怕，向永道交代後事，然後率領數百騎兵到五將山，宣示各州郡，聚積力量以期救援長安。一個月後，苻永道隨即帶着母親妻子、宗室男女和數千騎兵開出城外，奔向武都，借道投奔司馬昌明。慕容冲進入占領了長安。苻堅到了五將山，姚萇派遣部將吴忠包圍他。苻堅的部衆逃跑潰散，祇剩下左右的十幾個人，他神色自若，坐着等待敵軍的到來，召主管御膳的宰人進呈飲食。不一會兒敵兵來到，捉拿了苻堅及其夫人張氏與小女兒寶錦，送到了姚萇那裏。姚萇把他們囚禁起來，準備殺掉他們。苻堅自以爲平素對待姚萇不薄，見他這樣做感到忿怒，厲聲大駡，對張氏説："怎能讓羌奴污辱我的女兒！"於是殺死了寶錦。姚萇就把苻堅縊死在新平佛寺中。永道投向司馬昌明後，被安置在江州，桓玄任命他爲梁州刺史，後來被劉裕誅殺。永道的名字觸犯高祖皇帝的廟諱。

苻丕

堅子丕，字永叙。堅以爲征東將軍、冀州牧，封長樂公，鎮鄴。爲慕容垂圍逼，丕乃去鄴，率男女六萬餘口進如潞川。堅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丕入據晋陽。堅既爲姚萇所殺，太祖九年，丕乃僭稱尊號，改年太安。先是，王猛子幽州刺史永亦率衆赴之，丕以永爲司徒、録尚書事，張蚝爲司空，王騰爲司隸，傳檄遠近，率多應之。

丕留王騰守晋陽，楊輔守壺關，率衆四萬，進據平陽，將討姚萇。而慕容永請假道東歸，丕弗許，怒曰：

苻堅的兒子苻丕，字永叙。苻堅以他爲征東將軍、冀州牧，封長樂公，鎮守鄴都。被慕容垂包圍進逼，苻丕就離開鄴都，率領男女六萬多人進發到潞川。苻堅的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接苻丕進占晋陽。苻堅被姚萇殺死以後，太祖九年，苻丕就僭僞稱帝，改年號爲太安。在此以前，王猛之子幽州刺史王永也率領部衆趕赴救援，苻丕任命王永爲司徒、録尚書事，以張蚝爲司空，王騰爲司隸校尉，向遠近各地傳送檄文，各地大多率衆響應。

苻丕留下王騰守住晋陽，楊輔防守壺關，率領四萬人馬，進占平陽，準備討伐姚萇。但慕容永請求借道回到東部，苻丕不允許，大怒地説：

"永乃我之馬將，首亂京畿，禍傾社稷，承凶繼逆，方請逃歸。是而可忍，孰不可恕！"使其丞相王永討之，戰于襄陵，永大敗，死之。丕衆離散，率騎數千南奔東垣，爲司馬昌明將馮該所殺。

"慕容永是我的馬將，帶頭亂我京畿，禍害傾覆社稷，繼承凶惡叛逆，還想請求逃回去。是可忍，孰不可忍！"派他的丞相王永討伐他，在襄陵交戰，王永大敗，死於戰場，苻丕的部衆奔潰逃散，率領數千騎兵投奔東垣，被司馬昌明的部將馮該所殺。

苻登

丕族子登，字文高，粗險不修細行，故堅弗之奇也。長而折節，頗覽書傳。堅以爲長安令，坐事黜爲狄道長。

苻丕的族子苻登，字文高，粗鄙陰險不修小節，所以苻堅不把他放在眼裏。長大後改變平素志行發奮，讀了不少書傳。苻堅任命他爲長安令，犯罪被降黜爲狄道長。

及關中起兵，奔於枹罕。群氐殺河州牧毛興，推衛平爲安西將軍、河州刺史，平以登爲長史。既而，枹罕諸氐以衛平年老，議欲廢之，而憚其宗强，連日不决。氐有啖青者，謂諸將曰："大事宜定，東討姚萇，不可猶豫，一旦事發，返爲人害。諸君但請衛公會集衆將，青爲諸君决之。"衆咸以爲然，因大饗。青抽劍而前曰："衛公朽耄，不足以成大事。狄道長苻登，雖王室疏屬，請共立之。"於是推登爲使持節、都督隴右征羌諸軍事、撫軍大將軍、雍河二州牧、略陽公，率衆五萬東下隴，據南安，馳使請命。丕以登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餘因其所稱而授之。

關中起兵以後，他跑到枹罕。氐族人殺死河州牧毛興，推舉衛平爲安西將軍、河州刺史，衛平任命苻登爲長史。之後，枹罕的氐族人因爲衛平年紀已老，計議想廢掉他，但害怕他的宗族强盛，所以多日不能够决定。氐人中有個叫啖青的人，對諸將説："大事應該决定下來，向東討伐姚萇，不可猶豫，一旦事情敗露了，反而被别人所害。諸位衹管請求衛公集合衆將，我啖青替諸君决定。"大家都認爲他説的對，於是舉行大酒會。啖青抽出劍走上前説道："衛公老朽，不足以辦成大事。狄道長苻登，雖然是王室的疏遠的親屬，但請大家共同推立他爲主。"於是推舉苻登爲使持節、都督隴右征羌諸軍事、撫軍大將軍、雍河二州牧、略陽公，率領部衆五萬人下到隴右，占據南安，馳馬到苻丕處請求任命。苻丕任苻登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其他原有的官稱也全認同授予他。

後與姚萇戰于胡奴阜，大破之。丕死，登國元年，登僭稱尊號於隴東，號年太初，置百官。立堅神主於軍中，載以輜軿，羽葆青蓋，建黄旗，虎賁之士三百人以衛之，每戰必告。繕甲治兵，引師而東，皆刻鉾鎧爲"死休"字，示以戰死爲志。每戰，以長矛鉤刃爲方圓大陳，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爲戰，所向無前。登每圍萇營，四面大哭，哀聲動人，大呼曰："殺君賊姚萇，出來！

後來與姚萇在胡奴阜交戰，大破姚軍。苻丕死後，即登國元年，苻登在隴東僭僞稱帝，改年號爲太初，設置百官機構。在軍中設立苻堅的神主牌位，用輜軿裝載，夾以羽葆青蓋，建舉黄旗，用三百名虎賁護衛，每次打仗都要在苻堅的牌位前禱告。他修整甲兵，引領軍隊向東進兵，鎧甲上全部刻上"死休"二字，以示决戰到死的志向。每次打仗，以長矛鉤刀爲方圓大陣，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所以人自爲戰，所向無前。苻登每次包圍姚萇的兵營，就四面大哭，哀聲感人，大聲呼喊："殺害我君的賊人姚萇，出來！

吾與爾决。何爲枉害無辜！”萇懼而不應。

登進攻安定，萇襲其輜重，獲登妻毛氏，將妻之，毛氏哭罵，萇殺之。登聞姚萇死，喜曰：“姚興小兒，吾將折杖以笞之。”乃盡衆而東，以趣廢橋。興將尹緯據橋待之，争水不得，爲緯所敗，奔於平凉，入馬毛山。姚興攻之，登戰死。

子崇，奔於湟中。僭稱尊號，改年延初。尋爲乞伏乾歸所殺。

姚萇 姚弋仲

羌姚萇，字景茂，出於南安赤亭，燒當之後也。祖柯回，助魏將絆姜維於沓中，以功假綏戎校尉、西羌都督。父弋仲，晋永嘉之亂，東徙榆眉。劉曜以弋仲爲平西將軍、平襄公。烈帝之五年，弋仲率部衆隨石虎遷于清河之灄頭，勒以弋仲爲奮武將軍，封襄平公。昭成時，弋仲死，子襄代，屯於譙城。慕容儁以襄爲豫州刺史、丹陽公，進屯淮南，自稱大將軍、大單于。爲司馬聃將桓温所敗，奔於河東。後爲苻眉所殺。

弋仲有子四十二人，萇第二十四，隨兄襄征伐，襄甚奇之。襄之敗也，萇率子弟降於苻堅。從堅征伐，頻有戰功，歷寧、幽、兗三州刺史，封益都侯，邑五百户。苻堅伐司馬昌明，以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初未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竇衝進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臧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

及慕容泓起兵華澤，堅遣子衛大將軍叡討之，戰敗，爲泓所殺。時萇

我與你决戰。你爲什麽枉害無辜！”姚萇害怕不敢應聲。

苻登進兵攻打安定，姚萇偷襲他的輜重，抓獲苻登的妻子毛氏，將以她爲妻，毛氏大哭不止，姚萇就殺死她。苻登聽説姚萇死了，喜悦地説：“姚興小兒，我想折斷拐杖打他。”於是發動全部兵馬向東進兵，奔赴到廢橋。姚興的部將尹緯占據此橋等待苻登，苻登争渡水而不成功，被尹緯打敗，投奔到平凉，進入馬毛山。姚興攻打他，苻登戰死。

兒子苻崇，奔逃到湟中。僭稱皇帝，改年號爲延初。不久被乞伏乾歸殺死。

羌人姚萇，字景茂，出於南安赤亭，是燒當人的後裔。祖父柯回，曾幫助魏國的將領在沓中絆繫姜維，因功授予假綏戎校尉、西羌都督。父親弋仲，晋朝永嘉之亂爆發，他向東遷徙到榆眉。劉曜以弋仲爲平西將軍、平襄公。烈帝時期的第五年，弋仲率領部衆跟隨石虎遷移到清河的灄頭，石勒授予弋仲爲奮武將軍，封爲襄平公。昭成帝時期，弋仲死去，兒子姚襄代領其位，屯軍於譙城。慕容儁任命姚襄爲豫州刺史、封爲丹陽公，進駐淮南，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被司馬聃的部將桓温打敗，奔向河東。後來被苻眉殺掉。

弋仲有四十二個兒子，姚萇是第二十四子，跟隨兄長姚襄征戰討伐，姚襄非常賞識他。姚襄兵敗後，姚萇率領子弟向苻堅投降。跟隨苻堅征伐，頻頻立下戰功，官至寧、幽、兗三州的刺史，封爲益都侯，封邑五百户。苻堅討伐司馬昌明，授姚萇爲龍驤將軍，都督益梁州諸軍事。苻堅對姚萇説：“朕就是以龍驤將軍之職發迹建業的，龍驤的稱號，一直不給别人，今天特地授與你。山南的事情，就全交給你了。”苻堅的左將軍竇衝進諫道：“王者口無戲言，這位將領稱號不是個好徵兆，希望陛下明察。”苻堅默然不語。

慕容泓在華澤起兵以後，苻堅派兒子衛大將軍苻叡討伐他，戰敗，被慕容泓所殺。當時姚萇

爲叡司馬，懼罪奔馬牧，聚衆萬餘，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號年白雀。數月之間，衆至十餘萬，與慕容沖連和，進屯北地。苻堅出至五將山，萇執而殺之。

登國元年，僭稱皇帝，置百官，國號大秦，年曰建初，改長安曰常安。以其太子興鎮長安，自擊苻登安定，敗之。萇病，夢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後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萇乃狂言，或稱"臣"，或稱"萇"，"殺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願不枉臣"。萇死，子興襲位，秘不發喪。

是苻叡的司馬，害怕問罪逃奔到馬牧，聚合部衆一萬多人，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定年號爲白雀。數月之内，兵衆達到十幾萬人，與慕容沖聯合，進駐在北地。苻堅出城來到五將山，姚萇抓住他殺掉。

登國元年，僭僞稱皇帝，設置百官，國號爲大秦，定年號爲建初，改長安爲常安。讓他的太子姚興鎮守長安，自己率兵在安定打敗苻登。姚萇生病後，夢見苻堅帶領天官使者和數百名鬼兵，衝入營中，姚萇嚇得跑到後宮，宮人迎着姚萇刺殺鬼兵，誤中姚萇的陰部。鬼兵們相交談："正打中死處。"拔出矛後流了一石多的血。醒來後驚悸不已，於是患上陰腫病，太醫開刀刺割，出的血像夢中一樣多。姚萇就説起胡話來，要麽稱"臣"，要麽稱"萇"，要麽説"殺陛下者是我哥哥姚襄，不是臣的罪，請不要冤枉臣"。姚萇死後，兒子姚興繼位，秘不發喪。

姚興

興，字子略，萇長子也。既滅苻登，乃發喪行服，僭稱皇帝於槐里，號年皇初。天興二年，興去皇帝之號，降稱天王，號年弘始。興克洛陽，以其弟東平公紹鎮之。三年，興遣使朝貢，太祖遣謁者僕射張濟使於興。興又大破乞伏乾歸，遂入枹罕，獲鎧馬六萬匹，乾歸降於興。

姚興，字子略，是姚萇的長子。在消滅了苻登之後，纔爲父親發喪服孝，在槐里僭位稱帝，定年號爲皇初。大魏天興二年，姚興自己免去皇帝稱號，降稱天王，定年號爲弘始。姚興攻克洛陽，令他的弟弟東平公姚紹在此鎮守。天興三年，姚興遣使來朝貢，太祖派謁者僕射張濟出使姚興。姚興又大敗乞伏乾歸，於是占領了枹罕，繳獲配有鎧甲的戰馬六萬匹，乞伏乾歸向姚興投降。

太祖遣軍襲興高平公没弈于，于棄部衆，率數千騎與赫連屈孑奔於秦州。追至於瓦亭，長安震懼。興大議爲寇，其臣咸以爲不可，興不從。天興五年夏，興遣其弟義陽公平率衆四萬侵平陽，攻乾壁六十餘日，壁中衆少失井，乃陷之。六月，太祖將討平，遣毗陵王順等三軍六萬騎爲先鋒。七月，車駕親征；八月，次於永安。平募遣勇將，率精騎二百窺軍，爲太祖前鋒將長孫肥所擒，匹馬不返。平遂退走，太祖急追，及於柴

太祖派遣軍隊襲擊姚興的高平公没弈于，没弈于丟下部衆，率領數千騎兵同赫連屈孑逃奔到秦州。魏軍追擊到了瓦亭，長安城中震動恐懼。姚興想大舉寇侵魏軍，其臣下都認爲不能貿然行事，姚興不聽從。天興五年夏天，姚興派他的弟弟義陽公姚平率領四萬人馬攻打平陽，攻打乾壁有六十多天，因乾壁的守軍人少又缺乏井水，終於被攻陷。同年六月，太祖將要討伐姚平，派毗陵王托跋順等人率三軍六萬騎作爲先鋒。七月，太祖親自出征；八月，太祖之軍臨時駐扎在永安。姚平派遣勇猛的部將，率精鋭騎兵二百人前來偵察魏軍，被太祖的前鋒將領長孫肥

壁。平因守固，太祖圍之，興乃悉舉其衆救平。

太祖聞興將至，增築重圍，内以防平之出，外以距興之入。又截汾曲爲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太祖以步騎三萬餘人，渡蒙坑南四十里，逆擊興。興晨行北引，未及安營，太祖軍卒至，興衆怖擾。太祖詔毗陵王順以精騎衝擊，獲興甲騎數百，斬首千餘級。興退，南走四十餘里，太祖引還。平竟不敢出，但使人燒圍數百步而已。太祖知興氣挫，乃南絶蒙坑之口，東杜新坂之隘，守天渡，屯賈山，令平水陸路絶，將坐甲而擒之。太祖又緣汾帶岡樹柵數十里，以衛芻牧者。九月，興從汾西北下，憑壑爲壘以自固。興又將數千騎，乘西岸窺視太祖營，束柏材從汾上流下之，欲以毀橋，官軍鉤取以爲薪蒸。興還壘。太祖度其必攻西圍，乃命修塹，增廣之。至夜，興果來攻，梯短不及，棄之塹中而還。又分其衆，臨汾爲壘，叩逼水門，與平相望。太祖因截水中，興内外隔絶，士衆喪氣。於是平糧盡窘急，夜悉衆將突西南而出。興列兵汾西，舉烽鼓譟，爲平接援。太祖簡諸軍精鋭，屯汾西，固守南橋，絶塞水口。興夜聞聲，望平力戰突免；平聞外鼓，望興攻圍引接。故但叫呼，虚相應和，莫敢逼圍。平引不得出，窮迫，乃將二妾赴水而死。興安遠將軍不蒙世、揚武將軍雷重等將士四千餘人，隨平投水。太祖令泅水鉤捕，無得免者。平衆三萬餘人，皆斂手受執，擒興尚書右僕射狄伯支，越騎校尉唐小方，積弩將軍姚梁國，建忠將軍雷星、康官，北中郎

抓獲，一匹馬都未能返還。於是姚平衹好退兵逃走，太祖發兵緊追不捨，一直追到柴壁。姚平在此固守不出，太祖包圍了他，姚興就發動全部人馬前往解救姚平。

太祖聽説姚興將要到來，就命令部下加築多層防綫，對内以防止姚平突圍，對外以抵擋姚興的援兵。又攔截汾水彎曲處架起南北兩座浮橋，憑靠汾水西岸構築防圍。太祖派步、騎三萬多人，渡河到蒙坑南面四十里處，從背後襲擊姚興。姚興早上出兵向北行進，尚未來得及安營扎寨，太祖大軍突然出現，姚興的將士驚恐大亂。太祖令毗陵王托跋順率精鋭騎兵衝鋒突擊，俘虜了姚興的鐵騎數百人，斬首一千多級。姚興敗退，向南逃竄四十多里，太祖引兵撤回。姚平竟死守不敢出來，衹是派人燒掉魏軍的數百步圍子而已。太祖見姚興的鋭氣已受挫，就在南面截斷蒙坑的出口，在東面阻塞新坂的隘口，堅守天渡，屯兵賈山，使姚平水路陸路均斷絶，并讓將士披甲不卧，坐以待敵，準備擒獲姚興的部衆。太祖又令將士沿汾水一帶的山丘樹立柵欄，長達數十里，用來防衛割草放牧之人。該年九月，姚興從汾水西面北下，憑靠山壑構築堡壘用以防守。姚興又帶領數千騎兵，登上西岸窺視太祖軍營，扎成一捆捆柏木，從汾水上游漂流下來，想要撞毁魏軍架設的浮橋，魏軍就用長鈎把柏木拉撈上來，用它們燒火做飯。姚興衹得回到他的堡壘之中。太祖估計他必定會來攻打西邊的圍子，就下令修挖圍子下的壕塹，把它加寬。到了夜晚，姚興果然來進攻西圍，因爲梯子太短够不着，衹得把梯子丢棄在壕塹中撤兵而回。姚興又分出一部分軍隊，靠近汾水構築壘寨，逼攻水閘，與城内的姚平隔水相望。太祖就依恃汾水進行攔截，使姚興與姚平兩相隔絶，將士的鬥志喪失殆盡。於是，城内的姚平糧草耗盡，十分窘迫緊急，衹得乘夜晚在西南方向突圍出城。姚興在汾水西岸陳列部隊，燃起烽火，擊鼓大呼，以爲姚平接應援助。太祖從各軍中挑選組成精鋭部隊，屯駐在汾水之西，固守南邊的浮橋，斷絶阻塞水閘。姚興在晚上聽到城内突圍之聲，希望姚

將康猥，興從子伯禽已下四品將軍已上，四十餘人。興遠來赴救，自觀其窮，力不能免，舉軍悲號，震動山谷，數日不止。頻遣使請和，太祖不許，乃班師。

平能够奮戰突圍；姚平聽到城外鼓噪之聲，希望姚興能够攻破重圍接應救援。故而兩下裹衹能聽到大呼小叫，虛張聲勢地相互應和，而都不敢逼近突破包圍圈。姚平率兵突圍不成功，走投無路，就帶着兩個妾跳水而死。姚興的安遠將軍不蒙世、揚武將軍雷重等將士共四千多人，都跟着姚平跳進汾水。太祖令士卒泅水用彎鈎抓捕水中之敵，無一人得以幸免。姚平的部下三萬多人，全部束手就擒，并生擒姚興的尚書右僕射狄伯支，越騎校尉唐小方，積弩將軍姚梁國，建忠將軍雷星、康官，北中郎將康猥，姚興的侄子姚伯禽以下、四品將軍以上，共計四十多名官員。姚興遠道前來救援姚平，衹能親眼目睹姚平的徹底覆滅，而自己無計可施，一籌莫展，全軍上下悲慟呼號，聲震山谷，幾天幾夜没有止息。姚興一再派遣使者請求講和，太祖不允許，勝利班師回朝。

興還長安。有雀數萬頭，鬥於興廟，毛羽折落，多有死者，月餘乃止。識者曰："今雀鬥廟上，子孫當有爭亂者乎?"又興殿有聲如牛吼。有二狐入長安，一登興殿屋，走入宫，一入于市，求之不得。

姚興回到長安。當時有數萬隻鳥雀，在姚興的殿堂之上互相廝咬，羽毛折斷紛紛飄落，有不少被啄死，一個多月纔停止。有識之士説："現在鳥雀在廟堂上廝鬥，姚氏的子孫也可能會有爭鬥動亂吧?"另外，姚興的殿堂有像牛吼叫的聲音。有兩隻狐狸跑進長安城，一隻登上姚興的殿屋上，跑進了宫内，另一隻跑到街市上，人們四處搜尋也找不到。

先是，譙縱略有益寧之地，僭稱尊號，遣使稱蕃於興，興以縱爲蜀王，加九錫。永興三年，興遣周寶朝貢。五年，興遣使朝貢，并請進女，太宗許之。

在此以前，譙縱搶占了益寧這個地方，僭稱皇帝尊號，派遣使者向姚興稱藩臣，姚興任命譙縱爲蜀王，加賜他九錫的殊禮。永興三年，姚興派遣周寶前來朝貢。永興五年，姚興又派使者前來朝貢，并請求進獻他的女兒，太宗皇帝同意了他的請求。

興中子廣平公弼有寵，委之朝政。興疾篤，長子泓侍疾於中，弼集黨數千人，候興死，欲殺泓自立。興諸子侄外鎮者，聞之，皆起兵討弼。興疾瘳，不忍誅弼，免官而已。神瑞元年，興遣兼散騎常侍、尚書吏部郎嚴康朝貢。二年，興遣散騎常侍東武侯姚敞、尚書姚泰奉其西平公主於

姚興的當中的兒子廣平公姚弼受到寵信，把朝政委托給他。姚興病重，長子姚泓在宫中侍奉，姚弼糾集了黨羽數千人，等待姚興一死，想殺死姚泓自立爲帝。姚興的在外鎮守的其他兒子和侄子聽説此事，都起兵討伐姚弼。姚興的病痊愈以後，不忍心誅殺姚弼，衹是罷免他的官爵而已。神瑞元年，姚興派遣兼散騎常侍、尚書吏部郎嚴康前來朝貢。次年，又派遣散騎常侍東武侯

太宗，帝以后禮納之。興復以弼爲中軍大將軍，配兵三萬，屯於渭北。興又疾甚，弼遣其黨姚武伯等率衆攻端門。泓時侍疾，遣兵拒之，興力疾臨前殿，殺弼，弼黨乃散。泰常元年，興死，泓僭立。

姚敞、尚書姚泰進奉西平公主給太宗，太宗以皇后的禮遇納娶了她。姚興再次以姚弼爲中軍大將軍，分配他三萬軍隊，屯駐在渭水之北。姚興再次病危，姚弼派遣他的黨羽姚武伯等率兵攻打端門。姚泓當時在姚興身邊侍奉照顧，發兵抵抗他，姚興拖着病體來到前殿，殺死了姚弼，他的黨羽纔潰散。泰常元年，姚興死去，姚泓繼位僭立爲帝。

姚泓

泓，字元子，興之長子也。既僭位，號年永和。赫連屈孑攻泓秦州，又克安定，遂據雍城。司馬德宗將劉裕伐泓。裕遣將檀道濟至洛陽，泓弟陳留公洸以城降。泓弟太原公懿反於蒲坂，泓從弟齊公恢反於嶺北，皆舉兵伐長安。泓既有内難，裕遂長驅入關。泓戰敗，請降，送於建康市斬之。

姚泓，字元子，是姚興的長子。僭稱僞帝後，改年號爲永和。赫連屈孑攻打姚泓的秦州，又攻克安定，接着便占領了雍城。司馬德宗的大將劉裕討伐姚泓。劉裕派遣部將檀道濟來到洛陽，姚泓的弟弟陳留公姚洸舉城投降。姚泓的弟弟太原公姚懿在蒲坂反叛，姚泓的堂弟齊公姚恢在嶺北反叛，都舉兵討伐長安。姚泓有了内難，劉裕就領兵長驅入關。姚泓戰敗，請求投降，送到建康在街市被斬首。

吕光

略陽氐吕光，字世明，本出略陽。父婆樓，苻堅太尉。光年十歲，游戲好戰陳之法，爲諸兒所推。身長八尺四寸，肘有肉印。從王猛征討，稍遷破虜將軍。

略陽的氐族人吕光，字世明，祖先出自略陽。父親婆樓，是苻堅的太尉。吕光十歲時，玩游戲時喜好戰爭布陣的玩法，被其他諸孩童所推崇。他身高八尺四寸，肘部有肉印。跟隨王猛征戰討伐，逐步升遷到破虜將軍。

堅以光爲驍騎將軍，率衆七千討西域，所經諸國，莫不降附。光至龜兹，王帛純拒之，西域諸胡救帛純者，七十餘萬人。光乃結陳爲勾鎖之法，戰於城西，大破之，斬級萬餘，帛純逃走，降者三十餘國。光以駝二千餘頭，致外國珍寶及奇伎、異戲、殊禽、怪獸千有餘品，駿馬萬餘匹而還。苻堅涼州刺史梁熙遣兵拒之，光擊破熙軍，遂入姑臧。斬熙，自署護羌校尉、涼州刺史。

苻堅授予吕光爲驍騎將軍，率兵七千討伐西域，所經過的幾個國，無不投降内附。吕光到了龜兹，其國王帛純抵抗他，西域各處胡人援救帛純的，多達七十多萬人。吕光就布陣成爲勾鎖之法，在城西交戰，大破帛純，斬首一萬多級，帛純逃走，投降的有三十多個國。吕光用駱駝二千多頭，滿載着外國珍寶及奇伎、異戲、珍禽、怪獸共一千多種類，還有一萬多匹駿馬回國。苻堅的涼州刺史梁熙派兵抵拒他，吕光打敗梁熙軍隊，於是進入姑臧。斬殺了梁熙，自任護羌校尉、涼州刺史。

登國初，又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酒泉公。主簿尉祐，奸佞淺薄，光寵任之，譖誅姚皓、尹景等名士十餘人。於是遠近失

登國初年，吕光又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酒泉公。主簿尉祐，奸佞淺薄，吕光寵愛信任他，暗地裏誅殺了姚皓、尹景等十多名名士。於是遠近之人深感失望，人人懷有二

望，人懷離貳。四年，光私稱三河王，遣使朝貢。置官自丞郎已下，猶攝州事。號麟嘉元年。皇始初，光僭稱天王，置百官，改號龍飛，立子紹爲太子。遣使朝貢。光疾甚，立紹爲天王，自號太上皇帝。光死，長子纂殺紹僭立。

心。登國四年，呂光私自稱爲三河王，派遣使者來朝貢。設置了自丞郎以下的各種職官，還代兼州郡之職。改年號爲麟嘉元年。皇始元年，呂光僭位稱天王，設置百官，改年號爲龍飛，立兒子呂紹爲太子。遣使者前來朝貢。呂光病危，立呂紹爲天王，自稱太上皇帝。呂光死後，長子呂纂殺掉呂紹僭位稱王。

呂纂

纂，字永緒。既自立，號咸寧元年。纂弟大司馬洪，名犯顯祖諱，以猜忌不容，起兵攻纂，纂殺之，縱兵大掠。纂笑謂左右曰："今日之戰何如?"纂侍中房晷對曰："先帝始崩，太子以幽逼致殂；山陵甫訖，大司馬疑懼肆逆。京邑交兵，友于接刃。雖洪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義。且洪妻陛下弟婦也，洪女陛下之侄女也，奈何使小人污辱爲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因歔欷流涕。纂謝之，乃收洪妻子。

呂纂，字永緒。自己立爲君主後，改年號爲咸寧元年。呂纂的弟弟大司馬呂洪，名字觸犯了顯祖皇帝的名諱，因爲猜忌不相容，就起兵攻打呂纂，呂纂殺死他，放縱士兵大肆搶掠。呂纂笑着對身邊的人說："今天的這場戰鬥怎麽樣?"呂纂的侍中房晷答道："先帝剛剛駕崩，太子因爲幽閉逼迫致死；先帝的陵墓纔竣工，大司馬就懷疑恐懼而造反。京城中交戰動武，弟兄間白刃相接。呂洪雖然是自取滅亡，也因爲陛下没有兄弟情義。况且呂洪的妻子是陛下的弟媳，呂洪的女兒是陛下的侄女，怎能讓小人污辱成爲他們的婢妾呢? 天地神明，豈忍心見此情形!"於是歔欷流涕。呂纂連忙道歉致謝，纔收納了呂洪的妻子兒女。

纂昏虐任情，游田無度，耽荒酒色，與左右因醉馳獵於坑澗之間，或有諫者，纂皆不納。又性多猜忌，忍於殺戮。纂從弟超殺纂。纂弟緯單馬入城，超殺之而立其兄隆。

呂纂昏庸暴虐，任意胡爲，游獵無度，耽於酒色，與左右之人乘醉馳騁在坑澗之間，有人規諫，呂纂都不聽納。又生性多猜嫌疑忌，殘忍地殺戮。呂纂的堂弟呂超殺掉呂纂。呂纂的弟弟呂緯單身騎馬入城，呂超殺了他而立他的兄長呂隆。

呂隆

隆，字永基，光弟寶之子也。初，超讓位於隆，隆難之，超曰："今猶乘龍上天，豈得中下!"乃僭位，改神鼎元年。超使纂妻楊氏及侍婢數人殯纂於城西，超慮楊持珍寶出，使人搜之。楊氏責超曰："郎君兄弟手刃相圖，新婦旦夕死人，用金寶何爲!"超慚而退。楊氏國色，超將妻焉，謂其父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之，楊氏曰："大

呂隆，字永基，是呂光的弟弟呂寶的兒子。當初，呂超讓位於呂隆，呂隆感到爲難，呂超說："今天如同乘龍上天，豈能够半途下來!"於是僭位稱帝，改年號爲神鼎元年。呂超指派呂纂的妻子楊氏及侍婢數人把呂纂殯葬在城西，呂超擔心楊氏拿走珍寶，就叫人搜查她。楊氏責備呂超說："你們兄弟手足相殘，我這個新媳婦也是個早晚會死的人，要金銀財寶有何用!"呂超慚愧而退。楊氏長得天姿國色，呂超想娶她爲妻，對她的父親楊桓說："王后要是自殺，就殺掉你

人本賣女與氐，以圖富貴，一之以甚，復可使女辱於二氐乎！”乃自殺。

們楊氏全族。”楊桓以此話告訴了女兒，楊氏説：“大人原本把女兒賣給氐人，以圖謀富貴，一次就够受了，哪可使女兒再次被氐人污辱呢！”於是自殺。

沮渠蒙遜、禿髮傉檀頻來攻擊，河西之民，不得農植，穀價涌貴，斗直錢五千文，人相食，餓死者千餘口。姑臧城門晝閉，樵采路斷，民請出城，乞爲夷虜奴婢者，日有數百。隆恐沮動人情，盡坑之。於是積尸盈于衢路，户絶者十有九焉。屢爲蒙遜攻逼，乃請迎於姚興。遣齊難率衆迎之，隆遂降焉。至長安，尋復爲興所誅。

沮渠蒙遜、禿髮傉檀頻頻前來攻打襲擊，河西的人民，無法從事農桑，結果穀價騰漲，一斗值錢五千文，人吃人，餓死者有一千多口。姑臧城門在大白天緊閉，樵夫都斷絶行路，市民想出城，乞求當夷虜的奴婢之人，每天有數百名。吕隆擔心沮喪動摇了人心，就將這些人全部活埋了。於是尸體堆積得充滿了街道，十之八九的人家絶了户。屢次被蒙遜攻逼，就請迎奉姚興。派遣齊難率領衆人迎接，吕隆就投降了。到了長安，不久就被姚興誅殺。

史臣曰：夷狄不恭，作害中國，帝王之世，未曾無也。劉淵等假竊名目，狼戾爲梗，污辱神器，毒螫黎元，喪亂鴻多，一至於此。怨積禍盈，旋傾巢穴。天意其俟大人乎？

史臣曰：夷蠻狄戎不恭不敬，在中原爲害作亂，有帝王的時期，都曾有過。劉淵等人假藉盜竊君王邦國的名號，狼性暴戾作梗，污辱皇帝的神聖位置，流毒螫噬黎元百姓，喪亂如此多而大，一直搞成這步境地。怨恨積累，禍害充盈，旋即傾覆了自己的巢穴。上天之意是在等待着偉大人物的出現嗎？

魏書卷九十六

列傳第八十四

僭晉司馬叡　賨李雄

司馬叡　司馬紹

僭晉司馬叡，字景文，晉將牛金子也。初晉宣帝生大將軍、琅邪武王伷，伷生冗從僕射、琅邪恭王覲。覲妃譙國夏侯氏，字銅環，與金奸通，遂生叡，因冒姓司馬，仍爲覲子。由是自言河内温人。初爲王世子，又襲爵，拜散騎常侍，頻遷射聲、越騎校尉，左、右軍將軍。從晉惠帝幸臨漳，其叔繇爲成都王穎所殺，叡懼禍，遂走至洛，迎其母俱歸陳國。

晉朝的司馬叡，字景文，是晉朝大將牛金的兒子。當初晉宣帝生大將軍、琅邪武王司馬伷，司馬伷生冗從僕射、琅邪恭王司馬覲。司馬覲的妃子是譙國人夏侯氏，字銅環，與牛金通奸，便生下了司馬叡，因此冒姓司馬，仍舊作爲司馬覲之子。因此而自稱是河内温縣人。起初是王世子，又承襲封爵，授散騎常侍，歷任射聲校尉、越騎校尉、左軍將軍、右軍將軍。跟隨晉惠帝巡幸臨漳，他的叔父司馬繇被成都王司馬穎殺害，司馬叡害怕禍及自己，就跑到洛陽，迎接他的母親一起回陳國。

東海王越收兵下邳，假叡輔國將軍。越謀迎惠帝於長安，復假叡平東將軍、監徐州諸軍事，使鎮下邳。尋加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假節，當鎮壽春，且留下邳。及越西迎惠帝，留叡鎮後，平東府事。當還鎮江東，屬陳敏作亂，叡以兵少因留下邳。永嘉元年春，敏死，秋，叡始到建業。五年，進鎮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以會稽户二萬增封，加督揚、江、湘、交、廣五州諸軍事。六月，王彌、劉曜寇洛陽，懷帝幸平陽，晉司空荀蕃、司隸校尉荀組推叡爲盟主。於是輒改易郡縣，假置名號。江州刺史華軼、北中郎將裴憲并不從之。憲自稱鎮東將軍、都督江北

東海王司馬越在下邳收聚兵員，以司馬叡爲輔國將軍。司馬越圖謀把惠帝從長安迎回，又以司馬叡暫爲平東將軍、監理徐州諸軍事，讓他鎮守下邳。接着加授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暫持符節，本當鎮守壽春，暫且留在下邳。到了司馬越西去迎接惠帝時，就留下司馬叡鎮守後方，代理平東將軍府事務。正在遷調到江東鎮守時，遇上陳敏搞動亂，司馬叡因兵馬太少留守在下邳。永嘉元年春，陳敏死去，秋天，司馬叡纔到建業。永嘉五年，進升爲鎮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把會稽的二萬户加封給他，加授爲都督揚、江、湘、交、廣五州諸軍事。六月，王彌、劉曜侵犯洛陽，懷帝巡幸平陽，晉朝的司空荀蕃、司隸校尉荀組推立司馬叡爲盟主。於是他就改變州郡區劃，設置了僞政權的名稱。江州刺史華軼、北中郎將裴憲均不服從他。裴憲自稱鎮

五郡軍事，與軼連和。叡遣左將軍王敦、將軍甘卓、周訪等擊軼，斬之。𥙿奔于石勒。六年，叡檄四方，稱與穆帝俱討劉淵，大會平陽。

東將軍、都督江北五郡軍事，與華軼聯合。司馬叡派遣左將軍王敦、將軍甘卓、周訪等人攻打華軼，斬殺了他。裴𥙿投奔到石勒手下。元嘉六年，司馬叡傳布檄文到四面八方，聲稱與穆帝一起討伐劉淵，在平陽大會兵。

建興元年，晉愍帝以叡爲侍中、左丞相、大都督、陝東諸軍事，持節、王如故。叡改建業爲建康。七月，叡以晉室將滅，潛有他志，乃自大赦，爲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又爲丞相。叡號令不行，政刑淫虐，殺督運令史淳于伯，行刑者以刀拭柱，血流上柱二丈三尺，徑頭流下四尺五寸，其直如弦。時人怨之。

建興元年，晉愍帝任司馬叡爲侍中、左丞相、大都督、都督陝東諸軍事，持節、王爵依舊不變。司馬叡改建業爲建康。七月，司馬叡看到晉王朝即將滅亡，就暗地有另外的心思，於是他宣布大赦，任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又任丞相。司馬叡的號令落實不下去，就采用暴虐的刑罰之政，殺了督運令史淳于伯，行刑的人用刀拭擦柱子，血噴流到柱子高達二丈三尺，經過頭顱流下四尺五寸，像弦一樣筆直。當時的人們怨恨此舉。

平文帝初，叡自稱晉王，改元建武，立宗廟、社稷，置百官，立子紹爲太子。叡以晉王而祀南郊。其年，叡僭即大位，改爲大興元年。其朝廷之儀，都邑之制，皆準模王者，擬議中國。遂都於丹陽，因孫權之舊所，即《禹貢》揚州之地，去洛二千七百里。地多山水，陽鳥攸居，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所謂“島夷卉服”者也。《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藪澤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春秋時爲吴越之地。吴越僭號稱王，僻遠一隅，不聞華土。楚申公巫臣竊妻以奔，教其軍陣，然後乃知戰伐。由是晚與中國交通。俗氣輕急，不識禮教，盛飾子女以招游客，此其土風也。戰國時則并於楚。故地遠恃險，世亂則先叛，世治則後服。秦末，項羽起江南，故衡

平文帝初年，司馬叡自稱晉王，改年號爲建武，建立宗廟、社稷，設置政府百官，立兒子司馬紹爲太子。司馬叡以晉王的身份祭祀南郊。在這一年，司馬叡僭號即位，改稱年號爲大興元年。他們的朝廷禮儀制度，京都的建制，都模仿帝王，跟中原王朝相比擬。於是在丹陽建都，因爲它是孫權的舊地，即《禹貢》中所稱的揚州之地，距離洛陽二千七百里。該地多山多水，陽鳥所居住，土質爲塗泥，田賦爲下下等級，是所謂“島夷卉服”的地方。《周禮》記載，職方氏掌天下之地，分辨邦國都城郊野，并瞭解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的人民及其財産用費，還有九穀、六畜的數量品類，全面地知曉其中的利益和弊害。東南方叫揚州，它的山鎮叫會稽，它的大水域叫具區，主要河流有三江，其水面有五湖，其特産爲金錫竹箭，其人口比例爲二男五女，其畜牧適宜於鳥獸，其糧食生産宜於稻米。春秋時期是吴越的領地。吴和越僭號稱王，偏僻遥遠地居於天下一隅，没聽説過中華的領土。楚申公巫臣偷帶妻子投奔此地，教他們戰爭陣法，這裏的人民纔知道戰爭打仗。因此而很晚纔與中原有交往。民俗和風氣很輕浮急躁，不識禮制王教，隆重地裝飾其子女以招徠游客，這是該地的土俗民風。戰國時期被并於楚國。所以它

山王吴芮從百越之兵，越王無諸身率閩中之衆以從，滅秦。漢初，封芮爲長沙王，無諸爲閩越王，又封吴王濞於朱方。逆亂相尋，亟見夷滅。漢末大亂，孫權遂與劉備分據吴蜀。權阻長江，殆天地所以限内外也。叡因擾亂，跨而有之。中原冠帶呼江東之人，皆爲貉子，若狐貉類云。巴、蜀、蠻、獠、谿、俚、楚、越，鳥聲禽呼，言語不同，猴蛇魚鱉，嗜欲皆異。江山遼闊將數千里，叡羈縻而已，未能制服其民。有水田，少陸種，以罟網爲業。機巧趨利，恩義寡薄。家無藏蓄，常守饑寒。地既暑濕，多有腫泄之病，障氣毒霧，射工、沙虱、蛇虺之害，無所不有。叡割有揚、荆、梁三州之土，因其故地，分置十數州及諸郡縣，郡縣户口至有不滿百者。

地理遥遠依恃險要，世道一亂它就率先反叛，世道治理好後它纔最後臣服。秦朝末年，項羽在江南起兵，所以衡山王吴芮跟從百越之兵，越王無諸親自率領閩中人馬相從，參與滅秦的戰爭。漢朝初年，封吴芮爲長沙王，封無諸爲閩越王，又把吴王劉濞分封在朱方。這些王國或叛逆或叛亂，很快相繼被消滅。漢代末年天下大亂，孫權於是與劉備分别占據吴和蜀地。孫權有長江的阻隔，利用天然的地理位置限定了内外的格局。司馬叡乘江南紛擾戰亂之機，跨州連郡竊據了這一地區。中原地區的文明士人稱呼江東之人，都叫做貉子，比喻他們是狐貉一類的野蠻之民。巴、蜀、蠻、僚、谿、俚、楚、越，都是像禽鳥一樣的聲音語言，方言各不相同，猴蛇魚鱉，其嗜欲也不一樣。江山地域很遼闊將近數千里，司馬叡衹是羈縻此地而已，并未真正制服和統治這裏的人民。有許多水田，很少有旱地種植，人民大多以捕魚爲業。工於機巧趨競利益，薄情寡義。家庭没有儲藏積蓄，通常處於飢寒狀態。土地暑熱潮濕，此地人多有浮腫腹瀉的疾病，瘴氣毒霧，射工、沙虱、蛇虺之類的蟲害，無所不有。司馬叡割據有揚、荆、梁三州的領土，按照舊有的行政區劃，分置爲十多個州以及若干郡縣，有的郡縣户口還不足一百户。

遣使韓暢浮海來請通和。平文皇帝以其僭立江表，拒不納之。

派遣使者韓暢從海路前來請求通和。平文皇帝因爲它們在江南僭立僞政權，就拒絶不接納其要求。

是時叡大將軍王敦宗族擅勢，權重於叡，迭爲上下，了無君臣之分。叡侍中劉隗言於叡曰："王氏强大，宜漸抑損。"敦聞而惡之。惠帝時，叡改年曰永昌。王敦先鎮武昌，乃表於叡曰："劉隗前在門下，遂秉權寵。今趣進軍，指討奸孽，宜速斬隗首，以謝遠近。朝梟隗首，諸軍夕退。昔太甲不能遵明湯典，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訓，殷道復昌，賢智故有先失後得者矣。"敦又移告州郡，以沈充爲大都督，護東吴諸軍。叡乃下書

這一時期司馬叡的大將軍王敦的家族專擅政權，權力比司馬叡還要大，兩方互爲上下，完全没有君臣之分。司馬叡的侍中劉隗對司馬叡説："王氏勢力强大，應逐步加以削弱和壓抑。"王敦知道後懷恨在心。惠帝時期，司馬叡改年號爲永昌。王敦先前在武昌鎮守，就給司馬叡上表説道："劉隗前日在門下省，就掌握了權力專擅了寵信。如今進軍，指責和討伐奸孽，應迅速斬殺劉隗的首級，以向遠近之人謝罪。你們早上把劉隗梟首，我的各路兵馬晚上就退兵。古代的太甲不能够遵守湯的典制，幾乎被顛覆，幸虧采納了伊尹的訓導，殷朝纔得以重新昌盛，賢明智慧之

曰：“王敦恃寵，敢肆狂逆，方朕於太甲，欲見囚于桐宫。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當親帥六軍，以誅大逆。”叡光禄勳王含率其子瑜以輕舟棄叡，歸于武昌。叡以其司空王導爲前鋒大都督，尚書陸曄爲軍司；以廣州刺史陶侃爲江州，梁州刺史甘卓爲荆州，使其率衆掎躡敦後；以太子右率周莚率中軍三千人討沈充。敦至洌州，表尚書令刁協黨附，宜加誅戮。叡遣右將軍周札戍于石頭，札潜與敦書，許軍至爲應。敦使司馬楊朗等入于石頭。札□見敦。朗等既據石頭，叡征西將軍戴淵、鎮北將軍劉隗率衆攻之，戴淵親率士，鼓衆陵城。俄而鼓止息，朗等乘之，叡軍敗績。隗、協入見叡，叡遣其避禍，二人泣而出。隗還淮陰，後奔石勒。協奔江乘，爲敦追兵所害。叡師敗。

人所以纔能做到先失去後得益。”王敦又轉告各州郡，宣布以沈充爲大都督，護東吴諸軍。司馬叡就下詔書説：“王敦恃寵，膽敢放肆逞狂作逆，把朕比作太甲，想被他囚在桐宫。是可忍，孰不可忍！現在打算親自率領六軍，以誅滅這大逆。”司馬叡的光禄勳王含率領他的兒子王瑜乘小船逃離了司馬叡，投歸到了武昌。司馬叡以他的司空王導爲前鋒大都督，尚書陸曄爲軍司；以廣州刺史陶侃爲江州牧，梁州刺史甘卓爲荆州牧，讓他們率兵控制和追踪在王敦的後面；以太子右率周莚率中軍三千人討伐沈充。王敦到了洌州，上表告尚書令刁協黨附奸佞，應加以誅戮。司馬叡派遣右將軍周札戍守在石頭，周札偷偷給王敦寫信，答應軍隊到達後作爲他的援應。王敦讓司馬楊朗等進入到石頭。周札私下會見王敦。楊朗等人占領了石頭後，司馬叡的征西將軍戴淵、鎮北將軍劉隗率兵攻打他，戴淵親自率領士卒，擊鼓帶衆兵攻逼城池。不一會兒軍鼓止息，楊朗等人乘機反撲，司馬叡軍大敗。劉隗、刁協入宫進見司馬叡，司馬叡把他們派遣出去以逃避戰禍，二人哭泣而出。劉隗回到淮陰，後來投奔了石勒。刁協投奔江乘，被王敦的追兵殺害。司馬叡的軍隊失敗。

敦自爲丞相，武昌郡公，邑萬户，朝事大小皆關諮之。敦收戴淵及叡尚書左僕射周顗，并斬于石頭，皆叡朝之望也。於是改易百官及諸州鎮，其餘轉徙黜免者過百數，或朝行暮改，或百日半年。敦所寵沈充、錢鳳等所言必用，所譖必死。敦將還武昌，其長史謝鯤曰：“公不朝，懼天下私議。”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入覲，主上側席待公，遲得相見，宫省穆然，必無不虞之慮。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何損朝廷！”遂不朝而去。敦召安南將軍甘卓，轉譙王承爲軍司，并不從。敦遣從母弟南蠻校尉魏乂率江夏太守李恒攻承於臨

王敦自封丞相，武昌郡公，食邑一萬户，朝廷的大小事情都要由他過問决定。王敦收捕了戴淵以及司馬叡的尚書左僕射周顗，一并在石頭處斬，他們都是司馬叡朝廷的有名望之士。於是改革百官以及各州鎮，其他的調動遷徙降黜罷免的超過百人，要麽朝實行而暮改變，要麽衹施行百日或半年。王敦所寵愛的沈充、錢鳳等人的進言必定被采用，所誣陷的人必定被處死。王敦打算回到武昌，他的長史謝鯤説：“您不在朝，恐怕天下人會私下有議論。”王敦説：“您能够保證没有變故嗎？”謝鯤答道：“我謝鯤近來入宫進見，主上以禮待公，遲一些得以相見，宫廷中肅然静穆，必定没有不安全的憂慮。王公如果入朝，我謝鯤請求跟隨侍奉。”王敦説：“正要再殺掉你們這類的幾百人，又對朝廷有何損害！”於是不上朝離去了。王敦召見安南將軍甘卓，又調任譙王

湘，旬日城陷，執承送于武昌。敦從弟王廙使賊迎之，害于車中。先是，王敦表疏，言旨不遜，叡以示承曰："敦言如此，豈有厭哉?"對曰："陛下不早裁之，難將作矣。"敦惡之。襄陽太守周慮襲殺甘卓。

司馬承爲軍司，均不服從。王敦派遣表弟南蠻校尉魏乂率領江夏太守李恒在臨湘攻打司馬承，十天後城池攻陷，捉住司馬承送到武昌。王敦的堂弟王廙讓賊人迎接，在車中被害。在此以前，王敦上表呈疏，言詞旨意都不恭遜，司馬叡拿給司馬承看，説："王敦如此言辭，他哪會滿足呢?"司馬承答道："陛下不早解決他，災難就會發生了。"王敦痛恨他。襄陽太守周慮襲擊殺害了甘卓。

叡畏迫於敦，居常憂戚，發病而死。

司馬叡被王敦逼迫得害怕了，平常總處在憂傷悲戚之中，最後發病而死。

子紹僭立，改年曰太寧。

兒子司馬紹僭位繼立，改年號爲太寧。

王敦將篡，諷紹徵己。乃爲書曰："孤子紹頓首。天下事大，紹以眇身，弗克負荷，哀憂孔疚，如臨于谷，實賴冢宰，以濟艱難。公邁德樹勛，遐邇歸懷，任社稷之托，居總己之統，然道里長遠，江川阻深，動有介石之機，而回旋之間，固以有所喪矣。謂公宜入輔朝政，得旦夕酬諮，朝士亦僉以爲然。以公高亮忠肅，至心憂國，苟其宜然，便當以至公處之，期於静國寧民，要之括囊無咎。伏想暗同此志，願便速剋近期，以副翹企之懷。"紹恭憚於敦若此。復使兼太常應詹拜敦丞相、武昌郡公，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敦於是屯於蕪湖。敦乃轉王導爲司徒，自領揚州刺史，以兄含子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貳。敦無子，養應爲後。敦疾逾年，故召含還，欲屬以後事。是時敦令紹宿衛之兵三番休二。紹密欲襲敦，微行察敦營壘。及敦疾，紹屢遣大臣訊問起居，遷含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王敦打算篡位，就動員司馬紹徵召自己。於是寫成書信道："孤子司馬紹頓首。天下之事重大，司馬紹以渺小之身，承擔不起這麽沉重的負荷，哀傷憂慮深感疚意，如面臨深谷，實在有賴冢宰，出來度過艱難。你表現出大德樹立了功勛，遠近之人全部歸心於你，承擔社稷的重托，身居統帥的要位，然而道路遥遠，江河阻隔，假若有什麽事故發生，而兩地遥遠，輾轉之間，就已誤了不少事情。我認爲你應該入朝輔政，使我得以早晚顧問和請教，朝臣們也都認爲應該如此。以你的高風亮節和忠誠肅正，至誠之心憂慮國事，如果認爲是這樣，就應當用大公的態度看待它，以期安定國家和人民，總之囊括起來没有錯失。我想你也内心同意這一想法，希望在近期迅速啓程，以滿足我翹首盼望之情。"司馬紹對王敦就是這般的害怕。又派兼太常應詹去册授王敦爲丞相、武昌郡公，上奏可以不稱名字，入朝進見可以不趨拜，允許帶劍穿鞋上殿。王敦於是在蕪湖屯兵。王敦就調任王導爲司徒，自領揚州刺史，以兄長王含的兒子王應爲武衛將軍，以作爲自己的副手。王敦没有兒子，收養王應爲後嗣。王敦患病已超過一年，所以召王含回來，想向他囑托後事。這時王敦命令司馬紹的宿衛之兵三番輪班另二班休息。司馬紹秘密地想襲擊王敦，微服出行到王敦的營壘進行偵察。到王敦病重之時，司馬紹屢次派遣大臣去詢問他的起居情况，升任王含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敦疾甚，紹召其司徒王導、中書監庾亮、丹陽尹溫嶠、尚書卞壼密謀討之。導、嶠及右將軍卞敦共據石頭，光禄勛應詹都督朱雀桁南諸軍事，尚書令郗鑒都督從駕諸軍事，紹出次于中堂。敦聞兵起，怒，欲自將，困不能坐。召其黨錢鳳、鄧岳、周撫等率衆三萬指造建業。含謂敦曰："此事吾便當行。"於是以含爲元帥。鳳等問敦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爲天子！便盡卿兵勢，唯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初，紹謂敦已死，故敢發兵。及下詔數日，敦猶能與王導書，後自手筆曰："太真别來幾日，作如此事!"太真，溫嶠字也。紹朝見之，咸共駭懼。含等兵至，溫嶠輒燒朱雀桁以挫其鋒。紹使中軍司馬曹渾、左衛參軍陳嵩、段匹磾弟秃率壯士千人逆含等，戰于江寧，斬其前鋒將何康，殺數百人。敦聞康死，軍不獲濟，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户衰微，群從中才兼文武者皆早死，今年事去矣。"語參軍吕寶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乃復卧。使術士郭璞筮之，卦成，對曰："不能佳。"敦既疑璞勸亮、嶠等舉事，又聞卦惡，於是殺璞。

王敦垂危之際，司馬紹召集他的司徒王導、中書監庾亮、丹陽尹溫嶠、尚書卞壼等人密謀討伐王敦。王導、溫嶠以及右將軍卞敦共同占據了石頭，光禄勛應詹都督朱雀桁南諸軍事，尚書令郗鑒都督從駕諸軍事，司馬紹出宫停駐在中堂。王敦獲知起兵後，大怒，想親自帶兵，困乏不能坐起來。召來他的黨羽錢鳳、鄧岳、周撫等人率兵三萬指向攻打建業。王含對王敦説："這事我去就可以了。"於是以王含爲元帥。錢鳳等人問王敦道："事情成功之時，天子怎麽辦?"王敦説："尚未南郊祭天，怎麽能叫他天子！衹管用你們的兵力全力猛打，衹保護住東海王和裴妃就行了。"起初，司馬紹以爲王敦已死，所以纔敢發兵。到了下詔之後數日，王敦仍然能給王導寫信，後面親筆寫道："太真分别纔幾天，就做出這樣的事！"太真，是溫嶠的字。司馬紹的朝臣見到它後，全都驚駭恐懼。王含等人的兵到了，溫嶠就放火焚燒朱雀桁以挫其鋒芒。司馬紹派中軍司馬曹渾、左衛參軍陳嵩、段匹磾和弟弟段秃率千名壯士迎戰王含，在江寧交戰，斬了他的前鋒將領何康，殺死數百人。王敦聽説何康死了，軍隊未成功，發怒道："我哥哥像個老媽子！王家門户衰微了，一大群人中有文武全才的人都早死了，今年的大事已完了！"對參軍吕寶説："我要支撑着起來指揮。"就竭力想撑着起來，由於身體困乏無力，又躺倒了。讓占卜的術士郭璞算卦，卦象形成，答道："卦不好啊。"王敦已聽説郭璞勸庾亮、溫嶠等起兵，又見卦也不吉利，於是殺死了郭璞。

敦疾轉困，語其舅羊鑒及子應曰："我亡後，應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營葬。"初敦敗叡之後，夢白犬自天而下，噬之。及疾甚，見刁協、甘卓爲祟，遂死。王應秘不發喪，裹尸以席，埋於齋中，與其將諸葛瑶等縱酒淫逸。沈充將萬餘人來會含等。充臨行，顧謂其妻曰："男兒不建豹尾，不能歸也。"紹平西將軍祖約率衆至于淮南，逐敦所置淮南太

王敦的病愈益沉重，對他的舅舅羊鑒以及兒子王應説："我死後，王應就即位，先設立朝廷百官，然後再給我營葬。"當初王敦打敗司馬叡之後，夢見白狗從天而降，噬咬他。到了病危時，見刁協、甘卓作祟，就死了。王應秘不發喪，用席子裹尸，埋在齋中，與他的將領諸葛瑶等縱酒淫逸。沈充帶領一萬多人前來與王含等人會合。沈充臨行時，回頭望着妻子説道："男子漢不建立豹尾儀仗，是不能回去的。"司馬紹的平西將軍祖約率領兵衆到了淮南，驅逐王敦所任

守任台。紹將劉遐、蘇峻濟自滿洲，含相率渡兵，應詹逆擊，大破之。周撫斬錢鳳，沈充將吳儒斬充。紹遣御史劉彝發敦瘗，斬尸，梟首朱雀桁。

命的淮南太守任台。司馬紹的部將劉遐、蘇峻從滿洲渡河，王含相繼率兵渡江，應詹迎擊，大敗王含。周撫斬殺了錢鳳，沈充的部將吳儒斬殺了沈充。司馬紹派遣御史劉彝挖掘埋王敦的墓地，斬殺他的尸首，把他的首級懸在朱雀桁。

司馬衍

紹死，子衍僭立，號年曰咸和。

司馬紹死後，兒子司馬衍繼立，其年號爲咸和。

衍歷陽太守蘇峻不順於衍，衍護軍庾亮曰："蘇峻豺狼，終爲禍亂，晁錯所謂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速而禍小，不削反遲而禍大。"乃以大司農徵之，令峻弟逸領峻部曲。徵書至，峻怒曰："庾亮專擅，欲誘殺我也。"阜陵令匡術、樂安人任讓并爲峻謀主，勸峻誅亮。乃使使推崇祖約，共討亮，約大喜。於是約命兄逖子沛國内史涣、女婿淮南太守許柳將兵會峻。峻使其黨韓光，光名犯恭宗廟諱，入姑熟，殺于湖令陶馥，殘掠而還。衍假庾亮節爲征討都督，使其右衛將軍趙胤、左將軍司馬流率衆次于慈湖。韓光晨襲流，殺之。衍以其驍騎將軍鍾雅爲前鋒監軍，假節，率舟軍拒峻。宣城内史桓彝統吏士次于蕪湖，韓光敗之，大掠宣城諸縣而還。江州刺史温嶠使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岱、鄱陽太守紀睦等以舟軍赴于建業。愆期，岱次直瀆，峻督衆二萬濟自横江，登牛渚山。愆期等邀擊不制。峻至于蔣山，衍假領軍卞壸節，率諸將陳兵。衍之將怯兵弱，爲峻所敗，卞壸及其二子、丹陽尹羊曼、黄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散騎侍郎任台等皆死，死者三千餘人。庾亮兵敗，與三弟奔于柴桑。峻遂焚衍宫，群賊突掠，百僚奔散，唯有米數石而已，無以自供。峻逼衍大赦，庾亮兄弟不在赦限。峻以祖約爲

司馬衍的歷陽太守蘇峻不順從司馬衍，司馬衍的護軍庾亮説："蘇峻是條豺狼，終將成爲禍亂，正如晁錯所謂削弱他他也反叛，不削弱他他也反叛，削弱他他反叛得迅速但禍害小，不削弱他他反叛得遲一些但禍害大。"於是以大司農的官職徵召他，命令蘇峻的弟弟蘇逸代領蘇峻的部曲。徵召的詔書到達後，蘇峻憤怒地説："庾亮專擅朝政，是想要誘殺我。"阜陵令匡術、樂安人任讓均爲蘇峻的謀士，都奉勸蘇峻誅殺庾亮，便派使者推崇祖約，共同討伐庾亮，祖約大爲高興。於是祖約命令兄長祖逖的兒子沛國内史祖涣、女婿淮南太守許柳帶領兵卒與蘇峻會合。蘇峻派他的黨羽韓光，韓光的名字觸犯了恭宗皇帝的廟諱，進入姑熟，殺了于湖縣令陶馥，掃蕩掠奪而回。司馬衍給庾亮假節爲征討都督，派他的右衛將軍趙胤、左將軍司馬流率兵駐扎在慈湖。韓光清晨襲擊司馬流，殺了他。司馬衍以他的驍騎將軍鍾雅爲前鋒監軍，假節，率領水軍抵抗蘇峻。宣城内史桓彝統領官吏士民駐守在蕪湖，韓光打敗了他們，大肆搶掠宣城諸縣後回去。江州刺史温嶠派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岱、鄱陽太守紀睦等用水軍開赴到建業。愆期和鄧岱駐扎在直瀆，蘇峻督促率領二萬士兵從横江渡過，登上牛渚山。愆期等人抗擊但制服不了。蘇峻到達蔣山，司馬衍給領軍卞壸假節，率領各位將領布列兵陣。司馬衍的將領怯懦士兵虚弱，被蘇峻打敗，卞壸及其兩個兒子、丹陽尹羊曼、黄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散騎侍郎任台等均被殺死，死亡者有三千多人。庾亮兵敗後，與他的三弟逃奔到柴桑。蘇峻於是焚燒了司馬衍的宫殿，群賊們横衝直闖，大肆劫掠，百官奔逃潰散，衹

太尉、尚書令，加侍中，自爲驃騎將軍、領軍將軍、録尚書事。於是建業荒毁，奔投吴會者十八九。

有數石米而已，無法自供謀生。蘇峻逼迫司馬衍大赦，但庾亮兄弟不在大赦的範圍内。蘇峻以祖約爲太尉、尚書令，加侍中，自己爲驃騎將軍、領軍將軍、録尚書事。於是建業城荒凉毁廢，逃奔到吴會的人有十分之八九。

温嶠聞之，移告征鎮州郡。庾亮至盆口，嶠分兵配給。又招衍荆州刺史陶侃欲共討峻。侃不從，曰："吾疆埸外將，本非顧命大臣，今日之事，所不敢當。"時侃子爲峻所害，嶠復喻侃曰："蘇峻遂得志，四海雖廣，公寧有容足地乎？賢子越騎酷没，天下爲公痛心，況慈父之情哉！"侃乃許之。

温嶠得知這些後，宣布告示於兵鎮州郡。庾亮來到盆口，温嶠分出兵馬裝備供給他。又招集司馬衍的荆州刺史陶侃想共同討伐蘇峻。陶侃不願意，説："我是疆埸的外將，本不是受遺命的大臣，今日的事情，我是不敢當的。"當時陶侃的兒子被蘇峻殺害，温嶠再次説服陶侃説："蘇峻要是得了志，天下雖然廣闊，難道還有您的容身之地嗎？您賢良的兒子越騎校尉悲慘地死去了，天下人都爲您痛心，況且慈父的心情呢！"陶侃這纔答應了。

蘇峻屯於于湖。衍母庾氏憂怖而死。蘇峻聞兵起，自姑熟還建業，屯于石頭。使其黨張瑾、管商率衆拒諸軍，逼遷衍於石頭。衍哀泣升車，宫人盡哭，隨從衍者，莫不流涕。峻以倉屋爲宫，使鄉人許方爲司馬，督將兵守衛。陶侃、庾亮、温嶠率舟軍二萬至于石頭，俄引還，次于蔡洲沙門浦。庾亮守白石壘，詰朝，峻將萬餘人攻之。亮等逆擊，峻退。吴國内史庾冰率三吴之衆驟戰，不勝。瑾、商等破庾冰前軍於無錫，焚掠肆意。韓光攻宣城内史桓彝，彝率吏民力戰不勝，爲光所殺。祖約爲潁川人陳光率其屬攻之，約乃奔於歷陽。長樂人賈寧勸峻殺王導，盡誅諸大臣，峻不從，乃改計叛峻。王導使袁耽潛誘納之，謀奉衍出奔温嶠。

蘇峻屯駐在于湖。司馬衍的母親庾氏憂愁恐懼而死。蘇峻得知起兵，就從姑熟回到建業，屯駐在石頭。派他的黨羽張瑾、管商率領士卒抵禦諸軍，把司馬衍逼迫遷移到石頭。司馬衍哀傷地哭泣着上車，宫人全都哭起來，跟隨着司馬衍的人，無不流淚。蘇峻用倉庫房屋作爲宫室，派同鄉人許方爲司馬，監督和帶兵守衛。陶侃、庾亮、温嶠派水軍二萬到了石頭，不久引軍而回，停駐在蔡洲的沙門浦。庾亮防守在白石壘，到了次日早上，蘇峻帶領一萬多人來攻打他。庾亮等人迎戰，蘇峻退兵。吴國内史庾冰率三吴的人馬來聚會交戰，没有打勝。張瑾、管商等在無錫打敗了庾冰的先頭部隊，肆意地燒搶。韓光攻打宣城内史桓彝，桓彝率領官吏士民力戰不勝，被韓光殺掉。祖約被潁川人陳光率領的部屬攻打，祖約就逃奔到歷陽。長樂人賈寧奉勸蘇峻殺掉王導，盡行誅殺諸位大臣，蘇峻不同意，就改變計謀反叛蘇峻。王導讓袁耽偷偷地引誘接納他，圖謀迎奉司馬衍出來投奔温嶠。

嶠食盡，貸于陶侃。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士衆及糧食也，唯欲得老民爲主耳。今比戰皆北，良將安在？今若無食，民便欲西歸。"先是嶠慮侃不赴，故以甘言招侃。嶠乃

温嶠的糧食用盡了，向陶侃借貸。陶侃憤怒地説："你先前説不愁無人馬和糧食，祇想得到老翁我爲主子就够了。而今你每戰都被打敗，良將都到哪裏去了？今天若是没有糧食，老翁我就準備回到西邊去。"在此以前温嶠深怕陶侃不去，

卑辭謝之，且曰："今者，騎虎之勢可得下乎？賊垂滅，願公留思。"侃怒少止。其將李陽說曰："今事若不捷，雖有粟，焉得而食之。公宜割見儲，以卒大事。"乃以米五萬石供軍。

所以就用甜言蜜語來打動他。温嶠就以謙卑之辭道歉，還説："今天，騎虎之勢哪能下得來呢？賊軍即將滅亡，希望您盡點心。"陶侃的怒氣稍消。他的部將李陽勸説道："如今的事情要是不獲勝的話，即使有糧食，又哪能吃得到口呢？先生應割讓一些儲備的糧食，以完成大事。"於是把五萬石米供給軍中。

祖渙襲溢口，欲以沮温嶠之兵。渙過皖，攻譙國内史桓雲，不克，乃還。蘇峻并兵攻大業，大業水竭，皆飲糞汁。諸將謀救之，慮不能當，且欲水陸攻峻。陶侃以舟師攻石頭，温嶠、庾亮陳于白石。峻子碩以數十騎出戰，峻見碩騎，乃捨其衆，自以四馬北下突陳，陳堅乃還。軍士彭世、李千投之以矛，峻墜馬，遂梟首，臠割之，焚其骸骨。任讓及諸賊帥復立峻弟逸，求峻尸弗獲，乃發衍父母冢，剖棺焚尸。匡術率其徒據苑城以降，韓光、蘇碩等率衆攻苑，苑中飢，穀石四萬。諸將攻石頭。蘇碩及章武王世子休率勁賊孔盧、張偏等數十人擊李陽於柤浦，退走，碩等追之，庾冰司馬滕含以鋭卒自後擊之，碩、逸等震潰，奔于曲阿。含入抱衍，始得出奔温嶠之舟。

祖渙襲擊溢口，想以此來挫敗温嶠之兵。祖渙路過皖地，攻打譙國内史桓雲，未攻克下來，就回去了。蘇峻合并兵力攻打大業，大業的飲水枯竭，都飲用糞汁。諸將謀劃救援，考慮到抵擋不住，就想水陸兩路攻打蘇峻。陶侃用水軍攻打石頭，温嶠、庾亮在白石布陣。蘇峻的兒子蘇碩以數十騎出陣作戰，蘇峻見到蘇碩的騎兵，就捨棄部下，自己以四匹馬北下突出兵陣，兵陣太堅固纔回去。軍士彭世、李千用長矛投射他，蘇峻墜於馬下，於是被捉住割下首級懸挂示衆，把他的肉一片片割剮，將他的尸骨用火焚燒。任讓和諸位賊帥重新推立蘇峻的弟弟蘇逸，要求還回蘇峻的尸首未遂後，就挖開司馬衍父母的墳墓，開棺焚尸。匡術率領他的部下占據苑城來降，韓光、蘇碩等人率領衆兵攻打苑城，苑城城中饑荒，一石穀子賣四萬錢。諸位將領攻打石頭。蘇碩和章武王的世子司馬休率領强勁之賊孔盧、張偏等數十人在柤浦攻打李陽，李陽退却而逃，蘇碩等人追趕，庾冰的司馬滕含率精鋭之兵從後面發起攻擊，蘇碩、蘇逸等震驚潰退，逃奔到曲阿。滕含入宫抱着司馬衍，這纔得以逃出奔向温嶠的船上。

是時，兵破之後，宫室灰燼，議欲遷移，王導不從乃止。衍改年咸康。

這時，交戰城破之後，宫室成爲廢墟灰燼，商議着打算遷移都城，王導不同意纔作罷。司馬衍改年號爲咸康。

司馬岳

建國中，衍死。中書監庾冰廢衍子千齡，立其弟岳，改年曰建元。初岳之立，當改元，庾冰立號，而晋初已有，改作，又如之，乃爲建元。頃之，或告冰曰："子作年號，乃不視讖也。讖云：'建元之末丘山崩。'丘

建國年間，司馬衍死去。中書監庾冰廢掉司馬衍的兒子司馬千齡，推立他的弟弟司馬岳，改年號爲建元。當初司馬岳繼立時，應當改元，由庾冰確立年號，但此年號在晋初已有，於是改成另一年號，結果以前又有，後來纔定爲建元。不久，有人告訴庾冰説："先生作年號，難道不知

山，岳也。”冰瞿然，久而嘆曰：“如有吉凶，豈改易所能救乎?”遂不復改。

讖語麽? 讖語云：‘建元之末丘山崩。’丘山，就是岳字。”庾冰猛然醒悟，良久後纔嘆氣道：“如果有吉凶的話，豈是改易年號就能够挽救的?”於是不再改動。

司馬聃

岳死，庾冰欲立司馬昱。驃騎將軍何充立岳子聃，號年曰永和。聃安西將軍桓温率所統七千餘人伐蜀，拜表輒行。聃威力微弱，不能控制也。及石虎死，聃征北將軍褚裒以舟軍至下邳，西中郎將陳逵進據淮南。石遵聞裒至下邳，使其司空李農領萬餘騎逆圍督護王龕於薛，執龕送于鄴，又殺李邁。龕，裒之驍將，三軍喪氣，乃引還。陳逵聞之，震懼，焚淮南而走。

司馬岳死去，庾冰想擁立司馬昱。驃騎將軍何充擁立司馬岳之子司馬聃，改年號爲永和。司馬聃的安西將軍桓温率領所統轄的七千多人征伐蜀地，受表出發。司馬聃的威望和勢力均很微弱，不能控制他們。到了石虎死後，司馬聃的征北將軍褚裒率舟師到了下邳，西中郎將陳逵進占淮南。石遵聽説褚裒到了下邳，就派他的司空李農率領一萬多騎兵在薛城反向包圍督護王龕，抓住王龕送到鄴都，又殺掉李邁。王龕，是褚裒的猛將，於是三軍喪氣，就引軍回還。陳逵聽説後，震驚恐懼，焚燒了淮南城就逃跑了。

桓温表廢聃揚州刺史殷浩，聃憚温，乃除其名。温遂率所統諸軍步騎四萬自郢越關中至灞上。苻健與五千餘人守長安小城。是歲大儉，温軍人懸磬，健深溝堅壁，清野待温。温軍食盡，乃退，苻健遣子萇頻擊敗之。初，温次灞上，其部將振武將軍、順陽太守薛珍勸温徑進逼城，温弗從，珍以偏師獨濟，頗有所獲。温退，珍乃還，放言於衆，且矜其鋭而咎温之持重。温慚忿，殺之。聃又改年曰升平。

桓温上表廢黜司馬聃的揚州刺史殷浩，司馬聃怕桓温，就將殷浩削職爲民。桓温就率領他所統轄的各路軍隊共步兵騎兵四萬人從郢城出發經關中到達灞上。苻健和五千多人防守在長安小城。這一年大歉收，桓温的軍人頂着鐵鍋待食，苻健則堅壁清野以對付桓温。桓温的軍隊糧食吃光了，便退兵，苻健派遣兒子苻萇頻頻出擊打敗他。起初，桓温駐軍在灞上，他的部將振武將軍、順陽太守薛珍奉勸桓温直接進兵逼近城池，桓温不同意，薛珍用偏師獨自戰鬥，很有一些斬獲。桓温退兵後，薛珍纔回，在衆人面前誇耀，炫耀他自己的勇鋭又責怪桓温的保守。桓温又氣又羞，殺了他。司馬聃又改年號爲升平。

司馬丕

聃死，無子，立衍子丕，號年隆和。時謡曰：“升平不滿斗，隆和那得久。”改爲興寧，又謡曰：“雖復改興寧，亦自無聊生。”

司馬聃死後，没有兒子，立司馬衍的兒子司馬丕，定年號爲隆和。當時有民謡説：“升平不滿斗，隆和哪得久。”又改爲興寧，又有謡諺説：“雖復改興寧，亦自無聊生。”

司馬奕

丕死，弟奕立，號年曰太和。

司馬丕死後，弟弟司馬奕即位，年號太和。

桓温率衆北討慕容暐，至金鄉，鑿鉅野三百餘里以通舟軍，自清水入河。慕容垂逆擊破之，獲其資仗。温

桓温率領軍隊北上討伐慕容暐，到達金鄉，開鑿鉅野三百多里以通戰船，從清水入黄河。慕容垂迎戰擊敗了他，繳獲他的軍資兵器。桓温向

之北引也，先命西中郎將袁真及趙悦開石門，而袁真等停於梁宋，石門不通，糧竭。温自枋頭回軍，垂以步騎數萬追及襄邑，大敗温軍。

温遂歸罪袁真，除名削爵，收節傳。真子雙之等殺梁國内史朱憲，真據壽陽以叛，真諸子兄弟阻兵自守，招誘陸城戍將陳郡太守朱輔數千人。遣參軍爨亮通慕容暐，又遣使西降苻堅。真病死，輔立其嫡子瑾爲使持節、建威將軍、豫州刺史。瑾弟四五人皆領兵。暐令陳文報爨亮，且以觀變。桓温遣督護竺瑶以軍溯淮伐瑾，瑶次于肥口，屢戰。慕容暐假瑾征南將軍、揚州刺史、宣城公，瑾弟泓等皆郡守、四品將軍，朱輔亦如之。温乃伐瑾，瑾等拒戰，於是築長圍守之，城中震潰，遂平瑾。

北引進，首先命令西中郎將袁真和趙悦打開石門，但袁真等人停留在梁宋一帶，石門不通，糧食用盡。桓温從枋頭撤軍回師，慕容垂用數萬步兵騎兵追擊到襄邑，大敗桓温軍隊。

桓温就歸罪於袁真，除了他的功名削奪了他的爵位，收回了他的璽節文書。袁真的兒子雙之等殺掉梁國内史朱憲，袁真占據壽陽反叛，袁真的各個兒子兄弟都擁兵自守，招徠誘使陸城戍將陳郡太守朱輔等數千人。派遣參軍爨亮勾通慕容暐，又派使者投降西部的苻堅。袁真病死，朱輔推立他的嫡子袁瑾爲使持節、建威將軍、豫州刺史。袁瑾的弟弟四五個人都帶領軍隊。慕容暐命令陳文通報爨亮，讓他暫且觀察形勢等待變化。桓温派遣督護竺瑶率領軍隊逆流而上淮河而討伐袁瑾，竺瑶駐屯在肥口，屢次交戰。慕容暐暫命袁瑾爲征南將軍、揚州刺史、宣城公，袁瑾的弟弟袁泓等都任命爲郡守、四品將軍，朱輔也一樣。桓温於是討伐袁瑾，袁瑾等人抵抗，便修築長圍以防守，城中震驚潰散，於是平定了袁瑾。

初温任兼將相，其不臣之心，形于音氣，曾卧對親僚，撫枕而起曰："爲爾寂寂，將爲文、景所笑。"衆莫敢對。後悉衆北討，冀成陵奪之勢。及枋頭奔敗，知民望之去已，既平瑾，問中書郎郗超曰："足以雪枋頭之耻乎？"超曰："此未厭有識之情也。公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不世之勛，不足以鎮愜民望。"因説温以廢立之事。温既宿有此謀，深納超言。温自廣陵將旋鎮姑孰。至于白石，乃言其主奕少同閹人之疾，初在東海、琅邪國，親近嬖人相龍、朱靈寶等并侍卧内，而美人田氏、孟氏遂生三男。衆致疑惑，然莫能審其虚實。至是，將建儲立王，温因之以定廢立之計。遂率百僚并還朝堂。温率衆入，屯兵宫門，進坐殿庭，使督護竺瑶、散騎侍郎劉亨取奕璽綬。奕著白袷單衣，步下西堂，登犢車。群臣

當初桓温官兼將相，他的叛逆之心，形之於神色和言語口氣，曾經躺着面對官僚，撫着枕頭起身説道："老這樣默默無聞，將被文帝、景帝所耻笑。"大家都不敢應對。後來他傾全部兵馬北上討伐，期望形成凌駕奪位之勢。到了枋頭奔潰戰敗，知道民心和聲望已失去了，在平定了袁瑾以後，就向中書郎郗超問道："現在足以雪枋頭之役的耻辱了吧？"郗超説："這還滿足不了有識之士的意願。您六十歲的年齡，敗在這樣大規模的行動上，如果不建立匡世之偉業，是不足以鎮服滿足人民的願望的。"於是勸導桓温着手皇位的廢立之事。桓温早就有此圖謀，便非常同意郗超的這番話。桓温從廣陵將要回去鎮守姑孰。到了白石，就言及他的主上司馬奕小時候就有些像閹人的毛病，當初在東海、琅邪國時，他所親近的地位卑下而受寵的侍臣相龍、朱靈寶等均同時在内宫侍陪，而美人田氏、孟氏就生了三個兒子。大家感到疑惑，但誰也不能分辨其中的虚實。到這時，將要立太子封立親王，桓温就通過這些決定廢立的大計。於是率領百官一起回到朝

拜辭，皆殞涕。侍御史將百餘人，送出神虎門，入東海第。於是迎司馬昱而立之。

堂。桓温率領衆人進宫，把兵員屯駐在宫門，進宫後坐在殿廷，讓督護竺瑶、散騎侍郎劉亨去取司馬奕的璽和綬。司馬奕穿着白帽巾和單衣，步行走下西堂，登上了牛拉的犢車。群臣叩拜辭别，都流下了眼淚。侍御史帶領一百多人，送他出了神虎門，進入東海王的宅第。於是迎回司馬昱立爲皇帝。

司馬昱

昱，叡子也。昱東向流涕，拜受璽綬。昱既僭立，改年曰咸安，以温依諸葛亮故事，甲仗入殿，進丞相，其大司馬等皆如故，留鎮建業。以奕爲海西縣公。

司馬昱，是司馬叡的兒子。司馬昱向東站立流着涕淚，拜受璽綬。司馬昱僭位得立以後，改年號爲咸安，讓桓温依照諸葛亮的舊例，可以帶甲衣和兵仗入殿，進位爲丞相，他的大司馬等職務均依舊不改，留在建業鎮守。貶司馬奕爲海西縣公。

温常有大志，昱心不自安，謂中書郎郗超曰："命之修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近日事邪？"超父愔爲會稽太守，超假還東，昱謂之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衛，思患豫防，愧嘆之深，言何能喻！"又誦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因泣下。昱疾，與温書曰："吾遂委篤，足下便入，冀得相見，不謂疾患，遂至於此。今者惙然，勢不復久，且雖有詔，豈復相及。慨恨兼深，如何可言！天下艱難，而昌明幼冲眇然，非阿衡輔導之訓，當何以寧濟也？國事家計，一托於公。"

桓温常有野心，司馬昱内心感到不安，對中書郎郗超説："朕的性命長短，原本就不計較，這就該不再發生近日的事件了吧？"郗超的父親郗愔任會稽太守，郗超放假回到東邊，司馬昱對他説："跟你尊父表達我的意思，朕的家國之事，已到了這種地步。這是由於我没有好辦法匡護保衛，居安思危地加以預防，慚愧感嘆之深，不是言語所能表達和形容的！"又朗誦庾闡的詩道："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説着就哭泣流淚。司馬昱病了以後，寫信給桓温道："我有事相托，足下就入宫來，希望能够相見，没想到我的疾病，竟到這種地步。如今憂愁疲倦，看樣子活不長了。雖然有詔令，豈能趕得及呢？感嘆和遺恨都很多，讓我説些什麽呢？國家艱難，但昌明年幼孤立，没有你當宰相的人輔助教訓，又怎能够成長和辦得成事呢？國和家的一切事情，就全交給您了。"

司馬昌明

昱死，子昌明僭立。徐州小吏盧悚與其妖衆男女二百，向晨攻廣莫門，詐言海西公還，由萬春、雲龍門入殿，略取三厢及武庫甲仗。時門下軍校并假兼，在直吏士駭愕不知所爲。游擊將軍毛安之先入雲龍門討悚，中領軍桓祕、將軍殷康止車門

司馬昱死後，兒子昌明僭號繼位。徐州的小官吏盧悚與一批男女妖衆二百人，凌晨攻打廣莫門，謊稱海西公回來了，由萬春門、雲龍門入殿，攻取搶劫了三厢和武庫的甲仗。當時門下的軍校均爲臨時兼職，當值的官吏和士兵都驚愕駭怕不知所措。游擊將軍毛安之先進入雲龍門討伐盧悚，中領軍桓祕、將軍殷康從止車門進入，集

入，會兵攻之，斬五十六級，捕獲餘黨，死者數百人。前殿中監許龍與悚皆遣人至吴，詐迎弈，弈不從。

合兵力攻打盧悚，斬首五十六級，又捕獲了一批餘黨，死者有數百人。前任殿中監許龍與盧悚都派人去吴地，欺騙迎立司馬弈，司馬弈不聽從。

昌明改年曰寧康，徵温入朝，又詔温無拜。尚書謝安等於新亭見温，皆敬。温拜昱墓，得病還姑熟。温自歸寢疾，諷求備物九錫。謝安已令吏部郎袁彦伯撰策文，文成，安輒勾點，令更治改。既屢引日，乃謀於尚書僕射王彪之，彪之云："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小遲回其事。"安從之。温死。

昌明改年號爲寧康，徵召桓温入朝，又下詔桓温不必拜禮進見。尚書謝安等在新亭見桓温時，都很恭敬。桓温拜謁司馬昱之墓，得病回到姑熟。桓温自從回去後就卧病不起，委婉地提出要求給予他車馬等九種器物，以示準備當皇帝。謝安已經下令叫吏部郎袁彦伯撰寫策封文章，文章已寫好，謝安對文句進行審查修改，下令重新擬寫。拖延了幾天，就與尚書僕射王彪之相商議，彪之説："聽説桓温的病情日益加重，可能再支撑不久了，可以拖延些時間而取消這件事。"謝安聽從了。桓温死去。

苻堅遣苻雅率將王統、朱彤、楊安、姚萇步騎五萬向駱谷，伐昌明秦州刺史楊纂。纂請救於梁州刺史楊亮。亮遣參軍卜靖赴之，敗走。朱彤至梁州，亮望風奔散，於是堅遂有梁益二州。昌明上下莫不憂怖。建國三十九年，昌明改年曰太元元年。太祖七年，苻堅大舉討昌明，令其國曰："東南平定指日，當以司馬昌明爲尚書僕射，可速爲起第。"堅前後擒張天錫等皆豫築甲宅，至而居之。堅至淮南，大敗奔退。

苻堅派遣苻雅率領部將王統、朱彤、楊安、姚萇等各部五萬步兵騎兵開向駱谷，討伐昌明的秦州刺史楊纂。楊纂向梁州刺史楊亮求救。楊亮派他的參軍卜靖赴援，兵敗而逃走。朱彤來到梁州，楊亮望風披靡，於是苻堅就占領了梁、益二州。昌明政權的上下之人無不害怕恐慌。建國三十九年，昌明改年號爲太元元年。太祖七年，苻堅大舉征伐昌明，對本國下令道："平定東南指日可待，到時任命司馬昌明爲尚書僕射，可以立馬爲他造府第。"苻堅前後擒獲張天錫等人都是預先替他們造好了上等房宅，擒獲到京後就居住在該房宅中。苻堅到淮南後，結果大敗而奔潰退回。

是時，昌明年長，嗜酒好内，而昌明弟會稽王道子任居宰相，昏營尤甚，狎昵諂邪。于時尼娼構扇内外，風俗頹薄，人無廉耻。左僕射王珣兒婚，門客車數百乘，會聞王雅爲太子少傅，回以詣雅者半焉。雅素有寵，人情去就若此。皇始元年，昌明死，子德宗僭立。

這時，昌明年事已高，他嗜酒好色，而且昌明的弟弟會稽王司馬道子位居宰相，更加昏庸荒誕，狎昵淫亂，諂媚奸邪。當時的尼姑和娼女在宫廷内外挑撥煽動，風氣民俗頹廢澆薄，人情都喪失了廉耻。左僕射王珣的兒子結婚，門前有來客的車數百輛，他們聽説王雅當上了太子少傅，便有一半的人回車拜訪王雅去了。王雅一向得寵，當時人情的向背就是如此。皇始元年，昌明死去，兒子德宗僭位。

初，昌明耽於酒色，末年，殆爲長夜之飲，醒治既少，外人罕得接見，故多居内殿，流連於樽俎之間。

當初，昌明沉湎於酒色，到了統治的末年，便常作長夜酣飲，醒着治理朝政的時間極少，外面的人極少得以接見，所以他多居在内殿，流連

以孌姬張氏爲貴人，寵冠後宫，威行閫内。於時年幾三十，昌明妙列妓樂，陪侍嬪少，乃笑而戲之云："汝以年當廢，吾已屬諸姝少矣。"張氏潛怒，昌明不覺而戲逾甚。向夕，昌明稍醉，張氏乃多潛飲宦者内侍而分遣焉。至暮，昌明沉醉卧，張氏遂令其婢蒙之以被，既絶而懼，貨左右云以魘死。時道子昏廢，子元顯專政，遂不窮張氏之罪。

在酒席杯盞之間。以寵愛的宫女張氏爲貴人，寵信冠於後宫，威風盛行於殿廷。那時她年近三十，昌明布置了妓人作樂，陪同的侍嬪年少，就開玩笑地説："你因年紀大了該廢掉，我已看中了這個小美人兒了。"張氏内心很憤怒，但昌明并未察覺，玩笑越開越過分。到了黄昏，昌明漸漸有些醉意，張氏就勸宦官内侍們喝多了酒，分别打發支走了他們。到了晚上，昌明沉醉地睡着了，張氏就叫她的婢女用被子蒙住他，捂得斷了氣便害怕起來，就收買左右之人説是夢魘致死。當時司馬道子昏聵無權，由兒子元顯專擅朝政，於是就没有窮追張氏之罪。

司馬德宗

德宗既立，改年爲隆安。以道子爲太傅、揚州牧、中書監，加殊禮，黄鉞、羽葆、鼓吹，又增甲仗百人入殿。既而内外衆事必先關於道子。尚書僕射王國寶輕薄無行，爲道子所親，權震建業，擅取東宫兵以配己府。道子以王緒爲輔國將軍、琅邪内史，又輒并石頭之兵，屯于建業。緒猶領其從事中郎，居中用事，寵幸當政。

德宗兖州刺史王恭惡國寶、王緒之亂政也，乃要荆州刺史殷仲堪剋期同舉。王恭表德宗曰："國寶身負莫大之罪，謹陳其狀。前荆州刺史王悦，國寶同産弟也。受任西藩，不幸致喪。國寶求假奔彼，遂不即路，慮臺糾察，懼於黜免，乃毁冠改服，變爲婦人，與婢同載，入請相王。又先帝暴崩，莫不驚號，而國寶靦然，了無哀容，方犯閣叩扉，求行奸計，欲詐爲遺詔，矯弄神器。彰暴于外，莫不聞知。讒疾二昆，過於仇敵；樹立私黨，遍於府朝。兵食資儲，斂爲私積；販官鬻爵，威恣百城。收聚不逞，招集亡命。輔國將軍王緒頑凶狂狡，人理不齒，同惡相成，共竊名

德宗即位後，改年號爲隆安。授予司馬道子爲太傅、揚州牧、中書監，加賜特殊的禮遇，可以有黄鉞、羽葆、鼓吹等儀仗，又可以帶甲士一百人入殿。於是朝廷内外各種事情都必須先經過道子。尚書僕射王國寶輕薄缺德，被道子當作親信，其權勢威震建業，竟然擅自把禁衛東宫的士卒用來配備自己的私府。道子任用王緒爲輔國將軍、琅邪内史，又擅自兼并守衛石頭的部隊，將他們屯駐在建業。王緒還兼任他的從事中郎，在中樞部門任事，倍受寵信而主持朝政。

德宗的兖州刺史王恭一向厭惡王國寶、王緒等人擾亂朝政，就約荆州刺史殷仲堪到期同時舉兵。王恭上奏德宗説："王國寶犯有滔天大罪，我恭敬地向陛下列舉他的罪狀。前任荆州刺史王悦，是國寶的同胞兄弟。王悦在西藩任上，不幸死亡。國寶向陛下告假奔喪，却遲遲不願上路，御史臺對此事進行糾察，他害怕獲罪黜免，就改换衣冠，僞裝成婦女，與婢女同坐一車，到相王司馬道子那裏求情。還有先帝突然去世之時，朝廷上下莫不驚駭慟哭，但國寶若無其事，絲毫不見悲哀的樣子，并且潛入宫中，謀施奸計，想詐稱聖上遺詔，擅立皇帝。事實昭著在外，上下之人無不知曉。先前讒言離間王珣、王珉兄弟，使二人不和甚於仇敵；後又樹立私黨，遍及朝廷官府。侵吞軍隊物資儲備，據爲私人財産；公然賣官鬻爵，淫威恣肆於天下。他網羅一些不得志

器。自知禍惡已盈，怨集人鬼，規爲大逆，蕩覆天下。昔趙鞅興晋陽之甲，夷君側之惡，臣雖駑劣，敢忘斯義。”恭表至，道子密欲討恭，以元顯爲征虜將軍，内外諸軍潜加嚴備。而國寶惶懼，不知所爲，乃遣數百人戍竹里，夜遇風雨，各散而歸。緒勸國寶殺王珣，然後南征北伐，弗聽，反問計於珣。既而懼懾，遂上表解職。尋復悔懼，詐稱德宗復其本官。道子既不能拒恭等之兵，亦欲因以委罪，乃收國寶付廷尉殺之，斬王緒於市，以悦恭等。司徒左長史王廞遭母喪居吴，恭板行吴國内史。廞乃徵發吴興諸郡兵。國寶既死，王恭使廞反於喪。廞謂因緣事際，可大得志，乃據吴郡，遣子弟率衆擊恭。以女爲真烈將軍，亦置官屬，領兵自衛。恭遣司馬劉牢之討平之。

者，招收聚集亡命之徒。輔國將軍王緒凶狂狡詐，爲人所不齒，二人狼狽爲奸，共同竊居要位。他們自知惡貫滿盈，人神共憤，就圖謀背叛朝廷，自絶天下。昔日趙鞅興發晋陽之甲，鏟除君側的奸惡，我雖然拙笨愚劣，豈敢忘却這個道理。”王恭的奏表到了朝廷，司馬道子得知後想密謀討伐王恭，任元顯爲征虜將軍，令内外各路軍隊暗中嚴加防備。但國寶惶恐畏懼，不知所措，就派出數百人守衛竹里，夜晚遇上風雨交加，將士各自奔散而回。王緒勸説國寶殺死王珣，然後出兵南征北伐，國寶不聽從，反而向王珣詢求對策。不久王國寶恐懼過度，就向朝廷上表請求免去自己的官職。不久他又畏懼而反悔，就謊稱司馬德宗下詔恢復了原先官職。司馬道子既不能抵抗王恭等人的軍隊，又想要藉此而推卸自己的罪責，就把國寶逮捕起來交付廷尉處死，把王緒在市上斬首，以取悦於王恭等。司徒左長史王廞因爲母親亡故而在吴郡服喪，王恭就授予他吴國内史。王廞便徵集動用吴興等各郡的兵卒。國寶被處死之後，王恭要王廞仍回家服喪。王廞認爲這是一次極好的機遇，可以實現自己的意願，於是占據了吴郡，派遣自己的子弟率兵攻打王恭。王廞任命女兒爲真烈將軍，也設置官屬，領兵自衛。王恭派遣他的司馬劉牢之前往征討，平定了王廞。

德宗譙王尚之兄弟復説道子，以爲藩伯强盛，宰相權弱，宜密樹置，以自藩衛。道子然之，分遣腹心，跨據形要，由是内外騷動。王恭深慮禍難，復密要殷仲堪、西中郎將庾楷、廣州刺史桓玄同會建業。玄等響應。恭抗表傳檄，以江州刺史王愉、司馬尚之爲事端。仲堪遣龍驤將軍、南郡相楊佺期舟師五千發江陵，桓玄借兵於仲堪，亦給五千人。於是德宗戒嚴：加道子黄鉞；遣右將軍謝琰拒恭等；元顯爲征討都督，衆軍繼進；前軍王珣領中軍府衆次于北郊；以尚之爲豫州刺史，率弟恢之、允之

司馬德宗屬下的譙王司馬尚之兄弟又去游説司馬道子，認爲當前各地藩鎮勢力强盛，而朝廷宰相權力弱小，應暗地裏樹立朋黨，作爲保衛自己的屏障。道子同意他們的看法，就分派自己的心腹之人，占據許多位置重要的州郡，從此内外騷擾動蕩不得安寧。王恭深恐發生戰亂禍害，再次秘密相約殷仲堪、西中郎將庾楷、廣州刺史桓玄按期舉兵同會於京都建業。桓玄等人立刻響應。王恭向朝廷上表，向各地發布檄文，以討伐江州刺史王愉、司馬尚之作爲起兵的事由。殷仲堪派龍驤將軍、南郡相楊佺期率領水軍五千人從江陵進發，桓玄向殷仲堪借兵，也給了五千兵馬。於是，德宗采取了嚴密的警戒措施：給司馬道子加賜黄鉞；派遣右將軍謝琰抵抗王恭等人；

西討楷等。皆執白虎幡居前。王恭遣劉牢之爲前鋒，次于竹里。初，道子之謀恭也，啖牢之以重賞，牢之斬恭別帥顔延、延弟强，送二級於謝琰。琰與牢之俱進襲恭，恭奔于曲阿，爲湖浦尉所執，送建業。尚之與庾楷子鴻戰于牛渚，斬鴻前鋒將殷萬，鴻遁還歷陽。尚之猶不敢濟。桓玄、佺期奄至横江，尚之等退，恢之所領外軍皆没。玄等徑造石頭，仲堪繼在蕪湖，建業震駭。道子殺恭於倪塘。桓玄等於是走還尋陽。

任司馬元顯爲征討都督，率領兵衆作爲後繼進發；令前軍王珣等率領中軍府的部隊駐屯在京城北郊；任司馬尚之爲豫州刺史，率領弟弟司馬恢之、司馬允之向西討伐庾楷等人。所有各部都令人舉着白虎幡走在前列。王恭派劉牢之爲前鋒，駐扎在竹里。當初，司馬道子圖謀除掉王恭，曾許以重賞收買了劉牢之，劉牢之就殺掉了王恭的别將顔延及其弟弟顔强，把兩人的首級送給了謝琰。謝琰和劉牢之同時襲擊王恭，王恭被打敗逃往曲阿，被湖浦軍尉拿獲，解送到建業。司馬尚之與庾楷的兒子庾鴻在牛渚交戰，斬殺了庾鴻的前鋒將領殷萬，庾鴻逃回歷陽。尚之仍然不敢渡河。桓玄、楊佺期等突然到達横江，尚之引兵退走，恢之所率領的外軍全部覆没。桓玄等人徑直到達石頭，殷仲堪接着進至蕪湖，建業震驚。道子在倪塘殺了王恭。桓玄等人於是退回尋陽。

是年冬，德宗遣使朝貢，并乞師請討姚興。二年夏，德宗又遣使朝貢。

當年冬天，德宗派遣使者來大魏朝貢，并請求派軍隊前去討伐姚興。第二年夏天，德宗又遣使前來朝貢。

以元顯爲揚州刺史。道子有疾，元顯懼己弗得襲位，故矯以自授，而道子弗知。既瘳，乃大怒，以元顯已拜，故弗復改，於是内外政事一决元顯。道子少而耽酒，治日甚希，至是無事，俾晝作夜。時謂道子爲東録，元顯爲西録，西府千兩輻湊，東第門設雀羅矣。元顯年少，頓居權重，驕奢淫暴，於是遠近譏之。

德宗授元顯爲揚州刺史。道子生病，元顯深怕自己不能承襲職位，就僞造旨意擅自就任，道子却毫無所知。等他病愈之後，得知此事而大怒，由於元顯已上任，也就不再改正過來，從此朝廷内外一切政事都由元顯裁斷。道子一向嗜酒，處理政務的時間非常少，到這時更是無事可做，於是以白天當夜晚，衹顧喝酒。當時人們都説道子是東尚書，元顯是西尚書，西府門庭車水馬龍，東府則門可羅雀。元顯年輕氣盛，一時間位尊權重，更加驕奢淫暴，於是遠近之人背地裏都譏刺指責他。

初，德宗新安太守孫泰以左道惑衆被戮，其兄子恩竄于海嶼，妖黨從之，至是轉衆，攻上虞，殺縣令，衆百許人徑向山陰。會稽内史王凝之事五斗米道，恩之來也，弗先遣軍，乃稽顙于道室，跪而咒説，指麾空中，若有處分者。官屬勸其討恩，凝之曰："我已請大道出兵，凡諸津要各有數萬人矣。"恩漸近，乃聽遣軍。

當初，司馬德宗的新安太守孫泰因以旁門左道造謡惑衆而被殺，他的侄子孫恩逃竄到東海的島嶼上，許多妖黨都追隨他，這時人數衆多，攻打上虞，殺掉縣令，一百多人徑直殺向山陰。會稽内史王凝之信奉五斗米道，孫恩到來時，他不先派遣軍隊，而是在道教之室跪叩禱告，口念咒語，向空中指劃，像是在處置事情的模樣。他的部下勸他討伐孫恩，凝之説道："我已請大道發兵，各關塞要道都已有數萬人了。"孫恩逼近了，

比兵出，恩已至矣。戰敗，凝之奔走，再宿執之。旬日，恩衆數萬，自號平東將軍，逼人士爲官屬。於是諸郡妖惑，并殺守令而應之，衆皆雲集。吴國内史桓謙出奔，吴興太守謝邈被害。

自德宗以來，内外乖貳，石頭以外，皆專之於荆、江，自江以西則受命於豫州，京口暨于江北皆兖州刺史劉牢之等所制，德宗政令所行，唯三吴而已。恩既作亂，八郡盡爲賊場，及丹陽諸縣處處蜂起，建業轉成蹙弱。且妖惑之徒，多潛都邑，人情危懼，恒慮大兵竊發。於是衆軍戒嚴，劉牢之共衛將軍謝琰討之。賊等禁令不行，肆意殺戮，士庶死者不可勝計，或醢諸縣令以食其妻子，不肯者輒支解之，其虐如此。驃騎長史王平之死未葬，恩剖棺焚尸，以其頭爲穢器。牢之率軍討破之。琰將至吴興，賊徒遁走，驅逼士庶，奔于山陰。諸妖亂之家，婦女尤甚，未得去者，皆盛飾嬰兒投之于水而告之曰："賀汝先登仙堂，我尋復就汝也。"賊既走散，邑屋焚毁，郛郭之中，時見人迹，經月乃漸有歸者。謝琰留屯烏程，遣其將高素助牢之。牢之率衆軍濟江。初，孫恩聞八郡響應也，告諸官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而至建業。"既聞牢之臨江，復曰："我割據浙江，不失作勾踐也。"尋知牢之已濟，乃曰："孤不耻走。"於是乃走。緣道多遺珍寶，牢之將士争取之，不得窮追。恩復入於海。初，三吴困於虐亂，皆企望牢之、高素等。既至，放肆抄暴，百姓咸怨毒失望焉。

纔允許派兵抵禦。軍隊剛出動，孫恩已到了。戰敗後，凝之奔逃，過了一宿被抓獲。十天之内，孫恩聚集部衆數萬人，自號平東將軍，强行授予當地名士各種僞職。於是，各郡的人被妖術蠱惑，紛紛殺死太守縣令而響應孫恩，一時間妖衆雲集。吴國内史桓謙逃走，吴興太守謝邈被害。

自從德宗在位以來，朝廷内外乖忤叛逆，石頭以外都被荆州、江州刺史把持，長江以西的地方則被豫州刺史控制，京口至長江北部被兖州刺史劉牢之等所挾制，德宗的政令，衹有三吴之地可以推行而已。孫恩作亂以後，江南八郡全部成了賊寇的地盤，丹陽等諸縣也處處賊妖蜂起後，建業進入衰弱被動的危境。而且妖惑之徒，大多潛居在各個都郡，百姓人人危懼，常擔心大的戰争爆發。於是各部軍隊都嚴加防衛，劉牢之偕同衛將軍謝琰討伐賊寇。賊兵根本不執行禁令，肆意搶劫殺戮，士民百姓被害者不可勝數，有的縣令被賊人剁成肉醬逼給妻兒吃，不肯吃的就推出支解，賊寇就是如此暴虐。驃騎長史王平之死後尚未埋葬，孫恩就打開棺材把尸體燒掉，把他的頭骨做成自己的便器。劉牢之率兵征討打敗了他們。謝琰率領軍隊將到吴興，賊人聞風逃走，驅逼士民百姓，逃到山陰。被妖賊踐踏的家庭，婦女受害尤深，凡是來不及躲藏的，就把她們的嬰兒盛妝打扮拋進水中，并且説："祝賀你先登上仙堂，我不久就會再找你的。"賊寇被驅趕走散之後，各地房屋城邑被焚毁，衹在城外偶爾能見到人迹，過了一個多月纔漸漸有人回來。謝琰屯兵留駐烏程，派遣他的部將高素協助劉牢之。牢之率衆軍渡過長江。起初，孫恩聽説八郡的人都響應他，就對手下的官吏説："天下從此不會再有事了，我當與各位穿着朝服進入建業。"後來聽説劉牢之的部隊到達長江，又對手下們説："我割據浙江，也不失爲又一個勾踐。"不久得知劉牢之過了長江，他又説："我并不認爲逃跑爲可耻。"就逃走了。沿途留下許多珍寶，牢之的將士互相争搶，就没有窮追。孫恩又跑到海上。當初，三吴地區被暴亂殘酷所害，都盼望牢之和高素的到來。他們來了以後，放肆地搶劫暴虐，

百姓全都大失所望，無不怨恨他們。

孫恩在海，妖衆轉復從之。既破永嘉、臨海，復入山陰。謝琰戰歿。於是建業大震，遣冠軍將軍、東海太守桓不才，輔國將軍孫無終，廣陵相高雅之等東討恩。吴興太守庾恒慮妖黨復發，大行誅戮，殺男女數千人。孫恩復破高雅之於餘姚，雅之走還山陰。元顯自爲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十六州，本官悉如故；封子彦章爲東海王，食吴興四萬餘户，清選文學臣僚，吏兵一同宗國。孫恩浮海奄至京口，戰士十萬，劉牢之隔在山陰，衆軍懼不敢旋，恩遂徑向建業。德宗惶駭，遽召豫州刺史司馬尚之。于時中外驚擾，而元顯置酒高會，道子唯日祈于鍾山。恩來漸近，百姓恼懼。尚之率精鋭馳至，徑屯積弩堂。恩時溯風，不得疾行，數日乃至白石。恩本以諸軍分散，欲掩不備，知尚之尚在建業，復聞牢之不還，不敢上，乃走向郁洲。恩别帥盧循攻没廣陵，虜掠而去。

孫恩在海上，他的妖衆又跟從他。他攻陷了永嘉、臨海，重新進入山陰。謝琰出戰陣亡。於是建業大爲震驚，派遣冠軍將軍、東海太守桓不才，輔國將軍孫無終，廣陵相高雅之等人向東進兵討伐孫恩。吴興太守庾恒擔心妖黨再次興起，就大行殺戮，共殺了男女幾千人。孫恩再次在餘姚打敗高雅之，雅之逃回山陰。元顯自任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十六州，原來的官職依舊不變；封兒子彦章爲東海王，以吴興四萬多户爲食邑，精選文才博學之士作爲臣僚，文武官員的設置如同一個小朝廷。孫恩渡海直接向京口進兵，有戰士十萬，劉牢之被阻隔在山陰，各軍都害怕不敢回，孫恩便直指建業。德宗惶恐震駭，緊急召見豫州刺史司馬尚之。當時建業城内外驚懼混亂，元顯却設置盛大酒會，道子也衹是在鍾山每天禱告。孫恩越來越逼近，百姓驚恐萬狀。尚之率領精鋭部隊迅速趕到，直接屯兵在積弩堂。孫恩當時遇上逆風，不能快速行進，走了幾天纔到達白石。孫恩原以爲司馬氏諸軍分散，想要乘其不備進行偷襲，但聽到司馬尚之尚在建業，又聽説牢之没有退回，就不敢上前攻打，轉向郁洲。孫恩的别部首領盧循攻下廣陵，大肆劫掠後離去。

桓玄聞孫恩之逼也，乃建牙戒嚴，表求征討。時恩去未遠，玄表復至，元顯等大懼，急遣止玄。庾楷密使自結於元顯，説玄大失人情，衆不爲用，若朝廷遣軍，己當内應。元顯得書大喜，遣張法順謀于劉牢之，牢之同許焉。於是徵兵裝艦，將謀西討。德宗改年曰元興，以元顯爲大都督討玄。玄軍至，元顯不戰而敗，父子并爲玄所殺。後改年爲大亨。

桓玄聽説孫恩逼近，就在軍前樹起大旗，采取措施嚴密防備，上表朝廷請求發兵征討。當時孫恩離建業并不遠，桓玄請戰的表章又送到了，元顯等人大爲驚懼，急忙派人去制止桓玄。庾楷私下派人與元顯勾結，説桓玄已經大失人心，部下都不願替他賣力，如果朝廷派兵征討桓玄，自己願意充當内應。元顯見到庾楷的書信大喜過望，就派張法順前往與劉牢之謀劃，牢之答應這樣做。於是元顯就徵集兵馬，裝備舟船，準備向西征討桓玄。德宗改年號爲元興，任命元顯爲大都督，率兵征討桓玄。到了桓玄的兵馬趕到之時，元顯不戰而敗，父子二人均被桓玄殺掉。德宗改年號爲大亨。

天興六年十月，德宗遣使朝京師。德宗封桓玄爲楚王，玄尋逼德宗

魏天興六年十月，德宗派遣使者前來朝貢。德宗封桓玄爲楚王，桓玄不久就逼迫德宗親

手詔禪位。德宗出居永安宫。玄既受禪，封德宗爲南康平固縣王，居之尋陽。天賜元年，德宗在姑熟，二月，至尋陽。其彭城内史劉裕殺玄徐州刺史桓脩，與劉毅等舉兵討玄。玄敗走尋陽，携德宗兄弟至於江陵，又走荆州。荆州别駕王康産、南郡相王騰之迎德宗入南郡府。桓玄死。玄將桓振復襲江陵，斬王康産及騰之。將殺德宗，玄揚州刺史、新安王桓謙苦禁之，乃止。

時盧循執德宗廣州刺史吴隱之，自號平南將軍、廣州刺史，令其黨徐道覆據始興，餘郡皆以親黨居之。

德宗復僭立於江陵，改年義熙。尚書陶夔迎德宗，達于板橋，大風暴起，龍舟沉没，死者十餘人。德宗發江陵至尋陽，其益州刺史毛璩、參軍譙縱反，攻涪城，克之，遂以益州叛德宗。德宗發姑熟，還建業。六月，太祖遣軍攻德宗鉅鹿太守賀申，申舉城降。

永興二年，盧循復起於嶺南，殺德宗江州刺史何無忌於石城。咸欲以德宗北走，知循未下乃止。裕令撫軍劉毅討循，敗於桑落洲，步走而還。裕黨孟昶、諸葛長民等勸裕擁德宗過江，裕不從。

神瑞二年，德宗遣廣武將軍玄文、石齊朝貢。泰常初，劉裕征姚泓。二年，太宗遣長孫道生、娥清破其將朱超石於石河，擒騎將楊豐，斬首千七百餘級。

司馬德文

三年，德宗死，弟德文僭立。四年，改年曰元熙五年，德文禪位於裕，裕封德文爲零陵王。德文后河南褚氏，兄季之、弟淡之雖德文姻戚，而盡心於裕。德文每生男，輒令方便

自寫詔禪讓皇位。德宗出居永安宫。桓玄受禪即位以後，封德宗爲南康平固縣王，到尋陽居住。天賜元年，德宗在姑熟，二月，到達尋陽。德宗的彭城内史劉裕殺了桓玄的徐州刺史桓脩，與劉毅等人發兵討伐桓玄。桓玄戰敗逃到尋陽，又挾持德宗兄弟奔往江陵，接着又跑到荆州。荆州别駕王康産、南郡相王騰之迎接德宗進入南郡府署。桓玄不久被殺。桓玄部將桓振又來襲擊江陵，殺了王康産和王騰之。他還想殺死德宗，桓玄的揚州刺史、新安王桓謙苦苦勸阻，纔没有下手。

當時孫恩的舊部盧循捉住了德宗的廣州刺史吴隱之，自號平南將軍、廣州刺史，令他的同黨徐道覆占據始興，其餘各郡都用其親信把持。

德宗在江陵再次即位，改年號爲義熙。尚書陶夔前往迎接德宗，到了板橋時，突然颳起大風，龍舟沉没在水裏，死亡十餘人。德宗從江陵出發到了尋陽，他的益州刺史毛璩、參軍譙縱反叛，進攻涪城，并占據了它，於是憑藉益州叛逆德宗。德宗又從姑熟出發，回到了建業。六月，太祖派遣軍隊攻打德宗的鉅鹿太守賀申，賀申獻出城池投降。

永興二年，盧循在嶺南東山再起，在石城殺死了德宗的江州刺史何無忌。都想讓德宗向北出走，後得知盧循并没有到來，纔安定了下來。劉裕令撫軍劉毅率兵討伐盧循，被盧循在桑落洲打敗，棄馬徒步而跑回。劉裕的親信孟昶、諸葛長民等人勸劉裕擁德宗過長江，劉裕不聽。

神瑞二年，德宗派廣武將軍玄文、石齊前來朝貢。泰常初年，劉裕發兵征討姚泓。二年，太宗派長孫道生、娥清在石河打敗劉裕的部將朱超石，生擒騎將楊豐，斬首一千七百餘級。

泰常三年，德宗去世，其弟德文繼位。四年，改年號爲元熙五年，德文傳位給劉裕，劉裕封德文爲零陵王。德文的皇后河南褚氏，她的哥哥褚季之、弟弟褚淡之雖説是德文的姻親，但他們都衹爲劉裕盡心盡力。德文衹要是生有男

殺焉。或誘内人，密加毒害，前後非一。及德文被廢，囚於秣陵宫，常懼見禍，與褚氏共止一室，慮有鴆毒，自煮食於前。六年，劉裕將殺之，不欲遣人入内，令淡之兄弟視褚氏，褚氏出别宫，於是兵乃踰垣而入，進藥於德文。德文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復人身。"乃以被掩殺之。

孩，他們就令人找機會殺掉。或者誘使宫女，暗地加以毒害，前後害死的孩子不止一個。及至德文被劉裕廢除了皇位，囚禁在秣陵宫内，他經常害怕遭到這些人的殺害，雖然與褚氏共居在一間房屋内，但他因害怕在食物中放了毒藥，就在自己的跟前煮食。泰常六年，劉裕打算殺掉德文，又不想派人去到宫内，就叫淡之兄弟去探視褚氏，等她出門去了别宫，派去的士兵就越墻而入，進上毒藥給司馬德文。德文不肯喝，説："佛教説，自殺的人來生不得再轉爲人身。"於是就用被子把他捂死。

自叡之僭江南，至於德文之死，君弱臣强，不相羈制，賞罰號令，皆出權寵，危亡廢奪，釁故相尋，所謂夷狄之有君，不若諸夏之亡也。

自從司馬叡在江南即位以來，直到司馬德文被害，國君勢弱而權臣勢强，不能牽制約束，一切賞罰號令，都出自權臣寵幸之手，國家的危亡和君主的廢黜，各種亂事相繼發生，這就是所謂夷狄地區有君主，還不如華夏地區没有君主。

李雄　李特　李流

賨李雄，字仲儁，蓋廩君之苗裔也。其先居於巴西宕渠。秦并天下，爲黔中郡，薄賦其民，口出錢三十，巴人謂賦爲"賨"，因爲名焉。後徙略陽。祖慕，魏東羌獵將。慕有五子，輔、特、庠、流、驤。

賨人李雄，字仲儁，是廩君的後裔。其祖先居住在巴西宕渠。秦朝吞并天下以後，此地屬黔中郡，對居民收取較薄的賦税，每人出錢三十，巴人叫賦爲"賨"，因此又稱賨人。後來遷徙到略陽。祖父李慕，是曹魏時的東羌獵將。李慕有五個兒子，叫李輔、李特、李庠、李流、李驤。

晉惠時，關西擾亂，頻歲大飢，特兄弟率流民數萬家就穀漢中，遂入巴蜀。時晉益州刺史趙廞反叛，特兄弟起兵誅之，晉拜特宣威將軍、長樂鄉侯，流奮威將軍、武陽侯。流民閻式等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流行鎮東將軍。後與晉益州刺史羅尚相攻。昭帝七年，特自稱大將軍、大都督，號年建初。戰敗，爲尚所殺，流代統兵事。流字玄通，自稱大都督、大將軍。流病將死，以後事屬雄，雄，特少子也。

晉惠帝時，關西地區騷擾戰亂，連年大饑荒，李特兄弟率領流民數萬家到漢中就食，於是進入了巴蜀地區。當時晉朝的益州刺史趙廞反叛，李特兄弟起兵誅殺了他，晉朝授予李特爲宣威將軍、長樂鄉侯，授予李流爲奮威將軍、武陽侯。流民閻式等人推立李特爲代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李流爲代行鎮東將軍。後來與晉朝的益州刺史羅尚相攻戰。昭帝七年，李特自稱大將軍、大都督，定年號爲建初。戰敗以後，被羅尚所殺，李流代理他統率軍事。李流字玄通，自稱大都督、大將軍。李流患病即將死去，把後事托付給李雄，李雄，是李特的小兒子。

雄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十年，僭稱成都王，號年建興，置百官。時涪陵人范長生頗有術數，雄篤信之，

李雄自稱大都督、大將軍。昭帝十年，僭稱成都王，定年號爲建興，設置百官。當時有位涪陵人范長生很有方術，能推算命運和氣數，李雄

勸雄即眞。十二年，僭稱皇帝，號大成，改年爲晏平，拜長生爲天地太師，領丞相，西山王。又改年爲玉衡。雄以中原喪亂，乃頻遣使朝貢，與穆帝請分天下。雄捨其子，而立兄盪第四子班爲太子。

非常相信他，他勸李雄建國稱帝。昭帝十二年，李雄僭稱皇帝，國號大成，改年號爲晏平，授長生爲天地太師，領丞相之職，封西山王。又改年號爲玉衡。李雄鑒於中原地區喪亡戰亂，就頻頻派遣使者前來朝貢，請求與穆帝平分天下。李雄捨棄他的兒子，而立他的兄長李盪的第四子李班爲太子。

烈帝六年，雄死，班代統任。雄子期，殺班而自立。

烈帝六年，李雄死去，李班代他統國任位。李雄的兒子李期，殺掉李班而自立爲皇帝。

李期

期，字世運，雄第四子也。改年爲玉恒。驤子壽自涪城襲克成都，廢期爲邛都公，期自殺。

李期，字世運，是李雄的第四子。改年號爲玉恒。李驤的兒子李壽從涪城襲擊攻克成都，廢掉李期，降爲邛都公，李期自殺。

李壽

壽，字武考。初爲雄大將軍，封建寧王，以南中十二郡爲建寧國，至期，徙封漢王。既廢期自立，改年爲漢興，又改號曰漢，時建國元年也。壽廣漢太守李乾與大臣謀欲廢壽，壽懼，令子廣與大臣盟於殿前。壽聞鄴中殷實，宫觀美麗，石虎以殺罰御下，控制邦域城鎮，深用欣慕。吏民有小過，輒殺之以立威名。又以郊甸未實，城邑空虚，工匠器械，事用不足，乃徙民三丁已上於成都，興尚方、御府，發州郡工巧以充之。廣修宫室，引水入城，務於奢侈，百姓疲於使役，民多嗟怨，思亂者十室而九。其尚書左僕射蔡興直言切諫，壽以爲誹訕，誅之。其臣龔壯作詩七首，托言應璩以諷壽。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賢哲之話言；古人所作，死鬼之常辭耳。"動慕漢武、魏明政法，耻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化，自以勝之也。及壽疾病，見李期、蔡興爲祟，遂死。子勢統任。

李壽，字武考。先任李雄的大將軍，封爲建寧王，以南中十二郡爲建寧國，到了李期在位時，移封爲漢王。廢掉李期自立以後，改年號爲漢興，又改國號爲漢，這時是建國元年。李壽的廣漢太守李乾與大臣圖謀打算廢掉李壽，李壽害怕了，命令兒子李廣與大臣們在殿前結盟起誓。李壽聽説鄴中富饒殷實，宫殿樓臺美麗壯觀，石虎用殺戮刑罰來統治下屬，控制領域内的城鎮，他非常羡慕。官吏和士民有點小過失，動輒殺人以樹立威名。又因爲郊區没有殷實，城市空虚，工匠器械，供應不足，就遷移三丁以上的居民到成都，興立尚方、御府，徵發州郡的能工巧匠充實城中。他廣修宫室，引水入城，務盡奢侈，百姓疲於役使，人民嗟怨不止，想叛亂者占十分之九。他的尚書左僕射蔡興直言死諫，李壽認爲是誹謗，殺了他。他的大臣龔壯作了七首詩，説成是應璩的詩用以諷勸李壽。李壽批示道："看了詩後知道了意思。如果是今人所作，不愧是賢哲的話語；若是古人所作，就不過是死鬼的老生常談而已。"動輒追慕漢武帝、魏明帝的政治法度，瞧不起父兄時期的政事。上書的人不得言及先世的政治教化，他自以爲勝過他們。李壽生病後，看見李期、蔡興作祟，就死了。兒子李勢繼位統治。

李勢

勢，字子仁。既立，改年爲太

李勢，字子仁。繼承皇位後，改年號爲太

和。遣使朝貢。又改爲嘉寧。勢弟漢王廣以勢無子，請爲太弟，勢不許。廣欲襲勢，勢使其太保李弈擊廣於涪城，克之，貶爲臨邛侯，廣尋自殺。勢既驕吝，荒於酒色，至殺人而取其妻，又納李弈女爲后。耽於淫樂，不恤國事，夷獠叛亂，境土減削，累年荒儉。性多忌害，誅殘大臣，刑罰酷濫。斥外父祖舊臣，親任近習，左右小人因行威福。修飾室宇，群臣諫諍，一無所納。又常居內，少見公卿。史官屢陳災譴，乃加相國董皎大都督，以名位優之，實望與分災眚。建國十年，司馬聃將桓溫伐之，勢降於溫。先是頻有怪異。成都北鄉有人望見女子避入草中，往視，見物如人，有身形頭目，無手足，能動搖，不能言。廣漢馬生角，各長寸半。有馬駒，一頭、二身、六耳、無目、二陰，一牝一牡。又有驢，無皮毛，飲食數日而死。江南雨血，地生毛。江源又生草，高七八尺，華葉皆赤，子青如牛角。涪陵民藥氏婦頭上生角，長三寸，凡三截之。李漢家舂米，米自臼中跳出，斂舉箕中，又跳出，寫置簞中。童謡曰："江橋頭，闕下市，成都北門十八子。"又曰："有客有客，來侵門陌，其氣欲索。"譙周云："我死後三十年，當有異人入蜀，由之而亡。"蜀亡之歲，去周亡三十二年。周又著讖曰："廣漢城北，有大賊，曰流特，攻難得，歲在玄宮自相克。"卒如其言。

和。派遣使者前來朝貢。又改年號爲嘉寧。李勢的弟弟漢王李廣因爲李勢没有兒子，請求尊崇自己爲太弟，李勢不允許。李廣想襲擊李勢，李勢讓他的太保李弈在涪城攻打李廣，平定了他，把他貶爲臨邛侯，李廣旋即自殺。李勢已很驕横慳吝，荒淫於酒色，甚至於殺别人而奪取他的妻子，又納李弈的女兒爲皇后。他耽於淫樂，不體察國事，夷獠叛亂，領土國境日益減少，連年災荒饑饉。他生性好忌妒和迫害，常誅殺殘害大臣，刑罰殘酷而繁多。排斥父祖舊臣，信任近侍和熟悉之人，左右的小人得以作威作福。大肆修建裝飾宫室屋宇，群臣紛紛激烈規諫，他一點也不采納。又經常居住在内宫，極少會見公卿大臣。史官屢次陳述天象災異的譴告，就加授相國董皎爲大都督，用名位以示優待，實際上是指望他分擔災禍。建國十年，司馬聃的大將桓温討伐他，李勢向桓温投降。在此以前連續有怪異現象出現。成都北鄉有人看見女子躲進草中，過去一看，發現有種東西像人，有身形頭腦和眼睛，没有手足，能動，不能説話。廣漢有馬長出角來，各有半寸長。有匹馬駒，一頭、二身、六耳、無目、兩個陰部，爲一雄一雌。又有驢子，没有皮毛，吃喝了數日就死了。長江以南地區下血雨，地上長出毛。江源又生長一種草，高七八尺，花和葉均赤色，子青色如牛角。涪陵百姓藥氏的妻子頭上長角，長三寸，截去了三次。李漢家裏在舂米時，米從臼中跳出，舉着竹箕去收，又從箕中跳出，流瀉到簞中。童謡説："江橋頭，闕下市，成都北門十八子。"又説："有客有客，來侵門陌，其氣欲索。"譙周説："我死後三十年，當有特異之人進入蜀地，由此而亡國。"蜀國滅亡之年，距離譙周去世三十二年。譙周又作讖説："廣漢城北，有大賊，名流特，攻難得，歲在玄宫自相克。"全部被他言中了。

史臣曰：司馬叡之竄江表，竊魁帥之名，無君長之實，局天蹐地，畏首畏尾，對之李雄，各一方小盗，其孫皓之不若矣。

史臣曰：司馬叡在江南地區流竄活動，盗用魁帥和首領的名義，却無天子或諸侯之才能，局天而促地，畏首又畏尾，比起李雄來，都衹不過是各據一方的小强盗，連孫皓都不如。

魏書卷九十七

列傳第八十五

島夷桓玄　海夷馮跋　島夷劉裕

桓玄

島夷桓玄，字敬道，本譙國龍亢楚也。僭晋大司馬温之子，温愛之，臨終命以爲後。年七歲，襲封南郡公。登國五年，爲司馬昌明太子洗馬。玄志氣不倫，欲以雄豪自許。朝議以温有陵虐之迹，故抑玄兄弟，出爲義興太守，不得志。少時去職。

島夷桓玄，字敬道，祖上是譙國龍亢的楚人。僭僞晋朝的大司馬桓温的兒子，桓温很愛他，臨終時任命他爲後繼人。他七歲時，承襲封爵南郡公。登國五年，任司馬昌明的太子洗馬。桓玄志氣不同凡響，想以豪傑英雄自許。朝廷商議認爲桓温曾有欺凌虐待他人的劣迹，所以壓抑桓玄兄弟，讓他出任義興太守，他感到不得志。不久辭去了官職。

皇始初，司馬德宗立，其會稽王道子擅權，信任尚書僕射王國寶，爲時所疾。玄説荆州刺史殷仲堪，令推德宗兗州刺史王恭爲盟主，以討國寶，仲堪從之。會恭使亦上，相逢於中路，約同大舉，并抗表起兵。尋平王國寶等。天興初，德宗以玄爲使持節、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

皇始初年，司馬德宗即位，他的會稽王司馬道子專擅政權，信任尚書僕射王國寶，被當時人們所痛恨。桓玄勸説荆州刺史殷仲堪，令他推舉德宗的兗州刺史王恭爲盟主，以討伐國寶，仲堪聽從了他。遇到王恭的使者也上京去，在中途相逢，相約共同大舉行動，一起上表起兵。不久平定了王國寶等人。天興初年，德宗授予桓玄爲使持節、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

後王恭復與德宗豫州刺史庾楷共起兵，以討其江州刺史王愉、司馬尚之兄弟。玄及龍驤將軍揚佺期、荆州刺史殷仲堪等率軍應恭。玄等造於石頭。於時德宗征虜將軍司馬元顯一軍仍守石頭，列舟艦斷淮口。道子出軍，將屯中堂，忽有馬驚，軍中擾亂，人馬赴江者甚衆，良久乃定。玄等不知建業危弱，且王恭尋敗，玄甚惶懼，乃回軍于蔡洲。王恭司馬劉牢

後來王恭再次與德宗的豫州刺史庾楷共同起兵，以討伐其江州刺史王愉、司馬尚之兄弟。桓玄和龍驤將軍揚佺期、荆州刺史殷仲堪等率領軍隊響應王恭。桓玄等人在石頭開始行動。這時德宗的征虜將軍司馬元顯一支軍隊仍守在石頭，排列着舟艦截斷淮口。道子出兵，準備屯守中堂，忽然有馬被驚，軍中騷亂，人馬大量掉進江中，過了許久纔鎮定下來。桓玄等人不知道建業城已十分危弱，而且王恭不久兵敗，桓玄甚爲惶恐，就撤軍回到了蔡洲。王恭的司馬劉牢之率北府軍

之率北府軍來次新亭。於是德宗以桓脩爲荆州，仲堪爲廣州，玄爲江州，佺期爲雍州，刺史郗恢爲尚書。仲堪回師南旋，乃使人徇于玄等軍曰：“若不各散歸，大軍至江陵，當悉戮餘口。”仲堪偏將劉系先領兵二千隸于佺期，輒率衆而歸，玄等大懼，乃狼狽而走。庾楷亦棄衆奔于南軍。玄并趣輕舟追仲堪，至尋陽，而推玄爲盟主，鎮於夏口。德宗加玄都督荆州四郡，以玄兄西昌公偉爲輔國將軍、南蠻校尉。寵玄兄弟，欲以侵削荆雍。

先是荆州大水，仲堪倉廪空竭，玄乘其虚而伐之，先遣軍襲巴陵。梁州刺史郭銓當之鎮，路逢玄，玄遣銓爲前驅。玄發夏口，與仲堪書云：“今當入沔，討除佺期，頓兵江口。若相與無貳，可殺楊廣，若其不爾，便當率軍入江。”別與桓偉書，令剋期爲内應，偉惶遽，以書示仲堪，仲堪慰喻遣歸，夜乃執之。仲堪遣龍驤將軍殷遹、振威將軍劉山民等統衆七千至西江口。玄聞遹至，復與其黨苻永道領帳下擊之，遹等敗走。玄頓巴陵，收其兵而館其穀，復破楊廣於夏口。仲堪既失巴陵之積，又諸將皆敗，江陵駭震，城内大飢，皆以胡麻爲廪。初，仲堪之得玄書也，急召佺期，佺期曰：“江陵無食，何以待敵？可來見就，共守襄陽。”仲堪猶以全軍，無緣棄城迸走，甚憂佺期弗來，乃紿之曰：“比來收集，已有儲矣，可有數萬人百日糧。”佺期信之，乃率步騎八千，既至，仲堪惟以飯餉其軍。佺期大怒曰：“今兹敗矣！”不過見仲堪，使人於艦上横射玄，玄軍亦射之，佺期乃退。玄乃渡軍於馬頭，命其諸軍進，破殺仲堪，殺楊廣、佺

前來駐守在新亭。於是德宗以桓脩爲荆州刺史，殷仲堪爲廣州刺史，桓玄爲江州刺史，揚佺期爲雍州刺史，刺史郗恢爲尚書。殷仲堪回軍返還南部，就派人宣示桓玄等各軍説：“如果不各自散開退回，大軍到了江陵，大家就都會遭到殺戮。”殷仲堪的偏將劉系原先領兵二千人隸屬於揚佺期，這時就率領部隊退回，桓玄等人大爲驚懼，狼狽而逃走。庾楷也拋棄部下逃奔到南軍。桓玄於是駕輕舟追趕殷仲堪，到尋陽纔趕上，大家共推桓玄爲盟主，鎮守夏口。德宗加授桓玄都督荆州四郡，任命桓玄的哥哥西昌公桓偉爲輔國將軍、南蠻校尉。德宗寵信桓玄兄弟，想要藉他們來削弱荆、雍各州的勢力。

起先荆州遭遇大水，殷仲堪的倉庫空竭，桓玄就乘他内部空虚而進攻他，先派兵襲擊巴陵。梁州刺史郭銓正要到他的鎮所，半路遇到桓玄，桓玄就派他爲前驅。桓玄在夏口發兵，給殷仲堪寫信説：“現在我正要入沔，征討消滅揚佺期，屯兵在長江口。如果你對我没有二心，就可殺掉楊廣，如若不這樣做，我就要率兵進入長江。”另外又給桓偉寫了書信，要他到期作爲内應，桓偉感到惶恐，就把書信拿給仲堪看，仲堪對他進行了一番撫慰，把他送回，到了夜晚就將桓偉扣押起來。仲堪派遣龍驤將軍殷遹、振威將軍劉山民等人領兵七千人到了西江口。桓玄聽説殷遹到來，就同他的親信苻永道帶領其帳下部隊進攻，殷遹等人敗走。桓玄屯兵巴陵，收編了殷遹的敗兵儲藏了他的糧食，又在夏口打敗楊廣。仲堪已失去了巴陵的積蓄，加之各部將都被打敗，江陵恐懼震驚，城内大鬧饑荒，軍民都以胡麻充飢。當初，仲堪收到桓玄的書信時，急忙召揚佺期來，佺期回話説：“江陵没有糧食，用什麽來抵禦敵軍？你可以到我這裏來，共同據守襄陽。”仲堪認爲自己的軍隊還很完整，没有理由要棄城逃走，又很擔心佺期不肯來，就欺哄他説：“近來收集糧食，已有了儲備，可以讓數萬人吃一百天。”佺期相信了他，就率領步兵騎兵八千人來到江陵，到達之後，仲堪衹有飯給他的軍隊吃。佺期大怒説：“如今就要失敗了！”他不肯與仲堪

期、殷道護及仲堪參軍羅企生等。

德宗以玄爲持節、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寧江八州及揚豫八郡諸軍事、後將軍、荆江二州刺史。玄大論功賞，以長史卞範之領南郡相，委以心膂之任。乃斷上流，禁商旅。德宗下書曰："豎子桓玄，故大司馬不腆之息，少懷狡惡，長而不悛，遂與王恭協同奸謀，阻兵内侮，三方雲集，志在問鼎，窺擬神器。賴祖宗威靈，宰傅神略，忠義奮發，罪人斯殞。玄等猖狂失圖，回舟鳥逝。便宜乘會，殲除奸源，于時同異之論，用惑廟策，遂使王憲廢撓，寵授非所。猶冀玄當洗濯胸腑，小懲大誡，而狼心弗革，悖慢愈甚，割據江湘，擅威荆郢，矯命稱制，與奪在手。又對侍中王謐放肆醜言，欲縱凶毒，陵陷上京。無君之心，形於音翰；不臣之迹，日月彌著。是可忍也，孰不可懷！宜明九伐，以寧西夏。尚書令、後將軍元顯可爲征討大都督、督十八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以劉牢之爲前鋒，行征西將軍，權領江州；命司馬尚之入沔水。

玄聞元顯處分，甚駭懼，欲保江陵。長史卞範之説玄東下，玄甚狐疑，範之苦勸，玄乃留桓偉守江陵，率軍東下。至夏口，乃建牙傳檄曰：

案揚州刺史元顯：凶暴之性，自幼加長；犯禮毀教，發蒙如備。居喪無一日之哀，衰絰爲宵征之服，弦觴於殷憂之

相見，派人在艦船上用箭射桓玄軍，桓玄的部衆也以箭回射，佺期便退兵回去了。桓玄就在馬頭渡過軍隊，下令他的各部隊向前挺進，打敗仲堪并殺了他，又殺了楊廣、揚佺期、殷道護和仲堪的參軍羅企生等。

德宗任命桓玄爲持節、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寧江八州及揚豫八郡諸軍事、後將軍、荆江二州刺史。桓玄大規模論功行賞，以長史卞範之兼任南郡相，對他委以心腹重任。於是截斷長江上游交通，阻絶商旅往來。德宗下詔道："小人桓玄，已故大司馬不肖的兒子，年輕時心性狡猾惡劣，年長後不思悔改，與王恭互相勾結謀劃，擁兵侮慢朝廷，多方集合兵馬，意在窺視朝政篡奪皇位。幸賴祖宗威靈，宰相神機妙算，忠義之軍奮發，有罪之人受誅。桓玄等猖狂失去主意，回舟紛作鳥獸散。本應當乘此機會，殲除奸邪的根源，但此時朝中議論各異，朝廷謀略遲疑不決，致使國家法令受到阻撓，桓玄得到非分的寵信任用。本希望桓玄會洗心革面，對他小的過錯加以懲誡然後接受教訓，但他却野心不改，對朝廷日益悖慢，竟然割據江湘、擅威於荆郢，僞托王命假藉名義，手握生殺予奪之權。又對侍中王謐大放厥詞，妄圖放縱凶險之心，侵犯并攻取京都。無視君主的野心，已見之於他的書信；不守臣道的行迹，每月每日更加明顯。是可忍，孰不可忍！應當明示九伐之法對他予以制裁，以使中原西部得到安寧。尚書令、後將軍司馬元顯可任征討大都督、督十八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於是，以劉牢之爲前鋒，任征西將軍，暫兼江州刺史；又令司馬尚之進軍沔水。

桓玄知道了元顯作爲指揮，非常驚恐害怕，想保住江陵。長史卞範之勸桓玄領兵東下，桓玄十分猶豫，範之苦苦相勸，桓玄纔決定留下桓偉據守江陵，自己率兵東下。到了夏口，桓玄就建立牙旗發布檄文道：

案揚州刺史司馬元顯：其凶暴的天性，從幼小時起就愈益滋長；違犯禮法毀壞教化，剛發蒙就已熟知具備。居喪時没有一天有悲痛之感，把喪服當作夜游的服裝，應深

時，窮色於罔極之日，劫略王國寶妓妾一朝空房，此基惡之始，駭愕視聽者矣。

相王有疾，情無悚懼，幸災擅命，揚州簒授，遂乃父子同録，比肩連案。既專權重，多行險暴，恐相王知之，杜絶視聽。惡聲無聞，佞譽日至。萬機之重，委之厮孽，國典朝政，紛紜淆亂。又諷旨尚書，使普敬録公。録公之位，非盡敬之所。苟自尊貴，遂悖朝禮。又妖賊陵縱，破軍殄民之後，己爲都督，親則刺史，於宜降之日，輒加崇進。弱冠之年，古今莫比。宰相懲惡，己獨解録，推禍委罰，歸之有在，自古僭逆未有若斯之甚者。

切哀傷之時却弦歌飲酒，在報答父恩之日却窮極色欲，把王國寶的妾妓劫掠一空，這衹是他惡行的開始，就足以駭人聽聞的了。

相王道子有病，元顯毫無恐懼之情，乘機假稱皇命，篡奪揚州刺史的大權，於是父子同就官職，比肩連銜奏事。在把持朝政以後，他有許多險惡暴虐的行爲，惟恐相王得知，就杜絶一切視聽。無法聽到他的壞名聲，奸邪的名譽與日俱至。國家萬機之重，委付給這種孽障，致使國章朝典，日趨紛亂。又以婉詞向皇帝要求任尚書令，致使朝廷隨意授任録尚書事之職。録公之位，并不是可以隨意授人的。他苟且自得尊貴的官位，就悖離朝廷禮法。又在妖賊侵侮肆虐、兵敗民亡之後，自己任都督，親任刺史，在應當降伏妖賊之時，反而對其加以崇敬進用。在二十歲的年紀就如此妄爲，古今無人與之相比。宰相本應懲處邪惡，他却擅自爲自己解脱，推卸罪責，歸咎他人，自古以來僭越悖逆之人没有像他這樣嚴重的。

取妾之僭，殆同六禮，乃使尚書僕射爲媒人，長史爲迎客，嬖媵饕餮，賀同長秋，所謂無君之心，觸事而發。八日觀佛，略人子女，至人家宿，唐突婦妾。慶封迄今，甫見易室之飲；晉靈以來，忽有支解之刑。喜怒輕戮，人士割裂，治城之暴，一睡而斬。又以四歲孽子，興東海之封。吴興殘暴之後，橫復若斯之調。妖賊之興，實由此竪。居喪極味，孫泰供其膳；在夜思游，亦孫泰延其駕。泰承其勢，得行威福，雖加誅戮，所染既多。加之以苦發樂屬，枉濫者衆，驅逐徙撥，死叛殆盡。改號元興，以爲己瑞，莽之符命，於斯尤著。否極必亨，天盈其毒，不義不昵，勢必崩喪，取亂侮亡，實在

他娶妾僭越名分，幾乎與婚姻的六禮一樣，竟然讓尚書僕射爲媒人，長史爲迎客，受其寵幸的貪殘之徒，前往慶賀如同對皇后一樣，所謂目無君主的野心，隨時隨事都暴露無遺。八日觀看佛事，搶掠良家女子，到民家住宿，肆意侮辱人家妻妾。從慶封至今，方纔發現他們互换妻妾奸宿一起飲酒；自晉靈公以來，忽然出現肢解之刑。憑個人的喜怒輕易殺戮，隨意把人宰割肢解，治城殘暴，瞬間就極刑問斬。又把四歲的孽子，封爲東海王。吴興郡遭妖賊殘暴以後，恃勢專横又到了這種地步。妖賊的興起，實在是由此人引發的。居喪之時極盡美味，是孫泰供給他的膳食；夜間想要出外游玩，也是孫泰接待他的車馬。孫泰依恃他的權勢，得以作威作福，雖然最終受到誅戮，但百姓已經深受荼毒。加之他大量徵發人丁，許多人被他非法徵役，驅逼遷徙到京城，死亡和叛離後所剩無幾。將年號改爲元興，用來作爲自

斯會。三軍文武，憤踴即路。

己的吉祥預兆，比當年王莽接受祥瑞的符命有過之而無不及。幽閉到了極點必然轉向通達順利，他的禍害充盈於天地之間，對君主不義對親人不親，勢必崩潰喪亡，自取滅亡，就在於此時。三軍將士文武官員們，一齊憤慨發誓踴躍地上路出征吧。

玄亦失荆楚人情，而師出不順，其兵雖强，慮弗爲用，恒有回師之計。既過尋陽，不見東軍，玄意乃定。於是遂鼓行而進，徑至姑熟，又克歷陽。劉牢之遣子敬宣詣玄請降，玄大喜，與敬宣置酒宴集。玄至新亭，元顯棄船，退入國子堂，列陳宣陽門前。元顯欲挾德宗出戰，而軍中相驚，言玄已及南桁，乃回軍赴宫。既至中堂，一時崩散。元顯奔東府，惟張法順一騎隨之。玄乃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丞相、録尚書事、揚州牧、領徐州刺史，持節、荆江二州、公如故；假黄鉞、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置左右長史，從事中郎四人；甲仗二百人入殿。於是收道子付廷尉，免爲庶人，徙于安城郡；殺元顯并其子，及豫州刺史司馬尚之、吏部郎袁遵、張法順等。又滅庾楷於豫章。徙尚之弟丹楊尹恢之、輔國將軍允之，及國寶、王緒諸子于交廣州。以劉牢之爲會稽内史，將欲解其兵也。初，敬宣既降，隨入東府，至是求歸。玄冀牢之受命，乃遣之。敬宣既至，牢之知將不免，欲襲玄，衆皆離散，乃於班瀆北走，縊於新洲。傳首建鄴。敬宣奔於江北。

桓玄也失去了荆楚地區的人心，從而出師不順利，他的兵力雖然强盛，却擔心不能被他所用，常常有班師回軍的想法。軍隊過了尋陽，不見東方來的軍隊，他的心纔安定下來。於是就擊鼓進軍，徑直到達姑熟，又攻克了歷陽。劉牢之派遣兒子敬宣到桓玄那裏請求投降，桓玄大喜，設置酒宴與敬宣歡聚。桓玄到了新亭，元顯放棄舟船，退却而進入國子堂，在宣陽門前列兵布陣。元顯想挾持德宗出來作戰，但軍中人相驚愕，聲稱桓玄已經到達南桁，於是回師奔赴宫中。到了中堂，衆兵瞬間崩潰逃散。元顯奔往東府，衹有張法順一人騎馬追隨他。桓玄就任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丞相、録尚書事、揚州牧、領徐州刺史，他原先所任的持節、荆江二州刺史、公爵等官爵不變；假黄鉞、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設置左右長史，從事中郎四人；甲仗二百人護衛他進殿。於是收捕道子交付廷尉，將他免爲庶人，遷徙到安城郡；殺死元顯及其兒子，還有豫州刺史司馬尚之、吏部郎袁遵、張法順等人。又在豫章消滅了庾楷。把尚之的弟弟丹楊尹恢之、輔國將軍允之，以及國寶、王緒的各位兒子遷徙到交州和廣州。任命劉牢之爲會稽内史，這是打算解除他的兵權。當初，敬宣投降後，跟隨進入東府，到這時請求回去。桓玄希望牢之接受任命，就放了敬宣。敬宣到了以後，牢之知道自己終將保不住，就想襲擊桓玄，部衆都逃離潰散，他纔從班瀆向北跑，在新洲自縊而死。他的首級傳送到建鄴。敬宣從江北奔逃了。

玄白德宗，大赦，改年爲大亨。玄讓丞相、荆江徐三州及録尚書事。乃改授太尉、都督中外、揚州牧、領平西將軍、豫州刺史；緑綟綬，加衮冕之服，劍履之禮，入朝不趨，贊拜

桓玄告知德宗，實行大赦，改年號爲大亨。桓玄辭讓丞相、荆江徐三州及録尚書事等職務。於是改授他爲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揚州牧、領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可使用緑綟綬，加衮冕之服，享有帶劍穿履上殿的殊禮，入朝不趨，贊

不名，增班劍六十人，甲仗二百人入殿。玄乃鎮姑熟。既而大築府第，田游無度，政令屢改，驕侈肆欲，朋黨翕習，沮亂内外。朝政皆諮焉，小事則决於左僕射桓謙及丹陽尹卞範之。玄大賦三吴富室，以賑飢民，猶不能濟也。東郡既由兵掠，因以飢饉，死者甚衆。三吴户口减半，會稽則十三四，臨海、永嘉死散殆盡。諸舊富室皆衣羅縠，佩金玉，相守閉門而死。

拜不稱名字，增加班劍六十人，甲仗二百人入殿。桓玄隨後回鎮姑熟。然後大規模修築府第，打獵和游樂無節制，政令不停地更改，驕横奢侈肆意所欲，朋黨紛紛順服巴結，中斷和攪亂了朝廷内外。一切朝政都要向他咨詢，小事則由左僕射桓謙和丹陽尹卞範之來决斷。桓玄加重徵收三吴地區富户的賦税，用來賑濟飢民，但依然無濟於事。東部各郡由於連年兵戰和劫掠，以致大鬧饑荒，百姓死亡衆多。三吴地區的民户减少了一半，會稽則衹剩下十分之三四，臨海、永嘉的人口幾乎全部死亡或逃散。原先的富户人家都穿着綾羅、佩着金玉，關上門户相守等死。

玄自封豫章郡公，食安成七千五百户；後封桂陽郡公，邑二千五百户；本封南郡如故。既而鴆殺道子。玄削奪德宗供奉之具，務盡約陋，殆至飢寒。雖殺逆未至，君臣之體盡矣。進位大將軍，加前後部羽葆鼓吹，奏事不名。又表請自率諸軍，命諸蕃方兵掃平關洛，德宗不許之。玄本無資力，但好爲大言，既不辦行，乃云奉詔故止。玄既無他處分，先作征行服玩，并制裝書畫之具。或諫曰："今日之行，必有征無戰，輜重自足相運，不煩復有制造。"玄曰："書畫服玩，宜恒在左右，且兵凶戰危，脱有意外，當使輕而易運。"衆咸笑之。

桓玄自封爲豫章郡公，食封邑安成的七千五百户；後又封爲桂陽郡公，食邑二千五百户；原封的南郡公不變。然後他用鴆酒毒死了司馬道子。桓玄削减剥奪了德宗享受的供奉待遇，一切都盡量簡陋，使他幾乎到了挨餓受凍的地步。雖然未加以弑害，但君臣的體統已是完全不顧了。桓玄又進位爲大將軍，增加前後部的羽葆鼓吹等儀仗，奏事時不用報姓名。又上奏請求自己統率諸軍，命各邊境地區的蕃兵掃平關、洛，德宗未予准許。桓玄本來没有資歷和能力，却喜歡説大話，辦理施行不下去，就聲稱是奉詔令纔停止的。桓玄已没有其他的布署和調度，衹是先行製作征戰行軍時的服裝器玩，并製作裝書畫用的工具。有人勸諫他説："今日出行，必然是有征無戰，輜重之物自然會準備充足一同運走，不必煩勞又另外去製造。"桓玄説："書畫服玩等物，應當經常帶在身邊，况且眼下兵凶戰危，倘若遇上意外，也便於輕巧易於運送。"衆人都笑他。

玄所親仗，惟桓偉而已，先欲徵還，以自副貳。偉既死，玄甚恇懼。初，玄常以其父王業垂成，以己弱年，不昌前構，常懷恨憤。及昌明死，便有四方之計，既克建業，無復居下之心。及偉死，慮一己單危，益欲速成大業。卞範之之徒，既慮事變，且幸其利，咸共催促，於是殷仲文等并已撰集策命矣。德宗加玄相

桓玄所親信依仗的人，衹有桓偉一人而已，先前想把他徵召回來，作爲自己的輔佐。桓偉死了以後，桓玄非常恐慌不安。起初，桓玄常常因爲他父親王業垂成，而自己年富力强，不能振興前輩造就的基業，心中總是滿懷憤激。昌明死後，他就有了志在四方的心懷，攻下建業城後，就再也没有居人之下的心思了。到了桓偉死去，他害怕自己一個人力量單薄，越發想要儘早地成就大業。卞範之之流，既擔心事態有變，又希望

國，總百揆，封南郡、南平、宜都、天門、零陵、桂陽、營陽、衡陽、義陽、建平十郡爲楚王，備九錫之禮，揚州牧、領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如故。遣司徒王謐授相國印綬，光禄大夫武陵王司馬遵授楚王璽策。德宗先遣百僚固請，又云當親幸敦喻。十二月，德宗禪位於玄，大赦所部，稱永始元年。初欲改年爲建始，左丞王納之曰："建始者，晋趙王倫之號也。"於是易爲永始，復同王莽始貴之年。

玄入建鄴宫，逆風迅激，旌旗、服章、儀飾一皆傾偃。是月酷寒，此日尤甚。多行苛政而時施小惠。迎温神主進于太廟。玄游行無度，至此不出。殿上施金額流蘇絳帳，頗類輴車、王莽仙蓋。太廟、郊齋皆二日而已。又其廟祭不及於祖，以玄曾祖已上名位不顯，故不列序。且以王莽立九廟，見譏前史，遂以一廟矯之。又毁僭晋小廟，以崇臺榭。其庶母蒸嘗，未有定所。慢祖忘親，時人知其不永。是月，玄出游水南，飄風飛其儀蓋。又欲造大輦，使容三十人坐，以二百人輿之。玄驕逸荒縱，不恤時事，奏案停積，了不省覽；或親細事，手注直官，自用令史，制度亂出，主司奉答不暇。晨夜游獵，文武困乏。直侍之官，皆繫馬省中；休下之吏，留供土木之役。朝士勞瘁，百姓力盡，民之思亂，十室而八。

德宗彭城内史劉裕因是斬徐州刺史桓脩於京口，與沛國劉毅、東

從中謀取私利，就一起催促桓玄行事，殷仲文等人甚至已經撰寫好了即位的策文。德宗又加授桓玄爲相國，總領文武百官，劃出南郡、南平、宜都、天門、零陵、桂陽、營陽、衡陽、義陽、建平等十郡作爲封他楚王的食邑，備九錫之禮，其揚州牧、領平西將軍、豫州刺史等職照舊。派司徒王謐授予他相國的印綬，光禄大夫武陵王司馬遵授予他楚王的册寶。德宗先派百官前去迎請，又説要親自前往敦請。十二月，德宗將皇位禪讓給了桓玄，桓玄大赦天下，稱年號爲永始元年。起初想改年號爲建始，左丞王納之説："建始，是晋代趙王司馬倫的年號。"於是改爲永始，又與王莽始貴的年號類同。

桓玄進入建業宫中，突然逆風迅猛大作，旌旗服章儀飾全部被大風吹倒。這一月天氣酷寒，這一日尤其寒冷。桓玄即位後多行苛政而有時施以小惠。把桓温的神主迎奉進入太廟。桓玄一向出行游獵没有節制，到這時就不再外出。在殿堂上設置金匾、流蘇和絳紗帳，裝飾得頗像運載棺木的輴車和王莽的仙蓋。太廟和南郊的祭祀都衹進行了兩天而已。還有，桓玄的廟祭没涉及祖輩，因爲他的曾祖父以上名位不顯著，所以不予排列昭穆次序。而且由於王莽曾立九廟，被前人的史書所譏諷，他就衹立一廟以示矯正。他還毁掉晋朝的小廟，用來修造臺榭。他庶母的祭祀之位，没有固定場所。侮慢祖先忘却親情，當時的人們都知道他不會長久。這一月，桓玄出游水南，一陣旋風颳走了他車上的儀蓋。他就想製造一輛大車，使它能容納三十人坐，用二百人推拉。桓玄驕逸荒縱，不顧時事，奏案積壓，全不閲覽；有時過問小事，代替史官親手注記，代替令史自撰文書，隨意變動制度，主管的官員應接不暇。從早到晚外出游獵，文武官員困乏不堪。值班入侍的官員，都把馬拴繫在宫禁之内；休假的官吏，都留下來充當建築的差役。朝臣們操心勞悴，天下百姓財用殆盡，民衆思亂者，十家就有八家。

德宗的彭城内史劉裕乘機在京口斬殺了徐州刺史桓脩，與沛國的劉毅、東海的何無忌等收集

海何無忌收衆濟江。玄加桓謙征討都督，召侍官皆入止省中。玄移還上宫，百僚步從。赦揚、豫、徐、兗、青、冀六州。遣頓丘太守吴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拒劉裕於江乘。裕斬甫之，進至羅落橋，又梟敷首。玄外粗猛，内恇怯，及聞二將已没，志慮荒窘，計無所出，日與巫術道士爲厭勝之法。乃謂衆曰："朕其敗乎？"黄門郎曹靖對曰："神怒民怨，臣實憂懼。"玄曰："民怨可然，神何爲怒？"對曰："移晋宗廟，飄泊無所；大楚之祭，不及於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諸君子皆以爲堯舜之世，臣何敢諫。"玄使桓謙、何澹之屯于東陵口，卞範之屯覆舟山西，衆合二萬。又遣武衛庾賾之配以精卒利器，援助謙等。謙等大敗，玄聲云赴戰，將子侄出南掖門，西至石頭。先使殷仲文具船於津，遂相與南走。經日不得食，左右進以粗粥，咽不能下。玄子昇五六歲，抱玄胸而撫之，玄悲不自勝。玄挾德宗發尋陽，至江陵，西中郎將桓石康納之。張幔屋，止城南，署置百官，以卞範之爲尚書僕射，殷仲文爲徐州，其餘各顯用。玄謂諸侍臣曰："卿等并升清塗，翼從朕躬，都下竊位者方應謝罪軍門，其見卿等入石頭，無異雲霄中人也。"玄以奔敗之後，懼法令不肅，遂輕怒妄殺，逾甚暴虐。殷仲文諫之，玄大怒曰："漢高、魏武幾遇敗，但諸將失利耳。以天文惡，故還都舊楚，而群小愚惑，妄生是非，方當糾之以猛，未宜施之以恩也。"荆、江郡守，以玄播越，咸遣使通表，有匪寧之辭，玄悉不受，乃更令所在表賀遷都。玄在道自作《起居注》，叙其拒劉裕事，自謂

部衆渡過長江。桓玄授予桓謙爲征討都督，召集侍從官員留住在宫禁之内。桓玄遷回到上宫，文武百官都步行跟從。又大赦揚、豫、徐、兗、青、冀等六州。派頓丘太守吴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在江乘抗拒北邊的劉裕。劉裕斬了吴甫之，進軍到了羅落橋，又斬了皇甫敷的首級。桓玄表面上粗疏威猛，骨子裏却怯懦恐懼，到了得知兩將已死的消息後，主意已窮盡，無計可施，天天和巫師道士作詛咒制勝之法。於是他問衆人道："我豈失敗了麽？"黄門侍郎曹靖回答説："天怒人怨，臣實在憂愁害怕。"桓玄説："民怨是不假，天神爲何要發怒？"回答是："遷走了晋朝的宗廟，使其祖宗飄泊無依；大楚的廟祀，又不能及於先祖。這就是神明發怒的原因。"桓玄説："你爲何早不對我勸諫？"回答説："朝中諸君子都認爲現在是堯舜的治世，爲臣怎敢上諫？"桓玄派桓謙、何澹之在東陵口屯兵，卞範之在覆舟山之西屯兵，兩處合兵共二萬人。又派武衛庾賾之配備精鋭的士卒和武器，前往援助桓謙等人，桓謙等人大敗，桓玄聲稱要赴戰場，帶着兒子侄兒從南掖門出來，向西到了石頭。先派殷仲文把船停妥在渡口，便跟他一起向南奔走。整整一天没有進食，左右之人送上粗陋米粥，他咽不下去。桓玄的兒子桓昇五六歲，抱在桓玄的胸前撫摸着，桓玄悲不自禁。桓玄挾持德宗從尋陽出發，到了江陵，西中郎將桓石康接納了他們。桓玄在江陵城南搭起帳幕，設置文武百官，任卞範之爲尚書僕射，殷仲文爲徐州刺史，其餘之人各授以顯要官職。桓玄對他的侍臣們説："你們均從清正的途徑升用，輔翼跟從朕的身旁，京都中那些竊居官位者正應當來軍門謝罪，等到他們看見你們再次進入石頭城，你們就無異於雲霄中的人了。"桓玄因爲在失敗逃亡後，害怕法令不能整肅，就輕易動怒妄殺無辜，越發變得暴虐。殷仲文對他進行勸諫，桓玄大怒道："漢高祖、魏武帝屢次遭到失敗，衹是因爲他們的部將作戰失利而已。由於上天縱容邪惡，所以我回來以舊楚爲都，但群小愚昧無知，妄生是非，正應當用威猛予以追究，不應對他們施以恩惠。"荆、江一

算略無失，諸將違節度，以至於敗。不暇謀議軍事，惟誦述寫傳之。

帶的郡守，由於桓玄流亡到此，都派使者來進表巴結，其中有表示不安寧的言辭，桓玄一概不予接受，就重新叫所在各郡進表慶賀他遷都之喜。桓玄在逃亡路上自己撰寫《起居注》，敘述他抗拒劉裕的事迹，自稱他的謀略没有失誤之處，而是諸將違背節制調度，以至於失敗。他没有時間去謀劃議論軍事，衹是述説記録他的經歷而已。

劉裕遣其冠軍將軍劉毅發建鄴，追之。玄軍屢敗。玄常装輕舸於舫側，故其兵人莫有鬥志。玄乃棄衆而走，餘軍以次崩散，遂與德宗還江陵。初，玄留德宗妻子巴陵，殷仲文與玄同舟，乃説玄求别舫收集散軍，遂以德宗妻歸于建鄴。玄入江陵城，南平太守馮該勸玄更戰。玄欲出漢中，投梁州刺史桓希，夜中處分將發，城内已亂，禁令不行，將親近腹心百許人出城北。至城門，左右即於暗中斫玄面，前後相殺，交横盈路。玄僅得至船。德宗入南郡府。玄既下船，猶欲走漢中。玄屯騎校尉毛脩之誘以入蜀，遂與石康等泝江而上。達枚回洲，爲益州參軍費恬等迎射之，箭如雨下。玄中流矢，子昇輒拔之。益州督護馮遷抽刃而登玄艦，玄曰："是何人也，敢殺天子！"遷曰："我自欲殺天子之賊耳。"遂斬玄首并石康等，斬昇于江陵市，傳送玄首，梟于朱雀門。

劉裕派遣他的冠軍將軍劉毅從建鄴發兵，追擊桓玄。桓玄軍隊屢被打敗。桓玄常在舫屋之畔裝備着輕舟以應急，所以他的將士都没有了鬥志。桓玄就丢下部衆逃跑，其餘的部隊依次紛紛崩潰逃散，就與德宗回到江陵。當初，桓玄把德宗的妻兒留在巴陵，殷仲文與桓玄同在一條船上，就勸説桓玄尋找别的船隻收集散軍，於是把德宗之妻送回建鄴。桓玄進入江陵城，南平太守馮該勸桓玄再戰。桓玄想出兵到漢中，投奔梁州刺史桓希，夜晚安排停當將要出發，城内已大亂，他的命令已不被執行，他帶着親信心腹一百多人從城北而出。到了城門，左右之人就在黑暗中砍桓玄的臉，前後相殺，人馬交錯塞滿了道路。桓玄僅隻身逃至船上。德宗則進入了南郡府第。桓玄已經下船，還是想到漢中去。桓玄的屯騎校尉毛脩之誘騙他進入蜀地，就和石康等人泝江而上。船到枚回洲，爲益州參軍費恬等人迎面射擊，箭如雨下。桓玄中了流箭，他的兒子桓昇就把箭拔出來。益州督護馮遷抽出尖刀登上桓玄的艦船，桓玄叫道："你是何人，敢殺天子！"馮遷説："我就是要殺天子的逆賊哩。"於是斬下桓玄和石康等人的首級，把桓昇斬於江陵街市，將桓玄的首級傳送到建鄴，懸挂在朱雀門示衆。

玄既敗，桓謙匿於沮中。桓振逃于華容之浦，陰聚黨數千人，晨襲江陵，克之。桓謙亦聚衆而出。振既至，問玄子昇所在，知昇已死，欲殺德宗，謙苦禁之。於是爲玄舉哀，謚爲武悼皇帝。謙率群官復立德宗，振自爲都督八州、鎮軍將軍、荆州刺史，謙復本職，又加江、豫二州刺史。後德宗益州刺史毛璩殺桓希於

桓玄失敗後，桓謙躲藏在沮中。桓振逃亡在華容的水濱，暗中聚集黨羽數千人，清晨襲擊江陵，占領了它。桓謙也聚衆而出。桓振到達以後，打聽桓玄的兒子桓昇的下落，得知桓昇已死，就想殺德宗，桓謙苦勸止住了他。於是桓振等人爲桓玄舉哀發喪，給他上謚號爲武悼皇帝。桓謙率領群官重新立德宗爲皇帝，桓振自任都督八州諸軍事、鎮軍將軍、荆州刺史，桓謙恢復原先的官職，又加授江、豫二州刺史。後來德宗的

漢中。桓振寇江陵，爲唐興所斬。其餘親從，或當時擒獲，或奔散外境，數年之間，并敗滅之。

益州刺史毛璩在漢中殺死桓希。桓振侵略江陵，被唐興所斬殺。其餘的親信隨從，有的當時被擒獲，有的逃散到外地，幾年之内，全部被打敗消滅了。

馮跋

海夷馮跋，字文起，小名乞直伐，本出長樂信都。慕容永僭號長子，以跋父安爲將。永爲垂所滅，安東徙昌黎，家于長谷。跋飲酒至一石不亂。母弟素弗，次丕，次洪，皆任俠放逸，不修行業，跋恭慎勤稼穡。既家昌黎，遂同夷俗。

海夷馮跋，字文起，小名乞直伐，祖先來自長樂信都。慕容永在長子僭稱帝位，任用馮跋的父親馮安爲部將。慕容永被慕容垂消滅，馮安向東遷居到昌黎，定家在長谷。馮跋飲酒至一石不醉。他的同母弟素弗，次弟馮丕，三弟馮洪，都是放任浪蕩，不修産業和學行，馮跋恭謹而勤於稼穡種植。在昌黎安家後，就漸漸與夷俗同化。

後慕容熙僭號，以跋爲殿中左監，稍遷中衛將軍。後坐事逃亡。既而熙政殘虐，民不堪命，跋乃與從兄萬泥等二十三人結謀，跋與二弟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城，匿於孫護之室以誅熙。乃立夕陽公高雲爲主，以跋爲侍中、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武邑公，事皆决跋兄弟。太宗初，雲爲左右所殺，跋乃自立爲燕王，置百官，號年太平，于時永興元年也。跋撫納契丹等諸落，頗來附之。

後來慕容熙僭位稱帝，任馮跋爲殿中左監，逐步升遷至中衛將軍。後因犯事坐罪而逃亡。後來慕容熙的統治殘酷暴虐，人民不堪忍受，馮跋就與堂兄馮萬泥等二十三人結夥圖謀，馮跋與兩個弟弟乘着車，讓婦人駕車，潛入龍城，藏匿在孫護家中以誅殺慕容熙。於是推立夕陽公高雲爲君主，任命馮跋爲侍中、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爲武邑公爵，政事都决定於馮跋兄弟。太宗初年，高雲被左右之人所殺，馮跋就自立爲燕王，設置百官政府，定年號爲太平，這時是永興元年。馮跋招撫契丹等各部落，他們有許多人前來依附他。

太宗遣謁者于什門喻之，爲跋所留，語在《什門傳》。泰常三年，和龍城有赤氣蔽日，自寅至申，跋太史令張穆以爲兵氣，言於跋曰："大魏威制六合而聘使隔絶，自古鄰國未有不通之理，違義致忿，取敗之道，恐大軍卒至，必致吞滅，宜還魏使，奉修職貢。"跋不從。太宗詔征東大將軍長孫道生率衆二萬討之，跋嬰城固守，不克而還。

太宗派遣謁者于什門去説服他，被馮跋留住，事情記載在《于什門傳》。泰常三年，和龍城有赤色烟氣掩蔽了太陽，從寅時到申時，馮跋的太史令張穆認爲這是兵氣，對馮跋説："大魏王朝威勢控制了天下而聘使與之隔絶，自古相鄰之國未有不通使的道理，違背理義導致憤恨，是自取敗亡的途徑，恐怕大軍一旦到來，必然導致被吞滅，應當歸還大魏的使者，奉修臣服之禮向他們朝貢。"馮跋不聽從。太宗詔令征東大將軍長孫道生率領二萬兵馬征討他，馮跋閉城固守，魏軍未攻克而還師。

神䴥二年，跋有疾。其長子永先死，立次子翼爲世子，攝國事，勒兵以備非常。跋妾宋氏規立其子受居，

神䴥二年，馮跋患了疾病。他的長子馮永已先死去，就立了次子馮翼爲世子，代理國事，統領兵馬以防備非常變故。馮跋的妾宋氏謀立她的

深忌翼，謂之曰："主上疾將瘳，奈何代父臨國乎？"翼遂還。宋氏矯絶内外，遣閹人傳問，翼及跋諸子、大臣并不得省疾，惟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跋疾甚，福慮宋氏將成其計，乃言於跋弟文通，勒兵而入。跋驚怖而死，文通襲位。翼勒兵出戰，不利，遂死。跋有男百餘人，悉爲文通所殺。

兒子受居爲繼位者，深深忌恨馮翼，對他説："主上的病很快就要好轉了，爲何代替父親監理國政呀？"馮翼就回去了。宋氏矯旨斷絶了内外的聯係，派遣宦官傳達音訊，馮翼和馮跋的兒子們及衆大臣均不得探視疾病，衹有中給事胡福獨自可以出入，專門掌握着宫廷禁衛之權。馮跋病危，胡福擔心宋氏將要得逞她的詭計，就告訴了馮跋的弟弟馮文通，文通帶兵進入宫中。馮跋受驚而死，文通繼承了王位。馮翼帶兵出戰，未戰勝，就死去了。馮跋有兒子達一百多人，全部被文通殺掉了。

馮文通

文通，跋之少弟也，本名犯顯祖廟諱。高雲僭號，以爲征東大將軍，領中領軍，封汲郡公。跋立，爲尚書左僕射，改封中山，仍爲領軍，内掌禁衛，外總朝政，歷位司徒。及自立，乃與劉義隆交通。

馮文通，是馮跋最小的弟弟，原名犯了顯祖皇帝的廟諱。高雲僭立爲帝的時候，授任他爲征東大將軍，兼任中領軍，封爲汲郡公。馮跋即位後，授予文通尚書左僕射，改封爲中山公，仍舊任領軍，在宫内掌管宫廷禁衛之事，在宫外掌管朝廷政務，歷任司徒。馮跋死後，就自立爲君主，於是與劉義隆相往來。

延和元年，世祖親討之，文通嬰城固守。文通營丘、遼東、成周、樂浪、帶方、玄菟六郡皆降，世祖徙其三萬餘户于幽州。文通尚書郭淵勸其歸誠進女，乞爲附庸，保守宗廟。文通曰："負釁在前，忿形已露，降附取死，不如守志，更圖所適也。"

延和元年，世祖親自率兵征討文通，文通固城自守。文通所統轄的營丘、遼東、成周、樂浪、帶方、玄菟等六郡全部向大魏投降，世祖就把這裏的三萬多户居民遷徙到幽州。文通的尚書郭淵勸他向大魏歸附投誠并進獻女兒，乞求做大魏的附庸，以保住自己的宗廟和王位。文通説道："我違負大魏導致仇隙已成事實，忿恨怨結已經顯露出來，投降歸附衹有得到死路一條，倒不如保持志向堅守下去，再去謀求更合適的出路。"

先是，文通廢其元妻王氏，黜世子崇，令鎮肥如，以後妻慕容氏子王仁爲世子。崇母弟廣平公朗、樂陵公邈相謂曰："大運有在，家國已亡，又慕容之譖，禍將至矣。"於是遂出奔遼西，勸崇來降，崇納之。會世祖使給事中王德陳示成敗，崇遣邈入朝。世祖遣兼鴻臚李繼持節拜崇假節、侍中、都督幽平二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幽

在此以前，文通廢掉他的原配妻子王氏，廢黜了世子馮崇，命令他出鎮肥如，以後妻慕容氏的兒子王仁爲世子。馮崇的同母弟弟廣平公馮朗、樂陵公馮邈相互説道："天下的歸宿自有着落，我們的國和家已經没有了，再加上慕容氏的讒毁，大禍快到了。"於是就逃亡到遼西，勸馮崇前來歸降，馮崇采納了這一建議。到了世祖派給事中王德向他們陳述曉示成敗禍福的道理之後，馮崇就派馮邈前來朝覲。世祖派遣兼鴻臚李繼持節拜授馮崇爲假節、侍中、都督幽平二州

平二州牧，封遼西王，録其國尚書事，食遼西十郡；承制，假授文官尚書、刺史，武官征虜已下。文通遣其將封羽率衆圍崇，世祖詔永昌王健督諸軍救之。封羽又以凡城降，徙其三千餘家而還。

文通遣其尚書高顒請罪，乞以季女充掖庭。世祖許之，徵其子王仁入朝，文通不遣。其散騎常侍劉訓言於文通曰："雖結婚和通，而未遣侍子，魏若大舉，將有危亡之慮。夫以重山之隘，劉禪銜璧；長江之難，孫皓歸命。况魏强於晋氏，燕弱于吴蜀，願時遣世子，以恭大國之命。然後收離集散，厚布恩澤，分賑倉廪以濟民乏，勸督農桑以邀秋稔，庶大業危而更安，社稷可以永保。"文通大怒，殺之。世祖又詔樂平王丕等討之，日就蹙削，上下危懼。文通太常陽嶠復勸文通請罪乞降，速令王仁入侍。文通曰："吾未忍爲此，若事不幸，且欲東次高麗，以圖後舉。"嶠曰："魏以天下之衆擊一隅之地，以臣愚見，勢必土崩。且高麗夷狄，難以信期，始雖相親，終恐爲變。若不早裁，悔無及也。"文通不聽，乃密求迎於高麗。太延二年，高麗遣將葛盧等率衆迎之，入和龍城，脱其弊褐，取文通精仗以賦其衆。文通乃擁其城内士女入于高麗。先是，其國有狼夜繞城群嘷，如是終歲；又有鼠集於城西，闐滿數里，西行至水，則在前者銜馬矢，迭相嚙尾而渡；宿軍地燃，一旬而滅，觸地生蛆，月餘乃止；和龍城生白毛，長一尺二寸。

東夷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幽平二州牧，封遼西王，録他們邦國的尚書事，食邑是遼西的十個郡；承奉大魏皇上的節制，可以假授文官尚書、刺史，武官是征虜將軍以下。文通派他的部將封羽率領兵衆包圍馮崇，世祖詔令永昌王元健督領諸軍救援馮崇。封羽又獻出凡城來降，遷徙了他們的三千多家而返回。

文通派遣他的尚書高顒請罪，乞求把他的小女兒充入到大魏的後宫。世祖同意了，徵召他的兒子馮王仁入朝覲見，文通不派遣。他的散騎常侍劉訓對文通説道："雖然與大魏結親通和，但未遣世子去入侍，魏朝要是大舉進攻，我們將有危亡的憂慮。有重山峻嶺作障隘，劉禪仍然銜璧而降；有長江天險，孫皓依舊得歸附稱臣。何况魏朝比晋朝要强，我們燕國要弱於吴和蜀，請及時派出世子，以恭奉大國的命令。然後我們收集離散之兵民，施行深厚的恩澤，用倉廪中的糧食分發賑濟困乏的人民，勤懇地勸導農桑以迎接秋天的收成，這就可使大業由危轉安，社稷江山可以永遠保有。"文通大爲憤怒，殺了劉訓。世祖又詔令樂平王元丕等人征討他，文通的政權日益危困削弱，全國上下深感危險和恐懼。文通的太常陽嶠又勸文通向大魏請罪求降，速派王仁入魏爲質。文通説："我不忍心這樣做，假若真的不幸遭進攻，就打算向東到高麗去，以圖謀今後的行動。"陽嶠説："魏朝以天下之兵攻打我一隅之地，依臣的愚見，我們勢必土崩瓦解。况且高麗是野蠻的夷狄，難以使人信任和期望，開始雖然很親密，恐怕終究要有變化。如果不早些裁决，就後悔莫及了。"文通不聽，於是秘密要求高麗來迎接。太延二年，高麗派遣部將葛盧等人率兵迎接他，進入和龍城，脱掉他們的破敗褐服，拿了文通的精緻裝備配送給他們的兵卒。文通就率領着城内的士民男女進入了高麗。在此以前，該國有狼在夜晚繞着城墻成群地嗥叫，就這樣一直持續了一年；又有老鼠集結在城西，填滿了數里路，向西行至水邊，在前的老鼠口中銜着馬矢，跟隨的老鼠都一個個咬着尾巴渡河；宿軍地區出現土地燃燒現象，十天後纔熄滅，觸碰此

地就生出蛆，一個多月纔消失；和龍城生長白毛，長一尺二寸。

文通至遼東，高麗遣使勞之曰："龍城王馮君爰適野次，士馬勞乎?"文通慚怒，稱制答讓之，高麗乃處之於平郭，尋徙北豐。文通素侮高麗，政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乃奪其侍人，質任王仁。文通忿怨之，謀將南奔。世祖又徵文通於高麗，高麗乃殺之於北豐，子孫同時死者十餘人。文通子朗、邈。朗子熙，在《外戚傳》。

文通來到遼東，高麗派使者慰勞他們說："龍城王馮君這就到了野僻駐下，士馬都勞頓辛苦了吧?"文通慚愧而又惱怒，以皇帝的身份回話責怪了高麗王。高麗就把他安頓在平郭，接着又遷徙到北豐。文通一向輕侮高麗，政刑賞罰，都好像在自己國家一般。高麗於是取消了他的侍奉人員，把王仁作爲人質。文通很怨恨他們，圖謀打算南逃。世祖又從高麗徵召文通，高麗便在北豐殺了他，他的子孫同時被殺害的有十多個人。文通的兒子馮朗、馮邈。馮朗的兒子馮熙，記載在《外戚傳》中。

劉裕　劉義符

島夷劉裕，字德輿，晋陵丹徒人也。其先不知所出，自云本彭城彭城人，或云本姓項，改爲劉氏，然亦莫可尋也，故其與叢亭、安上諸劉了無宗次。裕家本寒微，住在京口，恒以賣履爲業。意氣楚剌，僅識文字，樗蒲傾產，爲時賤薄。嘗負驃騎諮議刁逵社錢三萬，經時不還。逵以其無行，録而徵責，驃騎長史王謐以錢代還，事方得了。落魄不修廉隅。

島夷劉裕，字德輿，是晋陵丹徒人。他的祖先不知是何地人，自稱原本是彭城彭城人，或稱他本來姓項，改姓劉氏，但也没有根據可以查尋，所以他與叢亭、安上等幾支劉氏完全没有血緣關係。劉裕家庭原本寒微，住在京口，經常以賣鞋爲生。他粗莽乖戾，僅能識些字，賭博輸光了財產，被當時人們看得很低賤和淺薄。曾經欠下驃騎將軍府諮議參軍刁逵的三萬社錢，過期而不還。刁逵因爲他没有德行，追究并徵召他準備懲責，驃騎長史王謐拿錢代還了債務，事情纔得以了結。落魄無所聊賴，不修廉耻和規矩。

天興二年，僭晋司馬德宗遣其輔國將軍劉牢之東討孫恩，裕應募，始爲牢之參軍。恩北寇海鹽，裕追勝之，以功稍遷建武將軍、下邳太守。劉牢之討桓玄，裕參其軍事。牢之降，裕爲玄從兄桓脩中兵參軍。孫恩死，餘衆推恩妹夫盧循爲主，玄遣裕征之，裕破循于東陽、永嘉，循浮海奔逸。加裕彭城内史。

天興二年，僭僞的晋朝皇帝司馬德宗派遣他的輔國將軍劉牢之向東去征討孫恩，劉裕應募，起先任牢之的參軍。孫恩向北侵略海鹽，劉裕追擊戰勝了他，因功逐漸升任到建武將軍、下邳太守。劉牢之征討桓玄，劉裕參預其軍事行動。牢之投降後，劉裕任桓玄的堂兄桓脩的中兵參軍。孫恩死後，他的餘黨推舉孫恩的妹夫盧循爲首領，桓玄派遣劉裕征討他們，劉裕在東陽、永嘉打敗了盧循，盧循渡海奔逃了。加授劉裕爲彭城内史。

及桓玄廢德宗而自立，裕與弟道規、劉毅、何無忌潛謀舉兵。桓脩弟思祖鎮廣陵，道規劉毅先爲之佐。天賜初，裕與何無忌等旦候城門開，

到桓玄廢掉德宗自立爲帝以後，劉裕與弟弟道規、劉毅、何無忌暗地裏圖謀起兵。桓脩的弟弟思祖鎮守廣陵，道規和劉毅原先是他的助手。天賜初年，劉裕和何無忌等人清晨等候城門打

率衆斬玄徐州刺史桓脩於京口，其日，劉毅、道規等亦斬思祖，因收衆濟江。河内太守辛扈興、恒農太守王元德、振威將軍童厚之亦與裕剋是日取玄。毅兄邁時在建業，毅遣周安要之，邁懼而告玄，玄遣頓丘太守吴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拒。裕率衆宿于竹里，遇甫之於江乘，裕執長刀直入其陳，斬甫之，進至羅落橋，又斬敷首。玄使桓謙屯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裕又破之。玄大懼，乃携子侄浮江南走。裕入鎮石頭，以德宗司徒王謐爲録尚書，領揚州刺史，立留臺，總百官，裕爲使持節、都督揚徐兖豫青冀幽并八州、鎮軍將軍、徐州刺史。令道規等率衆追玄。裕因是相署名位，遣尚書王嘏等迎德宗，燔桓温神主于宣陽門外。尋殺尚書左僕射王愉及其子綏、納等。裕以司馬遵爲大將軍，承制，入居東宫，公卿以下莫不畢拜。乃大赦，惟玄等不在例。是夜，司徒王謐逃走。劉毅以其手解德宗璽綬，宜誅之。裕以其償錢之惠，固請免之，乃遣丹楊尹孟昶迎焉。

開，率領士卒在京口斬殺了徐州刺史桓脩，這天，劉毅、道規等也殺了思祖，於是收集兵馬渡過長江。河内太守辛扈興、恒農太守王元德、振威將軍童厚之等也與劉裕約定在這一天攻取桓玄。劉毅的兄長劉邁當時在建業，劉毅派遣周安邀迎他，劉邁恐懼地去告知桓玄，桓玄派遣頓丘太守吴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上抵抗。劉裕率兵在竹里宿營，在江乘遭遇吴甫之，劉裕手執長刀直入他們的兵陣，斬殺了甫之，進兵到羅落橋，又斬了皇甫敷的首級。桓玄讓桓謙屯駐在東陵，卞範之屯駐在覆舟山之西，劉裕又打敗了他們。桓玄大爲恐懼，就携帶兒子侄兒渡江南逃。劉裕進據并鎮守石頭，任德宗的司徒王謐爲録尚書，領揚州刺史，設立留守行臺，總領百官，劉裕任使持節、都督揚徐兖豫青冀幽并八州、鎮軍將軍、徐州刺史。命令道規等率兵追擊桓玄。劉裕因此而委任簽署了不少官職，派遣尚書王嘏等迎接德宗，在宣陽門外焚燒了桓温的神主牌位。接着殺了尚書左僕射王愉及其兒子王綏、王納等人。劉裕以司馬遵爲大將軍，承受帝王節制，入居東宫，公卿大臣無不全部朝拜他。於是大赦天下，衹有桓玄不在赦免之列。這天夜晚，司徒王謐逃走。劉毅因爲他親手解過德宗的玉璽和印綬，應當誅殺他。劉裕看在他代還過賭債的恩情上，堅決請求免他的罪，就派遣丹楊尹孟昶去迎回他。

無忌、道規至于桑落洲，破桓玄。諸將進據尋陽，加裕都督江州。劉毅復敗桓玄於峥嶸洲，玄乃棄衆單舸奔走，挾德宗奔于江陵。裕領青州刺史，甲仗百人入殿。毅等平巴陵，德宗復位於江陵，改年曰義熙。及還建業，裕進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飾讓不受；加録尚書事，又詐不受。乃出鎮丹徒，改授都督十六州，餘如故，又領兖州，乃解青州。

無忌、道規來到桑落洲，打敗桓玄。諸位將領進兵占據尋陽，加授劉裕都督江州。劉毅在峥嶸洲再次打敗桓玄，桓玄就丢下衆兵乘單舟奔逃，挾持德宗跑到江陵。劉裕領青州刺史，帶百人的甲仗進入宫殿。劉毅等人平定了巴陵，德宗在江陵復位，改年號爲義熙。回到建業以後，劉裕進升爲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他假裝辭讓不接受；加授他爲録尚書事，又僞裝不接受。就出京鎮守丹徒，改授爲都督十六州，其他官職如故，又領兖州刺史，於是解除了青州刺史之職。

盧循破廣州，裕仍以循爲廣州刺史，其黨琅邪人徐道覆爲始興相。

盧循攻克廣州，劉裕就任命盧循爲廣州刺史，他的黨羽琅邪人徐道覆任始興相。

裕又都督交廣二州。又封裕豫章郡公，邑萬户，賜絹三萬匹。加侍中，進號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又進裕揚州刺史，録尚書事，居於東府。裕遣劉敬宣伐蜀，爲譙道福所敗，乃免敬宣官，裕自降爲中軍將軍，開府如故。

永興初，慕容超大掠淮北，執德宗陽平太守劉千載、濟南太守趙元，驅掠千餘家而歸。裕乃伐超，遂屠廣固，執超，斬其王公以下三千人，納口萬餘、馬二千匹，夷其城隍。送超于建業，斬之。

裕是行也，徐道覆勸盧循令乘虚而出，循從之，於是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守皆奔走。江州刺史何無忌率軍至豫章，戰殁。于時群議欲令德宗北徙渡江。循遂寇湘中，破劉道規於長沙，敗劉毅於桑落洲，席卷而下。裕將孟昶、諸葛長民勸裕擁德宗過江，裕不從。昶謂事必不濟，乃自殺。裕發居人治石頭城。道覆等至，即欲於新亭白石渚焚舟而上。盧循曰："大軍未至，孟昶便逆自殺，以此而推，建業尋應有變，但按甲守之，不憂不濟也。"乃屯軍於蔡洲。循乃率衆數萬上南岸，至于丹陽郡，遂遣焚京口、金城、姑熟，寇掠塗中及江寧、蕪湖。循以阮賜爲豫州刺史，裕中軍參軍尚靖、宣城内史毛脩之破賜於姑熟，獲其輜重，賜乃退。又加裕太尉、中書監、黄鉞，裕受黄鉞。盧循既不戰，乃告道覆曰："師老矣，可還據尋陽，并力取荆州，徐以三分有二之勢與下流争衡，猶可以濟也。"乃自蔡洲南退。裕遣輔國將軍王仲德等追之。裕又遣建威將軍孫季高率衆自海道襲番禺。裕自以舟師南伐。季高乘海兼行，奄至番禺。循

劉裕又都督交廣二州。又封劉裕爲豫章郡公，食邑一萬户，賜給絹三萬匹。加授侍中，進號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又進授劉裕爲揚州刺史，録尚書事，居住在東府。劉裕派遣劉敬宣征伐蜀地，被譙道福打敗，就免除了敬宣的官職，劉裕自己降職爲中軍將軍，開府之職依舊不變。

永興初年，慕容超大肆在淮北搶掠，捉住德宗的陽平太守劉千載、濟南太守趙元，驅趕掠獲了一千多家人而返回。劉裕就討伐慕容超，於是將廣固屠城，捉住慕容超，斬殺了王公以下共三千人，收納了一萬多人、二千匹馬，毁平了他們的城池。把慕容超押送到建業，殺掉。

劉裕的這次行動，徐道覆勸説盧循叫他乘虚而出，盧循聽從了他，於是南康、廬陵、豫章等郡守都逃走了。江州刺史何無忌率領軍隊到了豫章，陣亡。當時大衆議論着想讓德宗向北遷徙渡過長江。盧循就侵略湘中，在長沙打敗劉道規，在桑落洲打敗劉毅，乘勢席捲而下。劉裕的部將孟昶、諸葛長民勸説劉裕擁持德宗過江，劉裕不聽從。孟昶認爲事情肯定成功不了，就自殺而死。劉裕徵發居民修繕石頭城。道覆等來到，就想在新亭白石渚燒掉舟船而上。盧循説："大軍未到，孟昶就自殺了，以此而推論，建業不久就會有變故，衹須按兵不動守住，不愁不成功。"於是在蔡洲屯駐兵馬。盧循就率領衆兵數萬人登上南岸，到了丹陽郡，接着派人焚毁了京口、金城、姑熟，侵犯和掠奪塗中、江寧、蕪湖。盧循任阮賜爲豫州刺史，劉裕的中軍參軍尚靖、宣城内史毛脩之在姑熟打敗阮賜，繳獲了他的輜重，阮賜便撤退了。又加授劉裕爲太尉、中書監、黄鉞，劉裕接受了黄鉞。盧循已不想戰鬥了，就告訴道覆道："師傅我老了，你可以回去占據尋陽，全力合攻占取荆州，慢慢地以三分有二的勢力與長江下游地區争衡，還可以成功。"於是從蔡洲向南撤退。劉裕派遣輔國將軍王仲德等人追趕他。劉裕又派遣建威將軍孫季高率兵從海上襲擊番禺。劉裕自己則用舟師向南征伐。季高在海上乘船日夜兼程，突然來到番禺。盧循没有想到要

不以海道爲防，既至而覺，衆乃大驚。季高悉力而上，四面攻之，仍屠其城。盧循父嘏及長史孫建之并以輕舟奔始興。

防衛海路，對方到了纔發覺，衆人就大驚失色。季高全力而上，四面攻打，接着就在全城大屠殺。盧循的父親盧嘏和長史孫建之均乘輕舟逃到始興。

循與道覆率衆而下，裕衆軍擊之，循等還尋陽。循欲遁於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裕諸軍乘勝而擊之，循單舸徑還廣州，道覆還始興。裕還，爲大將軍、揚州牧、班劍二十人，本官如故。徐道覆至始興，猶據山澗，劉蕃等攻之，道覆先鴆妻子，然後自殺。盧循至番禺，收衆攻季高，劉蕃遣沈田子討之，循奔走。餘衆從嶺道襲合浦，克之。進攻交阯，交州刺史杜惠度屢戰克捷，循投水而死。

盧循和道覆率領衆兵而下，劉裕的兵馬攻打他們，盧循等人返回尋陽。盧循想逃到豫章，就全力用柵圍來攔斷左里。劉裕的軍隊乘勝追擊，盧循單身輕舟直奔返回廣州，道覆返回到始興。劉裕回師，任大將軍、揚州牧、可擁有班劍二十人的儀仗，原來的職官依舊。徐道覆到了始興，還占據山澗，劉蕃等人攻打他，道覆先用鴆酒毒死妻子兒女，然後自殺。盧循來到番禺，招聚兵衆進攻季高，劉蕃派沈田子討伐他，盧循奔走。其餘的兵卒從嶺中道路襲擊合浦，攻克下它。進攻交阯，交州刺史杜惠度屢戰都大捷，盧循跳水而死。

裕自爲太尉、中書監。裕殺尚書左僕射謝混、兗州刺史劉蕃。裕既權重，便懷異志，以荆州刺史劉毅頗有勇略，又據上流之所，心畏惡之，遂自討毅，遣參軍王鎮惡等襲江陵。鎮惡至豫章口，焚毅舟艦。毅兵逆戰不能抗，鎮惡馳入外城。于時毅病，乃阻内城。鎮惡焚諸門攻之，其徒乃潰。毅自北門出走，縊于道側，斬尸於市，誅其子侄。裕至江陵，誅南蠻校尉郗僧施、衛軍諮議謝邵等。裕本寒微，不參士伍，及擅時政，便肆意殺戮，以威懼下。初以刁逵縛之之怨，誅其兄弟；又以王愉、謝混、郗僧施之徒并皆時望，遂悉害之。分荆州爲湘州，裕自總督。裕還於東府，召諸葛長民屏人閑語，密令壯士丁旿等出自幔後，於座拉之，長民墜地，死於床側。亦以才雄見忌也。

劉裕自稱爲太尉、中書監。劉裕殺了尚書左僕射謝混、兗州刺史劉蕃。劉裕的權力已大了，就心懷異心，因荆州刺史劉毅很勇敢有謀略，又占據了上游地區，心中對他很厭恨又害怕，於是親自討伐劉毅，派遣參軍王鎮惡等人襲擊江陵。鎮惡到了豫章口，焚燒劉毅的艦船，劉毅的士兵抵抗不住，鎮惡馳馬到達外城。那時劉毅正在病中，就在内城設防抵抗。鎮惡焚燒各城門而發起攻擊，劉毅的部下纔逃散。劉毅自己從北門出走，在路旁縊死，尸體被拖到街市斬首，他的子侄也被誅殺。劉裕來到江陵，誅殺南蠻校尉郗僧施、衛軍諮議謝邵等人。劉裕原本出身貧寒微賤，不參入士族之流，到了掌管政權後，便肆意殺戮，以威懾下屬。因當初刁逵縛拘他的舊怨，這時就誅殺了他兄弟；又因爲王愉、謝混、郗僧施之流均是當時有名望的人，於是全部迫害殺死了他們。把荆州劃分一部分爲湘州，由劉裕親自總領監管。劉裕返回東府，召來諸葛長民，打發走別人而與他閑談，秘密地命令壯士丁旿等人從布幔後出來，到座位上一把扯下長民，長民墜落在地，死在床邊。長民也是因爲有才能和雄心而被忌妒。

荆州刺史司馬休之頗得衆心，裕

荆州刺史司馬休之很得人心，劉裕内心懷着

内懷忌憚，神麚二年，率衆討之，遣龍驤將軍蒯恩等爲前軍。裕進領荆州刺史，加黄鉞。雍州刺史魯宗之率其子軌會休之于江陵。軌等軍敗，乃與休之俱奔襄陽。裕自領南蠻校尉。休之等奔姚興。裕爲太傅、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餘如故。裕又領平北將軍、徐兖二州刺史，增督南秦州，尋督中外諸軍事。

忌恨和畏懼，神麚二年，率領部衆討伐休之，派遣龍驤將軍蒯恩等人爲先頭部隊。劉裕進升爲荆州刺史，加黄鉞。雍州刺史魯宗之率領他的兒子魯軌在江陵與休之會合。魯軌等兵敗，就與休之一塊兒跑到襄陽。劉裕自任南蠻校尉。休之等人逃奔到姚興。劉裕任太傅、揚州牧；可以帶劍穿履上殿，入朝時不用小步快走跪拜，贊拜時可以不稱名字；可以設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其他的官爵不變。劉裕又領平北將軍、徐兖二州刺史，增授爲都督南秦州，接着又都督中外諸軍事。

裕志傾僭晋，若不外立功名，恐人望不許，乃西伐姚泓。自領征西將軍、司豫二州刺史，尋領北雍州刺史，加前後部羽葆鼓吹，增班劍爲四十人。子義符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給鼓吹一部。右僕射劉穆之爲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内外。穆之謂龍驤將軍王鎮惡曰："公今委卿以關中，卿其勉之。"鎮惡曰："吾今不克咸陽，誓不濟江，而公九錫不至者，亦卿之責矣。"裕率衆軍至彭城，加鎮北將軍、徐州刺史。遣中兵參軍沈林子自汴入河，冠軍檀道濟與王鎮惡步出淮肥，裕將王仲德泛濟入河。德宗封裕十郡爲宋公，加相國、九錫，僭擬魏晋故事。王鎮惡進至宜陽，獨取潼關，沈林子自襄邑屯于陝城，姚泓諸將不能抗。始裕入河西上，太宗遣將軍娥清、長孫嵩等屯於河畔。裕遣朱超石、劉榮祖等渡河，長孫道生破之，擒斬其將楊豐等。裕遣將軍王仲德、趙倫之率沈田子等入武關，屯軍青泥。沈林子由秦嶺會田子於堯柳城。姚泓率衆數萬，不戰而還。裕至關頭。鎮惡至渭橋，破泓軍於横門。裕至長安，執姚泓以歸，斬于建業市。裕以其子義真爲雍州刺史，鎮咸陽。

劉裕一心要顛覆僭僞晋朝，如果不在外立下功名，恐怕人心和時望不服，就西征討伐姚泓。自封征西將軍、司豫二州刺史，接着又領北雍州刺史，增加前後兩部的羽葆鼓吹的儀仗，增加帶劍護衛爲四十人。兒子義符任中軍將軍，監領太尉留府事，配給他鼓吹儀仗一部。右僕射劉穆之任左僕射，領監軍、中軍兩府的軍司，入居到東府，總管内外事務。穆之對龍驤將軍王鎮惡説："劉公現今把關中委托給你，你要好好幹啊。"鎮惡説："我這次不攻下咸陽，誓不過江，要是劉公九錫之禮的待遇搞不到，也是你的責任了。"劉裕率領衆軍到了彭城，加授爲鎮北將軍、徐州刺史。派遣中兵參軍沈林子從汴水進入黄河，冠軍將軍檀道濟與王鎮惡步行從淮淝出發，劉裕的將領王仲德渡過濟水進入黄河。德宗封劉裕以十個郡的地方爲宋公的食邑，加授爲相國、九錫之禮，僭越比照魏晋時的制度。王鎮惡進軍到了宜陽，獨自拿下了潼關，沈林子從襄邑到陝城屯兵，姚泓的諸將不能抵抗。當先前劉裕進入黄河向西而上時，太宗派遣將軍娥清、長孫嵩等在黄河之畔屯兵。劉裕派朱超石、劉榮祖等部隊渡黄河，長孫道生打敗了他們，擒獲并斬殺他們的將領楊豐等人。劉裕派將軍王仲德、趙倫之率領沈田子等人進入武關，在青泥屯駐軍隊。沈林子從秦嶺到堯柳城與田子會師。姚泓率領數萬兵馬，不戰而退。劉裕來到關頭。鎮惡到達渭橋，在横門打敗姚泓的軍隊。劉裕到達長安，捉住姚泓而返歸，在建業街市上斬首。劉裕任命兒

進裕爲宋王，增十郡，置百官，一擬舊制。裕還彭城。

子義真爲雍州刺史，鎮守咸陽。進封劉裕爲宋王，增封食邑十個郡，設置百官，一切擬照舊有制度施行。劉裕回到彭城。

赫連屈丐掠渭陽，義真遣沈田子率軍討之。田子退軍陘上，鎮惡往就田子議之，田子斬鎮惡於幕下，又殺其兄弟群從七人。田子馳還，云“鎮惡有異志”，義真長史王脩執而斬之。義真與左右多爲不法，王脩每裁割之，左右咸怨，白義真曰：“王脩以關中阻險，兵食又足，欲謀反叛，宜早圖之。”義真遂遣左右殺脩。裕聞之，以朱齡石爲雍州刺史。義真發自長安，將走江東，諸將競收財貨，次於灞上。赫連昌率衆追之，既至青泥，義真大敗，蒯恩與安西司馬毛脩之并被擒獲，參軍段横，名犯高祖廟諱，單馬負義真走歸。朱齡石亦棄長安，奔就龍驤將軍王敬先于曹公故壘，既而城陷，被執見殺。

赫連屈丐掠搶渭陽，義真派遣沈田子率兵討伐他。田子把軍隊退駐在陘上，鎮惡前去與田子討論，田子在軍幕中斬殺了鎮惡，又殺掉他的兄弟和隨從七人。田子馳馬回還，説是“鎮惡有異心”，義真的長史王脩抓住田子殺掉了他。義真和他左右之人做了許多不法之事，王脩總是裁斷交代，左右全部怨恨他，告訴義真説：“王脩認爲關中有險阻，兵强食足，想圖謀反叛，應早點對付他。”義真就派左右之人殺王脩。劉裕獲悉後，任朱齡石爲雍州刺史。義真從長安出發，準備跑到江東去，諸將争相搶收他的財物和錢貨，停頓在灞上。赫連昌率兵追他們，到了青泥，義真大敗，蒯恩和安西司馬毛脩之均被擒獲，參軍段横，名字犯了高祖的廟諱，單身騎馬背着義真逃回。朱齡石也放棄了長安，奔跑到曹公故壘去投靠龍驤將軍王敬先，後來城池失陷，被抓住殺掉。

德宗死，裕立德宗弟德文，裕又自增十郡。裕遣司馬傅亮赴建業，令徵己入輔。德文禪其位，遂自號爲宋，改年爲永初，時泰常五年也。裕既僭立，頻請和通，太宗許之。六年，裕遣其殿中將軍沈範、索季孫等朝貢。七年五月裕死。

司馬德宗死後，劉裕立德宗的弟弟德文繼位，劉裕的封邑又自己增加了十個郡。劉裕派他的司馬傅亮赴建業，讓朝廷徵召自己入宫輔政。德文將皇位禪讓給劉裕，劉裕就自號爲宋朝，改年號爲永初，此時是泰常五年。劉裕僭越稱帝後，頻頻請求與大魏通和，太宗允許了。泰常六年，劉裕派遣他的殿中將軍沈範、索季孫等前來朝貢。泰常七年五月劉裕死去。

子義符僭立。太宗以其禮敬不足，遣山陽公奚斤等率步騎二萬於滑臺渡河南討。義符司州刺史毛德祖遣司馬翟廣領步騎三千來拒。司空奚斤以千餘騎徇陳留，太守嚴稜率衆降。仍攻滑臺，其東郡太守王景度奔走，斬其司馬陽瓚。德祖又遣其將竇應明攻輜重于石濟。奚斤於土樓大破廣等，乘勝徑至虎牢。義符遣其將杜垣等與徐州刺史王仲德次湖陸。太宗詔安平公叔孫建等軍於泗瀆口，義

兒子義符僭越繼立爲帝。太宗因爲他禮敬不夠，就派遣山陽公奚斤等人率領步兵騎兵二萬人從滑臺渡過黄河南下征討。義符的司州刺史毛德祖派司馬翟廣領着步兵騎兵三千人來抵抗。司空奚斤用一千多名騎兵掃蕩陳留，太守嚴稜率衆而降。接着攻打滑臺，他們的東郡太守王景度奔跑而去，斬殺了他的司馬陽瓚。德祖又派他的將領竇應明在石濟攻擊輜重部隊，奚斤在土樓大敗翟廣等人，乘勝直達虎牢。義符派遣他的部將杜垣等人與徐州刺史王仲德駐扎在湖陸。太宗詔令安平公叔孫建等人在泗瀆口駐扎，義符的兖州

符兗州刺史徐琰委尹卯城奔退，於是泰山諸郡悉棄戍而走。太宗詔蒼梧子公孫表等復攻虎牢，義符遣將檀道濟率師赴救。八年，義符改年爲景平。奚斤進攻金墉，義符河南太守王涓之出奔。太宗南巡至鄴。奚斤自金墉還圍虎牢。太宗又詔安平公叔孫建等東擊青州，其刺史竺夔守東陽城，濟南太守垣苗自梁鄒奔夔。奚斤分軍攻潁川，太守李元德奔還項城。斤又遣騎破高平郡所統五縣，略居人二千餘家。叔孫建以時暑班師。檀道濟、王仲德向青州，遂不敢進。太宗至虎牢，因幸洛陽，乃北渡河。斤克虎牢，擒德祖及其滎陽太守翟廣、廣武將軍竇霸等，義符豫州刺史劉粹屯項城，不敢進。斤遣步騎至許昌，潁川太守索元德奔項城；遂圍汝陽，太守王公度突圍而出；仍破邵陵，掠萬餘口而還。

刺史徐琰留下尹卯城逃跑退却，於是泰山諸郡全部都丢掉兵寨而逃走。太宗詔令蒼梧子公孫表等人再次攻打虎牢，義符派部將檀道濟率軍隊前往援救。泰常八年，義符改年號爲景平。奚斤進攻金墉城，義符的河南太守王涓之出城逃走。太宗南巡到鄴城。奚斤從金墉返回包圍虎牢。太宗又詔令安平公叔孫建等人往東進攻青州，他們的刺史竺夔防守東陽城，濟南太守垣苗從梁鄒投奔竺夔。奚斤兵分幾路攻打潁川，太守李元德跑回項城。奚斤又派騎兵攻破高平郡所轄的五個縣，掠獲居民二千多家。叔孫建因暑天而班師。檀道濟、王仲德向青州靠近，於是不敢進兵。太宗來到虎牢，順便游幸洛陽，然後向北渡過黄河。奚斤攻克虎牢，生擒了德祖及其滎陽太守翟廣、廣武將軍竇霸等人，義符的豫州刺史劉粹屯兵在項城，不敢進軍。奚斤派遣步騎到許昌，潁川太守索元德跑到項城；於是圍攻汝陽，太守王公度突圍而出；接着破邵陵，掠獲一萬多人口而返回。

始光初，義符司空徐羨之、尚書令傅亮、領軍謝晦等專其朝政，收其廬陵王義真，徙于新安郡，殺之。義符昏暴失德，羨之等勒兵入殿，時義符在華林舟中，兵士競進，殺其侍者，扶義符出東閣，廢爲營陽王。遂徙于吴郡，於金昌亭殺之。

始光初年，義符的司空徐羨之、尚書令傅亮、領軍謝晦等人專擅朝政，收捕他們的廬陵王義真，遷徙到新安郡，殺死了他。義符昏庸殘暴失去德性，羨之等人帶兵進入宫殿，當時義符在華林園的船上，兵士們争相上船，殺了他的侍從，扶着義符出了東閣，廢黜爲營陽王。於是將其遷徙到吴郡，在金昌亭殺死了他。

劉義隆　劉劭

亮等立義符弟荆州刺史義隆，號年元嘉。遣使趙道生朝貢。二年，徐羨之、傅亮等歸政於義隆，不許。三年，義隆信其侍中王華之言，誅羨之、傅亮，遣其將檀道濟等討荆州刺史謝晦。晦率衆東下，謀廢義隆，以討王華爲辭，破義隆將到彦之。及聞道濟將至，晦衆崩散。晦走江陵，乃携其弟遁等北走，至安陸延頭，爲戍主光順之所執，斬于建業。八月，義隆使其殿中將軍吉恒朝貢。神䴥二

傅亮等人擁立義符的弟弟荆州刺史義隆爲帝，定年號爲元嘉。派遣使者趙道生前來朝貢。始光二年，徐羨之、傅亮等人請求歸政於義隆，義隆未予准許。三年，義隆聽信了侍中王華的話，誅殺了羨之、傅亮，派遣他的部將檀道濟等人討伐荆州刺史謝晦。謝晦率領部衆東下，圖謀廢黜義隆，藉討伐王華爲由，打敗了義隆的部將到彦之。及至聽説檀道濟的大軍將要到來，謝晦的士兵便驚恐潰散。謝晦逃往江陵，帶着他的弟弟謝遁等人向北逃走，到達安陸延頭，被當地兵鎮的戍將光順之捉住，送往建業斬首。同年八

年，又遣殿中將軍孫横之朝貢。三年，又遣殿中將軍田奇朝貢。

尋遣其右將軍到彦之、安北將軍王仲德、兗州刺史竺靈秀舟師入河，驍騎將軍段横寇虎牢；又遣其豫州刺史劉德武，後將軍、長沙王義欣至彭城爲後繼。到彦之寇碻磝，分軍向虎牢及洛陽。世祖詔河南諸軍收衆北渡以驕之。尋詔冠軍將軍安頡等率衆自盟津渡，攻金墉，義隆建武將軍杜驥出奔，遂乘勝進攻虎牢，陷之，斬其司州刺史尹冲。叔孫建大破竺靈秀，追至湖陸。四年，頡攻滑臺，彦之與王仲德等焚舟棄甲，走歸彭城。義隆又遣檀道濟救滑臺，叔孫建、長孫道生擊之。道濟至高梁山，頡等攻克滑臺，擒其司徒從事中郎朱脩之等，道濟走奔歷城，夜乃遁還。義隆青州刺史蕭思話亦棄鎮奔于平昌，其東陽積粟爲百姓所焚。

延和元年五月，義隆又遣趙道生朝貢。二年二月，詔兼散騎常侍宋宣使於義隆，且爲皇太子結親。九月，義隆遣趙道生貢馴象一。太延二年三月，義隆遣使會元紹朝貢。義隆忌其司空檀道濟，遂誅之。道濟臨死，脱幘投地曰："乃復壞汝萬里長城。"三年三月，義隆遣其散騎常侍劉熙伯朝貢，且論納幣。六月，義隆女死，不果爲婚。五年十一月，義隆遣黄延年獻馴象。真君初，義隆徙其弟大將軍義康於豫章。二年，其龍驤參軍巴東扶令育詣義隆理義康，義隆大怒，收育殺之。四月，義隆遣使黄延年朝貢。十二月，義隆又遣黄延年朝貢。

是歲，義隆梁州刺史劉真道將裴方明攻擊楊難當，難當捨仇池，將妻子來奔。三年，世祖詔琅邪王司

月，義隆派遣他的殿中將軍吉恒前來朝貢。神䴥二年，又派殿中將軍孫横之前來朝貢。三年，又派殿中將軍田奇前來朝貢。

接着又派遣他們的右將軍到彦之、安北將軍王仲德、兗州刺史竺靈秀的水師進入黄河，驍騎將軍段横侵犯虎牢，又派遣他的豫州刺史劉德武，後將軍、長沙王義欣到彭城作爲後援。到彦之侵犯碻磝，分兵開向虎牢和洛陽。世祖詔令河南諸部隊收攏兵馬向北渡河以使敵軍驕傲自大。接着詔令冠軍將軍安頡等人率兵從盟津渡河，攻打金墉，義隆的建武將軍杜驥出城奔逃，魏軍於是乘勝進攻虎牢，攻克了它，斬殺了他們的司州刺史尹冲。叔孫建大敗竺靈秀，追擊到湖陸。四年，安頡攻打滑臺，彦之與王仲德等焚舟棄甲，跑回彭城。義隆又派遣檀道濟救援滑臺，叔孫建、長孫道生擊打他們。道濟到了高梁山，安頡等攻克滑臺，生擒他們的司徒從事中郎朱脩之等人，道濟跑到歷城，夜晚纔逃回。義隆的青州刺史蕭思話也丢下兵鎮跑到平昌，他們在東陽儲積的粟米被百姓焚燒。

延和元年五月，義隆又派趙道生朝貢。二年二月，詔令兼散騎常侍宋宣出使劉義隆，而且爲皇太子結親。九月，義隆派趙道生貢上一頭馴象。太延二年三月，義隆派遣使者會元紹朝貢。義隆忌恨他的司空檀道濟，就誅殺了他。道濟臨死時，脱下帽巾丢在地上説："這是要再毁壞你的萬里長城。"三年三月，義隆派遣他的散騎常侍劉熙伯朝貢，而且討論貢納歲幣之事。六月，義隆的女兒死亡，婚姻没有辦成。五年十一月，義隆派遣黄延年貢獻馴象。真君初年，義隆遷徙他的弟弟大將軍義康到豫章。二年，他的龍驤參軍巴東人扶令育到義隆那裏去理論義康之事，義隆大怒，逮捕令育并殺掉他。四月，義隆派使者黄延年前來朝貢。十二月，他再次派黄延年來朝貢。

這一年，義隆的梁州刺史劉真道的部將裴方明出兵攻打楊難當，難當捨棄了仇池，帶着妻子兒女來投奔魏。真君三年，世祖詔令琅邪王司

馬楚之等討之。安西將軍古弼、平西將軍元濟等邀義隆秦州刺史胡崇之於濁水，破擒之，餘衆奔漢中。義隆立難當兄子文德爲秦州刺史、武都王，戍茄蘆，弼等討平之。義隆遂殺真道、方明。

五年，義隆復遣使朝貢。六年，其員外散騎侍郎孔熙先以才學而不見用，太子詹事范曄以家門淫污，爲世所薄，與熙先及外生謝綜謀殺義隆，立其弟前大將軍義康。丹陽尹徐湛之告之，乃誅曄等，徙義康於安成郡，御史監守。七年，詔諸軍掠濟陰、金鄉等七縣，并驅其青冀二州民户而還。北地人蓋吴聚衆反，義隆以吴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封北地公，規亂雍州，詔諸軍討平之。義隆好行小計，扇動邊民，内起山苑，窮侈極麗，役使百姓，江南苦之。九年正月，義隆遣使獻孔雀。

十一年二月，世祖欲獵於雲夢，發使告義隆，勿相猜阻，義隆請奉詔。世祖南巡，義隆邊城閉門拒守，世祖忿之，乃攻懸瓠。分遣使者安慰降民，其不服者誅戮之。義隆汝南、南頓、汝陽、潁川太守，并棄城奔走。義隆安北將軍、武陵王駿遣參軍劉泰之、臧肇之，殿中將軍尹懷義、程天祚等以千餘騎至汝陽，永昌王仁擊破之，斬泰之、肇之，執天祚等。

義隆又遣寧朔將軍王玄謨率其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鎮軍諮議參軍申坦等入河，青冀二州刺史蕭斌及駿水陸并進，太子左衛率臧質統驍騎將軍王方回、安蠻司馬劉康祖、右軍參軍梁坦造許、洛，右將軍豫州刺史南平王鑠。太尉江夏王義恭爲諸軍節

馬楚之等人前往討伐裴方明。安西將軍古弼、平西將軍元濟等人率軍在濁水阻截義隆的秦州刺史胡崇之，將其打敗并生擒了他，其餘人馬逃往漢中。義隆任命難當的侄兒楊文德爲秦州刺史、武都王，令他守衛茄蘆，古弼等人發兵征討，將其平定。義隆就殺掉了真道、裴方明。

真君五年，義隆再次遣使前來朝貢。六年，義隆的員外散騎侍郎孔熙先因爲有才學而不被重用，太子詹事范曄由於家門淫亂污穢，爲世人所鄙薄，與孔熙先和外甥謝綜圖謀殺害義隆，擁立他的弟弟前大將軍義康爲帝。丹陽尹徐湛之向義隆告發了此事，義隆就殺了范曄等人，把義康謫徙到安成郡，由御史臺派人監守。真君七年，世祖詔令諸軍奪取濟陰、金鄉等七縣，并且驅趕義隆的青、冀二州民户而還。北地人蓋吴聚衆反叛，義隆就授予蓋吴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封他爲北地公，策劃在雍州叛亂，皇上令諸軍進行討伐，平定了叛亂。義隆喜歡施用小計，煽動邊疆地區人民叛亂，在京城内修築山林苑囿，極盡奢侈富麗，驅使百姓爲其服役，江南民衆深受其害。真君九年正月，義隆派使者前來進獻孔雀。

真君十一年二月，世祖想到雲夢去狩獵，派使者告知義隆，要他對此不要有所猜忌和阻攔，義隆表示願意接受。世祖南下巡游，義隆的邊城閉門拒守，世祖對此十分氣憤，就派兵進攻懸瓠。朝廷分别派出使者安慰投降的民衆，其中有不降服者則予以誅殺。義隆所屬的汝南、南頓、汝陽、潁川等郡的太守，全都棄城逃走。義隆的安北將軍、武陵王劉駿派參軍劉泰之、臧肇之，殿中將軍尹懷義、程天祚等人率一千多騎兵趕赴汝陽，永昌王元仁出兵打敗了他們，斬殺了泰之、肇之，生擒了天祚等人。

義隆又派遣寧朔將軍王玄謨率領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鎮軍諮議參軍申坦等人進兵黄河，青、冀二州刺史蕭斌和劉駿率軍水陸并進，太子左衛率臧質統率驍騎將軍王方回、安蠻司馬劉康祖、右軍參軍梁坦直逼許州、洛州，右將軍、豫州刺史南平王劉鑠也一同進軍。太尉、江夏王義恭充任諸軍節度，梁州、南秦州刺史劉秀之統

度，梁、南秦二州刺史劉秀之統輔國將軍楊文德、宣威將軍劉洪宗向汧隴，護軍將軍蕭思話部龍驤將軍杜坦、竟陵太守劉德願向武關。義隆令王公妃主及其朝士牧守下逮富人通出私財，以助軍費，士庶怨之。南兖及青、冀、兖、豫三五簡發，以配戎行；揚、南徐、兖、江州富民并四分之一。建威司馬申元吉趣泗濆，蕭斌至碻磝，王玄謨遣軍主王寶惠攻滑臺，右軍蕭鑠遣中兵參軍梁坦等進軍小索。世祖詔諸軍援滑臺，大敗王寶惠等，王玄謨走還碻磝。蕭斌遣申坦與梁坦、垣護之據兩當城，斌退還歷下。及車駕渡河，梁坦退走，棄甲山積。車駕發滑臺，過碻磝，義隆又遣雍州刺史、竟陵王誕率其將薛安都、柳元景等入盧氏，進攻弘農。詔洛州刺史張提率衆度崤，蒲城鎮將何難於風陵堆濟河，秦州刺史杜道生至閿鄉。元景退走。

十一月，車駕從東安山出下邳，義隆鄒山戍主、魯陽陽平二郡太守崔邪利降。楚王建、南康侯杜道儁進軍清西，至留城。義隆鎮軍劉駿參軍馬文恭至蕭城，軍主嵇玄敬至留城，并爲覘候，見官軍俱時退走。永昌王仁攻懸瓠，拔之，獲義隆守將趙淮，過定項城，破尉武戍，執其戍主。進攻壽陽，屯兵於孫叔敖冢，掠馬頭、鍾離二郡。義隆遣左軍將軍劉康祖赴壽陽，與仁相遇，仁大破之，盡坑其衆，斬康祖，傳首示壽春，獲其將胡盛之、王羅漢等。以所斬首使軍士曳之，遶城三匝，積之城西，高與城齊。劉鑠乃焚四郭廬舍，嬰城固守。車駕至盱眙、淮、泗。義隆遣輔國將軍臧質率師至盱眙，頓軍城北。六軍於上流濟淮，質遣司馬胡崇之等

率輔國將軍楊文德、宣威將軍劉洪宗向汧、隴進軍，護軍將軍蕭思話率龍驤將軍杜坦、竟陵太守劉德願向武關進發。義隆下令其朝中王公、妃嬪公主以及朝臣、牧守以下至一般富户都要拿出私人的財物，用來資助軍費，其國内的官吏百姓無不怨恨。南兖和青、冀、兖、豫各州徵集民丁，三丁發其一，五丁發其二，用來補充配給兵員；揚、南徐、兖、江各州富户徵交其財産的四分之一爲軍費。建威司馬申元吉率兵直撲泗濆，蕭斌所部直取碻磝，王玄謨派部將王寶惠領兵攻打滑臺，右軍蕭鑠派中兵參軍梁坦等人進軍小索。世祖詔令諸軍援救滑臺，大敗王寶惠等人，玄謨衹得逃回碻磝。蕭斌又派申坦和梁坦、垣護之等人據守兩當城，蕭斌則退兵回到歷下。及至世祖帶兵渡過黄河，梁坦乃退兵逃走，丢棄的兵器鎧甲堆積如山。世祖領兵從滑臺出發，越過碻磝，義隆又派雍州刺史、竟陵王劉誕率領他的部將薛安都、柳元景等人進入盧氏，攻打弘農。世祖詔令洛州刺史張提率兵越過崤山，蒲城鎮將何難在風陵堆渡過黄河，秦州刺史杜道生進至閿鄉。柳元景退却逃走。

這一年的十一月，世祖帶領軍隊從東安山出兵到達下邳，義隆的鄒山守將、魯陽陽平二郡太守崔邪利投降魏軍。楚王元建、南康侯杜道儁進軍清西，直達留城。義隆的鎮軍劉駿的參軍馬文恭到達蕭城，部將嵇玄敬到留城，都是前來偵察窺伺，遇見魏官軍便同時退走。永昌王元仁領兵攻打懸瓠，占領了它，擒獲義隆的守將趙淮，經過并且平定項城，攻占尉武戍，并擒獲該地的戍將。接着又進攻壽陽，屯兵在孫叔敖墓所在地，奪取馬頭、鍾離二郡。義隆派左軍將軍劉康祖奔赴壽陽，與永昌王元仁的軍隊遭遇，永昌王大敗他們，全數活埋了他們的士卒，將劉康祖處斬，把他的首級拿到壽陽示衆，生擒了他的部將胡盛之、王羅漢等人。叫部下士兵拖着砍下的敵軍首級，環繞壽陽城走了三周，然後堆積在城西，其高度與城墻平齊。壽陽守將劉鑠於是焚毁了四處外城的所有房屋，固城自守。世祖率軍進至盱眙、淮、泗。義隆派遣輔國將軍臧質率兵

率所領於山上立營，建威將軍毛熙祚據城前大浦。詔攻二軍，斬崇之、熙祚等及他首數千級，衆悉赴水死。淮南之民皆詣軍降。高梁王那出山陽，永昌王仁於壽陽出横江，凡所經過，莫不風靡。車駕登於瓜步，伐葦結筏，示欲渡江。義隆大懼，欲走吴會。建業士女咸荷擔而立。義隆遣黄延年朝於行宫，獻百牢，貢其方物，并請和，求進女於皇孫。世祖以師婚非禮，許和而不許婚。

初，義隆欲遣軍侵境，其臣江湛、徐湛之贊成其事，而義隆太子劭與蕭思話、沈慶之謂義隆曰："昔檀道濟、到彦之無利而反，今將帥士衆不及於前，不可輕動兵甲。"時湛等在坐，義隆使與慶之謀議。慶之曰："治國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義隆大笑，遂不納慶之言。至是，登石頭城樓而望，甚有憂色，嘆曰："若檀道濟在，豈應至此!"劭乃委罪於江、徐。義隆曰："此自吾意，不關二人也。"

正平元年正月，世祖饗會於瓜步，既許和好，詔班師。其江北之民歸降者數十萬計。凡克南兖、豫、徐、兖、青、冀六州，其軍鋒殺掠不可勝算。時義隆江北蕭條，境内搔擾。義隆慮義康爲亂，遣使殺之，葬以侯禮。義隆慚恚，歸罪於下，降義恭爲儀同三司，蕭斌、王玄謨并免所居職。十月，義隆遣其將軍孫蓋等朝貢。

到達盱眙，在城北屯兵。魏軍在淮水上游渡淮，臧質派司馬胡崇之等人率所部在山上安營，建威將軍毛熙祚據守在城前的水濱。世祖下詔命令攻打胡、毛二軍，斬崇之、熙祚等人及其將士數千首級，其餘部衆全部投水而死。淮南的民衆都來歸降。高梁王元那在山陽出兵，永昌王元仁從壽陽出兵横江，凡是魏軍所經過的地方，兵民無不望風而降。世祖率軍到了瓜步，砍伐蘆葦建造舟筏，顯出將要渡江作戰的架勢。義隆大爲恐慌，打算逃往吴會。建業城中的成年男女，都扛着扁擔而立，日夜防備。義隆派遣黄延年在行宫朝見世祖，貢獻百牢和當地土特産，并請求媾和，乞求敬獻他的女兒與皇孫配婚。世祖認爲軍中議婚不合禮數，准許議和而不許締結婚姻。

當初，義隆想要派兵侵犯魏國邊境，他的大臣江湛、徐湛之贊成他的主張，但義隆的太子劉劭和蕭思話、沈慶之却對義隆説："上次檀道濟、到彦之出兵無功而返，如今我軍將帥和士卒都不如以前，不能輕率地興師動衆。"當時江湛等人在座，義隆叫他們與沈慶之謀議。慶之説："治國如同治家，耕種應該問農奴，紡織應該去問婢女，如今想要征伐他國，而去同白面書生商議，大事怎能成功?"義隆聽了大笑，最後不采納沈慶之的意見。事到如今，義隆登上石頭城城樓遠望，臉色非常憂鬱，嘆息道："假若檀道濟還在，哪會這樣!"劉劭就把罪責推給江湛、徐湛之。義隆説："這件事出自我的本意，不關他倆的事。"

正平元年正月，世祖在瓜步舉行盛大宴會，已經與義隆達成和議，就下令班師回朝。長江以北原屬義隆統治的民衆歸附大魏的達到數十萬人。共攻占南兖、豫、徐、兖、青、冀等六個州，兵鋒所向，殺死和俘虜的不可勝數。當時義隆所轄長江以北廣大地區凋敝不堪，境内到處發生騷亂。義隆擔心義康趁機作亂，就派人前去把他殺掉，用公侯之禮安葬了他。義隆爲自己的失敗感到羞慚惱怒，把罪責歸咎於臣下，把義恭降職爲儀同三司，蕭斌、王玄謨一起免了官職。同年十月，義隆派遣他的將軍孫蓋等人前來朝貢。

興安元年，義隆遣撫軍將軍蕭思話率其將張永等攻碻磝，詔諸軍擊破之，永等退走。思話遣建武將軍垣護之至梁山逆軍，尚書韓茂率騎逆擊之，思話退還麋溝。義隆又遣雍州刺史臧質向崤陜，梁州刺史劉秀之、輔國將軍楊文德出子午。豫州刺史長孫蘭遣騎破之，季之等僅以身免。臧質、柳元景、薛安都等至關城，并相繼敗走。

興安元年，義隆派撫軍將軍蕭思話率領他的部將張永等人攻打碻磝，皇帝詔令諸軍迎戰，打敗了他們，張永等人退却而走。思話派建武將軍垣護之到梁山抗拒官軍，尚書韓茂率領騎兵迎擊，思話退回到麋溝。義隆又派雍州刺史臧質領兵向崤、陜進犯，梁州刺史劉秀之、輔國將軍楊文德從子午道出兵進犯。豫州刺史長孫蘭派騎兵打敗了他們，劉秀之等人僅免於一死。臧質、柳元景、薛安都等人到關城，一個個相繼敗退。

是年，義隆太子劭及始興王休明令女巫嚴道育咒詛義隆，事發，義隆憤愧自失，廢於政事。乃議黜劭殺休明，屢召尚書僕射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侍中王僧綽等謀議。僧綽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惟願以義割恩，略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義隆曰："卿可謂能斷大事，此不可不殷勤三思。義康始死，人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又云："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易於裁弟，難於廢子。"義隆默然。

這一年，劉義隆的太子劉劭和始興王劉休明叫女巫嚴道育施法術詛咒義隆，事情暴露後，義隆悔恨交加無法自制，無心處理政事。於是計議廢黜劉劭，殺死休明，多次召集尚書僕射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侍中王僧綽等人進行謀劃。繒綽說："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衹希望陛下能够用君臣大義割捨父子之愛，放棄小不忍。如果不這樣做，就應當像當初那樣襟懷坦白，無須心存懷疑而糾纏於謀議，不能由於衹考慮表面而招致禍害，耻笑於千年之後。"義隆說："你真是决斷大事之人，但這件事不得不考慮再三。當初殺了劉義康，人們就說我不再講仁慈和恩愛了。"僧綽又說："我就怕千載以後，人們會說陛下殺兄弟容易，廢兒子艱難。"義隆默然不語。

休明母潘有寵於義隆，義隆以廢立之謀告之。潘請赦，弗許，遂告休明。休明馳報劭，劭知己當廢，遂夜召左右隊主陳叔兒、詹叔兒，齋帥張超之、任建之等總二千餘人被甲自衛。又召左衛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積弩將軍王正見，又呼左軍長史蕭斌。劭曰："朝廷信讒，當見罪廢，内省無過，不能受枉，明當入殿，卿等必不得異。"乃遍拜告哀。衆皆驚，不得答。袁淑良久曰："自古無此類，願加善思。"劭怒變色，於是左右咸云伏聽令旨。明晨斬淑。劭守萬春門，乃告門者曰："我受敕入，有所收，可助我督後隊令速。"

休明的母親潘妃受到義隆的寵幸，義隆把廢立皇太子的謀劃告訴了她。潘妃請求他赦免，未被允許，她就將此事告知了休明。休明連忙飛報劉劭，劉劭知道自己將被廢黜，就連夜召集左右衛隊的頭目陳叔兒、詹叔兒，齋帥張超之、任建之等共二千多人披上鎧甲執兵器自衛。又召集左衛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積弩將軍王正見，又叫來左軍長史蕭斌。劉劭說："朝廷聽信了讒言，我就會被廢黜，但我自己反省并没有什麽過失，决不能接受這種枉屈，明天我將要進宫行動，你們大家决不能有任何異心。"於是逐一向他們跪拜訴説自己的悲戚。衆人聽了劉劭這番話均大驚失色，一時都不知如何回答。過了許久袁淑說："自古以來就没有這種事情，希望你反復好好地考慮。"劉劭臉上露出惱怒之色，於是左

劭又詐義隆敕云：“魯秀謀反，汝明可守關，將兵入討也。”故士卒信之。超之等率十餘人走入雲龍門，拔刃徑登含章殿。義隆夜與徐湛之屏人閑語，時猶未訖，門户并無侍衛。義隆迫急，以几自郭，兵刃交下，五指俱落。超之斬義隆，徐湛之爲亂兵所害。劭分遣掩江湛之，斬之。休明時在西州，來屯中堂。劭又使兵殺休明母。是日，劭登殿受璽綬，下書曰：“徐湛之、江湛殺逆無狀，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號惋崩衂，心肝破裂。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卜世靈祚，永享無窮，思與億兆覃兹更始，可大赦天下，改元嘉三十年爲太初元年。”

右之人都衹得表示願意聽從他的命令。次日清晨，劉劭殺了袁淑。劉劭把守住萬春門，告訴守門的禁衛説：“我受皇帝的敕令進宫，要拘捕人犯，你可以幫助我督促後面的人馬叫他們快速趕來。”劉劭又詐稱義隆的敕令説：“魯秀企圖反叛朝廷，你們可以公開把守住宫門，帶兵入宫討伐。”故而擔任守衛的士卒均不懷疑他。張超之等率領十多人跑步進入雲龍門，拔刀徑直闖入含章殿。義隆徹夜同徐湛之支開左右之人在一起閑談，當時話還没有談完，門口并没有侍衛把守。超之帶人進來，義隆纔感到事情緊急危險，順手搬起一張小桌子用以自衛，來人刀劍齊下，他的五根手指全被砍掉。超之殺死了義隆，徐湛之則被亂兵所殺。劉劭又分派一部分人乘其不備襲擊江湛之，殺了他。休明當時在西州，帶兵前來駐守宫中殿庭。劉劭又派兵殺了休明的母親。這一天，劉劭登殿接受了皇帝的璽綬，下達詔書説：“徐湛之、江湛叛逆弑君，其罪惡不可言表，我帶兵入宫，已經來不及挽救，我爲皇上之死哀慟悲號，心破肝裂。如今叛逆者罪有應得，元凶已被正法，預卜劉氏王朝的神聖門祚，將永無窮盡地代代相傳，我想同億兆人民廣泛重新開始，决定大赦天下，把元嘉三十年改爲太初元年。”

劉駿　劉子業　劉彧

劭弟駿，時爲江州刺史。先以西陽蠻反，義隆令東宫步兵校尉沈慶之、襄陽太守柳元景、司空中兵參軍宗慤并討之。駿出次五洲，斬劭使於軍門。司徒義宣、雍州刺史臧質、司州刺史魯爽同舉兵。駿以沈慶之、柳元景、宗慤爲前軍。駿諮議參軍顔竣專主軍謀。劭葬義隆，托疾不出。臧質子敦逃走，劭乃悉聚諸王及大臣徙入城内，移南岸百姓渡淮，貴賤皆被驅逼，建業淆亂。駿等發尋陽，檄至，劭乃移駿數子於侍中省，義宣諸男於大倉屋，以兵守之；使其將魯秀、王羅漢等爲水陸之備，休明及蕭斌爲之謀主；焚除淮中船舫。駿至南

劉劭之弟劉駿，當時任江州刺史。在此之前，由於西陽蠻反叛，義隆下令東宫步兵校尉沈慶之、襄陽太守柳元景、司空中兵參軍宗慤一并前往討伐。這時劉駿進兵臨時屯駐在五洲，在軍營門前斬掉劉劭派來的使者。司徒劉義宣、雍州刺史臧質、司州刺史魯爽一起舉兵討伐劉劭。劉駿以沈慶之、柳元景、宗慤爲前鋒。劉駿的諮議參軍顔竣專門主持軍事謀略。劉劭安葬了義隆，自己推托有病不出來。臧質的兒子臧敦從京城逃走，劉劭就把諸王和大臣全部集中起來遷入城内，又令南岸的百姓遷移渡過淮水，無論貴賤之人都被驅趕逼迫，建業一時間混亂不堪。劉駿等人在尋陽發兵，檄文送到建業，劉劭就把劉駿的幾個兒子遷移到侍中省，把劉義宣的兒子遷到太倉，派軍隊監守他們；把他的將領魯秀、王羅漢

洲，頓漂洲，令柳元景等擊劭，劭衆崩潰，奔走還宫。義恭單馬奔駿，勸即位。劭大怒，遣休明就西省殺義恭子南豐王朗等十二人。

等人分水陸兩路嚴加防備，劉休明和蕭斌作爲他的主要謀士；又焚毁淮水中的所有船隻。劉駿到了南洲，駐軍在漂洲，令柳元景等人攻打劉劭，劉劭的軍隊全綫崩潰，衹得逃到宫中。義恭單騎奔往劉駿那邊，勸他即位。劉劭大怒，派劉休明在西省殺了義恭的兒子南豐王劉朗等十二人。

駿乃僭即大位于新亭。於是擒劭、休明，并梟首大桁，暴尸於市，經日壞爛，投之水中，男女妃妾一皆從戮。時人爲之語曰："遥望建康城，小江逆流縈，前見子殺父，後見弟殺兄。"興光元年，駿改年曰孝建。其中軍府録事參軍周朗啓駿曰："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異計，十家而七；庶人父子殊産，八家而五。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飢寒不相恤，又疾謗讒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易其風。"俗弊如此，駿不能革。

劉駿於是在新亭僭越即皇帝位。同時就生擒了劉劭、休明，一起被送到大桁梟首示衆，暴尸於街市之中，經歷幾天後尸首腐爛，丢進水中，他們的兒女和妃妾也全部被陪斬。當時有人爲此而説道："遥望建康城，小江逆流縈，前見子殺父，後見弟殺兄。"興光元年，劉駿改年號爲孝建。其中軍府録事參軍周朗上奏給劉駿道："如今士大夫的父母在但兄弟不同心者，十家就有七家；庶民之中父與子分了家的，八家中就占五家。更有甚者以至於危亡而不相知，飢寒不相撫恤，反而相互還要非難毁謗相害，這類家庭不可勝數。應宜明禁令，以此來改變這一風氣。"惡劣的積弊成了這樣，劉駿無法革除。

臧質遣使説荆州刺史南郡王義宣曰："有大才，負大功，挾震主威，自古鮮有全者。宜在人前，早有處分。"義宣使要豫州刺史魯爽、兖州刺史徐遺寶、司州刺史魯秀等，剋秋起兵。爽時昏醉，即日便戴黄標，稱建平元年，板義宣爲天子，遣信至建業迎弟瑜。由是駿知爽反，惶懼，欲遣迎義宣，其竟陵王誕執議不許，乃遣左衛將軍王玄謨率衆討爽，領軍將軍柳元景、鎮軍將軍沈慶之討義宣。臧質下戍大雷，馳報義宣，抗表以誅元景爲名。義宣遣軍就質，使爽與質會于江上。玄謨屯兵梁山。義宣率衆至尋陽，與質俱下。雍州刺史朱脩之不從義宣。臧質進計曰："今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絶；萬人守梁山，玄謨必不敢動。下官浮舟外江，直向石頭，此上策也。"義宣將從之，其諮議劉諶之曰："質求前驅，凶志

臧質派遣使者説服荆州刺史南郡王義宣説："有大才，立大功，挾制震撼了主上的威嚴，這樣的人自古以來極少有能保全的。您應在别人之前，早些作出安排。"義宣派人邀約豫州刺史魯爽、兖州刺史徐遺寶、司州刺史魯秀等人，約定在秋天起兵。魯爽當時處於昏醉狀態，當天就戴上黄標，稱爲建平元年，宣布義宣爲天子，派遣人送信到建業去迎接弟弟魯瑜。因此劉駿知道了魯爽反叛，惶恐不安，想派人迎接義宣，他的竟陵王劉誕執意不同意，就派遣左衛將軍王玄謨率兵討伐魯爽，領軍將軍柳元景、鎮軍將軍沈慶之討伐義宣。臧質往下游進兵扎營在大雷，飛馳報告義宣，强行表奏以誅戮元景爲名義。義宣派遣軍隊向臧質靠攏，讓魯爽與臧質在長江上會合。玄謨屯兵於梁山。義宣率兵到達尋陽，與臧質同往下游進軍。雍州刺史朱脩之不追隨義宣。臧質進獻計策道："如今萬人攻取南州，那麽梁山就會被中斷；萬人守住梁山，王玄謨就肯定不敢行動。我再用船浮游在長江外部，徑直駛向石頭，這是上策。"義宣想聽從他，他的諮議參軍

難測，不如盡鋭攻梁山，事克，然後長驅，萬安之計也。”義宣乃止。義宣遣劉諶之就質，步攻東壘。義宣進自蕪湖，赴梁山，屯兵西岸。玄謨拒質，駿將軍垣護之、薛安都又摧破之。義宣衆潰，因風放火，焚其舟艦。義宣閉船大泣，因而迸逸。走至江陵，荆州司馬竺超民具儀服迎之，左右相率潰叛，超民送付刺奸。朱脩之於獄殺之。

劉諶之說：“臧質請求爲前鋒，其凶險之心難測，不如傾全部精鋭兵力攻打梁山，事情成功了，然後長驅而進，這纔是萬全之計。”義宣就停止了。義宣派遣劉諶之到臧質那裏，步行進攻東邊的營壘。義宣從蕪湖進兵，開赴梁山，在西岸屯兵。玄謨迎戰臧質，劉駿的將軍垣護之、薛安都又摧毀打敗了他。義宣的兵馬潰散，就順風而放火，焚燒他的艦船。義宣關閉船艙大哭起來，於是轟然逃散。跑到江陵，荆州司馬竺超民具備禮服迎接他，左右之人相繼潰散叛逃，超民將他交送給刺奸。朱脩之在牢獄中殺了他。

太安二年，駿改年爲大明。駿於新亭造中興佛寺，設齋，忽有一僧形貌有異，衆皆愕然。問其名，答云名惠明，從天安寺來。言竟，倏然而滅，乃改爲天安寺。至天安初而彭城歸國。四年，駿遣其將殷孝祖寇濟州，高宗遣清水公封敕文等擊走之，又詔征西將軍皮豹子擊孝祖於清東。五年，豹子還，遂掠地至高平，大獲而還。

太安二年，劉駿改年號爲大明。劉駿在新亭建造中興佛寺，設立齋會，忽然有一位和尚形狀長相有異，大家都愕然。問他的名字，回答說叫做惠明，從天安寺而來。說完，倏然而消失，於是把此寺改名爲天安寺。到了天安初年彭城回歸於魏。太安四年，劉駿派遣他的將領殷孝祖侵略濟州，高宗派遣清水公封敕文等人打跑了他，又詔令征西將軍皮豹子在清東攻打孝祖。五年，豹子還師，於是掠收領地到了高平，繳獲大量的戰利品而返回。

駿以其南兖州刺史竟陵王誕得士庶之心，内畏忌之。誕不自安，乃治城多聚糧仗。駿大怒，貶誕爵爲侯，遣兖州刺史垣閬、給事中戴明寶討之。誕遣衆出戰，斬垣閬。誕表駿曰：“往年元凶禍逆，陛下入討，臣背凶赴順，可謂常節。及丞相構難，臧魯協從，朝野恍忽，咸懷憂懼。陛下欲建百官羽儀星馳推奉，臣前後固執，末方賜從。社稷獲全，是誰之力？陛下接遇殷勤，屢加崇寵，驃騎、揚州，旬月移授。恩秩頻煩，復賜徐兖，仰屈皇輿，遠相餞送。臣一遇之感，此何以忘，庶希偕老，永相娱慰。豈謂陛下信用讒言，遂令小人來相掩襲。不任枉酷，即加誅捕，雀鼠貪生，仰違詔敕。今親勒部曲，鎮捍徐兖。昔緣何福，同生皇家；

劉駿因爲南兖州刺史竟陵王劉誕深得士民的心，就内心忌恨畏懼他。劉誕深感不安，就修治城池廣積糧草武器。劉駿大怒，貶降劉誕爲侯爵，派遣兖州刺史垣閬、給事中戴明寶去討伐他。劉誕派兵出戰，斬殺垣閬。劉誕上表給劉駿說：“前年元凶造禍叛逆，陛下入京討賊，臣身負凶險而順從旨意派兵赴戰，可說是一貫的常節。到了丞相製造動亂，臧質、魯爽等人協從，朝野上下恍忽不定，舉國上下人人都懷憂懼之心。陛下想建立百官羽儀，派人星馳火速地推舉我，臣先後堅持推讓，到末了纔服從所賜。社稷保全了，是誰出的力？陛下對臣殷勤接待，屢次給予崇高寵信，驃騎將軍、揚州刺史，十天半月就换一種要職。恩獎的高官頻繁得很，又賜授徐、兖二州之職，仰奉陛下皇輿的屈駕，老遠地餞行相送。臣對此知遇之恩，哪敢忘却，祇希望與陛下偕老天年，永遠相娱愉和安慰。誰料到陛下聽信讒言，於是讓小人來攻擊臣。我受不了這

今有何罪，便成胡越。陵鋒奮戈，萬没豈顧，定蕩之期，冀在旦夕。右軍、宣簡，爰及武昌，皆以無罪，并遇枉酷。臣有何過，復致於此？陛下宮闈之醜，豈可一二。臨紙悲塞，不止所言。”駿以沈慶之前軍討之，親勞軍人，賜以金帛。慶之軍敗退，傷者十四五。駿大怒，將自往。久乃拔之，斬誕傳首。誕母殷、妻徐并自殺。城内誅者數千人，或先鞭殺而行戮。并移首於石頭南岸，以爲京觀，至於風晨雨夜，輒聞哀號之響。

難忍的冤屈，即使加以誅殺，但連雀鳥老鼠都貪生怕死，所以我衹有仰違詔敕命令了。現在臣親自率領部屬，鎮守在徐、兖二州。以前臣有什麽福分，能够與陛下同生在皇家；而今又有何罪，便成爲了敵人。大動干戈，這一切又何必呢！平定動蕩日期的希望就在早晚之間。右軍、宣簡到達了武昌，都没有任何罪過而被枉殺。臣有何過錯，又導致這樣的局面？陛下宮闈中的醜聞，豈是一二件就數得完的。臣面對紙箋悲痛語塞，不知説什麽纔好。”劉駿用沈慶之的先頭部隊去討伐他，并且親自慰勞軍人，賜給金錢和布帛。慶之的軍隊戰敗退却，受傷者占十分之四五。劉駿大怒，打算親自前往討伐。許久纔攻克，斬殺了劉誕并傳首級到京師。劉誕的母親殷氏、妻子徐氏均自殺。城内被誅殺者數千人，有的是先用鞭子抽打然後再殺戮。全部將首級移往石頭城的南岸，堆積爲京觀，到了風雨之日的清晨和夜晚，就可聽到哀號的聲音。

駿淫亂無度，蒸其母路氏，穢污之聲，布於甌越。東揚州刺史顔竣恃舊，每戲弄之，駿慚怒殺竣。和平元年七月，駿使其散騎常侍明僧暠朝貢。二年三月，又使其散騎常侍尹顯朝貢。駿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謀將除駿，參軍尹玄慶斬休茂。是歲，凡諸郡士族婚官點雜者，悉黜爲將吏，而人情驚怨，并不服役，逃竄山湖，聚爲寇盗。侍中沈懷文苦諫不納。三年三月，駿使其散騎常侍嚴靈護朝貢。以沈懷文數直諫，付廷尉殺之。駿寵姬殷死，贈貴妃，謚曰宣。及葬龍山，給鑾輅、九旒、黄屋、左纛、羽葆、鼓吹、班劍、虎賁，龍輴之麗，功妙萬端，山池雲鳳之屬，皆裝以衆寶，綉帷珠帶，重鈴疊毦，儀服之盛，古今鮮有。駿自殷死，常懷悲惻，神情罔罔，廢棄政事。或親至殷靈床，酌奠酒飲之，既而慟哭流連，不能自反。其耽昏若此。四年，

劉駿淫亂無度，奸淫了他的母親路氏，污穢骯髒的名聲，在甌越地區傳播。東揚州刺史顔竣依仗舊交，總是戲弄他，劉駿羞慚成怒而殺了顔竣。和平元年七月，劉駿派他的散騎常侍明僧暠前來朝貢。和平二年三月，又派他的散騎常侍尹顯前來朝貢。劉駿的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圖謀除掉劉駿，參軍尹玄慶斬殺了休茂。這一年，凡是各郡的士族與官宦的婚姻有疵瑕和混雜的人，一律降級爲將吏，從而人心驚慌惶恐怨恨，都不服從役使，逃竄到山林江湖，嘯聚爲賊寇。侍中沈懷文苦苦勸諫他也不采納。和平三年三月，劉駿派遣他的散騎常侍嚴靈護前來朝貢。因沈懷文屢次上言直諫，交付給廷尉殺害了他。劉駿的寵姬殷氏死後，追贈爲貴妃，謚號爲宣。到了下葬在龍山之時，又贈送鑾輅、九旒、黄屋、左纛、羽葆、鼓吹、班劍、虎賁等儀仗，龍飾喪車的壯麗，真是萬般的工巧，山池雲鳳等器物畫面，都裝嵌着各種珍寶，錦綉的帷幔珠串的帶子，豐富的聲響和看不清的景物，儀服裝飾的盛大，古今少有。劉駿自從殷氏死後，經常心懷悲傷，神情迷惘，廢棄了政務。有時親自到殷氏的

獵于烏江之榜口，又游湖縣之滿山，并與母同行，宣淫肆意。五年，三吴大飢，人食草木皮葉，親屬互相販鬻，劫掠蜂起，死者不可勝數。是年駿死。

靈床，斟一些祭奠用的酒喝下，然後慟哭流連，不能自已。他就是這般地耽湎和昏庸。和平四年，在烏江的榜口打獵，又游覽湖縣的滿山，均是與母親同行，大肆宣淫，爲所欲爲。和平五年，三吴地區大饑饉，人民食用草木的皮和葉子，親人都相互販賣，盜劫掠奪蜂起，死亡者不可勝數。這一年劉駿死去。

子子業立，性尤凶悖。其母疾篤，遣呼子業，子業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其母怒，語侍者曰：“將刀來破我腹，那得生如馨兒！”六年，改爲永光。以奄人華願兒爲散騎常侍，游止必同。越騎校尉戴法興屢相裁割，願兒深以爲隙。或謂法興爲真天子，子業爲贗天子，願兒具以聞，子業乃殺法興。驃騎將軍柳元景、尚書左僕射顔師伯欲廢子業，立太宰義恭，以告沈慶之，慶之告子業。子業出兵誅義恭，遂刳剔支體，抽裂心藏，挑其眼睛，投之蜜中，謂之鬼目粽。又殺柳元景、顔師伯，并諸子及弟侄。乃改年爲景和。子業除去喪禮，服錦縠之衣。以石頭城爲長樂宫，東城爲未央宫，北邸爲建章宫，南宅爲長楊宫。子業自以昔在東宫，不爲駿所愛，及即位，常欲毁其墓。乃遣發駿所寵殷氏冢。殷死，駿爲之造新安寺，於是壞之，復欲誅諸遠近尼僧。遣使殺其新安王子鸞，臨死嘆曰：“惟願後身不復生天王家！”義恭既誅，徐州刺史義陽王昶大懼，遣典籤蘧法生啓求還建業。子業謂法生曰：“義陽謀反，我正欲誅之。”法生懼禍，走還彭城。子業遣沈慶之率師伐昶。法生至彭城，昶便繕甲，諸郡不從，昶知事不捷，遂來奔。

兒子子業繼立爲帝，本性尤其凶暴悖亂。他的母親病危，派人喊叫子業，子業説：“病人中間鬼很多，哪能往那兒去？”他母親生氣了，對侍奉者説：“快去拿刀來剜破我的肚子，我哪該生下這麽個東西來！”和平六年，他改年號爲永光。任命閹宦華願兒爲散騎常侍，起居游歇必定相跟在一起。越騎校尉戴法興屢次想法把他倆分隔開來，願兒非常恨他。有人説法興是真天子，子業是假天子，願兒便將此話説知給子業，子業就殺了法興。驃騎將軍柳元景、尚書左僕射顔師伯打算廢掉子業，改立太宰義恭爲帝，將此意圖告知沈慶之，慶之告訴了子業。子業出兵誅殺義恭，於是刀刳劍剔他的肢體，抽拉撕裂他的心臟，挑出他的眼睛，投進蜜中，稱爲鬼眼粽子。又殺掉柳元景、顔師伯，并且誅殺他們的兒子侄兒及兄弟。然後改年號爲景和。子業除掉喪禮，穿着錦縠之衣。以石頭城爲長樂宫，東城爲未央宫，北邸爲建章宫，南宅爲長楊宫。子業自認爲以前在東宫時，不被劉駿喜愛，到了即位後，常想毁掉他的墓。於是派人挖掘劉駿所寵愛的殷氏墳墓。殷氏死後，劉駿爲她建造新安寺，這時子業就毁掉它，還打算誅殺遠近的一些和尚尼姑。派人殺他的新安王子鸞，子鸞臨死時嘆息道：“惟願以後再不生在天王之家！”義恭被殺以後，徐州刺史義陽王劉昶大爲恐懼，派遣他的典籤蘧法生上啓表請求回到建業。子業對法生説：“義陽王謀反，我正想誅殺他。”法生害怕惹禍，跑回彭城。子業派遣沈慶之率部隊討伐劉昶。法生來到彭城，劉昶就修繕器甲，各郡不服從他，劉昶感到大事不能成功，就投奔來到魏。

子業淫其姑，稱爲謝氏，爲貴嬪、夫人，加以殊禮，虎賁劍戟，出

子業奸淫他的姑姑，稱她爲謝氏，授以貴嬪、夫人，給她特殊的禮遇，配備虎賁劍戟，出

警入蹕，鑾輅龍旂，在貴妃之上，即義隆第十女，其新蔡長公主也。子業矯云主喪，空設喪事，而實納之。時其姊山陰主大見愛狎，淫恣過度，謂子業曰："妾與陛下男女雖殊，俱托體先帝，陛下六宫百數，而妾惟一駙馬，事不均平，乃可如此?"子業爲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進爵會稽郡長公主，秩同郡王，食湯沐邑二千户，給鼓吹一部，加班劍二十人，每出游，與群臣陪乘。吏部褚淵以有風貌，子業使淵侍主。子業皆令廟别畫其祖父形像，曾入裕廟，指裕像曰："此渠大英雄，生擒數天子。"次入義隆廟，指義隆像曰："此渠亦不惡，但暮年中不免兒斫去頭。"次入其父駿廟，指駿像曰："此渠大好色，不擇尊卑。"顧謂左右曰："渠大齇鼻，如何不齇之?"即令畫工齇駿像鼻。其父子淫悖，書契所無也。子業又殺沈慶之、撫軍諮議參軍何邁，即其新蔡主婿。

警入蹕，鑾輅龍旗，其儀仗規格在貴妃之上，她是劉義隆的第十個女兒，他們的新蔡長公主。子業謊稱長公主死亡，空設喪事，其實是納娶了她。當時她的姐姐山陰公主非常受寵愛狎幸，淫樂縱欲過度，對子業説："妾與陛下雖然男女不同，但都是先帝所生，陛下有三宫六院上百的女人，但妾却衹有一個駙馬，事情太不公平了，哪能這樣呢?"子業替公主選配了面首三十人，進封她的爵位爲會稽郡長公主，級别等同郡王，食湯沐邑二千户，賜給鼓吹一部，加置班劍二十人，每次出外巡游，令她與群臣一起陪乘。吏部官員褚淵因爲有容貌風度，子業就讓褚淵服侍公主。子業命令所有廟中另外繪製他祖父的畫像，曾經進入劉裕的廟，指着劉裕的畫像説："這個家夥是個大英雄，生擒了幾個天子。"接着進入義隆的廟，指着義隆的畫像説："這個家夥也不壞，衹是晚年被兒子砍掉了頭。"然後走進他的父親劉駿的廟，指着劉駿的畫像説道："這個家夥特别好色，連尊卑貴賤也不選擇。"又望着左右之人説道："他是個大酒齇鼻，畫上爲什麽不是酒齇的?"就命令畫工把劉駿畫像中的鼻子弄成酒齇鼻子。他們父子倆的淫亂悖謬，在書籍中都没有見過。子業又殺死沈慶之、撫軍諮議參軍何邁，他就是新蔡長公主的夫婿。

其湘東王彧及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常被猜忌，并欲誅之。休仁每以調謔悦之，故得推遷不死。彧、休祐形體肥大，遂以籠盛稱之，彧尤肥，號曰"猪王"。廷尉劉曚妾懷孕，子業迎入宫，冀其生男，立爲太子，及其生子，遂爲大赦。子業召其南平王鑠妃江氏偶諸左右，江不從。子業曰："若不從，當殺汝三子。"江猶不從，乃鞭一百，殺其子敬猷等。巫覡云"湘州有天子氣"，子業將南行以厭之，未行前，欲悉誅諸叔。時彧被拘秘書省，與子業左右阮佃夫等謀廢子業。子業出華林園，共巫竹林堂前射鬼。佃夫時爲内監，

湘東王劉彧和建安王劉休仁、山陽王劉休祐時常被猜疑忌恨，均想殺掉他們。休仁因爲經常以玩笑戲謔來逗子業高興，故而被推延不死。劉彧和休祐形體肥胖高大，子業就用籠子裝盛來稱量，劉彧尤其肥大，號爲"猪王"。廷尉劉曚的妾懷孕，子業把她迎入宫中，盼望她生個男兒，立爲太子，到了她生下兒子時，就爲她大赦天下。子業召見他的南平王劉鑠的妃子江氏與左右之人婚配，江氏不願意。子業説："如果不聽從，就殺了你的三個兒子。"江氏還是不服從，他就鞭打了她一百下，殺死了她的兒子敬猷等人。巫師聲稱"湘州有天子氣"，子業打算到南方去鎮住它，未啓程以前，想全部誅殺掉他的諸位王叔。當時劉彧被拘禁在秘書省，與子業的左右之人阮佃夫等商量廢掉子業。子業出游到華林

乃以告外監典事朱幼、主衣壽寂之、細鎧主姜產之等，寂之抽刀而前，產之繼進。子業引弓射寂之，不中，寂之乃斬其首。

園，與巫師一同在竹林堂前射鬼。佃夫當時任內監，便去告知了外監典事朱幼、主衣壽寂之、細鎧主姜產之等人，寂之抽刀走上前，產之接着衝了上去。子業拉弓用箭射寂之，没射中，寂之就斬下了他的腦袋。

彧既誅子業，憂遽不知所爲。休仁推立彧。彧時失履，徒跣登西堂，備天子儀服，呼諸大臣入見，事無巨細，稱令施行。彧以豫章王子尚及山陰主爲子業所狎，殺之。十二月，僭即帝位，改年爲泰始。

劉彧誅殺了子業後，憂心忡忡不知道該怎麽辦。休仁推立劉彧即位。劉彧那時丢掉了鞋子，打着赤脚徒步登上西宫殿堂，穿戴好天子的服冠和儀飾，喊諸位大臣進殿拜見，事無巨細，都稱敕令而施行。劉彧因爲豫章王子尚和山陰公主被子業所狎愛，就殺了他們。十二月，他僭號即帝位，改年號爲泰始。

先是，子業敕其弟子勛曰："聞汝與何邁謀共廢我，汝自量體氣何如孝武？尋當遣使送藥與汝。"子勛長史鄧琬與録事參軍陶亮等起兵，遣其黨俞伯奇出頓大雷，巴東太守孫仲之至于平石，與陶亮并統前軍。始彧未知子勛起兵，加子勛車騎將軍、儀同三司。符至尋陽，鄧琬乃投於地，攘袂而起曰："殿下當開端門，何黄閣之有！"與陶亮等徵兵馳檄，建牙於桑厄。時雍州刺史袁顗便勸子勛即位，琬乃立宗廟，設壇場，造乘輿法服，立子勛爲天子，即位江州，號義嘉元年。子勛以袁顗爲尚書左僕射，鄧琬爲尚書右僕射，左司馬張悦爲領軍將軍、吏部尚書，州郡并加爵號。彧乃遣領軍將軍王玄謨討之，復遣其將沈攸之、劉靈出據虎檻。初彧聞四方反亂，憂遽不知所爲，休仁請前鋒决勝，於是始有防禦之軍。攸之軍至江州，斬子勛。彧慮子勛弟松滋侯子房等年大終不相服，休仁遂勸除之，因誅駿舅子路休之等，以陷子房兄弟。於是殺駿子安陸王子綏及子房、臨海王子頊、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邵陵王子元、淮南王子孟、臨賀王子産、晋熙王子輿及子

在此以前，子業對他的弟弟子勛説："聽説你和何邁共同謀劃廢黜我，你自己量一量你的氣派比得上孝武帝嗎？我馬上會叫人給你送藥。"子勛的長史鄧琬與録事參軍陶亮等起兵反叛，派遣他的黨羽俞伯奇出發陳兵於大雷，巴東太守孫仲之到達平石，與陶亮一起統領前頭部隊。開始時劉彧不知道子勛起兵，還加授子勛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官符送到尋陽，鄧琬將它投在地上，扯着衣襟站起來説道："殿下應打開端門坐寶座，這黄閣有什麽意思！"與陶亮等人徵發兵員飛馳傳送檄文，在桑厄建立起造反的牙旗。當時的雍州刺史袁顗也就奉勸子勛即皇帝位，鄧琬就立宗廟，設壇場，製作乘輿和禮服，推立子勛爲天子，在江州即位，定年號爲義嘉元年。子勛以袁顗爲尚書左僕射，鄧琬爲尚書右僕射，左司馬張悦爲領軍將軍、吏部尚書，州郡官員全部加封了爵位。劉彧就派遣領軍將軍王玄謨討伐他們，又派遣他的部將沈攸之、劉靈出兵占據虎檻。當初劉彧聽説四面八方反叛騷亂，憂愁惶恐不知所措，休仁請求作爲先鋒出兵决勝，於是纔有了防禦的軍隊。攸之的軍隊到達江州，斬了子勛的首級。劉彧擔心子勛的弟弟松滋侯子房等人年齡爲大終究不肯臣服，休仁便勸説劉彧除掉他們，於是誅殺了劉駿的舅舅之子路休之等人，用以陷害子房兄弟。因此殺了劉駿的兒子安陸王子綏和子房、臨海王子頊、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邵陵王子元、淮南王子孟、臨賀王子

起、子期、子悦、子頓。初，駿二十八男，其餘先早夭，及子業殺子鸞等，至是盡殪之矣，其骨肉相殘若此之甚！

彧南新蔡太守常珍奇奉啓請降，顯祖詔遣西河公元石、京兆侯張窮奇率軍援之。皇興元年正月，彧遣其散騎常侍貝思、散騎侍郎崔小白朝貢。初，彧遣其鎮軍張永、領軍沈攸之以大衆迎其徐州刺史薛安都。安都聞永將發，乃遣信請降。顯祖詔博陵公尉元、城陽公孔伯恭率騎二萬救之。永等前後奮擊，斬首凍没死者不可勝數。又其兗州刺史畢衆敬亦來降款，至是，徐兗及淮西諸郡、青齊二州相尋歸附。彧又遣其中領軍沈攸之、太子左衛率劉動寇彭城，兗州刺史申纂守無鹽。時薛安都略有廣平、順陽、義成、扶風諸郡。沈攸之至下邳，與元等戰敗而走。初，彧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并請歸順，詔遣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率衆援之。文秀等復叛歸彧。白曜進軍圍城。二年，克歷城，獲道固。彧遣其員外散騎常侍李豐朝貢。彧遣沈文秀弟文静海道救青州，文静至東萊之不期城，白曜遣軍克之。尋獲東陽城。彧遣其員外散騎常侍王希涓朝貢。四年六月，彧又遣員外散騎常侍劉航朝貢。

延興元年，彧於巖山射雉，休祐從在後，與其左右相失。彧遣壽寂之率諸壯士追躡休祐，蹴令墜馬，拉而殺之，乃揚聲曰："驃騎墮馬死！"召司徒休仁宿尚書下省，鴆而殺之。

自彧立之後，民庶凋弊，而宫殿器服多更興造。初其即位，軍人多被超越，或有不與戎勤，寄名受賞。阮

産、晋熙王子輿以及子起、子期、子悦、子頓等人。當初，劉駿有二十八個兒子，其他的除早夭以外，到子業殺子鸞等人，到現在這次屠殺，幾乎全部滅盡了，他們骨肉相殘就是如此殘忍！

劉彧的南新蔡太守常珍奇奉表請求投降，顯祖詔令派遣西河公元石、京兆侯張窮奇率領軍隊援助珍奇。皇興元年正月，劉彧派遣他的散騎常侍貝思、散騎侍郎崔小白前來朝貢。起初，劉彧派遣他的鎮軍將軍張永、領軍將軍沈攸之用大部隊迎接他們的徐州刺史薛安都。安都得知張永即將出發，就派人送信請求投降。顯祖下詔命令博陵公尉元、城陽公孔伯恭率領二萬騎兵救援他。張永等人前後奮勇出擊，斬首、凍死、失踪和死亡者不可勝數。另外，他們的兗州刺史畢衆敬也前來投降歸款，到現在爲止，徐州、兗州以及淮西各郡，青、齊二州都相繼歸降魏。劉彧又派遣他的中領軍沈攸之、太子左衛率劉動侵略彭城，兗州刺史申纂防守無鹽。當時薛安都擴張得到了廣平、順陽、義成、扶風等郡。沈攸之到了下邳，與尉元等人戰敗而逃。起初，劉彧的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一起請求歸降投誠，皇上下詔派遣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率兵支援他們。文秀等人再次叛變投靠了劉彧。白曜進兵包圍城池。二年，攻克了歷城，抓獲了道固。劉彧派遣他的員外散騎常侍李豐前來朝貢。劉彧派遣沈文秀的弟弟文静從海路來援救青州，文静到達東萊的不期城，白曜派軍隊攻克了下來。接着又拿下了東陽城。劉彧派遣他的員外散騎常侍王希涓前來朝貢。四年六月，劉彧又派遣他的員外散騎常侍劉航前來朝貢。

延興元年，劉彧在巖山射獵山中野鷄，休祐跟隨在後面，跟他的隨從相失。劉彧派壽寂之率領諸壯士追踪休祐，踢他逼他墜下馬，拉住就殺了他，然後高聲喊道："驃騎將軍從馬上掉下來摔死了！"召見司徒休仁住宿在尚書下省，用鴆酒毒死了他。

自從劉彧即位以後，人民生産生活凋敝不堪，然而宫殿和器物服飾却大多重新興建製造。在他即位之初，軍人很多受到超級過分的提拔任

佃夫等并被信委，凡所談笑，言無不行，抽進阿黨，咸受不次之位。故佃夫左右，乃有四軍、五校、羽林、給事等官，皆市井傭販之人，諂附而獲。至綱紀不立，風政頹弊，境内多難，民庶嗷然。遂廣募義勇，置爲部曲。於是官品淪褫，士人渾亂，民衆顒顒，咸願來奔矣。

用，甚至還有些人并未參軍打仗，却冒名領受賞賜。阮佃夫等人都受到賞識和信任，凡是笑談之言，也是言無不行，他們推朋引類，薦舉同黨親信，使這些人都得到很不錯的官位。所以在佃夫的左右，就形成了四軍、五校、羽林、給事等官，他們都是市井打短工、做小買賣的人，因諂媚阿諛依附佃夫而獲得。以致綱紀建立不起來，風教政治頹敗腐壞，境内有許多動蕩和苦難，人民大衆嗷嗷待哺。於是廣泛地募集義勇，設置自己的部曲私兵。因而官職和品秩紊亂淪奪，士族階層出現混雜和敗亂的局面，人民群衆竊竊私議，都願意投奔魏。

彧遣其司州刺史垣叔通爲益州刺史，叔通極爲聚斂，蜀還之貨過數千金，知彧好財，先送家資之半，彧猶嫌少。及叔通至建業，遣詣廷尉，彧先令獄官留之於訊堂，彌旬不得出。叔通於是悉送其財，然後原遣。凡蠻夷不受鞭罰，輸財贖罪，謂之賧，時人謂叔通被賧刺史。彧嘗宫内大集而裸婦人觀之，以爲忻笑。其妻王氏以扇鄣面，獨無所言。彧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共爲笑樂，何獨不視?"王曰："爲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裸婦人形體，以此爲樂！外舍之爲忻，適與此不同。"彧大怒，遣王起去。彧末年好事鬼神，多所忌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及疑似之言應回避者數百千品，有犯必加罪戮。改騧馬字爲馬邊瓜，以"騧"似"禍"字故也。嘗以南苑借張永，言且給三百年，期訖更申。其事皆如此。又以宣陽門之名不善，甚諱之。其太后停尸漆床，移出東宫，見之怒甚，免中庶子官，職局以下坐死者數十人。内外常慮犯誤，人不自保。移床治壁，必祭土神，文士爲辭，祝事如大祭。又更忍虐好殺，左右失旨忤意，往往有刳斫斷截者。時遣窺覘淮

劉彧派遣他的司州刺史垣叔通就任益州刺史，叔通極盡聚斂搜刮之能事，從蜀地拿回的財物價值數千金，他知道劉彧好錢貪財，先送給他家財的一半，劉彧還嫌少。等叔通到了建業，派遣他到廷尉去，劉彧先命令獄官將他拘留在審訊堂，超過十天不准出來。叔通於是把全部財産都送給他，然後纔得以派遣回到原任上。蠻夷之人都不挨鞭罰，一律用送交財産來贖罪，叫做賧，當時人們稱叔通是被賧刺史。劉彧曾在宫中大聚會時將婦人脱光衣服以供觀看，以作爲笑樂歡娱。他的妻子王氏用扇子掩遮着臉部，獨自不説話。劉彧生氣地説："你娘家貧寒爲乞，現在共同作樂逗笑，你爲什麽就獨獨不看?"王氏説："作樂之事，方法自有許多，豈有姑姑姐妹們聚會在一起的時候，却裸露女人的身體，以這來逗樂的！娘家人作樂，恰恰與這種做法不同。"劉彧大怒，打發王氏起身離開。劉彧末年喜好敬事鬼神，有許多忌諱，語言文字中有禍、敗、凶、喪以及類似這樣意思的應加以迴避的字眼有數百上千種，誰若觸犯了必予以治罪殺戮。把"騧馬"的"騧"字改成馬邊一個瓜字，原因是"騧"有點像"禍"字。曾經把南苑借給張永，聲稱借給他三百年，期滿後再重新申請。他的事迹均如此類。又認爲宣陽門的名稱不吉利，非常忌諱它。他的太后尸體停厝在漆床上，移出東宫，他看見後大爲惱怒，免了中庶子的官，職局以下坐罪處死的官員有幾十名。内外臣僚經常擔

泗，軍旅不息，荒弊積久，府藏空虚，内外百官，普斷禄俸。而彧奢費過度，務爲雕侈，每所造制，必爲正御三十、副御三十、次副三十，須一物輒造九十枚。境内騷然，人不堪命。

心觸犯失誤，人人不能自保。移一下床位，修飾一次墻壁，都必須要祭祀土神，文士們寫作時，祝禱之類的話就如同大祭一樣。而且還殘忍酷虐，喜好殺戮，左右之人誰忤逆旨意，往往被他刳斬砍截。不時派兵窺伺淮泗地區，軍事行動無休無止，荒敝之政積年累月，府庫財用空虚，朝廷内外的文武百官，普遍斷缺俸禄。但劉彧却奢侈糜費過度揮霍，凡事務求鋪張侈華，每有什麽製作項目，總要具備正御三十、副御三十、次副三十，祇需一件的物品他要造成九十件。國境内騷然動蕩，人民不堪其命。

彧又以壽寂之有膽决，乃殺之。又追降休仁、休祐爲庶人，絶其屬籍，諸子徙遠郡。休祐母邢、妻江，付廷尉殺之。遣員外散騎侍郎田廉、員外散騎侍郎祖德朝貢。又殺其巴陵王休若。改年爲泰豫。又遣田廉及員外散騎侍郎劉惠秀朝貢。彧又殺太子太傅王景文，畏其族盛故也。

劉彧又因爲壽寂之有膽量能決斷，他就殺了他。又追降休仁、休祐爲庶人，取消他們的屬籍，諸子被謫徙到遥遠的郡縣。休祐的母親邢氏、妻子江氏，被交付到廷尉殺死了。派遣他的員外散騎侍郎田廉、員外散騎侍郎祖德前來朝貢。又殺了巴陵王休若。改年號爲泰豫。又讓田廉和員外散騎侍郎劉惠秀前來朝貢。劉彧又殺害太子太傅王景文，原因是害怕他的宗族太强盛。

劉昱 劉準

彧死，子昱僭立，改爲元徽。昱遣員外散騎常侍田惠紹、員外散騎侍郎劉惠秀朝貢。

其司空桂陽王休範奔尋陽舉兵，右衛將軍蕭道成率衆軍出頓新亭。越騎校尉張苟兒斬休範首，其左右皆散，道成遣送其首，塗中遇賊，遂棄於水中。休範之徒乃詐曰："殿下猶在新亭。"於是士庶奔馳候迎。是夜，休範將杜墨騾等又攻新亭東厢，休範參軍江珉等破二縣六署，竊掠金帛，放諸徒隸。由是徒衆復盛，燒東宫津陽門，乃領軍右府。昱將陳顯達率所領至杜姥宅，破墨騾軍主全景淵。進平白壁，宣陽、津陽二門，斬墨騾等。昱遣其員外散騎常侍明曇徽、員外散騎侍郎江山圖朝貢。五年，又遣員外散騎常侍李祖、員外散騎侍郎魚

劉彧死後，兒子劉昱僭號立爲皇帝，改年號爲元徽。劉昱派遣員外散騎常侍田惠紹、員外散騎侍郎劉惠秀前來朝貢。

他的司空桂陽王休範逃奔到尋陽發起兵變，右衛將軍蕭道成率領衆軍出發停駐在新亭。越騎校尉張苟兒斬了休範的首級，休範的左右之人都潰散了，道成被派遣傳送首級，途中遇上賊人，便把首級抛棄在水中。休範的黨徒於是詐稱："殿下還在新亭。"於是士族庶民都奔馳到那裏去等候迎接。這天夜晚，休範的部將杜墨騾等人又攻打新亭的東厢，休範的參軍江珉等人攻下了兩縣六署，劫掠了金錢布帛，放出囚犯和奴隸。因而部下人衆再次强盛起來，燒毁東宫的津陽門，接着領兵打到右府。劉昱的部將陳顯達率領他的部下來到杜姥宅，打敗墨騾的軍主全景淵。進兵平定白壁和宣陽、津陽二門，斬殺了墨騾等人。劉昱派遣他的員外散騎常侍明曇徽、員外散騎侍郎江山圖前來朝貢。五年，又派遣員外散騎常侍

長耀朝貢。

承明初，昱建平王景素據京口叛昱，昱遣蕭道成前軍將軍周盤龍、殿中將軍張倪奴討之，攻陷京口，斬景素。

太和初，昱以其母數諫責之，遂使太醫煮藥欲鴆之。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豈復得出入狡獪?"昱曰："汝語大有理。"乃止。初昱母陳氏，本李道兒妾，彧納之，生昱，故世中皆呼昱爲李氏子，昱每自稱李將軍，或自名爲李統。昱直閣將軍申伯宗、步兵校尉朱幼、司徒左長史沈勃等欲廢昱，昱親率羽林兵掩之，乃躬運矛鋋，手殺勃等，闔門嬰稚，莫不臠截。昱狂走逸游，不捨晝夜，腹心所寄數十許人，并執兵刃爲人之牙爪，路行逢人，便加斫刺，或入人家劫略財賄，往來倏忽，狀若鬼魅。建業惶振，并重關自守。又捶拍針鑿錐鋸之屬，常以自隨，或有忤意，輒加酷暴，捶陰刺心剖腹之誅，日有十數。常見卧尸流血，然後爲樂，無所誅害，則憂思草草。於耀靈殿上養驢數十頭，造露車，以銀爲校具，或乘以出入。著小袴衫，帶挾刀劍。與營署女子通好，自齎私服贈之。常入壚肆飲酒，輒與左右歌唱，略民鷄犬，躬自屠割。内外畏惡，人不自保。昱往新安寺，夕乃還殿，寢於氈幄。昱左右楊玉夫、楊萬年等見其醉眠，乃於幄斬之。左右陳奉伯稱敕開承明門出，送首於直閣王敬則，夜送昱首與中領軍蕭道成。道成率左右數十人，稱昱行還，開承明門入殿，云其皇太后令廢昱爲蒼梧王，立昱弟揚州刺史安成王準。

李祖、員外散騎侍郎魚長耀前來朝貢。

承明初年，劉昱的建平王景素占據京口反叛劉昱，劉昱派遣蕭道成的前軍將軍周盤龍、殿中將軍張倪奴討伐他，攻陷了京口，斬殺景素。

太和初年，劉昱因爲母親數次勸諫責備他，就派太醫煮藥準備鴆酒毒死她。左右之人制止他道："如果作出這事，那麼官府就會治喪作孝，哪能又使他們出入宫廷施行狡猾的陰謀呢?"劉昱説："你的話太有道理了。"這纔停止了行動。當初劉昱的母親陳氏，原本是李道兒的妾，劉彧娶納了她，生下劉昱，所以世中人都稱劉昱爲李家兒子，劉昱也總是自稱爲李將軍，或者自己取名爲李統。劉昱的直閣將軍申伯宗、步兵校尉朱幼、司徒左長史沈勃等人想廢掉劉昱，劉昱親自率領羽林兵襲殺他們，於是他親身揮動矛鋋，動手殺了沈勃等人，滿門嬰幼，無不被他砍剁成肉醬。劉昱亂跑游逸，不捨晝夜，心腹之人有數十個人，都執着兵刃作他的爪牙，路上碰見行人，就加以砍殺，有時跑進人家屋裏劫掠財物，往來倏忽，無影無踪，形似鬼魅。建業城惶恐震驚，一概重重把關以圖自守。劉昱又隨身帶着捶拍針鑿錐鋸等工具，一有觸犯他意旨的，就加以殘暴施虐，捶陰部，刺心臟、剖肚子等殺人之法，每天有上十起。常常看見躺着的尸體流淌的鮮血，他然後纔感到快活，没有誅殺迫害，就憂思不樂。在耀靈殿上養了幾十頭驢，製造露車，用銀子作校具，有時用它乘坐進出。身穿小褲衫，挾帶刀劍。與營中官署的女子相通要好，自己置辦衣服私下贈送她們。常常到酒攤上去喝酒，動輒與周圍的人一起唱歌，搶劫人家的鷄狗，他親自動手宰割。朝廷内外對他又怕又恨，人人難以自保。劉昱前往新安寺，到晚上纔回到宫殿，睡在氈帷之中。劉昱身邊的楊玉夫、楊萬年等人見他酒醉睡着了，就走到帷中斬殺了他。左右的侍衛陳奉伯聲稱敕令打開承明門出宫，把首級送給直閣王敬則。敬則連夜把首級送給中領軍蕭道成。道成率領左右數十人，聲稱是劉昱出行返回，打開承明門進殿，告知皇太后命令她廢黜劉昱爲蒼

梧王，推立劉昱的弟弟揚州刺史安成王劉準爲天子。

初，彧晚年痿疾，不能内御，諸弟姬人有懷孕者，輒取以入宫，及生男，皆殺其母而與其宫人所愛者養之。準即桂陽王休範子也。

當初，劉彧在晚年有陽痿的疾病，不能够幸御後宫，他的弟弟之中誰的妻子懷了孕，就把她接到宫内，到了生下男兒，就一概殺掉他的母親而給他所寵愛的宫人撫養嬰兒。劉準就是桂陽王休範的兒子。

荆州刺史沈攸之興兵討道成。準改年爲昇明。遣其員外散騎常侍李祖、員外散騎侍郎陶貞寶赴國訃，并貢方物。準司徒袁粲、丹陽尹劉秉、中領軍劉韞、前湘州刺史王藴等以道成專恣，潛謀圖之，共推粲爲主，要引沈攸之以爲外援。丹陽丞王遜告道成，并斬之。準遣員外散騎常侍何倜、員外散騎侍郎孔逷朝貢。三年正月，準遣其員外散騎常侍殷靈誕、員外散騎侍郎苟昭先朝貢。準尋禪位於道成，居于東邸。道成僭立，封準汝陰郡王，尋死於丹陽。

荆州刺史沈攸之起兵討伐道成。劉準改年號爲昇明。派遣他的員外散騎常侍李祖、員外散騎侍郎陶貞寶奔赴我朝報告訃訊，并且敬貢地方物産。劉準的司徒袁粲、丹陽尹劉秉、中領軍劉韞、前湘州刺史王藴等人因蕭道成專權恣肆，便私下圖謀除掉他，共推袁粲爲首領，邀約沈攸之以作爲外援。丹陽丞王遜告知道成，道成一起將他們斬殺掉。劉準派遣員外散騎常侍何倜、員外散騎侍郎孔逷前來朝貢。三年正月，劉準派遣他的員外散騎常侍殷靈誕、員外散騎侍郎苟昭先前來朝貢。劉準不久禪讓帝位給蕭道成，自己居住在東宫府邸。道成僭越帝號即位，封劉準爲汝陰郡王，劉準不久在丹陽死去。

史臣曰：桓玄侏張，馮、劉乃厥。疑窮凶極迷，爲天下笑，其夷、楚之常性乎？

史臣曰：桓玄弱小而張狂，馮跋、劉裕更是猖獗。疑窮凶極惡，執迷不悟，被天下人耻笑，這就是夷人、荆蠻的本性麽？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二十四史全译　魏书　第三册
作者＝许嘉璐主编　　周国林分史主编
页数＝６１２
ＳＳ号＝
出版日期＝２００４年０１月第１版

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６．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６５／ｄｉｓｋｅｂｐ／ｅｂｐ６６／０４／００１２１７．ｐｄｇ

【作　者】许嘉璐主编　周国林分史主编
【丛书名】
【形态项】　１８２８
【读秀号】０００００５７６５０７７
【出版项】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２００４
【ＩＳＢＮ号】　７－５４３２－０８８１－４　／　Ｋ２０４．１／Ｚ７７２
【原书定价】　５０２．００（全四册）　网上购买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北魏（３８６　５３４）　纪传体　魏书　译文
【参考文献格式】许嘉璐主编　周国林分史主编．　二十四史全译　魏书　第三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２００４．